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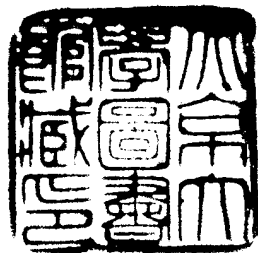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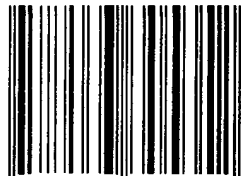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一七二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35-3



9 787533 305352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一七二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3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一七二冊目次

史部・地理類

天下郡國利病書不分卷(二)

〔清〕顧炎武撰
涵芬樓輯四部叢刊三編影印手稿本

.....一

天下郡國利病書不分卷

(二)

〔清〕顧炎武撰

涵芬樓輯四部叢刊三編影印手稿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天下郡國
利病書一百二十卷》提要

陝西上

備錄

班固

范守已



漢書云王作豐顏師古註曰今長安西北界蓋有豐水也而杜元凱註在氏則曰豐在始平鄠縣東是在長安西南界蓋有豐水也按大雅云既伐于崇作邑于豐又曰豐水出終南山東流過鄠縣與銅水合北流入渭鄠方崇園也則豐在鄠縣可知若在長安西北則豐水止北流不可云東注矣

漢書云武王治鎬師古曰今昆明池北郭陂是說又曰鎬在上林苑中鎬與鄠同皇甫謐帝王世紀曰武王自鄠居鎬諸侯宗之是為宗周今渭水之東長安之南三十里去鄠二十五里鎬池即其故都鄠道元水經注曰自漢武穿昆明池鎬京基構淪陷今無可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

陝西上

一

先是鎬石豐東無城小雅云徹徹無城整居無獲侵鎬及至子涇陽正防鎬東而蓋鎬與涇陽相距不遠無獲亦在涇陽境內涇陽在鎬為池陽地漢書也階下註云爾雅十藪周有焦獲郭璞曰將鉏中是也則焦獲在涇陽可知方則或非相方耳劉向以鎬為千里之鎬不知所據顏師古曰灃灃涇渭涇鎬涇灃是為八川案相如上林賦曰潏潏乎八川灃灃潏潏涇渭灃灃有距水而無灃水豈距即灃之本名耶又案漢書泔水出豈田谷北至霸陵入灃水灃水亦出豈田谷北入渭顏師古曰灃水秦穆公更名為霸霸視于孫霸水之不為灃水可知矣故長安城在今西安府西北北臨渭水三輔舊事曰城南為南斗

形此為北斗形今觀城形信然及閱漢志及班固二賦皆不言及後見長安城圖其城而面三門正南曰安門亦曰鼎路門獨凸出向前左曰覆春門右曰西安門各稍後數丈北面亦三門東北獨凸出數丈其西以漸而縮東北第一門無門次西一門有二門東曰廟城門西曰洛門又次西一門無門又次西一門有一門曰橫門東面無門其直如引繩有三門中曰清明門北曰宣平門南曰霸城門西面二門西面獨凸出亦有二門中曰宣城門在田中面北向南曰章城門西面北曰雁門亦西北向蓋其城沿渭水而築故其曲折皆隨水勢初非有意為斗形也唐人謂為北斗城偶以形似言之耳

船司空漢縣名顏師古曰本主船之官遂以為縣在今華陰東北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

陝西上

二

渭水入河處其南為苑林塞即今之潼關也邠陽漢縣名度切曰在邠水之陽也師古曰邠大雅大明詩所謂在邠之陵考大明詩云在沔之陽在渭之陽今邠陽去渭頗遠尚屬邠邑杜陵漢縣名有杜水南入渭顏師古曰大雅韓之詩曰人之初土自土漆洧齊詩作自杜言公劉避狄而來居杜與漆沮之地也案杜陵今為縣遊縣漆在今邠州三水縣沮即洛水為洛川相士顏遂謂土為杜陵可也朱傳為是邠州舊有三原古邠邑漢書云有幽州公劉所都顏師古曰邠讀與荀同案汲冢古文晉武公滅荀以貽其大夫原公貽是為荀叔臣贊曰荀當在晉之境內不當在扶風今河東有荀城古荀國則

不為拘邑明甚。又案左氏云：平原郭郭之也。又云：郭侯實伯代。持天云：四國有三郭伯。是郭為國之同姓。與郭為二國。然則所謂拘邑者。得非郭伯之故地。而名字形不同。然亦未必然。

漢書云：池陽縣有黃蘗山。在北師古曰：黃蘗即今所呼黃山。長安故園云：池陽今二原縣。今黃山在池陽縣北。則池陽為池陽明甚。故園謂為二原。而以池陽為古沈陽。雲陽地。然未然也。後漢書云：雲陽有剡山。為鍾鼎處。今其下有剡渠。不聞池陽有剡山也。

地通記云：池陽有黃蘗山。有石谷。昔史記：是谷在潁川。陽城不在池陽。胡松與知舊書云：潁州以潁水得名。而中山在其城北一里許。其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 陝西上

三

下為涇河。漢人帝時。匈奴入蕭關。燒田中宮。即此地。予嘗至涇州。其中亦告曰：此田中也。西門外有山突起。如馬斜。因其上有王母祠。俱言漢武帝幸田中。即此。予亦信之。案後漢書：右扶風涇縣有田城。名曰中。注云：來歙創道處。則田中之不為涇州明甚。漢有涇陽縣。屬安定郡。非今之涇陽也。當在平涼府西北。漢書云：涇陽縣西有開頭山。為黃涇水所出。顏師古曰：開音章。此山在今靈州東南。土俗語。謂之河老山。而郭璞注山海經。乃曰：涇水出朝那縣。而丹頭山。案朝那今固原州。不聞有丹頭。師古之言。似為有據。後漢書云：朝那有秋澗。方四十里。停不流。冬夏不增減。不生草木。案胡松與知舊書云：朝那澗有二。俱在今固原境內。一在州東二

十里。一在州西三十里。水各方數十里。深不可測。傳有蛟龍藏其中。世遠忘其本。及土人呼為東西海子。而西海子水流百數十里。經隆德靜寧界。即好水川也。案英吳人戰塲在焉。然則漢書所謂停而不流者。蓋獨指東澗言。抑漢時未有西澗。抑即秦文王祖楚處。

平涼西有瓦亭驛。在華亭固原界上。亂山紛錯。至不可列騎。其道西北通固原。以交寧夏。西南通六盤山。走甘肅。亦要地也。案後漢書：葛枝縣有瓦亭。平涼軍處。前漢書作烏氏。則瓦亭之為。其來久矣。

漢書北地郡有歸德縣。縣有洛水。出北蠻夷中。入河。是不獨河南郡州。各有洛水而已。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 陝西上

四

長安圖志載：唐太宗時。凌石驛。永徽北五十里。九峻山上。其規模皆不宗。所自經。紫貞觀二十八年八月。畢士先葬。又德皇后長孫氏為刻。著首之形。殆六駿之像。以旌武功。列于北闕。其諸著首長。貞觀中。擒伏歸和者。琢石肖形。狀而刻之。名曰八駿。一曰青驪。平實建德時所乘。二曰什伐赤。平王世充時所乘。三曰特勤驪。平宋金剛時所乘。四曰颶露紫。平東都時所乘。五曰拳毛騶。平劉黑闥時所乘。六曰白蹄烏。平薛仁果時所乘。各有贊說。四言四句。此則翁仲石馬所自始也。至武后之葬乾陵。則石刻首長六十一人。高七尺。石人二十。高一丈五尺。石馬十六。高九尺。飛龍馬二。高一丈五尺。石獅四。其二高一丈五尺。其二高六尺。二尺。朱雀二。高六尺。不止如昭陵而已。至今猶雜臥草樹間。

高唐志謂臨潼在秦為櫟陽漢高唐上里其地改為萬年縣渠水
經王陽谷水出原注鄭渠又東經不上陵南此在渠與沮水合至白
渠與渠泉合俗謂之渠水又謂之渠沮水絕句渠東建萬年縣故
城北為櫟陽渠城即櫟陽也漢高帝葬皇考于是縣起墳陵著
邑號改曰萬年也地里志曰馮翊萬年縣高帝置關關曰縣西有
涇渭北有小河曰是觀之萬年在渭水之北涇水之東高陵阜平
之間不在驪山趾下明甚

公劉居邠在今邠州三水縣梁山在其南今在水南縣西南去邠
不百里而遠西南距岐山三百餘里蓋子所謂去邠踰梁山邑于
岐山之下言正符合或謂為韓城之梁山非是邠州志載履跡坪
臨卷諸跡謬妄亦甚蓋后稷今武功不在邠州也其所謂皇淵陵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册 陝西上 五

陰室猶為近似

涇州西門外有田山上有王母祠志謂為漢田中道業文帝時句
奴入蕭關燒回中宮武帝幸回中似不在此涇水經涇州城外
唯城東南下涇水注之涇水出隴州北強蒲葦東北流入涇詩所
謂汧鞠之別者即此

阜蘭山在蘭州南城外有五泉雷魯之發第堂無草木望之一土
石陵阜爾其高數百仞梯豆數十里山下沃野可耕一望平曠東
至蘭王溝約四十里居民頗之

鄯善故渠侯國文王取之作豐邑在長安南七十里有漢渠在紫
關峯下環抱山麓方廣可數里中有英蓮鳧雁之勝杜子美有半
陂以句純漫山之句皆此

說理臺在留縣東二十里終南山脚上松栢石連迤邐以上最
上有洞可容數十百人蓋此子與關尹喜傳經處

秦漢時有山關而無潼關潼關之名不知所自始唯水經云河水
南至華陰潼關渭水從西來注之注云河在關內而流潼激關山
因謂之潼關有渭水注之渭水出松果之上北流逕通谷也亦謂
之通谷水東北注于河述征記所謂潼谷水者也或說因水以名
地也河水自潼關東北流水側有黃坂謂之黃坂城倍絕關涉此
坂以什潼關所謂折黃卷以濟潼關矣據此則潼關漢魏已有第
非以潼水得名耳今城中有水北流俗呼為潼水則古之所謂渭
水矣

潼關河北有風陵世以高女婦陵水經注云關之正北臨河有層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册 陝西上 六

阜龍然世謂之風陵載延之所謂風陵也下關指女婦陵

元學士潘昂霄窮河源記

河源在吐蕃界耳思西鄙有泉百餘泓或淙水沮洳散漫方可七八十里且泥弱不勝人迹近觀弗克傍立高山下視巖若列星以故名火墩腦兒譯言星宿海也群流奔流近五七里匯二巨澤名阿刺腦兒自西徂東連屬各壘廣輪馬行一日程返遶東駕成川號亦賓河二三日程水西南來名以里木合亦賓三四日程南來名慈蘭又水東南來名里也木合流入亦賓其流浸大始名黃河然水清人可涉又一二日岐裂八九股名也孫幹論譯言九渡通廣六七里馬亦可渡又四五日程水渾濁土人抱革囊乘馬過之民聚部落糾集木幹象舟傳毛革以濟僅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册 陝西上

七

客西人經是兩岐東廣可一二里或半里深莫測矣朵耳思東北鄙有大雪山名亦耳麻不美刺其山最高譯言騰乞里塔即崑崙也山腹至頂皆雲冬夏不消土人言連年成冰六月見之自八九股水至崑崙行二十六日程河行崑崙南半日程既又四五日程至地名闊即及闊提二地相屬又三日地名哈刺別里赤兒四達之衝也多寇盜有官兵鎮防崑崙迤西人簡少多崖山南山皆不啻峻水亦散漫敵有犂牛野馬狼豹獐羊之類其東山益高地亦漸下岸狹隘有狐可一躍之者行五六日程有水西南來名納隣哈刺譯言細黃河也又兩日程水南來名乞兒馬出二水合流入河河北行轉西至崑崙北二日程地水

通之北流少東又北流入河半月程至歸德州地名必赤里始有州事官府州隸河州置司土蕃等處宣慰司所轄又四五日程至積石州即高貢積石云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册 陝西上

八

升菴集按不記云河有兩源一出蔥嶺一出于關合流
東注蒲昌海伏流地中而出積石其山多玉石武帝因按
古圖書名河所出山口崑崙班固以塞為未嘗見崑崙
唐薛元鼎使吐蕃自龍支峽配出塞二千里得源於樹
磨磧山中高四下所謂崑崙水東以流而積石河相連河
源澄碧冬春可涉下稍合流色亦甚遠他水并注遂謂吐
蕃崑崙山崑崙水在焉而南故塞以高崑崙為傳事取之說
而歸是於薛然皆非身目聞見之實論元豐元年七月命
知寶佩金虎符徑取河源自河州中關月始抵其處得之
昂常述其所見為志謂河流出吐蕃崑崙山而西都之
自發源至漢北南比漢淵分流合冰莫知配極至積石始林

本幅茂茂考臨川朱思亭得詳世梵字圖書其間分會轉
折自志或異而崑崙積石地域遠近大要相同大略謂河源
東以流所歷皆西蕃地至蘭州凡四千里而訖里以入中國
又東以流過碣地凡二千五百餘里考諸書使而城所至
惟大月氏大宛大夏唐唐其餘諸國皆得之傳聞徒見鹽
澤使流至打積石再出遂謂此為河源誠未睹崑崙班固
非一宜矣元鼎雖亦以使者往以焉然履歷有序其言崑
崙崑崙水崑崙山可信故參傳以元鼎之言為近然亦未究極至
元有天下薄海內外皆置縣使通道路絕域如行國中鄰
寧身又特以河源事傳所詣多鄉道猶按其所紀載當有
證據無後知于關關澤崑崙崑崙水皆河源而經主源稱

連壁之常山之蛇張為見其尾元鼎見其腹而都寧所
至即書所紀庶幾見其全體矣

泗水 源出此定都縣城山脈之千餘里五畝在縣東至城山皆斥鹵鹽鹵
可以陂田破漫灌遂為沃野○秦名鄭國渠初韓欲滅秦使無東伐乃使
水工鄭國與秦令閼閼水欲以灌田中作而覺秦故欲殺之臣乃諫曰
萬年之計豈謀為萬世利也乃使卒就渠並注填閼之水溉屬田四
萬餘畝皆成肥饒一鑿子之閼中無復凶年○漢名白公渠太始二年趙中
大夫白公奏穿此渠首起谷口尾入櫟陽注渠濶二百里灌田四千五百
餘頃固名曰渠民因其號曰白田于何所池渠濶以百畝在前白渠起後
渠為雲梁渠為雨澆水一石其說數千計此池且廣長我本秦水食秦師
饑窮之口○唐永徽間雍州刺史長孫祥奏欲渠上碾硯以後水利至大
唐中田境得六千二百餘頃廢舊十三道嗣薛王知馬為京兆北界以鄭白
渠溉農民不獨歲乃二謂三輔治懷舊道灌漑如約遼無旱虞○宋名豐利
渠大觀中開閼閼水渠脫澆水入渠者五尺下與白渠會流七邑田五千九
十餘頃所謂沃壤者是也淳化初有民杜思湖上書言澆水內舊有石壩

十三

以堰水入白渠溉田歲收三萬斛其後石渠塋三白渠水少溉田不足於
德中節度判官施鑿業率民用稍穉白藤校木截河為渠水入渠民難
獲利業古遇山水暴至則堰輒壞於秋治堰復於民一勞永逸矣詎從之○
貞觀乙未州調丁水暴至則堰輒壞於秋治堰復於民一勞永逸矣詎從之○
元名王御史渠亦名新渠切大德八年涇水暴漲毀堰塋渠陝西布政使
屯田府總管吳谷伯顏帖木兒及涇陽尹王瑤疏導之餘人興作水原階
高陵有人入及渭南階陽石堰三處填以草以人共三萬餘人興作水原
流如舊其制歸前為兩階之石堰填以草以人共三萬餘人興作水原
其及瑤復任陝西階道行御史臺監察御史建言於聖烈渠上更開石渠
五十一大閘一大深五尺自延祐元年興工至五年渠成堰水入渠至正
初御史宋東亮又於崖岸高處開通渠以便西行蓋疏可達蘇丁
開虎老河十四處淤平土壘四百五十餘畝而陂東西有左丞相帖木兒
陽春楊欽楷治九畝田四萬五千餘畝而陂東西有左丞相帖木兒
連雲陽富平咸被其利至國朝河底低深渠道高仰水不通流成化間
興陝西西都御史項忠上奏于朝得允遂起陂泉涇陽三原高陵蒲陽
富平六縣家水利人乃仍舊迹而疏通之於平地則度勢高卑而導渠
山石則聚大陂鑿而穿安左前後三衛屯田二百八十九項五十餘畝每
二頃八石除穀又裁西寧左前後三衛屯田二百八十九項五十餘畝每
畝收穀三四鍾抑古今水利有消長嘗聞前人相視斷渠其說有三一曰
盡修渠堰之制二曰復置故閘之防三曰開通出土之便然其要又在導

七

漕運漢東制諸侯安足周帝張良道言曰關中諸侯三面而據守一面
上從其議定都焉也武帝渭上度六月而罷原下民田萬餘頃可得以其
此損有者采而鹽此關中之地得穀上以爲然張湯穿渠以言運大便利
○有上書欲通今渠利道及漕事下御史大夫大張湯問之言運大便利
道欲通多反則通今渠利道及漕事下御史大夫大張湯問之言運大便利
可以付然漕從南陽上入渠絕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
渭如此漢中梁可鉄而山東從汚無限便于底柱之漕且作斜材木竹若
之鐵楸子已斲上以爲然科澤子所爲渠中守數車萬人作斜材木竹若
餘里道果便近而齊關東北至潼關漕運四百餘里關中類之命名曰曰
水多濁石不可漕渭關東北至潼關漕運四百餘里關中類之命名曰曰
富人渠○開皇二年以京師官庫尚虛謀爲水旱之備詔于蒲陝以東莫
人能牙洛陽運米四十石經底柱之隙遂于常平廣通倉者免其征伐其
後以渭水目大興城東至潼關者苦之四年詔左丞唐子文權率水工鑿運渠
引渭水目大興城東至潼關者苦之四年詔左丞唐子文權率水工鑿運渠引
漕帝大業元年發河南諸郡男女百餘萬開通海渠自西苑引唐在長安
塲帝發洛水達于河又引河通于淮海自是天下利于轉輸在長安
魏天寶二年京兆尹韓弘宗引渭水入金光門置潭于西市以貯材木大
廢元年京兆尹黎幹自南山各開漕渠抵景風延喜門入苑以運南山薪

歲口和初歲旱河涸培沙而進米多耗秦漢時故漕渠在咸陽西十八里李石相奏咸陽今綿遠治之東達永豐倉自秦漢以來疏鑿為漕渠言以爲非時大宗曰可利於人陰陽均忌非所利也議遂決壅成龍船車之牛以供農耕開中賴其利○五節塘唐地理志開源縣有此塘引龍州水通武德八年十二月水却即中姜竹本奏開通源縣之○廣運起開門板長安通山東租賦乃絕漕道並渭東注永豐倉下與渭合又與長樂坡而范城黎淳子望春樓下通渭一紙聖命毋人爲楚服作歌而陝縣尉崔成甫又廣之使人立望一紙爲號又使人鳴鼓吹笛以和之衆體以火燒樓下明望升樓詔諸臣起大悅賜其姓名曰廣運費○華太倉廣運漕今使令司農寺校管是歲漕山東粟四百萬石至京師○華州華陰有漕渠自苑西引渭水因石渠通渭經廣運漕至縣入渭天寶三載李肇開○於寶元元年陝西刺史李齊物等三門運渠正月辛未渠成○戶部侍郎裴休奏爲轉運使以河朔縣今重漕事自江運漕運米四代宗十萬石居三歲米至渭者百二十萬石九漕道于京師如此而已○代宗廣德二載劉晏領漕事安即監利權備分史智之隨江汴河渭所宜江船不入汴船不入河船不入渭江南之運糧揚州汴河之運糧河陰河船之運糧渭口渭船之運入太倉德宗貞元初開漕宿兵米斗十錢太倉歲轉粟百一十萬石無什斗漸貴德宗貞元初開漕宿兵米斗十錢太倉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冊 陝西上 十五

不能離酒以飛龍航自永豐倉米給禁軍江淮米不至六軍脫巾於道上要之會轉運米至陝上蓋謂太子曰米已至陝吾父子得生矣
皇明大順中延隆用兵日久戶部尚書楊嗣言曰所羅出往做河食入又起預備之利民困財竭所不足言惟黃河乃漢唐漕運河即今盛船木茂盛來不絕其間雖有三門所津之險而古人對倉之法爲當三門之上有小河徑通吳陵如以所運糧草各貯水次迎流而下數運船可足而民力蘇或橋漕運數千艘赴陳就今教習山西陝西河南之人士將再擇通乃許運運司可順帶船數十艘以充漕運則國利大有增矣詔悉從之或曰此難事也他人不能造所司權請奏行時亦脫矣竟沮其議
按西安之境曰鄜曰白六輔渠者皆秦漢時所鑿曰龍首曰通濟渠者趙宋及我 皇明時所鑿此外南山諸谷之水多流而入渭倘皆自山麓鑿而爲渠以溉稻及禾則東西千里盡爲沃壤又何旱暵足患之○又諸道與虜壤相接有河有渰地平而水多爲溝爲池以灌以溉則隄防踰于城隍收獲易于轉輸餉餉省金湯設外靖而內安矣

舊唐書食貨志開元十八年宣州刺史裴耀卿上便宜事條曰江南戶口稍廣倉庫所資難出租庸更無征稅漢水陸遠運轉運艱辛功力難禁倉儲不盈蘇兄每州所送租及庸調奉州正月二月上道至揚州八斗門卸運水次已有阻礙續發一月已上至四月已後始應灌入汴多屬汴河乾淺大船運停至六七月始至汴口即逢汴河水漲不得入汴又須停一兩月待汴水小始得上汴入洛即洛路乾淺船艘隔閡般般停滯極艱幸計從江南至東都停滯日多待行日少糧食既皆不足又折因此而生大江南百姓不習河水皆轉輾河汴水未更爲損費伏見國家舊法往代成規得利便其以長長大河口元置五平倉江南船不入黃河即於倉內便貯等特置洛口倉從黃河不入洛即於倉內安置及河陽倉柏屋倉太倉倉水曹倉渭南倉節級取便例皆如此水通則隨近運轉利且細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冊 陝西上 十六

石倉不淨遠載不費少耗此於轉運長運利便一倍有餘今若且置武牢洛口等倉必而船至河口即却還本州更得具船充運并取所減脚錢更置江淮雙道倉食每年利得一二百萬石即望數年之外倉庫轉加其江淮倉下運不堪久貯若無船可運三四年色變即給發費散公私無益致食不道至二十一年糧餉爲京兆京師西水害據報價踊貴言予以問問御史楊尚書觀水漲之際結草庫庫每歲轉運不過二十萬石使足今用用漸廣漕運數倍倘不能更從都至洛河路艱險既用陸運無由廣然若能東河漕運陸路爲水則所支有餘動輒萬計且江南租船候水始進夫人不使漕艘而夏所在停裝日月既淹運生漏安臣望於河口置一倉納江東租米使放船駛從河口即全入河洛官自艘船載運三門之東置一倉三門既水險即於河岸開山車運十數里三門之西大置一倉每運

全倉即販下貯湖水通部運水細便自太原倉所販更無停頓所有銀
萬金漢御關中平月稍欠及隋亦在東曉歸河皆有舊倉所以國用常賤
上源然若至二十二年八月置河縣既在河陰倉河西柘倉三門東
集津倉三門西豐倉關三門山十八里以避滿險自江淮而所滿漢倉
河陰倉自河陰送細金嘉禾天送細金原倉謂之北運自太原倉汴水滑
以實關東上大德寺以糧神為費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元江淮河
南轉運使供以鄆州刺史王希遷河東少尹蕭吳為副凡三米運七百萬
石省陸運之備四十萬實官制米都倉嘉禾江淮之米載以大輿而西
至平陸三里百車而解計備錢十此諸卿所省之數也明年糧辦梓待中
蕭吳代為二十五年運米一百萬石二十九米既即太守李齊物整三
門山以通運關三門巖嶺險之地停員掌引戰舟于安流自齊物始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 關西上

十七

天寶三載李整代蕭吳以濟水作唐運漢於望春之東而蕭吳為

順治十七年八月御史高

疏言當年蜀省初闢地

農民逃大兵雲集糧餉為急故議處發銀兩于秦七漢
等省廣招買糧米運送略陽轉輸川北為進取之資
每米一倉斗價銀一錢三分運價銀一錢五分各府州縣
距略近者數百里遠者不下十里其間山徑崎嶇車載
難行多用騾運每壯騾一頭止載五斗窮民肩荷不遇
二斗有餘跋涉長途苦楚萬狀方得抵略交倉盤費數
斗始完糧一斗大約往還月餘度骨消磨殆盡至飢寒
老弱病死中途者半來不知凡幾矣以秦民如此難然
徑運事而挽船水天仍用秦蜀之民至兩保軍後運重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 關西上

十八

度又經二十餘里船則官船水手水夫實皆派取百姓計
每運米一船用木手二名每名工食銀十三四兩不等水夫
六名每名工食銀十二三兩不等凡此皆里下私相幫辦經新
無門者大川北州縣指灰墻後只此一事每歲運至四五
次賠累至千兩有濟于兵食民苦亦所不辭然倉米
庫經船載池爛陳朽不堪嘗散給兵丁半賤鬻而
于市買應口熟食為一時充腸計是以有用之金錢填
無益之豁壑無怪乎兩省歲一轉輸而川兵時困乏也

宋鄭文寶字仲賢父房華為平午衛大將軍靈州為繼遷所困文寶議以銀夏斤國不毛利在青白鹽請禁陝西勿市而食河東鹽以困繼遷乃詔陝西敢市與鹽者抵死數月民犯者眾或人之食益危邊屬小康保屬族是為餘亦販河東商販少利率而出唐鄭彥汝輩之陝民無食鹽乃分知制誥錢若水馳視產地禁使仍市戎鹽乃定戎鹽今花馬池大小鹽池也宋人不能禁諸境外而今鎮禁諸境內鳳漢之民是以走鹽而冒禁私販者眾矣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冊 陝西上

十九

范文正集

連江堡在鎮戎軍西南與總勝堡相連又定川峽諸舊亮城皆在鎮戎界舊有舊賊至此公遣張延侯往救應

長武寨在涇州西賊寇連公與鄧彥瑑部領軍馬維邠州取長武路往涇州彥瑑後入關賊分軍由奔保安軍上而公又起檢宋長部巡檢趙明部領舊漢軍馬長武部

萬安鎮在保安軍八十里初延州有一將軍為右保安軍駐劄費用糧草供應不辦乞公將保安軍所駐軍馬抽還於萬安鎮就食糧草却將萬安鎮一將軍馬抽還延州亦只八十里

馬鋪寨通近後檢白豹寨每有賊馬出來公修此寨時兵馬不多只是據河西山根特重下若不與進退其苦城十日內泥築并泥飾了當

本波寨在環州正當賊來大川路惟賴諸寨舊部熟戶固其防北公恐熟戶二心未可倚伏遂保舉神世衡知環州以軍寵舊部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冊 陝西上

二十

定遠砦在環州公嘗令劉貽孫至此相度唐霸泉一帶三寨接連鎮戎軍去處明珠城二寨在環州之西鎮戎之東二寨之北有唐霸泉公併兵於其地修起城寨招撫二族

華池鳳川平戎三寨皆在慶州東平戎去延州德靜砦七十里華池去德靜一百一十里鳳川去德靜一百二十里公指揮慶州并諸寨統權往入中白米却告示客旅路令於東路延州界界平戎鎮添價入中白米

廣州路有美泥店泥大換城等處小點公只是兵士百十八人防托如賊馬大賊入寇便令郭德進大城寨內一處防守所費不致耗陷軍民人心稍安

障寨在石可底軍大山軍之間公以大山軍城中無水景地窄狹難守委乞於中路障寨莊擇地共修城寨

東關城在哥風軍山寨外公以哥風城小將東關城築作大城檢計到土五十二萬七千九百四十五上

神堂堡銀城寨在麟南五十里公令經略司相度興脩令八戶耕種住生續情

神樹寨并堡子府州於縣斜谷端正平等署署處置大寨兩生又置堡子三坐
軍寨城在秦州田現寄請修築公奏乞作田現所奏早賜指揮

佛空平明球等該所居公署令將舊境還其地族帳

金明城在延州公奏議進重脩金明城且托得北面入東北廢却承平南要長
軍白車至秦後東西四百里更無藩籬可以禦寇候金明城了方脩寬州以禦
東北

恩川寨在慶州東城被山坡直下臨注或有西賊圍閉矢石入城寨得不下公
驛李王諒宋良同往恩川相度得本寨東峰六臺山上四面平闊及山脚下有
好水泉可以置寨令方前手兵士等量復興工山上只築女牆四面削崖近下
松處築城圍入水泉續又據本州通判范祥相度令新修舊城分擊衝養修舊
軍營舊房軍場廢舊及城上皆安置敵樓

唐龍鎮與吳州對岸在府州之北豐州之東其東南大山軍對岸公奏乞將該
唐龍鎮七寨入○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册 陝西上

二十一

故寬州在延州東北三程公言昨廢却承平寨門等處惟此一處最為控扼舊
賊驛監脩官相度一併下手脩築後又奏乞以寬州城為青湖城
柳城縣在柳州南至同州河各四程北至柳州兩程至延州五程公言朝
廷建柳城縣為軍以康定為名管柳城縣并於同州割一縣為之屬建倉廩營
房所有同華府南稅於此送納後公又令知柳州李王諒相度至諒差劉家
樓將帶近人往柳城縣廣城墻高一丈八闊四尺五寸由收一尺五寸舊馬棚
瓦舍三百間整修馬二百足安下得兵士四千五百八人兼修舊圍二十八箇計
度銀二萬九百九十五工

延州城在寬州東南四十里公言請於朝乞以延州縣為延州城云城中八烟
不少更有井泉勝於寬州城

肅遠馬嶺定遠寨和安寨等皆在環州界切諸寨城墻低下墜動漢漢公驛環
州那廟兵士及和堡八大情弊

細腰城公今將舊等所築公又勘令本城至環州及定遠三十七里西至鎮戎

軍乾梁寨六十里南至原州柳原縣七十里量其地界連近所修城寨地土并
使進番到九屬環州東本是環慶路軍事修築東細腰城東北板井川是西賊
來路在細腰城定遠寨之間作屬環州地方緩急若有奔衝即須定遠若與細
腰城互相救援就環州節制是順奉乞朝廷撥屬環州

萬安寨在延州西北往保軍路中路舊無城若公差周美郭廣楊麟部領延州
廣施而施八戶并兩軍脩築計度到六萬一千六百五十七工并脩築敵樓戰
棚

營林縣地在延州東二十五里就屋為城青化鎮在州東六十里公差陳永福
郭鎮臨真豐林兩縣人戶修築計二萬六千五百五十二工

甘泉縣城在延州南八十里公差任世京郭坊州丹州八人脩築計六萬五千
三百四十五工

承平寨在延州東北二百里在青湖城西八十里把截得承平川大路寨北大
里河約六十里自承平寨在大里河北居住公言請復舊此若以通番賊不便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册 陝西上

二十二

渭河云初脩之時則部署司那兵馬大為之備軍工之役只請得二十八莊劉
南安寨在延州東北二百七十里在青湖城正北七十里北至綏州四十里去
無定河二十里公言欲脩之以兵去水泉稍遠朱吉神世衛欲於青湖城北四
十里南館舖南安寨中路創修一小寨
修築寨在延州北八十里當為新設公相度舊若而五里地名龍平口與置
一寨把截安遠寨門龍口川賊馬來路

胡家川寨在延州初胡家川修築子城公差敏直楊麟興工麟州中繕計七
萬四千工恐難了當公差推官何涉與胡家川相度於胡家川西北面古樓
山上脩築一營計三萬三千餘工下面川口是德靖若係安遠來路地勢最
要害只差本寨熟戶人工官給日食料差兩軍三百八人往援助工

三關城在延州公驛招討都撥諸州差到兵士五千八興脩

義遠舖在延州康定二年四月公差使臣趙毅西賊抵北奪得八馬驛馳牛驛
半山驛新居驛在麟州至延州一百六十里間當因朝廷上言減廢公言與明

編至此事馬頌史無支請車料去處公言廊延路最遠也去處日有軍馬使
及節選往還輝建州備捕二驛爭有進往使分軍馬或遇清明到中路甘泉
莊即支給一日口糧等物若遇雨雪及山河水漲即於新店平山止宿
節度使在環州又邊岩與銀州軍事相望八十之間為義舉朝則二節之
阻其南有明珠城之族公言言能進兵據葫蘆米為城壘北新賊路則二族
自要宜無異志後竟於此地築城招徠明珠城二族
水清城在朝那之西秦庭之末公言秦言秦應軍馬由秦龍二州十程始到如
能進情水為城壘西賊入秦庭之路兵利甚大非徒通路之勢固以張三軍
之威者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冊 陝西上

二十三

大學衍義補

自晉守邊者皆襲前代之舊漢唐因隋其邊城營堡往往皆仍故迹惟我
朝守邊則無所因襲而創為之制焉蓋自唐大寶以後河朔以北多為方鎮所
有其朝廷所自禦費實屬以著南詔而已五代以來石晉以燕雲賜契丹而河
西盡屬拓跋氏宋人以此內地為邊境金元以秦隴為無有所謂邊者我
得天下於中國蓋當與秋種之際適於西北邊境立為兩府既重兵據要害
無皆在邊境而未嘗遠或境外如唐漢之世也洪武之初西北邊防重鎮回
向大同曰大同曰歸化城曰東曰大寧永樂初革去大寧惟存回鎮寧夏守鎮寧於
永樂之初係徐穆初於正統之世吳錦花為池等堡皆建邊防事之於
正者也方今北虜入寇之地其要害之虞 朝廷慮置固已嚴密但所謂黃河
全看南若關焉何也前代所以嚴重之費以其邊城之防守在內而其地在外
故也今日吾之守鎮寧有在河套之外者秋高馬肥風寒河凍彼戎兵輒而入
屯結其中以為吾內地之機卒其素無深謀未用華人之計不為據地之策是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冊 陝西上

二十四

以世承其任有強即去似若無足為意者然謀事貴乎先防患費乎後往者假
因書深入矣讀者慮其為吾內地也蓋百計謀所以驅而出之者未得其便幸其
自去矣遂無有一人語及之者萬一兩河以處之大事之未未者雖未能
先行且百無計之萬全者不可不先為之計也蓋自古通為之慮今日西北諸邊
但求以保所以滿禦之具固已詳盡惟此一處滿木之及非邊之也華柔未萌
也今則已若者矣所以先事而豫為之防者茲其時矣自昔中國守邊皆資將
卒守其內而拒其虜於外茲地則虜及入吾之內而吾之所守者反在其外最
險所以從入者必有其路所以七聚者必有其所以食用者必有其物皆一
一推求其故於其所經行之路則預扼其要衝於其所屯聚之處則先據其形
勢而但幸其眼之無憂而必為後日之憂慮諸者若謂置為城壘則銷餉為
艱將至於漢人之勞費蓋思結連之建國元昊之列郡皆在此地河從得食未
不其明言其地饒五穀尤宜種麥漢人於境外糧臺之地而為之屯營以此乃
在黃河之南以邊之地也日請下合朝議當此無事之秋虜人遠遁之虞遠曲

古語事體大吏將莊其地非舉可合以開墾以為可役或於河之南築城池以
為之鎮或於河之北築重塞以為之扼要或沿河之堤築營堡以防其侵襲
事必出於萬全然後行之不然其利害不一相實始仍其舊可也

聖明置都指揮使司以領衛所置總兵恭將遊擊守備以司攻守

大理以憲臣監以御史撫以都憲統以總制各衛所官軍分番

數閱置屯遠戍要在三邊四鎮延綏寧夏之地其內地鄉兵則各

州縣巡捕之實歲時教閱以護守城池備邊賊者也陝西都

司領衛二十五守禦千戶所四 西安左衛 西安前衛 西

安後衛 延安衛 堡十五墩九十七神綏德衛 慶陽衛 堡

墩一百一環 平涼衛 堡十墩七固原衛 堡二堡五十靖虜衛 堡

三堡一墩一百一 寧夏衛 堡八十九墩十寧夏州衛 堡寨

十一漢中衛 堡一寧夏衛 堡八十九墩十寧夏州衛 堡寨

衛 堡三墩二十 洮州衛 榆林衛 堡八寨十五墩 寧夏前

衛 堡一寨二十七 寧夏右屯衛 堡五七墩一寧夏中衛 堡十

五寧夏後衛 堡三墩二十八興武營 堡一墩 鳳翔守禦千戶所 金

州守禦千戶所 靈州守禦千戶所 堡十三墩文縣守禦千

戶所

行都司領衛十二守禦千戶所三 甘州左衛 甘州右衛

甘州中衛 甘州前衛 甘州後衛 堡十六墩甘州群牧所 堡三

肅州衛 堡五堡三十七 西寧衛 堡五墩莊浪衛 堡八營五寨七

香衛 堡十三 永昌衛 堡十三營七山丹衛 堡十六墩 涼州衛 堡二

崇十六墩 高臺守禦千戶所 堡四十三鎮 萬守禦千戶所 堡十二墩 八十六

古浪守禦千戶所 堡四墩 白馬城堡六

固原鎮 弘治十四年 大節由花馬池寇平陽 臨肇兵部建議設大臣府 固原總制三邊軍務 每歲六月至九月巡撫陝西都御史駐劄于此 弘治十八年總制建寧移陝西鎮守總兵於鎮標練防禦兵備遊擊守備 古浪千戶固原守備所守地方自下馬關至西安州 蘭州將分守靖虜 守備地方自乾鹽池至平涼堡 蘭州千總官所守地方自徐城至積善堡 其 分守各將駐劄于蘭州城守備官則駐劄于靖虜衛北河套將駐劄于 洮州衛分守地方自臨肇以至千歸德著落事其岷州衛駐劄遊備及守備 撫治雷馬河州衛而駐守備官 榆林鎮 巡撫都御史管糧倉事總兵副總兵遊擊方面都司俱內駐劄 本鎮所守中路十二營堡東由高家堡西至清平堡東路各 將駐劄于神木堡分守九堡東由黃甫川西至柏林堡西路各 營事駐劄于靖邊營各將駐劄于新安達營分守十三堡由東龍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冊 陝西上

州城至鹽場堡

寧夏鎮 巡撫都御史管糧倉事及管糧通判總兵副總兵遊擊方面 都司俱內駐劄巡撫及東路各將駐劄于花馬池分守 地方自花馬池至橫城堡中路各將駐劄于靈州分守地方自橫城堡 至靈州城西路各將駐劄于寧夏中衛分守地方自廣武營至常樂堡 甘肅鎮 巡撫都御史行太僕寺正卿少卿管糧副使及總兵副總兵遊 擊行都司都指揮俱駐劄于甘肅城莊浪衛駐劄各將分守 沙井驛以西鎮標以東內正寧衛駐劄兵備副使及守備官京州衛駐 劄副總兵分守各將及領班都指揮打班堡以西真景驛以東肅州衛 駐劄兵備副使及各將分守地方自深溝驛至嘉峪關 潼關衛 隸中軍都督府而官軍則陝西例得調用內駐劄兵備副使 兼分巡同業轄河南蘭州靈州山西蒲州地方 屯堡一百一十二

愚按三代而下兵防之跡我

皇明為盛我 皇明兵制之備將士之憂陝西為盛漢唐方隆之 時世以帝女大孫嬌嬪和戎宋以金幣和戎張元一浮薄士耳一 佐元吳即舉世不能以禦其武備皆可和矣追原其故前代之得 天下皆有資于匈奴故世受其惠我

太祖皇帝則不然龍飛淮甸用夏變夷掃蕩乾坤洗滌日月使宇 宙無腥羶之氣華夏還禮樂之風既非前代創業者所可班矣其 兵防之制盡善而陝西又加審焉統于兵部則固官司馬之制也 屬于五府則府兵寓農之意也諸部既各有兵而腹裏又有防秋 之制諸將既各有兵而應援又有遊擊之制蘭津既各有兵而凡 城市鄉村又各有民壯兵快保甲之制郡邑既各有兵而深山窮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冊 陝西上

谷人有巡檢巡捕虎射熊之士况八郡三邊之地人閑騎射士 長鎗畧故麓川有倉賈三原杜氏而平利襄有變賴石渠王公而 平戎在禁近則益土一王戮之而平虜圍京城則益土二石破之 而平南山王虎之亂原都御史傑用土兵而平北山薛賊之亂王 都御史克封用民兵而平慶賊四川之亂幸奄率蘭中甲士而平 劉賊中原之亂威寧偕蘭州儒臣而平往平與紳之變乾州用二 三士夫而平近日鍾徒之亂撫臣用二三守令而平蓋關中無士 非將無民非兵無危之士古稱千城片壤之憂今常折誠況大援 而之陝地祇九死之區虜敢匪姑踞我機隙則外有殺戮之禍內 遭覆巢之慘其不具之哉今考內外兵防之制志其大槩如此

天啓四年四月丁酉巡撫李若星疏請添設知府
 時之遼東甘肅止設衛所不設府縣以數百萬軍
 民付之武弁之魚肉顧武弁希吮止飽之膏血而播酷
 虐以開怨府屯儲深堀武弁之陵轢而懷反側以釀
 亂階在遼東則領歸 尚不領歸中國而三韓已淪于
 腥羶在甘肅則領歸海虜不領歸中國而五涼幾
 莽為兵藪總因無守令撫撫其虐若保護其妻孥
 遂為然若其樂生之心鉅而走險掉臂不顧然則
 知府之官可不亟議添設乎近任 皇威人心稍戢雖
 有克免一戰金瘡創死塞道又有河橋青羊水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冊 陝西上

二十九

戰少有搖難然海虜互流蕃衍今古六王保台吉兒
 弟多人擁兵謀市每欲大入多成親孫屢取沙嶺
 傾探聲息往往逆後復甘肅之危幾因累卵豈可
 優游坐視不急為之料理乎

陝西行太僕寺所屬 平涼衛 慶陽衛 秦州衛 固原衛

陝西苑馬寺所屬 長樂監 開成苑 安定苑 弼隆苑 廣

寧苑 黑水苑 靈武監 清平苑 萬安苑 定邊苑 慶陽

苑 同川監 已上四天興苑 永康苑 嘉靜苑 安勝苑 威

遠監武安苑 隴陽苑 保川苑 泰和苑 熙春監康樂苑

鳳林苑 香泉苑 會寧苑 順寧監雲驛苑 昇平苑 巡寧

苑 永昌苑 甘肅行太僕寺所屬甘肅州左衛 甘肅州右衛 甘

肅州中衛 甘肅州前衛 甘肅州後衛 永昌衛 涼州衛 莊浪衛

鎮番衛 山丹衛 西寧衛 肅州衛 古浪千戶所 鎮夷

千戶所 莊浪千戶所 甘肅苑馬寺所屬 以下 甘泉監廣牧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冊 陝西上

三十

苑 麒麟苑 溫泉苑 紅崖苑 祁連監西寧苑 大通苑

古城苑 永安苑 武威監和寧苑 大川苑 寧番苑 洪水

苑 安定監 武勝苑 永寧苑 青山苑 大山苑 監川監

暖川苑 盆水苑 巴川苑 大海苑 宗水監清水苑 美都

苑 永川苑 黑城苑

程大昌郭杜記 杜縣與五代都城相連，故古事著迹此地者多也。詰謂城南韋杜去天尺五，以其迫近帝都也。今循杜縣地望，從而及東，以次言之，無其有倫也。縣境而北，郭縣東松藍田，故宣帝徵時上下諸陵，尤愛郭杜之間。杜即杜縣也。郭即郭縣也。或言杜縣之東有杜原，而此之下杜在其下方，故以杜名。此全不著也。凡世之為地而分上下者，以水之上下流而言之也。中國之水，高折必東，故東地常居西地之下流。今杜縣正在杜陵之西，而反為杜原，下流者南山，凡水皆發東地之高，而皆而西，豈獨以行故杜陵，遂為杜縣上流，而杜縣反為下杜也。杜縣之北，即漢都城之覆盎門矣。故此門一名杜門。杜門即青門也。在漢都城為東面而來第一門，即郭平懷介之地也。宣帝既建杜陵，又即縣南四十

里葬許后，故其地又號少陵原也。凡宜春下苑皆少陵地也。其地亦為曲江曲江之北，又為樂遊原及樂遊苑，漢宣帝樂遊廟也。廟至唐世基迹尚存，與唐之曲江芙蓉園芙蓉池皆相並也。杜甫樂遊園詩曰：公子華筵地勢高。秦川對酒平如掌。秦川即樊川也。坐中得見秦川，則可知其高矣。凡此皆古事之在杜境，而惟方可明者也。

興平志

嘉靖四十一年知縣章輝丈量地土分為六等 一、等為荒蕪菜地 二、等水流枯涸地 三、等平地 四、等高原平地 五、等城地沙地 并渭河退出埋積灘地 六、等渭河退出洲沙灘地 并陽子曰子觀興平田畝北所謂高原而南則下流也。北利渭南利旱，北土水有高五十丈者，稍旱則涸，南則又有渭河之害。王府外軍輒以河灘為官，不知初制蓋指臨川寺一帶老序也。今以新灘者皆欲占據則河之廟日倒北矣。蓋官其地乎。

項忠涇陽縣志惠渠記、書載六府而以水為先渠堰之脩所以與夫水府之利以足夫民食也故予於鄭白渠不得不因其陳而謀其重脩加意而開廣之也按志鄭白渠在涇陽縣西北七十里仲山下原有古跡洪堰一所分開涇水以溉田畝自秦而下歷代鑿之者不一故渠亦因之而變名有六惟鄭白渠獨加顯焉其曰鄭國渠者蓋六國時韓若秦害乃使水工鄭國說秦鑿涇水溉田以為間故名也曰白公渠者蓋漢涇河被水衝決水不能入渠太始二年詔中大夫白公於上流接開石渠引使通流故名也謂之六輔渠者漢倪寬為左內史請鑿六輔渠以溉田遂名焉謂之豐利渠者宋大觀中詔開石渠疏涇水入渠者五尺下與白公渠相會工畢而賜名焉迨元至大元渠涇河又修水不能入渠監察御史王珪又於上流接開石渠故名為王御史渠又曰新溝焉然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冊 陝西上

三十三

此六渠也歷代疏導雖泉涇陽三原高陵臨潼棧陽雲陽富平八邑田土多寡不一鄭國四萬餘頃每畝收一鍾漢百二十七百餘頃宋二萬五千七百七十有三頃至新渠莫詳其數而世以為利者若此元後至公河底依渠深道高仰水不通流廢弛湮塞數百年矣予昔奉其司之長今叨巡撫之寄慮官久此竊思茲渠能仍舊蹟而疏導之則前人之功庶保其復續而今之為利得不同於昔和遂詢謀僉同而其實以聞上可其奏命下之日予檄醴泉等六邑家水利人戶於彼就役之先以右布政使楊公璿董其事未克成而以陞任去後以右布政使姜公良右布政使張公用瀚余公子俊按察副使郭公紀左參議李公奎繼之務畢其工有底於成然後渠成水行功克就緒矣考之疆界不異於昔計今溉田有司則八千二十二頃八十餘畝西安三衛屯田則二百八十九頃五十

餘畝每畝收穀三四鍾比舊田畝蓋減其數較視昔有加者俾非民有歟隱畝有閑供抑古今水有消長或因兵燹抗旱之不齊與是皆未可知也急則慮軍民弗堪在繼政者賦不加增徐加致焉今渠成二司諸公屬予取名為文以紀其實抑嘗聞前人相視斯渠其說有三一曰蓋修渠堰之利二曰復置板閘之防三曰開通出土之便今渠脩矣土通矣但板閘之防不可不加意焉蓋駝灣百餘步渠身兩壁開鑿切口二道當時設此恐遇涇水暴漲及洪堰倒塌之時即下此閘以備濁水淤澱渠道平流一閘在運水槽近下十步渠身兩壁亦有切口四道蓋住罷澆田之後水既無阻遂開此閘乃退此水由槽還河又當河漲之時或涵湧之浪不能猝下或已下而散漫用防不虞此皆古人良法不可廢而不行今二司又將各閘修脩以時開閉則濁泥不得入渠疏通之功可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冊 陝西上

三十四

以減半迄今而後雖天不雨而有霖雨之休雖地不利而有得利之美隨所意用而自無不足則吾軍民之仰賴何可既取渠名曰廣惠後之繼政者時加脩葺可保悠久否則予不敢知也上饒婁謙平涼利民渠記 陝之平涼郡治東抵涇州有平衍壤地廣袤數百里而涇河之水寔從流其間引以浸灌則土田膏液平穀可擬豐登尚何堪旱之足恤乎特圖志所載故無渠堰而居人習以成俗舉目前填闕之水則信其奔流置為棄物成化甲辰歲夏秋不雨屬歲大侵侍御史中丞南舒鄭公時是受簡命重託鎮撫閩中當符移六道周諏民隱興堰或以佐耕至冬會印焚有警告變日急上命版曹亞卿楊川李公竹昇以節鉞之寄越今年乙巳春推轂入境內即檄顯守臣疏決河渠以勸農事其弭災興利之心蓋與中丞公不謀而自同也愈憲陽城李君經分道閱西

昔以所部平涼之地論列請命二公曰急圖之勿後也憲使巡平
羅君明而與聞之亦力贊興事維時李君續食平涼敦琢官屬荒
度土功適郡之豪右強梁阻詰日出居則不暇顧恤教然調役屬
工始自府治城北瀉腹泉以灌蔬圃而官民賴之遂分引涇水五
里鋪至東二十里鋪為一渠楊家磨抵四十里鋪為四渠袁家莊
至七十里鋪為二渠迤東至九十里鋪北引涇水一渠南引金龍
池白水驛河二渠合流花家店東行三十里逾平涼境達巨關一
大渠又流四十里抵涇州城西會泗入涇官路之南渠不可通乃
疏百泉王村等溝析為七渠涇河之北河岸漸高又疏金池瓦窯
等溝析為六渠州城西引泗水幫城北析東山下隆注附郭田園
獨全成一溝別為一十一渠州城之東地高河下難于築堰隸南
山者引水家溝至范家溝作一十五渠隸北山者曰路家溝至白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册 陝西上

三十五

水溝作為一十一渠而計之以渠則六十有二以道里幾二百里
許以畝田則三十頃有奇也渠之制深十五六尺淺者亦居其五
之四廣六七尺窄者亦居其三之二長短大率不齊惟視水力所
至故不限寸丈尺也渠當路衝則就渠自去通為渠以便行
缺又建石刊木架水槽以接不通壘堰壩以固河防始事于是歲
三月之朔民歡趨之百日而告成部吏工匠皆無所預惟拱手以
受李君成并而已未幾亞卿公按節平涼因命之曰利民渠于是
渠水衍溢土脉漸漬麥年獲收成之望秋田遂長養之天其功甚
大而費則省

崇禎二年知縣路振飛申文竊昭涇陽連南有
涇河一帶直通渭水渭水商賈船艘相習而涇
則任其壅滯舟楫難行是天以自然之利予涇
人而不知也其可以運糧發木姑勿論即如石炭
二即涇邑人掘地狹莫可獲薪而止藉藉往來
上些須供炊爨往來之乃甚艱故每炭一石賤
不下四錢貴則五七錢不止矣民間有淫而水壘
而不能舉火者非盡無米土苦也本縣有見於
此每至涇岸則臨流相度閘之舟子舟子曰涇河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册 陝西上

三十六

水急石多淺深不一商船不敢往來本縣使吏
同水大沿河踏驗雖區淺處水亦尺許深者
竟如象衝巨艦一毛矣職然謂是可舟也然又
恐倡爾難行民間謂此小費及阻後米興利
之端乃先自為力船使水夫駕之臨漳縣地名
交口運炭一次往來止三日而炭已卸裝視任
輦者盤費者什之七又令水夫馬守倉等各
渡餘船併前船預支以工食運運數次在前每
斗炭四分今止二分五分且望其雨雲數望輪蹄

阻礙其為利甚尤信乎日悅河道疏通而渭州
一粟之本雜貨亦安得不供浮民困哉伏乞
批示今後造船往來任民自便商賈無稅私船
不獲河中偶有沙石處官為設法疏濬庶令
民情欣然樂就而利益弘矣

渭南志薛鵬蛟序渭南稱望縣疆域甚狹廣五十里而迎東百里
而達南有山嶺北有沙曲渭不灌漑時有衝沒而賦溢漢中一郡
渭南不當漢中二十之一民之貢以稅之多苦矣建隆慶初有令
文地均糧有司不能履畝但令自報奸民或隱或寄或竄之軍也
王莊或為鄰封所據縣吏乾沒其間地以益少稅以益多而民愈
苦矣萬曆十二年有再丈之令有司廢格不行四境於邑
山川曰靈臺山在縣東南峭拔方整其色蒼蒼上有塔七取象
於北斗曰七星塔稍西曰半截山有廟祀齊神東曰羊峪河又東
曰黑掌峪又北曰寺峪峪口有泉凡十故其村曰十泉村坡曰露
子坡黑掌之東曰葫蘆峪又東曰箭峪山曰箭峪山有嶺焉曰箭
峪嶺又東南曰青岡坪到東西川之南曰大嶺故其川總曰大嶺

川又東南曰小秦嶺嶺北屬渭南南屬商州其羊峪黑掌葫蘆三
峪之水俱東北合流于赤水注水在縣東舊名清水源靈臺之西
南曰曹峪舊志云宋曹皇后故里考宋史后真定靈壽人仁宗后
也云故里誤矣峪有水曰曹峪水其北川曰曹峪川又西北曰伴
紅坡曹峪水經其北北于道曹峪之西南曰鳳凰山山之南巔然
高聳者曰玄象山晉王嘉後隱處一日倒數山其峪曰倒數峪相
傳因唐穀白額虎于此故名俗又曰大峪其水曰伴河源自玄象
山西北入于道大峪之西曰小峪山水曰小峪河又西為黃狗谷
谷之中曰清水河一曰清澗北流與小峪河俱入于道小峪河經
花園村東清水河經西故其川曰花園川宜稱川之西曰望羊嶺
嶺之西南曰武渠溝由黃狗谷入折而東南有山二曰南月圓曰

北月圖、清水河經其中、南月圖山嶺有池、曰仰天池、嶺之四可耕者千數百畝、池當其中、四面俱懸崖千尺、通唯一徑、蓋可避世者、又北出谷口、折而東、而南、曰馬鞍嶺、又而南、曰分水嶺、東北麓水入于渭、西南麓水入于藍田、故曰分水嶺、嶺有墩子鎮、東南曰阮峪、入峪東南有庄二、曰南古、曰北古、由北古去之東至香閣保、其南古去之南曰七嶺、踰嶺即大嶺之南北川、又南為大廟院、院嶺之中、有谷曰白楊溝、曰鐵洞、曰松栢渭南、蓋田人雜處焉、由分水嶺西北經中宋村之北、曰牛馬嶺、嶺東北曰嚴坡、東曰嚴嶺、相傳嚴子陵隱居處、嶺之南曰馬峪、有泉曰石泉、故其鄉曰石泉、鄉泉之東南曰石鼓山、潛水出焉、舊志云、潛水出石樓山、考一統志、石樓在藍田、蓋石鼓山為石樓耳、潛水北流、經石泉、嚴嶺、望平嶺、西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册 陝西上

三十九

武渠溝、東至清澗、頭始與清水河、小峪河、羊河、曹峪河、諸水合而北流、至豐原北麓之北、經靈時臺之北、循縣城北、入于渭、渭發源擊昌鳥鼠山、東流至臨潼交口渡之東、入渭南境、又東折而至縣城之北、曰上漲渡、又東南流至倉堡、曰下漲渡、又東北折而流曰蔡渡、又東至大李渡、入華州境、其東南附城、曰神川原、有南坡二、在右者附城盤折而下、曰西坡、收之下、折而之東、遵原之北麓、舊有井凡九、曰魏王井、相傳西魏王都長安所獲者、今埋塞莫可攷矣、附原麓者曰風雲雷雨山川壇、壇之東南有泉、其水其故曰甘泉、附秦寧宮回旋而下、曰東坡、坡底有井、亦清冽、又東有泉、曰蔡泉、一曰蔡順井、凡此皆魏王井也、又東原上有嶺、凡五、如八指、曰五指山、迴抱關門、地峻後毀削亡存矣、小原之南、高者曰

豐原、東西亘縣境、南抵靈臺、玄象諸山、雜大旱不至、無水、故曰豐原、原之中、潛水經焉、故其川曰渭河、川之東曰東原、西曰西原、原東原之西、有胡坡、以地有胡城、故名、又東曰柳侯坡、有池焉、曰靈池、在柳底村之西、舊志云、後魏永熙元年、水自湧成池、故曰靈池、胡城之東北、盤旋而下、曰龍尾坡、坡東、西各有泉、東曰梁泉、西曰姜泉、東而遵原之麓、舊有渭水渠、今廢、梁泉之東曰明光谷、又東曰三娘坡、其北當原之岸、橫聲下臨大道者、曰倉堡、常以舊有倉堡城、故名、折而東南、曰廣鄉原、東接赤水原之北、隴二水出焉、有谷二、曰東陽谷、西陽谷、其水各以東西陽谷名、東陽谷、晉王莽初隱處、其水北流、至官路、南北突如、故其水外東、西流、其地曰分水嶺、其水濁、其澤膏、其利灌溉、嶺之東南曰靈臺坡、坡之南曰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册 陝西上

四十

釣魚峰、以王嘉釣此名、其東即赤水、赤水與東西陽明光谷之水俱北入于渭、其龍尾坡西當渭川口、曰風門、風門西阜之側、當原之半、有泉湧出、懸流如練、曰瑞泉、每旱取水禱雨多應、故名、其上曰朝元洞、又上曰秦女峰、北折而西、曰灰壩、世傳始皇焚書、所燒上曰灰壩坡、又西曰羅家坡、又西曰雙城坡、又西曰芝山、又西曰沈家坡、有谷曰杜化谷、其水濁、其澤沃、其利灌溉、又西曰果店坡、又西曰城店坡、又西曰冷水、發源于馬峪、老池頭、北流經南雄底、又北出于江村、渠泉二里間、東曰駒兒嶺、嶺之北曰莊溝、水西北流、與冷水合、又西北至三岔河、又西北曰青原、一曰新豐原、即西原也、又西北至臨潼、零口鎮、冷水至此北入渭、青原、東曰莊溝、坡之清澗、頭東原有泉焉、曰龍泉、其水清、其利灌溉、宜稻、龍

泉西南有泉曰聖源其地即西魏聖源縣折而東北曰霧子頭坡之東姚堡之北曰呂家溝其縣城北秦村西南曰聖草其土潤其植蒼其形蟠螭西北抵富平石川河東南至水手里曰龍背故其案曰龍背寨又折而東北曰齊家灘又北曰七岔口又西北曰交斜鎮有池曰古湫池又東北為來化鎮有池曰蓮花池即蓮勺縣故址也又西為耳泉社有井二曰東鹹井西鹹井其水流其味鹹又折而西北踰下邽西至棠村里有原焉來自三原界東抵下邽舊曰杜原後以某公改曰仕原其鄉曰仕原鄉又折而西南曰杜橋嶺又下邽東南有陂曰金氏陂漢昭帝以金日磾有功賜此陂唐武德初引白渠灌之置監花渭上子曰按龍尾坡舊有泄水二渠以防大水驟至則由渠分派西入渭河東入明光谷後渠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册 陝西上

四十一

道漸淤每值暴雨則水自豐原直下奔潰橫溢汜湧于東閭曉恒傾廬毒不可言今漸成大壑而逼城壑東逼民居矣及今不埋為患曷恤茲欲預防亦唯修復二渠故道毋致浸淤爾矣軫民虞者鑒焉

古蹟 縣故城按長安志云在縣城北周一里餘二百八十步崇一丈注曰縣故城符堅所置又云括地志曰縣故城在縣治東南四里西魏文帝大統十六年築注曰括地志所謂隋煬帝大業九年又云縣城周三里餘二十步崇九尺括地志謂隋煬帝大業九年築則今縣城基是也下邽縣城在縣北遺趾尚存其舊屋生計猶井井殷庶可觀耳泉城在下邽東一統志云赫連勃勃所築胡城在縣南舊傳休屠王部落降漢者居此故又曰休屠王城胡

城之南為姚堡城又南為張堡城又南為嚴堡城青原堡城在縣西南青原上舊時臺一統志云在縣西南秦宣公作以祀青帝者今其址猶存步高在縣西南一日市丘城與步高皆秦建舊志云渭水南總五水單流北注經秦步高宮東又歷新豐原東而北經步壽宮之西者是也即是度之則步壽宮當在風門之東矣崇業宮在縣東舊志云隋煬帝大業中置遊龍宮在縣西兩京道里記云唐開元中脩取黑龍飲渭名之耳耳泉宮唐王客外郎廬象駕幸耳泉詩云傳聞聖主幸新豐清蹕鳴鑾出禁中細草終朝隨步輦出楊幾處繞行宮十官扈從驪山北萬國來朝渭水東此曰小臣徒獻賦漢家誰復數楊雄夫渭南本漢新豐地故西原稱新豐後魏徙治于明光原上稱南新豐則新豐為渭南昭然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册 陝西上

四十二

矣雍錄謂閭中古宮以耳泉名者三一在渭南秦建一在雲陽漢建一在鄠陽建夫渭南雲陽鄠陽皆有耳泉故其宮皆以耳泉名渭南者在城東南神川原北麓即秦耳泉宮攷之史記始皇迎太后于雍入咸陽後居耳泉宮夫稱復居蓋自秦先世矣非始皇建也隋時襲秦舊耳又史記始皇道九原抵雲陽關輔記曰耳泉宮一曰雲陽宮又曰林光宮漢書注曰林光宮秦二世造然則雲陽耳泉宮秦時已有非漢始建也是三宮皆秦建雍錄以為秦漢隔誤矣物定倉按舊志在下邽南渭河岸上漢倉名也西京雜記又物定倉收貯五穀各定其性水不泄壞故曰物定秦漢隋唐皆於此置倉後廢俗訛為武底鴈門亭長安志云即漢高帝項羽處破口名半日村太平寰宇記曰村以山高蔽虧陽影常照其半故曰

半日今攷鴻門亭乃在臨潼東北地有鴻門坡故以名亭兩京道里記曰新豐漢高會項羽處東去渭南境二十里至所謂半日村者亦無可攷而長安志載之渭南不知何居唐卽士元有半日村別業士元嘗爲渭南尉置別業于半日村錢起有題士元半日村別業詩士元亦有酬王季友題半日村別業詩西魏孝陵按長安志在縣東南里廣鄉原據今乃任東原郭許里田村之東攷長安志當平亦載有後魏孝武帝陵及攷北魏書武帝永熙中丞相高歡謀逆進逼維陽將軍王思政勸帝西長安帝至稠桑略陽公宇文泰遣大都督趙貴等迎帝於東陽驛入長安高歡於是立清河王使都鄴是爲東魏始分爲二長安稱西魏既而帝崩葬孝陵卽廣鄉原原有谷曰東陵故驛曰東陽驛以泰初迎帝於此遂葬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册 陝西上

四十三

原之上當平者誤之耳

渭南志 漢初此地渭河以南東置鄭縣西置新豐縣河上部分置下邳連句二縣屬內史建元中析內史爲左右內史以新豐鄭下邳歸右連句歸左太初中改右內史爲京兆尹左內史爲左馮翊而以渭南爲當時縣歸京兆尹或曰建武中省密時入新豐舊史失傳三國時魏改京兆馮翊爲奉國尋改爲京兆國田縣地仍歸之晉後改爲京兆馮翊二郡而以新豐鄭縣京兆下邳連句歸馮翊晉泰復割新豐鄭二縣地改置渭南縣於今治歸京兆元魏孝昌中徙置今縣治于明光原上爲南新豐縣仍置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册 陝西上

四十四

渭南郡西魏時析置雲源中涓三縣改南新豐爲渭南縣後周建德中渭南縣暨雲源中二縣並廢入河南縣歸雍州隋開皇中後從縣于京兆郡唐武德初以渭南歸華州尋改歸雍州天授中改雲源口爲渭州渭南縣主大足初廢渭州併入渭南歸雍州周顯德中改歸華州宋建寧初改華州爲鎮國軍而以渭南下邳歸之皇祐中改鎮國軍爲鎮潼軍二縣歸如故熙寧中省渭南縣爲渭南鎮併入鄭縣元豐初復置渭南縣仍歸鎮潼軍金政鎮潼爲金安軍二縣歸如故元政金安軍復爲華州省下邳入渭南名曰併管仍

歸華州 明興洪武初並仍元舊十四年始立併渭下
邽名題曰渭南縣仍歸華州嘉靖三十九年改直歸
西安府

渭南志 南師仲南渭橋記、渭南當午道之衝而水之稱巨者
二在北曰渭在南曰渭、渭發源天水之鳥鼠山、從西北來去邑不
五里、復折而東、上下兩渡俱可以舟、酒則發源境內之石鼓山、去
邑七十里餘、而石泉巖嶺、武渠、渭、渭水小峪、羊河、曹峪諸水、匯
而北流、出豐原之口、經畤時之石、統西門而入于渭、旱則成陸、潞
則建瓴、其波濤泛濫視渭加險焉、

洪武帝元光六年、人司農鄭當時言、其時關東漕粟從渭中上、度
九百餘里、特有難處、引渭穿渠、長安、並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
易漕、度又可溉、渠下民田萬餘頃、天子然之、發卒數萬人穿渠、三
歲而通、人以爲便、按渭南舊志、謂漢漕渠在縣北一里、則當時
渭河去縣遠、可知、漢志謂秦時鄭國渠水注織、漢時由石川河

注渭、今攷石川河乃在下邽西北、而當時渭水故道、今不可詳矣、
渭河東西亘縣境百餘里、率二、三、年一徙、或南或北、相距十里
餘、兩岸民田、無論沒于河者、空輸上稅、卽淋而出者、盡爲沙隼、不
堪耕種矣、終年通負、間至破產、皆或、縣東關北崖下、昔有稻田
數百畝、恒稔、米且佳、蓋崖下有泉十餘、又間穿井、只一丈、可用桔
槔、取水溉田、嘉靖中、余猶目睹其盛、乙卯、會地震、泉半涸、而桔槔
亦廢、又嘗見酒河西涓人恒築堰作渠、自風門連之西關、北至槐
街、計溉田可數十頃、間亦作桔槔、以濟旱涸、乃地震後、亦盡廢不
理矣、謂非人力惰而生計疎、南宗伯曰、水利自古記之、自渭
水不肥田之說興、而渭南水利遂報廢矣、漢武穿渠、易漕、溉渠下
民田萬餘頃、居者稱非渭水郡、開渠以溉、築堤障之、隨時導利、因

勢防害史義伯言之既詳行之有驗非口說者倘抹擇而致行焉
實萬世之利也 制水介於渭華之隄渭水而居者為東西兩面
隄渭有堡附堡田往稱膏腴顧自嘉隆中奔流數薄堡漸圯迤
北尤衝決甚畦隄變為沙汀不翅千畝多矣田日破礪而賦猶取
盈居民殊苦之張尹棟觀水度勢謂非隄莫以障其流障之而殺
其勢且足引以溉田也遂規事籌費狀上都御史蕭公可之檄下
棟乃力工構材邀父老之良者董其事於是海廠上流自堡東南
隅循許抵北隅植柳以萬計築土其中高七尺厚十尺而殺其上
得厚三分之二延是而下正當衝決之衝乃森堅堅木麓以條石
巨百尺高厚視上隄下穿水眼以通灌溉且度沮洳廣袤宜播種
復授方畧自堡東北隅開渠至西北隅匯於北門左之古渠地流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冊 陝西上

四十七

枝分凡隄內所預各次第疏通咸就條理灌則計畝定呂時刻豫
杜貧豪糾眾不諭時而工告竣矣自秋大水不為堡患田亦種有

武功志 洛水在縣東南外今謬為武水自縣岐
間來縣北受洛水南受渭水入渭鄭漁仲序
地理略謂天下如指諸掌而信洛由富平入渭
說蓋指地志未審豳岐涇渭脈路所在富平在
涇東洛在涇西要有岐梁之水越涇而東再至
富平始入渭也詩云自土沮洳漢書之聲在洛縣
今邠封里有洛村是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冊 陝西上

四十八

武功郿郿辨、世稱郿為武功地有斜谷水太白山全
然其實不然按元和志在渭水南為漢郿縣地而南
二十里有故郿城有后樓姜嫄祠漢路史亦云考五
代都雍總圖其說以渭為經歷秦水大散陳倉至武
功受斜谷水東為郿縣又東達雍今南治也其郿平
陽郿俱傍渭水南而北與雍岐周相直然漢地理志
石扶風有郿郿武功各為縣郿下註周后稷所封郿
下註有成國渠為石輔都尉治武功有太乙山梁山皆
在縣東惟斜谷水出嶺山北至郿入渭有斜水祠不
言武功郿郿為后稷封域而唐志以郿為郿縣地水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冊 陝西上

四十九

經江武侯駐郿使查瑛據武功水東唐書地理志及
胡三省註通鑑俱謂郿有東西原為武侯所據地則知
縣東南有太白山又南為武功山此山之水則為武功水經
流縣境今失其稱名定處耳故地理家但指全境以
郿即武功并有其山水云至漢永平八年始自渭水南徙
武功於故郿城在今縣東北四十里與唐志路史合
惟隋徙武功於中亭川則雖今治遠七十里頗不干涉矣
鄭樵述地理略謂渭水東過隴州汧源受汧水又東
過鳳翔郿縣受斜谷水并太白山皆在今縣境內故唐
太史志武功謂武功太白山斜谷水屬郿若據今武

功縣以言郿郿并求武功太白山斜谷水何從得之則
知世以郿為武功者蓋據方地望非可繫於今也

平陽封域辨、按魏書地形志太平真君六年分雍
道周城隸秦平政郿曰平陽隸武都武都者號也與郿
平陽同域者也史記秦寧公徙平陽世紀曰郿上平陽
亭徐廣曰郿有平陽鄉故通鑑前編本經世書直作
寧公徙郿是也乃括地志云平陽故城在岐山而西六十里
為寧公徙郿處有平陽鄉有平陽聚胡氏註岐山縣
亦云武德七年移治龍尾城在平陽故城東北凡而見則
何也按都雍圖說瀕渭水南而西而東而郿及平陽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冊 陝西上

五十

及漢郿縣地直北則為雍與岐周又按秦都世吹自周東
遷始有岐西或營邑在郿或徙居平陽或居封宮平
尊平陽皆此地也至德公後徙居雍則平陽在今縣境
而漢渭當岐而南此與或言武公葬當陽縣東南者
合而雍又越渭在平陽周城而北矣胡氏註通鑑於元載
請割郿號稱後魏於郿置平陽周城二縣西魏復改
平陽為郿城後周廢郿入周城蓋周城界雍郿間可以
言分雍置周城亦可言於郿置周城平陽也則括地志
以平陽在岐山而西蓋魏王泰正統武德七年後言之與魏
志胡註未始相悖獨雍歸收秦雜字以平陽封宮屬

華山下則隔越六七百里斯為不審的耳大昌新安人具所述雍錦如以卻在平陽而此類多不可據

郇子郇國 按國名記夏后氏後有微註曰郇子當

本扶風郇陽今岐主郇縣有郇鄉則從微內則在聊城或云在魯故亦註曰郇春秋莊公築郇公羊傳作

微然則古微郇同音而通用歟又稱周後有晉侯爵

珣郇也在猗氏臣瓚引汲冢古文晉武公滅晉以賜大

大原氏點是謂而叔又云文公成晉今河東有荀城為

古荀國然唐置郇州于郇鎮鳳泉武德三年州廢考氏

族略周文王第十七子封郇侯左氏傳曰畢原鄭郇文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冊 陝西上 五十二

之昭也郇侯賈伯伐晉是也其國故城在郇州主水縣

其後以國為氏然漢志右扶風故有枸邑註曰臨郇詩豳

國公劉所都此郇州三水之枸從木河東有猗氏無荀

字惟臣瓚以荀當在晉之境內從州至風俗通引左傳

則稱今渭水南有故郇城在郇從邑此則詩所謂郇伯

而唐改郇為郇州者也

終南山曰說 終南山橫亘關中而南而起秦隴微而曰

凡雍岐郇鄠兵要萬里遠且八百里而延袤峰嶺其

南者皆此山也故韓愈南山詩曰而南雄太白突起莫

間遙漢都配德運分宅占丁戊道遙超坤位詠詩陶

乾寔如關中記謂終南山主號名太乙山之別號此其例

也水經注武功終南引杜預為據而曰此山亦名中南亦名

太白其曰終南固無間乎武功與萬里至云太白則有歸

武功為冬夏積雪望之皓然故名雍錄謂古圖志無

言太白即太乙者附長安志萬里炭谷有太乙祠始可

命為太乙而非武功之太白則古文以武功終南為太乙者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冊 陝西上 五十二

殆誤認武功太白而莫或正之耳其山高大多出物產夏

書曰終南傳物產詩曰終南何有有條有梅梓李也李

物者即東方朔所謂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栢百玉可以

取給萬民可仰足者也自竟周漢皆謂終南饒物

產不當別有一山自名李物班志引古文而以太乙為終南

出山為李物也誤矣蓋以太乙太白為終南則可而分太乙

太白終南為三則不可故李吉甫在元和間核關中終南

所歷而著諸郡縣自郇鄠武功至長安萬里皆終南

且曰在華陰萬里則太白專屬縣境不乙專屬萬里

而南山在關中者統名曰終南山云

斜谷同谷說 古今志載斜者皆謂南以同谷惟何氏前
大紀不然謂自秦入蜀有三谷四道而南曰斜谷南曰駱
谷從洋入東南曰斜谷從郿入其後道有四出從咸和階
文出者為階中陰平道郿又從蜀由之從南當出者為故道
漢高帝攻陳倉由之從褒風出者為今連雲棧通漢王之
南鄭由之從城固洋縣出者為斜路道武侯屯渭上由之
此四道主谷今未履其地但就其所分疏求之大概以駱谷
為南則斜谷當在西南且斜路二谷地望各異何得混稱
一過為武侯屯渭所經由即其後谷在蜀漢西北不得為
自秦入蜀之路若從秦川言則南曰駱谷在整屋西南

為郿則斜谷身乃訛而南曰東南將以郿在整屋之東半
載故程大昌述高帝之入關也正月羽封沛公為漢王
都南鄭封秦將軍即為雍王都廢丘四月漢王入關中
至南鄭雖中不見地書以地望言關中四面礙山不可
直達其有微徑可達漢中者唯子午關在長安南以而
有駱谷關又西則斜谷也此關中非駱谷則子午耳若
大散則在西南不為咸陽對出非其地矣其年五月漢王引
兵散關則自斜谷出蓋雍之陳倉也漢兵既出秦即
走廢丘遂定雍縣東圍廢丘即自殺後道樊噲固勃
引兵下郿安得謂駱谷在南而斜谷又在東耶又按鄭

氏地理略常蜀魏時陳倉東距十五里為郿城亮攻陳倉
不拔又攻郿不能克乃引還國志雖無其文而通仲博
雅必有所據則高帝後亮亦攻陳倉及郿而不獨屯渭
上由斜路道矣蓋駱谷出扶風隔南山中有三嶺一曰
沈嶺近芒水在整屋一曰衡嶺一曰分水嶺固郿斜谷
水所從出以入渭者也乃知斜路二谷在南山中其脉勢
實相聯接緣本著末則郿與整屋皆有駱谷而雍大
記乃統稱斜路道之所以記事者又有主係而事由斜
谷主說見次柳氏舊關及張衡著舊傳

甘泉 秦宣太后殺義渠王于甘泉 始皇二十七年作
甘泉宮前殿 二十五年欲游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乃使
蒙恬通遼自九原至山陰谷千八百里道未就而得行出
二世起林光宮從廣谷五里 漢文帝三年帝如甘泉
十年冬行幸甘泉帝自甘泉之高以國事太原
十年冬以入冠候騎至甘泉道與擊之出塞而還
武帝元朔四年冬行幸甘泉 元狩二年遣騎將
軍霍去病擊匈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祠諸甘泉以為
天神主 五年天子病鼎湖甚坐暫無所不致不愈
游水登根言上卿有坐病而鬼神下之上召還祠之甘
泉及病使人問神君神君言曰天子無憂病少愈
神與我會甘泉於是病愈遂起幸甘泉病愈已還酒
嘉宮嘉神君神君最貴者太乙其佐曰大紫司命
主屬皆從之帝可得見聞其言言與人壽等時至時來
未則風肅然居室帷中時言言然常以夜天子極然
後入因坐為主人閑飲食所以言上使人受其言命
之曰嘉法其所語世俗之所知也無絕殊者而天子心
獨得其事秘世莫知也 元鼎二年十一月上行方于
少君于甘泉宮 四年六月汾陰出得鼎于魏后
土官旁河東太室以聞天子使驗問出得鼎無嘉詐
乃以禮祠迎鼎至甘泉從上行屬之嘉廟及上嘉藏
於甘泉宮居臣皆上嘉賀 五年上幸甘泉立太一祠

壇所用祠具如雍一時而有加焉武帝增環居其下四
方地為酸食庫臣從者及北斗之十一月辛巳朔冬至
味與天子始郊拜太一祠朝日夕月則拜而見太一如
雍郊禮具祠列大鴻壇三旁東坎具右司云祠上廟
光公卿言皇帝始郊見太一臺陽右司奉瑤玉嘉牲
薦饗是夜有美光及黃黃氣上屬天太史令談相
官寬舒等曰神靈之休祐福兆祥宜因此地光域立
泰時壇以明應今太祝領秋及臘間祠主歲天子一郊
見以季延年為陽律初廟作十九年之歡以正月五年同
事甘泉園丘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祠主明夜嘗若
有神光如流星止集於祠壇天子自竹宮遙拜百官侍
祠者數百人皆肅然心動 元封元年帝行自雲陽北
歷上郡西河五原出長城北登單于臺至朔方還祭黃
帝家榆社還甘泉類祠太一又令民能入粟甘泉各有差
以復終身不苦給一歲之中甘泉舍滿 二年作甘泉通
天臺臺從公孫卿仙人好種居之言也六月詔曰甘泉宮
中甲座芝九莖連葉上帝降臨不異下房賜朕弘休其
故天下毋自復作賜重陽郡百戶牛酒作芝房之歡冬
十二月帝還祠太一拜德星贊饗曰德星昭朕歡維休
祥嘉星仍出燭耀光明信星昭見皇帝敬拜泰祝之
饗 五年冬帝南巡狩至甘泉唐遂北至琅邪並海
還幸甘泉 太初元年冬十一月栢梁臺災祠后土東臨

勃海望祀蓬萊春還受計於日泉 天漢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 四年春正月朝諸侯王於甘泉宮 太始五年春正月行幸甘泉宮饗外國客令天下大酺五日 征和二年春行幸甘泉宮盡起黃門蘇文亡歸日泉言狀 四年夏六月自泰山還幸甘泉 後元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還幸安定 二年秋七月朝諸侯於甘泉宮 宣帝神爵元年春正月幸甘泉郊泰時 二年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時 四年上行幸甘泉郊泰時 有柳在甘泉集甘泉泰時殿赦天下 五鳳元年上行幸甘泉郊泰時 甘露元年行幸甘泉郊泰時 白奴呼韓邪單于遣子石賢王歸妻渠堂

入侍 三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 白奴呼韓邪單于稽侯柁來朝 黃龍元年上行幸甘泉郊泰時 白奴呼韓邪單于來朝 元帝即位遵舊間歲正月一年甘泉郊泰時施恩澤惠事所過毋出田租 初元三年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賜雲陽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 三年罷甘泉宮衛令執農百官各省費 四年行幸甘泉郊泰時赦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 鄴侯高年弟所過毋出田租 永光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赦雲陽徒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 高年弟所過毋出田租 五年行幸甘泉郊泰時赦 咸帝建始元年作長安

雲陽 少昊青陽氏葬雲陽 秦始皇二十七年以擊胡蓋收河南地因河為塞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通成以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雲陽徙五萬家於雲陽後不事十歲 漢武帝太始元年徙郡國吏民以充雲陽陽 昭帝後元二年秋七月通導趙使行為皇太后起雲陵以其地置雲陵縣 始元元年夏為太后起園廟雲陵 三年秋魯民徙雲陵 四年春三月甲寅徙三輔富人于雲陵賜錢戶十萬 成帝鴻嘉二年春行幸雲陽 王國魏司馬宣王撫慰關中罷雲陽為縣以

陽 宣帝元元年夏五月癸巳帝不豫止雲陽丁而還京 隋文帝開皇三年罷雲陽郡 唐高祖武德元年新雲陽置石門仍置三原縣于永安故城 三年以石門溫湯置泉州 太宗貞觀元年廢泉州省溫湯更石門曰雲陽 八年省雲陽更池陽曰雲陽 十三年春三月壬寅雲陽石磧方丈置則如灰夜則有光棧車木則焚 武后天授三年以雲陽溫湯醴泉三原置鼎州 大足元年廢鼎州以雲陽縣隸京兆府 代宗永泰元年詔李光進屯雲陽 武宗會昌四年冬十一月撤

八。匈奴傳曰。霍去病出隴。而過焉耆。十餘里。得匈奴祭天金人。師古曰。作金人。以爲天神之主而祭之。卽佛像。是其遺法也。按。今世佛像。不問泥金。塑土。木。繪。而其像通身黃色。則皆木諸鍍金也。武帝既得此像。遂收而祠諸其來。以其得自休屠之地。內故祭之休者也。漢志謂焉耆。陽有休屠祭天金人者。是也。雲陽縣者。耳泉台地也。休屠已降。而焉渾卅王所殺武帝嘉其向已。遂并與金像而尊之。旣已祠諸其來。又取休屠王列之典祀。而名之以爲路徑神也。元祀知云。碑者。休屠太子也。武帝以其父故。而寵養之。賜姓曰金。則又本之金像也。已而子碑之母死。帝畫其像於耳泉。而題之曰休屠王嗣氏也。夫惟習其像。祠其父。姓其子。其母。直皆以其來降而尊異之也。自此以外。史無他門也。班固漢人也。其著其貴首尾如此之詳。至曹魏特。孟康注。釋漢志。始曰匈奴祭天。處在雲陽縣耳泉山下。秦奪其地。後徙其像於休屠台地。而又爲去病所獲也。

六十三

自此說聖出而晉史諸史亦皆據信入之正史予以世次先後攷之未敢遂以爲然也石休屠金人及徑路神祠之類按佑曰昭顯以秦二世元年自立擊走月氏則是秦二世之前月氏之地未爲匈奴所有休屠未得主其地安能從像以寘而不爲月氏所卻也則謂避秦而徙休屠者土地實理之必不可者也則孟襄之語顯爲無據不得不名去矣若夫金像之所自來則於是有攷而非避秦以從之謂也張壽傳曰月氏者犍哩社連間一小國也犍哩沙州也祁連天山也本皆月氏地也沙州天山之間有城焉名爲昭武昭武者卽佛之號釋迦事其家而從佛之地也月氏既爲匈奴所破則遂散徙于葱嶺之西萬十餘國凡冠胡武爲姓者皆塞種也塞則釋梵之訛者也此地興業釋教而月氏國風故金像遂在其地而爲去病所得也用何託以爲主然而云自秦地面從之月氏此石勒羊姜祚匈奴金人之遺秦主苻秦異其金人乃自休屠者土地移徙來者非自月氏而徙來也按雄羊衆賦曰單于未之青蔥望望馬羣之塢瑛在思識之曰單于主非其壤於義虛而無證也李善引蕭武故事則曰上起神

生。前庭鑿玉水。珊瑚爲柱。碧玉爲簷。若如所言。則是水也。美用珊瑚碧玉。集錦爲之。其謂華而青蔥。皆狀碧玉之色而已。非真有是不根著其地也。至雲圖則又有異矣。曰。耳來。北岸有槐。今爲玉木。根幹盤峙。三二百年木也。十道志所記亦同。揚廣嗣輔古語云。省老相傳。或以爲此水。卽揚雄之謂玉木青蔥者也。詳此二說。又直謂水本掘也。而名之以爲玉木馬耳。卽本賦上下文求之。則雄指殆可類推也。曰。璧馬耳之稱。則非有真馬耳者也。蓋以璧玉刻爲其形。馬耳世間無雙。馬璧耳也。又曰。金人叱以承簾者。虞禮也。則此水虛加珍美。故誇之以見其盛也。於是合三者言之。則玉也。璧也。金也。實非土毛。而皆假物爲之。則漢武故事所著。大爲可據也。若指其水以爲根。亦自一一特所見。然樞葉里秋先寒。不貫四時。其皆不長。恐非雄之所誇也。

○鼎。鼎。荆山卽蒼蘄山。其山陽爲鼎州。其南爲湖縣。其西爲冶谷。皆黃帝鑄鼎之証。帝王世紀曰。黃帝鑄鼎於荆山。馬武前於荆山之陽。長安志載蒼蘄山事曰。黃帝鑄鼎於此。山今河南開鄉有鼎湖驛。亦傳爲黃帝鑄鼎。然荆山既有鼎州湖縣。冶谷及仙里仙姑諸村。

六十四

則成仙去之謂也。蓋明而闇則無他左証也。隋陵去此地近。當以世紀爲是。又
史載黃帝鑄鼎於荆山。荆山一名荆山。今山陽縣南。荆山一名黃帝鑄鼎。
峨山爲大。高紀事乃其大。而詳其細。不記其山。而叙其麓。有是理也。又按東
觀漢記。雲陽志曰。蓋峨一名紫雲山。又名慈峨山。四郡縣圖記曰。山頂有雲氣
即雨。人以爲候。昔黃帝鑄鼎於此山。觀此則此爲荆山。其証甚明。諸儒以書平
爲荆山者。信誤矣。誤矣。又按仙去之說。猶言實天云耳。由秦至漢。武好仙。方士
紛售其術。故以黃帝爲東龍上天。此妄誕無稽之語也。後人不察。以爲實事。殊
不知天一日而旋一周。朝在九霄之上。則夕在九泉之下。其逆轉之疾。無可比
方。人生車輪而運於地者。頃刻畢。旋乃運於天之上。其能生石丹仙之辨
。梨園在七化門。七化門者。紫苑南高五節第一門。在芳林景曜門之西也。中
宗令學士自芳林門入。集於梨園。分朋拔河。則梨園在太極宮西紫苑之內矣。
開元二年。蓋教坊於蓬萊宮。上自教法曲。謂之梨園弟子。至天寶中。即東宮置

宜本北苑，今少女數百人爲梨園弟子，即是梨園者按樂之地，而預教者名爲弟子，承先聖樂官之職，皆不在梨園之內也。上素能音樂，時有李龜年鼓篋，皆能以後開安祿山亂，白王爺數百，皆降附於梨園，自是音響絕不類人間。此之玉蕊所陳者，乃始正在梨園也。長安志又曰：文宗幸北苑，因幸梨園，又命人常卿王涯取關元雅樂，並樂童按之，名曰雲韶樂，樂成，敕諸梨園樂童，按之，會昌殿此之會昌殿也。者即在梨園中，遂名梨園弟子之稱。岐陽石鼓元和中志曰：石鼓文在鳳翔府天興縣南二十里，司土王之都，秦漢時漢石鼓，後唐石鼓，石形如鼓，其數盈十，蓋記周宣王田獵之義，即史稱之迹也。今武當祠有石鼓文，多剝落，其可辨者惟魏文帝太和二年，及宋順帝昇明元年也。有父經父程邑士夫敬讓政和三年，尹天覺張先李法石身政神浩樂胡龜李王仲武薄張仲恭尉步子李寄居劉直道緣仲秋檢點此田恭訪武帝廟時李昌乙卯月詳到自大同元年七月三日，字字樣按此皆南渡以後，豈能姓及其所謂石鼓西原者，蓋以形言而非歧陽之石鼓也。石鼓西原之稱，蔡邕獨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 陝西上

六十五

斯又天子出，車駕次東謂之向漢，有大驚小驚，有法駕，大駕，初天子於其東備之，皆有其儀注，名曰車馬自漢中興以來，希用之，果此則惟知天其東乃是大駕，大駕行則皆從，若法駕已下，則公卿不從矣。若夫漢昭儀之謂法駕者，漢昭帝中有從官馬人，或非之，故立爲之名，而曰法從也。言天子行其多者，皆當以法行從也。楊雄見之，果設卻祀之，諷則其預立此名，蓋以自文，非公卿應行正語也。石鼓法從之稱。



鳳翔府志 田賦 田以出賦，賦以準田，古之制也。唐書是田而各有是賦也，宜若一定不易而往，有不然者，其故可推知也。故里甲甲貧民多至流移，豪右者或據其業，父歿者其田又歿大聲勢而流移者懼自遠徙，于是戶口漸減，外功老實，算交倚重，反覆相幻，以故詭寄田糧多寡交錯，諸役紛紜，日異月殊，虛陪課程，指名責實，此奸偽日滋，積弊日深，若一長吏清心嚴法，而可革法者也。至如鎮原縣分糧三百石派于鳳翔縣，各里鳳翔縣派牛站於平涼府，各通運所若干，每年徵銀摩定寶雞縣地方遠僻人多，說行歲徵稅糧，稽遲涉難，汧陽縣雪白里原自麟遊縣出分者，徵納賦稅并各雜役，十惟一二玩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 陝西上

六十六

法久而負固，深頑民老不識官長，面若觀風，君子經畧全陝，調停酌中，使斯民共需，聖王之化無有保不均之嘆焉。其物產也，天時之失宜，地氣之運動，昔日所置者，今日或特矣。日浸月滋，而八屬名產土物，則爲生民日用之養物，類之有無不可以相通，此造化機緘之妙，當達君子豈能容心於其間耶。

漢中府志水利

南鄭縣 廣水河堰 石梯堰 楊村堰 老溪堰 紅花堰
黃土堰 石門堰 石子拜堰其山河馬嶺野羅虎頭見復
城堰志蓋兩縣共利之也

褒城縣 山河堰在縣南長三百六十步橫截龍江中流而東
遠資以溉田乃漢相國蕭何初築為豐儲計曾參落成之古刻
云巨石為主瑣石為輔橫以大木植以長格列為井字蜀諸葛
亮駐漢中其蹟未吳玠吳璘相繼備築至今利賴其下鱗次諸
堰皆洎源於此 金華堰東南六里乃山河堰水折流之總渠
也 第三堰南五里乃龍江下流分東西兩渠南渠漢中共之
者 高堰 算珠堰 大斜堰 小斜堰 龍潭堰 馬湖堰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册 陝西上

六上

野羅堰 馬嶺堰 鹿頭堰 鐵爐堰 四股堰 流珠堰南
八十里星浪噴迅勢若流珠亦蕭何所築也嘉靖二十八年堤
岸傾圯用力定結邑監生歐本禮相方度宜濬源導流編竹為
籠實之以石順置中流限以椿木併脈數月方克畢工至今賴
之

城固縣 楊填堰縣北一十五里出渭水河宋開國侯楊從義
於河內填成此堰故名城固縣用水三分洋縣用水七分 五
門堰縣西北二十五里出渭水河元至正間縣尹蕭庸以備築
不堅改創石渠以通水利弘治間推官郭成重開之俱有記
百丈堰縣西北三十里橫截渭水為堰閘百丈故名 高堰
盤蛇堰 橫渠堰 郭公堰 承沙堰 倒柳堰 西小堰

上官堰 晏兒堰 周公堰 沙平堰 東流堰 坪沙堰
西流堰 流沙堰 鵝兒堰縣東北十里寶山之麓相傳二龍
化鵝戲水堰前故名

洋縣 斜堰縣北五里堰居漢水下流歲苦衝崩萬曆十七年
知縣李用中以石條橫架數丈許仍束開土渠灌漑資之 土
門堰縣北十里 漢濱堰縣北一十五里堰水所給甚速下有
斷澗二歲每為板槽引水值水橫發槽輒淹落田涸稿民甚苦
之萬曆十五年知縣李用中創石槽二極為完固始永濟矣有
碑記 茅溪堰 二郎堰 高原堰 三郎堰
西鄉縣 金洋堰在縣武子山後有大渠一支分小渠二十有
五其名不具載 五渠堰 官莊堰 平地堰 空渠堰 東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册 陝西上

六上

龍溪堰 西龍溪堰 鷺軍壩堰 洋溪河堰 高川河堰
高頭壩堰 長嶺岡堰 黃池塘堰 羅家坪堰 校羅開塘
堰

沔縣 馬家堰 石門堰 白崖堰 石燕子堰 天分堰
山河堰 金公堰 三岔東堰 三岔西堰 石刺塔堰 羅
村堰 金泉東南四十五里源泉湧出灌田千餘頃 莫底泉
東南四十里泉出不竭俗傳無底灌田百餘畝
寧蒗州 七里堰州西七里嘉靖間知州李應元脩溉田十餘頃
他近溪處所多有小堰

按築堰溉田為利最大厥工亦最難歲出
 給資歲動大力苟無法以變通之則利
 源反為害蓋矣故議者謂修築之宜置也
 拍築之宜堅也衝崩之宜繕也堰長之宜
 擇也大冊宜清桐口宜石而灌序之宜定也
 蓋箇置則堵可省築堅則堤無潰衝崩
 繕而補脩有數乾沒者何所作其好堰長
 擇而替率得人規避者何所施其巧大冊
 經以清斯無偏若主憂桐口砌以石斯無
 盜挖主弊若上四下六之次序有定則上壩

下壩之分額各得所賴水利者信乎其為
 美利而積于不涸之源流于不竭之漱矣

茶課 西鄉縣二萬九千六百八十五錢何
 大復曰漢中茶產于西鄉故謂之茶地全
 關主不然西鄉茶地惟王里耳三里王縣又
 四百里經于新虎冠堡之窟以以賦其民
 晝夜治茶不休男廢耕女廢織而莫之能
 辦也於是乎有通戶焉

陸文裕公知命錄

咸陽西三十里馬嵬鎮在馬入西四五里即馬嵬坡楊妃葬處夫
然一壠當路陳問之土人云楊妃粉黛土四尺餘可傳如礪石
研之可傳想亦一時傳會之談

漢中形勢絕佳渭南諸山深厚七百餘里擁蔽其後而西已買東
接荆襄不惟輓輸之易而饒沃亦甲天下曹洪謂三藏三金皆不
及非虛談也吳時亦一都會之地

益門鎮在渭南二十里而風景氣候與關陝迥別秦漢界廣天地
自然之理也自此入連雲棧七百餘里惟鳳嶺嶺巔關二處最
險鳳嶺則連連而高難關則陡峻而裹自入武關而西棧關始相
連焉有甚於危處莫天下之險道也武關以北棧道才十一里接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册 陝西上

七十一

東大安軍圍經云橋關共一萬九千二百一十八間護險偏攔共
四萬七千一百三十四間本朝洪武間普定侯所修連雲棧橋凡
四十五處共九百六十七間方正學發襄城過七盤嶺宿獨架橋
關詩一橋支一百四十二間今橋無數處有一橋才十餘間而行
旅無阻想漸次開闢矣

金牛事載蜀記胡曾錄之前人多有辨其非者今訪縣而百里金
牛驛在馬西十里餘入所謂五丁峽峽本入成斷非人力所能與
實漢水之源至若險陡院隘處似有斧鑿如棧道者或五丁所為
得疑可也入峽二十里東而相對兩巖上有石鐘石鼓形像宛然
民間有語如地鈴者曰石鐘對石鼓金銀有萬五若人識得破買
了與元者賈胡過其下疑有寶鑿之金鐘形有殘關焉

寶雞南二十里為大散關和尚原在馬山自西來即秦嶺一支不

獨為秦蜀之界亦中國南北之界也凡水在嶺南者南行通名曰
江水在嶺北者北行通名曰河朱子釋河亦曰北方流水之通名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册 陝西上

七十二

延緩鎮志

河東劉敬寬曰。接榆塞。古朔方地。河汎自西而東。由寧夏橫城折而北。謂之出塞。北折而東。東復折而南。由黃甫川入葭州界。謂之入塞。紆迴二千餘里。環抱河南之地。謂之河套。自古郡縣備錯其中。明初卽唐受降城故地。營東勝。跨河北以衝套中。我人登城一望。則平沙漠漠。無休阻。見百十里而遙。匹馬一人不能隨。敵輒望城引去。遂遠居沙漠。河限之而套爲內地。時倭河冰。乃乘間入犯。我所防者秋冬耳。春夏得以其餘力田套中。修城守。其往來侵邊。惟遼東宣大軍夏甘肅莊浪一帶。頗茹其毒。而延慶無恙。意河套蓋之也。迨東勝不守。外險既失。彼始渡河。無所忌。先是鎮其駐經德。苦於造制。遇敵入犯。比出兵。無不及而返。其後都御史余子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冊 陝而上

十三

後撫延綏相度形勢。東至清水之紫城。西至寧夏之花馬池。舊邊橋二千。里。增置營堡。創榆林衛。移經德重兵鎮於此。清麓吹入有伍。舊說落及罪諸者。能資之。惟其才力。爲建學立師。教之。又開界石。外地興屯田。歲得糧數萬石。事皆創始。而經畫煥然。自是榆林雄鎮。弘治中。朝廷清明。河曲無患。然東勝。詠已不復。法久復玩。邊牆日頽。薄不治。而配加斯蘭。每歲八月。自河西入套。中國獵春。出刺宣大。以爲常。七年。大猷寇固原。詔起都御史楊一清。總判三邊。於是始復中搜套。復東勝。議而卒不果行。孝宗之後。逆理專政。以修邊過費。而邊備日弛。嘉靖中。總督侍郎曾統上復河套議。而外梗之。又前之言套可搜者。非一人。而王越行之有明效。使當時力主之。何至有後患哉。

中路論曰。榆林城在常樂保寧之中。文武開府其間。五營重兵。彪騰虎踞。且左山右水。固天設之宸疆。全鎮之上游也。保寧波羅相去八十里。中雖有響水一堡。去邊七十里。舊恃無定河爲限。所慮響水之時耳。今河水淺不足恃。安於保寧波羅之間。添置一堡。可據。然衝口晉多川。面平衍。如西川。小理河沃壤。最爲首衝。若或大舉南馳。則安定白落卧牛諸城悉破。其害矣。且東起常樂。西抵波羅。沿邊積沙。高與塙等。時雖鏖削。旋壘如故。益人力之不敵風力也。保寧昔稱水澤之區。年東瀟水漸涸。爲無所飲。倘保寧日乾涸。則歸德之餉道可虞。是今之有當加意開鑿者也。然猶有隱憂。保寧常與實既歸德。而河大川之衝。阻陰上。即在。可慮。今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冊 陝而上

十四

雖設有中協副將一員。可以聯屬一路。但兵不滿二千。馬止於數百。苟且支吾。以幸無事。豈克策哉。
東路論曰。榆林東路黃甫川堡。與晉之守家樓子堡。僅一河之隔。迤西至雙山一十二城。因車交錯。波重高崖。蜿蜒四五百里。東南通路大河。政東路之利。利在險也。雖間有竊掠。而大舉深入。則皆多未。然秋則慮入雙山之大川。南近水脂。爲最衝。冬則慮黃甫之河水。一馬可度。隨時設備。其容緩矣。且密通葭州府谷神木吳堡諸邑。軍民雜居。牧保爲難。爲東路計者。當以捍禦責之將領。收敵責之有司。庶壁可堅而野可清矣。
西路論曰。延鎮西隣寧夏。與花馬池接壤者。定邊之鹽場堡也。定邊僻而東。爲靖井龍州十五營堡。皆依山臨壘。倚險可守。然寧塞

柳樹洲。平川錯雜。為延安之門戶。居常小寇。秋高犬舉。較之鎮靖。靖邊。猶為要害。柳樹洲。迤邐。則曠野平原。無險可據。新安邊新興石灣三山。諸堡。設在腹裏。諸者。秋分其單丁。添貼守瞭。未必非補偏之一策也。磚井。身定。邊五十餘里而遠。欲於瓦剌梁增設一堡。如鎮羅堡故事。以便接應。或以兵糧無相。竟同藉食。奈之何哉。定邊西郭之外。南北二沙。實為邊患。除之復聚。徒煩倉師之勞。不若增築磚墩之為因地利宜也。

砥齋集 延安屯田議

屯田之制。實始金城。相其臨戎廣野。使戍卒耕稼。其間以十一二輸官。十八九自贍。歷代行之。法旨意美。明太祖屯田徧天下。九邊為多。而九邊屯田。又以西北為最。其墾田之令。以邊方閒田。許軍民開種。永不起科。開屯之例。軍以十分為率。以七分守城。三分屯種。有額內額外之殊。然法久弊。生瘠田荒。蕪不治。腴田為豪強兼併。或官校侵奪。汨沒混亂。徒有其名。此體國經野者所盱衡而歎也。今延安綏德宜君等處。各設兵防。人不下數千。大亂之後。閒田頗廣。誠大修

屯政。尚任責成。諭令所在地方有司。并鎮守將官。一心規畫。設給牛種。每軍一人。量給閒田若干。務有餘裕。則軍為樂業。措置已定。請旨永著為令。內省帑運外省。民輸期年之間。將變荒磧為豐壤。易流徙而樂康。足食足兵。未有善於此者。經界在田。開列在籍。非高遠難行之事。非幽隱難察之情。特在以實心實任之耳。至如地方水泉。可引灌漑者。令有司相度。高下經營。蓄洩有成功者。特與薦剡。尤所謂富國至計。一曰之勞。百世之利矣。

慶陽府 安化縣 驛馬關在城南九十里周二百四十
 步內置巡司 魏安鎮在城北一百五十里道路寬平最
 為要害宋范仲淹置鎮于此增築周圍六里城門樓櫓
 悉與又多設倉廩且通定邊花馬池諸處又相為應
 援是以控制外夷藩籬中負矣 五交鎮在城東北一百
 二十里北至寧夏界五十里 馬鏐寨在府北七十里
 橫山寨在府北一百里 綠連寨在府北一百里 魏安寨
 在府東二百里東接延安府界 金湯寨在府東二百里
 白豹寨在府北三百里 界集寨在府北三百里 大板岩
 在府北三百里 柔遠寨 見上 宋范仲淹所築周二里今廢
 魏安東谷寨在府東北一百七十里通寧塞川范仲淹置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冊 陝西上 五十一

白牛寨在縣東三十里
 環縣 清平關在縣東二十里 蕭關在縣西北二里即寧
 武地 石昌鎮在縣西三十里通馬嶺威州寧塞范仲淹
 築 馬嶺鎮在縣南二百二十里 安化寨在縣東三十里
 安塞堡在縣西四十里宋范仲淹築 平遠砦在縣東五
 十里東控大現川宋范仲淹築 團堡砦在縣北一百五十里
 宋范仲淹築 徐家寨砦在縣北一百三十里 木鉢城見上
 寧州 復橋砦在州東五里 早社鎮在州南三十里 新
 莊鎮在州西三十里 焦村鎮在州西五十里 南義井鎮在
 州北三十里 鳳凰堡在州北五十里嘉靖中築
 真寧縣 橋山寨在縣東三十里 豐興堡在縣東南二十五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冊 陝西上 五十八

里 漱頭堡在縣東南五十里 姜家堡在縣東七十里 解
 家堡在縣東北四十里 山河堡在縣東北六十里 西峪堡
 在縣北二十里 高石堡在縣西北二十五里

其難得者疏 延慶道通者美民多穴居若人於山嶺無險處設土堡塞以禦虜寇
今其塞以依然唐在延慶日又皆和與俗習相謝又老山塞可以阻虜雖不可以阻寇凡
數家之村舊處之故皆當張慶山塞一而城不并而塞大者各十八小者亦數百八村
皆因有一大寨關之勢居唐舊寨多係大寨無不可守者

平涼府志

山海經西去平七百里曰高山是時洪水未溢高下不平直道而後高治洪水
水溢土崩山川崩分升高層險峻絕道阻行今于千里矣高曰涇屬
渭河平涼之水涇河為大分水之源實維焉山為山東而為小隴而北為蕭關
大原國勢終無不絕或謂平涼自秦漢以來涇水出嶺東北而年頭故之平涼越涇
而卻沛東麓之嶺口涇陽三原以涇渭而入黃河涇源嶺南而通于涇
東通等而涇渠信諸水北過涇州之西以入涇山多石砂水皆清甜平涼境
通門川諸水乃東通赤城良原靈臺通涇諸水北至平口以入涇鎮原慶陽
南陽之水通涇州之北以入涇山多黃壤水皆濁流以東水通華池平可舟行
曰涇後涇舟走也自莊以上溪漲峻駛奔流可方也或既為虎噬以治壅造紙
灌漑田園亦急衝決利宜相無矣或出高山之陽高山西南徐德靜亭是謂山
後之水乃由華陽之清水縣以入渭高山西北鎮原之陰固原諸水通為東西
海子北為黑水東北以入黃河寒不住道涇淺下縣丹楊鎮為唐礎礎足涇故

其利微矣或出高山之陰

平涼城南北之水皆入于涇涇出府城南而七十里至鎮山下今日鎮東嶺
之轉也嶺山頂也地屬華亭曰義里百泉之說也前即涇山朝即涇在其巔
其下為洞今華亭無信三水過涇州而回中而東入涇皆可引而為渠轉而為
唐以治戰者及後分涇田園民所利也百泉涇東通空同至龍尾山之陽則六
盤牛營迤東北山諸水通焉而涇流始大東去府城西北一里而達陰陽為中
四外三渠陽亦渠東西二十里為唐以百數成伍五七百金分涇涇國歲畝五
十金以上或至三十金少者畝三五金池塿臺棚花并竹木相望而楊柳尤多
皆諸渠豪貴產也并以石榴山茶牡丹芍藥菊為麗魚以金銀紙箔為上竹以
鳳尾為貴他物難枚舉也其諸唐成以來水旱不判旱則平決涇涇以增灌而
其或開濬水大至涇乃棄故道而大決諸渠渠深數圉池臺棚柱和城北盤觀湯
為砥礪唯東方為存其半西北所餘無幾也今方溝求導開之術法當于城西
為大堤以行涇而由蓋水則以通渠不可緩也北城之開涇渠出焉即古柳湖

慶考諸州縣志尤老所傳與余所見舊租通負立法之弊有十二而歸並不與
國初以江南賦數多失實疎戶部侍郎郭恒等而秋糧事務之民皆充軍
天下寔墮而入實卅司占戶率數十名糧有官者或至百石初諸將失利定一
而元將王保保大掠而民而北州縣空虛民棄丁馬戶無妻焉丁名曰好漢一
糧有司將之也時法簡吏清民唯棚王舊得而已糧私役糧以地所出大

全

小麥拔三年斷子種一天一餅牛二牀望田二頃荒肥暢茂風雨時調可獲
三百石以十之一納官三十石而至足英輸金即受國無留難索取折銀也故
在賦易足民之望于官里長總車運之牛車遊行每歲不過銀三分而一家
之資足矣夫不買益而食也故公私皆利熙寧丁無業者一世而絕每十戶
有一二戶為而八九已代輸不支英立法之弊一也自占種雖多荒地山林亦
廣因將以子民使生息開墾也子孫多而開墾濟者地必大子孫寡者地不能
存其原業田畝日削不刊之弊二也不均愚訟爭訟爭必貴者將奪取財故田
園折而輸至重強軍校侯使陳之弊三也健訟者勝不訟者負良善受奸
猾肆恣風俗之壞四也又增監範衛所旗校官吏諸人十倍州縣盡奪民地地
無定分而無室豪強軍校益乘勢使漁遊民而貢盜賊附勢射利富強無官
法莫之能禦而里甲日益侵削不存十之二三又以十存二三之民與軍而代
輸十夫七八之糧與糧勢必流亡大弊五也

高皇時駙馬都尉耿陽倫駁逆載私荅蘭州大
便以聞即誅倫及阿奉諸官

史而當不便時時過非奉 符驗違定數執教者激故驛遠清樂而里中不
獲分事之可責衙民取辦而吏者因緣馬杆民一舍里中充驛過被虛費雖要
子而奉亡兵甚乃疑其惟負有死之志無生之樂盜賊群起法不勝奸吏欲東
之曰偶交難廣設或繳增募軍旅而民病愈甚矣此其大弊六也三歲考績三
考無修私治以前未之有改照典憲簡嚴都御史御史風裁彰明故吏久而民
不煩也是二察院者如網有細網舉而目張如稍有竊盜固而無漏今則漏網
存存計日牟利迭進起來取辦頃刻已貲陪償生理滅矣大弊七也官既知其
弊宜大有以排之乃以官更犯法之物例歸于公官之迎送既不能免其一而
輸公復加為二民力且盡公無所得大弊八也民少官多復必增又重以土兵
援編復大增而民丁少日增日盛其弊九也糧政徵銀難永敦信輸銀加耗又
將估之水平又壟地利為薄所收不給有種何以自給其弊十也力差准銀大
審一人終歲坐食以役非十全不能而踰庫諸役又將資公費終歲至百金以
上其弊十一也今復復之目曰實物並無異也澤至遲矣曰層銀曰杆實實實

八

禮也曰州是給使也曰序曰斗母財也曰弓兵曰民壯曰機兵捕禦曰土軍征伐也曰鋪司兵巡邏也曰暗天曰馬夫曰牛大供饋公命也皆官所需而不可缺一焉者曰里中老人非後也所以董治教者今令韓而後而役民壯機兵非制也甚又以里中充糧以市民充糧庫設衛所大則征討小可捕禦無衛所者可致弓兵兵巡檢者司簽兵壯今平涼衛所四印餘軍不以捕禦而為衛官壯役也抄司以十數而弓兵歲納月估不以捕禦不應公役而加以兵壯重以上軍額錢之軍食民租衣民糧隱沒弗究而民之代軍役者四萬其額十二也曰民校司軍新 封郡王也曰養壯戶曰樂舞生曰齋郎奉 王祭也人曰度戶增備備使而私役民殆無法矣群牧所弗養壯軍校之餘不充樂齋齋郎給薪封入校尉皆非也民校取一人馬足矣或戶取之戶長病輒行賂所免或粵州縣取之言慮其與司議解銀十二兩所以免役也既又提校而解銀其絕而弗副者官不恤收而新封者又輒簽民為猛兵大非埋沒民弗莫忘也而又率其進退文符之費所民足以重病其幾十二也

即竭其誠一聞此後不遊即死而公特百復亦供廢矣其傳者因于難行遂捕
市人以乞之而城郭市廛盡閉嗚呼噫嘻仁人居子寧不思所以拯之乎
陝西行太僕寺之職司牧而都司所統而等四十八衛所清水等七十四營
堡騎兵已馬政以

初命制軍更軍士以會計其養死而糾治之歲終則以其數獻于 朝視其
乞之者請其罪軍之養者其時以並而騎兵之馬馬價年額九千二百八
十六兩五錢九分庫貯之以待市馬而時給之

花馬寺之職主二監七苑牧馬之政事凡舊馬市馬之牧養處其地宜均其事
力而給飼之以時其水草字育而稽其數以歲終獻之 朝初牧者收其皮同
籍而之直而字育其種所宜之入以並而市馬而德衡其價軍會其要而考其
或以罰其不登者軍馬則以其馬之弗字者予之子馬之良者必視其軍騎
尉之良否而高下俸之則無爭而馬政平其善之入近亦視其地之肥瘠而間
賞之凡使馬亦度其牧之能否而嚴緝之則牧不病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册

陝西上

八十五

天有大和天子有牧僕之職自軒轅以來增典經史不絕于道因始詳撰王征
犬戎書以不享在今平涼之域而八駿皆足相也孝王命秦非養馬所渭大蕃
息宜王中興此初開則北伐擒抗南平則豐大苑鄭國皆以事馬之盛為言秦
烏藏谷量牛馬即馬氏入而漢文景時所殖成郡六郡良家馳驅是利馬後之
是郡田牧數年得產數萬入養馬亦于涇渭近及同官置八坊其地止千
二百三十頃樹首首皆同牧養三千官家無幾衣食足是實不取諸官
益合牧而散畜之牧事其事不難以耕而太僕張萬歲王毛仲官職雖尊自本
帝國生長北方實應牧事躬馳驅無難集追呼之捷科索之煩順天因地馬
畜滋強萬歲至七十萬六千七千仲至六十萬五千六百有奇也則馬群雖雲
錦地狹不容增置河而史贊其盛國傳至今天豈有它術哉法簡而專誠而不
二改也至崇祿以驍誅毛仲後遂以付母孫山祿山統北方三道又使燕雲京
西牧馬地既隔越而職守難重以固胡叛逆覆用諸家其存者猶足
以資肅宗之中興焉亦命張萬歲牧養亦不能盡略乃籍隴民田入戶言

其不便牧事遂廢庫亦喪亂由此言之人事得失馬政盛衰蓋昭然矣自宋以
來馬政民則沒原馬邊重鎮日不繼給然順項皆為馬以給戰士金元悉從民
牧與隨宜取用官以無事

皇朝通稱同庫大振馬政自大將軍得李思齊李茂之騎繼破王保保庫馬能
雜馬數十萬御史大夫丁玉涼公藍玉四任而當部族悉服乃製 金牌合符
番人以馬充之

朝廷以茶馬養體統正而名義嚴馬日蕃庶始置苑馬寺繼以監苑巡以御史
日久法弛私治不年 命都御史楊公一清董治之公振肅紀綱增 屠寇
格整田益市民馬一時觀美熙三年二 計利深矣數年之後所利不補所
害何訖矣

牧養法煩故生糾紛未歸難禦邊塞之風 與驕從熟
集通呼非字子重累之所難堪乎五牧地十七萬七千餘頃養馬一萬四千餘
匹牧軍才三千二百餘人田重牧輕便而收銀三兩有奇公同銀三千餘兩責
之三千三百餘人初輕輸重每歲各入 督督監養渴不絕是代歲月繁促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册

陝西上

八十六

南北皆俗其宜道路往來常費牧人之不支如此州縣地不踰二萬頃馬種
僅二十餘萬輕重之相懸如履嘉靖三十七年平涼通判肅定陳應祥舉籍平
固以地皆為牧地民村落室廬皆度為牧代之養馬價駒逐蹄二稅權制先定
州縣田稅後以陳地為牧本自相間安得齊一應祥務虛名而民重牧病牧既
火獲種馬日削責民市馬吏緣為奸民不堪命英世之君子其思有以善後哉
今粗舉其大端云

馬於兵政為最大故古以司馬名官官重兵而優與馬則兵得以致護牧為而
馬愈不獲宜重馬而司馬深則兵困而馬日耗大要稱馬之實在將領而不
在牧牧之官使馬勿耗在調發之簡便制牧之以時而不在于法令之具備也官
不得人則法愈嚴而牧益滋不可不以情察也

固原北四百里有大小二鹽池畦水日暮成粒無事費食所謂青鹽入鹽者也
原設批驗所二一在原州一在慶陽府北紅綳堡主驗牧監引巡撫都御史
張公教養以固原經過監車於靜灘二州立廠市收課以備賑濟弘治十四年

總制秦公總轄陝西固原固原兵備主其謀引銀移批驗所駐慶陽慶陽兵備主其訓引銀以備送固原而五五盛嚴置老人半行每版五百引引以市市騎銅板印票兵備道給老人送州印鈔以資益數商名方許市每車收門銀一斗五升石收票銀五釐州庫收備軍需批驗所引收引銀一錢州庫收備軍需馬而半行又納州公用銀十八兩嘉靖二十八年知州倪雲鴻又增斗底年銀一錢五分計一版五百引共銀七十五兩又備公用以鹽里甲之固照半行過取斗底而聚將馬半行倍收收放官上利而商與里甲交文病良有司司可以教之也

總兵官洪武初即有此師蓋大將元帥職也子兵無所不統給將軍印以便征伐陝西唯馬銀不給印初以僕伯都督馬之達總兵出鎮銀多僕伯火習違事而武臣以執制致仕都督者蓋鮮乃性任以特等推屬指揮假以署都督會事之師而元帥兵故入微位重鮮勝位者而結紳視之益輕矣

固功塞軍要東勝屬之大同守在外而河套馬口地無事設兵地雖空虛而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冊

陝西上

八十七

遼民降唐初牧馬盈衍沃草息自食其利官不病民軍不煩餉公私俱利成化以來給養東勝軍費重入起勢必增兵固原以北民患馬兵種費增多官費充供中舍馬塞嚴曉東使回野抵抵軍民爭訟毋後真居公私交病誤者以四民之計在九邊而固原延綏最精入衛所恃重以守有建衛其兵為尤重焉虜寇侵犯不時調遣無節度于各分馬者指能而兵絕生息理勢然也節綱財用以捕執勝之時討逐近利官以息命馳之與仕債神使漁以拉折衛之兵居十五日望之鳴乎生焉還以言狀

官軍索牧馬東面海難難為先據水東劉文趙環之職唐子黑水蓋以而海牧馬誘之深入而先北度水東迎擊其渴別公天和遠鐵柱東置城以便轉驛利廣而難逃補花牧軍聞牧有東面海之名遂訴諸茶馬御史下通判陳應祥檢治應祥希御史意盡以予花軍司兵者不敢討自是戰馬無所牧而生食官署括之不給固光日甚矣盛軍起范馬池至固原五百里道遠之既廣焉要探故城舊州下馬制以碩金轉輸危至有倫盛曉是而伯廣公松威利會是乃

及設法禁諸城蓋頃便直至固原以固之又河東盛自黃河南徙重以地處水淺解池地日高而河則旱少多明台而旱頗耳及非堪食則奇益美而關輔病乞道至平而洪河至此一變道宜民非上智不能省其能識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冊

陝西上

八十八

涇州唐生王寧窮涇記 涇水紀于禹貢廣輿記音儒
說文涇水以內訓曰兩水合流之謂也又曰小水入大水之名
質其實窮涇二州有專名之者有通名之者專名者以
義也通名者以類也以類通名如會于涇涇東通洛涇是也
蓋涇自鳥鼠而東迤邐出井頭而北來三水至高陵而匯
于河經龍門東注豫州洛田縣耳東北入河既皆小水入大
水且兩流合為一以故不曰涇渭而曰渭涇不曰河洛而曰洛涇
田是推之則凡諸州之水類於是者皆不拘於定名而得通
稱為涇也以義專名者涇屬渭涇是也涇在華亭城東三里
乃兩水合流而其北源而出小隴山之馬峽俗呼北河南源而
出隴山之仙姑峪俗呼南河北河環朝那山前蓋山有古朝那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册 陝西上

八

王廟其西北有漱東王特東三里而別稱為西山南源瑞王
母山山巔有古王母宮東至西里別稱為儀山俗呼為回頭山
儀州俗以是名也儀而兩山南北對峙豁開如門故兩水合
而東流名之曰涇也又之水交流而下亦專名為涇也涇應為深
潭一名合水水北岸一臺高廣平夷荆榛瓦礫錯雜相傳
為王廟也北涉而山之巔遙見東南隱隱峰巒侵入太虛隴州
異山也沿涇峽峽石三十里皆斷崖堆壁神禹疏鑿之路也
峽行十五里南嶺有女神之廟扁曰抵涇元君土人呼底如
娘涇讀為焉孺同音廟東十五里至石堡涇北受柴即水
源出朝那山之陽而陰即為涇水又東五里至安口峴牛心
山南受武村水涇至是蓋大北有斷萬山白馬鋪鎮柴郎而

采南有五馬山自名龍寺武村而至兩壁削立巖巖百仞東
涇于中堂流湍激經行五里為屯城唐李元諱屯兵扼吐蕃者
也屯東為常信川涇水益大深不可涉湍不可亂行旅皆懼而
濟又東二十里北過常信縣城常信人曰涇水遠北又東七十
里東過涇州過回山乃屬於涇水臨涇于督學小惠副虎谷王
公按涇州誌諸生坡乃涉水登王母宮寧從行王公東眺曰
北流而南者何水乎寧對曰涇也南流而清者何水乎寧對
曰涇也公曰是常信州屬涇之涇乎周職方其川涇涇乎
若公劉有涇鞠土即吾過臨西行三十里涉一大河北入涇是
何名乎寧曰常信之遠漢也公曰果子註涇鞠土即曰臨
地曰廣也詎且廣求之斯地有百泉乎寧曰至華亭西北三十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册 陝西上

九

五里山朝那漱陰有泉百餘為涇源乃百泉也有涇原乎寧
曰亭曰常信之西沂陽隴州王北華亭龍門之東有廣原唐
尉遲敬德破突厥于儀破吐蕃之西原也李元諱開美
田于頃號曰良原今為渭州原公曰此與天山南北乎寧曰
正相南北公曰必臨西至百里外有兩水合流者始可謂之涇
矣若其窮之乎寧計華亭至涇程一百三十五里果符公
言還白之公曰朱子註詩言涇水出吳山西北者以名山而志
名水窮源源流也今遂謂出隴州東入于涇今隴水乃潁入
渭至涇遠矣且將置涇原於何地乎按寧主論涇謂小水
入大水是矣然遠漢難經流重臺源出武村而南遠則川諸
水合良原重臺諸漢以入涇皆涇也

華亭縣志 高貢泗水之源周曰虜國後為戎那虜
義渠秦滅之置朝那縣屬北地郡其南屬隴西郡隋大
業初改朝那曰華亭唐屬隴州貞觀中置儀州尋廢
後唐同光中復儀州宋初因之州新華亭鎮安化百泉
咸平中復割鳳翔之崇信赤城隸之徽宗時有州為華
亭縣與安化崇信屬渭州金立渭州為平涼府改安化
曰化平元併化平入華亭 先是韓宇廣闊後割肅
關北三十里為群牧所縣西北六十里為韓府牧依田東三
十里為武安監而地浸狹今仍併故韓府地入華亭
郡虜城在縣西北境今都盧山下有故址書牧監書徽盧

彭模傳曰盧彭在西北 魏石傳前与盧戎兩軍之 安化城在化平里
不達縣金改化平今為鎮 縣北一百二十里 朝那湫在縣西北五
十里湫頭山山最高池廣五畝清泓莫測秦惠文王將伐
楚投詔文于此 泗水源一出縣西北馬峽口諸泉為北源一
出縣西南仙姑山諸泉為南源逾縣三里合而東 古百泉
在縣西北昇頭山山与空同連廣即昇頭山陰山下有泉百
餘流為湮是曰湮水之源詩云逝彼百泉今距縣五十里有
百泉縣故址焉其古湫頭秦朝那故湫也又曰烏龍山其上曰昇頭
下有百泉流為湮西北曰高山山嶺所轄也蓋西北曰大嶺其東曰虎亭山東二
十里曰金佛峽石驛峽也又以十里曰牛營山古曰壽關又西北三十里曰輪焉

障多峽在縣西北九亭東二十里峽奇險水聲激宕如
 彈多唐采為戍守要地旁有佛寺俗稱金佛峽 九亭
 亭在縣西北一百八十里後漢隗囂遣牛邯軍九亭唐肅
 宗幸靈武牧馬于九亭宋吳玠与金人戰于九亭大破之今
 置驛仍設守備一員統兵駐防 古肅關在縣西北接
 界三百里漢文帝時匈奴入肅關即此東接鎮原北通
 固原鎮今曰牛營山 牛營山在牛亭鎮原原之交東北距鎮原和戎原
 十里北距固原五十里 古高山在縣西北境即六盤山 山海經數
 歷之山又西百五十里曰高山其上多銀其下多青均名碓

黃晉大興三年高平郡界有山崩中出數千斤雄黃其山
多獲其草多竹涇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渭其中多磬
石青碧縣西北石香煙峽松子峽暨朝那湫之下流匯
於馬峽口循華天山經縣城北而東曰北河縣西南之水
源於齊山循仙姑山經縣城南而東曰南河皆匯於東峽
口是曰泗又西北大會坡諸水曰新店川柴城川東出東
峽之東西南十八盤諸泉曰木賊溝延官溝水磨川武村
川東至斷萬山之麓皆匯於泗水又南則七頭三鄉二川
東經崇信之赤城靈臺之良原而東入于涇又南則海
龍諸泉循東南而下入于渭又大會坡西北十里曰百泉流為

白岩嶺川暨西北聖安川化平川龍家峽川皆匯于空同之
前峽又西北曰馬夏山前後暖水川鮑家川皆出沙棠川匯
于空同之後峽又西北曰臥陽川蔡家川友亭川俱出金
佛峽循府川而東至于龍音寺之東麓與空同前後峽之
水合是曰涇諸水皆東流惟蕭關韓耳朵之水北流不
與涇河通循固原而北入于河馬鋪鎮關地界平涼
金佛峽關 三御關地在崇信隴州之交並華亭而
三以上三關舊各設巡關一員今革

武全文內源辨曰後世稱渭水者以誤治縣千載滋疑止蘇米子註詩渭水出吳山西北秦內註
為黃出弦蕭敷之西北遂不復詳於其地而以隴州汧源縣為渭水之源今考隴州汧水皆由
汧入渭不與涇通此不待辨而知其與渭無涉也惟吳山弦蕭敷之說尤需即其無據而妄
稱之考古志華亭有隴山有渭水此說甚確則渭水出華亭固無疑矣吳山即隴山華亭
與隴州山連壤接境內諸山皆屬隴山曰小隴山且唐宋之際縣屬隴山而宋入平涼也則米
子所稱吳山西北安知不在華亭境內而必就隴以問耶敷者弦蕭敷在今隴州蒲峪是汧
源之西數也而其西北即為華亭而山是秦氏之說亦非利於後人不深考而北之義誤以渭
水為汧則泥古所執不當于南黃涇屬渭而又公劉禹錫之什果何所辨也是下可不
辨

武全文涇源辨曰按地志涇水出原州百泉縣界頭山山海經則曰敷歷山之西百五十
里曰高山涇水出焉考高山在平涼即西水由瓦亭川而東併頭山在平涼西南下有
百泉流為涇晉雅于郿城之西數里知以地志為據則百泉為源高山為支以山海經而
天二即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册 陝西上 九十四

後利百泉為支高山為源而說並存則涇水南北有二源矣內源為涇水之支首泉諸
水八倍隴川水從小水入大水以入納小不小納大則涇源當在并頭以地更計之
高山距平涼百二十里也循道算頭距平涼四十里地較近且五亭古空同之西汧源
出高山之東南而入平涼以遠者為支近者為源下者為源上者為支若此則隴
山而進其勢漸近而考其源百泉之水自空同而東下山環水湧其勢漸降於華亭
最則高山之水西出毛亭川地遠而細比汧于涇勢則水進矣然則山海經稱涇
水出高山何以故曰高山支線終南原本華嶽峙隴山西北并頭峽東向山腹之北谷山
皆環於故志山脊脊卑而從高俯是水者舍小而從大統并頭下高山而涇水同之
宋王註謂源同吳山秦國隴高山同也

鞏郡記

鞏郡迫近戎羌雖河迤西北俱有邊鎮
而隴迤西河之干江之許不可無備也是以
國家既已分置衛所矣又設參將守
備以統之關之而邊徼之防禦始固且嚴其
諸却虜和番高城深池貿易茶貨馬歲聽
總督尚書撫綏中丞經略巡按侍御糾察
而其防益密矣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册 陝西上

全五

馬政 茶馬 歲徵茶于漢郡一百故事
官軍轉運今招商採運矣 設轉運茶站
于秦州隴西伏羌寧遠今以交于洮州茶馬
司今令商人自交 設批驗所于洮州 茶引有數
視 茶商有數視 茶商有數視 私家有
禁 私家有禁 通番有禁 出境有禁
歲易馬於蕃因勞番 巡按御史監察其
事 邊備按察副使 參將都指揮招諸

番及其馬於岷而勞之易之 勞遠近若干

族 易番漢若干匹 袍罕若干匹 洮陽

若干匹 其馬行行太僕寺烙記給各邊

官軍騎操 發苑馬寺畜牧牧推 鹽馬

歲徵鹽于西和一十三萬二千九百四斤十一兩于

漳五十二萬六千六百七十七斤 招商納馬支鹽

每上馬鹽百斤中馬八十斤 其馬給軍騎

操或折銀給軍易馬 亦行行太僕寺烙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册 陝西上

全六

記 亦發苑馬寺畜牧 私家有禁 私行

有禁 洪武間歲差行人司行人省論 永

樂間歲差監察御史巡察 弘治間特差

左副都御史楊公一清總理 正德間仍差

監察御史巡察

兵政 設洮州衛於西頃之東洮之陽岷州衛

於岷之南洮之陰靖虜衛於積石之南焉

蘭山之麓而固城所於武都山之西白水江之

東階文所於羌、隴、蜀、阻而單昌奉
州諸衛為一輔隴關北關為一翼若長城記
之起自黃河則其要會焉 洮州分守參將
都指揮一人以陝西都指揮為一駐節于洮
岷州分守二人亦以都指揮或署都指揮或
指揮以都指揮體統行事者為一駐節于
岷 靖虜守備都指揮一人駐節于靖虜
西固城守備都指揮一人駐節于西固 階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冊 陝西上

九十七

文宇備都指揮一人駐節于文

烏鼠子曰隴西近羌北近戎故其地皆雜
以武羌今戎猶在塞北而羌去塞西遠
矣是故洮岷守以參將并西固階文御以守
備而秦鞏諸衛階禮諸所每歲都指揮
或指揮一統旗軍丁壯一統游兵以備禦于
原州于莊浪甘涼州聽總督馬撫綏中
丞屬總戎都督列屯于諸邊營以防虜然

靖虜衛近邊虜為內寇即可至靖虜至靖
虜即可至安定會軍故靖虜防以守備而
安定會軍皆屯以指揮近言者 奏以秋冬
分守參伯駐會寧分地憲僉駐安定而通
渭亦防以官兵其諸守禦嚴矣但將不皆
願牧兵不復漢唐不容不厚 當寧西顧
也故告諸藩邊者
番無稷也羌人以牛羊乳及蕪根為食以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冊 陝西上

九十八

茶為飲非茶則無以為飲而食亦不多漢郡
產茶民不得自相貿易也於是立中茶法命
秦隴商領茶引采茶于漢運之茶馬司權
其半易馬於番漢亦而以其馬分給于苑馬
寺諸苑牧之以免禦邊官軍是故歲 勅
侍御史監察之而行 行太僕寺 苑馬寺
卿佐領其事 國家於番邊不其詳盡矣
哉 烏鼠子曰 國家馬政兵政備矣然兵

不加強者豈有他哉食不足耳蓋不惟邊
儲之多通而屯田亦未必皆治也甚矣天下
衛所屯田之無補於官也凡郡縣之野田地
膏腴者皆軍屯而歲無積月無支止懸一空
創耳影射之奸兌易之詭夫何可勝言哉

九域志 秦鳳路

通遠軍 鎮一大中祥符七年置威遠 威遠軍東南
若熙寧八年改為鎮

城一 元豐四年置 定西 軍北一百 若六 建隆二年置
永寧 天禧元年

年置永通二年置軍通熙寧元年置通渭熟羊六年置
鹽川元豐六年以蘭州通渭軍七千廢永通若

永寧 軍南一百 寧遠 軍東南七十里 通渭 軍東七十
鎮廣英岷岷二堡

一熟羊 軍北四十 鹽川 軍西三十 通西 軍北六十
堡一

熙寧四年置 三岔 軍北三十
年置

秦州 監一 開禧初於清水縣置鎮治太 太平 州東七十
年興國二年升為監轄秦州

城二 建隆二年置伏羌若熙寧元年 伏羌 州西九十里
置甘谷城主年以伏羌若為城 鎮得陽橋林

大像芳園探長新木聖林兩縣 甘谷 州西北百八十五里 鎮龍
石人馳項石不一堡 陽大甘吹廣龍諸英羊

五堡 若六 建隆二年置定西開禧初置多門保發元年置
陽大楊二年置安遠慶曆五年置龍城治平

初置 定西 州西北四十里 鎮寧 縣上缺下缺 三陽 州北
難川 注虎關川二堡 鎮寧 縣上缺下缺

里 鎮渭源安下縣平開善伏勝縣日縣川 多門 州東四十里
二門四鎮平武赤泥秋西青通近秋一千四堡

林長山郭馬靜慶定平 安遠 州西北二百 龍城 州東一百
水國郭陸寧塞長堡九堡 二十五里 難

川州府志 卷三 關防九年直床樓寒太平興國四年置

州府志 卷三 關防九年直床樓寒太平興國四年置

州府志 卷三 關防九年直床樓寒太平興國四年置

州府志 卷三 關防九年直床樓寒太平興國四年置

州府志 卷三 關防九年直床樓寒太平興國四年置

州府志 卷三 關防九年直床樓寒太平興國四年置

州府志 卷三 關防九年直床樓寒太平興國四年置

州府志 卷三 關防九年直床樓寒太平興國四年置

州府志 卷三 關防九年直床樓寒太平興國四年置

州府志 卷三 關防九年直床樓寒太平興國四年置

州府志 卷三 關防九年直床樓寒太平興國四年置

州府志 卷三 關防九年直床樓寒太平興國四年置

州府志 卷三 關防九年直床樓寒太平興國四年置

州府志 卷三 關防九年直床樓寒太平興國四年置

州府志 卷三 關防九年直床樓寒太平興國四年置

州府志 卷三 關防九年直床樓寒太平興國四年置

州府志 卷三 關防九年直床樓寒太平興國四年置

州府志 卷三 關防九年直床樓寒太平興國四年置

州府志 卷三 關防九年直床樓寒太平興國四年置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 陝西上

百一

直轄二十三以中營一知州府兼轄通都此使今直轄

州府志 卷三 關防九年直床樓寒太平興國四年置

州府志 卷三 關防九年直床樓寒太平興國四年置

州府志 卷三 關防九年直床樓寒太平興國四年置

州府志 卷三 關防九年直床樓寒太平興國四年置

州府志 卷三 關防九年直床樓寒太平興國四年置

州府志 卷三 關防九年直床樓寒太平興國四年置

州府志 卷三 關防九年直床樓寒太平興國四年置

州府志 卷三 關防九年直床樓寒太平興國四年置

州府志 卷三 關防九年直床樓寒太平興國四年置

州府志 卷三 關防九年直床樓寒太平興國四年置

州府志 卷三 關防九年直床樓寒太平興國四年置

州府志 卷三 關防九年直床樓寒太平興國四年置

州府志 卷三 關防九年直床樓寒太平興國四年置

州府志 卷三 關防九年直床樓寒太平興國四年置

州府志 卷三 關防九年直床樓寒太平興國四年置

州府志 卷三 關防九年直床樓寒太平興國四年置

州府志 卷三 關防九年直床樓寒太平興國四年置

州府志 卷三 關防九年直床樓寒太平興國四年置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 陝西上

百二

城二城相據東至馬棚砦六十里南至白布堡四十里北至九龍

漢項王族散居西北邊陲落不相統一款塞

者謂之熟戶餘謂之生戶陝西則秦隴原渭環慶廊延四路河東則隴石麟府三路其酋長則命之戎秩賜以官俸量其材力功績聽世相承襲凡大首領得為都軍至主自百張以上得為軍主又其次者皆等級補指揮使以下職名其立功者別建為刺史諸衛將軍諸司使副使至借職殿侍充本族

巡檢統族帳謹固疆界器械糧糧無煩

于公上番部巡檢有諸司使副使承制掌班供奉官至殿侍受俸準正員官添支亦如之諸

刺史諸衛將軍者後俸準番部官首領都軍主制軍主副都尉候指揮使副兵馬使者其月給自三千至三百為差每歲冬人給伯服紅錦者七種紫綾者二種以官差次十將已下皆給土田量德中鎮戎軍曹瑋言番

部兵最為精銳其列抄皆朝廷補授多老弱願凡四者有擇老軍人充從之

路總六百七族十五萬五千六百八人馬三萬四千

三百足其隸廊延路皆居延州保安界隸

秦分軍路者居慶州界隸涇原路者居原

秦分軍路者居慶州界隸涇原路者居原

渭州鎮戎軍界隸秦鳳路者居秦鳳州界所

以離戎醜之勢張番翼之衛也又若戎兵防

邊之制前世皆代更之東原為費甚大

故愚錯建策不如選常居者為軍具田器

及募民徙塞下所以賊難邊之用得習俗之

便國家用是法於西陲募土人為弓箭手

給田二頃出一甲士至三頃方出戰馬二匹稅租從

役悉為蠲復器械糧餉畢其自給分堡

堡使相聚居設營抄之名備卒伍之制亦

置指揮使仍置弓箭手巡檢以護鎮之每

戰則常為諸軍前鋒凡四百九十二指揮三

萬二千八百五十八人馬九千五百九十足此修塞

禦戎之至要也

故渭州龍西郡

漢陽有故名曰龍城今朔城處其西故曰龍西鎮侯首等十二縣風俗

尚武乃習戰射而漢大郡良家東漢十二郡騎士其一出龍西唐置州升為都督府廣德中而武紀還龍西秦渭蓋為虜境廢城在秦州水寧者北七十里熟戶張香兒族隸之新宋至秦州三百里而武紀州三百里而武紀州四百里

金州會寧郡

古西羌地秦併天下屬金城郡漢帝分天水龍西張掖各二縣屬金城安定

二郡此為秋楊地屬金城後魏道會寧縣西魏因之會州唐廢唐復建州東至故原州四百里而武紀州六百里南至蘭州四百二十里而武紀州六百二十里

關二

馬蘭會寧關西會寧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册 陝西上

百七

州西北一百八十里

洮州臨洮郡

本羌戎地秦分三十六郡而臨洮即其地洮水出西羌中北至枹罕東入河周

恭帝置州唐隸隴右道天寶初哥舒翰破吐蕃于臨洮城西二百里遂以其地為神策軍後唐兵與中建為任順節度塞外十鎮洮州則其一也今整川大首鎮順節羅立文法制諸羌致塞為藩臣其部族在洮河之地唐定中命為節度使以嘉慶主東至岷州百七十里西至蘭州南至蘭州百七十里而武紀州三百一十里

莫州軍

在洮河唐山海三洮水漢書洮水出西風中道

東入青海

在吐谷渾國甘松之南洮水之西其海周四百餘里中有水山其俗多羊軌放牧馬手其

上言得龍種吐谷渾帝得波斯馬故入海國生駒的能日行千里故稱青海駒隋時駐主張社吐谷渾出伊吾邊城于青海唐天寶中築神威軍于青海上吐蕃攻破其舒輪龍城于青海之中龍駒皇吐蕃遂不敵迫金山

會州之西青海之東甘肅之南整川之北隴人唐世居金山之陽山之西南薛延陀舊地

岷州和政郡

秦隴西郡之臨洮縣地蒙恬擊胡出塞築長城起于此通道九原至雲陽

後魏大統中置岷州唐武德初置都督府天寶初改名和政郡至德後陷于虜東至故渭州三百里開元中置公驛西至洮州一百七十里南至隴安二

文州陰平郡

古西羌之地漢隴西南安陰平道屬武都郡而魏置文州而武紀州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册 陝西上

百八

四百里南至蘭州二百四十里東至枹罕界一百二十里北至階州六十五里西南陸行六十里扶州界又九十里至扶州又三百里至枹罕西北吐橋一陰平蜀文伐蜀因陰蒲界大恭嶺二百二十里

通道作橋自此橋始

國朝

右若与九域志所載小有不同

隴西關六後川里烏隆里三角里西

陽四十藥鋪里赤山里若一熟羊

堡三十六 紅岸 謝家 鐵山 劉家 汪

家 汪家高山 新添謝家 太平 韓家

張家 鄭家 石門 供縣 齊家 馮家 汪

家 宋板坡 藥鋪山 供縣 姚羊 楊林 坡

林 郭家 姬家 關南 劉家 供縣 石家

唐家 陳家 烏隆 高家 李家 韓家

戴家 董家 王家 榆木岔 蔣家 供縣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 陝西上

百九

營七 汪家 暢家 李家 張家 袁

家 紅岸 王家 何家

會寧 堡一 水泉 北四百二十里通 正川 北

寧遠 關五 廣吳河 西三里 水關 東南四十里 橋南水關子

馬務 四十里 大樹 八十文里 砦十四 紀

家 西三里 石門山 四十里 灘哥 南三里 馬務山 六十里

左界鎮 僧官寺 供東南 松山 頭 三十里 木家嶺

斗底山 南 討細平 七十里 党總旗 東 大

平頭 二十里 祿寺川 馬龍川 供三

伏羌 砦六 永寧 西四十里 小洛門 五十里 大洛門

六十里 家 威遠 七十里 宋祥 堡一 連龍谷 宋度

祥 中修 有 宋祥 堡一 連龍谷 宋度

通渭 關三 華川 西四十里 開門 東三十里 石遠

關 今 堡子百餘 中林山 西五十里 石硤嘴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 陝西上

百十

湯峪 供 渭陽 三十里 石峴 六十里 錦雞硤 七十里 城川

高山子 東五十里 石山 六十里 高寨 四十里 甘果 五十里

塔泥 南二十里 党卜灣 五十里 蘇羊坪 六十里 椅子山

二里 連隆 七十里 孫家坪 三十里 確子川 穗西坪 供

百龍陽 五十里 李家嘴 三十里 石峰堆 四十里 白陽

里 石併 油房溝 供東 石硤 堅難 供 耕

種 五十里 蔡家 七十里 紅土嘴 七十里 雞窩 東南九 響

寶一 觀木嘴 一百二十里 幽江 一百二十里 四箇墩子 五里
 寺羅坪 一百二十里 賣廟川 九十里 石溝 東北七長義
 金五里 大灣 深溝 重合 斗底 大盆灣 縣供
 境七 高屋 縣境五 山岩 縣境八 懸空 蛇尾頭
 供縣境 第八盆 坡龍溝 供縣境一百里 石皆堡
 九十里 安定 關一 峽口 縣供 堡 青嵐峒 東三 奉
 義盆 四十里 害口 盆南山 大西口 中灘 縣供六 三九盆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册

陝西上

三

中灘 小南盆 縣供七 石峽 大西口 張生 縣供八 大西
 盆 高山寺 縣供九 唐家 南二 旱盆 好地掌 縣供四
 八泉子 盆 縣供五 馬家營 縣供五 蓮子 盆 縣供五 姚家
 盆 縣供六 蓮子 盆 富家 縣供六 白骨盆 平川 縣供七
 比盆 縣供八 韓家 縣供八 第二堵 縣供九 馬堂 縣供一
 泉峪 內觀營 縣供四 大撒口 七里站 縣供五 楊寺
 青土坡 縣供六 南盆 東嶽 縣供七 烽火盆 縣供二 石家

五十 中川 縣供六 花川 縣供七 車道嶺 縣供九 滿家峽
 口 縣供一 九條盆 縣供一 南山頂 縣供一 關川 縣供二 紫
 一熟羊 南六十里 又見陝西
 漳 堡二 關西場 東鹽三 盆 南三
 西和 堡三 初山 縣供七 鐵城 縣供二 鐵
 藏 縣供七 營一 鄧公 縣供三 唐村 縣供九 仰賢
 晉營子 縣供一 遺址尚存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册

陝西上

三

成關一 黃渚 縣供一 堡一 白還 縣供二 白還 縣供三
 秦 關二 西關 縣供二 秦州 西關 縣供三 關無險阻 縣供四
 震 砦四十 沙龍頭 橫河谷 翟家平 縣供五
 樹平 馬跑泉 馬房山 東新谷 花南務 縣供六
 牛山 白石谷 縣供七 賈家川 百頃原 縣供八 北福務 縣供九
 東放牛谷 縣供十 瓦子平 平蘭 縣供十一 杏樹灣 縣供十二
 車嶺 草川 牧丹園 堡盆谷 馬鞍山 縣供十三

呂家平 剪子嶺 蜘蛛谷 俱州西北 三陽川 在州北 女

兒溝 姚家莊 俱州南 堡三 皇郊 州南三十里見上 劉

溝 宋徽寧二年夏人寇 鵝牛 州北三十里三陽 秦州 劉溝堡臨之 川 即伏羲臺對臺

徽關 二 虞 州南五十里宋吳玠 仙人 六十里吳玠 破金虎處

青泥 在青泥店宋乾德中節度使有房進卿所 鳳州 至河池取青泥關路下興州克勤

階關 十 青崖 州南九十里舊 峯貼 而百四十里 中

峯 北三百里城化關指 望賊 北百八 石 東百九 牛頭 南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 陝西上 章三

里黃柏 東三 白馬 蝦蟆 俱東三百 山榆 南百五

七溝 峯十三 峯貼 而百七 五虎 東百三十里確細 烟

墩堡 而三十 龍王山 三十七里俱 黃虎廟 四十 東川

小山平 俱四十里 清江壩 五十 陳家壩 七十 楊林

平 七十 白鶴橋 八 水碓峪 九十里俱 虎廟 八十 嘉

屯王十一 橫川 白馬廟 朱欄 孤兔廟

石碑 有宋吳玠 小川子 索池子 中 豐泉 小溝

兒吳家平 大麥谷 小麥谷 黃家 索洛

高橋 泥陽 小泥陽 府城 中 大營 平洛

東風城 沈家灣 馬嘴石 石嘴頭 拋沙河

西高山 南平 高家村

秦安關 三 臥馬 東北一百二十 驢移 北四十里古為

馬頰 北三十里古為關 峯三十一 叭叭 乾礮城

東十 白鶴灣 二十 高峰 四十 九龍山 六十 獅壁 九十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 陝西上 章四

臥馬關 里百 花山 南五 荆家灣 三十 田天溝 第

七溝 中下 俱東南上 觀平峽 而二 黑土山 三十

里 廟坡 而南三 玉鐘峽 北二十 錦帶山 四十 河西

五 岳家堡 三十 曜紫嶺 三十 馬頰溝 上 中

下 四十 神仙嶺 而北六 總 東北 好地嶺 四十 馬駱川

里 堡五十二 河西 婆羅灣 西斷山 馬頰

安川 武峽 大山 第七溝 田天溝 東川 圓

樹中鎮 黃漢溝 羅池 乾湫 二馬頰 二馬
 塢 南溝川 龍城 斷山 二乾湫 石峽 南山 三
 甸川 照坡 高妙 二麻谷 宜磴 錦帶 暖
 泉 把龍 葉鹽坡 拔坡 龍灘 葉甲 玉鐘
 南鎮 水火峽 王甲 臥鐵山 高甲 神坡 了
 中難川 開門關 龍堡 衍閣 臥龍 螺泉
 郭嘉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 陝西上

百五

清水鎮 六 白沙 東三 百家 盤嶺 七十 恭
 門 東北 關家 八十 張家川 七十 堡十四 寶家
 花廷 俱二 韋家 六十 谷麻 七十 崔家 治坊
 劉鎔 俱十 化林 西七 甲家 七十 大原 百 如刺 峽 東
 香林 俱五 任家 里 杜家 東四
 禮 關八 洮平 西二 牛脊 西八 野麻 二百 夾
 箭嶺 南百二 銀尾子 百九 尖岔 北八 大樹 百 潭

渡 東南 百 砦三十六 紅土山 東四 高坡山 蒲濟
 溝 東二 黑漆廟 長道 俱四 隔虎谷 六十 殿其
 灣 梨園谷 裕子山 俱七 保子山 左谷溝 稍
 谷溝 俱八 南丹谷 寬川子 余旗 黑谷 馬
 槽溝 俱九 北坡 橫河 俱百 翟家 南十 漢陽 大
 山溝 俱二 水磨川 雷王山 俱六 核桃山 西谷溝
 俱八 麻池子 泉谷 俱九 大潭 百二 上河壩 五十 香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一 陝南上

一 草

樹凹 高家山 俱四 平泉 五十 秋子山 西十 寬谷
 沙馬山 俱三
 兩當 砦一 馮家 在縣東南五十里山巔之上平闊如
 人多避此砦的
 砦址微然南在
 文 關三 玉晶 東百二 火燒 北十 臨江 東百二 砦十
 三 安昌河 西七 哈喇 里 陰平 九十 大黑溝 東
 屯 俱百一 馬營 百二十 鎮峯 百二 鐵爐 西南四 松平

西北百陽湯 百六九原 百三陽湯屯 百四臨江屯 百
三十里 從一 樓舍 西北一百
里

洮關九高樓 街東五 三岔 里 黑柏嶺 三十
里

八角 北百四 大嶺 七十 黑石嘴 東北四十 石嶺 北五十
里

徽 三十 舊洮州 七十 北五十二 鄭旗 四十 張
里

雄 二十 東石旗 三十 秦百戶 二十 溫旗 二十 楊
里

花 二十 龍邑劉 三十 馬旗 二十 朱旗 五 張旗 漢
里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册 陝西上 百七

五馬 仰得溝 十五 劉旗 三十 張仲和 二十 上廬
里

都 十 下廬 都 十 威旗 十五 後川 前 五十 後川
里

後 五十 占旗 五十 武旗 五十 水磨溝 四十 陳旗 四十
里

石 早保 四十 小兒灣 三十 石門 四十 韓旗 四十
里

五里以上 劉順川 五 著泥 十五 楊旗 二十 孟總旗
里

三十 李剛 三十 楊昇 四十 舊洮州 五十 沙巴兒 四十
里

馮旗 四十 孫百戶 四十 火燭 三十 王旗 二十 殺人
里

三十 白土 二十 水磨川 十五 羊徽 三十 甘溝 六十
里

里 治里 九十 劉家溝 九十八 角下 一百二十八 角下 一百
里

里 景石城 上 一百六 景石城 下 一百五 阿骨山 一百五
里

趙總旗 一百四 蓮花山 一百四 秋谷 一百三十 堡
里

二十二 寶樞 五十 常旗 十五 綏郎 四十 黎園 十
里

龍邑劉 上川 十 丞相溝 五十 以上 黃胡子 五十
里

俺奔 五十 楊昇 四十 普藏 六十 古尔 五十 土
里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册 陝西上 百八

門兒 三十 驢房 十 石嶺兒 十五 大草灘 二十
里

八角 一百二 白松溝 五十 小嶺兒 四十 甘溝 新 六十 亂
里

石灘 八十 石廟兒 八十 茹尔 羊 九十五 里 以上
里

峽 砦 五十八 谷龍溝 東 二十 野人溝 四十 茶坪
里

峪 十五 梅川 三十 班哈山 五十 申都溝 八十 永寧 七十
里

里 紅土坡 二十 紅壩 五十 冷落山 五十 趙趙 七十 各
里

路山 六十 磚塔寺 七十 酒店子 十 東林 南 三十
里

孫徽里十五 西園口六十 陵元赤里三十 占藏龍二十
谷剛都五十 柏楊林一百一 分水嶺四十 大溝里七
甘三里 哈答川六十 黃家寨里 新橋里四十 脚
力南八 頭角里九 高橋里九 何家里百二 宕昌里四
老鼠川里七 新城子里五 曹家莊里十 駱駝巷
里中三十 廟兒溝里二十 深溝里四十 下冷地谷十
里 野狐橋四十 上冷地谷里七 橋頭里四十 坎十 他

四十里 鹿兒嶺 西南四十里 馬相溝 西南三十里 高石塢 五十里
哈溝 西南二十里 老鴉山 東三里 鎮羌 西南二里 吾麻溝 南
三里 三岔 西八里 木香 西南二里 柏木赤 西南二里 怕石溝
西南五里 水磨溝 北五里 馬塢 七十里 師婆溝 南四十里



陝西下四川

備錄

登昌府志肇為國家西北門戶舊虜乘垣無一墻之固
室僅衣帶之闊階文西固之間番族動輒蠢蠢三
宿兵地莫重於此者故自周秦開疆漢唐置吏以至今
不尋於干戈飭備當如何者今新疆雖建連長兵
雖設餉隨卒饑堪虞倥傯惟恃其不來單弱何稱於有備故廟
堂西顧而嗟疆臣蒿目而籌無不為三向兢兢云

洪武二年夏四月大將軍徐達遣兵隴右肇昌元守將總帥注
唐歸附 秋七月大將軍徐達遣將來伐南境秦徽階岷西禮
成文北境安會渭秦俱歸附 三年偽夏平章丁世貞會吐蕃
攻文州守將朱顯忠死之其城四十日援兵不至部下皆日與其陷死地孰若出城求生路乎顯忠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 陝西下

一

虜戶曰為將守城賊有與存賊亡與亡豈有求活將軍耶忠知
下有將心獨顧家兵二百人突圍力戰死於陣先三日救至番
進四手議征西虜征西將軍馮勝副將軍傅友德陳德出隴西
攻下其肅河西平 五年夏四月鄭愈沐昂等征西番分兵為
三路併力齊入番部抵川藏獲其巢西至崑崙山斬首八千級俘男女一萬名口馬五千
二月曹國公李景隆率師建岷州衛於祐川 十二年秋七月
西平侯沐英率師建北州衛於北州 十三年開設文縣守禦
千戶所主官趙達梁其土民為軍隸陝西都司十五年
年千戶張壽據火燒關斷臨江橋以叛命平寇將軍再政討平
之先是壽得龍馬於古教場心自負其人霍佛奴謂壽有天

順二年設靖虜衛於舊會州會州原在河上元移會州於西
改司已已之變虜復猖獗殘酷迭烈選路水復河入寇遂
復設文縣 成化四年置北岷邊備以飭兵馭將防制番虜
以和分隸之 八年春設立全陝巡撫以察吏撫民督儲制番首

以右都御史羅汝敦為之初肇西南以茶馬駁諸給兵戎以憲司或以行人無定差久不能無弊臺臣王紹建議用重臣廷議設都御史督理之嚴贊兵務後設八
監察御史糾茶法事理其都御史也撫全陝遂為定制
年設分巡隴右道以臬司副兼為之 正德七年蜀盜攻陷徽

州城邑焚掠殆盡 八年夏六月蜀盜復至徽州南師援察愈
事李璋帥三衛兵迎擊破之 十年套虜深入搶擄臨之蘭金
華之安會渭秦 十五年八月西固番侵掠階成總制尚書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 陝西下

上

瓊達鎮守劉文帥帥問罪破其八族受降而還斬首前後三百
者三十六十六年設臨鞏兵備道以臬副駐蘭州 嘉靖四年
隴東流賊百餘攻秦安邑令張繼先督民兵二百人戰於東龍
谷執其魁餘散去 五年賊復至三百餘人據秦州桃花山四
劫知州王卿都指揮尹謀討平之 十三年春正月洞賊馬興
鳩衆千餘入據階州鐵爐山以叛殺千戶王靈鳳 秋八月套
虜入犯自秋歷冬掠安定會寧通渭 十四年夏五月賊與再
犯徽成鼓指揮王煦與說言受招安當事者遣秋七月巡撫都
御史黃臣親督大軍討與平之黃閣總被殺大督督參政陳時
選白浪指揮神繼率大軍遇於石門大戰破之萬曆三年夏四月

當配力啞犯階州執守備范延武守備被執者以刀挾之令跪
當之四年春三月分守參議劉伯燮副總兵孫國臣與師問罪
得配力啞誅之大軍以正月至階州入材梯路口兵不得交相
待月餘計無所施啞思道者我謝罪請降歸國
臣議曰師老矣姑因之路經蜀九九與和約給賞南門入五午
西門出六十五人者始覺連執誅之其首於番界
設兵糧道駐靖虜衛 十八年海虜大舉入寇逾臨洮掠渭源
遊騎至郎東焦家舖城中戒嚴總兵劉承嗣率將鄧鳳遊擊孟
孝臣郭有光四將兵戰於朱家
山敗虜虜逃還 四十五年秋八月新彊傳警分守隴右道按察
使朱燮元督蘭靖峽將張世成楊麒提兵躬禦却之時公兼攝
警星夜馳至洪永督蘭靖峽將張世
成楊麒往禦之虜聞有備夜遁去 秋九月川虜犯舊洮州兵
備右參政畢自嚴督同副將李國柱提兵躬禦却之虜牧兩川
中隔舊帳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 陝西下

洮州不惟遠又烽火失傳以夜半猝至故戊卒進番頗懼其害
公聞警馳至而副總兵李國柱率洮州兵亦至相持數日我軍
以大將軍砲擊之虜死砲下者甚多 四十八年秋七月海川二虜
犯洮岷守道張公士俊聞警馳赴督兵將禦却之明北岷道關
公代署警報
踵止居民遠走避走近威嚴公星夜至洮岷督各
將領清野堅壁以待虜知有備留牧十餘日乃遁

警昌府志警備論曰警備官政事也舊志不載豈以府屬遠衍
衛所週羅區區警備為迂為細乎不知事雖細而關係甚大言
若迂而利害最切是不可不紀者蓋華南苦番北苦虜而中路
橫加以保夷礦徒會靜之間鞠為盜藪今且聚眾入城明火肆
劫克醜群聚拒捕戕官雖嚴荒民窮哨聚出於有因然玩愒廢
弛戎心啓於無忌使處處皆嚴巡儼即奸徒何地安着故兵撤
州郡而五胡興職罷典兵而群盜起自古天下多事發難於夷
狄者什一有事於揭杆者什五有烟鹽也細乎鉅乎州縣未必
皆有衛所而處處俱設教場非徒設也迂乎切乎故修則為費
政廢則為故事記警備者蓋預備以待警非因警而始備憂深
思遠之明哲當無俟余言之罕矣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 陝西下

墩堡 此民開墩堡也其沿 府界事
遼墩堡見遼政別攷
隴西縣 關 後川 葉舖 赤山 隘五
截道 深安 烏隆 錦布 堡四 赤亭 科羊 白土坡
荆河岩 若 汪家 宋坂 榆木 石門 鎮三 熟羊
錦布 北二十 墩六 赤山 岳家 北山 仁壽 烏隆
烽火臺
秦州 關三 秦州關 即關 石柁 現子 堡八 牡丹原
皂郊 剪子嶺 鐵爐坡 三陽川 劉溝 街子口 東柯
峪 砦四十 沙龍頭 橫河谷 程家平 馬跑泉 馬房
山 東柯峪 花南務 卧牛山 白石谷 紅崖子 原店
牛澗谷 賈家川 俱州 小寨谷 女兒溝 瓦子平 平關

杏樹灣 青草嶺 牡丹園 草川 堡壘谷 馬鞍山

姚家庄 徐家店 姑林平 店頭廟西州 百頃原 北稻

務北州 呂家平 剪子嶺 放牛谷 蜘蛛谷 鹹泉谷

花園頭 鐵爐坡 松樹坡西州 三陽川北州 鎮四 社樹

坪 草川舖 上三十 下三十

徽州 關二 真關有署有官有吏 仙人

鎮 木廬 大鎮

階州 關三 望城關 七防關 石關 白馬

民堡四 段河 嘴頭 麻池 仙人 礮子 桑家 潘家

大坪 橋南 高杜 月圓 宗家 崔家 閻家 如水

陳家 姚家 李家 徐家 何家 下曹 上曹 董家

趙家

許堡官六人各管四堡遇變接若軍挾刀同禦

安定縣 關一 堽口有署有官有吏 隘四 青嵐嶺口注三 大

西口 雙峪口 峽口 堡二 永城 高山 張生 中灘

唐家 雷家 韓家 平川 東岳 青上 袁家 李家 關川

場手 岳家 烽火 石家 蘇家 滿家 圓嘴 關川

皆九 泰義盆 永安營 小南盆 姚家 盆 北盆 泉

子盆 鏈子盆 烽火盆 九條盆 鎮二 秤鈞灣 西華

會寧縣 關二 烏蘭 青家有署有官有吏 堡七 河崖

白楊 白虎山 高廟山 紅山 庫家砭 王家崖 張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冊 陝西下 五

東園 胡家山 高山 趙家山 西南盆 泰子盆 高原

灘 大廬 金龍峪 野力麻 鎮五 程家 乾溝 郭城

陡城 水泉 墩 桃華山 老李盆 西寧城 開店子

礮子 碾奪山 嶢崖山 木灰山 萬家山 稍盆 俄

東峪 安馬盆 東岔山 韓

地方保甲各備器械以時瞭望斥候有警則舉烽為號

通渭縣 關三 閉門 華川 石門 隘七 田家砭 砥

石砭 淡家砭 石嘴砭 袁家砭 金帶砭 蘭家砭 堡

二 中林山 石峴子 湯峪 高山寺 石山 高壩 乾

鍋 蘇羊坡 椅子山 石崖峰 蔡家 白楊 鷄窩 紅

土 長義 斗底盆 高崖山 若 懸空 第八岔 砭

渭陽 堅鷄 四羅 山岩 坡龍 鎮七 雞川 安遠

蔡家 白塔 李子 義岡 舖路 新增墩臺八座知縣劉

建盤路坡 馬兒灣 十八盤 蘭家砭 吳家河 倒迴溝

貓兒現 野狼現 卧馬 遷移 馬類 隘四 確兒峽 神

仙嶺 鷄子嶺 斷山 堡三十 西河 西斷 安川 武峽

大山 東川 圓樹 中嶺 高崖 南濟 石峽 南山

三甸 照坡 高妙 麻谷 宜磴 錦帶 暖泉 把龍

板坡 龍灘 葉甲 玉鍾 南嶺 王甲 龍鐵 高甲

神坡 了中 雞川 琵琶 衍閣 卧龍 螺泉 郭嘉

砭二十 响八 乾磴 白鶴 高峯 九龍 獅蠻 卧馬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冊 陝西下 六

花山 劉家 田夾 第七 觀耳 黑土 扁坡 王鍾
錦帶 河西 岳家 耀子 馬頰 神仙 地 馬頰
鎮三 蓮花 隴城 雞川
寧遠縣 關 大木樹 馬務 水關 文盈 隘六 魯
班山口 花崖山口 石門山口 大陽山 硤石硤 水林
峽 堡八 喝龍 焦贊 沙團 雷家 廣吳 滴水 佛
兒 花崖 砦五 瓦舍坪 祿龍廟 立界嶺 僧官寺
馬山 松山頭 党總旗 水家嶺 大平頭 紀家 祿寺
川 馬龍川 雙龍山 討納平 野寺 鎮六 灘哥 鄉
撒 青瓦 四門 納泥 樂善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 陝西下

七

伏羌縣 關一 槐樹 隘 天門山 黃羊 在邑東南二十
丈 牆高一丈五尺 底闊八尺 頂闊四尺 門北向 塹深八尺 口闊
一丈 老人一名 經管有警 牧保石人 中里二里 人民備中
石硤 在邑東北三十里 通關五十五丈 牆高一丈五尺 底闊一丈
倚山三面 阻水生險 峽有民 見龍 在邑西南 離城四十五里 永
警 牧寨中 寨下 寨上 三里 民 見龍 在邑西南 離城四十五里 永
大五尺 底闊八尺 頂闊五尺 樓門北向 塹深一丈 闊一丈 延
泉洞 在邑西二十里 石崖之半 高 永新洞 在邑西三十里 石
險 鎮 永寧 小樂門 禮新 岩 崖 遠
清水縣 關一 盤嶺 隘五 王屏山 小隴山 坂坡峽
石牛峽 軒轅谷 堡五 杜家 華林 申家 寶家
華延 舊城 治坊 如刺 大元 杏林 常家 峪麻

崔家 倒林 鐵石 鎮八 白沙 床樓 弓門 治坊
張家 百家 湯峪 閭家
西和縣 隘三 土橋 屏風峽 青陽峽 堡七 岐山
鐵城 木門 保子 橫嶺 仇池 寶泉 谷藏 砦南
岍北岍 鎮 盤觀 白石 永寧 大潭
禮縣 關五 兆平 牛脊 野麻 尖岔 木樹 隘夾
箭嶺 隔虎谷 馬槽溝 堡二 岐山 砦八 紅土 高
坡 度箕灣 保子山 南丹 大山 雷王山 楸子山
鎮二 長道 大潭
兩當縣 隘三 董真谷 銀蓮峽 青杠坡 堡 天門
榴散 寨山 賈家 砦一 馮家 鎮五 楊家 劉家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 陝西下

八

合四 前川 楊坪
成縣 關一 黃渚 堡 白蓮
文縣 關三 王壘 火燒 臨江 隘四 陰平道 吧咱
叱諾尾 鄧艾城 堡 王皇 黎坪 馬家 趙村 清泉
鷄子 棲舍 那寨 喬帳 庵理 鄉岩 張家 麥鵝
松樹 新舍 侯家 救書 老羅 草坪 潘家 劉家
風坡 鄭 左家 砦 安昌 哈喃 陽湯 大黑
漳縣 堡二 鳳臺 鹽廠 鎮 三岔 墩四 閭家
鳳凰 葉山 空耳頭
遼政 今天下號稱奉寧已 顧獨患苦虜九邊之患 虜秦為最
秦患虜虜右為最 益東夷靡以貢市雲中上谷 羈以市貢國家

歲不過費一郡之租一象胥願之疆臣期而畢事有高枕卧耳
然猶叙勞績焉無奈套虜之點而海酋之驚也是飄欵不受羈
縛者套虜西則靖固戒嚴海虜東則臨警驚擾今且牧西川矣
然又苦番番自癸酉大剿之後南境稍戢往獨急蘭靖近松虜
逐新疆略西北無虞而今特所宜急籌者無如北岷舊兆州矣
兆州原設守備改營將今又以副總兵領之編兆設鎮戎備非
不周然舊兆州之兵食獨單非完計也說者以為鎮戎為海虜
設而駐臨兆鞭雖長不及馬腹若虜入兆境而待應援江雖決
無濟渴麟今即不能移鎮戎於兆州秋防時移住三月亦得備
堂與固不若備門戶也舊兆設守備不若設守禦千戶所募而
守固不若自為守也矧前所也套狂焉又甚便乎籌邊者其以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 陝西下

九

為然否

兆岷邊備道駐節岷州公署見建置 夫武署為邊政攷也而
先之以監司者何蓋監司奉 聖書而鎮邊庭外以靖疆固圍
內以察吏安民凡所以規調兵食驅策將領拊措疲瘵綢繆戶
牖者皆揆文奮武之專司其運籌折衝將吏咸稟受節度焉固
師中之大人而建節之大帥也故首列之 副總兵府在衛城
西
舊兆州堡在兆州衛西七十里原兆州衛舊地移衛而東以其
地為堡自海虜通兩川遂為重地原設操守隆慶五年改設守
備
靖虜衛 永安堡在衛東北一百三十里隆慶元年虜酋賓克

率輕騎自老龍灣踏水渡河內掠白草原會寧地方當事者議
於隆慶五年建堡聚家川名永安後靖虜守備於此改北路遊
兵戍守仍隸靖虜參將

打刺赤堡在衛東八十里本來之鎮戎堡築以防夏者堡廢趾
存成化十年巡撫都御史馬文升復修因地衛兵單以本衛中
千戶所官軍填補駐操守一員

乾鹽池堡在衛東一百二十里週四里有奇宋之定戎堡舊趾
也成化十八年巡撫阮鶚修築以本衛右千戶所全伍官軍填
補副操守一員 平灘堡在衛西九十里舊蘭州地成化二十
二年虜犯大浪口守備廖武獲捷乃建堡摘撥步軍九十八名
操守領之隸隸於本衛 蘆塘堡在衛北二百二十里黃河外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 陝西下

十

新疆內原松虜着力先牧地自新疆落建堡內設參將一員領
蘆溝守備一員小蘆塘索橋防守二員專備新疆與靖虜參將
犄角而守亦與洪水三眼井為聲援 蘆溝堡在衛北一百四
十里萬曆乙未秋套虜從長灘永清特常入犯丙申議建此堡
內設守備一員領中軍一員坐堡一員專備套虜

分疆論曰分疆信地也自古防邊者先分布矣警備不豫則鐔
陳可乘查地不明則推讓易起必統領者若元氣周流脉絡關
節無不貫注而後榮衛調分職者若臂指流行五官四體無不
暢暢而後一身強此分疆責成意也至若遊兵應援無定具常
山率然之形比隣同室相關設被髮纓冠之義又非分疆所必
限矣

鞏南境北岷道備道駐節岷州衛有中軍有把總有操守有衛所官軍道屬西起舊北州朵的河歷北岷西固階文界四川青川所延長一千九百里西南起兩川古豐州東北至鞏昌府漳成二縣界橫亘八百里

北州副總兵駐劄本衛顧舊北州階州西固文縣四守備岷州一操守有中軍有兩哨有衛所其地隨道屬第一意治兵不與民事衛境東至岷州界五十里至衛一百二十里西至番界一百里南至生番界一百三十里北至臨北府二百三十里舊北州堡地界西迄邊牆二百里東至北州七十里南隣番界八十里西北去番虜三百里岷州衛地界西至北州一百二十里南至階州界四百里東至西固界二百里北至臨北府二百三十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 陝西下 十二

里西固守禦所地界東至階州一百六十里西至番族二十五里西北至番族三十里東南至階州界一百二十里南至番族二十里西南至番族一十五里北至本備三百三十里階州守禦所地界東至成縣二百八十里西至西固城界一百六十里南至文縣界二百五十里北至西和縣界二百九十里文縣守禦所地界東至四川青川千戶所界四百里西至古扶州生番界二百里南至上丹堡生番界五十里北至階州界一百一十五里靖虜兵糧道駐節本衛有中軍有兩哨有衛所官軍道屬東起固原西安州界西抵蘭州一條城北至新疆南臨安會延袤約一千里本衛駐劄將一員領永安守備一乾監打刺平灘大廟

略思吉分水嶺水泉陡峻防守各有佔地與蘆塘峯將騎南而守有中軍有把總有衛所官軍蘆塘堡地界東至倚黃河三百里北抵邊牆一百里西望洪水三眼井東南接永安堡地界西領索橋堡至河北頭塔兒溝至河東縣大廟蘆溝二堡南接裴城水泉二防守蘆溝堡地界東界鎖黃川二百八十里西界永安堡南界本衛一百四十里北界中衛香山二百四十里其乾監打刺等十一大堡各有分界志不詳

要害論曰要害者為害之要地也必彼可為害我可扼吭如北岷之舊北州堡縮着虜腰顧北境靖虜之鎖黃川永安蘆溝諸堡杜山後之窺伺過踏水之奔衝斯稱要害所當備矣其他瑣瑣山谷微微蹊徑奚要害之足云然衛志有之姑存其名以備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 陝西下 十二

攻 北州衛舊北州入距一距自丹把川由剗竟三岔至控堵牆透官洛惠藏入一距自西邊挖牆填塹渡朵的河犯舊北州窺岷一距自九條嶺入一距自馬蓮灘透馬旗堡入犯衛窺岷一距自格連川透主門堡直犯臨北一距自黑石嘴透連樓寺窺岷一距自白松嶺大草灘大山口窺臨北岷岷為秦隴藩籬北又岷之襟喉舊北又北之門戶北當孤懸絕域環諸番迫強虜備稍疎岷先震隣臨華不得安枕則夫以上皆極衝要害而戍堡單弱自非增九條丹把之戍相為犄角恐舊北孤危不可恃也岷州衛一路烟剌勿杓等族生番自中寨駱駝卷大溝入一路鐵占等七族生番自馬輝倉鹿兒壩後溝入一距麻子川偏番

夕引打刺等族生番自分水嶺入一路自西灣潭寨西通海虜東犯臨軍最宜有防一路官洛惡藏等族屬番自看古灘鎖溝偷入作賊以上雖有入犯之路然無擁衆之強或乘間竊發則藏厥渠魁倘大肆猖獗則傾假巢穴未足深慮所可慮者火酋諸虜駐牧西海往來兩川朵的河遺孽生齒日繁逾洮闕岷規犯臨軍包頂土門往往得志緣其深入不忌料我護後無人急須足兵益餉扼要設防壯在之入大勢伐穿竄之狡謀斯番虜無制之要計也

西固城守禦所一意備番他無所防然番入之路有二一踞自消水溝入犯兩河口沙川寨等處一踞山後坡平道兒等族生番自荻批坡入掠橫岩近郊一路自黃水灣錯落坪透潤溪溝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

陝西下

十三

入犯平定寨等處一路自西寨坡入有邊牆一道堵之一路自柳壩通西禮階峽

階州守禦所設所雖止防番然去郡漸遠礦盜茶徒徇夷亂民不時竊發之來去亦各有跡今記之二一踞自角弓峪通西禮生番盜賊出入之路一路大竹坪林堅險峻礦徒徇民往往竊據一路自三岔口黃楊坪通木竹慈竹戎至城下昔楊守備范延武從此入一路自大石河乘其坪曠無險恣意出沒入路非一盡備不能盡由人情偷情彼此推諉故彼得出其不意及釀成大患勤兵原餉為害非小易者專有責成俾不因循債事七防責任巡檢豐泉責任遊獵大竹坪責任防礦大石河嚴編保甲特其盤詰各盡厥職何憂寇盜

文縣守禦所二一路自哈南寨入一路自陽湯寨入一路自松平寨入一路自東也入昔人建有守備行重可知矣按邑志曰昔人建置軍民相參堡寨聯絡備非不善奈何番南戰軍守者輕其考與上下斷絕乙丙之難率由四路入如蹈無人之境非細事也又四寨之外皆搜捕把梓之村守者公然深入米取作器貿易大開門戶是誨之盜也司守者尚其單風弊悞偵探明烽煙嚴盤備庶可無後患矣茲又以守備坐城中不足耀武何若移駐東也行署又四路適中之地東望王壘南鎮虎穴節短應速似亦策之得者

靖虜堡一路自塔兒灣乘水渡河由鎖黃川青沙現入犯安會一路自迭烈遜老龍灣入犯靖寧隆德一路自梁泉經青沙現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

陝西下

十四

無所不犯一路自莽牛口經打刺赤入犯衛南境一路自哈思吉入犯一路自烟同溝經營房灘入犯安會一路自三角城入犯附論曰靖虜甘苦松套二虜交証其要害頗多自新疆既啓松虜遠遁連內建堡設將置戍開屯蘆塘與紅水東西犄角靖之西北境即稱內地可矣惟是東境尚苦套酋往往踏水深入住猶竊出山後今公然取道山前鎖黃川海納都一帶曠遠難防隆靜安會每被其蹂躪永安裴城二堡兵單不足禦遊兵觀望又不得力今雖建蘆溝堡設守備差足輔車若欲為靜隆安會萬全計非鎖海二川適中處再建一堡置將備兵不可也然建堡置將豈易言哉

關梁 北州衛 黑松嶺關東三十里 黑石嘴關東北四十

里 大嶺關北九十里 石嶺關 八角關北一百四十里
 舊兆州關西七十里此係要害 羊徽關北六十里 鳳山橋
 北四十里 舊橋東南四十里 新橋西南四十里 岷州衛
 石關兒東一百三十里西控虜羌東維秦隴天然之鎖鑰也
 野狐橋西四十里由兆入岷必經之路 西固城守禦所
 化石關北九十里 平定關西北三十里 殺賊橋東南七十
 里 鄧鄧橋東北一百里 蘭峪橋東南二十里 兩河口橋
 階州守禦所 望賊關北一百八十里 七防關東八十里
 石關西二十里 白河橋東南二十里 石門橋北五十里
 棧道東一十五里 文縣 人曉關東南十里 昔元人燒
 關入蜀故名 王臺關東北二百里昔鄧艾入蜀之路 臨江

橋山勢巉巖長虹特起昔張飛據此以斷援兵
 馬政附論曰有兵則有馬馬之須於兵甚急也我國家之馬政
 其法不當備矣然無如西塞之招商權茶羈番馬之為得策
 也蓋番地不產五穀所食惟青稞菽豆碾作炒麵雜以蕪菁酪
 漿非若飲輟病廢食不可須臾離后潛制其命者初奉金牌納
 馬者不過必力等若干族因立守禦所於浩壹防之成化以來
 黑章順等族叛服不常阻塞道路守禦廢而荒曠自亦不刺駐
 牧西海兆河二衛番夷大懼其害往往失故土耽近漢疆欲資
 我保護多內附求納馬蓋虜為驅魚之獮番者依人之鳥於是
 置兆河西寧三營司額設監收一員各大使一員董之者兵憲
 而臺史監察之為西南永利實肇之南境故攷之

岷州衛志曰國初議招番軍止八名耳近年增添太多耗費愈
 甚而民兵又有戍涼戍兆戍階之分自兩虜窺兆聲震於岷當
 道者見番軍不得力欲以其餉募兵以資防禦病意番軍難以
 遽革而客兵徒以糜費莫若限番軍之數以省餉拙迴戍兵以
 壯衛則兵食不加而自足是岷之長策也

兵衛論曰衛以兵為名非止防夷亦以禦侮則兵是賴也衛額
 五千而凡兵財半餘皆安在乎即半亦未必盡在衛一遇操閱
 額倉卒雇市人以充額即失額主者不問矣是尚謂有兵乎無
 兵矣尚謂有衛乎弊由清勾為故事而考課不嚴征調祇虛文
 而稽覈無法加以屯糧兌支成風俗軍無固志主管以責脫為
 應得下情常規欲衛之有兵不能也無兵矣尚論閑練耶番械

耶說者謂非痛革衛弊大加振刷不可第上之繩約解縱又收
 拾不務下之心志習熟促併翻駭恐猝未易振也以當承平
 不妨相安無事一旦緩急能無束手是當事者所宜念也

納馬夷人 本衛境六十六族 列嘓族 尼麻族 上下社
巴族 泉高族 郭着族 哈爾水車族 駝竜族 納即族
井藏着若族 香藏族 木舍族 列嘓板地族 卜割族
川多族 底思當下族 碾斑族 卜割方 喘哥兒族 夫
刺族 躍藏族 步你巴族 雀哥族 勞哥族 答失下族
滿松族 哈杓族 奔古八族 六卦族 安藏族 割來
十族 多竜族 祿爾族 阿爾十族 芳原族 相古族
爾着五族 苦苦族 多藏族 阿讓爾族 割的族 川卜
族 郭頭六族 抄多族 尾子族 哈古四族 麻六族
安龍族 攪龍四族 捏日族 雞棚族 沙麻兒族 答些
族 團嘓族 阿讓爾族 着泥寺 着若寺 上治三族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 陝西下

十七

水九族 惡藏族 官各族 何中族 大巴族 諾巴族
賊狸族 黎多族 答力族 岷州境七十六族 節藏族
多牟族 小五平族 竹力族 西宗族 青沙坡族 哈呢
族 大的族 捏東哈族 巴竜族 榆樹族 惡卜赤族
忍藏族 水平族 三角坪族 驚兒族 居木族 青石山
族 真文族 占藏族 小青石族 割工族 竹林族 上
格刺族 竹泉族 竹席族 下格刺族 栗中族 栗林族
麻子川族 七的族 多納族 峯崖山族 真庄族 七
龍族 長倭山族 陰山族 板藏族 昔藏寺族 峯崖族
尖藏族 竹園庄族 壩匡族 六工族 西寧溝族 刺
即族 居占族 太平頭族 刺答族 湯吉族 坎卜他族

北嘓族 着嘓族 上羅卜族 塞卜族 在堡族 下羅
卜族 哈即族 多知族 上邑離族 竹林族 鵲中族
上索嘓族 北嘓族 八哈族 很窩峪族 南哈族 塞多
族 下索嘓族 貴谷族 湯的族 慈斑堡族 割刺族
刺哈族 鋒鐵城堡

番之環北岷而居者生熟不下六七百族其納馬入貢者財十
之二三無論生番跳梁即熟番居近川口者如必力阿力他杓
剛刺耳加五種隨帳輕遷與虜不易而驚驚亦與虜同近雖貪
於若就撫賞恐野性終不易馴是番族中所當加意防範者也
防禦論曰防禦者扼要而禦患者也自古蕃邊者尚之為其足
以制敵而自衛也今之所謂防禦者吾感焉喫緊要堡當防必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 陝西下

十八

矣迴斗臂小聚零星羸卒或三五十名或一二十名縛柴欄馬
壘石塞壑小入不足以堵截大舉或互以損威此何為者也查
形圖本不過塗塞標號糧藉不無虛冒何若專力要堡其他無
益分布各站總計不下五六千人似宜收回本鎮以壯軍伍但
當遠斥候謹烽燧則收保塞而備禦先戰為先警守為有恃勝
笑固在我矣何賴瑣瑣之細謹乎故今第詳其大者餘惟記名
以備覽

揚恩首陽山辯

首陽山在中古以前一山耳自孔子稱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其名遂與五嶽爭高後世好奇之士爭欲私之說文以為在遼西劉延之以為在偃師馬融以為在蒲坂方輿勝覽以為在隴西曹大家註通幽賦亦云在隴西莊子云北至岐山西至首陽故索隱以為在岐山之西衆中遂有五首陽後來不知何時斷以河東蒲坂者為是即其地祠而祀之至今相因以為此夷齊餓處他首陽皆廢矣野史揚子曰河東

之首陽非夷齊餓處也然則何者為是曰隴西者為是何以明其然有五証焉史稱黃帝採首山之銅鑄鼎闕原註山在蒲坂止名首山不名首陽禹貢曰壺口雷首至於太岳註雷首在蒲坂南止名雷首不名首陽春秋傳曰趙宣子田於首山止名首山不名首陽使蒲坂果為首陽何為經史俱不著陽字唯唐風有之而毛氏通考則曰采苓乃秦風之首誤收唐風之末篇次相連而錯耳亦以首陽在秦不在唐為斷此可據明甚乃安成劉氏註唐風求首陽不得以意

度之曰即古之雷首夫雷首可以為首陽耶書曰道渭自鳥鼠傳曰渭水出隴西首陽縣縣以山名今鳥鼠與首陽並峙昭昭若此傳為漢儒所作去古未遠今捨經傳明書之首陽不信而猥以首山雷首當之奈何不信孔子而信劉氏耶此一証也又論世者原心夷齊既以耻食周粟而去亦必遠引其心始安蒲坂去豐鎬不四百里固周之畿內地避周而顧居畿內不食其地之粟又食其地之薇乎隴西古西羌地至周孝王時始封非子於秦開天水郡則周初尚未

屬版籍夷齊固樂居之此一証也夷齊之詩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是明言山為西山也蒲坂之山據堪輿大勢為北山據周都為東山據蒲坂為南山非西山而云西山夷齊豈不辨方隅者耶隴西在天地之西首陽又在隴西之西顏師古亦云當以隴西為是此一証也又山名首陽以居群山之首陽光先被之耳蒲當與地胸腹之間不得言首又負坎而立亦何得言陽即稱山南曰陽亦蒲之陽耳首陽云乎哉不過以雷澤發源為雷首以中條起處為首山於首

天下郡國利病者

第十九冊 陝西下

主

東樓取更千百羊無拈出者可為太息矣夫忠孝節義天下之公理賢人君子古今之共師吾而誠有志乎千古猶旦暮萬里為比隣河東隴西孰非我閭在此在彼豈必深辯但以神之享祀必顧其安而祠之毋神當求其是二賢之神遊於隴西今時之祀舉河東謂二賢昧初心入周畿而歆之乎是更千百載猶饑也可哀也當道賢人君子誠念此而興復遺跡表章崇祀比於河東世世勿絕則二賢之心白而風化所關非小也斯區之所以致辯之意矣

隋州志 新賊關 關五十里路通沔官堡防 七防關 餘里堡界防

其近川 胡安路向實路 解舊設官吏子 於盤結抽稅復奉文幸
稅者近 被賊捷士 其鄉 不為 途先山 僻險 奴掠公 作已成
義兵夫 為地方 計者 常 工下 板橋 州西北十里郭柳堤 州西北
之思 聖順之良策也

通而禮 土者 資 米倉山堡 郭泰穆 陵有中寨 通而禮者 省出
出入之路 有 觀 賊倉山堡 軍守 穆陵 有中寨 通而禮者 省出
入之路 有 郭子 隆州西北一百三十里 通而禮 太石河 出而禮
賊軍守 省出 入之路 有 觀 賊倉山堡 軍守 穆陵 有中寨 通而禮者 省出

言大戰 碑徒細 保 太石山堡 郭泰穆 築山 高路 峻 官以防
聚為 思 聖 護法 防 樂

三岔口 黃楊坪 木竹坪 慈竹坪 以工四處皆
在 取 食 略 最

等處 昔年 有 軍事 籌 范字 稱 於此 因 旗 漆 故 寨 堡 於三岔口 四
載 華民 則 守 未 某 北 國 有 民 地 採 薪 所 出 州 城 五 里 近 居 民 頗
以 樂 又 石 關 州 西北十里郭 兩水 漆 州西北三十里 通而禮 石門橋
州西北五十里 有 賊 工 下 打 牙 族 創 賊 最 強 密 石門溝 通而禮
陽岸 修 文 廟 為 入 祀 生 事 之 路 西 經 北 橋 官 防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十九冊 陝西下

11

險要雖以防者然去郡漸遠礦道峯陡細夷亂民不時竊發其來
 防之器前引峽嶺出入十里通有數堡防白池橋西岸各山
 險要
 故城梅州一百二十里西開父界而昔必縣之路安寧
 內地九各處又防賊峯陡細出入之路各有數堡與林防守
 十城一仇矣七防間者在巡邏量泉山各處防守宜入竹排
 在防礦宜惟是大石河以石庄大水與鐵甲山野馬河皆番民
 與而禮峽土番邊界礦洞盜賊之藪也平壤急險可守惟有嚴
 編保甲擇地方不齊藉資以清竄夫閭閻以結奸而堡寨以
 保此亦官政所最急者親近多重邊堡而輕忽民堡殊不知庸
 閭而入則不趨邊堡而趨民堡矣雖有備攻無備非可獲也况
 今賊氛未靖震震宜防使各堡編氓保修保修守互相綢繆則
 長城卒指在足防哉

破賊 大金瓶 小金瓶 鮮家溝 龍窩子 大竹
 年係武縣軍屯 費集山 歷縣破賊入馬渠
 年有防字官軍 費集山 歷縣破賊入馬渠
 細賊 馬陳二姓 每數十人 挾妻子 馬標處 徒搶掠 得財即去 而
 各屯 軍營 留令 利 裁置 嚴禁

主

土著 土著工棲岷下邊西禮每歲當農事終差補則聚數持挺
拒敵即編立保甲庄頭終為亂制
軍鋒 顧沈小川犀牛江等距州數百里每村以千百許代後以
窩磚窩細為地方害隣近州縣以米穀類制暗營又以糧米不
及有心地方者且留意焉

十四

人管番夫一百三名 惠藏堡在堡西二十里有防守土舍一
人管番夫一百三名 進東楊昇等一十二堡堡雖小俱係要
衝其防守軍各不過二三十名地衝若彼簡單若此扼蕭蕭以
捍衝流舉杯水以澆輿薪寧有幸乎保疆者何以善之西固迤
東專力備番堡無要者

靖勝衛 蘆塘堡在衛北二百二十里黃河外今為內地南倚黃河不慮踏水之入西連洪水氣勢相依以靖鎮而論新彊第一要堡也內創設營一員有中軍有兩哨有生堡軍屯環列以禦松育 蘆溝堡在衛北一百四十里東通鎖黃扼套虜之衝西連永安縮松疆之要新設守備一員領中軍一員坐堡一員撥正遊等營軍一千二百一十名守禦 打刺赤堡在衛東

七十里駐守一員嘉靖十七年中千戶所官軍三百八十七員名守防 乾鹽池堡在衛東一百二十里駐守一員以本衛千戶所全伍官軍三百一十九員名守防 平灘堡在衛西九十里舊蘭州境成化二十二年虜犯大浪口守備廖斌禦戰大捷乃建堡撥本衛步軍九十八名戍守遂隸於衛駐守一員領官軍一百三十八員名守防 永安堡在衛東北一百五十里裴家川隆慶元年虜自老龍灣犯入郭城驛至衛城外擄掠甚慘固原軍門王公崇古議建今堡靖虜守備移駐防守仍隸靖虜營將 小蘆塘在衛東北二百里黃河外本年同建此堡分撥標下兵一百五十名防守官一員為輔車之勢 索橋堡在蘆塘東四十里黃河北岸本年同建轉輸民運以便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冊

陝西下

二十五

支給防守官一員領軍一百名專一防河管理船隻
則法之輕重惟隨時而變者也
從後論曰而知新法修鞭之為北境累矣何者蓋南境氣候既煥物產優饒有木綿梗稻之產有蠶絲楮紵之業又地僻力餘營植不碍民間貧富不甚相懸一切取齊條鞭矣不可北境則不然地寒涼產瘠薄郎中路又苦衝煩貧富相去何啻倍蓰然條鞭未行之前民何以供役不稱困蓋富者輸貲銀差無適貧者出身力役可完且一身既食於官八口復幫於戶詎惟存貧無復資養吏習民安燕其效矣自條鞭既行一舉徵銀富者無論已貧者有身無銀身又不得以抵銀簿書有約催科稍迫有負釜孟走耳微輸不前申辭難緩那借所不免也以拆墻壘壁之計凡捉襟露肘之形官民不兩病乎驛所之病亦復類此前

已暮吉之蓋彼以包賠致流窳是走避而累戶口此以應急捐遑遑又因差而累錢糧條鞭之於北境宜耶不宜耶名曰均徭均那弗均耶必百姓日均斯均矣

里社論曰夫戶口里社所以記版籍也然版籍如常而民生日瘁者何則名存實亡籍在民流徧枯賠賦日損不支耳蓋征發者搜籍取贏賠賦者分外竭力力盡則通勢所必至則今之版籍乃貧小之贅疣公府之虛券也以虛券而責實征譬之丰足製長衣奚止捉衽露肘贏夫肩重擔鉅無顧仆傾踏又如肉耗之人儀貌容觀豈不偉然而精神氣脉消殫殆盡止可苟歲月而能當寒暑哉且如安定籍二千二百矢實任止四百是以四百應二千二百之役也通渭籍一千六百矢實任止六百是以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冊

陝西下

二十六

六百供一千六百之用也又富者以羨資買輕貧者以無力肩鉅他邑皆然隴西尤甚官避耗耗之名而開除不列民困賠累之苦而控訴無門此而不變勢將何極憂之奈何則崇殘甲以措里嚴欺隱以清門是今日所宜急講也語曰不患寡而患不均均則徭賦適均居者無偏重偏輕之弊供輸平等流者有漸還耕復之機夫以虛大致逃亡是求多反損之道也以措減還流寬是名捐實益之法也此可為尹晉陽告敢為王膠東望北驛通論曰今之驛遞在在稱病矣其病始於召募自余記省二十年前以前官民相安不聞稱病也蓋彼時酌丁力念編其所食者皆丁多糧廣之大戶蓋糧廣則地腴力厚出僱不難丁多則衆擎易舉流行無滯即以各屬票計之每歲戶不下二千餘本

驛所編馬驢牛不及二百頭豈二千戶之中不能選二百需大之戶乎此所以二百年來不稱病也召募乃於原額丁糧之外率增十分之五以給募夫又令其自行打取夫需戶應役時其闕戶出備視原額不啻倍之雖倍而力大不覺也今即增五分反免五分之費是於舊差中減五分也若零丁小戶丁糧之外原無他擾今樂增之五分是貧小之民替富民包賠也定門則何為又自行打取則小民之踣難蓄藏方應里積衛皂之吞噬而破衣短襦又遭站戶之梳剃力難自活有負釜盂逃去耳試查二十年以來戶口十分減去二三否則其病不但在驛所而且及戶口里甲日耗所由來已故條鞭雖良法而俗有弗宜未有不反為害者今募夫小民均稱苦累有願復橫編之請語曰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冊

陝西下

二十七

鴈則變長民者其何以調劑之

臨洮志

洪武二年大將軍徐達進兵克秦隴乃遣為勝統諸衛兵進征臨洮李思齊窮迫遂以城降 預時戴德各將本部兵征蘭州克之 錢元王保自甘肅以兵來襲蘭州奄至城下守將指揮張溫擊卻之 大將軍帥諸將西征吐蕃克河州 元帥何瑄南征化鬼大等 追元德王至西黃河底黑松林殺阿撒秃子于河州 四年議征沙漠以宋國公馮勝為征西將軍傳友德陳德為副率道出臨洮攻其巢 五年鄧愈沐英等至西番分兵為三道併力齊入番部川藏覆其巢之 勝討得男女一萬八千五十三歲 三十一年三月萬王自耳鼎移蘭州 歲不常遷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冊

陝西下

二十八

諸移 弘治十五年兵備副使高顯官備揚佑統兵襲番酋鎮南溫古云失加敗之 正德九年命總制都御史彭澤逐北虜屠位牧而海漢命總兵官徐繼卿率人征之 十年套虜深入掠臨洮等處總制都御史鄧重調官軍不能禦 十三年虜復潛入臨洮 嘉靖四年設欽差戶部郎中任蘭州督理其國邊儲自姜志德始 先是五年御史潘汝建言添設戶部員外周汝勤本歲裁去本年以兵部尚書金澤民郎中胡宗明題改設戶部郎中 八年北岷番侵臨洮總制尚書王瓊遣鎮守都督劉文等進兵擊破之 十八年設臨鞏兵備道 勅命按察司官駐蘭州整飭軍務 二十一年春正月北虜潛入蘭州大肆搶掠 萬曆三年西寇劉春他等入犯郡境殺掠人民固鎮總兵孫國臣統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
第十九冊

二十九

郭有光等提靖國廷寧四處兵馬與賊大戰時秋兩霖霖漢旬
日不止廬中弓箭俱濕我兵不得驕賊乘勢大舉承嗣遂收績
是時兒子仲者指揮李如圭戶親水熟李國瑞把提何天衢虜追承嗣甚急孝臣死救入
營得免火酋始入犯甚狂逞兵無紀律我兵零星堵剿遂至
郭麻漸失勢竟去路不得先發將虜拆各炸口奔出留精兵
尾後至八月初二日盡出境李獲原擄男婦一百六十名口中羊器物萬計十九
年正月火酋即落潛任奔刺之南山固鎮總兵尤繼先統領着
漢官兵襲之擊大創賊兵斬首一百四十二顆七月陝西建撫都御史
葉夢熊防秋駐臨洮自北邊廷議在茂林移鎮臨洮冬初回省二十一年移陝
西條將彭振雲領兵防範臨洮米幾改副總兵二十三年改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編
第十九冊

三

降，糧收久發臨蘭二營，給月糧馬匹聽遣。男外三百名口馬
駝牛羊鹿草甚多

十一月，總督尚書李汝陟而巡撫賈侍問以松虜邊通檄，自肇兵備副使荊州俊議處恢復。內祖遼胡虜丁三及降城

至內化，初宋勝地一失，李羅擒套松山蓋為虜有，迄爰借間款市此，皆着力克寧。僧阿赤光者前盤據松山，牛虜于建前結每被茶毒，涼莊遂成一線，故止呼朋引類，棲據松山，牛虜者一登高蓋窺內境。二十三年春，繼遣兵深入松山，追殺被擄者，虜酋乙妹奴夏賊永道子乙未繼之秋，丁酉冬則破羊川之犯，戊戌奇逆伐之，謀所以畜羊貓苗，知西海不能渡，松山不能安旋道沙磧，適賀廟而松山獲焉。

十二月，遼陽兆府同知馮恂蘭營遇擊中國物失地，賊恢復。

閏逢時，帶領兵馬自金城關由大岔口出塞，踏勘雙墩子紅水盧塘等處，該築長邊。洵有可恃雙墩子以東至紅水河四十里
有水可以築牆，紅水河以東三十里俱石

山無土，不堪挑築，應砌石牆自鹹灘墩至小蘆塘舊墩至索橋三十里，川陰間與武家溝或挑運各相便宜。

二十七年正月、虜聚衆屯鹿角內、地臨華兵備副使
荆州俊遣河營副總兵周國柱統兵擊敗之。新首十五、虜生擒
七十五匹、馬七十五匹、二月、總督李汝會同陝西巡撫賈待問、其南巡
撫徐三畏、臨鎮總兵官孫仁兵備副使荆州俊等、親詣松山條
議、修築、分工舉役、運各營精銳兵馬、設伏要害、去歲陝防虜援
河東、自永安堡索橋起、傍蘆塘川等城、三度、補修蘆塘湖大城
一座、至雙樓園、在分界河西、自白水堡、傍進玉門兒等城、三度
補修、於沙營城一座、至雙樓園、兵備副使荆州俊、據報、遣
通丁真、其往松山蘆塘巡哨、遇虜對敵、勝之。新首二十三、虜
敵五將、領兵馬糧芻、以備分守、自永安川、以東、故蘆塘、條將一
永泰川、以東、故紅水、遊擊一員、中軍一員、把總二員、生擒一員、
馬步兵一千名、三眼井、掠守一員、生擒一員、馬步兵五百名、各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冊

陝西下

三十一

子蘭州衛分撥糧料、三月、副使荆州俊、調集兵馬、搜剿虜
匪、原衛間支、據報、三月、副使荆州俊、調集兵馬、搜剿虜
苗、遺孽松山、犁然、聖、伏、行、直、抵、青、羊、水、剿、陣、斬、虜、首、二十
餘、松山、四月、虜酋潛入松山、據築、謀奔、故、策、副使荆州俊
發兵、伏黃沙掌、擊之、敗之、追至中、微、虜、遁去、馬一匹、甲二副
五月、虜酋兵住抗、却、將糾衆渡河、侵犯內境、州俊、遣哨丁、崔、秀
明、等、伏和高坪、俟虜半渡、齊出、撲射、敗之、新首二、虜人馬被
虜賊潛至靈、山、擒、掠、番、漢、牧、牛、羊、荆州俊、遣兵、由、藏、山、對
敵、三次、大、破、之、新首二、二十八、年、正月、副使荆州俊、招、降、連
番、川、藏、六十、等、千、餘、名、火、首、覺、發、兵、來、奔、州、俊、隨、遣、官、兵、迎、護
降、番、過、虜、連、戰、大、勝、虜、報、靡、遠、退、新首二、九、級、拿、獲、番、品、甚、多、三月、

州俊、建弘、濟、橋、于、周、子、浦、以、濟、緩、急、前、與、河、由、周、子、浦、通、道、止
洶、湧、不、可、通、故、於、此、築、橋、由、臨、洶、縣、不、能、相、濟、當、事、者、久
違、輒、通、判、律、有、登、督、督、橋、于、此、計、開、四、十、一、丈、紅、十二、隻、
六月、總督李汝會、檄、各、政、荆、州、俊、加、脩、紅、水、三、眼、井、二、堡、二
十九、年、二月、荆、州、俊、計、蘆、松、山、善、後、事、宜、先、是、紅、水、止、故、中、備
為、遊、擊、增、兵、馬、又、以、城、池、守、使、復、舊、城、東、西、南、三、面、長、情、新、滿、一、百、四、十、九、丈、五月、火、永、等、首、結
好、率、衆、占、據、奔、程、故、番、用、圖、報、復、兵、營、慶、境、荆、州、俊、將、領、該
伏、兵、勝、之、新首三、虜兵五千五百名、三十年、正月、參、政、荆、州
俊、以、番、虜、喀、爾、喀、失、等、率、衆、歸、附、投、之、道、河、營、亦、將、姚、德、明、出
羅、台、失、等、男、婦、一、千、七、百、虜、土、威、恰、等、便、掠、河、境、州、俊、發、番
六、十五、名、携、馬、牛、騎、剿、除、漢、官、兵、至、石、尔、半、大、破、之、新首五、十、有、五、生、擒、七、獲、牛、羊、二、千、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冊

陝西下

三十二

二月、荆、州、俊、遣、哨、丁、真、夷、兵、偵、虜、至、下、浪、五、都、兒、遇、敵、勝、之、
新首四、獲、連、馬、苗、子、楊、庫、兒、寇、逼、河、境、州、俊、遣、番、兵、哈、番、板
等、擊、破、之、新首二、獲、連、馬、二、八月、虜、也、據、松、山、之、北、總、督、李
汝、檄、洶、回、二、鎮、兵、由、蘆、塘、出、邊、徼、集、賊、大、創、新首二、十八、獲、
連、馬、四、十三、匹、
八月、至、十月、州、俊、收、紅、水、等、處、降、夷、共、八、起、男、婦、百、七、九月、
真、相、台、吉、等、首、叛、兵、謀、雪、土、威、恰、等、州、俊、協、同、總、兵、官、孫、仁、綱
連、諸、營、兵、至、節、子、岡、大、戰、獲、全、勝、新首二、百、十、三、獲、連、馬、百、
十月、虜、南、寇、內、地、州、俊、遣、官、兵、巡、哨、至、沙、窩、遇、戰、勝、之、餘、虜
北、遁、新首三、獲、連、馬、十一月、西、夷、六、丑、力、節、等、作、逆、臨、鎮、總
兵、官、孫、仁、督、兵、由、石、昌、五、路、連、剿、大、威、之、仁、帥、先、年、同、鎮、連、兵、
官、孫、仁、督、兵、由、石、昌、五、路、連、剿、大、威、之、官、孫、仁、督、兵、由、石、昌、五、路、連、剿、大、威、之、

舊馬連勝父子相繼剿之斬首二百
五十餘級奉慶其功并傳其旗
清通水橋住連子州謀犯河州州倭遣官兵破于薩羊破
連馬一匹 三十一一年五月總督李汶巡撫顧其志上疏議
奏具其詳 時綠松驛新復沿邊十里所設墩堡無幾
老虎城改為永泰城遠近難以應援遂築北城設計總兵統轄
進兵焉 六月撤移蘭州參將等官於新疆駐劄以備禦
於新疆城更于城以南築小堡二一名鎮廣一名保定
堡臺二十餘 八月虜竊宅紅水新邊州倭遣兵堵剿于白墩
產獲軍卒數 冬虜眾躡水南犯州
子餘虜驚奔斬首二十八獲連馬六匹
倭會同總兵行遣駝騎相機拒剿至把撒等川火攻破之斬首
獲連馬二匹奪獲馬甚多時 三十三年七月屬番叛只殺十
火苗小婿繼犯他卜盡死于賊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 陝西下 三十三

戶張燧述擬顧其志會軍門李汶撤奏將姚德明勒兵問狀得
三渠魁仍還所掠以番俗罰九九速來 八月荊州倭因事撥
集後在番站以通道路河州至歸德 國初設站者六曰三
省官一員如履歷驛丞創各給印信訪馬應付往來公使非國
借力于番則明荒暇同執之義撫遠人構二之心萬曆二十
年倭兵七號先就西往以軍裝負番馬通達自是番疲于力
併發其驛而道路為之不通因往哈之費州使多方籌更宜
照原設驛連如三岔等站仍舊復其舊站各選番官一員各軍
五名各為一區番人亦無梗化者
水利 狄道縣唐古泉水由清水渠至番城灌田地二百餘頃
洮河水由深溝見至郡城西灌田園百餘頃年久淤塞萬曆
乙巳知縣蘭士望疏通之 三岔河水至野門口灌田地百餘
頃 柳林清水由好水溝至洮河田地一項二十五畝 合水

清水至家康崖灌田地一項五十畝 新店子清水至稅家灣
灌田一百畝 太石鋪清水由古城至洮河灌田地八十餘
畝 牛頭清水至朱家溝灌田地三十畝 安家河清水至李
家灣灌田地任拾畝中舖清水由蔣家山根至溝口灌田地二
十畝 蘭州阿干水自分水嶺分為二南流金縣為浩鹽河北
流蘭州為阿干河由西圍至城內灌阿干等里田園九十九頃
一十一畝 五泉水自皋蘭山下至南圍灌田園二十五頃五
十六畝 黃峪清水在州西七里筍羅清水在州西南六里金
清水在州西二十里東柳清水在州東三十里西柳清水在州
西五十里五清灌溉所資不同共計田地三百餘頃 崔家崖
壩數場後壩壩皆東西二川所資水利于黃河者灌田園二百餘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 陝西下 三十四

頃 金縣馬家清水灌田地一十餘頃 小龍峪水灌田地九
十餘畝 官溝水分流馬家溝由常川入城灌田園一項 河
州老鴉山口水至九眼泉有古蹟渠或化發卯守備康永開壩
百五十里灌田地一十頃年久湮廢隆慶間參將張翼知州聶
守中仍疏通之萬曆壬辰知州耿德章復濬之後官渠壩口多
衝壞萬曆壬寅知州陳文煒相勢新開長渠一道自焦家壩北
折入九眼泉三十里灌溉仍故 漫灣渠水永樂間都督劉到
劉開萬曆癸卯知州陳文煒復濬灌田地一百畝
礦洞 蘭州北二百五十里松山之南礦爐三十座
密冶 狄道縣瓦窑十座 鑄馮爐四座 蘭州磁窑三十四
座 瓦窑十座 鑄馮爐一座 金縣磁窑二座 瓦窑

鑄鴻爐一座 河州磁窑七座 瓦窑十一座 鑄鴻爐三座
茶馬 地畝 成化改元兵部以馬政議行也田于渭遠衛所
每地一頃歲徵銀一錢以備買馬之用名曰地畝
格頭 成化丁酉以所給戰馬倒折係在家者奏准在外各邊
照京營馬隊官軍事例馬主出格頭銀兩則次以罰調養失其
及走失被盜者名曰格頭 係都指揮者出銀三兩 係指揮
者出銀二兩五錢 係千百戶鎮撫者出銀二兩 係旗軍者
出銀一兩五錢 係走失被盜者各加銀五錢 朋合 成化
丁酉以所給戰馬倒折係在陣者奏准在外各邊照京營馬隊
官軍事例每歲以六個月為率各出朋合銀兩則次以備置買
戰死馬匹每月都指揮指揮一錢千百戶鎮撫七分旗軍五分
名曰朋合
收領 先是地畝格頭銀兩銀于無事之日類解陝西行太僕
寺收貯以備原衛所官軍買馬拖欠則催徵告領則覈給嘉靖
己丑總督王瓊奏請各衛自行收支節省冗費後因衛所作獎
茶院批行該道勸實方給領如拖欠三年以上者雖有銀兩不
准給發若積貯難支亦不准別衛借用邇來衛所徵解多不及
時獎且滋生萬盾中辰巡茶御史史學達按洮清查嚴督其地
畝等銀不時徵解如期而收領之獎實且盡思矣

疆域 河境原近西海當廣環據漢武丙辰征虜將軍鄭愈窮
追番部至崑崙山道路疏通奏設必里衛分二十一族頒降金
牌二十一面為符納馬永樂丙戌都指揮劉到奏立宇梁十只
設屯十一處成化以來黑章哱等族移帳侵擾屯寨阻塞道路
累嘗撫化而叛服不常正德初虜酋亦卜剌等部落潛據西海
河洮二衛屬番大罹其害失其故土侵逼漢疆遂設河州茶馬
司額設大使一員監收官一員 歲用茶 每歲用茶易馬實
番等項共五萬一千二百有奇 歲中馬 每歲中馬原額
半例一十五百四十匹分給各鎮官軍騎征餘者發牧作種
成子後因庫有積茶番有餘馬節次增中河州增至三千四百
匹五匹司歲計一萬二千餘匹至庚子歲巡茶御史單三才因
為增多引茶缺大題准每 歲給馬 延寧輸流一千三百匹
周原七百五十匹 蘭州歸德景右等營三百七匹 河
州營五十匹 范馬寺九十三匹
納馬番族 河州弘化族 老鴉族 弘化族 珠珍族 靈
藏族 加哱族 西番州族 連子州族 覺覺族 白章哱
族 金哱族 劉哈族 子剛巴族 羅思義刺族 龍卜族
保安站族 思拜思族 朵工族 列思巴族 雙達族
引剌目族 黑達子族 英雄族 撒刺族 邊多族 火藍
族 拾藏族 鉄巴族 朵藏族 川藏族 看亦哱族 思
業哱色納族 哱泥族 青寺尔族 龍凡尔族 朵日族

果尔族 阿思工族 汪東族 川撒尔族 大安族 巴哈族 吉巴族 乞召族 火尔藏族 吉哂族 羌刺族 遠竹族 沙藏族 些兒加族 使哈族 乞加加族 火加右族 牙卜威六族 亞加加族 冲不噶車族

稅課 蘭州稅課局帶收甘州官茶，先是因耳肅孤懸河外，原非行茶地方，亦無招中事。現嘉靖癸亥，巡茶鮑御史看得該鎮番族願多比照洮河西寧事例，題准于耳州建設茶司，因商人苦于運找，調停折中，收貯蘭州自隆慶庚午歲起，將洮河西寧三茶司商人擇其勤年完茶數多者，各給甘州茶一引，運至蘭州稅課局帶收，其應易馬者，迎運甘州。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冊 陝西下

三十七

應給商者，今本商運至西寧等處貨賣，則商有一半脚力之省，稱兩便矣。通來官司及找運，新起弊端，商頗稱累。萬曆甲辰，巡茶御史史學遷按洮州，該局收納不特留難，仍緝脚力沿途竊茶者，重治之，商頌在道。

堡寨 狄道縣所轄八堡六座 鄭家堡 漆家堡 沙泥堡

駱家堡 楊家堡 康家堡 臨洮衛所轄堡五座 官堡

高崖堡 何家堡 慶平堡 銅鼓堡 渭源縣所轄民堡

四座 馬家堡 耿家堡 王家堡 南川官堡 蘭州舊轄

民堡八座 桑園兒堡 柴家堡 連家堡 張家堡

黃峪溝堡 八盤堡 阿千鎮堡 小馬蓮灘堡 蘭州衛

舊轄堡一十六座 把石溝堡 什字川堡 西古城堡 積

積灘堡 馬家溝堡 安寧堡 十里店堡 東崗鎮堡 東

古城堡 夏官營堡 柳溝店堡 朱興營堡 石頭溝堡

井車店堡 三角鎮堡 茨坪劉家堡 中護衛所轄堡六座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冊 陝西下

三十八

臨陽堡 一條城堡 買子堡 秦旗營堡 佃子川堡

張家堡

新疆 紅水河堡在州北五百四十里，周圍一百二十丈，高三

丈一尺，闊二丈，壕深一丈五尺，闊稱之，內設遊擊中軍公署各

一所，經過公館一所，倉場各一處，關王廟宇一處，營房俱全，後

因改將增兵，復議舊堡三面接築新城，一百四十九丈，角臺樓

諸門洞全，外條耕牧圍座一處，三眼井堡在州北五百里，城

池高闊如紅水，內設操守公署一所，經過公館一所，關王廟宇

一處，營房倉廩全，以上二堡，萬曆二十七年，兵備副使荊州俊創

建，永泰城在松山，紅水迤南一百二十里，周圍四百八十丈，高四

大關三大內設副總兵一員十把總官五員馬步軍二千名倉場各一處倉官一員備定堡在天池水永泰迤南一百五十里周圍一百六十丈高三丈五尺闊二丈五尺內設操守官一員馬步軍一百五十名鎮虜堡在漢巴川保定迤南一百二十里周圍高闊尺寸大額設官軍名數與保同按此一城二堡華利水及高層三十添設蓋謂紅三三堡去蘭遠甚城以提舉因是度程至家堡建立三城與紅三相若而副總兵統轄諸堡等要勢若列星使若臂指一有舉自不患金縣所轄民堡八座清水堡定遠堡家堡觀家堡邵家堡龜谷寨堡寶家堡上劉家堡河州所轄民堡十一座和政堡定遠堡銀川堡長寧堡德勝堡韓家堡戶家堡吹麻堡黑石山堡高陵山堡紅土坡堡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冊 陝西下

三十九

河州泰將營所轄堡一十座大通堡党家堡弘花堡龍清堡果古城堡馬家灘堡雙城堡吹麻堡十觀堡堡陵石關堡河州衛所轄寨四座十里屯寨水泉坪寨安遠坡寨古城寨歸德遠擊所轄堡一座寨六座歸德堡周鑑寨王源寨劉慶寨李到寨康泰寨楊萬寨保安操守所轄堡一座保安站堡新修起臺堡大城一座周圍一百六十丈關城三面一百一十丈高三丈五尺闊二丈五尺內設守備中軍公署各一所通性公館一所關王廟一所營房俱全高層二十九年兵備右泰政州後創是關隘狄道縣關一座摩雲嶺關在縣北一百五十里蘭州關一座金城關在城北二里黃河北岸宋紹興四年置據

河山之險以為固國朝景泰間守備李進鑿石里建高層二十五五年兵備副使張棟易土為磚有記河州關二十四座積石關在州西百二十里紅藏關在州西七十里老鴉關在州西九十里土門關在州西九十里魏樹關在州南七十里殺馬關在州南八十里陝石關在州南八十里崔家峽關在州樊家峽關在州五臺關在州西山小路關紅崖子關莫渠關石嘴兒關朵只巴關紅板嶺關西兒關喬家關雅塘關思巴思關大馬家灣關小馬家灣關麻山關安龍關塞垣蘭州泰將所管邊牆四道河南大邊一道東自靖虜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冊 陝西下

四十

衛大狼溝起至迤西沈骨破止通長四百餘里河北邊牆一道自塩場堡起至沙岡墩止長五千六百二十丈桑園兒小邊齊峴口起至小水河止長四百五十丈桑園兒築砌邊牆共長七百一十三丈紅水遊擊所管邊牆一道新邊自盧塘交界永泰川起至迤西扒沙交界界雙墩子止通長九十里河州泰將所管邊牆四道大通河邊牆一道自大通河起至迤西清止通長八十里河北大通堡邊牆一道長二百九十九丈河南大夏河邊牆一道長一百四十丈石砌高溝邊牆一道長二十五丈

烽火蘭州泰將營所轄墩臺一十七座狼子山墩古城

角墩 高嶺兒墩 烟洞溝墩 峯臺山墩 一路峴墩 定
 火城墩 老鶴窩墩 黑磁洞墩 三十六盤墩 看泉山墩
 彬草山墩 石山墩 土人川墩 望遠山墩 羊角山墩
 滾巴川墩 座營二處 野狐橋圍庄 猴于山營房 蘭州
 衛所轄墩臺二十七座 黑石頭墩 白虎山墩 鎮寧墩
 東崗鎮墩 沙崗墩 齊峴口墩 寶家崖墩 鷄爪山墩
 上張堡墩 結家嘴墩 第三都墩 閭家坪墩 扎馬臺墩
 古浮橋墩 深溝兒墩 土圍山墩 黃上坪墩 狼兒山
 墩 卧龍川墩 車道嶺墩 密不老墩 水泉兒墩 安家
 山墩 崔家崖墩 青石嘴墩 高山墩 橫嶺墩 中護衛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 陝西下 四十一
 斬轄墩臺四座 曾谷兒墩 王信溝墩 尖山兒墩 西
 坪墩 紅水遊擊營所轄墩臺三十一座 永太墩 青石嘴
 墩 太山墩 龍山墩 麻黃墩 沙梁墩 城東墩 城南
 墩 城北墩 西界墩 黑石墩 平川墩 鎮虜墩 平虜
 墩 城南墩 城北墩 舊古墩 板井墩 威遠墩 靖邊
 墩 鹹井墩 驢狐泉墩 三山墩 八字山墩 靖虜川山
 墩 碩羊山墩 駱駝山墩 龍頭山墩 鎖寒山墩 平川
 墩 威胡墩 營房二處 驢狐泉營房 鎮寒川營房 河
 州參將營所轄墩臺七十座 在家源墩 乾溝源墩 小黑
 水墩 張百戶寨墩 紅板嶺墩 乾溝山墩 劉家山墩

安家山墩 孔家寺墩 青石山墩 朱家臺墩 党家源墩
 党家山墩 大通源墩 黑山石墩 勉哥山墩 黎哥山
 墩 小川山墩 龍山崖墩 苟家山墩 康家山墩 段家
 山墩 弘花寺墩 上沙子墩 下沙子墩 滿古都墩 哈
 屠墩 火燒溝墩 白路灣墩 川城兒墩 苦水泉墩 焦
 家山墩 党家山墩 高嘴山墩 韓家寺墩 雙城山墩
 川撒山墩 節子凹墩 箭山嶺墩 旦隴坡頂墩 果麻嶺
 墩 經廠嶺墩 酸茨石嶺墩 李子坡墩 打兒加墩 葱
 花嶺墩 石嘴嶺墩 山寨嶺墩 任家山墩 王爾山墩
 石嘴嶺墩 丘家嶺墩 槐山嶺墩 火燒嶺墩 威兒古山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 陝西下 四十二
 墩 的巴山墩 槐關嶺墩 臥藏山墩 趙臺墩 潘家嶺
 墩 栢楊中嶺墩 牛頭山墩 石嘴山墩 牛安山墩 桑
 柴凹墩 八陽山墩 老馬安山墩 映藏山墩 青山墩
 鹿場山墩 歸德遊擊營所轄墩臺十座 山坡墩 官田墩
 下馬廠墩 撒通山墩 寺角嘴墩 馬連墩 王屯寨墩
 周屯寨墩 通小山墩 蘆子溝墩

河州志烽墩二十二處 崔家原墩州西二里 乾溝石墩州西十里 小黑水山墩州西十五里 張家寨墩州西三十里 船坡墩州北四十里 白馬廟山墩州東五十里 紅崖子山墩州北三十里 安家山墩州東北五十里 下野哥山墩州東北百里 劉家山墩州東北百二十里 乾溝山墩州西北百二十里 孔家寺山墩州西北百五十里 青石山墩州北百五十里 朱家山墩州東北百五十里 党家山墩州北百二十里 大通原墩州東北百五十里 黑臺山墩州北二百六十里 免哥山墩州東北三百七十里 梨哥山墩州北三百八十里 小川山墩州東北二百九十里 党家原墩州北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冊 陝西下 四十三 二百三十里

萬曆二十七年李汝疏

看得松山既空故疆已復其經理善後最為喫緊而善後之者非築邊遠堡設官屯兵其道無繇也今會官踏看松山東西一帶延袤四百餘里堪修長邊一道河東自永安堡橋至小松山堡墩墩分界共一百八十里河西自泗水土門至小松山堡墩墩分界共一百二十里在河東則唐塘川應設參將一員兵馬二千名築城一座唐塘川以西無水河應設守備一員兵馬五百名築堡一座唐塘湖設防守一員兵馬二百名築堡一座在河西則松沙營應設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冊 陝西下 四十四

參將一員兵馬二千名駐紮舊城一座河東嶺嶺應設守備一員兵馬五百名築堡一座裝家營土門兒各設防守一員兵馬各一百名築堡各一座屯戍協守相為聲援等因得旨 國初編輯唐塘川王受降城外則河套賀蘭尚且無虞松山故自寧遠即威化初唐塘在難或不無而江然王佳有時松山非非疏脫惟是修萬間款令一起招致賓客等語望無其中在浪從此遂成一線而唐塘在遠則無虞無時不恭毒且偽造妖言紅旗傳播嗣王起於草地以從逆通難倭入唐塘窺犯猶昔幸今恢復亟宜

修守盡得自涼之泗水以至靖之索橋橫亘不過四百里許乃舊自永安歷阜關渡河逾莊浪以至涼則一千五百里捨此四百里不守而欲守一千五百里之邊果孰難而孰易修此四百里之邊牆又何難而何阻助得自鎮番以至中衛障塢相望迄今舊址猶存其修邊也雖皆主於築牆然過沙圍則挑塢過崖絕則削塹取其足以過奔軼斯已也工俱自今春三月起至冬十月止為便

吐蕃傳初太宗平薛仁果得隴上地當車轍傳涼州破必谷澤高崑崙四鎮玄宗繼收黃河碣石宛秀等軍中國無存候警者幾四十集輪臺伊吾也田承嗣獨望關連門得書曰西極道九千九百雲示戍人無萬里行也訖元後龍石觀而西山三州七關軍鎮監牧三百所皆失之憲宗嘗覽天下圖見河湟舊封赫微思經略之未振也宣宗大中三年二月復三州七關明年張義潮奉瓜沙伊肅等十一州地圖以獻會昌五年七月 詔五年十月沙州人張義潮以瓜沙伊肅等十一州前岷州十一州歸于官十一月置歸義軍張義潮為節度使其後河湟州府南正心獻款收二州咸通二年義潮奉涼州來歸七年僕固俊取西州後諸部十月斬悉熱

長慶二年對元為使吐蕃踰湟水至龍泉谷而北望靺鞨川哥舒翰故壘多在湟水出象嶺抵龍泉與河合其西三百里曰紫山直大羊圍國古所謂崑崙者也東距長安五千里河源其間流澄緩下指合衆流色赤行益遠它水并注則濁

西寧衛東至紅浪衛境三百里、西至西石硤七十里、又西出塞外、至罕東衛故地五十二里、南至黃河三百里、北至大通河三百六十里、東南四百里、並河州界、東北一百里、至古浪城、西南一百里、抵安定衛故地、西北一百里、接永昌衛境、以五行都司一千二百四十里、東至陝西布政司二千三百里、界有古之西、樂都、西海、洮河、四郡之地、十五為蕃部所居、而納馬易茶、猶為服屬、

洪武元年正月、甘肅省理問所官祁貢哥、呈言歸附、此二部始祖、二年、都督沐英略地崑崙、封蕃部平之、四年五月、元西寧州同知李南哥、以州歸附、此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 陝西下 四十七

東部：李始祖、五年、始置西寧衛、八年、立安定阿端二衛、十年、四月、命征西將軍鄭金副將軍沐英討土番、至崑崙山大破之、十九年、命長興侯耿炳文城西寧、三十年、軍東甯長鎮南吉、刺斯入貢、置軍東衛、以鎮南吉刺斯為指揮、兼事、置西寧茶馬司、招軍東等四衛、甲申等十三部、納馬易茶、永樂四年、置苑馬寺于碾伯城、置曲先衛、洪熙元年、安定王叛、命會寧伯李英西征、至崑崙山、擒索闐平之、宣德八年、改西寧衛為軍民指揮使司、領左右中前後中左六千戶所、弘治五年、遣指揮哈林詣西寧、求安定王族、據快已、龍封哈密、忠順王、正

德、四年、以虜頭目阿公克所、丞相亦刺、入西海、攻破西寧、諸蕃、先是、虜小王子、哈爾、亦刺、欲殺之、二藩、附、奔、河、不、撫、部、落、至、寧、州、乞、空、間、地、居、牧、牧、牧、州、將、更、開、門、不、敢、應、凡、十、餘、日、始、大、掠、入、而、海、攻、破、而、寧、要、定、王、率、部、奔、其、即、諸、蕃、散、亡、遂、據、有、其、地、此、而、海、住、虜、之、始、七年、閏、五、月、海、虜、入、犯、北、川、守、備、江、淮、進、至、早、坪、山、擊、敗、之、七月、指揮、甘、俊、襲、擊、海、虜、于、紅、柳、灘、八年、正月、海、虜、犯、南、川、守、備、金、亮、衛、主、偏、道、鎮、賊、賴、指、揮、使、陳、汝、死、之、九年、命、總、制、都、御史、彭、澤、總、兵、徐、謙、西、征、海、虜、比、虜、亦、刺、復、入、西、海、先是、總、兵、徐、謙、即、舊、八、討、虜、而、海、虜、聞、而、渡、河、大、掠、洮、岷、虜、苦、未、久、復、回、繼、為、小、王、子、所、收、阿、公、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 陝西下 四十八

厥、亦、刺、二、酋、供、以、從、未、幾、亦、刺、開、小、王、子、後、有、殺、害、意、仍、渡、入、西、海、十一年、正月、海、虜、犯、南、川、守、備、神、機、禦、軍、偏、道、滿、百、戶、葛、鎮、丁、顯、死、之、巴、沙、答、咄、諸、蕃、部、殺、百、戶、傅、五、戰、水、磨、溝、死、之、總、兵、徐、謙、率、兵、馳、至、巴、沙、等、殺、蕃、敗、之、十四年、十月、隆、一、部、烏、思、巴、合、諸、蕃、殺、千、戶、李、海、戰、死、之、十二月、軍、師、部、番、鎮、南、溫、右、六、失、加、侵、掠、弘、化、帝、兵、備、副、使、高、顯、守、備、楊、佑、卿、兵、龍、步、至、擺、羊、或、山、破、之、嘉、靖、二年、閏、四、月、海、虜、入、犯、北、川、守、備、楊、佑、卿、子、清、水、溝、敗、之、八年、以、虜、阿、公、克、所、入、西、海、與、亦、刺、結、姻、九年、殺、蕃、掠、碾、伯、四、月、指、揮、彭、果、擊、殺、蕃、于、土、官、溝、敗、之、十年、海、虜、入、犯、西、寧、守、備、彭、果、敗、之、十

五年正月舍虜入犯而寧閣后總兵官曹繼參將治
營敗之二月守備崔麒伏兵思邑務峽擊虜虜
敗之十六年二月守備崔麒敗海虜于錢保寺二十
年正月舍虜入犯下川口都指揮柳鳳標走之吉囊
犯而寧總兵楊信副總兵王輔等敗之二十三年督
叅部蕭蕭都司星吉出掠守備許世爵進敗之俺
答阿不孩來牧海虜回犯涼州十二月守備許世爵
撲殺番酋二十三年五月海虜犯南川守備薛卿
御之王狗公峽以虜回而海歸套二十九年舍加
定部蕭蕭攻掠張伯官備唐勇擒獲敗績三十年
督叅部蕭蕭攻掠紅崖堡百戶劉清總旗孫瑞先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冊 陝西下

四十九

等死之張伯謹守賀有年並擊殺番戰死
兵備副使范楚置定而門才水溝南控扼致番
三十二年守備鄭曉擊虜于燕麥川三十二年設
加和舍加定聚營叅部攻掠堡寨兵備副
使范楚率兵討破之三十三年署事參將金鑑
禦海虜于沙棠川敗之三十四年閏二月參將張
廷輔擊殺番于沙棠川敗之三十五年海虜犯南
川大掠五日而還六月守備彭汝為追擊舍加定
諸部致番死之八月督叅部蕭蕭出掠紅崖溝十
月致番出掠水磨溝復掠鐘家莊三十七年五月
致番出掠白石溝七月紅帽兒番入掠明臺寺

十月督叅部蕭蕭入掠楊官溝十二月督叅部蕭蕭入
掠雙不只溝張伯謹守嚴威擊走之致番復
掠西水磨溝三十八年正月刺叅部蕭蕭出掠上官兒
溝掠守備真德走之參將張世俊擊殺番于
乾溝敗之一月刺叅部蕭蕭復掠黑松峽于家寨
九月海虜犯南川莊浪參將周欽合禦之三月
海虜入犯一川參將張世俊遣指揮羅松伏兵沙
山尾擊敗之四十年三月致番掠願只溝掠守
嚴威擊破之四月華略占叅部蕭蕭從南山掠馬哈
刺溝參將崔麒禦海虜于擺羊戍山擊走之
隆慶三年恩我思哥部蕭蕭出掠兵備副使侯東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冊 陝西下

五十

參將參將陳懷掩擊獲其豪酋十戶錢世登
由紅帽兒賊戰死之六年參將蕭文奎御奇兵
掩擊部舍加部致番斬其豪酋萬曆九年哈叅
部番入掠恩打公峽百戶郭承勳劉世爵進出塞
外中伏死之十三年兵備副使孫好爵御兵擒哈叅
部番破之十四年舍虜在光額入掠張伯等處諸
番部十五年九月舍虜入掠燕麥川番部兵竭舍
事萬世德御走之松虜再犯北川萬世德禦走之
十六年九月海虜九刺他卜番入掠南川番部副總
兵李魁等擊于王狗公峽死之復獲其軍十七年哈
叅部番入犯三川防守百戶劉存仁追殺死之九月

查虜入寇入拉雅等處 十八年正月答順
制番入拉沙常川防守百戶劉世昌進戰死 五月
順義王擒力良送佛主而海固拉沙河三州 七月
詔遣兵部尚書鄭汝璽略而海 招虜軍傳阿赤
兒入拉雅 十九年正月略而海 鄭汝璽
副使石積參將村德招取諸生番部五萬八千有
奇 九月總兵張廷賢事金事萬世德參將魯光
祖等出塞迎虜至而海焚仰事寺 二十三年九月
成寅海虜入刺他 二十五年大寇南川兵備副使劉敏
寬參將達官禦于拉公桑硤城 十月辛酉
海虜入刺他 二十五年聚細刺諸虜入寇而川都御史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 陝西下

五十二

田樂副使劉敏寬御參將達官遊擊張應學
余世威鄧榮祖等合禦于唐驛溝大敗之 壬戌
都御史田樂監軍同知龍膺親督諸營兵追
虜出塞至白石崖大敗之 二十四年諸城刺哈山
通歸德路 議置五州城於五州山 九月而軍
營哨騎同刺公部著禦虜于而海之明沙斯首
十五級 海虜水凡諸部通居鹽池隘大兩渡河
而南 己丑龍膺 二十五年七月永昌小寇而川兵備
劉敏寬參將趙希聖禦于刺牙壘兵敗希聖
死 己丑官備王汝英中軍彭大猷死 二十六年
永昌小歸金火落赤牧而海請款許之 是年海

虜大舉入寇副總兵李魁禦于清溝硤死 三
十二年火落赤犯而川兵備李有賓參將張大猷破
虜于巴爾平 三十四年城威遠北川平虜南川伏羌
是年思各達犯騎南川守備李希梅死 四
十三年火落赤平子黃台吉牧而海 四十七年黃
台吉犯沙常川兵備李作舟副總兵王汝金禦于
燕麥川 四十七年黃台吉犯而川守備宋祖岸
副總兵梁甫等禦却之 崇禎三年黃台吉兄弟
殺主帥金虜王超免大類日威鎮入據海兄弟志
殺之許款 七年十月二十七日鎮海民馬安邦殺
備孔開籍同妻女自焚死太監張守禮守備丁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 陝西下

五十二

孔徹中軍李本隆百戶張商靖等死 時賊大盤固
買馬滋擾 十一月李教治東乾而細班着不領真
平 十年金酋九刺大骨什巴都爾黃台吉攻哈
爾超免殺之取其求許款 十二年十一月巡撫呂大
器勅已咽加爾桑番斬殺二千五百 十六年十二月
偽防衛使齊之宸制將軍魯大彬至而官軍 十
七年正月上官都廷課子興周執文彬殺之 偽總
兵賀錦破而軍與周後擊錦于南川伏羌堡王
殺之與周入而海

劉崑山在衛洛西北故臨先韓境漢書地理志云崑崙在臨羌西北有五母祠石室仙海
號池而有弱水崑崙山祠唐李唐劉元昌使吐蕃云二山中高四下曰崑崙山古所謂崑
崙山也崑崙山元龜潘昂霄黃河志云崑崙山在崑崙山北即有大崑崙山即崑崙山
山腹生頂皆雲霧不消連年成冰洪武間西平侯沐英征西域將軍劉德道先集至
此山非古所謂崑崙山也自漢太尉馬援傳會主西土相相故得是名見崑崙山
石二山辨

衛洛山在衛洛東南二百里故龍支縣南境南山夾峙多巨斧痕河出其中相傳即
禹所事處沿非按張守節史記正義云河有小積石山河出大崑崙山經于關入雙澤
澤行入合澤界大積石山又東北流至小積石山

東吳舒安期崑崙山積石山辨云按漢書地理志云崑崙山在崑崙山北即有大崑崙山即崑崙山
地里志云崑崙山在崑崙山北即有大崑崙山即崑崙山
吐蕃自云崑崙山在崑崙山北即有大崑崙山即崑崙山
唐曰崑崙山在崑崙山北即有大崑崙山即崑崙山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

陝西下

五十四

朝漢武三年西平侯沐英征西域將軍劉德道先集至崑崙山北即有大崑崙山即崑崙山
時馬援傳會之言也馬援為涼州太守于酒泉南山即崑崙山周穆王見西王母
此山宜立西王母祠以神祠是無疆之福數從之西王母既祠後漢書以崑崙山
之陽先而注地固地理志云崑崙山在崑崙山北即有大崑崙山即崑崙山
紀云河出崑崙山崑崙山在崑崙山北即有大崑崙山即崑崙山
體象華池崑崙山在崑崙山北即有大崑崙山即崑崙山
在西北崑崙山在崑崙山北即有大崑崙山即崑崙山
冰窟現其末終樹在其南樹在其北佛圖訓西域志云阿博達大山其上有八洞
水即崑崙山崑崙山在崑崙山北即有大崑崙山即崑崙山
崑崙山入于河其水之發自崑崙山崑崙山在崑崙山北即有大崑崙山即崑崙山
道元注水經按是教說崑崙山崑崙山在崑崙山北即有大崑崙山即崑崙山
崑崙山入于河其水之發自崑崙山崑崙山在崑崙山北即有大崑崙山即崑崙山
崑崙山入于河其水之發自崑崙山崑崙山在崑崙山北即有大崑崙山即崑崙山

崑崙山入于河其水之發自崑崙山崑崙山在崑崙山北即有大崑崙山即崑崙山
崑崙山入于河其水之發自崑崙山崑崙山在崑崙山北即有大崑崙山即崑崙山
崑崙山入于河其水之發自崑崙山崑崙山在崑崙山北即有大崑崙山即崑崙山
崑崙山入于河其水之發自崑崙山崑崙山在崑崙山北即有大崑崙山即崑崙山
崑崙山入于河其水之發自崑崙山崑崙山在崑崙山北即有大崑崙山即崑崙山
崑崙山入于河其水之發自崑崙山崑崙山在崑崙山北即有大崑崙山即崑崙山
崑崙山入于河其水之發自崑崙山崑崙山在崑崙山北即有大崑崙山即崑崙山
崑崙山入于河其水之發自崑崙山崑崙山在崑崙山北即有大崑崙山即崑崙山

崑崙山入于河其水之發自崑崙山崑崙山在崑崙山北即有大崑崙山即崑崙山
崑崙山入于河其水之發自崑崙山崑崙山在崑崙山北即有大崑崙山即崑崙山
崑崙山入于河其水之發自崑崙山崑崙山在崑崙山北即有大崑崙山即崑崙山
崑崙山入于河其水之發自崑崙山崑崙山在崑崙山北即有大崑崙山即崑崙山
崑崙山入于河其水之發自崑崙山崑崙山在崑崙山北即有大崑崙山即崑崙山
崑崙山入于河其水之發自崑崙山崑崙山在崑崙山北即有大崑崙山即崑崙山
崑崙山入于河其水之發自崑崙山崑崙山在崑崙山北即有大崑崙山即崑崙山
崑崙山入于河其水之發自崑崙山崑崙山在崑崙山北即有大崑崙山即崑崙山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

陝西下

五十四

其紀河源與同水漢自煙西至遠漢到起事陳成已攸尉七子事師都護之唐
于焉界介西域之中皆察動靜是意順于關之流入于蒲昌漢之官來目所經凡
班固記之詳錄道計度之辭水經所載二國都道九亦非同十入誤後世物舍
非誤去至云遠澤之水河端當轉為隱冷之狀當其深流處會于上無不墜之是即河
水所潛出于積石亦宜臆遠錄漢以來彰彰若若嗣後漢成元元年薛仁貴征吐
蕃敗績大非川以河關靜遠鎮直積石軍父之遠說河關而山峽時河出山峽
者為焉界所界之積石關又補以焉界之西之積石關焉界之西之積石關焉界之西
之積石關焉界之西之積石關焉界之西之積石關焉界之西之積石關焉界之西
之積石關焉界之西之積石關焉界之西之積石關焉界之西之積石關焉界之西
之積石關焉界之西之積石關焉界之西之積石關焉界之西之積石關焉界之西
之積石關焉界之西之積石關焉界之西之積石關焉界之西之積石關焉界之西
之積石關焉界之西之積石關焉界之西之積石關焉界之西之積石關焉界之西
之積石關焉界之西之積石關焉界之西之積石關焉界之西之積石關焉界之西
之積石關焉界之西之積石關焉界之西之積石關焉界之西之積石關焉界之西

東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其郡縣城隍天下經界者之者也注云有積石山河水所出
又有烏海貞觀中詔李靖使臣集亭西在吐谷渾軍火都州為城所領後幾千更
都山窮處出塞登漢哭山侯戰于烏海破天柱都于赤海居集道示行空荒之地
二千里迤次星宿川連拍海上望積石山龍河源自是以以上為唐古積石在河間
也唐置軍而更名積石其舊稱猶之征吐谷渾近在青海而以居集亭為積石
道都善道亦水道其末道蓋渾道也蓋實錄其地亦置河源軍于都城縣其
河源郡之故地可證也述主開元中張守節作史記正載云河州有小積石山河
源出大集海入後渾東南潛行入吐谷渾界大積石山又東北流至小積石山指河渾
所出者為大集海似以積石山為小集海矣又以河關為小積石山為大集海以積石
石其名跡未盡也唐代之末必有據有河渾華夷隔絕既為五朝歷數年
難無經戰長慶中劉元為使吐蕃開懷手以河關為積石山為大集海以積石山
之流星宿川為河源也而後之通其狀陽云之唐記焉端緒之通者以主唐唐都實
清品曹蒙不情真軍名所起起沒卒相逐遂致元為之說極抵山海水經以交班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冊

陝西下

五十五

因郭璞鄭道元之傳鳴呼曲士拘傳維見不廣凡于知識未逮者輒為荒謬談話
所謂史所見多所傳去數筆札而余前人之與古蹟受誤千載如長夜至于知會
之志行泰為借而而明後河關者建高廟祀在石積石之說蓋其可
辨荒妄之疑終古下後深可慨惜矣各有難余者曰南書荒僻折文蓋次叙之在
所相去似不應遠范輝極全城之而而滑于折大則瞻尾之有荒廢獨不可以理
推之而乃信不可知之數牒以置辨乎余曰不然水經云河自朔方東得運渠搜地其
渠搜在介休林北折支渠搜亦差次叙之相去未遠一折支即河曲也所處是都實所
稱九澗水是已又稱九澗水與行于六日程河始行荒荒而荒荒入荒荒
之上入荒荒在折支下荒荒之水滑出積石既有經證于漢而荒荒流入荒荒
獨無是理于折支下荒荒道流水東流為清澗為要水出于南荒荒水亦既滑
而後見南書亦說誤失余賦黃河意陳群籍兒其源委今通其故乃備列之
以發千百世之覆云

雲山西北去衛治百餘里有積雲四侯不消物之右銀屏相傳有靈其形類銀屏之

會垣大可飢餘味極脆美

金山在衛治百里上有激池過旱橋之常雨隨陽帝在吐谷渾史群臣其土後圖

吐谷渾于慶康川命元壽南之金山是也

熱水山在衛治五百里山南出熱水流入青海山北出冷水即西海河源古所謂澧水也

掘延山在衛治西故化隆縣境隨陽帝征吐谷渾大獵此山長圍周三百里隨地是云

澧水即其地

遼山在衛治西吐谷渾界隨陽帝征吐谷渾大獵此山長圍周三百里隨地是云

其日景雲浮于上殿光顯聖德

大非山近青海吐谷渾界隨陽帝征吐谷渾大獵此山長圍周三百里隨地是云

都山在衛治西隨陽帝征吐谷渾大獵此山長圍周三百里隨地是云

都山在衛治西隨陽帝征吐谷渾大獵此山長圍周三百里隨地是云

都山在衛治西隨陽帝征吐谷渾大獵此山長圍周三百里隨地是云

于海則是山在西海之東而為西寧境內之山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冊

陝西下

五十六

大非山在衛治西澧水所經也

唐述山在衛治二百八十里鄧道元云山甚豐實山奉之上立石數百丈亭亭集其貌

勢高遠望望者謂之託雲上其下層層巖壁壁岸無隙巖巖之多少名

室馬室中若若積卷名積書教世士鮮有者遠者每見神人往還復見日見其靈

因名其山指其堂之居謂之唐述唐述唐述唐述唐述唐述唐述唐述唐述唐述唐述

石城山在衛治二百八十里即石堡城唐述唐述唐述唐述唐述唐述唐述唐述唐述

城山詩曰石城門峻嶺間開更數城風落石是也

同利山在衛治二百八十里二名大山連延高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金城山在衛治西七十里依名娘娘山恐即隨陽帝安群臣也

關山在衛治西北臨水當衛界隨陽帝征吐谷渾大獵此山長圍周三百里隨地是云

刺刺山在衛治西臨水當衛界隨陽帝征吐谷渾大獵此山長圍周三百里隨地是云

六機山在衛治北鄧道元水經注云上有五樓危倚山原峯高二百八十八丈其下有神

即舊唐書馬蘭關上州志曰西平寺北有玉樓神初在平東北至聖水還其由

縣城在衛治北二十五里天中宣威自衛新擊敗者已必都進次此山
去衛治六十里上有五峰

縣城在衛治北二百里水經注云灌水東南流至霧山注浩靈河

縣城在衛治北去衛治八里其土亦因名山山有石洞中石像圖志稱紅崖寺其古是也
次曰東去衛治三里漢名道陽縣道元謂之洛陽地極險阻為漢都從未咽喉地唐人嘗
築省東城控制要害

清江在東德因故者北二十五里
新縣城在衛治西塞外唐李玄英與吐蕃戰青海敗績退走此塞舊名塞塞塞塞塞
新縣城在衛治西以著界開元中主分界碑

大相廟在衛治西南許仁貴征吐谷渾置重州于此廟廟道廟在平川

聖廟在長寧谷隋楊高祖吐谷渾過此
北魏廟家舊西州州牧和中置制元塔

衛城在七里州西平太守中務道見拒張夏蓋王聖城都護嚴與金人戰於此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十九 陝西下

新州城首屬與金人戰元處

此城在衛治西南李靖征吐谷渾敗其兵于此

關谷在故臨羌縣西漢復先校尉鄧訓據擊羌是唐唐龍泉谷在衛治西八里有龍
泉鼓即西川楊龍泉谷也唐劉元昌使吐蕃路漢水至龍泉谷諸將皆疑多道漢水

劉元昌使吐蕃出塞谷低龍泉則泉谷在龍泉谷也
漢谷在衛治西南段頗率為役頗破先塞今在宋清平故城南舊中置鼓鼓者

大凡谷在黃河北魏書舊處

今縣城在衛治南二百八里宋王瞻遠字寶珍南山徐敷谷討湯叛先率三年無
絲平堡于此音谷在漢九吾飲縣西

唐關谷在九吾谷西漢水次波連破西羌
和國谷在故漢水縣西漢隴西太守連主將擊先處

衛治在漢水縣南長安城擊現常戰漢于此先谷在衛治西北漢水衛城東
漢先谷村傳言戰處

相與谷在衛治西北今謂之北川隋煬帝征吐谷渾入此

縣城在故洛陽縣西漢馬武與先人戰處

朱谷在大峽口西二十五里宋王季弘殺陰靈撤府軍出朱谷口即此
和國谷在城城南道元云今道拔東西二縣水又期頓谷二水北注之吐即拔西
西川南流注漢水是至大峽口入漢也

丁羊谷屬古漢州境出金宋和政開全坑得鑄成金

魏國城在漢東川東隋太僕卿楊義臣屯兵于此國出谷渾
東則即南歸黃河漢馬武破先于此即即川之東西俱屬魏東即即都利也及
河是也

衛城地名在衛治西北結水昌衛城舊名義順南涼以北涼兵至此大掠五千餘戶而還
九曲在衛治西南唐大寶中哥舒翰收復其地

西海西去衛治三百餘里水經注云西平二百五十里有說子也世謂之青海湖所
謂馬泉先海周數伯里北有鹽池舊名無鮮皆有黑點海中者山主朱米合遊北馬其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十九 陝西下

上得龍程日行千里縣青海縣王莽據年禾先處西海地置郡即此隋煬帝王馬
拔于此水龍程昔拔海在尉遲川西 朔河南去衛治南二百八里按水經河水逕西海郡

南入東北流入西平郡界逕黃河城南道元注云西北去西平二百七十里入東是白城而金泉
與漢水合 漢水其源出西塞外流經衛治北東至漢九吾縣東入黃河古漢中之名縣是也

謂之西寧河通志又行都司志疑蘇木達河者非也水經注云漢水逕龍泉城而西皆在臨新
縣西水經注云即西塞外之石峽也自塞外以至西平城此處無南注之文安得指衛治之北水為

漢水也 漢水西開門東入衛治二百五十里今謂之通河舊志謂在衛城西二百里者似非按漢水
先志云漢水東至九吾入漢水即道元水經注云漢水出西北塞外是數哩漢水東至九吾縣北此水

鮮塞東討故城南入東塞東山北入東塞漢水城東流注于漢水矣是九吾縣北此水
大通河非漢水也大通河起于宋塞入通城于河上亦猶宋改鄆州為西寧州漢水為

西寧河也 魏州出衛治南由通城是故縣東北流入漢水

衛城水出衛治西南屬川水北流注漢水
魏州縣城在故臨羌縣西漢馬武與先人戰處

宜奉水在衛治東北七十里水出宜奉縣南流至石碛堡南入澧河

物其水其源出平反東南動且縣音動且是後所居也此流至大碛口入澧水按水經注澧水有動且之名即此號也關駟云金城河與動且河合是已

已於此出縣南入中興水合至石碛堡關北入澧水

六谷水在故城是縣東南北流入澧水

唐水逕唐遂山南注澧河

大谷水在流河故城北

盧水按隋志在化陽縣境

北入澧水

一說志謂來自青海逕衛境入澧水南有宗谷口非矣

牛心川在衛治南舊志指為即魏川古麒麟河俗謂之牛心川按鄭道元水經注云牛心水出西南出中興北流逕平川東又北逕平川西東北入澧水又逕西平城北則南川為平川無疑

去郡城在衛治南五十里程今原水注平心川

利州在衛治西北按一說志謂伯雅川舊志謂中平川一名幹余采川俗呼為北川皆此川也昔置長寧縣于此縣廢元經注云水出松山今奉文川南入澧水即隋陽帝所入長寧谷也隋陽帝紀四月帝巡河右至西平五月庚辰帝入長寧谷

利州在衛治北水逕長寧山注長寧川

景平川西北入衛治平里水東注長寧川

晉昌川在長寧川西北水注長寧川

伏瀾川在石碛堡東北流注澧水

龍川水出衛治南山下北流注澧水

魏川在衛治西唐劉元為使吐蕃至龍泉谷西望魏

胡川是也

大非川在平里堡水西流注澧水

非川在西寧州

樹連川在石碛堡城東北

軍西

白土川在平里堡東

廣義川在衛治西北

其川在衛治西北

其川在衛治西北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 陝西下 五十九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 陝西下 六十

西平水 魏川在衛治東北七十里水出宜奉縣南流至石碛堡南入澧河

物其水其源出平反東南動且縣音動且是後所居也此流至大碛口入澧水按水經注澧水有動且之名即此號也關駟云金城河與動且河合是已

已於此出縣南入中興水合至石碛堡關北入澧水

六谷水在故城是縣東南北流入澧水

唐水逕唐遂山南注澧河

大谷水在流河故城北

盧水按隋志在化陽縣境北入澧水

一說志謂來自青海逕衛境入澧水南有宗谷口非矣

牛心川在衛治南舊志指為即魏川古麒麟河俗謂之牛心川按鄭道元水經注云牛心水出西南出中興北流逕平川東又北逕平川西東北入澧水又逕西平城北則南川為平川無疑

去郡城在衛治南五十里程今原水注平心川

利州在衛治西北按一說志謂伯雅川舊志謂中平川一名幹余采川俗呼為北川皆此川也昔置長寧縣于此縣廢元經注云水出松山今奉文川南入澧水即隋陽帝所入長寧谷也隋陽帝紀四月帝巡河右至西平五月庚辰帝入長寧谷

利州在衛治北水逕長寧山注長寧川

景平川西北入衛治平里水東注長寧川

晉昌川在長寧川西北水注長寧川

伏瀾川在石碛堡東北流注澧水

龍川水出衛治南山下北流注澧水

魏川在衛治西唐劉元為使吐蕃至龍泉谷西望魏胡川是也

大非川在平里堡水西流注澧水

非川在西寧州

樹連川在石碛堡城東北

軍西

白土川在平里堡東

廣義川在衛治西北

其川在衛治西北

其川在衛治西北

其川在衛治西北

其川在衛治西北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 陝西下 六十

南門水通夏已隋改馬澧水縣即本之老鵝城地也

龍馬縣故城在衛治二百五十里西龍馬縣

舊為西郡都尉治此都道元云澧水東南通小音無城此故都尉治又關駟曰九音縣西里

有小音無城是在今之古都地矣唐上元中吐蕃攻洮州以龍馬城屬洮州洮州近也

地里志云南上二郡州分水嶺四十里按漢書雲去病追諸羌及漢書雲去病追諸羌

後亦此也及改水經注云澧水出九音縣北今居縣西北塞外南流逕今居縣故城西不南逕水

登平而歷左右各南流注斯伯潭曰是今居又在澧水北而今之茲浪衛境天始備列之

九音縣故城在衛治三百五十里在今古都東四十里按地理志謂澧水至九音入河通今縣

澧水而也按鄭道元云澧水不東逕九音縣北馬都尉治則九音在澧水南是為西塞水不

關駟曰九音西四十里有小音無城小音無城為今之古都地計其里至與大形勢是在今之川

口也

浩道縣故城在衛治三百里在米大通城西北漢置縣王莽更名與武

大通城在衛治東北舊名連南控扼要境米家寨中收後漢郡乃案塞拒守水曰大通浩

澧水西平復距也又有三角城元築以控要害地極險峻

澧河即城在衛治西南前涼

張縣分洧河即地為洧河即 晉興郡在衛治南小音無城南晉永寧中分西平郡界其
即統左南等縣 鄆州故城在衛治西南二百二十里小橋石山北洧河即東宋永寧中分
吐谷渾河對馬洧河即此水經注云洧河即有云城東有衛治因之為洧河即東為
寧塞城後廢今為舊城所居 西漢郡城在臨先縣故城城西三百里王莽遣樓
早永先擊屠屬秦蓋西海郡是也 龍烈城故先寒地關關十三州志曰城在臨先縣
西三百里王莽蓋西海郡治此城龍烈無戰戰于城此 洧中城故小月支城
州志曰西平郡界之南有小月氏國 鄆縣故城在衛治西北臨州界鄆道元所謂洧
置水東而運西平之鮮谷塞是也 鄆城故道元洧水運亦城此
漢先城故道元洧水運亦城此

漢先城故道元洧水運亦城此
漢先城故道元洧水運亦城此
漢先城故道元洧水運亦城此
漢先城故道元洧水運亦城此
漢先城故道元洧水運亦城此
漢先城故道元洧水運亦城此
漢先城故道元洧水運亦城此
漢先城故道元洧水運亦城此
漢先城故道元洧水運亦城此
漢先城故道元洧水運亦城此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 陝西下

六十一

鄆城故道元洧水運亦城此
鄆城故道元洧水運亦城此
鄆城故道元洧水運亦城此
鄆城故道元洧水運亦城此
鄆城故道元洧水運亦城此
鄆城故道元洧水運亦城此
鄆城故道元洧水運亦城此
鄆城故道元洧水運亦城此
鄆城故道元洧水運亦城此
鄆城故道元洧水運亦城此

法入厥身人于此後賜名張武城 石城南近黃河晉段熲擊于先于石城後河墜坑而死
八百餘人即于此也 左南縣故城南臨黃河在石城西一百二十里志云永寧中其前
張瑄從左南縣河而截趙縣秋軍是也 白土縣故城南近黃河在唐述山音永寧中其前
云河水東來運歸津城北白土城南三州志云左南津西六十里有白土城城在入河而為
河濟渡電魏州刺史郭淮破先連塞于白土即此也 鄆城故道元洧水運亦城此
連元初以并即為護先故尉故川有郭名 黃河城在衛治東自水經云河水東來此連黃
河城南鄆道元注云西北去西平二百七十里前漢張駿分洧河即地為洧河即東此城而
水經黃字訛之耳歷代故城無黃河即縣之名也 鄆城故道元洧水運亦城此

漢先城故道元洧水運亦城此
漢先城故道元洧水運亦城此
漢先城故道元洧水運亦城此
漢先城故道元洧水運亦城此
漢先城故道元洧水運亦城此
漢先城故道元洧水運亦城此
漢先城故道元洧水運亦城此
漢先城故道元洧水運亦城此
漢先城故道元洧水運亦城此
漢先城故道元洧水運亦城此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 陝西下

六十二

漢先城故道元洧水運亦城此
漢先城故道元洧水運亦城此
漢先城故道元洧水運亦城此
漢先城故道元洧水運亦城此
漢先城故道元洧水運亦城此
漢先城故道元洧水運亦城此
漢先城故道元洧水運亦城此
漢先城故道元洧水運亦城此
漢先城故道元洧水運亦城此
漢先城故道元洧水運亦城此

北川去衛治北十五里有旱坪堡劉家下寨二十里有劉家上寨又五里為小寨堡
蔡家堡高峰山城八里為孫家下寨二十里有孫家上寨紅崖山城雙廟堡又
五里為三家堡四十里有總堡舊道中備官又有黃港堡諸二堡俱有朱家寨
又五里為新寨堡五十里有小乾溝堡楊家寨高墩堡居國堡宋家堡高車堡
又五里為人寨堡曹家寨鮑家上寨先家堡李巴堡六十里有邵家堡吳家堡又
五里為東劉堡景陽川堡七十里有陶家寨鮑水堡石山堡又五里為新溪堡尤

十里有毛家堡

仇寺堡八五里張家寨

青堡其南十里為審考才堡又東五里為西宮兒堡七十里平戎堡置防守官其

編原
第十九冊

六

皇為北鄉堡谷家堡又五里為總堡錦遠堡又十里為慈惠寺堡又十里為

東十五里有呂家堡又西南二十里為木川山城

矢于伏羗堡上下合擊之

八十里雙山堡六十里孤山兒二十里張伯一百今里平坊七十里李

源
第十卷
陝而下

六十六

川兵出塔兒灣分禦虜大入則諸兵又於水草溝上下合擊之

下合擊之

南川兵出關門分禦虜大入則諸兵又於班擲兒關門上下合擊之

俄皮出市時體以馬為聘者十餘匹下亦三不離帳者蓋初相恐其反亂也
星之事故元及至日為壽節十三族受爵人馬成赴樹城迎班

開明次日甲子開堂開會而去

降卜族居俄塞外去中而百餘里有上下二族西隔界未達東接占旺由黑河東西
二百里無城郭多建帳棚有庫室之二十四里有奇國風俗與中內往往不
準國章元是為已發諸酋族千名浮橋其廣帳棚部其德兵後本年十
月後入大德淳連擊出塞中伏被執寸草其屍自是叛亂廢足不日為已後顧
入到寺藏僧額而聖約要約為曆八年松慶寺僧阿亦克八林其部十九年經各
書鄭潘因其控道復被鎖南聖約族之開族公奇有格路族密各族身已族
沙尔元族阿班族連古族亦悉叛族思察族哈書失加意族止卜族商家族亦只
之族俄卜族降俄族出加族托德族亦即降族今日卜余巨族沙利卜余巨族東余
族俄卜族降族余加族其多層族據余即細俄族其族阿卜余余加族卜余巨
族里余結族哈已族實已族俄加族阿卜余巨族里余各卜余巨族哈余官族總計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 陝西下

七十一

加族哈余加族同受卜旺族哈族據余加族者旺卜余巨族利加卜余巨族本余即
族利卜族多據族思已族東余結族實微余族利余結族麻余結族電已族丁則
族余思已族漢卜余巨族加洛卜余巨族約余受卜余巨族哈余結族余余已族哈
余余族約余余族阿余族利余結族余余加族東卜利族已結族族余族實加
卜余巨族里余族實余余族加利族麻族結余加族漢族余族里余族沙利族利
失卜余巨族余族余族余族余族余族余族余族余族余族余族余族余族余族
爾卜族東余族族羊結族實族余族余族余族余族余族余族余族余族余族余族

占旺族四重俄族武三年招撫居塞外西接下隆卜余族華旺居俄族余族同往住建
二族族履府定嘉靖甲午年出標馬哈刺德輪馬久絕高曆十九年經里而事鄭連
使無諭之互聞其族有領而族達俄族六下族阿余結族余族哈余族余族思余加
族和余加族多余利族余加族俄族的俄族思余利族哈余族余族余族余族余族
俄族余余余族余余余族余余余族余余余族余余余族余余余族余余余族余
余余族余余余族余余余族余余余族余余余族余余余族余余余族余余余族
余余余族余余余族余余余族余余余族余余余族余余余族余余余族余余余族

劉敬寬復招撫者馬

喇嘛族一曰哈旺族武三年招撫居塞外在占旺東古部之西南也無庫室庫
帳戶四百口九百餘其俗與占旺同馴犢磨常正儀十四年著道額余而漢古突
加侵掠弘化寺中僧楊佑襲俄人嘉靖四十年由南川律馬哈刺德為曆九年入掠思
打余族百口即承襲劉世爵進出塞外中伏而死十三年兵備劉後燕好爵即兵掃
其巢穴斬敵二百三十有奇獲生畜二千有奇有年士奔而劉十七年入犯三月防守百戶
劉存仁連戰死之哈旺族連統十九年經里而事鄭潘招撫余族不至二十三年兵備劉敬寬
遣人慰諭并其居族有據官族利元族余加族族總族哈四十有奇

打卜史族居俄塞內古部西之松樹灣會宰伯李氏族也口二百有奇歲給馬一十五
滿巴族居俄塞內古部西之松樹灣會宰伯李氏族也口二百有奇歲給馬二十
古逃族在古部西與打卜史族相鄰族也口二百有奇歲給馬二十
哈族族居俄塞內古部西與打卜史族相鄰族也口二百有奇歲給馬二十
即余卜族居俄塞內古部西與打卜史族相鄰族也口二百有奇歲給馬二十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 陝西下

七十一

思里達族一曰果迷卜旺族武三年招撫在上隆卜西去衛治一百五十餘里蓋古洗河
即地有上下二族其飲食居處不異降卜又有哈沙族而弗效噴噶曆十九年經里而
事鄭潘連使招撫三族余結族哈余族約余千匹聖額不齊時或不主二十三年兵備劉
敬寬招撫馬後歸噶馬我西海其日有新獲功

中藏族漢武三年招撫三族之也居俄上思里達西近青海漢西海即歸族父已散亡
日爾族漢武三年招撫三族之也居俄上思里達西近青海漢西海即歸族父已散亡
降族漢武三年招撫居俄塞內西去衛治五千里勒對漢教寺二處居西納
居族後漢武三年招撫居俄塞內西去衛治五千里勒對漢教寺二處居西納
巴余族居西石族戶二百有奇口二百五十歲給馬二百五十

西納族漢武三年招撫居俄塞內西去衛治五千里勒對漢教寺二處居西納
川河北黑嘴兒其有緣地土住牧山場自鎮海西門已上至小庫鎮大度鎮西塔
塔往下其河通河北多色古城西納川上寺毗連薄小山嶺口止
勒有界址又沙塘川先科下圖師由地亦各省有地界供永樂公年九月十六日順西納族

洪熙洪武十三年相撫舊牧塞外去衛治二百餘里北至大通河西至北川塞外
得大通城廣袤五百餘里無廬舍多荆棘其俗與諸蕃酋無異其所屬有督
思城番哥乎小族侍陰阻敵出掠正統十三年蕃酋元洛叛遣指揮柳賢捕獲之
天順元年四出侵犯把涼永莊浪西攻破城堡戍散官軍初掠生番無寧鎮總舍請
擊主總兵官衛顗討總兵毛思歸兵由駱駝山討之俘斬七千七百有奇王正德十年
又入據永慶漢戶乃徧去戰死之年是年總兵官徐讓率兵襲擊生蠻之其族遂散而番

三

噶族巴沙亦族也已沙數計全有其地南北百餘里東西三百里支屬散處各自為族無統儀有大督噶族小督噶族上噶族中督噶族下督噶族六古噶族蘇噶族則亦的族巴噶族巴的族該加族思冬沙族阿洛受族思哥達族刺噶族亞當族舍阿思加族冲噶族烏其沙族烏其冲約族思蠻噶族諸貴族奉阿族思加濟族阿洛原只族比倫貴族哈介麻族之巴族舍加族萬介定族茶位族麻介日族麻居族而思各達族有國師金印小札命的族其路也則達族居入通川者則勢于莊浪大督噶戶千五百口四十刀犀利善倭巴噶戶三百口八百有奇萬甲路兵三百海虜云紅帽善箭督噶善刀恆畏之嘉靖九年拉麻伯冒掠上宜海指揮劉某擊破之二十三年酋長却里古出掠守備許世爵追敗之二十九年余加定族攻掠碾伯守備屠勇間道得其果頗多款復又其連番賄邀于道我兵擒擒戰事頻中失兵連敗請指揮陳龍超感死之殺傷百餘人所獲保衛生事至三十五年聚眾攻掠紅崖堡守備俞京師失往救怯不敢進麾下指揮趙芳若戶劉清總族張瑞光

七十四

思俄國司族亦已沙族屬也居樹城北塞外皆唃却中天順七年已沙糾犯沙棠川陽慶三年出指平戎道上春將陳信捷擊之至其帳前周知也謀其首惡不敢復出後肅州南山僧來居其族凡召唃族屬咸歸事之習其教焉歲輸馬三千有奇
已丑族法武三年招撫初居牧北塞外與已沙隣已沙屢糾其族及其族所屬阿余加舍我順七年入掠沙棠川大破之其衆沒焉王德正年總兵徐謹襲已沙而己沙散亡流處沙棠川北川卷刺只達若廬室歲輸馬三千所效順焉
扎魯的族居牧紅崖海臨有城堡慶慶室並肅州西山僧烏思藏所率來居塞間族輸馬三千有奇
麻加族居牧塞西碾伯北勝蕃海有城堡若廬室八十餘口二百歲輸馬十有奇
本到族在塞西紅崖海若廬室有僧自南來居此遂闢族輸馬千餘二十口五千有奇
西衛軍大衛西北去衛三千里戎之別也法武三年酋長領南吉刺斯入貢因蓋衛以爲指揮今事給金牌輸馬爲茶永豐三年吉刺斯同兄塔力襲吉刺斯兄年貢馬以爲襲襲爲指揮奴兒爲指揮今事各賜袍帶帶鈐室德三年勅指揮印質往其衛招撫叛亡正

輸馬二十有奇

廣政破部落散亡

錢六年遣指揮哈喇丁夜襲諭其番十二年部人占麻力邀殺其單達指揮祈賢捕

五

馬十有奇

撫立諸侯。看正德中。為北虜殘破。散走。腸走河。而今不知在所矣。

久牧至四十年以中濕腫足而歸遺承邵上校樂居海上萬曆四年傳卷末建仰筆

聚牧青海肆出搶掠

海腫大者紉諸通亦乞款不許俱各遠徙無復敢窺伺邊境矣

親漢從著燕虜派喜易西事行百里許而出石碣即燕虜西行四五百里乃止

六

王庶便防禦西平秦州應改爲臨守劉總兵與其涼分爲三樞乃漸稍舊餉使常有遺

矣二年之倭倖海神烽火砲潰皆降倭後一可當于可樓行旬數天三日鼓着旗噓河濱岸
 着而海上之警數有氣力其旗有總名曰紅帽着子又大海西南有阿利列第一旗島其部
 落數衆先年曾教大酋兄弟至貴台言其幾作與虜時也惟是謀逆通將曾必招徠歸順則
 悍軍之隨於虜則誘而出之為虜掠則出其報護之其能新叙則照例陞賞之赴來者臣即
 給而獎之使海上諸番皆為我耳目則要而虜視之草木皆兵人安敢窺奪海賊也四曰
 扼川威凡刺道子與本虜世世回入一子弟逢逢被洗沒虜劫掠全由是與無刺結親意欲
 其心子虜者家之虐賊不許借邊地備四川威行走傳其情形則省覽由是引見刺會其
 子為家國西北之幾兵聞外為其聲援虜必畏而不敢來海虜之猖獗天立曰飭茶味海上
 番夷以茶為命中國之制惟熟着則番茶禁生着則不許然生着托熟着以交通海
 虜附着族以私貿易有奸商私載入着地野無私載抵厥穴以收厚利虜亦樂着海上
 夫今嚴為禁禁無許私茶出境入虜則海店日困或有知偷者中應腰斬者歸者天
 六曰臨餉則本寒島務值其往收近塞則性師潛出打草集焉使老小輻重慶不及
 而為計者赴其馬匹虜必不能幸若海上天曰更責功虜人款之先入犯則噉其粟氏得

而戮之虜亦不能入自款之後虜掠者殊獨迎敵繼因虜酋四行羅織官屬逮劉諸者逮莫寧之隨虜易掠者陰為探漢人亦畏虜不敢殺上有迭派巴者夫臣入西事訪知此情乃乃倚端告明示賞格故虜不敢入獻失虜罪甚重者不致遣民賊之走自能非達臣但獲安衆意也臣已三奉命而虜人必殺故虜必賞仍備示著漢軍民但虜近遣窺伺或假以司責俾著者許乘便殺之隨級即給銀千兩願墮有微隙使著漢軍民等親知故賊之獲大創是連得也幸無掛身命以圖虜者乎近年來法令不行又失血戰而隔年不叙功萬里黑告之事況且有因殺虜故而又獲罪者矣特史死心豈獨著漢軍民昔長集也合誠招降並得先年虜有率衆四五千名至者官以上降者優以獎撫千戶官職十名或二三千名亦各給賞招降有功寨守等官則亦分陞陞賞金起馬指翼之後虜必震驚而貪美強虜室者畏敵而附者著各將領有招撫之法安排之始其美服飾優士禮石則冬前並無望風使遁者乎虜漸收離是亦消海之變矣然西事雖九之地著漢離居僻在一隅情逆阻甚臣入奉命查閱西軍積聚食廩再種草場無草其時青苔不接質易無指盤狀官下鄉歌詠士民皆持刃入而去臣與各

將吏委曲調停凡軍糧易料皆以主奉旨徑相照而支乃積得萬軍十日之糧軍僕供
萬軍出塞十日之支故今議劉唐者先養士又養士者先積餉然積餉十萬則未可
以旦夕舉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

自成都府錦官驛由府衙之新都軍站廣漢驛北由潼川州境古店驛站至域驛建寧軍站望華驛秋林軍站雲龍驛保寧府境富村軍站柳道驛龍山軍站錦屏水馬驛提樹軍站施店軍站柏林軍站柏林通運所龍潭軍站周津水馬驛沙河軍站神宣軍站神宣通運所抵陝西寧羌州境為北路自廣漢驛西北由成都府境金山驛西平驛武平驛小溪驛漢子驛水進驛小河驛三合驛抵松潘衛為北路由成都府境唐安驛邛州境白鶴驛雅州境百丈驛雅安驛新店驛胥口驛黎州境沅沱驛越嶲衛境河南驛鎮西驛利濟驛龍泉驛瀘沽驛建昌衛境漢龍驛瀘川驛阿用驛祿馬驛會川衛境已松驛大龍驛會川驛腰驛茶溪驛抵雲南武定府北界為西南路由府衙之龍泉驛陽安驛南津驛珠江驛安仁驛叙州府屬之龍橋驛重慶府境奉高驛東集驛來鳳驛白市驛朝天驛渡江由百節驛百渡驛東溪驛安穩驛揚州境松坎驛桐梓驛揚州驛永安驛相川驛仁水驛涪潭驛黎溪驛奉黃驛白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 四川 七十九

泥驛抵湖廣播磨又自相川驛西南昌田驛沙溪驛黃平驛抵貴州之興隆衛界為東南路由成都府境永興驛太平驛來水驛安遠驛林驛抵茂州自茂州折而西北由長寧驛來遠驛歸化驛鎮平驛古松驛亦抵松潘衛為西路又自錦官驛通運所水路由成都府屬廣都驛水馬驛龍爪驛眉州境武陽驛眉州驛石佛驛青神驛茅門驛嘉定州境平羌驛雲驛嘉定州通運所三聖驛沉厚驛下壩驛叙州府境月波驛宣化驛真溪驛牛口驛汶川驛叙州府通運所李莊驛龍驛瀘州境江安驛董興驛納溪驛瀘州通運所瀘川驛黃陂驛神牛驛牛腦驛史壩驛重慶府境溪東驛石門驛石羊驛雙溪驛銅鑼驛東洞驛朝天驛重慶通運所木洞驛龍溪驛蘭市驛涪陵驛東青驛節陵驛花陵驛雲根驛忠州通運所潛溪驛慶州府境遂寧驛集賢驛萬縣通運所巴陽驛五峯驛南沱驛永寧驛慶州通運所高塘驛抵湖廣已東界為東路又自陝西漢中南界水路由九井驛朝天驛問津驛龍灘

驛虎跳驛茶溪驛盤龍驛順慶府境龍溪驛平灘驛嘉陵驛重慶府境太平驛合陽驛上沱驛重慶府入大江為北路又自叙州府水路由馬湖府境羅東溪泥溪驛入東川軍民府自瀘州境納溪驛納溪通運所渠壩水驛大洲水驛峽口水驛入永寧宣撫司為南水路又由永寧永安驛永寧驛永寧通運所普市驛摩泥驛赤水驛阿永驛烏撒府境層臺驛周泥驛長甸驛黑張驛普德驛驛抵貴州北界為陸路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 四川 八十

松潘 威茂 安綿

松臺威茂皆氏先居之自漢以來叛服靡定

國朝洪武十一年御史大夫平托將軍丁玉克服其地設松州潘州茂三衛
溪威州二千戶所洪武二十年併松潘二衛為松潘衛軍民指揮使司宣德
四年調威茂所屬後所為小河千戶所增置城堡添調成都利保等衛所官
軍更番戍守先年兵備提督皆待即都御史成化初改設按察司副使總理
松茂兵務後因南路梗塞茂松不相通又龍州相去遼遠分設松潘威茂安
綿道兵備又設鎮守總兵官以侯伯都督充之掛平蠻將軍印成化初改分
守副總兵協守左右將軍南路東路二遊擊將軍俱以都指揮充之正德五
年添設石泉壩底守備以都指揮體統行事又松潘瞻臘地方相隔六十餘
里皆有隘口可通北虜嘉靖十一年虜賊深入為害巡撫都御史宋滄議於
瞻臘後山嶺建靖虜墩而小高嶺建禦寇墩設戍守之嘉靖二十年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冊 四川

八十一

欽差巡撫都御史劉大謨巡按御史王珩奏設守備指揮亦與都指揮體統行
事增官軍二千員名展修瞻臘城堡建軍官廳營務神宇于瞻臘舊堡遠
牆一萬三千五百三十丈深挖坎井二千五百六十四口及於大壩建立一
堡修築城垣內建官廳營務房西山平壩更修一墩以防虜騎侵擾之患有四
州三近瞻臘今阿失寨即上潘州班族則下潘州二州之間則中潘州去
松不二三日故城遺址尚存惟松州今為衛城軍屯堡與瞻臘諸番大牙相
參原照之利頗豐雖無厲禁然亦不相侵奪自松達茂不三百里路循河岸
夾頭棋布山岩現之如蜂房堡寨有堡過漢索橋則古維州故城三面臨江
殊險隘蓋董卜韓胡宣慰司與雜谷安撫司交界處城與李德格等處接道
址尚存舊碑景泰間為叛夷王永所毀州址今為雜谷壩寨遠北則古無憂寨
然皆名存實亡不復為我有也大抵松臺威茂溪茂相半然皆置衛所備
守不廢若蓋松臺所以扼塞吐蕃疊則松茂脈絡昔人謂吐蕃入寇必自黎

文南詔入寇必自沉黎吐蕃南詔合入寇必於瀘口失守則黎南

然則三城連綿瀘口疊茂喉襟威茂瀘口障蔽岷山全蜀巨屏實天設險
以限蠻夷者也 松潘則副總兵一員駐劄松潘衛遊擊將軍一員駐劄小
河千戶所左參將一員駐劄龍安府遊擊將軍一員駐劄瞻臘屯堡把守指
揮五員分督關堡自松潘以東望山關雲閣閣風洞閣松林堡紅崖閣三合
堡鎮遠堡小關子堡松子堡三路堡師家堡四望堡抵小河千戶所蜂蟻堡
葉堂堡馬營堡水進堡鎮夷堡鐵龍堡龍州宣撫司又自松潘以南紅花
屯堡熊旗屯堡西寧關山屯堡安化關鎮華堡新塘關艾蒿堡歸化關北定
關蒲江關平夷堡金瓶堡鎮平堡鎮番堡靖夷堡平定堡抵疊溪界又自松
潘以北穀粟屯堡高屯子堡羊裕屯堡唐舍屯堡諱那屯堡瞻臘屯堡抵吐
蕃洮河界以上關堡并墩臺共八十七處戍守主客官軍舍餘遊兵共一萬
一千六百八十四員名每歲額生松潘寺一十六倉糧米共九萬九千三百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冊 四川

八十二

八十石有奇按松潘乃西蜀之重鎮諸番之要區東連龍安南接威茂北抵
胡虜西盡吐蕃西北又與洮岷連壤鎮城衙門關堡之外四面皆番故經界
若謂蜀之各鎮惟松潘純乎邊者也萬曆六年兵備副使楊一桂以人荒沒
舌舌骨等寨番民連年侵擾條陳十款一曰肅清惡寨二曰克實行伍三曰
議庚兌發四曰揀撥戍守五曰革去遊兵六曰定安要害七曰聯絡墩堡八
曰設立草場九曰招復逃亡十曰年終獎戒呈允施行切中邊務 茂臺則
右參將一員駐劄茂州有茂州衛遊擊將軍一員駐劄疊溪千戶所各路
把守指揮五員分督關堡自茂州以北鎮成堡板橋堡長安堡歸胡堡松溪
堡長寧堡穆盧堡寶大關新堡馬路堡小關子抵疊溪千戶所北行至漢關
嶺新橋堡舊堡太平堡永鎮堡抵松潘界又自茂州小東路土地橋堡鎮
夷堡關子堡神溪堡土門堡抵平堡抵安綿界又自茂州南路連播墩黎園
頭白水墩堡猛頭獨脚門接嫩遠墩四箇墩羊毛坪五星墩文嶺撫村大宗

渠石鼓村七星閣門堡青坡堡抵威州、有千戶所至汶川堡微底閣抵
灌縣界又至威州西路則保子閣坡底堡壩州堡乾溪堡鎮美閣新安堡抵
保寧保縣堡四圍皆番境以上閣堡并墩臺共一百二十處戍守主客官軍
兵快充共一萬四千二百五十二員名額生廣備等二十四倉糧米一十
萬三千九百一十七石有奇 安綿則守備指揮二員以都指揮體統行事
一駐劉石泉縣一駐劉平番堡把守指揮四員分督閣堡所屬各路曲山閣
播鼓坪堡後庄堡有漢堡疊溪堡面溪堡疊驛堡離水閣視曹堡綿壩堡馬
尾堡白水堡龍坪堡三江堡觀子堡徐坪堡平通堡大方閣大印堡茅壩堡
山茅堡徐塘堡壩底堡石板閣石泉堡白印堡青崗堡石泉城上權閣平番
堡莫洞壩堡赤土坪堡共二十五處戍守官軍兵快共六千四百五十二員
名額生大印等倉糧米共三萬一千一百一十八石有奇嘉靖二十三年遊
擊周庚妻鼓討賞番人者兒拓等二十四年白草等一十八寨番蠻聚衆於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 四川

八十三

羊甫白泥一帶劫掠攻克平番莫洞二閣截占渡平以阻石泉兵糧之路巡
撫都御史張時徹督同副總兵何卿調集官兵勦平之

蜀中風俗記

漢地理志云：人食稻魚，俗不怨苦，而輕易溫然。然地沃人穡，膏腴
異，人情物態，亦是一方。清地理志云：蜀地田園，山川重阻，水陸所
湊，貨殖所萃，蓋一都之會也。風俗大抵與漢中不別，異人敏慧輕急，
貌多嚴陋，頗慕大業，時有斐然，多溺於逸樂，少從宦之士，或至耆年
白首，不離婦色，人多工巧，較錫雕鏤之妙，殆倍於上國，貧家不務儲
蓄，富室重於趨利，異處家室，則女勤作業，而士多自閑，聚會宴飲，无
足意，錢之戲，小人薄於情禮，父子率多異居，異處野富，人多視固山
澤，以財物相役，故輕為嘉藏，權傾州縣，此亦其一厄也。益都耆舊
傳云：楊統曾祖仲績，舉河東方正，授郡令，晉有德惠，人為立祠，樂其
風俗，于是后為漢書，楊雄之先，楊季官至廣江太守，元祿間，趙仇趙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 四川

八十四

以廣岷山之陽，田畝有田一壠，有宅一廬，世世以農桑為業，其俗之
限，可知也。溫江故郡所分，益州記云：彭之土地肥良，比于郫邑，號
小郫矣。江原之地，特好美田，蜀公云：益州所產，悉仰于蜀，即此華陽
國志稱其俗好歌舞，危弦促管，聲元激切，而陸游謂唐安有三十宮
柳，四十琵琶也。永康圖經：其俗剛悍，頗尚氣節，而頗失風雅，西五十
里有盤蛇關，以扼西山之先集，而邊徼從此分矣。廣茂古丹縣地，
土地剛而，不生穀粟麻蕘，惟以麥為質，自古及今，並無兩稅，農字記
云：州本羌戎之人，好弓馬，以勇悍相高，詩禮之訓，闕如也。男子衣褐
羊皮，綴銀，婦人多戴金花，多以琵琶為飾，豐石為碑，以居，
如浮圖數重，門內以梯上下，貨藏于上，人居其中，蓋固于下，高二三
丈有謂之紐羅千餘丈者，謂之鋼，亦有板屋土屋者，自汶川以來，皆

有屋宇不立佃業約額以面皆織毛氈蓋屋如穹廡其地多冰寒盛
寒穀粟不祥夷人冬則避寒入蜀歸貨自食夏則避暑及落歲以為
常故蜀人謂之作五百石子也而西入松州苦寒特甚日耕野望夜宿
烟房刻不與以成交易矣羊勝以斷吾山人人精悍習戰關矣
州治陽安宋開唐孫輝陰記云東晉惠西成都東之朴有西之文
蓋嘗出為落魄奇之士焉錫與黎持遠院記云陽安縣于會府而有
江山之勝處於高陬而有魚稻之饒民事微訟此之旁郡十無一二
凡德於吏者樂趨焉人曰之為西州道院署宇記云郡有獵人言語
與夏不同雖與但鼓笛而已遺費乃以竿懸頂置其門庭煩於別所
至其體體操以不函盛置於山穴中按手膺云此四郡懷也而今則
大賢形形矣資中或治留石或徙內江皆謂之中水也周經云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 四川

八十五

獲起資中以文調顯于是東梓為多士之國劉光祖記云蜀東十數
即山水之秀不敵與資中抗文物亦然陵州以鹽井為業以通陵
得名丹洲集云州在崎嶇山谷之中城壘邑廩與密嶺湖壑相為上
下所領縣四戶口裁三萬稅錢止千三百餘担不滿萬石土田瘠鹵
民頗善耕穡然其性惟質各守護本業不意作訟事人郡縣志云
俗應慈而好訟公諸而無私有百淳質之風今亦恐漸訛矣漢益
州或屬治漢或治錦竹古語云人早不早蜀有廣漢蜀記云漢以縣
鎮故廣漢謂之州府也新都與成都廣都各為三都之一故號名城
兼有金堂山點錦竹以善詩力孝安曰沅鄉以任安教授俗傳涿涸
德陽有望秦之望彰明有康莊之泉皆以八重也郡國志云左歸
界東西二川北負漢岷風氣所濡各得其偏故其俗文而不華淳而

不愚剛而不很柔而不弱三國志先主入漢宴于山上顧謂龐統曰
此州之民其富樂乎陳壽唐書市記云諸葛武侯以蜀壯麗故今
傳邑朝日而市意在留其勦力而後之征後人每及上春以蠶為名
因定日而有所往也寰宇記云龍州風俗與劍州同然山高水峻
人多瘠而瘠瘠蓋山水之氣使然江油全解許民謹序所向皆山
石少平陸鮮穀稻人悉仰食于綿劍鄰邑舊經云若居各處多學道
經罕有儒術嘉州教授任熙明題名記云蜀為西南巨屏綿漢以
來號為多士吳盛於蜀益二邦而嘉定次之張剛通義國序云後世
以蜀學比齊魯而蜀之學者亦獨盛於通義政和御筆西蜀惟眉州
學者最多脩撰樓記云其民以詩書為業以故家文獻為重夜燃燈
誦讀聲琅琅相聞矣蘇軾通鑑樓記云吾州之俗有近古者三其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 四川

八十六

士入大貴經術而重氏族其民尊吏而畏法其風大合綱以相順蓋
有三代漢唐之遺風而他郡莫之及也始朝廷以聲律取士而大聖
以前學者猶襲五代之弊獨吾州之士通經學古以西漢文詞為宗
師方是時四方指以為近關至於郡縣胥吏皆挾經載筆應對進退
有足觀者而大吏顯人以門族相尚推次中乙皆有定品謂之江鄉
非此族也雖貴且富不通婚姻其民事太守縣令如古君臣既去輒
畫像事之而具賢者則記錄其行事以為口實至四五十年不忘富
商小民常儲善物而別異之以待官吏之來家藏律令往往通念而
不以為難雖薄刑小罪終身有不敢犯者歲二月農事始作四月初
吉親祖而率族耆老輩出數十百人為曹立表下城鳴鼓以歡衆擇
其徒為衆所敬者二八一人掌鼓一人掌減進退坐休惟二八之

饒鼓之不至。至而不力。皆有罰。量田計功。終事而會之。田多而丁少。則出鈔以償。七月既望。新又而草。則什鼓以減。取罰金與償衆之錢。買羊醢酒。以祀田神。作樂飲食。醉飽而去。歲以爲常。其風俗甚如此。故吳氏皆聰明才智。務本而力作。易治而難服。守令始至。視其言語。輒了其爲人。具明且能者。不復以事試。終日寂然。而不以異過。則陳義東法以懲切之。故不知者以爲難治云。又同桂花園記略云。邛爲要州。地物繁雜。但師德云。亦備文采。章達形。資蓋于他邦。吳。華陽國志云。秦惠文始定六國。輒徙其豪傑于蜀。資我營土。家有鹽銅之利。戶專山川之材。居給人足。以富相而政。卓王孫家僮千數。程鄭各八百人。蕭鼓歌吹。擊鐘肆樂。富侔公室。豪過田文。漢家食貨。以爲稱首。蓋亦地沃土豐。倉儲不期而自至也。宋張上封曰。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 蜀 四川

八十七

此郡昔有回利。今有回害。曰茶。曰鹽。曰酒。曰鐵。他郡或有其一。或有其二。而吾邛獨全。吾以爲利。國競豪富。今以爲害。民皆貧薄矣。梁益志云。大小溪在邛州西北。山谷高深。沱水多雨。舊說邛州常多風。邛州常多雨。故謂黎風雜雨。九州要記云。沱水之流。所居悉以石爲樓之路也。每十里作石樓。今鼓聲相應。今夷人效之。所居悉以石爲樓。地多長松。而無雜木。孫漸清樓記云。傑亭即舊。舊樓諸君。即縣志云。宋初曹光實父子以忠義食。迨里極始有登科者。葉字記云。黎州舊郡與漢人傳。不使見錢。漢用鈔。茶布。蜀用紅椒鹽。商人云。邛州之夷。婦人峨七月而產。產畢置兒水中。浮者取養。沉者棄之。千百無一沉者。長則拔去上齒。如狗牙。以爲華飾。今有四牙長於諸牙。而倍高者。別是一種。能食人。無畏齒者。俗信妖巫。擊銅鼓以祈。

續至今。廬山縣新安鄉五百餘人。即其遺人也。叙南言。我州。我西戎。即叙之。我蜀人。呼叙爲逆。不知何所本。華陽國志。稱其民。微五。婦兒。狀。圖經云。夷夷。叙居。風俗各異。遷戶。果。髮。髻。詭。頰。背。附。掌。而歌。江陽土地。難。通。山川。特。異。鹽。井。魚。池。一。即。豐。沃。華。陽。國。志。云。俗好。文。刺。少。儒。樂。多。獵。獸。蓋。天。性。也。漢。光。武。時。被。誦。不。使。苑。等。者。數。世。其。後。文。風。則。自。宋。尚。書。楊。汝。明。始。創。立。峰。書。院。以。爲。士。友。會。謀。之所。而。士。翕。然。興。起。矣。我。滿。皆。有。諸。葛。武侯。廟。每。歲。蠻。人。貢。貢。相。率。拜。於。廟。前。慶。符。有。响。應。廟。乃。祀。爲。諸。葛。歲。以。三。月。二。日。款。祭。爲。湖。之。夷。歲。者。百。十。萬。群。擊。銅。鼓。歌舞。飲。酒。窮。晝。夜。以。爲。樂。其。所。儲。蓄。常。盡。亦已。謂。之。諸。葛。窮。矣。法。葉。字。記。云。大。凡。蜀。人。風。俗。一。同。然。邛。擊。銅。鼓。村。有。餘。戶。即。異。也。今。渝。之。山。谷。中。有。俱。徭。婦。俗。稱。爲。高。柳。謂。之。關。廟。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 蜀 四川

八十八

不解。絲。竹。雅。吹。銅。鼓。視。不。素。以。別。四。時。父。子。同。譚。大。妻。共。名。祭。鬼。以祈。福。是。所。異。也。華。陽。國。志。海。陵。山。陰。水。鄉。人。性。慇。勇。多。獵。獲。之。民。縣。邑。何。黨。關。訟。必。死。無。醫。藥。少。文。學。漢。時。亦。中。軍。常。取。其。民。蜀。水。相見。亦。發。其。勁。卒。三。十。八。萬。連。弩。士。其。性。質。且。難。從。他。所。風。俗。不。變。已。子。之。時。陵。墓。多。在。根。其。墓。狀。在。沮。今。東。突。跌。下。墓。沮。是。也。又。立。市于。龜。亭。北。岷。今。新。市。里。是。也。禹。梁。志。云。風。土。煦。燠。五。月。午。半。始。已。熱。便可。食。新。七。八。月。間。收。割。已。畢。故。有。樂。溫。之。號。水。經。注。云。平。都。縣有。天。師。治。兼。建。佛。寺。甚。清。靈。縣。有。市。肆。四。日。一。會。南。賓。郡。所。轄。也。志州。題。名。記。云。有。已。獲。子。儀。節。元。壽。之。遺。風。故。士。頗。尚。氣。有。日。與。蜀。大廣。休。任。侯。之。餘。烈。故。士。多。個。體。勇。善。五。回。賢。閣。序。云。邛。日。開。元。以。前。訖。于。會。昌。劉。士。安。後。敬。與。李。宏。惠。而。樂。天。四。君。子。者。相。繼。出。守。常。然。

猶有生藏、忠民母以此自負、而郡守守者必於此、數州、
近荆楚、候如已蜀、立漢樓東、為一都會、路通關道、亦無館舍、凡至宿
泊、多倚漢店、就水造樓、鑄不出火、黃昏直與泰不虛、書曰、景屏素不
毛之鄉、以禦魃魅、耳日昏暮、然中一老農、其作錄題名記云、餘江
縣治所、蓋未開、中即時、歌羅警署、落也、于今為縣、二鄉七里、戶千
有二百、其秋賦備役、不登三十萬錢、以地產供于公者八十有五、其
義二十、凡百、招諭、自將其眾者五百七十、其供于公之人、賀野農
事、大略與尋常、將領不殊也、使之非其、或跳梁不為用、以公失
其情、或備掠以償、暗則小智者亦混雜、而為欺、儒則細察、更亦
能用其柄、市爵、以百計、市蜂蟻、以千計、貨則美、以長吏為優、寬則
以利啗胥吏、而吏貪、猛則為獸、而泰、署中矣、至今得其人、攝治、從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 四川 八十九

澤、民以安堵、而異時、就為難治、吾不知其說也、常懷志、即與楚接
人多勁勇、少文學、有將帥才、宋何郊大子殿記云、楚為州、於己東、最
大、其風俗、嗜好語言、較楚則不甚遠、當列國時、楚勵勵多良才、楚為
楚、至今未聞有田、儒、勸者、民家子弟、壯則逐魚鹽之利、富有餘貨、
輒以奉事鬼神、它則不暇知耳、李貽孫都督府記云、其人豪、其俗、信
鬼、其稅、易征、其民、不偷也、宋李待序、受冬、暖、雪、不到地、惟山、高、處
向、杜詩注云、峽上、境、暖、氣、既、達、故、民、境、地、而、耕、謂、之、火、耕、開、州
部、梁、而、浦、雲、皆、漢、胸、臆、縣、也、注云、其、地、下、濕、多、胸、臆、故、名、此、嘉
為、澤、善、中、人、越、之、則、言、盛、山、學、記、云、士、以、耕、文、相、高、有、溫、道、柳、公、諱
之、餘、烈、梁、山、華、越、名、其、民、未、嘗、造、難、聽、之、訟、以、酒、有、司、守、者、蕭、然、聞
句、無、訟、牒、主、聽、下、第、面、之、田、獨、平、衍、可、耕、前、治、後、峽、狹、以、受、萬、皆、崇

山、遷、委、南、浦、記、云、土地、多、泉、民、粉、魚、焉、而、觀、於、此、置、魚、最、難、也、
川、圖、經、云、水、航、於、蜀、陸、肩、於、羅、樓、羅、丹、泰、層、用、珠、玉、土、居、十、萬、戶、水
居、三、千、戶、九、域、志、載、男、女、不、耕、桑、貨、賣、用、雜、物、以、代、錢、常、氏、馬、鳴、山
志、稱、其、持、金、易、絲、桑、者、不、絕、于、道、矣、大、寧、監、圖、經、云、一、泉、之、利、足
以、資、走、四、方、吳、蜀、之、貨、皆、萃、於、此、監、地、接、胸、臆、多、瘴、土、人、以、藥、更、無
茶、飲、之、可、辟、嵐、氣、以、其、味、早、名、曰、辣、茶、題、名、記、大、寧、縣、在、東、南、野、兔
者、寡、而、計、吟、之、內、皆、樂、善、之、編、紙、也、大、竹、枝、者、閩、閩、之、細、紫、風、俗
之、大、端、也、四、方、莫、盛、於、蜀、蜀、尤、盛、於、夔、杜、子、美、白、帝、詩、云、破、曉、秦、山
吳、長、歌、唱、竹、枝、蜀、州、圖、經、云、正、月、七、日、市、士、女、渡、江、南、頭、廟、磧、六
作、鷄、子、上、擊、小、鼓、唱、竹、枝、歌、閩、州、志、云、俗、重、田、神、男、女、皆、唱、竹、枝、至
山、志、云、琵琶、峰、下、女子、皆、善、吹、笛、嫁、時、群、女、子、治、具、吹、笛、唱、竹、枝、詞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 四川 九十

送、之、則、愛、俗、此、如、是、矣、劉、尚、錫、竹、枝、詞、九、首、序、云、四、方、之、歌、異、音
而、同、樂、歲、正、月、余、見、建、平、里、中、兒、聯、歌、竹、枝、吹、笛、擊、鼓、以、赴、節、歌
者、揚、袂、狂、舞、以、四、多、為、繁、於、其、音、中、黃、鐘、之、初、平、章、激、許、如、吳、繁、雜
得、傳、不、可、分、而、含、思、宛、轉、有、洪、漢、之、韻、昔、屈、原、居、沅、湘、間、其、民、迎、神、
詞、多、鄙、陋、乃、為、作、九、歌、刻、于、今、則、楚、歌、舞、之、故、余、亦、作、竹、枝、九、篇、俾
善、歌、者、咸、之、附、于、末、俾、後、之、聽、已、欲、者、知、楚、風、之、自、焉、 遵、義、圖、經
云、其、俗、敦、風、淳、固、以、耕、植、為、業、鮮、相、侵、犯、大、資、忠、順、慈、慕、華、風、元
史、地、理、志、云、夷、夷、雜、處、遵、大、教、守、禮、法、夷、推、舊、披、禮、以、射、獵、伐、山、為
業、信、至、鬼、好、詛、盟、方、輿、勝、覽、云、累、世、為、婚、姻、以、銅、器、禮、刀、弩、矢、為
禮、燕、樂、以、銅、鼓、橫、笛、為、樂、會、聚、費、深、版、出、入、負、刀、弩、交、易、與、華
人不、遠、此、亦、蜀、縣、之、大、較、也、 應、劭、風、俗、通、云、閩、中、有、渝、水、資、民、多

居水左右、大抵勤勇、初為漢前鋒、陷武、南、善之、四、此武王
伐紂之歌也、乃今樂人習學之、今所謂已渝舞也、陽書地理志、稱其
風俗與漢中不別、實非無文、不其趨利、雖是室門、食必兼肉、好祀
鬼神、尤多忌諱、家人有死、輒齋其家、安、樂、重、道、教、猶有張魯之風焉
每至五月十五日、必以酒食相饋、賓旅聚會、有甚於三元時、按唐漢
志、北八十里、有岐平鎮、每五月初間、四方商賈、輒聚貿易、以萬計、號
為岐平會、亦古今相沿之俗也、宋本守李獻卿南樸詩序云、地接
風清、民淳事簡、陽思恕記云、其地平衍而沃、其民恭儉而文、在西面
為佳郡、不減成都、利州、固經呼為小益、對成都為大益也、舊志云、
自城以南、純帶巴音、由城以北、襟以秦嶺、漢李元蜀記蜀山曰錦
谷、段預道經涪州、北來傳勇、者不容易、肩、謂之左攝道、故少溪想生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 蜀 四川

十一

詩云、靡盬、匪懈、匪懈、左傳、牛大存、保寧一役、四月新絲出、輸縣官、
過此則道矣、賈俗因謂之盤盤、十道記云、廣漢之地、有鹽井、銅山
之富、蔬食果實之饒、此後漢為、漸利會之說、所由作也、王堂遺觀、校
南、據、而、南、東、川、節、度、使、制、云、梓、潼、與、吳、贊、秀、相、鄰、者、矣、舊、經、稱、其、俗
好、勝、尚、義、不、恥、貧、賤、士、通、經、學、古、罕、為、異、習、豈、非、相、沿、以、使、之、然、歟
大同樂聞堂記、江為梓之三、萬戶、縣、生、處、既、眾、分、地、既、廣、其、爭、鬪、之
難、後、越、之、訴、者、已、遍、作、於、午、交、微、鞭、之、度、而、械、之、獄、者、亡、虛、日、所、決
一、未、狀、異、願、則、號、冤、唱、屈、奔、走、跳、躐、于、勸、農、使、前、者、絕、復、續、焉、士、大
大、以、無、可、奈何、而、適、為、之、今、者、何、嘗、不、望、名、而、起、畏、河、南、廖、君、自、福
昌、移、治、于、此、聞、其、所、以、為、政、之、大、抵、也、無、急、繁、無、緩、縱、勢、以、術、之、結
以、鵬、之、掌、撫、素、應、現、傷、陶、矣、善、端、嘉、興、觀、聽、而、盡、民、自、戒、告、無、敢、欺

讀曾木通歲已底無事云 蜀山谷間民皆寇白言為諸葛孔明孝
服所居深遠奇後遂不除出已卯建著錄今蜀人謂之戴天孝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 蜀 四川

九十二

川南升 華陽國志南安縣有鹽池瀨李冰所平也在漢有鹽井據
今嘉州之紅崖是其故處矣 寰宇記云榮州有鹽井五十七所 魏野
傳記云彭山有瑞應井 味補錄得陰學南餅雜煎之類後成元學崇
軍兩書禁止以食者多病故也 杜預益州記云益州有卓王井井
舊常於此井取水煮鹽又八井井而五里有靜邊鹽井皆即州地 華
陽國志孝宣帝地節中穿蒲江鹽井二十所增置鹽鐵官署字記滿
江縣金釜等八井見歲出課鹽六萬三千石東坡志林云蜀主海鹽
取鹽於井陵州井最古清井常噴出火矣 惟印州蒲江縣井乃祥
符中民王賢所開利人為至厚焉 雅安志州南十五里多白石鹽土
人鑽取之名曰鹽崖 華陽國志江陽縣有富義鹽井以其出鹽最
多商旅輻湊言百姓得其饒富故名 按此井深二百五十尺鑿石以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 四川

九十五

達鹹泉口俗亦稱王女泉也 乾德四年割為富順縣而縣廢管鹽井
大小六歲出鹽貨三十餘萬貫 勝覽云鹽井惟富順鹽最大舊日為
額八百餘斤今日額千百五餘斤 楊光清標堂記三榮富順產鹽其
地號為貧泉矣 富順志云富義井在縣西一里近年為溪水淤漲灶
丁淘遠近舊井賠課而此井遂廢 今鹽井十四曰鄧漆園秦家富小
新羅木謝家宋周家狗鳴鶴園興羅月若漢口石欄相者是 兵
寧縣清井在縣北寶屏山下地肥腸玉清井脈有二一曰對溪散
思寺山趾度溪而入嘗夜有光如虹氣流而清直鹽井所一曰寶屏
隨山而入謂之雌雄水初八未知有井吳人羅氏漢人黃姓者同牧
而辨其脈發議刻竹為牌浮于溪流約得之者以井歸之漢人得牌
關於官井遂為漢有後人立廟祀黃羅二親按十州五屬記嘉寧十

州獻其鹽池官後為清井豈一統志亦云長寧治北清井二脈一鹹
一淡取以煮鹽其其一則皆不流謂之雌雄井矣 唐貞觀五年置南
通州析置鹽泉縣以隸之 王象之謂叙州近邊之地別無鹽泉意者
即今長寧之境則唐初必輸官矣 元歲課辦鹽三十萬斤今歲課辦
鹽四十二萬五千五百斤 按唐筠州下有鹽水縣者是志云筠連縣
南二十五里亭臺山像若亭臺故漢邊有鹽井即不補井 吉州劉
立之通判清州州有鹽井蜀人姓王蒙止者請歲倍輸以自志蒙止
與莊獻明肅太后連姻轉運使等皆不敢予奪召曰倍輸於國家猶
秋毫耳奈何便貧民失業遂就其不與見歐陽修傳 華陽國志定作縣
清鹽水實則微白厚沙矣有鹽池積薪以晉水灌而後焚之成鹽漢
末夷皆錮之張巖往爭吳仲答禁不明不肯服巖擒而殺之 寧遠錄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 四川

九十六

類乃安令北沙河是也
川東升 華陽國志巴郡臨江縣東面百里接胸腹有鹽官在鹽
井二漢一郡所仰其豪門亦家有鹽井注水經云江水又東逕臨江
縣南王莽之鹽江縣也自縣北入鹽井溪有鹽井營戶注漢井水
矣 郡志云武隆縣距白馬津東三十餘里江岸有鹹泉初康定間有
程運使舟次龍岸聞江中有硫黃氣襲人謂此必有鹹泉駐舟召工
開之果得鹹泉是時兩岸新築鹽足民未知煮鹽之法乃於忠州邊
井灶戶十餘家教以煮鹽之法未幾有四百餘灶因是兩岸林林甚
茹重然 寰宇記彭水縣東九十里鹽井一今煎鹽元縣南北五十
里升九山側亦有鹽井 荆州圖副云八陣圖東南三里有一鹽
東西百步南北廣四十步鹽上有鹽泉井五口 寰宇記云夔州永安

官南嶺上鹽井以本為補膏常取鹽即時鹽井不復入云諸葛
鹽井有十四自山下至山上其十三井常空鹽水漲則鹽泉逆還
盡去於江水之所不及則則記云胸胞縣北岸有湯溪溪南有鹽井
百二十所按湯溪水湧出至要縣北六百里又水經注胸胞縣翼帶
鹽井一百所巴川資以目給粒大者方寸中央隆起形如張傘故因
名之曰傘子鹽有不咸者亦必及翼於常鹽主德晉書地通記曰
入湯口四十三里有鹹石大者如升小者如拳煮之水竭而鹽成蓋
蜀火井之倫水以相得乃佳矣水經注建平郡北井縣南有鹽井
在縣北故縣名北井建平一郡之所資也 宋開寶六年以夔州大
昌縣鹽井歸置大寧縣治距寶山十有七里距大昌六十九里其上
多石則製不受潤治官民屋宇多覆茅竹及板以瓦者無幾矣小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 四川 九十七

鹽井火飲食旅賒不費凍餒不恤不耕待鹽以易衣食 淳化中將
作鹽必當說知監事見井場入戶爭汲強弱相凌多怨于訟乃于穴
傍砌石為池以潄水外設橫板三十數承以修竹謂之箕筒蓋融泉
初出勢暴不可遏故疏池為壚而三殺之泉流既平均即入箕無復
奔衝不平之患也矣至嘉定中歲久弊滋事關于朝遣學州資官令
孔嗣宗措置窮訪民瘼有不便者皆除之泉自穴入箕跨溪為渠而
分之南得十三北視南加二各立長以目其平歲一易其法視舊
益詳矣民為立祠號孔長官祠 殿氏遊蜀記云通關二州有鹽漆
之利官派長樁井場鹹源出入江離骨窟名羊門而崖峭峻鹹
源日出遂成咸鹽軍宇記曰開縣溫湯其井有三曰稻禾曰龍虎曰
杉木俱出白鹽

川北井 華陽國志巴西郡南充國縣和帝時置有鹽井蜀都賦註
充國縣有鹽井數下益州記曰南充縣西南六十里有昆井即古鹽
井也南都志縣西五十里寶馬寺有寶井出鹽日可易一歲八共資
之故名軍宇記云新井縣武德元年割南部晉安地置界脚有鹽井
因新立名 晉不唐地記曰梓潼縣出傘子鹽九州要記云武都縣
鹽井二近江水溪鹽井不咸能為縣管井七見前三朱餘慶軍宇云
却縣鹽井四十三縣二十二縣見前縣廢志云梓潼舊無鹽井有僧
一新者不知何代人指地教人鑿井融泉湧出為利無幾及宋土人
置寺奉其遺軀為塔祀之 軍宇云治城縣管鹽井五十五所十眼
煎餘塞入云富國監者不梓州却縣富國鎮新井煎鹽之場也宋置
監以量其量兼領通泉縣為等井地去梓州九十里又云通泉縣管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 四川 九十八

鹽井七十四所 蜀記云嘉江東鹽亭井古方安縣也周地圖記渠
大同元年於此止亭因井名縣管鹽井三縣一有女徒山在縣東二
十五里從開川新井縣界來故老相傳昔有女徒十八於通泉縣泉
督井配役還賊於此乃於山頂置柵壁探逆賊賊俗為之置祠今富
順縣管鹽井四見前三井餘廢永泰縣管鹽井五
升課 杜氏通典云蜀道隆州等十州鹽井總九十所每年課鹽都
當錢八千五百十八貫註云隆州鹽井一所課都當錢二千六十一貫
綿州井四所都當錢二百九十二貫資州井二十八所都當錢一千
八十三貫瀘州井五所都當錢一千八百五十貫學州井十三所都
當錢四百貫梓州都當錢七百一十七貫遂州四百一十五貫閬州

一千七百貫、普州二百七貫、果州二十六貫、
二果、石福閣郭大簡奏、陝西鹽課水一日夜得四十五兩、米百餘石、
利失業、長安二年、停費水、依舊稅鹽、先天二年、加課利歲有三十、
百二貫、偽蜀時、升歷宋乾德三年、平蜀、陝西通判費、鹽課重開、舊升、
舊夜汲水、七十五兩、每山煎鹽、四丁、日獲三十斤、至雍熙元年、春、
冬日、秋三千八百一十七斤、秋夏日、秋三千四百四十七斤、蓋水漲、
二有長短也、
朝野雜記、仙升歲產鹽二百餘萬斤、歸降、遂、司、蒲江、
至之、歸、總、領、所、不、寧、監、二百五十餘萬斤、歲取異四分、歸、總、領、所、清、
升監四十餘萬斤、歲取異五萬餘緡、為軍食之用、自祖宗以來、民、
開、自、費、鹽、歲、輸、課、利、錢、八十萬緡、趙、鼎、祥、變、鹽、法、增、至、四、百、餘、萬、緡、
人、逃、絕、之、升、許、八、增、其、額、以、承、認、鹽、監、益、多、遂、不、可、售、紹、熙、三、年、楊、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

四川

九十九

蜀、總、計、稅、關、動、簡、二、千、鹽、田、是、缺、易、日、後、升、戶、稍、紓、而、民、間、食、鹽、
愈、貴、矣、
太平興國初、有司言、昌州鹽、歲、收、額、十一萬八千五百、
餘、斤、及、開、寶、中、知、州、李、保、率、唐、格、無、以、希、課、最、於、歲、額、外、別、役、部、民、
煮、鹽、民、甚、以、為、苦、韓、運、使、以、願、詔、悉、除、之、
要、有、舊、志、昔、大、寧、鹽、升、
課、監、淳、熙、中、辰、部、使、者、楊、公、輔、更、法、歸、之、漕、司、監、不、復、與、熙、寧、中、歲、
額、四、百、餘、萬、斤、紹、興、中、以、二、百、四、十、萬、斤、為、額、則、年、加、十、萬、斤、為、二、
百、五、十、萬、斤、
宋、史、熙、寧、中、蜀、鹽、私、販、者、眾、禁、不、能、止、欲、盡、賣、私、販、
運、解、池、鹽、以、足、之、議、未、決、神、宗、以、開、修、起、居、注、沈、括、對、曰、私、升、既、容、
具、課、買、則、不、得、無、私、易、一、切、算、之、而、運、解、池、鹽、便、一、出、於、官、售、此、亦、
省、利、罰、罷、道、利、之、一、端、然、思、為、改、漕、問、吳、界、小、升、凡、多、止、之、蜀、額、若、
外、張、加、督、恐、所、得、不、酬、所、費、諸、運、使、據、估、本、傳、云、市、易、司、是、蜀、鹽、不、

某、欲、盡、賣、私、販、而、解、池、鹽、給、之、言、者、論、二、事、如、織、管、不、宜、沉、括、持、
衡、帝、顧、曰、卿、知、藉、事、大、曰、知、之、帝、曰、何、如、對、曰、欲、問、欲、何、用、帝、曰、此、
邊、以、為、取、勝、非、事、不、足、以、當、之、括、曰、古、人、所、謂、兵、車、者、輕、車、也、五、御、
折、旋、利、於、速、今、民、間、輜、車、重、大、日、不、能、三、十、里、世、謂、之、不、平、車、但、可、
施、於、無、事、之、日、爾、帝、曰、八、言、無、及、此、者、遂、問、蜀、鹽、事、對、曰、臣、恐、得、不、
足、償、費、帝、領、之、明日、二、事、俱、廢、

井、法、
類、要、云、鹽、泉、有、越、英、引、泉、踏、漢、每、一、引、用、一、漢、其、引、與、漢、每、
年、十、月、旦、日、以、新、葛、浸、即、守、作、樂、臨、之、升、民、相、慶、謂、之、絞、漢、
志、
林、云、慶、曆、皇、祐、以、來、蜀、始、開、筭、升、周、圍、刀、鑿、如、盤、大、深、者、數、十、丈、以、
巨、竹、去、筭、北、相、銜、為、升、以、編、橫、入、漢、水、則、鹹、泉、日、大、人、以、竹、之、差、
小、者、出、入、升、中、為、補、無、底、而、數、其、大、懸、熟、皮、數、寸、出、入、水、中、氣、自、呼、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

四川

一百

以、而、停、開、之、一、筒、可、致、水、數、丈、凡、筭、升、皆、用、機、械、利、之、所、在、八、無、不、
知、後、漢、書、有、水、輪、此、法、唯、蜀、中、鐵、治、用、之、不、略、似、鹽、井、取、水、筒、不、子、
臂、不、識、妄、以、意、解、非、也、
近、時、射、洪、士、人、為、難、課、鹽、升、周、說、云、鹽、升、
其、來、舊、矣、元、世、嘗、為、皮、袋、升、圍、徑、三、五、尺、計、底、有、大、埭、利、饒、課、吏、工、
力、浩、鉅、非、一、數、畧、見、後、今、皆、湮、沒、殆、盡、不、可、考、民、徭、故、業、以、餉、課、率、
多、從、竹、升、制、其、施、為、以、某、在、升、底、置、之、凡、底、以、相、井、地、多、於、兩、河、夾、
某、山、形、險、急、得、沙、勢、廣、鳩、工、立、石、圓、蓋、去、面、上、浮、丈、不、計、尺、尺、以、見、
堅、石、為、度、而、擊、大、小、竅、為、大、竅、大、鐵、針、主、之、小、竅、小、鐵、針、主、之、針、一、
也、大、針、則、有、針、頭、扁、寬、七、寸、有、輪、鋒、利、穿、繫、與、井、口、北、口、傍、樹、而、未、
橫、一、木、於、上、有、小、漆、木、矢、以、大、掌、縱、針、未、附、於、橫、不、漆、于、上、離、升、六、
七、寸、為、一、木、橫、斜、大、掌、厚、而、橫、看、之、漆、竹、篋、針、自、上、下、相、乘、矣、臣、氏、

有一担而費磨五六斤者月八九斤至十二三斤者缺遇何如斥瘠
上既熟始樹樑架高可似飲樓上為大溪有轆轤聲刺筒索吸水如
前吸泥水法而極細則管於車床也床橫木為轆架有兩角作曲池
祇左右低昂逆旋左撐地右便右撐地左便循環用力索盡筒出鹹
水就灰芭潑水而煎燒有結灰轉轆轤者蓋三八為之力厚者則制
牛車車狀大力速而功倍也此自成井而論耳若拙鑿之際釘偶中
折而望其中者或遭淤泥泥作阻者異出法亦巧而為器亦異釘帶八
掌寬而望者以攪鍊鉤出為力易易惟釘半墜或止墜釘頭者取之
之法制為鐵立如如覆手狀以背入木數寸以竹三尺許劈碎一尺
劈拖木不全墜鐵上一尺亦劈碎則活繫種子釘不令拘泥偏向中
一尺通鼻鐵以待種子釘假迫拉後重木入升木定所墜釘頭匣以

蜜霜山周所采也本莫石蜜出益州及西戎煉砂糖爲之成餅塊有黃白色裴守記茂集連三州產蜜資州產甘蔗容齋隨筆云糖霜之名唐以前無所見自古食蔗者始爲蔗漿宋王摛亮所謂飴飴爲蔗有拓漿是也其後爲蔗錫鍊亮使黃門就中藏吏取交州獻甘蔗是錫是也後又爲石蜜南中八郡志曰蔗甘蔗汁曝成飴謂之石蜜本草亦云煉糖和乳爲石蜜是也後又爲蔗酒唐書上國用甘蔗作酒類以紫瓜換是也唐不字遺使至摩揭陀國取熟糖法即詔揚州上諸蔗擇漬如其制色味愈於西域遠甚然只是今之沙糖蔗之枝盡於此不言作露然則糖霜非古也歷世詩人傳奇寫莫亦無一章一句言之唯宋坡過金山寺作詩送還寧僧寶云浩江興中浚共此一水冰盤薦琥珀何似糖霜美黃魯直在戎門作傾杯斝州湘然長

老翁糖霜云遠寄蘇霜知有味勝於雀子水晶鹽正字掃地從誰說
我古猶能及鼻夫則遠寄糖霜見於文字者實始二公甘歷所在皆
被獨福唐曰明者湯廣漢遠寄有糖冰而遠寄為冠四部所產甚微
而顆碎色淺味淡續以道之最下者亦皆起於近世唐大曆中有鄭
和而者始采小漢之鐵山教民煮以造霜之法鐵山在縣北二十
里山前舊有蘇田者十二畝糖霜戶十之三蘇有四色曰杜蘇曰西
蘇曰力蘇本單蘇也曰紅蘇本單寬蘇也紅蘇止堪生啖乃蘇
可作沙糖而蘇亦可作霜色淺土人不甚貴杜蘇紫嫩味極香用
作霜凡蘇蘇園地力今年為蘇田者明年改種五穀以息之霜戶器
用曰蘇刷曰蘇鏡曰蘇箕曰蘇鑽曰樺斗曰樺鉢曰漆甕各有制度
凡霜一變中品色亦自不同堆疊如假山者為上團枝次之甕鑑次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冊 四川

五

之小顆塊次之沙脚為下紫者上深琥珀次之淺黃又次之淺白為
下宜和初主翻創應奉司遂寧帝貢外歲別進數千斤是時所產益
奇牆壁或方寸應奉司罷乃不無見當時因之大獲欺本業者居其
久而未復還寧王灼作糖霜譜七篇且載其說手刻刺之以聞廣見

王廷相嚴茶議

蜀中有至細之物而為莫大之用君子不可以輕視之者茶是也五
穀饌饌非不美也食牛羊乳酪者則不以為急布帛惟帳非不廢也
御宇虛懷者則不以為重茶之為物而為古昔皆仰給之以
其體肉之食非茶不消青標之熱非茶不解故不能不賴於此是則
山林草不之棄而關繫國家政理之大經國君子固不可以為重
而議處之也蜀茶自唐王播始權稅以利國宋初則買茶於秦鳳熙
河等路博馬人置茶場於成都買茶貿易取息以為熙河博馬之費
建炎以後罷成都茶場設買馬二務一在成都買川馬一在興元買
秦馬元惟成都茶於京兆鞏昌治局發賣惟取其利我朝洪武中
川陝皆置茶馬司收已茶易馬願獲其利至成化中議者以馬之用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冊 四川

五

急於三邊而川馬遠不可至茶之利分於川蜀而洮河所利則微故
川中茶馬停止而獨行於河州是以川茶惟嚴禁而諸番無以仰
給兵近年以來法弛八坑雖有禁茶之名而無禁茶之實商賈滿於
關隘而茶船過於江河權要之人每私主之以圖利通者巡按盧公
摘一盤詰即得十數餘萬則其平日可知也夫茶可以利朝廷也
今利歸私門矣可制諸番之命也今仰望於商人矣以中國御番之
大權而倒持以授之於商賈不惟自失其利國之具而反害之矣為
今之計莫要於嚴茶之禁絕商賈之販使茶利之權在官則諸番可
以坐制何也茶者番人之所必欲得者也私茶不行番人仰於官矣
以茶易馬雖不可遽復而使之輸青標以服役獨不可乎或者曰青
標之輸彼之買賈也茶則折之實利也彼來賣之我以是賣之不幾

於周易、復之利於我者微、而我之失其利者大、不幾於失倫乎、
是皆以小利言之、不知復輸於我者、我實於復德也、我固以行其
萬里之道、復亦以爲萬里之常、久之邊防可以寧謐、而我亦無調
度之費、戰伐之苦、以此較彼、所得孰大、小哉、大者、仰答於宸極、在國
也、邊鄙固之無虞、利在民也、一禁茶之問、使權歸於國、而利及其民
較之縱禁通商、使利歸私家、而害及於邊者、所得孰多寡哉、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冊 四川

百五

蜀都雜抄

岷嶓潛沉之理難解、今蜀山連綿延亘、凡居左者皆曰岷、右者皆
曰嶓、凡水出於岷者皆曰江、出於嶓者皆曰漢、江別流而復合者
皆曰沱、漢別流而復合者皆曰潛、恐蜀方言偏、故岷謂之汶、今汶
川是也、漢謂之沫、或謂之沱、或謂之羌、今沿漢水而東、有寧羌州
有沱縣、又東有洋縣、即古洋州也、洋漢發相近、豈皆得名於漢水
云、

按華陽國志云、漢有二源、東源出武都、西源漢山、同名漢、而東流
源爲漢、是西源出隴、西嶓豕山、白水、經葭萌、入漢、始源曰沱、故
曰漢沱、

成都學宮前碑、柳題曰、初禹卿預予、始至視學、見而疑之、昔允彝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冊 四川

百六

禹祠、興冀爲中州、兩河之間、禁教豎焉、而與地尚未拓也、後千餘
年、而固始有江漢之化、至秦盛強、蜀始通焉、彼所謂蠻貊魚鼈鼈
靈、聖帝者、文物未備、且在東周之世、蜀之先可知也、禹都在今之
安邑、縣南四歲、封爲崇伯、崇、今之郫縣、其地遠絕、何得禹生於此
乎、新志亦以此爲疑、問之人士、皆曰禹生於汶川之石紐村、禹兄
在焉、檢舊志、稱唐元和志、唐榮縣有石紐村、禹所生也、以六月六
日爲降誕云、是蓋幾於巫覡之談、至宋計有功作禹廟碑、始大書
司崇伯、得有華氏女、治水行天下、而禹生於此、其言頗爲無據、有
華氏於縣、亦不經見、按華、今之陳留、與崇近、縣要當或有之、縣爲
諸侯、祗有封宗、九載弗績、多在河北、今諸處之縣城、是已安得治
水行天下乎、又安得以室家自隨、荒蕪之地、如石紐者、夫予益疑

之雖有功亦曰稽諸人事理或宜然蓋疑詞也此必水光^元和志之誤而後說益紛紛矣此雖於事無所損益而蜀故不可以不辨按楊雄蜀都賦止云為治其法左思三都所賦人物奇若相如君平文若王褒揚雄惟若張弘杜宇惜若公孫劉璋皆列獨不及高生耶至宋王騰不平左詞作賦致獲顯極辭鋒亦云岷山導江歷經營於禹蹟其後云鯨馬父而高子此舉人倫之辨亦不言高所生也又按華陽國志載禹治水命已蜀以蜀梁州禹娶於塗山辛壬癸卯而去生子啓呱呱啼不及視三過其門而不入室務在救時分汭州之塗山是也帝禹之廟錫存焉志作於晉常璩可謂博雅矣況留意蜀之材賢能亦不云高所生也今徒以石紐有禹穴二字證之又安知非後人所為耶禹穴實在今會稽望岳在焉古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冊 四川

百七

稱穴者案詞也禹平水土時已為司空恐不穴居今言穴蓋葬處非生處也古今集記則云岷山水源分二派正南入灌縣至石紐過汶川則為之所導江也而石紐蓋禹蹟之始而非謂禹所生也又按雲山亦有數說江州今重慶之巴縣有山曰雲鳳陽之懷遠古鐘離也自有雲山母石在焉江州治水所經鐘離帝都為近未知孰是蘇鶚又云塗山有四皆禹蹟也併指會稽與塗山云宋景濂遊山記甚詳然亦不能決孔安國曰塗山國名非山也史記所載禹之子其母塗山氏之女又似姓氏猶今司馬氏歐陽氏之謂恐亦非國名也聊附所疑於此

鄒則中思耕亭記 嘉陵之源發于鳳之大散旁由故鎮轉繞潼關循崖而出力未能載自漁關下武興洋三泉而流二百六十里至於亭下人順流入關東走安漢疾趨于合之漢初則會東西二川併勢望峻峽之道爭門而出而視漁關不知其高幾里皆終歲漕餉之所涑水既不得平流皆因地而淺深自灑漲逆數至漁關之樂水號名難者六百有奇石之處於歌莊者又崎嶇難於諸難之間米每相衡且晝紀險率破大竹為百丈有力者十百為集背負而進雖於水漲號呼相應却立不得前有知竹斷舟退其過石而碎與汨俱入者皆蜀人之脂膏也小人恃有此頗復盜用官米度賑厚非大則鑿舟沉之歲臨利辟與籍入亡家者亦粟粟而有故漕粟之及漁關者計所亡失常十二焉然後知田之不可不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冊 四川

百八

耕也武侯以草履素定之晝頻年兵出皆以食盡而餽則而南轉餉之艱蓋千古矣吾君誠心善隣邊鄙不營命中外以寬厚之澤蕩洗煩苛累乎十萬今皆棄考掩甲而臥吾誠能借其餘力雜耕關外卒以平歲緩田為準不計狼戾事得粟一鍾即減漕粟三鍾之力俟諸營儲食能如是錯所為足支五歲則時故粟祖當下天子之詔凡此皆其臨流之所深念者

楊慎禹穴考、司馬子長自叙云、上會稽探禹穴、此子長自言徧遊萬里之目、上會稽總吳越也、探禹穴言巴蜀也、後人不知其詳、遂以禹穴在會稽而作地志者、以禹廟旁小如春曰者當之、噫、是有何奇而專子長之筆耶、按蜀之石象、禹生之地、謂之禹穴、其石香深人迹不到、頃巡撫儀封劉達夫修蜀志、搜訪古碑刻、禹穴二字乃李白所書、始知會稽禹穴之誤、大拉古人作文言簡而括、若禹穴在會稽而上云上會稽下又云探禹穴不勝其複矣、如禹貢曰雲土夢作又雲在江南、夢在江北、五言而括十餘里、又曰蔡蒙旅平、蔡山在雅州、蒙山雲南、今名蒙樂山、上有碑、具列其事、亦四字而括十餘里、鄭言孔頴達蔡沉夏僕皆所未至、而緣云蒙山亦在雅州、

顏真卿鮮于氏離堆記 關州之東百餘里有縣曰新政、新政之南數千步有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冊 四川 百九

山曰離堆、斗入嘉陵江、直上數百尺、形勝巖巖、峻峭上岬、嶺而下迴、漱不與衆山相連、獨是之謂離堆、東南有石堂、而即故京兆、鮮于居之所、開鑿

我眉縣志 鹽法自古有之、管子以是而富國、吳王以是而禁

民、法網遂密、小民不得恣其欲矣、然皆以煮海為利、所出無窮、所入亦無窮、若西蜀所煮者、不過一鹽井耳、瀆之甚難、味二三十丈、不可竟棄、取之甚苦、非四五日不可貯、且所煮之數不足以償其所稅之數、峨眉舊原無井、即聞有一二隣接縣境、近皆塌塞、柏酒、今止於民糧徵派、乾賄每年納鹽課銀三百七十六兩零五分、三度民窮、固甚可憫、而國課又難驟蠲、反覆籌之、無所措置、有司徒具熟腸、其轉移軫恤之權實自 上操也、

按、自我看西去、為龍池、為中鎮、為獵獵地、多產銅鉛、木枝亦有銀鑛、苦不可得、推、埋、為、誘、人、入、山、需、與、為、奴、獲、牛、馬、厚、利、特、鬻、時、鉗、其、首、塗、以、漆、令、牧、牛、羊、并、六、畜、每、日、以、蕎、麥、餅、充、餐、又有名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冊 四川 百十

為土老受雇工、值為人操小舟、送木片出灘、最險、落下如入阱中、土老与小舟同入水、溺吏并浮出、然南溪敘戎之民、以誘畧為業、故巡簡司帶弓兵鎮守、

建昌沿邊諸堡

建昌衛所屬抵房堡瀘州堡高山堡沙坪堡德力堡黃泥堡
建昌前衛所屬青山堡松林堡平蠻堡鎮夷堡寧番衛所屬
瀘沽關鐵廠堡北山堡太平關冕山堡巡哨堡李子坪堡豐
橋堡白石堡三橋關越萬衛所屬青岡堡蔡家堡木瓜堡鎮
遠堡坪壩堡苦家堡平夷堡八里堡河南堡晒經關堡白馬
堡鎮蠻堡李子坪堡臨河堡炒水關小哨堡長先坪堡溜水
堡新添堡黃泥堡九盤堡會川衛所屬虎頭關甸沙關迷郎
關隘井衛所屬箬口堡豐橋堡涼山堡鴛鴦堡新添堡馬壩
堡土功堡豐橋堡杭州堡紹興堡六馬堡鎮南堡定遠堡鎮
西堡新化堡明遠堡濟平堡康寧堡共六十二處各於本衛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冊 四川

百一

撥軍守備成化二年設建昌兵備道副使十六年設分守太
監嘉靖四年設守備官一員以都指揮體統行事守備寧越
地方駐劄鎮西守禦千戶所嘉靖七年又設守備官一員亦
以都指揮體統行事守備黎雅地方駐劄雅州守禦千戶所
嘉靖十年巡撫都御史宋滄巡按御史丘道隆題奉

欽依取回分守太監蓋建昌一鎮土沃物繁雖孤懸一隅而漢
夷相安較之松茂邊情萬不相侔隆慶三年改建昌兵備
副使為兵備道兼管分巡管理糧儲隆慶六年逆苗安文等
因與上官瞿氏爭執統率夷賊首惡阿貴佐權拍白牛蘆阿
阿主撒他等臨城攻擄擄害地方萬曆元年四月十九日文
等率各夷蠻劉佳木拖村四郎河等夷虜劫人財建昌道兵

備副使楊正會同監理通判王爵輝行各衛官齊集兵夫人
等嚴守城池先令旗軍周英等前去安文等賊營宣諭利害
楊為撫安以便整頓將原募兵勇八百餘名分劄城關要害
調取土官安鎮土官家丁逆止橋姑咱計始撤刺各率部兵
馳赴土官院南門橋截殺各賊恃其黨眾於本月二十一日
突至本司城下並親督兵驅戰殺以方略官共奮勇截殺擒
斬數百人奪獲甲馬器械若干自是夷虜既遭懲創始知
國法而建昌六衛軍民得安枕矣萬曆三年巡撫都御史曹
省吾巡按御史郭莊題奉

欽依將建昌前衛併入建昌一衛

建昌兵備節 條議 建夷負固一隅蠻烟瘴癘自大渡河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冊 四川

百十二

起至金沙江止一千五百六十里皆危峻峻嶺而五衛八所
各據要領又皆與西番東徠百十餘寨掣肘為隣我漢人所
藉以往來者止有一線鳥道迴繞曲折殆三千餘里以三千
餘里之鳥道經百十寨夷之隘口雖有營堡稀若晨星堂能
保無疎虞此其無月無日無時無刻而皆當為防五衛八所
每歲額辦屯糧五萬餘石村屯星散既不能如松潘之歸一
兼以前歲大舉比之遵義兵不滿四萬限不過五月元兇雖
已投有通苗堂龍盡職伏莽假患尚繁有徒 建南係全蜀
藩籬查蜀志唐天寶以來南詔歲為遠患大曆十四年十月
南詔合吐蕃師一十萬三路入寇而一路自黎雅過印味關
陷諸郎巴太和三年復陷印萬逼成都劫王帛女子以去咸

通十一年冬蠻賊圍成都矢石如雨蜀地大震十四年又入寇造浮橋渡大渡河至新津而還明年始脩復印硃閣大渡河諸城柵內地稍戢至宋藝祖以王斧畫大渡河而還患遂與宋祚相終始自大渡河起至金沙江止計脩營五十六處增新營七十七處共一百三十三營堡夫還職之漢夷並設也謂九種醜類非漢土司不能聯屬也查

國初寧番土酋怕兀他從月魯帖木兒為亂我

太祖命總兵徐凱征討遂廢土改衛止將環居西番編為四圖聽我霸摩會川監井雖設土職火頭然皆各有分土不甚驚越萬印部土官嶺折應自嶺鳳起構難移之柘者坪今可無慮獨建昌安土官雖有總轄之名號原無一定之寨分先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一九冊 四川

重三

耳舊居衛城萬曆丙戌每夜出城劫村甚者左右兩所官軍不堪荼毒至有率衆攻城以討賊者丁亥周憲副光錫請於西臺奏調土漢官兵勒伐始定雖將土官移居于城外之東街第去衛城不數步夷丁出入終不能禁此所謂腹背之一大疽也查安氏世職以來安華安仁安夷安忠四世相承謂夷猶多備服嘉靖末忠妻鳳氏權攝夫職是以成尾大之患鳳氏死疎屬安登冒嗣夷心不服是以有所養卒逆止之變安登死其妻翟氏紹良更無能節制是以安文頻歲為叛至有臨城劫掠之慘翟氏紹良死安世隆嗣而其妻沙愛以踰城淫奔為安世隆所逐又為群奴力怕等復煽諸夷擁沙愛為主且與世隆相讐殺是以貽本遺不了之禍今安崇業

又以遠枝承繼且性狡猾通者奉

旨賜勦屢漏洩實放及聞善後留兵益缺不樂每日垂頭喪氣如有所失此苗不死建南之禍未息也茲幸天斬其嗣援建昌通學生員僉呈乞傳土官之繼仍復

國初責成四把事約束之例以絕禍本以救邊民第土嗣雖絕尚有土婦先年夫亡妻繼之規倘翟氏不鑒覆轍則異日孽嗣已絕即不議繼可也初四把事原同土官管束却夷者彼皆係籍夷種熟知夷情今其茅男子侄又多入泮屬我編氓儻四把事果堪約束亦可以代土官之責更為駕馭之便本邊自善後滇蜀之路大通商賈絡繹即五衛耕屯起脚之夫亦往來織每一瘡發道瑾相藉其最慘者曰大渡河曰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冊 四川

重十四

金沙江曰甸沙關而甸沙關二三百里驛站甚長

重慶

重慶二府去會城頗遠所屬通東太平大寧太昌等州縣山深地曠流移通逃易於嘯聚為盜正德間群盜益盛廷瑞即本鄉廖麻子等相繼倡亂為蜀中大害又所屬黔江武隆彭水忠治建始奉節巫山雲陽等州縣界與湖廣之施州衛所轄散毛施南：崖中路等夷司大牙交錯加之播酉石柱等司土漢相雜爭鬪劫害無歲無之弘治元年設兵備副使駐劄達州統轄重慶黔江并湖廣等施州忠州等衛所而達州東鄉太平三州縣又調聚重慶新寧梁墊長壽銅梁合巴蓬渠營山岳池隣水大竹等衛所州縣軍快共一千名團操防

樂嘉靖十年於黔江千戶所與散毛宣撫司交界設立老鷹等三關五堡就於該所摘撥官軍守把嘉靖二十年改調九永守備官一員於施州衛駐劄約束散毛施南中路寺司蠻夷兼制酉陽石柱二宣撫司石耶邑梅二長官司黔江守禦千戶所并聽川湖守巡官節制嘉靖末大足縣民蔡伯貴以幻術愚衆攻破合州定遠等州縣黃中盜據雲山中旋即剿除萬曆初添設捕盜通判一員嘉靖二十一年麥子山延袤數百餘里東抵湖廣當陽房竹及本省寧昌等縣北鄰陝西平利及本省東大等縣西南三面與本省奉節雲開萬等縣連界內有紅線岩歸羅與栗子岩雙古墳四處原有古岩舊墓可容百萬餘人壁立萬仞四面俱是懸崖止有一線之路可通上

有平田古井足供水食山腰天生石門一座若被賊把守再無別路可登山內雖有新舊居民千有餘戶但地廣居散力分勢寡難以守禦况北連萬頃梁山常有各省流民一二萬在彼砍柴以供大寧鹽井之用一遇飢荒即投入山據險流劫尤為可慮法三

巴通

通江介秦蜀之境嚴爾孤城設在萬山間崇林絕壑一勝數百里風號巨寇出沒之數或弘間即盤踞破城邑都御史林彭先後提師數年始平嘉靖間何賊猖亂擾險糜費兵動三省凡四載始議招安至隆慶中寧西顧今萬曆丁巳秦中黔叛唐王輩嘯聚山林竿旗挺刃割殺生民掠男女畜金

帛器用歸密秦山旋歸旋復至山中探猾亡賴子多從之當路遭守備卸起龍斬首數十級

國初吐蕃播州酉陽石柱永寧平茶石耶邑梅諸部咸以土人頑之蓋以夷治夷不欲煩中國意也獨芒部等四軍民府假之名號兼設流官豈以聲教漸被猶可從漢道處之耶累歲都重剿平通則建昌底靖各土夷畏威順治乃芒部改為鎮雄龍氏未復實授懲創方切悔艾可知而東川烏蒙二府又復凋弊孱弱自植弗暇羈繫為宜外惟烏撒岷強一隅往往侵掠隣夷踰為奸利視諸苗高冉奢羅等部反有意外之虞豈其習使然哉亦有所恃故耳蓋其地有鹽池銀礦之利歲亡舍死率以為常勢不自戢不止也故議者謂永寧參

將施瀘二守備皆切要慎重之地而敘瀘重慶二兵備其防尤不可緩焉建南雖未即開設郡縣近經條畫善後庶幾少安水蘭之役外攝內訌黔中復主偏聽頃賴一兩臺題奏褒分已妥慎險阻易為憑凌大羊不難蠢動所為建堡設險練兵貯積上則調情攻心以成羈縻恩威或未可偏也

鹽州志云萬縣南岸一帶地方險峻施黃各工司
 環列四境蜀漢紅蓮兩縣後竹園之至元都入萬
 州相連他民又類魏乃故此巧之徒詭廟其甲政
 黃中一亂致有醜不成之若中難勒平而處其未安且
 間狡猾之民動犯法禁稍聞捕緝即從入黃名曰投商
 關引工兵劫掠我之民後有然高唐又已南高唐縣夷
 僅拉壯押強至監堡自守名曰主寨因見地方曠遠
 兼持者丁梁隊不但袒肩不服拘噴責以先年歷中既
 平之後即建院道酌度地方善後事宜有議後而酒
 縣治山結連民者有議至捕巡通判駐劄黃荆壩者日今
 觀主權舊縣為久安長治之策也該捕守者子內據外之

天下御國利病書

編第十九冊 四川

百十七

備也



四川 備錄

蜀中邊防記

川西

松潘 漳臘 小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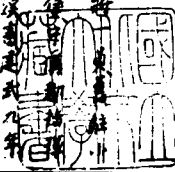
松潘通關府松潘衛與副總兵官一員分城而居恭將東夷歸川河千戶所分移駐龍安城駐擊將軍一員駐別漳臘鎮守關防一員駐別平番堡其餘把守練兵官各有差按後漢書建武九年司提攝巡鹿上言舊制涼州都護護羌校尉節領護理其然後歲時巡按所疾苦又數遣轉徙通導動靜使塞外羌夷更年且州郡因此可得微備今松潘備兵即有護羌使者之職也尋江涼縣記云松州平康縣羊膊山下有二神水乃大江始發之所自羊膊嶺散漫轉來灌福東南百餘里至白馬嶺回行二十餘里至龍洞水障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十冊 四川

十

諸於羌也志曰江發源於臨洮之水塔山至山頂分東西流者即岷江也山草地甘松嶺八百里至漳臘其水漸大漳臘曰錄曰漳連松瀾于下水關入紅花屯連疊嶺至穆廟堡黑水從南合之入深溝經茂州而至于威遠轉銀嶺合車坡河至營者入灌口分道而下四威至玉壘山為玉輪江至汶為卑江至灌為沫江一志又曰衛北王舍有龍潭四序淵澄其深莫測有嶺謂之小分水嶺又有不分水嶺山高峻而水派流在衛北二百里外四夷傳曰西羌之秦出自三苗其先焉伯夷南炎帝之裔帝母育于姜水而以姜為姓故諸羌亦姓姜其國約近南岳及舜徙之三危今河關之西南羌地是也漢於賜支至平河首縣地千里賜支者折支也王政修則臣伏德教失則寇亂本無君長夏末及周周之際所從侯伯征伐有頃天子爵之以為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十冊 四川

十

漢成是差創者秦厲公時為秦所執以為奴隸是八謂奴為無七故號為無七差創後得亡歸將其種人南出賜支河其子孫各自為種或為梵牛種或為羌是也或為白馬種廣漢是也或為參狼種或為是是也至差創曾孫忠及羊舞獨留漢中忠生子研故是中號其後為研種漢景帝時研種留何求守澗而塞於是從留何等於秋道安故及武帝西巡諸羌乃渡河湟築合居塞始置護羌校尉從後創種五世至研研最豪健以研為種號十三世至燒當復豪健其子孫更以燒當為種號漢成是差創之世以牛即為護羌校尉即此地也及燒當敗眾退還據西海先武之世以牛即為護羌校尉即此地也及燒當至漢成世居河北允谷種小八策而先寒卑漢諸皆保當數侵犯之漢成父子積怨從大橋中入掩擊先寒卑漢大破之掠取財畜奪

弗克清、八年復調川貴官軍協力從事始克成功、正統四年、都指揮趙諒誘執蠻酋國師商已、以犯蠻關、遣都督李安征之、尋謀諒誅妻蠻乃服、然猶二、三、十四年、始設松潘巡撫都御史一員、以都御史冠深及侍郎羅綺相繼臨之、咸有成績、給還京提督文臣不復更置、但以備兵使者整飭之而已、天順五年、蠻酋我釋通入龍安石泉等處、成化十三年、勢益猖獗、復初撫臣張瓚調漢土官兵五萬、由東南二路分進、剿賊白羊嶺、飲漢等二十一寨、斬蠻首級四百餘顆、於是商已等二十六族、詣軍門獻馬納款、各諭以利害、遣之、十四年正月、復攻黃頭復水諸寨、前後殺獲男婦七百餘人、搗其碉房九百、墜崖死者不可勝計、亦一大創矣、弘治間、姚梁如致南路梗阻、正德二年、副總兵楊安誘殺鍾嶺寺國師、寧即王出、自後不啻小兒、等動稱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二十冊 四川

五

設蠻松城之外、不敢盡收、嘉靖十一年、副總兵何卿來節制諸軍相繼剿討、為都等十一寨、皆次第平、而諸軍門送款者日至矣、卿亦視松州、諸所繕繕、百廢俱興、藩籬以固、兵威亦震、百蠻喘息、不敢動、垂五十年、未嘗盡日、繁復萌成心、時出殺人、剽掠行旅、萬曆八年、兵使者楊一桂是以有三寨之役、人雪山國師喇嘛等四十八寨、勾虜為患、還抵茂茂十四年、都御史徐元泰是以有會剿之役、及丙申九月、秋高虜突、由寨峪黃勝場分道馳入、圍漳臘守備張良賢率兵破之、斬首六級、又攻鎮虜、百戶杜世仁死戰、斬首四級、城得保全、世仁死焉、人攻制虜臺、前後斬首十一級、虜遁去、良賢追至思谷、去人破之、斬首十六級、虜乃失利去、初虜之入也、襲我無備、偵者不知其數及遁去、地視營壘、不下五千餘姓、不幾有番婦逃回、言所斬虜

級中、有大落赤之姓、小土子在焉、虜以此必欲報讐、故昔之松在舊、今之松潘在虜矣、四夷考曰、松潘西至流沙關、相連天竺、而南連紅土、以生番、多係北虜出沒、地勢遼絕、非可限域、惟是南連蠻民、厥後、東通小河龍安、北通漳臘、墩臺守禦凡八十七所、成守主客官軍舍餘遊兵一萬一千六百八十餘人、歲額坐遺者一十六處、種九萬九千三百八十餘石、而增設之處不與焉、東路經畧志云、松潘以東望山關、雲閣關、風洞關、松林堡、紅崖關、三舍堡、鎮遠堡、小關子堡、松丫堡、三路堡、師家堡、四望堡、九十二處、松小河千戶所四處絕壁、一線之通、附近水牛毛、公羊洞諸苗、未甚管攝、今以三舍關為始、第其里次、三舍者主衛城九十里而遠也、為小河通中地、有把守指揮一員、管轄上至望山、下至四望、共十三關堡、羊腸鳥道、峭壁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二十冊 四川

六

危滿、岷嶺萬狀、番夷往往潛伏而窺伺焉、三舍上十里為伏羌堡、伏羌上十里為紅崖關、紅崖上十五里為松林堡、志云、黑松林關在治東七十里、松林上九里為風洞關、志云、風洞關在治東五十里、洞深不可測、多惡風、午輒大作、作則灰沙蔽天、人馬皆辟易、寒氣襲人、觸之多瘧疾、否亦喘急旬日、蓋山嵐鬱蒸之氣所發也、關北壁升墩、即古鹽川、登眺風洞上五里為雲閣關、志云、治東三十里、雲閣關、四時積雪不消、俗呼為寶頂山、關在山下、雲閣上十二里為望山關、關上八里、即松州也、三舍下十里為鎮遠堡、鎮遠下八里為小關堡、志云、小關子在治東百二十里、小關下八里為松林堡、松林七里為三路堡、三路下八里為師家堡、師家下八里為四望堡、又二里為小河所矣、南路經畧志云、松潘以南、紅花屯、熊積屯、白寧關、小屯堡、安化

關、鎮華堡、新壇關、文萬堡、歸化關、北定關、滿江關、平定堡、金龍堡、鎮平堡、鎮善堡、清美堡、平定堡、凡十有七處、松豐漢界、四夷狄、回南路自西寧關起、以至平定堡、河東大姓、實于毛土官管轄、河西小姓、實于毛土官管轄、即志所謂牛腦羊腦也、不服冠帶、不受約束、喜則同部落席地歡飲、怒則持刀彼此相擊、尋早之序、滿然矣、萬曆初年、河東頗肆憑陵、十四年、征之、獲其巢穴、斬首二千餘級、焚燬房宇千餘座、始傾心向化、埋戈誓鎮、守地方、迄今不敢犯、河西時有長江之阻、逆我文者、異時亦震聲、移通深溝、隔岸羅拜、跪陳許之、有國師喇嘛、得仲者、潛獻皮帶于工、師伏於鐵牆邊、以掌制我、東便邀擊、事覺就擒、其謀始破而勝落也、歸化關志云、在司南百里、篆字記霸州有歸化縣、置在移村、各有部落主持、無徵科、今難失故處、而關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十冊 四川 七

名建國之、地形險要、上至西寧、下至鎮江、關堡凡九、把守指揮一員、以龍溪等寨大小橋梁、為諸番所出沒也、歸化上七里為龍驤堡、龍驤上十里為新鎮關、新鎮上十里為百勝堡、百勝上五里為安化關、安化上七里為雲屯堡、雲屯上八里為西寧關、志云、在治南三十里、西寧上八里為祖漢屯、則南路之首也、鐵牆溝諸夷在其界矣、歸化下十二里為北定關、志云、北定關有柵二、邊史劉方立、改正德六年、僧道雲欄王出謀為不軌、守將指揮邊補只寬、百戶劉賢方捷、攔鋒死戰、輔寬過害於黃土坡、賢捷被執、執至塞、轉往、將剖其心、二將罵不絕口而亡、事聞、與子孫進一級承襲、輔寬子孫承襲、嘉靖七年、與南路、至北定關、遇積勞、若兒等、輸卒、其僕遺承襲、軍餘史卜西等、數人與戰、已取後、伯天而漢、迄諸番四集、輸彼優承與負、輸行數

十步、至崖不能進、執刀亂揮、知不可支、乃伏於輪、身主僕俱被害、事聞、贈輪都指揮僉事、永興百戶、史卜西等俱受賚、優恤焉、北定下十有一里為鎮江關、關前大小兵別等寨、在其界內、篆字記云、歸化縣有大龍山、小龍山、在霸州西北一十里、號符堅城、人云、於小龍山上村置牙利縣、即大小兵之故迹也、鎮江下四里為平善堡、平善下八里為平美堡、其地寬平、僅容千騎、為四十八寨、飲盟、飲面之地、即黃沙嶺矣、萬曆十四年、建城堡、設守備一員、把總練兵官一員、管轄自西寧關至平定堡、為鎮平關上七里為金龍堡、金龍堡上六里為平美堡、鎮平下七里為鎮善堡、鎮善下八里為清美堡、清美下八里即平定堡也、平定下八里為永鎮堡、係松茂二鎮交界處、鎮平堡則指揮一員守之、北路經界志云、松潘以北、穀東屯、高屯、千羊格屯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十冊 四川 八

唐舍屯、諱那屯、潘驪屯、以上凡七堡、松吐蕃、洮河界、四夷考云、潘驪堡設在河東、土城三十八里、松州之背也、舊制駐紮守備一員、管轄上下關堡、為真黔口上中潘州上下羊洞等隘口、自潘驪北去、連郭幽遠、一望無際、善萬騎可從容矣、近改設遊擊一員、以鎮壓之、良藩所重也、潘驪上十五里為鎮善堡、在東河、元山子、志云、堡在潘驪東北十里、堡後天險、墩堡前觀化墩、河東于裏臺、河西利唐臺、聲勢相望、然直北為敵、奇蹟舊品字驪坑數百、中置鋒刃不發、口覆邑土、以掩其形、人北去三里、曰城牆岩、東臨河、西臨山、麓、極深、寬深丈許、橫截六百餘丈、明新破路、河西川、於潘驪之制、亦相之、越潘二十里、登河玉嶺之巔、可眺嘉裕草場、志云、黃驊在潘驪西南十里也、場之東有河玉口、凡二十里、透嶺出川、黔則可南、可北、惟所馳

縣議者于大治觀化二墩元拓寬廣石砌牆垣一周外掘壕塹以防
衝突亦係舊址其云鎮虜堡上二十里之柏木橋即界外矣 漳
隸下七里為虹橋關係松城北隘志云松州北二十里有落虹橋長
二十丈街道所必經也虹橋下七里為譚郎屯譚郎下七里為塘舍
屯塘舍下六里為羊格屯羊格下六里即松城又虹橋下八里為高
屯子高屯下七里為穀粟屯穀粟下十里亦即松城也離松十四里
為流沙關乃北虜經回地每秋防必加意焉松城下五里為紅花屯
紅花下七里為雄漢屯雄漢左十三里為東勝堡歲熟番交實可稱
無事惟是虹橋西北十五里為絕塞墩北界黃山天殺磨塘黃楊草
場等處路通洮岷先年陳陳率兵由此進入解松圍今為番虜阻
以其往來射獵于斯也下潘州白利等處快牛羊地遠來或由阿玉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十冊 四川 九

嶺或田鐵門墩出松塞於新命諸寨貿易茶斤歲以為常稍失防範
警端輒起且阻絕長溝故援難及形勢孤懸所最當善度諸者于墩
前石砌城一座直控河下以通水道又依山極險絕其東高則于
舊堡乎何有 古蹟志云潘州故城在衛北七百五十里漢武帝時
徙諸羌渡河遼居塞外築此城置護羌校尉以禦之宋時分上下中
潘三州今河失塞即上潘州城址即下潘州界二州之間則中潘
州也其地愈北山愈平夷舊潘隸之設在下潘州 侍郎羅結潘隸
新記云距松衛治之北百里曰潘隸即古潘州也城之故趾尚在
其下有巖穴空洞幽邃廣可容列騎深亦不知幾許有玻璃泉冬夏
潮然不涸其土地膏腴山川秀麗舊自唐舊時所開拓雖隸版圖而
土番酋長猶然竊據所謂但為蠻之而已宋元以來無復中國有

朝混一畢與種天極地莫不臣服洪武十一年王師始下潘州入興
編民賦役無殊乃於其地建置屯堡使士卒耕且守數十年足
食足兵遣人安堵宣德丁未守將失職倉先蜂起梗我餉道焚我關
塞而潘州復為所據者凡二十有八年景泰辛未予奉命來鎮駐土
不滿意欲平復之乃大集諸酋陳以逆順禍福無不藉聽聽命於是
復增置城池樓櫓凡數守之兵視昔有加焉不彈一石之粟不勞一
人之力而數千百頃沃饒之地遂復為我有又晏然置城於其間俾
兵農雜居累歲豐稔邊人安枕莫朝廷威德所及予何功之與焉或
者以潘州之域與唐世著遺傳相讀讀後先予亦豈敢多讓景泰六
年記 曹學佺曰今之潘隸去松州一舍而遙非百里外之潘隸矣
前張後弛勢使然也予以庚戌署潘司事料松邊兵食聞難處任牧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十冊 四川 十

於潘隸城內有百五六十帳殊駭聽聞乃徵潘隸遊擊何奮武得回
牒云謹據潘隸一鎮五隘九屯一十八墩堡延袤二百餘里襟帶山
河襟帶夷虜所由來矣前不具論萬曆二十四年火落赤入寇彼時
內有守備張良賢故應以敵其鋒外有合備梅角以禦其勢雖虜衆
攻圍鎮虜三晝夜而不能破于時掌堡百戶杜世仁也言異人位而
具父子督率兵數百人乃能射死小王子斬首數十級松潘卒賴以
無事而今壘遂因之往牧焉續在三十三年廣將李宗聖代庖潘隸
又有合兒碩魯咱毛兒積等難獲搜掠投店會治兵使者亦暑官也傳
然有張伐之意輒撫賞安插牛馬羊隻布滿山溪毛張隨處星列草
地猶肘腋間虎豹門庭內牧犬羊逐之恐驚喘自北來也聽之恐
觸本無所終也彼其從來潘松之間豈惟共我水草利我鹽茶凡君

原之廣廣、軍兵之強弱、道路之衝要、無不盡知、萬一生心、何以制而禦之、惟是高低、僅在虹橋之內、禦寇之下、譚廊之西、正通中要地、實乃松鎮以北之藩屏也、議設把守一員、撥唐順等軍五十名、以權威武而生播其威、詔為長策矣、軍需展報七卷、寬包陳順、貫路於中、不惟恭衆、且可據險、緣由到司、獲看待松潘者、蜀西之門戶、津驢背、松潘之咽喉也、自土變合、噴合兒、頗等住牧其中、通房處室、以百五六十計、犬羊之性、馴擾無常、非族類異心、必異豈非他日之隱憂哉、昔者隋唐之禍、可鑒已、但既來之、則安之、可以理而諭也、方采者所當拒、可以勢而禁也、惟是津驢之鎮、唐堡、唐設把守一員、地方遼闊、勢本孤懸、今且伏成在內、萬一有變、警息不相聞、何暇左右顧諸者、以高屯堡要害之處、添設把守、以遏其衝、且與津驢為犄角、詔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十冊 四川

十一

策之善者也、該堡事竣、仍令本官兼攝巡視、軍兵即在營抽選、亦無所廢費矣、若夫整行伍、除戎器、細察末而、有備無患、此該道將之事也、時當事者如請行之、小河千戶所、國初洪武十一年、與松潘衛同置、在衛東百九十里、宣德四年、調成都衛後所官軍、鎮治之、仍隸松潘、據小河之地、古名治陽、以水出松潘分水嶺入治江也、地在治水之陽矣、志云、所北二十里師家山、一名天山、宋時師大二大姓居之、山麓有天山關、又有師家鎮、則界于龍州也、東有獅峯、西有象嶺、各離一里許、有靈泉焉、出獅峯下、經峽志云、松潘入東為堡七、四時產、粟、粟、馬、營、水、進、鎮、龍、乃松龍安、四夷考、曰、小河之下、鐵龍之上、惟葉棠為要隘、有葉棠把守官驛之、東通白馬毛公、西通竹頭野、諸白草諸寨、上六里為峯崖堡、峯崖上十里、即小河也、

下四里為馬營堡、馬營下七里為水進堡、水進下八里為鎮夷堡、鎮夷下十里為乾坤堡、乾坤下二十里為鐵龍堡、堡有兩山、對峙峭壁萬仞、二水會流、深不可測、上為鐵索橋、索凡六條、各長一十五丈、引于河之西岸、繫以鐵柱、中過板橋、行者戒心焉、嘉靖間、龍州宣撫薛北乾作亂、斬鐵橋以拒官兵、旬日、松州米貴如金矣、鐵龍下十五里、即龍安府云、唐史、太宗置松州都督府、附屬二十餘州、為諸州、貞觀元年置、鎮縣二、江源、沱橋、松州五年置、西麟州八年、改為麟州、麟州二、開涼、落英、麟州五年置、西麟州八年、改為麟州、麟州二、和善、無異、沃源、王亥、利泰、東陵、雅州五年置、西雅州八年、改為雅州、鎮縣三、新城、三辰、石廬、雅州三年置、鎮縣五、都流、寧遠、臨泉、臨河其餘、原調、秦、殷、周、若通平、鍾、拉、諸羌部落、通立之而已、可州、四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十冊 四川

十二

年、置西義州八年、改為可州、里鎮縣三、義誠、清江、靜方、遠州四年、置、鎮縣二、藉水、小郭川、奉州三年、置西仁州八年、改為奉州、鎮縣三、奉德、恩安、永惠、嚴州五年、置西金州八年、改為嚴州、鎮縣三、金池、口松、丹藏、詔州五年置、鎮縣三、詔川、歸德、羅漢、新州五年置、鎮縣二、常平、祁川、彭州三年、置洪州七年、改為彭州、鎮縣四、洪川、歸德、臨遠、歸正、乾州都督府二年置、鎮縣四、通川、王城、金源、倫徽、孟州四年、置西唐州八年、改為孟州、鎮縣四、湘水、河唐、唐州、石川、直州五年、置西集州八年、改為直州、鎮縣二、集川、新川、祥州五年、置、鎮縣四、歸唐、芳巖、鑒水、唐山、位州四年、置西鑒州八年、改為位州、鎮縣二、位豐、西使、玉州五年置、鎮縣二、玉山、帶河、岷州四年、置、鎮縣四、沱平、顯川、桂川、顯平、佑州四年置、鎮縣二、郭川、歸定、

靈州六年置西涼州八年改為靈州、楊州六年置、序州十年置、
嵯州開州十年置、石俱貞觀之時、招慰党項是者、舊屬隴右道、改隸
松州都督府、永徽已後、或叛或降、制置不一、今治廢道、柳溝占跡而
已、唐書、吐谷渾、西羌名、正益州西北、至青海二十五里、古析支之
地、漢西羌之別種也、魏晉以降、西羌微弱、周滅宕昌鄯之、後党項
始強、南詔春桑迷桑等羌、北連吐谷渾、其種每姓別自為部落、一姓
之中、復分為一小部落、人者萬餘、其小者數千騎、不相親、一有細封
、貴聽氏、往利氏、頗起氏、野辭氏、房當氏、米禽氏、招拔氏、最為強族
貞觀五年、詔遣使開其河田地為六十州、內附者三十萬、只有羌蒲
招拔亦謂者、昔為漢主仇允所獲、與之結婚、集抗官軍、後與異從子
思頭結率服、與諸酋領歸款、列其地為縣、嵯巖可等三十二州、以松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十冊 四川

十三

州為都督府、舊唐存撫之、拜赤詞為西戎州都督、賜姓李氏、自是從
河首積石以來、皆為中國之境、後吐蕃強盛、招拔氏漸為所逼、遂請
內徙、魏移都府於靈州、因置靜邊等州以處之、故地陷於吐蕃、不主
者為異種、吐蕃謂之倫蕨、人有黑党項、在赤水之西、李靖之戰、吐谷
渾也、漢主仇允、子黑党項、居以空閑之地、及吐谷渾舉國內徙、其
黑党項酋領、號執善王、亦貢方物、其雪山党項、姓破世氏、雪山之
下、貞觀初、亦嘗朝貢、人有白狗春桑、由蘭等諸羌、自龍朔以後、並為
吐蕃所破、而服屬焉、有附國者、在蜀郡西北二十餘里、即漢之西
南夷也、嘉民夷、即其東部、所居種姓、自相率領、不屬統一、隋大業五
年、附國王遣其弟子苴林、率嘉民夷等六十八朝貢、嘉民有水闊六
七十丈、附國水闊一百丈、並南流、以俱為船、而南有薄刺夷、風俗

亦同、西有東女國、東北連山、綿亘數千里、據党項及諸羌界、其地南
北八里、西東西十五里、無城柵、近山、谷、傍山、便俗、好復仇、故壘石
為巢、而居、以避患、其巢高至十餘丈、下至五六丈、每以木隔之、是
方三四步、隙上方二三步、狀似浮圖、下下級閣、門從內上、通夜必
閉、間有二萬餘家、俗有重罪、止于罰牛、妻其妻、女公媛、兄弟死、父兄
亦納其妻、好歌舞、鼓簧吹篳、死者無服制、置尸于高牀上、沐浴衣服
被以羊甲、覆以氍毹、子孫不哭、帶甲舞劍而呼云、我父為鬼所取、我
欲報冤殺鬼、其人姓捷、便擊劍、漆皮為甲、高六尺、以竹為
弦、以及為臂、形如劍、或戴幕、幕衣多毛氍、全利牛脚皮為靴、項繫
銀鍊、手貫銀釧、王與酋帥、全為首領、習前慈一金、徑徑三寸、其土風
氣候、多風少雨、土宜小麥、青稞、山出金銀、多白雉、水有嘉魚、長四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十冊 四川

十四

尺而鱗細、東女國者、西羌之別種也、以西海中復有女國、故曰東
以別之、俗以女為王、東與唐州党項接、東南與雅州接、界隔羅女蠻
及白狼夷、有八十餘城、王之所居、名康延川、中有弱水南流、亦同牛
皮為船、以渡、戶四萬餘家、女王號為寶就、有女官曰高霸、平諸國事
在外官俗、並男大為之、其王侍女數百人、五日一聽政、女王死、國中
多獻金錢、動至數萬、更于王族求令女二人、三之大者為王、次為小
王、若人王死、則小王嗣立、或始死、而婦孺、皆無憂、所居皆重屋、
王至九重、國人至六重、王服青色綾裙、下領、其細香地、重婦人輕
又大、又子同于天皇、以十一月為正、至正月、全至者、皆酒醉、語山
中歌、禮參于室、大咒呼鳥、時有鳥如鵲、飛入王宮、陳中國新其機
現之、有一鼓、永歲必登、若有霜雪、必多災異、其俗因之、名鳥鳥卜、情

五千兩、其餘貨物數百事、僑居三年、今益州長史李孝逸、爲州都督、
拓王奉養、發劄南山、南兵、以防禦之、往劄南兵、募於茂州之西南、
築要城、以重其境、所有生羌、吐蕃、歸來、攻陷其城、遂引兵守之、
時吐蕃、盡收羊同、實功、及諸羌之地、東與涼州、西與茂州、相連、南至
望羅門、西、又攻陷、在、疎勒、四鎮、北、松、安、祿、地方、萬餘里、自漢魏以
來、西戎之盛、未之有也、開元二十四年、敕、常侍、崔希逸、爲、河西、節
度使、於、涼州、鎮、實、時、吐蕃、與、漢、榷、柵、爲、界、置、守、提、使、以、岐、州、判、史、
蕭、美、爲、戶、部、侍郎、判、涼州、事、代、希逸、爲、河西、節度使、鄯州、都督、杜、希
望、爲、隴、右、節度使、不、僕、帥、士、吳、爲、益、州、長、史、劄、南、節度使、分、道、經、略、
以、討、吐蕃、仍、令、毀、其、分、界、之、碑、二十六年四月、杜、希逸、率、衆、攻、吐蕃、
新、城、拔、之、以、其、城、爲、戍、武、軍、發、兵、一、千、以、鎮、之、其、年、七月、希逸、又、從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十冊 四川

十七

鄯州發兵、拿吐蕃、河橋、於、河、左、築、營、泉、城、吐蕃、將、兵、三、萬、人、以、拒、官、
軍、希逸、引、衆、擊、破、之、因、於、營、泉、城、置、鎮、而、軍、時、王、吳、入、率、劄、南、兵、攻、
其、安、城、城、先、於、安、城、石、左、築、兩、城、以、爲、攻、拒、之、所、領、兵、於、是、嬰、
下、連、劄、南、道、道、理、以、守、之、其、年、九月、吐蕃、悉、銳、以、攻、安、城、官、軍、大、
敗、而、城、并、爲、賊、所、陷、吳、脫、身、走、免、將、士、以、下、數、萬、人、及、軍、糧、資、
並、沒、于、賊、其、生、左、邊、州、判、史、以、率、州、判、史、張、賓、爲、益、州、張、史、劄、南、
防、禦、使、主、客、員、外、郎、率、仇、衆、據、爲、益、州、司、馬、防、禦、副、使、有、既、文、史、素、
無、以、戰、之、策、兼、境、至、專、其、兵、事、而、增、入、奏、請、陳、政、取、安、城、之、河、渠、
上、月、既、徙、賓、爲、先、鋒、劄、南、知、益、州、長、史、事、代、有、節、度、二十八年春、
兼、境、密、與、安、城、中、吐蕃、望、都、句、及、雜、州、別、駕、並、承、軍、等、通、謀、都、
等、是、翻、城、歸、款、因、引、官、軍、入、城、善、殺、吐蕃、將、士、使、監、祭、御、史、計、遠、率

兵、鎮、守、之、上、聞、具、狀、中、書、令、李、林甫、等、上、表、曰、伏、以、吐蕃、北、城、正、當、
衝、要、憑、險、自、固、特、以、竊、據、積、年、已、來、蟻、聚、爲、患、雖、有、百、萬、之、衆、難、以、
施、以、降、下、親、行、和、策、不、與、師、旅、頃、今、中、使、李、思、敬、曉、諭、羌、族、莫、不、懷、
恩、翻、然、改、圖、自、相、謀、陷、細、算、道、于、不、測、唐、略、通、于、木、然、累、載、通、譯、一、
朝、藩、滅、人、臣、等、今日、奏、事、陛下、從、容、問、臣、等、曰、卿、等、但、看、回、兵、不、久、
當、漸、摧、折、德、音、續、傳、遠、聞、成、捷、則、知、聖、與、天、合、應、如、響、至、前、古、以、來、
所未、有、也、請、宣、示、百、僚、編、諸、史、策、手、制、答、曰、此、城、僑、居、年、中、羌、引、吐、
蕃、連、陷、固、守、歲、月、既、久、攻、伐、亦、多、其、地、險、阻、非、力、所、制、朝廷、屢、議、不、
令、取、之、朕、以、小、畜、無、知、事、須、處、置、設、以、奇、計、所、以、行、之、獲、彼、我、心、歸、
我、城、守、有、足、爲、慰、也、其、年、十月、吐蕃、又、引、衆、寇、安、城、及、雜、州、軍、仇、
衆、據、道、將、率、衆、禦、之、仍、發、關、中、鎮、騎、以、救、援、焉、時、魯、蒙、衆、賊、久、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十冊 四川

十八

自、引、退、詔、改、安、城、爲、平、戎、城、大、曆、三年、劄、南、西、川、亦、破、吐蕃、萬、餘、
衆、五年、五月、從、置、安、城、北、靜、恭、五、州、于、山、陵、要、害、之、地、以、備、吐蕃、入、
曆、十一年、正月、劄、南、節度使、崔、寧、大、破、吐蕃、故、洪、等、回、節、度、兼、安、城、
吐蕃、互、變、羌、衆、頃、等、二十餘、萬、衆、新、有、萬、餘、級、生、擒、燭、城、兵、馬、使、一、
千、三、百、五、十、八、獻、于、闕、下、平、羊、及、軍、資、器械、不、可、勝、紀、十二年、九月、
八、屠、坊、州、掠、党、項、羊、馬、而、去、十月、崔、寧、破、吐蕃、望、漢、城、十四年、八月、
命、不、常、少、卿、章、綽、持、節、使、吐蕃、親、蕃、俘、五、百、八、歸、之、十月、吐蕃、率、南、
蠻、衆、二十、萬、來、寇、一、八、莽、州、過、汶、川、及、雅、口、一、八、秋、又、過、方、維、白、蠻、
一、自、黎、雅、通、邛、崃、關、建、臨、邛、邑、乃、發、衆、兵、四、十、八、及、州、兵、五、千、八、
同、討、大、破、之、十二月、崔、寧、復、奏、於、西、山、破、吐蕃、十、萬、斬、首、八、千、生、擒、
九、百、八、使、宗、之、世、萬、年、章、章、爲、西、川、節度使、城、龍、漢、蔡、西、山、堡、以

納降先以雲南蠻衆數十萬與吐蕃和款蕃人入寇必以爲前鋒
四年其雲南官崔佐時入南詔蠻說令向化以離吐蕃之助佐時至
蠻國羊咀咩城其王異牟尋欣然接過請絕吐蕃遣使朝貢其年
東蠻國王轉傍貢蠻衛自馬等相率入朝南蠻自萬州南渡臣蠻吐
蕃絕朝貢者二十餘年至是復通五年異牟遣大將王有通前督精兵
以入蕃界與東蠻於故萬州臺登北谷大破吐蕃青海臘城二節度
斬首二千級生擒龍十五人其後崖谷而死者不可計餘貞元八年
異牟以吐蕃于維州敗之獲異牟將論贊熱獻于京師先是維州城爲
吐蕃所毀塞外無保障九年詔城維州東虜且來襲令異牟出師牽圍
之異牟命大將軍助張秀分兵出西山靈關破殺和城通鶴軍定廣城
踰過博嶺蓋圍維州傅桐觀攻下羊溪等三城取劍山屯其之南並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冊 四川

十九

元帥論奔熱來與戰破其軍拔白崖英定康城凡平獞堡五十餘
所斬首二千八百級乃城鹽州因是西山羌八國酋長皆請入朝十
年異牟復敗吐蕃克戎和城獨維州不下十年異牟破吐蕃一萬餘衆
於黎州萬州吐蕃遂大擾亂蔡曼進舟潛謀寇邊曼進挫之於是吐
蕃酋帥兼監城等九節度嬰龍官馬定德與異牟將八十七人舉
部落來降定德有計略皆知兵法及山川地形吐蕃每用兵定德常
乘驛計事蕃中諸將果其成其至是以自行遣失律得罪而歸心
焉十七年吐蕃昆明城管歷些蠻千餘戶入降襲善以其衆外潰遂
北寇靈州陷麟州德宗遣使至成都府令舉出兵深入西山以紆北
顧軍乃令鎮靜軍兵馬使陳洵等統兵萬人出三奇路威戎軍使崔
克虔兵千人出龍溪石門南路維保三州兵馬使仇冕保霸三州刺

史重振等兵二千趨吐蕃維州城中北路兵馬使郭玘等四千趨吐
蕃接歸老翁城都將高周王英俊兵二千趨故松州隴東路兵馬使
元膺等復分兵八千人出南道雅黎萬路入今鎮南軍使御史大夫
章良金兵一千三百續進維州經略使路惟明等兵三千趨吐蕃通
和備松等城黎州經略使王有道兵二千入過大渡河深入吐蕃界
萬州經略使陳孝陽兵馬使何大海章義等及歷些蠻東蠻三部落
主盡那時等兵四千進攻昆明城諸濟城自八月出軍脅入至十月
破蕃兵十萬六板城七軍鎮五戶三千生擒六千斬首萬餘級遂進
攻維州破軍海至轉戰千里蕃軍連敗於是寇蠻之衆引而南下
贊普遣論奔熱以內大相兼東境五通節度兵馬都統群物入使率
鉅唐十萬來解維州之圍蜀師萬人據險設伏以待之先出千人挑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十冊 四川

十二

戰奔熱見我師少意衆來追發伏掩擊殺諱富賊蕃兵自潰虜衆十
萬殲其者半生擒論奔熱獻諸朝進舉檢校司馬中書令南康郡
王衛繫紀功碑褒賜之皇治蜀十三年凡破吐蕃四十八萬斬首五
萬餘後自南詔入寇敗元鎮而郭到代之病不能事文宗太和
四年以李德裕檢校兵部尚書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副使知節
度軍營內觀察處置西山八國雲南招撫等使德裕乃大葺關防繕
完兵守入遣八人南詔求其所待工匠得僧道工以四千餘人歸成
都扶殘舍隄皆有條次成都既南失姚暉而亡松緬由清溪下沐水
而在蓋爲蠻有始章舉招保南詔復萬州傾幣以結蠻好教之戰陣
大法俗以昇登戎資資養成癰疽第未決兵至元鎮時邊隙而發故
長驅深入以制千里清無子遺今癰疽尚新非痛癢草不能創一方

賊乃制善邊樓、樓南道山川險易與壁相出入者圖之左、與吐蕃密
通者圖之右、其部落衆寡、銷鋒遠近、曲折城具、乃召習邊事者與之
指畫、商訂、凡虜之情偽、盡知之、又料擇伏殲舊獯與州兵之任戰者、
發遣獯者十三、四士無敢怨、人請甲八於安定、有八于河中、等八於
朔西、由是蜀之器械皆犀銳、率戶二百取一、使習戰、勿負事、後則
農急則戰、謂之雄邊、于其精兵、由南無保義保惠、而河東義、左右
連擊、騎士曰龍星、擊擊、奇鋒流電、震擊、突賊、總一十、軍、擊伏義城、以
制大渡清溪閣之阻、作繁海城、以控榮經犄角之勢、作素遠城、以扼
西山吐蕃復印味、從萬州治臺營、以奪蠻險要、蜀主贊其羸弱者
四千餘人、復募少壯得千人、募北兵得千五百人、與土兵參合、轉習
相訓習、日益精練、切蜀人多驚、女為八妻、德裕為著科約、凡十三而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冊 四川

二十一

上、就三年、管下者五歲、及則則歸之父母、以繁生、威惠大振、太和
五年、吐蕃細州將悉坦謀以城降、距成都四百里、同山為國、東
北由常嶺而直下三百里、地無險、長川不三千、直吐蕃之采
異者成之、地以制虜入者也、其地南界江陽、北山、連嶺而西、不知其
梗、北望隴山、積雪如玉、東望成都、若在丹崖、一面孤峯、三面臨江、是
西蜀徑吐蕃之要也、至後、德、河隴陷、唯此州尚存、吐蕃利其險要、
將婦人嫁與此州、二十年後婦人生二子、成長及著兵攻城、二
子內應、其州遂陷、吐蕃得之、號曰無憂城、貞元中、章、早、鎮蜀、經略西
山八、萬計取之不獲、至是、悉坦謀遣人送款、德裕、鼓其誘、遣人送
錦袍金帛與之、託之候取進止、悉坦謀乃盡率郡人歸成都、德裕乃
發兵鎮守、聞之于朝、時、牛僧孺沮諫、言吐蕃之境、四面各萬里、失一

紐州、未能殲其勢、比來修好、約罷戍兵、中國警戎、守備為上、彼若來
責、何事失信、養馬射、如川上平涼、坂、萬騎、縱田中、怨氣直、不三
日至咸陽、橋、此時西南數千里外、得百紐州、何所用之、彼棄誠信、有
害無利、此匹夫所不為、以天子矢上、以為然、詔德裕、以其城及悉坦
謀等悉歸之、吐蕃慘之于境上、極其慘酷、德裕終身以為恨、會監軍
使王踐言入朝、言言悉坦謀死、往還八向化意、帝亦悔之、武宗朝、召
僧孺出為淮南節度、德裕面奏曰、臣在先朝、出鎮西蜀、其時吐蕃紐
州百領、悉坦謀、雖是雜虜、大樂皇風、將彼堅城、降臣本過、臣尋差兵
馬、入據其城、飛章以聞、先帝驚嘆、其時與臣不足者、望風、疾、速、獻
款、言上、周、辰、曉、以為與吐蕃盟約、不可背之、必恐將此為難、侵犯、却
境、詔臣還、却此城、果就、悉坦謀、果、全、彼自、復降、中、使、迫、促、送、還、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冊 四川

二十一

昔白起殺降、終于社、郵、致、禍、陳、湯、見、從、是、為、郭、文、報、仇、感、歎、前、事、愧
心、終、日、今、者、幸、逢、英、主、奈、備、台、司、輒、敢、追、論、伏、希、省、察、且、紐、州、城、高
山、絕、頂、三、面、臨、江、在、戎、虜、平、川、之、衝、是、漢、地、入、兵、之、路、初、河、隴、盡、沒
此、州、獨、存、吐、蕃、潛、將、婦、人、嫁、與、此、州、門、子、二、十、年、後、兩、子、長、成、竊
開、壘、門、引、兵、夜、入、因、臨、陷、沒、號、曰、無、憂、城、固、併、力、於、西、邊、蓋、無、虞、於、南
路、焉、後、近、司、苗、計、累、朝、貞、元、中、章、早、欲、輕、略、河、隴、須、以、此、城、為、始、盡
銳、萬、旅、急、攻、累、年、吐、蕃、愛、惜、此、邑、遂、遣、男、論、莽、熟、來、後、紐、州、高、峻、臨
衝、難、及、於、層、霄、鳥、道、虛、虛、猛、士、多、虞、於、礪、石、莫、展、公、輸、之、巧、空、獨、彼
將、而、還、及、南、蠻、勇、思、掃、地、驅、奴、臣、初、到、西、蜀、衆、心、未、安、外、揚、圖、威、中
轉、邊、備、其、紐、州、就、臣、信、令、乃、送、款、與、臣、臣、告、以、須、俟、奉、命、所、冀、探、其
情、偽、其、意、但、謀、尋、率、一、城、之、兵、衆、并、州、印、中、供、養、途、相、繼、空、壁、歸、使、

臣即入出牙兵受其降禮南蠻在列莫敢仰視况西山八關滿在此州北帶使名都成虛語諸羌大苦番中征役頗作大禍王人自維州降後皆云但得臣信牒稍大便相率內屬其番界合水種錫等城既失險地自須抽歸可減八處鎮兵生收千里舊地臣見莫大之利乃為恢復之基雖共奏聞請以酬賞臣自與錫袍金帶勒侯詔書且吐蕃雖州未降已前一年搆圖魯州以此言之豈守盟約况臣未嘗用兵攻取彼自感化來降又沮議之人不知事實不或遣鈍士曠人積每欲乘秋犯邊皆須數歲就食臣得維州踰月未有一使入境自此之後方應破膽豈有慮其後患哉此海詞臣受降之味指天為誓寧思將三百餘人性命棄信偷安累表上陳乞盡殺敵答詔嚴切竟令就運加以體恤降後昇於竹慶及將就路竟呼天將吏對泣無不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十冊 四川

二十三

流涕其部送有便遭著即譏諷曰既以彼降何須送來乃却將此降人放於漢界之上恐行戎害因固機縱乃主撫其嬰孩承以糖絮臣聞楚靈誘殺蠻子春秋明證固文外送節叔蔚無深都况乎大國負此異類絕忠款之路以先虐之情從古以來未有此事臣實痛惡但謀舉城交船而臣以此無辜乞恕忠魂特加褒贈帝意傷之尋詔贈忠臣諱石衡將軍初贊皇作西南備邊鎮其序略云以著開繁河關失險綿從南詔以謀我并路坤維外圍北棘守臣率眾擊清漢通要結蠻好荷鹿效順乃暴舉事欲為卷十七背誓結轍關戶誣盜妄命德裕改紀其政乃延善邊獲立雄邊子弟作仁善樂侮未達三城以托唐衝適處敵去而備弛也凡兵將種極之數城鎮墮落之名歲計經用之目議求利病轉為一書諸節虛實外夷情狀陰分權柄

堪如指掌相立捍臺咸以奉書備不仍縛維公周據之首善焉據備達錄第四卷叙維州本末元謀唐承吐蕃累鎮種類分散入內蕃者謂之熟戶餘謂之生戶薄示羈縻而已宋時朝貢不絕其酋領喃廝羅始居鄒州後徙有城即青塘嶺也青羌所居矣宋史吐蕃青羌酋領奴兒結等為邊害十餘年制置使留正以計禽殺之盡殲其黨趙汝愚代為制置使奴兒結弟三開復叛汝愚雖重賞以聞群蠻三開不能孤立竟死汝愚以定青羌功加秩即此種元憲宗始於河案州置吐蕃宣慰司都元帥府云保縣志云出縣偏南岸行一日又北達大溪至維谷安撫司可八十里又十里為無憂城故址尚存按維谷即古維州唐太和初陷於吐蕃其酋即悉但謀種矣國初有河漂者以捍唐功授初印為維谷安撫同知歲輸海糧于維州番者三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十冊 四川

二十四

年一貢其地有上個下個去無憂城百里去非倍之南臨沱水後倚高山南接三坦西接孟董南抵達恩北抵東布入東至八棱個與難摩密通歲終發番兵萬餘備糧械入個防宋至次年除夕更抵保邊款漢以難谷為之障保也達恩蠻長官金川樺師及打喇兒卓坡六索龍山以西諸寨皆隸焉達恩蠻長官司在難谷西五十里其元嚴泰與深同功給印信授為長官蒙字記云隋開皇六年以石門鎮近白狗羌故于金川鎮置金川縣唐武德七年以舊維州貞觀初廢三年復置按今金川寺其故處也寺僧已索監藏及尋舊判以有戒行得攝善鄒綱承樂初黃毛難犯界金川僧招麻喇防禦有以事聞賜號演化樺師及初命銀印俾其統世守焉地居樺谷安撫之東昔十五寨東北至八棱個西至保縣南至棧城百五十里復漸聚積

見軼於傳者、蓋其族于舊上界上、而無教場是食世守缺事、
初見墓上、書居城南路、在文鎮河西、先曾糾置成兵馬邊事、正德間、
歸順、奉准納貢、頒賜勅書冠帶、無印信、遇貢、赴雜谷起文、又有只臺
墓、保志云、西北生黃、有墓十八墓、三國孟獲墓卜之南也、謂
之孟墓、亦名臺卜、鮮胡、唐時哥謨君等、臺卧庭華求內附、虞其眾
于紐嶺、華州、唐小鐵圍山、主縣可七八日、樓、東松雜谷八樓、嶺、樓坡
河在東、如卜河在北、即古之孫水也、南流雜州、以平度為般、既渡、則
驢皮于岸上、陟乾、復用歲永樂八年、歸所進貢、搜索慰使司都指揮
同知、貢道有三、一由雜谷八樓、嶺出保縣、一由清溪口出崇慶州、一
由靈關出雜州、近與雜谷不睦、故直由雜安、又因松茂威靈大勢
如一身、然松潘首也、豐溪、岷與岷也、茂州、腹也、東之上門、西之威與

汶保吳手足也然餘皆在江內惟保獨居江外縣以東爲舊苗即前
上里之編戶報去者地上相連想來吳路懷異志而滿華情莫此若
矣又云縣北熟菑二股一路爲水田望上龍山等寨向背不常一路
爲近縣玉山十二寨稍稍易馴正北野菑有梁荒穰城五十餘寨且
連松州黑水誠爲野蠻國初御史大夫丁云用色銀鑄錠以誘之卽
此矣也 雜州志曰白狗嶺與大雪山連後有白狗羌居之纂字記
曰白狗國者西羌之別名與會州連接勝兵一千武德六年有使朝
貢開元二十九年十月白狗國四品寵官麻屠封及狗冉川五品寵
官薩阿封等至京各賜金紫玉帛以遣之貞元九年七月異王陀羅
思與女國等詣朝而西川節度使韋皋內附詔授詔入常卿兼保州
司馬至今子孫承襲其爵云按白狗國女國俱在西山八國之數韋

事使衛恭節制西山以服衆此也 曰吳者 魏州諸葛葛恭節 名色可欽者 曰孟嘉 梁冀 樓城 月上星上 龍山 龍溪 大寺 小寺 等墓 該一關六堡以戌之 關曰鎮夷堡 曰保縣 曰新安 曰乾溪 曰西平 曰 壩州 曰破底 而破底附近龍山竹 大寺 小寺 蒲圪 太子墳 等墓 而龍 山最強 舊有龍山成 有城 唐書 廣德元年 吐蕃陷魏州 龍山城 是也 壩州堡附近龍溪 小南木上 諸墓 與北路黑苦三祖生墓相通 每 歲耕獲 既有墓藏 輒以礮兵知奪為事 按節保霸壘也 方輿 云 威州 保霸壘者 唐保霸二州 大寶中所置 後陷沒 唐董氏世有其地 與威 州相錯 因霸壘為 嘉祐熙寧中 常請朝貢 政和初 知都威 龐恭孫廷 言開拓 置官吏 地以保州 地為魏州 霸州 地為平州 授其舊刺史 團 練使 授宋史董氏世知保州 太平興國六年 保州刺史董奇死 以 其子紹重繼之 又云 董仲元者 襲職二十餘年 安靜無事 嘉祐中 益 州鈴轄司未具善撫 警夷乃具命為刺史 其時有魏州亦遣人貢馬 魏州未詳 疑即古定原縣 今之金川寺 政史謂西南邊地有魏州保 州矣 四夷風俗記曰 魏州諸蕃 日務射獵 役宿佃房 炎羊勝 以上 言山 分善惡 以為黑白 以黜死為善終 以相殺為廝打 父子兄弟 大 則擊鼓 轉眼相背 不知骨肉 有大小姓 猶言大小族也 董小 金川 俱 屬小族 雜谷達思 俱屬大族 志云 其生一產雙子 乳石者為小 又云 射龍牛者為大 射綿羊者為小 二姓相間而居 丁人大玉克復其地 始分之 蓋使大牙相制云耳 歲時不用官曆 知歲時者為端公 如 辰年 則畫十二龍 或臥或行 圓形而推之 他像亦然 舊僧衣佛經 推 算日月 餓及甲子 是除毫釐不差 大率以十月為一歲 嫁娶富者

君長十數，稱號最大。武帝元鼎六年所開，以爲汶山郡。至宣帝地節三年，夷人以立郡賦重，帝乃省并蜀郡，爲北部都尉，其山有六夷七羌，凡各有所部落。異王侯頗知文書。後漢靈帝時，復分蜀郡北部爲汶山郡。蜀建興十年，汶山平康夷反，姜維討之，始服。策字記云，石室縣牂夷人所造者十餘丈，山巖之間，往往有之。宋史茂州羌蠻地方數千里，舊領羈九州，皆蠻族，蠻自推一八爲州將，常在茂州文處，分舊

三

州無城阻植鹿角蠻以爲夜入州掠人爲質賣邕州將往績之習以爲常宋神宗熙寧八年范百常知茂州民請築城既而蠻酋訴稱城侵其地乞罷築百常不許九年三月始興工靜蠻數百合至百常率州兵擊斬數人蠻乃退百常遷民入牙城明日蠻數千人四面焚鹿角及廬舍引林衝攻牙城土石雨下百常悉衆乘城拒守二酋長爲木編所殺蠻兵乃却茂州南有魏宗閣通承慶軍北有瀘東道通緝州皆爲蠻所據百常募八閩道詣成都又書木牌數百投江中告急蜀綿兵救之蠻始解圍誓和自是蠻人稍定百常亦以築城生患坐奪一官既而生羌合群蠻復至相距七十日詔遣內押班王中正將陝西兵來援入恭州宕州誅殺頗衆蠻遂降政和五年有直州將郭永壽陽延俊輩承有某各以地內亂詔以永壽地建壽寧軍延俊承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二十冊 四川

二十八

長歸附、授承宣郎、世襲兵官、歲常貢馬二疋、所屬土亭仲溪十二寨、俱爲編氓、有保長統之、人有靜州長官司、茂之靜州里也、襲官貢馬、與隴木同、正德間、與岳希蓬、節孝爲亂、攻茂城、斷不通七日、節貴弟車勾潛引水以活我軍、事平、使車牛襲職、管注虎核桃溝八寨、編戶爲氓、有保長統之、認守北定門至關子堡、按靜州、卽唐之慈唐縣矣、宋史曰、寧靜當真時飛石恭等九州蠻、皆羈縻州也、環茂州而居、州不過數十里而已、按唐茂州都督府、羈縻州九、靜州其一、已見前矣、繼翼二州復進爲正州、卽今疊溪所也、第其名與宋史不同、附載之以俟攷焉、
塗州、唐武德元年、臨塗羌歸附置、領臨塗端洊婆覽三縣、貞觀元年、州縣俱省、三年、又分茂州之端洊、置塗州、縣有端洊、臨塗、悉備三縣、與州同置、
英州、貞觀五年、生羌歸附、置西封州、

主

八年，改爲兵州縣，有大封募仙義川。徽州，唐貞觀五年，西羌首領
董州貞觀化置縣，有文徽海耳大進，向州，唐貞觀五年，生羌歸化
置縣，有俱左向二。母州，本徽外款才羌地，貞觀六年，置西母州，九
年，去西字，縣有母山，唐山王漢金水。寧州，貞觀五年，生羌歸附，置
西母州，八年，改爲寧州，縣有小川，徽當壁川，唐傳泰平。邈州，貞觀
七年，白狗羌降附，置西泰州，八年，改爲邈州，縣有迷都，唐勸北思。
恭州，開元二十四年，分靜州廣平縣置恭州，仍置傳恭烈山二縣，天
寶元年，改爲恭化郡，乾元元年，復爲恭州，本屬隴右道，後割隴南
道，其屬縣有和集，唐恭烈山。土夷考曰：茂州南路生羌，惟西山、三
墓界在西南兩路之間，補強屬意，餘皆熟蕃，有把守官，轄屬門文鎮
七里，宗梁四關，堡河以外，則屬岳希連也。岳希連長官司，開初歸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十冊 四川

二十九

附賜襲長官，三年，貢馬二匹，正德間，長官坤卜作亂，伏誅，使其弟坤
元襲職，管領西水西湯湯都等七寨，隸茂州衛，當去歸戶於州水
西里，有保長親之，認守勤都龍嘴等地方。上兵考曰：茂州北路有
兵軍安撫司，其先唐舊寨首也，開初歸附，隸有從征功，賜勅，世爲
安撫司，月俸四名，三年一貢，大木襲官，使土舍護印而已，姓蘇氏，管
擊漢軍貢等六寨，有把守官，轄長寧軍貢大韓胡松漢等八關堡。
長寧堡，貢人關，附近巴結五族及大小層日，極最強悍。韓胡堡
附近哈列寺，韓胡水磨溝等寨，而哈列寺皆番僧也，原給有勅書，
二年一貢。徽國堡附近後溝馬都及河東之法虎橋共六寨，俱靜
州舊地也，往來茂地貿易，與居民便。松漢堡附近苦七族，番衆
二千有奇，嘉靖間，改國堡城，絕我餉道，要我重賂乃解，至今尚虞費

撫賞四百金有奇。經略志云：正德十三年，巡撫都御史宋濬克平
喃爪白草諸寨，諸夷獻使地二千餘頃，又克平茂州縣公寨，十五年，
長寧等處深溪諸寨番蠻，言復讐，求索貢索，兵備副使朱統督同
參將暨擊將，率兵糧，擒其首惡，餘黨俱以次降，年例貢索，盡行
裁革，至今而隆安靖，諸蠻不復弄兵，開邊障矣。予分守川西，詢諸
有司，諸戍軍曰：大戍軍之設，善調邊地空虛，人烟稀少，故今漢彭雙
溫等處，抽丁充戍，其法誠爲至善，然歲久月易，其中有富調停者，何
也？戍軍每年九月撥發，十月到邊，往往非死則病，非病則逃，毫無實
用，試言其故，蓋漢彭等處，風氣溫和，即冬無霜雪，而蔬菜俱備，茂豐
塞垣，風沙慘烈，難與小滿水，而百物不產，以故戍軍到邊，寒燠不合，
飲食不調，多生疾病，當有日促迫上道，哭別父兄妻女，若永訣者，至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十冊 四川

三十

戍資之戶，強壯之丁，多有僥倖規避，惟無告窮民，不獲已就列，或又
割戶共催一乞弓，無賴之徒，以充數，比及到邊，身無完衣，腹無飽食，
囊無半粒，手無寸鐵，倉卒挾械而行，致使番夷倚山而笑曰：戍軍來
也，病者病，死者死，逃者逃，邊隘曾不得借具一臂之力，嗟嗟，似此景
象，在安寧處，猶云有餉有兵，倘一旦羌夷竊逞，而欲其斬將奪旗，
據任用，張得乎？是至苦者莫如戍軍，至無用者亦莫如戍軍也，然則
其術而可，亦惟是裁省抽發，召募土著，乃爲常勝之兵焉，何也？茂豐
不產五穀，不養蠶桑，人所爲命者，惟恃軍餉耳，且如五口之家，須應
軍二名，乃得溫飽，不然而應軍一名，且見果色，如無軍可應，則無生
可度，動輒迎刃如今之權郡，價漢往往有茂豐逃民，蓋以此也，倘以
職言爲不謬，得戍軍之糧，召募土著之民，八人有糧，八人可兵，不出

三年、延建者必回故里、地方之集、然日有流遷之軍、兵日自積、在
平寧無事、是以壯國威、苟一旦臨戎、則人自為家、家自為守、何必異
而命、在內地無成軍之苦、在邊境有敗勇之卒、顧意是當難復、亦無
所用其謀矣、繼書生也、不敢言知兵、但此明白易見、斷斷乎其可行
者、通鑒百民、是在今日、果隨移會該道、轉行部政、府政以保盾等
州縣、回覆間、通予署司、若得成軍之議、其因政策非止一次、每當
庭不決者、蓋由行月二種、全改軍政、未得其肯綮故也、何則、若月種
者、相軍之額、不可移動者也、行種專為更番戍守設耳、若免其成量、
而不動其月種、則人皆樂從矣、且衛所得俗差操之役、軍戶永免津
貼之累、而所利更廣矣、查威茂一帶、以三十六七年計之、各
鎮一千二百餘名、折支司府民七寶天、并布花銀、共五千五百二十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十冊 四川 三十一

餘兩、此其大較也、合無比松邊例、裁去班軍前項銀兩、支發該邊、自
行召募、每名工食、每日給銀二分、共募兵七百七十名、與主軍分認
地方差使、不得紊亂、仍附官兵會計之後請發、不得別立名色增核、
是尺藉難稍虧、而量方得實用也、時如議行之、豐漢古公、是地漢
為盤陵縣、舊蜀郡、晉屬汶山郡、後周置翼州、隋初廢郡、以縣屬會
川、大業初、屬汶山郡、唐武德元年、復改汶山郡為會川、
領翼州、翼水、石封、凡三縣、其年、即以三縣置翼州、五代至宋元、皆為
翼人所據、不置州縣、本朝洪武十一年、平羌始置豐漢石十戶所、錄
茂州衛、二十五里、改守禦軍民千戶所、其地東西廣六十五里、南
北袤九十五里、東至麓牛山、五里、西至黑水、生番六十里、南至茂州
界三十里、北至松潘界六十五里、國控、性強勇悍、不習詩書、近漸

染聲教、習尚不怠、是者不通漢語、衣皮履、食不糧而人化、耐饑寒、
石為礪、以俗、所名本此、其工產麓牛、七色酥油、射香、香猪、白蜜、獨牛
馬、其山北有麓後、東有麓牛、南有排、北有雲峰、各去城五
六里、城三里、即漢江也、原出松州、與黑水合、流入茂州、城南自土
津、流以銀及接引至城下、居人汲之不竭、有古積雨臺、今為觀、在
治南、有石輪寺、沿崖皆佛相、志云、唐貞觀中、李將軍所錫也、在治北
四里、廢翼州城、在治南、唐武德元年、置、取即南翼水為
名、六年、自左封移州治於翼州、咸亨三年、置都督府、移就老州城內、
上元二年、罷都督、移還舊治、大寶元年、改為臨翼州、乾元元年、復為
翼州、廢盤陵縣、在治北、漢治盤陵縣、舊蜀郡、唐改為步昌也、唐武
德、衡山縣、不漢盤陵縣地、註漢書、盤陵故城在翼州翼水縣西、有麓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十冊 四川 三十二

陵山、唐改為斜翼縣、治七頃城、唐貞觀十七年、移理於七里溪、二十
三年、以英固公李世勣為蜀州都督、大寶元年、改為衡山縣、又曰、翼
水縣、亦盤陵縣地、隋初置、取縣西南翼河為名、按後周之龍水縣、隋
改翼水、水在所治南五十里、一出松潘、一出黑水、翼如也、即江矣、
唐武德元年、在治東南四十里、唐顯慶三年、割左封縣界內悉唐川
國三為悉州、領悉唐左封、識二縣、以羈摩羌人、其首領有董偉、
封任刺史、後封平、以左封縣令董俱悉、陳任刺史、兼初以父死子
繼、咸亨元年、移治左封、乾初元年、移治雁平川、廢左封縣、同悉
州、唐武德元年、左封縣不屬翼州、在當州東南四十里、唐顯慶元年、乃
於縣治悉州焉、廢歸城縣、唐武德二年、置、廢翼州、唐大寶元、數分
臨翼州之昭德、臨川兩縣、置昭德、乾元元年、改為翼州、取翼符縣

為名，其一曰興行縣，唐大曆五年，分歸州昭德二縣，置興行縣，州所治也。其二曰歸州縣，唐元二年，割歸州興水縣置，大寶五年，改屬興州，其三曰昭德縣，舊屬興州，大寶元年，改屬興州，仍改名昭德縣，五載，改屬興州，按通典有歸州，昭德二縣，唐書云，開生條新置，即不還年，今茂州歸宗關名本此，地亦相近。四美考，興行縣，生番最惡，而止巴，儲為尤甚，牛尾麻搭楊柳參兒次之，凡四十八寨，其地南連黑苦，西通黑水，北接松潘，頻年虜去漢人，多賣入黑水，加兵征之，即逃入黑水，黑水蓋廣饒之地，遠近莫知所紀極也。志云，疊溪千戶所領長官司二，曰疊溪司，在治北一里，曰鬱郎，在治西十五里，疊溪司，洪武十年，以上南歸附，世其官，永樂中，領給印信，除流官吏目一員，凡三年，貢馬四匹，今長官司，即孟賢，轄河東熟番八寨。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十 四川 三十三

皆大姓，及馬路小關七族土舍，卻從智，轄河西小姓六寨，此六寨素與鄰地土原連，牛羊樛參露積，名難熟番，與生番等耳。鬱郎長官，徵保，萬曆十八年，與黑水松坪改我新橋，明年，伏誅，先是，漢關墩附近，勒骨諸小姓，屬於鬱郎，至是，改屬郁氏，新堡附近，為已儲不義，眾逾千數，具人形如魍魎，性喜黠盜，難定歲賞月禮，屢耗而已，自嘉靖二十三年以來，屢經渡河，度劉我官軍，攻掠我城堡，殺掠不悛，數將貫盈，諸者，欲於舊關，腦格橋進兵，及馬路堡後，長寧沙壩，潛師遠其後，上下夾攻，可大創也。永鎮堡附近，為牛尾寨，萬曆八年，十二年，與麻格濟惠，願詳殺掠，十四年，征之，逃入黑水，獻出番牌枝降，埋奴為誓，乃免。太平堡附近，為楊柳溝，河西強種也，與松潘之大小，年別同枝，而捕獲便，萬曆十四年，征之，不獲，後四年，乃糾松坪白泥。

黑水三千餘番，同陷新橋，十九年，復大征，亦埋奴求免。灌縣，汶川，西邊志云，灌縣，按澤州，景泰七年，立去，重卜轉胡可十里，番民至關市，易唯大黃茶藥而已，去關七十里，為虎龍關，加渴丸之地也。加渴丸，今在重卜轉胡支派，正統中，調征草坡，宣慰司遣僧額面列恩巴來赴，賜號崇教，訓善國師，給勅印，使分督摩多集塔藏果舊寺等十三寨，都綱麻喇者，成化間，孟量，梁黃之亂，調發協征，遂就汶川，塗累山，巔居焉，國師久未水襲，以上合獲印而已，按澤等關，是其總守。汶路生番，惟草坡，盤點，有三寨，在河西山外，一徑通重卜，宣慰，一徑通孟量，梁黃，而以假通，輪動，十八年，征之，始震，盤，轄番於汶川，總約束於黑水矣。黑水土巡檢司，高氏，其先曰銀兒，直隸霸州人，洪武七年，授職防守河西，住蘇村寨，三年，貢馬二匹，正統七年，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十 四川 三十四

草坡，以汶川司印為所劫，景泰間，重領校之，調征龍溪，南諸寨，屢立戰功，隆慶間，草坡復改級蘇村寨，遂移往河東。龍安府，青川，石泉，安縣，安縣，道關府，歸州，轄龍安，青川，石泉，歸州，諸將領，守備，指揮，一八，此都指揮，體駐石泉，而龍安，泰將同城以居。龍州，古名羌地，漢曰陰平，通，註云，有夷之地，曰通，如剛，色通，句，色通之類是也，北都都尉治此，永平後，始稱郡，自後，或稱江油，或稱平武，或曰龍州，或曰龍門，或改靈應郡，或改歸政州，時代不同，因革亦異，不審定聞，臨印八薛嚴以進士，永守是州，捍衛有功，得世襲，為家譜，為戰國，薛居州之後也。國初，其裔薛文勝，歸附，乃授知州，時千夫長，龍西李仁廣，提領官，高郵王樣，給我勅，鎮當平，賜李州同知，王州判官，宣德中，以征松潘，功

涇州為重鎮，薛氏世宣撫使李為副使，王為參事，各統兵五百，分守白馬、白草、木瓜三番。嘉靖末年，薛兆乾謀逆，伏誅，遂改宣撫司為龍安府，副成都之石泉、保寧之江油及青川千戶所隸焉。隆慶初，庶弟襲工知事，王氏季氏俱襲工通判，則衛本府分守如前。仍移小河參將於府城彈壓之，附郭平武縣屬，曆十九年始設也。江油地雖腹裏，然其運糧之咽喉矣。益州記曰：江水自白馬嶺迴行二十餘里至龍洞，入八十里至西陵縣，又百二十里而至北郭，北郭即龍州也。白馬嶺，即白馬番地，隸王通判，在府正北三百里，北通階文，西抵漳臘，其生番號黑八，延袤數百里，烟房不計，有石邑可舉者，凡十八寨，寨多不過四五百人，少可百人而已，設有散牌總牌等名目以約束之，番僧蓄金諸款以誘化之，法甚密也。嘉靖元年，白馬跳梁，用兵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二十四冊 四川

三十五

五千，分五路而進，一由鐵龍堡，一由黃羊關，一由三舍堡，一由北碕關，一由兵陝西，田階丈八，大創之，而喘息歸命矣。白草番隸李通判，在府西南四百里，東松石泉約七十里，西抵南路生番，南抵茂州，當北松平武縣境，蓋層以番蠻番遺種也，上下白草凡十八寨，郭曲番強，時其險阻，往往割奪為患。嘉靖二十五年，大征，因兵三萬七千，一由龍州，一由石泉，一由霸底所斬獲甚多，事平，增設漢大魚永平，與連諸堡，事撫賞，斷蠻谷，予以白旗，永塞入龍之路，於是霸底河西風村等十一寨，永平河東北草等十七寨，連數百里，男女四千餘人，相率來降，許其番裝頂巾，送子讀書，習學華語，歲輸種馬為賦，編走馬箭一帶為十村，由平一村以至平十村也，射溪潘一帶為八村，自一化以至八化村也，村立一長，長即舊番牌之號，又有風村、顧等二

十寨，尚仍舊名，亦同時歸順者，事在萬曆十七年。木瓜番隸薛知事，在府上游，近小河千戶所境，上迫從種，類不蕃，雖有五寨，約男女不三三百人，先是隸於薛氏，受其歲賞，嘉靖二十三年，勾引白草番反，為之鄉導，事平，止許歲至小河領賞，不得度大魚關，青川千戶所、白馬番之後路，東抵白水，隔平關，陝西寧羌州界，西通白馬，踐轉古城驛而抵龍安，南至椒園堡，密林密箐，多盜賊，北通青塘嶺，直達潛入，篆字記云：後魏之馬盤縣也，有馬盤山，高三千三百丈，其形似馬，盤旋而上，階改馬盤為青川，隸國經云：清水出岷山，關五夫，東流入利州界，其水清美，亦云：岷胡水矣，志作岷水，蓋美之，國經曰：青川東三百四十里為白水江，鄧又伐黃，嘗作浮橋於此，樸華陽國志：平武縣有蘭鈞，自景谷有步通，徑江油左，踏出洛，鄧又伐通也，志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二十四冊 四川

三十六

云：所十里有大雄山，岷山出于室表，即北碕關也，近入設增城營焉，完固增守，稍前為瓦舍壩，乃熟番保堡，住種地，其衆怯弱，易馴，按廣輿考有思義安撫司，設於此矣。石泉北隣土永平，西連青岡嶺，底諸番，最稱強悍，霸底守海駐別縣城，復工堡在縣西北，稍南為青岡，各相去十里許，分二堡，間有青洞，口路通霸底河，東河而白草青片諸生熟夷，隸石泉守備提調，東二十里為永平堡，設在山崖，形勢斗峻，控制白草諸番隘口，永平西三里為興寧關，關南里許為大車坪，大車北十五里為萬安，東二十里為善定，俱永平把守，指揮提調，北四十里為霸底，其地東抵通寧，西連白草，南距石泉，北通青片堡，其南十五里為石板關，東十五里為石泉堡，又五里為白印墩，霸底把守指揮提調，大印堡設于山集，巍然大險，亦白草

舊出沒之安路也。往西二十里為羅堆，人立里為山果，山果東一舍為徐塘，徐塘北一舍為伏虎，伏虎北一舍為大方，大方南與大郎相首尾矣。故舊人即把守指揮提調，安特求至治城，而極羅堆、南通羅江北至白果，境內雖無夷族，然而且隣羅水曲山疊溪諸關堡，則大池人嚮白草青片等寨，亦其接壤也。曲山關介在當縣石泉平武三路，羅水關為當縣歸州通中之地，而山負水，平於沃饒，關西一舍名錦塘堡，羅水於治于此，關東一舍名疊溪堡，乃白草番後路，形勢孤懸，安特為之保，設有官軍，即為當縣羅水關把守提調。

上川、南道

建昌通商府建昌縣，轄行都司三員，一署茶，一操練，一屯倉，近改屯倉為遊擊行軍，守備二員，一駐鎮西所，一駐雅州所，近又增設會鹽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二十冊 四川

二十七

寧滿一員，領衛六，曰建昌，曰建昌前衛，同一治，曰會川，曰鹽井，曰越溪，曰寧滿，曰多治。建昌衛，本漢印都固地，漢武元封六年，以廣漢之西部蜀郡之南部為焉越郡，即此水經注曰：高山有焉水，言越此水以寧休營也。土蕃改為集焉矣，焉水即綿若水，以隨水地而更名焉，即印都縣，子胤臺金會無大若定若三縣，畢水安上馬湖十一縣，此治印都，或治會無，遷徙不常，通志云：魏晉以遷蠻獠，恃強掠鈔，獲牛服牛奴，至晉復來，鈔款因焉，焉越印都，以統之，按魏志：作獠印都，即獠也，是焉音之訛，獠種每三年一獠，獠具日，宰牛羊以祭天及祖父，始加稅，世俗獠頭之說本此。袁守記：後周武帝征越，獠地立嚴州，取具嚴歌為稱，隋開皇四年，改為西寧州，人改焉州，唐武德初，焉州領越，印都可大，蘇印臺金立縣，二年，入置昆明縣，三年，置

總管府，貞觀二年，割雅州陽山溪源二縣來屬，八年，又置和集縣，大寶元年，改越，焉郡依舊都督府，乾元元年，復為焉州，至德後，沒入蕃貞元十二年，復不和中，徙治臺金縣，按漢臺金在今治北百里外，隋臺金在大渡河北，本詳孰是，總志：唐懿宗時，即為蒙詔所據，改曰建昌府，以烏白二蠻蠻之，元至元間，置建昌路，入立羅羅斯宣慰司，以統之，國初，洪武間，克元將月魯帖不兒賈哈刺，因羅羅斯宣慰司，置建昌衛，改建昌路為府，旋廢，改衛為軍民指揮使司，編戶通計六十七里，其形勝金沙江盡前，大渡河界後，千櫛江鎮左，打冲河界右，其幅員東西廣五百五十里，南北袤九百二十里，東至烏蒙府界五百里，西至常寧堡，生吐蕃界五十里，南至雲南武定府界七百八十里，北至寧番衛百九十里，至越，焉衛二百八十里，至鹽井三百里，至會川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二十冊 四川

二十八

衛五百里，至省城千四百八十里，九州要記云：焉之西有大夷，人身青而有犬，如龍麟於臂腔之間，將婚，會於路，歌誦相感，合以為夫婦焉，又有穿鼻得身種，瘴氣有聲，著人入死，著人不拔，號曰鬼集也，有獠夷在郡界十里，常居木上作屋，有尾，長二寸，若猿尾，立死，若欲地上居，則預穿穴以安尾，亦名尾獠，有不耳，夷死，積薪燒之，煙止，則入殺牛羊，相習以作樂，若遇風煙，嘯歌，乃大悲哀，本志云：東門丁部，蠻群居竹器，板舍不事修飾，刻木為信，棍不過腰，或時乘馬，則併坐橫足，酋長死，無子，則妻女繼之，俗尚火葬，而樂送以鼓吹，為送終，有疾者不用醫藥，召女巫，以錫骨卜，事無巨細，皆決之巫，善聚賭，扇利刀，又能作弩，置毒其末，沾血則立斃矣，上南志云：建昌城外二河，曰懷遠，曰寧遠，俱流入瀘水，以合金沙江，瀘水在治南十里，外有

先福寺，舊名山寺也。元史云：其水渾廣而多瘴，鮮有人行，春夏常熱，可堪。然諸葛武侯渡處，而在下流，與會川相相近，志云：海子在城東十五里，人多游汎兵中，人東南十五里曰螺髻山，以形似名，東百三十里曰雪山，群峰競秀，四時皆異，近松坪城乃之界。按漢置越昌郡，所領縣十一，曰卬都，曰蘭，今越昌及卬都古官司是，曰定襄，今之鹽井，曰曹無，今之會川，曰蘇示，今之禮州，曰大基，今之黎州，曰馬湖，行曰臺登，解已見前，曰三緣，今屬雲南，惟安上縣有水路，諸葛武侯由之入越昌者，則將高定元，自單水多為壘，守處孟康註：單水曰姐水，蓋陽國志以為或去卬三百里，或去卬八里，百俱晉時有，有名而已，是在通將已失攷矣，志又云：治南一百八十里有德昌舊版，三十里有武侯故城，東一里有永定舊州，二里有孟獲城，東三百里

天(一)郡國利病書

原第二十冊 四川

二十九

有元時北征數回，初改為碧柱，東四百里有元時中縣，其先曰中州也。土次考云：元全正間，置建昌路，以其地為建安州，隸雲南行中書省。洪武四年，鎮國上將軍羅羅斯宣慰使安普卜之孫配率眾歸附，遂命以招安安夷，有功，授昭勇將軍，子孫世襲，尋改授土指揮使，帶衛建昌衛，不給印，置院於城東郭外里許，使居之，所屬有四十里，坊八，坊以番贊八子伯夷摩些格統保，猶難回，乾諸夷獲散，台山分關，北至大渡，南及金沙，東抵馬嶺，而訖，皆并延袤，殆十餘里，為普濟威龍三州，長官司，隸之，有把事四人，世轄其眾，皆節制於關，衛諸帥，西夷不道，此殆為編首云，配六世孫安忠無後，妻鳳氏，管事，鳳氏死，族人安金結襲，後無子，妻翟氏，管事，以族人世隆嗣，世隆復無子，繼妻陳氏，管事，近日保氏死，以族姪安崇業嗣，所轄有四驛，曰

保康，何用白水，瀘沽，各以百里為差，併涼山，拖即相槽熱水等夷，亦皆以勦強為面背矣。按保氏與崇業不相能者十數載，入養那故為假子，其惡奴謀斬從史之甚力，歲相讐殺無算，卒予以庚戌署甸，事移會該道，悉心調停，稍就約束，因看得夫亡妻繼，因諸夷家風也，然亦有說焉，舊令保氏者，實逆奴，養假子而謀絕安嗣，禍之不淺，日相尋于干戈，其誰能許之，今那故殺矣，強析逆矣，安崇業嗣定矣，是子復仇之義，得而姑姪子母之分明也，如此，即順夷謀之，請奉鈴束之誠，其于理法，亦未嘗廢也，崇業父子承宗桃以他日，修職業于茲時，如山之固，蓋溪河之清乎，時崇業管土，據捕總繼不久，即與長官司矣。禮州千戶所二，曰後曰中，在衛北六十里，漢之蘇示縣也，顏師古曰：示讀如松，後漢書永平中，越昌太守已郡張霸收化清永得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二十冊 四川

四十

吳人紀：在卬十七年，卒，夷人愛慕，如喪父，母，蘇析吳二百餘人，痛于羊迷喪，至今猶本縣安漢，起墳祭祀，即此夷也。華陽國志：漢末蘇示縣夷主及弟阮渠，數背叛，安南將軍馬忠誘殺之，固地圖經云：武帝天和三年，開越昌，立蘇示縣，於縣置亮善郡，志謂隋名蘇松，唐名蘇析，皆一義也，唐末吐蕃烏白蠻逆據其地，號摩龍城，元置禮州，今為二所，因異名。原卬注漢書云：蘇示縣西北有尼池，按今曲池是也，師古曰：尼池，尼古夷字，東字記云：尼池名本出山海經，未詳。打冲河千戶所在衛西無百四十里，唐之沙野城，元禮州之地，本名黑會江，人名納夷江，涼吐蕃，流合金沙江。德昌千戶所在衛南百四十里，元置建昌路，尋改德昌，本朝于此置所，因異名。昌州長官司在衛南二百里，宋之所居部也，至元中，置昌州於此，德昌路總管府居其

華陽國志三縣縣一名小會無奇三橋通達寧州漢書得時於縣有
長谷古時呼中有石猪子母數十頭長老傳言其母猪於此一朝
猪化為石遂令其人不敢牧於此水經注曰時於水人來注于繩
水繩水入遂三縣縣西人遂姑復縣北對三縣縣水注之三縣小
會無也故經曰海生會無注若水人遂會無縣縣有較戰河水出縣
東高山山有天馬徑厥跡存焉民家畜牧之山下或產較駒言是天
馬子河中有貝子胎銅以羊飼之則可取也按後漢書安帝紀曰永
初六年詔起舊郡置長利高望始昌三縣皆為死矣又全益州郡置
萬歲苑使為郡置漢平苑云遂昌十戶所在衛西北八十元置
國初為會川十戶所洪武十五年改今名衛志云南六十里有遂
即關即漢書記之迷水鎮也有漢池方三百里深深闊下流淺狹有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十冊 四川

四十三

似倒流故名漢池矣土夷考曰遂昌土官賢姓也初雲南景東府
樊夷頭因河縣從其舊宋住種洪武十六年歸附以隨征東川芒部
二府勅發校世襲制十戶該所印信以武弁推選今土官賢氏居城
外事理巡捕管束八百戶樊夷而已土夷考云會川衛東南十里
為石梁堡入四十里為虎街堡四十里為姜州堡會鹽司屬司駐劄
其中衛西南三十里為著山口入八十里為大境腰驛去驛五里為
五里坡入丁五里為遂昌即關路通紅小蓋夷寨五十里為七墩堡路
通黎溪夷寨按志黎溪舊州在衛南百五十里唐時南詔開羅從
白蠻以此即白夷也城後為羅羅蠻所據宋屬大理元始置州凡種
志云白夷八頭黑黑頭戴草帽以諸田為生婦女養蠶收絲織
作亦巧謂之白夷銀無論貴賤人有數妻妻奉夫甚嚴婦女不妬

忌夫宿妻房妻事之如婢飲食凡草木無毒者六畜外鼠蛇蛙蠃及
飛生蟲皆瀆食之訪云青青白夷果動動白夷肉婚姻男家先用碗
水澆女足謂之水投婦數陣所獲謂之王旗婦初生小兒即抱於河
中洗之男女日浴於河中居多近水來聚日如雲行欲還無定
焉死有棺槨葬埋名墳曰羅休又有一種俱厥夜變為鬼盜人財物
及掘新墳尸先便變為形市之志云黎溪驛北有荷花池蠻夷香來
可以辟瘴為夷方勝處驛王七墩十五里入八十里為塔中渡巡檢
司人四十里為松坪關關近滇境上金沙江去松坪關可三十里云
鹽井街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十冊 四川

四十四

西渡瀘水者則微曰歷沙夷志謂摩步八病則刺而取西有暫則擊
兵或捷狗者也漢書記云昆明縣本漢定遠縣也唐武德二年於
此置昆明縣蓋以南接昆明夷為名大寶中又置昆明軍以鎮撫之
通志云唐末南詔得舊以昆明縣為都城宋時為賓頭甸節度人
埋國元至元中於黑白鹽井置鹽課司人於此置地柏興府隸羅羅
斯軍節司國初改柏興千戶所後改今衛入于二井置鹽課司司在
治東華陽國志定有鹽池積薪以齊水灌而後焚之成鹽漢末
大智細之張蘇為太守往爭夷帥岑紫木不肯服蘇擒提殺之後
賞賜餘類皆安官定有之漢書記云定遠民取開水充積薪以燒火
過以水澆即成黑鹽課之縣人有鐵石山山有磐石火燒之成鐵
為劍戟種則利此在衛西北七十里秦志云衛南十里柏林山山多

和補其樣奉天柏興府之名取此西三十里有解熱和山產金為利
賈獨勤鑿所居隋唐之世于此置金州焉王夫考云鹽井之沙坪鹽
在瀘河西去建昌僅四十里又十五里為松房堡十里為瀘州堡元
瀘州治所也河東之向高山堡路通馬邑馬羅諸夷王高山二十里
為沙坪堡通麻科七打牙嶺諸夷人十里為德力堡通保馬羅諸
夷人十里為河口驛即打冲河也去驛三里河東為中前所河而為
中左所上南志曰衛東北百八十里打冲河索橋兩山壁立水勢
洶湧狼牙相抵舟楫不通橋兩崖用大石堆砌樹洞門二座每洞樹
將軍柱一百八根洞門外立井口人柱四根上穿簾鐵十八條繫於
將軍柱上鑽上鋪板三十六這兩旁用小鐵掛繫如橋橫四十二丈
遠望之天險也莊安世渡瀘初畧回鹽井城池賴壞已久軍民避散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二十 四川

四十五

日出一山今高山舊口之墟人跡荒然衛輝舊原物為荒草推原其
故蓋由索橋之險難通糧運不以此皆轉徙而之河而矣迄今縣
為空寂事成世莫計此四千二百一十八分有奇而附城之屯所出
不過豆麥而已瀘州一帶蛇道八十里其經索橋約路二百八十餘
里又夫人所通與幼兒十攜備以來仇殺無虛日不為湖賊魚耶
土夷考云去打冲河二十里為梅子堡通保馬羅諸夷人十里為
保馬堡十里為紹興堡又五里為平川驛五里為杭州堡又十里為
照橋堡十里為土功堡又十里為高理堡十里為新添堡又十里為
駕營堡十里為涼山堡又十里為高山堡十里為舊口堡又十里則
衛治也四有鹽井驛自衛至雲南水程所界七百八十里廣江府界
五百里為州出官司在衛南三百里元之落蘭部也其村落多白

吳居之鹽井志云白夷之近漢者能知天變遇日月食少長男女爭
擊其杆竿以成聲仰天拜懇婚姻潛水為婦証產子三日則浴之河
九用塊石為羅休老婦人穿無指備裙謂脂粉為解衣又能種瑞
香簪以繡染為五色絲絨提機作花每段寬尺餘長二丈一人相若
為錦細者為絨上夷考曰馬利人名瓦利土官姓河氏國初歸附
授職世官舊部仍俾親管頗不衛執糧百二十石其地接壤雲北勝
州梅鏡無黨人亦侵馴打冲河守禦千戶所國初立中左一所今
分為五在衛北百六十里唐為沙野城今沙平堡遺所其舊址也元
為建昌府瀘州之地左所土千戶所姓利洪武二十五年征月魯
帖木兒賈哈刺土八利他初順來歸其子利馬非後有馬赴京投本
所制千戶永樂十一年陞正以別于四所地與西江水寧二府為隣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二十 四川

四十六

西江上官不氏每乘便之土地夷民失其米石所土千戶姓八先
年與各所同進馬後諸番馬隔海驛進克貢中所土千戶姓利前所
土千戶姓何後所土千戶姓卜已上五所供土番人國初歸附校
官勇馬事訓習同但與麗江接壤為所警食不克自振惟日事強免
害而已
越萬衛印都長官司附
志云漢印都及蘭二縣地也印都即富衛治蘭縣即印都長官治在
建昌北二百八十里石城週二百九十五丈不及四里治北半舍外有
舊城漢字記所謂奴詔城諸番武侯征蠻所築想軍之所以奴詔川
為名矣其界東至馬湖沐川司南至寧南小相公嶺西至喇八關
外北至大渡河南岸高山峻嶺居十之九地土瘠薄不產五穀惟畜

秦平馬射獵以供饗饋唐書云印部於諸蠻中。最驕悍狡獪。招集番
漢亡命。侵懷他種。開其道以專利。曰大室南蠻。曰小室南蠻。續博物
志云。蜀蠻印部。川都正業偏危。氣未絕。其妻子以錦數疋。相續繫死
者。置之於地。置十數里外。高山上。令氣絕乃復以錦被裹而埋之。會
其族哭。名作鬼親守。近州蠻人說其事。後漢書西南夷傳。自滇
以北。名長十數。印部最大。武帝初。置印都尉。無幾而地陷。為汗澤。因
名為印池。南人以為印河。注云。印池在越。為縣東南。篆字記云。隋開
皇六年。置越。為縣。于此。為西寧州。後改屬高州。李膺益州記云。印
都尉下有一老姥。家貧孤獨。每食。鰕有數角。小蛇在。解開姥隣而飽
之。後病長至。人餘。今有鰕。為蛇吸。因賣。燒出蛇。姥云。南在。山下
今即。地。深。無所見。益。要。殺。姥。蛇。乃。感。人。以。實。言。令。何。殺。我。故。當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十冊 四川

四十七

為報。此後。每夜。聞。雷。風。四。十。許。日。百姓。相。見。驚。感。語。汝。頭。即。思
數。魚。是。夜。方。四。十。里。與。城。一。時。俱。陷。為。湖。土。人。謂。之。為。陷。河。惟。城。宅
無。恙。至今。猶。存。漁。人。採。捕。必。休。止。宿。每。有。風。浪。輒。居。宅。側。恬。靜。無。從
風。靜。不。清。猶。見。城。郭。樓。櫓。宛。然。按。國。朝。嘉。靖。丁。丑。年。二。月。二。十。八。日
廿。時。是。昌。寧。番。二。衛。震。地。如。實。水。者。數。陳。司。及。二。衛。公。署。內。外。民。居
城。垣。一。時。皆。塌。壓。死。都。估。彈。一。八。指。彈。二。八。千。天。長。四。八。百。天。長。一
八。所。鎮。撫。一。八。吏。三。八。士。夫。一。八。大。學。生。一。八。土。官。土。婦。各。一。八。軍
民。兵。糧。不。計。水。湧。地。裂。陷。下。三。四。尺。衛。城。內。外。若。浮。塊。而。已。震。至。次
日。初。六。舖。不。休。陷。河。之。說。始。是。實。然。衛。南。有。羅。羅。河。東。流。與。大。渡
河。合。衛。北。魚。洞。河。湧。出。吐。著。又。流。與。羅。羅。河。合。按。南。中。八。部。志。印。都
尉。東。南。數。里。有。河。縱。廣。二。百。里。深。百。餘。丈。河。中。長。魚。一。二。丈。頭。特。大。

遂。視。之。如。鐵。釜。即。魚。洞。河。也。或。云。即。是。陷。河。志。又。云。南。十五。里
金。馬。山。大。昌。帝。君。降。生。地。有。祠。焉。即。化。書。所。稱。誕。于。越。舊。之。關。矣。南
四。十。里。小。相。公。嶺。石。塔。崎。嶇。自。麓。至。頂。十五。里。武侯。所。開。也。志。又。云
西。五。十。餘。里。入。雲。山。四。時。積。雪。與。小。相。公。嶺。接。與。名。阿。露。山。北。三。十
里。石。品。洞。中。可。容。十。餘。人。南北。崖。傍。有。石。板。扣。之。有。聲。鏗。然。謂。之。鐘
鐘。篆。字。記。云。印。部。縣。本。漢。蘭。縣。漢。書。蘭。作。蘭。師。古。註。音。蘭。周。武。帝
大。和。三。年。置。印。部。尉。于此。隋。開。皇。三。年。罷。印。改。為。縣。仍。帶。印。部。鎮
唐。書。至。德。初。南。詔。陷。萬。州。勿。節。而。林。蠻。逆。襲。屬。吐。蕃。貞。元。中。復。納。款
以。勿。節。鬼。主。臣。善。兼。印。部。團。練。使。封。長。川。郡。公。而。而。林。都。人。鬼。主。臣
那時。遣。章。魯。善。乞。兵。攻。吐。蕃。舉。遣。將。劉。朝。彩。等。持。兵。應。之。大。破。吐。蕃
于。北。谷。詔。封。朝。彩。為。順。政。郡。王。臣。夢。衡。為。懷。化。郡。王。已。而。夢。衡。復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十冊 四川

四十八

附。吐。蕃。舉。召。至。於。慧。川。斬。之。至。宋。開。寶。初。印。部。都。鬼。王。阿。伏。索。遣。子
八。貢。通。志。云。元。初。置。印。部。安。撫。招。討。司。已。改。印。部。州。國。初。領。真。伯。歸
附。南。楠。招。討。使。於是。以。為。印。部。軍。民。州。永。樂。中。改。長。官。司。使。備。以。世
守。之。僑。越。舊。衛。土。兵。考。云。萬。曆。初。年。土。官。顧。柏。死。孽。子。應。昇。負。印
去。柏。庶。沙。氏。爭。之。不。得。逆。商。阿。雅。等。擁。沙。氏。焚。利。濟。站。廬。舍。擁。兵。臨
城。總。戎。劉。顯。詣。彼。勸。處。沙。氏。悔。殺。阿。雅。等。自。贖。顯。遂。以。印。歸。之後
沙。氏。淫。於。族。人。阿。雅。負。印。去。祭。死。其。子。顧。鳳。起。嚇。他。者。利。殺。應。累。當
事。者。因。平。蠻。之。師。誘。鳳。起。繫。之。收。其。印。而。誅。行。刑。者。百。餘。人。印。無。所
歸。賊。而。置。之。庫。中。所。部。兵。無。統。肆。行。為。盜。已。西。而。成。閭。黑。骨。夷。阿。方
等。手。刀。遂。哨。官。於。小。相。公。嶺。創。其。腸。而。番。酋。諸。酋。等。乘。勢。蜂。起。都
傳。告。絕。遂。近。震。德。歲。丁。亥。動。大。兵。斬。賊。十。數。通。路。始。通。風。起。旋。亦。病

亡、其東近城者數百家、相率歸附、因置平夷歸化二堡、以居焉、詳見城志、三枝山下、他部落乃奉應昇李氏為主、歲時起居不絕、而悍獵鐵口、善雄三村、最爲悍、爲駕馭得宜、亦足藉其死力、以捍野外生番也、土夷考人云、大渡河南岸、爲臨河堡、與河北羊坪、崖漢水口相對、堡之上、通大小冲山、及海龍壩、與村舊焚人聚落也、九種志云、焚人重儒、敬佛、唐修城郭、與漢人無異、相見之禮、惟長跪不拜、亦有讀書入學者、臨河堡之下、通羌皮羅里麻溪、片馬廠諸夷、山徑峻絕、通望山、在其處、寨宇記、黎州通望軍在大渡河南三十里、唐至德元年、在通望山下、山自河南與朝陽泉山相連、入荊州界、過臨河十里、爲鐵壁堡、又名大樹堡、在兩山峽口、北臨大渡河、與河北羊腦山相望、爲大小冲、舊往來之所、立里爲火燒堡、立里爲李子坪、七里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十冊 四川

四十九

左懷經、志云、關在越嶲衛東三百里、高嶺山、關傍廣石、即三藏法師西經處、宋詳人十里至白馬堡、爲捍獵鐵口、諸番市易處、十里至河南驛、八里至八里堡、路通草八拍、橋普馬等寨、又十里、即平夷堡也、在高山峽內、路通平坑紅水黑水等寨、十二里至古隘堡、路通那歷、姑馬洗、乃易集戶水八拍等寨、其南臨廣不登、又兩岸壁立、十便峽內水深湍急、奔流、即草寨所置清溪關也、詳見黎州唐疏、疏仗義二城、俱在其處、二十里至平壩堡、賴軒于此設食馬、有古隘口、路通泥水二十戶等寨、與礦多諸夷相屬、又十里至鎮遠堡、東連礦多、西接關燕于諸夷、西通洗馬姑亦利、草必落等寨、又十里爲鎮夷堡、在高山稍平坦處、又十五里、即鎮西千戶所、鎮西所、寧越守備駐此、城城負南高阜、南臨深坎、西通竹麻哨、阿迷羅等寨、東通礦多、瓜羅米

神柯羅回諸夷、屹然一要害、去所立里、爲海棠關、又十里爲鎮西驛、人十五里、爲清水堡、東通戴羅白石乾溪、西接竹麻洗馬姑等寨、有兵戍之、又二十里、爲蒙葉堡、在峽內平地、亦于此飭餉、傳馬、又十五里、爲梅子堡、路通順梅、得那補、蝦頭、等寨、其初無慮日、二十里、爲利濟驛、十五里、爲青岡關、關北通梓潼、始青岡、南通廣漢、魚洞、諸寨、越嶲之門戶也、魚洞者、水入魚洞河、矣、又十五里、通清江、在萬水西岸、十里、爲越嶲衛、衛在萬水西廣平之地、群山環遠、西通羊圈北馬、富山、東通普雄、大小赤口、馬湖諸夷、即即兵官司、舊設治東、屬其、設調去、衛十五里、有龍泉山、寨宇記云、要衝城下有龍泉水、出龍泉山、下爲龍泉驛、又十五里、爲妙米關、在高山峽內、關即草寨所募要衝城矣、有鎮雄堡、去道五里而近、路通普雄、兩河口等處、十里、爲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十冊 四川

五十

通相堡、一名小哨、十五里、爲老長坪、在小相嶺之北、西通羊圈北、馬、東通普雄、黑骨頭諸夷、人十里、爲相嶺關、關設在小相嶺絕頂、又十里、爲清遠堡、在相嶺南、通寧番、衛界三渡水外生番、東通相槽、那噴、沈、等夷、通此有新添九營、白石登、相四堡、共四十五里、以備行者、人十里、爲雙橋堡、十里、爲獐獐關、舊爲獐獐寨、穴、九種志云、獐獐人、性最惡、利不爲信、男子捕獐、獐皮、獐名、饑饉、素以怕獐頭、夜不解、乃居山頂、以板蓋屋、刀耕火種、性喜獵、凡有獵、以炙羊、獐、獐、占吉、出入、必以咒器、男女、紅髮、獐頭、上下、身衣、土、綉、花、衣、衣、赤、脚、無、履、外、被、細、布、袍、爲、上、蓋、饑、食、番、麥、餅、始、相、以、牛、羊、馬、糞、酒、席、鋪、松、毛、於、地、盤、脚、坐、松、上、男、女、分、席、殺、牛、羊、刺、皮、備、用、火、燒、米、刺、碎、和、蒜、菜、謂、之、喫、粒、飲、泡、酒、不、碗、不、杓、即、具、器、四、食、肉、以、竹、簽、爲、匙、夾

禮學女俱無婚嫁，富家以錦段嫁之，故謂之嫁人，謂之羅羅也。過關立里為營村，八里為地哨堡，地稍寬平，人丁里則寧番衛之麓山關矣。

寧番衛

元時於印都之野立府，名曰蘇州，借蘇示之義以名之也。國初工官伯凡它從月魯帖不兒為亂，于是廢為衛，降官為指揮，環而居者皆西番種，故曰寧番。城週凡二十丈，在邊界北百九十里，東連越萬界北至西大馬思藏，西鄰三渡月落口，編戶僅四里，有冕山鎮，西禮州營等四千戶所，相鈴東為渡，渡初名曰葛額寧番一衛為屯者凡九十有二，今無一八存矣。行數十里，鵝大無聲，八煙絕跡，間有一二存者，亦刀鋸之才遺耳。結軍為衣，但處一臂，此其狀河可令人見者。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十冊 四川

五十一

上南志曰：街面立里曰南關，山勢屹然于千針也。舊曰銅華陽國志：印都南山出銅，即此志人曰：街南三十里，山下舊名長七人關，三八八丁，學三人擊之聲，如雲板志人云：東百二十里有溫泉，四時皆暖，可以療疾。華陽國志：印都縣有溫泉穴，下流可治疾，疾餘多惡水，水神鎮之，不可污穢及沈亂，然則使人被惡疾，水經註云：昔李驥敗李流於溫水是也。上兵致云：寧番蠻穴曠，曠刀耕人種，要提無常，不以積藏為事，上南志云：西番人身長大，身強占住山頭，住是處，男子髮結成條，由多垢積，身帶穴器，故惡不索，婦女髮亦結編，結帶，編髮石為飾，身著短衣，蓋以羊皮，食以青稞，磨麵作餅，酥油煎茶為飯，風俗，女在父家，為非無禁，嫁後有犯，夫亦逐之，所生男女亦棄去，酒席泡酒，乾牛羊肉食之，病不服藥，請僧誦經，殺牛

所僕及起，將生前所偏違喜，點實謂子刀裝飲，盛以木桶於山前，蓋一小亭，待飲到，永不復觀。工夷飲曰：夷之錯居衛東，而東北者，顯軌機，惟西至月落三渡水，妙竹等一十九寨，恃其險阻，常引水外生苗不時入寇，自萬曆丁亥，建立定番堡，募兵戍之，稍斂跡不敢出沒，凡盤白石瀘沽峽，老君閣等舊稱險絕，一夫荷鎗，千騎辟易，其間銅槽鐵廠諸夷，不肆其蜂蟻，行者股栗焉。冕山橋設千戶所，一冕山者，山形如冕，方山也在所西三里，所去衛又百里，元蘇州地，我朝止統七千五百，以寧番舊者。上考考云：冕山橋去冕山關五里，在孫水之游，橋因漢址而冠以今名焉。按史記：司馬相如定西南夷橋孫水，顏師古曰：于孫水上作橋也。孫水源出于臺登，俗謂之長河，志云：衛治東有長河，南流會瀘水，過建昌衛，而入金沙江，即孫水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十冊 四川

五十二

冕山關堡，與建昌大牙相錯，建昌之瀘沽驛去冕山所六里，與桐槽站同處，驛舊建昌而供張騎乘，則寧番上官職也。去桐槽八里為太平關，關在孫水上，有渡，寧番之丁里為鹽井哨，路連東山，鐵廠軍民雜聚治鑄之所，入去建昌之瀘沽關，即瀘沽峽，兩山壁立，峽深百餘丈，關不置，孫水流其中，深潭有聲，人行東山崩上，俯視魂搖，南北長五里，中有觀音巖，老君閣，棧道危峻，談瀘沽巡檢司於瀘河東去此司五里為鎮夷堡，過此歷五十里，為平蠻松林深溝，漢平哨之名，又十里，則建昌衛之禮州城矣。城在瀘河東，自禮州行四十里，歷安寧北哨青山，理經四堡，又十里至建昌衛，衛在山麓，瀘川驛在城西，驛山堡在城南十里，瀘水之上，驛馬驛在瀘水北去建昌城而舍，自標馬所南行，歷已西，廣角四里者，黃泥什結諸舖至所用驛凡一

百二十里自河州至白水站八十里中偏半站營全川堡自白水
三十里至可即制勝威龍州地其保出沒之鄉人二十里為公母石
志云而石相隨八或分之二明日復會十八呼為公母石猶言有族也
人五里為甸沙關建會二衛分界處北界威龍司南近迷旁所東連
善羅法果等夷人二十里為些些嶺有蠻些夷之墓也上南志云
步八身長色黑男子髮短或索白手中纏頭身著短衣足穿皮鞋身
婦不洗常帶花戴內著黑大褲襖外披灰布單褂牛山羊以灰羊
骨占婦女髮短細細衣赤脚內披短襖而以羊皮青襟蓋乳餅
酥油燕茶兒饑病不服藥殺猪羊祭鬼求安婚姻亦以牛羊為禮喪
葬不用棺槨將猪取去腸肚帶毛用物壓壓名曰猪腰用鐵板布足
裹裹同用柴燒化取頂骨并手足四肢掛懸崖絕頂上後三年殺馬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二十冊 四川

五十二

延壽僧作佛事盡將骨棄去 志云冷水溝美門不界在甸沙堡
夢之中時為直路使人十里為已松樸人二十里為分水嶺二十里
為火燒舖人十里為虎頭關十里為虎頭舖俱威龍夷之堡又十里
為國官嘴十里為大龍驤人五里為黑盤營黑盤營乃接鎮西所矣
此二十餘里有路通林龍仲打格小法果等夷不時為患 萬曆十
子歲建而告急正值開科當事者策諸生而予代為之答曰大建南
者非漢所稱而南夷而所稱六詔之舊者故至我明來部落散處
各長不齊約其九種可得而意四一焚人二探獵三白夷四西番五
麼些六格銀七鞋鞋八回子九漢人也而探獵最難通時習為邊
患矣執事以嚴守剽掠機宜下問欲得一當而討萬全甚望心也早
不致以應對語云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請遊其開閉之因叛服

之狀而後計有以處之者乎粵自洪荒入秦西南夷未嘗與中國通
也通西南夷由漢武帝時武帝之遣唐蒙也從唐蒙入見夜郎侯諸
以威德約為置吏其意在漢牂牁江出谷以制東越兵治通無廣蜀
已震驚乃用司馬相如諭告之非上意是時印罕居長閬南夷得貴
賜多欲請更上問相如相如以印罕將戰近蜀易通置為郡縣愈于
南夷于是以印都為越巂郡都為沈黎郡而除遺舊兵矣此開之
之始也蜀漢建興二歲昭烈崩殯在荊州都督雍州諸葛亮以新
與吳遣孟獲誘蜀諸夷越夷王高定等皆叛應亮諸葛亮以新
遣人喪撫而不討務農積穀開闢恩民民安食足而後用之及將南
征泰軍為誤回南中險遠不服大矣雖今日破之明日復反今公方
傾國北伐以事強賊彼獲吾勢內虛而叛亦速若殄盡遺類以除後
患恐非仁者之懷且又不可若卒也夫用兵之道攻心為上攻城為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二十冊 四川

五十四

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領公服其心而已武侯率用異策生擒孟獲
使觀營陣之闊復回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極如此即易勝兵乃七
縱七擒之獲始拜曰公大威也南人不復反矣侯即具檄率而用之
致以為諫侯曰若蜀外人則當蜀兵兵當蜀兵兵當蜀兵兵當蜀兵
之盟自嫌蜀人若蜀外人終不能信皆不易也今吾欲使不蜀兵不
種運而網羅相定夷漢相安故系于是悉收其豪傑孟獲等為官儀
出其金銀丹漆日耕牛戰馬以給軍國之用終侯之世莫不復反此
撫而剿而撫之之術也唐開元之歲南詔強大立詔徵納乃賜王
里求令六詔為一朝廷許之于是以兵威脅而擊之連擊破此蓋橫行
連郡而解于仲通有西瀾河之敗李宓有不和城之敗至全軍皆沒
今彼蘇宗觀而陷起獲據清溪關較輕及瀘水矣草率乃屯重兵
于萬州扼西瀾路是時南詔異年尋欲誘之先攻東寧蠻不可回萬

州黃往來道行旅數州虜百計窺敵嚴兵以守之。彼來警者數據賊
乎。人層之歲。吐蕃南詔合入寇。悉眾二十萬。三道而趨。四。各欲取蜀
以爲東府。乃遣神策將軍李晟發郾陽兵。亦以三道而環敵之。賊
道整入破之于入渡河外。吐蕃南詔士卒饑寒。殫于崖谷死者不勝
計。吐蕃怒殺誘導使之。而南詔始請內附。李晟奏宜招納之。以繼
吐蕃之黨。復與其年。李晟大破賊于境上。置戍相保。永固一家。出朝
廷所賜器物。高工歌女。命之曰。當于子孫孫。蓋忠于此守而戰。戰
而復守之之策也。宋太祖平蜀之後。取地圖觀之。乃以王谷畫大渡
河。曰。與夷爲界。凡我疆吏。固守封圻而已。此開之之始也。元以蒙古
爲驅除難。建昌會同置府。即部極興置州。若內地然。至我。太祖混
一宇內。神武不軌。異大無外。普以倡之。次爭歸順。乃兼授夷漢之官。
漢相文武之道。爲衡所者。九爲學。抄者。三爲長官。司若西。而開堡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十冊 四川

五十五

轉運。蓋不啻棋布而星列矣。此復開之之由也。說者曰。漢武帝窮邊
地遠。遂一時之侈心。而基後世無窮之禍。愚爲計失矣。然風氣欲開。
則有以使之。不得不開者。固非其計失也。又曰。宋太祖重內輕外。不
欲以無益之地。而損百結有限之財力。爲計得矣。然風氣開。則有以
使之。不得不開者。亦非其計得也。說者曰。今之世。思無武備。使有
侯者出。七縱七擒。大威所懾。北面稽首。終身不敢叛。然宋及十集。而
夷帥割胃叛矣。至于延熙。則太守張嶷始復乎定。趙萬。即夷安見其
親親于侯之盟誓。約束也。又曰。今之世。思無事。是李晟。使有草李
者出。提兵轉戰數千里。斬首數萬。賊斷吐蕃之臂。而臣服南詔。如指
掌。然宋及數年。益州永昌蜀郡諸夷皆應。趙萬叛矣。不和威迫之
歲。則南詔且入成都矣。又安見其歸。偏于昔之救。扶傷也。大抵
犬羊之性。嗜殺而少仁。好誦而無信。以戰爭爲日用。以掠劫爲耕作。

其始而請置吏也。貪賂耳。其有時而乍降服也。畏威耳。是故欲窺中
國之虛焉。而叛。或時部落之強焉。而叛。或附之困也。而叛。或責之
嚴急也。而叛。或被人誘使之。而叛。或自己讐殺而叛。或見可欲也。而
叛。或修復舊怨而叛。蜀嘗有數十年耕鑿山谷間。鳩鳩以遊。與邊陲
共保安靜。而無事哉。我明開國。不煩一鐵之失。一分之使。與夫錫鉢
尺寸之金帛。而望風輸誠。請爲臣妾。得報可。而拜一官。數傷印。殺以
珍。示于族類。保守其封疆。以比諸漢宋之爲開。而黠武。開而損威。或
致勞民傷財之怨。與夫失地退守之辱者。其得與失。爲何如也。國初
至今。二百五十年所矣。在寧番有土官。嶺南有土官。皆夷。而見之。或
而總兵徐凱定之。在越。有土官。嶺南有土官。皆夷。而見之。或
而總兵劉顯定之。所開入征。不過此兩者。其他重地。而守禦。族而度
納。相機。餉餉。後本。嘗報。款款。而乞之。大以將。不必忠。而南。康神策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十冊 四川

五十六

以戰。不必七縱七擒。致獲數萬人。之眾也。而安堵之日。多。蠢動之日。
少。以比諸唐蜀之今日。服之。明日。復反。長史遭執縛之際。內地受剝
膚之虐者。其久。具暫。又爲何如也。獨此數年間。漸不馴于漢法。而勾
引于生苗。或跳梁于冕山所。或嘯聚于鄧家灣。或利濟站之。圍而解
散。復合。或梅子堡之。從而殺戮。相當。近者南關之。烽火且逼。近于大
將軍。鎮西之。梗塞。且垂。漢乎。人渡河。亦可謂猖獗之甚。滋蔓而難圖
者矣。以故打書之。苦。思。無。慮。以。私。軍。之。待。援。如。渴。大。而。頃。下。執。事。者
憂也。生請先言時勢之難。易。今昔之不同也。而後及于剿撫。戰守之
機宜。可大。何謂難。大蜀以國事行諸葛。出將入相。惟其任之。調兵調
食。如出一手。人且積蓄。數年。民營。用足。而後及于師旅。今不能也。既
當。若。平。之。時。人。多。掣。肘。之。患。矣。武。侯。征。而。服。之。用。其。衆。卿。出。其。軍。資。
不。當。兵。不。得。運。但。使。夷。漢。相。安。寧。心。比。代。本。書。再。一。渡。瀘。公。亦。不。能。

也。軍民與之錯處，行旅出于其途，兵河謂其在唐之時，六詔合而為一，南詔人與吐蕃合而為一，動輒數十萬，震怒若常山之蛇，彼聲東以擊西，我救北則失彼，而今無是也。南詔謀于滇中，吐蕃滿于松茂，若風馬牛之不相及矣。李晟之捷，特將卻麗范滿兵五千，且自印味，關道擊之于大渡河，軍聲之捷，先斷吐蕃為二，且借資于異牟尋之兵五千，而今無是也。如雲之士卒在藏，天險之渡河在後，我操必勝之勢矣。是故蜀漢之所易者，而我之所難也。李唐之所難者，而我之所易也。其時勢之不同如此，以今日論之，非戰不能解圍矣。非割不能以擊敵矣。以他日論之，非撫不足為結局矣。非守不足為長策矣。無割之與撫，可互用也。費固平時，戰之與守，必兼資也。費棄乎勢，此固智者能言之耳。而勦之首務在勦兵，曰勦兵，曰人征多寡則相懸矣。其是有可以相通者，何則？漢河平之歲，西南夷當相攻矣。遣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十冊 四川

五十八

太平天大張臣待節往解之，不從命，乃刻木像漢使，立通旁射之社，欽說大將軍王鳳回，聖美輕易漢使，不憚國威，恐議者與矣。復守和解，則彼得收獵其眾，狂犯守尉，遠藏濕暑毒草之地，雖有孫吳黃蓋若入水，大往必焦，沒智勇無所施。宜陰勸旁尉守尉，練士馬，人司農預召教精要，善處望，任職不守往，以秋涼時入，謀其王侯，心不執者而後可。定諸蜀武侯之南征也，別遣馬忠往，柯李取而南中，而後渡瀘生擒孟獲，是當其時，雖無大征，勦剿之說，然必練士馬，積糧穀，相時而入，分道而進，其功乃可成也。蓋非人征，則兵食不能支，非勦剿，則智勇無所施，愚所謂可相通而用者也。而戰之先資在饋餉，曰主餉，曰客餉，彼此易推諉矣。其是為關一不可者，何則？蜀建興之歲，都督張翼用法嚴，激吳帥叛，丞相亮以奉軍馬忠代翼，令還具人，徵召謂翼，宜速即罪，翼曰：吾臨戰，代人奉軍，當速種穀為滅賊之

資，豈可以無退之故，而廢公家之務乎？于是鏡備不暇，代到乃發，忠因其資破賊，唐之舊制，歲抄運內粟以贍荊州，起嘉嘉道陽山江而連渡，乃分餉諸戍，常以盛夏之地，苦瘴毒，軍夫多死，後改命轉印維東，以十月為漕始，先夏而至，以佐陽山之運，不涉炎月，遠民乃安，是當其時，雖無主餉客餉之說，然必自實于內，接濟于外，有權輸之，而無偏倚之患，其成始可飽也。蓋非主餉，則恐道絕，非客餉，則恐中祐，愚所謂是關一不可者也。撫之之說，蓋州刺史張番常用之矣。越舊兵封離反，殺長吏，焚掠百姓，骸骨委積，千里無人，番遣從事楊疎與數斬首三萬餘級，獲生口千五百人，資財四千餘萬，悉以賞將士，封離等皆誅，疎疎之陳疎卑加慰納，其餘三十六種皆來降附，疎固奏長史孫翊，侵犯變矣者九十八，皆滅死，因此觀之，非誅渠帥之黠惡者，與吏士之貪殘者，不能聽吾撫也。守之之道，西川節度使李德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十冊 四川

五十八

俗當用之矣。朝廷命德裕修清溪關，以斷南詔入寇之路。德裕曰：通蠻細路至多，不可盡置重兵鎮守，可保無虞，但黎雅以未得萬人精加訓練，則望不敢動矣。乃請甲八千人，安于八河，中弩八浙西器械犀利，人率戶二百，取一人習戰，較則急戰，則戰之雄，適于弟，以制大渡河清溪關之阻，且謂傳人足言者，盡由楊不在身，望八責一，抵蜀入堂，果他日敗事，不可令臣獨當國憲，朝廷皆從其請。德裕乃練士卒，置堡障，積糧儲以備邊，蜀人粗其後，李師望請移理印州，于是聲勢不相及，而詔復驗動，遂入成都，由此觀之，非臨河之區，為七田之計，不能壯吾守也。或曰：若子之說，則師之不可已矣。然兵非難而餉為難，目前之餉固難，大後之餉尤難。若必增兵以守之，則不幾歲歲而增餉乎？曰：是而前者無兵也，人藉之土，以五萬計，不為不多矣。一士一田，無待取給于外矣。今所存者，不能十分之一，士豈盡失位

夫田豈盡拋荒乎無乃僅半資債帥之腹而入豪強之手乎亦無乃所以資寇兵而備強種乎則簡將而重訓練之胡可已也增募之兵以四千計亦不為少矣游擊材官各以若干練之矣合用命者不能十分之一管眾寡不敵矣豈前復率制乎無乃資餉而動失虎豹在山之勢乎亦無乃望風而遁之勢乎必擊之賊兵是責成而嚴實罰之胡可已也此在大渡河以南者言也河北富林至于黎州非所編管關況黎之地乎漢置而部都尉一治旌牛主外夷一治青衣主漢民唐李賢置資七萬人于雅黎蓋重之矣今僅僅一游成提兵不滿五百且控制天全大番地于河以外不暇指顧無乃太疎乎蓋欲據建昌先開越巂欲據越巂先開黎州此必然之勢也文武將吏如關司之台裏威茂之給糧宜皆高坐無事若加以職微事駐此地練兵理餉豈非治兵與相勢分而莫與越巂相表裏有急赴援聲息易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十冊 四川

五十九

通一二日間利微竟連成都矣且二十年前全蜀無民兵也不征之後各以其州縣之繁簡為募之相繼歲約餉數十數萬矣播之役利而代彼成者蓋三分之一今播事太平十餘年可分其半于黎成都之免役而遺者移其成于黎今之可得客兵三千矣而黎雅之地亦自有軍也自有屯也恐名存而實亡者亦不下于建康所以簡措而訓練之責成而實罰之者亦當以建康為例可得主兵數千矣又合而計之則黎豐之萬人其應幾乎難然此善後之慮而永遠之圖也若夫目前將士已渡瀘矣衝鋒陷敵之功非有從石起距之勇者不能揚棄入穴之險非其游兵閑適之奇者不能總其樂其少也曹敵也不如拿集于河南北之閒與其驅市人而用之不勝其難乎坐作進退之法若夫大見可而進相機而動難呼吸不能斷其變矣豈樹三寸管作壁上陳言所能逆料哉



黎州 雅州 峨眉縣 天全

黎州

水經注曰江水自管道與深溪分至蜀都臨邛縣與犍水合而漢自徽外成都西沈黎即來按沈黎即管道軍字記云徽外縣也置縣為橋謂之莊也蜀記周祖王三十年詔蜀侯賴置守蜀守張若因取莊及其江南地史記莊都古西南夷自越巂以東北居長十數莊都最大秦時嘗為郡魏主漢興而罷自唐蒙使略通夜郎而印之居諸為內後及漢詔且蘭印居并殺莊侯乃置莊都縣莊漢書曰旌牛非歲貢旌牛尾以為節旌也元鼎六年以為沈黎縣至天漢四年并蜀為兩郡置而都尉一居旌牛主徽外夷一居青衣主漢人後漢永平中益州刺史梁國朱輔據微有大略宣于漢德威懷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十冊 四川

六十

通夫自汶山以西前代正朔所不加白狼蠻不唐蓋等百餘國戶百三十餘萬口六百萬以上舉種奉貢編臣僕輔上賦曰臣聞詩云彼徂者岐有夷之休傳曰岐通離解而人不遠詩人誦詠以為符驗今白狼王唐蓋等慕化歸義作詩三章路經印朱入山寒高坂峭危峻險百倍岐道雖負老幼若歸慈母遠矣之語辭意難正章不異種焉數殊類有徒為郡縣田桑與之習狎頗曉其言報令訊其風俗譯其辭語今遣從事史李陵與恭護送詣闕并上其樂詩昔在聖帝舞四夷之樂今之所上庶備其一帝嘉之命下史官錄其歌焉遠夷樂德歌詩曰大漢是治與天合意吏譯平城不從我來聞風而化所見奇異多賜贈布日美酒食賜樂肉飛在仰忘備蠻夷貧漢無所報嗣願主長壽子孫昌熾遠夷慕德歌詩曰蠻夷所處日入之部慕義而化

衡以候可食或元戎無稍至幸方即教其紛紜于時即臣多大儒不欲生事却押衡屠其利而要姑息故聖英得以德陵無忌王建始鎮蜀建其舊賜新都押衡山行幸以狗吠之南不立一旗不成一卒十年不敢犯境本年傳人將征衡外蠻為三王澤漏軍機于是召而斬之時號英斷釐患屹然矣與地紀勝云黎州初設茶馬買馬兩務成都則市于大黎珍叙等州號川馬五代王建大開于星宿山官馬八千私馬四千建起家騎士有國之後于大黎珍叙等州市胡馬十年之間遠及茲數按通累轉應知益州移水康黎馬場于州黎境上以灌茂地接蕃部歲來互市現我西川故徙于此舊載在川南以今度之與入渡河相近但令市馬者由川北之中江縣而轉敗入黎州其時勢與事不同如此志云聖鍾山下有古城昔八子山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十冊 四川

六十三

中開鐘聲及五色光臨之而得巨鍾故曰聖鍾山城即古黎州城也人云古黎州城在大渡河外按元和志南唐以來徙治在大渡河內而水源在城外事始集分城東南西南三面濶絕潤惟北面稍平地多升泉與諸城鎮成峰火相通誠西南之要隘矣志云韋舉所築土城圖初安慶侯即故址為石城今大渡河守禦千戶所也任司治西北關偶大渡河源出吐蕃經黎州城南九十里東注嘉定入于江臨河有大渡巡檢司成之隋大渡縣設屬今廢為鎮若唐之大渡縣則在蘆山縣界方與大渡時大渡之成一小字則惟黎即嘉成都皆據宋初建隆三年王全斌平蜀以圖未上議者欲因兵威復越舊縣祖以玉斧畫此河曰外此吾不有也于是為黎之權邊昔時河通平廣可通漕船自玉斧畫後河之中流忽陷下五六十天水至

此澎湃如瀑從空而落奔騰號怒波清洶湧船筏不通名為噴口殆天設險以隔吳狄也父老云舊有寨將欲截杉木板由陽山入嘉定貿易以數片試之板至噴口為水所吞沒須臾片片自冰水浮出蠻人聞之益不敢窺伺矣寰宇記云大渡河在通望縣南一十五里自吐蕃界經雅州諸部落至當州東流入縣界志云廢通望縣在司治東南九十里其北有羅目溪水入峨眉有通望山自大渡河南與衆山相連入萬州按通望本漢旄牛縣地在大渡河北漢水西今有古旄牛城在俗呼為牛頭城語訛也隋大業二年改為陽山縣因縣南朝陽山為名矣志人云大渡鎮西有陽山廢縣唐初屬黎州後屬黎州也十道志云隋仁壽四年罷大渡鎮置黎州大業二年廢黎州入立陽山鎮唐武德元年改置陽山縣屬黎州貞觀二年割屬萬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十冊 四川

六十四

州開元初改為登臺縣貞元五年十月劍南節度使韋皋遣將王有通等與東蠻兩林且那時勿節夢衡等帥兵於故萬州登臺北谷大破吐蕃青海獵城二節度殺其大兵馬使乞藏遮遜悉多楊朱新苗二千餘級其投產谷赴水死者不可勝數生擒龍官四十五人收獲器械一萬餘事馬牛羊一萬餘頭及遮遜者吐蕃驍勇者也或云南結贊之子頗為邊患自其死也官軍所攻城柵無不降下蕃衆日却數年間盡復萬州之境貞元十三年五月十七日吐蕃於劍南山馬嶺三處開路分軍下營僅經一月進軍通臺登城萬州刺史盤查高任率領諸軍將大井東蠻子葉合勢接戰自朝至暮大破大戎生擒大龍官七八人陣上殺獲三百八餘破刀箭者不可勝數收獲馬畜五百餘頭及器械二千餘事不和六年李德裕復修印味關移萬州於臺

水經註：潽水出臺高縣，卽臺登縣也。南流逕郢都縣，入南至會無入。若水，志云：潽水，俗謂之長河，天全長河西，以在潽水之西也。九州要記曰：臺高縣有奴諾川，鸛鶴山，黑水之間。若水出焉，卽黃帝子昌意降居處水經曰：若水出蜀郡旌牛嶺外東南至故關，卽善長注曰：按山海經，南海之內黑水之間有樹，名曰若木，有若水出焉。又云：灰野之山有樹焉，青葉赤華，厥名若木。生冀、蜀、山西，附西極也。淮南子曰：若木在達不西，不有十華，其光照下地，故在衆樹之中。又義和未揚，若木何先，是也。然若水之生非一所，黑水之間，厥木所植，水出焉，下故亦受其稱焉。若水沿流，閬關蜀土，黃帝長子昌意德有，不足紹承大位，降居斯水，爲諸侯。擊蜀山氏女，生顓頊於其野，有聖德。

二十登帝位。水少。少金宮之政。以水德寶曆矣。水經注云。大瀛水出嶽外。至龍干道。南流入于若水。入逕趙。舊大茆縣入緄山。海經曰。已連之山。緄水出焉。東南流。分爲二。其一枝東。至廣縣。注於江。其一南。逕龍干道。入大茆。與若水合。自下亦通謂之緄水矣。寰宇記云。廢龍越縣。本沈黎之地。唐儀鳳四年。分漢源於龍越水。置縣。屬雅州。不足元年。置黎州。撰志。龍越山下有唐時三城。卽三交城也。疑卽古龍越縣矣。人云。唐龍越縣在舊縣西北百里。龍越山下具山。兩面接羌夷。爲沈黎西境要害之扼。方輿云。漢水發源自龍越嶺。裏字記云。漢水在漢源縣西百二十里。從和姑鎮山谷。經龍越縣界。至通望縣。合入瀘河。不通舟楫。每至春冬。有瘴氣中人。爲瘡疾。志云。漢水俗呼流沙河。洩出越山。流經自南二里。東入于江。方輿云。廢

琉城在大渡河南太和五年節度使李德裕築以警界琉城漢為
 名也贊皇入蕃伏義城以制大渡清溪之險據今城南九里有古
 漢清溪乃韋皋所鑿以通好南詔者自此出坤甸經姚州而入雲南
 謂之南路在唐為重鎮咸安縣孫樸云田在資將軍利嚴道三年能
 條悉而蠻事為然言曰巴蜀西通于戎南通于蠻宜具有以制之者
 當廣德建中間西戎飲馬于岷江吳衆如蟻前鋒寇使督撰王廣之
 中持倍尋之戰徐呼挫失且戰且進蜀邊關如柏橫城羅兀如林登
 矢如森皆折亦存鐵不能裂一戎而況陷吳牌乎然其戎兵踐草地
 日深而疫死者日衆卽自度不能當亦輒引去故蜀人為之語曰西
 戎尚可南蠻殘我自南康公鑿清溪通以和群蠻俾由蜀而東人擇
 蠻子弟獻于錦城使習書算業就輟去復以他繼如此垂五十年不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二十冊 四川

六十七

里印味臘舊有楊氏婦遺闕其上脩有闕道碑水經注云漢元封四年以蜀郡西部印作縣埋魏牛道天漢四年置都尉主外夷在印東山表自蜀西渡印侯吳王峻有弄標八渡之難楊甘闕路之岷是也漢書王陽為益州刺史行部至印味九折坂歎曰奉先入遺體余何數乘此險後以病去及王尊為刺史至其坂問吏曰此非王陽所畏道耶吏對曰是尊以異敕回轍之王陽為孝王王尊為忠臣今有相在山下又有以敕橋在司境內太守李石為碑記云九折坂峻絕造天曲迴几折乃得度其巔九夏敷水冬絕行迹也橫几折坂地望諸書以為在百丈驛想必後人移置近界矣勝覽云芦葦山在州西北五十餘里有前葦後葦以山多葦故名春時州八百十為群入山斬取船輿間始立芦租以贍學歲收錢八十千土人名為

錢麓山。勝覽云：云白崖山在州西北二百五十里。山外即生蒼界。嵒岈不通人跡。志云：西在北二十里。山之石有風穴如井。不知淺深。穴口四圍。津津如汗。間有氣出。騰空如白雲。須臾風起。怒號如雷。里人見雲即知風。氣散則風定。細則風小。盛則風猛。室其穴。風難入。而民多瘴。間之風如鼓。而瘴亦衰。山之北人有穴。大如車輪。俯而入。其中空闊數十步。泉聲琮瑤。石髓凝結。異幽飲不可名狀。俗呼仙人洞。即此。張華博物志云：蜀南沅黎岳山中有物似猴。長七尺。能人行。名曰獲。路見婦人。輒盜之入穴。俗呼為夜人穴。而耆部落最畏之。按葉字記謂在漢源縣境。或即坤味山中耶。記又謂山峽有一石洞。壁間有夜人像。工人間之。號寧崖。將軍洞。按在今慶曆鄉。葉字記唐乾元中。黎州所統五十五州。皆徵外生獠。羈縻而已。其名曰羅巖州。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二十冊 四川

六十八

宋古州秦上州、鞏州、劇州、合飲州、下蓬州、栢坡州、博盧州、明川
 州、脆服州、蓬六州、大渡州、米川州、木甯州、河東州、諾雅州、南巖州、昌
 明州、歸仁州、象川州、蘇奧州、和良州、和都州、附樹州、東川州、上貴州、
 滑川州、北川州、古川州、南善州、北地州、蒼榮州、野川州、印陳州、貴林
 州、羅川州、標瑄州、浪備州、郎郭州、上欽州、時蓬州、儼馬州、嫩查州、印
 川州、羅印州、脚川州、關望州、上蓬州、北蓬州、刺重州、久羅州、瑤劍州、
 明昌州、按只、五十四州、少一州、承舊唐書之誤也、時代已遠、或翻爲
 立壁、或差爲部落、或爲關堡、別名、皆不可攷、經略志曰、黎維諸夷
 即大全六蕃諸部、散居二州之間者、不時屢爲邊患、孝宗乾道四年、
 威州保寧縣探知風流等部欲入抄掠、知縣張文習聞、絕蛇沿山路、
 不許來往、番從蛇沿嶺後所至路、至村攔劫、軍撫司安和、永康軍李

擊等討之。番部來降。十一月。砂平番高志良至。個門互市。與民居。關山。不勝。乃詣幕官。諭陳新。炳以責之。志良叩頭去。明年正月。朱玖。個門。制置司遣李俊。禦之。兵未至。志良已有悔意。欲償還所燒。更以錢贖。守臣不能身任其事。付之兵官。兵官既邀功。而。亦觀。怨。遂潛入。砂平。焚其屋。番人初皆潛伏。官軍乘勢。捕。番。鳴。角。聚。眾。以。出。遂。失。利。番。人。進。至。營。盤。山。而。還。乾。道。九。年。青。羌。吐。蕃。奴。兒。結。等。生。黎。州。負。其。馬。價。使。探。安。靜。寨。推。官。黎。南。老。等。禦。之。敗。死。安。撫。司。委。給。糧。手。兵。往。援。始。赴。州。海。軍。買。馬。如。欲。十。一。月。復。犯。安。靜。至。大。小。嶺。殺。虜。軍。民。千。餘。黎。州。守。尉。降。年。及。通。判。呂。宜。之。招。印。部。川。蠻。兵。傷。力。擊。之。乃。遁。淳。熙。二。年。五。月。奴。兒。結。等。同。元。虜。漢。人。詣。州。州。撫。之。然。以。互。市。久。不。得。通。方。怨。望。而。白。水。寨。將。王。文。才。又。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二十冊 四川

六十九

與。婚。姻。誘。之。擄。掠。和。黎。州。陸。東。之。計。舉。文。才。十。夜。我。明。於。黎。州。設。安。撫。司。六。金。六。番。設。招。討。司。蓋。以。夷。治。夷。之。意。也。自。洪。武。至。今。邊。方。以。賴。維。州。所。屬。與。招。討。夷。人。或。時。有。爭。訟。者。蓋。境。土。相。連。勢。使。然。耳。四。夷。考。云。洪。武。初。黎。州。長。官。司。上。舍。馬。馬。德。征。討。有。功。加。陞。安。撫。司。以。乃。德。為。安。撫。副。使。萬。曆。十。九。年。副。使。馬。祥。無。後。其。妻。翟。氏。掌。司。事。取。置。姪。子。德。之。將。有。他。志。祥。理。土。舍。應。龍。居。松。坪。遂。與。兵。攻。城。取。印。番。眾。固。而。乘。會。剿。劫。于。時。泰。將。吳。文。傑。方。有。征。東。之。役。移。師。剿。平。之。二。十。四。年。奏。將。該。司。降。為。土。千。戶。所。安。撫。降。為。千。戶。於。司。南。三。十。里。大。田。山。嶺。五。十。戶。所。侯。應。龍。之。子。新。安。承。襲。司。署。改。為。祖。黎。遊。擊。所。上。七。枝。編。為。民。戶。大。渡。河。千。戶。所。當。差。下。七。枝。仍。舊。屬。松。坪。馬。氏。約。東。馬。大。松。司。東。三。十。里。馬。天。冲。山。險。絕。無。路。止。通。樵。採。而。已。唐。古。

木。碑。所。云。泥。黎。界。上。山。林。參。天。雲。霧。晦。日。者。也。西。二。十。里。為。黑。崖。關。非。係。本。司。管。轄。上。七。枝。等。夷。又。一。路。由。松。子。岡。至。今。續。寨。直。抵。長。河。則。為。大。西。大。馬。思。藏。進。貢。路。南。至。大。渡。河。可。八。十。里。中。立。大。武。鋪。瘴。香。樹。黑。石。流。沙。等。堡。直。抵。瀘。河。近。河。有。懸。崖。山。夏。秋。之。交。境。多。瘴。瘴。飛。禽。群。集。至。立。冬。前。瘴。已。乃。飛。去。土。人。避。瘴。恒。以。高。為。候。故。名。銷。瘴。山。也。東。南。則。安。撫。所。轄。下。七。枝。熟。夷。之。界。具。名。曰。落。山。曰。呼。喚。曰。沙。萬。曰。伯。三。曰。甘。姑。曰。阿。羅。曰。他。他。人。自。砂。米。城。以。松。坪。寨。連。接。岷。凡。二。百。六。十。里。高。山。峻。坂。密。樹。深。箐。為。安。撫。族。人。居。之。按。九。州。志。黎。州。右。襟。之。地。多。長。松。不。生。雜。木。即。松。坪。寨。是。也。志。云。司。南。百。里。臨。大。渡。河。有。翠。峯。所。築。要。衝。城。俗。呼。沙。米。寨。亦。作。妙。米。城。矣。岷。眉。岷。眉。非。邊。徼。松。坪。本。小。亦。口。等。處。原。設。六。城。西。南。二。面。臨。夷。三。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二十冊 四川

七十

十。里。至。高。橋。十。里。至。土。地。關。二。十。里。至。龍。池。場。二。十。里。至。大。團。關。及。中。鎮。池。檢。司。五。里。至。鐵。索。橋。五。里。至。射。箭。下。坪。三。里。至。射。箭。上。坪。北。縣。之。舊。界。也。坪。外。八。里。至。黑。龍。溪。四。里。至。虎。皮。岡。始。分。兩。岐。右。路。由。土。馬。務。溪。至。口。嶺。為。印。部。司。新。附。籍。之。民。名。歸。化。嶺。有。湯。化。堡。設。馬。由。金。口。嶺。二。十。里。至。楠。木。園。五。十。里。至。天。池。八。十。里。至。萬。家。石。三。十。里。至。松。坪。則。黎。州。土。舍。馬。應。龍。所。居。矣。左。路。由。下。馬。務。溪。至。古。金。寺。渡。中。鎮。河。有。中。鎮。池。檢。司。之。人。十。七。里。而。至。太平。墩。墩。又。兩。岐。右。路。過。楊。村。行。百。里。乃。至。緬。甸。獨。御。亦。新。附。夷。種。也。左。路。上。暨。鬼。洞。同。勢。險。峻。樹。木。叢。雜。入。冬。祖。查。煙。霧。不。散。而。害。骨。積。即。夷。人。亦。鮮。踪。跡。入。十。五。里。至。空。不。即。永。寧。墩。八。里。乃。至。松。坪。今。蔡。平。夷。堡。處。城。池。鐵。鎗。咸。備。為。由。緬。難。五。里。至。冷。溪。二。十。里。至。熱。水。河。十。里。至。四。百。

因又二十五里而西河設有鎮遠墩過墩四十里為較馬懸崖峭壁中連河流八通北者兩頭牽索緣崖而下山下處名為瀉馬槽入五十里則不為夷種之巢穴也木必有二有小木不旁通西赤口去遠少只二日過木不橋頭稍前十里為人不入即今三枝降夷處所一枝山脈一枝山脈一枝小特人過大木五十五里為利濟山極高峻與大凉山相連又五十里至大赤口外則為湖之地矣之先分自入赤口只十二枝賊乃小特其最著者世居西河為湖土官安氏鈴轄自改流日諸瓜散入印部歸順氏其地自西河至大赤口涼山雪山等處周圍蟠據北連建城越西接嘉峨南連馬湖崖穴踞後而八達焉嘉靖末諸人畜牧蓄心陳內據印部長官顧指已不能敵及死其妻馬氏為賊賊乃產指等叛出涼山會同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十冊 四川

七十一

西河匪瓜白傑出沙坪於是嘉峨建為一帶鄰近居民不能安枕建另上下兩三道督印部發兵至嘉峨坪殺之在師未集潛從冷溪而後直趨嘉峨生利於死命而小特於是益熾矣乃議人復分為是赴馬湖中鎮三路而進直趨嘉峨穴今始惶駭請降歟血自誓不復反主將檄令各推酋長納貢罷兵於是山小推牛微為長匪小推何喜為長小特推阿魁為長各約其部永作屬夷歲貢良馬三匹匠輪三金峨嶺縣為進之十三枝小夷積聚處實多不過六七十頭馬四五十匹羊二三百隻其歲費官兵糧餉三千二百五十兩有奇賊復侵占田地自七營子至米麻嶺共四百六十四畝歲徵租可四百四十七石有時說者謂其常備兵云雅州為貢和夷底績雅安志云和水在州南四十里源出蠻界羅巖州而入平羌

以圖籍云和川路在嚴道縣界西至吐蕃入渡河五日程從大渡河西郭至吐蕃松城四日程是蠻溪蠻山接野馬通結空不知里數軍宇記云雅州管轄和川夷陽等縣廣四十六州其首曰羅巖州去當道四百八十里曰當馬三井東餘名散鉅泰斜泰嘉東羅林龍羊林波林燒龍達軍古散川蠻川燭留木燭百燭以上十八州去雅州近者四百餘里遠者不及五百里去羅巖自一里至六十里為梗雅當馬去羅巖二百里馬曰當品嚴城中川鉅夫昌岳鉅井百願會野以上八州去雅州近者二百六十里遠者六百三十里至白坡近者三里遠者六十里曰當仁雅海作重福林諾雅金林平泰命廣久馬羅達以上十州去雅州近者五百七十里遠者六百二十五里至會野近者三里遠者六十里通羅巖共三十七州和川路之界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十冊 四川

七十一

吳次曰論川州去當道五百八十里曰連南州去讓川州二十五里至州五百六十里畢廣州去榮龍州二十里至州五百六十里榮龍州去畢廣州二十里至州五百六十里雅州去金川州一百一十五里至州五百六十里金川州去雅州一百一十五里至州五百六十里東嘉州去金川州一百一十五里至州五百六十里西嘉州去東嘉州一百一十五里至州五百六十里通論川共九州更陽路之界也軍宇記云貢元中吐蕃七部落來降界近雅州因安置於和川等路其名曰吐蕃龍官楊兵達費東尼等部落六十八在豐宿川安置吐蕃軍城首領龍官劉兵本等部落在本部安置吐蕃會野首領龍官高萬厚等部落在本部安置吐蕃通雅城首領龍官馬德厚等部落在更陽路安置吐蕃國師馬定得并龍官馬德厚等部落在久馬州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二十册 四川

五十二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二十四回 四川

七十四

史 172—157

以委身而見得西羌地不足以據積財不足以富國徒殺無辜之衆以傷陛下之仁靡費隨之無益聖德又恐使倖之利未可圖也夫蜀之所資恃險者也人之所安無役者也今乃開其險役其人險則使危人役則傷財使然未見羌戎已有存留在其中矣往者益州長史李蒙其將國此奸利傳德福吐蕃欲松州遂使國家留軍以待之轉餉以備之未二三年已蜀二十餘州雖然大弊竟不見吐蕃之面而崇其賊鋒已計巨萬矣蜀人殘破無不堪徵此之近事猶在人口陛下所親知意者必有存留欲圖此利復以生羌為計者哉且蜀人他者不習兵戰一虜持矛有人不敢當人山川阻曠土中夏精兵處遠今國家若擊西羌極吐蕃遂能破滅其國奴虜與人使具君長俸首北闕計亦可矣若不到如此臣方見蜀之邊陲不守而為羌夷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冊 四川

七十五

所橫暴昔年有見被髮而祭伊川者以為不出百年此其為戎矣臣恐不及百年而蜀為戎也

天全六番招討使司

古之羌之地晉以前無聞焉宋齊梁王蒙造相雄長名震益州西魏為始陽縣地屬梁山郡後因之隋初即廢屬雅州唐為麗州隸雅州都督府魏志云五代王孟之間有高景閣藏楊炎失采只見二唐歸附始置領門黎維長河西魚通寧遠六軍民安撫司宋隸雅州元憲宗時復置六安宣撫司屬吐蕃等處宣慰司後改六番招討司人分置天全招討司國初併天全六番招討使司隸四川都司其地東西廣百九十里袤二百一十里東至雅州界五十里西至長河西司百四十里謂之乾溪南至榮經縣界六十里北至靈關道及量

小韓胡百五十里至成都五百四十里為南詔之咽喉轄部落凡六曰馬村蘇村金村楊村龍東村西碕村或謂六番之名始此非五代胡門黎維等六名也上南志云洪武六年詔西夷酋長至京授職賜印因俗為治立都指揮使司二曰馬思藏曰朵甘曰指揮使司一龍營衛也重慶司三朵甘及量小韓胡長河西魚通寧遠也招討司六萬戶所四及別思察安撫司木九都指揮萬利湯千戶諸部落是為三十六種以時朝貢焉志云天全招討司設在胡門城即元之胡門安撫司也中有胡門百戶所屬雅州千戶設在正副二招討及朵甘宣慰界漢河以西又有與官招討司及魚通安撫冷磧十八寨為三十六種番夷出入之路志又云司治有諸葛武侯廟治東二十里有臥龍山傳相武侯征孟獲駐宿其上又十里有泉從石龍口噴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冊 四川

七十六

出謂之龍泉其源發大慈寺內寺在司東四十里又十里則多功山也昔大禹疏鑿以通峽水故名志人有鎮西山姜維伯約駐師其下在司東二百十里又二十里有女城山相傳楊招討家女將守此壘石為城尚存又有五岔白崖皆出聖燈芝藥至公高峻清絕在東南八十里白崖矗立如雲在司南里餘近白崖又有玉壘巔冬積雪土人以玉壘呼之圖經自長河西至重卜寨二百餘里皆連雪山而行路由打箭爐而進有哈日寺在馬思藏中元世祖欲郡縣六番之地以吐蕃僧八思巴為大寶法王帝師領之嗣者數世其弟子賜諡司空司徒公保金章玉印前後相望入寶法王而下有大乘法王闍教王闍化王護教王護法王通謂之烏思藏六番也以其地連天竺有大西天小西天之域焉雪山盡處有大鐵圍山山有法佛德行利

麻等寺、游梁雜記云、烏思藏所產、細金泥、水端佛、像、銅像、金佛、像、金塔、舍利、各色足力、麻、鐵力、麻、繡、繡、左、右、臂、前、後、湖、哈、以、其、貢、道、由、量、小、轉、胡、長、河、西、乃、甘、思、之、境、自、維、州、入、京、人、乘、大、寶、二、法、王、差、僧、徒、關、化、關、教、補、教、費、善、進、之、志、云、天、金、男、不、習、工、藝、婦、不、事、紡、績、惟、以、耕、種、為、業、苗、漢、滿、居、硯、房、絕、願、治、化、惜、義、日、生、

下川南

叙烏瀾通關府馬湖、魏、魏、叙、二、衛、烏、蒙、烏、撒、東、川、鎮、雄、永、寧、等、府、司、參、將、一、員、駐、別、永、寧、遊、擊、一、員、駐、別、建、武、建、左、右、之、但、永、寧、者、兼、貴、州、遠、西、等、處、地、方、故、稱、川、貴、參、將、云、漢、書、西、南、夷、傳、管、蒙、主、夜、郎、夜、郎、旁、小、邑、貧、漢、繡、象、以、為、漢、道、險、終、不、能、有、也、乃、且、聽、蒙、約、還、報、以、為、報、為、郡、治、道、自、焚、通、至、祥、柯、水、經、若、水、又、東、北、至、健、為、朱、提、縣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二十冊 四川

七十七

西瀘江水、鄧道元曰、朱提、山、名、也、應、劭、曰、在、縣、西、南、以、氏、為、健、為、屬、國、也、在、郡、南、千、八、百、許、里、建、安、二、十、年、立、朱、提、郡、郡、治、縣、故、城、郡、西、南、二、百、里、得、所、籍、堂、琅、縣、西、北、行、上、高、山、羊、腸、綿、屈、八、十、餘、里、或、擊、木、而、升、或、繩、索、相、牽、而、上、緣、陟、者、若、將、階、天、人、有、牛、叩、頭、馬、搏、頰、故、具、縣、俗、如、此、也、舊、志、唐、置、高、寧、縣、定、建、隆、等、等、十、四、州、魏、州、都、督、府、唐、未、廢、四、州、存、十、州、宋、神、宗、時、十、州、夷、內、附、魏、瀘、川、郡、前、蜀、高、寧、州、皆、在、焉、元、置、高、寧、州、連、四、州、魏、叙、州、宣、撫、司、至、元、十、三、年、重、撫、使、各、領、招、撫、道、長、得、蘭、紐、得、貢、以、等、平、衆、歸、附、因、設、人、驛、總、管、所、得、蘭、紐、授、都、總、管、得、貢、以、充、同、知、其、羅、星、長、官、以、黎、州、同、知、李、奇、為、之、上、下、羅、計、二、千、戶、俱、得、姓、者、為、之、與、地、志、曰、叙、州、三、路、壁、西、北、曰、重、壁、止、西、曰、石、門、東、南、曰、南、廣、壁、壁、在、馬、湖、江、右、魏、侯、國、也、

其、南、量、氏、南、廣、壁、在、廣、符、縣、石、門、舊、部、與、豈、池、土、羌、後、唐、與、播、等、十、二、州、之、地、具、人、精、悍、喜、戰、賊、自、馬、湖、南、廣、諸、族、皆、畏、之、蓋、古、浪、稽、魯、望、諸、部、也、志、云、宋、大、觀、中、吳、南、羅、水、順、楊、光、榮、李、世、恭、等、各、以、地、內、屬、詔、建、統、祐、三、州、在、廣、符、縣、西、元、史、四、十、六、國、蠻、夷、所、領、豕、販、夷、地、在、廣、符、南、唐、定、州、之、文、江、縣、也、具、長、官、司、在、高、縣、西、三、十、里、

落、睡、卿、文、獻、通、考、云、羅、蠻、不、耕、姓、氏、所、生、男、女、長、幼、次、弟、呼、之、具、丈、大、稱、阿、謨、何、改、婦、人、所、與、阿、等、之、類、今、稍、從、漢、俗、易、為、羅、楊、等、姓、依、樹、積、土、以、居、具、上、名、曰、杆、欄、杆、欄、大、小、隨、其、家、之、口、數、杆、欄、即、夷、之、御、盤、也、制、略、如、樓、門、由、側、闕、構、梯、以、上、即、為、登、所、餘、則、以、藤、為、又、云、夷、有、姓、氏、男、婦、織、布、緯、頭、衣、裳、俱、如、華、製、行、緯、以、布、為、之、女、緝、髮、為、髻、纏、以、班、帶、簪、釵、用、銀、兩、耳、各、穿、兩、孔、上、貫、釵、下、貫、環、富、者、豐、貴、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二十冊 四川

七十八

之、衣、而、左、袒、下、着、補、裙、間、以、紐、絲、長、覆、膝、下、初、娶、不、論、物、采、惟、通、婚、約、殺、牛、豕、以、為、禮、即、引、歸、惟、老、死、後、方、入、家、婚、價、飲、食、喜、味、料、料、人、云、樊、有、姓、氏、用、白、練、纏、頭、衣、尚、青、碧、背、領、袂、緣、俱、刺、文、繡、棠、荷、覆、膝、亦、織、班、帶、以、為、行、纏、富、佩、雙、刀、善、使、勁、弩、女、緝、髮、纏、髻、飾、以、簪、墜、衫、之前、後、左、右、大、編、均、環、長、裙、細、褶、膝、以下、亦、刺、文、繡、行、纏、以、青、紫、出、則、着、單、履、姓、氏、婚、則、論、財、喪、則、戚、戚、成、娶、過、鼓、作、樂、至、夜、男、女、雜、選、自、有、香、膏、卜、曰、不、同、于、中、國、李、京、雲、南、志、云、白、人、者、漢、武、帝、間、樊、通、通、西、南、夷、道、成、州、舊、縣、是、也、今、轉、為、白、人、矣、白、人、語、着、衣、曰、衣、吃、飯、曰、咽、美、茹、然、採、曰、折、薪、常、曰、暮、酒、曰、晏、熟、點、曰、博、泥、牆、曰、博、博、男、女、首、戴、次、工、製、如、中、食、酒、入、滿、盆、差、大、編、竹、為、之、覆、以、黑、皮、親、舊、難、大、別、無、拜、跪、唯、取、工、以、為、次、男、女、披、纏、推、髻、婦、人、不、施、脂、粉、酥

澤其幾以青紗分編繞首盤聚果以攢項黑巾長金環象牙簪簪衣
鋪方幅以平身細篋為上服處子嬌嬌出入無禁居屋多為回廊如
殿飲食貴生如猪牛雞魚皆生鹽之而以蒜泥而食母嚴以臘月二
十四日祀祖如中州上家之禮六月二十四日通夕以高竿縛大炬
照天小兒各持松明火相繞為戲謂之驅瘟人云上神聖在欽州
南馬家北皆是男子及十四五則左右擊去兩蓋然後趨殿猪牛同
室而居無七載手捧飯而食之踏高橋上下山坂如奔馬婦人跣足
高髻擇皮為冠耳墜大雙環衣黑布衣項帶銀牌以為飾出入林麓
望之宛如猿猴人死則以棺木盛之置于千仞巖崖之上以先墮者
為吉山田薄少刀耕火種所收稻穀懸於草棚之下日旋播而食多
以採荔枝販茶為業云 唐書或州都督成羈州九十有二宋初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二十冊 四川

五十九

見寰宇記者今叙瀘只載四十餘州而已他不可攷樂子止曰羈摩
諸州除洪落聖南蠻界一十五州其餘雖有名額元無城邑散在山
峒不常具居撫之難馴擾之易動其為刺史父子相繼無干即以具
置有可者公舉之或曰春秋有軍謀則追集赴州著夏人衣服却歸
山峒雅蠻跣足或披縷或衣皮從蠻夷風俗無稅賦以供官每年使
司須有禮賞不拘文法今並存之要知古跡而已 阮州在戎州南
二百七十里管轄六日泉青賓臨川悅不夷口胡境 移州在州西
南五百八十七里管轄三移當領何湯凌 扶德州唐開元十八年
七月割入在東南四百五十七里管轄三德茶水柯凌 筠州在四
百一十七里管轄水筠山羅余臨居澄閣臨峴唐川壽康 連州在
州西南四百餘里筠州析出管轄六書為都軍通遊羅龍加平清塔

肇州儀鳳二年開山洞置大寶元年改為固忠郡乾元元年復為肇
州在南三百一十里領縣五哆僕比來都善播郎娑娑按即縣地肇
州者今之羅望渡哆僕者今在城之高樓坡娑娑今江安縣界之娑
娑村比今之九塞播郎今貴州界之安靜長官司都善一名都壇
今名梅保此本志所載也 宋州領縣四戶六十九柯龍柯支宋水
唐安輪細平概按高縣西五十里有宋水 南州在州西五百三十
五里管州析出管轄三播政百榮洪渡 德州在州南五百六十四
里管轄二羅連萬崖 焉州在南四百九十里管轄二扶僧羅 濟
州在南四百二十七里管轄四臨津賓夷慈藥曹口 志州在西四
百五十六里管轄四浮洋雞惟夷賓河西 盈州在南五百六十七
里管轄四盈川望襄播陵施燕 獻州在南六百六里管轄七名顯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二十冊 四川

六十

武昌州在南一千二百一十七里管轄七洪武羅奴琅林吳郎朱
賓羅新綽婆婆 景州在南三百九十六里管轄七名關 播狼州
在南二百八十七里管轄三播勝從願咄化石十七州唐時隸戎州
南廣溪洞獠 播州在州南八百里大寶中因雲南叛叛被破今
移置西南四百九十三里管轄二名缺 靖州在西南五百一十里
管轄二靖州分屬 邛州在西南九百里大寶中因雲南叛移在開
邊縣界三縣一百二十七里管轄二宋徙唐興 播陵州在南五百
七十七里管轄二名缺 鉅州在西南四百五十七里元無縣從開
邊縣析出 哥靈州在西南一千四百里管轄三名缺 切騎州在
西南一千一百里管轄四柳池秦樓摩託通識 品州在西南二千
三百九十五里管轄三八松林花攸口 從州在西南二千六百四

十二里、管縣六、范化、昆池、武安、羅林、林山、南寧、潯州、在西南九百九十七里、管縣三名、缺。潯州、柯建州俱歸馬湖、石十二州、管縣三十七、唐時在石門路、並無稅賦、供輸相承、在周經上、律名額兵、石門今叙州之慶符縣也。長寧州、領縣四、戶三十八、蠻夷、管店、青盧、羅門、潯州、大觀元年置、領縣二、戶一十五、新定、固城。高州、領縣三、戶二十一、柯化、移南、徙西、按安寧、潯州、俱長寧地、高州、今之高縣也。晏州、僊鳳三年、閩生攸置、天寶元年、改為羅陽、顯乾元年、復為晏州、領縣七、戶七十七、思峨、柯陰、新夷、伏朱、鳴崗、羅備、思晏、按興文縣有晏峯、即思晏縣也、七縣今為奢矣。定州、領縣二、戶一十六、支江、扶德、按筠連有定川溪、筠州治在溪南。蔭州、僊鳳二年、招生徐置、大寶元年、改為黃池、即乾元元年、復為蔭州、領縣三、枝江、黃池、按

洪縣圖有古陸川即上下羅訂勸州儀鳳二年開山洞置大寶元年
 改為都寧郡乾元元年復為勸州領縣七戶百六十八羅圖播羅施
 陽羅當羅藍都寧羅堂蓬徽漢洞輸納羊稅按洪縣百都寧縣與建
 武相近奉州儀鳳二年置領縣三戶三十九狗里何巴蓬羅按宋
 史奉州乃瀘州部西南邊夷思峨川大校元年置領縣二戶三十
 七多法洛溪按瀘州憲綱有思峨洞已上供輸消井蠻竹也蓋
 州儀鳳二年置領縣一胡茂順州載初二年置領縣四戶五十九
 白水順山靈巖茶猿以上輸羊稅龍州大定元年置領縣二白水
 日泉新州儀鳳二年置領縣四浙流越賓洛川縣山以上連接黔
 所生蠻承前不輸稅右十三州唐時歸瀘州

春秋楚侯欲地漢爲西南夷卻叛服不常諸葛武侯征撫之置銅鼓
埋鎮諸山稍就帖然唐儀鳳間開拓夷徼於本部置安州羅陽郡領
七縣宋熙寧間安州儀夷徼地隸瀘州郡政和間夷卜羅謀叛據五
斗寨後據九縣大德號九縣山都掌元元正間本部歸附陞爲茂州
統轄水都四鄉山都六鄉本朝改州爲縣隸叙州府水都則陽順隆
並山都則緬獨日晷元後凡十有二征俱弗克萬曆元年剿平之用
兵九閱月告成事始改改縣爲興文水都震懼悉歸編戶於山都六
鄉適中處建武寧城拓地立百餘里東至永寧宣撫太平長官司八
十里西至班縣百五十里南至鎮雄府安寧長官司八十里北至叙
府長定縣百五十里設鎮守總兵安邊同知生營守備及建武守禦
千戶所環四山而翠連雲貴襟三水而清沐敘瀘播集流穆建學育

才夷風土變矣。萬曆甲申丁酉間。甯南八落率其部入冠松潘。乃移
總戎之西。改設遊擊於建武。建武兵亦移入松。而所存無幾焉。武
寧蠻好着芒心。接輿名曰亭。按。當以福記年月。葬時。以葬向。天謂之
刺北斗。相傳語。初。死。置於樹。以斧刺之。下具。後爲象。臨本志云。平
蠻城。卽几轉城。壁立萬仞。周圍三十餘里。上有九溝四水。極廣可以
播種。僅通一徑。爲道。真天險也。至鎮一十五里。爲左榜山。今立頭。腰
尾三堡墩矣。大壩總管成。元至元十三年。蠻夷望無使督。順道官
招諭。成州酋長得。蘭。得。貢。出。卒。斂。蠻。民。歸。附。十七年。朝見。遂設不
壩總。府。管。得。蘭。紅。衣。都。總。管。得。貢。出。克。同。知。具。羅。星。長。官。以。黎。州。同
知。李。奇。爲。之。土。羅。計。夷。苗。得。賴。阿。實。以。至。元。十。三。年。歸。順。授。上。羅。計。
蠻。夷。千。戶。下。羅。計。夷。苗。得。賴。阿。實。以。至。元。十。三。年。歸。順。授。下。羅。計。蠻。夷。

十八

馬湖府

纂宇記我川都督更有蜀摩州五按部令之馬湖舊也其在慶誠
我州或錄石門路 州在戎州西北七百三十三里管轄五縣
天池方院羅藏播驪 轉州在西一千三十三里領縣二縣不羅相
浪州在西一千三百四十三里貞元十三年五月十七日西川節
度使韋皋奏置管轄五名缺右三州在馬湖江 瀘州在南九百一
十二里管轄三縣平播空羅空 柯達州在南九百三十三里管轄三
連羅各新成右二州在石門路 土夷致之馬湖即轉州地也舊有
馴浪轉瀘柯達五州舊為高州在府東南百里外舊叙州府猶有故
址可尋而馴浪轉之在西南者計三千里外與建昌印都相連漢無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十冊 四川

八十三

所考柯達州亦府西界總之昔為蜀摩而已因初安濟歸附後土知
厥立傳至安贊而後改流官為弘治九年詳請還舊中仍以泥溪沐
川平夷蠻夷四長司隸之泥溪平夷皆土姓蠻夷又姓沐川悅姓也
環而星列于外萬曆十七年始設屏山縣附郭為東界叙府百一十
里西界建昌千二百里南界馬蒙百四十里北界建昌為二百里 水
經注曰邕縣故建為郡治也縣有建山每建興元年置平夷頗有邕
水出邕邑西不狼山東與溫水合溫水一曰暖水出建昌為縣而南
入邕水邕亦出符縣南與溫水合關謂之關水俱南入邕邑邕水
於其縣而東注于延水延水入與漢水合出建昌為漢陽通王莽之新
通也按邕縣平夷夷地矣 土夷考云泥溪傍府而居其東西北
三面連接馬蒙與爾爾相連處所回交賦與華民一體奉征調可得夷

兵三百八安寧改他檢司約束 平夷地土最狹錯於泥溪蠻夷之

中犯去各四丁里東去泥溪三十里有舊驛案我朝薛文清公瑄父
為平夷司吏因隨任請書於此 警夷司民少夷多故以名司其夷
種有四山龍源青岡黃即磨等處與建昌馬蒙沙焉接連有兵征
調可得夷兵示設有糧運泥溪三堡及龍源地檢司防家去司治二
十里有水海舊有龍生於水中馬湖得名本此 沐川司東界宜賓
北界建昌南界泥溪平蠻三司西抵建昌越萬里即新設安邊檢守備
司皆其轄內地故最廣田土亦饒而民狡好訟離府可三百里過此
自西迄北大凉山以外皆皆夷地又法所不能盡拘平 安邊廳在
新柳鎮即賴固地也東接建昌南接本府各二百里西接建昌十三
百里北接大凉山五百里十六年馬湖改流于此建城設安邊同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十冊 四川

八十四

知一員駐劄其間又于煙草峰設守備司以資彈壓北有水池為後
營南有大河壩為前營中有兩河為中營三營官兵約千四百四十
餘人以成犄角之勢蓋于諸夷所出沒處既具扼而守之也其水池
一帶則界老鴛山大河壩一帶則界大凉山苗蠻黃即等處則界分
水嶺庶幾西陲一砥鎮云

瀘州衛
洪武初調陝西長安衛軍征雲南因便駐守瀘州成化初以都掌之
亂遷于平江渡後在州南百里城週三百丈去衛南一舍有洞歸堡
而舍有定遠堡三舍有太平堡東南百里有水峽堡北五十里有江
門堡百三十里有平州堡西北百六十里有三層堡又二十里有梁
壩堡其地東連羅羅界北抵九支控州西通長茂九姓馬湖建昌

南接東川芒部烏蒙山，蓋西南夷要害之防也。本志：東接水寧衛，西至九姓長官司，各十里，南至太平長官司，五十里，北至納縣縣界，四十里，轄左右中前四千戶所。

烏蒙軍民府

古為蠻地，漢為牂牁郡地，唐時為蠻仲牟由之裔阿統者，始遷於此地，自至十一世孫烏蒙始，號烏蒙部。宋時封阿統為烏蒙王，元初歸附，至明，元置烏蒙，隸陸州，烏蒙為蒙等處宣慰司，其時李京景山為宣慰使，兼管軍民，即著雲南志略者，元末，故土有阿普者，任為總管，洪武初，招集舊部，效順，於是改宣慰司為軍民府，以阿普為土知府，設流官通判，經履歷，各一員，隸四川布政司，屬川南道，編戶一里而已，其人有羅羅、夷人、土僚三種，錯雜而居，男子年十四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十冊 四川

八十五

五，則擊至左右兩麓，乃發出入，佩刀相見，以去，謂為禮，祭不為相，以唐、東西廣五百一十五里，南北袤七百六十里，東至烏撒府界二十五里，西至建寧衛界四百九十里，南至東川府界百三十里，北至敘州府界百三十里，至成都千三百里，志云：缺壩山在治東三里，以形似名，涼山在西百里，高廣千尋，絕頂平曠，蠻人避暑之地也，寧山有積雲，春夏方消，在府西百三十里，其西南有撒西河，源出淨山，北流與龍洞河合，龍洞河在司東北一舍，源出石洞中，以為洞者有龍，金沙江在西南二百里外，源出吐蕃，流入府界，與烏江合，志人云：夷語以五為我，以橫為未，東二十里即我未山，有五峯，橫列故名，以平垣為朴，源東南一舍有朴，蓋四望平坦也，以相對為陣特，東南十五里有陣特山，以與府山相對也，以侯峻為撒達，東

北八十里一山峻絕，故曰撒達山。

東川軍民府

古東川，司烏蠻仲牟由之裔，為彈得之，故曰耶孔，即夷，屬南詔，蒙世隆置東川，即後烏蠻，開辟，自號辟部，元初置萬戶所，至元中，改為開辟部軍官，後改為東川府，隸烏撒烏蒙等處宣慰司，洪武初，仲牟由之裔孫氏，設姑歸，乃授為東川土知府，隸雲南布政司，十六年，改為東川軍民府，添流官通判，經履歷，各一員，立營長六，頭目九，管編兵，隸四川布政司，屬川南道，編戶一里，元志云：東川有烏蠻，向蠻，與人羅羅四種，烏蠻，舊而強，自蠻，貧而弱，多版屋，俗尚戰事，類土番，二風，樊羅，通詔之夷人，而羅，即蠻也，性勤而悍，摘錄來，於項，覆以白布，夾中，水以浸，後以葉，與人相，皆被，戴，也，正，用，種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十冊 四川

八十六

兼其，險，踞，復，以，貿易，為，業，東西廣四百二十里，南北袤三百七十里，東至烏撒界百二十里，西至會川界三百里，南至雲南尋甸府界二百二十里，北至烏蒙界百五十里，至成都千四百十里，志云：府治在萬嶺山下，山形上閣下銳，如後，治內有六石如牛，狀如之有聲，夷人以為石鼓也，治南有白雲山，山頂有四時泉，西五十里，納雄山，夜靜時聞人聲，以為神也，歲五穀熟，必於此告成焉，東川大王祠，蒙氏所建，釋雲，弄山之神也，山高峻，可百里有十二峯，下臨金沙江，在府西南二百里，一名烏龍山，金沙江，一名納夷人，名黑水，源出雲南武定府，下流入海，應郡夷人，鑿，不為槽，以渡，此水牛欄江，在治東南三舍，源出尋甸軍民府，下流合金沙江，江間水急，夷人用藤索橫江，貫以不，過者，縛身，肩，上，游，索，以渡，土夷，云：嘉靖中，土官

張信長子天恩死大恩妻阿福自掌府事李十六冠以弟當繼製有妻設家與日地私通欲大寵而與阿福爭印由理自難攻讓頗稱多事為嘉府難隸于蜀川而城郭衙舍設在漢熟之中道路險峻兵馬兼備以是為警警云

烏撒軍民府

舊名巴凡九姓後名的已甸唐時烏蠻之裔排回為蠻者居此至阿蒙始得已的甸其東面又有芒部阿蒙二部皆他酋所據宋時烏蠻之復曰折恩者始并其地號烏撒部元至元中始內附置烏撒路招討司尋改為軍民總管府人改軍民置撫司後改為烏撒軍民府以慰司元末四川分省石永即者以其地來歸於是改為烏撒軍民府以即者知府事隸雲南布政司十六年改隸四川設官與烏蒙東川同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十冊 四川

八十七

今土百安氏兵備也 經略志云烏撒府編戶二里兵而舊置甲於諸夷積累日深有可慮者其產有利竹及猿山產倍伐傑帶二湖羊腸小徑十倍蜀道也 國經云烏撒之地東西廣四百四十里南北長三百五里東至揚州至恩司界二百五十里西至烏蒙府界百九十里南至雲南諸直州界九十五里北至芒部府界二百一十里至成都千二百五十里 志云七星關在府東南百七十里 人云東門之外石乾關有石如峯狀立關下又云有老福關善飲關俱在府東三百里貴州畢節衛八城之 志人云東南三百里有大德山東北百四十里有馬門山兩崖相對如門然東二百里有翠屏山 又云東南百七十里有名洞洞容百餘人窮處又得石寶遊者以距八不知遠近而出 盤江在治西百五十里流入叙州養馬川在治東百

四十里夷人牧馬之處一名野馬川治西一會有七渡河南三會有可渡河而南百十里有九十九渡水

鎮雄軍民府

通志云古為茫流大雄甸昔烏蠻之裔阿較與異子芒布居此地其後烏蠻因相名號芒布部宋置西南番部大興檢司元至元中置芒部布路隸烏撒烏蒙宣慰司 本朝改為芒部布政司初隸雲南洪武中陞為芒部軍民府隸四川布政司屬川南道 弘治間土官龐恩先擊水西女中于田慶與素繼襲烏撒女冲叔生子龐政既而擊殺水西則烏撒為之助烏撒則為龐政之黨嘉靖三年頗子素繼繼繼子政謀素殺之都御史王執奏調官兵擒政及其嫂支孫繫獄死奏改流鎮雄府設經歷照度教諭各一人立懷德長官司於都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十冊 四川

八十八

後威信長官司於甘黎歸化長官司於夷良安靜長官司於落角以重慶府通判程流為訊知府明年流乃募民占種夷田於是水西東幾引引之黨沙保為亂沙保者故水西驍奴也與素部下阿得獅子北等領所城遂沉劫其印川貴會奏斬三苗官兵剿之沙保詐稱已死主者弗察誤以隄關各陞賞有差七年沙保等復聚寇掠夷關會議土官土舍或爭鬪或擊殺與師問罪甫定之後建議者即欲改設流官及流官番設而土夷隨叛殺入奪地比昔尤甚蓋作惡者不過一二人今乃以一二人之惡而遂致改易一府一州拂其本心違其約信所謂犯眾怒也是以蠻亂屢亂而兵革年無寧日合無凡有土官惡逆被戮者通拘所部頭目令其自保應兵力足以制服夷眾之人或土官之子孫弟姪族人俱為眾所推服者於是議以隄勝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二十冊 四川

八十九

安山也。司南二十里外。且斗河。渾出六丈。簪經七星。闢其山川險阻。地勢崎嶇。左峙韓陵。右繞略湖。其風俗勁而愚。朴而野。男業耕稼。婦艸粉黛。崇信巫鬼。其土產有石瓜樹。生瓜堅如石。能已心痛。志云。芒部司西南有梨樹。其路夷人每過子日。則交易於此。又云。夷語以首為夷。以立為通。曰北立里馬通山。如人翹首而立。故名。以清氣為韓陵。司東二十韓陵者。夷氣也。以松為託。以沙石為諾。司西南二百里外。託諾河。岸側多松柏沙石。故名。又有格砌錐山。見通釋。

通志云晉置永寧縣屬雲南郡宋及周隋因之唐改置瀾州屬益州
宋初以廢爲江安合江二縣之境後設永寧路遷至馬口崖源增漢
德元因之領筠連州騰川縣隸四川行省尋改軍民宣撫司明王珍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二十四册
四川

九

信巢居舊寨不事商賈惟務農業。盜警跣足懸帶方弩已習者舊志云永寧卽古寧州。陝西南有閬漢鵠獮獮越艤身毒之民土地沃腴黃金光珠琥珀翡翠北雀筆象鷲象錦綉綵帛文綉又有豹獸食鐵猩猩能言其血可以染朱炭有大竹名牘竹卽相去一丈文一斛許志云赤水河源出芒部水腦澗流經司東南遠赤水衛東二十里有雪山窮冬積雪夏雪方消沽溪在司南半舍源出蠻界流入瀾滯溪溪在九姓司東馬口崖下司北有海漫山延袤八十餘里起伏不絕如海之汙漫故名西北兩舍有高瀑目山頂飛來如足鍊也西南一山圓瑩如珠曰西珠山有仙壺臺在西山烏降山下銅鼓漢崖相傳有女子名滿者有道行及笄不字能前知吉凶卒葬于此九姓長官司唐宋以前俱蠻地元立夷民羅黨九人爲總祀至元

初編為九姓羅氏黨蠻兵百千尺國初改九姓長官司編戶五里
初宣撫奢款忠名其妻曰世鏡。世鏡而無子。取親姪崇德者
撫之。萬曆十九年。世鏡病。崇德自貢。入養水西。安撫使委弟阿
和為子。世鏡之。兵連禍結。且二十餘年。後以崇德之弟崇明嗣其官。
世印得之。而印是為安撫使。世鏡之鎮。鎮兵三十五年。都司台書張神
武買世鏡子庭。而印不可得。遂拘繫之。惡日。關宗傳等請兵水西。朱
襲水軍。城中有備。不得志。而移楊于摩尼。普市二所。焚劫殆盡。摩尼
乃屬黔省。怒蜀甚。而大中必看公惠先往之。黨惡也。動大兵以馳之。
詳見鎮雄下。蘭局亦從此結矣。

上川東

遵義通開府夜郎與總戎同城而居。近以建南有事。大將軍移鎮。以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十冊 四川

九十二

遊擊一員。代其材官將領。各有差。廣袖通者。兵兵五千名。敵其食
餉而已。說者謂。漢既入。當以備供糧。分烟內地為也。然。至度不決。則
任事之難。漢書。南夷君長以十數。夜郎最大。在蜀侯徼外。其國
臨牂牁江。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漢國時。楚頃襄王所莊。臨從沉
水。夜郎即居。至且蘭。據船于岸。而步戰。既夜郎國。因留王滇池。以
且蘭有桀。桀將處乃改其名為牂牁。解行擊船筏也。武帝時。使唐
蒙通夜郎。國於是。以夜郎旁小邑。立提為郡。成轉相讓。數歲。士罷。餉
繼。暑濕。死者甚眾。而南夷人歡。發兵與擊。耗費無以。帝患之。使公
孫弘往視。問焉。還。言其不便。乃且罷。獨置南夷。而特一都尉。先行元
年。張蒼言。使大夏時。見蜀布。印竹。秋。問所從來。曰。從東南。身毒國。可
數千里。得蜀賈人。夜郎。或謂印。而可二十里。有身毒國。于是乃令王然

于始。便始。昌等。聞出西南夷。往身毒國。至滇。道皆為昆明。所閉。莫能
通。身毒。及南越。反。上使發南夷兵。且蘭。君小邑。乃與其眾。及漢。發已
蜀。抄。射。擊。破之。遂平南夷。為牂牁。夜郎。侯。始。倚。南。越。滅。越。越。越。
遂入。朝。封。為。夜郎。王。昭帝。始。元。元。年。牂。牁。侯。談。指。同。站。等。二。十。四。邑。凡
三。萬。餘。人。皆。反。遣。水。衡。都。尉。發。蜀。郡。健。為。兵。擊。牂。牁。大。破。之。後。始。歸。
葉。榆。人。復。反。鈞。時。侯。亡。波。平。兵。八。擊。之。有。功。漢。立。亡。波。為。鈞。時。王。至
咸。帝。和。平。中。夜。郎。王。與。鈞。時。王。為。仇。漢。更。舉。兵。相。攻。牂。牁。不。守。
請。發。兵。誅。與。等。漢。以。道。遠。不。可。擊。遣。太。中。大夫。張。匡。持。節。和。解。並。不
從。往。飲。說。王。恩。回。臣。使。和。解。賢。矣。王。侯。不。從。不。豫。國。威。其。效。可。見。恐
諸。君。遂。快。復。守。和。解。不。守。察。動。靜。有。變。過。以。聞。如此。則。復。曠。一。時。王
侯。得。收。獵。其。眾。中。國。其。謀。當。助。眾。各。不。勝。怨。必。相。珍。滅。自。知。罪。成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十冊 四川

九十二

往。犯。守。射。遠。最。濕。暑。毒。尊。之。地。雖。有。得。兵。將。賈。青。士。若。入。水。火。往。必
焦。沒。智。勇。亡。所。設。施。屯。田。守。之。費。不。可。勝。量。宜。固。其。罪。惡。未。成。不。疑
國家。加。誅。陰。劫。旁。即。守。射。練。士。為。不。司。農。先。橫。調。各。積。要。害。處。選。任
輸。不。守。往。以。秋。涼。時。入。誅。其。王。侯。不。執。者。即。以。為。不。毛。之。地。亡。用
之。人。信。不。勞。中。國。宜。罷。郡。放。棄。其。人。絕。其。王。侯。勿。復。通。如。以。先。帝。所
立。累。世。之。功。不。可。復。壞。亦。因。宜。其。萌。芽。早。斷。絕。之。及。以。成。形。然後。興
師。則。萬。姓。被。害。矣。處。于是。為。陳。立。為。牂。牁。不。守。王。侯。乃。從。吏。數。十
人。出。行。縣。召。與。將。數。千。人。往。立。數。費。固。斷。興。頭。出。境。其。眾。皆。釋。兵
降。與。子。即。務。收。餘。兵。追。編。有。二。十二。邑。公。人。擊。子。之。華。陽。圖。志。元
鼎。二。年。牂。牁。王。侯。當。縣。十七。戶。六。萬。及。晉。書。縣。四。戶。五。千。而。已。公。孫
述。時。三。蜀。人。姓。龍。傳。戶。重。氏。與。牂。牁。功。曹。謝。道。保。郡。間。世。祖。在。河。北

使使由番禺江出劍貢世祖嘉之號為義郎尊義之名始此方輿云
重義軍治以射獵任山為業信安履重誼視好詛盟外顧內照安土
重義凡交易利不為書契結繩以為數其舉動能言請屈服種人友
謂之貴老其婚姻以銅器禮刀弩天為價其無樂以銅鑼鼓橫笛歌
舞為樂其所居無城池之固祭不為閭阡竹為壁閭墓出葬以備不
虞出入解刀弩自衛至與華人交易無侵犯有禮義之風凡賓客
聚會酋長乃以漢為貴其民端履淳固以耕種為業天資忠順忠義
華風矣 蒙宇記云西南諸夷漢時皆仰仰地唐置貴州莊播即特
夷等州按播州之名始此其地北距夷州百五十里東距辰州二千
四百里南距交州千五百里西距昆明九百里無城郭散居村巷土
無多寡兩稻粟皆熟無徭役隋大業末首領謝龍羽據其地勝兵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十冊 四川

九十二

數萬 四夷志云特柯蠻姓謝氏舊臣中國世為本土牧守隋末大
亂遂絕 晉武德二年其酋領謝龍羽遣使朝賀授特州刺史到夜即
公勝兵數萬于是列其地為特州屬黔中縣後為正郎 蒙
宇記云特州轄三縣曰建安即州理曰資化曰新興其地與播州咸
唐書武德二年立元州因其置播特等郡梁八十通志云開元初補
有此郡後以郡國記錢乃無此名 蒙宇人云元州特柯都尉居之縣
有特蠻底以思土恩渝歷代史云元州在特州北百十里開元二十
五年其酋趙思遠來朝王是僭偽不通中國首領五姓龍方張石龍
而龍氏最人後唐天成二年特柯清州刺史朱朝化等來朝其後去
和祥據西川後不通乾德三年辛丑秋五年知西南夷南寧州蕃落
使龍方端等至來貢詔授方端歸德將軍南寧州刺史蕃落使開寶

四年方端卒子漢塘嗣詔襲父職太平興國五年吳王龍煥路遣大
并諸州蠻七百四十四人以方物名馬來貢顯熙二年吳王龍漢塘
自補權南寧州軍事蕃落使遣特柯諸州酋長來獻方物名馬并上
書云氏所給符印授漢塘歸德將軍南寧州刺史其後吳王龍漢
漢境相繼遣使貢方物授漢塘寧遠大將軍封 化王景德四年西
南蠻羅殿并都指揮使領士龍等來貢土龍種落魁臣來貢來朝今
始立詔館錄賜予如高漢 播州志云唐末南詔陷播州人象人楊
端應募復之並有其地四傳至楊時無子雖時不益州刺史楊延昭
之子元使廣西與昭通語以其子貴遠後之從叔青南征楊文廣即
延昭之孫也在播州者傳至黎而益人鑑乃其裔云 四夷述云宋
謝蠻梁即姓謝氏南蠻別種在黔州之西數百里地方千里有酋長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十冊 四川

九十四

即謝元深也其一族不能女曰云高姓不可下城貞唐觀三年元深
入朝冠烏熊皮冠若今之籠頭以金絡額以毛氍毹及行膝而著履
時中書侍郎顏師古奏言晉周武王天下太平遠國歸款太史乃集
其事為王會篇今蜀國來朝至如此華章服寶可圖焉今請撰王會
圖誌從之聞其地為應州隸黔州都督府南謝首領謝縷與西謝蠻
縷縷與元深俱來朝拜為南寧州刺史後改為莊州是也其地宜
立號無文字則不為契散則山谷倚樹為巢舍無賦稅之費皆自為
生業刀鋸不離其身男女雜處以耕桑之後垂而下冠熊皮披猛獸
象南蠻守宮操西連夷子北至白蠻接南寧州即分特柯所處其云
楚威王時有莊蹻將甲士二萬人入特柯攻取莊為州及開元十道
記有此郡額後之志錄并發元領縣八皆貞觀以來相次建置永徽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編 第二十冊 四川

九十五

導校官、具詳柯蠻兩州戶口殷繁、人力強大、新例諸番、悉皆歇課、請
 此二州每三年一度朝貢、仍依詳柯例輸還差定、以才幹位望爲眾
 所推者充之、初奇、宋鼎已改官訖、餘並依奏、宸宇記曰、唐時黔州
 都督府管播州下五十二州、西南寧州、不清溪鎮唐末置在黔州西
 南二十几日行、從南寧州至雞冠土部落、八日行、與雲南相接界、曰
 克州、曰埃州、曰健州、曰莊州、曰明州、曰祥州、曰矩州、曰清州、凡九州、
 每年朝貢、曰柯州、黎州、荝州、蠻州、邦州、錫州、勞州、義州、徧州、徧
 州、鷺州、仝州、都州、普寧州、總州、那州、勐州、功州、敦州、候州、晃州、茂龍
 州、整州、楚州、樂善州、契州、漆州、延州、雙城州、訓州、柳州、撫水州、思
 州、遠州、殷州、南平州、盧州、善州、梭州、鴻州、和武州、峯州、亮州、凡四十
 四州、洞內羈摩而已、土夷考云、東至偏橋衛、南至養龍坑、楚黔二

天下郡國利病書

續原 第二十冊 四川

九十六

州僕我。應龍曰：我不殺此奴，今欲无耶？乃立殺張。前侍張之母等。張聞族奏，應龍殺妻，傷妻母兄弟等命。下川貴勦處，應龍初亦抗拒。不出，已聞議撫，乃使首出聽勦。勦龍華佐，罰贈金四萬，免死。會朝鮮告急，應龍討以征倭。贈前徵朝廷可具奏，遂得解網。然疑日甚。進退二十三年，應龍子以贈金未完，死浦州獄中。應龍親率蠻兵，驅僧千餘至，發喪。二十六年，抗獻大木，所過無不踐滅。朝鮮應龍難輕勦，則皆務姑息，非鎮撫蠻夷之策。於是天子赫然震怒，命將興師。大集三省之兵，猛將謀臣，星聚雲合。而又特遣總制侍郎卬珪以臨之。貴州又可不撫湖廣？江鐸撫偏徧，李化龍總督川貴湖廣之師，會進。重慶府二十七年正月，進兵。六月初六日，破海龍關。二十一日，俘入重慶，死于逆事。平割播為二。四川遵義府屬三縣一州，貴州平越、

舊、回縣一州、改流設官、詳平播金書中。土夷狄又云、播州長官司治附郭、長官王姓、其地在松永安縣、合抵海龍關、開羅楊氏腹裏、播事註、長官王播標甘為應龍死、黨亦其勢、不得不、今多屬播義、吳漢民各半。餘慶長官司在司南百六十里、元至正間、毛忠從宣慰楊加、領征蠻有功、授抄射本部長官、後改為餘慶州、俾毛氏世為土知府、本朝仍為長官司、其地接連播州七牌、苗寨、左抵播漢、右抵羅水、上連烏江、下至老黃、於播最近、楊氏不靖、毛羅寧字焉、播平後、改餘慶縣、屬貴州平越府。白泥長官司在司東南三百里、宋景定中、楊萬從征八播蠻有功、授白泥長官、元改為白泥州、日本朝復改長官司、其地上抵華城、下抵播漢、鎮遠帶其左、黃平列其右、土田闊饒、士馬強健、實甲諸司、與楊氏不睦、七姓之一也。容山長官司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十一 四川 九十七

在司東三百二十里、長官張姓、其地界湖貴間、於八司中獨為外服、溪山荒曠、土田兩瘠、中國商販不到、其人以射獵為生、以劫殺為業、自嘉靖間為錄洞苗所殘破、數十年來、民夷驚驚、土田荒蕪、長官不能治也、舊有播漢驛、播平後、改置播特、屬貴州平越府。其州長官司、今改真安州、詳見名勝。重安長官司在司東南四百里、宋元黃平府地、國初頭目張保保招撫苗蠻、有功、授正長官、鳴鐸從軍、播征麻哈、有功、授副長官、多生苗、去播最近、各屬黃平、故知有黃平、不知有播、國經、其地東至宣化司界、北至播義司界、各二十里、南至凱里司界、西至清平特界、各五里。草塘安撫司在司東二百二十里、介覽水黃平之間、其地環江、土饒裕、頗有華風、宋成淳間、有雲南貴州、商賈入澳、因邊警、授楊宣慰、邦憲為頭目、元世祖時、雲貴播

邦憲有戰功、授都日軍民府知府、始有草塘地、國初、平賊威從楊鑑歸附、改授安撫、其地東至黃平司、抵溪暖水界、西至高平覽水二司界、南至平越特界、北至播州楊梅浪子界。黃平安撫司在司東南三百里、舊為黃平府、其地界于播四守之、元世祖時、黃平蠻叛、楊宣慰漢民討平、其將羅季明功多、遂以土授羅氏、改羅播州、洪武初、羅鑑從楊鑑歸附、授黃平安撫、其地廣饒、有城垣足據、地望貴之門戶、為諸司之襟帶、蓋而南一安境、舊設通判一員、總轄諸司、人設千戶所、駐劄司城、饒通判調用、城中夷漢雜處、昔播苗不通、首為與難者也、其地東至湖廣偏橋衛五十里、西至貴州平越衛南至清平衛各三十里、北至白泥司界、西至黃平、改黃平州。覽水安撫司在司東一百二十里、宋紹興間、開設、長官楊鑑、景定中、進士備通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十二 四川 九十八

明播八、舊其族也、洪武初、猶恭歸附、授安撫、臣通于播、亦與楊苗交惡、其地東至播四牌界二十里、西至黃龍關十五里、南至水西界二十里、北至林子水界二十里、播平、改置安撫、屬平越府。南平 平茶 邑梅 西陽 史記、高帝為漢王、發兵入、遷徙三秦、秦地既定、乃還遷已中、復具渠、即羅朴、皆即度、夕、其七姓、不輸租稅、餘戶乃歲入錢、口四丁、宋史、渝州蠻者、古以播七姓蠻、唐之南平種也、其地西南接馬蠻、昆明哥蠻、大小播州、部族數十、唐之治平中、熟夷李先、哥蠻等三族據其地、各有寨數十、家間以威勢脅誘漢人、有不從者、害之、漢人土田、往往被其害、戶謂之劫身、稅賦皆里胥代償、歲亡命數、以其徒偽為生擒、劫掠蠻民、官軍追捕、輒遁去、習以為常、至昭陽民、現守令勸耕、捕

築城堡繕器甲遠近患之熙寧三年轉運使孫國判官張說使兵馬使爲備并簡社安行商之、以備極關議、因進兵復置化峯平陽三族以其地賦民、凡得租三萬五千石、轉輸一萬六千石、以資化峯爲糧化峯、隸涪州、建寧、扶猷兩峯、其外細佛嶺者、隸渝州南川縣、地皆膏腴、自先吉等平、他部族據有之、朝廷因補其土人王才進克巡檢委之控扼、才進死、部族無所統、數出盜邊、朝廷命熊不討之、遂爲南平軍、以渝州南川涪州隆化隸焉、渝州志云、黔涪嶺外有西南夷部、漢時犍牁郡南寧州、犍牁明東謝南謝西趙元州諸蠻、相爲讎、宋初以來、有龍著方著張著石著羅著者、號立姓著、皆嘗奉職貢受爵命、治平四年十二月、知靜寧軍蕃落使守大聖人土龍異閣等八見、詔以異閣爲武寧將軍、其屬二百四十一人各授將軍及郎將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十冊 四川

九十九

熙寧元年有方異現三年有張漢興各以方物來獻投異現靜寧軍漢興揮寧軍並節度使六年龍著羅著方著石著八百九十八人親貢丹砂檀烏賜袍帶錢串有差其後北威繼來龍著衆至四百人往近萬里仲宗憫其勤詔立姓著立威繼一貢人有定數無輒增及別立首領以息公私之擾和宗欲求歸次諸國貢奉錢客者四方館撰儀皆著爲式元豐中張著乞添貢奉八至三百詔不許故事以七十人爲額不許七年西南經著乞貢方物領依立姓著例注籍從之元祐二年西南石著乞以定等齋表自稱西平州武聖軍禮部言元豐嘗令以五年一貢爲限今年限未及詔特令入貢五年八年詔聖四年龍著皆貢方物龍代於諸姓爲最大其貢奉尤頻數使者但衣布袍至假伶人之衣入見蓋資資煩所冀者恩賞而已元符二年又有

年爲著人貢詔以進奉人章公慶慶市公利等爲郎將諸蕃部族數十獨立姓最著程氏章氏比附立姓號西南七蕃云

西陽宣撫司

隋圖經集語云黔中是武陵郡西陽地按漢西陽在今涪州人脚界與黔州約相去千餘里今之三亭縣西百九十餘里別有西陽城乃劉蜀所置北漢之西陽也貞觀地志言劉蜀所置西陽爲漢西陽蓋誤認漢涪陵之地也寰宇記云西陽古蠻夷地春秋屬楚地秦昭王取之隸黔中郡漢以西陽縣地置武陵郡尋置犍牁郡吳分置黔陽郡隋以縣屬巴東郡唐武德初徙犍牁治犍牁四年招慰司司安昌以犍牁當犍牁要路須置郡以撫之復於犍牁置務州領務州治川以犍牁三縣全貞觀元年以犍牁州之伏連寧夷思義高麗明陽丹川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十冊 四川

一百

六縣、廢思州之丹陽城樂感化思土多因立縣其年省思義明陽丹川立縣二年入省丹陽一縣四年改務州爲思州以界內思印水爲名其年以涪州扶陽二縣八年入以多田城陽二縣俱割入費州入廢感化縣十年入以高富縣割入黔州十一年入省伏連縣但領務州思王寧夷三縣開元四年入以川東立思印縣二十五年割寧夷縣屬夷州大寶元年改爲寧夷郡乾元元年復爲思州黃巢二亂西陽蠻叛駱馬將人才征之有功留守其地立化時中國無主冉氏遂據之按志宋政和六年復于務州縣置思州領縣三、西陽隸焉復陞爲州知州冉守思善於撫字西人懷之元季冉氏世知本州明土珍得據以自陽州爲沿邊溪洞軍民宣慰司國朝洪武初冉如彪納土歸附仍爲西陽州後陞爲西陽宣撫司今冉氏子孫世襲領石卯洞

長官司水樂中改隸重慶府建立學校，俾漸華習。三年入觀，十年大遷，略北諸郡縣。志云：司西北百八十里，內陽山，入黔江縣界，即圖志云：小白山，八龍樓界，即玉蜀嶺，通處也。水經注云：白水北岸有熱陽縣，許慎曰：溫水南入黔江，蓋覺水以下洋流注之通，故縣受名焉。西鄉漢口在遷陵縣故城上，五十里，左合白水，白水入東，覺其故城，北入東，遷陵縣故城而東出也。兩縣相去水道可四百許里，於陽合。志云：司東南九十里，三江水，出西陽，與二小漢會合。平茶水東注辰州大江。其地廣袤七百餘里，東至保靖，西至黔江，南至彭水，北至平茶，長官司及思南沿河界各三百里，北至大田，軍民千戶所界四百里，當思南之要衝，接利州之邊境，山溪阻深，易為憑據。古號難治，八分三種，曰拉梭，曰番家，曰南客，曉則捕獵山林，燕則歇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十冊 四川

百一

處巖穴，借貨以則不為矣。始則累世為親，編戶十三里，其屬有九溪十八洞，蠻相是九江，後漢西南一帶，近為鎮軍，西境破境上日削，莫克恢復，漸苦甚，意于我焉。石郎長官司，西陽舊地也，先朝日不陽，安者，竊據其地，思安，不象楊業之裔，宣和間，征伐有功，蠻人畏服，因世為石郎土知府，洪武初，楊金隆歸，改立長官司，設長官二員，皆楊氏世職，別設流官吏目一員，主其租稅，府屬西陽觀，亦不親至。東映人，織布以為衣，佩長刀而捕獵，編戶二里，鎮蠻洞而帶五溪，連黔彭而接荆楚，東至石凱子界，西至平茶司界，南至邑梅沙子，北至南陽石關，與鎮軍而密通，地勢孤懸，不滅于二酋也。志云：石郎人呼石版為已墳，治南一里已墳山，言此山多版石也，人二里有石崖，上人呼為密那屋，屋下有洞，世傳有道人修行其中，每以餅餌

餉遊者，在洞中，猶見其麵，得出口外，則石矣。

平茶長官司

平茶長官司，三國蜀吳為黔陽縣地，隋屬已東，郡唐武德初，屬思州。秦蜀黔中郡，三國蜀吳為黔陽縣地，隋屬已東，郡唐武德初，屬思州。天寶間，屬思州，即立代，偏于番，宋政和間，始得其地，置平茶洞，元初改沿江，是于平茶等處，長官司，隸思州安撫司，以其地接楊大富，為土知府，洪武間，楊拉梭歸附，改授長官司，隸南陽宣撫，後改隸渝州，觀其賦稅，大略與南陽同，編戶三里，所屬有五種夷，言諸保，雜耕捕獵，大坑路，設野麻，麻布，至清治，病歌，唱送，殯，號為南客。其地廣袤一百二十里，東至石郎長官司界一百一十里，西至貴州馬羅長官司界一百一十里，南至洞仁府界一百里，北至西陽宣撫司界五十里，以西為藩籬，石郎為襟帶也。志云：治南諸葛洞，相傳武侯征九溪蠻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十冊 四川

百二

信宿洞中，石存，存為人云：隸於洞中，以一握粟，秣馬，化為石，粟至今神之，西三十里，白巖山，高聳神天，工人言此山白則有年，積雪為白也，山之水，一流入東南，名噴溪，以溪聲如噴噴，一流入西南，為滿溪，以其水常溢不流，治北有高秀山，升崖翠壁，望如畫圖，土夷致所謂地多秀山，舉神草，望者矣，其人，驍悍善戰，萬曆初年，為湖之役，長官楊光祖之功為多。

邑梅長官司

宋末，不存，楊光甫據其地，元改為楊柳，以楊氏為土知府，明玉珍據之，改為邑梅，沿邊洞軍民所，洪武初，楊金奉歸附，立為長官司，編戶五里，初隸西陽，永樂初，改隸渝州，其地廣九十里，袤三百三十里，東至湖鎮溪十戶所界七十里，西至貴州馬羅長官司界二十里。

南至平頭者可長官司界一百里、北至西陽官衙司界一百三十里、
其八諸異蠻音、不穿姓、取用不浪、博為、而吞、福、漢、苦、萬、水、代、蠻
而、鮮、宿、而、始、姻、以、牛、髮、為、誓、症、病、以、五、祝、為、醫、競、社、樹、味、公、素、雖、有
勇、敢、徒、以、陷、亂、然、不、能、禁、草、而、之、醫、食、也、志、云、司、西、南、六、里、壽、山
林、不、嘉、茂、此、丘、曾、漢、唐、煙、翠、遠、四、時、不、凋、東、三、里、黃、牛、山、相、傳、土、官
楊、四、身、高、嶺、始、自、馬、羅、過、此、見、土、地、膏、腴、宜、耕、種、因、喜、推、黃、牛、以、享
衆、故、司、名、南、八、里、有、豎、山、首、八、道、豎、十、山、驪、因、著、竹、至、豎、長、又、後、四
時、皆、司、工、民、未、食、之、西、北、二、十、里、款、款、河、行、者、至、此、必、臨、而、渡、俗、呼
款、款、河、河、十、有、款、于、寨、焉、

下川東道

右任宣撫司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十冊 四川

百一

秦屬黔中郡漢置梓潼郡晉初為後即郡漢字記後即郡有且廣縣
漢武時使發南夷兵征南越且廣不從乃及漢發已蜀於射擊之
並平南夷以為梓潼郡樂又註云今治州之義泉郡也後周於右任
地置施州唐改為清江郡方輿勝覽施州東晉天桓元誕履太陽蠻
中築城臨施水號施土城子孫襲土至後周保定初平之以其地置
施州而清江郡隸焉州乃施土之餘城故以為名尋改為壽州人改
為庸州人為清江郡恭帝復置施州土失故唐改施州為清江郡宋
改清江為南賓縣按唐武德二年分蒲州武寧縣西界置南賓縣屬
忠州也武寧今改巡檢司在司北百里外志云司東北百四十里
有山形如張蓋俗曰石涼傘即石幢之說也按纂字記梓州有庭安
縣漢梓潼郡也有西連石門四十九頭不亦諸山有古梓潼郡城華

陽國志云梓潼郡上當天井故多雨澤今有古城在郡西即漢大後
之時所保於此有石潼關華陽國志云且廣縣西南有地名石潼關
杜預關漢書亦云梓潼郡有杜預關石任之名不此志云司治南
山在款羅寨西北五十里東即後即故地古來夷分界入貢之門
戶也人之竹土祠在款羅寨西北五十里東門山崇寧閣賜靈應廟
額款羅寨本後即縣唐置珍州乾德四年蠻酋珍州刺史田景遷四
州納土以西江為界自是西江以北所謂後即縣故地盡入施州矣
竹土即後即侯也勝覽又云施州驛北有馬公泉未詳志云司西
北二百里外有馬頭山山頂有馬黃廟祝馬伏波黃山谷處蓋山谷
入黔州安置取通施州故入界而伺之具封城東至黔江縣界二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十冊 四川

百四

百里西至都都縣界南至武清縣界各百七十里至忠州界百二十
里編戶三里其民悍而好戰兵馬稱強間有所調遣輒踴躍赴與
地紀勝云施之地雖狹夷俗猶近華風故鄉音則蠻夷也舊漢言語
相混其山岡砂石不通牛犁唯種不燒食以種立穀陰冬可單盛麥
可伏矣方輿考云施州蠻者蠻路衝外熟夷蓋唐彭水蠻也咸平
中施蠻嘗入寇詔以鹽與之且許其以粟轉輸蠻大悅自是不為邊
患後因饑人以金銀倍賣鹽質于官易粟官不能禁照寧六年施詔
州蠻以金銀質來者倍賣鹽如七年不贖則變易之者為金熊不經
制清并事蠻酋田現等四州施點北近蠻于平精謀戰關趙後朝廷
嘗因結為義勝軍其後清州清并右康蠻叛皆獲其同夢漢羊談
忠為間夷人梓潼中書寇探遣使務陳來使人招其酋長祿之以券

白粉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二十册 四川

百五

不睦於族人，習殺計，參劾，身亡。文莊一日矣，迫人與其同知陳思廣
計奏，擊憂，獄中未結。經略忠云：重慶二府所轄播磨石碛等土司
及黔江武隆彭水忠治建始奉節巫山雲陽等十州縣，皆播磨徵與
湖廣施州衛所轄散屯施南唐崖忠路忠建忠孝容美等土司之地，
雖鳴相聞，不牙交，制弘治元年，於達州設兵備副使，轄重慶黔江
等處，及湖廣豐都施州等衛所，止德間監郵作亂，調各土司征剿，因
而頗知蜀道險易，居民村落，不時出沒行劫，施衛官旗貧其于女財
帛之遺，相與表裏，為最，連例增購，故諸夷得逞焉。嘉靖十年，於黔江
千戶所散屯宣德司中界，設立老鷹等三關五堡，二十年，川湖會題
設九水守備官一員，施於衛駐劄，得其約束，兩省徵上夷司川湖守
巡得胥節制之。北史：後周恭帝二年，巴西人獠淹，煽動群蠻，以附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二十冊 四川

百六

蔽魯說一戰不趨，或成其氣，不如頓軍渴口，先取江南，南其毛，俄然
 得趙軍水壘，此制勝之計也。衆皆然之，乃遣關府王亮率衆渡汴，旬
 日，攻拔其八城，而山蕡奔散，復賊帥冉永公并生口三千人降其部
 衆一千人，遂商募賊衆，數道分攻，水邇路經石壁城，險峻，四面壁立，
 故以名焉。唯有一小路，緣而上，壁壘以為峭絕，非兵衆所行。騰被甲
 先登，衆軍繼進，備經危險，累日乃得舊且。騰先任隆州總管，雖知其
 險，望即持伯犁毋安，而與全賢有隙，騰乃招誘伯犁等，誘為父子人
 人，遣錢皋、伯犁等說，遂為鄉導。水邇，側人有乃勝城者，正是阻要，全
 賢使其兄龍其據之。騰又密告龍其云：「若平水壘，使其代全賢處之，
 龍其大悅，遣其子詣騰，乃厚加禮接，賜以金帛，蠶食利既深，仍請立
 旗，乃謂騰曰：『欲觀所據城，恐人力寡，少騰許以三百兵助之。』既而遣

二十八衛牧復進龍其力不能禦遂平名勝城晨至水邊蠻衆大潰斬首萬餘級全賢遁走而獲之司馬裔人別下具二十餘城獲蠻印并三公等驍乃積其骸骨於水邊城側爲京觀後蠻望見輒大哭自此狼戾之心輟矣時向五子王據石壁城令其子寶勝據雙城水邊平後頭遺喻之而五子王猶不從命又遣王亮屯守坪司馬裔屯雙城以圖之騰慮雙城孤峭攻未可拔賊若委城遁散又難追討乃令諸軍圍迫立柵道其走路賊乃大驚於是縱兵擊破之禽五子王於石壁獲寶勝於雙城悉斬諸向首領生禽萬餘以信州舊居白帝橋更於劉備故宮城南八陣之北臨江岸築城移置信州又以左縣信陵梯縣並築城置戍以爲襟帶焉天和六年蠻梁母祖蕭母龍驤及反詔大將軍趙閣討平之自此蠻群懼息不復爲寇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十冊 四川 百七

川北

板橋蠻

華陽國志秦昭襄王時白虎爲害自秦蜀已漢惠之秦王乃重募國中、有能然虎者邑萬家金帛稱之於是其胸膠膠仲樂何射虎秦精等乃作白竹弩於高樓上射虎中頸三箭白虎常從群虎驍恣盡搏然群虎大响而吼秦王嘉之曰虎歷四郡害千二百人一朝悉除功莫大焉欲如要王嫌其美八乃刻石爲盟要復其人頃而不租十妻不寡傷人者論然人者餽死須錢盟曰秦北夷輸蕭龍一雙夷犯秦輸清酒一鍾夷人安之漢興與關中范目從高祖定秦有功高祖因復之率以射白虎爲事戶歲出資錢口四十故世號白虎復夷一曰板橋蠻今所謂頭虎子者也順德之世板橋數反太守蜀通即趙

溫恩信降服於是若渠出九轉之木胸脰有連理之木元和二年板橋復叛以害三蜀漢中州郡連年苦之遣御史中丞蕭瑒督益州兵討之連年不克天子欲大出軍時征伐殷興問益州討曹者以討略益州計曹瑒程包對曰板橋七姓以射白虎爲業立功先漢不爲義民復除猛後但出資錢口歲四十其人勇敢能戰昔是數入漢中郡縣破壞不絕若讓獲得板橋朱屠誦盡號爲神兵羌人畏忌傳諸種輩勿復南行後連年二年羌復入漢故守邊遠復賴板橋破之若微板橋則蜀漢之民爲左社矣前車騎將軍馮異南征難校丹陽精兵亦倚板橋近益州之亂朱肅以并涼勁兵討任無功太守李嚴以板橋平之忠功如此本無惡心長吏却爭更賦至重僕從過於奴婢輩楚陸於因唐至乃據妻賣子或自剄割陳寬州郡牧守不埋去關庭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十冊 四川 百八

連遠不能自關舍怨呼天叩心窮谷悲於賊後因乎刑醢邑投相斂以致厥反非有深謀全計階號不執但選明能牧守益異資穀安使資養從其利陳自無安集不煩征伐也昔中郎將尹就任美樓動益即百姓語云唐來尚可戶將殺我就徵還後羌自破退如臣愚見權之遣軍不如任之所即天子從之遣太守曹諱軍討降敵一朝清敵按此蠻比通已梁開常有之 寰宇記云漢末天下亂自己而之宕渠遣子漢中楊中城抄掠行號旅爲楊中已魏武克漢中李特相將五百家歸之魏武人遣子略陽地復號之爲已也 後漢書云板橋蠻其在黔中五溪長沙關則爲蠻之族其在峽中已梁開則爲唐君之族按杜元康錄異記李特字玄保唐君之族昔武落鍾離山崩有石穴二所一赤如丹一黑如漆有人出於赤穴者名務相姓已

氏有出於黑穴者凡四姓：陳氏、柏氏、鄭氏、五姓。借出爭長。於是
指相約以劍刺穴。能者為厚。居。因姓其著。而指相之劍。懸焉。又以
土為船。離書之。而浮水中。者曰。若其船浮者。為厚。居。指相。船人。獨深
於是。遂隔厚。居。乘其土。船。將其徒。卒。當其水而下。至於。醫。隔。醫。水。神
女子止。厚。居。曰。此。魚。醫。所。有。地。人。厚。大。與。居。俱。生。可。止。無。行。厚。居。曰。
我。當。為。居。承。厚。地。不。能。止。也。醫。神。夜。從。厚。居。宿。且。執。去。為。飛。蟲。諸。神
皆。從。其。飛。蟲。日。厚。居。欲。殺。之。不。可。別。又。不。知。天。地。東。西。如。此。者。十。日。
厚。居。即。以。青。擇。遺。醫。神。曰。此。宜。之。與。汝。俱。生。不。宜。將。去。汝。醫。神。安
而。醫。之。厚。居。至。隔。石。上。望。層。有。青。擇。者。跪。而。射。之。中。醫。神。醫。神。死。群
神。與。俱。康。者。皆。去。天。乃。開。玄。厚。居。復。乘。土。船。下。及。夾。城。夾。城。石。岸。曰。
泉。水。亦。曲。望。之。如。穴。狀。厚。居。歎。曰。我。新。從。穴。中。出。今。又。入。此。泉。何。岸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十 四川

頁

即為。廣。三。大。條。階。級。相。承。厚。居。登。之。岸。上。有。平。石。長。五。八。方。厚。居
休。其。上。投。策。計。其。策。皆。有。石。長。因。立。城。其。旁。而。居。之。其。後。種。穀。遂。繁。泰
并。天。下。以。為。黔。中。郡。薄。賦。歛。之。歲。出。錢。四。十。萬。已。人。呼。賦。為。貢。因。謂
之。貢。人。也。土。相。送。李。梓。州。詩。美。女。輸。梓。州。不。北。復。蓋。而。望。之。則。種。初
出自。巴。邑。之。間。自。漢。中。遠。于。巴。梓。川。洞。之。間。所。在。皆。有。俗。多。不。耕。種
氏。又。無。名。字。往。往。推。一。百。神。為。主。亦。不。能。遠。相。統。攝。父。死。則。子。繼。若
中國。之。貴。族。也。種。主。各。有。鼓。角。一。雙。使。其。子。弟。自。吹。擊。之。播。蜀。本。無
種。李。勢。時。諸。種。始。出。巴。西。樂。川。廣。漢。陽。安。資。中。建。為。梓。潼。山。谷。間。十
餘。萬。落。攻。伐。則。難。為。益。州。人。患。自。神。元。子。敏。蜀。之。後。力。不。能。制。人。蜀
人。東。漢。山。陰。之。地。多。空。種。並。扶。山。陰。谷。與。蜀。人。參。居。近。者。頗。輸。租。賦
在。深。山。者。仍。不。為。編。戶。至。梁。武。帝。梁。益。二。州。歲。歲。征。徭。以。自。禪。潤。公

杜。顯。藉。為。利。後。魏。正。始。初。梁。將。夏。侯。遵。遷。梁。漢。中。附。魏。魏。遵。南。書。師
密。為。梁。益。二。州。刺史。以。鎮。之。其。後。以。梁。益。二。州。控。攝。險。遠。乃。立。巴。州
以。統。諸。種。後。以。巴。蜀。神。嚴。始。興。為。刺史。人。立。隆。城。鎮。管。轄。二。十。萬。戶
所謂。北。據。是。也。嚴。始。相。布。魏。明。帝。孝。昌。中。據。城。叛。梁。益。二。州。遣。將。討
之。攻。陷。巴。州。魏。始。興。斬。之。後。梁。益。入。梁。自此。人。備。梁。美。後。周。武。帝。平
梁。益。之。後。令。所。在。鎮。慰。其。與。蜀。人。雜。居。者。亦。頗。從。賦。役。然。天。性。暴。亂
旋。鼓。譟。動。華。嚴。命。隨。道。州。鎮。出。兵。討。之。獲。其。人。以。充。賂。謂。之。摩。挾
為。獲。有。兩。族。往。來。亦。資。以。為。貨。公。卿。達。于。民。庶。之。家。有。指。口。者。多。矣
然。其。種。類。溫。曼。保。據。嚴。整。依。林。走。險。若。據。平。地。性。人。無。知。殆。同。禽。獸
諸。夫。二。中。最。難。以。道。義。招。懷。也。依。樹。積。不。以。居。其。上。多。曰。千。樹。十。樹
小。大。隨。其。家。口。之。數。好。相。殺。害。多。仇。怨。不。敢。違。行。性。固。禽。獸。至。于。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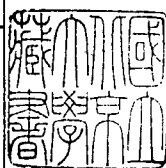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十 四川

頁

悠。父。子。不。相。避。惟。手。有。兵。刀。者。先。殺。之。若。殺。其。父。走。避。于。外。求。得。一
狗。以。謝。其。母。然。後。敢。歸。世。得。狗。謝。不。獲。雖。恨。若。報。怨。相。攻。擊。必。殺。而
食。之。進。相。劫。掠。不。避。親。戚。責。諸。狗。而已。亡。失。兒。女。一。哭。便。止。親。戚。此
後。指。校。相。責。避。責。者。啼。叫。不。服。避。避。之。乃。將。買。人。捕。逐。若。亡。親。戚
使。捕。之。但。經。持。者。即。服。為。賄。認。不。便。飲。吏。緝。良。矣。就。捕。持。不。論。古
夫。用。竹。為。簞。群。聚。野。之。以。為。音。節。能。為。細。布。色。至。鮮。淨。大。狗。一。頭。買
一。生。口。性。尤。兇。鬼。所。殺。之。人。美。貌。鬚。眉。必。剃。其。面。皮。籠。之。于。竹。乃。燒
燒。之。曰。鬼。鼓。舞。祀。之。以。求。福。利。俗。尚。淫。祀。至。有。責。其。昆。李。妻。妻。者
乃。自。責。以。供。祭。為。鑄。銅。為。器。大。口。寬。腹。名。曰。銅。甕。甚。薄。且。脆。易。于。熟
食。而。陽。樵。粗。糠。婦。七。月。生。子。死。則。豎。棺。埋。之。木。耳。舊。實。年。西。好。廣。角
為。器。其。死。則。屈。而。燒。之。埋。耳。後。小。骨。類。人。黑。如。漆。小。寒。則。持。沙。自。處

但出其南、北、續博物志曰：寧國論云：蜀中本無蚊，晉末李雄之亂，山
谷洞中壤壤而出，轉轉漸大，自為夫婦，而益多，夫主乾則生，妻地濕
則生，蚊積穀則生，蠶、腐肉則生，蛆、蛆化為蠅，蠅入自生，蛆入自生，
蠅豈有窮乎。



浙江上

備錄

江防輯畧浙江之源始於嚴縣林歷山一線之微嚴縣林歷山一線之微塘江之黨子門而入海焉故黨子門者乃省城第一門嚴縣林歷山一線之微外峙乃第二門戶此外無山惟羊許山獨立海中東接衢洋西控吳淞江口此為第三門戶羊許二山有防然後石墩鳳凰有防然後錢塘嚴縣林歷山一線之微黨子門可守黨子門可守然後省城無恐此其大畧也沙起錢塘東至吳淞曾無間斷海外諸沙亦向此而轉惟平坦延曠賊賦皆可登是蘇松杭嘉四府連環一脈利害安危輔車相依者也然險要之防有二曰海洋曰江洋往者倭寇結巢金山拓林貽害浙之昌化富陽石墩漁浦此海洋之患也沿江多盜劫掠客船此江洋之患也今欲求省城無虞當守附海之三關欲求三關寧謐先防大海之羊許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一冊

浙江上

羊山孤懸大海去乍浦太遠我舟頓此設遇東北颶風賊舟便捷彼此聲驅勝負難必許山寨門淺狹止可避東南之風賊乘東北風利吾開舟亦為並駕惟海盜白塔山去秦駐山不遠四風皆便賊由大洋而來隨處可擊是海盜一關尤四面之控制也惜乎逼於內地非早見預待之所賊由羊山直進犯海盜者必藉乍浦三關兵船以禦之乍浦海中有山至下八山為極遠此外則茫洋無山矣倭船之來必到八山之盡陳錢壁下山取水候風流犯先年兵船畏彼中風濤危險止分守八山之內港每年黃魚生發之時各府漁船俱聚八山相近內洋下網遂致倭賊抄掠人船引劫各處隆慶三年軍門谷公中虞設立遊哨兵船委把總一員直哨壁下等洋遇賊即剿然後內

港無虞若八山無哨邏之兵萬一倭賊擄漁樵人船揚帆至黨子門再驅土人駕使入江為害不小雖有紹嘉二區防範兵船然遇露雨黑夜咫尺難辨海洋遼闊深不可虞是黨子門之險與下八山之哨首尾相應尤為緊要若嘗聞之海軍父老言邑中南有諸山實惟江門東有黃灣尤通海港兩端相距百四十里而中無城守先年島夷屢犯首趨龍嶺後據石墩人民死徙不可勝紀苟有巖城扼其險要使賊無駐足之地東不得以過素花而至硤石南不得以犯省會而浮錢塘縣治得此兩翼庶不獨當風濤之衝凡此皆防海之總要也江洋之患須嚴督巡江兵船之哨探戒備沿江漁船之剽掠是防江之總要也又聞之錢塘江兵船二十艘原議汛期出黨子門哨探平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一冊

浙江上

二

時分定地方上抵富陽迄南與嚴州兵船交會捕盜近來玩愒殊甚每日泊船徐范二村江濱專攻手藝不習兵防且目兵脆弱船械朽敝豈惟不能出洋江上亦難展布虛糜糧餉恐誤軍機所宜速行議處者也若訓練江洋之水兵控扼海洋之門戶庶乎江海互攝內外交防首會無虞兩浙無恐守兩浙者即所以倚角蘇松守蘇松者即所以鞏固金陵唇齒而全首尾相應制內禦外之長策無踰於此矣

今西北盡戎馬之場矣識者謂江南 壘圯必當葺固以備 巡幸且財
賦所自出也 狀其腹心則在蘇松甯鎮杭嘉湖七府之地以形勢言之北
則長江天塹南則錢塘襟帶東則大海汪洋西則萬山屏蔽真山川天險
以衛此神皋乃以地本一區屬分直省辭指不應吭腹不適若合七府
為一督撫駐劄鎮江廵歷蘇杭改吳淞副將為大將改海鹽參將為副將
設鎮江京口一副將如甯山之蛇以鎮江為首蘇州為腹杭州為尾湖州
帶山松江貫海為左右翼甯嘉為喉腸胃諸經絡嚴州雖稍窳遠狀地
連杭界萬山巔抗蔽錢塘不可它屬以之為足狀後可以扼險守要而
南都之左馮翔以固不然自蘇松甯杭嘉湖接壤諸地既無山海之阻
又無關隘可塞割然中衝臂之人身恰至腰臂分為兩截其何能生今試

三

有英達履水陸之不可分者有八江海入口處北自鎮江京口南盡杭州錢塘江之蟹子門自京口鎮而下為常州之孟河北沿江陰之黃田港傷兵通寧為蘇州等縣之福山港北沿保江海接界遠過嘉定縣之吳淞鎮大海從鎮江起太倉州北沿之劉家河北沿松江上海縣之黃浦口隸松江無錫現再至金山北沿而直隸之兵防已盡逼此為浙江之乍浦港新澱浦港新海鹽港蟹子門縣而大海從蟹子門而入錢塘江直抵杭城下上湖蘇州以上諸山溪灘千里之間兼若貫珠以沿遠水路之不可分者一太湖浩蕩廣八百里在蘇州之西常州之南湖湖州之北所屬縣有長洲吳縣吳江蘇武進延鎮宜興省烏程歸安長興德清湖等縣此中腹水路之不可分者二平望江鶯脰湖潞溪等處為蘇嘉湖三府之咽喉所跨縣有吴江歸安烏程嘉興秀水嘉善等縣此中腹水路之不

可分者三潮天獨壁瀝山沉湖泖湖等處屬蘇松嘉三府之間道海船可入所踰縣有長洲崑山蘇華亭青浦松江嘉善海鹽秀水嘉興嘉善縣吳中腹水路之不可分者四運湖如帶長亘八百里自杭之北新閘至鎮之京口壘杭嘉蘇各鎮五時以中腹水路之不可分者五海塘長亘五百里自杭之營子門竊起至松之黃浦口塘兩岸高濶如城一騎可到中間設立寶山新川沙北塘南青村總兵官北南匯鎮總兵官北金山衛水陸兩營北鮑浦新漵浦兩海鹽兩衛總兵官北諸衛所營寨設金山海鹽兩縣將以彈壓之而金山以上屬直乍浦以下屬浙彼此不知堅瑕莫辦必沿海陸路之不可分者六宜興以上卽至溧陽應東嶺直接蕪湖若從蕪湖運糧竟入常州內地稍南突便從廣德入湖州之長興縣宜興長興二縣對峙所當縣陸兵固守岵中腹陸路之不可分者七官塘延亘如運河

173

之舉可以馬步並達中無險要可斷此中腹陸路之不可分者八有些八不可分又有三大害一曰吳耕浙販浙之米價每溢於吳浙商舢舨晝夜不絕居民之射利者又樂與之以致吳民嘗苦饑而浙商倍獲利自用兵以來江廣之米浙以難致全賴舢舨地之粟而秋成之後搬運一空吳人不能越境而餉諸高此其為害者一、曰吳盜浙窩嘉湖之間潮蕩寒澗爰有巨魁庇匿奸盜每聚至千人劫掠于吳而逃庇于浙官兵互相推諉文移莫可勾攝此其為害者二、曰吳鹽浙擅蘇松沿海亦有鹽灶而不設運司分隸于浙夫鹽產于吳而稅歸于浙當此兵興之際獨不可以佐吳力乎況乎私鹽出沒亦不能行其清竅此其為害者三夫直隸四府皆衛江海浙之四府惟杭嘉臨海我蘇松四郡既出兵力以衛浙而浙反以累吳平時尚然若一旦有事必至與堅彼瑕必傷彼隙一虛潰防則在、

無用故以八府合屬一撫以統三鎮而杭嘉四府亦宜設處兵餉以佐協
守則地勢既專地利亦盡安保江南之急著也其浙撫則移駐浙東紹興
以保障寧紹溫台處金衢七府以爲江南屏蔽外敵可耳蓋浙海要衝皆
在浙東若寧波之定海關以及台溫南北洋諸境并溫處萬山如天台
雁蕩括蒼慶四明寧四大山亦皆在浙東浙撫允宜坐駐紹興以控制
外海并攝諸山伏莽之寇此不易之定論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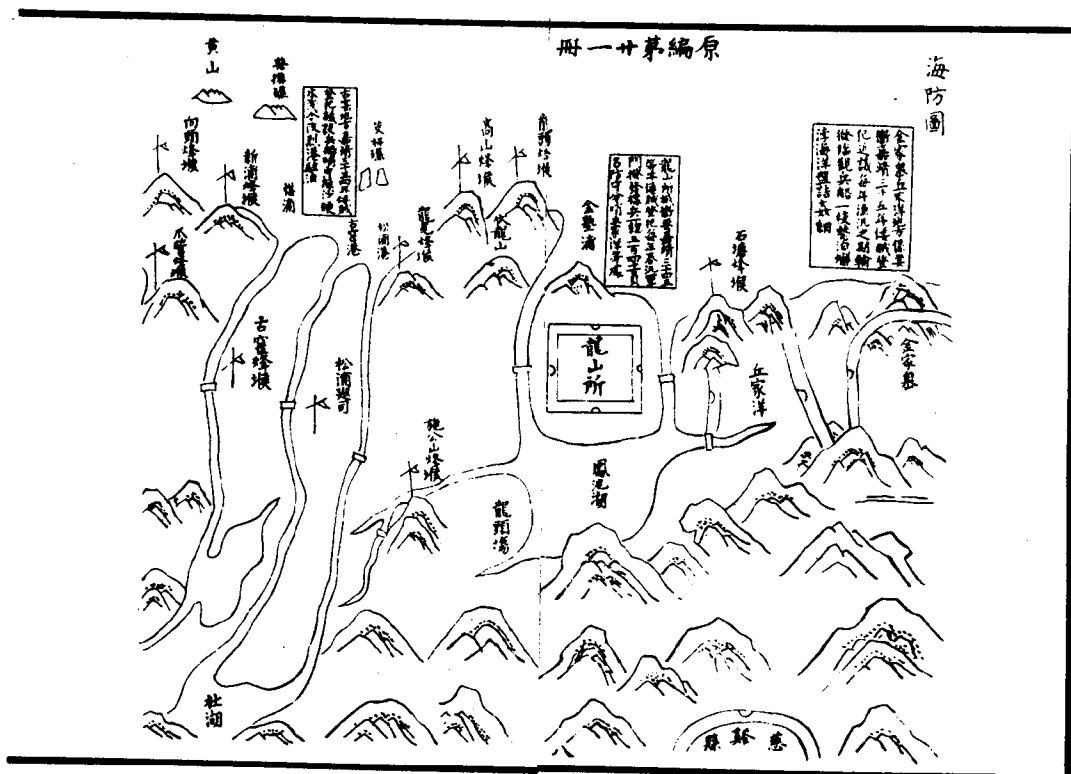
萬曆四十二年巡撫御史楊鶴疏 浙直沿海自信國公經畧以來至嘉靖末
年築城建堡添設營寨恭布星安足可防禦但今識者尚有遺議謂舟山仍
宜復縣以固浙東之藩金山亦宜建縣以聯浙直之勢吳淞城宜移近李安
洪以扼三江之水口水亦宜分一衛於崇明以控蕪松之上游是亦一議也
說者謂倭奴與三吳對峙東南東北正東風俱可入犯乃日夜夜時時到
剎所當防者莫中惟春汛遊兵一營出守洋山以三月初十日從五月二十
五日收撤止防七十五日况修理船隻糧餉往往至四月初始過洋是
一汛實防止四十五日耳而冬防則不渡海矣清明以前小滿以後倭奴遂
不可搖帆乎夫洋山馬蹟蘇甯滿臺等山我兵防守則爲信地萬一未汛之
先收汛之後倭奴突至而據之是一對馬島故事矣以吳下形勢言之洋山
蘇甯海外之天險也滿臺也南沙海上之要害也屏翰也吳淞劉河則蘇松
之門戶也福山揚會則

留都之門戶也今惟守門庭而忽藩屏非勝集也請宜於蘇甯縣中屯遊兵營
兵船於內高山置機數百上帆檣盡在目中沃壤屯田千餘名官兵可供精
餉歲可省帑金萬餘倭奴入犯可以扼吭而拊其背止也蘇甯一山綿亘海
中通倭之去與倭奴之來必由之路使此處常有官兵則勾引接濟之露絕
而寇伺竊發之禍消海中增一道金湯矣不多一重藩屏海上東莫過於
此惟是渡海屯田是一大作用難與拘攣者道耳臣巡歷越東周行海去見
溫台寧紹皆介海濱而錢塘乃在裏海以臣計之昔日倭非今日之倭今日
禦倭之局非昔日禦倭之局台州四塞之國昔牛倭寇內犯先臣戚繼光設
修殆盡溫州環海而居崇山疊障難以散掠此皆非倭所利也寧波爲浙
之門戶重兵扼控定海是矣然誠恐寧波必不更往人言范松之龍山平
石甯爲間道倭由之入攻如料谷嶺秦隆平入甯我友在外彼友在內是
不可疎於防也雖然臣所慮者乃在錢塘甯子門之險卒未易犯然江潮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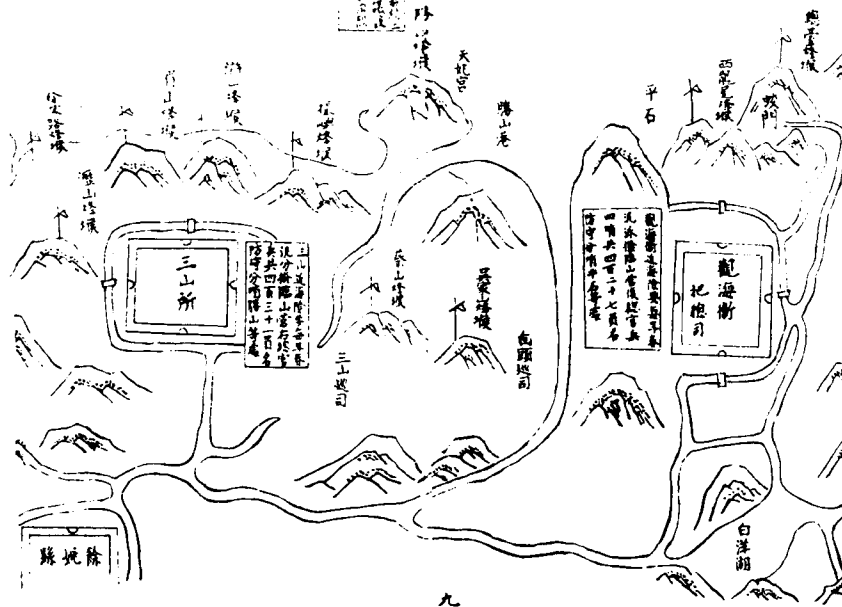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一冊 浙江上

七



原編第十一冊



九

原編第十一冊 永興山



洪武四年十月日本國王良懷遣其臣僧祖來進奉寶馬及方物并僧九人來朝入送至明州台州被虜男女七十餘口先是趙秩等往其國宣諭秩泛海至折木處入其境聞者拒勿納秩以書達其王乃延秩入秩諭以中國威德而詔旨有責讓其不臣中國語王曰吾國雖與林僻在扶桑未嘗不慕中國之化而通貢奉惟蒙古以我狄誼華夏而以小國視我先王曰我與彼亦夷也乃欲臣妾我而使其使趙姓者詠我以好語初不知其現國也既而使者所領水犀數十艘已環列于海岸賴天地之靈一時雷靈風波漂騰無遺類自是不與通者數十年今新天子帝華夏天使亦姓趙姓昔蒙古使者之雲仍亦亦將誅以好語而襲我也命左右將刃之秩不為動徐曰今聖天子神聖文武明燭八表生于華夏而帝華夏非蒙古比我為使者非蒙古使者後爾若悖逆不吾信即先殺我則爾之禍亦不旋踵矣我朝之兵天兵也無不一當百我朝之戰艦雖蒙古大船百不當其一況天命所在孰能違豈以我朝之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十一册

浙江上

十三

以禮懷爾者與蒙古之襲爾國者比耶於是其王氣沮下堂延秩禮遇有加至是奉表箋稱臣遣祖來隨秩入貢詔賜祖來等文綺帛及僧衣比辭遣僧祖來克勤等八人護送還國仍賜良懷大統曆及文綺紗羅六年倭夷剽掠海濱德慶侯康永忠上言曰臣聞禦寇莫先於振威武威武莫先於利器用今陛下神聖文武定四海之亂君主萬國民庶安樂臻於太平而北虜遺孽遠遁萬里之外獨東南倭夷負其禽獸之性時出剽竊以擾瀕海之民陛下命遣海舟剪捕此寇以蕆生民德至盛也然臣竊觀倭夷居海島因風之便以肆侵掠其來如奔狼其去若驚鳥來或莫知去不易捕臣請令廣洋江陰橫海水軍四衛添造多槽快船命將領之無事則沿海巡徼以備不虞若倭夷之來則大船薄之快船逐之彼欲為寇不可得也上善其言從之十四年七月日本國王良懷遣僧如瑤等貢方物及馬十疋上命却其貢仍命禮部移書責其國王反征夷將軍

是年十月薊虜溫三府山寇吳達山葉丁者等連結作亂命延安侯屠勝宗石軍都督俞德德總兵討之明年正月賊平人賜田一畝

十五年倭國使臣歸延用來貢儀倭指揮林賢交通樞密使胡惟庸誣為寇盜以計擒之還還夷使移其貨物中書省舉奏其罪流賢日本十六年六月夷船一十八隻寇金鄉小渡寨官兵敵却之明年胡惟庸僞差廣州人李旺克宣使以還林賢率倭兵四百餘人與僧如瑤來獻巨燭中藏火藥兵器圖謀亂逆比至惟庸被誅朝廷治其逆黨嚴賢極刑夷兵發雲南守禦諸詔切責倭國君臣詔曰爾來失獻中土受缺金元入主二百餘年移風易俗華夏禮贖凡有志君子孰不與忿及元將終英雄時聲教紛然時朕控弦三十萬礪刃以觀未幾命大將軍肆九伐之征不逾五載戡定中原蠢爾東夷君臣非道四擾鄰邦聞知帝賜傲慢不恭敵民為非將必殛汝故詔諭想宜知悉仍著剴典曰日本雖朝貢詐暗通姦臣胡惟庸謀為不軌故施之命信國公湯和經畧沿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十一册

浙江上

十四

海設防備倭元嚴下海通商之禁永樂二年四月對馬望岐等島海寇劫掠穿山百戶馬興拒戰死之尋蒙蘇松諸處日本國王源道義出師獲渠魁以獻而盡殲其黨類四年上嘉其勤誠遣使齎璽書獎諭之給勘合百道定以十年一貢船止二隻人止二百道例則以冠論仍命俞士吉充都御史齎白金絲幣并海舟二艘賜之封其國之山曰壽安鎮國之山勅碑其上上親製文曰朕惟麗天而長久若日月之光華麗地而長久若山川之流峙麗於兩間而承父者賢人君子之全名也朕皇考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尊高皇帝智周八極而納天地於範圍道冠百王而亘古今之統紀恩施一視而薄民物之尊嘉日月星辰無逆其行江河山岳無易其位賢人善俗萬國同風表於茲世固千萬年之嘉會也朕承鴻業享有福慶極天所覆咸造在廷周爰咨詢深用嘉歎適者對馬壹岐暨諸小島有盜潛伏特出冠掠爾源道義能服朕命咸殄滅之此為保障誓心朝廷海東之國未有賢於日本者也朕

常備古唐虞之世五長建功渠搜即成周之隆黜廢廉讓車遺亂累光華簡冊傳誦至今以爾道義方之是大有光於前哲者日本王之有源道義又自古以來未之有也朕惟維唐虞之治舉封山之典時命日本之鎮號為壽安鎮國之山錫以銘詩勒之貞石榮示於千萬世明年倭復入寇平江伯陳瑄督領海運與倭寇值于沙門島追至朝鮮洋盡獲其舟斬獲無算九年以後貢者僅一再至而其寇紛門寇沙圍諸處則時或有之十九年犯遼東之馬雄島為總兵劉江盡殲于望海場又明年倭寇浙東為朱亮祖破之于溫州徐忠破之于桃渚

永樂間安吉吳青歸作亂長興相繼動官兵屢失利陽武侯薛祿帥兵討之御史祝某監軍奉命克定之日盡殲二邑祝偕祿至境上一鼓擒其首惡因議二邑之民費從者少稅馳奏請貸恐不及事兼程而進倭復才半月祝竟以勞卒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一 浙江上 十五

宣德三年閏四月行在兵部奏浙江布政司同知官浙江海鹽縣地臨海崖無有倭寇洪武中設海軍衛及激浦乍浦二千戶所陸置烟墩水溝戰船驛望巡守因得無虞永樂七年盡拘軍船赴沈家門立水寨防守撤去烟墩倭寇乘虛連年縱掠水寨相去海蓋千里不能救援民甚苦之請如洪武中防守令累屢勸皆以為便上曰古人云利不什不變法凡謀事須為永久之計其再令巡撫大理卿胡榮與三司計議果孰為便然後置既而倭國入貢踰額增定格例船毋過三隻人毋過三百八年倭王源道教卒遣使吊祭十年嗣王上奉謝恩正統四年五月倭船四十餘艘夜入大嵩港聚眾所城轉寇昌國城亦陷時倭倭等官以失機被刑者三十六人惟壽縣所官兵擒獲一賊首名畢善慶疎之七年倭船九艘使人千餘入貢朝廷責其越例然亦其其化姑容之

十四年廣州葉宗劉作亂宗劉宣平人嘗為礦盜習武藝後充廣州府隸後府

官有違行者輒用之以自衛積久玩肆多不法恐見收遠遂率眾為亂推陳鑑前為主陶德二為輔自領兵陣以破復立威相傳有二飛船能殺人官兵追之屢敗績賊乘勝進攻府城兵備倉卒王晟躬往招撫有與出城入賊陣賊就殺之以於旗威子甫六歲亦自投城下死之御史李俊知府張佑遷城固守官軍與鄉兵協力出戰初以防牌衝陣賊運矛鉤牌又用巨竹叢稍剪出鋒芒黃以沸油番為堅利名曰龍銳用之開陣潛以銳砲會都指揮脫某者部下皆北軍精弓矢累戰累勝賊不能當遂易視之賊棄間倖至不甲而戰矢盡枝枝窮倉猝夾擊軍敗止餘一騎橫衝刺之脫猶死戰不撓葉宗劉曰是何此人難殺之甚陳鑑前山上應曰殺人先殺馬既仆人將安從宗劉用其說脫為所殺時福建沙縣民鄭茂七反改號僧棍與盧警應率陽侯以征南將軍掛印征關道經廣州葉宗劉偽設田夫百餘紮于野中伏槍泥潭下唱山歌以眩之道傍列陣挑戰軍陽侯左右曰受命征關賊不征軍賊軍陽侯不聽遂出與戰賊佯北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一 浙江上 十六

引入山隘田夫奮鎗驟後殺敗官兵獲征南將軍印賊行文移輒用之以自倭且分兵通鄞茂七茂七亦畏其很且狡又惡征南印章拒之曰汝今未能破一城尚須自力據城邑以待我賊隔百計攻城力戰造呂公車高臨城上城上人怖並請于山神麗陽公呼聲動地須臾輪摧車潰城中士氣咸奮賊窮蹙巡撫兵部尚書孫原自許賊自新者免死立功者賞官於是賊自殺賊定盟出降臺臣見之猶自疑畏稱賊前曰陳先生誘入因車至京議將免死還脫都司子疏雪父冤陳鑑前伏誅葉宗劉歷功北還賞以武職逃歸伏誅景泰六年倭寇寇健號官軍城守不得入天順二年遣使來貢成化二年倭稱入貢遂破大嵩諸處官兵因潮落沙淺夜圍其舟牆燈連曙不移舟已棄潮退去燈皆懸于蒿尾第皆卓于沙上乃詐設以欺追兵臺閣大臣坐失機獲罪十一年遣使周瑞入貢勒輸倭王宜恪遵宣德中事例正德二年孝豐廣昌賊湯毛九作亂時知州康紀道義勇嚴雷率民兵往捕之

雷為所殺自是聲益揚後十三年巡按御史鮮克以聞命都御史張津督兵討之會金壇令劉天和有能名津檄至軍門贊襄賊聞風請降遂平四年倭使來索卿來貢請祀孔子儀制朝議弗許素卿即郵人來謁少卿于夷商湯四五即越境亡去至是克使人貢謁在倭國偽稱宗室苗裔傾險取寵爭貢要利沿海奸豪效尤通番逆習以為常云

六年江西永新黃浩八供里供高糧長多通貢官府微之忌同役避微者相率入據姚源洞官軍攻之擁眾通常山北衢州之關化據溪嶺及華埠都指揮李隆督兵征之退歸江西浙兵既戰賊僅至李隆獲進兵海寧呂千戶號獵刀一矢不虛發賊敗走呂進之恃勇深入至一山灣遇賊死之官兵俱潰李隆所統者止除六騎播散招兵力乘賊絕陸自賊以繼之潰兵未集賊望見山頂有甲兵百萬連驚走且鄉運呂千戶首以款進兵李隆整兵守關化白都司守馬京街賊夜所營屠之都司其洪戰于嚴坑賊先堰水以待官軍渡溪則決水以截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一 浙江上

十一

其後都司指揮千戶百戶皆為所屠李隆竭力拒守京軍至賊退歸江西合兵勦除之十四年浙江鎮守太監畢真初由率滿震濠賄賂貴鎮守江西改遷浙江實與濠定謀將據浙響應以江西都兵數百自隨至浙時或服入城操弓矢耀威武以警服一方入府衙陰制區甲兵品甚多各與左右約恃豪起意即應機舉火焚城市廨院三司如出放火即投之火中御史四川張潛知之戒民間蓄水謹備計不得施濠敗報至兵即擁所部奔逃出城門戒嚴不得開市巷皆設兵圍守連縛其械送京師處以極刑嘉靖二年四月倭船三艘擄稱西海道大內謹與國遣使索贖入貢越數日倭船一艘使人百餘倭稱南海道細川高國遣使來索卿入貢導至寧波江下時市舶太監顧恩私素卿重賄望之宗設之上且貢船後至先與盤餐遂致而夷仇移毒流壘市宗設之黨迫逼素卿直抵紹興城下我兵戒嚴倭乃還至餘姚

逆擊軍波衛指揮黃璣趙開而適時倭倭都指揮劉錦追賊賊沒于海定海衛指揮李震與知縣鄭餘慶併力固守一日數警而城卒無恙既而倭為暴風漂入朝鮮國王李惲僑獲中林望古多羅械送京師發浙江按司與素卿監禁候旨法司勘確者九十數次而夷因竟死於獄倭奴自此懼罪通譯不敢啟關者十餘年十七年五月倭船三艘使僧石島周良來貢朝廷復申十年一貢之例旨令送還正德以前勘合更給勘合遵照入貢二十三年四月使僧釋壽光等百五十人來貢驗無未文且以非期却之二十六年四月倭船四艘使臣周良等四百餘人來貢仍以非期發外海暴山停泊一年期至方許入貢十九年福建黎因李七許一等百餘人違撤下海同做款奸民王直王徐惟學等謀葉宗滿謝和方廷助等勾引舊倭結集于鄞衢之雙嶼出沒為患巡視都御史朱坑調發福建都指揮盧瑋督舟師捕其巢穴俘斬溺死者數百餘黨遁至福建之浯嶼復帥鐘勤平之狀仍躬督指揮李興帥兵登木石寨擊賊港賊舟不得侵入諸奸豪通番貿易者各以失利口語藉口統辭官去東南自此多事矣二十七年王直仍招集倭夷聯舟樓泊島嶼與內地奸民交通貿易時廣東海賊陳四等自為一黨王直用計擒獲叩關獻捷乞通互市官司弗許三十一年二月王直令倭夷突入定海開移泊金塘之烈港去定海水程數十里而近亡命之徒從附日眾自是倭船過海為患是年四月賊攻海仙寨百戶秦彪戰死已而寇溫州尋破台州黃巖縣東南震動三十二年四月賊薄省城指揮吳應重率僧兵禦之于赭山力戰死之賊陷昌國城百戶陳永持兵相拒斃賊數人死之自是倭船至直隸蘇松諸處登切皆休烈港王直為獨堵恭將俞大猷以舟師擒之直復至倭島是月復攻陷臨山城六月寇嘉興海鹽澈浦乍浦直隸上海吳淞江嘉定青村南匯金山衛蘇州崑山太倉崇明諸處或聚或散偏于川隄凡吳越之地所經村落市井皆為丘墟而柘林八團諸處皆作賊巢三十三年二月賊由諸山錢塘至曹塘涉三江瀝海餘姚直走定海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一 浙江上

十一

作賊巢三十三年二月賊由諸山錢塘至曹塘涉三江瀝海餘姚直走定海之

王家園復有盤據普陀山焚劫海盜龍王塘乍浦長沙灣嘉興善諸處有
攻直隸之崑山蘇州松江諸城者既又奔蕭山分寇臨山滬海上虞轉攻嘉興
官兵與賊戰于孟家壩指揮李元偉千戶薛綱宋應蘭死之又賊徒四十餘突
至百家山百戶趙軒梁喻戰死大寇沈家河智扣山黃灣諸處都司周應預戰
死寇滿門壯士所乘舟遁出金山洋突入松門閩海于重門台州又賊二百餘
人登自海門港直趨台州仙居新昌縹緲屯于紹興柯橋村又賊二千餘人焚
劫嘉善廣西鎮兵百戶賴榮華戰死三十四年正月鎮兵僉事任環與賊戰于
吳淞江采淘港斬首二百餘級既而我軍失利四月賊眾四千攻圍金山城寇
常熟先是徐惟學以其姪海_{知縣}質於大隅州夷貨銀使用惟學至廣東南
粵為守備指揮黑孟陽所殺後夷索故所質於海今取償於寇掠至是海乃偕
夷商辛五即聚舟結黨聚至數萬人南趨浙西諸路據柘林乍浦餘數千寇
王江漢巡按浙江御史胡宗憲令人載藥酒誘賊中盡死者過半仍督恭將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一册

浙江上

十九

廣鐘與總兵俞大猷統浙直狼土等兵大戰賊大敗斬首三千級賊復一支走
崇德以向省城一支寇蘇州常熟多內地通番奸民為之嚮導常熟知縣王鈺
與致仕恭政錢洋俱為所殺已復攻圍常之江陰運月不鮮賊已獲兵千府兵
不至知縣錢鐸死之賊復寇唐行鎮游擊將軍周瑞迎敵死之別有賊九十三
人自錢塘白沙灣入奉化仇村經金峨突七里店敵殺率波衛千戶韓綱走通
東走定海崇丘鄉復折而趨鄞江橋歷小溪樟村敵殺率波衛千戶韓綱走通
明燭渡營城時御史錢鯨便道將還惡路通與之值遇害已而過蕭山渡錢塘
入富陽嚴州寇徽州之績溪縣屠鍾先以勁兵出口溪扼之賊奔太平府渡
采石江道南京城下京營把總朱襄將校被殺城門盡開賊鼓行東掠蘇州復
有賊千餘由倪泥山登犯觀海慈路龍山定海縣諸處六月復有賊數千自柘
林走海寧直抵杭州北關外屯聚劫掠時朝廷以御史胡宗憲有才畧可大
任遂進都御史提督軍務與督察軍務工部侍郎趙文華協謀奏乞遣使諭倭

王以珥邊惠令生員蔣州陳可領充市舶提舉以從是年九月賊徒二百餘人
登樓舟山之謝浦復有賊數百由海門登劫倭居黃巖官兵追之賊奔奉化走
鄞江橋出四明山至紹興之崑山宗憲督恭將盧鍾師梁高等兵擊斬之十
一月賊眾二千餘人乘舟遁出南匯口復有攻犯溫州瑞安者守備都指揮劉
隆戰死隨流劫僑居天台至縹緲之清風嶺崇憲督恭將美兵盡殲之又有福建
流賊由台溫至寧海抵奉化之楓嶺敵殺慈谿領兵主簿畢清義士杜文明與
象山流賊合夥突過四明山攻犯上虞渡煙浦港寇蕭山壁于錢清胡宗憲親
督兵備副使許東望等統麻陽土兵進剿斬首五百餘級餘孽復由諸暨出東
陽臨海至太平浦岐巡簡司得舟而遁三十五年二月使夷庄員陳可領僧毛
烈及夷商松塔門妙善等七百餘人乘舟進泊於馬塞港自言直抵倭島通諭
豐州馬肥前平樂蘭諸島悉已禁止寇掠無稽之語湯不足信開市之議私
相許諾納款請罪之表未至而福州直隸沿海告警者踵接據夷商自日本來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一册

浙江上

二十

昔云日本國主懦弱不制諸島各恃強爭據王直所窺即西海道有豐前豐後
筑前筑後肥前肥後薩摩日向大隅九州其所稱曰前平曰馬肥曰飛蘭曰花
脚踏曰島淵曰太村津曰何馬屈沙曰他_家曰卒之毛見曰沉馬曰美曰空
居止曰通明曰巨甲曰廟里曰日高諸處皆筑肥豐州之地總轄于豐後州王
大隅州總轄一海亦為總領山口王居日向薩摩之間亦漸併于豐州王矣九
州入日本國越斯港而東水陸程遠計經旬月舟行而西僅五六日而已入我
浙江直隸界矣天朝頒賜勅令貯肥後州亦有貯山陽道開防州者各道入
貢必納貲請取勘合而行頻年寇運寶九州島夷也時徐海久據柘林乍浦是
年四月將寇南京浙西諸路出嘉興至皂林過遊擊將軍宗禮師驍騎五十人
突之獲賊甚多既而復戰死之賊遂攻圍巡撫浙江都御史阮鵬於桐鄉寇甚
時胡宗憲新受總督軍務兵部左侍郎之命舊兵不滿千人乃用計啗賊圍解
賊乃別遣夷船二十三艘領眾千六百登劫鳴鶴場又夷船八艘賊眾千餘登

初臨山三江越數日而賊合攻觀海龍山賊突入慈谿縣海時縣原無城賴知縣柳東伯印印而走賊殺柳官副使王鎔知府錢瑛劫士民極其慘毒從大亭港出欲窺寧波府城盧瑋帥兵乘輕舟沿江上下隨賊向律用烏嘴號擊之賊疑退屯海口擄掠貨財多所遺棄賊後至皆拾取之是月賊聚五百餘衝突南奔將往福慶溫州府同知黃鎮領兵至分水嶺堵截賊伏山谷中繞其後殺之賊遂趨莆田之戶頭登岸流劫而西復入浙境據僑居縣時阮鶚始出自桐鄉國中宗憲徵召鶚督兵備副使許東望恭將廣鐘台州知府譚綸指揮伍維等進剿盡賊賊於鹽居又賊一支寇五隸江北揚州又一支寇江陰無錫諸處所向焚劫先是趙文華督察軍務復命至是進工部尚書奉勅提督軍務許以便宜行軍總領涿州保定河間及河南山東徐沛等兵南來各賊聞大兵至退避常州桃花港陸續出海洋去訖時宗憲日與徐海對壘殺獲死士入海營中反聞海果縛其黨陳東等八十餘人乞降宗憲計戮兵且至併許之

天下和國利病書

卷第二冊

浙江上

二十一

及文華至遂與定謀進剿大賊賊于沈家底徐海溺死其尸象示於是辛丑即帥餘黨乘舟進至烈港宗憲約文華復用兵要擊之俘斬三百餘幸五即與葉森等因至京師獻俘告廟到尸象示餘賊據定海丘家洋夜潰圍踰挑花嶺渡李漢走鄞之西鄉由元貞橋走奉化率海與官兵戰于台州之西頭門把總范楷殲之連從寧海走溫州至福建得舟而遁謝浦之賊移據家山自秋及冬屢攻弗克胡宗憲督廣陽兵當嚴除乘雲夜襲破其巢悉斬之三十六年四月賊寇直隸之通州海門突流揚州朝陽港宗憲遣副總兵盧鍾進擊衝沉其五舟斬首四十餘級賊出東安縣後依船為巢池河守禦劉頭將百人擊破之斬首百餘級餘黨遁去七月生員蔣州與倭酋德陽左衛門善妙松榮門等五十餘人乘舟進泊舟山宗憲上其事于朝九月王直等亦偕夷商水手千餘乘舟進泊冷港聲言款語軍門已降然而五旬不至宗憲乃設問譯委曲諭之貞乃遣其養子王淑來見仍遣之還十一月直乃築紫姑軍門遂執之下按

察司賊上疏得旨謀直于夜襲示海濱妻子檢功臣之家屬既紹興府志傳至紹興城下月餘不能入素卿匿於城西之青田湖索謀求之下獲逆泊軍渡港指揮來進退之賊續賊攻定海城不克遂出備倭都指揮劉錦連擊於海洋復敗賊船去被風漂一艘於朝鮮朝鮮王李倬擒其帥中林望古多藏賊致京師先是素卿已下浙江按察司徵運下浙江並勸誘久之曾死於獄十九年閩人李光頭歎人許棟連福建徵入海引倭集於甯衛之雙港出沒諸島海上屢擊之二十七年巡視都御史宋公統連都指揮盧鍾等擒李光頭焚其營房戰船六月又擒許棟賊洲藪空島而歎人王直收其餘黨為亂三十一一年叩定海關求市不許遂移集烈港官兵襲之移島殲盡三十二年四月賊蕭顯自平湖來春將湯克寬邀擊於蟹子門破之是月乙未賊陷臨山衛已兵恭將俞大猷破走之八月賊林碧川等自崇明修船為歸計都御史王公忭度其必入浙預令都指揮劉恩等指揮張四維百戶鄭城分為二哨一自觀

天下和國利病書

卷第二冊

浙江上

二十一

海臨山趨乍浦通其來一自長望沈家門設伏邀其去賊果南進官兵與遇於普陀臨江海洋敗之十二月賊寇澀海所城千戶張應奎百戶王守正張永俱死之三十三年正月蕭顯敗於松江南奔入浙鎮撫彭應時禦之賊死賊進至海鹽之二十里恭將盧鍾進擊敗之賊南趨山進走止屯三江應曹賊澀海餘賊挂於龍山圍於定海困於慈谿餘賊及劉恩至張四維潘等分道夾擊大敗之斬蕭顯九月林碧川沈南山等率眾白楊奔入掠浙東蕭山臨山港海上廣十月寇觀海衛十一月賊自仙居向諸暨知縣徐繼用贊畫周述學計鳴金鼓發火砲賊遂由山往入山陰境至府城南鼓不敢入乃往柯橋適鄉民挑水于貫其時使為導長子紹之西而密謂鄉人曰俟賊過某橋若急毀之我死不復遂陷賊於化人壇四面皆水總兵俞大猷會稽典史吳成若各率兵奮擊賊劉之斬首二百餘級賊竟殺長子三十四年四月松浦賊自錢倉白沙灣劫掠寧海趨樟村百戶葉紳劉參祥韓綱俱死之遂至上虞東門外燒居民房屠戮

以通御史鄭人錢鯨殺之至皇澤兵備副使許東望知府劉錫典史吳成器各率兵圍之至亥賊棄兵僞遁走五月楊奇賊犯餘姚省察官杜提率鄉兵禦之斬首一人從賊三十二人梟死而賊犯鴛鴦盧鍾擊賊之松浦賊寇壽溪所不克進寇餘姚切餘姚後清門外有橋先三日毀之賊至通潮漲甚不能渡望洋而歎江南鄉兵奮擊之賊去寇三山所把總劉進恩受院微他部甫離所一會許聞報即馳還固守霖雨城地數十人或動朝思突走朝思曰世受國恩今正報效之秋豈可以事權主輒規避也遂躬捍圉所督戰後作水城障之賊上矢石如雨不能中賊朝思曰此幻術也投以生犬首發矢中其首貫喉而斃賊驚潰走朝思追斬數級六月楊奇賊自觀海出集都指揮王需等邀擊於霍山洋賊之沉其舟是月恭將盧鍾敗賊於馬鞍山新林後進敗於勝山龜盤洋十一月松浦賊復自溫州登海應奉化進犯餘姚泰將盧鍾過於大亭令所部兵能傳者修飾始賊曰餘姚兵豈不可敵吾等宜南行遂遁入四明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一册 浙江上

二十三

山中茲地險僻遠避寇者恒之馬居民弗虞寇至不為備矣初在倭時大害鍾尾其後經應文某與接戰于苦竹嶺副使孫宏斌又調奇兵與戰于折閣嶺于翁家村皆不能勝至竹嶺餘地謝生軍及之謝生者太學生名志望文王公曾孫也捐家貲募勇數五百人分三隊張左右翼禦賊賊自卯至午殺賊九人射傷二三十人天盡力疲獨奮呼陷陣生親親其帥也盡力殺之會盧鍾亦至復戰于竹嶺于梁衡賊少却走其家賊復至上虞東門河南毛胡夢雷其從兄應龍標六寺率鄉兵進戰于東關死之賊順流而西是時提督胡公宗憲方在浙西剿川沙之賊移檄諸將無力戰者乃自率大兵與於是會事李如桂王詢指揮楊永昌知事何常典史吳成器等併力進戰于瓜山又大戰于三界先是許東望請以山陰人金應陽為督軍圍練鄉兵千餘人宗憲又益以武生項益隆所領廣州兵二百人至是與賊迎戰于五婆嶺將賊百

餘官兵數千見賊即走處與賊血戰自辰至巳五十六人死于陣而應陽手刃數賊竟死之賊亦被殺死十餘人是日宗憲斬不用命者兵五人于五雲門翌日賊遁丁村盧鍾追擊之斬首二十六級賊大懼以銀物餌之我兵潰次日暮何常典史宗憲督兵攻長山關報大捷援餉欲自創李如桂奪餉救免丙午宗憲登龜山之顛盧鍾以丁村功獻宗憲恐賊渡錢塘江也促鍾毋戰鍾曰士疲矣休養數日乃可料賊須饑了非狂毛頭所能也宗憲伴諾與山陰人故即中王盡計之盡盡諭親兵曰爾等奉養大未立戰功今賊將滅而諸將退還不進且盧泰戎以毛頭目爾等能無耻乎乘其不意襲之賊可盡也衆踴躍請效死即令兵成器率以進不數里遇賊死戰無不一當十賊遂大敗擁海而走奔匿於龜山之坡下小堡內我兵乘勢圍攻之賊登屋擲瓦以禦之以槍以矢投石以盡乃下死宗我兵急攻破之志斬首以獻時日且臆宗憲命取賊心噴之逆鋒陣首級二十餘顆置案上每顆為飲一觥賊屍諸營方知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一册 浙江上

二十四

破賊相率入賀宗憲謂鍾曰再進一二日何如鍾大慈服聞十一月松浦賊復自溫州南鹿山來至平陽之三港守備劉隆千戶鄭綱百戶張澄皆戰沒賊遂趨台州浙北向欲與紹興賊合提督胡宗憲令天台以南知府譚綸兵擊之新昌以北谷美宣撫田九霄兵擊之兵成器為先導十二月乙未賊抵新昌英民屠殺戮一二百人七醴泉知縣蕭鵬率民兵拒之不克賊亦去聞紹興賊已破畏譚兵及土兵猶據莫定所往至味之上館嶺會容美兵陳而得田九霄以正兵當其前田九霄據兵進左翼則留守王倫伏兵當之右翼則駐應率師伏兵當之以一部諸賊出戰良久伏兵起左右夾擊而指揮吳江平都兵進賊復且多張旗幟為疑兵賊四面受敵連大清且戰且走我兵追之入清風嶺傳斬一百七十餘是賊之未敗也松浦賊又有自福寧州來者越平陽仙居至奉化與錢倉賊合數七百人入紹興勢益滋蔓田九霄既破賊清風嶺提督胡宗憲復命副使許東望杭州府同知曲入統同九霄往追之遇賊於西小江橋僅隔

一河宋憲於馬上自持一幟作指揮狀示之賊止聚觀宋憲笑曰此易與耳居不顧而南其氣未可乘也即率兵渡河九青迎其前入繩繫其後賊見兩兵夾至大怖走復據民舍官兵圍之三匝縱火夾攻死者甚衆周述學曰賊至夜必南逃急設伏邀擊山陰知縣葉可成曰西嶺之巔可伏也從之時值大雨夜二更大霧咫尺莫辨賊衆衝圍與宋兵成器戰善戰賊兵奮擊頗有擒斬賊脫走者衆宋由西嶺而逃夜將半嶺畔伏兵起賊驚潰遂大敗之斬首及焚死者二百有奇餘俘太平蕭政港官兵連之賊堅壁不出乃夜連襲投以大器賊驚起自相攻殺比明乃遁出洋得脫者無幾矣三十五年四月賊周圻勾引臺洲賊數千人自鳴鶴臨山三江登據次日合寇觀海衛帶見寇龍山所虜生李良民率兵禦之乃解去掠慈谿縣時縣無城被寇害慘賊知縣柳東伯募都長沈宏舉募之斬首數百級賊遁入掠餘姚盧鍾遠之外夫亭大敗之五月賊分二支復入一樓慈谿縣一攻龍山所：中兵擊賊數十人乃解去盧鍾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一冊

浙江上

二十五

復追敗之擒周圻餘黨遁入五峙溪八月庚寅盧鍾擊蘇常連賊及寧紹餘黨至蔓蓋山三江海洋與戰于金塘島卷之間大敗之沉舟數十斬首六百五十有奇乙未賊八百餘至慈谿復止王二家為巢寇寇龍山所恭將盧鍾威耀先副使許東望王詢各率部兵二千把總盧錫等亦率部兵二千遊擊尹象衡率北兵三千遁于馬門嶺寺處連戰皆敗九月己未提督阮公鶴親督官兵來捕一破之賊夜遁竊又督東衡銜銜道至桐嶺謀中伏賊夾擊我兵大敗賊至崇清出海三十六年十一月壬子王直款定海關執無印表文稱豐洲王八貢且要求互市先是曹門大臣以直為亂因於徽州收其母妻及子下金華府賊復胡宗憲為提督乃出之給以美衣食奉之為餌會朝廷遣寧波庫生蔣洲陳可倫充市舶提舉宣諭日本國王宗憲因宣諭令招保王直王直至是直來宗憲已晉總督列狀上請詔下許命相機擒剿宗憲奉詔秘而不宣馳駐餘姚以要王為死間諭直來見直遣義子王淑及葉宗滿先來至餘姚宋憲慮陳軍偵納

其降且與連發狀因露諸將請戰書十餘通于儿上而會翻作麻諱大畧欲全活直之意然激出猶詢城守守具察兵數宗憲恐其遠去乃命二人同往見梅院藩臬廷履之又命直子澄以血書諭直復投金帛問其黨直乃因要正報曰即歸命但部兵無統欲得王淑撫之盧鍾曰以大易虎不可失也宋憲遣之越數日直不來復命劉朝恩陳光祖夏正兵成器陳可願往說之且以要正善捕為質直乃入見盧鍾於舟山中所城宗憲馳至定海直來見宗憲語慰之遂執送按察司獄疏直罪狀上讀三十八年十二月得旨斬於杭州市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一冊

浙江上

二十六

嘉靖三十一年倭有犯吾境者海限餘十持大槌踏其二帥其普珠鉅三十
二年倭登自勝山港掠第四門四月攻臨山衛陷其城三十三年倭大掠梅川
上林龍泉等鄉三十四年五月省祭官杜槐率鄉兵禦倭斬首一人從賊三十
二人斃力竭死邑城戒嚴特黃山後清二橋甚壯鄉屬紳以倭將至議殺之
人猶二三已竟指馬後清橋壓沒十餘人怒晉道後三日倭至連潮漲甚不
能渡江南鄉兵追為聲援不敢進倭列江濱聞邑募獵夫射虎者踞城樓上發
箭射中一人其矢傳毒血濡樓五元倭與尸各其各倭復歷奉化轉戰至四明
之斤嶺先是邑人以四明山僻多避寇于此倭得至各為歎寬被禍尤慘時太
學生謝志望文正公玄孫之妻舅故五百人分三隊張左右翼禦倭戰自卯
至午殺賊九人射傷二十三人矢盡力疲猶奮呼陷陣生斃白哲倭意其帥也
叢刃殺之生之客身擁蔽生而被殺者亦十數人會泰將盧鍾兵追及與倭戰
于斤嶺于縣倭倭盡焚其廬舍却走已獲由百官流曹城江邑庠生胡書雷與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一冊

浙江上

二十七

從兄應龍標六等率鄉兵邀戰于東關死之三十五年倭掠雲樓鄉之樂安湖
兼夜至城下黎明西門將啓時倭執諸生王某為導大呼寇至急閉門拒之倭
亦引去某竟得脫是時尤事屬門衛者則有邑庠生倪泰貞三十六年總督胡
公宗憲以賊由王直設計招之直先遣養子淑及葉宗滿來見宗憲馳駐邑城
納其降慰諭之已果自至倭患遂漸息矣

注六

浙江通志 余嘗觀志地里者必及其形勢風俗而兩浙之地里則諸者
又謂浙西宗統而最嘉湖為支即浙東一宗紹而寧台溫三郡為支一宗
金華而衢處二郡為支蓋習見趙錢都杭勾踐都會稽唐置司金華枝
葉庇本之義也若以天下大勢觀之江浙地非上游自古英雄起事率非
首務但今財賦盡在東南而吳越唇齒未必非奸宄之所窺伺杭嘉寧紹
台溫六郡漸海倭奴島夷頻年騷動固當慎固封守矣若南都宣潤諸處
天塹浩淼復浙之輯敵衝嚴當開欽欽道之衝山嶺險巖復浙之咽喉古
稱會稽丹陽總屬揚州蓋夏相依倚者也苟居多故之時宜濶不守獨嚴
不備則乘間竊發遂難支持是故金元南下駭驚江皋長驅明越方臘荷
鉏奮臂橫行杭婺諸郡此皆前事之明鑑也宋陳同父獨謂杭城可獲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一冊

浙江上

二十八

亦未之思耳至若處州一路高元幽阻兵臨他境若高屋建瓴水且其地
金穀所生其人鷙猛好鬪乃竊據根本之地亦不可不先事而簡防也此
兩浙形勢之大都也

貢賦志 國朝兩浙民數自洪武迄茲百九十餘年來宜益滋殖乃考今
籍戶口土田不多加多賦役不加少至于等則名色又紛糾瑣屑不可盡識
彈書是何議民之詳也即今倭夷入寇兵事倥傯財用匱乏夫財用匱乏
則徵歛之名多賦役繁重則規避之弊巧相因之勢則然耶聞諸人之言
曰田苦則多賒苦名多失實不均長奸滋弊失其失矣苟廢上中下三則
計畝均賦約以布縷粟米力役之征而盡廢無藝是或救弊卹民之一道
嗟乎賦猶不均况均田乎名猶不定况責實乎義黃邈矣高貢周官亦過

計乃若出入文網室民耳目則誠無弊矣

監課 浙海而鹽策興漢初吳王濞置司鹽校尉于馬場城以煮海常武帝時始置鹽官法母得私鬻孫吳置司法都尉權其利唐置鹽鐵使設場監于湖越杭州歲得錢累十萬緡宋置都大發運使及復舉官設鹽場于杭有明溫台五州今商人輸粟得鹽南渡後舊溫司元置兩浙都轉運鹽使至元十四年置司杭州大德三年置鹽場于浙東西至正二年置檢校批驗所四于杭嘉紹溫台 國朝仍置都運司專掌鹽政增置嘉興松江寧紹溫台四分司督鹽課又置寧波批驗所而分溫台批驗所為二掌掣繫又置鹽課司于鹽場隸都運司者二曰仁和許村隸嘉興分司者五西路鮑即蘆灘海沙橫浦隸松江分司者五曰浦東東浦青村下沙青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一册

浙江上

二十九

浦隸寧紹分司者十五曰西興錢清三江曹娥石堰鳴鶴龍頭清泉長山穿山大嵩玉泉昌國岱山蘆花隸溫台分司者八曰卡亭杜濱黃嶺長林永嘉雙穗天富南監天富北監場立官一人大者二人團立總催十人凡為場三十五為團五百有一為丁七萬四千四百四十有六丁皆給灘蕩授糞器率辦鹽一引官給工本米石引四百勛歲得鹽二十二萬二千三百八十四引三百四十九勛二兩洪武十七年易工本米以鈔引二貫五百文二十三年改辦小引丁歲十六引鹽工丁八引餘工丁四引二百勛歲得鹽四十四萬四千七百六十九引一百四十九勛二兩建商中鹽者每大引輸銀八分官給引目支鹽于場率小引二而當大引一引耗五勛各為場載其引角一而歸之已告驗于運司載引角一已掣繫于批

驗所又載引角一鹽過二百有五勛者沒其餘已鬻於限地南止溫處西

止徵信北至鎮江西北止廣德其地之吏又載引角一乃反引於官司詰禁如律二十七年復罷戶雜役有差永樂初改今建商每大引輸米二斗五升或粟四斗運量米粟貴賤道哩近遠隨易以爲引回正統二年併岱山蘆花場于大嵩場三年遣御史巡督鹽課改今建商兼中淮浙鹽淮鹽十八浙十二淮鹽輸米麥折鹽得輸雜糧又用侍郎周忱議以寬去場三十里者為水鄉寬戶不及三十里者為濱海濱下水鄉丁歲出水六石給濱海丁代煎四年復寬戶稅糧毋送運工本外以此寬戶五年併昌國場于穿山添設下沙二場三場置場官歲辦鹽課率以十八給商之守支者曰常販二貯場倉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一册

浙江上

三十

候運之召中曰存積價存積重常股輕十四年增存積鹽為十四景泰元年遣侍郎清理鹽法改令水鄉寬丁歲輸米六石貯場倉官為給濱海寬又增存積鹽為十六三年罷巡鹽御史尋復建六年運司同知黃彪疏罷水鄉輸米仍煎鹽成化五年戶部疏令水鄉寬丁歲辦鹽二引以上首輸米四石三引以上首米六石并故所得草場仍給濱海寬代煎七年定存積為十四常設十六因之十年巡撫右副都御史劉敷以濱海通課累水鄉疏改水鄉鹽引折銀三錢五分場各輸于其長運司會而輸諸戶部備還用此小引輸十二年詔數水鄉為價解運司此章增置天福場置場官以嚴鹽多耗疏令濱海寬鹽並許輸半價浙西引三錢五分浙東引二錢五分歲十月輸京師此章海本和二十一十一年增建商漸鹽價每大引輸

銀一錢六分給江浙知府樊瑩疏請以為價抵水腳課鹽之半立為戶牧
之除半於各縣秋糧加耗餘米帶徵而丁盡歸有司應民後水州縣鹽之
增弘治元年侍郎彭韶疏濱海折半鹽價浙西引輸銀三錢浙東引一
錢七分五厘二年疏濱海折餘鹽引價一錢四分此本奏實又疏減水鄉
歲課引輸銀三錢濱海歲課常服引輸銀一錢五分存積輸鹽如故三年
御史張文疏令濱海鹽丁去場三十里內者煎辦三十里外者輸銀視水
鄉折西引三錢浙東引二錢十二年御史監章增餘鹽價引一錢八分都
御史王瓊御史邢昭繼增之引價二錢正德六年增邊商浙鹽價每大引
輸銀一錢八分八年減餘鹽價引仍一錢八分九年御史師存智疏請以
本色引鹽即于兩浙開中引價三錢鹽貴則稍昂其直批驗所割沒餘鹽

亦遂與商賈輸價與批驗所引五錢溫州二錢紹興四錢杭州四錢五
分歲輸于戶部凡商鹽餘鹽反見東不得過三百斤違者沒入之嘉靖六
年增邊商浙鹽價每大引輸銀四錢引價於七年御史王朝用疏令濱海
折色鹽水鄉舊引輸銀二錢三分七厘貯運司而以二錢給商買鹽曰
買補三分七厘鹽諸割沒餘鹽價銀仍輸于京師此給商買十一年戶部
疏減甘肅浙鹽價每大引輸銀三錢御史李馨疏均兩浙給出買補鹽數
東西各九萬九千三十引其在溫台者兼支二萬六千八百八十五引派如故
今為鹽場三十有五團五百有一丁一十六萬五千五百七十有四率二
人而輸一人之課濱海本色鹽歲二十一萬三千二十二引七十九斤二
兩有奇中為存積鹽八萬五千二百八引一百九十一斤十兩有奇常股

鹽一十二萬七千八百一十二引二百八十七斤七兩有奇折色鹽歲一
十二萬七千三百四引一百八十三斤十五兩有奇為銀三萬一千七百
六十六兩七錢有奇中為給商銀二萬五千四百七十兩一錢三分有奇
解京銀六千二百九十六兩五錢七分有奇水鄉折色鹽歲十萬四千四
百四十二兩八十五斤十五兩有奇為銀二萬九千一百八十三兩二錢
九分有奇中為給商銀二萬八百八十八兩四錢八分有奇解京銀八千
二百九十四兩八錢一分有奇草蕩價銀歲八千八百七十七兩六錢九
分有奇餘鹽銀以撫寧多寡為累無定額

呂志論曰嘗謂義以生利以和義故為政上者利民其次不與民爭毫末之利以致大利下者務自利予讀漢食貨志觀所稱太公立園法管仲權輕重周景王更鑄大錢退而考鹽法之類末未嘗不用憮然也夫鹽之為利固王者所與百姓共也謀國者以為加賦於猷賦不若取財於川澤是故不得已專之顧其始也一引之真為粟數斗而其後或三倍焉夫直廩則市者眾市者眾則粟常積故官無轉輸之勞無剋抄之虞而諸邊富強直高則趨利者不赴趨利者不赴則粟常乏故金幣積于內帑而塞下不得食轉輸寇掠官以為任而商不與其憂其在緣海鹽積而不售竊販鬻以自給則私鹽之盜起夫此豈非與民爭毫末之利遂以失大利哉是故王者不言利非惡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冊

浙江上

三十三

利也知害之有重於利也商利之臣其言非不可聽也其在目前非不足以為快也然而其究未有能利者也孟子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嗚呼可與語仁義者斯能明利害之實也夫

蘭谿志 三代之時以鹽先貢而已官未嘗權之以為利也自齊相夷吾而鹽利始興漢用桑孔而鹽禁始重其源一開不可復塞唐劉晏上鹽法轉重之宜今亭戶輸鹽商人繳其兩之此商鹽所由始也郡一有常平倉鹽每商人不至則減價以難官收厚利而人不知貢此官鹽之所由始也國朝有戶口支給之食鹽有客商中賣之引鹽商鹽客商輸粟于邊官給引引鹽于鹽其貨賣然庸甚私販之為患也特差御史一員往來巡視而軍衛有司皆有巡鹽官員關鹽所在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冊

浙江上

三十四

又有巡鹽大甲關津巡鹽之要為之鹽法其禁之嚴如此又恐其舊引之影射而為弊也故立鹽出塲而經過關津鹽引有截角之法賣鹽既畢而住賣官司舊引有繳納之例其防範之密如此食鹽有司開具戶口名數令人赴運鹽使司關支回縣而計口給散平民官吏則令其納錢鄉民則令其納米各隨所便其後有司以關支搬運之艱故其鹽不復請給而細米細鈔則仍焉舊云

寧波府志 國家開設鹽司雖直是國裕邊亦以惠

卷元、法至一矣、其後課者不力、因以給商、乃每引暫折銀三錢以界之、以之中網、則此數倍、成化間、巡鹽御史林誠以為利歸于商、孰若利歸于國、奏以書丁鹽課一半、徵銀解京、是謂折色一半、存場給客、是謂本色、夫官戶所業者鹽耳、不徵鹽而徵銀、非私鬻不辦、私鬻則品範不可盡詰、細亦稱疏、而鹽政自以壞矣、已而有巡鹽應捕之設、意在整頓、而後與商為市、是又益之蠹也、乃後斷以期月、程其所捕、不如數者、罰之世銀以輸歲算、其費非十倍、投銀不止、又況田野之遠、不習江海、車馬市糴先之、被給弄而望家室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一冊

浙江上

三十五

者十且八九、其害可勝言哉、謂宜復中制乎、初規、嚴私鹽之屬、罪免稅之侵、歲以額餉民壯、定其班次、以其期日、使之分著、警捕、欺誑、宜可少戢、即捕不加數、而罰銀以償、終不至如後編之甚、而亦無負乎鹽司之徵矣、

會稽縣志、兩浙運司三十五場、寬丁十六萬五千五百七十有四、歲辦額鹽四十四萬四千七百六十九引一百四十九勛二兩、而甘肅夏國原延綏大同宣府榆林代州等九邊、各置鎮鎮兵多寡所在不同、姑以每鎮萬人論之、必七千為去三千為客、而鎮臺召商中納如滿千引、必派七分為常股、三分為存積、甘肅陳遠引輸銀三錢、其他八鎮引輸銀三錢五分、即前七百引為銀二百四十五兩八分、而三之中取二分、留米一分、留草豆實之、遺倉以給主兵、而前則費引到場、據次支支常股之鹽、而餘存積三百引、則與支支其日矣、必臨調官兵、然後召商中納、其價獨貴、易難給兵、如前而費引到場、得越次先支此、國初法也、成化以後、漸亦難行、如商引合支常股、而本場獨有存積、合支存積、而本場獨有常股、既不得通融、復不許更煮、又或並積而商久不至、則耗盡商至而益久不出、則病商、於是當事者疏請、合計全浙、寬丁共九邊、報中引目、不論常股存積、悉徵銀於寬丁、引二錢三分七厘、總輸於運司、商至引給銀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一冊

浙江上

三十六

二錢一分八釐、隨得逐邊報中環轉不休、而引目仍聽其轉賣、浙內商今內商得以自貿、蓋初法盡改矣、

中下三則其地不產鹽又去場最遠此私販絕跡不到之地是無上則行鹽甚易派引原自不少其地雖不產鹽而去場少近私鹽往往出沒其中是為中則行鹽稍難派引亦不及上則之半然而統謂之引地雖其近派額數或有數有不數賣銷或有前有不前而要之有司責也嚴私販則官引通官引通則額銷足一申飭之力不必另議獨是下則地方或坐落斥鹵之鄉或附近煎熬之所家家戶戶買食私鹽即律亦謂老幼軍民在所不禁以故其地派引多不過幾百少不過幾十而又有派票不派引之地蓋票鹽較引鹽為賤去私鹽之價不甚低昂行之頗便臣查直隸如嘉定青浦靖江等縣浙江如嘉善崇德樂平等縣皆派引原少俱宜以行票之法兼疏引引如嘉定一縣昔派米肆千引而賣銷不前者近經臣請示通融該縣士商遂據臂爭先領領銷引壹萬貳千雖見在議行然民樂賤惡責情可見官鹽一賤則孰肯

編序
第廿冊
浙江上

三十七

不食官鹽而必冒禁觸法以食私鹽者所以使私販不禁而自絕官鹽不
疏而自通之一法也然此惟宜通融行于下則附近鹽場原不便於行引之
地若朝東暮西倏忽移徙則好人必且乘機射利泛濫引界其為鹽法之害
將又甚焉抑應嚴行申禁引地止令通融一處無令撥入別境違者仍以私

販究問

金格
母亭煎鹽之法海潮年主沃沙日暴沙而用鐵刀刮釀聚而苦之乃淋釀取

灑然後試以蓮子每用竹筒一枚長寸許取老石蓮五枚納筒中插酒三
或供不受則酒薄不勝用謂之退酒蓮子取其浮而在若三蓮浮則酒極淡或四五蓮浮則酒
此可用謂之足蓮或試以頭酒然石蓮試以兩枚最佳升者為足蓮退蓮乃可知矣若無
足蓮者必備各色蓮酒較蓮之輕重為良然後為度度中法謂以竹筒裝蓮子五粒入酒中
逆搜浮則極醜謂之足蓮酒亦謂之頭酒二蓮搜浮次之若三蓮俱浮其
酒薄不可用竹筒者編竹為盤中為百耳以浸懸之塗以石灰練足受酒燃
烈燭中酒不漏而盤不焦灼一盤可煮二十盞近亦稍用鐵盤

孤樹癡談 注七 國朝班戶口食鹽于天下而歲收其
錢曰戶口鈔蓋以鹽課鈔也今鹽不班已數世矣
而民歲折銀錢戶口鈔如故天下咸病于是然無一
人言從上裁祖宗之良法美意不得推行而末
流之弊又不得停止良可慨夫

續集廿冊 浙江上

素

錢塘縣志 陳善曰築塘之患有二曰估價太廉也責成太亟也往者萬曆乙亥塘決六和塔之下數百丈命人修築予嘗一至其地詢諸工匠每石一塊止銀八分每人一工止銀二分天官以廉直而覓工人以刻期而供役故事圖苟完不為久計所築之塘惟用爛石草草壘成不實以土潮水一至尋築尋圯其何以善厥後哉必也於近隈淺沙之上立過浪木橋數百千以捍之而其壘砌之法不恤工力務為遠圖多委廉幹之吏分投察視或編立字號各任其責所任已完更番代換毋令其久後思歸忘於將事至於橋木必須易朽以松庶可永久而又徵宋人捍江兵士之意每歲編置巡江夫數十名令其往來察視江塘少有傾頽即加修治歲予修理及時而工力可省

顛患既弭而隱憂亦消百世可久之策也

西溪叢語舊於會稽得一石碑詢海潮依附陰陽時刻極有理不知其誰氏僅恐遺失故載之觀古今諸家海潮之記者多矣或謂天河激湧潮亦云地機翕張見河正德嘗掌以日激水而潮生封演云月周天而潮應挺空入漢山湧而清隨德之言析木大梁月行而水大崇禎九年冬事詔按察腐外嘗經金清郡潮抵潮陽州海出中祥符九年冬事詔按察腐外嘗經金清郡潮抵潮陽州海出康州歷陵水州洪思平州遷往南海州進由龍川州抵潮陽州海出守會稽州移蓋句章州已上諸郡俱沿海濱朝夕觀望潮汐之候者有日矣沙潮退也得以求之刻漏究之消息消息通十年用心頗有準的大率元氣壅滯天隨氣而漲歛演初往來潮隨天而進退者也

以日者象陽之世陰生於陽故潮附之於日也月者太陰之積水乃陰類故潮依之於月也是故隨日而應月依陰而附陽蓋於朔望消於晦數見魄虛於上下弦息於擇胸狀見初潮而致潮有小大焉今起月朔夜半子時潮平於地之子位四刻一十六分月離於日在地之辰次日移三刻七十二分對月刻之位以日臨之次潮必應之過月望復東行潮附日而又西應之至後朔子時四刻一十六分月日月潮水俱復會於子位其小會則月離於日在地之辰次日移三刻七十三分對月刻之位以日臨之次潮必應之至後朔子時四刻一十六分月日月潮水亦俱復會於子位是知潮常附日而右故以月臨子午潮必平矣月在卯酉沙必盡矣

或遲速消息之小異而進退盈虛終不失其期也或謂曰四海潮
平皆有漸惟浙江海至則巨如山岳奮如雷建水岸橫飛雪崖倚
射澎湃奔激吁可畏也其漲怒之理可得聞乎曰或云夫岸有山
而日龍北曰錢二山相對謂之海門岸狹勢逼湧而為濤耳若言
快遠則東溟自定海縣屬吞餘姚奉化二江以縣屬為一屬作
之浙江尤甚狹逼潮來不聞諸有聲也今觀浙江之口起自茅
風亭地屬北望嘉興大山屬水濶二百餘里故海船舶般更
避沙渾不由大江水沙渾惟泛餘姚小江易舟而浮運河達于
杭越矣蓋以下有沙渾南北互連隔礙洪沒變過潮勢大月離震
兌他潮已生惟浙江潮水不同月經乾巽潮來已半濁浪堆滿後

水益來於是溢於沙渾猛怒煩湧聲勢激射故起而為濤耳非
江山濤通使之然也

寧越情狀

寧越之南巨于東西者曰捍海塘唐書地理志曰鹽官海塘長一
百二十里開元時重築口重築則前此有昭宣帝天祐四年秋
八月吳越國築捍海石塘時錢鏐為吳越國王口石塘則前此所
是始宋孝宗淳熙四年臨安府築海塘是年九月海塘為潮所
衝壞二百餘丈事聞詔築之按史正言臨安府不言其縣然府屬
之文海患者惟仁和黃官而鹽官尤
劇法不得寧宗嘉定十二年鹽官海失故道潮衝平野二十餘
里至侵縣治蘆洲港潰及工下管黃灣黃岡等塘場皆圯蜀山淪
入海中聚落田疇喪失其半鹹水滲及四郡時守臣上官鹽官舊
去海三十餘里無海患故舊社頌盛謀利易後去年海水忽漲橫
衝沙岸每一潰裂數數十丈日僅一日蘆洲港潰殆為一壑今潮

勢深入逼近居民萬一春水驟發怒清奔湧海視伎之呼吸桑滄
百里之民寧不俱焚魚腹乎況京畿赤縣密邇都城內有二十五
里塘道通長安勝工惟臨平下接崇德漕運往來客船絡繹今海
水入塘兩岸田畝皆被淹沒及今不治恐裏河堤岸久之亦必潰
裂乞下浙西諸司條具築捨之策務令捍堤堅壯土脈充實庶不
後難前創昭從之嘉定十五年都省臣上官鹽官海塘衝決工
命浙西提舉劉登專任其事度上官鹽官東接海鹽西跟仁和北
抵崇德德清境連平江嘉興湖州南湖大海原與縣治相去四十
餘里數年以來水失故道早晚兩潮奔衝南北並至縣南四十餘
里盡淪入海近縣之南原有捍海古塘長二十里今東西兩段並
以衝毀侵入縣治兩旁土存中間古塘十餘里萬一水勢激漲不

息不惟鹽官一縣不可獲存而向下地勢漸平恐鹹汎沿漫得蘇
秀湖三州等處田畝皆不可種植其為害非獨一邑也詳今日之
患大槩有二一曰平地陸沉一曰鹹潮泛漫陸沉者固無力可說
其泛漫者極因捍海塘衝損每遇大潮必盤越北注今亟宜築土
塘以捍鹹潮其所築塘基南北各有兩處在縣東近而則為六十
里鹹塘近北則為末院塘在縣西近而亦曰鹹塘近北則為淡塘
等處而處土色虛實素花塘淡塘差勝鹹塘且各近裏未至與海
潮為敵勢當東就素花塘而就淡塘修築庶可禦鹹潮之盤漫其
縣西一帶淡塘連縣治左右共五十餘里念先修築若縣南去海
一里餘縣治民居盡在其中幸古塘尚存此何可寧之慶外也今
將現管攝石就古塘加工築壘一里許為防護縣治之計其縣東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冊 浙江上

四十一

民戶日繁六十里鹹塘萬一又為海潮衝損則前功盡棄當計用
木石修築素花塘以捍之上詔可

元世修塘總紀 鹽官州治舊去海岸三十里有捍海塘二後又
添築鹹塘在宋勝亦嘗崩陷至咸宗大德三年塘岸崩都省委禮
部郎中游中順尚書部督本省官相視會審沙漲難于施工

張中候至仁宗延祐之己未庚申間海汛失度累壞民居陷地三
十餘里時省憲官共議宜于州治之北添築土塘然後築石塘東
西長四十三里未幾沙後漲漲復驟至泰定即位之四年二月風
潮大作衝捍海小塘壞州郭四里杭州路工官與都水磨田司議
欲于北地築塘四十餘里而工費浩大莫若先修鹹塘增其高濶
填塞溝港且溝深近北偶塘濇澁用格客釘底可獲禦江浙省後

下本路修治都水磨田司又言宜速撥丁夫堵閉水衝入處其不
致工後于錢塘仁和及嘉興等附近州縣諸邑人戶內斟酌差債
不則淹沒不已且夕誠為可慮工部議海濱重事也宜移文
江浙行省督促備田使司撥運司及有司撥丁夫修治毋致侵犯
城郭致害居民五月五日平章完滿迭兒答乃史參政等奏官江
浙省四月內湖水衝破鹽官州海堦全廢田司官徵夫修堵又令
僧人誦經後差人令天師致祭臣等集議世祖時海濱嘗崩遣使
命天師祈祀潮即退今可令直省舍人伯顏奉御有今天師休前
例祈祀則曰可既而杭州路又貢八月以來秋清洶湧水勢愈大
現築沙堤塘岸東西八十餘步造木欄石圍以塞其要衝本省左
委相既款等議要置石圍四千九百六十抵禦衝噴以救其急擬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冊 浙江上

四十四

比浙江之石塘處可為久遠計其工料用鈔七十九萬四千餘錢
撥四萬六千三百餘石接續興修致和元年三月省臣奏江浙省
併備田司修築海塘作竹簾蔭內實以反礮次疊以禦潮數今
又淹陷入海見圖修治倘得堅久之策孫文其報臣等集議此重
事也且夕駕幸上郡分官扈從不得圖議今吳戶部尚書李家姪
工部尚書李寧寬樞密院屬衛指揮青山副使洪瀾宣政使院而
哥與與行省左丞相脫脫及行臺宣政院庸田使司諸臣會議修
治之方合用軍夫除咸宗守州縣關津外酌量差撥從便添支口糧
食役丁力附近有田之家及僧道也里可溫答失魯等戶內照債
凡工役之時諸人毋或阻壞違者罪之令行事務提調官移文稟
奏施行有旨從之四月二十八日朝廷所委官暨行省臺院及庸

四月等官議普大德延祐間啟建石塘未就泰定四年春潮水異常坤墊土塘不能抵禦賊匪板橋以水湧難于施工遂作蓮蓉木橋間有深沈欲填前議要石塘以固久遠為地脈廣深此定海浙江海濱地形水勢不同由是造石圍于其壘要之以救目前之急已置二十九里餘不啻崩陷畧見成效廣田司與各官同議東西接疊石圍十里其六十里塘下舊河就取土築塘鑿東山之石以備崩損文宗天曆元年十一月都水庸田司言八月十日至十九日正當大汛潮勢不高風平水穩十四日祈請天妃入廟自本州海廟東港北麓岸鎮鎮相接十五日至十九日海岸沙漲東西長七里南北廣或二三十步或數十百步漸見南北相接而至石圍已及五都修築捍海塘與賊塘相連直抵岳門陣樂石圍東至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一冊 浙江上

四十五

十一都六十里塘又東至大尖山嘉興等三路所修海口自八月一日至二日探海二丈五尺至十九日二十日探之先二丈者今一丈五尺先一丈五尺者今一丈而自六都仁和縣界嶺山雷山為首添漲沙塗已過四都五都皆官州郭東西二都沙土漲任水勢俱淺漲沙東過錢家橋海岸原下石同石橋並頓地水患民安于夏八月二年遂改置官州曰海寧州
國朝永樂六年海寧縣海濱陸路山巡檢司九年秋詔修海寧海塘先是工部工官海寧仁和二縣風潮漸成居民漂蕩廢舍坍塌城垣隨廢軍民修築詔許之自是工役起是年冬十一月塘成合仁寧二縣計修築者萬一千一百八十五丈十一年夏五月大風潮仁和縣十九都二十都皆淪入海詔兵部侍郎張果往築

海濱後軍民十萬計浙東西諸郡俱為務勸死者載道三年間費不啻十萬而患率如舊後者錄是年止官仁和仁寧二縣修築不于八里為界改潮寧更年終治十六年冬十一月詔修定後與陳都侍郎易美修海神于海寧府新海濱縣屬海塘連年修治迄難成續故有是命既登后患頗息十八年通政使黃福上言今歲仁和海寧二縣夏秋霖雨海潮泛漲塘之淪入海者千五百餘丈諸山岳門山嶺有海道今皆淤塞致潮勢愈猛患滋大請亟修築詔從之成化七年閏九月工部侍郎李顯奉命來寧修海神十二年夏浙江守臣王言杭嘉紹三府海寧海鹽等縣海塘漸壞數處宜宜修治部議令各府先以在官物料支用不足則于附近無災處所移借備濟詔從之十三年二月海寧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一冊 浙江上

四十六

縣海濱時潮水橫衝一潰數俱傷備置城邑瀕海之祠廟廢舍器物沿海暴露縣官工其事于府府工之鎮巡司命採石能平安吉諸山初用漢復絕法不戰乃斷水為大塘編竹為長堤引石下之泥泥乃定仍作新堤十里以防洪通一時富民爭相樂施凡七越月而後城固矣河海內變于以淺水捍禦即此時也
萬曆三年夏五月龍風大作海嘯海濱及海寧寧民溺死者百餘漂居者二百餘間塘圯鹹水湧入內河塘田地八萬餘畝時縣官估計應修塘凡二千三百七十八丈計修築工料銀應五千二百二十八兩四年九月令知縣蘇湘湖新莊侯巡檢徐秋舉其才可任事遂以塘付之湖定議以五年二月十三日竣工四月而後續計費銀一千九百七十六兩崇禎元年七月二十三日海嘯海寧

殺人無算，是日午前，風日清朗，拂過午，狂風猝發，雷雨如注，申酉間，忽報海濱登城望之，見潮頭直聚樹枝，衝舍蕩折，潮海居民有舉家徙者，有一家十九口，止存二老，迨至夜半，風濤稍戢，厥明縣官出勘城東，而被災者凡四千餘戶，橫尸路隅，殆不思見云。事聞於朝，議修築海塘，時縣令謝紹芳屬銜官張瑞保董其役，張事以修河塘法從事，未幾，潮嘯之，旋築旋圯，踰年，績弗成，于是三臺軍鉅相視，議工費，撫按會題，率邑履勘，加賦一分，合計之，得九千餘金，而道府捐助又各有差，于是即委劉元瀚奉命來董其役。陳善海塘，據曰：海寧縣治南瀕海，海之上即鹽塘，距城僅伯武東抵海鹽，而抵浙江，延袤百里，塘而南有錢山，南與倉山對峙，夫為海門，是為海潮入江之口，說者謂海清浩漚，至此束不得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一冊

浙江上

四十七

驟激怒而東迴，及其迴也，又有石墩山以障之，則蓋怒而于其東西，鹽激害乃中于寧，查寧邑舊志，塘之外有沙場二十餘里，沙場之內有陸地草場，桑拓園一百六七十頃有奇，乃今悉墮入海，孤城若環，萬姓如魚，視吏內饒，滄桑之變，在轉盼間，涼乎危哉，宋元以前，勿論我，明自洪武至萬曆，海凡五變，五修築矣，永樂九年，海大決，保定侯王瑄奉命，徵九郡之物，支歷十三年而始奏功，嗣後咸化甲午，弘治壬子，嘉靖戊辰，迄今萬曆乙亥，海或潰或決，塘隳築隨地，雖勞費不加，永樂之憂，公私亦既歸然，大海決寧邑而後，及九郡者何也，寧地于吳為隣，子越為首，地形最高，故俗諺相傳，謂吳江塔廟與長安壩並有，如寧海一決，注之列郡，如建甌然，則陳寧者，即所以障列郡也，萬

曆五年春，巡撫徐公據治寧海多潰，關高之勢，因與水利陳公諸會謀，合處察縣尹，澳南蘇公可屬大吏，即以其後委之，蘇亦敏然，有任，閏三月而後竣，修塘一千六百六十三丈，築新塘三百二十丈，其費公帑止一千九百餘金，亦可謂事半而功倍矣，然余更有說焉，海寧之塘，與海鹽異，鹽塘有大堤，亦有大利，寧塘似無顧慮，而實有隱憂，蓋鹽塘有內河可開，故潮勢至此既為分殺，而引其流，更能使草場悉為膏腴，是大惠詳而大利與也，若寧塘逼近城郭，無內河可開，幸潮勢緩于鹽耳，設一旦海嘯，其薄邑治，其為隱憂可勝道哉，聞寧邑劉君擇源，塘夫一百五十名，每歲編派役銀三百兩為之，今者誠加意海防，每遇潮汛，即遣官巡視，預有傾圯，即安廉能吏，願銀修築，毋令潰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一冊

浙江上

四十八

河不止，此亦撤桑之計也，萬一天祐寧民，塘十年無恙，則銀之積蓄，萬敵與大侵，亦不必派及平民矣，至如築塘之法，余海有取于海鹽，乙亥之決，海鹽為甚，其修築也，造完前冊石塘七百五十丈，及原欠石塘八十三丈二尺，修砌半冊石塘一千七百九十二丈，築舊土塘二千二百一十六丈，築新塘七百一十丈五尺，斯間內河白洋三千三百九十五丈，而其為費也，始計之，謂非三十萬不可，及撫臺徐公親行海工，今有司詳估價值，曰十六萬足矣，案乃據然，雖其太簡，及工告成，費止十萬餘金，減原估五萬四千有奇，是徐公之施德于浙民大也，至其處為海之為害也，有鹽浪木椿以砥之，慮其且薄堤岸也，為斜階以順之，其累石也，上則五級六欄，下則一縱二橫，石齒鉤連，若鉅齒

然即百計施之其能獲乎修寧塘者誠一準海鹽新塘之式是
則一營永息之計也安得任事者徐養二公齊與之籌海事哉
按陳先公議其寧塘之利害與望莫似也而其所以異則非也寧
城之臨海者在而寧城之通海在東餘三方皆背地皆有內河可
開安在海濱之勢可挽而寧獨不可挽哉余竊謂塘之患大寧之患
小鹽東面距海塘自北而南潮則自東而西清類直衝塘腹故塘身
圯而為害烈若寧則南而距海塘自東而西潮亦自東而西清類直
衝塘背海門寧特其設行處耳當經過時遇旁有隙實自然不免
湊入蓋障實之引潮以入非潮之決塘以入也此寧患之所為小
于鹽而其為力亦易于鹽者也乃當事者動憂金錢不繼夫寧自
嚴戶建堤後頗獲滋養大一百五十畝年備後銀三百兩為修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十

浙江

四

築費亦既著焉今又備能以此三百金隨時補綴小有潰決即圖
啟塞亦何至一潰不可支者如有力者而趨重無分毫及塘似
乃今一議工役非請給工司則如孤編戶蓋塘不修而民以海
塘修而民又以塘病此其故難言之矣而說者曰成展之變安見
寧患之小乎鹽夫成展之變誠微之塘弗能禦也是費由人力哉
宋神宗熙寧元年詔杭之長樂秀之杉青常之雙亭三塘監護使
民並以管幹河塘系衙常同所屬公使巡視修固以時啟閉從損
舉而浙河渠宜頗滋積也長安三關鉅聖開掘利絕公積築系
沙灘水為之復壞于其火紹興八年運使吳公詩書以石近紹興
二年復舉張公重修後開共百二十人為額若處有屋車注有具
崇寧二年又于開字古氏曰以審兩澳環築以復其後澳併毀壞

居民從之矣類亦復廢缺遂失舊制嘉定元年歲饑邑令潘景榮
曾足議復澳之舊而費大段度議卒中寢紹興元年鹽官
今陳熙修築二十五里塘塘在縣西北由縣治達長安鎮舊因河
流決溢而產傾圮其為民病怨慕民決河即以其土築岸堤舊加
廣一丈加高二丈以石甃之遂無崩決民號為岸塘宋○
中浙却水漲諸陽歸錢謙時兩浙轉運使毛浙上言錢不可緩
宜重治水乃按錢氏有國時故事延長安壩至鹽官徹清水浦決
其水入于海未何市時人極稱即志附于宋表元順帝至正十
年海寧州建魯花赤當佐知州張光祖修長安三關長安舊有兩
澳環築以禦工澳九十三畝下澳一百三十二畝水多則蓄于兩
澳旱則瀉注于三關入元澳為民所侵廢田司命往與光祖修復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十

浙江

五十

之西河濱四鎮同杭州城北上塘潮河由仁和板鹽官昔稱
千頃今幾數十倍而地高水下常苦旱自先賢放潮入河引河溉
田而歲始修築二公陳善治河議曰海昌父老嘗為余賃邑
中水利詳修治者在先者河之淺深塘之險夷與茭蘭之堅脆惟
茲諸河淤石深九曲深固圯之東長安郭店之南皆平澤運河淺
二十五里河亦淺市河尤淺故園花自轉塘以長安自蠡以下
郭店自鎮以下運河二十五里河皆田漕兩病是所宜憂者也
其塘則園花固新塘固六十里塘亦固而運塘築築決其勢險
流塘賊塘在海尤險尤宜為之計久矣報章之虞不可一日忘矣

北新開志 建置

前主事高凌漢曰：弘治前船稅之收者錢與鈔，正德間船稅之收者則折銀也。北新開在正德以前船料輸戶部者不過三四千兩，商稅發布政司者亦不過四五千兩，初未有餘銀解之南部。弘治六年詔：淮安揚州杭州錢糧少處南京戶部各差官一員照彼中則例每鈔一貫折銀三厘，每錢七文折銀一分，當時法簡稅少，不傷民之心，亦不盡官之法，解不必如舊額收，不必有羨餘銓部亦不以此考殿最，自後冒康名希最遷求倍舊額以解者為定例，有增無損作俑者可尤也。

則例 王廷幹曰：聞之龔茂良有言：法本無弊，而例實敗之。法者公天下而為之者也，例者因人而立以壞天下之公者也。昔日之患在用例破法，比年之患在因例立法，故法常寬，例常新，用例破法，其害小，因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一冊

浙江上

五十一

立法其害大矣，觀則例中色目太多，取民已甚，似亦因例立法者欲禁有所錮，則必妨經費，如吏請時需折估盡損以予民，是亦寬分受賜之心，於國計民生未必無少補也。許天贈曰：三代取民皆什一，獨不為征，商例漢武帝商賈有美則例之始矣，然例貴適均，若漫以已意輕重其間，多取以自封，或例所不載，必牽合使無遺算，獨不哀我憚人亦可少息乎？近行例以百一其凡可按籍而稽，然間有重者三十分稅一，若紅黃銅膠藥之類是也，輕者三五百分稅一，若綢緞絲綿之類是也。前主事吳世亮曾為改定第減不任德而增反叢怨人情何厭，勢不能久，則信乎任事之難矣。竊謂衆多益寡，此稱物平施之義，即身府辜功亦何足避，敢附所見以質後之君子，當必有斟酌而通行之者。荆之珩曰：則例之名起於周官經治之成，漢家決事之比，而以定商稅則

自宋藝祖之務務門始我，明會典亦具載焉，是皆慮賊吏旁侵防奸

阻說免不得已而立之，平俾無斂於繩之內，且然則緣物定例與時遷用日加，則則例日加繁而例外之例復有比例焉。今日之比後日之例更以一時權宜孰為數歲常額而商立槁矣，夫稅出於商而船料所出亦商也，且稅出產稅行貨稅住賣總一物值而輸於官者事止百一，此豈立法初意哉？愚謂稅從重者可比例增收，則稅從輕者亦可比例蠲免，小船免矣，窮賤小商獨不可免乎？零寸蠲矣，畸零折估獨不可蠲乎？今國步多艱，大農仰屋廷議且資餉各關，何敢遽議裁損要于則例之中，常存寬恤之意，適于情與法之間，度本末而立之，是亦催科中無字也。

人役 主事吳世亮人役議曰：本閩人役有無工食而徒役其身者，此輩宜當知禮義重廉恥，寧甘心凍餒而不志去哉？其玩法害人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一冊

浙江上

五十二

所必至者，故余自到閩有一名工食始留一人者，役其餘無工食者皆盡去之。

課額 七稅課司局原額歲鈔貳百叁拾捌萬捌千捌拾貳百捌拾壹文
國初俱收本邑錢解京存儲未有定制 宣德四年本關初立亦取本邑船發
解送 內府交納 正統七年十一月令開稅鈔存儲官軍俸 成化元年
稅料與錢鈔中半兼收 弘治元年六年錢鈔改收折銀本關歲計約計銀四
千餘兩十年後收錢鈔 正德元年奉 例每商稅鈔一貫折銀二厘七司局
歲發共折銀四千七百七十六兩一錢六分一厘九毫六絲二忽六年本關兼
收商稅原額并差餘銀兩仍發布政司收貯 嘉靖二年始以商稅餘銀解本
關八年船料錢鈔改解折色二十二年始解錢鈔餘銀以後額課歲增本關酌
各年之中計一年船料買錢鈔銀四千七百五十四兩三錢八分九厘二毫五
絲餘銀一千五百六十四兩八錢一分七厘七毫五絲商稅原額銀四千七百
七十六兩一錢六分一厘九毫六絲二忽附餘銀二萬三千八百七十九兩八
錢八分七厘九毫一絲共銀三萬四千七百七十五兩貳錢五分六厘八毫七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一冊

浙江上

年十二

據二思著為類維固其變稍損於舊通年以來新進志款然亦不可為其解
存互有因重嘉靖二十三年令船料量散折銀解送南京工部留貯錢錢之用
二十八年戶部題 准船料本折逐年輪流徵解 三十三年議支船料折銀
一千解南京工部題 欽依存留商稅餘銀之半備本省兵
餉四十年議留船料折銀銀庫直隸議民四十四年令商稅餘銀盡解戶部接
奏運儲 隆慶元年令船料盡數折銀解部撥還各路費與於餘銀內支給進
行杭州府收解銀錢載載
萬曆二十六年奉戶部計議加兵餉銀一萬兩候東征事竣停此本年增解
稅料銀六千兩至二十八年每年共解四萬二千兩有零後因添設稅監秦撫
按二院會 題東征所增六千兩尚在未免議充內臣額數協助人工又據商
民告周每正銀一兩認加四錢完納本關額解遂加帶徵稅料並海稅糖稅月
票牙增歲增二萬一千七百兩 三十九年主事黃一騰仍有差銀增解稅料

七千餘兩每年四萬九千七百兩有零高類其帶徵自四十二年內本 恩詔
免免三分之一自此止徵解一萬四千四百六十六兩六錢零 天啓元年九
月二十一日為欽奉 明旨廣東延臣會議建餉軍 國大計在此一舉懇乞
聖明乾斷力行奉奉戶部計議加原額一年增銀二萬兩 天啓六年五月初
一日為題 旨會議奉奉戶部計議增銀二萬兩 崇禎元年十月內題為
軍餉維艱等事每兩加美五分增銀四千兩 二年五月內題為會議已經
案新事每兩加美五分增銀四千兩 三年三月內題為遵 旨酌議措餉未
盡事宜事每兩加美二錢增銀一萬六千兩 七年十二月十六日題為酌增
權類以補舊餉之缺奉奉戶部計議每兩加美餘銀兩加銀六分增銀六千二百四
十兩○至此始有十一萬二千四百四十兩之額矣
鈴轄 杭州為稅課司局者七杭州府稅課司在省城內洋墻頭去分司東南
二十里城內商賈所聚 江蘇稅課分司在武林門外去分司東南十里路通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一冊

浙江上

年十四

北新河水陸衝衢 城北稅課分司在省城艮山門內去分司東南十五里地
通水門上河亦商賈出入之地 城南稅課分司在艮山門外去分司東南三
十里通開廣江西徽州浙東等處 橫塘臨平稅課局在仁和縣臨平鎮去分
司東北四十五里路通省城長安亦一大鎮 西溪稅課局在錢塘縣西溪留
下去分司西南三十里通餘杭等處 安溪奉口稅課局在錢塘縣安溪鎮去
分司西北三十五里通餘杭嘉湖各府 舊屬之府及縣自弘治七年屬本關
兼管正德六年行本關主事監收隆慶二年 勅各司官聽本關考覈各衙
門不得差占妨廢職業 為所省二杭州府批驗茶引所在錢塘縣城南上隅
二園洋橋去分司東南三十里 城南河泊所在錢塘縣城南下隅二園渾
水關去分司東南三十里 今奉 欽依將杭州府批驗茶引所事務歸併杭
州府稅課司兼攝城南河泊所事務歸併城南稅課司兼攝 司局之外又有
三小關東新關屬仁和縣一都七園去分司之東南八里北通海寧蘇州等處

南通省城商船自長安鎮入者過此關而至省城自曰：墳良山門陸家場德勝廟等處出者過此至長安鎮該關以稽商稅兼收船稅過此則為城北務稅課分司矣。板橋關屬錢塘縣調露鄉去分司之西北一十里西南通臨安餘杭等縣東接大關省城北通嘉湖蘇杭等處舊為女兒關隆慶元年該員外郎鍾君進修各關樹勸得板橋委係總路若於此立樹則楊家老人等橋直至餘杭一帶俱免釘橋比女兒關為便遂改差官解於板橋關收稅而錢糧亦稍增焉。觀音關屬錢塘縣調露鄉去分司之西南五里通餘臨於昌等四縣舊時商貨從此出者與守關人後交通指以進大關稅過為名一舉混過近議另設免票有票可查方與放行。各差官有守橋門仍置木棚以防走漏處許又贈曰按官制天下稅課司局凡四百六十餘所其所收錢皆存留為官吏俸軍餉鈔之用蓋以通鈔法而紓民力其與古之供王膳服者異異杭州府及仁錢二縣所屬七務課司局西安二溪鄉在山野歲入有限臨平雖名為饒亦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一冊 浙江上

壬午五

止通長安一路獨環城內外商賈轉運設四稅課司可蓋商利但司局之外有小關小關之外有各橋門增一關則啓一害後一人則生一竄彼司局官吏及守關人員皆皆如法楚重廉賦加以巡邏總小甲之屬率包括積棍而委之以收錢致驗果由司務關款不欺公玩法得乎故或索照票常例或發過客行囊或與脚夫索錢倘徑偷挑或與船戶扶同曉夜包送隱匿者悉脫報納者復留奸弊百出不可勝計嗚呼下之嚴關常稅上之寬嚴惟已攬者冗濫者需索者故者痛治以法雖不能盡絕弊端庶幾少儆即商民之利多矣語曰治道去泰甚惡於關政亦云

匯行 閩法橋有匯行匪者照省城內外小河剝運船隻起料行則牙人報名給票為商賈貿易者也。大明律私寬有禁各匯行始赴開告帖焉。許天贈曰前主事高君受漢論本閩船料正德以前嚴折限僅三四千兩所徵料止船之出入本閩者而已迨其後將城河剝運船及諸牙人皆輸錢而匯行之名始

嘉靖初年鈔尚少課亦稍增今歲料六七千兩而匯行一千六百餘兩已居四分之一其於國課不為無裨矣總而計之區船一千二百餘隻行戶三千五百餘名每名率鈔少者僅二三十貫舊數稍不支則經收管數催徵諸保並得使漁為最故記籍必明上納必償給票必審處可絕諸弊且區鈔貢綱首其辦納為便獨行戶四散或居山僻之鄉或在浙直之界夫有司止徵一州縣錢糧猶往、適負期却臣督收于政令不及之地未竊意省城行肆未必人辦錢何必遠求莫若立為定制限以道里市鎮在百里內許牙行不時告認其餘隔屬地方一切停罷可也催徵之法附閭定立行有稍違責諸保人處亦有事之一端歟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一冊 浙江上

壬午六

餘杭縣志 本朝田去多因前代舊籍自是有官田職田（舊籍）田廢寺田祇候等田地亦如之洪武初令各處荒閑田地許諸人開墾永為己業所謂地無不耕之去而民用足矣今將官民田地名品等則通具于後使人知所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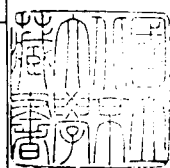
官田籍沒之田官募人耕種者 國朝以前皆有之又開墾荒田官湖田俱為官田洪武初宣城等府減半徵收餘畿外州縣皆全徵 職田品官職分之田孟子曰卿以下必有圭田隋開皇間始名職田宋天聖間詔罷天下職田尋復之至紹興間職田納產鈔若干則田已召募民間耕種矣 沒官田籍沒之田宋紹興間人戶田產不上砧基簿者皆沒官 國朝凡民間有犯法律後籍沒其家者田土合拘收入官 廟剝田宋大德五年宋熹知漳州請以廢寺開田召人承買不惟田業有

歸亦免租稅失陷 國朝廢弛寺觀遺下田底今各該府州縣踏勘悉撥與招還無業貧為廢寺田 府縣學田宋天聖五年建府學田大德五年增縣學田朱熹奏乞學田召人承買紹興六年餘杭進士葉真等狀請佃到本縣止文卿潘維正官田八頃七十三畝許佃戶承買指揮納鈔入官 國朝府縣學田租稅此也 白雲宗田元仁宗朝堂臣言白雲宗總攝所統江南為僧之有髮者不養父母後損民勸還民籍延祐六年中書省臣言白雲宗總攝沈明仁強奪民田二萬頃移賂近侍已奉旨追奪清汰其徒還所奪民田大德十年罷江南白雲宗僧錄司汰其民歸州縣僧歸各寺田悉輸租 畏吾兒田元太宗時畏吾兒國來歸至元二十七年抄收色目畏吾兒人戶今 國朝稱畏吾兒田是必得罪沒入之田也 財賦田元置財賦提舉司立籍財賦佃戶

國朝稱財賦田此也 站田元立站赤戶以富民充之又立站鋪以貧民充 國朝稱站田此也 引兵田宋建炎間置諸縣子孫元設弓兵以防盜驗民戶丁田多寡立定額數 國朝稱弓兵田此也 鋪兵田元設鋪兵先以富民充後後民有規避差發者罪之 國朝稱鋪兵田此也 祇候田元中統五年每戶限田四頃除免稅以供騎馬祇候今 國朝稱祇候田或起于此 蘭有明前代田籍有之名 國朝復業人民丁少而舊田多者不許依前占獲止許儘力耕墾為業 戶絕田戶內丁口盡絕之田前代嘗搜括逃絕田廢召人租種嘉祐二年詔天下沒入人戶絕田募人耕收宋隆興元年人戶拋下田屋如有歸者依舊主業出二十年無人歸認亦依戶絕法 國朝戶絕田多類此 重租田蒙古之田平時儘意加租一石抄沒入官其簿籍租稅即為原

額 細地杭志有雜產今雜地恐類此 白地元中統五年詔凡種田者白地每畝輸稅三升紹興間括民白地錢金陵志有白地房廊錢今 國朝白地恐此類 官山宋孝武時官品第一第二聽占山三頃其餘品第有之亦有沒入官山 國朝官山租稅恐多類此 鹽糧課鈔皆始於南唐此類外之征非正賦也官不能自當而俵散抑配之法行計口以課鹽錢望戶而徵鹽米宋元因之迨至 國朝鹽亦官給計口徵米以充邊儲天順間市民罷米折鈔今鹽無可支民之輸納者如故又鹽米隨秋糧上倉不無帶耗之徵鹽鈔逐戶碎收難免指丁之害弘治間都御史張公鑄嘗知本府深究此弊後巡撫南直隸作支移之法就於該年均徭里甲內帶審不過十大戶出銀抵補足以注一邑之弊此一策也若鄉民鹽口原額不過一萬六千二百八十一只使任意里書不照

原額逐戶逐丁科派害豈勝言哉如得照依正統年間知縣卞南所奏將秋糧撥剩餘米存留在倉抵補別項稅糧免其重徵則先王惠養之政通變之術莫過於此若再十年一次編定設有消長重為增損惟在不失原額戶給小票以憑收照宿弊永可除也愚領志事慈意搜研稽攷問俗得其弊源如此不可不直書云



浙江下

備錄

嘉興府志 固初凡電丁皆發團煎鹽正統中侍郎周忱
濱海遠場為水鄉應運鹽水鄉龜出工本米後濱海鹽水鄉改
議水鄉自納折色鹽銀設百夫長集牧百夫長往過徵鹽商之
末都御史彭韶改議水鄉鹽歸民役其折色銀歸糧耗常備
補以贖丁不足補以水鄉初三場各有草蕩若干頃鹽戶既給園地後給
草蕩蕩場易歸自鄉鹽歸民原撥草蕩乃立蕩戶嚴征其入曰蕩價三場
各設收頭征之欺弊視百夫長尤甚嘉靖中有司改議蕩價併歸秋糧而
水鄉蕩蓋給資費然於蠶雖優而民則病矣昔商入中鹽一引才輸邊粟
二斗五升恒操其蠶電戶辦鹽一引給工本鈔一千五百文可易米一石
故課易辦道有餘積民戶口得於運司支口食鹽自給有司固征其入曰
鹽稅自鈔法不行電戶日以耗散商人每引增至銀二兩口食鹽亦不復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廿二 浙江下

給商民蓋受病之然鹽口之稅官吏每口一十二兩市民六兩每兩納鈔
一貫鄉民二兩二兩五錢每兩納米四升三合二抄五撮鹽雖不給而原
額固在司併其額入稅糧內帶徵食鹽發而私鹽日熾矣有司知其原
優其舊制草蕩以歸民不以稅民鹽口以惠民不復併稅則私鹽息而商
利倍儲蓄亦有賴哉
本境之水其大者三曰漕渠俗呼運河曰長水塘曰海鹽塘而漕渠最大隋大
業庚午楊帝於黎鑿渠擬通龍舟起餘杭盡京口廣十餘大勝千斛之舟
本朝用為北運入府境歷崇德桐鄉秀水三縣凡一百二十七里西南
自湖之德清縣金灣鄉聚二十五里至崇德縣縣城北出又二十里至石
門塘折而東轉環如帶曰玉灣俗呼玉灣里東北隸崇德縣民互市于

此亦名石門市入桐鄉境一十八里東連皂林市在清風鄉古皂林守西
宋置石門鎮
大將軍徐達討張士誠獲其首六萬于此今皂林巡司及館又東二十
里便民倉及皂林驛在焉今嘉善甲午始徙驛于縣治西南
五里入秀水境又東三十里達府城出杉青閘在縣北五里宋嘗置更有
步橋今置受穆溪水上在縣東北四里水為北漕渠運河又二十三里為
王江涇在曹家之東相傳王亦名閼川東三里為閼家湖東閼人氏家焉
在官塘之東宋魏買塘西有王江涇巡司東北界于吳江長水塘之
水源自海寧諸山出峽石東北流二十里出吳老橋入嘉興縣境東過練
塘在縣南二十五里一名練塘吳王其支流北注秀水西界之幽湖在縣
四十又北十里入桐鄉界之濮院鎮而合於漕渠其正流三十里至城南
潛為鴛鴦湖在縣南三里湖東有煙兩樓五代時中吳節度使葉陵王錢
又支流東北三里為螺潭在秀水縣與鴛鴦湖水並注于彪湖在縣南二
場湖中有一北經宣公橋備城而北與秀水合並會于北渠分流入相
家湖又東北十五里其一北流入嘉興境之蘆墟塘在縣西三又東北二
十七里入吳江界其一東流為黃溪在縣北一十六里北流為斜塘在縣
十四里一名平川一名西塘又北流二十里入吳江界其一東北流四十
里合玉稻潭北九里港在縣西北諸水入祥符蕩在縣北二十四里東北
流十里入吳江界一自照春橋在縣東二百步東行八里至鳳凰洲中涇
天馬今呼馬今呼雙溪會龍諸橋之比為六里街人煙物貨空集倍於
城中鳳凰洲逆流中據分會龍以東之水南曰漢塘北曰華亭塘漢塘
和七年東入平湖縣境行五十餘里為市西河八里嘉興五十四里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廿二 浙江下

嘉興府志 固初凡電丁皆發團煎鹽正統中侍郎周忱
濱海遠場為水鄉應運鹽水鄉龜出工本米後濱海鹽水鄉改
議水鄉自納折色鹽銀設百夫長集牧百夫長往過徵鹽商之
末都御史彭韶改議水鄉鹽歸民役其折色銀歸糧耗常備
補以贖丁不足補以水鄉初三場各有草蕩若干頃鹽戶既給園地後給
草蕩蕩場易歸自鄉鹽歸民原撥草蕩乃立蕩戶嚴征其入曰蕩價三場
各設收頭征之欺弊視百夫長尤甚嘉靖中有司改議蕩價併歸秋糧而
水鄉蕩蓋給資費然於蠶雖優而民則病矣昔商入中鹽一引才輸邊粟
二斗五升恒操其蠶電戶辦鹽一引給工本鈔一千五百文可易米一石
故課易辦道有餘積民戶口得於運司支口食鹽自給有司固征其入曰
鹽稅自鈔法不行電戶日以耗散商人每引增至銀二兩口食鹽亦不復

縣治又東三百步入當湖即漢武原縣陷為湖者周四十餘里又東三十里入湖港東北至廣陳歸于東湖接華亭界按廣陳湖即華亭水也詳前廣陳又東至當湖又東至捍海塘而其朱伯原隸吳郡國錢湖在華亭境海鹽蘆港浦付二百餘里南蓋於浙江即谷湖之故道也又云自湖而上禁遠百餘里曰長湖陸道吳地記海鹽東北二百里有長谷即谷湖也今按本縣舊隸海鹽國經惟本縣有華亭湖之南即當湖之東北有湖港既至外橫湖此為本邑之湖也其湖港三湖則在今華亭縣界然當湖乃湖所自出湖港橫湖為三湖之上流雖有谷湖長湖上中下三湖之稱其實皆一湖流通也廣陳華亭塘入嘉善縣境東北行三十里經縣東至當湖東字當作西字

治前南白水塘在縣南一舊廟塘在縣南大雲塘在縣南又東二十四里入華亭界又自縣西南分華亭塘水遠縣治後而東十二里曰魏塘河亦名武塘前與太平河會流南入華亭塘東入葛蒲塘又自縣西半里曰伍子塘南引胥山以北之水北經雙對港平山塘會西塘在縣北二十四里有西塘鎮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浙江下

三

入祥符瀉捐來為葛蒲瀉在縣東北三里有東西二瀉北經胡膝塘葉瀉又東經張瀉瀉在縣東連花瀉在縣東北會風瀉之白水塘在縣東北蓋家瀉在縣東六祥符葉瀉諸水俱會於章練塘在縣北三風瀉之水又東為秀州塘析而北過柳橋與章練塘之水皆入于湖一自東郭湖西經湖在縣西水縣分有東西二湖俗呼東曰六百畝瀉西曰千畝瀉北流于夏墓瀉在縣西北三十里又北達于汾湖北入山湖海鹽塘之水發源于海鹽西南境瀝瀉諸山合流東北二十五里為橫塘即海鹽塘又三里入嘉興縣境為龍湖海塘去即城百里而遠巨海鹽平湖二縣之境延袤百七十里南與會稽四明相望舊志載秦始皇於此嘗欲架橋跨海今有石突此海中者今猶指為橋柱云宋志海鹽東南五十里有時水陂南三里有益田浦東三里

有橫浦東通顧邑南入海又有三十六沙九堂十八岡及黃鹽七峰布列海塘今縣治去海僅半里舊故塘之迹悉淪于海而金山相去益遠潮沙自龍緒上潭回流激射海聲黃鹽境至秦駐白塔間勢優湧濤清東風壞民廬傷禾稼為全憂憂堤議與唐開元築太平堤歷宋紹興間濬益全也宋築堤二十里咸平間轉運使常樞蔡新塘三萬六千二百五十尺元至正甲辰縣令顧泳築捍海塘四萬八千尺而塘故土堤易壞由是桑田新為海明興莫海之政益詳而堤額數也洪武三年詔築署令治堤易土以石凡二萬三千七百尺後十七年是堤竟以潮潰本司參議閻察發民丁築之未幾復潰詔台通政趙居任發蘇松等七郡民增築之隨復潰洪熙宣德間役無寧歲巡撫侍郎周忱謂石堤內虛乃築土五丈實其裡募募民七百人部分築之按堤尺度俾分護備石最其禁防歲以為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浙江下

四

常來十年海大溢塘悉潰知府黃德以聞詔懲為復堤堤凡募銀三十萬八千兩有奇越十有九歲景泰甲戌又潰倉事陳永固舊址更為新堤成廣百二十尺高什之二廣銀視舊損什之三後十有八歲海大溢堤盡圯民溺死者無算時參政邢簡詹事趙銘因遣石修築之不甚堅自是毀敗數修民多困始流移久之憲副楊瑄徵宋王荆公治鄱時定海塘法砌石坡陀以緩潮勢內實磊石以防內潰堤竟完好先是郡歲貯堤費銀七千有奇有司操其奇贏士民以興築為利輒盜取椿石去其遠地當事者巡省不時不觀其風濤蕩激之狀楊堤固堅久不加葺治餘十年亦竟潰弘治戊申侍郎彭韶按視海報徵即募工令通判蹇憲知縣譚秀起藍田北抵丁義為堤九千餘尺植椿臺石外縱內橫以漸坡陀塞如楊法下廣一十五丈上廣三之二高十有八尺內實土如其高從夫二萬五千

人廉銀四萬五千兩後十餘年海堤決龍王廟和縣王壘修築餘二百尺癸未秋潮大作泛濫百里舊堤悉圯督水卽中林文沛完所圯堤無慮數十處而王所修獨存乃按王所築法擇方石縱橫交錯補葺諸圯自丁義口南抵宋庄所築凡一萬三千七百尺後十歲倉事蔡時立分地程工法度堤丈尺酌勢煩易配以里甲使人自爲力期以三歲會成增補教場堤亦一千七百尺大都海塘受惠東北風爲烈而天關連南當其衝教場迤北勢差緩矣正德以來天關外堤毀微而內堤獨當其衝勢甚卑耳至後浚知海鹽議作堰堤蓋卽以今之內堤作外堤也因條八事竟弗克施後倉事黃光昇通約前法築堤志勦力殫續用可述按海堤自金山內徙漸及百里濱海居人值三秋大汛潮天連兩東北風張甚或山摧海噬海人云山摧風潮來海性風雨多皆不誼據謂海中海鷗嗽：鳴或是年後小東連望之山思皆在日世讀如疑萬喙聲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浙江下

五

至七日遣千級憂海溢余聞海人言爲之惻然余嘗遊會稽觀湯守紹恩所築三江閘植址滄溟橫亘千尺未嘗不嘆其奇詢諸父老報言湯守之誠懇竟以集事然其事人類朱子築黃巖塘法用鐵爲盛丈巨鑿置之潮衝潮至壘所礙不復作豈全固止水物耶今龜諸以東海塘墳起五十里餘姚蘭風諸鄉海水北却亦十許里其可種藝明越海堤宋元以前修治最數入國朝來工役頗省實大勢致爾鏡觀乘除陵谷轉徙則即境捍海之役亦安知後此無息有時耶

海鹽縣志食貨篇凡賦役以戶口田土編里甲出稅糧與泛差其正也稅糧改爲增耗爲均則泛差改爲甲首錢爲均係爲除糧銀與今之均甲爲鈔解其變矣而課程而鹽課又其詳焉凡此皆東南所同舉獨余邑法之與遞相爲故而漸調於平者率漸歸於重數十年來有一厘改定有一增派征歛之日繁亦時勢所必趨也茲以歛若數及諸所條議備著於篇在邑乎他郡國舉可推已價亦經國君子所必采究者焉

戶口 戶口隱漏爲當今宇內通弊不獨東南然也迨東南隱漏所錄獨多者又自有說 國初編甯黃冊以人戶爲主凡一百一十戶爲一里：長之就從以丁數多寡爲次是賦役皆以丁而定丁之查覈安得不明也後漸參驗田糧多寡不專論丁而東南開墾益多地利逾廣其勢不得不騎重田畝以食派里役於是黃冊之編甯皆以田若干爲一里不復以戶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浙江下

六

爲里人丁之附田以見者盡從分說寄之人所捏造而非真公滋生者不入冊烏有者終游移至田去名存無人頂認而籍滋脫漏之奸民增賠賂之累矣此江北之以丁定差者今尚有真戶籍江南之以田定差者今舉無實口數獎所爲獨甚也

勾軍 萬曆四十三年御史李公和華通行浙省將軍戶分爲七款一爲有軍在衛並無繼丁在籍一爲丁盡戶絕止存軍產一爲丁盡戶絕尚存戶名未除一爲原註奉路近經辦歸一爲新軍全家赴衛本籍並無戶丁一爲新軍雖有戶丁在籍不係在衛所生以上六款俱將畧節刻爲書冊銷除還勾照冊回農其有軍在衛有丁在籍者自爲一款另給備簿簿格真以備司補其概文曰勾補軍丁在國家爲必不可廢之法在民間爲大不忠聞之事 但宗廟當遺清軍御史巡行天下專勸清查民間紛然不

勝困累 今上二年先廷臣奏請始罷專道而并歸本院蓋欲與百姓休
息德意四十年間確守成憲非奉卑不行勾非是冊不審清似若令小民
去湯火而冀極廣而意知本原之地未經搜剔若存休養仍恐蕞蕞奸
巨猾盤據為害災澤於下而澤不究於上所從來失試舉其畧國初法意
主肅事率引例故造成獨多每一州縣無不以千數計積傳至今有一邑
而萬計者此為千萬之家相傳二百五十餘年子孫之消長家業之興
廢滄桑不知幾變乃按籍而稽軍丁者如故也當未奉勾單之日人以萬
計衡無相涉也然孰意十年則有兜底冊之橫造乎五年則有繼丁冊之
橫造乎此二冊首級張筆墨何以出思花派之無名乎抄寫工食何以給
患需索之無術乎有派有索而民復可知已然此猶論於無事之時也一
奉勾單所勾多不過三四名少不過一二名耳部檄一下縣界隨出追呼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二冊 浙江下

七

臨山縣家第巧者百計營脫悍者健足策避展轉結動乃得一丁起解
而軍裝之措置軍妻之食娶長解之路費卒然料款紛紜告擾一家之人
肝腦塗地矣然此猶論於有丁之家也其有丁蓋產絕無從勾捕單到之
日有司漫難中覆不得不行查取給於是無親房則問族屬無族屬則問
里長產案信東西姓名移花接木得錢即姑為回銷無脂仍不與開除
一苗嚇詐何異幻術然此猶論於勾單之有據者也甚至單中所載有姓
名而無住址有縣分而無都圖事涉渺茫真可窮詰則乃遍行搜查此都
盡復尋之彼都里完又覓之他里捕風捉影沿門挨戶究竟終是為有
初發不勝株連徒飽差腹何益行伍然此猶係奉勾之不能已者也至若
籍年好書通同清軍縣丞衙老竈家藏底冊世傳本錄自恃慣熟幾如拆
之走脫民畏嚴弄恰似羊之見虎載時買求各有定額即無單勾之勢亦

非造冊之年又不必縣官之片紙點墨而歲一度下鄉索取常例小民
見之尊如神明奉若祖父上則銀錢布花下盡悉指雞犬爭先獻納莫之
敢後其實此事原為祖宗門戶見丁科派富者不加貧者不減富者指處
猶易貧者出辦殊艱本院為諸生時親見寡婦孤兒之家苦無立錫朝不
及夕僅富一冊亦為軍書常例奪去仰天悲號頓足痛哭言之至此令
人哽咽乃有司何嘗得知天高難呼窮民無告種情狀有更僕不能悉
者嗟世之大進不道率服上刑然一命既了別無憂其子孫安然無
恙鄰里豈曾受累乃問軍之家雖罪犯深重然規死刑猶下一等倘世
被害無貽是法反加於刃錮之上豈立法之本意哉吾儕拜官於朝食土
之毛貞在地方要以動恤民隱為急即法不可廢奈何令吾民有此推骨
剝髓之患根深蒂固之憂本院為此日夜思所以剔法之蠹濟法之窮因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一冊 浙江下

八

而博訪故實斟酌事宜今特與諸有司之實心為民者約將此事立一成
規可使一定之後貽百姓以安枕之利世無清軍之擾但願各有司查
照後開條款如治家事細心料理不使中間再有遺漏則無量功德各屬
任之本院職掌攸關得免於瘼癘之憂為榮多矣於是本縣入循環簿聽
勾捕軍戶止存二百有奇向來清勾之累解發之苦不祛而盡楚矣
國初籍諸工匠吏番赴京工作名曰輪班匠原籍有月糧工所有直米成
化末年始有出銀代班之例其定為每名每年出銀四錢五分自嘉靖四
十一年始蓋舊規班數少者一年多者四年以四年一班當出銀一兩八
錢計之故年徵銀四錢五分也
稅糧 國初江南正賦止有兩稅而轉輸之費俱不入額蓋其時莫昂金
陵地近易達故即以運納借之民力不稱厲也迨改宅幽燕道里艱阻小

民遠運抵京正糧一石率用米至于三石財殫力罷勢須厘改宣德五年周文襄公忱始於額外加徵耗米用以充軍支運而漕政因之漸寬其法正糧一石加耗七斗而支兌遠近就中伸縮有差於是民得免遠漕之苦法行至今所謂稅糧改爲增耗者此也然是時田土起科尚分官民等則民田以已業稅輕之極止三升而耗之增也無幾官田以承佃稅重之極至七斗而耗之增也愈極雖嘗調劑其間重者准折金花輕者盡派白糧而則之名目既衆下之奸弊自繁業者既賦額以求售豪強者復行賄以游移版籍同彼絲茶訟牒幾至山積於是嘉靖二十六年知府三原趙公瀛創議田不分官民稅不分等則一粟以三斗起徵而山蕩灘浜池淺水面瘠薄之地亦各自爲一則以出正耗之征焉至今百餘年間田冊載如稅額井如維三尺童子可按畝輸賦不至爲豪里猾算所欺則趙公之遺法存焉矣所云增耗復變爲均耗者此也

泛差 晉漢洪武令甲凡十年編實人戶分上中下三等大小雜泛差後照所分等則點食所謂雜差後者即今均平中額辦生辦雜辦各款均係中各衙門人役工食衆諸委瑣之費爲而稅中所不載者自有此不得已之徵索也但兩稅出於田畝一按籍而數定雜役食自丁力非猜衡則等項輕重稍或失平苦樂遂至偏畸故事里甲應各辦之次年即會均徭民頗病其數天順中改爲上下五年名曰兩後其役之在各辦者則里長歛錢從事稱甲首錢提牌承應計日而輪無事或不破一錢事繁至立費千錢既有此不均而均徭之役於各衙門者遠則爲銀差值費猶有限近則爲力差身家累更無窮巡邏斗級傾產於官物之巨暗應捕巡盜亡軀於輩對之報害而弊叢法窮又不得不改絃而別調矣嘉靖之四十四

年南海龐公高鵬來巡浙土潤浙兩役爲民大害迺始覈核一縣各辦所費及各役工食之數一切照畝分派隨秋糧帶徵分其銀爲二款一曰均平銀一曰均徭銀歲入之官德官自爲買辦自爲雇役而里甲之提牌輪辦與力差之承應在官者盡罷革焉此雜差後改爲一條鞭之始民至今得保有田廬婦子者皆龐公賜也兩役外尚有驛傳一款先亦選丁糧役買者發江北養馬及克本雨水站防夫正德中改入秋糧而民兵之設其工食即照里配入秋糧者亦在嘉靖五年之初是皆先龐公而作法爲行條鞭者之權輿矣胡震亨曰余觀於計籍而不能無慨數也往龐公均平款及丁田料銀三千五百有奇今三辦銀五千一百有奇矣均徭銀四千二百有奇今合之民兵五千五百有奇又合之驛傳兵餉則一萬二千一百有奇矣內府供辦之額尚仍其舊有司宴饋之禮非遠於初或冗後之失裁及兵額之漸溢繁成繁浩之費盡從田畝而徵雖前弊得清於歸一而後害又伏於偏重矣昔并賦之下、猶能自慰其難供今盡賦之田田安能自辦其無出此兩役未罷之初民猶有顧減之路條鞭一設之後民日受例增之累也誰其卹省以慰吾老羸之望乎則以俟待籌之耳

糧長 洪武初州縣糧萬石例設糧長一人主徵收運納之事已後增設糧長正副各都區二人每年令赴京面聽宣諭關預勘合事竣仍親覈奏繳有犯雜犯死罪及流者徒者止杖而責之其待之厚如此是時全浙糧長僅百三十四人而盡一邑可知矣父老相傳古有大糧長聲勢赫奕如官府者是也後民貧不能充其選區或分三四人正德中遂有串名法至嘉靖間吾邑額定糧長大抵四十二人爲常均平事例行後照里分每歲輸一百六十一人爲糧長徵收秋糧其運納銀米諸差亦食其入爲之

復名之曰解戶蓋其役與國初之糧長同而其人之分任者較之國初不止數倍矣又里長十年之中充糧長者一次充見年者亦一次見年者即直日提牌飲里甲錢以奉各辦之役者也條鞭行而見年無所事遂取十甲分為上下令見年亦僅徵五甲糧稅兼任城垣圩堰等役以分糧長之勞其法意甚善而行之既久弊漸多僅三百二十畝之家十年中連走兩役欲產盡不耗且破不可得矣大率今民役糧長最重見年次之調劑之使重者減而輕則廢政具有條議存焉

萬曆三十五年光祿寺丞即人徐公必達具題白糧利弊內開官解一款云差解各役惟解米非民不可若絹銀等差決宜官辦但水脚寧過從廉即於條鞭內派徵蓋官代民解而民厚出水脚以供官與民兩得也疏下戶部屢令後北差除白糧外其絹解即付之總部南差除糧白外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十二 浙江 十一

其絹銀等差即付之管押縣佐又須度其道里酌其費用率加厚水脚派徵通縣以官府代民解之苦亦恤下之仁以合屬答官解之勞允供上之分州所省於需索雜費不知其幾云云奉旨依擬代三十八年通行欽解事宜布政司為議立委官欽解類解錢糧以清弊竇以省津貼事照得兩浙為東南財賦之區亦為奸猾積弊之藪然而浙西為甚嘉湖尤甚白糧解戶重役惟嘉湖有之百姓已不堪重累而又加以各項錢糧頭緒繁多故有一項之銀即有一項之解各縣俱於開徵之前編食解戶其中鎖剝縣閭弊不勝窮及編食既定徵完各項銀兩給批起解戶承領銀批到省勢必侵欺侵欺家與吏胥內外相構衙門為壟斷百計需求上納錢糧有打點使用之費後批掛號有稽延盤纏之費甚至有積猾包攬併其銀而侵用之并其批而沉匿之種弊端真可

究詰故近日嘉興海鹽士民習見解戶之苦乃於解銀項下議增津貼付之官解然見所議津貼數多加派日繁民命日蹙幾不聊生矣本司承乏錢穀有激於衷爰陳一得之愚求以革弊而甦民竊聞他省曾有類解之法今欲行之杭州等九郡有欽解之法今欲行之嘉湖蓋道路有遠近錢糧有繁簡不可執為一例也嘉湖錢糧最多弊孔亦最多且去省甚近舟楫往來甚便委官欽解每府不過數日可完假如各縣錢糧本司酌其緩急定為先後填簿分發各縣徵收照限起解每於釐月初旬將徵完某項某項錢糧若干即填入格眼簿內逐款類報本司一面將銀傾銷足色成錠聽候本司委首領官一員即發所填簿收執順路挨次到各縣與縣正官當堂逐款照簿憑領定法馬一兌明惟京庫銀兩照京庫法馬兌準俱要足色足數逐錠用縣印竹紙實糊銀上外用綿紙包裹竹紙細條封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十二 浙江 十二

口仍用縣印縣官親填職名花押各項銀數逐款開列總類一批給付委官回司後收本司止驗封收銀該庫官攬無能高下其手委官亦止照封後納衙門各役可免措索之需至發解之日本司即以原封給發其有零數者免找間或偶拆一封稱兌若有短少責在該縣印官賠補如或印封損動而有虧欠者於委官名下追補收完之後本司徑差吏赴院掛號掛完俟下次委官發縣附卷查盤如此則一批而可兼數十批一可免掛號銷號之煩一可免侵欺營運之弊一可免倉解貼解之苦不惟諸凡積弊掃蕩無餘而目今縉紳耆老紛一條議俱可存而不論矣時左轄吳公諱用先直隸桐城人注

胡震亨曰官解之法善矣議者猶思須解之官他日或以煩勞辭役有仁政不終之慮意惟有嚴核督役之銀使帑皆不竭稍寬路費之額使人情

樂趨廉幾法行可久即紳徐公必達有疏云藩臣吳用先行官辦法省食各縣解戶甚多父老垂涕謂德但美耗淨盡折充作實議官實吏書并貧人倩貧父生他心且合計以圖變法或必勸撫按者為定例而後可又云各縣空役貼銀必如海鹽切議院與群官及承役人對支為安款難法於不壞者公致意盡之美

北運歷年條議 按北京白糧押運一役惟東南五即有之吾邑糧僅四千船止十歲而大家巨室立破於是役者不知凡幾矣萬曆三十五年即紳徐公必達為光祿寺丞管理白糧因上疏極陳其弊一曰軍前民後之組成說二曰監兌供億煩費三曰官戶難催四曰船難催費多索詐延挨五曰水脚短少不時給六曰各關搜貨納稅稽留七曰風濤漂沒八曰丁字沽利船張家灣車運繁雜九曰到京露積最苦風雪偷盜十曰批文耽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浙江

十三

閏十一日差解煩多股實不足並切中利病得 旨多所厘革今嘉湖巡道方公應明官軍是父志利弊尤深因米公疏及前後臺省疏附以己意為北運便民响器煩六議萬邑新在必行擬其大要於左 禮科都給事中陸樹德疏曰東南財賦之來有軍運以充軍儲有民運以給官庖人皆知軍運之重不知民運之苦尤有深可憫者夫軍運以十軍運米四五百石民運以一民亦運米四五百石軍運船皆官所造而軍不知民運船則民自僱而官不知軍運以軍法結為漕法一呼百應人真敢犯民運以田里小民供役遠道語言鄙俚衣服村賤人得而侮之軍運經各該分司衙門無抑勒需求之苦民運經各該衙門動以違違情由問擬工價并諸雜色使用每一處輒費銀十五六兩亦不下十兩軍運過洪閘一錢不煩洪夫閘夫共與捉民運每過一洪用銀十餘兩過一閘用銀五六

錢所過三洪五十餘關費可知矣其最苦者船戶皆江淮奸民償造此船裝載白糧每值船價及浮駕夫價計不下二百餘兩糧一入船其船便長不啻如鯨魚日供本船夫及掌駕夫不啻奉其父母蓋糧在船中即糧長身家所係各督撫氣曲為順從勢不得不然也其最所畏者軍運每交軍民運有等惡意之軍故將已船撞擊民運之船民船板窄而軍船板薄微有損傷即便停攔糧船入民船百般挾詐不厭其欲不已苦之在途者縷：若此其他入京攬頭之需索入倉交納之艱難又有不可勝言者盡斯民助力之脂竭斯民悲歎之氣米始就倉囤苦極矣嘉靖十年以前民運尚有保全之家至嘉靖十年以後凡克是役未有不被家者近來東南流離日衆通負日多邑里蕭條盜賊滋起莫不由斯根本重地一至於此誠不可不深慮也臣產東南親見此苦常切痛心詢諸父老咸謂宜將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浙江

十四

白糧并入運軍順便使民出所有以益軍：出除力以代民似亦無不可者但今年限期已迫尚未敢輕議上 請今所當議者合無將民運并入議軍兼責之漕臣各該察政一體督促進關總運奉政督催至京則軍運不敢肆其凌虐船戶不得恣其奸貪而洪閘亦可無需索之患如有此等許不時呈告以憑察治伏乞 勅下該部會議施行仍要申示各該衙門人役不得過為抑勒以滋民怨以生物議廣乎民困少慰民心惟趨而益以彰我 皇上惠養元：之初政矣 工科給事中歸子顧疏曰職惟國之賦役莫重於東南而賦役之艱難莫重於民運民運之苦弊不在額外之有加益而在額內之有虧損救弊之方計不必議加以其本無而但當議還所固有試舉其受累之甚大都有一曰水脚之侵沒二曰沿途之需詐三曰交納之留難請不避煩瑣一具陳焉夫運糧之有水脚每

船不下百金一無虧損似亦可濟春辦之耗折長途之勞費交納之賠償獨奈何侵漁者衆也米未下船而先行盤詰牌票百出索取千方船尚未募而妄爲奸吏多口而談長令拱手而聽各官原有費額另納公堂使費銀兩各項原有編銀復索轎夫修船工食既有總部協部之官已而添官押後廐長立而馬益瘦原有價運價額之役已而添役押後役人多而羊益羶且扛頭把持而水手任其催暴先覺紛紜而撐駕聽其遲遲蓋糧未行而水脚已耗過半矣是水脚之侵費不可不重加裁革也至如粮船之行往往六十餘里涉險數十餘處其間觸石驚濤之險櫓風犯雨之危小民已不勝匍匐而皇店皇木之暴戾抑勒開津開壩之阻滯留難快船官座船之欺索需索重重疊出不惟詐財且阻去路而早則起車遲則守凍耗費不貲且州縣查驗矣又有淮安理刑之驗通州糧衙之驗何爲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浙江下

十五

者也况淮安之驗其少則罪之通州之驗其多又罪之少不可多不可爲之民者安所逃罪去若不於沿途一帶禁革使得於受害地方官處告明重懲以法民困何難是沿途之需詐不可不重爲議處也若夫交納之累尤有不可勝言者五經科道七經內官掛號三十二衙門亦云瑣矣煩矣而糧米入城先講使用初入倉庫各役先索常例管門者有錢把斛者有錢夫收粮用斛耳而有數銖粒於掌上有選銖粒於盤中者選畢則每石而收之收重有罰收輕有罰總之各衙門之收米不一有每石費五錢者甚至有一二兩者况近時之新斛比國初之斛多有異同賠補甚難且遲留有罪遲限有罪京中之罪未償而府州縣銷批之罪又至噫可嘆也則交納之弊又不可不重爲裁革者也浙江巡按方公大鎮疏曰臣嘗訪白粮斛戶之苦大都二端其一在未解之前苦於水脚之侵

分其一在既運之後苦於開津之多故水脚侵分之弊近在地方臣等力得而禁之而開津之多故之弊遠在道路臣等口得而言之力不得而祛之臣召經知解戶細詢其狀則曰自南而北有許暨開納料之稅有揚州鈔關驗契之稅有淮安工部板開納鈔之稅有清江浦戶部納鈔之稅工部抽單之稅有徐州戶部報關口之稅普寧店之稅有臨清納鈔公堂之稅有廣安店之稅有工部領碑之稅有丁字沽皇店之稅巡關司追納底載之稅計每船費銀七十餘兩而臨清一關尤甚焉此外又有新河倒班催募短緯偉夫之苦有臺兒莊濟寧南旺袁老口阻淺起利之苦有河西務另雇民船倍出水脚之苦有王家務遇凍貨房凍未搬運狼藉之苦有起車陸運倍出脚價并車夫偷盜之苦有德州河西務等處皇店照票勒索之苦有軍船渡糧暑雨蒸折之苦有交納內供用庫光祿寺保識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浙江下

十六

多索使用及勒耗米之苦有交納禄米倉篩頭歇家長班等權掣斛之苦有南北十五衙門批迴投銷守候留難之苦計每船又費銀三百餘兩而催船催夫與席草包索飯食神隔一切諸費又不與焉蓋白粮一船員富戶之虛名到處以爲奇貨而漁獵之不厭在上在下不惟不體念且如齟齬也此所謂遠在道路臣等口得而言之力不得而祛之者今若不察道路開津之弊爲之區處而但於地方議津貼議造船喋喋不休是地方施之於粮斛者日彌繁而粮斛施之於道路開津者亦日彌多漏卮尾閘終無益於粮斛之毫厘而半食爾緣使有損於地方之什伯矣何以起異越之瘡於溝中而祗庸也方公北運議曰或問曰侵莫苦於北運身既親之矣可得歷而言與對曰北運之不失也始有所羈而不能先也中有所阻抑而不敗先也前有所畏避而不欲先也何謂始有所羈而不能先

夫運必資舟楫無水脚價則失其資矣今不請托則不得也不免吏民間則不得也不營求比限則不得也不鑽求放車則不得也不扣除公堂則不得也未涉江淮已為魚肉安得不理舟米春濟東風之便乎是水脚價為北運之命脉最宜當官而見給糧時而發給破陋現而全給者也何謂中有所阻抑而不敢先白糧上供漕糧軍餉輕重自殊乃先漕後白強軍既逞橫江湖之上而上人更助漕沮白不買幫則不得行也打詐欺索百疏而不一戢其最苦者漕白相值遇險破舟而令白賠漕私詐未遂續求公斷私詐十餘金而不得公斷百餘金而莫誰何此實一開則從來漕規一變是倒授強軍以恐喝之柄也後之糧解特益喘息而不敢動矣第不知白糧遇漕破舟將借誰以償其苦也不幸惟是淮上游徒賄得糧盜未消之批過搜糧艘沿河刁棍怙恃村里烏合之衆強禦糧行部官觀園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二冊

浙江下

十一

而目擊之非不執有三尺彼借口差委將解諸院道實繁有徒將發開該管有司又非所屬之吏也不過稍加督責否則惟聽聽其欲去失即去已竊程數十里矣甚至開關之間止司啓閉商賈攸往一見糧艘無禁而生禁必得重賄以導之行則觀奇貨而思居不啻市無賴之人也是處皆北運之強禦何如重部官之權俾得直陳軍丁強橫詐害之狀以為軍官殿最儼而登考察之一端則軍官自為制以民糧分入軍幫可以一府之民糧合入軍幫亦可也至開關為據彼自以官品償之若規徒為梗則有司之不自戢其手下也在兩臺一傳示而有司禁之自此由是運官更時其起居審其風波無急無怠則眾役無險危之苦自無死亡之患也何謂前有所畏避而不欲先也若莫若於守凍彼何敢後而忘其苦意比較守凍而苦又甚焉者矣蓋守凍臨濟每名打照不過五十金而一至河西天

津之關則內監以起車為例所費不貲每名非二百金則百五十金也照額不及獲和水去獨取米數且有連車推入私室者矣且有搶奪近地而無人問之者矣且又日當月運不及其半而春融水解數萬可旦暮至者矣即部院布以寬政或車十之一或始議終免而一聞起車之議則一番催促一番打點求幾而催促隨之是以起車為虛名而吏書實利先至者首被害也何如守凍遠者用五十金而不驚其心也且勿論往歲即今之後議起車者數矣民之私用不知其幾而所車不過二千石不識內府何以支其虛以待水泮之際哉似不如永載起車之利以塞吏書口實則各役無陸運之費爭脫守凍之苦又何樂栖河上踰歲而不得至也然愚人有說焉白糧之弊國家利於早各衙門吏書利於遲則安受守凍之金故先至者非起車則無苦之計矣甚至交納衙門及一切保識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二冊

浙江下

十八

欲借先至之人開增例之端勢不得不倍加權抑而使之遂所求也所以然者何也彼皆視條陳為虛文徒指獎立法而事竣之日無人據往議而按其實信其賞必其罰是以小人無忌指獎而獎在立法而法亡矣使誠能悉糧解始末之苦則人踴躍而前未離本地所省已多然後照往歲有司扣除水脚之數改造糧船如漕船式則不數年可造輕舟數十白糧未有不早供公家之需而勿重煩廟堂之議也
推收 萬曆三十九年知縣喬議 魚鱗冊乃原丈之根其中號段賣者照此號而除賣者照此號而收號內有分收若干者俱照除註明有何差訛重造之獎自賣主或為不明或記號差訛或此戶已收而彼戶未推或此圖已推而彼圖失收或一號而兩主重收或兩號而誤歸一號或有分收不為註明而一併除去或祖舊冊而訛以傳訛又或有方收此甲復

收彼甲項刻而兩三轉移者致便里長無處辦糧里書亦忘其源派大造
原說矣由於此今本縣照每團原丈冊籍刊列推收號票如一圖天字一
號起至幾百號止即照區圖多寡填號填實推票印發里書每里照圖原
丈分發收田者意收某號即與該書揭票此據以為除彼據以為收分收
者里書另寫一號票用私記合同印給于官票之上仍付區總處掛號方
准推收如此揭一號矣馬有重收之弊一推一收照號造冊焉有
增減之弊此圖有推彼圖無收不推作除此圖有收彼圖無除不推作收
有田之家應收田畝毋論十號百號俱許揭票總釘交與里書立戶有何
差訛其中如有方行新收入甲又復轉收別區別團以希規避者查出即
行究罪里書同坐

鹽課 國初場有團：有籠丁：給酒地草蕩及工本鈔煎辦商中買者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浙江下

十九

輸商粟於遠赴場支鹽掣賣洪武初亦以四百斤為一引後行改辦小引
大引給工本鈔一貫是戰給鈔八貫辦成化中分引目之半為折銀嘉靖
三十八年改本邑為折色鹽銀半解京濟遠半給商自赴場買運運至盡變
納校本邑之舊歲課日証率又從有司責辦鹽課不盡出鹽場出民田
補十七八矣一曰帶徵水鄉鹽折銀免分運水鄉自正統中巡撫周公
忱始時鈔去不付工本無出因分附場為濱窰令煎辦遠場為水鄉窰令
代出工本米後米不能辦則約折色鹽課：人不能辦則改水鄉窰鹽課
民援民後銀歸民銀帶徵成化末御史彭公詔議也是為民代水鄉窰
輸鹽銀之始一曰重徵水鄉為濱民為認銀水鄉為業歸濱窰鹽課價民
糧帶徵失後復公百年而連司以壓欠商價多奉院檄下縣問故時水鄉
濱屬縣否屬縣則宜增稅課未給鹽往課也課以民瀉私若干對因舉加

稅若干一蕩價也民代輸者一民瀉代輸者又一萬曆三十九年事也邑
人侍御彭公嘗請之憲末諭兩浙鹽課萬曆四十二年監院楊公鶴檄
度科提補前價可為若以但一時承委官奉行未竟元一舉派加該遠
里調推應 皇仁本院上疏部覆量減一半凡里里加派者自四十二
年為始照數免云云本縣民瀉初派每畝一分六厘七是今減為八厘
三毫八絲特賜公亦未是此瀉為民瀉只照舊例或若知為民瀉必
應正全今鹽利實入 縣官者益無幾而瀉地與瀉價窰丁佃之海上民
坐享其入歲不下三四千金有司欲問之則詭以窰困聲上聽不察其實
曲護之不知民實為窰困窰故未嘗困抑又不第無困已也始乎調停卒
乎偏瘁肥不可返鹽政之失實不能無遺憾於作法者已茲以 國初迄
今鹽課額額列於後庶歷時厘正者有所稽焉 知縣樊維城議 國
初窰戶辦鹽官給瀉地草蕩及工本鈔米以為之資單蕩薪採有限全賴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浙江下

二十

鈔米每引一石者足充年盆費故所收鹽利為最多後鈔法壞工本無出
窰丁從業者以瀉地草蕩佃之人取息抵課而家於水鄉稱水鄉窰其仍
居海濱稱濱窰者僅餘三之一焉昔之名臣如周文襄者來巡海上亦姑
隨順人情免水鄉之煎辦而令其代出鈔米以給濱窰運米寔難辦法終
不行迨彭公詔巡視直隸其困地之為民水鄉盡得落籍而應辦鹽勛則
帶民糧徵銀解運司本縣田畝始有二十三十金之加民代水鄉窰受累
此時水鄉所遺草蕩若即併歸濱窰獨可計草價以派鹽勛少損民田帶
徵之數乃官與徵銀一千八十兩解運司代之趙集至前任夏始議併給
濱窰失之已晚顧又予之蕩而買之草價反將此一千八十金者帶徵於
民糧復以兩場為惠不均更包補飽即四百六十金以均之合前共三千

五百餘金而此外係銀抵課本縣及嘉平二縣代解者僅有五百五十金之多重查已歷不一而足於是兩場課銀盡皆民為竈出糧土為鹽田出海砂所辦者猶有千金餘飽即直三百五十金而已更以官吏工脚之俸糧工食縣司所設之鹽課給賞計之所費又七百餘金取以相當實入之利益復無幾竊謂國家鹽筴之失算無如此邑兩場甚也總之一鈔法不行本結無以生息遂行權宜苟且之術貽累于民而無益於國至此今欲修復之亦求之國初給竈之舊而可矣夫國初所用給竈者非前所云二本鈔及通地草場三者即工本鈔不易復通地草場自在即適地時有毋漲蕩之無虧損有壟閼者又在今兩場竈丁所受草蕩每丁多者三十餘畝少者亦不下二十畝每畝佃客納草價五六分與竈丁其耕熟者分為上中下三則增派稅銀自三分至一分五厘解運司大約竈丁

所得草價多者每歲一兩餘少者亦不下八九錢而適地之佃與人者又可得銀二三錢不止至問處丁所納手運司者每丁稅額實不過二錢有奇而已向惟責其煎辦每年每丁須納鹽三千六百斤值銀七八兩之多故給之草蕩給之工本米復厚如此今因工本米不給鹽課俱帶徵于民糧止貢其納銀二三錢矣此即適地之入足以之有何所困而必須優厚之也乃空顧此草蕩與之今歲草蕩價之厚入豈非當事者失于籌及相沿冒濫未敢手抑鹽司積資貽失欲留此以取分于竈戶故相隱而不發至今乎天民為竈因田復為鹽課出辦亡論矣蕩固國家地土也草價固國家地土所產也不辦鹽而收具有此理否即辦鹽而以一二兩之入輸一二錢之稅下而納丁又有此理否民之田可令代徵竈之蕩胡不可加徵也憲之為可自佃之而後價蕩之價胡不可改之為稅如民田

一例徵之以補鹽課以減本縣帶徵之課也計兩場耕熟之蕩海砂可得三四萬畝飽即可得數千畝今分三則起稅解運司者不過千金若以民田稅銀額論之尚可加銀五六分當得銀三千也其未墾者畝可徵銀二三分兩場為畝九萬餘又可得銀二千餘也今莫若盡以其蕩歸之有司將佃客姓名籍之于冊一如編審里長之法荒蕩各自為里畝多者為役頭畝少者為甲戶立限徵銀解之運司除抵海砂課銀一千有奇飽即課銀三百有奇外尚多三千餘金則以一千金抵本縣代納之蕩價以二千金抵本縣帶徵水鄉之鹽銀綽然有餘民可勉而國計可裕其兩場適地尚有一萬六千餘畝減佃價之半而徵之尚可得銀一千六百則或歸場官收解或歸有司照前法徵銀亦無不可總之今日海上煎丁俱非真竈編排直捷徵銀自易正不必令多人豫于其間恐其中飽而無益于

國也斯議也不知者以為創說而實非創也蘆灘已先行之矣考之兩浙雜規載萬曆四十二年蘆灘場竈趙志奎等建議將蕩食後毋沿照丁給蕩之空名鹽院楊以為不易之論將蕩戶名下實查蕩產畝數按籍食差其貧竈之有丁無蕩者盡免其役因其法入之復命疏中至今蘆灘稱便夫蘆灘亦海邑折之平湖者也三場事體元同蘆灘可行海鮑獨不可行乎但行之則于民于國便乎奸竈于鹽司胥役俱不便耳夫立法而欲使小人稱便欲使小人無梗千古無有源于計者要在獨斷獨行而不為所撓阻斯得矣

戊海關倭亦名曰日本其國西南至海東北大山地方五畿七道三島即班固書所云會稽海外有東鯨人若是也其人顴頭斷髮跣足輕生好殺多狡謀善為盜賊漢唐來通貢中國未聞入犯後至宋沿海關市舶徑道

蓋通元人承之奸闖出入者幾多勾引廣於是思始興先是元至大中有倭泊慶元使掠擊事兆矣而國家初平海內所慮咸群雄方若張皆在海上海故部軍通誅不能出者則竄而之海島糾羣倭入寇掠以故嘗之發乃在開國時高皇寶錄載洪武二年倭犯山東淮安明年犯瀾東福建其五年寇我澈浦殺署人民而長老亦言洪武四年有海民沈保童用竹筏載倭登掠海鹽事縣首被倭患如此上念區寓新真海境獨嬰憂亟遣帥巡禦又即家起信國公和相視並海要害築城置衛所統官軍各占信地戍守其法甚備於是鹽之衛所始建一曰海寧衛指揮使司在縣城內一曰澈浦守禦千戶所在澈浦鎮一曰乍浦守禦千戶所在乍浦鎮今析屬平湖二所隸衛隸浙江都指揮使司以內隸於左軍都督府有烽墩有寨凡五十有七聯布海岸南屬之海寧所北屬之金山衛境汛月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浙江下

二十三

各以軍五人守之瞭海洋船火報警息有戰船為大青為風尖為八槳凡七十有二其五百料者以軍百人駕之汛日出海洋巡倭大汛二三四五月小汛九十月此五月風多從東北來倭入犯易也之三城鼎足稱重其後激有小警旋就宴寧先臣鄭曉曰洪武末年海中方張諸通賊壯者老若死以故沿海即縣得休息謂此也永樂中益嚴汛守其七年有沈家門遠哨之議沈家門在定海海洋外舟山普陀間倭人入貢每泊船於此信國經理時因立水寨防禦至是調衛所戰艦協哨蓋欲聚重兵一處壯而漸聲援然此山去東浙為近去西浙實千里而遠非本衛衝要必守之地洪熙元年巡撫浙江右布政使周幹請撤諸近海各守信地宣德初行在兵部又以為言皆未果撤至正統間倭警作頻年寇大驚寇枕渚且寇我乍浦者再朝廷命侍郎康公宏巡視海防因漸有厘改焉先是衛

五所並在衛署至是以乍浦新中惠所軍單弱奏調後所移署乍浦城貼守其北十里梁庄堡地尤衝增拓為城以指揮一人統官軍戍焉徐泰曰浙西並沿海之地海盜為要海鹽乍浦為要乍浦當西海口可泊艦：欽寇：國朝既設守禦所正統間倭夷登岸吏兵不能支故復以後所守至今海口梁庄等營戍必也而澈浦所亦調湖嚴海寧三所軍遇汛協防添築二所城及縣城南北二牆望臺併省烽墩與寨為三十七所其沈家門戍亦以其時撤回增設騎標馬一百五十四足傳遞塘報在海岸設防而戰艦則減為小尖哨船二十備乍之西海口不復遠汛申飭雖詳事稍異開國時夷成弘而後海上久無事龍三所之戍撤者諸升履尚文雅純言兵軍亦服四民業者多雇尺籍大司馬譚公綸有云自昔衛所空虛使存尺籍納充吏承其次者出在為商其次者其家道敗者讀書求舉而外性不通同賣放回附近宗種歲戍常例皆不操守至於補伍實難則反為廢難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浙江下

二十四

殘廢老弱不堪之軍軍伍不操戰守無至嘉靖中海船廢盡馬類亦減武備棄耗極而倭變適大作初國家仿宋元遺制開市舶寧波嘉靖之二年因是有宋素卿宗設之開此而革船司禁番船往來顧不能盡如禁率泊近縣移與內臺市內豪吏狡積漸除員弗償諸奸商益壟壟起為賊勾倭人沿海寇犯不休朝廷為設巡撫及總制大臣東轄浙直福督勒若朱公統王公忬張公經李公天龍及胡公宗憲先後來並師而衛所軍不堪用則募民為兵用之兵制因大變都督黃泰云向來海上船出近洋漸弛勿引番船紛然往來海上各認所主水艙貨物裝載或五十艘或百餘艘成群合黨分泊各港又各用三板草撇船不可勝計在於沿海東其強悍以為護其後州許二往獲與港最稱強後被朱都御史遣將官領福兵破其巢穴焚其舟艦擒殺殆半就獲與港築載許二遣去王直亦徽州人原在許二部下當儲蓄有沉機勇善人多服之乃領其餘黨改佐烈

港漸次併同賊陳思盼崇德等船位逐致當強以所部船多乃令毛
海軍徐德源徐元亮分領之因而海上商船出入聞無盤詰而與賊之徒
紛雜於蘇杭近地之民自百艘時鮮望酒米款子者自皆畏其難而不敢
而其志益趨其復四散劫掠各道者之家則不相犯而自能趨之於城
客之家食其利任其難且為之打點護送如銅坑用以結統船以為
彈指以為大藥鐵以製刀鎗皮以製甲及布帛絲綢油麻米等物無不
由於肉索賄而內地之人無非保護其貨即如晚吾學編日本考言海寇之起
相吞併連並為盜賊合先時浙有把總四臨諸衛即選衛指揮充之至
觀而說當時起之者始蓋先時浙有把總四臨諸衛即選衛指揮充之至
是分六總改 欽依以都指揮體統行事重其權浙西者曰海寧總駐乍
浦金壇一總海寧一總嘉興二十八分定海陽龍二總於海昌國為
二總共六總三十六年以六把總專權不重更先時設總督備倭都指揮
應各總列衛都司是以都司權輕設總兵定海節制而浙別設奉將四
奉 教統領六總浙西者曰分守嘉湖奉將駐縣城海防類考云洪武三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四 浙江下

二十五

指揮一員於都司統沿海各把總嘉靖三十一年倭寇以督閩權輕兼應
不前添設奉將駐定海三十五年倭寇總兵官於定海改奉將於臨山總
督備倭都司裁革專設統嘉湖及溫處台金嚴嘉興等四總分守統禦而
定海總兵官中調度節制各奉總局 會典云嘉靖三十二年添設統嘉
奉將三十四年改為嘉湖奉將三十五年 先時有海道副使兼巡而浙已
分設奉政理浙西至是復增設副使備兵抗嘉湖名其兵之區曰嘉興區
用上承督府下監本區之總奉駐縣城海防類考云巡視海道舊制以特
領於按察使嘉靖初年駐省城遇巡歷全浙沿海地方三十二年駐
台州二十七年改駐寧波仍巡歷全浙沿海地方三十二年駐
嘉興台各府兵備而海道所轄止寧紹區矣 添設奉政事類考不載惟
嘉興舊志云正統七年倭寇所轄止寧紹區矣 添設奉政事類考不載惟
提督海道因設分司公署人數裁減云云正統則添設滿漢而陸兵則即城
一員駐紮鹽運使司自劉理軍主而經理運使司有前倭而陸兵則即城
設五營縣城設二營乍浦二營澹浦一營合十營：各五百餘人遇汛分
循塘拒守汛水兵即城亦五營：之人數同陸營平時戡守即境水而海
軍仍守城池水兵即城亦五營：之人數同陸營平時戡守即境水而海

上募福蒼船七十七艘兵二千餘人立海鹽乍浦澹浦三關分三總戍守
兼出哨羊許二山羊山至許山一潮許山至乍浦亦一潮倭來至陳錢山
合瞭自陳錢至羊山復占風分瞭犯潮直故羊許九潮西門戶永樂時哨
沈家門則已遠正統時撤而泊乍之海岸則已近惟哨羊許於潮西海徑
有合備二十隻後倭省不修缺者不補嘉靖三十一年倭寇船無可用海
軍總改募福蒼等船 至其佗徵調客兵如坑兵印兵漳兵廣東山東兵狼
土兵及橫江烏尾船兵往來遊擊者又不在前所設營哨數坑兵處州中
大仲營統五百人守鹽運有戰功後改駐印兵奉將湯克寬家丁也守城
却敵甚得其力時凡三百人漳兵漳州兵奉將盧鍾張猷部下省有之倭
中多漳人戰時兵有與賊通賊事者廣兵三十五年調至守鹽一千二百
人山東兵故老言三十四年嘗調至宿城外掠奪索食不藏於賊廣西田
州兵亦三十四年調至土福民率之過鹽運提金山賊失利而歸廣
東烏尾橫江船較福船尤大三十五年調一百八十艘分撥浙直海洋在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四 浙江下

二十六

前給稅海鹽之外此外又有湖州水兵指揮嘗考胡公用兵時故稽徵費
徐行健所統有四百人然用之陸戰不可曉嘗考胡公用兵時故稽徵費
餉六十八萬有奇而嘉興七邑所增田畝額餉幾五萬慘括苛羨克餉銀
又不下二三萬並以給本區增設兵則兵數之多可知已 嘉興德倭安事
記出兵餉銀一分三厘 惟時縣境大小戰不知凡幾砂腰新塘兩戰殺指
揮三人滿朝馬呈千百戶七人 王維隆妻崔楊氏康孟家壩殺指揮一人
全軍並獲指揮李元律與廣州千戶薛卿等被百戶家應北王橋之戰亦
殺指揮一人 徐行健 又指揮姚衛城澹浦再被攻賴泰將湯克寬令鄭
茂指揮徐行健尉李茂力守得完而攻乍：竟破城中人大半殲於後諸
賊以掠飽不得去誘之偽降離解其黨便自相縛以効功於是陳東葉麻
繫徐海亦靖王直受餌就阱諸主名賊帥及群倭相繼盡海上始就寧胡

公功實多矣東南即縣大抵皆錢我三城四郊外民廬稀煙火欲斷矣嘉靖末以警患有銷兵之議始汰兵備令巡道兼攝切實防務胡兵備今以嘉靖初年隆慶三年汰諸營即城及衛所三城合留兵五營又汰海盜激浦二關水兵留乍浦一關居平泊守臨汛出哨且有抽選軍丁補兵之議四年巡撫谷公中產始定嘉興區兵制曰陸兵凡一營五總中總守嘉興五後總守海鹽右總守激浦前總守乍浦曰水兵一關凡四哨一哨羊山一哨許山一哨乍浦西海口一哨白塔港其哨守之規則每遇汛月各總遞移屯就遠以資防禦中總屯海鹽左總屯鹽之龍王塘前總屯梁庄後總屯乍浦城右總屯激之南海口水哨兵遠出海洋各哨所占山嶺南與臨觀海哨會北與直隸金山吳淞海哨會哨陸有警哨水有符稽驗各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二十二 浙江下

二十七

有法而陸兵募兵一總軍兵與民壯兵各二總水兵著舵募兵貼駕用軍兵時常事者以軍與民壯並在食糧之額用以充抵民兵則兵數不虧餉數自減蓋於總泰新法中仍參用軍伍存衛所初建意兵制有變而得其善者此制也海防額考云倭亂時而浙君募陸兵不下十萬餘續因戚用至隆慶四年督撫軍門公應准各區水陸官兵內嘉興一營五總募兵一總民壯軍士二總海軍提水兵軍備用民壯者除兵九百一十五名加添軍兵五百二十三名謂之民壯軍士三關改爲四哨白塔港為一哨兵船九又五兵應提提李記曰自倭亂平三關改爲四哨白塔港為一哨兵船九二層門戶立為一哨用李船二艘沙船八艘將中軍把總領之許山為第一把總一前領之孫山為第二層門戶止為一哨用船如許山之數以備陸把總親領之據此則當時船亦或為五十三艘數有可稽者民壯始於正統特復正德中每縣額十人年又定為每里一人初為力左嘉靖五年工食派秋糧中嘉靖始有額縣會典隆慶四年題准浙江通省額設民壯除留守各府州縣城池庫外其餘徵募工食挑運精壯之人該立縣伍總各該縣都把總官與軍兵合營操練縣志隆慶三年以

其餉之奉文議華民兵在于海軍衛所設年七所軍兵挑選足數各搜以海軍衛所糧餉酌量官以各所戶口定額軍兵在軍中者本折閱夫萬曆初水兵貼駕者復改用民兵僅存軍兵之半其一百八十名募民兵補之在時以倭警又息始裁五總中哨又裁白塔港哨船之半不數年萬曆二年時以倭警又息始裁五總中哨又裁白塔港哨船之半不數年金山見告海上復修舊所載者多補又有乍浦地尤衝兵止一營為弱增設軍兵一總左營而稱舊左總為中左營舊中總為標營汛時左營屯乍後營改屯龍王塘南標營自守郡城聽調發移屯之規稍變其黃道關舊置激浦開關亦增設哨船以白塔港為中遊左哨此為中遊右哨而每遇汛期督撫軍門撥嘉湖兵巡道同分守奉將督發兵船出戍海洋督撫則間歲一親行焉陸兵陳習無總以中哨三隊習為號每什以二人習時其習弓弩臨敵為敵衛陣則刀牌手護之刀牌手衛陣則長鎗手護之弓弩鎗鎗手衛陣則狼牙手護之長鎗必相間而進而大器尤利於用其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二十二 浙江下

二十八

各營百子號為錢火藥火銀船彈箭筒及水哨發賣將軍錢即撥之類皆官銀違發各有成額船稅本區嘉靖中為給稅隆慶後改為官造官修以數侵剋弊多不堪經久萬曆二十五年議令各捕頭須親詣自造充為私船處處他弊定限三年燒沉四年輕修五六年重修七年拆造通連年分船兵照限放炮在改食兵糧扣省給餉無差稅令計各船每年每隻稅銀福船七十四兩三錢四分香船二十四兩沙船一十一兩二錢二兩六錢八分其銀於嘉興府領派料銀并扣有月報銀內支給網船像各隊兵自造自修則不給稅按福船中為四等高大如樓船小者相連即帶沈之沙船稅則不給稅按福船船底火首尾如一旁有十槳破浪如龍尤便速巡哨探之用

三

崇德志 崇德田地相埒故曰壯僅是支民間八箇月之食其餘月類易米以供公私仰給惟縣日是種故縣務最重凡借貸契券必期縣畢相償即冬間官賤起徵數多不敢賣米以輸翌日後米價騰踊耳大半以米從當舖中質銀候縣畢加恩取贖然當舖中待銜搭色輕重其間度因很難一出入子錢外不止耗去加一矣以故民間輸納利難畢不利田也而後進以之難有由然矣

安吉州志 論曰若水發源天目藏泉潄澗衍迤四境而豐邑居其上潄即旱澇稍易為備惟吉山盤地蔽其勢仰故不能潄所受僅東外二溪而復轄于梅溪其道隘故不易泄考其初兩畝諸湖小山諸塘間用導川畜澗以供灌溉而分衆流今二溪既沙石善於塞又旁緣竹樹為梗而湖塘業已半為桑田益隘且傾故往雨暴至輒懷襄崩割少曠遂成焦土如是而望歲無凶歎民不耗病難矣議者謂水道亡策獨湖塘故蹟墮者浚之廢者復之梗者除之廢幾鍾洩之上計或乃以工力繁浩且徵民成業為虞昔李冰鑿離堆史起決漳水豈其不捐一錢不被一塵而古今以為常績顧利害小大經理方畧何如耳苟不惟民患是圖拘文牽俗環曰毋動為擾不已過乎乃近時復有沿溪水利之稅是以尺寸遷徙靡常之地而加恒賦以重困吾民益非法矣

紹興府志軍制

皇明紹興府設三衛五所隸浙江都指揮使司仍總轄於右衛兼轄於左衛此其軍制也而各衛所復有帶管及召募名色衛軍例也弓手領於巡簡司據營土寨鮮馬規模與宋不相遠其軍始調自南北從征者繼乃抽台溫等處民四丁之一以充伍為指揮即將也千戶則營將百戶鎮撫隊將大務取防海居常則用以弭寇賊民既出食食則守本業率妻孥戢戢也無預兵承平久無所事軍江南諸省率用以轉漕指及持糧浙雖有海備亦半漕馬費國者或謂東南士卒罷於轉漕殆非也余竊為職方主事當攝入衛班軍班軍數萬人自正德來俱作役司空度匠作曰白金五分歲可省冬官六七十萬金若以還營則為隊而已矣入衛者習為兵或不具兵器聞輸作則便聞營操乃顧不甚稱便也晉人有言曰巧於用短兵亦宜然故九邊軍亦大率用輸作而揣其鋒於家下築城垣治器械功均灼矣康賴月給不虛耳司寇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十二冊

浙江下

三十三

昌獨司農萬師也何為罷手衛軍既驕驕沒者又以死事錄功有司憚用之正德中王晉漢奉兵乃起民兵之議今民世快手捕盜等名色是也亦亦廟軍類也而沿海則多用義兵先是嘉靖中金衢比鄰有礦賊踰山抵義烏義烏鄉兵擊勝之斬數寇其後以長槍勝鄉人私相傳習得兵法自茲遠近競募南至閩廣北至劉成義兵故患少子弟不習為耕則習為兵夫食好水以待募義烏人大患之而性昔兵法或乃發不知徒自皮於婺州也衛家說曰故者不挑補選者不請以軍政何賴然額額固省矣今俗呼衛者曰軍而募者曰兵兵禦敵而軍坐守兵重軍輕軍備衛於兵壯軍乃復充兵其變勢也不以清將何之乎石曼卿以建鄉兵顯名至或周之捍敵則笑曰此得吾意也不若募敢行者餘姚江南兵自具食無通帥却職於後清撫謝生軍勇取五百人聲稱：四馳竟敗死衛人其目衛是雖稍猶廢矣况驅市人而戰者未故曰廢也兵曰增軍日損兵曰驕軍日懦此無足志者志異日之兵復如軍

耳義烏之待募者可親矣通捕裁餉遂有壬午二月之變而汛時恐缺需則每海以海樓傳羽書令人耳目驚也兵不戰不利戰又下策不忘戰之術蓋難言哉

嘉靖初巡視海道副使駐省城巡歷全浙沿海二十三年移駐台州二十七年改駐寧波三十年後地方多事分守泰議駐紹興尋改使整飭兵備稱兵巡道隆慶二年以海道兼理寧紹兵備紹興仍以泰議分守 先年浙江沿海原設總督備倭都司一員考選把總指揮四員統轄衛所而分定臨觀為一總嘉靖三十八年分守定海總臨觀全浙共六總三十一年添設泰將一員駐定海分守寧紹等處三十四年賊破臨山衛則添設總兵官一員駐臨山三十五年移總兵駐定海而泰將駐臨山專統陸兵三十六年六把總俱授以都指揮體統行事隆慶二年泰將改駐舟山專統水兵以定海遊兵把總調臨山領陸兵萬曆十二年裁革陸兵把總俱屬臨觀把總統轄駐臨山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十二冊

浙江下

三十四

兵部尚書譚公繪昔為海道副使嘗建議云衛所官軍既不能殺賊又不足自守往往端罪於行伍空虛後存尺籍似矣然浙中如寧紹台溫諸沿海衛所環城之內並無一民相雜廬舍鱗集豈非衛所之人乎顧家通設資者佳小納充吏私其次賄官出外為商其次棄其家養其兵其次倭占其次振演觀劇其次識字通同該倭回附近原籍歲收常例其次舍人皆不操卒即此八項居十之半且皆指銳至於捕盜食餉則反為疲瘵殘疾老弱不堪之輩軍伍不操戰守無資弊當坐此至於逃亡故絕此特其一節耳今可委賢能有司同該把總官往各衛所督同掌印等官不必論其任分先核城中街巷計有若干每衛每巷共有門面若干戶分格眼紙一張諭令自開房屋幾間男婦幾口某係精壯某係老弱至於蠶桑床鋪若干亦俱實開貼於大門上乃各委官持簿領額各伍官鎮街後復逐一面詰諒官旗有無隱漏并執結明白然後比對戶口丈數庶幾可得十之七八於是取其見在人教通行挑選精壯者存留食糧老

防不堵者通行幸退即以戶丁精壯餘丁選捕如果在營故絕無丁者除本省地方照常行外其他省人民屢勾無解者不必駕言軍勾即查照近例嚴選別戶精壯餘丁補伍至於充納吏承遺例役占者通行禁止其責故逃出外行商業營投兵械及隱容在籍收買等項俱責令該官官旗及家屬人等兄其前罪通行勒限招回一體選補務使食限者皆精銳之士無復以老弱充數不食限者雖係保甲之法編定守城如百姓守城之例不得以無報籍口該管守旗招補補充至天分以上即重行獎賞其有仍前縱容賣放者掌印及諸佐官旗聽各道從實查報輕則開罪降級重則解軍門治以軍法如此庶軍政可肅守有人不至臨時外請兵矣自嘉靖三十二年以來兩浙招募陸兵不下十萬近年漸次裁選取民壯者兵正軍收用存紹興募兵壯軍兵各一總總總總用民捕者船兵五百二十四名添募軍兵二百二十九名并原用軍兵一百二十一名為船二軍加復臨觀總兵兵一百四十三名今並裁撤倭亂之後民耐竭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二十二 浙江下 三十五

夫兵而選軍蓋取足於正例原募食報之額雖加至一居比之全給兵餉者已省矣乃日久弊生正款逃亡餘兵食報補後月給之餉兵民兵無異且強悍難制是以又有復民之議云訓練之法臨觀一總水兵每春防汛畢六月中兵船收港七八兩月皆舵捕守船俱飽把總督同哨官在定海衛教場至九月初上船防通小汛十一月起至來年正月止俱在定海衛水寨同定海總三日一次訓練臨山營陸兵每年定期調發沿海防守聽把總督同哨官共掌波兵合營訓練汛畢回營過三六九日臨山把總自行訓練水兵長技軍火互用如戰船離遠則以鳥銃百子銃發賣為先戰船進近則以長鎗鐵箭藤牌為便各派器械泊守本境遇警與陸兵齊接陸兵長技短炮中哨三隊俱習鳥銃每什以二人習刀牌二人習狼筈四人習長鎗二人習鈎鐮短鎗賊時俱習刀牌如鳥銃衝陣則刀牌手護之刀牌手衝陣則長鎗手護之鈎鐮鎗手衝陣則狼筈手護之兵制之常經也

哨探之規各區官兵分撥小哨以刺虎網船輪流遠出外洋往來哨巡仍此舊近兵船交相會哨俾獲檢軍瞭望通有緊急通行飛報其出哨哨機臺有單汛兵皆會哨取單軍司仍刊制哨發各總照依派定處所給符往來會哨交符俱填發日到時刻汛畢簡核不許近洋交單其沿海烽火臺臺立哨探哨臺每日南北各通發一簾彼此循環毋分日夜巡邏遞送傳報有無聲息責令陸路官軍簿登記通到署歸姓名日時每五日類驛飛報各將領當親督兵船出洋哨探通船經由信地即從實飛報某處賊船幾隻大約賊有幾何傳報境分投防禦應援即督官兵相機剿辦其違哨有兵船見賊即報不約定信地其虛報聲勢及望風輕報者獲實治罪若賊在洋搶擄而隱匿不報者處以軍法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二十二 浙江下 三十六

嚴生理日促轉而從違奏令漁船自備器械排甲互保無事為漁有警則調取同兵船無布防可先是巡撫御史董威題定漁船各立一甲頭管束仍量船大小納稅給與由帖方許買鹽下海捕魚所得鹽稅以十分為率五分起解運司五分存留該有聽候支用每年三月以東黃魚生發之時各納稅銀許其結繭出洋捕魚至五月各令回港為度二年巡撫都御史方弘靜復題令編立練網紀甲并立哨長管束不許後落後仍撥兵船教習巡捕海官員統領于漁船下網處巡邏賊即勒說者曰海民生理半生計在田半生計在海故捕不收者謂之田荒魚不收者謂之海荒其淡水門海洋乃產黃魚之淵故也每年小滿前後正風汛之時雨漸漁船出海捕魚者動以千計其於風濤則便習也若械則鋒利也格開則敢勇也驅而用之亦足以捍敵讎而稅之尤足以饒軍而乃疑其勾引而屬禁之遂使民不聊生潛逃而從違矣故編名以指其出入領操以辨其真偽納稅以徵其課課結練以連其綱而後又抽取官兵

以為之聲援不惟聽其自便為主且資其捍禦矣豈其取給於區區之稅以助軍興之萬一耶

說者曰劉倭之紫海易陸難然水戰又以擊沈賊船為上計轉賊次之陸戰以摧鋒陷陣為上計斬獲次之惟重水戰之當則賊不得登岸遑民不知有兵西境要然此海防要案也

山陰桐橋西去府城三十里水汴漫多支流深濶曲難以屯兵利主不利客三山關北去府三十八里山會蕭賴比蓄水宜防室古博嶺西南去府城四十里此諸暨楓橋接築園北胡將軍大海先諸暨自茲路來戰越即嘉靖三十三年倭夷據山陰亦由楓橋進山間寇退俱由此入境舊有楓橋巡簡司今基址尚在似宜復設抱姑壩西去府城五十二里上連鏡湖下接小江會稽曹娥壩東去府城九十二里江水滿急隔斷兩岸通江而營利守不利戰石堰東去府城三里諸水之會可駐兵衛城驛日嶺西南去府城八十里諸暨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浙江下

三十七

界元不棄延譽聚鄉兵處

蕭山西興鎮西去縣城十里通錢塘江險要時有寨

新林鋪東去縣二十里宋時有寨 劉嶺嶺下則三鎮西南去縣一百里唐

劉漢宏嘗分兵據守踐修擊破之 諸暨長浦西南去縣城五十里元時有

壩壩西去縣城五十里元時有閘 湖頭鎮南去縣城五十里元時有巡簡司

對界東去縣城八十里唐宋有寨 五嶺嶺西南去縣城六十五里

國初李將軍文忠築新城拒謝再興 餘姚李家園東南去縣城三十里是四

明東門元時有巡簡司 梁新西南去縣城四十里人烟湊集亦一巨鎮是四

明西口 聖竹嶺西南去縣城三十里與上虞接壤 上虞梁湖西去縣

城三十里是曹娥江東嘴 百官渡西南去縣城四十里亦隣於上虞時舊縣

城 廟前山東南去縣城四十五里元時有巡簡司當三縣界地甚僻

佛跡山西北去縣城四十里宋元有寨 留界店東北去縣城十五里

冰清鎮嶺北去縣城四十里 白峰嶺西南去縣城八十里唐宋有長樂寨元

有巡簡司 三界北去縣城六十里

新昌黃平嶺北去縣城五十里其地形可入而難出唐王式敗梁甫於此

三洲渡西去縣城十二里唐宋甫敗三將處 閩嶺東去縣城七十里接天台

界以上皆內地宜設備者也

三江所不瀆於海地勢稍緩然去省城八十里海上有警烽火於此通島嘉靖

三十五年倭寇突犯改城我兵敵退

臨山嶺當衝要東接三山西抵滬海嘉靖三十二年倭賊攻陷 滬海州東衛

臨山西北黃家壩 三山所界於臨觀之間東西兼顧 觀海衛三山為右

翼龍山為左巽居中節制應援地屬惡路而轄於紹興犬牙勢也不欲以全隄

與爭波也 龍山所北對金山蘇州大洋東對想港伏龍山獨臨海險去所

僅十里乃賊船往來必由之路臨觀一總之咽喉也封守慎固省城安枕而卧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浙江下

三十八

失地屬定海嘉靖三十四五年間倭賊屢登犯 金家嶼丘家洋連

界東對想港海深北望洋山三姑大洋嘉靖三十六年倭船盤旋月餘為我

兵所獲者交腹東由馬門廟屬浦湖一帶至慈谿縣立於寧波府極為險要今

汛則撥標兵分哨若漁船下海捕魚則輪撥臨觀兵船一枝繫泊浦洋海深盤

結紆網

閩四三江所一曰大開閘 觀海衛三曰文亭曰長溪曰桂湖

臨六臨山衛三曰泗門曰烏盆曰化龍 三山所一曰眉山 港海所二曰施

湖曰四滙焉以二處海水衝激夷船易泊特立寨安官一員鎮軍五十名守之

今廢

敵臺四三江所一曰蒙池山 臨山衛一曰羅家山 港海所一曰西海壩

龍山所一曰龍山

烽墩三十七三江所六曰航馬山曰馬鞍山曰馬峰山曰宋家灣曰周家墩

水利志 八邑自隸新昌外其六邑俱以湖為水虞農大望之為命盛衰時爭
於或至開相然上下歷代則日增湖日損至今侵湖者猶日未已地狹人
稠固其勢也通泰天田之漲起湖中熟田率多起耕鄉長老云湖中不宜有田
有田妨水利起耕非便而或者又謂不起耕止損縣官糧田固在返湖舊田
亦不緣遂忘累家為一說莫知然否總之湖為遠利今侵者雖莫能禁然要為
干法者以起耕言之則田湖者乃為公家增賦豪戶競爭先失無侵者耕的丰
存之嚴禁將米園時為師亦中策也水自溪入湖淺于河注于江達于海防其
氾濫則堤塘壩壩時其格則開水門分引水則礮壩田通舟無礙交其利害
宜矣

海塘長而工力大起蕭山之長山依餘姚之上林接慈谿至定海連延五百
餘里中更七縣而五為紹興境 蕭山北海塘在縣東北折林白鶴兩鎮之間
長二十里而自長山之尾東接龍山之首為海水出沒之衝山陰獨海塘在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冊

浙江下

四十二

府城北四十里且清風安昌兩鄉 會稽海塘在府城東北四十里東自曹娥
上虞界西抵家濤山陰界延五百餘里以蓄水溉田 復海塘在府城東北
八十里南延德勝鎮北三千七百一十一丈 上虞海塘在縣西北寧遠
新興二鄉東自餘姚蘭風鄉西抵會稽德勝鎮 餘姚海塘在縣北四十里縣
之北壤東起上林西盡蘭風七鄉十八都 蕭山西江塘在縣西南三十里邑
之盡處也塘外為富陽江受金衢嚴嶺四府之水其上源高勢峻遠近蕭山在
其下流獨賴此一帶之塘捍之 自桃源十四都臨浦而至四都諸家墳南北
四十里所以防上江之水在縣之西謂之西江塘江至四都則折而東矣故自
四都而至龜山東西六十餘里所以禦大江之潮在縣之北謂之北海塘皆沿
浙江為之

會稽縣志

山陰量山穆中所條量法曰山有高低險峻犬率平岡

凸凹深淺遠塢一聚量員以致奸弊易生隱缺無計今開示量山通
年將山分作金木水火土五形明立五般算法則行算無差弓步可
核如金形山法當三等量算木形山法當橫直丈量水形山中廣
幾處大形山一直量至山峯橫量山脚折算積實見數土形山或量
中廣或分二段半月形量算或四不等亦可一溝一塢統作一號者
內分一則一面一麓查照形式分量運段填寫弓步一號之內大約
凸凹若務要中廣方得實數○又者民趙德仁等呈內云量山不比
量田俱是斜尖凹凸不等號大則弊多號小則弊少凡百畝以內定
有彎龍不能盡錄入冊務須分號方無遺漏或以三直三橫法量搜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冊

浙江下

四十二

獎始盡今呈數法伏乞裁處一乞令通年量山每號就註某山名某
形某以某法量之如此開造冊報臨撞易知一山如船形者內有塘
凹蛇形者中起高龍如兩傍牽量便是作獎必須當心直量中間處
橫量以按形準之方為無弊
國初山賦甚輕每畝科鈔五文而徭則以百畝僅準為一丁故山常
無定畝即私貿易者亦多不清核諺曰呼山喝水言但以目力具大
約也歷百七十年有司丈量皆不及至嘉靖二十五年會稽知縣張
鑑實始大田因并及山沿海老人某乘此謂山利頗厚始請改五十
畝為一丁實則未經履度也迨軍興用缺兵食歲增派田照丁派山
照畝則一丁之山視田數加二倍而山之不足畝者始重困矣嘉靖

四十四年知縣張進思至復議核之令民自報則山額視舊歲十四邑人李本移書為陳核法且請優輕賦如舊而進思以權去莊園積繼之亦將優山隱山者不利其優競以難阻時本已歿會有持書草以白者國從之定制仍百畝準一下而缺額則每畝驟增以取盈焉雖數未盡核數未盡均然準丁一市民頗便之於時山陰知縣楊家相亦量山陰山其缺數亦以其地及償焉諸邑無量者

禹堯相云會稽水源自西南而流入東北在昔與海潮相通海潮不節民受其病自漢馬臻築鏡湖以受諸山之水沿隄置斗門堰以時啓閉水少則洩湖之水以灌田水多則閉湖洩田之水以入于海九萬膏腴咸沐其利厥後增築海塘開玉山陡門而湖之堤漸廢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浙江下

四十一

時雖有復湖之議而今則有不必然者矣何則會稽支分派別之水其源數十其橫而受水者則曰運河焉自驚鼻山逶迤東北出入于巖萬壑中而流者曰平水北會西湖謝湖周湖孔湖鑄浦上灶諸水經若耶照風涇而分為雙溪西會禹池通鴨塞港抵城隍而入于官河遂由石堰而下南華龍塘又源出寶山者曰御河北流會鰲池西折通洞浦入官河而為獨樹洋遂由董家皋卸二堰而下南華龍塘又源出諸葛山曰青塘等溪西入盧家港南接富盛溪北流入官河為茅洋為白塔洋遂由樊江茅洋政平陶家水山五堰而下南華龍塘又源出白水崗曰倉塘溪會謝越康家眾湖西湖等湖出于潭入于河

遂由夏家黃家彭家三堰而下南華龍塘再東為東閣河有白米堰東流為曹城南折為萬源南華龍塘俱舊有斗門遺址尚存也凡諸河道縱橫一皆鏡湖遺跡而諸堰下注玉山斗門以入于海用是觀之田之沿山者受浸於泉源而其濱海者取給於支流既獲其利又免其患而利而兼收者實賴後海塘以為之蓄洩也是以前乎漢而無海塘則鏡湖不可不築後乎宋而無鏡湖則海塘不可不修然又有可慮者蓋浦陽暨陽諸湖之水俱入暨陽江西北折而入浙江其勢面環不能直銳遂踰漁浦流注錢清江北出白馬等閘以入于海迄今閘久淤塞水道不通一有泛溢則必東注而以會稽為壑雖有玉山斗門不足以洩橫流之勢每於蒿口曹娥賀鹽黃草灘直落施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浙江下

四十四

等處開掘塘缺雖得少舒一時之急而即欲修補以備蓄蓄則又難為工矣是以不免恒有旱乾之虞為今之計莫若浚諸河渠而使之深則可儲蓄而不患於旱近守南大吉之法可遵也又增修堰閘而使之多則可散洩水勢而不患於潦舊令曾公亮之迹可復也又修築海塘而使之完且高則可捍禦風潮而不患於泛溢近歲知縣王敬上塘榆柳之議不可易也三事既舉黎民尚亦有利哉若夫縣之東北有湖曰賀家周圍數鄉雖曰魚蟹芡蘆其利頗博但地勢最下非若昔之鏡湖水高于田則今固不能使此湖之水倒行而逆流也又有縣之東南沿舜溪兩岸而田雖地勢高峻然各有泉可蓄若曰珠曰捨曰湯曰長曰塘曰石浦曰舒屈曰招福曰丁家曰鶴鵲曰瀝

上曰漚下曰白蕩曰洗馬等湖惟各因其勢而利導之則其田皆可獲矣此皆在所必講者也

金階云按諸鄉之田一鄉至二十鄉三十一鄉其地卑其土泥淖其

水鍾聚不患其不蓄而患其所以洩之者有弗時也山鄉之田一鄉至三十鄉其地高其土砂礫其水涌不患其不泄而患其所以蓄之

凡八鄉其地高其土砂礫其水涌不患其不泄而患其所以蓄之若有弗豫也山鄉東南又有范洋之湖四鄉為衆山之壑淫雨決旬

洪水泛溢所謂內漲也內漲不泄遂成積患故漲于內者求所以泄

之而已諸鄉東北又有纂風之鎮三鄉為大海之濱颶風時作巨濤

噬汰所謂外漲也外漲不防遂成冊江故漲于外者求所以防之而

己一縣之水其利害大畧如此今之志水利者不究其原而徒泥其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浙江下 四十五

迹於利害所在漫不加省抑感矣矧河道縱橫錯雜其名瑣屑又不

能具載今姑求其源迥其派以志其水道所經俾後茲上者得考其

利害而為之興革云爾

宋會稽志、蔡城之法城自高四丈城闊五丈上飲二丈若城自高三丈五

尺則址闊四丈三尺七寸上飲一丈七尺城外築寢城去大城十五步一城

面已城城高與寢城外築壕去大城三十步上施鈎欄凡為三壕第一重

闊二十步深二丈水深四尺至七尺第二重連城五尺壕之內岸築羊

馬城去大城五步高八尺址闊五尺上飲二尺自三三尺開箭炮外至壕根

留一步理設鹿角大城上每三十步置馬面敵樓各一座女牆相去各十步

凡樓櫓之法曰齒鍾版曰拐子木曰伏免子曰手把腰福曰薦架曰踏空版

曰杖柱版曰羅柱版曰胡孫柱曰郭水版曰馬面曰櫓曰馬根踏道曰城肩

輓踏道曰苞曰草桿曰牛草曰甌曰大小索曰鐵鴈鈎此其名數之大略也

並塞控扼之地人習知故其募城也易為力而堅緻可守內地既非臨邊

又即邑安固無寇盜之虞若久雖與版築或出草創故書便舉欲在官者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浙江下 四十六

知城池之不可忽如此

邵武志 凡築城大約隔兩箭路即築方臺出城外

不建樓其上俾三面發矢以敵攻城者故名敵樓亦

名箭樓

山陰縣志 越之地南盤山谷而高北抵滄海而下高者水之所出

總其派蓋有三十六源焉下者水之所歸故海為越水之壑也宋以前鏡湖諸三十六源之水多則泄民田之水入於海水少則泄湖之水以溉民田湖水由堰關達于玉山斗門在縣東北三十三里唐武德間計八門北五門隸山陰南三門隸餘姚地力盡而歲事登旱潦不能使之病此古山陰之水利也自後鏡湖廢為田源既漫流水無所潴蓄以浣江之水灌于西江浣江在諸暨與東陽義烏浦江之山陰遂成水合流入西小江經蕭山入于海巨浸時遇霖潦水勢泛溢惟一玉山斗門不能盡泄知府璉及知縣煥雖更局施諸閘以濟之閘在縣北三十里小江之北其間有北閘三閘成化十三年戴璉所建南閘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冊

浙江下

四十七

五閘正德六年孫煥所建有即推官蔣誼反尚書王鑑之所議記其畧曰紹興古會稽郡山陰會稽蕭山良田千萬頃一遇霖雨則溪水橫流遂成災狀浮梁戴君廷節以御史出守越去深恤民患以爲小江決不可復開頃頃決不可再築故於山陰新鑑拓林各置一閘以泄江南之水又於扁施甲運各置一閘以泄江北之水復於蕭山之龍山陰之新河各置一閘以泄湖潮及麻溪之水而後水有所歸無復向日之漫漶而三縣之田可以望秋成矣王鑑之記其畧曰山陰附郭之邑而山而負湖之田視水之盈縮以爲豐凶正德戊辰泰和張侯圭奎出守吾邑謂農事莫重於水利恒切究心以三邑之水皆宗於玉山扁施二閘早則儲之以資灌漑晚則決之以防浸淫然環郭之地亘數百里溪壑深澗豈能遽退故於涇漣之隔倚玉山扁施增置水閘以分泄玉山斗門之水則三江之至拓林也司除矣復於扁施故閘左右增置斗門六閘以泄小江南北暴漲而三邑居民亦可均受其利矣

去也患去之無其方耳今之言者罔不以水利為建明然圖其功而

過於鑿水利雖不言可也善慮者亦行其所無事而已今積堰既決諸暨之水已無所患惟既前金華諸水運由漁浦入錢其境內水之以溪名者曰相溪曰上淺溪曰餘支溪曰白龍溪曰南池溪曰蘭亭溪曰雞渚溪曰芝溪曰虞溪曰白石溪曰道樹溪曰大梅溪曰巧溪曰麻溪曰帝子溪皆水源也水之以河名者為運河為城河為府河多為市民填佔架族嘉靖三年知府南大吉為鄉都諸河皆水道也按圖籍多方溪閘將備周諸河未竟而去牛頭湖曰黃蛇湖曰白水湖曰感聖湖曰秋湖皆水澤也水源必決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冊

浙江下

四十八

之使連水道必浚之使深其諸水澤宜查復舊額令圩人杜侵填廣停蓄以資灌漑焉若今三江之應宿閘則所以為蓄泄之計者至矣三江閘在縣北三十八里三江城蓋海門山墳地當尾閘為三邑之西門外凡二十八閘築堤百餘丈水口萬川會流泄之易如建瓴知府湯紹恩于是建高水塘築土壩開新河經理咸備侍郎陶諧記曰紹興屬邑八惟山陰會稽蕭山世之濠甚則野決海塘以疏之然兩閘口狹甚水至此則却行汎沒數百里夫海塘則潰漏猛猛並大為田患嘉靖丙申西蜀湯公紹恩來守相繼之求所以制水者乃走海口曰三江者相度之得海口山首尾相連數十丈間有石橫亘如甬公乃馳歸謀於僚屬即白於御史周公汝員既得可乃擇幹民百餘人以長之役丁夫數千人築巨石與山前石相枕壯以鐵鏈以林考灰上縱橫梁駕之中槽以橫板為洞二十有八其長望首尾之山石刻水則以隼其北按以土堤數十丈始苦卓莫測先以鐵鏈用箇絡於北山石投之左右亦用石其長

四百丈廣四十丈有奇開始於丙申七月六易朔而或其費銀凡六千兩有奇賦於三邑之畝丁夫料於編氓率吏苗以役塘始於丁酉三月五易朔而或其費銀數視開復丁亦然又以其美置小閘於其要處者五於是水不復却行塘亦不復再決且築若向者諸患而潮沙為閘與土塘所遏不得入減得田萬餘畝堤之外有山澤之利為塘亦漸可得田數百頃其阻如可滿可溢其鴻由可盡其澤以爲之堤則防不慮乎溢而旱不慮乎涸矣故今之諸者曰前乎漢而無海塘則鏡湖不可不築後乎宋而有海塘則鏡湖可以不復也若夫蘇之東南田附山麓地勢高淺然各有泉可給是以或引之而為溝或障之而為塘或浸之而為湖或蓄之以內之玉山閘扁拖閘湮漫閘五山之北一河正德六撞塘閘在玉山閘之東北一平水閘在三江城年知縣張洪所建撞塘閘在嘉靖十七年建嘉靖十七年為內防以知府戴琬原定水則而特遵其啓開焉其於旱潦何患哉知府戴琬原定水則種高田水宜至中則種中島田水宜至中則種低田水宜至下則種上五寸亦無傷低田秧已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浙江下

甲九

莊及市時及米受未收時宜在中則下五寸決不可令過中則也收稻時宜在下則上五寸再下恐妨舟楫矣水在中則上各閘俱用開至中則下五寸只開玉山斗門扁拖龍山閘至下則上五寸各閘俱用開正二三四五八九十月不用土築除月及父早用土築其水旱非常時月又當臨時視顧其特力之所未及庸有待於善繼者謂以爲開閉不在此例也顧其特力之所未及庸有待於善繼者謂石閘更宜易木板中實以土勿令滲泄方為永利其土塘宜於兩涯寬以堅石以防潰良有司因其迹勿壞其緒振緝而使之大備焉越決備塘猶不可廢良有司因其迹勿壞其緒振緝而使之大備焉越之人將萬世永賴之也至於官塘舊名新堤即運道塘在縣西一十使孟前所築劉朝弘治南塘即塘湖塘自府城南偏門西至廣陵間知縣李良重修是以石南塘斗門六十里漢太守馬臻所築以捍湖水者也有一十一堰五閘然今塘開或通或塞或為橋徑為居民填佔嘉靖十七年知府為政築水游東西橫亘百畝遂為通衢界塘在縣西五十里唐岳拱三昌安塘在縣東北十里昌安門外

武二十年築城三邑西小江塘在縣西北三十里宋嘉定間太因高堤塘置鋪舍焉守趙秀侯築以禦小江潮汛大江堤三縣之患或者謂直帖堤內釘椿閘木樁巨石而高築之則障民田通行旅固不可弗之結治其後海塘去縣北四十里宋嘉定間太守趙秀侯築起湯灣迄于王家浦共六千一百六十丈寬以石者三之一是塘實則所禦風濤捍潮沒民之免於魚鱉者胥此也特首而莖築不廢非海邑之大防乎夫鏡湖不可復矣講是三者蓋不必鏡湖而利甚博也予為邦土計叙其簡且要者著于篇俾言水利者緣舊而為功勿徒紛擾云爾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浙江下

壬子

浙江通志、余嘗過鑑湖父老諸生性：論及水利余進而問之其言曰
自禹功告成于會稽而南山之下始有土田越人濱江者猶居島中由于
沙上是時立國于山南生聚未繁自越范蠡北徙城于卧龍山麓漢馬臻
築塘于城南受千歲萬壑之水積以成湖曰鑑湖 通二十餘堰填蓄洩
節旱澇灌田九十餘頃遠使沙養化為膏腴時尚未有後海北塘故鑑湖
塘堰不可廢唐宋以來後海北塘成蓄水于北塘之南 塘之北者在會
稽有三大湖一曰賀家池一曰俞林大坂陂一曰東大池在山陰有三大
湖一曰黃田一曰瓜渚一曰狹渚在蕭山有一大湖曰湘湖灌田共數十
萬頃奈何滄桑變易而湖沙日漲葑泥壅塞西南有富陽江所引五畝十
縣之水東南有浦陽江所引五洩溪七十二湖之流會于沙際阻澁不得
入海時或雨山雨 震起旁溢攻潰限塘遂以蕭山：陰會稽為壑象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冊 浙江下 五十一

之後海風潮忽作若三日不退則村落為沮洳十日不退則生靈為魚蟹
矣且又往往時運道一在湖中一在江海上在湖中者來自曹娥備湖塘經
城南至西興在江海上者來都錢塘時元開廣運入錢塘者尤經紹興北
海上凡塘下泊處輒成大市今皆廢矣前人謂西江古道當通鑑湖舊浸
當開此時正宜開通而其勢頗難惟在決去漲沙增高限防疏築溝洞開
壩通開則斯民庶乎其無旱潦之虞矣余謂之曰世有神禹則天下無龍
門不然開江固難決沙亦不易也有長民之責者可不隨時相度以為之
所哉

夫湖以溉田而浙東尤資其利但滄桑變易而
漲沙封泥日漸增長、民遂因以為田自是爭訟日

繁而寧紹為甚、有司知任個故事只欲廢田為
湖、而不知泥沙壅遏不能積水雖廢其田無益
也、況湖亦未必盡可為田、其稍低處所、就責限
為田得利之人、後主泥沙淤塞成河、通、俾、通流、稍
有淤淺、即時挑浚、則田不妨而湖不涸、而利俱
存矣、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冊 浙江下 五十二

上虞 萬曆元年鄉民王茂貞上 奏得 旨下工部查移兩臺竹會稽知縣楊維新上虞知縣林廷植會勘得三湖創自漢唐諸水窪田實五鄉民利祇因各湖高阜虞所原額田小民因將近田湖地 登次佔種各經 奏勘立碑禁葦豪民仍復侵佔至嘉靖三十九年以後佔 種盡令復退為湖以後凡有仍前冒佔者無論多寡比依強佔官民山蕩湖泊開撥杖一百流三千里盜決者比依盜決河防毀壞人家漂失財物淹沒田禾犯該徒罪以上為首者問發充軍事例隨行上虞縣查照原額禁塞孔堰開修理小穴等開每開該開夫二名湖東湖西先人二名以司管開管指溝開仍舊為便不許遷復倘將改正過緣由刻立碑石以垂永久萬曆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奏可

知縣楊為據勘議 查得上妃白馬二湖自東漢有之後因漲田不足唐民屠五鄉者割田為夏蓋湖形上妃高與夏蓋埒接諸山澗之水由蘆草堰入于夏蓋湖白馬比夏蓋星低則築孔堰接山澗之水由石堰入于夏蓋湖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冊

浙江下

五十四

而夏蓋則總納二湖之流傍通三十六溝開疏派于各鄉灌田十三萬有奇當一邑之半譬之人身以上妃白馬為咽喉夏蓋為心腹昔魯勸之碑石云佔湖一畝妨水利一十六畝七分祇緣湖濱高阜處有額田而得田家遂倚田侵佔然猶未敢公然無忌也至嘉靖四十一年署縣林判府丈田驗額而佔田者乘機實入冊中為廢湖張本雖經王茂貞具奏奉 旨行委會上二縣知縣勘議得三十九年以前者准為田以後者悉刻復為湖其孔堰則堅築之使無洩也己復詳奏後至萬曆九年又經大量即三十九年以後續佔者且混入冊夫至萬曆十三年來知縣復西溪湖割去民田給帖撥補而奸民移址改換借號影射悉行侵佔且于香水澁則開孔堰排己之浸溢以便東作夏水澁則盜決石堰反利人之灌蓄以購灌澁是上妃白馬獨有利無害而夏蓋湖不惟無水之源頭昔也由喉注腹今則由腹而逆出于喉屢經荒旱者蓋以此而今權宜利害有兩顧焉查得茂貞奏復抄招三湖額田

共二千五百六十畝九分即將三十九年以前者准為田止田九百四十一畝連前不過三千五百餘畝今據白馬湖居民稱額田七千餘上妃稱額田三千餘況有夏蓋未查除前三千五百外蓋皆續佔但原卷已燬幸有四十一年魚鱗圖及林通判丈量十二格冊可考也欲為久遠之計合照萬曆四十年之議將原額田并三十九年以前入冊者及未知縣撥補西溪湖田四百九十餘畝直出某湖若干分別丈量許其為田令得田之家自築高堤用防水澁以外悉退為湖此一議大有益于五鄉十三萬之田而頗不利于兩湖數千畝久假不歸之田非卓有主持力排羣議者不能行其孔堰照今所勘水勢自橋板量下低至三尺八寸積水以此為準則白馬不但額田無妨即續佔者亦與田底平也寧至淹沒上妃湖尤無碍合將開改溜水石壩舊開門廣止六尺以直而瀉今增一長二尺以擴而瀉道有餘則自洩止平石則則常滿矣其三十六溝易洩去處如朱家灘亦宜改為平水石壩洩其汎溢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冊

浙江下

五十四

固其傳書如前制其長壩謝家壩係土築而不免拖船宜改築以石其陸家溝河清溝其土薄也漁者易于盜決宜令得利民修開四丈餘則夏蓋即不能實受二湖七十二澗之水苟非大旱亦可無患彼白馬佔田之民猶以苦水高澁不知壩之取準于田底則斷無沒田之理至妄訴民為魚鰲今勘居民住址去額田高蓋豈復有低窪田者耶則改溜水石壩之議所宜亟行矣此一議則大有利于上妃白馬而小不利于夏蓋不必接動上妃白馬佔田之家而亦可少安五鄉人民藉除之慮似為易行至于夏蓋新池新田若必嚴為判限以杜將來效尤之勢不然則日侵月削數十年後不至如上妃之盡佔為田不已也 知縣徐待聘申文 上妃白馬在夏蓋之上流接諸澗水停蓄夏蓋故必二湖之水滿而溢然後上妃由蘆草堰白馬由石堰轉入夏蓋由夏蓋分注三十六溝以資七鄉之灌漑而論勢則湖東低于湖西不止尋丈若東壩孔堰使二湖之水下走餘眺則二湖可成沃壤夏蓋之水

夫由石堰蓋流至孔堰為二湖佔田者之利而夏蓋漸為陸地是昔之夏二湖也所以培養蓋之源而今之佔二湖也徒以決夏蓋之水三湖者將存一湖而其源不長其固立待矣自湖東刁民之盜佔而又懼湖西之必爭也于是投托勢宦以相影射獨不思湖為湖者何心佔湖為田者何心顧以升斗之微而忍為刁豪者樹赤幟亦可怪已湖西之與湖東爭利膚之安也為公也府縣之伸湖西而抑湖東役民之艱也亦為公也良民敢怒而不敢言有司能顧而不能任所以墨秦 明古雖經憲詳而屢議墨罷上妃白馬之佔田日加蓋也為今之策莫先于塞孔堰孔堰塞則田不洩水不洩則田不成湖東雖欲竊據無所用之其次改長壩修溝開增湖塘以至查數佔田帖因申嚴故決監種之數者不可缺一庶三湖還其故道而七鄉受其永鞠矣

一塞孔堰上妃白馬之佔田也皆由附近居民私開孔堰將二湖之水一洩而東注餘塘不煩工力便成膏腴故佔田者四起而夏蓋湖之水源已

獨湖東湖西之爭未已者全在此若改堰為溝水石壩蓋則流平則膏腴上妃白馬之水仍歸夏蓋湖而七鄉十三萬之田俱資灌溉矣而湖賴田之形原高子湖後藉口于潦之高害者妄也其改壩規制丈尺具前議中 一改長壩長壩餘塘接壤乃三湖各溝開諸水所合流之處其瀾于塘勢如建瓴故孔堰固三湖之尾閘而長壩尤三湖之漏卮也雖常建開以時啓閉近因與船政避梁湖之官稅往取道百官等鎮以達長壩而該上豪民又利其私稅遂使開無寸板一任水之奔注船之往來恬不為怪開旁壩原係土築船既由此拖過則壩易坍塌又何怪三湖之水不瀉而一遇天旱即苦弗歲也七鄉民所以請改開為壩而壩必用石也其謝塘之利害亦如長壩一條溝開夏蓋湖東西共有三十六溝以分注其水又有塘以捍海之鹹水有開以瀉湖之淡水其西固無恙也惟東二都至五都如陸家河清及小穴夏山等處泥土淺薄易于淤決故土豪因而偷水灌田又因而拖船捕魚近

該勸視大非舊制若春雨連綿山水泛溢其潰也可立而俟矣應令管湖老人及圩長將各溝作連修溝無致傾潰其開亦以次修理堅固庶鹹水不入淡水不出而七鄉之田無旱乾之害也 一增湖塘夏蓋湖三面枕海其北與杭之鹽官相望所恃障海捍田者全賴湖塘今塘皆坍塌低狹僅存一線之路蓋非獨湖東之盜決其北新漲沙地漸成沃土及屬之鹽戶者假寬名色斷然決湖之水以自利水多從旁孔出故塘之削也滋甚及今不為修築或風濤衝激或雷雨浸漬將海潮直入其腹內其始尋丈其寬滔天悔何及乎應照原議今得利人夫修築開四丈有餘以防奔溢之患 一查佔田帖因佔田非由祖業非由價買夏蓋湖之竊據者較之上妃白馬稍難上妃白馬一決孔堰便成田矣若夏蓋之佔湖者雖假工力藉經理然大山下荷葉山馮家山驚兒斗等處在在皆有肥田皆不止數百畝而每畝皆歲收十鍾自種自食以官湖為己業尚亦有利哉近又有借還湖之名而敢為佔田之

倡者則西溪湖之業主是也未知縣議復之日恐豪民為捷遂以新漲沙地給帖抵補而湖田亦在內有帖止一畝而包佔幾十畝者又有假托有帖而移址換段恣其侵漁者非獨復一湖廢一湖于民情為甚拂而以有限之官湖供無窮之欲壑其勢不併夏蓋而盡田之不止今除嘉靖三十九年及萬曆四年入冊作額田外均應裁之以法並為剗復者也不然今年具奏明年具呈今年勸讓明年寬招而卒無了案使佔田者坐享其厚利誠不知其所終矣 一嚴故決佔種法不立則民莫知所從法不嚴則人又易犯三湖之水灌田據湖經稱佔湖一畝妨碍灌田一十六畝七分其非他湖之比也明甚今上妃白馬僅存清流皆為刁豪佔據而夏蓋亦漸失其舊壩奉 明旨剗復卒束之高閣而未終局者則以上之姑息太過故數十年築道旁之金致佔田者日加蓋也夫強佔官民山蕩及故決河防律例凜然誰敢干之豈堂三尺獨不行於三湖耶此後應照律例究擬仍追籽粒廢佔者決者懼

法而不救肆無忌憚亦復湖之一端也海塘在縣西北率遠新興二鄉東自餘姚蘭風鄉西抵會稽延德鄉元大德間風濤大作漂沒寧遠鄉田廬縣役闔境之民植堤畚土以捍之費錢數千緡完而復圯後至元六年六月潮復大作遂成海口陷毀官民田三千餘畝餘姚州判葉恒相度言海高于田非石不能捍禦府委恒督治適濤代去縣尹于嗣宗募民出粟築之至正七年六月大潮復潰府檄吏王永謀募求勸民田出粟一斗以相其後伐石于夏蓋山其法塘一大用松木徑尺長八尺者三十二列高四行參差排定深入土內然後以石長五尺闊半之者平置木上復以四石縱橫錯置于平石上者五重大石相銜使不搖動外沙穴窟者疊置八重其高逾丈上復以側石鈐壓之內填以碎石厚過一尺墜土為塘附之趾廣二丈上殺四之一高視石復加三尺全潮不得滲入塘成凡一千九百四十四丈歷加修築通明壩^{在縣東三里}宋嘉泰元年置海潮自定海歷慶元南抵慈谿西越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浙江下

五十七

餘姚至北堰幾四百里地勢高仰潮至輒迴如傾注上枕運河下通省河商船必由于此宋蔡舍人肇明州謝未云三江重複百怪垂涎七堰相望萬牛回首蓋自浙江抵鄞有七壩此第五壩也中壩一都^{注一}又名新通明壩去縣十里在鄞縣山下急遞舖西南永樂間鄞人知度以船經舊壩難流壅漲溢運到需大汛始得通舟常坐困建言將縣東北舊港開浚自黃浦至鄞縣山置新通明壩往來便之嘉靖初有奸民私置壩塞洩水知縣楊公紹芳廉知之遂鳩工堅塞焉^{注三}梁湖壩十都在曹娥江東岸每遇風潮衝損移置不常元後至元間慈谿壩馬合麻重建入我明嘉靖年間江潮西徙深沙約七里縣^在○若淺為河移壩江遂以通舟楫壩仍舊名萬壩^在壩近嵩山長十丈紹台二府往來必經之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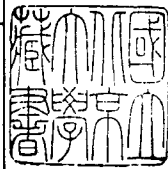
嘉泰志辨鄞道元注浦陽江之誤今按上虞縣志曹娥江始寔名浦陽其源自東小江亦由浦江來十道志婺州浦江之導源出此是知浦江一源而分二派一北由諸暨直下至山陰蕭山間為錢清江郡所謂逕諸暨與泄溪合餘暨之南與浙江同歸海至會稽與浙江合自臨浦南通者皆是一則紆而東至嵗縣出始寧門乃折而北至上虞會稽間為曹娥江郡所謂東回北轉逕則縣始寧虞餘姚西北者皆是也謝康樂山居自擊為賦又自為注不應有誤惠連謂昨發今宿若錢清似不須隔宿餘暨乃蕭山舊名非諸暨曹城未溺之前江圍當有名且今曹城廟富運河渡口故其名時著若稍南稍北又自不以曹城名謂當時曹城名未著亦名浦陽似是郡說亦未甚舛悞但則寔未至浙東抵樞籍要括不免稍有淆錯耳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浙江下

五十八

水碓 諸山多有石碓水以春石制平流則以輪鼓水而轉
噴流則以水注輪心轉又有石碓一輪之末制以注水滿則傾而
碓者之房即房為計重碓無大小自急是也又水磨以水轉輪以輪轉磨
又水車置流水中輪隨水轉因輪至大竹管貯水中則管皆滿及轉而
上管中水乃下傾用以代轉轉制磨機巧製書水碓田轉車



寧波府志分野 周禮大司徒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

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各有分星後世詳見本府志

之然皆遠無定據獨僧一行謂天下山河之象存乎兩界而分野

河漢別其陰陽升降配以古今輿地是曰分野則諸家講天者

春秋州鳩禘靈之徒所論諸國分星詳矣然不及吳越寧波故屬貢

揚州之域於春秋為吳越地於分野則始見於周禮鄭玄註曰星紀

吳越也范曄志星紀起斗十一度至婺女七度於辰為丑於分野為

吳越然則郡之所占蓋斗牛女之次矣晉書星紀起斗十二度

一費直星紀起斗十度此范志終婺女五度此范志蔡邕星紀起斗

六度此范志終婺女二度此范志一行星紀起斗九度此范志終婺

女四度此范志終三度諸說星紀旦分皆不同蓋然語斗牛女為吳

越之分一也班志吳斗分野越牽牛婺女分野此又分星紀為二而

吳與越又自有分矣以事應驗之漢桓帝棄年間吳越入南斗會稽

許昭聚眾為亂攻破郡縣此見斗又獻帝建安初歲星熒惑太白聚

牛女孫策權開江東此見牛女陳之末有星孛於牽牛叔寶亡此又

吳越通嘉靖癸卯七月癸亥入南斗占主東南大饑荒是冬及明年

春自淮揚大江而南歷蘇松浙東西斗米穀百錢道殣相望此斗人

然則星紀之在吳越又不可分矣春秋越得歲吳伐之卒受其敗此

又實有所分與班志合然以天官書論之又別有指歲歲歲歲歲

而前曰歲星舍曰歲星其國有兵不復勝其國有憂將亡吳越均其

星紀然吳在越北越在吳南豈是時歲之所入適歷北而南吳當其

遷度而城越當其進度而歲故越有吳兵卒不使吳得據而吳因以
亡矣此當驗歲之是吳而進越不當言越之得歲而吳之不得歲
正不可以此而分星紀矣有辯星紀之非吳越者曰吳越南星紀北
然以曆家仰儀之理推之仰儀反以觀天取則星紀在北而光獨於
南其以吳越當之者從星紀之所獨也春秋元命包牽牛流為揚州
分為越國虞翻曰會稽上應牽牛之宿下當少陽之位此又不及蓋
舉其中牽牛則前後二星皆舉之矣故言吾郡之分星其為星紀也
信矣若其他有應在星紀而不專於吳越者又有占吳越而不止於
星紀者天官書歲右轉居吳與斗牽牛俱出東方名曰監德其失次
有應見柳早水晚旱班志亦曰歲星正月晨出東方名曰監德
在斗牽牛失次早水晚旱按二史所具星同然却為魏又班志孝景
大刑豫分是星紀又應則豫又班志孝景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浙江下

六十一

元季正月癸酉金水合於婺女婺女粵也又為齊二年七月丙子火
與水晨出東方曰守斗十二月水火合於斗吳也又為粵按吳越
固天然又故三年有七國之禍吳勝東勝西溜川齊遂破滅伏尸流
血其下孝武建元三年四月有星季於天紀至織女織女為婺女北星占曰
有女愛陳皇后廢則女又元鼎中樊噲守南斗南斗越分越有呂嘉
王后之亂漢兵誅南越不止會稽之越元帝初元三年四月客星大
如冰在南斗第二星東五月勃海水大溢六月閩東大饑琅邪人相
食此則南斗亦占齊分矣帝建平二年二月彗星出牽牛夏賀良等請改元建
號曰陳聖劉太平皇帝未幾卒有王氏之篡此牽牛又繫漢星經北
斗王衡第六星王揚州以五巳日候之以丁巳日候吳郡會稽此吳

應北斗之第六星一行所論星紀分野自廬江九江蜀淮水之南盡
不止占星紀矣臨淮廣陵至於東海登又逾南河州得漢丹陽會稽豫章西濱彭蠡
南涉越州此牽牛畫蒼梧廣西南海東古百粵之國趙佗之粵循是求之
自有大司徒保章氏之說而鄭玄所定分星因焉時所謂吳越者自
勾吳於越之地言之也周之初淮夷獨在中國之外於吳越宜益遠
矣虞肇十二篇貢九州則司徒保章之星土宜止此而春秋乃以吳
越定星紀是已濶於周禮之初意况自吳越之外而有一行所陳如
斯邈哉又推之遷史班志星經等著而星紀之占又不止吳越吳越
之應又不專星紀班志復曰牽牛日月五星所從起曆數之元三正
之始而遷史亦曰斗牛女黎日月之行以揆歲星順逆此豈星紀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浙江下

六十二

次本有定分而其所聞者大有限於吳越之區者乎若夫北斗王
衡執天之樞九星宜各有分主而吳越亦與丁巳之占豈其他所入
之度有深淺緩急而其歲月日次亦有辛壬癸甲久近晨夕之異致
乎此固今靈臺司曆者之職而分符治郡者所當窮精而俟應者也
子虛之言曰天道遠人事通舍是則吾不知之矣

寧波府志海防書 祖宗之制於邊海郡縣經營控制為備盡至
嚴也語形勢之遠起遼海而終瓊崖考浙之東西首激乍而連瀟
壯吾郡南達台溫北連溟渤並海幾六百里置衛者四曰觀海曰
定海曰昌國而寧波衛則附於郡城衛之障置所者十曰龍山曰
穿山曰甯衛曰大嵩曰錢倉曰爵駱曰石浦前後所舟山則懸峙
海中而中左二所在焉所之障置巡簡司一十有九曰螺峰
曰岑江曰岱山曰寶陀四司環置舟山之曰甬東曰大嵩曰
柏浦曰向頭曰結埼曰塔山曰長山曰穿山曰霞嶼曰
管界曰太平曰爵駱曰陳山曰石浦曰趙臺山莫不因山
整谷崇其垣墉陳列兵士以禦非常復于津陸要衝置為關隘曰
東津曰西津曰桃花今後置列兵船以備倭寇衛戍曰定海關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浙江下

六十三

在南門外最高處衛署制衛指揮一員旗軍五十名盤結舟
船以防倭官哨船亦泊於此今增楊守民兵福善大小戰船
停泊曰舟山關今增置福善等船防守曰文亭關曰長溪關
曰杜湖關曰石浦關九九曰湖頭渡寨今建塔山巡
長山寨曰小決港隘曰青嶼隘曰磯頭隘曰錢家隘曰梅山隘曰
慈惠隘曰橫山隘曰螺頭隘曰破盞隘曰小沙隘曰沈家門水寨
曰路口嶺隘曰岱山隘曰大展隘曰何家壩寨曰仁義寨曰赤坎
山寨曰黃沙寨曰柏寨寨曰土灣寨曰南堡寨曰游標寨凡二十
有五皆屯兵置艦以為防守其中若定海關舟山關湖頭渡寨沈
家門水寨游標寨南堡寨小決港隘最高要害自昔至今尤致嚴
焉定海置烽墩一十三穿山烽墩十甯衛烽墩六大嵩烽墩六舟
山烽墩二十五觀海烽墩六龍山烽墩六昌國烽墩三石浦烽墩

二錢倉烽墩五爵駱烽墩四咸設旗軍以瞭望聲息晝煙夜火互
相接應若甯衛之三塔山舟山之朱家尖壘時最高所望獨遠故
設總臺多撥旗軍或嚴尤或設總督備倭以公侯伯領之巡視海
道以侍郎都御史領之於都指揮海道領之於憲某領定臨觀三衛設
一把總指揮松海昌三衛設一把總指揮金盤二衛設一把總指
揮海軍衛設一把總指揮分方備禦各有攸司海上諸山分別三
界黃牛山在慈惠路離北大海中馬墓長金冊子金塘大樹蘭秀劍
山雙嶼雙塘六橫韭山壇頭等山為上界灘山許山羊山馬蹟兩
頭洞漁山三塔霍山徐公黃澤大小衛大佛頭等山為中界花惱
求芝絡華彈丸東康陳錢壁下等山為下界率皆潮汐所通倭夷
貢寇必由之道也前哲謂防陸莫先於防海沿海邊衛所置造戰船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浙江下

六十四

以定臨觀三衛九屬所計之五百料止定海一貨四百料二百料尖缺
等船一百四十有三昌國衛四屬所四百料等船六十有七量船
大小分給兵仗火器調撥旗軍駕使而督領以指揮千百戶每值
風汛把總統領定臨觀戰船分哨於沈家門初哨以三月三日二
哨以四月中旬三哨以五月五日由東南而哨歷分水礁石井港
崎頭洋孝順洋為沙門橫山洋雙塘六橫雙嶼雙嶼洋抵錢倉而
止每哨抵錢倉所取列單凡韭山積困大佛頭花惱等處為賊舟
之所經行者可一望而盡由西北而哨歷長白馬墓龜嶼洋小春
洋兩頭洞東西雷抵洋山而止哨至亦取凡大小衛灘嶺山丁興
馬跡東康陳錢壁下等處為賊舟之所經行者可一望而盡即由
此南通於甌越北涉於江淮皆以南北兩洋為要會而南北之哨

則以舟山為根據昌國戰船南哨則抵於松門北哨則抵大嵩分哨之期有同於三衛而與松海哨船別統於把總至六月哨畢臨觀戰船則泊於岑港定海戰船則泊於黃崎港昌國戰船則泊於石浦閩海中至六月十二日為彭仍用小船巡邏防守備至密也今日之倭奴更不可以春汛期自三月至五月為汛期六七八月風潮險惡舟不可行九月十月小陽汛復可渡海亦有傳泊海島來而備禦宜益加嚴矣皇上軫念間而至者故今四時防倭也

元：震耀神武命將興師以誅不庭擊祖宗之舊章而振飭恢弘之設總督直隸福浙軍務大臣及巡撫都御史命卿佐以督察軍務督視軍情三十八年命工部尚書趙文華督察軍務以藩臬分任兵備調發廣東橫江烏尾船二百餘艘改造福清船四百餘隻修造五百料等船於軍四民六料銀增給價値改造福船雇稅倉沙民船復數百隻召募福

建兩廣和徐山東松潘保靖永順桑植麻遼鎮溪大康及蒼廬等
兵不下十萬 勅鎮守總兵駐劄臨山今改劄定海協守副總
兵駐劄金山今改劄吳淞恭將分守各府杭嘉湖一恭將寧紹
溫處一恭將貴州一恭將
任與兵備同把總統轄諸衛舊制四把總今分爲交海馬昌國
高脂觀高相海高金盤高海庫六
總供去備接總督而各把復有游擊游兵統兵等職以督水陸之
兵皆題本欽依以兼指揮領之一時任事之臣非不德殫謀畫務底安撫而豺
豕日繁烽烟未靖者蓋以蹊徑日開而告急者多則疲於奔命庾
幣日匱而費用者乏則窘於設防糧餉不時而凍餒者衆則怯於
應敵主兵不實而召募者多則難於行法此皆用兵之大患也試
舉目前之事籌之倭奴入寇自彼黑水盡小洋鐵舟行一二日抵天堂

山復一二日渡官綠^{水松陵}錢壁下漸經濁水西北過步州洋亂沙入鹽^城可犯淮安入廟灣港可犯揚州再越而北則犯登萊矣西南過並山大佛頭積固山入黃華港可犯溫州入桃渚海門帖門諸港可犯台州再越而南則涉閩廣矣正西過茶山入瞭角嘴大江口涉谷積狼福山諸港可犯通泰永儀常鎮過馬蹟灘許羊山歷崇明七丫白茅劉家河吳淞黃浦白沙灣諸港可犯蘇松過大小衢徐公石塔山馬鞍山登梁庄西海口西嘴頭可犯嘉湖入驚子門赭山錢塘江則薄於省城登龔山烏嘴頭可犯蕭山蹂過漁山兩頭洞三姑山入鹽浦三江可犯紹興臨山滙海三山過霍山洋五嶼烈港未登掘泥烏山平石則薄於吾郡之觀海龍山慈谿登五家洋官庄龍頭則犯定海之西北界過岱山長塗蘭秀山

劍山登千甌大小展則東北一面可入於舟山過烏沙門順母塗
 登沈家門謝浦則東南一面可入於舟山過大小千山十六門舉
 山鹽嶼登開山螺頭則西南一面可入於舟山過東西肯長白礁
 馬墓港冊子山登岑江破處則西北一面可入於舟山由舟山之
 南經大猗洋入金塘蛟門則竟趨於定海城下過穿鼻港入黃崎
 港則犯穿山過崎頭洋雙嶼入梅山港則犯霸衢過青龍洋入大
 嵩港則犯大嵩由東西廚入湖頭渡則犯奉化縣及象山縣之東
 界過韭山海關門亂礁洋登蒲門則犯錢倉所過青門閘登白沙
 灣游堡寨則犯爵路象山之南界入石浦閘則逼石浦城與昌國
 衛宋時嘗於招寶山抵陳錢壁下置十二水竈以瞭望聲息在常
 時已病海氣凜凜風雨冥晦難於接應今浙直兵船督泊於游兵

把總等官謂宜自春歷夏及小陽汛期直隸船北哨至茶山嶺南

嘴海洋江北淮揚沿海復設總兵營南哨至羊山馬跡灘許衛

山等處蘇松常鎮兵船於海兵外浙船南哨至鎮下門南鹿玉環

烏沙門普陀等山溫台兵船又分別北哨則交於直海於道兵外

又分一枝哨守馬跡一枝哨守兩頭洞一枝陳錢為浙直交界分

哨守衛山一枝哨守長塗一枝哨守普陀

路之始復交相會哨遠探窮搜遇有賊舟即為堵截馳報內境俾

為預防復於沈家門列兵船一枝以一指揮領之為墓港列兵船

一枝以一指揮領之把總則駐劄舟山兼轄水陸而總奉標下各

選練精兵三千以聽聽勤定海則屯聚重兵此為巨鎮賊或流突

中界則沈門馬墓兵船遙北截遇長塗霍山洋三姑與浙西兵船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三冊 浙江下 六十八

為崎角而吾即之北境可以無虞迤南截過普陀青龍洋韭山青

門關與昌國石浦兵船為特角而吾即之南境可以無虞賊或流

突上界則總兵官自烈港督發舟師北截於七里嶼觀海洋而泰

將自臨山洋督兵船為之應援南截於金塘大嶺洋嶺頭洋而石

浦梅山港兵船為之應援則沿海可以無虞是故今日之海防會

哨於陳錢分哨於馬跡羊山普陀衛山諸處為第一重出沈家門

馬墓之師為第二重總兵督發兵船為第三重巨艦雲馳倭夷之

舟航弗與也火器嚴發倭夷之短兵弗與也以我之衆制彼之寡

以我長技制彼短技折蛇豕之勢而免內地震驚之虞斯策之上

者也萬一踈虞而賊得登陸由嵎泥歷烏山鳴鶴場喻杜湖嶺入

慈谿由平石歷沈思橋喻孔家嶺入慈谿渡大亭走車廐稠嶺寨

石塘灣涉鄞之西鄉可達於即城則觀海向頭松浦之守下可以

不嚴而慈谿新城之建實所以扼其衝由丘家洋越鴈門嶺由官

庄越桃花嶺由龍頭越鳳浦嶺渡青林李溪可達於即城則龍山

管界之備與嶺口把截之兵不可以不嚴而丘洋金畧石牆之墓

實所以扼其衝由定海港可直走寧波則西渡東津梅墟桃花渡

之備不可以不嚴而招賢山築城設險實所以扼其衝由要蓋山

走梁湖通明壩入四明梁衙出樟村小溪標柵可達於即城則臨

山瀝海廟山之防不可以不嚴由四門石堰渡姚江入樟村以達

於即城則三山之防不可以不嚴由小沙港循長山橋鄞山橋七

里店走甬東可達於即城則港口置兵船防守港口置城發貢重

八集船十隻汛期則巡邏哨探則容其無虞與甬東巡司之備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三冊 浙江下 六十八

不可以不嚴由穿山嶺頭喻育王嶺歷寶幢殿居可以走甬東則

穿山橫港水陸之備不可以不嚴由尖崎踰韓嶺涉東湖可以走

甬東則甬衢大嵩霞嶼太平之備不可以不嚴由趙畧白沙灣走

象山渡黃溪歷仇村道陳嶺入乾坑橫溪姚江可以走甬東則錢

倉爵谿諸濱海之備不可以不嚴由昌國石浦桃渚健跳黃巖寧

海經鐵場紅密黃溪青嶺入奉化渡蔣家浦越鄞江橋達即城之

西南則紅密黃溪口與諸險隘之防不可以不嚴通設甬門青門

臨凡此皆倭寇所經之故道為即城根本之慮凡在事任者所當

宣猷而致力也然即之舟山故縣治也四面環海其中為里者四

為畧者八十三其五穀之饒魚鹽之利可以食數萬之衆不待取

給于外初以承平無事止設二所守之軍卒不過二十四百有奇

而歲月既久逃亡且大半矣重以城垣低薄不足為固萬一夷且生心據以為穴則險阻在彼非有勁兵良將卒未易以驅除而彼方挾其利便四出攻剽則濱海郡縣容得安枕而卧乎此今日之所當首以為憂蓋不止如雙嶼烈港之為賊窟而已也夫海防莫急於舟師合定臨觀昌各港福香官民船可二百艘八釐小網船倍之今復增造福香沙船五十隻舊例船價六分則徵於里甲四分則扣於軍儲以充造作三年則輕修六年則重修九年則拆造其價扣除於月糧變賣於釘版而仍給公帑以佐之今之造船給稅又數倍於昔矣昔之出海旗軍食糧八斗五斗安察三斗隨行今之給餉水兵者又數倍於昔矣公松安得不困哉且昔日之水軍固皆足藉之編伍今始徵兵於外方也間有老弱雜操傭夫冒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浙江下

六十九

克固可簡而汰也自巡撫朱統過懲前弊謂土軍積脆不振乃悉從罷免專募福清兵船用之戊用之收整率以亡命剽掠之徒而克敵懷干城之後于時識者已謂前門拒狼後門進虎而將來之患至不可法除矣即今分舟而伍則詭名以冒糧一或不遂即有脫巾之變奉調而行則劫掠以飽欲一或抗拒即有殺戮之慘及其臨陣格賊也非其生同里閭則其素所交通之人也啗以甘言嘗以隱語即倒戈而反走矣故屢戰而屢北自兵興以來以福兵而取勝者能幾何哉夫習知其不可而必欲用之有禦寇之名而無禦寇之實此誠所謂大舛也為今之計漸罷客兵而兼用土著使久而習其揚帆拔舵之法戰攻衝擊之技宜無不便有況寧紹之民流亡直隸投充水兵者亦不下萬計彼閩人固能施長技

於浙海也浙人又能施長技於直海也歸吾浙人而行於浙海又奚不可哉此言用土人可或謂今之水戰止能要擊去賊而於來者未能遏其鋒夫來賊銳而去賊債擊情易而攻銳難人情所習知也然擊來賊者譬之撲火於方然之始火滅則棟宇可以無虞擊去賊者收燎於既燼之後此其利害則有間矣自海上用師擊來賊者僅一二見戊午年擊將張四維擒朱家火之寇而要來賊者亦不過文其縱賊不追之罪耳今若以擊來賊之賞優於追去賊之賞以縱來賊之誅嚴於縱去賊之誅而當事者同心協力急如救焚盡遣海外方來之寇則遑鄙又何不寧暇此言水戰以擊我兵陸戰每退怯而鮮成功夫倭奴常敗于水而得志於陸者非其勇佳有殊也交兵海上吾特以戰艦之高大帆船之便利火器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浙江下

七

之多取勝耳至登陸而沉船破釜所以一其志也環龜自守專其力也顧能飽以饑我逸以勞我伏以伺我倖北以誘我蓋其以狡猾習兵深入重地之窮寇與吾柔脆之兵相角逐勝負之數可坐而業也誠能察彼已之情即以其勝我者而勝彼彼得勝者復以威克欣愛行之寧不足以殄滅兇頑耶此言陸戰當以謀勇兼全勝古之善用兵者必先明其實罰故金帛之錫茅土之封非濫捐之也莊賈之誅宮嬪之廢非妄以立威也以為不如是無以驅之死地耳國家著令於敗軍之罰嚴矣見其律嚴非今復泰擬五等賞功之例曰諭首級凡水陸主客官軍民快臨陣擒斬有首真倭賊首一名從賊一名類者陸殺三級不願者賞銀一百五十兩獲真倭漢人賜從賊一名類者陸殺一級不願者賞銀二十兩曰諭奇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廿二冊 浙江下

五

時酌擬奏請從厚陞賞以爲懷忠慕義者之勸至於耆民純領沙兵或屬把總或屬府縣官管轄者所獲功次仍照部下功論擬陞必如是而行之則有功不至於濫賞有罪不容於倖免而將士戮力用命矣此言賞罰之令當嚴或謂定海沿邊舊通番舶宜准開廣事例開市抽稅則邊儲可足而外患可弭殊不知彼狡者倭非南海諸番全身保貨之比防嚴禁密猶懼不測而況可啓之乎況其挾貲求利者即非脯肝飲血之徒而捐性命犯鋒鏑者必其素無賴藉者也豈以我之市不市爲彼之寇不寇哉股監不遠元事足徵當商舶未至而絕之爲易貿易既通而一或不得其所將窮兇以逞則將何以禦之耶今之寇邊者動以千萬計果能一而與之市乎內地之商聞風膽落果能驅之而使市乎既以市招之而卒不與市將何詞以罷遣之乎夷以百市兵以千備夷以千市兵以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二冊 浙江下

五

兵政書 國初以全額之糧養全伍之卒以全伍之卒充四境之備故海波澄宴浪烽息煙幾二百年號為太平間有疥癬之虞遣一偏師應之即望風而解遯矣乃今尺籍空虛僅存嚴藏額三萬有奇今已耗損大半一遇小警輒俟顧慮駭遽懷觀望以戰則敗績以守則不足乃至徵發四方召募非類如狼苗等兵布滿海宇而供億浩繁帑藏不繼遂至存留京運那資盤本抽取香錢以取辦支吾猶為不足而料民丁田曰兵費曰兵餉曰兵米諸色日給十倍往昔兵無休期徵無停日而閭閻郊遠之間十室九空矣當事之臣可不為寒心哉今欲為安攘久遠之計非他也不過舉祖宗之成憲軍餉軍之舊額糧復狼之舊額糧刷耗露而責其資茲調停法意而與時宜之耳何以明之清勾之法既壞里書脫

漏戶籍勾補者百無一至即有至者本管過為疎求收伍未幾而旋即竄匿矣至於犯法充新軍所在種之夫豈少也而法網不嚴曾未有隸尺籍而荷戈受者兼之汰黜之令過嚴異姓充投及無妻者輒與罷軍雖贅壻義子一切不錄軍安得復舊額乎歲撥糧儲止準見在軍伍他皆謂之美餘歸諸計部其存留者又拖欠於姦民侵欺於豪長官司置不為問而庫庾之儲曾不及逋欠之半復安得復舊額乎故軍日銷糧日耗以至不可開閱雖謂之無兵亦宜況可恃之以折衝禦侮為萬里長城乎軍既銷勢不得不募客兵復既耗勢不得不額外科徵則今募兵他首動越數千里徵發僅千百人未及至而已捐官幣民需不訾矣況至者未必皆精以之赴闕性貪餽致敗恐官府之詰之也即又棄戈而鼠走所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二冊 浙江下

七十三

過道路率又逞其狼吞食殘之性白日剽掠昏夜則汗漬婦女一或捍拒則露刃而誅殺人無忌由此而觀客兵有害無益明矣况使之久居內地間熟道路習知土風民俗之事必有不戢自焚之禍如元末苗帥楊完者流毒吳楚蓋可鑒已為今之計莫若奏復全額原糧盡充該衛所養兵募兵之用不得復以羨餘解京而悉禁拖欠侵欺之兵不得以國賦潤豪儈如又不足不得已而加賦於吾民當不如今日之甚矣其足兵也仍嚴行清勾之法移查原籍有無丁壯可補者補之即贅壻義子年力強壯俱准收充原額如原籍果繁亡絕即於所在衛所開見在丁壯補足行伍不必執空籍以靡歲月其犯罪充軍者嚴為解發明隸尺籍如近年兵部題準事例不得有所隱脫又不足則召募土著之人膂力精壯者

程能試補仍復其身而給之食立以程限以二十歲為始五十而罷復為民有疾病願復民者聽不苦之以終身不陷之以永遠則人皆鼓舞爭為兵矣仍藉應募他即者責令來歸其冊籍則歲注之給以懸牌嚴其虛冒私替之弊當其精壯善鬪之時得以盡力武事而不出二十年後復為平民則皆知自而重犯法不至叫呼無賴為五人如此則軍無缺額糧不虛糜而必無不任戰之民死于無罪者矣夫吳越之人以舟楫代輿馬以江海為坦途伍員對閭閻以舟軍之教比陸軍之法大翼富陸軍之車小翼富當輕車突

行樓車走軻者當輕走騾

為長技以火攻為要術乎舊制官哨戰船勢鈍而難進銅鏡碗口力疎不足以及遠適乃更用福蒼等船即大小翼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二冊 浙江下

七十四

樓船之遺制用八漿小漁船以突冒周旋其輕捷視驪騎以發貢佛狼機代砲石以鳥嘴銃代大黃恭連弩而舊迅者物無堅不碎又制之最良者也群而肆之刑賞以勸懲之有不足以賈勇而威敵哉况保鄉井之人與去鄉井之人其踪跡不同也自衛其骨肉廬舍與衛人之骨肉廬舍其情不同也官司自馭其民與馭千萬里外不根之人其約束不同也主兵漸強則客兵自可次第罷遣斯非計之得者乎若夫三軍之司命則在將帥今之世祿統機固宜力冀戴長於馭眾者矣寧無腹削以自肥用賄以干進者乎界之兵柄求無敗事不可得已昔者晉悼公使欒黶為戎御以訓諸御知義使荀賓為戎右以訓勇力之士可以時使山林草澤行伍之間未嘗無干城腹心之士也歐陽修所謂求賢勞之士不必

限以下位。畧之人不必試以弓馬山林之士不可薄以貧賤以非常之禮待人。亦以非常之效報國又謂取禁軍而軍年少有力者不拘等級因其技同每百人團為一隊而教之拔其技精而最勇者百人之中必有一人得之以為裨將合十裨將而教之又又於其中擇有見識知通變者十人之中必有一人得之以為大將此一人之智勇乃萬人之選也即是說而推行之拊髀之恩庶幾可慰乎若夫各縣民壯巡司弓兵皆屬編戶之徭而司防禦之責者也今官府既占之以為勾捕跟隨之役而積年市猾又據以為窟穴或以錢乙而代趙甲或以一人而包數人支糧有名而或關無實官司查點則倩募以代應不知弓矢何物擊刺何技又可驅之以赴敵乎今宜如海道副使譚綸編立隊伍團聚訓練責統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浙江下

十五

領之官嚴勾稽之法明賞罰之令不許虛報尺籍不許私擅占役是亦足兵之道也議者謂盡罷兵費兵餉諸証而總括一縣丁田增編民壯擇其壯勇有抵禦者鄉舉里保以之訓練以之調遣亦可以漸代客兵而禁驚亡竄皆不足患矣議者又欲以鄉兵代官兵奏疏文徵積滿案牘而迄未有能行者何也懼調遣之失業也糾聚之妨農也差官審編又不以賢能正官而率以佐貳首領所至之地富者行賄求脫強者挾詐求脫故冊籍未定而委官之業索已滿其充數者非貧難下戶則蠢愚無智而鄉長甲長則無賴得暇也謂宜明示號令不調遣遠出不糾聚妨農委賢能正官親詣閭閻村落備查編戶隨其住居相近團聚大庄以二十三家為一甲就中選有力量者二名立為甲正甲副置牌一面上書甲正

某人甲副某人居民某人某人仍於五甲之內選其才能服眾者立為鄉長使之統領總置一牌上書鄉長某人管一甲正幾名某人某人甲副幾名某人某人各該居民若干某人某人列於各甲正甲副之後仍令每家書寫排門份壁互相譏察各備鋒利器械一件每鄉長管下置大旗一面及合用銃砲等項聽從鄉長統領前至空閒處所演習武藝一遇有警即便升旗舉砲各率牌內之人同赴要害地方設法把守併力截殺仍於通行街巷路口樹立壯固木柵堆積石塊以便拒守其居民或多或少或宜隨宜團練不拘定數仍照兵部題奉欽依事理保甲領袖先行給與冠帶以為激勵有功之日一體陞賞庶幾家自為守人自為戰不待調發之勞而坐收保障之績矣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浙江下

十六

田賦書 自昔神農教耒耜軒轅立經畫田制肇失然而正畝法開民粒有樹藝之利而無公歛之法故後世並耕之說資之及后稷教稼穡夏禹定九貢等田之上中下而成其賦商復為助周復為徹制什一以正其供而天下之中止始度矣春秋作田賦書作丘甲書四征公室求視和滕于時賦已無經況戰國瘠民以厚兵重歛以崇侈大桀小桀益不可勝言矣漢高之興易暴為仁丈量維之又玄然以尚儉其取民之制至三十而稅一或并蠲不征其為民惠澤甚溥也然當時議者又有名三十稅一實什稅伍之譏此豈非額外之橫征弗孚於德意哉唐之租庸調最為近古國朝之制大略倣之即田而稅輕者歲幾於三十之一等田而重者已幾於十之四五官田又合戶之身田而總括之以為五年十

平丁差之制則其役歛之重又甚矣洪武四年始令戶部給天下戶口由帖畧如今花戶短冊之制存戶存丁男女存事產既而為陽輪圖則備坊巷河渠隣比居址而不及事產嗣後信國公湯和大計吾郡之田而尺籍之每邑凡幾鄉之田凡幾萬千百十頃頃分畝坵分字號經界既正編為排花鱗次而不可亂其稅則上下其田之則而差之凡民田之重者畝不及六升而輕者纔一升有奇其肥瘠之數蓋大較不甚相遠也而田之名目則種不一民田而外有官田有僧田有道田而僧道又別有舊田有續田官田有抄沒有為事有塗漲有撥賜有書院有學有庄有院諸名色不可殫紀而其稅且倍蓰或什於民田官田重者畝五斗或七斗有統郡之周凡田共二萬三千八百六十五頃四百一十二畝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三

浙江下

平上

有奇凡稅共一十九萬一千三百六十二石有奇各隨民之所占而隸其籍某戶占某鄉某號田若干頃畝為稅若干石斗升合勺田有買賣稅有去來十年則大造黃冊而開會之某戶買某戶某鄉號田若干頃畝為稅若干石斗升合勺某戶除與某戶某鄉號田若干頃畝為稅若干石斗升合勺此其手實於官登之同版宜畫一不可姦也然其弊有不可勝言者大約田不均而名目煩則其弊在法而不在人賦一定而科歛重則其弊在官而不在法田盡一而欺隱作則其弊在民而不在官夫楊州之田下其壤定矣吳越有畊民而無其地其地使矣故郡之田雖錄以五分鄉以數十辨其肥瘠可略見也即一鄉之中近河渠而沃衍者為肥其餘為瘠河渠之源者為肥淺者為瘠瘠而有源者為肥無源為瘠

初以肥瘠稅畝然未必一皆中况農之勤惰又自為肥瘠瘠于其間又非鄉田為之也聞之故老云鄞田翔鳳鄉最肥佳時信國量田民故決湖滄其田信國謂為水鄉特輕其稅畝升八合有奇即此知科則之重輕亦非平賦之準也田始占於寺曰僧田始占於觀曰道田始入於官佃之民而官收其租曰官田今此三田皆散於編氓而戶占之矣即如廣德湖之官田遠自宋熙寧間官收其租以為公費今之稅額即當時之租額也易而勝國又易而國朝乃其額則因宋之佃租以為稅法其他均一鄉也而肥瘠頗殊隔一勝而上下特異此可不為之變通哉故嘗類郡之田而約其數鄞之官田得民僧道田六之一慈奉定得十之一家得四十之一一統而均之不過稍益民僧道田之稅額而官田之重稅可辦矣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三

浙江下

平上

可均農田可免重稅可正編賣近因官田價廉乃可革欺隱弊戶見後此善之善者也嘉靖辛卯間鄞令黃仁山曾欲舉此適定海令宋繼祖大為會計冊而上之報道嫌於變亂版籍卒格不行若其田賦之輸奉有著令每夏畢則徵夏稅秋畢則徵秋稅五年則徵丁田十年則徵糧俸二稅有本色則輸米麥有折京則輸銀解京而秋米本色自嘉靖初以轉輸海倉不便且海下官兵又便於得銀故復半為本色半為折銀價銀五石之府庫按時而給謂之府折其官之催徵先期立為限程俾見年里役糾其不率該催促其輸遲年分其辦細戶上其供上下相安無異議矣丁田正差以人為丁以田準十五畝為丁至黃仁山始視差法準十畝為丁此略從輕民之意也然田之重已加十五矣仁山又於附籍寄庄尤

每田二十畝則增一丁則又加十五矣然此特以懲詭戶之弊也今則不論詭戶皆如仁山加之丁矣官田舊以稅重凡丁差皆不及今更甚今則半民田矣又一切諸料價及兵費皆以田派曰以輕無田之小民也然田未必皆賤又時有水旱凶荒之災計租之入大約雖賤田亦半稅於官矣又通倉修城大戶以田倭米大戶以田買硝磺等大戶以田一切額外之征以田其賠償之費至售田以供而尤不足故里人之謗曰將錢買田不如窮漢要賬又曰有田厝戶門因田成禍門傷哉風矣國初田糧皆有定數自洪武以來凡幾造黃冊失然今之糧皆洪武初年之糧而今之田則什二三耗非洪武初矢大抵水衝沙塞淤沒根深及逃絕棄業者無歲無之而新漲海塗江途諸田又不報官起科然則田安得不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六

浙江下

七十九

耗乎又况猾民作姦乃有飛洒詭寄虛懸諸弊故無田之家而冊乃有田有田之家而冊乃無田其輕重多寡皆非的數名為黃冊其實偽冊也何言乎飛洒詭寄人多田患苦重役乃以貨暗姦書某戶洒田若干畝某戶洒田若干分厘某戶洒糧若干升斗某戶洒糧若干合勺積數戶可洒田以畝計洒糧以斗計積數十戶可洒田以十計洒糧以石計而書手則歲收其糧差之羨其被洒之家必其昧不諳事或朴儒不狎官府者也甚有家無立錫之業而戶有田畝糧差之需至歲備其身以輸猶不給孰知而問之乎何言乎詭寄多田之家或詭入於虛戶貧甲或以文職立寄庄或以軍職入於坊長里長或詭入於虛戶貧甲或以文職立寄庄或以軍職立寄庄或以軍人立寄庄夫鄉宦於各縣占產寄庄猶可言也而

本縣寄庄何為者哉軍官占產寄庄猶可言也而軍人寄庄何為者哉率不過巧為花分以鄰國為壑耳何言乎虛懸趙甲有田而開與錢乙錢乙復開與孫丙孫丙復開與李丁李丁復開與趙甲李丁有開趙甲不收則併田與糧而沒之矣然飛洒者損人以裕己者也詭寄者避重而就輕者也至虛懸則一切欺隱以負國課耳又有弊者則專貨書手悉以田歸書手戶糧亦隨之書手乃徑豁其田而糧則於十年之中歲酒合勺於一里百戶之內漸以消豁此以影射為姦者也又有糧存而田不稱則捏則官田以一埋十此以挪移為姦者也又有買田十而止開其八九仍遺一二於原戶又或收田而不收糧俾賣主受其害而已得減輸此以買戶為姦者也又有田本輕則而開作重則田本八九而多開為十以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六

浙江下

八十

賄於人因得輕稅之因此以賣戶為姦者也又有買戶已收其田矣而於賣戶則不為除使一田而兩戶糧差此以乾沒為姦者也或欲加之糧也則不加其戶之田畝而以重則移輕則或歲為之飛洒見其糧之增也則反誣為虛懸此以欺罔為姦者也凡此神妖鬼怪不可殫述填於紅圖不可改矣則改於黃冊印於黃冊不可易矣則公為洗補不得於小里則貨都總妄坐於小里不得於都總則貨縣總妄坐於都總雖歷屆更代不常其為故智一也不惟是也每遇一丁差之際即類取富戶之賄為之厚減其產以呈於官俾得輕鮮適有發其隱者即復賄賄賄該吏盜庫冊洗補而改移之如趙甲本田若干移之別年錢乙之戶假以為證既而首者知之復發其事乞證於府冊蓋是時縣之吏與同弊矣復謀盜府

冊洗補而改移之如縣冊首者優知將優發之無何即賄以乞免而其事竟不白嗣後發乙知之曰我無田是趙甲竄而歸我：將首之甲無何乞券於乙其就乙戶而贖其丁差且賄之凡此皆意外不可窮之姦幸已發之而官不為之竟其姦然則睥睨者又何所畏而不為哉今欲使開會者惟排花因字號不得無因而冒開則排花之存于民間者多非洪武間之舊而字號之制於詛址者或子孫分析則以一號而分為二三或富戶兼併則以二三號而合為一號又皆漫不可據以高信也欲於開會之時官為優詛俾戶據田號親為丈量則於丈量之時又潛通里書聚藏以從輕既不得一：皆實而况藉之於丈量之冊者又未必一：對記於黃冊此又徒為之勞擾也欲以稅冊為準則郡之故事實錢實冊者

自恃無他率不稅契而中有姦弊者反稅契以為他日事發之誣此又稅契之不可憑也凡此弊端雖巧於為術者皆未有能剔其隱然則終付之無可奈何而已乎嘉靖六七年間即永曹山嘗為之法視戶之田多糧少者謂為飛洒則以田而獻糧：多田少者謂為虛懸則以糧而獻田若近矣而孰知姦民之善弊者糧灑於人則必扣糧而減田：既虛懸則必捏則以從糧嘗未有多少形迹之可稽其有多少形迹可獻田而獻糧者多良民之被害於契書者也故山清查之法為良民之害者十七八而所得於弊戶之情者纔十二三又非計之得者也嘉靖十年鄭令黃仁山素威嚴因令書手皆得自首其弊凡四五屆黃冊之隱皆悉陳于官是時書手憚山峻罰首告略盡奉化令陳錫又設為投匭使人皆匿名

投首間所得姦弊亦十七八然二令竟不能終黃冊之事以去而民之姦且復故矣昔信國量田之時任嚴刑重懲斷且當聖代開國之際猶不能改前朝官僧等則之制以重貽後世裡則影射之姦而况於今日習熟神鬼之徒又何以畏其後哉自今觀之積蠹雖難以盡蠶而清查亦不容但已該舉其淺近者言之凡有數端一曰開首告之門凡書手之弊本人知之他書手知之各戶之弊本人知之本里人戶知之今須先令各書手各人戶自首其弊或嚴刑以威之使言或寬法以誘之使言其自首不盡者許他書手出首又不盡者許本里知因人出首自首者惟免本罪其首他書手他人戶者亦惟免本罪應得之罪即以弊書弊戶之贓贖充賞其有不自首而事發覺者則重懲之而沒入其田凡得書手之

弊竇則把其陰罪而今舉首以自贖又兼行投匭之法以一例十以十例百循而求之弊源或可塞也二曰嚴保勘之法冊之將造也令各花戶各將舊管新收開除實存分為四項某鄉某項某則田若干糧若干麥若干其新收開除者備開收除某都某箇某人合通年里長所管十甲首為一冊互相保結又合一箇十里長所管百戶為一冊互相保結又合一都百里長所管千戶為一冊互相保結其冊一樣二本官為鈐印一存在官一給與執燭以後但有虧弊連坐保結之人其各年各都各箇田糧必須總數相合有一不合即為姦弊尤不可不究也三曰清書手之戶姦書作弊多以己戶為之出沒須查其田多而糧少或田少而糧多或前局少而今局多或前局多而今局少或有田而無糧或有糧而無田或

欲操權以民田為官田或欲酒糶以官田為民田一究其下落則不必盡窮花戶而其端已可舉見矣四曰明收除之數夫追冊收除不過一買主一賣主而已即寄在他戶亦即所寄之戶開會此除彼收本無不明而毒人則詐為展轉甲除與乙戶乙戶又除與丙戶至三至四有除而無收即為虛懸如前所云矣其為此者非實有是數當不過塗人耳目使官府不能窮詰耳今若嚴為之禁如趙甲既開與錢乙則錢乙不得復開與孫丙丙既開與吳己則吳己不得復開與鄭庚但有展轉即係虧弊究問如律沒入其田庶幾其可也五曰革田糧重會之弊夫追冊開會田糧本一事也如某除與某人某鄉某則某項田若干該糧若干該麥若干其買主照數收戶各以過橋數為據此其授受甚明而其事甚約

天下御國利病書

卷第二冊

浙江下

八十三

也而茲書欲為蠲弊乃賄買該吏欺誑官府會田一苗會糧又一苗會麥又一苗既得縱其求索而糧不隨田因得以輕為重以重為輕以多為寡以寡為多弊始百出矣如謂數目難清則田糧相隨若反難而田糧分為二者反易乎如謂查算不及則一番反不徑約而兩番反為便利乎此積一府數十年之弊所當力變者也六曰禁洗補之弊今天民間之質劑不敢洗補防變詐也士人之書疏不敢洗補嫌不恪也況黃冊之造以獻天府以定官賦以察民偽重大莫加焉乃容有洗補半蓋姦狡之徒正以此行其變幻之術重改而輕改而重多改而寡改而多有改而無改而有趙甲改而錢乙錢乙改而孫丙或掩飾既遂而復反之或清查不及而卒不變姦始不可窮矣今宜於清審既定通造黃冊雖一

字不許洗補如其有之當痛懲其人即十易不為過蓋巧者足以眩人之目而一鑒之於天日則賊惡畢見以是禁推埋之姦亦或一道乎七曰重詭寄之役民之為詭寄者非好為是紛也不過欲避重役而就輕役耳近者縣令曾承芳凡於寄庄附籍等戶皆貪以重差此最善於釐弊者間有跡同而非詭者則在臨時審察之大率真者十不過一二而庸者則十之六七也其寬戶亦宜定為之限每戶辦鹽一丁准免田差若干詭丁優免之外悉照民戶編差則詭寄寬戶者宜可少革矣拙而論之昔之冊無弊而繼則有弊雖也弊少而今則弊多豈今之人盡不如昔哉亦由官府有以驅之耳官府之驅之者何政苛而役重民困不啻水火其犯王誅以處一旦之命豈其得已哉何言乎重役館驛夫役役目

天下御國利病書

卷第二冊

浙江下

八十四

者率百數十金巡撫應捕役目者率四五十金府縣庫子倍役目者率二三十金司獄司獄卒倍役目者率一二十金一入其中富者破家而貧者亡命豈其初則然哉用度日侈誅求日濫包攬之市棍日肆吏卒之需索日繁耳又況皇本解戶之類優米大戶之類應者喪魄談者輒為吐舌哉故今欲革黃冊之弊非調停重役不可非均官民僧道田之則例不可非舉按前數條之積弊不可而人妻則在賢有司耳有子產之智則民不能欺有西門豹之威則民不敢欺非此二子而有懲則為民興利除害之心即不能盡洗而更之亦可以得十之六七矣其調停重役語在徭役志中倘採而行之不惟一方之利雖以推之天下可也

上自江浦東錢湖議

東錢湖一名萬湖故會合七十二溪之流停蓄甚

湖而三縣七鄉之河其利賴甚博也自昔畫七鄉之河足資三次飲渴之
益雖元朝亦地而苗下惠橋樑為沃野至於今則淤積不治而侵塞填壅者相
率興之漏洩無禁遲早開故不盈半河窪窪者不支十口而亢者一不沾溉欲民
之無怨不可得已是故清湖之議在今日當亟講而力行之者也清湖之日有
八一日固湖設防以止水所以廣蓄而捍潰也今湖之為塘者八其尤
長者則高林塘方塘梅湖塘也天塘短則兩山夾隘或橫直于下其勢常
固塘長則兩山不接當空土所成其勢甚顛非至堅厚不固黃茅方家塘決二
十里之外皆為魚蟹其已事可做已今欲清湖使深土無所歸宜以所濬之土
即加塘上倍湖二丈增高五尺則雖侵湖二丈之水而所濬之土既得所歸限
防之築又足以益固可永免潰決之虞矣二日明水則大湖水滋漫莫知多寡
必置水則以準之照後蓄淺以時而湖水可常盈也日沿湖居民或侵填以高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二冊

浙江下

八十五

居空或與植以為園林土薄勢卑湖水一盈輒掩其則至有竭滅以就依者御
東張崇雖高以正然亦未能高富舊則也今必於固堤之後準定水則使一湖
之潯恒足三河之用即設入居空園林皆所不恤則所害者少而所利者衆矣
况其地木茂湖不治其旱亦已半矣而况可復加觀畫乎三曰嚴侵塞之禁侵
湖之禁以水為高春夏水漲雖欲諸湖而縱洩之欲湖之無固不可得已故
既立水則之後必亦計不及之地白借為業者必嚴加丈量秋從重則起科而
籍之以排花稅亦使尺寸不得濫則重科之害庶足以抵白借之利而民或者
其有營心矣蓋已取之業不忍遽壞姑以是御之湖是而猶有仍前侵塞必重
為之罪且并其舊堤及里塘比並湖之民皆許舉首則屬禁之嚴庶幾民知
重犯法矣四曰重濬濬之費東錢之湖有四口錢塘曰梅湖曰平水曰高林皆
湖之所由以為盈涸者也此亦塘長壞夫皆取資於小戶之既不能多捐功
力又不肯委惜湖水濬開徒設不用校築但取薪茅雜土壅之恐其決也則

咸從低下不此水則相平水一踰則蕩無限止盡皆溢瀉且以捕魚為利時常

偷獲平時無半湖之蓄又何望其為旱乾之備哉今必取此湖當戶是點礮天
而塘長亦以士人之家任之則彼當自顧惜而溢濬之患可止矣倘或仍踵前
弊開門不固土築又高或包攬與人或巡哨不謹則重加贖罰不少寬宥能無
惧而知謹乎五曰去荻葑之害夫湖之所以淤塞者以荻葑蓴蒲莠艾之屬
滋更其中日久湮積而荻葑之害實居大半自昔至今亦屢嘗濬之矣然或少
除葑草而根在復生或種之未出湖限而旋復委置其在今日則蕪沒益甚矣
謂宜課七鄉食水利之田始令先出銀一分不足則增加之務以荻葑盡去
為止而所去荻葑必募船裝載出湖直至江許交卸差其船之大小而優給以
真令細民樂于應募而絕其種之復生則民固不免于出銀之費而要之以佚
道使之者也雖畫七鄉之民而戶徵一人助役但毋令輸司馬有不樂趨者哉
即恐生一時而患及百年長民者宜不憚為之矣六曰公水草之利凡湖中水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二冊

浙江下

八十六

藻之生可以真田佳時沿湖居民隨其居址山場所近各出力採賣雖其利甚
微然亦足以為小民之一助乃今豪貴之家依勢作威恣行標管至真田之時
重價勒民貨賣近湖之民或有取其豪裡者輒肆管轄誣一償百大借七鄉公
有之物奪小民近便之利此豈人情王法之所宜哉濬河葑葑之後當無此患
但水土之性自能化生不久滋蔓則作備之後豈能免專利者之心哉此在當
路者不畏強禦嚴為禁止而一以公之于民則濟民者庶不至于病民矣七
曰築隄以通道交葑可以舟載而濬湖淤土不可以舟載今日高林東水等塘
凡往轉輸及上下水者皆舟于湖屢有不測欲去淤土而便行人莫如即其中
徑直處取淤土而為之隄起即家山塘楊家山麓計其長不過四百餘丈濬四
丈高四之一固之以版植之以木則土有所歸湖之潯停益富而行者有陸走
之便甚大利也或者以買石固隄費富不貲不知湖心之土欲以力致他所其
費何如也以此資復葑為失計哉若梅湖與大湖之間舊有一隄宜亦增高倍

唐以去兩涯下之淤斯可失八曰因土以成山夫湖之淺澤可澤也而間有不可澤者何也溪澗沙土隨橫潦而出壅塞浮漲與堤平豪貴之家遂借為田遺湖小民率行佃種如近年下水湖口之為者此廢湖之漸甚不可不慮也蓋既耕為田其勢苦淺必洩水以使水澤則難漲皆出於尤而耕之者踵至矣如此不已湖欲無廢不可得已然漲土積高不可以頃畝籌策必欲盡出于湖之外即百千之衆誰能舉之不如因高成丘隨其所存聚為山阜傍樹榆柳使不為波濤所衝如方家湖塘之下有河一帶非舟楫所通即以傍近淤土填之既而或因官費以充湖湖之費大其地近山谷者即隨高低大小聚而壅之則淤土可以盡去而蓄水必多七鄉灌溉之利焉世當敏諫之矣或曰子之議則得美其如工費鉅萬民不能堪何我輩人有言不一勞若水不逸不督費者不久安西門約為十二渠民頗煩苦之約曰民可以樂成不可與慮始今父老子弟難患若我輩百歲後期今父老子弟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冊 浙江下

八十七

思我言也其後渠成民牟利之數百歲後猶頌其功不棄况今民失湖利教若早災思欲治久矣因而率作之是為所欲此弊時升急苦而無之美何不仰事想之有我今觀唐之陸南金家之李夷庚凡濬湖有成績者皆祠之不忘蓋可知矣何獨至於今而疑之乎

宋吳潛以觀文殿大學士沿海制置使判慶元府寶祐六年准樞密院劄子勘會邊界日急賊謀臣測合嚴行措置仍自金山以至排徊頭初立烽燧接連澈浦行下定海水軍一體措置聯絡聲援專委官同統制按察險要均布地界置立烽燧分為三路皆發報於招寶山自招寶山至海洋壁下山者共十二鋪招寶山帶東北取至烈港山一鋪約一潮可到傍近雖有七里嶼鐵杆山俱是小山每有風潮海浪皆衝激而上不可置立烽燧烈港山西北取至五嶼山一鋪約一潮可到傍近別無以次山嶼五嶼山東北取至宜山一鋪約一潮可到傍近別無以次山嶼已上三鋪若天氣清明烟火旗號僅可相應遇海氣真濛濛霧露遮蔽風雨晦冥皆難應驗宜山西北取至三姑山一鋪約兩潮可到傍近別無以次山嶼相隔稍遠不問晴明陰晦烟火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冊 浙江下

八十八

火旗號皆難相應三姑山東北取至下干山一鋪水路約一十五里下干山東北取至徐公山一鋪約一潮可到傍近別無以次山嶼其二鋪汛息與烈港至宜山三鋪同徐公山帶西北取至鷓鴣山一鋪約四潮可到傍近別無以次山嶼其汛息與宜山至三姑山相類鷓鴣山直東取至北砂山一鋪止隔一港烟火旗號皆可相應北砂山直北取至終華山一鋪約一潮可到傍近別無以次山嶼終華山東北取壁下山直西至石衙山一鋪風水便半潮可到稍遠一潮傍近別無以次山嶼二鋪汛息與徐公山至鷓鴣山鋪同自石衙山東北以至西北別無山嶼皆深洋大海浩：無垠是為壁下山一鋪其自招寶山沿海抵向頭寨者共九鋪招寶山二十里至陶家酒店一鋪陶家酒店約十八里至貝十念五家前一鋪貝十念五家前約二十餘

里至澗浦山正覺寺前一鋪澗浦山頭約一十五里至沙角山頭陳亞三家前一鋪沙角山頭約一十餘里至伏龍山尾徐亞三家前一鋪伏龍山尾約一十五里餘至施公山王友二家前一鋪施公山約一十八里至周家塘鹽場周太家前一鋪周家塘鹽場約二十里至下澤山頭林太家前一鋪下澤山頭約一十餘里至向頭山分戍營外翁太家前一鋪其自招寶山沿江達本府有教亭者共五鋪招寶山約一十五里至后橋渡沈李二太家前一鋪后橋渡約一十五里至馬阻匯徐益戶家前一鋪馬阻匯約一十里至路林楊再八太家前一鋪路林約一十二里至白沙王太家前一鋪白沙約八里至本府有教亭一鋪用兵五名合千人一名往來照管巡轄及招寶山一鋪增差合千人一名沿海以至向頭沿江以至有城亦如之鋪兵口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浙江下

八十九

奏每半月一書支給每夜發更時自看教亭膏號火平安牌至帳前傳入押教報覆蓋法當於奉國樓置立一鋪相映以內即耳目易駭遂從看教亭密傳一牌竟違輟帳而沿江沿海歸火疾馳觀者懷懾

舟山志

舟山古邑治四面環海東接普陀桃花南連崎頭橫水西接長白馬墓北連長塗劍山自所城至東塘頭烽墩程一百里至南舟山烽墩程三里至西破礮烽墩程六十里至北干礮烽墩程三十里其地之險者東則塘頭螺門一帶地勢遼闊而塘頭極險遂利者常於此處勾引盜賊南則曹山謝浦梅家塾螺頭天童密邇所城關係匪輕而梅家塾直對曹山大洋倭奴曾經入擾西則岑江破礮大沙小沙千礮馬嶺一帶地形廣遠雖有馬墓兵船然相去遙遠嘉靖時王直輩曾自岑江登岸竊撫蘆花舉結巢北則柯梅白泉大嶼釣嶼等地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浙江下

九十

而柯梅亦曩時倭夷蟠踞為巢穴所當在在嚴防者也蓋舟山周圍皆海賊舟無處不可登岸而東之沈家門切近烏沙門去普陀不遠一望海洋浩淼無際島夷相連嘉靖乙卯夏倭船百餘隻突犯普陀而入擾之遂至東陲鼎沸及徵兵七省黃金錢四十餘萬幸而撲滅皆緣平日無備致此禍患實南北兩洋扼要之區為舟山最衝險之地宜設重兵以守之今奉將標下官兵分派三信一時有警策應不前深為可虞按地之極衝者沈家門誠重矣而漸出塘頭亦正不輕皆昔倭倭奴流突之處今屬盜賊窺伺之區次衝者岑江破礮二處塗淺易登入犯為最且自蛟門至橫水崎頭等洋海面四

遠均宜設兵船防守。天定邑為寧郡咽喉，而舟山為定邑門戶。據外正所以安內，舟山固則定邑固，定邑固則寧郡以達紹郡俱固。有地方之責者，不可不深長慮也。

東五湖至西莊石馬山，與高麗國分界。西五湖至蛟門，與定海縣分界。南五湖至隆嶼，與象山縣分界。北五湖至大嶺山，與蘇州府分界。東南五湖至韭山，與象山縣分界。東北五湖至陳錢壁下，與海州分界。西北三湖至灘山，與嘉興府分界。水程：定海關東約六十里至金塘，金塘約九十里至舟山，舟山約一百四十里至普陀。定海關南約三百里至昌國青門，青門東約一百五十里至韭山，青門南約二百里至牛欄基，牛欄基約一百里至金嵩門。定海關北約六十里至烈港，烈港約一百里至兩頭洞，兩頭洞約二百五十里至羊山。

翁洲山自四明之東湖小白竇幢育王迤達而走大謝伏黃
牛越金塘鰲子而崛起於岑港之西山山稍北發二大脉而
南北岐之西北一帶約六十里餘曰烏丘山紫窟山大沙山
青嶼山五百舉山大周嶺山寺嶺山大嶺河山長青嶺山平
石嶺山山椒多方廣石碧流雙洞馬舉山平衍環素原陞之
立城於其間綠五雷山小庵山虞舉山小蘆山千礫山文脉自
北面土鏡不紫三江山橫縮而東曰長舉山大虞山東湖山白泉山田舉山
祝家山丘家山北埠山吊峙山柯梅山地曠但田膏腴析而
嘉靖間倭結巢析而

全

爲炭山余山小梓山而盡此縣界其去海中附麗者曰岑港
 山炮噴兵船泊處西挨山挑推山西莊山魚龍山長白山馬墓山北
 兵船泊處官山岱山蘭秀山渡門山長塗山定北分哨駐此南潭山浦東
 山紫微峯山天童山南山溪口山王家嶺山折而爲虹橋山
 青嶺山突兀而起曰雙髻山宋志雙髻山二峯如髻矗立天
 出諸山環繞起伏咸所自表特出群巒衆山羅列城之四
 也相傳葛祖川煉丹處鎮鰲山舊縣治據其麓山判而爲
 二支脉左曰州衙山嵒巖多怪石翁山一名觀山去城東南
 直處嘉靖癸亥春都督盧鏜知縣何曰舟山形如舟因名其
 愈都指揮李興達文筆於其上今廢
 開山圓峯聳爲城之內案右曰晚峯山城西五里屹起長
 上有洋山廟開山牌坊右曰晚峯山城西五里屹起長

崗山王家山金家山引而為茅嶺山馬橫山裡舉山野舉山
 螺頭山城西南有島突起海心其狀如螺故名縮一脈發自北之五雷山迤東
 而行曰潁河嶺山金字山疊石嶺山東皋嶺山東灣山王家
 山龜山山之外曰淡水坑山東江山青雷頭山石衙門山東
 海中數峯崛起潮汝經流其中揚舉山陳舉山小嚴山涌東
 旁為十六門亦名為十六門山謝浦山鼓吹山世傳徐偃王戰塲山嶺平坦可
 容數百人每風雨隱隱有杳聲石弄山石
 玲瓏雪影桃花山東海中世傳安期生煉丹之所劉嶺山石
 穿漏故名桃花山嘗以醉墨灑石成桃花紋故名蒲洲山云城東
 猶墩山沈公嶺山石門山吳山翁浦山又名蒲洲山云城東
 於此宋乾道中耕者得一銅甕無足有耳耳不穿甕中容一
 斗其煤墨未泯識者為煉丹甕也徐偃王嘗居此城世猶存

九十四

唐置翁山縣
以此命名
嶺山龍塘山田嶺山王大厝山大蒲畧山蘆花山丘家礮山
嶺嶺山昔有人登山常見老僧跌坐石
上因疊石爲塙而禮焉故名之小厝山大展山下塘
山沈家門山駐兵哨補陀洛伽山稱海岸孤絕處也一名梅
岑山或謂梅福煉丹於此因名有善財岩潮音洞乃觀音大
士化現之地僧德韶鑿石築橋宋寧宗題額曰大士橋趙孟
頌有詩未練鍊雲飛海上山料乳三日此藏南宮福德齋
千佛一遺恩光焰布學潮幸與華多瑞氣石泉水而雨塵雲
郎王林聖堂東澧山藍修竹環之風枝掃拂無塵垢
仰幸九寺到崇閣
王峯山在翁山鴿子尖巖下岡巒秀拔寺鐘山有香山佛殿
林樾蒼潤時有白霧蒙抹其巔
世塔砌猶存旁有一井佛嶼山在秀山之巔一峯特立巖
遇陰晦隱隱如鐘聲
佛嶼山如佛像旁脫如背翼一佛砥

九十五

舉

芋艿
安地

九十六

注十

港

白桃推西後二門會竹嶼溪頭之派而漫張於西南之大洋
謂之橫水港

雙嶼港去城東南百里南洋之表為倭夷貢必由之路嘉靖間總制軍落朱公統命儒倭都指揮盧璣率兵襲

堵塞之時朱公營於嶼上每夜擊鼓以應水師之聲

中越烈港去城北十五里通近金塘山嘉靖三十五年都督劉燾督兵鏖戰斬倭酋辛五郎等三百八十餘於此勒

石更名馬墓港去城北海平倭港中百餘里長峙港去城南關外一二里長塗

港在岱山穿鼻港潮入松子渡舟過橫沈家門港總哨兵白

沙港大小漁船泊此石牛港總哨兵恩山港通城樵溪青龍港停泊

泥港會哨兵吞港在盤峙之東南北潮流匯處

烽候二八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册 浙江下

九十七

舟山 外湖 螺頭 鹿頭近海民少勢孤 蒲洪 西山

破菴 崎嶇即大沙地左賊 郎家磯 袁家磯 山江與火

建賊常 千磯 朱家尖已上屬 謝浦 石橋 包家

石衙 沈家門 接後 赤石 小展 釣嶼 程家

石礮 塘頭 西磯 順母塗已上屬

注十九

寨三

沈家門寨原係水操之地有軍防守近皆取回番船去來皆向居民築牆大礮阻截總路近徑由水路或千磯寨西磯

寨

隘六

破菴與外港相對居民 螺頭 小洪 路口嶺 岱山

大展 臺 青雷頭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册 浙江下

九十八

自夏少康封庶子無餘為諸侯以王祀事是為越國而都鄞句章三縣為越東
采邑句踐無餘後也周敬王四十六年為吳所滅秦復封之既而返國嘗膽勵
志遂滅吳吳置夫差甬東君百室是其地也周屬越秦屬會稽句章鄞至漢成
帝陽朔元年李以冠擊倭句章後漢晉齊梁皆因之唐武德四年析句章置董州
八年廢董州為鄞縣則其地為鄞明皇開元二十六六年置明州析鄞置翁山縣
因採訪使齊幹之言也代宗大曆六年廢於袁晁之亂五代改鄞為鄞則其地
又屬鄞宋端拱三年置鹽場監六年析鄞東之海中洲因部使薛戎之言也
以蓬萊安期島都三都置尉以王開於盜賊之事已而劉縣賜名昌圖蓋王安
石守縣其繁劇故分之元豐元李復益以定海之金塘鄉共四鄉為下縣而
明之屬縣凡六矣紹興十三年戶部員外郎沈麟編鄞縣戶計萬餘而丁口再
倍建炎中高宗航海舟次昌圖縣金人自明州引兵攻定海縣破之遂以舟師
絕洋犯昌圖縣欲襲御舟至崎頭風雨大作和州防禦使張院提領海舟張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二冊

浙江下

九十九

公裕引大船擊散之唐乃去元至元十五年陸州至正十八年為方國珍所
據國朝洪武二年改州為縣十二年立昌圖縣千戶所時明州衛守禦千戶
慕成立地五百丈未竟次年指揮許友展踏勘山成之洪武十七年我太祖
以東南控海之地之兵以守恐致寇害命設衛所及本寶螺岱四巡司隸於縣
兵民又安教化流洽海東一隅規模宏遠誠駕本縣元為我明邊陲捍禦於
以親皇祖撫御鴻敷建於不拔孰不顧瞻此以律世世無改哉道二十季滿
信國奉詔處置地方據圖到各所在地圖章衛縣學校而達其民於內地東
縣為二所屬定海縣信國是舉與我皇祖改州為縣增立衛所之意不
亦天淵也耶
舊邑曰翁山宋志云縣城周廣五里熙寧六年析三鄉益之改名曰昌圖始築
城鑿池至元中陸昌圖為州自宋元以來倭患微弱不足為患明漁之民惟知
供賦各安其生國初變氣漸熾我太祖絕其朝貢嚴以備之洪武二季增

章昌圖城改州為縣設立衛所懷兵恤民以固封京城高二丈四尺此唐一
大周圍一千二百一十六丈延袤五里闌東西南北四門門各有樓水門於
東南各置吊橋羅以月城城之上有雉堞二千六百七十三擊鋪六十六為濠
自東南及西一千二百六十六丈北際山不設十七年改昌圖縣二十季滿信國
公徙衛於象山縣之東存中中左三千戶所屬定海衛縣存民五百餘戶
屬定海縣勅命總帥居守永樂十六年都指揮谷祥以地衛要害加修繕正
統八年戶部侍郎黃公宏以城大兵少載東北隅半里今廣四里半濠濠城廣
城門凡四門各署名南曰文明濠橋外木柵曰迎恩東曰豐阜外木柵曰賓儀
西曰太和外曰西安北曰永安外曰北固西北跨鎮象山東抱霞山餘皆平陸
嘉靖四十季都督盧公鏐海道總兵公翰增築敵臺三十處以備用武歲久傾圮
萬曆甲寅李副鎮張公可大修築增濠濠以次完工修完城身九十八丈九
尺女牆一千四百一十三尺四門大城樓四座兵馬司房四座前樓五座敵臺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二冊

浙江下

二百

八座敵木門十八扇吊橋二座石堤四十二丈此因其舊而葺之者又南門月
城一座二十丈水門一座九丈兵馬司房二座總臺鋪一座前樓四座敵樓五
座高鋪三十八座
洪武二十年廢昌圖縣定海縣縣得沿海地衣原設總警備使都司後倭寇為
患會開權輿策應不前添設參將一員駐紮定海分中寧紹地方嘉靖三十四
年倭破臨山衛城撫按題請添設總兵官一員駐紮臨山三十五年又議得
定海為倭倭貢道關隘尤衝乃改駐定海其參將改駐臨山隆慶二年軍門
谷題改駐舟山
胡宗憲舟山論信國公湯和經畧海上屢置周密獨於舟山似有未妥者蓋
洪武間倭犯中界犯玉環犯小瀝寨皆浙東海濱信國所親見也其來也自五
島開洋衛冒風濤困眩精神者數日至下八陳幾而始少憩然孤懸外海曠野
蕭條必更歷數潮泊普陀島沙門之類而後得現我兵虛實以為進止若定海

之舟山又非善陀諸山之北其地則故縣治也其中為里者四為寨者八十三
五穀之饒鹽之利可以食數萬衆不待取給於外乃倭寇貢道之所必由也
至浙洋未有不念此為可樂者往季被其登據卒難驅除可以鑑矣我太祖
神明先見置昌國於其上屯兵戍守誠至計也信國以其民孤懸提之內地改
隸象山止設二所兵力單弱雖有沈家門水寨然每山地大四面環海賊舟無
處不可登泊投東皆務之間假風潮之順襲至舟山海大而哨船不多豈能必
禦之乎愚以為定海乃寧紹之門戶舟山又定海之外藩也必修復其舊制而
後可

衢州府志 防礦兵 嘉清四十五年設兵三總共一千六百二
十三員名正內一總支徽州協濟兵餉俱屯樟浦城訓練嗣後地
方稍寧減兵一總免支徵餉實存官兵二總名為前左二營其營
兵一總聽守備管領一總於所屬指揮千百戶中選堪用一員領
之聽守備節制萬曆十九年間因夷情重大添設威遠營官兵一
總計五百七員名聽守備訓練萬曆二十年七月分發二哨調征
寧夏仍存三哨與防礦官兵併為左右二營每營復為五哨共計
官兵一千九十員名正萬曆二十四年八月內奉文挑選每營復
併四哨并中軍員役共計八百八十二員名正續又奉文減去右
營營主將左營營主隸之實存官兵八百八十一員名正每年兵
糧俱繫本府給發

開化縣志 開採 萬曆二十六年礦稅事起有謂開化六都大
火塢八都烏嘴塢及四都三處礦洞可開者時採礦曹內監委官
馬忠扶諸商至縣起工先挖大火塢開兩月採礦砂四千斤約百
斤算得銀一兩不償所費於時邑侯劉防範周詳奸徒欺蔽及內
監親臨度不數不爾隨調停上下然礦利既目擊烏有又不肯空
返侯不已議將雲霧山官木召拚得四百金抵充礦價內監既去
礦洞仍封苛歛不行民不知後地方晏然仁侯之力也後三十年
而有議採木雲霧之事

雲霧山者邑宦宋氏山也僻在二十四都界德興延袤頗廣而中
阻深嘉靖間吾氏與宋構訟吾縣甚揚言此山藪盜為不軌以肇
當道而傾宋勦者至則植鐵舉煙惑之宋宦長者不與爭入此山

於官而訟達息官為令每五年一焚林著追萬曆中劉邑侯有擗木抵礦之議土人李辛戎等納價四百擗之蓋宋氏所遺盡於此諸美不知何故山名四馳奸徒垂涎天啓初有聲兩臺顧自備工本採木助達胸者事下本邑已而竿櫓紛至皆大力者主之王侯曰此非躬勤無以塞饒口遂深入其阻據實申報邑人亦始知此山之實無木也然奸徒意未已竟走京師適大工興旁搜利孔言路遂有據其說以聞者甚謂山方千里木可棟明堂地可興屯

旨既下浙上下愕始利害巨測邑巨姓及隣山居氓洵：將巡徙而但虞方下車故然身任之亟性勤如玉侯言則陳七不可一不必侃：爭之未幾道尊^他尊舒^本履勤知候議不可奪遂許撫臺潘疏請罷採當是時當銳意黃山之役以為雲霧即黃支別於是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浙江下

百三

浙縉紳在京者合疏稱雲霧屬浙與黃山了不相干因以伸撫臺之言竟得 旨報罷第嚴居民竊取之禁

金竹嶺巡簡司在縣北六十里因六都八都礦洞地方連慶州礦賊竊發特設防警於此通未礦雖久閉而蔽蔽之界多盜巡簡遂住為金鎮以便彈壓巡緝第當以禦暴為功勿以蔽蓋為利則官與地宜矣

華埠兵營在縣南三十里隆慶間二十七八等都屢被流寇劫掠因設營於此把總一員哨官五員每哨管兵百名以時操練各處巡哨寇盜跡兵民相安後兵輕調發遂不復設止本兩兵二十名每季更番戍防葉溪蓋開常王之交寇盜出沒地也近年盜屢發長峯地方邑侯但定議華埠與葉溪鎮相去十五里華埠一

大村落人煙輳集無所用兵惟葉溪鎮最為孤寂山北界德興王山：南即開化常山四縣隅界足音罕至宜行旅住：白晝破切而葉溪為孤峯絕頂以二十人而終日枯坐一窮山四顧無隴其勢必不能持久今本縣親履其地再四籌度與其虛設此哨有防護之名無防護之實政不如移守石門於防守最為緊要蓋石門為常山要地而長峯一帶逼近石門其中窮源僻壤層岫疊嶂木人跡不到而竄盜賊出沒之區其緣崖而上即為葉溪鎮以故大盜每暗伏叢薄欺行客之不見一到前即擄劫而去徑過葉溪莫可踪跡是守長峯正守葉溪之扼要也雖長峯為無人之境而與石門鷄犬相聞合將守葉溪兵移守長峯而即以石門為歇場晝則分班巡哨夜則團聚石門長峯無人家蓄木惟柴棘最深尤易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浙江下

百四

藏垢納污伏乞牌行常山縣每年秋冬放火盡焚其林廩盜賊無埋身之所而望風巡哨者亦易於瞻視不復再有豺狼當道之苦矣遂移成塢口白石寨在縣西六十里二十五都每遇盜賊竊發男婦登此寨避之賊不敢近

蘭谿縣拓城謀邑東衝發兩江之水而東輸於錢塘南欲拒北則邑為衝發之門戶北欲禦南則邑為抗嚴之屏蔽門戶破而後衝發可攻屏蔽固而後抗嚴可守且當衝處要衝時有礮寇之變城僅大餘東南則民居接比於城高且過之西則面溪臨險而民皆架屋其上故雖名為城實非可緩急恃也建議者謂非拓城不可守顧東南遙邇山麓若易為力而北隅卑下受諸谷之流而當其窪勢不可以城然卒之以費不貲而無所子謀議竟寢

東陽縣馬腰嶺寨在縣東南二百四十里地勢險峻延袤三十里金華台州之咽喉也嘉靖三十五年主簿陳仕舉禦倭寇白峯嶺寨在縣東七十里石棧紫紆東通嶺縣嘉靖三十五年築以防倭烏竹嶺寨在縣東北四十里上接鸞駕嶺以達諸暨之烏岩與萬嶺大小嶺相連嘉靖三十七年鄉民團結防倭夾溪嶺寨在縣東百里嶺與天台相毗錯岩障蔽嶺水東兩崖下漚為十八洞嘉靖三十四年築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二十二 浙江下

百五

湯溪縣 山口寨在縣南十里二都 大岩寨在縣東南二十里十三都 蘇村寨在縣南五十里十六都皆 本朝正統十三年按察副使陶成築禦括寇

金華 鹿田為蘭谿之閘道大陽嶺為浦江之險道若陽輔倉為武義湯溪之險道義烏路多平衍惟東北要害 蘭溪 舊有下漚戍三河戍當建德之交防賊寇之正道也盤山絕頂有古城岩與松山相聯絡相傳黃巢為寇鄉民于此避亂北可以入浦江 東陽 東通仙居縣及玉山廢縣元初台寇楊鎮龍自此入縣治雖置永寧巡司其勢弱故馬賊嶺白峯崑山夾溪皆當防守又烏竹通動越亦為要路 義烏 南通永康東通東陽而西通諸暨元末張士誠嘗自諸暨入寇 永康 正道自却金館可抵處州其間道去縣八十里為崇溪可通縉雲仙居舊有孝義巡司在靈山去縣百里與崇溪聯絡其傍青山青石三峯密浦皆新截嶺嶺由孝義五十里至馬腰嶺為

最險又一道自縉雲出至永康擇溪歷金仙寺取道雙牌嶺青山度勝龍橋以達東陽之石門安文黃陣坑大盆山 武義 間道自麗水宣平皆可入正統末括寇至羊棚嶺為巢穴 浦江 西北抵富陽與嚴陵僅隔一水其山險菁密我 朝天兵取要關大海先已攻下蘭谿可謂西扼其吭笑及聖祖親征乃自蘭谿入浦江義烏取道至郡城則又東拊其背由是遂降 湯溪 東北為輔倉若陽實與金華接壤處遠可避兵然與括之邊昌宣平相鄰故蘇村為要道又大岩地方東通金華西通龍游北通蘭谿此當三路之間道也若出口則為平原若從瑗公嶺可入處州其傍有大竿小竿之地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二十二 浙江下

百六

義烏縣志 礦防書 太史公曰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

者爭之有而亂之階也有虞氏藏嶺嶺之山用塞裔裔之俗為世慮深矣周官金玉錫石之地設礦人之官為屬禁以守猶懼民之有爭心也物其地而授之巡其禁令古聖王豈不欲指利以予民而顧慮為之禁者防其源也惟元時江西豐城民告金經父地產錫卒以貽患永樂中浙溫處閩福建嘗開場置官令內臣主之督以憲臣已不償所費而罷由此觀之山澤之利有限或暴搜隨竭或採取歲久而盡非人力所可必得之物而不軌逐利之徒睥睨其間通用器亂故利孔不可必開於上自上開之則險臣增課之說乘是而起而倚山以為益載上下之俱傷必歸此矣縣之南五十里為八寶山以坐落第八保故名而流俗傳以為寶者并也山廣袤可五里許林麓錯繡中蓋有龍潭馬跡之道焉其壤與永康接壤而逼近處州嘉靖三十七年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二冊

浙江下

百七

永康縣商施文六載過閭里熟觀八寶山之麓一帶小山土色昭耀產礦輒起盜心乃構黨方希六等九十餘人由楓坑到山挖掘近坑居民現知之再報平里倍磊之豪有力者而陳大便宋廿六等聚族謀曰夫也而貪無藝寬逼處此以與我旦夕爭此土也吾屬無唯類矣則投袂而起共率子弟詣坑手搏方希六呂廿四等十四人解縣而趙公故長者念屬屬不忍棄之城旦見薪薪善諭遣之而賊於是稍：繼美是年六月十九日施文六復計衆千餘人據坑而賊故特頭領金周謝素賊要能飛刀刺人則大張赤幟於山林示為國增課招引亡命益無所顧忌陳大成等仍督衆子弟奮前捍衛十一人解府收繫而郡侯李公因出示坑場殺死者不論烏人奉是撤也以然則無不控拳礪刃頗為工用者於是已得趙公趨兵勦賊之令陳大成遂統率陳榆陳祿陳文澄等親兵數百追逐上山是時薄暮日光反射天忽微雨賊望之色盡赤日旋氣驟我兵周旋以整疾戰遂戰死首惡施文六金周

謝寺三十人群賊披靡遁去賊既收合餘黨計復脩父兄之怨念莫可敵行

者而處州人善煉礪以強悍聞乃潛以銀沙扣入土礦住給景寧龍泉等縣人民煽聚憤賊楊松等三千餘人至七月廿一日蜂擁到山斬山木而封之堅立柵寨為陵我境土園掠我村墅居民大震於是趙公通檄各都選兵防禦且懸賞以購于市而童叟爭者習陰陽家謂我將以三寸舌退賊師而實資可立致也則介馬而馳之賊竟擁之隊中不得還偵報者以告於是遂進師先合不利却陳春五十三宋桂三十六等死之已各都馮陳楊王以兵至與本都陳東併力進發而陳大成等推牛以饗士宋民亦各出私財犒之遂領兵三千人踴躍逆擊賊師隨而殲之俘賊三百餘人而重陰陽遂被賊矢穿耳而亡於是十月處賊以敗回走甚乃大集師聚至萬餘人為檄告都民趣具食供芻粟以從遂于初九日分兵復一從天龍山來一支從時漢嶺來一支從掛紙嶺來一支從楓坑嶺來口吹竹筒警聲震地與我兵陳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二冊

浙江下

百八

祿等遇于全庄截殺斬其七人時賊全隊屯札山上自萬圍尖至奮前旌旗蔽山我師議不進之役且盤據難以卒拔乃期會各都兵初十日屯平里十一日次坑已進至上陳塘墟賊下山接戰陳祿陳炎廿二陳希四等率衆奮擊陷其前鋒亦皆斃仙寬嗜青口田心諸兵從旁擊其左右賊衆大潰所擊殺數千人會次日天大雪奔喉餘孽重之以凍餓即幸脫鋒矢死相枕藉已有逃至武義白溪口固視夥之繼奔若我兵追躡爭渡溪水相繼踐殺溺死不可勝數于是已平礦賊四府陳公臨坑慰勞居民覩尸積成兵用石封瘞民始解：安業不敢復言礦事矣自是之後邑侯相繼開臨捕官每歲冬到坑封驗一次已三十八年有坑絕之謀已四十五年有官兵之戍互相嚴守預防甚密今上即位之二十一年遭陸多故帶藏空虛或欲開礦以佐軍國下其議於府縣于是本縣知縣周士英為其陳礦所以不可開狀事遂

礦封閉如故

民兵書 蓋召募非古也古者兵出井田司徒教民司馬致節無事則以時
屬民而較登其夫家之衆寡急則比什伍簡兵器以鼓鐸旗物帥而至人盡
兵也安所事募者起于兵農之分而師武之不足也自漢帝盛兵以威四
夷增置羽林技射之屬而又不愛通侯爵賞以風海內則募兵始此而兵制
寔壞陵夷以至宋季大盜群起往召募增兵創立名號高陷陳義從積射
等類冗濫不可較而國力枵然迄不振以亡唐初制府兵平日皆安居田
畝國大師下符契于州刺史乃發事將解兵歸朝而士卒賜餼加賞遂罷
歸蓋備兵農合一之遺焉已變而為驍騎已又變而為藩鎮其極也將卒獲
悍跋扈非為用宋制禁廂兵曰保捷曰振武慶曆西師之後大募兵充禁旅
防守不耕而聚食者百十萬而是時所募之兵皆坊市無賴安養養勢不能
不惰驕及驅之赴敵多替嘗而不肯應嘗稍不稱輒圍視而呼蓋名雖為
兵而實皆廢不可使之入也明興分軍民籍而募民力農養兵兵守戍衛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二冊

浙江下

百九

民天下久平衛所軍日耗而變制正統末令府州縣招募民壯所在官率領
操練有警調發而民復有兵正德中計丁銀編機兵銀人載工食七兩有奇
大縣至累千金于衛兵外復取民財而購民為兵其天下益多故財耗兵脆
而徵兵之令紛々下即縣矣嘉靖二十八年題准土著居民有能率衆報効
招至百名以上者給官帶三百名以工者授散官則名色踴目之嫌也四十
二年令副將遊守等官自募家丁報名在官一體給報則將官私募之罔也
萬曆三年議准募浙兵三千人各給鳥銃赴鎮以備衝鋒攻擊則南兵調北
之漸也自是之後北尊胡則募南尊倭則募中尊寇賊則募師旅並動百姓
罷敵然而募者猶踵接鳥邑夫以百里之生聚而當四方之徵召日削月耗
猶為鳥邑有人乎語曰毋為戎首反受其禍蓋謂鳥和國家無大兵集二
百餘年于茲矣烏俗之子慷慨雖其天性然試然亦平日久耳目所漸清諒

俗被服率多晚於快樂聞金鼓則心倭觀旌旗則色變試之兵不習也長老
曰為兵之起也則以饑饉先是嘉靖三十七年處州不逞之徒煽誘入我南
鄒并煙木刊民大震恐倍焉陳氏首糾義旗東其師擊之盡殲死者以澤量
而民因是駭玩兵器於掌股之工武夫之勳興自此始已倭寇略起恭將
戚繼光購勦賊之首事者而陳大成等率衆應召三十九年統兵赴台防守
四十年破倭於白沙洋俘斬以千計調往江福援勦流寇及攻乂屯賊巢所
向殄滅以軍功顯而子弟多食租水稅懸金以說閭里人益驚于戰功矣此
此觀之初兵之起也敵加于己藉以自按是謂應兵其既也費其餘勇惟利
是徵是謂貪兵卒之事變多故徵發日驗武勇陵遲耗索萌起物感而臺固
其變也今上即位之二十年孽臣劉東陽以寧夏叛築壁堅守王師環而
攻之已又決河灌之弗能下于是議者發烏兵三千人趨之兵出之日而人
人憂其弗反也至則踴躍泉聞而入上功幕府所獲輜重不可勝數君子謂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二冊

浙江下

百十

是役也水攻不如吾甲攻之剽而疾也是歲也閩白倡亂海島席捲朝鮮而
墟其國我兵是以有遼左之役遇倭于碧蹄王師不戒敗績我兵死事者百
餘人報至而哭泣之聲相聞閭巷于是倭勢日益猖獗與吾界鴨綠江而國
揚聲入犯而深計者且謂戎心叵測指淮口則咽喉絕扼天津則腹背斷蹶
吳越則手足痺躄留都則根本搖而士氣久靡官衙列屯之軍徒負尺籍名
至不能受甲乃紛々議募而徵師于烏則自抗省至則自吳淞至則自留都
至則自淮揚至則自遼津至衛巷之間靡然發動而一二緣事將官假借總
哨領餉統傳子弟垂索至千金而不佐國家之急是後干戈日滋行若齋居
者送中外騷擾而相率賂賂豪耗而不瞻賦稅既竭猶不足以繕器械大司
農於是稍々議罷而所遣天津兵三千人中道發回士卒以月糈不給輒脫
中鼓譟賴富事者曲慰旁乃止自兵散田里農種失業衣食七糶輒多穿窬
拊提抽其踰倫之燕戶靡不舉枵枵者皆項和里也無幾何而浙直所募之

兵餉復寬而逃者用主者治通逃之罪曰是前之三尺藩固在而奈何
縱之去也則烏是問蓋至是則兵與民交受其欺而後知兵之流毒遠也善
乎司馬光之論民兵也當轉親公柄國政欲刺陝西民為義勇司馬光力爭
以為不可若曰凡民生長太平不識兵業所事惟田畝力作雖日教閱獨旗
號鮮明鉅鼓備具可美觀而止一遇寇警即瓦解星散潰敗立至自後放汰
運糧則情游已久不復肯服後力猶如異時又田產空盡流落無歸若
為強弱者轉死長老至今邑長嘆此可為永戒而不可復也況今既賦歛
民之粟帛以贖軍又復藉農民之財以為軍是一身而兼軍民之任也民之
財力何得不屈此前事之不忘後事之鑒也夫為今實難是覽里老之呈牒
可悲為呈稱念邑僻處山鄉向服禮教不諳兵務始自嘉靖三十七年勦賊
礦賊有警倭寇擾浙因而召募無事日京省守禦兵居多十室九空朝
不保暮近來京師各省寇盜相屬下縣招兵官府窮于支應小民艱于供役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浙江下

百十一

應募者皆精壯留家者盡老稚田業失種稅糧何供切念普天俱屬王民焉
俗獨羅剎舊懸乞憐惟轉詳俯極民困錄里老以言小東竊嘆于憐人北山
感慨于王事為益無之矣安有為一方沾危若是而上不驚者萬曆二十二
年知縣周士英上計于朝已歲事竣乃為我父老具疏以聞曰臣聞民者
和國之本也兵者衛民之具也國藉兵以威而民伍軍弱則兵病欲實其兵
而數疲民以逞則民病古者寓兵於農而民不廢耕作是以無所受其病而
無獲其用今者驅農為兵而民盡入兵籍是以未盡獲其用而偏受其病臣
痛惟浙東義烏一縣兵不得解甲而為民不得息肩而無事于兵者三十
餘年而未有如今日之甚者也臣叨任義烏疏職守何敢越俎而議以干
罪戾然歷任以來伏觀徵兵之令無歲而不至荷載之夫無家而不出人民
流竄而戶口消耗里分無併而隳圯有賴賴之風民多死傷之泣詢
之父老得之道路無不痛心疾首拙言兵害則臣亦安忍避一時之忌諱而

貽百姓無窮之禍哉夫烏邑地方百里舊俗淳龐民居樂業並未知兵自嘉
靖間慶州礦賊作劇臨城而兵始興繼以倭奴侵擾練兵浙東而兵始著嗣
後雖成厲階久不得而卸其子兄不得顧其弟妻不得有其夫歷年求散于北
邊散于閩廣者數數萬幾幾乎而生還者十無二三民方殄死扶傷之不懈
而後重之以徵召之紛：禍將安極臣初到任不旬月而金陵淮揚前鎮吳
淞浙省等處募兵官員踵接肩摩一時贏糧景從之金陵者二千有奇之淮
揚者一千有奇之吳淞者五百有奇之蘇鎮者一千有奇之浙省者一千三
百有奇又民不超官募則趨私募時零比耦結隊往役者難以備載輿兩彈
丸之邑生齒幾何而比歲役募已五六千人則是空邑之子弟以赴之而閭
里戶丁何得不屈臣按祖制洪武三年以版籍覈天下之丁甲丁二等曰
成丁曰不成丁民始生登其名字籍曰不成丁年十六曰成丁：成而後六
十而免府州縣驗丁冊口多寡事產厚薄以均適其力蓋至慎重也查得烏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浙江下

百十二

民戶口自嘉靖四十二年以至隆慶五年共一萬五千五百一十丁萬曆九
年戶口僅存一萬二千九百三十丁反至虧失原額比十九年定圖報丁登
冊充足額數而各里以人丁虛耗紛：控告不下數百輩臣諭以申請詳錄
民乃安定良由師旅頻仍丁壯雖散年老者未行歸除童推者先以編役而
逃亡遠竄者則累及里役之包賠此民之所以為苦不寧也且今獎賞百
出奸偽多端盡國耗民其害有五臣請得而熟裁之古之凡民長大壯健者
皆在南畝農隙則教之以戰今一遇兵興輒奉徵生募以尺度量民之長大
而試其壯健者招之為兵其所留以緣南畝者皆老弱也夫八口之家能耕
者不過二人役募者多則力耕者少使良時委而不開桑柘棄而不採欲令
家豐人給不可得也害一人情唯安于土著而重去其鄉故人：自愛而知
畏法自兵端一開而民尚邊為奸數輩獲者家于其通責者家于是鉗徒者
家于是雖有作奸犯科推埋剽竊之輩而自扞文網輒逃之尺伍以解免而

甲上法若土直也害二兵不素定而一時號召大抵取益于城市之游惰朝
甲暮乙東而西投而獨處受其影射按揭而指其人多不可曉者比及逃
亡移文勾攝牽援里排莫可究詰未免徒耗衣裝嗚呼糧餉害三今之把總
則付非虛名耶然上設名色以餌民而下假名色以釣利統轄之子請充頭
目覬覦如市多者百金少者不下五六十金甚至有廢產破家展轉被給而
許告者計民間金帛之費屑于道路而肥募官之私橐者比是也害四
夫既以募民為兵則其姓名已隸于官府之籍不得為商居不得為農而
仰給于官勢遂不可以罷去設汰之使歸彼退而顧其田廬之荒蕪計畫無
聊求有復能生還者也此不為溝中瘠則為荏苒嗟耳是使民掉臂有事之
日而兵潰池者必此失業無賴之流也害五募是五害而上猶募焉無已
臣竊恐非直為一家一邑之憂而土崩瓦解之形將在于此當事者豈可泄
泄然而不為之處哉臣愚以為今之所號南兵大率浙以東人也浙東六郡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二十二 浙江下

百十三

而處居三之二然嘗試求之為之民非果有投石起瓦材官驅張之能也一
旦聞召而填足袒裼以應者則其家不聊生而指以湖口耳他郡山嶺窟穴
之民負氣好剛忠勇而顧其用者無處不有自今請表 明旨申禁各省衛
所衙門勿得重以招募招誘為民不得已徵兵東浙謂宜疏請于 朝勅
部以撤下之撫院下之道府分督所屬州縣隨地召募不拘方隅
各極簡選精銳可致仍令已募之兵年五十以上領復為民者聽其方募而
待用者年二十以上則收限十年而除其籍如是則方始募之日上已明示
其聚散之機至從後而次之則無怨且使民心知其不出十年而復為平民
則計必踴躍不至呼嗟無賴而自棄其身於蓬蒿民得吏代而為兵得復
還而為民此蘇軾募兵之議可通于今日也而要之中原之長技有不專在
浙省且又以為遠募之兵各須資道道路遠近勞費倍多始發有征行之難
事久有逃亡之患今之遠募山陝等處古稱用武之地村落百姓習於戰鬪

識敵淺深愛護鄉里即不待驅使猶願自備衣糧共相保聚若令召募立可
成軍昔成化中北虜毛里孩連寇延綏先臣盧祥言官堡兵少而延安慶陽
用邊民多號募與劫旁仰散戍奏請募民丁之壯者編成什伍號為土兵
得兵五千餘人免租六石戶三丁委官訓練曉諭而延兵威強虜遂不敢
警弓內向此在延綏一鎮行之已有明效若使九邊在 練習土著撫以恩
厚民必歡欣踴躍願出死力又安在其不如浙兵也夫惟土兵以漸而多則
民兵可以漸省而無用民兵可以無用則為兵可以息肩而歸農休養生息
數十年之後戶口可充征賦可繕廢于其猶有支也臣不自揣越分僭言自
知無所逃刑然竊念漢唐遠之治勅海晏令民去刀劍而買牛犢設然收富
庶之效臣今之治募為也德民輟鋤獲而佩刀劍雖然畏樂生之心則豈惟
有員 皇上今日所以課責群吏之意而戶祿苟安于旦夕使人實謂臣傳
舍其邑而秦越其民也則臣亦無以下謝諸父老矣伏乞 皇上憐臣大馬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二十二 浙江下

百十四

微誠俯垂採擇勅部重議從長計處以極一方之倒懸宗社幸甚生靈幸甚
奉 聖旨兵部知道而大司馬以時方用兵本報二十三年東征兵卒以徵
賞鼓譟至移兵浩數不分王石無辜駢首就戮者數千人其慘蓋不可勝言臣
編戶書 徐餘曰夫治平在康功興庶功興在事役均事役均在民數周故
民數者為國之本而庶事之所自出也周禮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
上皆書于版歲登下其死生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獻其數于
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如此其重也閭之治古之世民各安其居樂其業車
馬不疲罷于道路萬民不失命于寇戎豪傑不著名于圖畫不立功于盤盂
七十以上所養也十五以下所長也十六以上所強也則民數之蓄
庶幾強豈非其累世所休養致然哉逮至漢唐叔季當害生而兵凶作大夫
從軍旅老弱轉輸戶版之紀綱罔賴士斷之條約不明富人多丁者為宦
學擇老以免責而下戶殘廢率避為浮人而上著盜案則其與不任官而在

民長吏以增戶闢稅為課績而各招浮薄折實力張虛數以邀譽諸死徙闕稅者抑配于土著而土著益困則其弊不在民而在官自昔嘆之矣而今之弊則不在民不在官而在遠徵令遠與邑爭民之走集如市亦極散已記曰凡民自七尺為諸三官農攻農工攻器實攻貨時事不共是謂大害吾未見奪之以兵事而使聚者也我 國朝令民以戶口自實洪武十四年始頒冊式於郡縣軍民人匠等戶各以本業占籍男子始生登其名字籍曰不成丁十六曰成丁成而後六十而免婦女若不成丁不後十年乃大計生莠老幼存亡而更籍之冊成一以解京餘司府縣各存其一凡百差科悉由此出無復前代紛更之擾然洪武間民南脫湯火而就社廣按馬籍人戶二萬八千九百七十二丁口十四萬三千九百三十三應成弘以來休養生息戶口固宜月積歲滋乃今版籍所載戶不及二萬口不滿八萬額猶減于國初時也然則登耗之故可知已自嘉靖兵興徵書旁午民之揭家而徙者由西畿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浙江下

百十五

以及遠徵戍地不有泉而聚焉不下萬指戶殘于奔竄口斃于殺傷則又何怪乎其逾指于昔也迨萬曆二十年輸值大造各里報丁填圖而縣尋陞遷未及清數存亡虛實之數遂至里有賠累不堪者為訟諸藩司下其牒于縣于是二十三年知縣周士英履加詳審除虛加無米丁三百五十四丁增有米丁四十八丁通共實在人丁一萬四千六百五十二丁蓋據丁產為案所豁除者多羸弱下戶逃亡物故之派而棄于有難人戶酌增數丁以補其闕是亦割此益彼補偏救弊之權然固是而深嘆縣之樂大都患在不均夫寬狹硃牒不同鄉而同役貧富有無不同資而同征奔亡僑徙不同隸強弱聚寡不同殖而同派丁多家給者以衆輸加輕丁少家寡者以力單加重又版籍漫漶里胥夤緣為奸多巧避失實豪右售賄轉相蔽匿貧弱抑勒輒報科差而里之豪有力者藉口差徭名目即又更賦諸十甲十甲多單丁下易虐使往陽浮科歛之所出有倍于所徵者強者吞食饕餮弱者推肌利

體相推于逃亡死徙而民益感然則長民者將任其若存若亡而不為之籍耶則非國家之制也將一計而籍之而增闈戶稅耶則又非生民之道也計莫若與時推移無及攢造之年視耗損益均劑之而徵丘文莊丁田相配之法以田一項配人一人當一夫蓋役田為母人為子隨母而益損兩籍即豪有力數溢于額輒哀之口即羸弱下戶額不及數仍減莫即戶歲滿足成賦不責其美即未浮則例縣攤減不為如科常使民寡征求之擾而優其力國有民人之實而無其名是謂不齊中之齊而公私兩便之術或不出此若必科民數而盡籍之冊將戶未必增而民死告厲孰與夫聽民自便之為得也後之籍民者毋寧使人謂令：實生我而謂令後我以生乎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浙江下

百十六

為民惠澤至渥也歷二百禩于茲財賦准輸天下度田非益寡而租稅非日減也長吏引銀持壽邑有若干步畝之數矣而國計庫：憂不足于上民墜田餘草善治之則畝數益而食不能人二餉者猶衆也則惠生于上溢而下漏溢則物力必屈物力屈則民貧民貧則奸邪生而扞文罔避國稅之移紛紛起矣烏廣輪方百四十里噴噴封萬頃居民墾列而慕黨大都墾田什居伍山澤園陵數收什居三陸地坑塢什居三野多坡坂土雜沙石不皆可田而又數若早曠望歲于天者多失天之權則人地之權亡非他有技巧能以傳播博生也嘗考國初官民田土八千七百四十一頃夏稅麥二千一百一十七石有奇秋糧二萬二千五百七十五石五斗有奇宣成以後歲耗米一千三百七十七石隆慶二年歲定夏稅仍舊額秋糧二萬一千二百石八斗有奇其賦法夏稅石徵銀二錢五分秋糧官米石徵銀二錢五分有奇民米本折色石徵銀或五錢七錢有奇總之稅糧每歲共徵銀一萬二千四百一

十四兩五錢有奇。田三等曰官田。曰僧田。曰民田。官田有抄沒學院義莊諸名目。賦最重。而免其差。僧田屬之寺觀。半占于民。而賦稍重。餘盡為民田。而等賦各以其地宜為差。具如期徵輸。初夏稅秋糧之入。區設糧長收解。已豪右力能為細民輕重。得陽浮科歛之輒轉為貿易。久之謀不上。而為者將國稅為淫浪。事覺至買田充實。事子累親戚倍償。自滅世。于是編里甲。而差次分上中下三等。從公食。充以均其力。又其後諸名里甲。值從者公私費鉅。不嘗給不能一二。而共者十百中人之家。大率破而墮。朝釐正更創。則十段錦一條鞭之法。行而民咸稱便矣。夫十段錦之行也。自嘉靖四十四年始也。其法每年算該銀力差各若干。總計拾甲之田。派為定則。如一甲有餘。則留一二甲用不足。即提二甲補之。十年輪次編食。而後復解費。于是乎給其極也。多為市猾所攬。收至解戶有分毫。不沾惠者。而差解亦病一條鞭之行。行也。自隆慶四年始也。其法通計每歲夏稅秋糧存留起運額若干。里甲銀

力能差諸費額若干。照數編派。開載各戶。由帖立限徵收。其往年編某為某役。某為戶頭。貼戶者。盡行查革。若起運完輸。若諸役錢皆官有。自支撥。勢不得復取。載于民。固便然。諸者猶以為旦。而號之晨報。無終歲之樂。戶而比之。縣官有駭朴之煩。甚至事有不得已。或借私以補公。勢有不容緩。或移甲以紓乙。其弊焉可勝數也。雖然。齊民坦于所習。中士溺于所聞。自條鞭行而見年里役糾其不棄。該催促其輪通。年分其細。細戶上具供。工下相安。蓋已一成不可變矣。吾獨怪夫法久民玩。奸偽萌起。一切欺罔。以負國課者。比比是也。方洪武十九年。上念民貧。富不均。而賦稅多不以實。自占住。以田飛渡。說寄膏腴。推那還園子。生臨縣將各鄉田去。一一經量。編盡魚鱗。圖以記之。自後歲久。冊漸漫漶。至亡失不可開。而田得賈賣。得過都園。推收產偽。樂業如蠅。告許日滋。至嘉靖間。而極焉。屬初我皇上用輔臣。議行丈量。法天均天下之田。于是知縣范偽。履畝清丈。以等則既多。而里胥得工下

其手。莫可方物。乃統縣之田。分為八鄉。以一法。量之。稍別科則。民田重者。畝不及四升。而輕者。幾三升。有奇。是時法嚴。令具人習步。量而賦。均民間產。糧賠累之。盡盡汰。獨其高田。與水田。同則。如同明等鄉。被害猶繁。永祈二鄉。高居八九水才十一。而以崎嶇峻峭之田。輸陸海沃野之賦。有禁田之出。而終歲不足。餬口者。則民且欲脫履去之矣。又國家諸料價。及兵費。皆以田派。計租之入。大約半稅于官。額外之征。歲倍諸。不服論。即如派田。初每畝稅三分之一。計增兵餉三千兩。有奇。及倭平。而此賦不為蠲除者。為定額萬曆二十年。有島夷之亂。搜募兵防守。而拔戈占籍之徒。率皆衣食縣官。莫能給。則又復議派兵餉。田地山每畝加銀一厘五毫。已二十一年。每畝又加一厘五毫。通算總加三厘。共增兵餉銀二千五百四十七兩。有奇。沿至二十四年。奉撫院劉汰。冗兵裁除。餉銀六百八十五兩。六錢。有奇。然總之。自嘉靖至今。餉銀猶派徵四千八百六十二兩。七錢。有奇。而民困未盡。越也。夫數口

之家。一人雖耄。而耕不過十畝。中田之獲。卒歲之收。不過四石。妻子老弱。仰而食之。時有潦旱。災害之患。而徵賦兵革之煩。費額歲無休時。故富者鮮什百人之生。而貧者多不濟本之事。遂絕棄業者。往。而是而里魁夙猾。舞文作奸。害穴盡食。其中至不可殫詰。諸如故老。所傳魚鱗圖。及賦役冊業。已化為烏有。而姦利萬狀。有巧層所不能得。而況其凡乎。試舉其積弊言之。有田之家。患苦賦重。賄暗奸書。將米糧歲運。合勺于百戶之內。積合勺成升。積升成斗。積斗成石。漸以消。而後流者。竟莫知所從來。而歲為之賠償。名曰飛漉。又患田併戶。則米多。米多則差役益重。則分折其田。或詭之親。或詭之佃。僕又或為之寄。而彼此規避。以俾脫重役。名曰花說。又家自為戶。差業該承領。而故以其米。留掛于銀戶。常祠藉口。眾共不落戶。眼緣歲昏。賴名曰虛懸。又有地無立。雖而戶留。虛米者。有田連阡陌。而籍無指石者。有留賣戶。不過割及過割一二。而代為包納者。有過割不歸本戶。有推無收。有絕無

機而影射脫漏者在冊為紙上之桑在戶皆空中之影以致冰糴編差無所
歸者委獨敗德貧弱賄賂而民愈益窮戶口消耗逃亡多有難者藉過避高
推委而獲愈益虛自非綜核清查一大振刷之則又何以整其後哉故嘗為
之說曰今之官不勝其煩而民不勝其擾者則賦數之混淆不為清也冊籍
之脫畧不為覈也推收之勞亂不為禁也王制十年一大造全開載事產季
薄操籍科征而親近直循故事以虐文應耳即兩為覈實徵亦大率繫祖名
甚且聯二姓以朋充其而民間田報又載：牧除迄無定據以致冊籍紛更
里胥因之恣奸飛騰增賦信意出入若爾絲牛毛莫得而窮竟其端緒有自
來矣昔立文按者論欲令縣冊詳于司府如諸司職掌所載凡各田土必須
開具各戶若干及條段四至俾官民有所稽考實證不至混而無別今其若
做而行之皆令里書查實都高事產各歸子戶條造的名登之徵冊先將田
地山塘每畝該米該麥該銀該徭科則先列于首以縣額而至鄉額都額高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二冊 浙江下

百廿

額甲額俱明註丁田銀米優免實數數目序列于次至于花戶逐名之下則
詳開田若干地若干山若干該徵米若干銀若干附列于後圖畝而總于都
都總而會于鄉、會而完于縣務期總徵相符不得合勾外誤每冊連二副
印鈐一存縣一發該畝各甲收執照數徵輸里胥必且以為花戶多收
除不一而有託煩擾為口舌者余謂當冊成之日仍宜酌定五年一次推收
著定為例其每畝田有買賣或價已杜絕令賣契之外另書推米付約一紙
赴官稅印收照以杜後詐就報即令得業人稟白代納直至輪年方許推收
有故違者書後生阻究罪自後每年照額科徵以省臨期查算如是則以一
舊之會造而貽累年之便利何憚而不為此夫畝數辨則人有定輸美花戶
詳則報無吞賴矣推收定則藉無窺奸矣繳契實未必能悉除而由此以漸
推之奸狀可窮而竟也嗚呼樹木者憂其蠹癭苗者除其蟊賊民者不可不
熟察此論也

整星所含辯 封域分星妖祥之說見于保章氏久矣然而謂整星為整星
所含者其說則甚長不可以不辯竊攷星經周天五十一萬三千六百八十
七里六十八步一尺八寸二分此天之圓數也夫圓數三則徑一實得十六
萬二千七百八十八里六十一步四尺七寸二分此天之徑數也至于二十
八宿度數每一度計一千四百六里二十四步六寸四分有奇則凡三百六
十五度四分之度之一正合周天之數明矣若以周天之數限于十六餘萬里
之內自昔帝王而下闔地之最廣者無如秦始皇武帝唐太宗計其四封
之境亦不過二萬餘里此外為里者猶十四有餘萬今星家論著星宿所入
度數止以角亢氐為鄭分一曰轄房心為宋分尾箕為燕分斗為吳分牛女
為越分虛危為齊分室壁為衛分奎婁為魯分胃昂畢為趙分觜參為魏分
井鬼為秦分柳星張為周分翼轸為楚分若以地域二萬里計之不過得星
之一十五度耳而乃以三百六十五度盡入于二萬里之內其理果何謂乎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二冊 浙江下

百廿

此外十四餘萬里或大海或廣漠四夷及百蠻在其間若星宿或無所隸屬
焉此其可疑者一也又況尾箕為東方之宿而乃主北方之燕危虛為北方
之宿而乃主東方之齊奎婁在西而東主魯井鬼在南而西主秦畢昂正西
而北主于趙角亢正東而中主于鄭以至吳越居東南乃屬北方斗牛女之
分室與衛隣乃屬東方房心之分周在河陽既以屬南方七星張之火而班
固復以子為周趙在河北既以屬西方昂畢之火而班固復以寅為趙則東
而南北互易其位靡有定據是星之與各自異方矣此其可疑者二也又如
北斗之度居于天中猶可謂主于九州若夫五車九坎皆在牽牛之南偏居
一方而亦分主列國何耶此其可疑者三也至論其躔次之疏密地壤之廣
狹則又有疑焉夫衛之與燕踰越甚遠而房心尾箕實連而為次魯衛與趙
疆理不入而奎昂畢實實而為列自斗牛以至室壁皆北方之宿也而南
起二廣東直江浙過宋魯而北終于齊衛則自吳越而至齊至衛皆連乎是

七宿者也夫尾箕乃幽燕之分而斗牛二宿承之閩廣幽燕吳越相望判乎其不相入矣自井鬼以訖翼軫皆南方之宿也而西起秦雍南帶四川又北析入于三河成周而南始入于楚帶乎衡湘則自秦雍而至楚至衡湘皆連乎是七宿者也角亢乃鄭之分與楚為隣翼軫而下角亢連之秦雍荆衡里道絕遠者乎其不相比矣星甚相通其地絕相遠其故何耶此其可疑者四也而又于兩則分野太疏于北則分野太密宋鄭二國同在豫州之東為里幾何而乃當夫角亢房心之五星皆衛二國密比乎交徐之間所封尚狹而乃當夫室壁奎婁之四次周遼洛陽其地尤偏而分秦與楚之外亦獨占夫柳星張之三次北之分野可謂太密矣斗牛女止三宿耳而南起二廣東抵福建二浙江至江南兩淮遠據江南之九路并鬼二宿耳而北起于秦南及四川以至于瀘南溪洞雲南大理諸國及西南之三方南之分野可謂太疎矣或疎或密兩疎不等其又何耶此其可疑者五也或者求其說而不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二

浙江下

百廿一

可得則曰其國始封之日推歲星所在而言謂如歲星在斗牛而吳越始封而斗牛屬吳越自以謂得其說矣而不知太史公天官書謂水火金水土各以其舍命國則不但獨指歲星而已也雖然二者之義家則于斯皆謂未然何者姑以婺女一星攷之星經云歲星明則天下豐女功儲大國亢富夫二十八宿隨天運轉靡一息之或停揮光所燭下及萬方何有乎分野之有婺星凡十一度計一萬五千四百七十里豈但臨乎婺郡而已此星一明豐反天下其照臨之遠且大槩可想矣竊以謂天道流行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初何有于限界星天星也亦何限哉大抵宇宙間萬象異形而同體三才異位而同神蓋自有交相感應之理此其機括之所係淵乎至哉嘗攷左氏所載高辛遷閭伯于商丘主辰故辰為高辛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故參為高辛星夫商丘豈必上當辰大夏豈必上當參唯人既主是星而為之祀則是星之休咎亦隨其地而應焉杜預註謂主辰主參為主祀是也能知乎此則要所謂

前之五說者有不待辨而自明矣是以胡人共主于昴宿則昴亦應之其餘蠻夷諸國亦必于星宿各有所主特中華不得而盡聞耳然後知分野之說即星之所應言之則可以地驗之則不可此杜元凱主祀之言實為古今確論雖聖智莫可易也蒙近為竇竇觀作重建記謂郡國所主字而祀之非有局于分野既不誤于歲星所封亦不拘泥于五星所舍命國之論實有合于元凱主祀所註足以釋千古之疑而舉天下莫能破為明道先生謂天地間只有一箇感應應而已更有甚事伊川先生謂感通之理知道者默而觀之是雖縣為事物而言然主祀之義亦可驗于此矣家庸取是而為之辨金華鄭宗鍾題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二

浙江下

百廿一

金華縣志 王構記元至正十年肅政廉訪使董守憲均役之法 下令使民有田者各以狀自陳所有之田幾何優俾各都之役於官者曰里正曰主首者與練習田事之人優畝而載其得業之人為誰又稽故所藏籍以質其是否三者克合乃定著為籍其以田之苗相次而疏其號名畝稅之數與得業之人於下者曰流水亦曰魚鱗以人之姓相類而著其籍之數於後者曰類姓以稅糧之數相比而分多寡為後先者曰鼠尾每籍於部者三上於廉訪司一上總管府一留本縣為籍既定然後按籍而賦其法即每都之田而計各戶稅糧之所在役即隨之而受役之田恒不出其都界以田多之最為高里其次為高里而主首有正有副正者在官副者則相助徵督稅糧為其田多者無受他都之役而不可辭少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二十二 浙江下

百四

者獨其所助而無恃免高下年兵較若畫一 蘇伯衡記洪武四年郡倅王綱量田之法 今都擇一人為高里長保擇一人為高里長都保以五十步為一里築塹一馬表其都之界保以三十步為一里築塹一馬表其保之界田以區為率樹木表一馬書其甲乙之次樹梢表一馬書其多寡之數自占書於表而樹之田間擇吏之清強者分董其役 金華土田自洪武四年勸量後至弘治十八年上司復委本府推官葉相重行檢踏開除新增一、明白重造流水籍冊見存本府庫屋其各都苗都長甲長俱各收執一本凡有爭訟易於查考近因歲久損失及有盜換隱匿之弊宜於歲終拘集點視庶幾久存亦清訟案奸之要務也

軍匠 國初軍保多取於歸附投充之衆其後又多以罪謫發本縣各都

高軍戶見在共二百三十戶俱有籍冊可查其清理之法有因逃故而解補者有戶無壯丁而以幼丁紀錄者有原逃不在而俟解者有在營有丁而解重者有丁盡戶絕者有候無名籍者有改調別衛而誤勾者有同名同姓而冒勾者有分析在前而充軍在後充軍在前分析在後者有以義男女婿而冒替者每年本縣拘各里：老清審具結造冊送府本府又行清審造冊送清軍御史及布按二司查照其應解者本縣就食里長押解取具批理附奏 凡工匠之役于京師有輪班者有存留者又有機藉而執役於府之織染局者其事不一輪班以各色人匠編成班次輪次上云以一年為限工滿放回週而復始有五年一班者有四年一班者有三年一班者有二年一班者亦有一年一班者今則皆以四年而一班其或造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二十二 浙江下

百四

作數多則擾其工馬諸匠皆免本戶差役二丁若單丁重役者減其役老疾無丁者免其具其存留在京各色人匠則廩食于官每月上工一旬而以二旬為歇役其練于織染局者則拘役在官通年織造段足以供用焉後因存留者或有逃故而輪班者又或失班乃 命清軍御史及各司府州縣清軍官員清理解部而造冊以繳報近年又有納價准工之例則在乎清理者之審其宜焉

永康縣志

役之別有坊里長有釋長有均徭有解傳有民壯本非役而人以役視之者有老人坊里長在周為鄉里之職初不以為役也漢承秦遺事長或送徒或為馬皆得使馬則漸近於役矣唐及宋初皆置里正而後為保正長按唐書審官時御史韓琬言往者里正每一員缺死者數千人近年差人以充捕殺亡逃其卒備於役而人畏其難則唐中葉以後事也宋初為差役與軍為類役元極後為差役堂卒又為領役其後民困之好義者間役之難又相率為義役終

宋王即國利病書

卷之二十二

浙江下

貢生

宋王世公事於朝私請於野以為一大議論而斯民之畏役者其困卒矣少時也夫既以為役矣乃無稽定不易之次但隨時差充則勞逸踈數將有倚徒不齊者民有得無偏困乎顧役聚眾人之財以養一難之役若可無偏困之累然徒得浮油之人充之古人所以制鄉里之意蓋為然無後存矣吾於義役民則義矣持何以處司役者乎元以五十戶為一社置社長一人鄉里正一人主首一人嘗觀黃文獻公所撰義役記其制亦猶夫宋而已今制每年里役長一人籍定其以十年而編其役期之先後無

得而私馬驗其丁籍之多寡以為任役之輕重其役費之于手奪無得而私馬其籍每十年徭徧一更造人有生止則登下之由有賣買則推割之其兵不任役則選同甲以此甲之次丁籍足任者代之戶有逃絕必補其數此法行之差役領役義役諸紛紜之語皆可以無譁矣但其役之設也不以承勾攝督催徵而已後乃凡百料徵皆在馬嘉靖四十五年侍御龐公尚鵬按浙如惠里甲振刷風弊凡公用支應夫馬等項俱酌定其數一例編錄徵之于民而用之于官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之二十二

浙江下

貢生

釋長一人副二人每屆歲輪一人赴京關給勅令親詣教諭歸乃下鄉催辦稅糧完納填高勅令送縣奏繳北京既建仍歲降勅令南京戶部關繳如初蓋責與之意其重如此歲久消之有司乃稱令眾戶朋充今且有十八而朋其一者矣近乃舉而率之率之誠是也如高皇帝之約東何有忘於奉國恤民者尚無廢書一哉

均徭自釋里正役之外凡諸執役于官者通曰均徭即周禮所謂服公事者是也均徭非役名乃所以制役之意蓋自昔之議役者其制莫善於此矣按宋史其役有衛前即令之解戶庫戶有承行手力

散從之而今之軍額多兵舊志與寧願役歲取免役錢九千八百貫有零非盡為役費也按官更備水旱皆取足於寬剩錢之數故其取之多如是諸賢所以亟爭之也元之役有祇候禁子有手兵有站夫有鋪兵與今制亦略相出入其所以為役之法莫得而詳今制凡雜役皆點差而以上中下三等定其輕重蓋有司得隨事專制非若里甲有一定之役次是以放富差貧即移作弊之戒於律令每丁軍馬弘治九年始定均徭之制其制略里甲定籍年役一甲以五等與里甲互役總輪一縣之丁種配諸常役之數通融而審編之凡役期之先後役直之輕重

未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浙江下

百廿

有司者皆莫得而高下焉此誠所謂均徭者矣且兼宋人差額之法分為銀力之差銀差者徵銀入官以充餉直而免其役即照寧免役法也力差但準銀以定差而不徵銀聽其自便執役或倩人代役即充祇差役法也其參酌事理由書人請又如此近或有非役而因事徵銀者亦附焉蓋有取於宋人寬剩錢之類歟

驛傳即元之站夫也自漢以來驛傳之馬皆官置之站夫之名始見於元蓋自此遂為民役矣國初驛站之役皆點充所謂丁金也其後漸之通輪田糧册補之所謂糧金也將額遠方馬七尺本縣華

漢驛馬五疋驛三頭驛五頭應運天三十五名諸役之中其最重難無如遠方馬頭者矣於是議者定為免役徵銀之例而意始除近又通計一縣民籍之數配以所須馬價等銀計米徵之歲後稅糧徵完解府以候遠近諸驛之關領者給焉

民壯 古者鄉邊之民居則為農出則為兵農雖兼兵之役而未嘗別出養兵之費亦庶幾勞而不費者也後世為兵者既列屯坐官資農以養養及兵之不足又集農以充兵之役馬亦異乎古矣宋河以有子前手快而有義勇或給田以養之或免役以集之猶未戶使之為兵也自熙寧中王安石

未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浙江下

百廿

創行保甲之法而民始有兵之里民壯之役亦頗類此洪武初立民兵萬戶府間民壯武勇之人編成隊伍以時操練用以征戰事平還復為民此民壯之稱與也然其所立止要害預兵之處所闕亦止武勇任兵之人而已曷嘗通行周邑戶使之為兵哉太平之後旋已罷矣正統十四年今各處招募民壯就令本地官司率領操練巡警調用事定仍復為民民壯之名始于此其費視稅糧居其什一後乃老弱殘疾皆免名以為衣食不過以充候人之役而已

老人即漢之三老掌教化者也洪武中今天下州縣

里設老人一名以耆年有德者充之置申明亭頒
教民榜凡民間細事俱聽直亭老人會眾判斷
有不順者乃經府司具赴京奏事稱 旨者即復以
官任亦重矣後因所任非人有司繁難過之於是
耆年有德者多避不肯為而其樂為而不辭者舉
皆人役也是豈 太祖設立老人以助宣教化之切
意哉

風俗 邑之僻俗所重宜更者有八曰淫女曰火葬
前已具之曰健訟民間少失意則訟則務求勝
既問無冤矣不勝必番訟之所爭之端甚微而積憂
則重焉訟者累十數事不止每赴縣會喊令持數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浙江下

百九

詞于地院則曰豪強于鹽院則曰與販于或院則曰
增沒于藩司則曰侵欺于臬司則曰人命強盜于水
利道則曰行塞隨所在徧搜之唯觀唯理即涉虛
坐証不確而橫訟者且破家矣曰起橫民之陰鷲而
點者上不能通經學下不肯安田畝以其聰明試于
刀筆擅輕為重飾無為有一被罷絡宰不可出凡
健訟者之為害皆此輩尸之也人有指斥其惡者
則以他詞中之以即有司且有拘制上下矣之誰何若矣
曰杜郵城中歇保戶與訟家為地者每偏相佑佑曰
為陳案以亂是非或伺而進之俾其情不獲上達稱
為抗則結果廢辱之使負屈而去故人家有訟必重

賄歛保之弊點者以為為羽翼蓋未至于庭而所費
固已不貲此貧弱所以重受困也曰攬細淫淫無
藉之人代當轄里而包收之管點收頭而侵克之求
田間舍娶婦嫁女或以乾諸聲妓之娛園顧後患一
過追得多方詭避及發覺則諸宗族親戚鄰里
及垂所排意之人令其陪償或牽連數十人又并免
完則有司官吏或併受課殿之罰公私並受病焉
曰聚集民徒而不知法者過有爭競輒逞兇聚眾
多或百人少亦不下十數人鳴鑼持杖交相擊鬥不惟
大獄結之而起而習亂之風不可長也曰役兵自海
塘告警金華之民黨緣募兵僥倖為把總者往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浙江下

百十

往富累萬金貴登高品初無汗馬之勞胃膺勝
敵之賞以致力田之民竟與牛犢鑄刀劍以應招募者
所在成羣始自義烏連及東陽今且浸淫而至于
永康矣以今則坐失耕稼之夫以後則釀成盜劫
之患其為害不淺也陰符經曰大生於不福發必
起奸生于國時至不潰易曰渙其羣元若此正識
微虞遠之君子所當慎之以元吉之治勿使其時至
而潰者也塞涓涓以杜江河之流伏臺望以省斧
柯之用其在子茲乎然挾弊之術豈有他哉然以
明斷之以公操之以信果如當其罪必懲固省則
一舉而民志定民俗變矣



寧海縣志 宋胡融曰寧海水利麟之傷矣然皆不得其要須冒爾為之
 卒無成績且如官莊大舉竹口梅林九項田疇開闢雖號出穀處賦曾溝
 血與夫河渠無可倚賴周世宗顯德中祖令孝孫元祐中本路羅提刑適
 非不究心于此未踰年歲華皆廢壞故吾鄉之田凡在路北者凶歲多豐
 歲少大抵河渠之利獨便于蘇湖抗越何則土平水緩勢不湍激故也吾
 邑界兩山之中春夏溪流暴漲奔放衝突聲如雷震小堰埭一掃而盡
 豈容蓄故嘗為之說上策莫如作陂下策莫如浚池相視吾邑土疎而
 多沙石山峻而不甜鏤無逶迤湧泉沮洳大澤可以作陂上策之說不可
 付失不得已則有下策耳合以十畝為一應人戶有田在高仰者一依此例推
 而行之如此則吾邑之地皆成良田矣雖曰下策猶愈于束手而無策
 者乎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編第廿二冊 浙江下
 百冊一

永嘉縣志鹽課 永嘉場在二都東隣大海其鄉一都至五都 國初以
 瀕海故盡占籍為寬戶一千四百正丁一千九百九十每大丁一貼辦
 小丁五額辦鹽六千七百四十五引三百三十五斤二兩五錢歲支工本
 鈔一千三百四十九銀八百三十文每歲分與沙壩一畝仍官給鐵鍋牢
 盤一口及山蕩採煤以資耕煎區分二十四團總催八十名分五八旬每
 畝歲一人徵收課鹽貯之倉場候商人執引以次照支請之常勝後因邊
 儲急用召商中納越次支給謂之存積成化間御史林誠以倉鹽多耗疏
 令沿海寬鹽並輸半價始分折本二色其折色鹽三千一百五十三引三
 十一斤該銀一千二百六十一兩二錢三分一厘輸運司解京本色鹽三
 千五百九十二引三百斤十五兩二錢內存積四分常股六分後因商人
 支給不時而倉廩所積復有溢漏耗損之患官府必責其取盈總催往：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冊

浙江下

百廿三

破產以償不勝困累弘治間侍郎彭韶廉知其弊奏并徵折色計銀一千
 四百一十五兩三分解納運司給商任其到場買鹽聽掣商憲一時稱便
 嗣後鹽法漸壞優恤固加 國初所給工本米繼易以錢及鈔法不行工
 本遂廢而人負庸二役縣有里長場有總催縣有甲首場有五長縣有收
 頭場有解戶縣有支應場有直日寬之與民苦樂居然可見焉有司者顧
 以寬得鹽利每困苦之凡雜辦徵輸悉與民均且商人到場買鹽貧寬率
 先貸其銀而商人乘之以射利數月之間必取倍稱之息每鹽一引視常
 價僅得半之用是日苦窘急逃亡數多而額不可減正德間當道議將寬
 戶田每五十畝准一小丁以足原額之數歲幾得通變之宜然舊額沙壩
 外有沙城欄護節年歲潮衝塌沙壩半入于海耕辦寡資益不堪命邑人
 封通政王鉅深用憫則嘉靖十三年間具奏乞照各場水鄉例將舊徵折

色鹽課數之通縣并諸修築沙城事下巡鹽御史楊春芳行知縣周琬會
 議奉按驗將折色鹽銀派通縣照田辦納寬固稍蘇至嘉靖二十七年巡
 鹽御史鄭懋卿因諸生張珍馮翰等言乃就沙城舊址築以石堤保存餘
 沙分給各寬每丁所得視舊額不啻減半云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冊

浙江下

百廿四

永嘉縣志 先是浙東設總督一員金鑑名色把總一員嘉靖三十五年始改設恭將駐劄盤石衛復設欽休金鑑把總專管水關統領兵船駐劄瑞安隆慶年間移駐寧村所其南北要隘如黃華蒲岐石馬梅頭飛雲鎮下門等處俱設名色把總帶領水陸官兵畫地防汛每總不分水陸俱設兵五百名以募兵兼衛所選軍充之 黃華開飛雲關江關鎮下關各設總哨官一員哨官一員黃華關屬樂清縣地方原係水寨派盤石衛官軍防守嘉靖三十一年改設總哨官帶領民捕軍隊舵兵泊梁灣海洋飛雲關屬瑞安縣地方原係水寨派溫州衛官軍防守嘉靖三十年改設總哨官帶領民捕軍隊舵兵泊鳳凰海洋江口關屬平陽縣地方原係水寨嘉靖三十八年改設總哨官帶領民捕軍隊舵兵泊洋嶼海洋鎮下關屬平陽縣地方原係水寨派金鄉衛官軍防守弘治年間廢隆慶四年題設總哨官帶領民捕軍隊舵兵泊官寨海洋 恭將標營左右中前後五營每營設名色把總一員哨官五員各領官兵一校標營平時屯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五

浙江下

百廿五

神盤石衛汛期出守黃華蒲岐梅頭海口專禦洋田卷曹田日圍一帶地方左營平時屯捕蒲莊二所汛期出守上魁海口專禦塩浦鎮下一帶地方并哨福建流江界右營平時屯捕盤石後所汛期出守石碼海口專禦三嶼盤盤沙前南濱平山白沙一帶地方中營平時屯捕金鄉衛汛期出守大瀆海口專禦石塘潭頭七溪大小漁塢一帶地方前營平時屯捕平陽縣汛期出守仙口海口專禦柘城汶路口眉石宋埠門江界一帶地方後營平時屯捕海安梅頭汛期出守前後圍海口專禦場橋長沙永嘉場沙村黃石浦一帶地方珠奕營名色把總一員哨官五員領民兵一校平時屯捕炎亭專禦珠明石坪大畧紀漕洪鎮一帶地方 隆慶元年因黃華關調發下二營前來協守此處島嶼不貴 大汛以春分二月中此陽和方深東北風威作日本島夷與諸國互市或乘風剽掠可以得至溫台故防之夏至後南風威海水熱蛟龍起颶風作彼既難來我亦難哨故此時撤防小汛以十月小陽東北風與南風時或連作故防

之冬至後海寒北風欲沒故十一月撤防惟四月漁船出洋乘涼溫米壯男不敢深入內地九月十月海外諸國互市者皆乘東南之風中香山遇船劫掠故小汛亦不可不防也 鎮有三關曰黃華曰江口曰飛雲而黃華懸於海外倭船外洋來者必經其地故於黃華海口聯艦哨守則北可以扼梁灣之衝南可以扼南麂之衝分布制截寇自不得深入此禦倭之策莫先於防海也 又按民間田地起科徵稅歲供官軍月糧承平日久徒藉虛名以糜廩食自有倭患以來官軍一無所用於是酌議募兵率用土著間收義烏武義之民分撥各總大約共若干名又於常賦之外科派練兵銀以給兵餉視官軍月糧不啻倍之而駐兵諸官猶選民人指知兵事者充為名色把總世官指揮千百戶等間一委用迄今四十餘年海上不無警報募兵不敢議撤而衛所官軍盡為虛設此東南疆圉安危至計不可不加意而振刷也又稽初設官軍時什伍悉充而民賦所輸計足供給今官軍消耗將半而民間賦額然猶不減此其故非奸胥侵漁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五

浙江下

百廿六

則豪軍冒領近議欲重追除狼以充運軍之需是豈法紀所宜哉

永嘉縣 沿江有三洲 西洲 蒲洲 任洲 入甌江有十三浦 上戌
浦 竹浦 桑浦 甌浦 西郭浦 外沙浦 黃石浦 白沙浦 梅寨
浦 甌頭浦 河田浦 象浦 通江凡四港 安溪港 蘇溪港 荆溪
港 納溪港 甌海一名廣海去即城東六十里江流東至盤石率村會于
海洋茫無際涯是謂甌海自率村而南積沙成域以捍潮勢沿海皆沙塗亭
民取鹹潮澆沙釀曲養蠶 甌海之長潮西至白沙安溪門楚新亭甌江
北至黃巖門西郭通吳塘東浦嶼嶼若門竹浦塔山林嶼吳渡上成浦
口江南嶺岩外村西洲縣頭溪東漢至交洋渡拉青田縣界 由北岸則
自蘇溪河田溪至馬岩嶼嶼口嶼小荆 溪港口北至潮際接納溪
自以上蘇溪港口渡橋白沙支洋至安溪港亦抵青田縣界
舟過北岸由十石入 退潮東去北至館頭 甌浦 甌浦 甌浦
橫溪港至潮際

未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十一册 浙江下

百廿七

瑞安縣 安陽江在縣南舊名安園江吳時名羅陽江唐時名瑞安江又名
飛雲渡江之源有二其一自建寧政和縣界溫洋迤邐而來至百丈口而羅
溪而三坑之水轉至同山南口為小溪二溪流轉合流而入于其長潮西上
江凡數百里其水北岸蕭山之水流流轉多皆入于江
一抵三港一抵陶山港潮際其退潮江口東接洋嶼入海南次橫河次俞木
抵平陽縣境 注三十
平陽縣 橫陽江在縣西南二計五一港入順溪分源東流合睦村周與入
東南流合橫口三橋出溪口江一港自橫溪出匯梅浦一港自蘭嶠諸山潤
谷出松山平水一港自來蘭洋分東西源出燠溪而止 海在縣東二十五
里北自瑞安縣界榆木浦起經斗門仙口自仙口南經江口小茹南臨和溪

盤亭抵大興王孫蒲門自蒲門抵鹽項嶺俞山自俞山抵福寧縣烽火寨止
橫亘三百餘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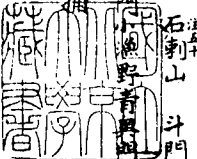
沿海巡簡司一十處管烽墩九十三所 館頭巡簡司管撥 白沙山 南
岸山 三嶼山 嶼頭山 黃華山 洋田山 盤嶼山 田灣山 館頭
山 茅竹山 下關山 上關山 瞿嶼山 中界山巡簡司管撥 楓葉
山 東白山 家隸山 黃家山 殊磊山 川石山 大興山 長沙山
沙下山 沙雁山 洛灣山 北盤巡簡司管撥 楚門山 茗坑山
烏岩山 蘇家岡 後轄山 西園山 湖頭山 礮頭山 前山 化山
下山頭 蘆灣 小康巡簡司管撥 馬鞍山 靈門山 魚井山 于
江山 十盤山 三山 石橋 西門 烏沙門 亭頭 東門 蒲岐巡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十一册 浙江下

百廿八

簡司管撥 岐頭山 水興山 高松山 南浦山 鰲嶼山 蒲興山
扼頭山 梅頭巡簡司管撥 鮑田 前山 錢家步 前塘路 巖井山
白巖 南岸渡頭 橫河 塘路 鄭家庄 下村巡簡司管撥 擲頭
墩灣 劉家山 小王孫 大王孫 後岙 關山 玄中巖 下村頭
小漁野巡簡司管撥 大漢山 卑灣 上洋山 莫山 鳳凰山 白
崎山 浪盪頭 半塘 江口巡簡司管撥 興門山 蔡家山 麥城山
福全山 司前塘 塘岸 仙口巡簡司管撥 白洋 石剝山 斗門
虱門 塞平山 烽火山 防禦樓寇官軍戰船于前門小漁野前與門
中界山楚門等處海口灣泊限備遇有警急即便策應追捕



江西

備錄

形勝

大江是西川谷環崇惟十三郡羅列國結吳頭楚尾
粵戶閩庭形勝之區險巖阻并彭蠡汪濊戶狹峙崇
左江右湖風氣澄清勿謂壤遐近于藩籬綿綿延嶺
控帶荆衡既同我國亦誠歐北附安封域仰佐昇平
東有海鹽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亦江東之都會
此漢書吳分野

水陸四通山川特秀明抱荆淮翼蔽吳越唐書此
襟三江而帶五湖控蠻荆而引顓越唐王勃滕王閣序
洪江饒度吉信撫衆悉屬治所唐韓愈滕王閣記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三 江南

為淮海之襟帶作吳楚之把握唐封
南限五嶺北奠九江宋范致

江西路環數千里為郡十有三為縣五十有三控引荆
湖襟帶吳越為上流重地宋李綱

江西一路輔翼建康駐蹕之所蔽障閩廣接連荆湖自
江以北控引淮西李綱

鍾陵真區楚澤全壤天關翼軫之疆地扼江湖之國王

江西之為省東接閩浙西連荆蜀北踰淮汴以達于京
師據嶺海之會斥交廣之境蠻服內向島夷卑朝提封

數千里隆其則其治所也元吳其江西行省憲政碑
黑面斗牛地兼吳楚擬百粵之上游壯雄藩之重輔明

嚴藤王剛賦

統主府論之江西諸水縱匯鄱陽湖瀉注大江匡廬山
障之饒州在其東稍西北而南康又稍西北而九江其
北東接徽衡池慶西接蕪黃武昌大都為豫章北戶云
以繁劇論則饒州為上九江南康次之以衡要論則九
江為上南康饒州次之此其大凡也明王世懋三郡圖說
環郭外者為龍沙龍沙之外潯潯長道為大江大江之
外蛟岬羅列為西山西山之杪北峙為匡廬大江之限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三册 江西

二

東涯為彭蠡

明潘思悅有後記

江右地分河山間方廣數十里統十有三郡明錢智禮亭記
負江依湖南臨兩廣北接宣揚西控楚東盟浙明謝方城元

南昌在湖之南湖東為撫州東南為建昌又東為廣信湖
西為臨江西南為袁州又西南為吉安湖西北為南康
又西北為九江東北為饒州而九江牽制沿江諸郡且
片南康露通巨湖吞沒重要之重關也臨州鄰湖而
負山南安贛州去湖益遠在省治極南以丘嶺為屏輪
而汀漳雄踞諸山跨格林菁茂密斯為盜藪此設督撫

重臣以臨之

江西三而距山背沿江漢當吳楚閩粵之交南昌其都
會也九江為江楚鎖鑰贛州介在南服南安阻虎度嶺
南康饒州夾彭蠡以列郡而康不連饒吉安撫州人才
甲諸郡建昌事簡而殷瑞州地僻而阜廣信衡而蛟臨
安衡而還袁州露近楚境此江右之大較也劉斯樞

南昌府

在江湖之間東南一都會宋曾鞏修城記

潯水北經南昌城西歷白社又北歷南塘其東為東湖
曾鞏修城記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三册 江西

三

該郡之勝實為東湖宋楊億池

大江之西度都會而山水佳者洪為最宋余靖洪

列岫橫青龍沙飛白蓮透窺兀于江干之西明范涑鍾

地皆自虔州北折千里或浸為湖或僻為阜似日者似
月者似帛焉者似龍蜿蜒者德：累日息于潯江之濱

明萬泰南昌志

平原綿衍新法交流南昌志

群山翼赴眾水朝宗同上

新建江右之鉅邑也境益會省明陳宏緒新建志

層峯疊嶂秀出雲霄多仙靈窟宅明俞均新建志

厭原奇兩漢江匯環蓋都會雄觀新定前志國記

洪都壯邑厥水惟豐池水曜龍芙蓉浴宋列卿堂志序

豐城為縣壯哉一旦紫氣騰時上薄斗牛而物華天寶

人傑地靈益會炳煥宋徐廣卿豐城志序

豐城為吉轄下流地勢窪甚春夏水暴至沮為巨澤縣

兀然焉中宋劉德秀豐城志記

章水經北曲江匯東帶二水之長流襟三江之長雄宋王

孝友堂

羅山峙其南賴江環其北元富州志

豐城古澤國也當五郡之水衝明李聚仙豐城志記

天下郡國利病書原第廿三冊 江西 四

進賢為豫章壯邑延袤凡數百里明王一夔進賢志

台山列屏曲水縈帶明陳應元進賢志

邑東有河其源出臨川之柵欄紆迴百餘里合東流至

邑明王英進賢志

北湖澄洲縣山砥柱洞陽瀉其西瑞洪浸其東明萬恭進賢志

豫章郡三江之都會奉新縣五嶺之西衝宋楊萬里南澤縣志

氣象平衍而勢決博北趨江淮南抵閩粵道路四通商賈

會通宋杜如篾奉新志

南昌之為邑唯斯吳為最為州敵其陽其地有高山峻

嶺明吳彦玉奉新志

奉新在豫章西山之西越嶺之東山川秀麗明趙理奉新志

山從修寧若拱若揖若波之湧若龍之蟠若驟之騰似

旗者似鼓者似筆者似劍戟者未奔數百里乃搖為大

陸行為周原宋萬恭靖安志

納谷雄盤桃源紆阻清安志

武寧為龍興西南壯邑山刻而水駛元范村武寧志

武寧最山川勝處西江為尤勝幕阜九宮綿豆二山秀

出雲表蓋吳楚相入雲也宋楊似武寧志

環武城皆山蒼崖翠壑古澗生風峭壁層巒飛泉瀑布

天下郡國利病書原第廿三冊 江西 五

宋白玉姑武寧志

武寧為縣解在萬山中管修江上游水泉灌溉之利峰

壑層巒之美亦望縣也明陳深武寧志

陸有剗閣列棧之雄水有五峽諸灘之險武寧志

寧州者江右之大西蔽也明萬恭寧州志

南山排于前鳳山峙于後清流急湍環抱左右明楊冠雲亭志

南昌郡故川陸一大都會也仰度古以控嶺表倚瀟浦

以通江淮而形勝之險寔與諸郡共之東南則章貢時

汝諸水建瓴而踣于鄱陽南新豐進賢瀟湖號稱澤國其

西層巖鳥道錯錯楚疆奸萌易于噴聚自平華陽砥以
後奉清二邑至今晏然若寧州僻在郡隅鎮之以兵甲
戍之以銅鼓石營事乃有倍然與國瑞昌之寇孽多流
入于寧武或災時則蓋尤不可無備戶之防焉南昌城

瑞州府

西江道院南服名邦宋京料院
瑞為州在大江之西其地僻絕州曾學
斷岩深壑絕若洞府志
瑞今古均郡治在鳳山之陽錦水自西南來折而東注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三冊 江西

六

界為兩山明沈東瑞
瑞城在錦水西在南昌曰南城在北曰北城
高安郡于江西餘道院郡治在山間而最高處有岩落
堂下俯萬山一水穿城南北岸為家麟：極臺皆可指
數明歐陽修
據山而錦水昂然一即之勝明朱
前瞻荷嶺後倚華林南唐觀
高安今縣章屬邑居溪山之間宋
高安為江西上縣元李淵
上高簡之小邑介于山林之間宋

上高城周五里蜀水中互為閘者四分峙水南北所以
嚴內外謹出入也宋江相
上高治北而市南一溪自為載發源合新昌水下走高

安

山川狀秀帶麓如染明黃
負載峰迎錦水明吳李
林盤盤新川原迴遠宋劉
溪山深窈左右拱揖宋雷
前則諸壑或列後則壑嶂屏張桂峰卓于左螺山踞于
右盤踞合月灣而東環東溪合北流而西達新明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三冊 江西

七

南屏翰苑北枕石門桂嶺螺山東西對峙益溪一派曲
折于福陂鴈洲之間新昌
郡在會賓西南山新水迴雖屬上游枋漸險隘此高安
上高之名所由起也上高又在高安上游南濱萬載地
接陝絕新昌本割兩高之地為縣形勝在季孟間西接
皂山北接八疊則亦駁：淳楚而悅矣瑞州山
袁州府
州小地狹謝長
山水秀麗宋
枕吳頭而盤固壓楚尾而仰上連屬群峰迴環千里宋

開山

屏秀江淮襟帶湖湘山平廣而無高陰水遠秀而無深

陰

城郭并邑在遠遷衆山之中如圖無屏障

氣雄形壯誠江右一巨鎮

袁州江右大郡當湖湘之孔道

袁郎東十五里曰上浦當楚蜀滇黔孔道

袁州大郡也山水秀麗為江右奧區

狀元洲雄居中央迴瀾砥柱一郡鎖鑰

宜春為郡在江右上游山川完固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三

江南

八

袁為州負山帶水一水清瀉東北入于大江負城南崖

東乃驚濤奔駭激射不可以舟

袁在為山中山勢嵯峨盤曲從西南來有峰独秀出于

城南者曰湖岡

分宜為袁縣邑山水秀朗仙臺外倚于仰山秀江東馳

于彭蠡

分宜邑治前賦秀江源發于楚萍至此渟滯而邑西東

限以兩山束以巨峽

鈴岡列嶂屏圍四山周合宛若城環

袁之西南有縣萍鄉水山淑清羅霄楊岐秀氣所挺

清之萍鄉

袁州之萍鄉以繁劇祿厥壤沃而僻

山水明秀拱揖環抱

北介兩省當漢南蜀楚之衝

北祖揚岐之脈鳳翼飛翔南濱洛嶺之朝笔率卓立左

有羅嶺右臂徐仙川澄江鐵州擁金紫

北勢隱然負山帶江

萬載介群山之間

山有金雞白塔紫蓋之名水有龍江錦江清泉之辨若

之可稱者仙游龍威也橋之可題者漫虹南浦也誠一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三

江南

九

郡之勝也

萬岩邑也其山岑崱其水崇迴

宜陽多山水而為我特佳勝

萬載當即北更北則寧州境東上高西列洋嶺宜諸奉

障之

左驚峰右在崩月臺居前紫蓋翼後

臨江府

據瑞筠之皖皖枕金鳳之遙迤東據閭亭之萬峰西亘

崇山之巨嶽南環玉筍北接劍江

當南粵愛吉舟車四會之衝

臨江大郡。據傳現大蒙丘。其北閭皂峙。其南新江。喻水會流而來。金鳳。漢洲。障。漚。而。滿。誠。而。江之雄也。明王臨

臨江若太陰半月之形。地理

郭居江藩之樞。振表控瑞。通梁粵。帶虔吉。郭子章

臨介在江楚有閭皂。玉筍以作其鎖。賴表喻峽以表其

流。邑稱靈異。臨江

靖江縣治在蕭水之上。章山之陽。石龍金鳳。北靈。攸存

明教義清江縣題名

臨江為江西大郡。而清江又兩郡之望。邑按控上游山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三十 江西

十

環水有。明錢溥清江縣志

清江之有水。惠自昔已然。明程遠重修沙泊題碑記

清江居豐城上游。水自古文經玉峽。歷金川。至龍洲。鳳

城。蕭灘。則曲折而互。均地勢相環抱。明張肅清江縣志

當水陸之衝。通八省之利。明熊化棟

淦居洪州上游。有金沙。玉筍之勝。明張鑒新淦縣志

占西江之上游。表東南之孤清。明金如斌

新淦。自白下螺川。無以甚。異城頭山突起。其側又一邑

之門戶也。明曾國事城頭山題名

新淦。為吉州。俱屬湖南。其邑群峰卓舉。川光明媚。明都元標

新淦

東有柱天二峯。而迎章貢二水。南障玉筍。羊角北峙。鳳

山。登障。新淦縣志

章貢之巨浸。澎湃西北。涓湘之碧淵。縈繞南山。明陳以運

序

其治在四大山之中。看水洲。明李新淦縣志

臨四邑。狹喻限長江上游。明劉新淦縣志

葛峰環其東。蒙嶺據其北。鍾山。鼎山之秀。位乎西南之

郭。吊嶺山。孤隱然居其中。世傳玉皇真仙。縣治新喻

表江之水。遙迤東來。朝悠揚。崇迴于席。瞰中峰之下。以達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三十 江西

十一

于大江。明傅鵠新喻縣志

蒙喻邑之鎮山也。岡阜盤礴。連延諸泉。隨之而注。以達

于淦水。明張春新喻縣志

峽江。據臨上流。道里而會。星使輻輳。明曾同昇黃

峽。故隸淦。為古鄒壤。明錢德洪

吉安府

府治。據江上流。宋朱鼎新淦縣志

南。據贛江北。臨淦水面。控袁州。長沙。環化幾千里。宋朱

守序

明。嶺。廣。岳。湛。浙。江山。映帶在眉宇間。宋劉彥登

五峰相次顧類五老方輿勝覽

神岡揖其前螺山歸其後江流迴合東走其下古所謂

天作之邦郭子章耶邑表記

吉州廬陵古稱大縣宋胡銓吉州志

吉安于江西為劇郡廬陵于吉安為劇縣元楊汝誠廬陵縣志

山環水外水環郭外廬陵縣志

目螺川而望東南其青者皆青原也墨唐青原山水記

泰和提郡上游城于古而昌地控逆水陸交廣者由之

行商往來通貨南北明王陶泰和縣志

泰和古南平郡地勢西北高而東南低故大江北漢流

天下郡國利病書卷第廿三冊 江西

為四溪而入于江明萬金溪縣志

前抱澄江後引科嶺金魚掉其左龍洲翼其右此西昌

山川之勝明徐敏倫泰和縣志

吉水山漸開遠溪益深廣明劉定之吉水縣志

三面阻江不陸而固陳氏文江政集

吉水角山襟江沙嶺紫紉飛鳳翥之概傑出于青原

白鷺洲明王惟重修吉水縣志

仁山岸稔文水縈迴郭元標吉水縣志

東山蜿蜒其後字水交流環其前五岡躡而玉峽峙北巽

峰太平仁山墨潭映帶左右控上游而為吉郡之喉嚨

非他縣之可擬也古水形勢記

廬陵之東邑為永豐有山麓有水谷思江縣志

永豐江右名邑與文江安成西昌並峙而爭雄明吳思期縣志

江志

永豐三面距山有繡嶺五花之險郭子章縣志

安福介吳楚之間開闢專城有掌固之職明張鑒山縣志

山水既麗東陽白雲諸峰獻秀出奇不可名狀江志

北而東走嶽若蒼龍安福縣志

武功山自萍鄉諸山蜿蜒而來將起二峰曰汭曰瀟武

功當二峰之中號為三奇明趙儀可武功山志

天下郡國利病書卷第廿三冊 江西

龍泉據吉州上游西枕衡南控虔州東連分水北轄

新州固四塞之區也郭子章縣志

地界兩川神府所轄明徐敏倫縣志

當水陸之衝舟中清運交會于茲明王汝南縣志

俯惶恐難背粵王臺峰笑容而列金鷺由章貢鼓棹中

流劃然開目為廬陵最上游之勝明王汝南縣志

陳白沙以金鷺嶺勝于鶴峰笑容山過于桃峽許云水

作青羅帶山為碧玉簪可以知形勝矣同上

右枕重岡前引列峰元李承新縣志

寧撫吉上游崇山峻嶺介新之西偏元李承新縣志

寧處萬山中險阻四塞非舟車輻輳之會郭元章記

撫州府

與兩粵七閩犬牙共強唐獨山記

若山川風雲之會二水繞郭五峰鎮城宋州中溪仲

漸汝水以為郡靈谷側陵諸峰環列如屏障宋謝道

川脉山崎嶇奇絕秀江右之巨鎮也宋趙與輔

連山高陵野林荒墟遠近高下壯大閭閻雄奇可喜之

現眾撫之東南宋謝道

地方千里介江湖之表宋謝道

撫為江西大郡其地西南負山至郡治而衍平曠然數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三十三 江西 十四

百里下控江湖明邵寶記

因崇邱以為城依大溪以為隄明成化亦重

州治邑五峰于內因山為城因川為池明謝道

臨川附郡郭幅員五百餘里明謝道

宜唐崇仁水源之所自出也迤邐而東凡一百二十餘

里今夫流遠近者五曰西寧曰芙蓉曰巴源曰松山曰

羅山凡一山之水支流再三舒徐入境洄旋于崇仁之

邑治兩溪始平宋何興

西峙者羅山南峙者巴山宋李燾

崇仁撫之壯邑明時香

縣山背江風物繁衍下瞰臨水極目如練重阜外羅平

原中豁崇仁

金谿撫之東境元程文海

金谿之山翔躍猶虎明宋濂

金谿縣南村水與清江合流于汝名曰東清其地為四

達之衝宋濂

山谿紆阻非兵車之衝明徐善慶

西連閩建北接安東明趙東

地界皖信叶汝之閭山川秀異明徐

上幕前峙卓筆台拱含輝袖秀占溪山勝處襟帶八閩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三十三 江西 十五

奇分五嶺金谿

宜黃上接虔化旁倚南豐宋邵興

宜黃二水分流于東北一水自南遠東趨北者源遠而

流稍大一水自西遠南趨東者源近而流差小元吳澄

宜黃居臨汝上游當宜水黃水合流之間明謝道

宜黃縣在一隅而山水清越明謝道

撫之屬邑五惟樂安縣在萬山中并憐不道崎嶇扼塞

行者病焉元吳澄

桃山踞湖象山尾岡峙左右前則大華芙蓉鹿角白石

諸峯林立環治有溪曰金鬚此一方勝樂也明謝直卿

樂安距府遠介于吉賴郭子章

山高而水駛地固而氣完洪安記

康鄉宅與竊故為寇區明王宗沐

接桃峯之勝披長林之險郭子章

豁深而谷窈石峭而泉冽郭子章

建昌府

林奇谷秀水繞山環刁高

地氣殊異山川炳靈唐顧真卿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三冊 江西

十六

建昌為郡據江西一道東南上游其地山高而水清宋

子建昌華建

山清水秀冠于江表宋蘇文寶

吾不知幾千百之廣但覓上走而石頑頂天而直上

驗地勢之所極固示東南之藩漳宋李觀

左臨盱水右瞰麻源興地記

建昌在江西號為佳郡地介粵閩宋陳廣玉

東南連甌閩屬章貢而西北鄰鄱疆界相入錯綜如矯

呂祖中建昌

抗禦七閩索制八粵五嶺咽喉襟三吳喉帶蓋江藩南鎮

閩鍵也郭子章

攬烟雲草木之奇俯千岩萬壑之秀羅大臨

盱水南道閩廣北抵荆湖明劉淵南

阻山帶河風氣茂密宜稼明江景修

軍山峙于右何竺峯峙于左明王印南

倚琴臺以為之固繞盱水以接其流明李景

南望盱水上游東南勝邑層巒疊嶂環峙四封明熊

光

南城之東南鄒山閩松壤析為新城縣其山独秀奇明

麗吳澄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三冊 江西

十七

其山磅礴而清潤其水通暢而淵沉宋集新

終川欽形勝地所謂勝如奧如者鄆閩以外皆有之明

春堂記

天降崇峻石峽強峨不郭而固不池而險新

箭曲日峰束岩石峽四面環向明朱載堉

廣昌居盱江上游其地多佳山水錢習孔

東鄰南望西接寧都石城四境之內山高而秀水深

而潔清明何文淵

前對磐石後披危岡群嶺協筆于聳左為石列屏居于

右廣昌形

山川綱目 漢湖 崇祀 明 鄧文憲

漢地解度一隅環四面皆峻嶺急流 明 鄧可權 記

漢陽登陣惟列紫水帶環 明 呂福元 記

去郡取遠陽粵于新城金谿求移閱之光濟 郭子章 記

廣信府

信之為郡江以東望鎮七牙關控越襟淮而浙隱然為

要衝之會 宋 王雷 形 估州城記

形勝地勢來自靈山中道起石如龍鬚隱見五郡而伏

據玉律峰出其隅森立猶東窗陰陽之勝甲于天下 宋 韓

元 牙門記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三 江西

十八

當吳楚閩越之交為東南望鎮 宋 李弥 大 法海院記

提省會上將靈驚霄霄自武夷來秀色吞匡廬而水溪

觀玉崇遠彭蠡 郭子章 記

北枕靈阜南帶水溪東挹琅峰西瞻層嶽 廣 志

山川明秀原隰豐衍 上 魏 志

江西山水冠天下而上饒又冠江西 魏 志 鄧 記

玉號稱形勝而靈山尤秀絕 宋 韓 覺 記

岩壑深秀縣北南北衝 元 張 記

玉山犬牙關越蓋旅章第一門戶 郭子章 記

連閩越控六楚乘船之使聚粮之旅過是却而問津者

敬相壁巖柏鐫 山 志

武安三山列于前懷玉三清肇于後米水崇迴映帶左

右 山 志

弋陽萬溪峰當西南水陸之衝其龜峰為縣安峰南岩

峯岫莫不爭奇獻秀若渴虹奔騎格峰而來 明 李 記

漢山 記

萬溪弋陽之別名也介乎閩浙之交山川秀麗稱東南

諸邑最 明 李 記

山川之美著自古昔軍陽龜峰奇秀迥絕而萬溪武石

諸水崇迴映帶誠一方之形勝也 明 黃 記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三 江西

十九

南襟百粵北帶三吳台嶺前瞻庐峰四盼 南 唐 記

天 師

居吳楚之中界提蓄水之上流南控歐閩東連江浙後

枕峰岳之雄秀前臨溪水之崇迴 明 王 記

嚴山奇偉神水深長中伏龍蟠歷代出神仙之地川鳴

谷應至今祀忠孝之神 明 王 記

鉛山為八閩門戶鉅鼓之音晝夜不息其地苑高控流

環數百里之勢 明 丁 記

鉛山提江右上流襟喉八閩控帶兩浙 李 記

鉛山在郡南偏片關地相錯如榜山高而峻水清而駛

慈泉飛進那郭而入于江晉書

東倚驚湖之勝迤西聯銅室之名山南抱八閩之喉吭

北接兩浙之要會縣志

五山輻輳蜿蜒如危宋真德秀永豐山志

永豐古揭境當吳越之交多深山巨谷明石懷永豐縣志

由仙霞而東為浙之西戶由盤亭而南為閩之北門萬

山聳突如長蛇如天黿呂懷建永豐縣志

南距磁山北控靈鷲拓陽諸閭抱其左而歛一峰障其

右永豐縣志

縣依高山皆岩石當一郡壘牆之閒徑路旁連閭歛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三册 江西

二十一

明興竟容興

其安崇岡叠嶂山勢盤折在信州則為西境亦稍北

于閩矣郭子章郭子章記

興安境偏賦勢而地當孔道明歐陽詢吳興縣志

南距閩越北接徽寧明謝以厚興安縣志

饒州府

彭澤既靖內

地若層浦邑帶鄱川唐王德建饒州志

饒為沃野唐元稹饒州志

漸江之地統為大集唐劉禹錫

洪匡鳳游之所磅礴鄱湖錦江之所涵渟靈淑之氣蔚

為人豪明陳子履饒州志

南接豫章西接楚東姑蔑北嶽岸東北隅蘇西南父西

北瀉延袤千里山川序列道路四通明饒州府志

水匯西南山環東北鄱陽志

餘干吳楚冠冕左抵羊角峰右戍弋陽溪後枕平曠遠

倚吳山前襟越水明一統志

其地深彭蠡而接廣信負山阻水元李頌饒州志

饒為江右大都土地肥衍明舒清重修府志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三册 江西

二十一

樂平山水重岡盤紆由東而東縣治寔據其北明許鶴記

樂邑既勝于水復雄于山明陳九德樂平縣志

北至康峰南洪章嶺內河源發鍾山分兩支而環縣治

分河注淙洎水橫一邑而匯鄱江洪岩鬱蔥萬山森秀

樂平形勝志

北嶺如拱如揖洎江如環如抱明黎澄樂平縣志

樂平東抵德興西連鄱陽北界浮梁而南則廣信接壤

焉土地方平山氣巖峻郭子章樂平縣志

浮梁山水之勝名聲陽百里內奇峯層嶺間見離出宋

供龍山

二水環縣諸峰玉立元李平浮梁化武堂記

上建徽祁下通都縣居二省三郡八縣之間浮梁縣志

浮無天險而色山阻河城郭之固五方之衆叢千景鎮

上同

饒邑多以水勝獨德興在為山中岸岸迴環蒼翠萬狀

可至匡廬東距浙北距新安三省交牙四塞為境明魏世孫

德興縣

烟火百里雞犬相關明董仲可重建德興縣志

廣山色終大湖限帶明夏寶德共縣志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三冊 江南

二十一

五真山峙其後雲錦溪環其前宋安仁縣志

萬年四會之區統鄉一與環也明王泰萬年縣志

其山險其氣勁郭子華卿已表記

環山疊嶂高阜停雲萬斛峰拱于前萬年峰盤于後石志

南康府

廬山南國之德鎮

梁元帝碑

瞰七津真如掌瞻九河真如帶張沈旋前

南瞻五嶺北瞻九州唐歐陽詢西林寺碑

匡廬奇秀甲天下唐白居易

匡廬天下之名山江夏之勝縣南唐馮延巳開元花奇記

蜿蜒蟠聯指列條教亘五百里寬濶城星渚之真區洪

州諸郡下流之屏障山莊志

靈谷烟雲巖山風月新編志

南匡廬面彭蠡南國咽喉西江鎖鑰南唐志

星石浮南嶽山嶺北山洋雄奇帶礪險固南唐志

本軍遠臨大江舊有石砌堤寨居住西汭水汊藏泊舟

船朱子已修

彭蠡之險在吾戶外宋呂祖張紫陽遊記

山岳配天廬山標其秀江湖配地彭蠡擅其雄盤趾在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三冊 江南

二十三

巍層淵秘邃宋晏殊重修真如院碑記

廬山諸山倏然特起駢首而立者八九又高且大青丘

馬有冠劍巍巍之貌無草木淋漓之容宋趙師憲六老堂記

踞匡廬而瞻彭蠡足稱與區明張位重修白鹿洞記

岩壁出連林木翳然其名教一樂地也明萬寅亮重修白鹿洞書院記

自丘老峰來絕壁懸天一峯南下如頓萬馬可三十里

崛起一山而四山環之白鹿書院志

左轟揚瀾翼若游龍而蓋平山橫亘其間如榜斯揭

也

彭蠡湖匯江西十三郡六十餘縣之水由湖口以出下

江每春夏雨集峽水盛長江流湍急而湖水停緩復為
江流所通則水益漲源漫數百里明陳敬授記

奔軍都昌縣地寔瀕江然上有紫蔭下有桔溪大小五

寨近者四五十里遠亦不過百餘里遠處可一碑望把

裁朱子都昌新

都昌依山枕湖全省要會之地明萬曆新志

環山帶水形甲東南明王先正修都昌縣志

兩水振之其狀如帶西山雲局環之其狀如翼宋王

記

修江衙前名山峙後唐集建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三冊 江南

二十四

建昌鄱湖上游控修江諸阜洪所恃北門也宋

四面諸山環拱若抱澗渚清澄如畫明徐祐安

自匡廬雲居遂行而成邑明楊三省

望峰西山映帶左右龍江澄碧涼

記

九江府

過九江至于戴淺原有

海陽陸通五嶺北道長江遠行岷溪亦一都會也道

源二分于岷岷流九沙乎海陽鼓洪濟于赤岸淪餘波

步采桑江賦

南面廬山北背大江圖

山無丘嶽江北四溪明一

左枕彭蠡右倚通川勝覽

海陽乃天下江山眉目之地白玉

德安接岷山之脉彭澤起文宅之峯蜀江下湖口孤山

峙鄱陽窺吳楚襟喉江右衝要九江

東連安慶西接蕪湖黃南與南康建昌鄰而北渡黃海京

師孔道出焉都子章

山擁千峯江環九派勝覽

左貫彭蠡右環金帶明劉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三冊 江南

二十五

控匡廬而注彭蠡龍虎馬兔環拱而翼衛明姚文

接岷山之脉向博山之陽形如鳳舉欲若屏開勝

東北張兩湖之水西南降萬壑之峰形若柘鵝梅如盤

石勝

古赤而色幅幅不知幾百里其西南隅薄于柴桑之壤

乃均江州蘄州二衛屯田相錯如鱗明李盛春

雖外群峰環拱如舞如翬山明而水涵文德翼

瑞昌于九江縣最僻縣居潞溪之北亦山邑也郭子章

記

湖皆密地也然秀色攬廬文瀾吞江明葉初春

湖之為邑亢而窄

張駿湖口成

鐵屏橫峙石鍾環抱捷江湖之險當吳楚之衝

湖口形

彭澤地狹山峻

唐狄仁傑

彭澤若彭蠡下流洪大江阻塗障

明雷孔彭

環山為治狹狹其西北而江走其下

明丁潘彭

披彭蠡跨海門砥柱橫江帆城四塞

彭澤形

去小孤山十里而近其境西南接湖口都昌東北踰馬

當山交望江之右之境盡焉而小孤又江右一門戶云

郭子章即

邑表說

南安府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三冊 江南

子木

南安江西之南境

宋蘇軾南

南紀交廣北距湖湘

宋范大

凡臺省命使之宣布廣海篋篋之獻納莫不道出蘇耶

元張鑑重修

控廣引閩捷上流道遠微

元任序提

南安介萬山間泝掌平之地為郡治峯巒連絡不斷鳴

溪曲澗自縣都而下其淵其源

明金淵金

度嶺兩廣往來襟喉萬足踐履冬無寒土

明徐悅重

當五嶺之最東

廣興地

高庾嶺接高原臨章水抱上流

金淵南

接南荒之地迫東粵而帶柳桂表以庾嶺旭山涯以章

水容江蔭然南微形勝

郭子章即

嶺嶺峙其南黃嶺盤其北龍泉山谷峻深溪洞綿亘惟

邑處四境之中章水緣繞秀峰壁立

宋鄭雲新

港離南楚小邑寬從西江上流衣冠文物之名區時賦

舟車之都會

元王元祐南康

隄岸曠衍波瀾老成壯秀峰屹立雲表勢若揮斥其餘

江山環挾如畫

明鍾禧南康

江之南諸溪谷之水盡流而會于馬山之麓

明陳榮重

郭子章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三冊 江南

子木

庾嶺所衍章水所經而邑治建馬東南與區也

明劉洪

南安壤地橫水劇盜盤踞之山溪深阻險惡攻不可入

海龍

明劉節王

上游之地山崎峻而水激枯

元孔思之上

溪洞廣袤而邑落其中民以山環而俗淳亦以山深而

藏寇

元黃文修重修

上猶民稀而地僻歲稍山山洞悉滋噴聚為寇

明黃仲

記

上猶為江藩邊邑接壤雄踞萬山會焉

郭子章

崇義縣南郎興原明萬曆縣志

梁山學立路如鳥道明縣志

贛州府

度於江南地最曠大山長谷荒翳險阻交廣閩越銅益

之暇道所出入宋王安石

有源出新樂章出大使合流域郭于文為新奇峰怪岩

環視萬狀宋趙升章

南州自豫章古上其大州曰吉人其大曰度李觀

按既閩百粵之區介湖溪萬山之阻宋洪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三 江西 二十一

贛之為州據江西之上流而接南粵之北阻故表出一

路之兵鋒而外提二境之戎柝其地重大陽道

贛之為邦其山嶺而隔其水滿而清陽道

南方之山衡為宗自衡表而南稍東為大庾表而北又稍

東為盤古其地界明越故吳上游今隸贛宋曾千

贛于江西為極府其城據章貢二水合流之處山川雄

秀明彭

宅江西之上游當五嶺之要會其地片酬廣湖湘諸郡

邑犬牙相錯明縣志

而贛四省咽喉而粵則南贛有皆鄰衡其公服也汀漳

其右臂也明何廷仁

贛地最雄鉅崆峒摩八章有漱石郭子章

贛州據吳之背扼粵之項而粵郡則又賴之咽喉也陳

梁山環列孤峰中峙宋周

雲邑形勢據贛上游山水之所會凡邑之所通也明

青山黛環巧比疊閭城為壯麗地大以延明

由千嶺隘南接信豐而連龍南由豐口隘東接會昌而

迫安遠山澤不逞之徒間道竊發故惟城為要明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三 江西 二十一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三 江西 二十一

邑介山谷間羣山繞秀若拱若揖一水潄綠映帶其前

前臨南山後峙浮屠碧桃之水繞其東凡日之岡盤其

而明

通天下大縣四十其餘于江西之贛者二而興國居其

中宋

興國地僻谷荒山峻水悍郭子章

兩部壯其祖龍五嶺提其泛駛紐以潏川抱以漱水明

并明

史 172-290

賴十縣水多飛流奔湍行崖峽間寧都獨平川漫流明

地志平今之
賴東之邑寧為大明黃克

寧都為賴大邑東有佛祖嶺西有金精山奇蹟之石拱

於南梅江之水繞於左明陳地

賴之局曰會昌州環接閩廣寔連徽重地

其地僻遠且陰明章

會昌寔崇岡出沒之區羊角水在上下游命將耀兵當水

偏一面郭子章

安遠若邑也盤踞峻增巖迴瀾渺誠僻派一奇堪明林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三冊 江西

三十

安遠

源江在章貢雖僻遠名邑也郭元標

於山於翠源水浮清馬鞍列嶂熊嶺浮几崇巖廣谷聲

按者堪供游憩險絕有可資保障安遠

瑞金地接閩汀在局邑最為僻遠重越

萬山連亘人跡稀少其深阻處常為盜區明羅

襟山帶江風藏雲聚明潘

軍門龍山峙其前銅鈴龍霧狀於後歷山閣嶺亘其左

螺峯石塔抱其右編金

龍南僻處萬山中視他邑規模蓋小以要衝言則非小

也明楊

紫林里落於錯相望雞琛井門層疊綿連捷三江之會

者是為邑城明王宗徐

南際萬山盤錯崇巒百餘里水行者必道龍頭會一邑

干脈之注湍悍峻駛亂石交錯其中慶利如劉王宗徐

南山

石城環縣皆石巖之如城有龍巖瀑布石踞參天之奇

郭子章

四山如城龍淵虎踞石城

定南新創邑據度上游故為盜區郭子章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三冊 江西

三十一

長寧帽山掃天駟水經地安

水利

江西水之上源其大者為章水漢志曰豫章水山海經水經曰贛水出南安縣却東山沙谿洞屬崇義縣西南界方石五色水如滴漏至洗心橋始大東流經大庾縣合嶽山和海水雲山霽水了山靈嶺水大里水黃公坑峒山水傀儡山天明水大庾嶺橋水北流入之廣東仁化所出之平政水合涼熱水案字記云昔呂豫水東北流入之經南康縣西南為南塋口合蓮塘蕉溪諸水及布尾之封候水鍾山西符水禽山禽水過山過水東流為芙蓉江澄綠洳深東山有港有橋皆以芙蓉名也西北崇義縣有樟山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三

江西

三十一

之潛水湖南益漿之麟津水牛皮危水玉泉山之義安水大嶂山之帶園水即山經上猶縣界上猶江源出湖廣郴州桂陽縣流經琴江口營前彭山水入之過大猶嶂合稍水出山料水村出料造水蓋開水出蓋石門水出百未洲水皆從東南流入章水至南康沙口又東經贛州城西環城而北以貢水合貢水漢志曰湖漢水貢水發源福建汀州新樂山西流瑞金縣陳石山綿江水流至五十里入之入合高村智水銅鉢山瀟水羅田浮園水經流會昌湘水上源為羊角水北流過龍石綿湘二水始合為湘洪水湖深多怪石蛟龍居之盤古山墨斗灣

諸水皆合而入貢水安遠潯江水南流入之經雩都南

為雩水合金溪水出雩都化龍水出山羅茅溪水出其

東北石城之琴水出鷹子岡合嶺水寧都之梅水出梅

嶺在邑北一百二十里合白沙江出武岡曰鹿江橫

溪又合東江之鰲溪小溪西江之龍雩溪桃溪出飛

村吳口渡西南流入雩水遠城而西出雩都峽其北興

國之湫江源出桐林坂及蜈蚣山合淡水出太平黃田

水出清龍下川出曹溪長信衣錦二尾西南流入雩水

其南則定南員魚溪出南坑岫龍南枕水出東桃山合

第竹萬溪諸山水為二江口經信豐為桃江源出龍南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三

江西

三十一

桃嶺合貢田江出德興大竹園保昌縣方溪水出龍

江水出大樂口水出大庾安樂卿三江水出北

會昌界一為周坑江出會昌縣山下坪坑洞禾溪口

水出長錦水出安息江水出東北流至双溪口

又北為瀉溪又北會于雩水故雩都為衆水之匯也貢

水又西經贛州城東環城而北與章水會二水合而為

贛此贛都官尚書劉澄之說相沿已久雖鄴道元識其

以字說水亦未逮夫水寔若謂縣治居二水之間因以

名縣則說尤允矣城中鳳皇嶺為金獅三池福壽二池

之水通之長步水出黃家山東流入之龍溪水出黃竹

之水通之長步水出黃家山東流入之龍溪水出黃竹

嶺北流入之梁水出龍頭嶺而流入之皂水出東流皂
中入之凡北流三百里歷十八灘經萬安龍溪水西流
入之歸津溪水出双坑及長仙合流入之密溪水出
公嶺而流入之水甘冽可瀹茗十八灘中惟恐灘最險
上有神潭、傍種茶甚美故諺云密溪水神潭茶賴江
折而東流蘇溪水由九石坡入之雲岡水出朝天橋入
之韶江水合黃鵠水東流入之武翔溪受風雨雲雷四
潭之水西流入之其西龍泉遠江水源出左右二溪至
李泌溪合為一東北流入之紐泰和江流湍激故曰澄
江永新板鐵山出之牛吼水合龍泉之射洲江東流入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三 江南

二十四

之麻斜溪水合李陵溪水出西江口入之賴江又北經
永豐西報恩江發源寧都西北界古名瀨水以漢李予
歐寶戶墓被虎、衡白鹿以報故更名西流合葛溪黃
竹溪白水麻江龍門江諸水流遠邑城下流為英潭其
南沙溪瀟瀟發源興國界西北流合孤江儲溪出戶陵
張家渡入賴江、水又北經吉安城東白鷺洲在焉宋
江文忠萬里始建書院合習溪水塘漫螺湖水出五里
坑及橫石江水界吉水安福之盧水發源盧滿山西受
永新之禾水勝業水及溶江永新合毛停水闊水郭
水出郭山上同水出通赤谷水出分智溪出里春桑
荷

溪湖出 東流與王江會源出陳會山之舟湖水合修水
于高江下達于王江又東流合泰和之禾水一名早禾
江經戶陵神岡山下同入于賴其自富田合明德水而
入者為戶陵之王江廬水下流與清溪水相合者為戶
陵之戶水賴口又北經吉水南為文江永豐英潭之交
會也江中有青湖洲二水統之狀若吉字故漢曰吉陽
縣曰吉水又云兩水交合如文故名之亦曰字水合義
昌水上通前流陽豐永豐縣溪沙口諸水入之南溪水
出中鵝鄉東流出拓口入之紐缺江東流折北曰為王
峽鎮江水于中而不得溢合停頭水出七幕膳水石出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三 江南

二十五

自自古山漕溪逆南流入者為仁和自漕溪北入者
為蓮花潭水經新淦西涓湘水發源高嶺合秀溪水西
流入之藍陂溪發源百丈峰合金灘水東流入之賴江
又經臨江郡城南為清江水蓋東江賴江二水會于萬
頃洲南繞城而北故名臨江明成化末賴水暴衝蛇溪
水為銅鰲江後田畝以千計直北流三十里與表江會
於是臨江城臨表不臨賴也表江者發源萍鄉羅霄山
下為羅霄水水流至宜春西為稠江折而北澄清深碧
名為秀江合麟橋江其源為清澄仰山水九曲水鵝陂
水經公宜南為清源渡合赤江楊江野江介溪竹橋諸

水東流經新喻南為渝川縣本以渝水名唐後訛而為
喻西合巖塘江阪江盧江東合距江里灼江類江
發源嶺山合八十長宜江出黃諸水凡九十九灣八十
八灘紫洲東瀛洲斜亘以降之下清江而合于諸江
又北流至清江鎮淦水發源離嶺會沉香溪水一名閤
山水出羊湖而注之蕭水亦名小陽水出古清泉里二
源匯于峇甲由蕭洲橋歷蕭灘鎮東注之經豐城西為
劍江繞而北歷苦竹楊林金雞諸洲里水出稱山東北
流由三溪會羅山之富水東流而受百斤湖廣田五百
餘株湖山千餘頃銅湖三里赤湖廣二里田五百
頃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上冊 江南

三十六

湖田二諸水入會嶺峰之極溪水合流出小港口入
賴江之水北流零點水出杭州橫江河合隱溪水西流
入之逆龍露洲即金銀口是也杭溪水出介山淮為藥
湖合瑞州水東流入之瑞州水自萬載西南入登山有
金鐘湖東流為龍江乘魚鱗淮合康樂水東流注上高
南為凌江新昌之東溪來自奉新而溪來自寧州皆南
流入之合益溪在新昌清溪秀溪一名登溪有香白竹
港出高諸水又合滕江水受小水出烟易渠水出龍斜
口水出崇六口水出上石洪港水東流廣高安城南為
錦江一名蜀河漢志曰蜀水分一支亘南成為市河東

會于象牙潭受鍾口出龍口湖華陽小喻龍陵
山東梅口斜溪諸水東流抵新建界黃源山下蕭洞源
城山芭蕉源諸水入之北流經南昌府城西為章江
源水出西山風雨池注梅嶺下為呂源水合白石源
水入之寧州修水出黃龍山與湖廣通城縣遠連界水
行修遠故曰修江郭璞議云有水名修有魚名隰天下
大昆北地無憂受杏北水出華亭山百萬水出大武寧
鄉水出天馬山連湖廣陽興縣東津水出津山而注水
淮水田三十頃鹿源水腰帶水出山迤州城東受安
平水竹山毛鶴源水出九官山及泰安鄉歙口梁溪諸水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上冊 江南

三十七

東北流註武寧縣南合義溪水官塘源港亦名腰帶水
魯溪水南受清江出銀山長田出牛楊浦石鏡出鳳
口出三北受茶塔山東北受陵田仁鄉著溪出了東
受靖溪出諸港水東北流靖安城西以溪水出毛竹
山界一夫歷南源諸都東北流連于連里一支歷中
下燥坑連于桐城合流受桃源水出九洞石掌源水東
南流抵奉新興瀉水合出邑山南龍溪水玉山華林水
林紫紆西來入之而皆會于修水安義之危江水北州
水東陽新注水合于邑東為三合水并蛟源出度白武
斛源二水俱出諸水東流合于修水入東北流註建昌

縣南合埭陵水雲居山之楓林西江白沙雲門諸水東流入之又合珠溪水一名消樹灣溪元和間出明月珠大如鴛子即此達于章江會于彭蠡星子六溪十八湖之水入之德安博陽川東南流入之又北為女兒港德化水入之港口白沙水積初日照之燦然金色曰金沙洲明師職陳友諒之卒于洲上是為西鄱陽湖南昌城中之水曰三湖九江三湖者蘇國遙北曰北湖由廣濟橋至港恩橋曰東湖同仁坊二小橋至西李宮抵水閣閣曰西湖總名曰東湖古稱十里後佐廣丘里歲額魚課一百二十金明萬厯中郡邑捐納禁不復漁九江者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五

江南

三十八

義取洪範九疇所以洩三湖水廣潤門二津惠民進賢順化永和德勝五門各一津章江門二津各引水歸濠水閘橋置內外開湖水盈則放水西達章江湖供溢則開外閘使江水不得浸入乃開內閘引湖連濠繞廣潤章江德勝永和四門而東注歸蜆子又溪二湖出牛尾閘趨楊家渡入于湖湖水發源血木嶺過匡山北流為巴溪又北為小敷溪過白水鎮註廣昌縣南為平西大河合南村石壁青銅諸港水北流經南豐西會滄浪水出縣界軍港山出軍曼翠湖諸水北流經建昌郡城東州門為盱江說文日始出曰盱清明之意也一名盱眙

江盱村有老母生三子服三鉢衣食魚日于鰲沮澤中取二鯉久之能變化遂仙去也合東江出石石頭港水一名梅溪出村新城飛為水亦名悲猿港合省溪西流入之東北流經金溪西合齊岡清江石門塗嶺后車溪出縣東潛港諸水經撫州東為汝江上流為金谿水出上幕嶺水色如金與苦竹赤橋亦二水合流由夢港環城而北江廣流緩渚諸如湖名曰瑤湖宜黃章水發源碧源嶺北流與軍峰宜水合又北流與黃土嶺黃水合二水合而名縣也崇仁巴水出臨川山為臨水之源出東北流至黃陀大盤山寶唐水會之芙蓉山之書堂十洞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五

江南

三十九

二水分流會于李河埠而與之合東流會華蓋之西寧水曲折數百里合青水東流道黃州有長橋束之水灌則湧激如奔馬過左港合羅山水東流合孤嶺水北流合天浮山水為峰山水石牛源水經白鷺渡為臨川至西津合汝水其北連蔡水發源長江出黃塘橋東流入之水北化水狄重昔人取以充漏刻無差節諸水相合由金玉臺出為鵲石折而北過虎頭洲至金雞城東即三港水合金標延橋之水西流入之東北流合西落水入武陽水進賢通清港水出香炒山流為九曲至城溪灣合縣山之院津水復將源北流入洪源湖一名日月

湖有小山東為日西為月湖則二漲則一中有石灘
城云日月湖明良將出石人淮合狀元生東歷回龍洲
連軍山湖：延袤五十餘里北為白沙湖與南昌大沙
小沙三湖接邑西羅溪湖水流為清溪合南陽水為青
嵐湖與洞陽武陽合為三陽水至南昌東北入湖玉溪
出崇玉山而流合沙溪水平溪水又永豐溪源出福建
建寧縣亭西流入之通廣信城南為上饒江西流合儲
溪宋溪葛溪諸水皆出大山為弋陽江一名信義港自福建
邵武分流入之西流合明溪水通桃花淮經貴溪南鄉
溪水合著溪湖陵戴里諸溪水迤白芑洲洲上昔產鬱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三冊

江西

四十

金香草故名青溪也經安仁南為安仁江一名錦江亦
名雲錦溪水雲滿溪如錦也白塔河合王石馬石露湖
河陵諸湖之水與之會藍溪水三源合流入之建昌之
盧溪水流百三十里亦入之西北流經餘干桐口港分
二流西北流者由布村趨危窰河受潤陵水三源一出
出臨川大梅嶺一過樣林雲露洲至瑞洪鎮入于湖東
北流者由八字嘴又分二支一支受古坪水二源一出
一支受洪趨為田過黃坊合沙港水一由破穴入市河中
有越水波紋或圓如鏡或長如絲味甘且重陸羽取烹
茗謂味似饒湖水故名越也出西津俱會珠湖趨饒河

口故老云餘干水國塞破穴則危窰為大阿塞布村則
沙口西津為大河也都水發源江南祁門環中合大共
山之霍溪禾成嶺之栢溪及柳木嶺武陵嶺盧溪諸
水西流出經浮梁東之梅村始容舟三十五里會天甯
水十數里會橫樑港水至減家灣合江家山水南合歷
降水經魚橋水黃坂水柳家灣水西合大溪水洗馬橋
水直鳩溪水流為昌江迤景德鎮經饒州都陽南為鄱
江樂平泊川發源德興泊山下泊漣里西流與大溪會
溪出江南婺源合浙江開化實港水至湖口與長樂水
會水出天茅山合桐川橫溪瑞港出石諸水至桐山港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三冊

江西

四十一

口合建鄴水：出弋陽露山下俱西流坤大溪入樂安
江之水源出徽州芙蓉嶺內河吳溪諸水皆西流入之
萬年之蛟河漣竹屯河文溪南溪諸水文皆源出之九
足水注之而入鄱江：受北珠南珠根木角尾大雷白水
水諸湖之水環饒州城西折而北至双港口分為二一
支西經棠陰鎮出饒河口會餘干水入于湖一丈西經
堯山港由老鶴港匯為烏玲湖出此門入于湖是為東
鄱陽湖：潤四十里袤三百里南跨南昌西接南康東
抵饒州盡為諸江之水古稱彭蠡一名官亭一名楊澗
近鄱昌者為左蠡湖近湖口者為土目湖北為皂湖白

洋湖又北為西倉湖旁渡湖為白虎塘皆在莊山亦名山上下由湖口出大江此豫章水味源同地之大概也瑞昌芦泉泉石房大畝梅溪白尾諸泉潄為赤湖流為滾溪東流九江城西入龍開河東道滋潤港白葉天大龍商埠琵琶處南通源溪港宋時周元公所寓也東流入潯陽江湖口沙頭港發源黃土嶺接沙頭河入大江沙頭一名麒麟河係明萬厯中增設湖口關稅商舟往來所泊易以嘉名如楊港曰武昌港黃牛洲曰文昌洲老鴉磯曰鳳皇磯之類是也彭澤青山大泊諸湖漢子脂脂甯其橫山諸港皆濱大江此雖水之別入于江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三

江西

四十二

而在漢志豫章郡境內亦常隨地以附見者究心水利者盡詳考焉

九江市志 設開用鈔法料船丈尺惟之自宣德四年始九江開與臨清淮安金沙並設戶部主事分司監之歲測而仁自景泰元年始至者自李藩始初以部題領稽核批行事其奉 勅書并給開陵自隆慶三年始開時需特復之時分司特易以府俟其遺分司不復易自正德五年始隆慶三年命九江楊統近府三開商稅行各府掌印官收解其河西務臨清淮安許州委盧幹佐貳五日一送府州庫府州正廳解移文主事稽查各具數報部萬曆二年以九江開去府城二里許大江洪波激舟維艱無處所乞照河西務等例詔許之今每季開府佐名謂之協關然亦未嘗與開事 勅書仍令主事填單發九江府掌印官驗收解如前例矣

船料不下五尺大不濫三丈六尺五尺鈔二十貫五百五十有五錢四十三文奇十之一第一貫指銀三厘大則漸差上之初本色既折色既兼本錢七文指銀一分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三

江西

四十三

折以為常今並詳至原尤易誤歸入內諸開空而不課九江課空課脚船凡船監船大苗船速苗船上水輸下水下水連行免船九尺以下者月二行一大以上者月一行除行不免水腳無漲船不料漲船料如常船今不刻船連行舊課一萬有奇累增二萬五千兩天啓元年軍興用不足如增課之半

嘉靖四十二年給事中張鳴瑞建言請移開湖口下撫按議未便添設湖口祿畢安處入鄱陽湖往來舟船有佐董之以其料附開隆慶元年御史張啓元言湖口兩山夾峙岸石巉阻無通江水激勵傷商遊罷湖口嚴萬曆戊辰春九江奸民萬善先以領解鹿皮牌樓入京耗竄盡計無所出與其黨朱國泰熊文耀楊華春誘中人以礦稅之利進湖關圖上俞之為遣奉御李道萬善等號為本頭與以部下無賴秋九月至湖口始立

轍初料船中分江關額抄既見貨稅可居奏請征商遂有督理湖口斬黃安慶之說括行旅賦庸入體稽鹽泊父暴雨疾風漂沒相繼賦數漸奔舟雖繫不旋踵有閣上下者輒張弓火射之痛哭之聲不絕開黃牛洲為文昌汛楊港為武昌港欄柵萬洲八里江名為蟻舟實令近岸得洞悉偵物之盜理而緝誅著之巡備劉世臣追糧舟入湖不及為言南康縱之奏入有旨逮南康守吳寶奎皇子令吳一元巡司某連之日寶秀夫人投繯是壬子武林葛寅亮兵備江州絕道使不受謁道微守備江西同知湖口縣為約束時緝其橫寇之獄次者惟楚蕞三木市中先是稅廠獨本監功令見者嘖古葛下車發禁緝告令數十櫓重獨之廠壁商民始知有憲聖紀綱矣久之撫按文章奏請撤監稅最後道亦自辭詔暫令南九有司領其事以其金錢附省監滿相恭昌登樓盡罷之

天下即國利病書

原第廿三冊

江西

四十四

事宜志事以時起以時終不可預然而歷觀前畫以迄於今舉所舉杜所杜無以異也設者以有餘玩者以不足民耕而獲即樂歲不暇也益之以楚乃贍官無困食家無益貳負米而入市攜量而出糴一有緩急不五日城中食盡矣宜官為常平以儲之戶宿歲糴社糴隸於公則稅隸於民而官指之則困主者莫如官為之所以儲之而主者在民釋其教而勿稽也徵糧後糧戶胥昇之官庫者守其藏以為出納邑所同也差書所獨也兼算掌出納而邑無藏矣非惟無藏也并無數非惟無數也并無錢穀然因結而不可解者何也差書之始進有豪焉捐金以為之費於官曰公堂自官以下役於官者無不賄也約五百金而官之不肖者歸其半然後公帑惟豪所為美比始痛車勒在丹書城旦其胥而甚昵者罷其金然猶得

無有耽者乎南康有差書九江有差書九為甚九江之差書瑞為甚民無適狼易微也而漏庖于遠矣其弊始于胥吏而成于官逮者多役人之藏食與各兵之餉送一歲則起什之二二歲三歲則起其半其半者此其不肖不獨在胥吏也均一歲而與奪異均一役而遲速異或預食數年之餉或經數歲藏糧則賄之至不至與夫胥吏之為也是在令送吏而後殺耗兒夫而後殺耗胥吏盡藏微之有以飽乾溪而出空由以抵之令無賄者自相見又或乘急而質其由或乘縣令之憤而冒兩由質由與執由者雖冒由與本由雖而殺殺如亂絲矣杜遠不杜兒書米已也衡七兒其龍元甚藏額子粒二萬三千四十石有奇除軍舍月口糧生抵一萬四千九百九十四石有奇外實徵八千四百六十六石又除運軍糧粟免銷外實徵見米三千一百八十八石有奇聽給官軍俸糧其並奏折銀亦除

天下即國利病書

原第廿三冊

江西

四十五

生抵免銷外每年實該折銀七百兩有奇聽給各官鈔銀固有餘粟帑有餘金而今官軍有榜數年之賸者又兄支亂之也今總撥而出納之外有軍三有分數俱親為比徵而賸之即庫以時給國初戰爭之餘民多死徙田蕪穢發衛士耕而戍之其後流徙之歸者禽所棄者高衍使沃皆衛也父而衛官併吞其業貧軍驚其業奸軍展轉其業今惟供士民之詭靈而已焉此賸始清其受屯之人及除丁而籍之余再籍之然不足以塞實十之一夫屯既不必耕而卒既不必屯矣一卒之田私受授者為緣二十以上三十以下以平值算之有三於此者若官為籍之而取其歲粒以餉卒之之復更飽而國且得金錢十萬又得擇趨卒而食之矣即不然若屯者保任既明人圖其職令無得朝甲而募乙其尤愈於籍子即籍也五年必更藏之

盜額歲二萬二千引每引六十五斤今不能什之一巡緝之徒通徼其私而罷民
 士驛騷其業奸牙空其貲無賴伺其求為難困戶墮其不來為利商俱告
 改他販而領額在則潛于捃誑者慙為縣官考成即督轍如雨終不至竭
 盜終歲湧貴或船餘小販水經陸負時小泊而巡役暨無賴子藉釅禁禦
 而奪之不容者或以為法應爾夫法豈肥奸而淡民也哉故潯盜之壅不
 在商而導法之行不在私近為閩省官底某水巡地棍之術索于商者華嚴
邑尉督常閉止令復業于通德商自擇乎人通
 為強盜如史故改博則更報之棄地素有力及罷民買田及與某妻某詐
 欺諸契諸舞院錢而商不以類至則罪在商矣其大賊使者嚴竹完商
 德化馬價三十有二益以闢差十金犒無厚馬者而馬愈困牧人愈逃匿
 何也黠者養馬而利于食家溫者以為歲更無歲不食無食不索償償飽
 則仍代為任之以一馬而代二馬之任而馬乏不能償則必貧者也則令

任之而馬逃蓋自胥吏里甲至於馬戶無不利於胥報者也德安民乃賴以馬蹄里余張檄衆訪之咸曰便乃著焉余通行他邑須償于官而雇民于市官不得食報市不得索質夫聞金四百有奇當為郡私吳守秦濬捐以療馬檄曰德安里通往嘉蕪等呈稱領認縣邑差馬戶前主雇券市民走後油銷使之與所差之于市自為良法無余德安票經不肯之官如以胥吏習為鑽使之與所差之銀入于官帑而不餘于馬戶或行半發或加馬驛官扣若干胥吏扣若干即其扣而後發亦須央借托分一馬所得不過數金而欲供終歲絀繹之差馬戶安得不逃馬戶既逃勢必報捕則又以僉詐為奇窮逃詐銀民或戶房與馬戶里通既納官而雇民又被詐而其所僉報者即窮逃詐銀民或戶之里逃也是里通既納官而雇民又被詐而其所僉前後兩重不如仍歸里逃自養之便哉有此里不知里逃即自認養馬亦不能不雇市民但使市民不逃則僉詐自絕其所以逃者以領銀之指勒短少也但使領銀不措勒短少但使一里選認一市民則僉詐自然可逃而僉詐者以其金之于官也然則一里選認一市民則僉詐自然可逃今當以一百一十二號之馬配皮一百八十里遞某里第一甲雇馬戶某八第二甲雇馬戶某人當派認校按註冊投認之後某甲之銀則與某

馬戶當官交付馬戶不得于受雇之日板行強勒亦不得于受雇之後復行推讓里吏交付馬戶不得行賄賈無窮之家人情有逃亡亡者不得推諉糾兌延緩塘租致為戶有所藉口以誤差使其後再有馬戶欠錢亦即于原認里吏另雇充役不得于各里選通行貪派至各里選原有額編養馬之規不煩再派里吏不得藉馬為名私派各花戶補助銀兩如有此等詐諸人首告枷號究罰若此則馬雖養于市民戶戶可得而養其養此等詐諸人可得而獲其弊矣此則當官不可得而情虛有求乎至于在驛之馬價十七兩通津驛之馬價十四兩前沂一葉攤勻以均多寡在縣之九十二馬與通遠驛之三十馬向須每季輪番以供驛使此本道面諭往嘉威等而皆以為便者也然而法欲宜官事須博訪里甲一百八十人來知皆如杜嘉威等一十八人之或以為宜官事仰該縣官更照本道行牌抄碼十二榜其一榜錄前驛則每里分與一榜：右粘連空館一限令各甲皆填註姓名姓名之下皆填注或便或不便驛限三日內遍發各里五日內繳既而里民咸稱便德矣兩口及兗州之民各額比例遂通行之

馬不食報美而引馬折馬卹馬不除猶困也馬戶吐剛而茹柔勢不及則玩不應以困行若勢及則為行若所困役夫亦如之上官之承貪達官之奴隸異省之郵符皆害馬與役夫者也郡邑不能抗無如驗號于道而嚴

曹翰克江州墮城七尺今城或非時昔然碑視不計馬丈而已其因山累之者跛牂牧之江沅礲礱可以及碑此法所忌也張直指議案四尺度稅羨四千有奇張去左藩貸以餉宗遂不果誠欲警之終不果已矣黃梅德化錯壤而殊自盜與民俱不可問此其小者也浸假江上有事其能指臂使而嚙虎鷹乎一瑕則俱瑕矣吳守秀議以黃梅歸九江郡遇有盜起南北夾攻之議雖不行不可易也

其警者與盜通而誣人以貨者捕之與盜市者捕之噫人者燬煉人者告盜而與盜解而自息者公舉盜而以私者公保任盜而以私者明者難贖者易憚者不再計此可以觀政矣

江防之役遏其下河則無優守備之獲盜者今必無刑焉而送道面識之則無贖

陳氏之餘聚族而居洪上下者阻而遭盜悍而犯禁輕而易動雖然猶喜其朴也信之易乎意之易懷信惠既行威之易威也瑞昌據其口緝捕館處其腹安得良吏而與之

瑞興鄉立而瑞人跳而為興而難不可催肇陳口緝捕館立而奸不可問夫肇陳係樹于楚而兼轄于江其後與將三省共供之其賢者不至不肖者與樹胥交手而肆其虐既援江以虐江復依楚以抗江是官為樹胥役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三冊

江西

四十八

而轄是官者為官役也起何陳之姓者必自此矣兩省交轄其勢固然莫若罷緝捕館移瑞昌縣治于肇陳或屬之江或屬之楚皆可異日必有思余言者

衛軍分直信地向無一人成者官司經臨則或先以少錢覓土人應須吏防館江巡則其胥先告衛軍隨以往若無失伍然幸其不常成誠常成是即不靖于江若也余盡撤其軍千二百人歸營園之有三益夫訓士則無如弱矣收輕則無如重矣弭盜則多一實無如杜一實矣

煙墩 正德間江上多游寇兵備副使馮顯十里設墩墩效邊陲之制瀕江十餘所白石磯一圓風磯一柘磯一茨石磯有墟墩時家路口一官湖一鳳凰山高朝一赤湖港一江南地形蛇曲林木叢蔽水氣昏朦不便偵瞭寇之來也以舟東風之便侍舉烽火緩不能先墩無所用之今廢

廬江四辨 廬藩之言辨矣然亦東漢地理志水經註海陽記周景式廬山記有以啓之嘗即其說求之所謂疑者六焉其一山海經言三天子都今閩西註云在歙東浙江出焉水經言浙水出三天子都註云在黟縣乃今徽州之境秦郭即漢丹陽郡故鄣縣地廬山相去數百里而謂之天子都然則廬山在歙東耶亦有所謂浙江者即其二山海經言廬江出三天子都入江彭澤西水經言廬江出三天子都北過彭澤縣西北入江漢書地理志宛陵縣彭澤縣在西南又豫章即有彭澤縣高貢彭澤澤在西北彭澤縣與彭澤縣為二地要之遠於柴桑廬山安得以為名耶其三西漢即國志註云廬江出陵陽東南北入江又漢廬江即即今廬州安慶地皆不在彭蠡西廬藩曰廬江在彭蠡西漢何取其四秦無廬江即漢初亦無廬江即：立於漢武帝時周景式廬山記海陽記曰廬山秦屬廬江即何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三冊

江西

四十九

取其五海陽本以斬之潯水得名在江北漢書即國志註云禹貢九江在兩地與毗陽接廬江可以有潯陽潯陽安得有廬山耶其六漢時廬山南北皆豫章郡柴桑縣地屬吳國不屬淮南三國志周瑜治兵柴桑不言潯陽以江南惟柴桑也是時柴桑有潯口關其後晉惠帝元康元年始以豫章等十郡置江州無潯陽其後永興元年始以廬江之潯陽武昌之柴桑置潯陽即治江州其後安帝義熙八年省潯陽入柴桑縣其後唐又改柴桑為海陽縣然則江南有海陽蓋晉永興後東方海陽隸廬江時不在江南又移江南時不屬廬江廬藩曰廬江有潯陽潯陽有廬山又何也或曰以廬山之為南都也後遂傳會為天子都以合於山海經不識然否案塘紀聞王莽以豫章郡為九江柴桑縣為九江亭則九江之名說也久矣

上饒知縣李鴻封禁考畧

要害信古荒服所謂吳頭楚尾是也秦尚為不墜之土漢武帝征閩越由分水關入而道路始通不及貢賦東吳始建郡治析為二縣歷晉至唐徙縣不常乾元初信州始有畫城云宋平江南分為江東路于鉛山分水關置驛由崇安入閩又于永豐拓陽關亦置驛由浦城入閩是為二大關相去數百里而其間空棄數百里在水崇安之東松陽浦城之西者則所謂封禁山是也在昔寇亂大抵由此屢禁是以傳禁不通人烟入我明而始益嚴扁鑰因以得名其隸建寧者姑未暇述其在廣信者實名銅塘俗傳產銅殊未可深曉今江西通志及郡志皆云此山在府南百里險絕陡峻極為一郡要害山有九井幽路偏側峭壁險阻始達餘則不可復入矣人跡既遠平阪遠近皆不可得而知也峭壁崇崇攀援難得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三冊 江西

五十

至半半皆則准為水澤臨為絕壑猛獸之所居也前世傳此山週圍數百里實廣長各三四百里北東西三面則屬廣信備邑之上饒永豐玉山南東西三面則屬福建一軍之浦城崇安雖帶三省而去折尤為客通水壘小路一通衢之江常一通路之龍溪皆僅數十里是謂三省之穴其在水柘陽二關別有小徑可通往來者往時大盜葉宗留鄧茂七陶得二等令其黨陰通間謀人不復知載在鴻猷錄可考又自鉛山接弋陽貴溪別通鄧茂七延平建寧三郡皆在萬山間遠者相去數百里近者百餘里嘉靖四十年鄧延平寇至貴溪江玉山等縣弋陽亦被焚掠皆由此通賴御史譚綸總兵戚繼光擊却之即其地也水脉數十條總為三支一支合上饒永豐貴溪下流入湖而合於江一支合崇安浦城由福州一支自永豐至江山會台獨經橫塘皆入於海此其渠境相通之大槩

也封禁一山有內外新舊二處其界則始前代永樂宣德間鎮使入山

久之鑛之山崩沒死者甚衆今名陷坑俗名陷人坑此為封禁內山之門戶也自此而外如葉坊舒里已坑與永鉛二縣所屬各隘諸土名不可勝記則自正統討平宗留之後縣為設禁今已盡成宿莽矣內山深遠好究易于託跡非徒外禁以固護之則冠盜冒險一入即可列柵自守固以其間時出剽掠為害甚烈矣前自北山徑路稍通之後即為亡命淵藪其始托名採木實則利于銅鐵或妄意其間有銀鑛也考之往牒大抵盜首以此誘聚流民不知從而繩禁始則各挾所有以銅鐵貿易性相矜以利又割取自長之叔葉或擊鮮烹肥恣意無禁初不憂其乏已而積久食盡于是劫之為盜自相節署出沒無常實計出于無聊耳凡盜入據舊巢見在不煩再闢且山居饒材易為富樞游手好閑者所在而有利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三冊 江西

五十一

之所任人必爭趨旬月之間數萬之衆可立聚也山故多銅鐵可成矛戟藤竹之屬司馬為弓矢揮盾以戰以守隱然一巨敵也仰攻深入豈易為力哉

歷代法令唐初治初開為亂者衆史載唐李暉盜依以為巢宋范汝為內訌開即延間有賊黨據此造器械以助賊自范寇平後始立諸寨閭志備存後之增設諸隘自此始元時尤為盜藪法令最嚴常慮宋室遺胤有潛入以圖興復者是以累加防守通民遊獵輒加重刑或合山焚之國朝上遣大元帥胡大海經理東南詔以上鉛永屬廣信福建以浦崇屬建寧浙江以江常屬衢州龍景屬處州禁互相侵越以此山獨當三省之中非荒度所及茅令封守如故而已最後草編時發乃因有司所請以上饒四十九都五十二三四等都永豐十五十九等都鉛山十三等都每

都各置十堡添設里老盡地盤詰不許闖入犯者處以極刑家屬流放
永樂十年 詔三司會議銅塘果否荒僻不堪建治據實以聞時各省會
勘如前惟令各縣分別所隸縣逐通區每歲本府行上水路三縣會同福
建浦崇二縣官查考一次詳報各該上司即有疎虞 奏聞 宣德七年
浙江豪民項三等聚眾潛入銅塘又于四十二等郡地名包公火五十都
地名橫山頭五十三都地名洪水坑等處起立礮場一十三座聚眾萬餘
因而流劫撫按三司臨勘具 奏尋 勅福建行都司合兵擒獲擒送伏
誅 正統七年浙江處州賊王能鄭祥四蒼大頭葉宗留等聚眾千餘入
山盜礦十年掠永豐調南昌前衛廣路二所官軍及六縣民壯與王能等
戰官軍被殺者甚眾永豐知縣鄭顯同老人余斌入山招撫賊首王能等
三十五人聽命給與割付將永豐二十四都瘠荒地給與耕種以充快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三 江西

五十二

手協同六縣民壯于永豐之橫山頭設教場以時操閱復令以計誘鄭祥
四蒼大頭等三百餘人悉斬于永豐之十五都獨宗留等與其部下遁去
十三年二月宗留聚眾盜掠處州少陽坑九月歷雲和至改和之少惡官
無所得謂其徒曰與其取于山勞而無功孰若取于民眾從之特餘黨高
數百人勢遂復振攻掠政和縣還慶元遣人招龍泉良葛山人葉七為教
師由浦城流劫建陽所過焚掠分眾扼守鉛之車盤嶺行旅斷絕聞賊即
茂七亦起于即武東南大震 上命都御史張楷偕都督劉得新陳榮師
兵往討聞迨至廣信宗留率其黨時出抄掠楷留不敢進聞中日益告急
浙江藩臬請楷便宜移兵先擊宗留可無後顧江西按臣亦言葉冠近咫
尺危在旦夕大臣尚國家排難專之可也楷不知所從有指揮戴禮奮自
願往勸之楷乃命率兵五百以徃十三年十一月賊至黃柏舖戴禮兵擊

之死傷相半宗留衣襟率眾前中流矢死官兵不知為宗留也賊退奔入
山後擁葉希八為渠帥劫車盤嶺率眾駐十三都欲由銅塘回浦城都督
陳榮謂楷曰受命討賊今延平事急而鉛道不通大軍窘迫二賊並熾今
遣部將往朝廷謂我輩逗留將若之何楷不得已乃命榮率兵二千與戴
禮合至鉛之視公橋車無紀律遇賊突前邀戰官兵大敗榮禮皆死楷
懼聞劉得新已率江西兵趨建寧遂取道徑往閩中行委浦城縣丞何率
軍快數千永豐縣令鄭顯亦率本府六縣民快以應十一月十五日與希
八合戰橫山敗績顯被執不屈罵賊死鎮守侍郎楊率時在會城乃與三
司議調南昌前衛及廣路二所官軍并集六縣民壯會于橫山相持數月
僅無亡失而已 朝廷聞賊遣尚書金謙寧陽侯陳懋侯保定侯梁瑤平江
伯陳豫等率京營及南直江浙等兵討之以中官曹吉祥王瑾為監軍兼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三 江西

五十三

制三省吉祥等素作威福廉等以計留之于浙而與慈及即中陸移兵駐
廣信分道入福建未至希八乃使人從鉛入閩道厚自結于茂七互為聲
援此人彼出官兵首尾不能相應楷至建寧屢戰時有小勝輒以捷報書
賊黨連有內却楷陰以計招下其黨張由孫羅汝先等許以擒賊立功由
孫等誘即茂七出戰敗死并擒其侄伯孫與家屬悉俘獻 京師聞寇悉
平希八以失援勢稍弱然猶據銅塘且耕且守已而復由浦城改和與陶
得二楊布陶秉倫等合掠處州及金衢等處 詔令張楷移師討處寇楷
至有千戶沈俊者自言其部下皆麗水人親屬多陷賊中遣所親信以徃
宜可得要領楷從之乃令入山曉諭至以老母百口為誓得二出見楷優
加賞資令招除黨希八尋亦出降始知宗留已死懣等時在廣信得報亦
以銅塘寇平聞遂罷兵因與守臣會議善後事宜乃奏以附近民山凡去

銅塘數十里內皆悉加封禁如上饒五十二都三堡至八堡民田糧七十
八石及五十三四等都東至永豐十五等都西至鉛山十三等都山塘地
皆不得耕種謀居民通賊者盡行誅戮家產入官被施者盡行給復從之
他所滿城崇安視此例凡諸洞向通往來之路悉斲石為障餘當溪水之
衝不可施以人力者仍如宋元故事于上饒高洲楓林張灣永豐設砦
山軍運港頭凡六隘擇素有恒業居民充為老人添設快手月給口糧令
各分守信地既以寨官隨軍操演禁不許停捕異郡商民及於隘內往來
以月之朔望申報違者稽沒戍邊自是禁防愈密而地方始得寧息矣
正德十年奸民某者始在外山盜木漸入內地採鐵聚聚應鉛山民周吳
李為亂巡撫都御史韓雍督兵征勦盡獲亂民因即舊界立石示禁每隘
各立寨官復益兵快劉諸里老協同管守 嘉靖三十四年南昌人某同

未下即國利病書

原第廿三冊

江西

五十四

方士陶仲文奏請重建許旌陽鐵柱宮因言工費動以萬計今幣藏空虛
實不能給請以廣禁外山所蓄樹木採取匠工不足則以平洋坑所產
礦銀助之得請仲文又以錄法得幸持之甚急該部覆行撫按勘報三司
會議官言平洋坑封禁山皆從仙霞嶺發脉南幹自阜萍直走 留都載
在天下輿圖及朱子大全可考也開鑿貽害請為萬世培固 陵寢為地
方極活生靈並賜傳止奏上 肅皇帝未之許也會聞臣揭言鼎建真君
宮宇凡以祝 皇上無疆之福也人臣仰荷 國恩即竭端緒捐私財助
之固所不恤况乃取于山林之產米穀以傷動龍脉上聞 陵寢非臣等
所敢任也不如令江西布政司發庫金數千建之便 上從之言者亦不
之罪 四十一年龍游人祝十八聚礦徒數百從江山經玉山程村性浦
城欲襲聚分劫平洋銅塘為官兵所拒不得進退至常山復據集四百餘

人殺傷縣兵突前至草澤遇玉山屯吳村令其黨余徇為現為拓陽巡簡
司所執事聞巡撫江西劉劄御史胡紹奏曰今廣信上水二縣所轄銅塘
平洋地方皆帶衛運軍當開折之交有岩洞豁望之阻徑鉛礮材木之饒
為方可數百里正統間開賊給茂七等蓋當盜治其中知縣劉顯追捕彼
害該前守臣請兵勦滅遂將前山封禁內有官民米七十餘石議令該都
十里均賠其後輸納不前復奏令均派縣縣有籍可覈自正德以及嘉靖
之初閩浙諸寇往往竊據地方居民被其蹂躪至于累年而後定即今流
規東江閩用兵多事之時糾黨操戈託名盜探意實伺便劫掠臣會同巡
按江西監察御史陳志查得銅塘山場之與平洋坑均為盜所垂涎而平
洋坑地尤連城江山二縣之界重山復嶺疊嶂層巖一轉折十數步之外
即主客隔我不相睹接凡茲醜徒潛伏草莽倚侶後先則為道路之行人

未下即國利病書

原第廿三冊

江西

五十五

俄而暗號一呼從之齊奔則數百千人可立而聚往江常浦三縣各相視
為秦越且地方最惡亦多觀望成賊幸其得開則可隨行分竊以自為利
是以甘心為之耳目居停接濟者亦復不少矣謂必原比照汀州武平之
為崇北朔州程鄉之屬漳南故事而以福建浦城浙江之常江山山所屬
之益亭溪源萬泉仙霞小罕諸巡簡司悉聽江西分守湖東道官轄提調
責令盤詰探報可以先期為備如過各賊屯聚一體召集鄉兵有尾應援
阻截遞擊賊則移文建寧兵道嚴金衢溫處等道各道連發後兵協力
驅逐通期首聽江西撫按察論仍乞 勅下兵部查諸果于事體可行請
賜不坐名勅書一道專令分守湖東道參議駐劄廣永豐縣巡訓練營
卿等兵控扼禁遏折潛消幸今永豐繕造有城落成伊邇可以屏雄藩
輸其于閩浙三省撫按司道止于文移往來一切參謁儀文概然無與庶

十六

五十七

潯州府志 成化十九年以閩廣交界盜賊生發于會昌龍南石城設守
脩行司安遠瑞全設隄備行所又于會昌設長沙營設羊角水隄備所龍
南又設隄備行所成化二十三年流賊攻破信豐縣城江西巡撫李都御
史昂 請罷原設會昌守備改設恭將統領汀州及武平上杭各衛所官
軍并額需與軍民共七千員名駐劄會昌防禦弘治四年以地方寧息
議裁恭將額需設守備官嘉靖十五年南贛督撫王都御史凌疏請設坐
營官于鎮城專司團練嘉靖三十六年范都御史欽 請優恭將嘉靖四
十年陸都御史穩因廣賊張璉稱亂兵權無統會題改南贛恭將為伸威
營副總兵官統部下南贛雄韶惠潮汀漳柳桂撫吉各府衛州縣軍兵三
千駐劄于遠縣以便調度其南贛恭將改設守備長沙營羊角水各添設
把總一員嘉靖四十一年江西紀功段御史額言題改副總兵為鎮守總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三 江西 五十六

兵重其事權仍駐平遠後兩廣軍門急在防倭移總兵于潮州嘉靖四十
三年吳都御史百朋議得潮州相距南韶諸郡道里甚遠如使水陸二寇
俱發總兵何能兼制得應南贛內地應照先年復設恭將統領贛營汀漳
南韶桂長沙營羊角水堡等處守備生營把總等官專一防禦山寇仍
聽總兵節制其南贛守備應行裁革隆慶五年改建恭將衙門于鎮城萬
曆四年江都御史一麟劄平黃部賊巢奏設長寧縣議將長沙營把總調
守長寧
屯田 論曰額需所屯糧歲計二萬有奇將以充軍實神國計也迺今歲
額不充一軍以上率仰給于有司軍未贍而民已告病此其故何也案謂
屯官之例時其柄也書識之竊弄其權也豪強之并兼其利也豈不誠然
乎哉年來出內屬之有司戾而販扑未省通負猶多又何也得無以積弊

相沿父則難變即夫屯田一人止許一分一戶止許二分此成法也占種
屯田典賣屯田與今至五十畝以上軍發還衛民發口外此明例也法例
昭揭如日星而軍若民公然并壟之豪強之有所焉者占田二三分甚至
五六分積歲應納之糧分毫不能輸無敢詰問其他城社之姦販于包侵巧
于影射晏然坐食而公家之賦若罔聞焉所苦者直一二貧軍耳債家既
奪其田復重其息糧則今之代比差則今之白當追呼逼迫即廩舍要挾
不能保安問田之有無加以竊運之賠累雜役之奔馳奈之何其不逃且
竄也 高皇帝度諸道膏腴田土分予衛士使各屯種以自食其力載之
魚鱗圖冊纖悉具備率料其法敵壞至此極矣茲欲窮源及委查照魚鱗
老冊根尋原屯坐落一 踏勘丈量係原業者仍歸本主係典佃者即令
退還其逃絕荒田另召餘丁承種屯額既清屯政自舉一切奸弊將無所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三 江西 五十九

容然此一大更革非饒有才有不能任非假以事權不可行非遲以歲
月不克就談何容易無已則以一歲官軍俸糧盡數扣充逐年衛官造冊
送府查覈扣充屯糧既盡然後取補于有司是或一便也不則令屯軍當
秋收時俱納本色上倉即充每年積穀之數扣銀在庫給軍蓋屯軍上納
子粒此 令甲也亦一便也若曰扣充有應算之難責之能者數目不患
其不清納穀有守候之難監之有司入倉不患其不速是在處置得宜耳
雖然立法易行法難行法于一時易行法于久遠難何也以行法者不皆
立法其人也即如萬曆間節節和公汝東自擊運軍之苦建議以田定運
田分上下三等上田連運三年中田二年下田納糧法初行時簡易直
截上下稱善公去而法稍變矣欲變法而先去其藉矣藉去而田則貿亂
互相推展矣以肥為磽以成熟為荒廢每至臨運備者巧脫貧者泣隅驅

之上運如赴湯火卒之運事敗而官與俱敗是豈法之咎哉嗟乎有治人無治法蓋自古記之矣

鹽稅國朝天順五年戶部陳即中倭倭都御史歐陽梅江西南安贛州二府相去兩淮寫遠溪灘險峻鹽商少到軍民食鹽全仰給于廣東商人贛南贛二府發賣者于南雄府每引納米二斗折銀二錢充餉而後出境成化間本府倉立鹽行每年徵銀四十兩謂之水面弘治九年金都御史澤駐節于虔有兵事加水面至百二十兩正德六年兵備王副使秩議得廣鹽先蒙兩廣總督衙門許行南贛二府發賣南雄照引追米納價類解梧州軍門充餉今議許下衣臨吉三府發賣由南雄曾經折梅亭納銀止在贛發賣者免稅下衣臨吉者每十引抽一引開鹽自汀州過會昌羊角水廣鹽自黃田江九渡水來者未經折梅亭納米在贛發賣每十引抽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三 江西

六十一

一引蒙至衣臨吉者每十引又抽一引以助南贛軍門軍餉正德九年題奉欽依廣鹽止于南贛衣臨吉仍行淮鹽正德十二年都御史王公守仁疏請通鹽法暫行衣臨吉三府事寧停止嘉靖五年都御史潘公希嘗復題廣鹽行衣臨吉地方經南雄太平橋稅過者每十引抽一引米未稅者每十引抽二引每引折銀八錢貯府庫以備軍餉及南贛衛所官軍月糧各限備官軍口糧之用嘉靖十三年巡鹽御史執奏議仍舊嘉靖十五年都御史王公浚奏除衣臨二府仍行淮鹽南贛吉三府行廣鹽抽稅如前以十分為率量存其二以備軍餉支用八分解部濟邊萬曆十三年巡鹽御史力請改吉入淮度量疏爭之戶部從中持不決下兩藩議廣東也鹽倉事陳公性學議得廣之鹽引每歲一十二萬有奇其行于江西五府者強半自衣臨之路不通鹽多壅滯民困漸滋聚商紛紛求復衣臨

舊額乃今忽有改吉入淮之議不益商民之困乎夫江廣地方控帶群蠻

謀會百粵悍賊之警歲常有之兵饋多取給於商稅以南贛吉三府之民歲且消鹽二十餘萬計稅餉之所入大約吉安十之八南贛十之二若以吉安復食淮鹽是十去其八矣餉將焉賴哉况保昌縣產鹽數多先經兩院具奏以鹽稅抵補五千五百餘石數十年來民獲蘇息此行鹽之利也又南雄原有黃田江南大坊等處撫民強者驕弱弱者肩挑咸藉通鹽以資衣食東海之良民新民博駕艚船以供日用若改吉入淮之議成開塞西關貨積而稅減不惟兩省兵需無出保昌浮糧何以抵補新撫負販之徒何以倚賴二十七場之龜丁家口必束手坐困而百萬船夫生理無條奈之何不窮且鹽也夫鹽法之行固以利國亦以便民南雄地方界連南贛二府而南贛又接壤于衣臨吉安其鹽順流而下計日可至勢易而費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三 江西

六十二

省故其價也賤若淮鹽數千里運水而上江湖浩淼難石峻險舟行累月不能至而又有覆溺之患勢難而費倍故其價也貴以民情度之未有不苦貴且難而樂賤且易者禁其所樂而役之以所苦其誰與之今天下一家或淮或廣孰非王民州廣鹽久行何必過為更張廣而益淮哉吉安之人聞此議而淮商又黃致其間以故賈販不敢承買廣鹽而廣鹽集於南雄境者日壅商人告引者數月矣此非特兩廣之憂亦南贛諸郡之憂也倘軫念兵餉重務會同江西撫按酌量將廣鹽照舊行南贛吉三府廣國計民生兩得之矣于是戶部復以吉還廣先是司權之官每季委屬府佐貳官管理季終更代萬曆十年南贛張都御史張泰奏改本府捕盜通判專理權務捕事改屬清軍同知專官自此始萬曆二十七年稅監潘相到贛將創立衙門坐收兩關之課賴李督府堅持不阿止以解部八分

額數以與之即各邊每歲虧二萬之餉而兩關則免重稅之苦矣
雜稅 正德六年王副使扶既酌議抽盤之法又將廣閩各項貨物逐一
估定規則立嚴盤掣抽分助餉

解額 兩橋稅銀每歲大約三萬有奇在稅監未到之前以十分為率監
稅八分解部二分留餉糧稅五分解部五分留餉解部總以二萬留餉總
以萬餘計此其常也舊例五年一解如部有急咨取或三四年一解其解
五六七八萬不等總視每年收數為盈縮自謝部御史立月比之法隱漏
漸少故解部與餉用外尚有餘積可備地方緩急萬曆二十七年稅監至
增收上水貨稅約近五千兩又於下水原稅內加增近一萬兩每歲共約
新舊稅銀近五萬兩以三萬八千五百兩解稅監轉解餘則存留備餉每
年定夏冬二解數儘監額軍餉自是不繼動及舊存以致庫藏無二年之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十三冊

江西

六十二

積殊可寒心萬曆四十二年六月奉 旨減免新增稅七千兩而起解餉
三萬有奇今幸稅監盡撤上下水加增稅悉蠲商賈通行公私庶有濟乎
嘉靖二十一年秋安遠黃鄉保新民葉廷春特聚生變人情惻然其備副
使薛公甲計擒之并其二子伏法眾遂定黃鄉離安遠縣治三百餘里與
廣東平遠和平龍川等處接壤中有大帽山綿亘數百餘里人跡罕到大
盜窟穴其間最後有葉芳者自程鄉入併諸賊有衆七千分為七哨自號
滿總先任巡撫固公南招撫之王公守仁嘗用以平桶岡頭及宸濠然
蟠橫不受約束芳死其兄廷春代領其衆肆暴尤甚至逼旁近居民寬從
者百七十八人東新舊督撫交代之際將為亂幸薛公先計擒之還葉金為
千長撫定其衆新督府廣公守愚至議於地名田背築城添設巡司
併移安遠提備之兵駐劄其地與弓兵相兼防守又議會昌長沙營增築

牆垣蓋造營房分原守千人為三班一班防守二班留衛以省行糧又遷
羊角水堡築城三百餘丈中建公館營房以便官軍居民護守議上悉從
之 嘉靖三十年冬和平岑岡賊李文彪稱亂都御史張公恒督兵討之
高砂千長陳貴爵與賊通漏師賊襲執指揮金爵為質狀招不許大兵既
集賊出戰貴爵為外應我兵北賊遂圍擁漳州府通判謝承志南安府推
官沈沂贊畫即應魁入營求招乃遣指揮謝勣往諭賊黨李于文謀以貌
似文彪者殺之亟其首并還被擄官諸軍門請降遂撤兵後偵知其偽再
遣勦入巢功責賊將于文械送轅門伏誅併殺陳貴爵而文彪竟得逃
死 三十六年三月龍南賊賴清規據下歷保以叛近保被脅者皆從之
清規本平民素有機知嘗從征三利有功後充本縣老人善為人解紛息
閭閻官常委用之偶以族人獄事干連法應配時一即倖署縣事墨甚聞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十三冊

江西

六十三

清規家頗饒素賄入不敷其意再四逼迫之無奈逃匿而倖踪跡之益
急因而聚眾拒捕逮反龍南之橫江信豐之員魚遵安遠之大小石伯洪
俱為所陷合岑岡賊李文彪高砂賊謝允攬號三巢而清規為其嚆嚆十
年殺人以千萬計 四十年饒平賊張璉故為斗鷹侵欺桂法遂以失計
良家子梅乳閣廣諸巢賊附之夏五月流入興國自龍砂出果口萬安及
泰和殺汪副使一中執王恭議應時勢益猖獗連遇永綽鄉長信里溫股
等處焚劫一空新督撫陸公穩遣安遠令石廉領黃鄉葉槐等兵禦之擒
斬數十人賊敗走出境 四十一年奉 詔會師二十萬分為七哨大剿
張璉兩廣兵駐潮州福建兵駐漳州江西兵駐建昌贛兵駐汀州監軍御
史段公顏言駐節贛城紀驗功級時督撫陸公穩總江浙勁兵六萬屬俞
恭將大猷將之連出攻漳州諸帥表虛擣其巢璉並回自保於是大猷計

誘賊黨郭玉鏡等實捷以獻兩廣以饒固其地不肯手虞哨聲煙去遠既擒諸巢賊與無固志或撫或勸悉就平定乃班師 四十五年都御史吳公百朋親督奉特祭女關等官兵進剿下壓傷其巢賊首賴清現伏誅先是吳公疏請討賊奉 詔起期進兵而即守王公衆力王招撫則請騎入下壓吳公伴許之清規急欲緩兵聞府主來撫率眾傾額待命且開道護送出境吳公乘賊懈亟移鎮信豐檄兵備泰政李公佑督諸路兵而萬三千有奇于六月初二日分哨進攻初三日長沙營把總暴以首破楊梅牌賊右臂兵逼大巢賊出戰皆失利我兵遂奪神仙嶺險隘賊懼退保龍嶺坑同知李多作督黃卿兵衝擊俘斬甚多賊猶據寨頂固守縱火四面焚之賊持樟木嶺各路兵奮力夾攻賊度不能支復奔入羊石鑊鉞二寨清現率親信五六百人踞銅鼓嶺為龍川地首懷智高所據為害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三冊 江南

六十四

穴者汝湖運動率六千人從間道圍三寨而自以兵毀後又架天車為仰攻計坐營王如雲冒矢石先登七月初四日破鏡鼓寨初六日破銅鼓嶺清現計窮謀夜走頭盧高為隘兵所扼反走固苦竹嶺茂林中副總孔宗周偵知之領兵搜獲清現自後其屍髮長七尺下壓平高砂謝允樟悔罪自縛詣軍門獻地乞招願為編戶乃即其地建定南縣是役也督兩吳公王之兵使李公佐之而會險推堅決策制勝則蔡恭特汝蘭之功為最云 萬曆三年都御史江公一麟知府葉公夢龍計議黃卿保賊首葉指等為其巢穴黃卿寇盤據有年流毒地方葉公故惠州人檢知其害意欲圖之而未有間三年四月內會其保民劉載永嚴順民等請增設縣治公與江公謀曰是其聚可弭也宜先招集其各保子弟來即城就塾師讀書習禮已而果有四五十人來即指亦遣其子六人至然心實急念載

永軍所為警視之七保人從此亦與之構怨稍：瓦鮮葉公乃密致載永順民及尹明遂溫時選等數人于即齊與同寢食蓋伐謀伐交日夕計畫甚秘又遣梁正環陳俊賴琪等陰執招降旗數十免死票三千又懸賞格令之伺便行事散其黨與而署既定已償得其肉潰狀九月乃發兵二十日分道入正環等暨立降旗分散免死票衆各星散無與官兵敵者指勢派走匿賴舍廟兵圍之火其廟指遂焚此事平奏立長寧縣論曰余次營建志蓋深有感於今昔之故云 祖宗時自城垣廨署下及舟梁器具一切繕治咸極堅緻精良久而母壞其後所費浮濫額乃確獨煥厥曾不能當其十一報竣未幾旋即圯敗藏：耗費官帑無已時並工拙之相懸哉非然也 祖宗時法令肅恭上下無敢隕越有所興作董視唯謹財力相履不使費緣奸利得滑其間非堅緻精良曷以道責乎近世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三冊 江南

六十五

士大夫務為宏遠心厭薄米鹽瑣碎興作不甚嘗省臺之從史冗員受成而已物料工作百不如前而旁侵私割沿為故常即有覺察又虞重拂人情小：補葺調停以幸無過誰為執其咎者有虛費而無實用賦此故也往見留都嚴奉城云廢縣官錢若尾閭萬曆戊戌溫陵李相國為南少宰攝工曹議修外羅城一百三十里則併力而先事一隅須乘果堅壁乃漸及四隅今罷役且二十年無再築者歲：省水衡萬餘金公私賴之然則粥亮之業蓋自克勤小物始也夫

張弼均利記曰梅嶺道路乃南雄南安兩府共給其役共享其利者故驛驢載少壯擔負皆於中途博換蓋因民情土俗以為定例自前代已然而洪武初亦因之而設小嶺中站遞送官物公私皆習而安之無所爭也自景泰初因軍餉而以南贛皆為廣東行鹽地方則南雄之貨過嶺者益多駭擔可得厚利南雄之民始創南貨過北者直至南安城下北貨過南者直至南雄城下之議其議似公未悉委曲故官無確斷民起私爭殺傷狼藉文移旁午商旅不通兩府交病凡二十年間屢斷屢爭卒無寧歲蓋由未盡委曲不知中途博換之故斷不可易也其故何哉蓋北貨過南者悉皆金帛輕細之物南貨過北者悉皆鹽鐵糴重之類過南者月無百駄過北者日有數千過

北之貨偏多則南雄獨擅其利矣南雄擅其利而應夫役之常固宜南安既失其利而夫役之常則不可辭無利有害將何以堪此民之所以必爭雖嚴刑重罰而不能禁也自古中途博換而不可暫易者其中委曲乃如此不明乎此所以久而未定躬自成化戊戌之夏到任軍民男婦哭訴者日數百徐閱成案既爭而斷既斷復爭由當時文移詳得其肯綮致是紛也遂據父老之辭明利害之要者達諸江西廣東藩臬與巡歷鎮守諸處檄至中站會南雄知府貴溪江公璞合兩府軍民父老訪議定中途博換法分爭始息

虎置柯陳說

郭道卿

湖廣武昌之與國興咸寧及江西九江瑞昌寧州武寧為隣而飛龍山最險惟有一路可入柯氏世據其巔本僑漢酋長之裔也柯凡三族共數千人而陳氏亦巨族助產聚黨為逆逃主分其羣于長江潤庭都陽閭行劫各郡縣二藩如山有司莫之誰何因循互閱恐激之而叛某邑先以延歲日耳數武昌捕之則以瑞昌為窟九江捕之則以興國為窟當承平之世各藩之界而乃容此惡類以爲大盜首乎然其符不能檢者四五十餘年職憲設問而致柯彰風極風于微因違官去其餘黨為多未捕督謂焉安姑且置之職嘗守汀聞正統間寧化縣陳正景者武斷其鄉江西建昌御貨元依之初為防甲長後坑田汪某因匪捕糾亂而沙尤之寇奮起至陷為城殺大俘及方面有司皆朝建侯伯領軍軍死之乃詳由于獲之不早也今柯

黨瑞昌之族其田產于興國而不敵取其賦稅有司雖高由處焉其田為瑞昌里而令其輪佃乃族志難自和而不後賊聚閭閻劫治閭閻聚落聚閭閻者城南門外有車家如柯者入質聚泰如滿之沒其產獲其地著其本泉題曰車家絕地以示戒後之因犯新首以此為臺樹閭人頌之考其遺風而保善類潮于孫雲程輩蓋皆其除惡安善之報也今泰必覆勦則洩而逃或聚而叛此固不可客除者若必如湖之滅其黨或乘舟從周治之義但德其志難安知其不為正景茂之者乎今宜錄其微而論餘党毋恃負固今輸賦稅或割其數里一歸之瑞昌專責其守令勿使而落互避或將瑞昌武寧與國咸寧而割為一縣即然不可至于其邊中或設兵或設守或司或守勇九江通或守屬武昌道而專管撫捕事寧依舊分轄則二藩大害以除可無他日憂矣

廣德縣志序 設使 古者列國皆有史官記時事今府縣有志是微之贛州
有古廣州也有府志矣復志度量何也御史大夫治之所司也 在贛而所
轄之屬則在於江湖閩廣之交為府八為州一為縣六十四為衛七為所二十
八非贛志之所能該也故別為志云蓋之建自弘治乙卯迄于嘉靖甲寅已六
十年凡 錫命之隆征討之績撫綏之善開諭訓迪之詞前志或有有所遺
近事多未之載此續志之所以不能已也爰命教諭陳傑訓導汪人倫等徵諸
文獻信諸故蹟輯而續之而立例而脩詞予固不能辭也

贛州府 贛縣之東路通寧都有文雅一隘而通南康有黃土嶺一隘而通信
豐北通萬安有婆一隘一軍都縣之東路通石城有東龍田一隘而通興
國有青塘一隘而通寧都瑞會前有排雲白虎長勝下河四隘北通廣昌有秀嶺
一隘一利順流賊於正德五年臨縣劫掠二次又本縣東山與老賊李楚等
潛伏鐵馬寨等處立號分撥劫掠富遠嘉靖三十一年知縣潘翔典史梁富春

天下郡國利病書

六十八

贛縣縣志 贛縣之東路通寧都有文雅一隘而通南康有黃土嶺一隘而通信
豐北通萬安有婆一隘一軍都縣之東路通石城有東龍田一隘而通興
國有青塘一隘而通寧都瑞會前有排雲白虎長勝下河四隘北通廣昌有秀嶺
一隘一利順流賊於正德五年臨縣劫掠二次又本縣東山與老賊李楚等
潛伏鐵馬寨等處立號分撥劫掠富遠嘉靖三十一年知縣潘翔典史梁富春
贛縣縣志 贛縣之東路通寧都有文雅一隘而通南康有黃土嶺一隘而通信
豐北通萬安有婆一隘一軍都縣之東路通石城有東龍田一隘而通興
國有青塘一隘而通寧都瑞會前有排雲白虎長勝下河四隘北通廣昌有秀嶺
一隘一利順流賊於正德五年臨縣劫掠二次又本縣東山與老賊李楚等
潛伏鐵馬寨等處立號分撥劫掠富遠嘉靖三十一年知縣潘翔典史梁富春

門新首影示 石城縣之東路通寧都有姑嶺一隘而通寧都有鐵樹一隘南
通瑞會前有藍田秋溪二隘北通廣昌有聲岡嶺口南嶺三隘 一本縣站領界
連寧化前後二十里許並無人煙客商往來多被掠奪嘉靖二十八年奉 軍
門起遣營分兵把守 信豐縣之東路通會昌安遠有石口楊鶴二隘而通
大庾保昌有九里竹蒿二隘而通龍南有皮頭半岡楊梅三隘北通贛縣南康

一本縣石竹地險山固舊為盜賊立永全等巢穴今已體撫安靖 贛縣
之東路通會昌有黃竹湖藤嶺屬洋坪十二排四隘而通龍南有長布上保二
隘而通興寧和平程鄉有老虎劉華都司三隘北通會昌有紫坑礮一隘 一
本縣廣德所前黃柳田背城望官軍分屯把守 一本縣大帽山去治所二百
餘里許界連閩廣遠僻為賊首張番壇等據住正德辛未年苗蠻糾集廣前
懸絕峰掛坑險黃沙大劉富賊黨謝得珠等大峰障覓濟五子石十二年香爐
嶂鷓鴣南車山筆園子嚴賊黨黃錦等丹竹樓溪地盤據黃竹初項山寒地既

天下郡國利病書

六十九

贛縣縣志 贛縣之東路通寧都有姑嶺一隘而通寧都有鐵樹一隘南
通瑞會前有藍田秋溪二隘北通廣昌有聲岡嶺口南嶺三隘 一本縣站領界
連寧化前後二十里許並無人煙客商往來多被掠奪嘉靖二十八年奉 軍
門起遣營分兵把守 信豐縣之東路通會昌安遠有石口楊鶴二隘而通
大庾保昌有九里竹蒿二隘而通龍南有皮頭半岡楊梅三隘北通贛縣南康
一本縣石竹地險山固舊為盜賊立永全等巢穴今已體撫安靖 贛縣
之東路通會昌有黃竹湖藤嶺屬洋坪十二排四隘而通龍南有長布上保二
隘而通興寧和平程鄉有老虎劉華都司三隘北通會昌有紫坑礮一隘 一
本縣廣德所前黃柳田背城望官軍分屯把守 一本縣大帽山去治所二百
餘里許界連閩廣遠僻為賊首張番壇等據住正德辛未年苗蠻糾集廣前
懸絕峰掛坑險黃沙大劉富賊黨謝得珠等大峰障覓濟五子石十二年香爐
嶂鷓鴣南車山筆園子嚴賊黨黃錦等丹竹樓溪地盤據黃竹初項山寒地既

漢等集今列入卷數 一奉賊李文彪等嘉靖三十一年流通本縣李江等
處縣標御史張公去本縣主簿關安同官軍殺退 南康縣之東路通馬安
賴州有潭口隘東西通大庾崇義有井竹西望麻料道塘四里南通信豐縣
有龍岡牛牯二堡北通龍泉上猶有塘江城崇義文塔崇義沙洲油槽河田
石塘李姑十里 一奉賊謝志山等正德十三年流住本縣歸湖結黨作亂都
御史王公奏請討平其黨湖等集今列入卷數 上猶縣之東路通崇義有
漢竹南北村二隘西通崇義有賴塘三門麻陽三隘南通信豐有石龍一隘北
通龍泉往東有烟口正德平當盧王天雷五隘 一奉賊謝志山等正德十二
年本縣傳水客茶桶岡長坑坑合黨高武劫殺民財都御史王公奏請討平其
黨等處劫殺人財都御史張 委本縣主簿林桂同官軍拒賊得捷退前
縣縣標為橫水桶岡之地都御史王公年定復立縣東通上猶西通桂陽有長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三冊 江西

七十一

流：決古尋撫都關田五隘南通大庾有蛇頭小坑二隘北通龍泉桂東有上
保嚴湖石王三隘 一本縣關田麻都等處被李文彪等流劫住劉知縣王廷
輝典史吳佑院兵殺退招撫回案
南雄府 保昌縣之東路通信豐有平田坳不替石南三隘西通始興有百
順側一隘南通龍南有冬水一隘北通大庾有紅梅百步半頭三隘 一本縣
中站被李文彪等起來走劉中奉軍門守巡衙門會議建立城池撥官軍於營
房把守 始興縣之東路通信豐有沙田花腰石柱丫山猪子峽涼口五隘西
通曲江有楊子坑一隘南通翁源有河漢廟一隘北通保昌有上堂黃塘二隘
一本縣總寨被李文彪等流劫古住同知包耀殺退
韶州府 曲江縣之東路通始興有古羊總舖水坪小坑四隘西通乳源有林
楊白茫黃公嶺三隘南通翁源有白沙一隘北通仁化有上道一隘 一本縣
出差烈漢蔡漢堂等處界連樂昌舊縣賊巢穴申奉上司任勒平靖 一本

錄河而破大小羅山堡賊由黃公領趙林橋突入住劉刻故官軍追捕奔逃
與南雄之東路通翁源有沙口三板灘二營西通陽山清遠有流寨黃前二營
南通清遠有蚊石石大廟二營北通曲江乳源有麻步大塘燕石虎尾金早魚
梁丹竹連七營 一本縣縣標黃村城坑坑將軍破竹坑奇塘觀音大坪等處
界連清遠陽山多係強盜巢穴不下百數今以知縣謹廷詔招安率靖 仁化
縣之東路通保昌有臥門凹一隘西通樂昌有七里赤石二隘南通曲江北
通桂陽有城口一隘 乳源縣之東路通曲江西通陽山有黃金洞一隘南通
英德有月坪高車嶺沙嶺脚三隘北通宜章樂昌有破蔑均大布黃公嶺平隘
頭四隘 一本縣小水山被奉人葉周胡團等通引賊首鄧仲王等於正德年
間刻據柳桂地方申奉撫按衙門遣通判王政督率官軍討平 翁源縣之東
路通河源有甲子嶺水嶺惠華坪三隘西通英德有江鎮一隘南通英德有
佛子凹一隘北通龍南始興有桂山丫大平遠南北嶺東桃嶺銀場五隘 一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三冊 江西

七十二

本縣黃洞為賊首劉楊保等巢穴申奉撫按衙門調兵討平 樂昌縣之東
路通仁化有烟輝坪一隘西通乳源有塘口村一隘南通乳源北通宜章有象
牙山一隘 一本縣象牙山老虎峒山米岐嶺坪坪石峒涼口峒等處舊為
賊首高世馬繁宿全等賊巢穴全等巢穴正德十二年王兵備奏請調取各省
官兵剿平
潮州府 海陽縣之東路通饒平西南通揭陽北通大埔南通潮陽縣之東
路通大海西通清海揭陽南通惠來北通有城 揭陽縣之東路通海陽西通
長樂南通潮陽北通海陽 一蓬州守禦所在饒江有石磴飛泉七成徑陸內
官頃等處開隘 揭陽縣之東路通大埔西南通饒平北通武平 饒平縣之
東路通詔安西通府城南通海豐北通和平 潮陽縣之東路通潮陽有箭竹
凹一隘西通海豐有大林一隘南通大海有大門前一隘北通揭陽有虎頭沙
一隘 大埔縣之東路通永定西通府城南通饒平北通程鄉 一本縣原係

饒平清遠二都地方內有小靖有牛坪墟坑等處界連上杭舊為盜賊踞相傳大滿巢穴討平都御史蕭泰靖立大埔縣一有牛坪新民劉金等結夥阮公仁為盜流劫龍巖連城地方嘉靖三十二年軍門遣官領兵擒賊阮公仁等斬首劉金劉全獲報一嘉靖三十三年倭寇掠大寧尾等船乘風從漳州外洋突來潮州柘林等處地方打劫指揮黑孟陽進兵禦戰擒斬徐碧溪方四溪首從若干人

惠州府 歸善縣之東路通海豐西通東莞南通大海北通博羅一本縣南去大海界為洲及記心洋二處舊為海寇巢穴今皆安靖海豐縣之東路通惠來西通歸善南通大海北通長樂博羅縣之東路通歸善西通東莞南通歸善北通增城河源縣之東路通龍川西通龍門南通博羅北通龍

一本縣岑岡去治所三十里許北通龍南上下歷及安遠黃陂保等處舊為招撫賊首李繼巢穴嘉靖三十一年賊子李文彪作亂流劫各府縣地方都御史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三冊 江西

七十一

張公道官軍傷其巢穴分兵追捕至崇義德下今指揮謝勳招回見今安靖興寧縣之東路通程鄉有連心一隘西通長樂有筠竹嶺一隘南通長樂有水口一隘北通安遠有龍歸羅岡二隘一隔善海豐長樂河源龍川界上條頭大山等處積年賊首楊立等聚眾作寨四出劫掠嘉靖三十三年荷東金事元瑛擒獲首從若干人申呈軍門奏請定罪

汀州府 長汀縣之東路通寧化有桃陽洞一隘西通瑞金有古城龍山黃峰嶺九嶺四隘南通上杭武平連城有佛子長橋分水四三隘北通石城有鎮平寨一隘一本縣鷓鴣龍山黃峰嶺文橋等處界連上杭武平瑞金諸邑其間崇岡糾結舊為盜賊巢穴今已蕩平上杭縣之東路通龍巖有虎岡麓堂上南坪三隘西通武平有葫蘆岡與大同荷樹岡賴溪口四隘南通大埔有軍營前新長嶺郭公樓銀子均銀水塘水溪口寒陵七隘北通長汀有羊蹄嶺桃排彩眉板登樓嶺五隘一本縣上南坪界連龍巖軍營前界屬境內舊為寇盜

巢穴今已征討而舊用賢之後舊用貴益心復明聚眾劫掠嘉靖三十二年都御史談公嚴令防截隨有巢內劉鳳爵將用貴生儒來降斬首示眾嚴辦等撫安鄉化靖之東路通清流有金錢隔一隘西通石城南通長汀連城有木馬竹嵩嶺二隘北通建寧有石溪紫雲巖塘車橋四隘一本縣整頭界連石城前後二十里許並無人煙往來客商多遭殘害嘉靖二十七年同知勞偉經通其地申奉都御史議建營房十間令華化石城分兵把守後華化裁免至今地方安靖歸化縣之東路通將樂及沙縣有下坊沙溪二隘西通清流有三溪寨水口五通坊三隘南通永安北通寧化有嚴前胡坊鐵嶺三隘連城縣之東路通永安有秋家風橫山二隘西通長汀有新泉一隘南通上杭龍巖有白南朗村豐頭廖天山四隘北通長汀有石固城烏石二隘清流縣之東路通歸化有鐵石虎山二隘西通寧化南通長汀連城永安北通寧化有金錢隔一隘永定縣之東路通南靖龍巖有西坪水槽樺溪湖雷吳坑五隘西通上杭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三冊 江西

七十二

有指灘鼓樓同錦豐靈黃師凹黃沙港五隘南通大埔南靖有前竹凹新村危子坪月流岐嶺苦竹六隘北通上杭有虎崗黃沙潭長流險石四隘武平縣之東路通上杭有金鷄嶺樓嶺二隘西通安遠有鄭家坪塘龍岡二隘南通程鄉有礮石鉢孟水口三隘北通長汀有湖界牛軛嶺頭三隘一本縣境內嚴前象同鄭家坪塘龍岡鉢孟水口與大帽山掛坑樟巖峰諸賊巢俱相隣近先是張苗糧李四仔何積玉謝得珠等聚眾作亂正德辛未年都御史周公討平

漳州府 龍溪縣之東路通同安有柳營江龍嶺二隘西通南靖漳平有大深一隘南通漳浦有福河一隘北通長泰有華封大寨涵口苦竹汰口良村六隘一本縣八九都月港本名月泉距漳城四十里逼近海濱俗習賭博喜好事關後該安邊館于茲諸島夷舟舶所繫泊處也長泰縣之東路通同安有白桐一隘西通龍溪有鷓鴣一隘南通龍溪北通安溪有磨鎗上寧林口三隘

一本縣朝天嶺高山險阻去治城三十里鶴鵲林口等處舊為盜賊巢穴今官討平 潯陽縣之東路通安溪有石碓石門華口南坑村卓安頭五隘西通龍巖有三峰朝天嶺二隘南通南靖有雲洞香樹嶺下馬坑三隘北通大田有禾頭白泉長塔三隘 龍巖縣之東路通漳平有倒嶺一隘西通上杭永定有水槽東坑蕭坑黃坑四隘南通永定有綠嶺一隘北通大田有寨門山嶺狗骨嶺二隘 一本縣深山巨壑去處懸崖係番苗雜居時或乘隙嘯聚劫掠惟綠嶺隘界連永定舊為盜賊出沒要路嘉靖三十二年流賊突來烏泥隔等處作亂知縣湯相統兵殺退 南靖縣之東路通龍巖有寶潭一隘西通永定南通漳浦有深溪三角楓林三隘北通漳平有深溪涼路員沙河溪貓子峰查嶺來妻關七隘 一本縣寨嶺界連龍巖舊為盜賊出沒要路嘉靖 年申奉都御史 守巡衙門會議行縣將寨嶺設立隘所防禦 平和縣之東路通南靖有盧溪東園二隘西通饒平大埔有象湖山朱公舍二隘南通漳浦南靖有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三冊 江西

七十四

半地三角連二隘北通永定有赤棟高礮礮二隘 一本縣盧溪寨湖等處舊為南靖縣地界連汀潮連溪盜賊屠師富李子欽等據以弄兵正德丁丑年都御史王公討平諸立縣治 南靖縣之東路通大海西通詔安南通大海北通龍溪 一本縣二十三都洪武年間立鎮海衛東北為洛溪水寨西南至詔安及廣東大城所界枕山面海維峙一方外布玄鍾銅山陸豐三所安集及陸豐奉山陳平古樓山泊浦洪坑大灣燈火山東山洋林益倉黃崎嶺山埕東灣洪溪南山十七煙墩哨船二十隻官軍分守 詔安縣之東路通漳浦有深田一隘西通饒平有紅花一隘南通大海北通平和有九上落一隘 一本縣二三四五都舊為漳浦縣地富閭閻之文山海之會盜賊出沒不靖嘉靖九年都御史周公請討南詔等里立名詔安縣 郴州 郴州之東路通興寧有西塘洞一隘西通桂陽州有長塘舖一隘南通宜章有指嶺一隘北通永興有白芒一隘 宜章縣之東路通桂陽樂昌乳源

連州有里田柏華新車黃竹塘四營西通臨武有黃沙一堡南通乳源有芭羅東源鳳頭大極 於山門高山山口南源九營北通郴州有樟橋一營 一本縣華山峭壁為匪賊王福安李橋等巢穴正德十三年招撫向化 桂陽縣之東路通龍巖上嶺有益將一隘西通宜章有瑞龍溪一隘南通仁化有山口一隘北通桂東興寧有何家山一隘 一本縣熱水及萊水嶺老虎大人延壽城溪峒東坑嶺嶺寨等處舊為賊首黃錦蘭劉伏興等巢穴正德十三年招撫向化 興寧縣之東路通龍巖有新坑一堡西通永興南通桂陽北通郴州桂東縣之東路通上嶺有米口一堡西通興寧南通桂陽北通崇義有煙竹一堡 永興縣之東路通如縣西南北俱通郴州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三冊 江西

七十五

嘉靖二年龍南稅折極享有稅始於南安知府張爾泰設一助該縣大馬之費一為督府軍餉之需後因南贛用兵議移折極之稅於龍南尾南北貨物一併抽稅正德十六年奉旨停奉而折極專照舊抽然每年稅入止有二百餘兩助公不多後民實甚乃奏請停奉六年三利新民曾惟德王尚琦等糾集龍南縣民譚崇尚李正建反於龍南太平保等處皆無石副都御史潘希曾命贛州府通判董鳴鳳指揮劉鍾由龍南進惠州府推官李喬木指揮周輝由和平進南雄府推官趙珩領始與等縣官兵策應以討之二月壬戌江西兵與賊戰於太平保失利復命同知伍佐指揮姚璽統轄兵繼之又檄都指揮吳山督江西兵陳登督廣東兵協力進剿三月壬辰戰於龍南太平保擒斬賊首曾惟德等甲申戰於中洲擒斬賊首兒吹角等丙戌廣東兵追賊至九連山前奪回被虜官員董鳴鳳等擒斬賊首從八百六十八名類奏捷奉勅褒賞十五年督撫石副都御史王浚陳時政四事其一控制要害以固地方竊見大庾一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三冊

江西

五十六

方下接福建和平上通汀南貴竹寨又與海陽之豐政程卿之萬安都去大埔有二日之程實隘口要害之處盜賊出沒之區請於此添設一巡關司以控禦盜賊再照三河巡關司近大埔三河河口不過盤詰奸細而已切見東去地名烏槎而大產村又有分水一河由梅子潭出至烏槎盜賊出沒必由此過渡商船多被劫掠合將三河方兵原額五十名加添三十名一以盤詰三河一以防守烏槎如此則大產控其喉烏槎扼其尾而盜賊自不敢犯又議南贛東臨吉五府得行廣益乃而廣南贛二督府前後奏請以濟軍餉也正德十四年常議罷矣而都御史潘希曾奏請復之數年以來積稅二十六萬解送戶部大工木料之用今若一切議罷則府庫虛竭倘有警急何以取用合將東臨二府復行進贛南贛吉三府許行廣益其抽稅以十分為率如過地方無事量留二分以預備不虞八分起解以為各邊軍儲之用十七年立大產巡關司十八年流賊入寇瑞金知縣王欽率兵擒之十九年流賊入寇瑞金知縣王欽

擊復之二十年程卿賊首王五蔡子頭等聚眾劫掠鄉保安遠縣告急乃命贛州衛指揮斯和爵主簿蔡思賢等領民兵擊捕與賊遇於白土賊伏兵四出殊死出禦官兵敗績斯和爵蔡思賢等遂死之二十一年葉廷春者潘總葉芳之兄也芳死是春代領其眾劫掠鄉保逼龍南居民縣官懼其為變副使薛甲委官校葉檣斬葉芳并其子葉桂葉材殺之乃授葉金為千長俾統其眾白土之敗官兵破散都御史李顯以聞欽命守巡官以下俱戴罪擒賊雖賊首魁蔡子頭黃濟孫等而其餘黨潛匿出沒未能盡掃二十一年督撫左僉都御史虞守愚設計懸賞格獲賊蔡子昌王汝榮鄭昌友等三十九名殘寇悉平二十二年大埔流賊謝相等寇永定與史莫往戰死夏四月大埔典史鄧世貴剿平之捕上杭盜王五等會昌盜葉珊龍南盜陳英蕭拱等各獲衆數百先後並發出洋劫掠居民其謀害者無慮數十家府縣以警急報自庫庫中力廉督各連章率所司多方緝捕由是永定縣民其于葉王等皆獲獲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三冊

江西

五十七

首從賊王五等四十餘人而上杭之葉王等郡縣官兵捕獲葉珊等二十餘名而會昌之葉王龍南縣官共獲陳英等悉平之城利南水坑峯云據按羊南水者接壤廣東之惠潮福建之汀漳諸寨峒賊欲過江西必從此入從此而西則經長沙營以犯南贛從此而北則經會昌以犯吉撫諸郡賊皆藉此往來所必由也先年置堡瞭望之會昌千戶所亦專為江西而設緣置堡之初主於防遠未暇慮及民居其地有居民千家悉置堡外堡中無居民止有募軍五十人每賊一至僅足閉門自守居民咸逃避山谷賊肆行劫掠飽其欲而後已諸郡縣令保堡旁居民周其試等赴江泣訴自咸化年間至今賊賊焚劫七十二次舊民存者今止三分之一目今道察領出為朝廷更築堡城以蔽民居庶幾室家有託有事願為盡力保守且思惟古之作事者因民則易成有備則無患今利害如此而民又樂為之事無便於此者况民居休養則顧家之念重因而用之皆勝兵也卒有小倭自可捕獲萬一有大寇數十屯駐其中

上之可以相度機宜得其果穴下之可以聯絡聲勢遇其奔衝賊欲入則狼顧
恐言之議其後欲據人無以資上其伐謀其此之謂乎 詔可遂城之 城則
劍設巡簡司既署云臣所管轄地方俱係江湖間廣遠界去處高山大谷接嶺
連峯昔人號為盜區然其最劇莫如黃鄉新民其地屬贛之安遠名雖一鄉實
比大縣中間大開一山環遶三百餘里正德年間已前大盜如李四子張時旺
張仕錦何積玉朱貴強等恃險為巢其中因而掠掠居民攻陷城邑害
及四省最後有葉芳者自廣東程鄉入井諸賊而有之有聚七十分為七哨自
號為總官滿有其眾也先任巡撫鄒御史周南度未易破因而招撫至於鄒御
史王守仁用以平桶崗平利頭平辰清之變雖多賴其功然驕橫頗甚不定的約
束其後而廣提督鄒御史姚鏤奉 命征岑擒調至中途一嘯而散葉芳故後
其兄葉廷春代領其眾比年以來肆暴尤甚臣未至前三月旁近居民被其逼
竄縣城者百七十餘人縣官惶惶朝夕防其為變幸該道官委官校葉楷新渠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三冊

江西

七十八

魁并其子葉桂葉材及捕獲葉興呈解軍門正諸典刑遂葉金為千長撫定其
聚臣至之日又遣其子入學以安其心各民始知向背去年賊首曾守華擁眾
三百餘人出而搶掠與葉金爭為千長各民因而誅之頭目人等并葉芳子葉
杓捕諸黨與併自緝解縣到臣 面諭以 朝廷德威各民且喜且懼咸願修
築城寨設官自衛以保地方為之保障臣度事理可行時訪諸知事者咸云
葉興有三利險有軍兵則昔年強使之徒有所畏懼而不敢為惡一利也留
此一匪人必為江西門戶則惠潮諸盜不敢深入二利也各賊所畏懼者黃鄉
土兵在外有官兵其妻于既無內顧之憂且不敢生事三利也又云易失者
時難東者俄往年諸賊迭相盤據而官軍不能制者積未至也今日不煩一卒
而各賊以次投首各民自願更化者機已至也夫今不為永永圖卒有奸人復踵
故習并葉金之眾而有之雖動與大眾編伍歲時未易制也况各新民已有葉
產妻于不比往年流劫無定如遂為之謀巡簡司葉楷葉楷提議以耳其要而

又立小營以化其俗誠圖大於細計之得者也臣又再訪地方人等所言亦各
相同當委瑞金縣知縣趙熱贛州衛千戶楊忠曾帥各民前去相度地名田背
者為各賊出入咽喉之地先與華砌牆圍蓋蓋屋即欲運葉金入居其中地
方已定人心已安如蒙 皇上俯從臣言乞 勅下該部添設巡簡一員鑄印
選官仍客臣移安遠提備之兵駐紮其地與千戶兵相兼防守并 賜與司名堡
額以為永圖則彈壓有要而贛州以南可得精兵數千萬一有事因而用之權
草破竹之勢也疏入 明旨允下遂城之 營則沙連巡簡司居之疏卷云臣
謹按贛之長沙營設於成化十九年先因會昌賊朱昭綱反叛 朝廷命總兵
官率兵討平之始即其地立營添設守備官一員統兵千人駐紮其地每歲奏
報率以為常其地介安遠會昌二縣之間密通贛之黃鄉閩廣之東洞皆寨溪
南等諸寨洞賊欲犯南贛必從此入當時奏其未為無意祇緣未嘗奏有城壁
守備官陞還不常兼之已後賊勢猖獗孤軍無所憑藉守備官寄居會昌城中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三冊

江西

七十九

各軍散寄民居遂致頗圯不修至今空有隄備之名而無防禦之實臣到任之
日訪知其故即行該道轉行守備指揮金恩會昌千戶石璧相度地宜
修復故壘仍添砌牆垣一百五十餘丈蓋營添設衛門還守備官入居其中目
今軍有憑藉可永守矣臣又思茲地頗險旁有山巨長數十里一人守之可使
千人不過目前仰賴 皇上德威地方頗為無事以茲險地少置兵亦足備禦
今屯兵千人歲費行糧五千四百石似為太冗但係 制額素恐萬一地方有
事未敢輕減臣量為處置將千人分為三班歲輪一班防守二班留衛所差撥
有事則三班齊發應變萬額不失歲可省糧三千六百石以十年計之可省三
萬六千石儲積以待亦足以備不測之患再照營之東有河口巡司一所設於
營未立之前衛門又廢巡簡衛民屋以居止有弓兵三十人不足為地方之輕
重臣欲遷入堡中與軍兵相兼防守則官有歸着氣勢亦增似為兩便臣前具
題乞隨宜遷改衛門即此意也如蒙 勅下該部詳議施行則糧餉不廢而軍

兵亦足地方之保障益固矣既入 詔旨悉從其議遂營之 二十三年義民
賴榮祖擒賊首朱順子及斬其弟榮昌榮德 大埔賊首黃慶頭上杭溪南賊
首黃得旺等遂結寇標義民賴榮祖擊獲之 流賊入歸化知縣陳防率兵與
戰擒之 二十四年溪南盜張文政伏誅其黨劉全殺其妻以降 立八面山
營寨 二十五年漳賊曹榮權等為亂知府顏四科督兵剿平之 二十六年
覆鼎山盜起先是蔣鐵雷士賢雷是貴湯信四等一皆係流民占窟大坂
地方各負武勇因天旱乏食聚徒百餘奔入覆鼎山中假稱都總將軍名號劫
掠鄉堡事聞督撫右副都御史朱統命都指揮僉事俞大猷領漳州之兵指揮
陶以居領泉州之兵兩路夾攻七月十七日直抵安溪龍溪二縣交界覆鼎山
下立營各賊驚潰將賊巢盡燒隨擒得首從賊湯信四等二十九名平之 懸
絕峰盜寇武平千長鍾仁鳳擊獲之 二十七年督撫右副都御史龔輝遣兵
勦白葉洞賊陳榮玉劉文養等平之 勦永定縣苦竹大山賊蕭鐵古等平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十 江西 八十

疏地方三事一設堡鎮以掩險要臣聞禦賊之計防守為先防守之謀得地
為要蓋白葉坂之地後有覆鼎大珍小珍前有露林白巖石有荒田大坂尤龍
左有佛耳諸山俱各群峰神天深林蔽日其為盜賊之所踞據者勢使之然也
其盜賊入寇之路西則由新坑口雲嶺而犯宜招龍洞里及龍溪縣諸處東則
由白葉坂經佛耳山麓而犯多卿舊寨下湖歐德諸里及安溪縣諸處蓋白葉
坂為賊之腹心而雲嶺則其咽喉也為今之計合無於白葉坂雲嶺地方各築
堡鎮一座周圍大約闊一百二十丈高二丈五尺於中建置官舍四圓列以營
房以為官軍往戍之所其防守之兵合無比照汀州府龍溪縣事體白葉坂堡
於泉州府軍二名雲嶺堡於漳州府軍二名各差素有勇畧千百戶
一員統領前去該堡防守以上官軍俱一年更替每軍一名月給行糧四斗官
給俸米一石仍許帶軍伴二名亦照軍士支糈以上俸糧行漳泉二府支給輪
替之時各衛所掌印官預先挑選發後交替如期不許遲誤龍溪安溪二縣巡

捕官每月一巡漳泉二府巡捕官每季一巡兵備道半年一巡又相查點督責
如賊犯西路則雲嶺堡當先而白葉坂堡出兵應之賊犯東路則白葉坂當先
而雲嶺堡出兵應之呼吸相通聲勢聯絡處處東西有備而賊無可乘之隙矣一
給山田以便耕守臣查得覆鼎山白葉坂之麓俱有山田詢諸土人半係賊人
之所開墾半係富主陳鄭等物業係賊人者賊人賴以養贖係陳鄭等者因道
路遠達不能自耕任 招募外郎流移之人耕種大流移者平素習非之人也
業主利其耕田而不問其來歷流移者樂有所托而因肆其狂圖是前因盜之
招也及成之後所積之穀難以搬運又無外人販運不過賣充賊人之糗是前
因又盜之資也今陳鄭等已經擒獲若不及時區處則聚眾之徒冒認為業其
招募流移之人佃耕如故也既有招募則賊徒之所以乘機而竊入者如故也
賊徒既入而群呼聚眾其所以蟻聚為害者又復如故矣合無行漳泉二府督
令龍溪安溪二縣掌印官拘集各該里長親詣覆鼎山新村坑口白葉坂地方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十 江西 八十一

復社嚴查為田若干畝載黃冊米若干新墾未升科若干係某人家業或某賊
占耕一、聞報責令俱籍入官其在新村坑口者與雲嶺堡軍耕種其在白葉
坂者與雲嶺堡及弓兵耕種每年收其三分之一付本堡統兵官掌之以為納稅
修城之用分巡道明立簿籍稽查出入其二分與耕者以為衣食之資候還冊
年分即以二堡立戶載其產稅永久不許私自典賣如是則且耕且守不惟官
兵有所賴而風聲感召民必翕然趨之大約不過十年深山窮谷當無不墾
之田而此二堡當不殊於郡邑矣 移大產巡司於小靖 遣兵討武平
懸絕峰掛坑等反招賊劉海等賊之 議處地方事宜疏畧云該縣白葉洞苦
竹大山懸絕峰三處為閩之邊鄙江廣界衝極其險要之地盜悉出沒肆毒地
方已非一日雖嘗節行擒捕未獲底平頃者仰仗 聖威廟果集魁黨與擒剿
始盡巢穴一區地方稱慶及今珍賊之餘當為善後之計已將南詔所官軍每
年撥軍一百名委千百戶一員統領於白葉洞往戍防守及將武平縣寨洞寨

巡簡司官兵移置懸絕基仍編于兵三十名以協防守其各營堡公解即建於各賊巢穴去處其永定苦竹山通賊要路如坪水溝望天坵洋竹山并南靖龍巖二縣下燕山巢嶺綠嶺等處俱行各立隘所即傳本地功多力寡人所推服者給以冠帶帖為捕盜義民及五十百長名目責其率兵防守其餘分班巡邏入山伐木與勤田召佃收稅入官以充官兵工食官軍行糧除銀兩納浮糧及建立營堡公解隘所動支銀兩一應事宜悉聽所議仍行該道逐一委官悉心料理務臻成敗以絕盜源 二十八年移象洞巡簡司於懸絕基并立開隘稽賊田以資兵餉 二十九年龍南民激變連會昌知縣徐麟撫平之 三十一年流賊入保昌官兵討平之 和平本固新民李瑞舊為池大督賊黨脫罪招撫所部僅存九年越過龍南縣高沙保殺死謝若家屬三百餘口因此負罪驚談日暨旗幟共大肆倡優督撫右副都御史張垣集兵討之以十二月十二日攻外巢賊見四圍兵集俱併入奉岡大巢有高砂千長陳貴爵潛與賊通我軍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三 江西

八十三

張邑并誘執千戶宋思哨官唐孟晃等以緩我師至十五日我師方得齊會各哨進兵黃卿千長葉金共聚奮勇先擊衝鋒破巢各哨鼓噪而入俘獲頗多奪回破虜千戶宋思等三員賊悉聚以遁留伏兵二十餘截帶我軍號已混入我軍遂殺千長葉金百長葉寶等七人我兵少却遂潰圍而出十七日我兵追賊敗之於陳坑二十日夜賊使張仕成等却營我軍擒之二十二日敗之於青草洲二十三日敗之於梅子山二十四日追賊於五花嶂至有殺傷二十七日晚通翁源據險我軍追之與之相持二十九日與賊交鋒連日多有擒斬賊始竄遁我兵敗之於沙水於路廠於開田於寒洞於峽逞賊勢少衰又據陳貴爵逃露號色賊遇我軍殺傷及死者四十餘人 三十一年正月知縣施廷美經履吳保等乃召老人劉相千長謝九樟及其弟陳貴康諭以朝廷正法示以威宗赤族之禍貴康乃客請以大賊陳觀遂斬貴爵及其子四人并從逆余仁珠首級六顆並送軍門乃下令釋其餘黨令再整義兵從從煙遂移鎮南康賊遂

據沙溪我軍敗之初四日賊襲我軍於德下虜指揮金爵為質使賊黨揚月亮乞招乃還南安府惟官先所如賊巢按其真偽謝承志即應魁以兵繼之賊見沈沂至且喜既而望見官兵旗幟疑為襲已也遂殊死出戰我兵遇險未及成列遂與交鋒連戰連勝謝承志惟官沈沂贊畫即應魁俱被圍擒入營四月獲遣指揮謝勳如賊巢諭以賊滅首惡開釋脅從之令賊黨李子文乃陰謀於各酋以其狀似文彪者押至謝勳前斬之出其首并釋被虜官四員同詣軍門乞降遂撤兵招撫後黎李文彪亡命未死前報係偽仍遣謝勳入巢切責招撫張仕誠等李子文乃陰令文彪出逃以掩欺欺張仕誠痛恨子文始為偽級船揭今又主令文彪出逃共將子文械送軍門考問得實遂死於獄 大埔城首溫師榮蘇玉等哨寨李手寨為巢劫掠鄉村平和知縣趙進督鄉兵平之 委潮州衛官兵戍大埔縣烏槎堡 城車站 三十二年大山羅山諸賊來流劫英德乳源二縣虜千戶白璵 盜劫南雄上翔地方知府高冕督兵戰却之官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三 江西

八十三

兵討永定大埔諸賊其黨擒首首用貴陳秀奇阮公仁以降 三十三年倭犯潮州柘林官兵擊敗之 廣之惠州有塔頭大山與會島嶼天字嶺清溪嶺白雲嶺洋島潭龍潭圍環黃沙藍溪金魚丫營等山盤據諸善海豐惠來龍川四縣聯絡險阻上抗縣盜楊立楊二糾合閩亞蘇江小等巢穴其中推陳宗祐為首劫掠四方嘉靖二十九年湊聚鍾連通陳耐等五百餘人號為大總天總滿總會總等名目山內別立營寨開張五色旗號殺人焚掠分宗出劫余大老祐等傍巢結屋為之緝探接濟節耳打劫善善楊惠來海豐等縣上年緝知陳宗祐潛匿在潮州府城擒獲之而出劫掠不絕須臾道會事尤瑛調兵征剿平之 楊立除黨溫素自稱飛天大王劫掠揭陽等縣千戶王日秋等據丹竹樓陽峒知縣吳卜相計擒之



湖廣上

備錄

全省圖經○荆域故稱山水環奇，郡邑蕃布，談者各稱勝地。耳食於所聞，致相抵牾。總之則折衷於禹貢者為著。昔禹之導山也，始於沂，岐以次及于熊耳。外方桐栢至於陪尾，導嶓冢至於荆山。內方至於大別，岷山之陽至於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嶓冢導漢與沔，漢又東為滄浪之水，過三澨至於大別，南入於江，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又東至於澧，過九江至於東陵，東迤北會為匯，東為中江，入於海。夫熊耳西導，嶓冢桐栢之源至陪尾，以奠漢陰諸山，然後上迤岷嶓析為二導之至其歸也，則嶓冢漢漾咸至大別，屬之江，岷陽江沱咸過九江，受漢水之輸達諸海。故曰荆及衡陽，惟荊州。江漢朝宗於海，此其大勢也。據以考論全荆流峙之次，則西北而折東南，合之相比攬結。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四

湖廣上

一

若天塹焉，豈非形勢難共之國哉？通鑑舊志原本於禹迹，詮次之令後此得觀覽焉。南紀之山自岷嶓西北行入于嶺，嶺首沂隴，負終南之陽，標二華，揭熊耳，掩上洛，連而北入庸廩之墟，其郡為鄖陽，有錫義山焉。漢水經之東，接穀山，遮桐栢至枹枳，太平其州為隨，槎水出其東，其山曰厲山，有二穴，其下有九井，為炎帝之所出也。其岷起為大洪，彰蔽雲日，麓走京嶺，板以五葦之山，進漢而趨羣岡，翼之，其山曰純德，其郡為承天，渰水出焉，折而東，歷隄院三塞，躡二吉，安壽之間，至章山，陪尾，郡為是曰德安，渰水出其西，漳水合之，若蟠蟪，然東度九嶂，連岷峨，武磯至於臨臯，赤嶺其郡為黃州，又東出為分流，白雲至於鳳凰，其州曰蘄，巴沔之水出焉。以上禹貢熊耳外方至於陪尾之次，黃州以接迤陪尾併

之入自嶠家遠漢源西上起而南得南漳之荆山高貢嶺迤而峙於均州之南境嶺立截業其山為太和是為神皋祝釐之宮郡曰襄陽隆中在其西鹿門在其東波漢之陽岷山屏焉從郢城今宜城縣逾漢入于荆門經內方在荆門州內方由西山蹟故鄢至於章華原野四望如砥其郡曰荊州上控三峽江水出焉播為大江帶于郡遵綠林出高氏故堤望壽寧引句難諸漢高貢三嶺在接黃連歷為林陽臺臨竟以盡于大別其郡為漢陽漢水經之入於江以上高貢嶺家至於荆三嶺至大別自岷山西南出微外包夷落其南入恨山經施州衛之入江之支連朱黔水出焉咽抗諸蠻披敵武陵當洞度之西其峙曰二酉之山武山之石室也其郡為辰州是多溪流辰沅紀之從靈頭達思梅覽

大浮以入桃源其郡常德山麗馬洞庭瀨焉逾瀨循勝山武岡耶章高麗臨邵水之陽而郡曰寶慶有夫夷之水都梁入之會于瀨由龍山而東陟青陽乘以祝融紫蓋岫嶠諸峰為衡山鎮位朱火是曰南嶽其上有高碑有蒸水焉合于瀟湘其郡衡州循衡山之麓西南馳直抵蠻徼介群柯武陵得靖州之飛山青蘿跨粵西柳桂之交絡湘源緣留洞大湫以迄永山其郡為永州九疑之山舜之所藏也水二曰瀟曰湘沿九疑皆遠衡陽南趨石馬黃相臨郴州漸水以接粵東之大庾嶺引而西南經賴古系筠之境入茶陵歷雲陽石碓陽峽至妙高峯為長沙之郡其嶽麓有禹碑焉湘水從郡北入洞庭瀏陽而北轉王筍白鶴至於巴丘高貢東陵其郡岳州其浸洞庭九水歸之

九嶷江注焉沿東陵掠金紫上赤壁瞰陸口達下雋龍泉摩鷄翅以極于黃鵠之磯是為武昌會郡復從樊口歷黃始龍蟠盡興國州之域北望蕪黃群山對踞矗立如壁江漢從襄沔合流東扼其中乃下彭蠡東北放諸海而壑以上高貢嶺陽至衡山過九江專江為沔過九江至東陵北匯入海之支

山堂考索江南所峙以為固者長江也四川之地豫長江上游而下臨吳會蓋江水出岷山經夔峽而抵荊楚則江陵為一都會沅湘眾水合洞庭而輪之江則武昌為一都會豫章平西江與鄱陽之波浩瀾吞納而匯於漢口則九江為一都會

督撫巡撫湖廣兼理軍務都御史一人開府會城楚之全境咸歸節制景泰年設○提督軍務撫治鄖陽都御史一人駐鄖陽府先是鄖陽地界雍豫間山箐茂密僻遠即治成化元年饑民嘯聚山谷撫之復叛兵部尚書白圭帥師往征乃平七年叛都御史項忠驅之去二十年叛都御史原傑平之 朝議建撫治鄖陽即鄖竹山地置竹谿縣割鄖陽地置鄖西縣并鄖竹山土津等縣隸之其河南割南陽汝州唐縣地置桐柏南召伊陽三縣陝西商州割其地置南召山陽二縣併割漢中洵陽地置白河縣尋以荆南上下閩南商洛汝南道諸郡皆屬撫治弘治五年都御史戴珊疏於鄖陽府增置保康縣嘉靖間割德安隸撫治隆慶末議裁去萬曆二年都御史孫應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四冊

湖廣上

四

鰲奏加提督軍務之銜○總督川貴湖北都御史一人嘉靖二十九年麻陽苗叛命都御史張岳討平之尋鎮其地開府沅州四十二年議革後以巡撫貴州都御史兼領湖北一道○臺察清軍巡按監察御史一人舊制十年一差按歷即勾稽軍籍登耗覈其數上之大司馬後革兼領於巡按御史萬曆二年部議復差○省轄清軍右布政使一人○清軍副使一人○屯田副使一人○分巡武昌蕪兵備僉事一人以上俱駐會城○分守上荆南道蕪九永兵備參政一人駐澧州○分巡上荆南道蕪施歸兵備副使一人駐荊州○施州兵備僉事一人駐夷陵今革以荆南分巡兼領之○分巡下荆南道蕪鄖襄兵備副使一人駐襄陽○分巡上荆南道蕪桂兵備副使一

人駐衡州○辰沅兵備副使一人駐沅州○蘄黃兵備副使一人駐黃州今革○分巡荆西蕪兵備僉事一人駐沔陽○下江防兵備僉事一人駐新州○上江防兵備僉事一人駐岳州○帥領鎮守湖廣掛平蠻將軍印總兵官一人 國初開鎮辰州後使常德今駐會城先年侯伯若都督撫常員今皆用侯伯參將都留守司守備衛所皆轄領之○鎮軍參將一人轄鎮溪軍民所苗民土軍草子坪長官司滑石江土巡簡司守禦灣溪陰隆江爆木洞口大四新地寨陽都容牛隘南陽等堡○清浪參將一人領清浪守備一轄平溪清浪偏橋鎮遠四衛鮎魚站南寧嘴平溪寨太平嘴岳山嘴梅溪站梅花嘴通濟柳塘平嘴平蠻嘴德勝永定嘴武安大勝嘴相見站等堡○靖州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四冊

湖廣上

五

參將一人領靖州永道武岡柳桂守備四轄靖州銅鼓伍關三衛沅溪等九所麻陽哨小坡蓬溪哨三堡○興都留守司正留守一人○副留守一人○僉書一人領衛三頭陵承天沔陽守禦所二德安千戶所隨州百戶所○湖廣都指揮使司軍政掌印一人○僉書二人領衛二十有四武昌武昌左黃州蘄州岳州施州九谿永定長沙茶陵寶慶衡州永州寧遠辰州沅州平溪清流偏橋鎮遠常德靖州銅鼓伍關○鄖陽行都指揮使司掌印一人○僉書二人領衛五鄖陽襄陽荊州荊州左瞿塘守禦所八均州竹山房縣枝江夷陵遠安長寧忠州○三江守備一人初黃州岐亭設守備一人後革萬曆二年都御史趙賢御史李拭會題請復岐亭守備移駐於三江口轄武昌

武昌左黃州新州四衛并赤壁巡司弓兵主巡徽江洋有警則與洞庭守備相策應秋冬水涸則巡緝麻城黃陂黃安以防山寇○鎮草守備一人轄地與參將同○清浪守備一人轄平溪清浪鎮遠偏橋四衛點魚等十七堡○靖州守備一人轄地與參將同初參備同駐靖州一城萬曆二年兵部以給事中張楚城疏請將參將移駐銅鼓守備移駐伍閣下其議於所司時都御史趙賢御史李棟會議題覆移守備於伍閣參將仍駐靖州不時巡歷銅伍二衛從之○永定守備一人景泰 九永守備一人駐九路正德間併入施州嘉靖初

駐九路如故隆慶二年議以岳州通判理餉於九 守備移駐永定轄九路永定二衛大庸安福溇平麻零四所并桑植安撫司上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四冊

湖廣上

六

下二崗○洞庭守備一人轄岳州衛澧州所華容鹿角安鄉瓦口四哨○邵陽守備一人駐襄陽轄襄陽鄖陽二衛竹山房縣均州三所○永定守備一人轄永州寧遠二衛錦田枇杷挑川寧遠江華等所白鶴峽鎮等十五營堡關隘○柳桂守備一人轄柳州桂陽宜章廣安寧溪五所○荆瞿守備一人轄施州衛大田所施南散毛忠建金尚龍潭東鄉忠路大旺馬羅容美盤順木柵忠孝鎮南東流臘壁唐崖上下荆峒各宣撫安撫長官蠻夷官諸司

蠻夷間考湖廣僅帶江湖澤多田少民俗悍輕鮮思積聚且道通九省冠蓋輻湊郵驛若之即今

宗室之繁難賊日重採辦之後財力愈難故其民半皆流而難治此其大較也武漢德安民負地瘠水天陵竅所在費冗事繁則岳潛沙之間頻遭水患且東之近日鄖黨大水至後田廬盡沙地銷猶汰稅糧中于他郡黃州流頑常德田德辰沅平為賊穴麻陽溪洞諸蠻連結水保每肆劫爭至歲支靡一害實由于此衛永尚饒資慶間靜底幾可為然已非復舊時比矣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四冊

湖廣上

七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
第廿四冊

湖廣上

八

外此險而可據者江夏東北四十里曰烽火山其上為烽火城見前百里曰金城山吳將陸瑒北兵處三十里為許黃州鎮南五里為鮎魚口鎮南六十里為金口鎮各設巡司武昌北枕大江西北五里曰樊口漢口僅容一舟載輜重基史記東一里為金子磯設巡司西四里為樊山吳晉以來為守唐有樊山鎮南為樊山吳晉以來為守唐有樊山鎮東為鷄鳴關為上磯磯在江上東三十里為赤土磯設巡司西九十里為白湖鎮南百二十里為金牛鎮各設巡司按縣南有鐵山半馬隘陂陂石其江洋關隘曰三江口口左至牛鎮右至大磯三江合流流至廣潤九年設有巡司嘉靖中漢軍乃設巡司乘虛出沒萬曆二年下江防設軍戰法立謀呈巡撫節御史趙賢巡按御史李斌行布按二司覆議詳允會題添設守備一員管轄武在黃新四衛於三江口住劉防守與洞度守備逆為表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十四

人

之於此唐曹王暉攻淮西亦嘗於此山○東北四十里西南六十里為里磁湖寨東九十里李家港寨東北四十里鐵山寨西南六十里為花油樹堡堡據狼兒山路通江西瑞昌盜賊出沒之衝嘉靖中同知林愛民立寨守之隆慶四年奉當道議下江防道嚴差武職一員領興國西南四十里為黃茅寨形勢峭峻通山東南二十里大治民兵哨守

曰滕嶺嶺堡成化間縣設三十五堡嘉靖間地方屢警知縣吳允為道大編立一十九堡上三節六下三都一十二

開三寨六堡二十一巡簡司十有二夫鄂都自赤壁屢戰吳人能以弱制強此有天幸非地利也逮聖祖生縛陳理之後百姓不見兵革已二百年矣上下宴然遂稱樂土焉額城守之勢雖倚江為壑而周覽四遐曠無崇山複嶺為之阨塞乃上接洞廈下通彭蠡又故盜藪也倏而為翔倏而歛逸闐然一葉前激往來往歲一孽青山已

亡陳利兵而誰何者况其甚乎頃歲始集機衝練勇敢於鄂時其江
溢令考鉅而遊權之雄矣顧上下兩江防之門戶未鑊中樞之制智
者有隱慮焉

漢陽府親晉宋皆為汭口重鎮水以入江處謂之汭口屈完謂楚漢
荆州也汭陽後移理夏口晉陶侃為荊州刺史鎮汭口宋紹興中賊
人李成晉漢上經營襄陽元鎮乞下湖北帥司提備賊情上疏曰
昨據本路制置使岳飛申諸處探報李成劉麟會合金寇有直趨
黃漢江之計臣以本路正當要衝控扼江湖實係行省利害今李成
尚留漢上雖未聞進襲之耗而經營蓄節用意不淺蓋輕兵追襲為
患遠而小占據上流為患遠而大上流一失即自漢陽而下沿江諸
郡皆順流可至之地不可一日弛備非特防秋而已所有漢陽汭口
係漢江下流湖北帥司所據更望降旨嚴切戒約過為嚴防慮免意
外不虞長江之險與武昌共為門戶大別山春秋時秦侯吳子唐
侯伐楚舍舟於淮汭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四冊

湖廣上

十

自豫章與楚夾漢子常濟漢吳之所守者功磯也即吳王磯在府城
而陳自小別至於大別即此吳之所守者功磯也東北吳親相持時
皆守此磯磯之旁為鐵門閘古置商舶鱗集關閣外屏則今漢口磯
以為險固磯之旁為鐵門閘古置商舶鱗集關閣外屏則今漢口磯
陽設有而蔡店沌口新灘百人磯設巡簡司劉家隔鎮設巡檢司
及縣丞一人要皆防禦當嚴之地漢汭之間湖泊連綿荊楚要隘
專駐捕盜倡亂於漢川之同壤嘯聚萬人立寨汭陽麻洋橋稱大王鄉鄉鎮邑
屋控官軍臺區寨間以右布政使司副使府署漢土共擒之嘉靖
間漢川風門河一帶上下數十百里警盜出沒戰殺稍知縣昌慶
時率兵捕之盜拒戰劉慶時左耳去隆慶元年警盜白晝入劉家隔
市鎮殺捕盜人役解其肢體地凡為關一巡簡司六地接會即
方圍保不敢窺其窟據如此

一泛溢導之不注防之難遏則蕩為沮洳之場吏第束手耳故其民
不得已棄耒耜而乃命于湖澤可念也然兩縣土風慄悍漢川為甚
劉家隔吭扼雅梁腋引吳越為商舶之輟稍攝繁殷乃遊民時羣不
逞出沒飄忽莫可誰何所為不虞之戒彌甚武昌云

黃州府於三國為魏重鎮前介淮楚之會為黃之左臂曰新陽金華
為江湖絕處誠意公謂新江為長江彭蠡上下相接波濤澎湃蓋崇
諸省要會舟楫往來必由之徑長江彭蠡上下相接波濤澎湃蓋崇
關天整英雄雄每憑恃焉故蜀漢拒魏必伸好江東以藉長江之險金
人渡淮岳節使乞親至新黃以議攻却高皇帝於此首瞻偽漢成
萬世鴻業迨嘉靖中撫臣屢疏始設憲臣專督江防與洞度上游分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四冊

湖廣上

十一

上下馬嘉靖丙辰巡撫翟督請設江防未行戊戌巡撫陸
十為團風鎮設巡一百里陽邏堡設巡簡司見前百里有武磯
上三百三十里曰沙武口即沙洲口夏貴乃若麻城北接河南光汝之
竟山谷盤阻窮民通匿割牧為姦有司捕問彼此相持憑藉險僻以
為窟穴宋時據地設險五關其要也五關宋後復圯李奎奉乞復之
沙木陵陰山即五關之目也其間俱屬麻城麻城頭關縣北七十里抵
商城縣界形勢峻險今立巡簡司鎮元定宗元年冬獲萬戶史權羅
兵淮南攻此關寨連圍黃州張泰從世祖攻鄂亦乘此關世祖乘大
勝關與宋兵遇於沙窩寨子弘治擊破之遂與守關兵戰大破之○
黃土關縣北九十里抵光山縣界形勢險峻金與定五年復伐宋
敗宋自本名阿海出息州軍於七里鎮宋兵據淨居山連兵擊敗之
宋兵保山寺縱火焚寺乘勝追至洪門山宋兵方渡溪立棚安其軍
至戰奪其棚宋黃統制圍兵五千保此關絕險素有備堅壁不出

安真分左右軍會嚴之守關者李真不能戰攻之清遠奪此關入
梅林關拔城縣抵大江至黃州亮之遠克縣州略略其宗
室男女七十餘口獻之○白沙關北九十里亦抵光山縣界去黃
土關舊通人往來俱由此關山路崎嶇而山梁武帝置沙州
治白沙城後魏因之又置是李即領是寧縣○大城關北九十里
抵羅山縣界元世祖己未八月入此關宋成軍皆通寧遠縣希憲招
諸軍破之思羅民之被俘者○陰山關北六十里不甚高峻而
橫斜盤據高臨下北望二十里皆在日中唐初破黃土白沙亦
由小運以犯大城騎兵數千先至關內通射者六七人與之遇遂
用弩連斃兩騎唐騎其有伏因退走不敵犯關後魏任王澄督淮
南運其長風成主奇道頭攻梁陰山破外此為修善關在五關一
之新其成主龍驤將軍都督梅雨祖云
百里為長嶺關北抵高城縣界嘉靖中盜起九龍潭兵備北八十
里為水陵關○麻陳分界界此北隋廢一曰魏廢唐元和十二年李
為水陵關道古代卿公韓鎮鄂討吳元濟道古自將出武陵關士卒
騎不能制故戰不力敵易之梁天監三年夏侯憂為征遠將軍西陽
武昌二郡守道將攻平靖水陵陰山三關克之陳因定州刺史田龍

以誠乎地險也守土者內繕諸黃陂西三十三里為石陽故城吳征
關外嚴列戍于守固其康樂
關石陽不克而還即此劉表為荊州刺史以此地當江北八十里為
漢之口體吳侯後魏使黃祖于此築城鎮因名黃城鎮
大城潭鎮設巡斬水西北二十里曰神山吳孫權遣兵赤西南四十
里為蘭溪鎮西七十里為巴河鎮各設巡北為勝家河堡黃岡縣城
之交為商旅通達項年盜賊出沒萬曆乙亥知縣劉憲請於虎道立
堡勝家河堡以衛官一員住衛督率守禦兵本縣六十一名黃
岡縣城羅田縣田為鳳凰關關有石刻云鳳凰關關又有銅鑼關
各一十三名羅田縣田為鳳凰關關有石刻云鳳凰關關又有銅鑼關
關○松子關○平湖關八開惟寶為光山寨又為周家寨○石塘寨
門青苔松子寨子銅鑼寨最為要害○鼓羊寨○熊岩寨○
熊猪寨○觀音寨○望英寨○斑竹寨九寨皆係山據險
勝淮豫之辭去治遠遠盜賊由此出沒武備不可弛也東北一百
里為多雲鎮設巡西七十五里為勝家河堡嘉靖二十二年本縣劉
議詳撫按處給銀五百餘兩撥付本府同知陳然勘得勝家河要
地聚羅田縣城二縣民力創置歲委本府衙官一員二縣各縣民兵
六十人更番守禦近議華官兵付多雲黃安劉三縣肇置嘉靖四
巡簡帶官往來督捕為便德本舉付也
麻城縣人李大夏等稟稱本縣金場姜家畝接壤黃岡黃城邊隅地
近信陽光山羅山等州縣路通牛頭山等寨地僻民頑官難巡
制盜賊出沒被劫切切乞於姜家畝建設縣治保衛地方事下巡撫
陸點備行各司道勘議于時委黃岡府同知朱福徵經始建縣於
岐亭補蓋通判掣回本府其民壯移留新縣守城巡按唐繼祿疏畧
曰姜家畝其地雖屬麻城而中和鄉兩河口諸處則隸於黃岡黃陂
二縣由販而東乃桃花鎮則宋元之故縣而岐亭鎮則隋唐之龍集
縣也自古兵爭陸據俱常設關置站矣建我朝一統則東路赴舒
新西路上有司藥土使其剽擄而下傷民命且密通承天陵竊據德
安藩封三縣之要害一方之隱憂係東十五里曰三角山嶺接
馬建設縣治在今日所當急為之所者東十五里曰三角山嶺接
家山嘉靖四十二年流寇嘯聚本府同知朱福北九十里抵黃陂界
微知會河南信陽兵備調兵協剿其巢穴

曰老君山西九十里為仙居山亦盜賊出沒南十五里為五雲山
霞舉止通一徑中有稻田登之可瞰城中虛實此誠蕭牆之險不
于竊據者項邑人取定向為善議堂于山中仰天窺善側遊僧惡
足矣
縣署北百里曰天堂山上為黃楊寨其土寬平可容千家以牛
馬黃楊會聚所據今為遊僧所專有此山則二一雲端平初襄漢西
險路為賊盜淵藪宜防制○山有石刻二一雲端平初襄漢西
高懸獵乳丁酉歲浮光失守彼時欲立寨安眾而難得地利獨此山
內峙形勢險峻四面如壁止通一人徑來石數家薄冬夏不絕遂集
寨在上制寨由是光信破賊之民擁堅來依屯聚十萬眾果能全活
戊戌丞相史嵩之撫青荆湖孟珙制置差官施實請總眾防拓江而
命加職歲捍守獲捷淳祐三年義陽李太守知黃州麻城民戶復
業給授本職先守茲寨有功遂擢再往經理九封捍禦五關其一嘉
熙元年刻云紹定乙未丙申荆襄失守連年侵入淮西有彼近光州
山縣第三都水吉保標正將部本却民修開小臺山石門以防拓光
小杜嘉興兵數攻為雙山關一費九折怪石欲墮驚濤如雷過其下
不利退兵而去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四十四 湖廣二 十四

者雖勇夫健兒未嘗不汗淚髮指北三十里為中和鎮為雙城鎮諸
諸關不足言險矣今設巡簡司
巡簡北五十里為呂王城西六里為金局關又曰黃陂城北百二十
里為石門關蘄州北百八十里為大同鎮西八十里為茅山鎮各設
司北十里曰梵矛山元末兵亂土北一百二十里曰燕子嶺元正不
于此築紅巾賊東南八十里曰翻車河城縣南背項羽歸漢于此
斬秦縣有五水壁左馮居岷藉山川世為廣濟南九十里為武家穴
抄畧宋世沈慶之於西陽上下謀伐蠻夷
西南七十里為馬口鎮各設巡黃梅北二十里為龍平山一名鳳平
形勢峭險
宋時威方營南百里為清江嘴鎮設巡西南七十里為新開口鎮設
於此置寨
簡凡為關二十堡三寨十有二巡簡司十有八黃州之於荊城豈

不稱要地哉凡郡之帶漢者襟江者枕沅湘與洞度者其流皆匯於
武昌以下黃州而黃州乃以百雉之城橫葉而東握之猶門戶之於
堂奧也乃其所籍與守者朽蠹純卒母足以當緩急異時洞蠹綠林
闐然一葉往來箭激巡徵之夫第目逆而送之太平愉情之習大抵
然矣在元末季斷黃椒擄毒於海內此已事之鑒習者可勿慮乎頃
三江之備豫矣疑未可以空名擁也蓋笑其以綢繆焉
承天府春秋時即郢名都在晉則石城重鎮也即跨大江之東因山
城即此圖經云子城三面墻基皆天近扼襄鄖遠控黃鄂漢水瀕郡
造也本朝築城浚池以為垣蔽
之西浸墮如襟歷潛河入大江帆檣南指彭蠡建康皆下流也山川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四十四 湖廣上 十五

環阻封疆雄固龍蟠虎踞足稱帝宅閱宮攸真屹于輦萬世之
基頃年撫臣建議欲益兵荊州而割漢黃軍伍以衛郢城良有見于
輔車相依之勢也斯固扞護國陵之重計矣嘉靖庚子都御史戴
為安陸州治所舊時議割安陸等州縣軍衛以屬撫治蓋當時有事
之際實欲藉安陸等處內地之兵以成控制三省之勢今既為陵
廢重地則又當藉荆襄即三府之力以為保護之規向年割承天以
屬巡撫不但於控制三省規模稍失而且於陵廢重計慮亦未周
萬一即棄有警則二府之地既已坐困而內地又無可調之兵法當
受獎但承天府既已奉有特旨今留守二衛其勢再難分割當
以物之所據必先於邊今荊州跨楚地土流古人以為最重之地實
安陸之邊也原設左右等衛為楚地萬年重計尚當於荊州益兵今
又割左衛以益承天勢愈單弱若荊州有事則承天不能安枕而
卧矣或謂楚軍士未動之際再加無恐漢陽沔陽黃州內地軍衛各
割一二所奉為護衛其險而近即者鍾祥西北十五里為飛山其上
則猶可以防其萌也

高飛山堡四面陡絕其上平廣夷人保西十里為馬王城楚馬山峴
諸全盛遺其遺跡陽承岳武國馬氏連呂師周討之援羅福石直抵
飛山分軍布樹全盛大鼓承岳武國馬氏連呂師周討之援羅福石直抵
之盡平聲穴斬為諸葛營諸葛亮無錫峴諸西樂城周三十里甚險
容桑谷道通益州山多即據諸葛亮築此防之梁州刺史楊亮乃即
險之固保而居之高符堅所敗後刺史姜守潘猛亦相仍此城東
容桑溪水注之俗謂洛水南邊巴嶺山東北流左有故城舊山即險
四面陡絕言漢昭烈遺黃忠據此以拒曹公皆古所必守也今之關三陽
春門外為南津關城北十五里為直沙關南三十里為唐港關
十人戍守後並有諸地險京山西九十里曰耶屈山山勢突起綿亘
數十里潛江曰俞潭城在蒙沔陽之關四為荆江口關城外襄江口
關城外北四十里為范甌關六十里為候埠關

天下郡國利病書卷第十四冊 湖廣上 十六

為沙鎮為茅鎮鎮各設巡司屬尖刀嘴之東北抵漢川界曰鷄公洲
鷄公洲大蓋倡獠劫殺人財嘉靖甲子分巡吳會事議呈而院詳委
沔陽衛百戶一員督領官兵駐紮防守通來稍獲寧謐屬沙鎮之東
曰鄧洲腦聯綿起伏白湖四望一望點點潛匿枝通伺商船經由荆
該哨船五隻定委沔陽衛指揮一員督領沔陽州景陵東八十里為
乾鎮設巡司荆門大江北岬與荆門山相對曰虎牙山其上為虎牙關
州南五里有虎牙溪昔公孫述遣田戎守修二山作浮橋拒漢兵
漢遣岑彭攻之偏將軍魯奇船逆流而上直衝浮橋因飛炬焚之彭
長驅入西曰蒙山上有西堡寨世傳元王辰中紅巾北一里為東關
宋知州羅炳與南二百里為東寨紅巾賊起千戶東南一百四十里
紅巾賊戰于此紅巾賊起千戶東南一百四十里為沙洋鎮宋將邊居
諸寨為東為建陽鎮北九十里為樂鄉鎮百二

十里為仙居鎮各設巡司二十里為收溪寨當陽東四十里為磨城為
綠林寨前北六十里為長坂前百里為漳河口鎮設巡司凡為關九寨
四堡一巡司司七

德安府北通豫淮南開江漢應山之高貴山孝感之黃茅鎮隨州之
栲栳山皆與申之三關形勢聯絡上接襄陽下連泗鳳圖經所謂中
絡也華章微議云漢中之地屯黃岡漢陽以斷安復之衝屯襄陽
漢而自長樂平林新店陽城石井河步石河而入安河固足以入
漢自桐柏范莊馬湖補口勸羊湖營河而入隨河亦足以入漢矣然
應山大崎尚有鄉兵團結上門九里尚有舊關故豈敢維赴險而索
亦不足畏至若自唐州湖陽分界山至襄陽自車橋湯川至鄧州自
湖陽走馬崗道人林石山至隨州則北自唐州南至漢水無林可
無關可隔雖有漢河守把之卒而地無關隘不足以扼其衝雖有華

天下郡國利病書卷第十四冊 湖廣上 十七

陽東林黃勇之兵而勢非險阻不足以抗其銳賊若動征此徑突入
漢右復取樊城柳林山各石塘長蘭白木等處直渡漢水北據荆門
虎牙斑竹馬梁諸關以為自固之策南據江陵東陽潛江以為屯守
之計置襄陽於不攻而前擊荆南則襄陽已在其圍圍之中棄光化
於不守而遠遷巫峽則光化已居其葉括之內所謂三巴之險已塞
而吳蜀有離折之憂荆襄之區不完而江淮無犄角之勢此隨州襄
陽之虛實荆襄之得失係焉近日諸將惟以重兵固守神馬樊城
而車橋胡家上石反現為不急之所故賊兵大入於安復即隨之境
自今宜令行下帥臣搜尋險隘分兵一帶峰巒險峻惟諸關焉道僅
固守差官節制明立斥堠近置築應一帶峰巒險峻惟諸關焉道僅
通往來楚北要害莫重於此隋以隨起唐於安陸置都督府金元南
侵以得三關為利自古用武之地也正德中流寇入境嘉靖中移鎮
平靖關南與申陽共守之應山縣知縣王朝珍戰得城外四山環遠
縣登之可窺城中虛實縣東叢山峻嶒武勝關黃土關土門冲草市
冲九女岩等處隘口僅通盜賊出沒之虞付諸闕尤為要害比年流

賊劫掠皆由行若開入假令狂夫須眾先據有居屋更既之警請將
平里市巡簡司官兵使至于此使之常川巡邏各關各有一通
有警率復設憲臣專督江防湖禁以飭備焉其諸地險安陸為諸葛
寨在羅陂村舊傳南二十里為高殿鎮雲夢東十五里為興安鎮
簡應城北二十五里為崎山鎮設巡司孝感東北三百里為九里關即古
大段北百二十里為新店小河溪設巡簡司漢王常史兵新市
年兵備余一龍道兵守東四十里為馬溪河設巡簡司隨州接壕河南曰
李家堤隨當晉魏之衝先孝賊寇境隆慶間添設同知建公署於連
器械申防北八十里為竹水關西北八十里為唐縣鎮一百八十
里為山店為梅丘鎮為合河店各設巡司西八十里為鐵嶺寨南北二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四冊

湖廣上

十八

林寨○北八西南一百二十里曰大洪山連接京山高十餘里四面
十里天王寨此險上有田時中樞大湖
雲氣森茫可容竄伏靖康中避寇應山北六十里為平靖關即古
之人立寨樹自保賊竟不能破今設
惟這關巡簡司諸關寨黃土關東一百二十里為武勝關即古
皆險固平靖尤為要隘塞左傳定
公四年蔡侯與吳子唐侯伐楚遂塞大隧直轅即阮詳三東北二十
者漢東之隘通昔人謂堅守三關則安陸以南可以無虞
里為鳳見關百三十里為武陽關北九十里為白鴈關東二十五里
為黃陵寨宋人避北四十里為錫底寨興安寨險峻加子諸東北四
十里為牛心寨鵝依寨八十里為漢寨舊傳婦人聚寨避兵處○
北六十里凡為關八寨十巡簡司十德安即邑其山皆自隄阮之
塞蜿蜒而南出為高原其平陸曼衍山溪而集澗澗激觸時或瀾漫

然立可待涸故鮮水患猶足為樂土乃今廬井田時如故而彫弊之
形漸見者何也賦役日起而游民之耗食者眾也至于孝感商境與
羅山信陽三方介踞復嶺長林蓋昔周平王所為戍申之地而卒伍
弗守潯然迥野故盜得恣睢焉過始繕治塔堡陳兵而扞扼之董以
百夫長然後疆禦漸戢而申安之間稍稱莫枕矣故軫民之勤與
之休息驅浮細而緣南畝不爾歸其籍諸戍卒守望者令與團保相
表裏而嚴其逸盜之罪嗣後無弛備焉即民其有賴哉
荊州府自古為重鎮居江左上游春秋時楚子自稱歸從都荊者傳
隸吳宋言大江之南上流介巴蜀要會湖北要會在荊峽劉表時軍
最急者荊南之公安石首黃江陵昭烈時重兵屯油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四冊

湖廣上

十九

只關弱孫權則併力爭南即陸抗父瀕城東北納沮澤諸隄綿亘數
百里為江陵天險曰海濱亦曰北海見三國時北得之則援吳楚上
游以制南土南得之則據襄漢要地以圖北方故魏武一平荆渚遂
欲睥睨長江周瑜方鎮海陵報計長驅中土若西陵則為之門戶即
即夷陵吳人於江鎮要害處鐵鎖橫截之又作鐵鎖置江中以逆巨
舟艦晉王濬作大筏觸鐵作火炬燒燬於是船無所礙遂克西陵陸
抗上疏云臣父遜昔在西陵陳言以為西陵國之門戶雖云易守
亦復易失則匪得其一即即荊州非吾有也如有不虞當以死力爭
之襄陽則為之北津自江陵而固則北方必經業本朝即鄖之地鎮
以重臣有聲援犄角之勢無南北必爭之虞嘉靖間宛許寇亂已切
于隣之震吳且秋巨寇師尚而居守慮攻封疆吏能無先事之防哉

通者樞臣建議欲於荆渚厚益兵衛以增重式廟議見承天蓋亦宋

人固江陵以重上流意也宋理宗時中書舍人遠甫劄子一日固江

歸一帥總制江陵且機湖南九郡之廣幾形勢便順事力從容經

理上流莫急于此建武初孔雅主從南即太守魏人入寇上表曰苟

奴為患自古而然今宜早發大軍廣兵勢微厚甲于岷峨命桂船于

浦海俾沿江入漢雲陣萬里自青但蕪城驕兵森羅險要以奪其魄

斷後道以折其鋒多設故兵使精折而計亂國列金其諸地險江陵

易使神分而處屈何憂王門之下無款塞之期哉

西三十里為虎渡口鎮東南十五里為沙市一百二十里為郝穴口

各設巡公安西北三里為油河口設巡石首東二里曰龍蓋山石

簡司龍穴唐李衡公征蕭南六十里曰焦山與東山控接華容縣界

魏取道江陵屯兵此山相傳焦公於此擢兵

東六十里為調絃口設巡監利南一百四十里為白螺磯東八十里

為瓦子灣西三十里為密圻各設巡南九十里為西坪寨昔人屯兵

置有巡百里為紅崖寨設巡夷陵境為蜀城陳宣帝征江陵後周軍

高陸抗城在山下西北五里為赤溪東合大江晉陸抗討步二十里曰

峽口山兩岸壁立蜀江西來波迴最惡梁武帝紀北十五里為南

津口設巡金竹坪設巡簡司長陽為梅子八開四在江南四在江北

今設巡家園漁南七十里為古捍關本假山縣地蓋楚霸王相蜀

守巴即距捍關之口張儀說楚船載卒下水而浮不至十日而距

捍關據城論楚自巫山起方城屬亞歷中設捍關以距秦是也又界

魚腹有江關公孫述傳使任滿下江州東據捍關還田戎杜滿出江

閣下臨沮東陵間是也又七里為紅崖寨○又八里為大寨○三

十里為小城寨○五里為山為招來堡近夷人界弘治中設技宜

寨○三百五十里為珍珠寨為招來堡近夷人界弘治中設技宜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四 湖廣上 二十

都東北五十里為普通鎮設巡簡司按吳應台議成化間流賊出沒

舍新志謂極當截革但地僻山多鼠竊貽患何如存羊頒示畏警茲

欲增修不如暫罷守禦一年徵收弓兵工食用以近山買田積官之

家聚依寺構司為官之巡所遠安南七十里為南寨堡成化中設遠

所守歸州曰弱關水經註弱關在建平獬獬昔巴東十五里為南

邏口西九十里為牛口鎮各設巡二十里為猫兒寨與山東一百二

十里為落葉橋路上即寨長四十里寨為高鵲寨鎮以金竹坪巡簡

巴東北三十五里曰石門山前西南五十里曰安居山山高千四

而懸崖絕壁上有三路一稍平坦西北六十里曰小戒山其山極

可恃二路陡峻難上昔多避兵於此

通一道從庫庫間過止客一人過此山則五十里為連天關設巡南

地平曠客百餘家昔時居民多避兵於此

巡簡司十有八夫荊州地得而物豐懸衡區夏故三國鼎踞關然

交而爭也夫亦以其形勢便哉國家分樹同姓以行部使者專按

其地即領州縣多夾江而參布之若鎖鑰然故餘二百鎮而提封晏

如以勢得也顧松滋而山地與山半江陵而下地與澤半依岨之民

慮旱而厥守在夷環沮之民慮潦而厥防在寇比歲江水數溢民靡

寧宇其高原則燧鼎黑鼠為灾稱應極矣乃三峽之北洞庭之西所

謂夷若寇者亦時煩刁警焉今楚諸郡吏束手而乏善策者不荆

獨哉戒戎備謹隄防乞蠲恤補荒冊其要務矣

獨哉戒戎備謹隄防乞蠲恤補荒冊其要務矣

獨哉戒戎備謹隄防乞蠲恤補荒冊其要務矣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四 湖廣上 二十一

岳州府古有苗氏之地九江俞會介潭昂巴陵之交曰洞底蓋實建

康上游東南巨浸上流最急者安之北津宋紹興間楊公據以為

繁岳置制擊之其技始駭揚公乘大水破岳州仍走入洞底浮舟以

碎湘州制置使岳飛伐君山木為巨筏塞諸港以腐木亂草浮上

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怒乃射則草未礙塞

舟輪不行飛急擊之賊奔港中為巨筏所拒官軍乘筏每歲夏秋之

交岷峨水溢自荆渚汎湖波濤浩渺冠盜乘之操舟嘯聚莫可

詰禦按荆冠入湖有三道或由荆江順流直指城陵磯或由調弦口

故成化中指揮卜馬祥劉康三面乃今設立江防統率守備而禁斯

厲矣洞底湖延袤千里自古盛賊期數東接長沙府設有虎府營田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四十四 湖廣上 二十二

接常德府設有古樓丹港小江三巡簡司及洪沅沅江明山三哨官

軍防守東北下流通嘉魚武黃一帶長江漢口尤多運通河陽湖流

賊出漢沿江設有城陵白螺鴨欄等埠石頭潭州新灘百人磯八巡

簡司及東江茅埠竹林灣三哨官軍防守西北上流荆河設有瓦子

灣密圻黃家穴三巡簡司及華容安鄉漢口三哨軍兵防守嘉靖初

設江防兵備僉事設攝之先是成化間設現戎職以都指揮體統

奉勅守備自設江防而守備之勅裁矣若夫邊境隣接猺夷重

其守備所轄自相陸沅江下通監利嘉魚云

固互林險阨斯大洪武間山酋覃屋連構諸峒為亂尋致易平撥夷

率服洪武三年冬覃屋叛以江夏侯左丞周德興帥兵至德興屋特

率衆守關德興拔其關賊乃大潰明年三月擒屋以歸又洪武二乃

十二年春千戶夏德忠請九峒峒蠻復叛上命東川侯明海討平之

美平○朝南○鄂安○人土○黃河○魚龍○夾石○若南○桿桿
屬桑苗撥出沒初置添平麻察以捍於東其隘各十添平麻察皆守
龍溪○長縣○唐國○選望○漁洋○石島○忠靖○走避○細沙
麻察所屬十隘為黃家○九女○靖安○攔刀○青山○山羊○櫻
桃○曲溪○梅梓○宋所設隘各土官百戶一員掌印以防守容美
門應利二縣民充之置安福以控於西其關有四黎桑千戶所防
冠○四關為九淵○關口○野平○江每關旗甲一人督同而永
甯人犯把守其在慈利者又有油羅大泉子制野鷄等關
定西通永順承順宣慰司亦苗夷出沒北抵九峒控扼南甯與九峒
相為唇齒距九峒衛一兵防夙廢本衛軍千餘人先年以其半調守
三關之險僅寄空名三關○龍林去衛西北百二十里○後坪去衛
東南四十里皆承順夷人出沒之所久不置兵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四十四 湖廣上 二十三

把守○黑崇去衛東南百三十里先年設百戶一人把所藉以捍禦

守桑植等處峒寇今防守藉於九峒本關亦盡廢弛矣

者為大庸一所守禦千戶所去衛三十里其衛所軍士俱國防江

岩下青魚茅岡一隘而已正統中招撫才五十戶立其酋為峒長今

亦徒存守隘之名而非我族類矣其金藏桑備禦之關有隱匿焉外

此稱險者巴陵南五十里為鹿角鎮設巡簡司按巴陵有道士洲地

利于東陵之上蓋據波瀾以濟臨湘北十五里為鴉欄鎮西南四

十五里為城陵磯各設巡簡司又設平江東南二里曰昌江山吳將

屯兵東北百里為石牛山山多岑石有大寨石大者可長壽鄉有長

壽鎮設巡華容南為古樓寨南五十里為赤亭城前六十里為明山

鼓樓成化初洞賊出沒州衛東北百十里為黃家穴設巡澧州泗

水口為狼倉哨州北七十里東接安鄉湖北連荆江每值水漲伏

創設巡哨歲遣千戶一人東三十里為嘉山鎮設巡

三河口關七十五里為古城岡相傳昔人此嶺之所安鄉為小黃山

元熊義山慈利為白抵城前見賓即洞前見為安福寨又為索口寨○西

澧州東九十里為老口鎮成化初洞賊出沒乃其北連接峒則石門

夙稱巖邑可令失守執成化二十一年以縣無城池議撥凡為關十

有八寨九隘二十有二峒二十哨八巡簡司八擊論經岳之畧則

石門慈利山嶠崎嶇筆架是通九苗洞處滋潛達于岷江建瓚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四冊 湖廣上 二十四

而下揚舲風驚頃刻千里荏苒之盜時或肆志焉故分澧守臣飭備

九乘江防專道彈壓洞口用以扼吭豁峒橫鏑江湖而坐銷逆節也

法曰恃吾有以備之澧之控日虞其反側益戾然矣江防上游得

亡軍弱之慮乎誠募勇敢盜賊曠選地而署之令民又各以其族自

為圖保諸翼夷者繼寇者令詞察之軍衛之職守望也或選懷媮惰

藉以為市而縱其出沒者必置之法焉即有狡若楊么技若槃鉢不

煩尺組縛矣若乃華容安鄉歲苦水患遂乘而虞幾無人色已陵江

湘廬井不改彫瘵半之邦本之慮不當憚而衙恤之乎

襄陽府為歷代攻守之地中興伐楚詩頌殷武伐淮引唐節為屏蔽

州河南唐依荆者為唇齒方城漢水屹然天塹故進可以盪秦越退可

以保上流其險誠足固也春秋時楚成恃此旅拒桓師齊桓桓楚火

不供成王待有方城漢水南宋時為偽將李成所據遣將岳飛收復

之紹興中襄陽為成據米勝謂當先取之上曰今就委岳飛考上

命飛收復率王萬壽自鄂諸將襄陽米勝非許飛遣事建節趙昂請

乃以兵兵我師與連戰大破之連復襄陽及即隨諸州飛收復

王貴張憲連擊賊兵又復鄧州軍勢大振上謂宰相曰岳飛既收復

襄陽鄧州諸軍分途迎敵使之無遺類即中原可復初飛遣張憲引

兵攻隨州餘不能下牛皋請行乃累三日殺往來未盡而城破飛進

復鄧州董先頗有功李成聞鄧州失守乃奔襄陽遁去與虜偽合兵

屯節之西北飛遣王貴張憲至城下賊兵來戰董先出奇兵邀擊大

破之賊將高伸入城據守將士蜂附而上遂克之飛移屯德安捷奏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四冊 湖廣上 二十五

至上曰朕素聞飛行軍極有紀律未知能破敵如此也 本朝克偽漢以舉全荆則郢城四戰

之地皆今日當守之域顧所轄州縣間列萬山中逋流嘯聚為患巨

測乃設臺臣開府即陽聚地合駁其臺臣先後建白備禦之謀詳矣

巡撫原傑疏見文編 又巡撫王恕疏略曰襄陽荆州二府地方接

連陝西四川河南要害去處因無盤詰各處流移軍匠僧道入等往

往來彼此耕山或結庵成久為非看得房縣板橋山穀城縣石花街

南漳縣七里頭襄陽縣油坊灣富陽縣漳河口俱係強盜出沒聚閑

去處合無將前項地方每處設立一巡檢司會同守兵常川盤詰問

籍者聽其生理不附籍者除回移造庵觀者拆毀無牌者解縣問

罪還從無文引者不許擅入前項申嚴預計責在官封疆者非其

諸地險襄陽西南三里曰虎頭山其上為虎門堡新城堡見西三十

里為油坊灘賊多出沒西北三里為樊城關設巡司為柳關西有七里

店關七十里為豐溝鎮設巡司九里為老龍堤關東臨漢江西抵萬山
此得十里為東津渡關高頭堡石門堡南七里為鳳林關九里為觀

音關關宜城東為犇丘城南漳西北七十八里曰荆山三面險絕惟

西三百里為礪礪關西七里為頭鎮東五十里為方家堰西南

百五十里為金廟坪以上三處各設巡司西三百五十里為隘門關穀城南

六十五里為高山堡西五十里為石花街設巡司光化西二十五里為

左旗營設巡司均州西八十里為黑虎廟設巡司東南八十里為小江口

關北五里為槐樹渡關六十里為油瓶關凡為關十有二堡五巡簡

司九按唐憲宗經畧諸鎮守臣李吉甫嘗圖上地形生覽要害簡定

天下郡國利病書卷第四十四 湖廣上 二十六

襄陽居楚蜀上游晉唐更謂此地其險足固其土足食誠天然之

形勢也且東瞰吳越西控川陝南跨漢沔北接京洛水陸衝轍轉輸

無滯與江陵勢同唇齒昔之英傑以此即當建業為左右臂地利無

敵焉顧國家承平既久武庫于戰俱化為鑊鋸橫斷四達吏日吮

民之膏以潤輜軒之較不且坐罪矣吳暇為邦本計設中原有事無

能無煩於經營乎故襄陽之患不在水旱而在要害之無虞往年嘗

築樊城議者迂之故旋築旋圯夫策之於樊猶武之於漢也一水衝

之南北之犄角固於是乎在城復不起將撤其蔽而召之寇也即方

城漢水於地利何有哉

即陽府僻在荆北一隅接壤雍豫國初流通甫定成化中寇起乃設

重臣控制為中原巨鎮尋置即縣及都司兵衛守以官軍百年寧謐

其功隆矣正德中添設總兵旋罷而莫之能制國初令申國公勳督

以大兵掃其穴而空之禁流民不得復入成化初又有劉千斤之亂

乃尚書白圭撫撫恤朱永總兵李震會兵討平增設防守始以副都

御史楊瑄撫撫其地未幾李嗣子小王洪等復亂右都御史項忠平

之逆留撫其地未幾召還不數年流民復聚左都御史原傑至處置

附庸丁口設府縣以統理之都司衛所以控制之購始有府及司衛

時成化十三年也是年湖廣鎮守等官奏荆襄二府山深地廣流民

為患難于撫治乃勅修理太和山少監常賁分守荆襄地友先

是原傑屬御史吳道宏于上奉勅巡撫湖廣提督八都軍民事政

進傑兵部尚書留道宏按其地撫治荆襄之任則河南巡撫李

之至十五年始命道宏撫治鄖陽等處提督撫治之名自此始撫

之地北至華陽南跨江漢西連岷嶓東盡沔水南北一千四百里東

西二千五百里有奇其山峯連綿岷嶓東盡沔水南北一千四百里東

天下郡國利病書卷第四十四 湖廣上 二十七

耳為南條之大宗秦嶺而西攀為岷嶓餘支盤踞於江漢之間皆武

陽為天目凡撫屬之水華嵩以北歸業以東入河岷嶓以西入江泰

南嶺東之水則皆入於漢其北則歸業以東入河岷嶓以西入江泰

泰其門戶其西北則歸業以東入河岷嶓以西入江泰南嶺東之水

其西南則三峽灝灝九江之險皆在焉南臨荆楚古今用武之地信

撫院運都指揮康泰平之弘治庚戌竹山寇野王綱作亂于洪縣康泰復平之弘治庚申何淮作亂連會事李吾擊之于宜城正德間川陝兵燹諸盜起刑部尚書洪志都御史林俊撫治都御史劉琬以川陝兵燹之隙諸寨有正德辛未直隸山東益起賊掠南北官軍莫敢接劉琬會同太監周景督兵崇之于唐縣賊度不能南入遂東入唐鳳臺諸寨未徐學作亂于均州盜池都御史徐蓋遣指揮孫昂討平之又越敗賊遣指揮李錦擊破之己丑楊時政等為亂流劫商南上津南鄭諸縣都御史潘旦遣都指揮王言勦平之立廟川堡已亥平利竹房群盜起各聚眾依險行劫至枝竹縣主簿勢最猖獗都御史王以旂遣都指揮張坦即陽府同知白清會擒之斬于即市以前後臺臣撫臨其地取次討平設險之慮周矣正德嘉靖間凡數統敵權導加以兵狀開堡之謀日即城東起二十里曰府城黎子山益精密即有卒然之變無足慮矣今廢七十里為梅子關為礮石六十里為雷峰壩設巡司百二十里為地峪關西北七十五里為青桐關李四關百三十里為小關南為龍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四冊 湖廣上 二十八

門天馬關西南為石門關為九室關百八十里為月竹關其諸地險竹山西四百里為鄧家壩堡無治潘旦疏建近於界義中陝西等處捕又距縣九十里通陝西四川則為洪坪堡西北三十里為聖母寨西百五里為中山寨西十五里為黃茅關西北二百里為吉陽關設巡司房縣在唐有京西平安關咸平五西南三百里曰馬口良堡治原保東十里為湯池關西三十五里為房山關入北十五里高規關關東二百里牛心關西二百五西北百五十里為板橋山設巡司十里瑞峰關南六十里雲峰關上津西南五里為姚娘寨南五十里為楊六郎關東北七十里為絞上關南百二十里為江口鎮設巡司西北百五十里為北山寨通四川

徑路則為廟川堡無治潘竹谿西六十里為土關西南五十里為五陵關東九十里為尹店設巡司為寨五峒溪得勝將即西治西為南門堡東五十里曰方城山見南五里曰馬鞍山口堡高關二縣縣二金花保康西一百二十里曰望夫山其上有堡治葉州建其疏畧曰保康縣望夫山林木稠密人煙稀少東抵馬良坪通利州連安地方西抵柘木寺陽通房縣地方南抵興山通四川地方北抵武當通利州穀城地方四通八達截山小路盜賊出沒要害之虞如遇竊發難離堡望遠急難撲擒立堡分戍民得安生矣為馬良坪堡知縣蘇其餘保豐地方通南漳保康二縣各九十里則為常坪堡原據利州右衛官軍防禦襄陽縣距府九十里北為太山廟見移有油抄遂安南為襄堡枝江為招來堡江陵為孫黃漢淅川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四冊 湖廣上 二十九

一百餘里為金子堡吳村乃即縣舊氏沈陽為家河關新野為青水嶺鄧州為黨賊口又名順陽川路通內鄉淅川均內鄉為夏館山半川堡襄城為鵝頭關有巡司係西鄉為秦蜀要害交境為鹽場關有巡司係平利二百餘里通湖廣竹谿及四川大寧鹽井大路為鎮坪有巡司鳳棲一百五十里為柴關即留壩巡司商州一百八十里為武關有巡司一百六十里為秦嶺關有巡司洛南為王家巷堡因賊王九等為此皆接境要害故詳據馬元為關三十堡十有四寨十有一巡司十有三即陽介雍梁之交控引宛洛蔽翼其地多崇岡疊嶺民事慎悍而憚拘押雖歲時群處僅以財力相雄長

有俠風四方游民其瑣尾仇讎與挺而走險者多逸其中久而滋煽
因易為亂承平以來剽盜數起一方擾擾四藩同憂始議更邑為郡
治之繼命中臺大臣開府秉鉞為鎮重焉然後威靈元稜逆節銷伏
稱康又矣諺曰何知盜穴山若菴蓋今四民安堵如故但其山勢巖
險駢附稱盜穴者蓋多有之往歲保康殺長吏之事可鑒矣即安暇
猶宜統云云

常德府古黔中地九江包子東南五綸紫子西北洪武十四年五溪蠻叛命周德興討
之乃荆岳之肩臂苗獠之咽喉也漢建武中縣蠻負險猖獗伏波進
營壺頭而賊人乘高守隘以償其師按常德之險莫先壺頭山險水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四冊

湖廣上

三十

人莫當漢征五路耿舒請從充道焉援不從卒管壺頭竟以險不克
進大衆憐憐行死而援亦身與悲哉蓋壺頭俯實大江辰淑二水經
焉資水界今辰常之間清浪驛則五路蠻出入路也魏子嗣入常德
境據我兵上落重或動則險鼓譟如建統水我兵仰攻勢必難入
故善戰者宋紹興巨寇楊么破昂而帥臣疏請昂置之間宜宿重兵
以圖恢復之漸識者韙之李綱疏畧曰荆湖之地號用武之國宋保
兵嚴西蜀之號今可通襄漢之有東南控扼西北當於昂置荆鄂皆宿重
營援可援乃以復中原之漸也 本朝於其地初建總戎秉鉞關外
乃後移鎮會省國初於有苗遺種隨地設官入憲吏治弗及孽牙滋
帥府于常德嗣後都督王信復建帥府于武昌尋以常統以江防憲
德帥府拓為藩封而鎮遠侯顧璘始疏請水鎮武昌云云統以江防憲
臣嚴之以兵巡哨守既云客矣顧承順之徑路未防即西北岡市蔡
觀諸夷介子石門慈利之閭通水順夷乃其而沅陵之叢山猶障即

南通沅陵其桃源諸縣山僻民稀時多燕子洞之道流剽掠洞在長
級奉今設白馬高都二巡簡司以防之
縣國初有流賊張廣勝數而洞庭夾之守禦日繁先是以郎臨洞
百人馬亂百戶楊鎮計擒之而洞庭夾之守禦日繁先是以郎臨洞
洪沾沅江明山三哨分衝餘軍各五十人防守嘉靖初設江防食事
于岳州縣領常德七年食事陸鎮始令指揮一人巡江自郎東德山
潭歷龍陽天心小河抵沅江哨又自沅江之柳家營南抵長沙口
洞度夾而洪沾沅江又自洪沾赴南石潭而至明山哨乃南抵長沙口
馬港古樓諸巡簡司皆隸焉調發糧餉始無虛日而巡視洞度戎賊
復熾統之然悉屬江防節制也顧洞度夾為盜賊巢穴民以網罟為
生要散冬聚易與為寇華容沅江中人無百金之產職此故也隆慶
元年兵備美議設水操軍二百四十人置戰船一十二隻分江河
至明山二處江洋警備漸嚴矣方今英世承平脫或變生不測屏
捍之謀誠當如宋人所謂募戎兵除戎器若矣紹興六年知岳州張
之而壺頭之守尤宜加之意焉壺頭不守則馬澧俱困而刑可窺通
來常德之兵調戍廣西及靖州道州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四冊

湖廣上

三十一

諸夷幾千餘人嘉靖間沅州添設帥府其他可憑之險武陵東為張
復調百二十人兵分勢弱隱憂匪細
若城寨白起遺將張若築此拒西為司馬錯城泰使錯與張若伐楚
扼五溪咽喉焉南為善德山其上有南城宋宣撫使韓宣以城守不
援後入修之
南城潛水等處各挑源西南十里為白馬渡南一百二十里為高都
鎮設巡簡司元置麻溪沅江西三里為劉公城相傳昭烈嘗徇武陵
鎮蘇漢巡簡司今廢
湖立城元置齊龍陽東北二十里為馬港口西北四十里為小江設
巡簡司今廢
巡簡其為堡十有四○為橫山○黃港○龍渡○鳳橋○羅平○黃公
○漢州○芙蓉堡○置則一方防禦之要也乃其營伍單虛當有軫長
慮者矣國初初總制官胡汝招撫七十路頭目并陳友諒漫散軍共
處者矣千人為守後調蘇常軍又調襄陽軍補後并各處充撥諒衛

者合旗軍五千六百三十人有奇後調靖州廣西道州更戌旗軍洪
沽明山沅江哨守旗軍各若干人嘉靖二十八年添設總督軍門議
本樹據選旗軍一百二十人分爲三班行委指揮二員每五百箇月輪
換圖遠今本樹旗軍數之原額十喪七八見在者止有一千一百零
一人僅足以充靖廣道沅等處更戌之後巡捕巡江及洪沽等三哨
調撥不敷則抽選近例充實營伍領田屯據并舍餘丁壯者補之頃
耳據單諸苗株出劫掠特其產數屢抗王師二遇
征討本樹旗軍應聽調用軍伍空虛識者憂之 常德之西南壕

接五溪其諸蠻錯居標校樂禍自漢已然非可以禮義法制柔也至
於岷江泛舟橫東洞庭辰沅諸水靡所注洩則逆而陸浮故龍陽武
沅咸罹水患於是當事者爲脩槐花大園小決西湖諸堤捍之然後
阜隰田廬不至爲水腹吞沒者以防固也額水之存至也民或知先
爲慮他徙以避即跋涉爾猶能扶掖提促以幸旦夕而地無重兵脫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四冊

湖南上

三十一

諸蠻群不逞聚張境內風馳雲駛鐵鉞相逐元：將何恃而厲禦之
故防夷之策視防川尤宜慎固焉

辰州府爲武州之障蔽據溪峒之上游重岡複嶺截然險峻諸蠻據
此叛服靡常崇古患之唐于此置都督府歷代據地設險以陰折其
踴躍之志往事誠可鑒也宋乾道中前知辰州張本即請歲增給民
人分屯廬溪等處以防諸蠻使邊患永清可免其時調遣之費康
定中辰州蠻酋彭仕義內寇命使書即當簡夫免至則督諸將遣兵
築明溪上下二岩據其險要拓取故 顧麻陽峒鎮寧銅平諸山爲
苗巢穴周迴千數百里懸崖鳥道叢菁蔽比巖瘴蒸騰陰雨恒多視
諸溪峒獨稱阻絕往：乘晦冥據險爲亂嘉靖初山苗龍求兒借稱

酉陽諸蠻連亘各寨流毒三省皇上震怒特命臺臣萬鍾會同都御
史車純調集兵糧兼行剿辦於順保靖土官彭宗奇等取次攻
克之按舊經疏有以此夷先是宣德七年用兵十二萬攻固九個月
勦賊過半正德七年用兵五萬攻固四個月勦少無多今切擬用兵
六萬期以半年臣傳訪各賊巢穴如靖州等山接連三苗當其險絕
之虞賊寨之時一夫拒守百夫莫前與其多兵以冒險而犯欲速之
虞不若減兵以存糧而圖持久之效乃減兵三萬大抵以剿之威付
撫之思今雖平定但地方大壞極故苗夷動難安目前雖已寧帖
而後患所當預防遂條上方略專意防守不事征進後至丁未遂大
用兵兩省騷動迄無成功萬又嘗有書與中朝人其言曰苗賊巢
穴如蟻爾當公等山峒接連湖貴四川周回千數百里徑皆所居人
跡罕至其營寨鳥道莫可踰攀狹路羊腸不容並足且竹箐叢生
望無際幽巖曲澗在：皆然難次揣比殆無空隙人非側有備實
能入也賊從內而視外則明無以伏擊得志我從外而視內則闇難
有長技莫施當援軍前漢土官員曾經兩廣滇蜀等處征進者皆云
山峒之險峻各苗亦有之至於竹箐之深阻則所未嘗見也其地利
之難如此苗巢所居率皆險僻幽巖天精之日亦將午而後開朗未
補而已悔與但遇稍陰雨霏霧逆濤毒大莫辨計其陰雨十常六七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四冊

湖南上

三十一

蓋山嵐瘴濕氣候鬱蒸之所致也其天時之難如此先年土官守法
易以駕馭苗夷推魯魯易於卒獲自正德以來遠方多故土官征調皆
慮情此苗以爲前鋒用能克敵稱強及至近年土官構讐各厚餌且
苗以助收稅因而起釁生亂由是土人與苗互結讐情多事制且
其伎倆亦爲賊所窺破無復畏懼今用土兵不免前弊欲撤而不撤
彼以切近之地素怨之情不但引誘窩藏在所必有甚或借兵肅
豈能盡防況湖貴官軍皆不足用湖廣除承順保靖之外其餘土苗
可調之兵能出千數者無幾至於貴州舍固陽平泰之兵愈少而愈
難矣必欲別有調兵則又不諳地理成功難必而其沿途擾害尤不
可言決難調其兵勢之難如此苗賊嘗言朝廷有三不肖所謂軍者
千萬山峒又云諸葛亮有七縱七擒我苗有三不肖所謂軍者千
萬山峒又云諸葛亮有七縱七擒我苗有三不肖所謂軍者千
伯官府報多蓋以軍雖多而山箐深險力未易施報多而圍困久
長勢將自斃然彼明知道路梗澁運糧甚難料不能多故爲此言其
狡矣臣測機專命大臣一人總督而制禦之尋以事牽召還久之
以憲臣領其地而群苗底定矣其諸地險府城西南百三十五里

劉尚城今城隍廟亦足西北三百里為高巖鎮設巡司西三百里為鎮

溪設巡司為大刺鎮設巡司在保沅陵南城外為南水關西為西關

一百八十里為浦寨一百九十里為黑栗寨百三十里為麻夷汛

寨皆夷人出入之衝為池蓬寨設巡司西北百二十里為司明溪寨

時置今設二百里為會溪鎮寨設巡司三百五十里為清水堡永樂初

重房屋辰州衛城接廬溪西二十里為倭獠寨九十里為河溪寨

簡二百三十里為鎮溪軍民千戶所宋於此立寨本朝洪武中建

妻長石峇中寺四百北三里為虎頭寨元末兵變土人楊澤西南三

十里為院場坪設巡司一百二十里為招諭寨西北百五十里為子寨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四 湖南上 三十四

皆宋建為要夷南三十里為蠻溪堡又四十里為新池堡○六十里

所居保障遼闊南三十里為蠻溪堡又四十里為新池堡○六十里

設巡司西南七里為陰隆江堡在鎮溪千戶所又四十里為爆竹堡○

簡司南陽堡○八十五里為大四堡西四十里為寨陽堡以上十一堡

辰溪東南一里為渡口鎮設巡司淑浦東二十里為紅旗洞五代為

武陵諸蠻至此兵山三十里為鎮寧堡設巡司南四十里為據老寨

人為捕溪隘八十里為龍潭堡設巡司北二十里為長坡隘為白露隘

東六十里為思溪隘又為油良隘八十東北六十里為漢口隘沅

州西為西關漢武物建以護往來二十里為若溪寨一百里為漿州

寨本唐蕭州後改東四十里為羅舊站堡西四十里為白茅灘哨

堡又五十里為冷水站堡○九十里為晃州西一百二十里為鮎魚

站堡又一百三十里為南寧哨堡○一百五十里為西一百九十里

為岳州哨堡又二百四十里為德勝哨堡○永定哨堡○二百五十

為平蠻哨堡又二百四十里為德勝哨堡○永定哨堡○二百五十

十里為相見站堡以西三百五十里為柳塘站堡營平哨堡以上

上六堡俱隸鎮遠衛以西三百五十里為柳塘站堡營平哨堡以上

偏橋衛黔陽西南四十里為托口寨九種諸東南五十里為洪江

寨北二百步為黔陽堡南二十里為竹灘堡東一百里為安江堡

安江頗設巡司以上三堡景泰初因溪峒賊麻陽東北五十里

出沒設立俱隸沅州衛設巡司官軍哨守守軍

為廣門寨設巡司除寨五十有四為陽民見板民○見者民○桃枝

頂勒民○大哨苗○孟洞苗○小積苗○高岩苗○崇山衛苗○東

柳苗○彭山苗○下水苗○板橙苗○紅岩苗○沙溜苗○盤孕苗

苗○西苗○排那苗○大畧變○中畧變○小畧變○爆木坪○老麻

苗○亞保苗○谷扯苗○小五團○孟雙苗○西雙苗○冷水溪○

地耳苗○昔即苗○毛江苗○大五團○呼囉閣岩洞苗○板栗苗

○團溪苗○小八坪苗○彬木苗○亞吾苗○田保苗○留紋洞○

科鐵鑛○大塘○盤營苗○老奔苗○九為關三堡三十有六寨七

十有一隘八巡簡司十有六 夫五溪種落寔繁有徒大率皆槃瓠

後恣睢而驍鷟上下山阪捷若猿騰輕若驚舉時出搖撼為齊民憂

故歷代為戍守之區嘉靖間諸蠻嘯聚蹂躪突發合數兵之無功迺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四 湖南上 三十五

簡命大臣開府于沅撤諸道軍眾阻深入以火底定噫亦動矣聞諸

蠻初起慮戍卒難呵往來以利還或以所擄為謝久之益狎迺結

諸奸豪今先事為鄉導稍露食民之羞藏以害我兵異時當事者慮
激生變因幸一切予之撫以苟目前坐是諸蠻有所恃愈益驕恣不
逞矣此其釁蓋華人階之豈盡蠻俗悍哉今威震蠻蠻諸蠻外皆奉
約束齊民噫然獲就衽食無他虞第先慮而設防則諸蠻前事察其
所以階之者毋覆蹈焉可矣

長沙府古有南國之南境為宋重鎮宋傳云重湖通川陝之氣脉九
之重洞廣據東南都會之上流巨寇據以為亂故今五嶺三湘之間
皆長數大澤寇每乘之嘯聚奔駛國切湘鄉土苗易華及陳友諒
陽宗討華平之文責復攻掠辰州上諭環曰湖南地接溪洞特險員
固叛服不常宜多方以取之其山寨絕其無探鳥合之徒志在據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四十四

湖南上

三十六

據說縣所得勢必貴職乘機割據有從開釋收復鎮靜以緩遠人於
是據與張彬分兵進討諸洞事皆清文責遣走資慶洪武二年陳友
諒故將饒昂臣以茶陵叛潭州指揮嚴廣討平之於是瀏陽土苗黃
寧茶陵土苗黃寧道相陰土苗吳仁璋湘潭土苗劉玉湘鄉土苗
李祥攸縣土苗王崇德皆欲附嘉靖中為封疆計者其當申嚴防禦
於此矣外此險而可據者長沙距縣十里曰北關東五里為東關西
五里為西關北二十里為德羊寨西北九十里為橋口鎮鎮設巡善化
東四十里曰關山見南五十里為暮雲市鎮設巡西北五十里為靖港
鎮設巡瀏陽東百五十里為羅家寨鎮設巡醴陵北十五里為石門關
二十里為建安寨高三百餘丈周十里五十八里為五溪一名華山

五溪寨昔西曰西山唐李靖嘗九十里為溪口鎮設巡益陽東南二

里曰龜臺山相傳吳魯肅西南五里為賴潭漢昭烈入蜀留關羽鎮

陽長沙零武三郡羽爭之吳湘鄉南五十七里為武障市鎮設巡

為大洲堡嘉靖甲子都民劉慶南戶丁百餘人結黨作亂食事苛延

東二十里為美蓉寨三十里為鐵釘寨西六十里為香爐寨南四十

五里為鳳嶺鎮設巡安化之險隘曰梅山梅山在宋環列溪洞照亭

正章傳指置會湖南特選判官蔡瑋以開招而統領之書房檢

運副使合謀經制龍塘寨宋茶法嚴甚邑伊溪中山濱江東坪產茶

即委於清江龍塘寨建寨命將統之歲一易戍民額以安宋諸寨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四十四

湖南上

三十七

險要地寨有團保東八十里曰司徒嶺崇周峭壁鳥道崎嶇宋上將

西五里為梅子口寨東南七十里為七星寨東北九十里為守溪寨

西北百二十里為白沙渡寨西南九十里為游浮寨五代孟康為建

寨以防禦一百二十里曰黃羅藏見南五十里曰大霧山峻巖深

常獲其上宋建夫中金駒茶陵東八十里為視渡口設巡簡司又為

虎背○嚴和○古城○老虎○白石○高水○仙寨十日花石○

二十有二巡簡司九長沙土野沃衍下有洞度之輸泉源漢出

山岫故鮮水旱稱善郡其民機樸而事錢鐸以殖禾食無所仰於四

方乃他方游民徒手張順就食其間居停之家初喜其疆力足以任

南畝往：僅客畜之久而游民多智辨過其居傳主人其主人亦遜謝以為不及因請諸賦役願與共治或就硤荒蕪田予之墾而代繕其賦不以實于官及其父也游民或起家能自稼穡異時居傳者或稍墾替致相傾奪間有田則游民業也而賦役皆主者任之故土戶強則役客：戶強則累土訟獄興而不可止者其來漸也曩其強弱而均之因業而定之籍毋使蒙冒而爭焉司土者其加之意哉寶慶府介衡靖辰永之間有輔車之勢地若僻安而境內武岡城步諸徽谿洞苗蠻彈壓是取焉宋以大猺洞地置五寨則戎備之嚴所從來久遠矣其為設險則邵陽之堡三白水○沙平○永靖各設官一員督領丁防禦萬層二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四冊

湖廣上

三十八

年知縣歐陽撰於城外四西北八十里為隆回鎮設巡為巨口關新各設守望樓一座以便巡邏
寧五東高白馬關二都新化之隘五隘○黃泉隘○樟木隘○石門其堡三○黎平○花橋○紙錢各設北百里為蘇溪關設巡武岡之堡六○九官一○督領丁防禦
漢○白食○敬嶺○太平○東百五十里為紫陽鎮設巡南六十里安樂以上六堡設官軍戍守
高石門設巡北四十里為四破口設巡城步據蠻洞距口苗路凡七城步關苗路四曰風界○塔溪沖口○大古山○連荷山○大水洞苗路三曰舊宅界溪山○斜頭山○洞頭山○七路○長沙哨六百二十新寧隣接徭苗置哨守二所○衡州哨守千戶所○長沙哨守千戶所○衡州哨守千戶所○衡州哨守千戶所○衡州哨守千戶所之外每耳輪撥千戶一人東九十里為靖位鎮設巡百二十里為楓領班軍百餘人哨守
本領關皆其可據者焉屬邑與西粵全州接壤是以山猺洞蛋割枝之禍無歲無之而城步茶毒尤慘頃者靖武

間有警：朝議勅武臣分間防禦凡為關三堡十有二寨五隘五苗路七巡簡司六：邵陵地控谿崗其望荒僻諸蠻荒僻率驚抗莠蓋自古患之：國家分布戍卒遮列險要斷其出沒責以衛所而詰戎憲臣與郡邑長吏特謹視之為備蓋甚設也顧其重趺累繭歷險捷飛來往飄忽莫可踪跡則吾所為防禦者豈必逐：然角技於山阪為武哉要務防吾之戍卒使其守望偵謀咸有實伍毋事虛名其陽戍而陰翼夷者必重繩之民有矯黠不逞窺見荒僻以通賊後或年為奸利潛與引導令保伍以實聞於官不爾發且連坐獲導夷者以獲夷之賞于之而又令各以便選地力為團與戍卒則聲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四冊

湖廣上

三十九

勢聯絡法度修明諸夷將懾息矣
衡州府控引交廣聯絡溪峒而瑤獯休山負固偏發為患守者怕豫計之嘉靖中兵備副使陳卿嘗于漢武之地皆築垣墉外關溝濠而于兵戍以時蒐閱深澤險隘其險有可憑者府境西八十里曰鍾武城據此孫堅平之
鎮設巡南二十里為松柏市設巡衡山治南為嶽津鎮又為雷家坪簡司南五十里為羅渡鎮設巡安仁西二十里曰楊梅峰前見西簡司南五十里為羅渡鎮設巡安仁西二十里曰楊梅峰前見西為月嶺其土寬平邑屋連延正德中相公山寨諸葛武侯南五十里曰曹婆山山勢峻峭徑路幽僻舊七十里為潭湖鎮北三十里為安平鎮各設巡簡司
安平鎮各設巡簡司：鄧縣為黃煙堡一入領軍把守

袍洞在縣善鄉相連桂陽縣與江西接壤其洞乃上猶所轄近年因
招兵攻東一百里為黃洞在縣善鄉近江西大吏縣界正德中
始平其穴東一百里為黃洞在縣善鄉近江西大吏縣界正德中
今各田土招人聚居耕種北八十里為泗洲鎮設司南六十里為牛
營設司臨武西北二里曰舜峰山舊名千級其上下皆邑民為太平
營在官山後知走馬營先在板寮營以其地不狹險今遷走南五里
高鵝頭營設司打手黃茶坪此地有鎮守營舊時知縣譚孔言
揮一人領三十里為韭菜營西三十里為水頭營設司打手西北
八十里為兩路口設司藍山北四十里為乾溪設司打手西北
里大橋鎮西二十里張家渡九為寨二堡一營五巡簡司十有
東二十五里毛俊堡各設巡簡司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十四

湖南上

四十

六 夫翼軫之指下當衡山據五嶺之上游跨兩粵之裔域故湖南
與區稱衡州焉乃其俗雜三方地紆駘麓巖居谷飲之子狙習窮僻
憚於檢押聞官師則震懼望公府則惕息故多束手而聽於里魁請
以服勤所得共賦役佐以食飲道里用度諸費予里魁代之輸額里
魁非盡行誼人也間取而乾沒之急則以高已輸而以適坐原予若
官虞齋閣樓藉而責徵則通負明列命操練而連之彼其人至亦不
知謂何而積逋至此不已則飲泣稱貸代之矣故甲之徵里者固十
有四里之噓甲者則十有九而山谷之民為甚焉司牧者其儲神察
之也

永州府據瀟湘上游地引洞度吟接西粵接廣西而山谿洞蛋窺伺

初殺昔元成宗時湖南冠亂縣夷永寶而左丞劉國傑尋討平之當
時制禦方畧今可以不講元成宗二十五年湖南益隆一併作亂
國傑破之斬首萬餘衆悉降乃相要地為三屯在衡曰清化永曰烏
符武周曰白雲連其寨守之每屯五百人以備賊且墾廢田務使
賊不得為巢穴降者有故田完盡還險在四境者零陵北七十里為
高溪市設司初陽治東為歸陽市六十里為白水市北六十里為江
相市百里為永隆太平市各設司東安東南一百里為蘆洪市設司
道州南四十里曰蔣居山地名四眼橋本州要害首領之聯絡九疑
洲數居其其上高四營清塘營○清連營○又為鎮南營知州羅斗
精銳者守之入營賜卿有白鶴營寧遠北八十里為白面寨設司為
營樂卿有營樂營俱有哨守官軍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十四

湖南上

四十一

太平營正德間建又為扼蠻營○永安營○桂里營○大陽營漢口
華遠為楚連境知縣周諒慮其有警請建營以控制之
為演武營辛丑知縣李公相其山勢環合處關路樹營寨兵為鎮
惠遂入為營十望城○大富○銅鈴○勇戰○三平○平定○新田
二營萬曆二年營永明南八十里曰荆峽鎮山兩岸對峙若城壘相
聯事知州蔡光建永安明之關隘為桃川司設巡司為白象堡西
昔差鎮官照中省之令寨兵禦守焉桃川司設巡司為白象堡西
為白石壩營司營十有三石壩○土寨○小水○苦子○茶板○
楊柳○又山江華南六十里為錦岡鎮百里為清塘東二百里為錦
田寨各設巡營二十有四高寨○神仙○山父○白芒○金鵝○車
威○豹輪○鎮遠○折衝○克敵○靜南○鎮中○九為堡一營六
堡○見龍○牛嶺○富農○望高○大溪○五里

十巡簡司十有三、異時言者以永郡為古蒼梧之野、當湘灘之交、唇齒全挂、請割隸粵西、天子下其章、令兩藩熟計、以聞、時楚中議者以衡永壤接、求即割、則衡陽孤、即酉陽、即陵、將解屏蔽、聲勢不相貫、且永民世楚已久、一旦隸粵、土俗弗宜、請如故、便從之、故永之不改隸者、勢不可也、若乃漢道長林、岨介蠻落、時或締突、以驚耘牧、而馬鞍嶺、荆峽鎮、尤稱要地、嚴兵防戍、及今宜為石畫焉、

柳州地當五嶺之交、蜿蜒磅礴、連亘江廣、峰巒陡絕、其間隘獨稱險、阻隘賊峒、蛋、棚、居山嶺、斷水懸石、俟過者、推覺新繩、雖千萬人、皆什整成、登以是易、肆標掠、正德間、龍泉、馬、大、廣、南、自保、昌、江、仁、化、樂、昌、乳、漢、而、自、遠、州、連、山、陽、山、寧、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四冊

湖廣上

四十二

遠、山、臨、武、北、自、桂、正、德、初、奉、命、征、者、不、敢、持、穴、遂、蔓、延、莫、丈、久、陽、常、宰、劉、崇、大、肆、之、臺、臣、會、兵、夾、擊、其、意、乃、息、正、德、間、都、御、史、秦、金、會、同、南、諸、都、御、史、與、李、之、新、溝、以、扼、其、路、賊、運、伏、起、曠、廢、梁、馬、先、是、土、人、聚、福、全、倡、亂、福、福、大、王、與、其、黨、劉、福、興、等、據、馬、春、山、縣、寨、寺、處、十、二、年、秦、金、奏、聞、即、部、金、討、之、金、乃、駐、劄、柳、州、分、布、諸、將、進、討、以、前、哨、守、備、指、揮、王、翰、監、兵、副、使、陳、壁、自、桂、東、進、左、哨、都、指、揮、王、廷、爵、監、軍、李、謀、黃、質、自、桂、陽、進、右、哨、都、指、揮、李、璣、監、兵、王、濟、兼、率、永、順、宣、慰、彭、世、麒、兵、自、柳、州、進、後、哨、都、指、揮、劉、宗、仁、監、兵、金、事、顧、英、自、臨、武、進、又、以、參、將、乃、龍、副、使、傅、鑑、駐、兵、兩、路、口、東、應、而、右、布、政、使、方、瑞、督、餉、不、虞、其、險、乃、能、直、趨、巢、穴、斬、首、三、千、餘、級、獲、福、全、等、獲、諸、市、柳、桂、遠、平、其、險、可、據、者、州、西、八、十、里、為、石、波、鎮、簡、司、永、興、西、南、五、十、里、為、高、亭、鎮、西、北、六、十、里、為、安、福、鎮、簡、司、宜、章、東、六、十、里、為、赤、石、鎮、西、南、八、十、里、為、白、沙、鎮、各、設、巡、南、八、十、里、為、芭、羅、堡、洪、武、中、置、從、知、縣、王、均、實、鎮、守、

縣東八十里為里田堡、正德間、調長沙、北隅為召募堡、即宋之永化八年、設守、崇、千、戶、所、調、茶、陵、衛、千、戶、所、西、南、九、十、里、為、黃、沙、堡、五、百、戶、官、軍、戍、守、黃、沙、堡、源、隸、馬、堡、今、廢、南、三、十、里、為、栗、源、堡、洪、武、二、十、七、年、因、杜、回、子、冒、阿、孫、喃、聚、為、寇、命、湖、茶、陵、衛、官、軍、防、守、○、入、縣、西、南、六、十、里、為、鳳、在、城、為、瞿、塘、哨、荆、州、頭、當、東、二、百、二、十、里、隸、龍、興、營、東、三、十、里、為、漢、漢、營、在、城、為、瞿、塘、哨、荆、州、哨、正、德、間、委、調、官、軍、輪、班、戍、守、之、要、害、曰、新、溝、東、五、十、里、連、桂、東、之、境、曰、八、面、山、其、上、為、馬、磯、堡、山、最、險、峻、延、袤、二、百、餘、里、登、之、可、見、於、山、間、建、堡、○、又、建、永、安、北、三、十、里、為、州、門、簡、司、南、五、十、里、為、潞、口、堡、二、堡、或、隸、官、軍、守、崇、北、三、十、里、為、州、門、簡、司、南、五、十、里、為、潞、口、簡、司、桂、陽、為、廣、安、守、禦、千、戶、所、洪、武、末、年、桂、陽、縣、鍾、均、道、援、亂、詔、以、而、設、所、為、寨、壘、縣、東、相、距、八、里、成、化、中、吳、都、御、史、始、遷、入、縣、城、弘、治、中、流、寇、復、亂、請、調、長、沙、等、衛、官、軍、五、百、員、名、而、以、黃、州、指、揮、二、人、領、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四冊

湖廣上

四十三

之、分、班、防、守、今、茶、陵、衛、指、揮、代、之、○、按、本、縣、嘉、靖、四、十、一、年、廣、東、阮、冠、竊、發、據、湖、陽、山、殺、手、五、十、五、名、曾、官、壯、嚴、壘、御、通、來、使、毀、遠、城、而、殺、手、元、食、之、兵、盤、路、難、據、當、另、東、四、十、里、為、益、將、南、四、十、里、為、長、連、勝、地、廢、於、事、神、治、民、為、均、便、也、樂、山、口、東、北、四、十、里、為、濠、村、西、北、六、十、里、為、鎮、安、以上、四、堡、各、挂、東、北、五、十、里、為、煙、竹、堡、東、南、三、十、里、為、寒、口、堡、南、四、十、里、為、新、坑、堡、三、威、撥、官、軍、戍、守、○、按、縣、界、八、面、山、中、有、三、洞、曰、上、曰、中、曰、下、洞、素、為、賊、窟、嘉、靖、末、中、洞、陷、積、珠、等、大、肆、劫、掠、著、縣、事、訓、導、特、化、成、以、聞、南、嶺、督、撫、陸、經、綏、令、武、生、周、以、應、機、鄉、官、周、珙、及、周、延、論、等、生、擒、積、珠、等、一、十、七、人、械、送、軍、門、案、據、于、市、陸、慶、丁、外、雷、家、洞、上、下、連、各、洞、匪、徒、通、等、結、聚、劫、掠、事、聞、東、八、十、里、為、高、分、堡、簡、司、凡、為、堡、十、哨、南、嶺、軍、門、兵、百、明、取、次、剿、平、二、營、三、巡、簡、司、十、有、二、負、山、之、民、質、急、而、多、歟、非、獨、習、尚、亦、風、氣、然、此、脩、教、設、禮、漢、史、所、以、循、衛、城、也、今、擇、漸、於、熙、化、庶、埒、中、州、願、其、

地遠京師七千餘里主爵者類以荒僻擬之銓授之際無所選擇故州邑長吏大抵皆備習故常輒托於孤遠往往無以自見蓋祖宗之所重而時俗視之以為無當于緩急也即有不御之權將安施乎靖州古唐渠陽軍據辰沅之上流為重湖保障南服要區與蠻獠相大牙夷人族種蟠踞溪峒道路阻絕中國之兵入踐其地不能長驅且其境與宜州羣苗相接勢成犄角素為患是以宋人議棄渠陽非以不便於攻守故耶乾道八年知貴州陳義上疏言渠陽民不服或控制失宜或金穀不繼或兵甲少振重條則未時偏發勤勞王師朝廷當重守臣之選崇寧初戎兵三千人建炎以來每于都統司或帥司摘兵二百人以備屯戍其山僻者以州郡不能制遂使守臣反通徭蠻以擾編民州郡飛白主帥不敢治比得報已脫矣故戎兵敢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四冊

湖南上

四十四

肆其惡一旦有警便安能為用臣以為宜駐守臣節制使希嘉其言麻賦論渠陽重劉子云訪渠陽諸夷嚙噬山間道路險絕昔郭遵知即州固於楊光賢李詒自沅州入境過渠陽即敗夫遠路皆西北將有敗而無成者地形不便也今聞朝廷已指渠陽諸道兵數目不火然將非其人臣恐既不得戰又不能守先兵費財漸至腹心之患深可慮也今朝廷欲重渠陽然其中屯戍之兵不下數千義難棄之屬中為魚肉要使略行討定使之畏懼守首出渠陽兵民然後可行臣訪聞湖南北士大夫皆言群蠻難以力秉可以智伏或遣將相兼守鎮必用土人欲行窺伺攻討必用土兵捨此欲以中國強兵嚴之終不得其成然此可以智伏臨事制宜難以豫度也又聞渠陽諸蠻與夷州群蠻相接宜重節制族多與渠陽諸夷合謀作亂勢亦猖獗卒難剪滅已指渠陽西前行招撫雖不得其用但與協力亦不高無也益其後嗣苗倡亂州城幾于失守時當事者若邢公勢處孤危乃能奮發利禦迄於凱旋抑亦控扼險固致然也宋靖州教授李誦平重峒民教等及諸團爭附為亂其聚數千其鋒甚銳前守司公景揮遣戍將田琪豐州兵守密處又進守西樓以斷寇路增陴陘險募忠

義勇城且告急于朝而乞兵上司軍書羽檄接于道諸司各遣官招撫而夷情反覆復悔不已會軍機領詞欲遣有旨趙今守郭公遷亞上併詔司憲下常德府盜賊司合兵掩捕四月郭軍騎來次三田趙二日至于首堡未及戰而戎將田琪豐險難進為姚家園所阻與死寇奔若歸舉城震駭郭獨奮然開虎符收潰卒酌之酒而授之戈勉以忠孝使軍事判官舒頤祖盡率以從又荆鄂之兵始至城外若僞督徐之翼日復扼西樓賊乃不敢越境是日孤城還取不可保已而僞人獲之隨情中峒覆其巢穴追逃至署大小汶川還取則歸其所過皆望風警蹙乃即乘檣登戰以受其降卒復置寨守而歸其民既畢勞諸酋長引民教於寨門外而傳其首於辰沅于是東至金竹峒峒南至羅章龍巖西至湖耳諸道國初苗夷倡亂旋平定北至林源三江咸洗汚俗而為新民矣國初苗夷倡亂旋平定之洪武二十五年靖州山寇王漢等聚三十年古州軍乃界伍靖之冠林寬發命大將胡海指揮齊謀等討平之乃界伍靖之閭閻增兵衛靖州衛銅鼓衛伍開以險絕苗路守以州牧參以武帥靖州有參贊城建堡據地設險則在昔議棄之地皆今日貢賦之域將駐劄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四冊

湖南上

四十五

也其諸可憑之險州境西北一十五里曰飛山見北十五里曰香爐山諸苗嶺西一百二十五里為零溪設巡北四十里為金灘堡一百五十里為茅管堡會同為豐山堡南三十里為連山堡東北五十里為洪江堡西北六十里為浪江堡西百里為遠口堡設巡北三十里為五招堡六十里為相見堡已上九堡水樂間都督梁福西南六十里為地靈堡西七十里為黃強堡六十里為黃格堡九十里為鎮遠寨設巡東九十里為若水寨設巡西通西南五十里為板溪寨廣西路通簡司西北五十里為播陽寨簡司城之外有長安堡常德衛官為流源堡已上二堡嘉綏寧一百一十里曰楓木嶺苗戎出所關為東關

西關東北四十里為黃石堡。又為關陝堡。○蓋溪堡。○多龍堡。○又
縣荆州衛城步。東北二十里為武陽寨。一百里為老鼠隘。北八十
里為官軍哨守。
為青坡寨。設巡司西南百二十里為臨口寨。設巡司若潁州衛所曰銅鼓
四面相距之地與貴州相大牙皆群苗出沒之所湖北要害之地也
衛城四圍高山可以屯兵城東三里曰楚王山上有楚王舊壘。○三
十里至楓香堡先因水冲苗夷為患設立堡城官軍輪班哨守。○四
十里至黃泥關山隘可據為固。○五十里至斜坡堡先因吳峒苗夷
為患嘉靖初年設立堡城官軍輪班哨守。○一百里抵靖州治。○西為
石炭堡為營寨為山洞屯。西八十里抵藕洞苗寨。○一百二十里抵
清水江深山叢林係生苗巢穴江水可通竹木麻筏至靖州所屬連
口堡。○大江南北三十里抵貴州虎寨苗夷長官司司伍開衛設撥新化
守禦千戶所捍禦。○五十里至統寨守禦千戶所。○一百里抵貴州
黎平府赤溪長官司司地界聯絡苗寨。其曰伍開衛諸蠻之咽喉通撫
山路三百里可抵貴州鎮遠府治。

之舉其不熾伏而屏息無幾也乃若州去藩司方千餘里歲時建白
例必得請乃按章行之固也藉令捍禦機宜睹於眉睫必候報可乃
舉得無有日中弗翼生致失時之慮者乎誠急假之專斷弗求以格
例率獨渠陽守令便也即事功可冀矣
施州衛介荆梁之會東連南郡西蔽酉陽南北並連溪峒軍民錯居
本朝廢州置衛詰戎兵以鎮蠻夷守民則服屬諸苗也嘉靖中增
設守備尋命參戎轄制悍衛法意深遠矣先是四川巡撫劉大謨
奉欽使改調九永守備一人於施州衛駐劄於各土夷司地居險阻
大謨用副使柯相等議會題疏畧云施州衛并各土夷司地居險阻
世類大羊屢出境搶掠人財該管官員既無鈐束之責且有通同之
弊原議添設守備官員似乎名位頗輕轉徙無常益合從今議添
設參將一人請勅於施州衛地方駐劄廣武備廣乃其戎備固在
明廷過懷懷而地方可保底定軍民永賴無虞矣
溪峒鄰壤焉取諸可據之險東曰連珠山其上為五峰關東南二百
里曰東門山山有閣相傳一百七十里曰石乳山山上有西北三百里
曰七曜山其上為梅子關三百五十里為銅鑼關右三關奉節西為
老鷹觀大田為深溪關西陽施南東百里為小關散毛為散毛關散
毛忠峒為土地關忠峒大旺為野貓關利若洞忠建東南三百里為
勝水關三百里為虎城關三百里為野熊關三百里為野牛關
忠建其屬五寨土司者曰陰隆江曰杜望曰滑石江各設九為關十
有四巡簡司三

水利

武昌府○水經云江水又東得白沙口注右連赤壁山北江之右岸北鄂縣北右得樊口○江之右岸有鄂縣故城○右岸有麻里口安

樂浦○又東過下隄縣北○江夏縣○大江江自嘉魚入江夏境會

城舊持金沙洲障之通來洲從水泛橫流直衝江岸侵逼城趾岸石

崩陟屺行覽治而城患恐未已若城內明月湖水起頗有長堤障之

平胡門至文昌門○堤三○長堤在平胡門內政和間江溢漂至城

可免城之患矣○堤三○長堤在平胡門內政和間江溢漂至城

賴之以○郭公在湖心自長街東至新開路二里宋都統制郭果所築

因以民堤○萬金在縣西南昌堤之○宋紹興間使大軍築之更歷

江○武昌縣○大江治遠大江諸湖水漲○堤七○東岸即義堤在

虎頭山下○石盤在縣東五里○南湖橋在縣南二里○丁橋在

縣西七十里以上六堤歲久湮塌萬曆二年知縣李有朋重築○嘉

魚縣○大江歷陳家以入江夏界近世沙漲橫亘堤三○通江在縣

山至魚山驛高九丈許廣三之翼之以柳弘治中知縣李有朋重築

癸丑知縣吳翰重築○新堤在縣北地勢卑下其承上流若建統不

數年溢為湖澤春水泛漲與蒲圻咸寧江夏三邑均罹水患宋政和

間知縣唐均集四邑之民築之靖康兵興堤壞至乾道初知縣陳景

去舊堤三百步因西山距楊家灣上橫亘為堤是名新堤○成公堤

元皇慶元年知縣成宣築堤因氏馬山自馬鞍山下自三角鋪捍護

四邑三天順成化水溢堤圯知縣姜濟首自下都御史謝鏞補

築堤三丈高一丈餘堤壞植柳正德間復築會峴相下自張通湖

東馬山水害自汙漢而上川江漲入由北而○咸寧縣○西河水湖
溢濱河者若之○崇陽縣○崇陽河出通城至壘頭山下有石洪灘
旱則可以灌田○崇陽縣○崇陽河出通城至壘頭山下有石洪灘
損旱亦資○通城縣○秀水與陸水為水合而通江其黃沙等港○
興國州○長河州境多水然皆匯於長河而洩于富池若海口湖漳
以下河較寬水易洩不至為害其排市以上若歸口慈口龍港山溪
等河春雨水則山山水暴漲田禾淹溺無救無之甚上有衝拔樹木
蕩徙虞堤三○樊公即郭公永堤在州西五里古龍閣下上有石橋元
合者矣○樊公即郭公永堤在州西五里古龍閣下上有石橋元
州東北半里○良馬橋州北二十○大冶縣○縣前河西源於西陽
里隆慶元年州同王可大重修○大冶縣○縣前河西源於西陽
洪濱橋合流而東至縣前為金湖直放清源
口而入于江兩山山水交發清源河者更其害
漢陽府○水經云江水左逕上烏林南○東逕大軍山南○左逕百

天下和國利病書 卷第十四册 湖廣上 四十八

天下和國利病書 卷第十四册 湖廣上 四十九

以發怒端○漢川縣○漢水流漢川者堤二○吳公舊名和公成化
城郭始固○漢川縣○漢水流漢川者堤二○吳公舊名和公成化
以氏堤一自縣東至觀山十五里一自縣北和公城至劉家隅十
五里吳先築觀山堤路次築和公堤路沿堤植柳優于城山麓鑿石
甃砌水洪築梁間以泄水勢入於劉家隅河口布搭板培築高埠于
便行旅○朝堤在縣北二十里楊子港嘉靖乙巳節御史姜儀命于
閘前河至港築湖
燒堤夾植以柳

黃州府○水經云江之左岸東會龍驤水口○江之有武口水上通安陸之延頭○東逕若城南○又東過鄢縣南○又東逕鄢縣故城南○又東逕赤鼻山南左則巴水注之○又東逕軹縣故城南○東會希水口○又東逕西陵縣故城南○又東過蕲春縣南蕲水從北東注之○黃岡縣○大江城西河七○沙○沙武口○鴛埠○感化○蕲州長○上巴○道觀俱通大江

五十

內道觀河出崑山龍井經龍岡山陽決於鮑湖灌漑利之乃每值泛漲其害於諸河為甚嘉靖癸丑五月霖雨水溢壘市中殺人以干計田被衝壓堤八○光觀河○舊州長河○中州○溝兒口○丘陵湖者千餘頃壩堤八○龍坑○白米河俱在慕義鄉○掘河在五重鄉俱知縣簡壩五○毛林口○巴毛湖○黃舍潭俱在慕義鄉知縣簡霄督修湖水漲○紫荊港在康安鄉故積水洩田歲○斬水縣○浞水傾頽正統二年邑人袁知州率鄉民重修之○至南溪口入大江水漲沒堤二○王公在巴河鎮春夏水漲民病涉兩岸學官前水高丈許堤二○正德甲戌知縣王伯築故以氏畏自江浙抵鎮市凡長三十丈廣四大高一丈甃用條石夾植○羅田縣以柳○萬工在縣西南回風樓上正統乙丑知縣劉奎築

○官渡河○縣前山水起可通筏運載旱○麻城縣○縣前河○發源光接新州長河入團風江熊吉曰縣前河會東北二境之水每春夏驟雨飄風則怒洶如山省溪之民咸苦墊溺弘治辛酉推官羅翰起沙堤於中流蓋障之使東也尋就飄沒正德戊寅知縣王世祿尋河之故而浚之水乃分流欽再浚之以調去新河復淤而舊河之害如舊

於是有遷縣運學之議推官嚴肅復治之開新河固舊岸岑椿短石單堤築未固聞河之士去不盈尺雨下渾流歲久填塞九必遺於無成功今之議聞河者曰鑿之使深比舊河加二局一貫之水以置而數十步之外無使其渾復壅壅每冬涸時澗則水有所歸不待磨而自東矣水既東則舊河自淤積三十年之外可耕牧矣無事于固也固岸者曰聞河以殺水勢然春秋之水豈能盡受乎民居學官危若葉卵惟密布松椿于下而以鐵錐引之深入四五尺則基可固矣壘石于上每直引二三層用橫石以繫之則壁可堅矣石壁之內實以小石亂礫然後以土雜礫之水入之與遇石礫而上則中空可無慮也乃募民募室于其上或官自為之與民房舍為東街而溝于其室之前簷使水潦從溝中行則內隔可無慮也又植木楔于石壁之外其末高與簷齊約以橫木每丈餘則以一本俾諸岸水雖力有激則反者三數年之後木朽而吾壁之土與石合一捆之外植葛柳根日盤蟻于下而枝枝疎于上可以代木楔矣又立高像簷覆之有司休養安集然後稅其廬以爲他日修濬之費則軍數歲乎之後復其○黃陂縣○踪前河通沙口入漢江夏水渾則武湖牛湖泛○按黃陂縣○蹤前河通沙口入漢江夏水渾則武湖牛湖泛○按黃

事

名而河塘故堰以萬計實利溉灌邇來豪強兼併塘稍作為丘畝冊籍盜報田糧而諸水之澤易涸易涸昔人謂代天施長地力安在哉

○黃安縣 ○河三縣城東里許為東流河○縣東為諸家店西河俱遠迤入團風江○西三十里為賈河與西河合流為

兩河口經黃陂 ○蘄州 ○大江西壩一湖中寔當西北方春水起要瀉口入漢江

秋漫漫醴使經行必迂途廣濟方抵州治間以輕舸絕渚者往往蘆荻弱于風濤先年州民顧益築三壩于湖中便舟子修泊歲久崩訖萬

曆二年卿官顧闕首議修築捐 ○廣濟縣 ○河二入武山湖南兩岸田

資經始佐以幸致可期誌諸矣

可千頃旱則賴以灌潤○連城正壩一上○武家穴在縣九十里臨江

統初父老陳鑑奏濬之以便運艘

長一百九十里哉 ○黃梅縣 ○縣前河其源有三春夏雨水壩一唐

時修築以防江溢

思穴自揚家穴至宿松分界○按邑當江漢九江下流故歲若霖淫

今甯起自廣濟之武家穴龍坪至邑境之蔡山孔家龍唐思穴清江

鎮揚家穴雖延亘百里然歲復為水衝決漫漫不稼民曰狎游魚

驚中蓋黃梅最下而彭蠡水又來突之故其害視廣濟尤酷烈也

縣○潛水漢水支流自鍾祥入境經蘆花堤八里相傳五代時高季興所築因氏馬起自荊州綠梁山至縣南沱埠洲延亘一百三十里以障募漢二水○莫家潭長一百丈以上堤正德中布政司周季鳳築○夜漢口在江漢畔弘治中知縣史華築正德中崩決通判趙景賢改築新堤長三百六十餘丈復增修月堤○白狀院遠臨漢江成化六年○班家灣長一百六十丈俱正德中布政司李鳳築○車老院縣南臨漢江○太平院長六十大丈正德中都御史秦○金撤通判趙景賢知縣吳瑚築長一千餘丈堅固可久矣

州○漢水下入漢江與諸湖通水大不至衝泛蓋東賴○當陽縣○沱水經縣境與沮水漳水復合入江水○馮陽州○漢水與江水要

諸湖入漢然漢西湖北江漢并溢漢大壘為害尤甚堤六州南起監南漢溢則沒湖北江漢并溢漢大壘為害尤甚堤六州南起監利至漢陽長一百餘里○白石湖在西北五里其堤自到口起至新間鋪止約五里有餘高三尺餘兩傍植柳下為水溝○之外田畝錯

潞水出江夏平春縣西○南過安陸入于涓○安陸縣○涓河遠城
則可引灌田蓋州縣謀河水旱利害舉相同也○李公在縣間
知府李重修故以民隄先是○雲夢縣○縣河也○會孝感之水連于
順漳民多墊溺至是釐免注六十七
江湖六○孟家石羊鄭銅堤三○史河在縣西北三十里安陸
紫雲楊林○臺湖堤三○境內水放道經縣民便之弘治
間決鹿城故道塞雲霧靖間知縣潘滿築此河復故道○沿河在縣西
南正德間知縣余楮築○漏澤在縣西南五里每夏漲北河河水由西
側入石羊湖民田被沒嘉靖間知縣郭○應城縣○西河在縣西會
賁德築此以捍之復決王是佐重修
又有揚家河瀕○孝感縣○潞水俗曰西河在縣湖六後湖既田
知者咸資灌溉焉○注二十一
知縣顧勉以淫暴復加修築○羊馬前下入漢江
丞盧哲修築○注二十二
東山淪河○注二十三
隨州○涓水城南
流入漢江又有六河○我溝○浮樓○魯城○注二十四
金水○石燕○武河皆逋州境民利之○應山縣○汶水河在

前又有河五○注黃沙○注方家○注白家○注漢東○
○大洪舟楫不通廣河者多資漢東也

荊州府○水經云江水自關東逕陽關捍關○又東逕信陵縣南○

又東過夷陵縣南歷峽還宜昌縣之塘窰下○又東逕宜昌縣北○

又東過夷道縣北夷水從狼山縣南東北注之注又東逕江陵縣北注之

水又東逕上明城北○又東逕江陵縣故城南又東逕鄒城南○又

逕南平郡尋陵之樂鄉城北○又東又合油口○又東逕公安縣北

○大江又得龍穴水口右逕石首山又東逕赭要又左逕白螺山南

○江陵縣○大江城南堤五○注新開在縣東一百二十里或化問知

季鳳善長四百五十丈○寸金在龍山門外五代時蜀孟昶得伐高

氏欲作戰艦巨筏斷南城北梁將軍倪福可築堤澁水以捍之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十四 湖廣上 五十四

吳縣分高沙東梁之流由此堤外歷南紀楚望諸門東瀝沙市為

南海○黃陂在縣東南二十里上當江流二百餘里之衝一決則江

陵潛江監利民為魚蟹誠要害也或化初知府李太儀沿堤覽石正

德十一年知府姚增築堤三處約千餘丈今勢漸崩頽○李家

埠在縣西三十里自萬城至鎮流砥六十里當水勢之衝弘治十

年堤決淹溺甚眾知府吳彦華修築堅至至今賴焉詳云水來打破

李家堤則州便是養魚池開像至重○大村在黃潭堤東三十里弘

治十四年水決知府吳彦華修築堅至至今賴焉詳云水來打破

萬城潛江監利一○注鎮流在縣東十五里失出大江數十丈捍激江聲

勢少殺沙市之地可保成化初知府李文儀砌以巨石縱橫相壓其

勢甚堅水患稍免後居民漸竊其石砌堤少壞正德中布政使周季

鳳重加修築○按杜預傳都督荊州舊水道惟汭漢達江陵千數

百里無通路預乃開揚口起堰水連已陵千餘里內源長江之險外

通渠挂○公安縣○石浦河正統初知縣俞維築堤七○趙公在縣

湖在縣南半里○泊河在縣西三里○倉堤在縣東北二里○堤堤

在布政司以上五堤俱宋端平三年孟拱築○沙堤在縣東南八

十里正德十一年水漲旋築放埽十三年撫治都御史汪鑑之季教

鑿水在縣東北未詳何代所築○石首縣○長河即大江又有便塞

上接江陵下抵石首長一百二十餘里通修築之○大江

正統間知縣歐奇湖三○注平湖○注是六○黃金在縣五里元薩

凌通商民便之○注田○注平湖○注是六○黃金在縣五里元薩

五里宋縣令楊麟築○新興在縣西南七十里薩德備實築以防竹

林港水患○楊麟在楊麟口正德初布政使周季鳳創築長百丈有

奇○風火在縣南二十里正德六年知縣馬祥築○監利縣○魯

百家在縣北四十里其地為水所北百家合築此堤○注監利縣○魯

狀江南通荆江北入沔河一○注民居輻輳賴以溉田湖三○注沙○注小

堤五○黃師在縣西四十里濱大江歲久湮頽正德十一年監生張

朱家埭在縣東三十里○龍潭口在縣北五里○拾滋縣○川江

正德中布政使周季鳳築○把火在縣北五里○注拾滋縣○川江

江蓋峽水到此分為三泳復合連江陵入大堤一○大堤自堤尾播直抵

江蓋峽水到此展蕩大不利於漲溢矣○注大堤一○大堤自堤尾播直抵

武二十八○枝江縣○沱水如雷每經此最險瀕水者危之湖一○

年重修○注枝江縣○沱水如雷每經此最險瀕水者危之湖一○

雅在縣西一○夷陵州○浣紗河與赤溪東合水泛堤一○二公在

里今為田一○夷陵州○浣紗河與赤溪東合水泛堤一○二公在

化二十二年知州周肅築竹旅便之○長陽縣○清江南至宜都入

清○宜都縣○漢洋河入大江漢三○注荅茫在縣東五十里淮田可

西三十里○注遠安縣○洪巖洞洞泉流出油溪溪一○羅湖一○

土人為引水灌田○注歸州州舊志未載水利有溪七灘十有一可

天下即國利病書

第廿四冊

湖廣上

五十六

士華重修內有四十五院至今類之○萬慶在縣北正統間員外王
 在縣西一十都內有^{有十三}臺九堰皆利灌溉正德十年洪水衝崩田被
 潰沒都御史秦金措置論民修築○蔡田在縣西三十里○湖德在
 縣西北十五里○李家庭在縣東南三十里雲山下大湖畔○斗門
 在縣西三十里○趙方院在縣東北七十里○黃田院在縣西五十里○
 美家庭在縣東南○黃家庭在縣西南○上路院○下路院俱在縣西
 ○碾滾潭○胡家庭○吳小院俱在縣南三十里○宋陽西小院在
 縣南○姚樹院○林家庭○馬兒院○宋家庭○左戚院○蔡劉院
 俱在縣西○許小兒○江家庭○陳家庭○魯家庭○逐儀院俱在
 縣西北四十里○新壇院在縣西北二十里○白廟院○楊家庭俱在
 縣西北四十里○清湖院在縣北二十里○黃湖院○張師院俱在
 西南○黃公院○徐家庭○高小院○清水院○杜家庭○龔家庭
 ○吳家庭俱在縣西六十里○柳木院在縣西六十里○馬家庭在
 縣東南五十里○朱家庭在縣東二里○陳家庭在縣東北十五里
 ○李家庭○趙家庭俱在縣東○金二院在縣西六十里以上諸災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
第廿四冊

湖廣上

五十七

縣東北○又南過宜城縣東夷水出自房陵又逕郢縣故城南○又
東北流又屈東南過武當縣東北○又南逕穀城東又南過陰縣之
西○又南過筑陽東筑水出自房陵縣東過其縣南流注之又東逕隆中○漳水出臨
沮縣東荆山○襄陽縣○漢江出大安軍下入漢江水漲不免盛城
里餘防堰二也○老龍在縣西三里即大堰○宜城縣○漢水由襄陽
渡之也○故生在縣西南五里○宜城縣○漢水由襄陽經縣東
北下入漢江泛閼一○青龍在○南漳縣○蠻河經縣至宜城入漢
源無載無之閼一古羊社○南漳縣○蠻河經縣至宜城入漢江水定泛溢潰河
者頻受堰十一內武安靈漢於諸堰為大武安即秦符白起攻楚引
其害○堰城者唐大厠閼節度使梁宗美修之宋至和
間宜城令孫永知萊州增築淳熙間制置李曾伯修靈漢即古木里
溝始開於楚漢南郡守王翳又鑿之宋達平間宜城令朱炫復濬元
大德中政院同舍○棗陽縣○沙河河達平間宜城令朱炫復濬元
李英再築二堰○棗陽縣○沙河河達平間宜城令朱炫復濬元
突餘衝決可虞○穀城縣○古

二十七里。有北塔。堰刺史李璉增修引。○桃源縣○延漢水流入沅水時有

五十八

五十九

○綿水縣前入沅江：水

史 172-347

湖廣下

備錄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

湖廣下

十

沔陽童承叙河防志 凡水在上流者江漢最大其流最急其害最烈而合地窪水潴故為巨澤當堯之時洪水橫流禹治水荆州澤水潴三澨至于大別導江過九江至于東陵沱潛既道然後雲夢澤作水潴言水落而土見可耕治也周官職方氏荆州之數曰雲夢澤司馬相如賦子虛稱楚有七澤雲夢其一澤方九百里此皆作又之餘至周廷漢猶為數澤杜預曰雲夢跨江南北郭璞曰安陸枝江俱有雲夢城胡三省曰雲夢甚廣後世悉為邑居聚落則易數澤為墳壤矣蓋漢最濁漢書云河水一石而六斗泥涇水一石其泥數斗漢水之泥亦不啻是每與江湖水合其渾必澄故常填淤而沮澤之區因成沃野南宋張興世居臨沔水門前忽生洲嶼大數十頃是一證也惟江清不易淤然荆州記江陵初有九十九洲後其洲滿百則江亦有時而淤蓋所謂土作又者其由來者久矣故沔居澤中土惟塗泥而竟陵雲杜頗多高邱之田民漸芟剔壑為阡陌然江溢則沒東南漢溢則沒西北江漢並溢則洞庭沔湖滙為巨壑雖堯橫流之時禹未導之日不足過也故民田必因地高下修隄防障之大者輪廣數十里小者十餘里謂之曰院如是百餘區其不可隄者悉棄為茱萸菜蕪之地常多於院漢賈誼曰內黃界中有澤方數十里環之有隄民起廬舍其中東郡白馬黎陽故大隄皆數重民居其間其制頗與院同蓋自漢已然矣漢唐以來沔隄修廢無所於攷五代時高季興節度荆南築隄以障漢水自荆門綠麻出至潛江延亘百三十里因名高

氏隄而江隄亦自監利東接漢陽長百數十里不知何時所築名長官隄汚皆類焉宋乾道七年湖北漕臣李燾請修江隄潛江里杜虎渡二隄詔明年修築紹興二十八年監察御史都民望言江隄東沿江北岸古隄名曰黃潭建炎間邑官開決引江水為險阻以禦盜既而夏潦漲溢荆去復州千餘里皆被其害近因民訴始塞之乞令縣官隨方修補從之元季汚乘兵燹之後人物彫謝土地荒蕪明興江漢既平民稍墾田修隄是時法禁明白人力齊壹隄防堅厚湖河深廣又院少地廣水至即漫衍有所停洩賈讓所謂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為汙澤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是也故自洪武迄成化初水患頗寧其後佃民估客日益萃聚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五

湖廣十

二

閩田隄土易於購致稍望闢歲月寢久因據為業又湖田未嘗稅畝或田連數十里而租不數斛客民利之多瀕河為隄以自固家富力強則又增修之民田稅多徭重丁口單寡其隄壞者多不能復修雖院必有長以統丁夫主修葺然法久弊滋修或不以時故土未堅實丁夫或非其數故工尚尠秦天院益多水益迫客隄益高主隄益卑故水至不得寬緩湍怒迅激勢必衝囓主隄先受其害由是言之客非惟侵利且貽之害也然大水驟至汎溢沟漫主客之隄皆為波濤雖曰主害亦非客便也故漢書曰左隄強則右隄傷左右俱強則下方傷其謂此歟賈讓曰隄防之作近起戰國墮防百川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為竟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堤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

隄而西漢趙魏亦為隄去河二十五里

正水尚有所遊盪時至而去則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害稍築室宅遂成聚落時至漂沒則更起隄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澤而居湛溺自其宜也其事頗類於汚成化甲午弘治庚申水大漲正德丙子復漲丁丑如之皆乘舟入城市隄防悉沉於淵民淺者為找深者為巢颶風劇雨長波巨濤煙火斷絕哀號相聞湛溺死者動以千數不特漂沒田廬而已此則民救死而不免也何有於隄防哉故汚民之敝始於成化極於正德瘡痍至今未之復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五

湖廣下

三

江出岷山其原實自西戎萬山來至嘉州而沫水自萬州合大渡河穿夷界
千山以會之至叙州而為湖江會之又十五里而南廣江會之至瀘州而內
江又自資簡會之至重慶而嘉陵江自利簡果合等州會之至涪州而黔江
合南夷諸水會之至萬縣而開江水自開遠等州會之夫然後總而入岷是
江自岷而西受大水凡岷及出岷而下岳陽則會之者洞庭湖所受湖南北
諸水也又自是而下鄂渚則會之者漢口所受興元諸水也又自是而下黃
州東四十里則會之者巴河也又自是而下九江則會之者彭蠡今名鄱陽
湖所受江東西諸水也又自是而下則會之者皖水所受淮西諸水也夫
然後總而入海是以自岷而東又受大水凡五略計天下之水會于江者居
天下之半其名稱之大而可考者凡十有三故曰江源其出如瓊而能滔
萬里達海所受者衆也

三江總會隄防考畧 按湖廣境連八省凡秦關巴蜀中原貴竹嶺
右諸水俱注之導為三江諸為七澤即禹貢江漢九江沱潛雲夢之
故區也江發岷山抵巴東入荆壤流至岳陽與洞庭水合其受決害
者惟荊州一郡為甚漢發嶓冢抵上津入鄖地流至漢陽與大江水
合其受決害者即襄陽漢四郡而襄陽為尤甚九江是沅漸元辰叙
酉澧資相諸水合流入洞庭湖沿滙八百里經岳陽接西南出湖口
與江流合其受決害者常武岳陽二郡也三水總會于武昌其江身
始闊直注而東以故武昌斬黃之境若無大水害大較隄防多在襄
陽常武荆岳間蓋古七澤正其地也漢唐以來代苦水患至宋為荆
南留屯之計多將湖渚開墾田畝復沿江築隄以禦水故七澤受水
之地漸漣三江流水之道漸狹而溢其所築之隄防亦漸潰塌迨我
國家二百年來水或時汎限或間決惟嘉靖三十九年庚申歲三
江水汎異常沿江諸郡縣蕩沒殆盡舊隄防存者十無二三而後來
有司雖建議修築然旋築旋崩蓋民私其力而財用艱絀之勢異也
川江隄防考畧 江陵城地東南傾故緣以金隄自靈溪始桓溫令
陳遵造遵善於防攻使人打鼓遠聽之知地勢高下依傍創築畧無
差失○江陵東北七十里有廢田傍漢古堤壞決凡二處每夏為浸
溢唐貞元八年節度使嗣曹王皋始命塞之得其下良田五千頃詎
收一鍾又規江南廢州為廬舍架為二橋○宋乾道七年十月湖北
漕臣李燾修江陵潛江縣里社虎渡二堤○張孝祥知荆南蕪湖荆
北路安撫使築寸金堤以免水患○宋汪燿倅江陵郡有三海八
橋恃為險固豪右據以為田墾力復之又築寸金堤以捍江政績甚

偉

按尚貢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為匯東為中江入于海今澧州已陵正澧與九江東陵故地也江水方出三峽口如建瓴勢夏秋一漲頃刻千里然迤夷陵而山阜早夾岨勢不能溢嘉魚而下江面浩闊順流直注中間即縣兩岨俱平衍下隴水易漫流但江當江陵公安石首監利華容間自西而北而東而南勢多迂回至岳陽自西南復轉東北進流而下故決害多在荆州夾江南北諸縣各沿岸為堤南岸自松滋至城陵磯堤凡長巨六百餘里北岸自當陽至茅壩堤凡長巨七百餘里咫尺不堅千里為壑且決口四通湖泊盜賊竄伏其間江陵之龍灣市監利之分監所公安石首澧州安鄉之四水口嘉魚之牌洲東江臘俱為盜賊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廿五冊

湖廣下

六

蘇孟以隄防不修則津渡散漫盜可四出故也自元大德間決公安竹林港又決石首陳瓮港守土官每議築堤竟無成績始為開穴口之計按江陵路舊有九穴十三口其所可開者惟如穴赤荆楊林米穴調弦小岳六穴餘皆湮塞迨我 國朝六穴復湮其五故隄防不時泛決然未甚也世嘉靖三十九年決後始無虛歲而荆岳之間幾為巨澤矣

荆州府隄考畧○江水之患全在荆州一郡夾岨南北凡六縣北岸則江陵監利隄凡四萬九千餘丈南岸則枝江松滋公安石首堤凡五萬四千餘丈嘉靖庚申歲洪水決堤無慮數十處而極為要害者枝江之百里洲松滋之朝英口江陵之虎渡黃潭鎮公安之瑤頭純艾家壩石首之藕池諸堤衝塌深廣最難為力者也每歲有司隨築

隨決訖無成功至四十五年十月知府趙賢估議請築務期堅厚自丙寅歷戊辰凡三冬六縣隄稍就緒始立堤甲法每千丈堤長一人五百丈堤長一人百丈堤甲一人夫十人江陵北岸總共堤長六十六人松滋公安石首南岨總共堤長七十七人監利東西岸總共堤長八十人夏秋守禦冬春修補歲以為常然荆州郡治賓江郡西上六十里有萬城堤在當陽江陵之界嘉靖十一年一次直衝即西城不浸者三版十二年有司挽築更築李家埠重堤護之三十九年又決此堤乃郡治之大要害也當陽縣有司每以害及江陵漫不加意近日盡屬江陵修理始得無虞○枝江縣隄考畧○按志江流至此地分派如木之有枝故以名縣東至江陵南至松滋西北至宜都周圍廣三百八里縣治頗依高阜向無隄防惟縣東南有百里洲堤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廿五冊

湖廣下

七

兼百里南有蘆洲漸洲洋洲澤洲皆夾生大江之內者故北自百里洲楊林洲寨磚灘蔣斗灣密子口至流店驢復轉北自董灘口土壩古城腦而下至唯嘴灘流店湖又自唯嘴灘而南轉至漸洋洲觀音寺直抵松滋朱家壩對岸皆有堤舉其最要害者莫過於古城腦蔣斗灣二處係通洲上流一決則勢若建瓴莫能捍禦又洲內軍民雜處互相規避故堤工視他縣尤難○松滋縣隄考畧○按縣地勢平衍三峽之水迸流至此始得展蕩勢若樞馬脫韁隨性奔逐最難防禦而本縣又當公安石首諸縣之上流江隄一決正衝諸縣胸腹而下其形勢尤為要害縣東五里有古隄自隄首橋抵江陵之古牆鎮長巨八十餘里且舊有采穴一口可殺水勢宋元時故道湮塞迨 國朝洪武二十八年決後時或間決自嘉靖三十九年以後決無虛

歲下諸縣甚苦之較隈要害惟余家潭之七里廟何家洲之朝英口古牆之曹棚口為大其餘五通廟胡思壇清水坑馬黃岡等堤凡十有九處中多舊窩蟻穴水易浸塌○江陵縣隈考畧○按縣沙市正古江陵地陵阜自荆門西北來二百里臨江正扼水衝南有虎渡穴口分流入洞底北有章卜和穴二口殺流出漢口而譚子湖洪水淵三湖等處俱為湖渚蓄水地故趙宋以前苦無大水患迄元以來沙市高陵半崩入江章穴口復湮運我 國朝嘉靖十一年決萬城堤水達城西決沙市之上堤而南二十一年後又以浮議築塞和穴口諸湖渚又多淺淤三十九年一遭巨浸各隈防蕩殆盡四十五年後有司稍修復然不如古堤之堅矣○公安縣堤考畧○按縣東西廣一百三十里南北袤一百一十里地皆平曠縣治舊在柴林街因避三穴橋水患移至江皋勢若屏隴宋端平三年孟珙築隈防以禦水有趙公堤在縣東斗湖堤在縣南油河堤在縣西北倉堤在縣東北橫堤在布政分司後世傳為五堤云至元大德七年竹林港隈大潰自是隈不時決迨 國朝修築沿江一帶堤隈西北接江陵上淮洋東南接石首新開堤 凡萬有二千五百餘丈其間雷勝吳灣堤頭舖艾家堤竹林寺二聖寺江池湖狹堤湖沙堤舖新洲堤郭家洲施家洲諸隈更為要害成化五年決施家洲弘治年間決狹堤隈正德十一年決郭家洲嘉靖十一年決江池湖三十五年決新洲堤三十九年決沙堤舖四十年決深洲堤四十四年決大湖洲及雷勝吳灣四十五年崩洗竹林寺隆慶元年崩洗二聖寺二年決艾家堰水患殆無虛歲縣境內有軍湖貴湖紀湖重湖大金洋溪諸湖惟大

金一湖通虎渡枝河江漲湖溢毛德諸里軍民常苦之○石首縣隈考畧○按縣東西廣三百八十里南北袤一百里俱夾江南北而縣治一面濱江勢復下隲自元大德七年決陳寬港隈薩德彌實稅築再築黃金白楊二堤護之不一歲陳寬再決趙通議始開楊林宋穴調弦小岳四穴水勢以殺迨我 國朝四穴故道俱湮堤防漸頽嘉靖元年決雙到堤三十四年衝決戴家堤三十五年決車公堤四十五年決藕池頃年始修南岸自公安沙堤至調弦口堤凡四千一百餘丈北岸自江陵洪水淵至監利金果寺堤凡千有餘丈其間楊林瓦子灣藕池袁家長劉尤為要害○監利縣隈考畧○按縣東至沔陽西至江陵南至華容北至潛江周遭四百五十里正江湖匯注之地勢甚污下鄉民皆各自築堤以居而縣治臨江有一枝河流貫城中歲苦水患元大德間趙通議開赤刺穴江流以殺迨我 國朝初此穴已湮乃築大興赤射新興等二十餘堤成化間又修築黃師廟龍潭薑洲等一帶諸堤嘉靖十八年築塞十八灣河又塞祝家壩其壩隨決至四十四年堤決黃師廟李家堤何家壩文家壩金沙洲諸堤而大興堤亦大潰嘗一修築自龍窩嶺至白螺磯凡二百六十餘里頃年江勢南蓄而水患漸消矣

漢江隈防考畧○張柬之罷政事願還襄州乃授襄州刺史會漢水漲蓋城郭東之因壘為隈以遏湍怒闔境賴之○王起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地濱漢江塘堰聯屬吏弗完治起至節脩復與民著為水令凶年有賴○李仲芳知光化軍漢水暴至作石堤以禦之民賴其利○盧鈞判戶部會昌元年漢水害襄陽拜鈞山南東道節度築隈六

千步以障漢墓明年春懷成○乾道八年荆南守臣葉衡請築襄陽沿江大堤○趙廷進為襄州總管築堤杆水易覓以石民多賴之○胡烈守襄陽築堤杆水百姓歌之○慶元庚申趙即守漢陽脩築高作破堤於堤首尾置青龍水濟二閘分層級以殺怒湍○陳楠紹興三年出知襄陽府漢水漂蕩室廬脩築堤岸賴以無虞

按禹貢岷家導漾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今考漢江圖西自漢中流至漢陽大別山出漢口與江水合即漢水故道也水多泥沙自古遷徙不常但均陽以上山阜夾岸江身甚狹不能溢襄樊以下景陵以上原隰平曠故多遷徙潛污之間大半匯為湖渚復合流至乾鎮驛中分一由張池口出漢川一由竹簡河出劉家隔以故先年承襄一帶雖遷徙而無大患者由湖渚為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五十五

湖廣下

十

之壑三流為之瀉也正德以來潛污湖渚漸淤為平陸上流日以壅滯嘉靖初年承天石城故道改徙沿山灣二十六年決荆門沙洋鎮三十九年決紅廟堤四十五年決襄陽老龍堤宜城故道改徙鴉灘新河而竹簡河復湮淺十餘里下流又日以溢沮故通來水患多在荆襄承天潛污間矣

即陽府隄考畧○按即陽郡西北控扼秦豫東南接連荆襄四面皆疊山峻嶺屬邑半依山城獨即治孤立川原之間正當水衝故上津竹山諸縣雖臨漢濱不必隄防其水患祇在郡治而禦水又以城為堤自古無大決害至嘉靖四十五年九月九日衝決東南門外土隄城半崩壞民多漂沒

襄陽府隄考畧○考襄陽古有大堤曲是隄防之設自商周已然矣

漢壽亭侯決水灌樊城是漢水為襄樊患最切要害我朝水流故道不溢為災故大堤漸塌民多侵為己業而有司並無築堤慮嘉靖四十五年洪水四溢即治各州縣城俱潰民漂流以數萬計即西老龍堤一決直衝城南而東故郡治之患為尤甚副使金世龍秦淦徐學謨先後條議估脩踰二年工成○襄陽縣隄考畧○按縣隄防全在襄樊二城間蓋二城並峙漢水中流如峽口且唐白河從此來橫截漢流以故波濤激射城隄為患按古大堤西自萬山經檀溪土門白龍池東津渡繞城北老龍堤後至萬山之麓週達四十餘里年久堤潰而龍池東津一帶又多浮沙國初脩截堤一道自長門至土門今半頽塌至嘉靖四十五年老龍堤一決餘皆洗盡頃年併力修築北自老龍堤至長門皆沿城麓石高凡三大許南自萬山麓至土

門則仍古大堤東南自土門至長門則仍舊截堤高凡二丈許厚凡五丈許樊城北舊有土堤皆決而江一帶磚城盡潰然樊城潰則襄城無恙其利害之輕重又不可不審者也○宜城縣隄考畧○按縣東至襄陽南至安陸西至南漳北至襄陽祇一面臨山三面臨江故道遶龍鳳山而下至城二十餘里舊有使風龍潭二港接大江流灌入城壕然未聞為城患也迨嘉靖四十五年九月江溢直衝迎水洲而下改徙鴉灘河新洪逼城五里許又由使風龍潭二港衝洗南北城樓自此水漲徑衝城堤殆無虛歲近議築使風龍潭二港父老皆謂港口不塞城堤終難保障也

承天府隄考畧○按江故道逼近即治石城而下嘉靖初年從薪洪遶沿山灣東去城彌遠水患日甚考其故在豐樂則舊有九龍灘龍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五十五

湖廣下

十一

欽港桐木嶺金花梨斗等湖之分洩至石城則舊有城北湖池河殷家等河之注黃今皆淤平軍民官在爭壅為業而下流竹筒河復淤下流上泥固一即水患之原也屬邑大半濱江而受害甚若北岸則鍾祥京山景陵之紅廟南岸則荊門潛江沔陽之沙洋也○鍾祥縣堤考畧○按縣自石城而上至豐樂驛凡二百二十餘里舊無堤堰每水泛漲兩岸則漫至沿山岡東岸則漫過池河等湖亦薄長岡而止蓋以湖為壘以岡為堤也自石城而下由蔡家橋板橋灣上下流連馬公洲小河口以達于南河迂迴三百餘里土人總名之曰紅廟堤最高要焉然嘗考之蔡家橋舊有口通二聖奎入湖殺漢勢又有流連金港二口通枝河達赤馬野嶺等湖由青樹灣入軍臺港大分漢流以故堤得無虞今半壅塞不可復疏嘉靖二十八年以來諸堤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五

湖廣下

十一

盡決有司屢議屢輟蓋由官庄及荊州右衛與景陵京山三縣軍民雜處其間互相推托而格議統法者則官庄之佃民為尤甚云○京山縣堤考畧○按縣治依山為城其境土半係高阜自古無水患但下里有一面逼近漢江北岸上則接連鍾祥及荊州右衛併官庄等處諸堤下則有小河南河紫金潭施昭埠等處直抵景陵界地勢下隰自嘉靖三十年來鍾祥官庄右衛之堤一決遂衝入本縣拖船埠等六十餘處連歲屢募屢決訖無成功蓋本縣堤防與鍾祥景陵官庄右衛諸堤相為唇齒一處不堅勢難獨保也○景陵縣堤考畧○按縣治低窪圍遶四以竹塋等湖即禹貢三塗故地也漢水至此分流一由黑流渡經張池竹筒二河分入漢川劉家隔者為正流一由小河口經通新河中星河牛角溝出鳳門者為支流二流會合經漢

口蔡店並出漢口此水故道也嘉靖二十六年以蔡四湖等湖壅淤淺平而竹筒河牛角灣二處水道中湮故縣治長苦水患其最要害者青山頭林里澤急走灣上下洲河直衝縣治抵楊林垸灌海堰則一邑皆為水壑矣又有踏兒灣決口在潛江而景陵實當其害俱可慮也○荊門州堤考畧○按州堤防要害全在沙洋鎮一帶夫此鎮控荊門江陵監利潛江沔陽五州縣之上流漢水自蘆麻口直衝沙洋北岸舊有堤接連青泥湖新城鎮由沈家灣至白鶴寺不利鵬至潛江界凡二十餘里惟沙洋堤勢獨寬厚軍民屢居其上嘉靖二十六年堤決漢水直趨江陵龍灣市而下分為枝流者九以此五州縣歲遭淹沒二十八年承天有司官修築議多異同乃不塞舊決口而退讓二百餘步中挽一堤反成水囊北浪一入勢難東迴其堤不一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五

湖廣下

十二

歲再決舊江身漸狹南北相對止二十餘丈決口東西相對約三百餘丈反為正派錢不可復障而東矣隆慶元年春始議承天荊州二府修築至二年秋八月告成北岸自河家嘴至南岸新堤頭長凡四百七十七丈五尺餘闊凡十四丈許高凡五丈許當堤心鑄二鐵牛鎮之此堤一成淤沙日積勢可永久但此堤與紅廟對岸紅廟居民每遇水漲多有欲盜決此堤以洩水者故盜決河防之禁尤不可少弛也○潛江縣堤考畧○按縣治依水自漢出為港江之得名以此宋乾德間縣治在道隆鄉後患水遷之斗堤即今縣治也周廣七百二十八里皆為重湖地民多各自為垸故南則洵湖牛垸北則太平馬垸而則白狄威林東則荷湖黃漢等凡百餘垸俱環堤而居五季時築花封高民等堤至國初修築各垸堤膜又有潭子湖四港

其心口各枝河分後水勢嘉靖三十九年諸堤半決而枝河更多湮塞民甚苦之隆慶二年春嘗興工修築然有馬家坑一決口在景陵而潛江實受其害此又所當預圖者○沔陽州限考畧○按州舊以富饒稱蓋以地當江漢之間最多湖渠民便魚鮮利又因湖渚環堤為垸而業耕其間誠樂土也自五代時高季興節度荆南築堤以障漢水自荆門綠麻山至潛江延亘三十里因名高氏堤而江堤亦自監利東接漢陽長百數十里名長官堤均皆賴焉迨我 國朝限防漸潰至成化甲午弘治庚申水大漲正德丙子復漲丁丑如之皆乘舟入城市溺死者動以千數其後都御史秦泰余布政使周季鳳以江水常決監利之車水限漢水常決潛江之垸家堤俱修之其丈以千百計然未能高堅水至即崩嘉靖甲申知州儲洵疏陳限防利害于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五

湖廣下

十四

朝事下撫巡按察副使劉士元復建議龍湖而下分爲九區為子衛並先治以治法而下凡五區於是龍湖花墳牛埠竹林西流平放水洪茅堤王沙瀕江者為堤統萬有餘大大小朱家滄浪南池瀕漢者為堤統幾萬丈丙戌夏月漢水連溢而沔賴以完至庚寅漢水決拖船埠西湖水溢沔之西北北遂為巨浸頃江限自西流萬直抵王沙堤凡二萬六千二百餘丈其決口數百處故州民歲苦水患有司屢議修築竟以錢糧無措而廢○漢川縣堤考畧○按縣東至漢陽南至沔陽西至景陵北至雲夢正當漢江下流故有長湖橫湖觀湖龍車小松等湖以蓄水又有城北南湖魚湖黎湖西商水洪等垸以禦水且漢江至此分流一由張池口經縣治一由竹筒河出劉家隔二水復合流出漢口故無大水患

嘉靖三十九年漢水大溢各垸堤俱潰而竹筒河中塞十五里許其張池口江身又復淺狹以故水多壅滯於鍾祥景陵間而劉家隔之估舶不得通於漢川民亦病之頃年查勘上自河口中經排子口至東湖流水口大約淤塞一千三百一十二丈上河口地勢稍低不便受水改從沙臺寺前去舊口約數十丈許中排子口至東湖流水口舊河身甚曲新政直勢以順水性約直二百丈零下口叫子臺出風門又半淤計二百丈餘撫院劉公愬奏留贖銀一萬餘兩募夫開濬親臨閱工乘流下上河勢大通自春二月興工至三月告成○漢陽縣限考畧○按縣舊有襄陽口在漢口北岸十里許即古漢水正道漢水從黃金口入排沙口東北轉折環抱牯牛洲至鴛鴦公口又西南轉北至郭師口對峙曰襄陽口約長四十里然後下漢口成化初忽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五

湖廣下

十五

於排沙口下郭師口上直通一道約長十里漢水徑從此下而古道遂淤且漢口雖為漢水瀉流之地但為江水洶湧橫截其口流不能洩復逆折而上故太白新灘馬影蒲潭沌口刀環等湖易以泛溢而春夏水漲即治常苦浸沒之患其障禦全藉大別一山故從來未設限防九江限防考畧○岳陽門西下瞰洞庭每夏秋風濤激盪城趾又岳為荆潭黔蜀四會之衝舟之往來湖中者無所寓泊宋守滕宗諒築偃虹限于金鵝之右遠邇蒙利○巴陵白荆堤宋慶曆間完築○臨湘趙公堤元泰定間縣尹趙憲築陳慶斯名焉按禹貢九江孔殷謂沅漸元辰終西澧資湘九水會合匯為洞庭一湖是也今以 國朝郡縣志考之辰常澧永枝河會流于洞庭者無

慮數十水而其會驟流而注之湖則有三焉曰沅沅湘沅澧江而已沅發自牂牁經辰溪合麻陽諸溪洞水過常武出湖之北湘發自廣西興安海陽山至分水嶺分為二派一為灘水一為湘水至永州合瀟水汨羅過長沙出湖之南澧發自武陵古元縣東流過武水口合焦溪如溪諸水經慈利石門至澧州出湖之西而漸元辰辰沅資共合流而匯為洞庭以為之壑故沅辰衡永長沙得免水患惟常武當沅江之下流岳陽當江湖之會合故歲遭浸溺而限防之設最宜急圖者也

常德府限考畧○按郡治與武陵龍陽二縣地皆濱江自古苦水患南朝齊永明十六年沅靖諸水暴漲至常德沒城五尺宋淳熙十六年沒城一丈五尺漂民廬舍後唐同光初沈如常砌二石桶禦水以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五冊

湖廣下

十六

保障城垣至今賴焉元延祐六年郡監哈喇於府學前又砌石桶一座高二丈餘而水勢以殺迨國朝嘉靖元年大水決限防十二年江漲幾破城垣三十九年以來歲遭淹沒順年修築郡治沿江一帶及武陵龍陽二縣槐花宿即堰大園等堤民始有寧宇○武陵縣限考畧○按縣臨江多設限防故郡城清平門外有槐花堤又有花猫堤縣西十五里有南湖堤又西三十里有皂角堤嘉靖十三年俱決知縣鍾鑒重修縣西自南湖至河有趙家堤又東九十里有宿即堰堤周迴九十七里一百一十步廣德二村民居之俱知府歐陽恂方仕先後修成三十九年以來諸堤復決知府葉應春估勘大脩宿即堰堤修決口一十二處計長二千二十餘丈槐花佛子南湖等堤修決口二十四處計長一千九十餘丈其宿即堰又有水塔二座以便

蓄洩曰上塔曰下塔各長九尺高六尺闊五尺○龍陽縣限考畧○按縣北有大園堤周迴三萬五千八百餘丈有孔家車輪等塔五座又北二十五里有李八堤周迴二千八百餘丈內有水塔二座又北四十里有南港墮周迴五千七百五十餘丈內有水塔二座又北五十里有保障周迴三千五百三十餘丈水塔一座縣西一里有河洪堤三里有限門堤又西二十五里有小沈洲堤周迴四十丈內有業塘塔二座又西四十里有大沈洲堤周迴一千八百六十餘丈內有江西金釵等塔四座縣東十五里有肅公大堤又灰步堤周迴三百一百餘丈內有范陽塔一座縣南五里有新堤東南半里有南城堤五里有股堤諸堤並設故居民得倚以耕種正德十二年灰步南港墮堤浸塌重修嘉靖十三年決大小沈洲及肅公李八等堤俱知縣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五冊

湖廣下

十七

薛炳重修三十九年諸堤復潰四十四年知府葉應春估議大修大園堤修決口二十處長凡四千五十餘丈南港墮堤修決口四處長凡一千一十餘丈大小沈洲堤修決口一十一處長凡二千三十餘丈其大園堤又修木塔五座以便蓄洩曰車輪塔曰孔家堤曰沽湖堤曰伍家堤曰姚家堤各長一十二丈各高七尺各闊六尺岳州府限考畧○按郡治城西岳陽樓一帶正臨洞庭湖春夏水漲波濤掀城勢甚可虞宋守滕宗諒築堰虹一堤障之迨國初堤漸崩決城漸退續近年移城於岡阜至嘉靖三十九年以後岡阜半摧而懸城孤危岳陽樓亦將頽塌知府李時漸崔慕天後取辦磚石繕修城垣自岳陽樓而南凡二百六十餘丈城下築土堤以障水其屬邑臨湖常苦水患者有四安鄉華容已陵臨湘也但安鄉四面皆水

大最爲要害者惟官院清湖安津蔡田四垸各週迴四十餘里本縣錢糧半出其內

修築堤防總考畧○近年深山窮谷石陵沙阜莫不芟闢耕種然地脉既疏則沙礫易崩故每雨則山谷泥沙盡入江流而江身之淺澁諸湖之湮平職此故也今可盡心力以捍民患惟修築堤防一事是故備考古人營度之法而參以土俗布置之宜可經久而通行者蓋有十焉一曰審水勢東流者必西淤下流者必上壅築堤者審其勢而爲之址而最難禦者莫如直衝之勢議者退爲曲防故荊州虎渡穴口之堤先年愈退愈決而近日直逼江口以遏水衝乃得無恙他如順注之傾瀉則堤勢宜迂急湍之迴沙則堤勢宜峻二曰察土宜一遇決口必掘浮泥見根土乃築堤基其所加挽者必用黃白壤三

不傷也

護守堤防總考畧○決隄之故有三有隄甚堅厚而立勢稍低漫水漫水一寸即流開水道而決者有隄形頗峻而橫勢稍薄湧水撼激即衝開水門而決者有隄雖高厚而中勢不堅浸水漸透即平穿水隙而決者要皆修築既疎而防守復怠故坐致此患耳故防範護守之計條議有四一曰立堤甲每千丈僉一堤每五百丈僉一堤長每百丈僉一堤甲凡隄夫十人一應隄防事宜官司責成於堤長堤夫責成於堤甲堤甲率領堤夫守之而有堤處所亦設有堤長堤夫其法與堤甲同仍不論軍屯官庄王府凡受利者各自分堤若干丈凡守堤者各自派夫若干人一有疎虞罪難他議二曰豁重役凡堤老堤長堤甲及堤長堤甲人役各復其月每遇審編即與除豁別差

勢難設堤臨湘半休山城獨可得禦巴陵堤防祇在江北諸里惟華容四十八垸之堤最爲要害○巴陵縣畧畧○按縣正當洞庭湖沿匯之地故有楓橋白石等湖又有南津乾沙等港湖水一泛半沒田廬然東南諸里尚倚山阜其最要害者江南則有永濟一堤自漢武廩至城陵磯係知府李鏡創築江北則有固城堤堤與監利接壤嘉靖三十九年諸堤俱決隆慶元年知府李時漸知縣李之珍修○華容縣畧畧○按縣北臨川江南築洞度中有斗子漸城諸塘蘇池等凡十有三湖南北水漲殆無遺土非環土高堤則居民不能以旦夕安也故南則有上路水城官院等堤北則有伍田清湖安津等堤西則有白梅龔湖蔡田等堤東則有章華黃蓬遠紙方等堤大小九四十八垸嘉靖三十九年江湖水溢諸堤堤盡潰勢難盡築其堤

曰挽月堤挽在東涯則沙迴而西淤在南勝則波漩而北故往古堤反抱江流者爲水所盤即臨傾涯之上勢甚孤懸必先勘要害之地而預築重護之堤四曰塞穴隙隙僅屬蟻蟻穴秋冬水涸偏察孔端極抵而填塞之春夏水漲巡視堤內有水浸透者即探其原而爲之防五曰堅折築木折不如石撐石撐不如牛轆六曰捲土撮塞決口爲上護成堤決之法掃以荻葦爲水以揚柳枝爲筋以黃壤爲心以穀草爲縛繞因決口之深淺水勢之緩急而爲長短大小者也若堤方初成土尚未實必以揚柳枝爲埽橫棲於堤外則可以禦波濤而堤無恙七曰拉揚柳八曰培草鱗九曰用石甃當衝激之要處若非石堤必不能回水沁而障狂瀾十曰立排椿將大木長丈餘密排植于堤之左右聯以縛纏結以竹蒿故風浪可及排椿而堤得恃以

則彼得一意於隄防三曰置舖舍查照潯河事例於堤上創置舖舍三間令堤長人役守之則往來棲止不患無所而防護事務亦庶幾不至妨誤矣四曰嚴禁余凡有奸徒盜決故決江漢隄防者即照依河南山東事例發遣揭示通衢以警偷俗

開穴口總考畧○穴口所以分大江之流必下流有所注之壑中流有所經之道然後上流可以分江瀾而殺其勢楚有三大水惟川江獨據中流故穴口在南者以潯江為所經道以洞庭為所注壑在北者以潯江為所經道以漢口為所瀾地故川江獨有穴口然古有九穴十三口江水分流於穴口穴口注流於湖潯湖潯洩流於枝河枝河瀾入於江海此古穴所以並開者勢也今日生齒漸盛耕牧漸繁湖潯漸平枝河漸淺穴口故道皆為塵舍畝畝他如章卜等穴故道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五十五

湖廣下

二十一

無復舊跡矣此今穴口所以多塞者亦勢也虎渡流注潯江同入洞庭江南之溪水俱注之却穴流出漢口與大江復合而江北之溪水俱注之衆水會合則流行不絕注瀾有壑則水道不壅此二穴所以獨存也蓋穴口之技流多湮則江水之正流易泛將來浸決之患其可免乎故荆南以開古穴口為上策此固邇源探本之論也然近年却穴築塞其口今歲議開舊口必先將技堤修築就緒然後開水門以受江流方無東西泛溢之患是穴口之有故道者尚且開濬之難况故道湮沒者乎元大德間曾開六穴却穴亦利楊林采穴調絃卜岳之故道並開矣今祇存却穴而他皆不可識焉此果人謀之疎畧耶抑地脉水勢之靡常故命取此所以知開穴之難亦抑勢有所不可行也然荆南人猶幸虎渡却穴可以分大江南北之勢但二穴

技河中多者使復湮如諸穴則荆南昏墊可忍言哉

潯河總考畧○漢水運使湮塞為災議者曰上流之運供其害小下流之湮塞其害大故塞承之防水惟以修築隄防為上策而其運供之勢非人力所能為也若竹筒一河上接漢流下通漢口真如咽喉不可一日或塞者且查勘水道惟中淤十五里而其淤平絕流者又祇七里許今日治水急務其必以濬此河為先乎近行承漢二府有司官募夫開浚故河已通流矣但漢水之泥沙進至竹筒河下口遇劉家隔河水一漲則沙迴而淤隨淤隨浚自可無目前大梗之患也

總論畧○今日欲濟民艱莫急于防水患欲防水患莫急于修決堤濬淤河開穴口至欲為千百年經久之謀其首務蓋有二焉一曰明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五十五

湖廣下

二十一

職掌以便責成二曰廣錢糧以裕工料而已近日九原設有水利專管者專一管理隄防事務不許別委以妨職事其未設有專官地方亦議委該府佐貳官一員總理該州縣佐貳官一員分理故邇來水利官各知用命以求自效但隄防有不時之費而錢糧無額設之儲水利官雖欲求盡其職而工料不敷終難措手此議處錢糧尤為隄防之首務也
論曰自大禹治水後則周官稻人賈讓三策儒者至今談之余蒿目楚疆為之詰齒迺知時異事異其迹或不能盡沿要在觀變度宜善體其法用之即禹功可冀也夫鴻濬聲聞中國之水皆冒而陸浮禹始治而納之地中其法有五堅則鑿之威則醜之淺則濬之大則決之急則排之而其要則有二曰經曰緯夫漢之南入江之北隄茲非

禹貢所列為楚大經者乎然漢則東為滄浪過三澨乃至大別江則東別為沱至于澧過九江至東陵過迤北而匯焉隨地注瀉使游波寬緩不相激蕩何其緒之有緒也經緯既備水為安流故總謂之稟言順其道行之爾平成既久民多濱水為居或填築而業之故潛汚之間所謂滄浪句瀘諸漢皆大不容刀甚或至不可辨而澧水與江相去凡百餘里禹時之九江猶受岷江之輸今九江自相經緯潯為洞度且與江漢敵大矣故禹所患者經不足以持續其治法後緯而先經今所患者緯不足以受經其治法後經而先緯此周禮稻人職曰稻人掌稼下地以潯蓄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達均水以列舍水以澮馮水說者謂雖主治澤田而最得治水緯法阡陌既變故道湮沒智巧之士始隄而障之天隄雖起于後世然周之防禹之排實

肇端焉顧專事隄岸以捍衝流則必有利有不利惟審勢度宜堅為之隄以禦水之經者而又分注以潯使有所游蕩股引取之則經緯得其理水矣從孽哉賈讓徒以當時繕隄猶築垣而居水數逢其害遂指為下策蓋有激乎其言之非通論矣至從民當水衝者不與爭咫尺之地而歲取治河費以業徙民今議者猶稱引以為上策顧楚地方數千里澤居之民租賦半出其中即如讓策捐棄之於國計不大耗損乎假令民徙而水不止業之將安窮也聞於用矣若乃就河隄多穿漕渠張水門以分殺水怒其中策幾得之聞諸長老言江漢之區異時穴口無慮數十道民環居堤上水有所洩歲不為患頃以蒙古規利諸穴口日漸築塞故水患存至於是當事大臣採其議為增脩即邑沿江漢之隄相故道擇其最急者為開濬小河陳洪謝

家泗港諸口以洩漢流開濬郝穴虎渡米穴新衝諸口以散江漲使民得隄為斷不患於墊矣

十四

子

史 172—362

石俱湖廣省志輯註部 石 竟陵言社 環岳部 嘉陽
新市 竟陵湖 石城 竟陵 註各一信 未及 錄 惟可 備 沿革 考

承天府志山川 南國之紀漢沔章：著矣域內東岸諸山自二室桐柏而來蓋中次七經之山也西岸諸山自荆山景山而來蓋中次八經之山也漢東諸山隨州之大洪山南十五里曰城子山上有古城又西南十里曰黃陂洞又西南七十里曰白水巖又西二十里曰盤石嶺上有上盤石中盤石下盤石言其石路盤迴也又西十五里曰龍嵒山又西北二十里曰納德山舊名松林山今為二聖陵寢欽定封號序於五嶽之次又西南十里曰天子岡在純德山左又北三里曰九龍岡又南曰子晉臺又南曰櫛木山楚武王廟在焉岡橫亘而西曰石城山：左支曰從姑山右支曰陽春臺對峙而南岡合相拱如龍盤虎踞龍飛舊即寢宅其中即前隆起曰蘭臺即楚王披襟當風處今即前時乘御天坊居其上其去漢江不百步而近江自西北而南而東環遠逕前曲屈而出寢為天陰盤石西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五冊 湖廣下 二十七

南二十里曰清平山岳懷王常率公主二墓在焉又西南十里曰寶鷗山鄧靖王墓在焉又西二十里曰射獵山梁莊王墓在焉龍嵒山南十里曰丘公塢善化公主墓在焉大洪山西二十里曰界山又六十五里曰花山又西北四十里曰焦山自城子至焦山凡二十一山並詳大洪山東南三十里曰太陽山又東十里曰關山嶺富水出焉又西南六十里曰金子山潮水泉在焉又南十里曰橫嶺潮水逕焉又東南八十里曰石人山上有一石類人因名又東南六十里曰張良山峯巒高峻峭壁間有一橫徑多馬跡又東十五里曰京源山橫山西北六十里曰嶺屈山一名盧屈山白水出焉又南六十里曰潼泉山又西南二十里曰磨石山瀝水出焉潼泉山東南二十里曰滕女山峭壁插天又東南三十五里曰空山洞又東北二十里曰惠亭山西南五十里曰子陵山中有嚴子陵讀書臺又西

南六十里曰響香山一名石人山又東五十里曰火門山一名天門山唐陸羽虛於火門即此自大陽至大門凡十六山並隸京山火門山西南十五里曰青山惠亭山東南七十里曰五華山上有伏羲廟舊有古風城又西十五里曰龍穴山傍有龍穴故名一名龍尾山又西八十里曰白螺山下有珍珠坡又東南六十里曰中成山昔元熙二年得銅鐘七口於此自青山至中成山並隸京山諸山南漳之四望山南八十里曰石人山入荆門界又東六十里曰響山絕頂平衍中有兩泉又東四十里曰斑竹岡石人山南三十里曰響居山又南百里曰西山又東曰象山一曰蒙山兩壑對起如蛾眉舊名象子山麓有蒙惠二泉又南三里曰虎牙關孟子港水出焉又南二十里曰卓刀石又東南一百八十里曰內方山在漢江上即禹貢所謂內方也一名章山虎牙關東北四里曰東山又東北三十里曰靈鷲山有穴曰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五 湖廣下

二十一

龍洞深五里石臺甚高又東北四十里曰三尖山西山東五里曰太子岡元文宗自潛邸歸即位嘗住此岡并隸三尖山太子岡內方遠安縣之鬼谷洞山與富陽接壤沮水逕焉又南五十里曰玉泉山下有玉泉珍珠泉出焉又西南九十里曰紫蓋山寰宇記紫蓋有南北二山頂上四垂若織杼林石皆紺色下出綠水甘馨異常上有丹井下有古寺沱水逕其西又沮水北三十里曰鐵人谷又西南四十里曰張飛山東有長坂曹操追昭烈張飛拒後即此又南十五里曰金龍潭又南十五里曰玉陽山邑名玉陽蓋取諸此又東南二十五里曰許由山又南五十里曰圓臺山又東南六十里曰螺絲山即王莽末起兵處玉泉並隸林山江之烏林磯北一里曰黃岡山又東二里曰香山二山並隸黃岡江按水經沱水自武都至樂城橋沱度口至姚方稱漢陽至沙羨又稱沱其資一水也今即城上遡江

城下至沱陽東岸逕鍾祥京山景陵三縣西岸逕鍾祥沱四州縣境沱水逕故鄆縣南入境今荆門界漢江北有縣故基南岸有石屋俗名石梁山上有臺即水經所謂南臨沱津南有石山上有古烽火臺縣北有大城楚昭王為吳所迫絕即從都者也豐樂河注之又南逕石城即即城又南十里為淪陽灘南與白水合東南流逕內方山東又東會權口即古之權園也東南與陽口合逕古雲松縣東夏水從西來注之又東逕左桑又東合區亮水口又東得合嶺口又東謂之橫桑又東謂之鄭溝又東得斷溝又東與力口合出境至漢陽入於江漢水經注諸水源出黃陂洞西南流合枝水注於沱實曰故即今直河按水經注故在新市縣東北又大陽山西南流逕新市北又西南而右合枝水今邇其源非是豈鄆氏亦傳之誤與樂鄉河原出大洪山西北流逕盤石嶺灌田甚廣民賴以豐樹木出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五 湖廣下

二十一

橫嶺西北流逕古鄆縣界西南逕故城西南左注故水龍鰲湖在府城南三十里水溢逕於沱青泥池在橫木山下三國志樂進與關將軍相拒青泥山並隸鍾祥曰水源出柳屈山合沱水注於沱楚昭王奔隨濟於成曰即此沱水源出磨石山下結新市儒女洞泉潭泉逕景陵縣界入於漢禹貢過三塗平與河在縣東北百二十里源出大陽山東流為楊家河逕漢陽界入漢水河在縣東九十里源出關王嶺東流為三汊河石板河注之逕應城縣界入漢江北十里水溢而匯曰泗水即泗水也並隸漢水漢水自京山小河口分流逕青山東南至三汊河而水來注之俗名石家河源出青山南流與小河合水經註中水出竟陵縣東一百九十里西逕中城下置中水成西有古竟陵大城古鄆國地即公辛所治所謂即鄆美音白起拔鄆東至竟陵即此也今有中港市豈即其處歟又邊景

陵前曰義河逕楊林口亦名楊水至便河口復入於漢水經楊水納中吐
板：今未詳所在漢水自牛蹄口分流曰車湘港至橫林口復入於漢澗
水即城隍臺河經新陽縣南縣治雲杜胡城分雲杜立澗水又東又東南
流注雲城縣南大湖又南入於沔水是曰刀口回河亦名會河本京山縣
前河東流逕五華山皂角市出牙兒口注於漢柳家河源出龍穴山入風
波湖逕楊林口入漢縣東南有湖中水至此並漢水謂水擢水源出西蒙
諸山逕太子岡會流為曹將軍港逕內方山東南流逕古權國城東南有
那口城又東入於沔陽水一名建水今名建陽河又名大曹河水本龍波
合白中昏官三湖水逕大陽壩入於漢謂之陽口一名中夏口南宋元嘉
中通路自湖下注陽水以廣運漕水經註以漢東楊水即為此水誤矣直
江源出白家山南流長湖會谷後港入潛江界平塘湖逕三湖以合沔水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五

湖廣下

三十一

白龍潭在雲鷲山下深長五里流逕朱家埠洩河口入於漢東五里曰曹
將軍港即惟水唐曹全政劉巨客嘗敗黃巢於此孟子港源出虎牙關逕
建陽驛入三湖唐孟浩然嘗往來於此蒙泉惠泉源出象山分為二派後
名其北曰蒙南曰惠宋知州彭秉為三派共延至竹坡河入漢民引以灌
田惟水隸鍾祥陽水洩水源出房陵縣逕過安縣與漳水合流俗名河
溪通沱水至枝江縣入於江漳水源出漳縣南逕當陽與沮水合流入江
沮漳之望也即此洩水分自大江逕當陽枝江交界會於潛岳貢岷
山導江東別為沱即此河落有金沙灘其地多流沙障：如金綠林山水
流逕圓臺山南匯為雙斗湖即守吳獵常逕走馬湖雙斗波之水西北至
李公墮以陷戎焉並隸當陽潛水即漢水分流始入曰蘆荻河逕縣界
東南流為上新口下新口入沔陽界又自排沙渡東流為潁江入沔陽界

又自排沙渡東流為潁江入沔陽界南流為恩江十里許復與潛合縣令
教錢所開洩水乃江水自郝穴口溢入東北逕三湖至江湖至縣南二里
為馬市澤：北五里有沱埠湖二水並潛水自潛江縣排沙渡至潁
江入州西北界逕到河泥澗開栗林麻港南灣至黃荆口入下帳湖東會
於白湖又自范既南橋於劉家渡入三江口又自栗林口播於蔣家灣逕
蓮雲趙大口合黃荆口水一自上新口逕鮑魚倉白汊口一自下新口逕
伯口至柳口折而為漕河俱達三江口合流逕滄浪即禹貢所名屈原邊
漁父處又逕候埠關趨於白湖又自柳口東播於筭葛江至直步夏水從
西來注之逕螺子瀆漕漢東北超大陽腦入於襄河又自渣潭東南逕小
陽張家池壩港入陽名湖匯於白湖出沌口入江：水自巴陵逕白螺山
南又逕烏林南東過華埠口又東過竹林灣又東過新灘水洪二口又東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五

湖廣下

三十一

北過沌口東流與漢水合夏水今名長夏河水經註即睹口為中夏水與
地廣記夏水入沔謂之睹口冬竭夏流故曰夏水自監利入東為大馬長
川過沙口又東北過柴林河至直安與漢水合復車河江自茅埠灌遼湖
湖東為河逕牛埠三灣平放東出新灘口又自三灣逕斗湖至楊名匯於
白湖州東有湖曰大白一名九真白湖衆水所會由沌口入江潛水至此
附考水道：郢中自石城而上百二十里為豐樂河：之左分支三十里
自龍港出今又五里曰九龍灘再分播為龍爬港經土門之爛泥諸河一
出桐木嶺東岸今一出金花灘今一出雙斗湖故道西渡則為花山湖江
之東山落平陸走三十餘里濱漢而止其西撞鐘山在馬漢水自襄樊而
下至此又一衝要雙斗湖而下為湖口今舊河深廣與大河等又其西
為嚴山湖嚴山之傍有港曰冷水而不見其上流所自入石城當其下嚴

山峙其水道迅急無險防旁帶湖漸加淤塞此以上考漢水自石城以下委而為三西岸支分三十里出流港此元人侵宋壘舟處今上口又五里自塘港出楊家港凡二十五里故道山曰龍尾蓋處為石牌漢水至此西通石牌東通官莊大堤又一衝要故崇禎之限常毀開流連口則免此患山南分支曰三汊港不十里分為張長口皆迴薄西山出馬良口三汊口為石牌居民所塞張長口為馮家堤居民所塞以致水勢騰漲而高家腦之限常毀若開二口可免此患石磯西障是為小別小別之東為茶園磯南三十里為老口二十里為六馬口南北二湖實為水區二口屬小江湖為湖內居民所塞以數口以下之限常毀此以上考漢水石城南五里許曰二聖余又五里曰蔡家橋相傳漢水由此分支往時有限且其間險阻內之小灌子工堤茶陵堤歷時張嶺而入亦為野諸湖之白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五十五

湖廣下

三十二

驚湖峻而東匯於竹根蕩為東泉港峻而西入三汊港下青魚灘歷南港由葱橋漢會於赤馬軍臺港長灘河此段考蔡家橋之由蔡橋至此迂迴九二百餘里倘因其已決之勢導水中行挑聚好岸以防水入害民耕稼並山而東多為��塘以溉下田則其利亦不細也由蔡家橋大河之濱三十里至流連口近年被塞大為民害水東北分行轉而西南抵三汊港與蔡橋小會又四十里至金港水支分而北而東由青樹灣入赤馬軍臺港金港而下三十里為小河口水勢到此漸緩渡而西再渡則下為沙洋之街口幹大河東行遠多賈漢此處地蕪京山景陵衝要五里為丁家河幹又三十里曰泗港泗港之內曰泗湖週亘數百里廣可容水諸大壩塞之矣又三十里曰張濟港幹又二十里曰黑流渡幹又九十里曰乾灘鎮漢水自小河支分由景陵縣治以下西入便河復出此與大河會少

下則田兒河為承天府屬之南界河峻而東為葫蘆灣凡一百二十里入風門峻而西南二十里為張池口入五湖團洲又東岐四十里曰小季灘為竹筒河上此以上考漢水水轉西南入鵝公洲麗水洪今雖開復漸淤矣是為漢川之西北界此以上考漢水由沙洋倒口沿河東行一百二十里漢別為潛又六十里西分入獅子河若竹筒河此以上考漢水再行多由此再分入小隄口迤南為德桃嘴獅子河之水亦會於此小隄口迤東即乾灘鎮遇水迴時大舟不什此以上考漢水漢水之小隄之內行六十里曰南河蔡家橋流連口金港口之水皆從此出蓋自蔡橋至此迂迴幾三百里往時之水安得而不輟再六十里至青山山水來自東遇水頓止從此歷景陵縣治水環如帶蓋由小河口出鴨兒口與竹筒河會凡三百里此漢水之入京固山邑然土田濱漢江者厥害惟均泥潛出於江漢使江漢之水並溢則為害滋甚乃家自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五十五

湖廣下

三十三

為院以冀一歲之獲豈長策耶荆門自沙洋之限一築而荆南歲蒙其惠鄧北成沮如矣所謂以鄰國為壑者非耶夫江沮漳楚之望也自杜預壅開陽口其水連巴陵而沮漳合流是為新安通南江至荆南為沙津河之湖大者數百里小者不啻數十里其諸濬淪不與焉長波巨浸渺相望何其夥也然其比多在景陵李老為大其西多屬監利西湖為大其南黃蓬為大其東太白為大諸湖皆達迤入太白故汚渠水之匯也太白汚水之匯也故汚之水滿於太白洩於沌口地之勢然也景之水患無歲無之蓋潛汚等耳

禹貢三塗之水一云在沔陽一云在京山而景陵有三塗水又有三汊水云是三塗俱無的確蔡沈註則磨石山發源者為漢蓋源出僊女洞發為司馬河傍有司馬墓故名又南逕蒲圻寺又南為夏洋港逕楊家澤合長

澠水注小河此一澠也據京山志謂為漢河為漢蓋為漢河發源趙橫
寺黑龍洞迴而東流南逕馬頭山又東南為官橋河又東為漢河此一
澠也據漢陽志則石家河為漢蓋石家河發源空山洞如意寺其家冲為
實河口為當公澠道白土苑又東南為石家河而以石家為中為漢為楊
水以澠水涇龍波運即之道其言甚核此又一澠也

宋石才據鄖州土風考古記 據班固漢書地理志秦置南鄖縣十有八
曰江陵宜城曰若曰鄖之者曰江陵故楚都宜城故鄖若作鄖是則邑
故鄖又按史記楚世家羊氏居丹陽在南鄖後江陵文王始都鄖平王城
鄖昭王徙鄖葉王徙陳烈王徙壽春曰鄖縣是言之楚之都邑可想見也
後世不傳考其口同辭以今鄖州為鄖都流俗信之嘗觀楚成王使
闔廬申為商公浚漢沂江將入鄖王在渚宮下見之夫浚漢而下沂江而

天下鄖國利病書 第五冊 湖廣下 二十四

上則鄖在江上而不在漢上沈括存中蓋嘗論之矣今江陵實有渚宮而
縣之北有紀南城楚武王伐隨卒於櫓木之下今鄖州東門外山舊名櫓
木山上有楚武王廟則武王自丹陽出師至此而卒豈後世見武王卒於
此固以為鄖都知此又不然矣雖然漢史者曰故鄖而鄖為州為富水
鄖或廢或置見唐書地理志謂之鄖不無說焉楚屈瑕將盟貳師入軍
於蒲騷其教患之闔廬曰君次於鄖即以樂四邑我以銳師宵加於鄖若
敗鄖師四邑必離已而敗鄖於蒲騷夫鄖者詎非鄖州乎昔蒲騷令應
城也距鄖州甚遠楚師之出闔廬之敗莫教之次鄖即以師行道里推之
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則知正在鄖州也

龍虎殿即舊承運殿在鄖城正中後為穿殿又後為啟運殿殿前
為左右廊而東西亦各有地廊正南門曰龍虎左為東順右為西
順又南為麗正門門之外左為鼓樓右為鐘樓又南為重明門凡
為外朝之制

卿雲宮即舊前寢宮在故運殿之北前為知雲門門內東出為日
升西出為月恒殿為穿殿

祖廟宮即舊後寢宮在卿雲宮之北後為殿廟門由殿廟而北為
弘毅門門內東為闕離門西為赫趾門周垣之內為六所六所之
外為連房為掖序等序是為內宮之制

隆慶殿即舊宗廟在正殿之東安 二聖神主於其中後以

天下鄖國利病書 第五冊 湖廣下 二十五

穆宗年號禮官議上改為 慶源殿今守備內臣以四孟及朔
望致祭四孟如 太廟之儀朔望如 奉先殿之儀祭許用八佾

舊用九十六人今五十四人
純一殿即舊書堂在 莊嚴殿之東初 獻皇別號純一道人

又殿時椅祀必致齋於此故以為右

中正齋在卿雲門之西 上在潛邸時講學於此

泰禮殿在東莊嘉靖十九年 上以舊邸世子府未備乃命補建
定以今名殿之前為門曰泰禮門殿後為承配殿左門曰保和右
門曰太和又後為宮宮之前殿曰受命御極之殿後殿曰青霄殿
宮前門曰啟祥後門曰福寧外有左接連房其西道於 隆慶殿

曰光祿門山川社稷壇在卽內之西南若蓋駕庫御馬房廣元庫
庫名與寶典膳典三所俱在卽內

卽之內其南門曰重明前高御溝橋橋南為坊局之南向者中曰

時東御天左曰雲行右曰雨施其北向者中曰龍潛舊卽左曰聖

作右曰物觀坊前碑亭二左為恩詔文碑右為聖諭文碑坊後東

西各為一坊左曰從站對右曰陽春街若郡城之南門樓其規制
與京師埒扁曰顯親達孝 上大狩時從顯親之請故特表

題之
從站山在舊卽外東南不甚高上多茂樹可以翹望 獻皇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五冊 湖廣下

二十六

亭之暇嘗登之因製漢江賦嘉靖十年命建碑亭勒賦於石

陽春臺在舊卽外西南蓋取宋王辭以名之臺高數丈俯瞰漢江

烟雲竹樹鬱鬱可受卽中勝觀也 獻皇嘗率侍臣登之因製

壯望詩陀而作陽春臺賦以自儆遂不復登焉嘉靖十年命建碑

亭勒詩賦於石

承天府志戶口 周禮大司徒掌人民之數以詔王安擾邦國而夫家之
衆寡則卿師遂人各以其歲時校而登籍焉欲知其存亡多寡之實而為

之施政也承天蓋古鄆地貢山帶湖一郡生產不當江東一大邑自肅

皇龍飛以來注念粉榆生養休息四方機員日至百姓蓋殷庶矣但頻

年積荒困於供億而土著之民貧者或適窺轉徙物政而司籍莫為損削

殷富之民誠大且衆矣其間桀黠者率賄胥吏而漏其籍使所編浮於所

登是使國版不足應而賦役無由均也况在沮洳之鄉淤水成腴而浮食

奇民操其重貲乘急實資騰踊其息積重累困奪居民之業并其身而有

之故丁壯益空而藉口客丁免於編列夫已擅地利長子孫矣而客之也

可乎嗟乎弊也由來久矣故綜覈之政屢實之源消息之法非良有司莫
與計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五冊 湖廣下

二十七

田賦 禹貢稱荊州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而漢江雲夢之間司馬相

如極言其饒則楚之賦當甲於天下而卽又甲於楚則可耳乃者田日廢

削而賦日殷則何也鄆中東西北三面俱山而南則擁大湖漢水又建瓴

下盤繞其中疆域雖遠遠乎則亦既山居其三水居其四田已不能有其

十之二矣故山原樹藝雨澤不調則倚稻而待槁其沿��而耕者潦至

彌望蛟魚且宮之田烏得盡闢而賦烏得盡登也况 皇莊之歲入 各

王府之祿賦幾與惟正之供埒其最繁之并無推剗蠲亂無紀毗有撥換

而緣南詔者終歲服勤所獲卽以代輸而尚虞不足湖田所於復為若輩

所籍業小民嘗不得滿足而彼半德有司亦不能優畝而裁其短長稅其

羨以補沿江之崩削者且飛影之費百出投獻之計萬變當事者即日加
意搏縮而額賦取盈吾懼民之日蹙也

儒後 夫力役之征聖王不廢然而裁用民力不過三日務不告缺而民不告病也漢有錄唐有庸宋有差額二役而民始肅然多事矣 明興以里甲籍民猶古比閭族黨之義而力征則用宋法差額無異後條鞭法行而民始稍甦矣蓋公費節則里甲歲裁繁簡悉郵傳優更約束嚴則縱恣盡戢長民者力為調停劑量顧審編未盡當則宿弊未盡釐何者有司之耳目一而造欺者千萬其耳目彼豪有力者先操其贏以神通於里魁胥吏之手而上下之所欲輕則富可貧所欲重則貧可富司拱手聽焉間有發其奸者繩之三尺不過懲一儆百而百之作梗如故也何怪乎民尚有不均嘆也夫承天係 陵後重地官多事殷辭諂者時無停軌而公費日削夫馬日繁而供億日益不給乃因連阡陌甲第如雲者安享逸豫而貧者食於官日夕奔走吏所謂協濟之法秦越視之彼此移督豪然如

天下即國利病書

原第廿五冊

湖廣下

三十八

藥不得已而稱於富要彼則權母而取盈此則息子而受驚是坐困之術也故丁糧之費非裁協濟之法不更故上下不交困必不得已之故已兵防 承天古嚴即今為 陵後重地負山阻漢資天設之險自 肅皇改安陸衛為承天衛後撤荆州左衛而置 頭陵衛焉拱護非不嚴整顧北近隨州洪山先年為老馬劉巢穴至卸則不候經宿又北近即陽萬山錯雜乃劉千斤石和尚亂處其路亦通於鄖蠻樂河當水陸之衝實咽喉地也向議欲於頭承二衛各調一所官軍駐於此無事則耕有事則守仍令留司巡邏訓練庶可無北顧之憂其西則荆門州又其西則當陽王泉一帶石壁峭立實即中門戶昔紅巾賊曾戰於此尤當厚為之備若迤南則潛沔景漢湖陂數澤不下數百區且與武漢荆岳為比隣而白螺洞度之施常嘯聚於此近雖設有衛所遠近相望水陸相應而官不習戰民不

習兵武備卑弱有桑土之計者尤所當軫念云 鍾祥縣北九十里至豐樂驛抵襄陽宜城界山勢微小縣衛官民機難東有花山龜山白水巖龍諸山俱抵京山界其堂陵花山諸里皆開墾地也東南至即東七十里之耳屈山地勢雖高係土著之民耕於其中水則自豐樂而南至石牌舊口沙洋一帶皆係長江延袤百里先是因盜賊出沒設豐樂哨官兵巡守 京山縣宋家河坪壩諸處間有峻嶺實通衢也多寶灣下洋港拖船埠接流大江多小寇 潛江縣先因蚌湖蘆洲頭浩子口班家灣諸處接通江漢舟楫往來多寇竊已於蚌蘆二處議設哨兵其拖船埠則有沔陽哨官巡守若班家灣浩子口亦一要險也似應加兵防範且縣治濱臨大江高者為堤卑者為湖雖非戰場而小寇時警亦當預備 荊門州治四維湖山相環如沙洋等處素稱盜賊淵藪先年已議改捕盜通判住劉本

天下即國利病書

原第廿五冊

湖廣下

三十九

處又與樂鄉堡居建陽新城各該巡簡互相巡警他如堡居要道山勢嵯峨峯巒險峻亦該巡司偵卒不時糾察 當陽縣山豁夷險古戰場也水則有沮漳二河路則通巴蜀漢資昔因劉石之亂漳河設巡簡司防守又有清溪舖河洛市皆立有約保應援巡邏 沔陽州四面皆湖一望蒼茫盜賊出沒稽緝為難而沙鎮去州百五十餘里地既綿遠而民又擁悍往往跳於法外昔陳文諒起於此所稱最要害之地當事者尤宜親 景陵縣治環河帶湖歲為積水浸溺其所轄市鎮如皂角舖地據高阜通商賈舟楫先因盜賊出沒將乾鎮巡司官兵改移防守近議欲擊回舊鎮但地當三府四縣之交居民錯雜控制遼遠此司似不可掣又漁泛沔與本市相近議將黑流渡哨兵移此備禦而黑流渡以沔陽衛千戶一員統兵哨守若乾鎮則止留哨兵十名向委附近河泊所官帶管非法也今并河泊所官亦裁革矣恐盜賊有窺伺之虞不可不預為之計也

李維楨奏改游朴大政記畧 州幅員數百里山居十之七水三之士大夫散處四境視州城如寄而市豪聚城中其始與臺五伯之屬至微細耳交關曹掾為奸利羽翼成而驕勢益盛江民有訟賄豪為居間其黨爭勇者任受刑罪雖若任對簿無不捷矣所得賄賂日益富則使其徒為州胥史已為即胥史又以其賂通監司若兩臺之為胥史者兩臺耳目寄之十五郎司理又以其賂通十五郎司理偵事者明比構會陰操州長吏佐幕短長所不便予下者千里之外其應如響即士大夫憚懼不免而不自若欲有所甘心或陰用之于是視士大夫州長吏蔑如即若監司若兩臺且玩弄掌股之上長吏至與其賈主禮仰其鼻息舞文犯科不可窮詰歲加州賦數千金以實其橐若固有之夫紀綱風俗之敗壞莫甚於今日而尤莫甚於楚莫甚于我鄙自江陵敗大臣往往為相景堂廉冠優陵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五冊

湖廣下

四十

夷斯盡士大夫出首結舌更無所忌儼城狐社鼠又從而為之金幣情日墮塞權日旁溢或曰假借而橫民出焉其種有六曰土豪曰市儈曰訟師曰訪黨曰主文曰偷長根株密穴常相通為用如荊門豪蕪六者而有之其黨以千計其貲以萬計其功業拜請城說洵沸遂則楚十五郎上則輩斂力折權行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東國臣潛江縣清田記 潛之為邑當漢下流自嘉靖以來漢水數漲則田沒而民徙田沒則經界清民徙則故業失增里豪有往來此蠶食之漁田屯田與民田大牙錯而民田之稅較漁屯所輸不啻十之七八小民欲紓目前之急率影射以售以故阡陌其田無升合之稅數十石者地鮮立維艱也久矣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五冊

湖廣下

四十一

孝感 澗河一源出河南信陽州至天唐河入境河中有大石逕九里
閘黃茅南流逕三里城逕新店清風澗之水注之為雙河口為舊家河
逕二即順為大公澗至觀音庄楊陂港之水注之水出大山俗稱楊陂口大悟之水
亦注之樹山為小河溪治北百折而西流至西河口與黃沙河攸爛柴港若
竹港之水合而南流逕九子墩逕舊南義陽城為要家河為方家河塔兒
潭淮水注之水出治境磨陂之水亦注之泉湧使中漣田千頃分為二支
治北六其東播者乃名環河治北五十里水自信陽來為遠龍潭立址港
下流合于西河其南播者為白沙河逕趙師塢又逕黑龍墩注于響水澗
復分為三支其一萬埠澗逕何家塢其一注上沙港至沙港口合沙港之
水南流逕安家嘴又逕陶家嘴後河之水注之乃與東播澗河之水會焉
其一西南流注于陡岡埠逕枯河又逕蔡家澗合東河之水注于老鵲澗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五 湖廣下 四十三

乃又分為三支其一合深溝橋之水注於白龍潭入于漢其一逕入埠口
合雲夢縣河之水源水南流逕高兒澗又逕注泉湖入于漢治南二十里其一
逆流逕治西南隅合于西河在治東思湖白水湖後湖之水注之逕治南
而東逕烏龍廟郭家澗徐潭董家湖之水注之治東五里以董水名水
注于自龍宮澗治東十里折東流有相見又逕陳八埠毛陳澗至羊馬湖口羊
馬湖注泉之水注之治東二十里水出烏龍石通流至竹子港復分為二
支其一南流為東山澗河治東三十里逕算河至頂口入于漢其一東流度北
涇前至馬溪河口與馬溪之水合為馬溪之水則納澧川河陡山河蒲湖
諸水同流者也澧川流至三汊埠逕陡山河入漢至又東南流境逕楊家
寨磨石澗河郭家塢至沙口黃陂境入于江
一統志曰義陽城在孝感縣北二百里梁置西魏廢考南北史西魏於平

氏縣置義陽郡蓋古申國之地今之信陽州是已劉宋改義陽郡為宋安
郡南齊改置司州而義陽城未嘗置於孝昌也蓋即南義陽之廢城耶梁
書武帝天監三年魏陷司州詔以南義陽置司州夫梁魏之時有義陽郡
又有西義陽郡南義陽郡西義陽郡在今隨州之境而南義陽則未知的在
何處一統志謂梁以來安郡為北司州黃陂縣為南司州則南義陽似
當在黃陂之境今云在孝感縣北一百里則此羅山應山為近豈南義陽
即初置於孝昌之境而黃陂之南司州乃其徙置耶一統志云新市在
孝感縣後漢書南新市侯國屬江夏郡宋書荊州江夏郡亦有新市縣唐
杜佑通典鄧州富水縣註云後漢新市縣故城在縣東北宋淳熙丙午富
水縣令張實修縣志雖辨新市而未嘗復及孝感故孝感新市之名不
彰竊謂前漢地理志江夏郡無新市縣而王常起兵則在前漢之末是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五 湖廣下 四十三

常起兵之新市乃安陸鄉聚之名非縣名也蓋在孝感之北境今之新店
是已其後光武起於春陵招致新市之兵後漢地理志始有南新市侯國
宋元和郡國志元豐九域志俱云後漢分安陸立新市在南新市置於後
漢蓋在今京山之南境富水之新市故城是已豈可以後漢之南新市即
以為前漢王常起兵之新市哉親書地形志曰南司州宋安郡有東隨
縣註云東隨縣有黃峴關黃峴關即今孝感九里關在南北朝謂之東
關隋書文帝開皇九年改東隨為檀山縣即今應山也歷代地形分割不
一今之孝感縣城東出黃峴之外數十里由縣治以抵北界約有三百餘
里豈魏時孝昌地狹而黃峴內外舊屬東隨耶抑割孝昌之黃峴以益東
隨耶然魏改孝昌為安州岳山即則地固未宜割也豈孝昌東隨以黃峴
為界耶不可考矣

孝感縣志賦法 蓋歲時輪納徵報徵報約有兩者報則收息未秋踴尖
斛面其害為易究耳至于徵報則咫尺之書百靈穴為有司者勢必派之
史胥美寄之里役美而戶冊收頭勾連局陳曰派數則戶不書總而不示
人可稽也曰正耗則明加暗加而人不敢誰何也曰拆封則合併而出而
業已叩衆美為美也曰巡查則嚴經可以卒辦而如其觸手于素也曰收
戶而重稽者至則報可吊而愚者以絲粟飛也曰出米而厚賂不至則總
不改而貧者以驚驚納也曰當年為累則預能詭寄于他藉而十年可逃
也曰蠲租今至則計能匿之于禾輸而支吾事後也曰比卯則豪有力者
計必抗拒而攻史胥之陰而為支吾于逃亡也曰士紳重免則無報者勢
必跳踉或賤賤其藉而兩存之甚且人亡而未除其數也此皆種：辛贅
攘肌及骨然且市民之出辦一而村落者倍從之鄉民之出辦者倍而瘡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五冊 湖廣下

四十四

疾者又倍從之至搔手目憐相與語曰寧為佃作戶無寧有報差報差不
必多而宜虛必盡竭犬必空終歲勤動不足中巨猾一飽矣

歸州志 丹陽為楚始封耶瑛註云在秭歸縣東七里相傳今之南邏口
方輿勝覽云丹陽城即楚王城今長寧千戶所城是也則丹陽疑即樊沱
之上楚臺山恐以南邏為丹陽者誤也白沙市在州東八十里與夷陵界
據陸游入蜀記為楚之故城甚明但不知徙之何時疑在宋以前也宋淳
熙間秭歸城在今治卧牛山麓考之范成大入秭歸詩註併陸游記皆然
而曰端平徙樊沱疑即楚臺山今之圯城也曰洪武初徙丹陽又曰四年
徙長寧當元末偽夏明王珍攝其地至四年方克平之不應洪武初徙四
年又徙疑傳之者誤曰徙新灘徙南浦致之新灘必不可城別無所據南
浦境內無此地故在夔府疑亦傳之者誤大都歸峽中地無平曠惟楚臺
山較今治稍寬距今治五六里今治確為秭歸舊治而丹陽楚臺長寧廢
沱疑一地而易名耳南邏口白沙市城跡俱存相傳古越州又以為先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五冊 湖廣下

四十五

築為閭閻築則事之或然而遠不可知者也

歸州已東興山說畧 州縣轄內約共千里非不廣也而山石磽确地無
平衍農不宜穀養不宜桑僅資桐茶黍粟黍穀以為生理四方之豪有力
者每挾輕偵而取重息以愚弄之故其民日貧而俗日益偷析而論之歸
已則衡興山則僻歸之民悍而狡巴之民疫而頑興之民愚而詐輕督之
則玩而不吾聽重繩之則逃甚則抗而敢於犯其大都也較而論之興山
糧少易完民猶畏法歸州以四漢里而畝一夷里猶易與耳惟瀘江一帶
無賴惡少最當嚴而束之龍城夷里通負成癖當亟為之覈也巴東以四
漢里而畝四夷里通負之不完勾攝之不赴大率縣此且也夷民不遵條
編不奉追呼官報官獲門徵收完僅過半每年正三四月輪當見年自
備土物赴縣雇募夫馬以應使客率多踰期為四漢里累然而族屬聚大

僅得其雄心一呼百應蜂屯蟻聚其勇敢赴義之風亦他郡邑之所不及

巴東說畧 治員山面江過不可城民皆徙三四百家而幅員寬廣深山窮谷距縣險遠則保障之難也編戶凡八里額丁六千五百七十七山田地七百六十八頃九十三畝有奇夏稅粟六百五十三石有奇秋糧二千二百二十一石有奇編銀五千有奇而八里分高前後前四里漢民疲困不支後四里夷民通負便化則催科之難也地當楚蜀孔道西接雲貴南連施建十四土司之衝輜輳輪蹄水陸輻輳則供億之難也邑南三四百里之間有野三關連大關全縣口有紅沙堡邑南八十里有楊柳荒堡各設巡簡千百戶官軍兵有差以禦非常匪徒慮夷民之內訌實以防土夷之外侵也巴山驛設在縣東半里許或謂當徙之江北岸公署之左以便供應亦一策也門扇峽萬流而上小高山一帶地方實楚蜀分疆昔為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五冊

湖廣下

四十六

盜藪險足憑耳余憫其穴而擒其衆江洋始靜思數年後猶有漏網之虞不可不嚴為之防也

岳州府志土田 孫斯億曰尼室之田惟華容安鄉多焉他不盡然抑中田不足設之夫華容分東西二鄉西之田墾田水災石門分南北二鄉北之田重為潦苗所據而惡利十六七等都類沒永定生枝已陵苦衝疲荒無平江田家使隱射古者田分九則華容田高下懸絕即九則且不可况也壤併沃間錯訟競煩瑣雖有智者亦無如之何若澧州利在乎墾其富厚也宜哉

永定衛土田沃衍亦遠境樂地但官貧兵富至相結為婚姻以長幼為生次生徒豪放斷枝長之侵慈利壤田而不服徭役當路亦無如之何然儒風浸盛亦彬彬可觀云 大庸所崇山外屏少見天日壤狹事繁視蒙者困于徒馬至稱貸不足俗又信點刺膚血以事閭紳者千百成羣甚可笑也 九縣衛士伍疲耗諸生間攬屯稅然紀法嚴明上下有體視永定差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五冊

湖廣下

四十七

勝安福所荒野之地土人不知甲子而軍旅耗散視諸所加甚 添平所土苗縱放據石門半境而不服徭役好遠結權勢人士族嗜利者不耻與為婚姻亦可慨矣 麻寮所較添平稍貧然地險俗謫上下以倫理相犯爭訟連年亦無足道者 桑植司盤鉢之商終古夷俗父姬尼婿配合自由適年以征倭累富稍慕華風

華容志陳士元論 高首九江孔賈沈潛既通今詳水經水道蘆水中予邑而會亦涉湖沅水富邑之南大江繞邑東河亦自江出亦謂之沱由是觀之予邑固大江九江之衝也江之水較漢稍清故不易淤蘆沅則清而莫淤夫自杜預開漕以瀉江勢而邑東之流悍稍緩西邑之流漸浸巨故江水橫截予邑注之洞庭非膏饒其東北爾已間之長老唐宋間邑西寂無民居而范晦叔岳陽風土記亦謂華容民多以舟為居常產即湖地建寧南堤決即被水患建寧今石首南堤即今之所謂調弦堤夏秋必決必溢故二邑江患相表裏乃安南港所厄則湖水也至和遠縣築堤為險僅可障官署堤之外皆棄之魚蟹然湖水勢緩日夕弗踰寸許江勢猛迅來或數丈震撼撞擊若利斧巨石邑民謂湖高水貽水貽巨復益以江堤靡弗決者間之宣德間人吏乘舟入縣署正統知縣楊錫以為請天子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五冊 湖廣下 四十八

遣工部員外郎王士華石布政使卷賢奉 勅駐邑中拍使宜築堤四十有七并跡堤為四十八院九載士華遂保制即其後土人往往擇少高之地築之今之院或百餘區最巨者安津蔡田官院延袤成十餘里小者田僅百畝而已一遇漲潦堤或衝決則禾稻室廬咸付泥濘冬月水退有司乃發粟集民修之無院擇其有智力者一二人為圩長十餘人為小甲分地而築計功而食至良法也厥後有司視為賄賂圩長稱高資府歲初必飲長甲指直甲又按丁無索常例錢豪勢家比弗供役有司下院假照選以獻朴微賄焉而于堤之堅脆工之勤惰舉弗聞也所發之粟類為長甲侵攬是以愈修愈塌隨築隨決以利民而實害之且予邑院民心殊力憤少旱則決堤引水坎穴叢蔓甚者以施茶蒙豈有識小言反相詆諆滋障或少加補塞亦弗堅實以疏土而浸逆湖即頃刻可摧也今之計莫若督

民于院中整設而依其禁防雖止若用乃安津有安津縣蔡田有蔡田胡官院有胡官院其武中華稅地之民既由王而不知縣季文津則取和縣肥已右為水面今漸行發百金省一切費之計民可決而平者無可畏矣皆聞正德成寅都御史吳廷舉奉 勅賑荒率民修院因而食之由是諸院獲復士軍之患所消者季文津陳利以粟使侍虐又嘉靖癸卯知府陸抑復發即東增修而知縣趙占亦繫文津故習是以訖無成功嗚呼使士華弗違陽則院必興立而加至今弗尚為策無焉和予又見院民住于院外水濱墾植桑栗早稻水小之則阻其巷以積久而淤新成陸畦水大至始算據謂之湖田湖田無稅額三載一熟則倍獲厚利此所謂湖田山泊可得良田萬頃而王安石懼無貯水之地者也夫復防起于戰國圩田湖田起于宋政和以來古無有也使遇賈讓杜預則諸院尚在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五冊 湖廣下 四十九

興廢之間則院外乎目前之利而昧經久之計誠不可不思也然有洞履為之濬斯亦不至大害若昭興所議脩圩守臣賞罰則今日之急務矣至于湖田開塞之議雖靡成說以勢觀之塞固漲而西開亦漫而東今聞者幾百載即欲塞之莫能也善為水者因時補葺可耳

永州府志 國初官予民以食鹽計丁口而收其鹽致因以通于天下其
後有商人引鹽民自買矣既已征商而民間鹽鈔亦復不免酌取之謂可
則鹽課之當蠲者一也 國初官設河泊所官收魚戶魚油網繹後折改
蘇鐵銅漆嗣又革河泊所官令州縣帶辦永屬魚課惟零陵東安永明征
之漁戶而道州率遠和陽江華則並于戶丁根內帶辦則一即之中而
設法互異魚課之當調停者又一也

永州府營一在思恩 演武營在太平 永安營在太平 柘營在仙政 望墩
營在永樂 太陽營在太陽 振膳營在廣源 大富營在白水 銅鈴營在
清江 三斗營在東平 定營在東隆 坪營在南鄉 永明營六 教場
營在東隆 山營在東平 潘家營在東平 斗營在東平 廣口營在東平
張家 靖西營在東平 道州營七 白鷄營在東平 中軍營在東平 村
邊營 滴水營 周塘營 教場營 營樂營 和陽營一 永鎮
堡在官家 義其地 義其地 義其地 義其地 義其地 義其地 義其地
平營 九疑口 桂里營 桂里源 江華營二十有七 教場營在東平
賽營 在東平 神仙營 在東平 白芒營 在東平 金鷄營 在東平 山支營 在東平
營 在東平 桃川守禦所營有十 石礮營 在東平 鎮峽關 在東平 土寨
營 在東平 小水營 在東平 苦子營 在東平 茶壩營 在東平 養牛
營 在東平 楊柳營 在東平 楊柳營 在東平 楊柳營 在東平 楊柳營 在東平
按舊志云永為近邊地不運糧不京操惟分戍以防緝獲有輪戍有永戍
有近戍有遠戍其法以正軍一千四百四十人四分之一班輪戍廣西

柳州府以指揮一員領之以一班輪戍小水營以指揮一員領之三年而代得代而歸者操守於本衛又選在衛餘丁常川防守各營又有奉調世守東安縣者又有戍守廣西興安縣戍守和陽縣永鎮堡戍守本府永安營者往時戶籍不明屯田侵隱有一軍而占田一二百畝者有一軍而田不滿二三十畝者至萬曆九年該衛申詳本道轉詳西院奉文清丈多者攤之不足者補之官舍之家起報餘丁上納子粒田雖明而冊尚未定也迨至十七年守道馬公行委本府林推官改正魚鱗冊而又造歸戶冊每軍給由票一張上載土名田數計田五十一畝八分軍無不均之歎糧無竊冒之弊其制詳且善矣又將各軍子粒抵兌月糧官免徵收之勞軍無包賠之擾便官便軍誠為兩利之法卹軍屬者詳察而遵行不變遺軍枵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五冊

湖廣下

五十三

腹之苦其永有瘳乎

昔吳起相楚南并蠻越遂有洞庭蒼梧之地秦昭王伐楚累敗楚始置黔中郡漢興輸賦謂之實布此武勝武陵蠻入寇將軍劉尚戰沒又遣伏波將軍馬援擊破之永和初武陵太守上書欲增置蠻夷郡獨泰以為不可其後吳增布遠舊約遂舉韓天東晉時因劉石亂後蠻遠北遷陸渾以南徧滿山谷宋徽以後群蠻酋帥互受南北朝封爵至後魏魏末慕容德僭稱後玉也據峽路斷絕行旅周武帝遣陸騰大破之隋置辰州以處蠻唐置黔州以鎮之宋太平興國中梅山洞蠻寇劫商人乃發潭州兵擊平之八年漢錦叙富四州蠻相率詣辰州領比內郡民輸租稅詔不許自後首領入貢不絕每加賞賜存恤之此諸蠻叛服之跡見於宋以前者以今觀之適居洞庭之靜養持之地餘首領越難屈其叛服不常與古無異然其撫綏制禦之策亦在乎斟酌古今之宜而已矣我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五冊

湖廣下

五十三

漢尚蠻種連接以故省民與蠻人交結往來擅易田產其間家牘大姓規免稅後多以產寄徭人戶下內虧國賦外滋邊隙宜詔御史親立封限不許省民將田產典賣與徭人及社以產業寄隱嘉泰中湖南安撫趙亮勵言湖南九郡皆與溪洞相接其地闊遠南接二廣北連湖南其人狼子野心不能長保其無事或用鐵鏈或固離怨或因劫掠或至殺傷州縣稍失隄防則不安巢穴越界生事若選擇土豪為人所信服者為總首以任彈壓之責潛以馭之凡細微事關止令總首彈壓開諭勸解自無浸淫之患蓋總首者語言嗜好皆與之同習知其利害審察其情偽而其力足以惠利之諸司謂亮勵所言以蠻強治蠻強其策莫良於此從之嘉定中臣僚言熟戶山徭崗丁有田不許擅鬻任其耕種但以丁名繫籍每丁量納課米三斗悉無他科既樂其有田之可耕生界有警極力為衛蓋散保守田業也今州郡漫不加恩山徭崗丁有田者悉聽其與民交易而丁米掛籍自如催督嚴峻多不聊生

性性奔入生界漢州受任以時口腹或為卿專或為使俾出沒省地為害甚大宜明勅湖廣監司嚴禁從之又石湖范氏曰往人常以山貨杉板滑石之屬竊與省民博盤米山田易草若一切開截無所得食且竟死突出為毒滋烈沿邊省民因與交關或使負之與締仇怨則又私相讎殺余既得其所以然乾道九年奏遣吏柱理之悉罷官軍專用邊民藉其可用者七十餘人分為五十團立之長副階級相制毋得與強過焉之器械習使可捍小寇不得報官強犯一團諸團鳴鼓應之次告諭近強亦視省民相團結毋得犯法則通其情易之路不然絕之彼見邊民已結形格勢禁不可輕犯幸得通情實有盤米之利皆驕然聽命最後擇勇吏將桑江歸順五十二強頭首深入生徑亦以近強利害諭之悉從乃而置博易場二一在義寧一在融州之榮溪天子誕鄴首領得赴屬縣與犒宴諸強大悅往籍邊定保障隱然萬一遠強弗率必須先破近強近強散亦須先勝遠強始得越至城郭然亦難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五

湖南

五十四

矣此宋之諸臣所論制蠻之法也其真得強之情實事之當盡事之宜亦可行之於今者然觀今日之所施焉或者法古之遺意歟今之所謂良強果聽官前使令即宋之所謂熟戶近強也其由有稅而無役即宋之丁米而無他科也其租民田者富民役屬之有盜賊亦可用以禦之即宋之任其耕種生界有警而勉力為衛也每溪峒間強所聚居必立強老以長之小爭則強老還自分解大事不決乃訟於官府即宋之設為總首以任彈壓之責也即諸司所官以重強治重強之意也各鄉計民多寡設為團夫得其勢力可以服人者為團長以率之其迫近溪峒要害之處又設營堡召募勇力者謂之殺手分布各營以守之摘撥衛所官統領旗軍哨守團首一遇有警則團夫殺手協同官軍擊殺勦殘此即宋之團結邊民形格勢禁之意也強以山負易民米糧而有司亦將有米鹽之掣此即宋之民與博易官為霸席之法也其立法可謂詳且密矣然近年以來猶有割據之患者固其強性之常然或造

民生艱難動良強乃致勾引席而諸峒生強以為吾民之害耳抑或飢寒所迫乎又或兵防廢弛重強有所窺乎其撫綏制禦之方防閑攻勦之畧信乎不可以不講也

按推前一日白嶺一曰鎮村一曰羅寨一曰馬江一曰石源一曰橫嶺一曰龍石等處強苗俱係奉文招撫之強惟納糧不當差者聽本州調度原各該千長今便置強官其制馭之法視昔不啻凜凜備焉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五

湖南

五十五

按瀟水三一在州西北二十五里出瀟山下其下有泉名瀟川故其鄉號曰瀟川鄉遠望山下從宜江口出與沱水合其一小瀟水在小而門城外官塘穿城而入由瀟源坊遠至土城山前有石鰲魚逆水而生鰲鱗鱗尾儼然相傳每水流湧有尾皆動山下有石鰲相公二神居人共祀之近石魚為沙礫壅塞萬曆戊子守備彭顯詳聞之未曉水復從玉城橋出亦與沱水合即在瀟南解瀟陽樓之下其一出九龍未明峰而流百里至三江口東北與沱水合均曰瀟水均入沱水又二百里至永州合湘水流故云瀟湘今與湘水同稱並傳者皆以瀟川為主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五冊

湖廣下

五十六

寧遠縣南六十里為九疑山亦曰蒼梧山漢志注九疑在營道南漢記注應邵曰舜葬蒼梧九疑山文穎曰半在蒼梧半在零陵晉郭璞曰其山有九谿皆相似或曰九峯參差互相隱映望而疑之故名九峯各有一水四水流灌於南海五水北注於洞庭峰九一曰朱明其下瀟水源南流至三江口東北與沱水合舊由蒼梧山又由丹朱峰在縣西十五里二曰石城其下沱水源南流至江華縣又西過道州至三江口與瀟水合流唐女冠妙善所居在舜峰北十五里三曰石樓其下瀟水源北注與瀟水合流縣江南是名子江惟陽武侯十來由驛律來其間在舜峯三十里四曰娥皇其下沱水源漢張平禮謂明期嘗隱於此在舜峯西六十里五曰舜淵其下瀟水源北流至縣東西折而北與瀟沱二水合亦曰華蓋實中峰也此峯最高上多紫蘭香由紫蘭峯此在舜峯北二十里六曰女英其下沱水源由江華東南沱水合流由舜宅於此在舜峯北五十里七曰瀟淵其下奔水源北注與瀟水合流縣南有龍泉驛驛東在舜峯北五十里八曰桂林其下沱水源南流至江華合沱水南明生遠安期採丹於此在舜峯北十五里九曰杞林其下沱水源即歸水東流經藍山縣又東北經桂陽州在舜峯西六十里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五冊

湖廣下

五十七

州志辨蒼梧禮記舜葬于蒼梧之野或以為南越地舜時十二州初未有越漢元鼎六年蒼梧始為郡考蒼梧在楚者其地名在越者其郡名云

衡州府志險要 衡當楚上游為柳桂之咽喉交廣之門戶各屬邑聯絡
錫洞搖搖依山負固不時竊襲其市鎮閭閻設立巡司者業有防禦至永
福鄉之三合橋長樂鄉之沙坪幕化鄉之水口町則即祁衡潭湘鄉新化
通馬深山窮谷幽菁叢林盜賊奸宄神出鬼沒盤據山險若虎負隅四路
生發皆此為招寇之藪固郡中之大要害也嘉靖癸丑巨盜李萬琦等倡
煽於幕化永福各處殺官兵始設立水口堡撥官軍民壯役手防守焉
而沙坪堡則設自隆慶六年十戶史官與有建立功三合堡則設自萬曆
二年各調官兵守之以防竊發地方始得安枕然戒險於平防患於預
誠不可一日少弛也若衡山之草市大洲來陽之羅渡常寧之杉樹黃茅
衡頭白沙黃崗有九溪十八崗延袤百里安仁之楊梅奉曹婆山大源冲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五

湖南

五十九

唐公渡彭縣金紫山：勢綿亘接連他邑，鄒縣之黃煙桂陽之泗洲寨牛
頭盆白水茶山等處，臨武之舜峯山禾倉堡莽山連州荆竹大羅之境，且
四面受敵，藍山之鎮南梁崗西關廬憲大寨芒東龍川北川等營，荆竹高
良源等據東北之兩頭寨西北之官寨，其山蜿蜒盤礴上可容千人，凡此
皆各屬險要之地，而太洲界在衡陽安仁攸縣賊徒潛藏，出沒叵測，嘉靖
癸亥倡倭尤甚，百戶孫承祖戰死，兵連歲不得休，至於常寧桂陽地產鉛
錫等利，富商大賈貿易其中，四方亡命之徒往，依之憑山阻險，實為盜
藪，舊雖設堡於黃煙各處，立營於西關各隘，顧地接鄰壤，勢相倚伏，此撲
彼發，彼滅此生，非我族類，能保無異志耶？鏡往防來，選練調習，圖之於無
事，而不自失其險要則策之上矣。

按相楚之俗尚鬼，自古為然，書呂刑者三苗昏亂，相與誅于神，至舜命重黎
絕地天通，而其俗始正，下逮屈原已千有餘年，原為叔正至者，事神之辭以
寓其忠愛之意，其說見于離騷，以今觀之，則原時所祀尚在正典，世變江河
愈趨而下，今非原之時矣，風俗所祀所尚，鄙俚可付一笑，因編祀典志，客著
數條末簡，以俟為政及觀風者採焉，衡人饗樂，疾病及警急重事，誤祈許盤
古葬之日，巫若以木為鼓，置手一握，中小而兩頭大，如今之扶鼓，四尺若
謂之長鼓，二尺者謂之短鼓，並有練帛長二三丈，畫白盤古而下三皇五帝
三王及諸神，靡所不有，是以帛畫懸之，長竿鳴鑼擊鼓吹角，巫一人以長
鼓連身而舞，兩人復以短鼓相向而舞，計音所許，若于會為所舞之節，隨口
而唱，無復本據，譬然重者夜至野地，城燈燭謂之盤黑鼓，每舞罷一會，則滋
口飲食，極其村野，天民之初生，有盤古氏者，出而御世，為三才首，古史稱盤
古言元氣渾，然盤圖也，今以木為鼓，以連身為盤，以滅燭為黑鼓，何所取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五

湖南

五十九

義哉呼失之遠矣，風俗合二三十家共祀一大王神，其神或以其山，或以其
��澤，或以其地所產之物而得名稱，加以帝王聖賢公相之號，如愚家溪田
所祀云平王相公，大王祠下城外散居所祀云南平水東三聖公，王祠下其
他如高山嶺甫大王祠，詢之云其山多產椒土，殊大王祠其地產紅土，其他
不能枚舉，愚德繼天無世曰王王宰天下曰帝大化之曰聖，優而執焉曰
賢，首五爵以無私為德曰公，長六卿輔其君曰相，今乃妄亂稱呼，甚至加之
土地所生之物，其為執妄不經，莫此為最，常欲言之有司，請一釐正焉，然卒
未暇也，風俗事女神，每家畫一軸，神分班而坐，多不可數，中標題云家居
侍奉李家天子三樓聖賢神仙兩旁題云三千美女八百嬌娥，歲晚用巫者
鳴鑼鼓吹角，男作女妝，始則兩人執手而舞，終則數人牽手而舞，從中翻身
輪作筋斗，或以一人仰臥，眾人筋斗從腹而過，亦隨口歌唱，黎明時起，竟日
通宵乃散，夫女子本以陰柔之質死而為神，如節婦烈女庸或有之，他不盡

然也今云李家天子三接質聖何所據哉可一笑也至如師巫盜取廟中神像首以為驚魁收陰兵以作下壇書符篆以為青簡鄙俗怪誕不可盡書云青山侍即行祠其所祀神無所考或云為南嶽六部之一故云侍即行祠惠意侍即之名起于近古周以六典建官國朝用周禮有六部之名嶽山與天地相為終始國朝正其號曰衡山之神又焉有部使有部則自六典未建侍即之名未起時又以何官為屬此皆訛謬不通且以為土神而謀襲侍即之號則衡陽境內原無青山之高太可以未識也嘉靖辛卯例毀淫祠地方妄援引以惑有司此祠遂幸免云

正統三年八月甲子命湖廣布政司正官督衡州府縣修理南嶽神祠像設先是巡按湖廣監察御史陳祚奏南嶽神廟殿宇門廊舊有二百餘間規制廣大平久朽爛頽塌望像傾壞不稱神靈臣考之典籍山川徵諸皆是陰陽氣化所成即非人顯肖像可擬止宜設壇致祭不當立廟故宋儒張栻曰川流山峙是其形也而人之也何居其氣之流通可相接也而宇之也何居欽惟太祖高皇帝肇前代之謬此諸嶽鎮海瀆章去帝王位號惟存本稱如南嶽止稱南嶽衡山之神仍詔天下遵守盛典也惟前代聖后妃侍御寢殿朝堂固循未革今坍塌已甚非用工七八萬莫能復舊乞禮官會議因其頽廢之餘革去廟宇像設照依朝廷祭祀山川制度內築壇壝外立廚庫繚以周垣

附以齋室每遇春秋精嚴祀事則禮制合經神明不瀆奏下行在禮部尚書胡濙等議稱衡山聖造神像寢殿朝堂歷代相因積有年矣國初吏制神號不除像設必有明見所古難准宜令有司役民趣農隙株木燒磚置辦顏料并工修理其餘房屋如本山道眾或好善軍民情願脩補者聽上從之

六十二

六十三

辰州府志 各哨所總說 候加地曰按邊哨稱鎮巢鎮巢即古巫

黔極北地記曰三楚之國五路之衝是也西北有溪曰鎮巢北有坪
曰草子故統括曰鎮巢云其五寨則主將駐劄地通而北則長寧前
塘威寧永安永寧鳳凰王會迤而東則清溪靖疆洞口草子轉而之
東北則乾州強虎轉而之西則石羊小坡其他小營堡各附其地而
以鎮巢所轄地廣袤八百餘里東距廣溪南抵麻陽西接烏羅
北連永保東南一百里界乎辰溪東北二百里界乎沅陵西北三百
里界乎蜀之酉陽石耶邑梅西南一百五十里界乎黔之銅仁其中
苗條雜處種類甚繁邊民屢遭劫擄各哨惟圖自保不相救援非所
以安邊也當事者宜按哨之緩急酌地之險夷整肅邊防永消禍習
如五寨哨係中軍重地則岩坎江之防飭宜先長寧哨最密通苗穴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五 湖南 六十四

則麻黑冲之暗越宜慮乾州哨城連守備而屯餉易危則寨木冲諸
路不可不整永寧哨地近貴苗而募兵易挽則火草嶺一坑不可不
隘今溪設麻陽之庫嶽賴小坡而保故雷打坡之四處埋伏防出沒
也倉庫之積貯恃石羊而完故水田營之把寨屯軍杜窺伺也草子
哨地隣洞口而上下營之戒嚴實彼先聲洞口哨據接清溪而烏牌
隘之坑壑誠伊左臂強虎哨雖雄據萬山然三面受敵一不設備而
都羅鬼黨跳梁矣永安哨雖外倚藩蔽然強寇在旁一不加警而田
冲岩坎揭竿矣他如王會哨之皮冲江口威寧哨之都梅波前塘營
之石灰壩靖疆營之油草塘要害均均哨伏宜謹

五寨哨倚峯將鎮巢東至石羊南抵永安切近貴苗西隣岩坎直通
黑龍潭冷昔生寨設立岩坎江小營防禦北接長寧通殺牛坪三箭

塘渭狗等寨青山木林二處各立小寨設炮樓五曰奇山曰蘆伏曰

永豐曰萬菜坪曰平養設隘門三曰西隘曰北隘曰永豐隘苗路如
涓流布當羅鐵岩坎乃其大門與長寧會哨於岩坎與清溪會哨于
涓流夜遊木林哨截大路之險設伏雷公田防巡路之襲此本哨之
喫緊也城內長官司直隸布政司土苗里甲無制差役繁苦一馬一
差較縣差數倍甲民強半逃竄鎮斯城者不可不留意調停云長
寧哨舊名長冲東抵清溪南連五寨西至岩坎江青山白岩諸路北
至殺牛坪三箭塘喀囉關涓流等苗寨此守最為險要設砲樓二曰
奇梁曰後山設隘門三曰上隘曰下隘曰奇梁與永安會哨于穿洞
與五寨會哨于岩坎夜遊青山遊岩坎之路設伏潭頭防牛隘之來
此本哨之喫緊也 前塘營原係長寧哨信地東至長寧南連威寧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五 湖南 六十五

聲援相倚而抵苗寨北接清溪設砲樓一曰長凹內石灰壩等處係
苗出要路最宜防遏又近於火燒灘名降叛苗龍六係責成把守此
本營之喫緊也 威寧哨舊名魚洞坡萬曆三十六年建東至清溪
南抵永安西北俱接苗寨設砲樓一曰永鎮以通前塘烽火與箭塘
營會哨于田家寨以通都梅長凹苗路惟是哨據微外隔越大河春
水泛漲舟梁不通每虞應援難及不可不應也 永安哨舊名牛狗
堡東至五寨及長寧通黃臘等民寨南抵都羅金子江民寨西距永
寧營北連烏羅江路通川湖貴三省苗寨設小營一曰黑潭營以苗
把候勝剛守之設砲樓五曰黃臘曰萬備曰岩坎曰下山曰洛溪設
隘門二曰苗舖隘曰黃臘隘設永順土兵營搭承苗路惟岩坎老田
冲馬頭潭為會歸之所朱冲口舊營黃岩坡舊隘為總要之區與長

率會哨於穿洞與永寧會哨於馬頸潭夜遊尾廠隘設伏老田冲此
本哨之要緊也 永寧哨舊名丫刺閣隆慶三年建東連永安南抵
小坡西至鳳凰營北連貴苗即古總兵營是也設小營一曰龍郭營
以苗把龍文忠守之設炮樓三曰總兵營曰大汛曰木星冲苗路如
即中江若洛寨天馬山等處乃其門戶與永安會哨于木星冲與鳳
凰會哨于即中江與王會哨于天星塘夜遊婆塘關設伏若洛寨
連東窩里熟苗使之把隘此本哨之要緊也 鳳凰營舊名雞公寨
正楚北極邊東至即中江接連永寧南抵天星塘接連王會西隣貴
州龍潭北通生苗巢穴設炮樓一曰許保固其地聯絡上下岩口楓
香樹田坪佬佬茶林太陽等生苗巢與永寧會哨于即中江與貴州
龍潭會哨于十八溪此本營之要緊也 王會哨舊名火草嶺萬曆

天下御國利病書

卷第五

湖廣下

六十六

三十六年建在楚疆絕微為兩省要害之區東與永寧鳳凰比隣西
與黔省民苗接壤南抵銅仁北近苗境設天星塘炮樓一所所有栗樹
坪皮冲江口等處係苗出要路與鳳凰營會哨于栗樹坪與永寧會
哨于天星塘此本哨之要緊也 清溪哨東抵五寨司管下黃茶民
寨南距殺牛坪民寨西連牛隘苗路通三箭塘苗寨北經黃岩江達
洞口于中設黃岩江小哨設炮樓五曰黃土凹曰杉木坪曰高凹曰
黃岩江曰龍滾坡設隘門一曰南隘諸苗乘間竊發必龍井滑龍與
五寨會哨于滑亮夜遊杉木坪截柴山之路設伏高凹防清水塘之
虞此本哨之要緊也 洞口哨東至五寨司管下都吾石榴坡南近
清溪約中立靖驢子營接大坪等生寨西連大禾冲通三汊江地嶺

坡回保諸苗穴北抵單子坪又名後寨直通大小巖變紅岩下水等
寨設炮樓三曰烏碑曰高凹曰雞子設隘門一曰東關隘設保靖土
兵營擔承諸苗出劫則總門新寨都良田為必由之路又有土橋雙
洞去本哨較遠俱宜防守與單子會哨于總門與清溪會哨于滑亮
夜遊黃連塘禦後寨之衝設伏高排江據都良田之險此本哨之要
緊也 靖驢營東至帽于坡民寨南至黃岩江清溪交界西至木里
苗寨北至高羅洞口哨交界設炮樓三曰油草塘曰高羅曰昇平設
關隘一曰黃岩江如板田龍萬落江水栗坪龍井木里等處俱苗賊
出沒之所雖有降苗一類叛服無常與洞口會哨于高羅山與清溪
會哨于黃岩江此本哨之要緊也 單子哨有長寧衛謝山巡關
東抵辰慶寨南至洞口哨西接三登坡係苗出要路連塘溪小哨

天下御國利病書

卷第五

湖廣下

六十七

直抵乾州設小營二曰大縣曰地水設炮樓五曰獅子坡曰岩凹曰
鉄鐵曰麓洞曰上營設隘門四曰南隘曰西隘曰茶溪隘曰冲星隘
設保靖土兵營擔承內都羅溪三登坡老虎洞雙溪漢溪得禾冲為諸
苗要路與強虎會哨于據木坪與洞口會哨于總門復遊山羊洞扼
大田之營設伏一渡水寨雙溪漢溪之路至于山羊議增小哨一連北
脩築邊牆此本哨之要緊也 乾州哨倚守備鎮城河通辰常二府
故積餉在馬東至盧溪縣蠻夷民寨南抵五寨土民寨西連單子坪
苗寨北距鎮鎮所苗寨設小營三曰灣溪以連強軍之勢曰冲果以
捍辰慶之民曰乾寧以塞都羅溪茶坪凹之口設炮樓四曰岩牛曰
望成曰桐木曰批把以便瞭守傳炮如萬桐竹刷諸苗于三汊為必
由之路與強虎單子洞口發兵會哨巡振軍威扼關守之此本哨之

喫緊也又此方熟苗時常出入貿易魚鹽布帛之區奸究窺伺之地在當事者謹嚴之城中衛卒間散巡守猶用哨兵非所以均勞逸也至於餉米今俱改折矣凡遇各兵歷過一月即當於次月朔日查實

在兵數給與不必候假格冊則一切營幹攬兌之弊自息而富商亦無所牟大利矣又何至一兵而先隔半年每籌而僅得低銀數分者哉

謝周哨東抵乾州哨南接灣溪小哨西距勞神順苗寨旁通鴉鵲昔即等寨生苗北至鎮溪管下地岑民村設炮樓三曰麻冲曰三都曰麥地設隘門二曰東隘曰西隘設永順土兵營據承苗路如桃花寨翠園龍爪溪鬼侯覺都羅溪為必由之地與乾州會哨于桃花寨滑板溪與單子灣溪會哨于爆木溪都羅溪夜遊龍爪溪設伏琴園關此本哨之喫緊也

石羊哨東至岩門巡司通辰州府大路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五冊

湖南下

六十八

運河經馬先年為積餉之所廢棄倉場委宜議復南抵水田營通麻陽達沅州西接清水營直達永寧銅仁苗穴北距五寨接清洞乾草等哨附設水田中營一設炮樓八曰龍公寨曰芭蕉溪曰銀壺寨曰沙子凹曰洞溪曰南高樓曰頭栗山曰中栗山設隘門六曰太平隘曰成佛隘曰五龍溪曰白茅隘曰楊柳隘曰雙江口隘苗苗每跳梁安寧洛濠為必由之路有警應援安寧兩哨為扼吭之區如米岩溪洞下江皆宜會哨此本哨之喫緊也

小坡哨東抵銅信縣南接沅州後山鄉西隣貴筑施溪界北連永寧直通貴苗亞寨本哨為麻陽屏翰麻陽為辰常襟喉先年德靖間鹿龍山貴苗直犯沅之江西街丫喇關湖苗徧滿麻之潭家寨幸調漢土官兵堵截百姓稍寧隆慶三年守備陳師表議改丫喇關為永寧哨矣嗣後本哨陸續添設小

哨四曰水塘曰清水塘曰十八坪曰杜壤勢成犄角設炮樓八曰鐵山曰石榴坡曰竹山曰觀音曰太平曰黃土田曰上高曰南木山設隘門七曰銅錢灣隘曰上隘曰下隘曰乾竹隘曰馬勞隘曰小桐隘曰新路坡所有偏口雷打坡鯉魚潭蟻塘溪新田張灣坪等處皆苗出總路分兵哨守此本哨之喫緊也

鎮縣所東至沅陵縣界二百里南至乾州哨十里西至酉陽界二百里北至保靖界百里所轄原係盧溪縣五種蠻民洪武初有不服造冊者該縣主簿孫應龍以舉孝廉來任入洞招撫各夷渠首懲撫有司衙門賦役重大我苗土地俱係刀耕火種難以應當方纔作耗乞為奏聞另設衙門管束務使差徭輕減孫應龍帶領渠首楊二等赴京奏設鎮縣軍民千戶所治將該縣原納錢糧一萬三千有零奏除一萬石洪武二十年二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五冊

湖南下

六十九

月蒙旨於江西建昌守禦千戶所取正千戶段文赴京領到五百八十六號銅印一顆親奉太祖高皇帝臨軒遣行諭曰朕有一凡地方幾寨苗民取你這老頭目前前去開闢鎮縣衙門好生撫管夷民此地乃碗酒塊肉之所又由清水白米自來榮久後子孫享用無窮爾兵部再取副千戶二員相兼營軍將招苗孫應龍陞所鎮撫職吏部選吏目一員與他收管錢糧布政司撥司典吏四名與他書辦欽賞段足來東牙勞寶鈔銀幣等物以禮建宴即日起程於貴州烏撒衛取副千戶陳牙四川瀘州衛取副千戶宋貴於本年五月內前到鎮縣開闢衙門建立制度將地方一百二十四寨分為十里全楊二等充百夫長管理將不成戶數畸零苗寨一百三十二名編充不支糧土軍護守城池印信寇亂奉調聚則為軍事平班師散則為

民故名軍民所其俗多粗獷悍不常 國初長伐頗貢常賦後
管理土官征調員衙秩遇掌所致所官法令難行熟各下鄉淫索所
民遂多難繼始稱難治常貢困窶下四里類遵漢法納銀當差但與
永順連壤接界委勤經百餘年乃結獨上六里苗民陽順陰逆叛服
不常與保靖司境界地方却係永順據承永欲藉報保警動輒唆苗
攻保：屢招附苗又反復離馴後來永保互有構憤為邊境憂至於
第九里大稍寨苗民不遵王化糾搜出沒遺燧時聞竹葉古隆誠宜
把扼議令永順合日坐寨撫諭偵探自往設漢官千戶四員撫苗巡
捕父居邊地與夷姻婭今於辰州衛推選掌印官以便彈壓第鎮苗
素稱驍悍奉調為軍則約束不遵班散為民則猖狂是肆責在永順
據承約束之而當事者又時有未和之防戍邊萌可潛消矣 附龍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五冊

湖南

下

苗營在麻陽縣泥湖萬曆三十四年建東至新營鎮往南至麻伊下
溪西至萬村梅樹坪苗路北至山空村冷家凹苗路惟此一路地僻
人稀密通鎮苗實係樞喉要害之地最宜防守此本營之繫繫也
附掛風營去即城北七十里舊奇坪岩凹地外二里生苗屬土官張
勝藻管轄及居十三哨之內為腹心害萬曆四十一年新報此營真
足扼其咽喉頃者苗更跳梁直犯郡郭外劫掠而去哨官防守之謂
何土官據承之謂何釋而不問有負此營矣 候加地曰五路之防
莫創于苗大都其醜貪餌漢物習剽輕生而無遠志種分生熟生惟
熟所習性生悍熟狡互相結黨為其甚者蠢爾奸頑復鄉導之苗不
在藩籬外也又其甚者哨兵未扞禦固吾圍道：脫巾呼道上自決
其藩美勢難禁大羊之不闚也昔議防苗今議防兵：與苗並議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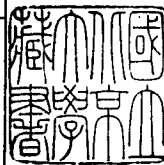
五路漸多事方書云急治標緩治本等選者宜善於為母使曰營
哨星羅形勢有可恃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五冊

湖南

下



永保總說 侯加地曰哨所之後附以土司蓋為永保總說
而乘東官哨受辰府節制所從來美先年大征諸苗直相率一國以
各該苗寨分各土司官承管遵衛官坐鎮相兼治理各哨皆撥有
土兵亦既頗嚴餉矣司屬有經歷都事吏目皆流官官非撫事土官
今皆視為冗員而鎮官權亦漸輕漢民逋逃奸究俱以司馬聖當事
者宜慮其後也 永順司 國朝洪武二年內附陞為宣慰使司隸
湖廣都司又割新添葛蠻安撫司之南渭州及白崖長官司思州安
撫司之施溶州驛惹洞麥著黃峒驛連洞施溶溪四長官司又併三
溪置上溪州復置田家峒長官司其會溪屬沅陵有巡簡司在焉正
德初有明輔者以辰州府學生嗣宣慰使從征十餘次頗以禮法自
守諸峒翕然嚮慕 保靖司 本朝初置保靖州安撫司洪武六年

陞宣慰使司隸湖廣都司初領長官司二今增置長官司五并領之
其一為五寨朱沱馬引蘆荻杜翠白岩五箇也自唐命田氏世官斯
土以控蠻夷宋元因之 本朝初寨官由文歸附始置今司其一為
單子坪永樂三年置其一為茅岡巡檢帶長官司其一為西江口其
一為鎮遠錄剖六峒橫坡俱長官司而境內陰隆江杜翠滑石江三
巡簡司則直隸湖廣布政司其大判巡簡司屬辰州府云 又曰按
古夷狄效貢有加賞無增爵蓋防微杜漸慮至周也保靖狹而卑弱
且無他親永順地闊蓄饒聲名文物彬彬 均中土使者馳騎都門絡
繹不絕無以有窺伺之萌乎去歲以區區楚材之貢徵 天子寵詔
建階都閫將且與司道頡頏安能受辰府節制哉倘後有貝珠焚焉
之貢漢足持何以待之濫恩而矯吏當事者溺其職失竊恐在罰漸

輟外蒙啓杞人之憂又不獨在防苗也
苗徵 洪武初以無溪屬蘆溪縣改夜郎立崇山衛後有衛置崇山
千戶所官輕悍鎮各官早勢派不能鈴束十四年鎮草治古蒼意苗
首亂命總兵官楊仲名率師征勦尋就招撫二十八年苗有不服遣
冊首周凱蘆溪縣主簿孫應龍入洞招諭鎮苗長楊二赴 奏准輕
賦另給重賞發回蘆溪始割上五都蠻民分為十里置鎮溪軍民千戶
所隸辰州衛每十年照州縣例增造丁口解查永樂五年鎮草苗復
叛命總兵官張駒統兵征勦餘黨亦各就招十二年以都督張福掛
征蠻副將軍印鎮守辰州洪熙元年以都督蕭岐掛印鎮守宣德
六年鎮草苗苗龍三白大史黃光虎石計聘等糾結貴州銅仁平頭
諸苗為亂命都督蕭岐都御史吳榮率漢土兵一十二萬討平之班

師後隨叛詔殺等名戴罪征討乃冒暑夜馳直抵池河劉營掩殺過
半賊黨竄伏深箐圍困久守諸苗出降義至絕種乃設灣溪等十堡
嚴軍防守景泰七年苗復叛命兵部尚書石璞討平之正德七年苗
首龍麻羊龍江西龍成酒龍龍致龍同保等嘯聚川湖貴界中大肆
倡獫詭遣巡撫貴州都御史魏英肅制湖廣四川漢土討門發兵撫
勦調度未幾以致仕去守勦都御史楊茂元代之咨行巡撫湖廣都
御史劉丙親詣辰州駐鎮先是知府戴敏指揮高勳王爵陸續撫出
鎮草苗犯龍麻羊等共六百三十二人丙以罪重者八十二名監候
餘各省發復趨沅州會同都御史楊茂元調集三省漢土官兵委分
守右叅議張繼兵備副使徐澤分巡僉事田坪隨營監督用苗民龍
真等為嚮導進至高巖坪寨木坪立營攻破亞苗回保孟洞來那木

即張兵馬等寨斬首七百五十八級擒獲三百四十二名口八年共
攻留蛟洞寨斬獲千餘撫下苗賊三百餘名口仍委兵備徐漢同都
指揮潘勳知府戴敏指揮王爵等搜捕餘苗請添設守備額勒
鎮乾州兼制土官彈壓邊境以故各土畏懼諸苗惴惴十餘年間賴
以少安旋因土官謀削去控制勒命致守備權輒諸土相抗輒暗糾
報私養成惡悍橫噬三邊釀至嘉靖中年苗果大叛先是嘉靖十五
年貴州銅仁司管轄且逞寨苗吳朗拱縱酒網縛佃戶其家生員告
呈銅仁府知府魏文杖斃之其子吳柳苟遂糾黨攻劫鄉村思石道
兵備僉事田汝成及守備指揮苗瑞令騰封四川平茶司土官楊再
顯招撫魏文許將叛苗地方割與酬功付以銅仁司印信吳恭再顯
果招安苗賊後貴州巡撫不允前許給取吳恭焚之以銀一千兩償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五

湖南

七十四

其勞再顯失所圖遂扇苗出沒為亂守備苗瑞固之失職十六年以
都指揮即繼代之鑑多謫說言胡廣苗人聽銅平叛苗糾復所劫財
物藏于草子坪苗頭龍老恰龍章更寨內鎮守備陳表令土官田
興壽誘出二苗擒解辰沅兵備道監候老恰斃于獄黨更尋釋放十
八年光恰男龍母更見父死深恨田興壽遂聚眾攻劫該司得禾冲
等二十一村其後大小峯變與亞苗等寨苗頭龍求兒等見彼劫擄
獲利因糾銅平苗寇劫奪兩省油蓬平頭五寨等處守備陳表以此
被劫回衛以清浪衛指揮僉事朱永守備鎮軍時值歲荒軍士缺食
未可驅戰朱永借銀糴米百餘石調集鎮漢所上六里土兵六百委
土指揮田應朝督率十九年正月進入爆木坪道苗頭廖羊保等分
頭招諭是時苗尚知懼每寨各出牛馬求退我師至三月因五寨司

奸細苗民侯答保刺前誘草子坪團溪板栗惡黨及銅仁旦逞諸苗
出劫麻陽譚家村又鎮溪亞苗苗龍柳比等復叛出掠平頭地交其
管理龍騰霄率兵掩捕被傷苗知禍大遂屯聚爛爾深山辰沅兵備
副使李瑜調征永保土兵委平溪衛都指揮高商鳳同朱永率保靖
兵六百進抵草子坪惡黨寨委沅州衛指揮周寶領永順兵四百進
抵五寨司步款寨圍撫定大小峯並排即五更亞保田崖口等十一
寨苗頭龍遠吳得狗等咸請隨軍征討生擒首惡龍谷已等七十七
名俘獲賊屬五十二名口并擒獲奸細侯谷係解道羈候瑜又遣辰
州衛守備尤欽傳啓忠同高商鳳督永保鎮溪兵一千進入爛爾山
斬獲苗首二十八顆生擒一人功幾成偶奉湖廣撫按兩院大牌嚴
令退兵隨將叛苗餘黨招撫安置二十一年草子坪烏牌寨苗龍母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五

湖南

七十五

更糾合龍求兒及銅平苗賊攻圍麻陽縣城該縣未知縣中途遇執
幸以計脫湖廣撫按奏聞詔遣都御史萬鏊勘處應否勒撫聽其處
置二十二年六月萬鏊遣指揮李要若落統兵參將高商鳳都指揮
潘興宇備李英苗瑞督令撫苗土官田應朝及永保兩司官會帶領
鄉導健步人等撫出賊首龍求兒龍母更并從惡龍柳補吳老瓦等
及貴州該道守備官立潤等陸續撫出從惡麻得盤吳旦逞等共五
十餘人萬鏊臨辰州查得叛苗餘寨未盡歸降再加招諭續據兩省
撫苗委官回稱各苗執迷不從行劫無忌且阻留撫苗百戶二員於
山內乃調永保酉平等處兵及二省附近官軍一萬一千七百名令
辰州衛守備尤欽指揮吳山何清沅州衛指揮葉森督永順宣慰彭
宗齊及鎮溪土官田應朝所領兵入高巖立營守備鐵冠辰州衛指

揮質陳官督保靖宣慰彭蓋臣并草子坪土官田與爵等所領兵入爆木坪立營守備周寶旬瑞辰州衛指揮張一愛督原調防守五寨麻陽地方土兵於了利閣把截鎮草守備李英佳來總為提督俱聽參將高鳳和指揮潘興調度是時苗賊蓄食頗多且知有險可恃群聚抗敵勢益張大復添兵萬餘次第搜山斬獲首級共七百七十八顆生擒七十九名俘獲賊傷男女共二百三十三名口奪回原委撫苗百戶姚伏黃金二員并被擄男婦七十七名口因暑雨連綿難於糧運且草木蒙蔽瘴毒易生師難久暴遂班師乃議量番永保土兵與鎮草五寨司兵相兼防守二十三年十月先是草子坪土官田與爵繁辰州獄諸苗以其地主暗脫歸事之與爵大淫虐以逞苗怨怒燬其公署以叛引鎮苗亦叛會貴州銅平官責苗不輸稅

天下印國利病書

卷五十五

湖南下

五十六

因移督土官學印走諸苗復騷然並起二十四年萬鍾復臨辰州集諸路兵討之時有言鎮溪土指揮田應朝可任使鍾因署為巡捕而應朝資狡黠多智嘗陰構永順保靖相讐殺而兩利其時至是益肆為奸利戰則庇賊疆疆買功賞或撫則反覆妄重資賈實未嘗見利督撫監司不察切任之故功久未成鍾召苗酋謂必得質乃出於是以前千戶往質苗苗龍子質來見鍾執之以聞誅之苗亦殺所質千戶以報繼遣兩省監司挾所隸土官詣賊營諭撫攜以牛酒計口給食予其醢龍許保冠帶時湖苗歲苦被兵聽撫而質苗未大創內實驕橫陽許之遠龍兵召鐘為刑部尚書未幾而龍許保吳苗復叛焚掠州縣無寧日二十七年乃命總督而廣侍郎張岳為都御史移鎮辰州招討之岳至議皆猶謂撫便會苗復寇旁縣於是力主用兵令

參政王崇雅撫苗及近貴州撫諸寨以庚戌九月進兵討破之俘斬二千餘獲許保苗女妻妾等購獲許保苗龍兵而止番泰將石和忠等殺捕三十年二月許保苗復叛苗酋貴板苗龍思州府以龍塘衛卒踐更八之聞龍平城守備謝派因苗為龍塘踐更卒猝入城殺居民掠奪嚴執知府李允簡等去和忠等並分兵邀其歸路諸苗懼縱允簡等歸適入林景特謂門陽宣撫冉諸實陰主賊掠思州岳令執之而撤與永保二宣慰會兵討湖苗助逆首斬其渠首數十人餘黨復撫定而田應朝惡橫尤甚又合酉陽兵攻平茶多阻撓官軍岳召之不出伯知其恃叔田勉驍悍固為牙距乃先計執勉杖殺之應朝懼竄苗寨累遣人自陳許其以功贖罪又不出遂削其巡捕應朝勢益窮蹙因永順宣慰投見軍門岳姑杖之而今從征苗擊殺

天下印國利病書

卷五十五

湖南下

五十七

斬首懸于市時諸苗畧定惟許保黑苗未獲懸賞以購和德泰遣人賄撫苗麻哥盤等偵許保至龍田寨家誘飲及醉縛之就聞伏誅諸守臣爭欲罷兵岳以黑苗深匿未除必且生患乃縱還其親黨而密督諸土官索之三十一年八月劉南等跡知黑苗聚斬其首以獻朝議設三藩總督留岳鎮撫開沅州岳乃踞龍灣溪等堡更設一十二哨曰乾州曰強虎曰草子曰洞口曰清溪曰五寨曰永安曰石羊曰銅信曰小坡曰水塘曰白水田營連鎮溪所共十有三各哨以土兵充警等數百餘人復召募打手數十人戍守又增設泰將宣員領勅控制諸土駐麻陽鎮守而守備為岳岳握兵久斟酌善後事宜藉兵備副使高顯泰將孫賢共成其績還境少安三十三年議移泰將駐劉五寨司城就便調遣還防益周三十八年四川容山土舍張

問轉司印相警發到鎮遠軍屯都御史王崇討平之四十二年尤給事 奏以貴州巡撫黃制湖北川東罷總督設兵備於沅州撤民兵移狼選募化凱等與投順苗人分列屯戍又以土民參錯耕種外以民兵迭振軍威環衛之制曰可隆慶萬曆以來銅信水塘水田等哨以次議裁而永寧長寧杜壤等營又接添控穴誠撤所宜先而增所未備也邇來苗種日繁而奸民竄入者歲久亦習為苗故苗且日狡萬曆十五年剿殺草子哨督備指揮高松喬官兵莫敢誰何萬曆二十九年偏沅軍門江鐸乘征播之餘征勦貴苗皮林等寨辰郡亦不免騷然煩費三十六年兵備表應文增盛華王會營哨按盛華名貴生苗苗人至今為心腹之禍四十二年署府印同知劉應卜因苗頻次出劫沅陵之深溪浦口復刻至春伊溪離郡城僅三里詳

未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五冊

湖廣下

七九

議三道于奇坪岩凹總路設立營隘奉守道蔡復一命名拱辰營以衛郡治可謂因事制宜之一策矣
民苗哨寨 辰州境界迤西此其地廣袤連跨幾二千里皆介峙萬山民苗錯居各為寨棚以守故自永順東北迤東而南西界保靖為寨七十有五曰鐵匠民寨曰擺上民寨曰曹那苗寨揚蘇苗寨上補天苗寨曰竹寨民寨曰五奴民寨曰老鼠村苗寨張兵馬苗寨竹料苗寨迤前為崇山衛稱為古昔流放驢兕之所有城守之旁衛為寨曰達河曰黃馬曰龍高曰朱虎曰田河皆苗寨也又前為江底民寨為扯亞寨木坪寨溪溪寨杜望坪寨皆民居之次為立反苗寨為石官司寨先土田寨姑木牌寨惡黨寨鐵門關寨紅崖寨下亞保寨亞保寨坪即寨亞高占寨馬勒寨鮮得寨拐糯寨皆苗居之其坪即亞

高占之間為高崖巡司復由拐糯西為溪頭上發雙寨補那民寨凡四又次為米裏先白二苗寨茶陽橫溪二民寨間之次為大路場重奇丙正鬼者鬼板地母村六寨皆苗居之又前為地岑民寨鐵寨民寨旁為鎮溪軍民千戶所轄以周城兵戍之所之右為冲葛民寨為強虎哨有城側為洞頭三蹬坡二苗寨越小溪水為判崗寨鴉溪寨皆民也鴉溪之旁為哨者四曰冲木林小哨曰大坡小哨曰馬滾小哨曰三叉小哨皆苗出沒之所其側為留紋寨葫蘆寨為牌寨都羅溪寨皆苗落也稍前為乾州哨為鎮草守備署皆有城為灣溪哨據磴道石梁跨小溪最為險絕盤屈而長曲盡前為奇梁隘復自守備署轉而東南歷兩溪為河溪民寨隔溪為小庄寨平哲寨冲省寨獨崖寨梁寨復前為高占哨為陰隆堡皆民居馬復上為草子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五冊

湖廣下

七九

哨為洞口哨皆有城守之自草子陰隆而南界麻陽迤西界施溶溪北界銅仁酉陽以盡保靖之東北為寨四十有五曰沙子凹有城曰烏引民寨曰清溪哨其城視沙子凹大倍之接奇梁隘為自烏引跨山渡溪水為麻陽界轉西南為高村民寨隔溪為神堂灣復自灣渡溪為崖門巡司西上為小田民寨接石羊哨之左為五寨泰帥署環以城中有五寨長官司前為五寨哨城後隔山為黃蠟洞隘左越溪為長冲哨有小城下為廖鐵塘寨上為孟叟寨為老萊溪寨回保寨爆木坪寨田坪寨大五團寨冷水寨皆苗居之次上為前塘營為盛華哨又次上為永安堡為水塘凹為水田營大小皆有城其水塘西則麻陽縣也從縣西北上為銅信廢哨小坡哨皆小方城繞之下為龍首營其上哨西越溪水為施溪長官司二哨之旁皆苗寨曰

板粟曰亞吾曰呼囉閩曰弟尚曰琴圖曰桐木坪曰下崖崗曰前為永寧營城如二哨曾進而西為鳳凰營為王會哨旁復苗寨環之曰小稍曰崖前曰旦逞曰江崖曰打麻旦逞迤東為池河營與下亞保紅崖諸寨接由打麻越山而北為滑亮營苗所居種落尤盛為黃棚寨排排寨下水寨米那寨池已寨鬼黨寨小鉛場寨着安思女寨復自鬼黨跨溪為橋塘寨思保寨梧子寨杉木寨而都衙一民寨之間界烏雞復上為銅仁府路通酉陽宣撫司曰軍勾寨曰龍田寨曰沙潘寨曰仁沙寨皆界酉陽其下為彪山寨為烟洞寨洞縣寨小蘇寨界保靖皆苗寨其入路有二自東路入者由慈利可抵永順直達保靖而陽至銅仁府中有大小溪流可渡自西路入者起自石羊哨從西而北由水田營水塘凹入麻陽縣出銅信小坡二哨可通施溪長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五

湖南

十

官司又自石羊哨轉西而南通小田民寨將至五寨哨分南北二路北路入五寨城迤北入永安哨經茅尚板粟二苗寨間通永寧營南路離五寨一小支通長冲哨今改長寧其大支經奇梁繞繞洞口哨城外入草子哨城出渡溪經灣溪哨下入鎮草城從東門出通鎮溪所從北門出轉西通強虎哨其鎮草城外迤北一小支經灣溪哨與乾州哨通又奇梁隘一小支通清溪哨經沙子哨自南迤北與大支合又盧溪縣西二百三十里其路亦通鎮溪所 侯加地曰辰府據三楚上流外控蠻夷內護 陵寢重岡復嶺草摩嶺諸蠻夷固叛服靡常從古患之唐于此置都督府歷代因地設險以陰折其踴躍之志往事誠可鑒也顧麻陽蠟爾鎮溪單子銅平諸山為苗巢穴週圍千數百里懸崖為道真可躋攀且竹菁叢生麟次櫛比殆無空隙人非

側有僥背無能入也賊從內而視外則明每以伏弩得志我從外而視內則闇雖有長技莫施此萬公鍾所以嘆地利之難也山嵐瘴氣鬱蒸多雨霖霖霧霧濛濛尋丈莫辨此萬公鍾所以嘆天時之難也土官構警各享鉅餉以助攻伐因而啓釁生亂由是土人與苗互結姻親情多牽制且其伎術亦為賊所窺破今用土兵不免前弊欲損而不用彼以切近之地素捨之情不但引誘富麗甚且借兵齷齪楚官軍皆不足用除永順保靖之外其餘土苗可謂之兵能出千數者無幾至於貴州舍酉陽平谷之兵愈少而愈難矣必欲別省調兵則又不諳地畧成功難必而其沿途騷害尤不可言決難輕調此萬公鍾所以歎事勢之難也苗賊嘗言 朝廷有千萬軍馬我有千萬山崗又云諸葛亮有七縱七擒我苗有三緊三慢所謂緊者軍退則突出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五

湖南

十

劫掠所謂慢者軍臨則散漫潛藏又云不怕官府軍多只怕官府糧多蓋以軍雖多而山菁深險力未易施糧若多則圍困久長勢將自斃然明知道路梗澁運甚艱必不能多故為此言此萬公鍾所以嘆狡夷叵測之難也其後專命大臣一人總督制禦之每以事寧召還久之以憲臣領其地而群苗底定矣先是議設奉守以鎮之十二哨以捍之遠防已固第日久苗苗繁息情同鬼魅兼外省遁逃諸奸挾貿易為名深入巢穴交通諸苗 借彼為偵伺適歷村寨窺測啟竄勾引苗衆潛為嚮導乘夜剽擄遺民受害迄無寧日及聞哨樓傳炮苗遂散伏哨兵稍集苗已入巢無復窮追所以玩惕日久養成醜苗黠悍輕視官軍無所畏懼雖有食糧順苗亦復陰助為孽甚至殺官斬兵莫敢誰何近且縱意橫行怙惡梗化邇來歲數哨兵缺食脫

中鼓譟成大變雖今渠魁就擒而兵士莫利從戎往往掉臂而去營伍止空虛矣今年苗氛日熾枝塘居民不下二三百名口聚戎以七千兵撫果向頭羊忽有兵卒踐石落岩下有聲以為有伏苗四散奔北自相蹂躪而新置大器鐵甲曾不一效用盡拋擲于潰亂之場矣豈惟士不用命良由控制無方練馴未至而先時制勝之策未之講也余故鋪列寨哨如右使知險要何在以圖善後又採名公條議鑒可行者亟錄以俟摘舉與還防未必無小補云

邊防條議

游震德分守

一審要害查得惡苗寨分前後左右穿

心僅百餘里宣德七年大征草薶存不滿百彼時於楚設立烏巢關黔設立龍勢關及正德七年再征後楚秦設鎮單守備并涓亮營了刺關黔設立銅仁守備并亞寨關地架關俱皆逼近苗寨彈壓得宜及嘉靖二十九年用兵之後設立麻陽小坡銅信水田等哨去了喇二十餘里洞口單子坪等哨去涓亮五十餘里中間荒蕪五寨故去綿亘亦計五十餘里去苗愈遠而設備愈多形勢愈分而費兵愈衆不惟殺伐之威未伸亦於防守之計未審今欲脩設舊關控扼要害地廣人稀事勢不易惟有招撫流亡使黃臘等寨都溶等堡單子洞口永安等哨生聚繁盛氣完勢重然後責令土司進逼了喇涓亮或據池河畫疆設守則一十三哨之兵可以漸省而湖北之民可更生

矣

又議王士琦清軍帶一重責成查得食粮順苗協守地方既假內向之名以冒軍餉常肆外合之計以貽民害如生苗出劫彼實暗勾之及各哨官軍贖取戶口亦復就中分利合無設法禁諭凡粮苗各該防守地方有人戶被擄即將各苗本季應給餉銀收貯不散必待送出戶口然後補給若過季始送則前季全扣不給庶彼知勾苗所分之利與安坐時給之餉勞逸多寡得不償失而非心自阻矣至於順苗逆苗種類本無分別而服飾亦無異同查計食粮順苗若干名每名給以腰牌正面刻記年貌住山與食粮哨堡把守信地背面送道畫押刻印俾之出入懸帶如無腰牌即係面生可疑之人即時拘究放粮時驗牌給散庶役悍就我羈縻而粮餉亦免虛費矣一

禁私貨得魚鹽布及我之所有而苗之所賣乃射利之徒佳私販前貨禁獲利踪跡詭秘出入難稽一與爭競遂釀釁孽合無今後凡各商販必於所在官司討一印票以便查驗如某處某人於某地買某貨至某地發賣止許屬大地名不許叢雜混開凡所在官司開市驗貨放行若無印票即同私販重治決官如販至各哨發賣者除兵民外其餘止令食糧苗長赴本哨交易不許販商擅進巢穴與諸苗交通違者以軍法從事處交易不妨而禍孽可弭矣 一編鄉兵照得填軍營哨相距各數十里惟土城內頗有房屋出城則崇山峻嶺一望莽蒼絕無人跡惟編立鄉兵可以召號走集居址錯聯漸實荒蕪然有兵則餉隨無從處辦而屯種之法可亟講也訪聞各哨土甚膏腴路洞之充足資灌溉合無行令各哨細查該哨附近居民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五冊

湖廣下

八十四

不論土著流寓悉聽籍名照各州縣立保甲之法一甲五戶一戶若干丁聯為鄉兵空閑地土任其自議開墾各分畔騰創結茅蘆十年以內雖有豐收亦免科其糧稅每歲終哨官造冊開報鄉丁某之墾田若干申撫吏官止為稽覈以杜爭鬭撫吏官仍每歲於各哨官中擇其善能勸相開墾最多者驗詳特行優獎以示激勵久之阡陌既富則廬舍櫛比即以此眾抽選訓練平居而互相守望有警則協為防守廢屯卒亦募兵矣

又議 禁復分守按一華冒糧兵餉告乏餅糞交罄食一兵須

得一兵之用老弱者宜汰矣此外尚有虛冒之弊或久亡而不報猶領現糧或誑頂而無人混銷額糧如杜塘營薛茂制薛文薛武等名以圖侵銀入彀已經本道訪出移兵道董事矣至奸貪蠹虐尤莫甚

賣糧與苗每名受賂七八金紙上擬守巢內閩支夷性貪一得糧便據為子孫之業欲加清釐動稱激叛甚或儒官怯戰餌以遊故兵糧買求平安照官要功許為申請名糧捏稱降服已賣者養難之禍方深擅許者誣盜之萌宜製合無行撫吏官閱歷各哨將賣苗兵若干名盡行查出原還年官賣其官已故者姑照北運收降糧例責取本苗入營編隊食糧防禦身終住止不肯入營即行革除如係近年官賣其官尚存者不論在哨筆哨提問實責將原糧贖回仍照本道去年議允條款今後有擅賣兵糧一名者問罪住俸終身以後追退戶口只用兵威勒取不許准糧啓釁庶可近壯實力抑且遠杜憂虞矣 一創反側能要鎮寧者生苗也然本道則不憂生苗而憂熟苗夫生苗巢穴甚遠有重山以環之有熟苗以開之其去我民風馬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五冊

湖廣下

八十五

牛不相及何知某村寨奇貨可居某徑路直達可由某哨隘疎防可掩蔽則熟苗為之嚮導也查得先年投撫把路苗人食糧不過百數十人其後日新月盛兵不能戢則餌惡苗為羈縻之資兵不能守則養順苗求捍版之用通計營哨共一千餘名歲撥餉兵餉十之二矣此外尚有挾撫之糧哨官私於打手凱兵內那給者不與焉使其內向無他猶可言也今則羈者不羈而捍者不捍豈惟不悍且引生苗以虞劉我邊陲蕩搖我保聚剿殘我赤子每次入劫生苗幾何人皆此曹與叛民作祟耳且官糧之外脇稱曉守某村勒取歲月常例名曰煙火錢既糜於官又食於民倏焉順苗以領糧又倏焉生苗以行劫是彼兩利而我兩害也如去年劫洞溪擄婦女萬民逼贖數十兩即糧苗麻老二之巢今正月又擄本婦以去而王會都拘寨掠三

十餘口者亦有麻老二子弟舉一麻老二而千餘名可知矣以刺肉
醫瘡之餉反成藉兵肅狼之禍豈不痛哉本道懸念地方被劫查何
塞把路之苗將應放狼華住擒賊獻人方准補給而各升皇恐失
其歡節次行查並無一報畏熟苗如此況生苗乎又安望其能捍巨
寇乎夫吾兵政不修順苗皆寇何苗可恃吾兵政果修兵可制苗又
何恃於苗合無行參守官以後苗路失事申嚴革狼之法務在必行
如查有勾逆內犯實跡明諭各苗某人員思作亂當討罪不他及即
挑選精兵擒治庶幾戾戾跳梁者破豺狼之膽即陽附陰梗者亦革鳴
騶之音矣一杜濫增苗狼已設者雖難裁棄而養之餉秋毫皆
係民脂豈容無節訪得各哨原來不限定額數哨官造冊往憑意
增添姓者不能盡知以近數年計之如五寨舊四十八名今六十七
名矣洞口舊二十四名四十年冬尚止三十四名而四十一年春造
四十九名矣清溪舊四十六名今五十一名矣乾州舊十名今十六
名矣其他加增二三名者難以殫列濫觴已不可尋橫波亦宜力制
合無行撫夷官今次閱哨將各哨食糧苗人清查實數該員若除之
姑將現在限為定額以後不許擅添一名如本苗故絕無子者將原
糧作缺不許他苗冒頂其糧仍待効順有功之苗方許申詳給賞額
數已滿雖有順苗効勞宜賞者不妨優養銀兩亦勿輕許名糧蓋賞
費銀於一時有限而糧遺患於後日無窮也一遏投住哨民敗賊
者已能為害又有逃避差徭負罪逃投入熟苗寨種地分租因熟
苗以通生苗望為窟穴久則引生熟苗出劫又或幫其寨苗警殺如
近有木里寨半熟半生之苗流民投住數十家因苗寨結讐為他苗

據去此曹甘心從夷乃其自取而為中付說於蠻地則邊境大姦賊
也合無行參守哨官嚴禁除以前元有民寨外不許流民於逆苗邊
哨地方從新創房居住不遵者守哨官驗明燒燬盡數驅逐熟苗寨
舊民被苗劫殺者不在失事之限凡熟苗與苗寨民不許縱入內地
潛窺虛實其思漢願面者聽告守哨官押解本道發州縣通回原籍
當差行李貨物不許官兵侵動違者依搶奪律問罪敢新投苗寨者
被擒以謀叛論仍行展麻沅廬州縣行保甲法將附苗民村挨門造
冊時相覺察有久出不歸者呈官查究縱容戶口投苗者事發連坐
遠方流民從本保甲經過寄宿者亦要詰問來歷如係投苗即扭住
送官毋得窩容奸細出入自貽焚劫之患外夷之防既峻則猾夏之
禍不作矣一責擔承承順約東鎮苗保靖約束草苗每歲俱有擔
承認結到部管哨原設撫苗防守舍把頭日月食廩報正分北三苗
疆以戎索之意也今則擔承毫無實効認結抵銷虛文就中草苗猖
獗尤甚歷數冬春二季入犯十三鎮苗而十七草苗也夫兩宣慰司
受國恩世有爵土生苗皆其部落命懸掌握而坐視匪類兇出柙
典守何存雖在我疆吏自當厲兵固圉惟敵是求不必專倚土酋為
緩急然擔承題奉明旨分管義素靖恭而罔思厥居棄命廢職
則嫌於欺君徽寵靈以保世勿絕歲額粟糧既逋貢賦戎籍泰養
又糜金錢而隸也不力以部苗為遠陲憂則昧於報德亦非土司
所以原天威順鬼神傳訓子孫之道也合無請發憲檄傳諭二
宣慰司想其已往誤事之咎責以將來報國之忠將原認擔承苗
巢嚴加鈐制如有侵軼奉令捕擒即發兵殲厥首惡獻俘於官優

賞如樞密院還 朝廉其約束有功忠力不懈者旌獎之不如法者戒飭之其尤甚者聞諸 上而加賞罰榮辱既分趨避必衆不惟固吾圉而激勵士司勉為忠義以保業享名施恩更厚矣至五寨草子坪二長官司滑石巡簡司與管哨錯處均當奉法竭力而草子坪尤有轄四十八苗寨之責如該管寨苗犯順合切責土官協同管哨計擒首惡追還戶口有功獎賞敢有懷奸漏情陰陽取利賂詐苦主者提問治罪警駭馬者銜轡在手不剛不柔則四壯之力可盡也

又議 馬協辰州府知府

一議哨牆之繕查嘉靖年間寨將孫賢立峰

嶺建營隘築還牆七十里人恃為金城以故苗患遂鮮民皆樂業後不繕修傾頽殆盡當事者不繼前人已成之績乃創為增哨之舉遂以十二增為十八兵愈分則力愈寡將愈多則費愈侈從何出辦悉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五

湖南

八十八

兵士膏血也膏血既吮冠羸漸成敵愾何由此苗氣漸熾內禍日烈也哨官不為自強之計耳為媚苗之術今日許苗糧幾萬明日許苗糧幾萬一哨唱之衆哨從而和之彼增則此添此添則彼增今計苗一歲食糧四千五百餘兩何曾使苗不內寇乎不特不能使不寇也或食糧于東而付劫于西或食糧于西而行劫于東不止秦苗者不敢言即被害者亦不敢顯舉其名真所謂畏苗如虎自視如鼠者也今誠防昔人故基自五寨司奇梁隘起直至乾州哨望城坡止悉築牆高一丈二尺基厚五尺或內有可補者補之或全無宜創築者築之東西僅七十里大哨十里次者七八里小者三四里繩鐵拍餘之具取諸逃扣人力用兵卒及牆內人家計丁分日輪班助之牆成上用木架茅草覆之為一勞永逸之舉夫督工不得其人則亦虛糜

工力宜委文官賢而才者一員與哨官監修後牆散片石刺兵夫姓名于上日後傾圮責令重修哨官計教罰治或無不殫心力者矣若夫上洞山險漢界不能築牆宜於緊要處設立隘門一座用兵守之朝暮夕間盤詰往來不準違苗入亦所以杜內逆之出也凡有交易正在牆外計牆東西苗寨多寡應有幾處建立幾所明白各定月日用兵監之不許紛擾苗不許入牆民不許越市如違各治以罪庶險有可恃而姦不復萌矣 侯加地曰防苗惟築牆為第一義然須砌乃佳碑皆是非必取之他山也山險不能築者則因險為牆如西北遷法勞均而垂久費鈔而利宏不獨賢于十萬師矣

省志論曰政之所貴者名與實也今天下名存而實亡者孰若兵政哉而楚為甚異時計軍額而餉之軍有登耗則餉用泉益此定數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五

湖南

八十八

今舉尺籍按之則軍之耗者寢半矣而歲給不升斗移是孰食之也諸衛所屯田歲令卒士釋戈鋌就錢鏹而耕而登其子粒以佐軍費繕戎器法誠備矣乃官怙其腴而歸其硯塿焉苗者於卒士甚則代官而輸之稅或民之豪有力者竄取而兼井之陰匿其通額即令屯部使者莫可究詰儲料安所瞻乎 國初惟置世籍子兵楚人謂之保克其民壯無有也後以額軍消縮始募民之趨健者為民壯子兵而縣官為籍民丁畝輸養之夫兵以衛民故民為養焉貴相當爾乃今兵不足自衛而張順以哺於民優動民之財力以為之衛且養者是何解也險要之區隘苗落所出沒者故事兵壯與官軍參戍之夫為其能峻防也乃復黥排利假之道而坐分其膏腴而扞椒蘼呵之責輒喻情若兒戲矣又況名為戍守而身役于官日以供執事

輔軒迎送之役者乎故嚴耗軍之糧以省募民之費而又共禁其私
役者也禁其私食若險要苗裔禁其疆奸而私假之道若庶兵政脩
舉不至名存實亡矣嗚呼豈獨是事然哉

籌邊錄

分守湖北撫苗督餉按察使蔡復一條議兵政詳

為政政未脩矣春日賦謹陳末議以圖邊防事照得今春苗孽既渠通計
十八營噴入犯一二十次所殺掠無慮百數十人云云株美獨推今鎮草
之苗規傳唐方與者二而難亦有二號：割財質子女以謀賄無長驅之
雄谷獲之役也種落可五六萬而巢穴呈散無君長期會約束勢不能入
衆也此所謂旁之難者唐阻邊境係阻海而苗錯環營噴無一垣之限民
寨難則以保清野之法無所用之唐防秋係防兩汛而苗日夜伺我無時
不可以無地不可殲跡也則難步之大較也然難易從敵立形必我先自
立而後敵形從之今我且未能為我則難者固難而苗者亦何嘗易哉推
較以命將而苗賊者即將也設將以制兵而召侮者即兵也餉兵以衛民
而四禍者即民也植土司以佐兵威撫苗以增民捍而盡兵者即土司
難民者即糧道也又何怪乎難者之愈難而易者之不為也本道謂今欲
制苗不必求諸苗惟求諸我而已我實能將實能兵實能營實能政修明
而兵不叛者無之其事惟歸一責而其法惟專於任勞任怨謹據見聞
心思所及開生條款一而會同兵道督辰州府撫夷官及分守營哨官
看實整頓理合呈詳伏乞 憲批嚴加訓飭地方幸甚

計開議將有三

一曰重責成余守哨官於兵略畏情必日夜謀求如農之有暇就演
阻於日中而規利害於掌上然後守可固而戰可克今之時領率不
經心無論出奇制勝即本道者令苗犯必詰所從入道以正陳防之
罰而今春夫事多次行守備直報竟若罔聞又民寨分屬信地係去
憂泰將日議獲行而至今辱懷未報夫擒首惡追陷民猶可諒曰有
待若苗劫內地出從何巢歸從何遠豈不事灼果此尚不知則未偶

奏殊或知而故隱則藏蒙太甚合無請 憲令申飭各守營哨官將練兵守險二事實用心力以窺伺之智料敵以婦人之心責已以推避之精神整頓軍政以顧惜之體向校勘職業惟據現在畫地以防堵為攻疎虞為罪孰一哨而失事有幾則哨官之伎倆可知通諸哨而勝敗若何則各守之短長自見更嚴行守備今後凡報面巡捕路要查係何巢穴種落後其間隘關入如刻內地者尤必查從何哨路徑過報守兵兩道以憑處分罰不踰時而無所裁幸解免則各哨砲樓巡守日禦、加嚴而苗警可稀矣

二曰嚴制賊今得功者紀錄待薦獎而目前不難也疎防者詰責戴罪或行住俸而目前不耻也是未盡制賊之道也兵法主將得徑決罰偏裨以下合無著令今後哨官過苗入堵截無捕得功三名級以上者除兵照賞格外行府動庫銀打連花紅送該哨官鼓吹旌獎仍

天下即國利病書

原第廿五冊 湖廣下

九十三

加紀錄如本哨信地失事及假苗巡哨隔戶口數多者除頭目防兵細打外哨官係指揮兵道行提到通責戒千百戶參將徑行責戒俱戴罪防禦若楊慘罪大者提解細查并從重究案其各將守備鈐轄各哨體統原嚴調遣分布不用命者日當提行究治不得一味縱徇以致陵夷

三曰審提機本道於諸款言之詳矣尚有機權所在宜陰用而不可示人者姑畧言之不道觀今苗種其悍悍長技勝人其神陰耐餓渴勞苦勝人其決前輕死勝人其持可制者分而不合耳幸彼中無大苗如嘉靖時許保者有之則湖北憂方大也趙充國言漢中諸羌款抄邊必解仇也聚邊時宜以計破散之善制夷者能使夷自鬪當分而不合則患不及邊難及邊而病不極今生熟苗寨時相與言殺此我之利也使心計之時能善用間謀誘選而厚撫之視諸蠻人衆而其長自雄能自立者擬使反間或乘其微隙或反其要約或借事得洩口語或為其謀懷入犯而其先告我或為其款取某

自效而微重之或生致某苗而言某：所將獲使諸苗首立懷疑而隙不可縫因以刺得其情朋後所欲刻我必知之我常為主以待客而制之易：矣用謀非財不可釣魚者必棄餌鬪犬者必投骨官為指金資之勿愛也此陰行家所出必難今諸弁未足領此而常識此意亦可引伸控馭之方畧且安知果無其人哉

議共有七

一曰簡精銳不任戰是謂廉軍選練四要曰力曰藝曰膽曰趨提而苗路山谷林菁尤非使地利知險阻者不可哨官需索常規往充以放債工匠進食之人以此則多武周新化郡陽等處犯罪逃亡者逃備坐食則不可執戈流人非主者則戰不力而勇謀其上訪得御苗惟本地團練鄉兵及麻陽龍興兵悉地形諳夷情習苗技最可用合無于春季放餉唱名領封逐一簡選有懦弱不堪及虛名寄充者即請出作缺至捕兵間求精獎軍不可破宜令無異官

天下即國利病書

原第廿五冊 湖廣下

九十三

一路出有驍勇土著民兵及犯兵俱准報名投見驗其臂力技藝過人者不拘多少彙造三冊報守兵兩道及辰州府所汰退兵缺即以此人充之收捕未盡者可留為下次報缺批頂之用以後放餉兩縣官俱照例舉行仍將唱放過日兵卒有無老弱招報其在營各兵嚴責哨官着實操練不許買閒守備仍不時閱校如此選練得法行之一年兵可漸精其視閱之康寧勢相目也

二曰除我害城不利以卒于敵苗之長技在弩矢鎗鎗數寸中要害立死袒楊當之必無幸矣兵家制器必審彼己之短長而精用之禦賊莫若甲而勝之者惟火此則三連短鎗僅供傳號不可收敵前此亦將有大器之議格不行本道入辰力主其說動辰庫銀委辰州衛掌印指揮姚之屏募匠製鳥銃三百門及火箭火龍等器而甲則未之及也訪得貴州銅仁兵日給九厘尚自備衣甲今我兵食餉多者日將三分少者亦可一分去年放過銀每人領十八九兩且歲有其括克科贖之費以此

置器械水甲亦充然有餘而臨陣可以救死扶傷克敵可以先登取賞是正為兵計而非以為屬也合無行奉守哨官奉放餉即嚴督各兵將領到銀置造水甲又牛利鎗刀等前若械仍時加點閱不許典賣自危身命然自造之甲愛惜工財差可護身難以備敵今奉道自捐供應紙贈銀一百兩合無于辰庫貯銀并行動支奉前數仍委姚之屏造堅甲三百領長短為上中下三制完日與鳥銃酌哨分大小分倫為衝鋒破敵之用庶甲可禦苗長火器可制苗頑而執訊獲醜不難矣

三曰申策應善制兵者分而能合哨官合本哨為一人而泰守又合諸哨為一人則是常得千人之用何而不據今所患者哨兵數百而實無百人之用也以本哨官砲樓不守伏路不動每日巡邏僅以十數人丁事通兵過敵本營不敵是分布無法也謹哨有警高坐不赴泰將調發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五冊 湖廣下

九十四

堵截哨官陣與苗遇領兵於苗點不到之處而虛要路以待敵苗過則曰道偏相左耳與此道偏接伏以避席之樂正同是救援不力也合無行守哨官將本哨兵除分守小營外通計在營兵數編以什伍法分為三大隊每日輪一隊守砲樓伏路把隘一隊巡邏接應此二隊俱應出營收盤開在營者細打賞耳遊示如某處砲響巡邏兵馳往截殺哨官親赴營戰苗勢大連傳三砲仍添撥在營隊兵再行接應至陣哨聞聲法當赴援三須分定地面如犯某哨之東則專責東隣哨應援而南北亦然當援不援者與夫事同罪庶兵有率然之勢而苗亦不得以一虛卒制我疲於奔命矣

四曰守要害苗路多岐緊關衝險者撥兵把截預備伏擊名寇至矢石交發安能飛度其砲樓等項據守倫金有聲呈報有據當修者元無當添建者失險當改徙者俱批行動工修築至偷路去處或探度可赴或為便徑通入當增險高守用力鋤鑿設法堵塞仍做鐵索法多砍棘刺漫布塗土脂削竹簕木柵埋釘

土中以隔其來又苗善用弩利於茂林凡近苗林菁酌苗我兵塘伏之處餘俟天霽風高縱火焚燒使彼不得潛藏登高瞭遠洞無遮蔽敵亦奪其所恃之法也擊苗或逐其出或扼其歸俱當伏要害以待先要哨探真確諜而待情者厚其賞如報某苗出劫預備進剿之哨伏兵截之盡入刻之地雖多歸巢之路必一既嚴防以遏侵軼於前又用奇以擊情歸於後設其待虎未有不擒者也吾軍冒程營中虛員之弊不或久故不除或說名虛頂已經嚴行察汰至于奸貪醜惡尤惡甚賣與苗每名受賂七八金紙上擁守寨內關支炭性至貪一得糧便據為子孫之業款如清軍動稱激殺甚或需官佐戰餉以逃故兵糧負手安驕要功許為申請名糧糧稱降服已實者奉蠲之稿方深擅許者誣誣之誣真勇舍無行撫夷官閱歷各哨時實苗兵若干名蓋行查出係遠年官賣其官已故者姑照北邊收降輕則罰取本苗入營編隊食糧防禦身終住止不肯入營即行革除如係近事官賣其官尚存者不論在哨單哨提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五冊 湖廣下

九十五

問審實時原糧贖回仍照本道去年議允條款今後有擅賣兵糧一名者問罪住俸終身以後進退戶口只用兵威勒取不許准糧路營無可近壯實力抑且杜憂虞矣

六曰明賞罰鎮守賞薄而後時故軍士不勸本道去夏以來一變其法遇斬獲其首級擒奸細血戰陣亡登時例動庫銀外另捐糜贖稿之然斬獲陣亡就中勇壯難易亦有差違合無酌定凡苗裝結陣出刻官兵堵殺屢戰擒斬者每名賞銀五兩零星出流刻伏路巡邏截擒斬殺者每名賞銀三兩漢送助刻陣擒者每名賞銀三兩身帶亮器挑送糧食接濟又為奸細偵探盤獲者每名賞銀二兩凡漢逆俱要擒解審實不許擅戮以防妄殺平民之弊其隨苗陣拒戰者不在此論我兵摧鋒陷陣來此得勝其奮勇之人臨陣被殺者恤銀五兩混戰被殺者恤銀三兩家有精壯丁男弟姪驗明俱准補

兵缺殺賊報効如戰敗奔走被苗趕殺者不恤奮勇陷陣重傷者賞銀一兩性傷三錢混戰重傷者賞銀五錢輕傷一錢奔走被趕傷者亦不賞守哨官從旁分別嚴報不許徇私顛倒取究目兵觀望延縮致本隊兵損失三人以上者抽打一百棍革役仍枷號兩箇凡有傷者免充苗人徑由信地砲接不報應守隘路不截殺殺擄人口者抽打八十棍枷號一箇月尋常察點砲接把巡失誤者抽打五十棍若遇大戰主將中嚴號令臨陣退縮者自照軍法處斬以上俱候詳元刻示遵行庶賞信罰必未戰而氣自倍矣

七曰權勦撫兵法欲戰必守欲守必戰戰中有守、中有戰、中有守者致人而不致於人也、守中有戰者制人而不制於人也、不能戰而誤守者不坐困者也、辰沅生事之土官喜事之黔民、請勦兵幾萬餉數十萬、本道素結鄰其說矣、今乃無勦言者彼所謂勦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五

湖南

九十六

雖撫為勦而本道所謂勦即撫用勦也非勦則不能行其撫也苗雖數萬散處各寨不相為少者寨數十人多至百餘人止耳人犯皆先殺中割裝事畢鳥獸散去甚易制而撫為所困者戰威不立之過也故更失陷戶口責哨官追退又戒以勿得塔營故十年積弊惟勦兵銀兩取今又嚴徵贖之禁矣既不飲贖又不用品則苗豈有生而送人之理哉雖本道中令勒撫承報苗進取不退者革其糧然據探利多革糧害少復且甘心矣況哨官畏苗如虎支吾解脫未必實行乎去歲各哨退苗餘人然該府指贖數十兩益數十包而土官田畵達景珠等分外私科失主每名銀二三兩富而急還人者倍其數視贖回不甚遠也夫苗利剽掠非典關不殺人、雖入巢關賊則以活之待贖故也不以武費而以貨取雖重民命而貴饜苗欲矣是誨之利也今春據探不翅百餘人又將何以贖之本道謂當勦一二巢

示創犬羊之性沒利畏威挫落順逆不一吾戰威去逆者可順而戰威不立則雖順豈有不化為逆者哉合無行撫夷官關哨日喚出食糧苗長薄常魚鹽看令入巢傳示練兵利器欲討罪之舉順者咸與並生逆者決不輕宥速獻所掠戶口惟與贖罪如逆命不悛俟吾兵卒已練器械已利擇其惡極如兩頭羊官莊寺寨逐加掃殄拔將痛而服矣夫戰危事也不能縛之入犯而欲取其罪巢又疑形也然勢固不同入犯則彼束我之不備撫寨則我掩彼之不意入犯則無所不攻備多而力分撫寨則厚集吾眾乘虛而勢合入犯則決於原野火器力散撫寨則重其密穴火器力聚入犯則南關撫寨則用奇此制人制於人之別也此當侍練兵利器有成之後者也能懲其一二巢而餘賊以思信則諸巢當指相戒所謂勦以行其撫也

議報苗有三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五

湖南

九十七

一曰賊則能憂鎮守者生苗也然本道則不憂生苗而憂熟苗夫苗巢穴甚遠有重山以環之有熟苗以間之其去我民處為牛不相及何知某村某貨財可取某徑路可通可由其某哨巡防可掩其則熟苗為之嚮導也查得先年投撫把路苗人食糧不過百數十人其後日新月盛兵不能戰則餌患苗為羈縻之資兵不能守則養順苗求捍蔽之用通計營哨共一千餘名歲餉銀兵餉十之二此外尚有快撫之糧哨官私於打手凱兵內那給者不與焉使其內向無他猶可言也今則竊者不羈而捍者不捍豈惟不得且引生苗以度割我邊陲蕩搖我保聚剽殘我赤子每次入劫生苗數百人皆此曹與我民作祟耳且官糧之外會稱號守某村勒取歲月常例名曰煙火錢既糜於官又食於民條為順苗以餉糧又條為生苗以行劫是彼兩利而我兩害也以剽肉鬻膚之餉反成藉兵藉糧之禍豈不痛哉本

道應令地方被劫察何察把路之苗將應放糧單俟摘賦賦人方准捕拾而各弁呈：思夫其被劫次行察並無一報畏難苗如此況生苗乎又安望其能悍巨送乎夫我兵政不恤順苗皆危何苗可恃吾兵政果險共可制苗又何恃於苗合無行參守官以復苗路失事申嚴革職之法務在必行如察有勾連內犯實跡明諭各苗某人員思作亂當計罪不他及即挑選精兵擒獲匪蹤免跳梁者破封狼之膽即陽阻陰梗者亦革鴻鵠之音夫糧以誘其順兵以威其逆熟苗受約束而生苗患不減半未之有也

二曰杜遏增苗糧已設者難難義舉而泰泰之餉秋毫皆係民脂豈容無節而得各哨原來不限定額數哨官進冊往：憑意增添往者不能盡知以近數年計之往：十增其：而糧餉已不可導糧源：宜力制合無行撫：吏官今次聞哨將各哨食糧苗人清查實數詐冒者除之姑將現在限為定額以後不許擅添一

名如本苗故絕無子者將原糧作缺不計他苗冒頂其糧仍待効順有功之苗方許中許給賞額數已前雖有順苗効勞宜實者不妨優發銀兩：勿輕許名：差：賞銀於：時有限而糧道患於後日無窮也
三曰禁侵削各哨過放苗糧之時只係苗頭總領無從稽察往：哨中積根通同侵剋至有放債私典苗糧虛名冒頂既違國法且久假不歸苗以失利生忌未免釀成警殺宜防其漸合無竹撫：官今次聞哨量動巡扣銀買備鹽包放糧日傳諭苗長率領順苗出見每名賞鹽一觔將糧銀唱名給散諭以恩威効力把路勿懷二心自于天討仍每名給小方紙印票為下次領糧之照後季委官至繳驗前票方准散給仍給新票為照再後季做此其繳過票俱釘申兵道察驗哨官書識頭目有侵剋苗糧者准本苗赴委官告究各呈聞罪仍嚴禁客土漢民不許私買苗苗黃運者治罪本銀沒官其糧苗把截獲

功及拘報某巢生苗由某處內犯得需者申道行賞創及側則苗知畏禁侵削則苗知懷柔其博噬之虎我鵬狗之用或出于此
議漢民有三

一曰防營警設哨之初專以捍嚴嚴麻沅廬州縣某營哨地惟五寨司土民軍子司苗民而已間有客民生理猶未甚夥也因五寨軍子土官招集流民墾耕而吾民富而商者貧而流徙者環哨揮盾漸以成聚其中有豪猾險健之徒交結哨官把持鄉社既放債以折兵糧美又使子弟冒兵而托不侵之餉既逼債以致兵窮美又唆各兵討餉而發大難之端甚至私買熟苗之糧公行冒領交通生苗之貨外故窺伺又或欺凌貧弱准折妻女致無告者挺身以投：懷仇者糾苗而釋憾凡勾苗內劫非射利則洩忿此蒙民實關之繫也合無行撫：官聞哨會同參守將哨中客民虛名冒兵盡行汰革以後放債

與兵不得指准月糧散餉俱面給兵領聽自弄還不許倚主授狀領抵：苗糧一禁禁斷散糧賣者照前款議究罪沒官仍嚴禁不許侵食凌折武斷一方：販賣俱照舊規赴該哨來報所聽健步稟哨官通知熟苗兩平交易不許擅運家丁入巢引苗出外窺探其交易止許魚鹽飲食之需不許用牛諸苗刀耕火種得牛則以供割穀規規軟結入寇而已尤不許用硝磺兵器違禁之物違者商民健步俱以接濟論哨官受賄長徇不能覺察者究案內懲既絕休傳可銷
二曰遏投住哨民欺群者已能為害又有逃避差役勇匪士投入熟苗寨種地分租因熟苗以通生苗望為窟穴大則引生熟苗出劫又或幫其寨苗警殺如近有木里寨半熟半生之苗流民投住數十家因苗寨結黨為他苗擄去此曹甘心從戾乃其自取而為中行說於盟地則邊境大憂賊也合無行參守哨官嚴禁除以前元有民寨

然不許流民於近苗邊哨地方從新創房居住不遵者守哨官驗明
燒毀盡數驅逐苗寨舊民被苗劫殺者不在失事之限凡熟苗與
苗寨民不許縱入內地潛覷虛實其思漢願回者聽守哨官押解
本道發州縣送回原籍當差行李貨物不許官兵侵蝕違者依搶奪
律問罪敢新投苗寨者被擒以謀叛論仍行辰麻沅盧州縣行保甲
法時附苗民村挨門造冊時相覓察有久出不歸者呈官察究從容
戶口後苗者事發連生連方流民從本保甲往過寄宿者六要詰問
來歷如係投苗即扭住送官毋得窩容奸細出入自貽焚劫之患外
夷之防既峻則獨憂之禍不作矣

三曰絕勾引生苗入犯固由熟苗與投住之民睥睨肆毒而臨時又
有內地奸民勾通接濟或分隊潛入而會於某處或先期散佈而發
於某時甚至必有所藏其餓必有所食若無勾通接濟則何以能來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五 湖南唐下

來又何以能久哉近五寨哨捕獲盧溪客民劉通武劉通武搜出兵
器飯食供稱與苗交通約於溪口送飯而前塘營於香爐山下堵苗
陣擒三名田和魁田老四張回香皆麻陽民引苗報擊劫溪口長冲
奇慶殺高爺將家丁及標兵數人夫抵邊境之禍熟苗十三殺民十
六而生苗復居一二勾引不絕欲遏外賊難矣本道嚴行各哨嚴防
報稱哨地與苗界限各民手不持刀弩身不帶禁貨隘兵攔阻
動輒拿拿平民告害以飲出入莫可究詰不思越度關津已有禁條
况越哨乎又何必盜形具而後為奸罔也訪得青黃不接之時四水
流民藉口報食或云赴口邊哨或云移粟苗寨或云投耕某山或云
探親何寨此皆勾引之別名耳合嚴行各哨官於路邊分撥
防兵常川把截但遇漢民流徙到彼無論赴口探親等項盡數阻
不容越度敢恃人眾勢強搶過者故砲發兵追捕擒獲如有竊入苗

界踪跡可疑者即便拿住搜有違禁器物勾通情由以詳細論空身
者解道枷號送回州縣以實監驗員後論功行賞若跡從失防為別
處覺發者將前經過門隘兵役問罪勾引盡絕苗夷茫然不知內地
虛實又思敢押入不測之淵其

議士司有二

一曰嚴戒兵勇哨兵三百分隸永安強虎保靖兵三百分隸洞口草
兵領兵舍把頭日合鎮溪所乾州哨約四十餘名皆廉於官者也無
事則荷戈秉旌有警則操甲先登方有裨建國之用今則強半子虛
大都恒怯本道委守備金有聲聞哨洞口土兵點一百名不到永順
兵雖在哨而縮胸不聽調遣大廉望名之餉而餉不用之兵皆與無
兵同然則調發何為聚糧何益哉合無嚴行各哨及二宣慰司以後
委官放土兵餉俱照哨兵例察照實兵方許散給點名不到者扣銀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五 湖南唐下

選官其隨營土兵務要選練精壯嚴守信地苗寇生發聽參守哨官
據令分遣堵殺有功休賞格一例給賞不用命者舍把頭日單去廉
糧治以軍法營哨實增六百人之用軍容益壯苗醜寒心矣
二曰責備承永順約束鎮苗保靖約束東草苗每歲俱有擔承認結到
部當哨原設撫苗防守舍把頭日月食廉糧五分北三苗糧以戎索
之意也今則擔承毫無實効認結祇屬虛文就中單苗獨徭尤甚歷
數不吞二季入犯十三鎮而十七單苗也夫兩宣慰司受 國恩
世有薪土生苗皆其部落命懸掌握而坐視匪茹虎兇出柙與守何
任雖在我疆吏自當厲兵固圉惟敵是求不必專倚土苗為緩急然
擔承題奉 明旨分官義表清泰而周思顧展業 命履職則嫌於
欺 畏微寵靈以保世勿使威顧栗糧既通賄賂或藉養又糜金
錢而隸也不力以部苗為邊陲憂則昧於報 德六非土司所以禦

大威順鬼神傳子孫之道也合無請發憲檄傳諭二宜慰司其
已往誤事之發前以將來報國之忠將原認據承苗葉戚加鈴制
如有侵軼奉令捕擒即發兵殲厥首惡獻俘誠於官優賞如格本院
還朝肅其約束有功忠力不懈者旌獎之不如法者戒防之其尤
甚者聞諸上而加賞罰榮辱既分趨避必勇不惟固吾圉而激勵
士司勉為忠義以保業享衣施恩更厚矣至五寨舉子坪二長官司
滑石巡檢司與當哨諸處均當奉法竭忠而舉子坪尤有轄四十八
苗寨之責如該當寨苗犯順舍切實土官協同營哨計擒首惡連獲
戶口有功獎賞故有懷奸漏情陰陽取利費詐若主提問治罪等御
馬者樹德在手不剛不柔則四壯之力可盡也
兼奉夫事條陳中飭并自劾詳

為璫場破壞日深邊民塗炭已極謹備列備事之狀直窮受露之原并自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五 湖廣下

百二

幼撫苗失職以曉諭分事照得本道去秋受事之初即兩發告示布威德
以懷夷落思哨官苛貪營壘則有尅賞報之禁矣思奸人鬧出勾引則有
防保甲之防矣而鴉音自若乃知苗非可空言撫也官之師旅實有所缺
於是昧議戎政條款俱蒙 兩院批允本道與兵道力督將吏舉行而辰
州兩撫庚寅之繼指傳唐并動庫銀撥造馬銃鉄甲器械略設而以資
剿焉其後幾收小悞之効然兩道止持文墨議論而已練兵守險則泰
守哨官事也詎意柔情劣惡情難堪豈但無鼓舞手足之能且無發露
耳目之畏本道心苦形瘁口頑聽覽而疽蝕魚爛之禍日甚一日如今年
七月起至十月止共殺死兵一十七名燒殺死尸口三十二命擄去男婦
二百六十餘名牛馬五六百隻燬房屋一二百重他雜物不計元何景
其可痛哭流涕太息矣最可恨者一兵不陳火攻不習委官擬汰老弱
則多方為馬免者熟知苗路也在膽不在力也事逼則驅羊格虎有并火

品委以予苗其尤可恨者一哨苗入德路不過數處如清疆之高羅油菓
永安之朱冲口洛溪富爾塘永寧之龍郭總兵營其要害人、能言之而
逃巡砲隘俱為虛名苗往來若無人甚至越哨深入七八十里本哨兵尚
若罔聞時領不之換即兩道廉按二覆不報在事諸將失事之罪一以國
法便之無所逃矣若夫稍露之原總由大小將領無安邊境立功名之志
而一以管兵為利謀營錢與惜死之心而令痼疾牢不可破其跡然希見
者曰必於去秋本道已條陳 兩院領某矣今訪各哨松後多者數十名
後於實則不獲同擊刺之事而戰卒愈次猶之卒也何彼袖手而我荷戈
士皆解體而戰舉愈亡夫如五寨兵額最縮在哨不滿百名而哨官董黃
呈詳團頭吹手門子教士苛役共占三十餘董黃所指必非自列其屬泰
所可知也泰時有班軍百五十人守備有班軍百人皆無坐行二糧不戰
不守以奉奔走猶不足而侵及哨兵未田卑編妻行伍之閒復何人斯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五 湖廣下

百三

其為害一也占兵未已人有賣兵健兒多窮兒也其技力自効孰肯輸財
六安所得財惟不任戰者其補伍必有恒餽而哨官居為奇貨即汰壯而
進羸弗恤而委官欺消之且若養乳嬰口弗然以不肖之心應之夫其為
害二也兵費開支苗攻哨亦可畏也況今餉懸拮二年後重以事故革退
之不度則雖賣而其利未博惟與苗為市可以饜其林心而苗以死保賴
守為世物其甘而必得之也一名賂拾餘金以去既可飽苗又可肥己而
饒廢難之禍於戲月是賣兵者轉而賣苗其為害三也苗豈能終飽餽而
止則我朝受轄文行剿者矣於是卑詞與約苟完本哨而已餽於東而
剗西餽於外而剗內戕勿典規以虛麻三縣邊民為繫甚乃戒隘兵勿舉
炮謂開炮不赴責在官而重失炮不舉責在烽候而輕是賣苗者巧而實
證其為害四也凡此四處總屬膏肓而賣苗費路尤不治之疾賴苗千餘
散銀四千五百兩而歲堂制餉之初預派此奉苗之額我姑嚴饒未江河

計萬里來新增者二百名爲金六七百此外盜氣血附頸之癭也其以兵
責苗者各哨共一百一十餘名皆以漢名附籍而以苗自生寨此內盜氣
血附心之癭也且歷觀數月劫案越劫掘洞中則北中虛漢起永安永樂則
南中麻陽深入七八十里何所遇哨路又獲殺然苗不犯哨、不堵苗而
責路之謬不既昭、耳目失夫設哨爲內地擇其麻陽雖有清水石羊諸
小哨然第二重門戶也其兵寡永安永寧寺則第一重藩籬也其兵多苗
難守門戶薄夫拒敵而傷猶曰格關哨民被掠猶曰逼虎穴若包有魚
以及賓之進復而入室開關延寇何異置苗而助之攻哉且各哨兵募苗
在官者種本大羊悲存孤免出與苗過往、交臂相送而責路之禍愈極
矣上下相蒙以養苗爲當然以養苗而利爲固然以從苗過爲不得不然
日蝕月爛於畫化苗必無湖北不至大征不止至於大征而費財費人各
又巨萬計禍又何可言哉故今湖北殆不可爲天非不可爲也愛錢惜死

怯相習其老弱耆伍中惡爲累自不肯發而買開冗食之弊無所容矣二
曰把苗路以行守要害之法每哨苗入總路密明戰處每處橫兵若干
五日一撥俱載薄糧察哨守時、巡閱失伍者細責苗過砲樓不報巡
不備奈時苗薄糧搜連薄移解共道薄上不詳即係哨官賣開三曰立會
哨以行申策應之法在本哨則其處巡巡其與某處會在薄哨則其哨巡
巡其與某處會俱畫定界限以辰酉兩時爲限仍設令前號旗辰會一處
前號旗一處酉會一處前仍歸本處俱載入苗路薄中應會不會者將不
到全隊本日口糧扣賞獨到之兵另行細責如有苗警隊長拿解治以軍
法四曰練火攻以行除或器之法鳥銃手延請教師練習放打務在精熟
可以命中臨陣前衛以撲牌旁夾以長鎗刀等每出時火藥預分數包一
放之後牌兵鎗刀兵接戰銃手又可入寨再放仍要懸帶腰刀以防敵殺
放打不中者銃手細責若銃手被殺同伍兵連坐五曰責欺縱以行明賞
罰之法任法生恩任恩生諒誰不知之而不敢避者官守之德志民害之
痛心也今各哨失事重矣恭守于哨官惟恐有傷并不敢問一卒苗過砲
兵營本星波而永寧之目兵不究苗過來中苗滿塘而永安之目兵不究
苗過滿塘油草而靖之目兵不究苗官可捕氣而苗書不足畏矣卒可騎
虎而開井之奈毒不足念矣知其責而姑息之一縱也大小相師陽
爲不覺以避不戰之罪是欺也前高恭將討本道辱批標切賠書謂九邊
各道與總副參遊同心故能立功名夫邊上掩取飾功徇情破法之態豈
本道所能裁官守故也痛民害故也軍法惟賞罰二端耳今擒賊之賞
陣亡之恤道用未嘗小恤而決罰不明哨官猶可譴諸而道而頭目隊長
防兵斷宜責恭守嚴施其失使而痛治其疎疏既無監司日僕、向各哨提
小兵之理也設薄稽查之法既去存存底狗迴護者欺縱之罪守備則而
道亦提、恭時應本院裁處以上五款原是兵法之奈將守之耕織今無

一留心下手者不得不越俎代為區畫而束以必赴已通行泰特守備
及辰州府撫吳官本道之所得為能者止此法立而猶玩愒則當以
三尺鞭其後抑營哨之敗人敗事而既發露無遺矣乃本道察官府營尤
有不得而自掩者苗不靖而姑議兵湖北撫苗者何官哉古之守令補其
恩信猶能懷來羌族豈謂為不侵不叛之臣而本道撫綏兼養者四起
其咎一也申飭或政諸款諒謂行之可以改望疊旌慶之色而半幸於此
將領閣之如弁髦邊疆嘆之如畫餅本道還寶之如說鈴有盟不踐為欺
大矣而何以責人之欺其咎二也臣子之衡功罪者惟事與言詢事一嚴
考言一浮謀擅圖而隔生雲深本道推納之滿中矣且從來分守惟餉外
無越思今本道目擊鎮守苗之病慨然與兵道許副使約共殄叛之兵
通忠勤公正修力同心無人不共推戴無事不相咨議而毫無捕於勝局
有器於此一人舉之未勝助以一人而重自若則助者勉矣况靜聽與諷

天下即國利病書

第廿五冊

湖廣下

百六

頗謂本道去歲勒石車鎮常例嚴杜糾紛今幸又清苗苗糧不許私賣
貴還實兵不許私項將領失其壟斷之望皆有重足束手之歎即苗苗時
書與本道云云水太清則無魚其教戒甚切惜不能從耳故秋冬諸營
哨然苗出入如履無人以形襲常之寡患而綜覈之失策是苗怨於本道
而遷禍於邊民也本道任法任怨未見其利先受其病然則諸將戰不力
皆本道之咎而驚驥並驢驕驕莫展累許副使自効者亦本道員之也語
曰責人則明恕己則廢志日施其所惡自上而下施其所愛自下而上若
批根將領而匿瑕監司是本道智昏於恕已而本院法格於行近其誰肯
服伏乞本院特賜糾參重加錮降以為失職之戒日前人心倍加驚惕疆
事或可整頓仍將本道所列嘉原之說存之使後有任臣良將得以考據
數恩而徑營本道雖身退甘之矣

議參募兵募邊備

為苗匪甚惡惡惡震澤陳目前急務以固邊防重照洋鎮軍苗桃川湖
省之交苗巢中踞而三省外環之宜德間親兵蕭綬大從後存征於成化
又再征於正德又再征于嘉靖卒未有五十年不用兵者由是靖來六十
餘年矣苗報愈繁漢遂愈戢兵防愈壞至今日奸弁懦兵通夷之民與苗
為一而其害獨良民受之其憂獨苗道受之此者苗自廣未易藥石救也
請先言其病而後議所以藥之策自邊牆壞而入犯路多如四通之衢
而當衝病矣自范泰將仲仁創無蓋之哨以兵報費苗兵力益寡而四肢
病矣自高泰將居仁畏苗如虎全附哨居民請苗能保大羊孟驕而神氣
病矣自各哨官募苗為兵伏之賂苗自免為苗兵者居則以情相輸戰不
以死相追養癰待潰而腹心病矣大哨兵不滿三百信地長二十里短六
十餘里苗無不以而合我無不守而分其不勝一也苗有苗兵以為外間
有逆民以為內間有健步以逐及間而我食糧軍糧又不肯以苗情報我

天下即國利病書

第廿五冊

湖廣下

百六

質然不得要領其不勝二也邊民耕種遠哨五六里住者不可詰苗性
往深入百里流剽數日而至皆有奸細為之進食謀報而我兵調發數十
里赴敵疲於奔命其不勝三也糾紛無報而不能行健步之罰入邊無砲
而不能行巡步之罰堵切無効而不能行官目之罰殺擄數百席捲以歸
而泰守水關較一人賞一人其本道安得人而執之其不勝四也各哨
之病無不然者而苗甚靖體清溪洞以尤莫甚靖體蓋北之乾州以猛虎
為穴據軍子以大麻炮水二小營為外據獨清溪洞苗一團入則直抵麻
陽廣溪村寨憑其擄掠入無重圍之閉出無再截之虞故禍偏中三哨也
洞口清溪尚多山險其兵壯懦參差尚可使山城曠地尚可耕以待餉獨靖
體還苗皆平原無可守之險地狹有主無可望之場兵窮敵死不戰無戰
心屢敗之後無戰氣故禍尤專中靖體也况貴州銅仁有東水銀黃柏等
山連兵三月未解勝敗相當擄其哨官平溪衛百戶陳湯錢而後贖回故

一被擄婦斷其手一被擄民斷其肉傳語道達撫我其鳩張如此聞貴院願決意主勦夫然兵利則驍苗入楚而楚有承突之憂兵不利則驍苗輕楚而楚有奔起之患此皆不可諱之禍也安可漫然不為之計哉為之計不過勦撫守三者而已剿之法一曰大征縉紳士民憤苗荼毒者無不振臂於望雲梯穴之舉夫苗則誠事夫苗伯仇餉錢一童子耳今兩軍沿邊鏖鋒及者以百計俘獲衆者以六七百計淫辱婦女斬截嬰雛財畜罄於掠虛舍焚於焚田地瘠於膏肓誠得聲其罪而瀕之膏諸苗以擊鼓豈不穢生靈之宿憤振華漢之天聲而勢固未易言也夫大征必合二省之力即楚一路必得兵三萬餉十萬十萬之餉安所出哉次則剿而剿剿之未易行也凡剿剿如迅雷不及掩耳必先有一技致死之兵自為一軍在貼守之外而後可以獨往獨來敵不能測神縮如意今摘調之各哨其衆為島合懸令於數日其機為先泄無論縣市人即人投石趨避而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五冊

湖南下

百八

苗已知之有以相待夫弱則入箐以老我強則扼險以覆我豈望其有尺寸之功乎古之善剿剿有臨發而兵未知何往者今安得此將即有將安得兵而用之故曰未易行者此也至於撫與剿合之雙美離之兩傷我創以兵而後撫則避死就生避害就利其撫必來其來必固今苗踪強端如猶捕所獲不貲我不能有所受而曰撫爾勿為寇也彼犬羊如蠅之集腥鮮之就血也豈肯棄實利而饒甘詞哉其勢非唯以兵糧數十名無所用之矣唯以兵糧是賞其性初而誨其新寇也醜莫新創者亦不能謀又不耻獻納此則今將領饒為之而本道難免不能從也故今日言撫非但將領撫首惡者為掩耳盜鈴之誤即本道撫餘黨以孤首惡者亦未免泥委齷齪之說何也兵威不立則餘黨決不肯帖耳就吾霸席而首惡未可孤也力不能剿勢不可撫則坐而待斃乎惟有料理戰守一法而已戰守之法不過本道累詳練兵守險兩言而已守險有要者曰固築邊備

練兵有急者曰皆益戰兵邊備築於孫本特數十十年倚為固其後圯者續修不如法猶存舊端之未至三十三年蓋壞於洪水而十年之苗患始增劇則無端之驗也使有故端苗雖衆必先挖牆不能猝入即入而捕掠燬止此一路不能他出且所掠人畜安能急出我兵據牆懸繫彼不能無傷人口可奪也先年有堵之牆百獲級數十者固其成事也計長寧盛華前塘不用牆單子強半倚危崖為城溪為池六不用牆其宜築牆者下則由單子接溪溪州二十里上則由洞口之扒魂塘接靖遠靖遠至奇梁營三十里下路可緩上路三十里計不過五十大舊端雖盡而猶存今當計一勞永逸端址開四尺收頂三尺高九尺以用三層石蓋以草牆外取去因為深濠以外截竹簕棘刺寨民夫以兵力佐之之計每丈費官銀三錢五十大用十五百金往時兵多虛員其選故扣糧之月哨官以實私案自本道兩年在夷廠加指戰實功吊死制饒連理皆有積計現在辰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五冊

湖南下

百九

沅二庫所積已十數百金此例在正餉外可動者誠用以築邊牆為小民保障築完之後歲於巡扣內別貯五十金為修費遇小淋地即呈詳動買炭料而役兵力築之勿候此百年之利也然夏多雨非八月不可動九月民又收穫非冬不可併六非來年二月不可竣工苗豈能待哉從八月始又為築擊堵坎之時邊牆未就彼突而入不必滿千即數百人而我兵無所不分倉卒之聞安能集數百人禦之且彼夫滿野不遺之禽夫彼不利邊牆之立時以百苗蹂我能從事版築夫款責本哨兵制營以護從夫復從開道潛入內地不首尾牽制未款築邊牆其勢不得不暫益戰兵夫各哨非無兵之患無戰兵之患也本道備閱諸哨惟強虎哨數十兵及民寨兵永豐百兵五會七八十兵單子之廖家三十兵可戰驗兵以力教兵以技其於戰皆屬第二義戰之勝惟有膽耳哨兵兒戲者夫本道雖汰撫法不能盡汰募兵雖多壯丁然皆農民驅而與苗角未能無色戰

也苗兵雖散死而孤免情多不肯致力惟鎮漢之士兵王會一帶之仲統
二家兵技勇時苗而離草苗六十里無姻親可用為今計須招募二百
名統以能將駐靖遠為遊兵左顧清溪右顧洞口苗入則直往搏殺為鋒
而各哨助之誠得一勝則苗膽自破矣自張大修築邊牆即以此一枝
兵及三哨之半出牆架梁苗必不敢動牆工可就也添兵便當添餉本道
又羅壽之此兵非長設也不過一歲之計其兵備道原有奇兵一營內打
手執兵共三百者以備調發其實如土雞狗無益于用然不可驟去
則為要即各哨兵雖弱而不敵多汰者職此之談泰守張良相云小則為
遠大則勾苗是也本道於苗兵缺二十名已懸不補漸汰其老弱附近
諸哨亦用此法俟邊牆成後即將此增募一枝之兵收入奇兵營不盡者
填補各哨之缺如此奇兵皆得慣戰之卒有虎豹在山之勢而增餉可嚴
故曰不過一歲之計也計一歲增兵餉當二千金本院原發助餉餘稅銀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五 湖廣下 百十

二萬兩貯辰州府庫分毫未動竊謂於中動二千金為募新兵一年之費
尚一萬八千兩以給鎮軍營哨額兵四十三年夏秋工食亦不為少也驟
費二千金誠本道非不惜之然擇害就輕擇利就重者不暫設此一校慣
戰之卒八九月苗必大舉復有十八寨之禍邊牆決不可成雖取夫事哨
官誅之猶未能盡於成敗之數也此策不同則當聽將領以兵糧三十名
募苗可謂且久然十年便為金三千且其隱憂伏禍不可勝言矣本道日
學鎮軍苗患過於今之修廢隔是牆倭隔巨海而鎮軍無短垣之蔽虜
防務倭防汛而鎮軍惟五六三箇月稍緩其餘無非跳梁之日計惟暫
並戰兵堅築邊牆募兵之費取現銀助餉餘稅不過二千金邊牆之費取
本道所節者巡扣銀現在不過千五百金邊無損於正餉而餘稅本院
破格濟邊者今邊民盡度已極取二千金以為之擇禦何憚不為哉邊牆
成而兵益練則制苗有餘矣且一半內有此精兵二百自為一軍可以出

苗新任又得良將相機成功未必不在此著也即貴州鎮道鵬劉水銀黃
柏山從二月至今所費以數千計皆思州銅仁思南等府搜括庫藏又編
弁鄉兵騷動一路誠憤苗禍之無極雖費不得已也黔以苗為腹心患而
上下以全力圖之故兩省在邊時之談楚以苗為腹心患而展沅距有千
六七百里情狀難以悉悉故兩省在仲志之難然肢節匪腹心能晏然
已我伏乞本院察本道言非欺欺謬准於助餉銀內動二千金為募兵之
費止以一年為限邊牆工完即將新兵盡收捕奇兵營及各哨兵缺以省
添餉其邊牆工仍聽本道委官估計於辰沅二庫節省巡扣銀內動一千
五百兩與工修築嚴加稽覈不得浮冒以需財亦不得過縮以廢守度此
費尚可量有所省盡數還官庶邊防有賴矣

酌議四衛兵餉詳

為酌議兵餉事宜以固邊防事照得疆場之要惟兵與餉而已制兵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五 湖廣下 百一

有多寡當視地之緩急而無兵曰亂寇制餉有厚薄當視事之安危勞
逸而信餉曰靈則以兵制餉以餉制兵必能相為有實不能有名有
之曰廉軍湖北有三鎮各設泰守曰鎮軍曰清浪曰五靖以地之急兵之
習勇皆危則鎮軍為最清浪次之而五靖三年無一苗警可謂緩矣靖州
哨兵僅充守備該州雜差此外操且不敷無論戰也五開哨兵并雜差
無之其兵多為豪門富家僮幹所冒頂各有數兩頂首而中軍官至有以
撥送鄉紳為架房脩墓之役者蓋惟其安且逸之無所用故至於此亦可
慨矣以兵之多則鎮軍為最以數千計五靖次之以八百計若清浪僅惟
泰將標兵百名然三年未嘗一與苗關不為用也又有從兵二百名然每
名月僅銀一錢五分餘之不飽難盡死力且分散十七處多者不滿三
十名少僅六七名勢孤形格不可用也其實兵為用者惟兩道四十二年
創設守備所領及沿沙哨兵一百五十名而已以偏鎮上下百餘里之路

兩江苗寇猖獗之時官商運送往來如織之後而僅兵百五十名當之無
感乎苗之有所侮而逞也以前之機則五靖為最鎮單次之而清浪不足
言矣鎮單報最機者曰凱兵打手每名歲支口糧工食共銀九兩二錢四
厘如是止耳次曰犯兵每名歲僅支口糧銀五兩七錢二分四厘次
曰重兵每名歲僅支口糧銀三兩九錢次曰輕兵每名歲支口糧
二兩一錢而已獨靖州凱勇二哨凱兵歲支口糧工食九兩二錢次與鎮
單打手等報歲支銀七兩八分已在鎮單犯兵之上矣五開有客土凱
三哨土凱兵每名歲支銀八兩二錢八分歲於靖州凱哨而優於募哨已
不為不厚也至兵一哨冒濫之機有可駭者鎮單泰時親兵十六名清浪
泰時親兵十五名每名歲不過支打手銀九兩二錢零其獨五靖泰時親
兵十六名每名歲支銀一十一兩六錢八分二厘以五靖較鎮單泰時親
兵一較清浪十不一而獨親兵銀歲多三十九兩八錢有奇何也鎮單兵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五冊

湖廣下

百十二

冒及得矣於苗崩死傷月有開客兵有之乎鎮單兵調發收接近四五十
里遠者百餘里或三晝日夜不歸家餓餓犯風露披煙卧草客兵有之乎
乃客兵七十二名歲支銀一十一兩六錢八分二厘較鎮單最厚之打手
尚多二兩四錢七分八厘何也清浪新募兵一百五十名僅食犯兵糧歲
五兩七錢零其格開防禦與打手同無打手之糧而任打手之役而客兵
不任打手之役又獨厚於打手之糧又何也凡兵惟頭目哨長加餉以司
領事嚴責成至隊長未有加餉之理且隊長者以古司馬法則五位為隊
二十五人是也以威都督法則十二人是也今五開客兵僅七十
二人耳業有哨官以統之矣而仍設哨長二名每名歲支銀一十三兩四
錢五分二厘隊長十名每名歲支銀一十二兩三錢九分七厘人便為一隊
矣惟務多創名色以厚領餉而不思其何取且就五開三哨衛之士凱二
哨兵各一百五六十名其哨隊長俱無加糧而客兵獨有又何也夫李精

以易士死亦何所愛然責之責實施之責平不戰不守而奉市人非實也
血戰者薄而休者厚非平也竊謂親兵宜裁如鎮單打手之數哨隊長
量酌酌以崇安之卒而寺事日戰之餘復有何說之辭即謂客兵征戍
林之時費得其力食糧已久難以驟裁然爾來十五年矣此十二名之哨
隊長七十二名之兵量盡舊人無恙哉本道訪得中有事故者費缺者皆
係本地人買頂而仍以客兵支糧頂替多而舊兵無戰也況十五年食不
征不戰之厚餘即從今一體量裁夫豈為過不然查其的行行間而今尚
號勇可推鋒者量異之可也若靖哨有中軍官嚴凱各有哨官而又營設
練兵百戶二員歲費廉給二十八兩有教深為無益索額凱兵二百名募
兵一百七十一名而二十七卒征播創添三十名相沿不撤二為冗食此
在靖哨已經本道往行裁汰計從今八月起裁省靖州豐積倉米一百五
十九石三斗庫銀一百七十兩零九錢二分矣惟五開哨有泰時將為政非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五冊

湖廣下

百十三

本院撤行不可誠備徒本道未議通計五靖二哨一歲可省銀四百四十
兩零三錢九分米如前數以銀九十兩零七錢九分米一百五十九石三
斗運靖州倉庫為兵備尚該銀三百四十三兩二錢著令靖州每年解
州協濟募餉銀六十六名每名照犯兵例歲支銀五兩七錢二分整內以
二十名添給沙哨以二十名添守備募兵以二十名添老何哨則備鎮一
哨又增一臂之用矣或謂沈靖二哨各有挈親之守安得輕移不知從二
庫自視則有藩後從兩院視之何彼何此醫之用針引正氣以逐邪故處
右之則取左左之則取右一人之身豈相屬乎今四衛屬藩已極而五靖
解肉又肥則損五靖之滋而不使虛賦因以補四衛之贏而不至觀冠正
權機急為地方之道也乃若清浪廉軍有名無實之弊則尤不可不立法
一更張之以變弱為強故軍永定衛撥軍三百六十名清陽衛撥江所各
撥軍百名德安所撥軍七十名共六百三十名成清浪哨五哨一換各有

官領之官軍除本衛所俸糧外上下班往來在途則有澧州常德辰州沅州各支竹報到哨則官有原給口糧不若軍月給口糧米四斗五升遇年班軍不盡是數裁長短可六百名計一歲該支辰沅二庫原給口糧銀一千四百六十七兩四錢有奇夫使六百軍而誠可與苗勦也則清浪不屹然一重鎮哉乃今衛所軍皆象人夫而班軍尤甚本道嘗按諸過堂而閱之天抵皆老幼惟怯面有菜色身不能具胄戈交耳目不識金鼓旗幟作何進止父立且仆夫況能與苗勦一旦之命乎且所閱之軍又皆十三無人臨時竟市棍應點者也自其出門時領軍官固以包買夫比抵哨則奔將把總等官又恐竟賣開夫夫班軍之制或清浪哨以各領班官分之而以一清浪把總轄之哨有巡緝之義則上接鎮遠下接平溪皆當相其要害分布防禦以靜邊塵者也乃分發清溪等堡不能二百人而四百餘卒將守備中軍把總私據而役之門子軍卒輻夫匠作無不取用月納班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五冊

湖廣下

百十四

錢而聚之城中聽其經營生理果何法耶焦溪堡距清浪三十里永定班軍所守也班軍三百餘止予之七八十名去歲辱告失事本道移參將李一鳴添撥班軍協守已有手本後道遵行在卷而今七月本道檄諸指揮呂登明據稟依舊止七十三名在堡李森將陽發添八十三名皆軍中輓拿之役止有虛名絕無不到堡此又何法耶即班軍之在堡者微草履關歇廬而已賊在堡外打劫而閉門不敢出且每月一錢八分之糧安足糊口其不能自給無賴者勾苗竹劫竊為商議處地方不惟無班軍之利且受班軍之害矣夫或異鄉鄉水般食各官需索窮不堪命疾病死亡招魂無所此班軍之苦也軍不能悍苗則苗益甚苗患益慘而從失守之罪歸連連訊財婪命隨如去歲黎平府解銀更至武定拔剋貴州勒焦溪堡官軍賄賂扣原糧四十餘兩其他罪罰難縷指數此班官之苦也毫無裨戰守而官軍受其累祇以供武弁役占需索之資則安用此軍為哉夫

衛軍伍不能當募兵一誠將班軍盡數撤回即以辰沅威餉一千四百餘金募壯卒照犯兵給餉可得二百五十人各軍之上班屯田軍戶俱有幫貼處或五年抽鄉夫皆父母妻子生死不可知其害可謂痛矣今既免之宜稍以其免班銀每班五年一年納銀五錢其納班者照依往日上班例免其操差或以太閒令一班之衆分為上下半年兩操除操練半年外衛所雜差一切豁免軍必樂從計六百名每年可得銀三百兩解沅州收給此三百兵又可募五十人以三百兵分布清浪勝於六百老弱怯之軍功相百也有清庫協濟募兵六十清浪撤班軍原餉并免班銀募兵三百四衛並此三百六十精兵威必大振苗可既噤可無議征剿即清浪而省兵為急此法不可不行之蓋裁五靖之溫以清四衛是制肝養肺也去清浪班軍之虛而募兵實清浪是以人治人也五靖不減兵額在辰沅不益兵餉而四衛兵可以有焉無可以強易弱地方可以安易危本道竊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五冊

湖廣下

百十五

以為便計也謹將議裁五靖官兵銀數及清浪班軍每年支領餉銀數造便覽冊具詳伏乞本院裁奪其客兵減餉之議仍乞憲檄行五靖參將張良相再議有無妥便回覆然本道謂參將親共決當先裁照鎮草主將之例以為士卒倡計此項銀三十九兩零連裁共二名餉十六兩零共五十六兩加以靖州撤哨官二員裁兵三十名餉銀一百七十兩九錢二分共銀二百二十七兩零已足募四十兵宜先斷行之即募以益餉鎮防守餘俟客兵決裁議定募濟其班軍議撤原軍有無餉納免班銀或再行上剋南荆西道詢永定投江德安沔陽衛所軍情議報本院定奪地方幸甚

再詳

永定衛清浪班軍陸百六十六名每班該三百三十餘名沔陽衛清浪兩班軍二百名每班該一百名德安所清浪兩班軍一百六十名每班該八十名投江所清浪兩班軍二百名每班該一百名五班一換實在清浪者

通計四衛所共六百一十餘名此其大較也然逃亡甚多是以老弱事故日削日耗計各軍上項永定枝江至清浪一千五百餘里非二十餘日不達德安清陽至清浪二千五百餘里非四十日不達各軍損壞甚多親族有盡室以行者有伶仃獨往者無待至成所而道殣殍已受其困矣換領班官有見面之費起行有祭旗餉之費往道所過堂支行糧有打點之費至清浪泰守中軍紀總有常例之費歲時有賞開班班錢之費領班官在哨水食使用皆取諸軍有難必之費各軍本地預備月糧僅充買各到哨月支行糧四斗五升歲銀二兩二錢零半盡於誅求美長征嚴來棚口無寶廟奉湯店相僱傭作不能救饑又安望探甲執兵與苗爭一旦之命我六百成卒除患深老何寺哨隻分去百餘在清浪城者四五百人僅供後片巡科索而已焦溪距清浪三十餘里成軍八十正月苗焚城外一市數十家開便自守莫敢一問本道移移將再撥八十餘名協守而七月得

未下郡國利病書

第廿五冊 湖廣下

百六

勝崇八月見臨遠又聞失事總之五六百人無一人之力歲庫行糧一千四百餘金不得一金之用枝留此一役為需餉之漏卮巡軍之苦海豈不可痛哭流涕太息矣竊軍視赴難與就死同而邊地視此軍與土雞易狗不鳴不吠同然土雞無益於飲食而軍且糜餉抑又甚焉存之以滋軍困招寇戢而害也撤之以行糧募兵軍解倒懸兵得實力兩利也去則就害何憚而不為也計一千四百餘金以餉花兵可養二百四十五名本道前詳因曰五疲軍不能當一突其突十不當一也此特就辰沅現支行糧言其本衛所月糧有六斗八升不若數比行糧更多若合二糧以募土著得兵可恃然本道思之各軍皆崇崇充祖額軍伍不可除則月糧難以解充兵餉似宜以該班之半免其差操心納免班銀更酌道里遠近如差操全免永定枝江每名歲納銀七錢德安清陽歲納銀五錢一兩合棉免差永定枝江歲納銀四錢德安清陽歲納銀六錢其銀半解沅辰辰辰辰

光募兵餉另為一款庶本衛所之軍伍不失而辰沅之兵餉稍濟矣

議四衛練兵募兵詳

為清衛占數堡瀛議主練兵募兵之法以資實用以固邊防東照得楚四衛與黔共治之而官道村落康日受苗匪苗之足患而無兵之患也又非無兵之患而無餉以募兵之患也取於額外而疲民不堪命可加徵求求諸額中而現賦尚多欠現應通乎可謂難矣然而未難也本道思之難莫如勾踐樓會稽之役地不增廣而有獻日增久又不為楚之乞師蔡之請粟共餉何所出而二十年之後遂以沼勁吳最難莫如田單困即墨之中以孤城殘卒與燕持久之敵圍不解而外援都絕共餉何所出而二年之餘遂以復全齊無他不適即所有之民而教訓之所有之財而節縮之而已故在勾踐則水泔食以養戰士君親耕夫人親織而傳田單者六曰要臺編於行伍之間不獨無滋役以康軍無滋費以露財已也使今治

未下郡國利病書

第廿五冊 湖廣下

百六

四衛者能如勾踐田單而兵食何不足哉然以今四衛事勢未如越即墨之急而治者亦非必如勾踐田單之過自若也惟在天資心術初制化產為實後無用為有用祖宗往制最為精妥豈有四衛無兵無食無可禦苗之理蓋自沅州以西設平清偏鎮四堡冷水晃州等八堡衛軍以供戰守而堡軍以護往來即禦苗之兵也歲所供給錢糧即兵之食也顧在今日衛不為衛堡不為堡而俱化為驕疲精於迎送竭力於昇擢大迎送昇擢誠不可少何至盡分衛軍堡軍之數以充之而別不得其絲毫之用哉則又不專在迎送昇擢而衛堡官役占買開為之業也以衛言之現在食糧平漢軍九百餘名除雜役外本道清出歸操五百七十名清浪軍七百餘名除雜役外本道清出歸操四百八十名偏橋軍一千一百餘名除雜役外本道清出歸操七百零二名鎮遠軍一千餘名除雜役外本道清出歸操六百零八名使以現操軍闕沐團練豈不足助禦苗之一臂而分非

惟防禦無資也即迎送六部若後班本有限定額數而得升名退實占
人而勢要包役情平則閣議五月清浪掌印指揮孫惟忠以四百八十
歸操之卒應差不滿百人平浪掌印指揮袁翰雲衛軍有窮幸無一差者
有一月因數差者間占並差則差差重其差有差者如省此繳還開等項
相費差如跟未解銀俱派使用等項而差者窮夫此外又有條餉銀有
修城有二百戶所共食一馬供旗吹鈎坐有經過駐劄官辦酒取奉衛
官利有果取一一派二而通衛軍供薪夫當兵之餉銀之時可惜數千平
力者脂則之與名此衛軍之樂也以便言之祖軍前之而錄餘力餘丁
不美而募市人資平漢志書平漢堡正軍餘丁召募僅一百八十名鮑魚
便正軍餘丁召募僅一百九十名官路損餉俱取定其中未嘗稱困至萬
曆十六七年乃以便軍難支為辭而平清餉銀四衛各募夫六七八十名
不奇以應損損而便軍止專管餉差夫差既減一半則軍額宜稍裁可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五

湖南

百八

乃不惟莫之裁而日增月益計現在平漢軍二百五十二名比舊額多七
十二名鮑魚軍二百七十七名比舊額多八十七名其他若清梅二堡則
舊額二百加為二百七十四名相見便軍額二百加為二百六十名柳
塘堡則舊額二百加為二百六十二名差愈簡而軍愈多何耶鮑魚一堡
尤為滋擾柳塘相見上下各六十餘里清梅下四十上八十平漢下三十
上四十獨鮑魚下至見州上至平漢各三十里路較柳塘相見不及其半
而夫數又過之又何耶查此二百七十七名內係三十九年兵道不察麥
淮增募三十六名以軍餉既懸恐滿應亦可痛夫夫四衛公是應付德
與廣沅等其四衛有懸通府州縣之差廣沅所無則辰沅亦有守兵而道
所州縣之差四衛所無也謂然官用大力獨敢然必不受也且雲貴之游
宦者無不往辰沅而辰沅之游宦者絕少到雲貴則四衛之輻指若尚宜
比辰沅加省也辰沅各驛或七十里或八十里冷水羅舊則九十里而四

衛各堡或三六或四七或五八惟清浪距鎮遠八十里其是四衛路又比
辰沅加近也至辰沅船溪馬底山路之峻險又四衛所未及也今查辰沅
各驛之極多者如辰陽附郭不過百名而輻指俱在其中夫便軍既不
僅損則大僅當辰陽之半而多至二百六七十名可貴即以軍報銀少募
夫銀多然每軍歲銀四兩募夫歲銀七兩計七軍當四夫二百六十名為
夫一百五十是辰陽以五十夫應餉差各堡以一百五十夫應餉差也且
就四衛論輻指而差募遠近奇耳惟游官軍家有輪多千損若解餉銀解
費則解大藥軍兵解磨日試錄則皆有損無輪也清浪損夫七十平漢損
夫六十柳塘損夫八十而獨損柳塘軍各二百數十是以平漢損
差而以倍應餉差也可謂平漢據往告於冷水堡軍一百六十六名而
當堡官王之府役占餉銀九十名清梅堡二百七十餘名而當堡官月
應秋餉位役占餉銀七十餘名其餘各堡雖上下猶鼠無人首登而占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五

湖南

百九

間虛數總不相連可謂虛冒滋甚此便軍之弊也以不為用之人廢無用
之餘而不一清理校曰無兵無食堂主民膏脂僅以資侵牟養遊惰已示
本道推究其本衛之弱始於屯糧之撥占利歸勢要而軍不得飽便軍之
廢由於應付之性給牌票半人情而官得指以為辭前能整頓三人法盡
清屯糧以還軍而即現軍以求務供上下除公差外不以一人情票餉人
數北軍之數止足實用視驛大而止則四衛可以嚴得五百壯兵夫化為
富強之國而勢固不能行也不能行者本誠自言之能自守之而事有不
盡由本道者非本道之所能也必有勾踐身親耕夫人親織而軍長委偏
行伍之心而後可以實政強勢也惟於十分之中師其一二去虛盡之
太甚而的時勢人力之所能為者則本道獨有二議為衛軍祖軍不可撤
也量於中挑是壯丁免其雜差為練兵費以充防守堡軍募市人可減也
量於中稍裁其太多無實者以其糧添募戰兵約平漢現募軍選出八斗

報一百二十名充練兵而以四百三十名之差清現操軍送出八斗糧九十名練兵而以三百九十名之差倘現操軍送出八斗糧一百三十名充練兵而以四百四十三名之差清現操軍選出一百三十名充練兵而以四百五十八名之差凡練兵除條徧外修城養馬巡送雜差俱免惟常川在營專聽印捕官團練巡警堵截防禦雖此軍未必能衝鋒破敵然清浪現有金時標兵一百名又新募兵一百二十名鎮遠有守備標新募足一百五十名平溪有新募兵六十名偏橋東西奇兵營一百名即以練兵之軍隨兵出哨追捕自壯聲勢此軍除雜差外尚每名該納條徧銀二錢本應盡免然新行挑撥恐未必得壯丁未有實用宜出示曉諭果選得精壯出力禦苗匪條徧銀俱免官為指處計四衛練兵四百七十名條徧銀止該九十四兩辰庫軍報存一銀尚有餘剩歲指九十四兩而得四百七十人之數何憚不為乎但思練未成而銀先為虛故本道姑留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五冊

湖南

百廿

一着以觀其後也四衛添此四百七十人而防禦稍有資矣其苗走差者俱責印官置簿輪撥周而後始不許買閒倘累苗衛走差者三百餘多幾五百苗尚不足而重差之害亦可省矣堡軍酌地之遠近差之煩簡定羅日堡裁六名以一百九十名為額冷水堡裁十名以一百六十六名為額覓州堡裁十五名以一百九十名為額魚堡裁六十七名以二百一十名為額平溪堡裁四十一名以二百一十名為額清浪梅溪堡裁四十名以二百三十四名為額相見堡裁四十名以二百四十名為額柳塘堡裁四十二名以二百四十名為額除羅日冷水覓州所裁三十一名所減銀徑存貯沅庫外計點魚平溪清浪梅溪相見柳塘六堡共裁夫一百九十名辰沅二庫歲共省銀七百六十兩內募添鎮遠守備標兵三十名偏橋沿沙嘴兵二十名乾田冲兵一十五名清浪嘴兵一十名共七十五名每名歲給銀五兩七錢共該銀四百三十二兩辰庫支給尚剩銀二十四

兩平溪衛募兵六十名每名歲給銀四兩八錢該銀二百八十八兩沅庫支給尚剩銀一十四兩其兵餉數目彼此多寡本道另有一冊備細登擇頗為詳明至衛軍選為練兵堡軍裁為募兵則若累終不可不恤前服終不可不禁本道二另有禁約條款列為一冊伏乞本院覽察裁定批行再照衛軍挑選但恐有名無實其至堡軍議裁必有倡為若累之說受惑聽聽者然事不難明也請本院將另冊細觀之查辰沅驛路遠者夫或百名或八十名無應輪損而差而足各堡差路近者軍以二百餘名專應輪損一差而不足矣同一站堡耳豈三十年前以軍一百八九十名無應輪損而差而足今日軍以二百餘名專應輪損一差而不足矣同一今日耳豈各衛募兵以七十名八十名應損差而足堡軍以二百餘名應輪損差而不足矣同一今日堡官其豈自己役占買閒則冷水九十九名清梅去七十名而足上司清裁則僅減二三十名而不足矣使綜數名實者按之則本

天下郡國利病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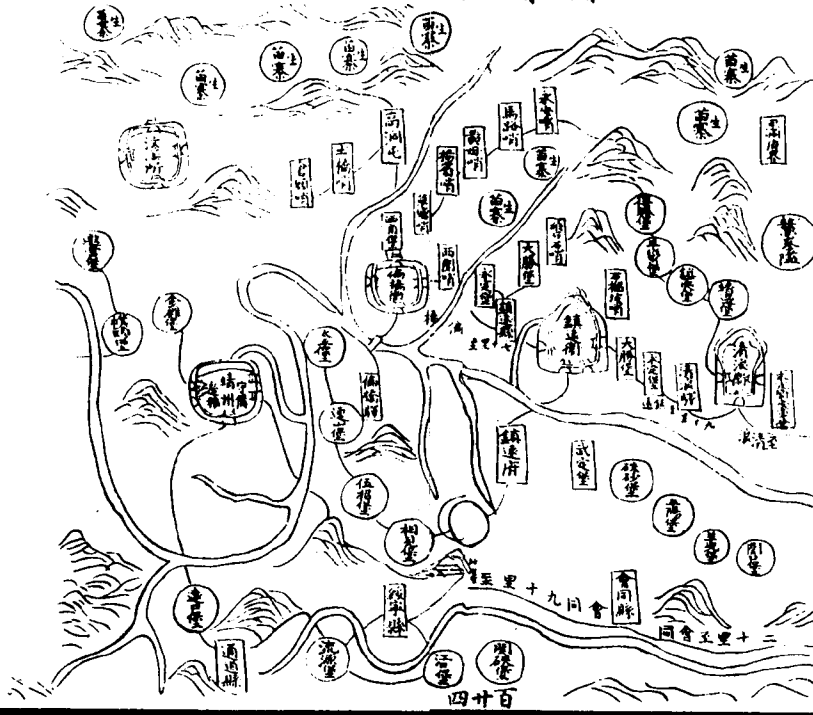
卷第五冊

湖南

百廿

道所定必尚以為滿而不得病其過刻矣若禁約條款皆人情所不便而怨之所叢然本道思之古人自耕耨織桑務編行伍之間尚能為之而今人稍一節人情恤軍力獨不能為乎本道不敢以此薄待今人也本道以自議法則必先以自守法若有法外累衛堡官一差輕以夫馬狗人情者領體三院泰歲蓋今日以苗橫兵孫氏因財盡之日加賦不忍施於下請餉未必得於上不污不稍釐胃處以求一二分費用而非樂於多事任怨也其衛軍軍往行挑漢堡軍應裁及召募新兵俱以四十四年正月初一日為始禁約候本院批允日刻榜曉示遵守

原編第廿五冊



原編第廿五冊



湖廣等處提刑按察司清軍驛傳事官成沈安備道布政司右參政兼食
事王 為巡歷境事張陳不議以備操擇事 一議專官以資彈壓照得
兵備所轄治遠近於伍哨為苗夷出沒之區土漢雜居之衆其軍實險
情形變態必預日擊而調劑以振利之但巡歷頻仍未免供億勞費然則
初任復當一巡或固不能數然也查得辰州府同知雖職在清夷實為
開局於家本院特撥行令專官撫來理清軍凡各營哨一應放給軍餉
汰補平伍建募營堡皆屬提衡每年編歷重覈其各官賢否以本官開註
者為重則上之責成既專下之觀聽自一今無不行而事無不集矣不特
此也永保二司時相警故保靖土司稍馴善而屬苗則強永順土司雖雷
悍而屬苗則弱每一構釁順司常稍重資以募鎮路之苗來相協助近日
清水哨之報殺擄正其餘孽也故麻陽縣官凡食職款於鎮路所設建縣
治並款從中安撫鈴制使諸苗不敢輕動而麻陽辰溪盧溪之民賴得安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五 湖南

楚特不便暴言其故耳但建縣事體甚大須條議詳安具 題待處非閱
歲不能經始若撫夷同知則可朝委而夕受事矣今之巡歷鎮路時加竟
善撫近來向化諸苗更擇其子弟之稍清者解事者主詳提學道先給衣
巾俾之漸習華風召見諄諭以本院威德鼓舞而招徠之則効順者不約
而至矣近來沿海各所皆安同知專理海防蓋以同知官校簡索事考展
布令既專任撫夷各營哨可應調度兵威亦大震肅即中有梗化勸導之
苗必皆觸目戒心不敢仍蹈前轍聽土司順使縱或曉曉應請請以各
哨兵擒獲之易如振落耳此尤目前之要著於建縣不相妨而兩相劑也
一慮流民以絕亂本照得鎮募苗兵俱係麻陽辰溪盧溪沈陵及附近隔
省流民或躲避糧差或脫罪亡命寄寓於此實蕃有徒若其流毒地方者
有二一曰勾苗肆害生苗田地須人耕種彼等相率投附名曰超土聊生
實則為苗鄉導如向年出胡麻陽之流民盧溪之寧灘辰溪之龍門溪等

處地方相去雖苗集約三五日非此輩引路生苗何以知內地虛實賊
兵強耶及至當陣擒獲解送批發有司審鞠無人質控任其逃歸托詞先
年被苗捉擄今押令挑擔出寨問官不能洞燭其奸多從濫釋後來者益
無所忌憚而連患數寧日矣一曰解苗規利向來此中苗凡擄去人口
不加殺戮且養贖之以待取贖時常奴隸並藉此為一利實之流民習知
其故奸黠者遂獨得藉索一問逼近生苗出入必由之路規知苗出故將
承口行立近修繕其提擔然後舉火自焚寨上苦蓋苗草廣懇附近營哨
謂被焚掠哨守官軍恐致上聞貽累相沿通擄私共率銀付伊取贖使僅
以一二贖回人口而八九匿潛私黨然則足百姓受苗之害而流民得苗
之利也茲欲盡逐則人多往久恐致騷擾合要此後嚴示凡官軍當陣擒
獲難保流民即與苗同問官不容展脫其流民安插之處必須四五家相
為聯絡且附近營哨方許居住嚴禁之使有仍敢創誘獨聚故意逼近苗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五 湖南

處出沒之衝者該哨官軍即時焚燬併將本人及家口解送附近司遞
解回籍嚴奸徒亦知貪生畏法而導苗之積弊永絕矣 一別屬苗以重
責成查得食糧順苗協守地方既假內向之名以募軍餉常肆外合之計
以貽民害如生苗出劫夜實暗勾之反各哨官軍贖取戶口亦復就中分
利其狡詐非一端也合要設法禁諭凡種苗各該哨守地方有人戶被擄
即將各苗本李應給餉銀撫夷官收貯不敷必待送出戶口然後補給若
春季被擄而更李始送還則春季全扣不給應使和勾苗所分之利與安
坐時給之餉勞過多寡得不償失而非心自阻矣至於順苗逆苗種類未
要分別而服飾亦要異同最難識察行令各哨查計食糧順苗若干名每
名給以腰牌正面向刻計年號住止與食糧順苗把守信地背面送還軍押
刻印俾之出入懸帶如無腰牌即係面生可疑之人即時拘究放糧時驗
牌給散度狡悍就我羈勒而糧費亦見虛費矣 一責營米以遏攀前燕

得鎮軍各苗每藉口報警恣意劫擄而所以致此者則有故也查今各哨苗種除正餉外復有蘆菜等銀泰非不享也第鮮餉到哨未必人人親領不過哨官目肥收貯給散而已各哨官目既已作孽便和後倚借各項名色扣減夫苗姓本貪況若其魚肉安得不成績恨迷因而藉口報警改餉村落如先耳級本司地方新地涼傘坪提擄戶口四十餘名皆以賊騙餉銀為辭雖終加剿捕而地方之害已不勝言已今之治襲敵習依然未改也合要責令各哨官將苗糧分別數目一姓列陳一冊開報每一姓擇一忠順者以為總領管束其雜姓而名數不多者分附其下免解錢糧到哨令伊蓋數舉出所親散苗到哨親領如有不明者重法重治責令賄賂其中或有陽順陰逆時常作歹者各苗把即於此將來報將糧餉業除如抗違不報詳請各兵賜剿之虞恩威兼濟而苗患永杜矣 一編鄉兵以實覓職得鎮軍各哨相距各數十里惟土城內頗有房屋出城則崇山峻嶺一望莽蒼絕無人迹惟編土鄉兵可以號召走集居址錯然漸實荒落然有兵則餉隨從從虛辦而走種之法可必講也本道遍歷各哨足跡所至見其地土色甚膏腴豁澗之水繞繞時出足資灌溉而建甍傾泖人無庸憂湯寒稼也問之土人云曾有私關一二畝者歲頗有獲若令召集開墾無不樂從合要行令各哨細查該哨附近居民不論土著流寓悉聽籍名照各州縣立保甲之法一甲五戶一戶若干丁聯為鄉兵空閒地土任其自謀開墾各分畔腰創結節虛十年以內雖有豐收亦免科其糧稅其墾田之虛仍刻碑號示召人聚耕已墾之田歲終哨官造冊開報鄉丁其某墾田若干申撥矣官止為稽核以杜爭鬭撥矣官仍每歲於各哨官中擇其善能勤相開墾最多者驗詳特行優獎以示激勵久之既既多則虛舍稀比即以此衆抽選訓練平居而互相守望有警則鳴為哨防且有利無害人皆樂趨各獲其私杆樂吏力自此七年亦募兵也彼生苗者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五

湖南

百七

不待備以兵威而積牙颯嘆違意自杜矣

本道所轄哨十五日乾州日經虎日羊子日洞口日靖縣日清溪日長寧日五寨日永寧日永寧日鳳凰日辰溪日麻陽日新寧日隆回日衡陽日平江日清江日臨澧日鎮遠日靖陽日五開日銅鼓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五

湖南

百七

寶慶府志

府師陽閣有三 東南西閣 巨口閣北六里 白馬閣東北五十里

寨有八 唐隆道寨東十里 杉木江寨東四十里 羊田凹寨東七十里

同保寨西二十里 雲飛寨西北六十里 五百寨南三十里 大爭寨北四十里

竹林寨西二十里 新化寨有五 仙姑寨西十里 老虎寨西六十里 南山寨西南四十里

洪寨西南七十里 黃陽寨西北三十里 城步尚有五中有寨四十八苗民 扶城崗 其寨十三曰楓木

林下園丹口丹冲下家大寨茅田嚴頭上楓林上邊溪伴水灼灼

今新分林 寨隘口一曰梅子 橫崗峒 其寨三曰牛石上天下

天下即國利病書 第五十五冊 湖廣下 百廿

火 隘口二曰伍川 伏子 莫宜峒 其寨十三曰江頭藤坪

白水頭會頭水口壑底嚴子坪都溫獨樹大地初水獨宿大候隘

口二曰橫水寨 遂峒 其寨十一曰橫水橋頭上嚴頭中坪

長灘條寨新寨大寨災坪暖水黃茅坪今新分一寨 隘口一曰

皮水 欄牛峒 其寨八曰城溪臘屋上坪水溫分界上小言侯

家欄牛今新分四寨曰下坪水 隘口二曰牌子草子 園有蔣

家園南一里近議子坪中各輪設一 武岡閣有三 東南西南閣 石羊閣東二十里 紫陽閣東百五十里

有五 同保寨北五十里 南山寨南十里 連山寨南二十里 劉和寨

獅子寨南五十里 隘有十一 白竹隘 廠家隘 廣子隘 皮

水隘 橫水隘 施嚴隘 芭蕉隘 橫波隘 神童隘 石羊

隘 夢溪隘

新寧閣有一 北閣一 隘有五 石門隘南三十里 盆溪隘西六十里

黃泉隘西六十里 鑿泉隘 道田隘俱東百里 寨有四 傘柄寨西五十里

大對寨西南二十里 鷄籠寨 蔣公寨俱東 園有二十五

長湖 田心大甲俱縣 上富 下富俱縣 石幕 蓮村 坪

頭俱江 荻山 鹿坪俱益 石門 羅背 山水 赤木 檀

山俱赤 高橋 烟村 白沙 籠頭 嚴村俱河 赤竹 笑

嚴 鶴口 斗石 小溪俱零 猛崗有八 麻林崗 大絹崗

深冲崗 羅連崗 黃卜崗 挑盆崗 茶冲崗 州原崗

天下即國利病書 第五十五冊 湖廣下 百廿

監政 郡邑初食淮鹽嘉靖初年因廣西軍興餉之五屬議食粵

饌之三淮饌之七萬曆三年奏 古概食南鹽五屬商報名赴

廣西上銀買鹽若干包配買客鹽若干包官鹽未免析閭所為息

者惟仗商鹽耳每歸廣西至全州與安東安盤其至白牙橋改包

過山至唐田市下河至府報稅以廣西發引為據近市猾充商報

名將名賣與白牙市商人買鹽因彼市上以空引借鹽船報稅

故本郡屬益有甚貴之患

成堡 永靖堡即陽縣中脚一都陰慶二年因盜建 白水堡即

陽縣隆回五都嘉靖十二年因苗建 分水堡即陽縣安平一都

萬曆四年因盜建 花街堡即陽縣上賢一都萬曆四十七年因

建 沙坪堡即陽縣隆回五都因李成賢亂建萬曆三十六年
董崇禎六年復建 花橋堡新化縣大陽九都因安化湘鄉接壤
多盜嘉靖乙未年建 新安堡新化縣石馬五都地僻激湫嘉靖
辛酉建 紙錢堡新化縣永寧七都因玄漢賊數嘉靖乙未年建
以上八堡每堡撥丁二十六名督率官一員 油溪堡新化縣
東北八十里地連安化嘉靖壬寅年建鄉兵錫差戍守 白倉堡
去武岡州一百五十里 山口堡州西五十里 九溪堡州西九
十里 敬場堡去州八十里 太平堡去州五里嘉靖庚申年建
安樂堡去州三里嘉靖庚申年建 桐木堡去州一百里 樟
木堡新寧縣西六十里萬曆八年建寶慶衛軍四十名官一員哨
守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五 湖南下 百廿二

軍丁
寶慶衛五所原額旗軍五十六名事故未補嘉靖間年存一千
三百三十名崇禎十一年見存一千二百名一輪戍武岡三百五
十餘外一輪戍廣西班軍共二百名起于弘治年因潯格苗亂借
調衛軍防守事平 題留參議撤還未果

洪武四年武岡寇楊清甫於江陰侯討平之 二十四年武岡洞
苗叛判官徐典死之 永樂十一年武岡苗叛鎮撫康信戰死
正統 年新寧尚苗楊文伯亂提兵李震平之 景泰元年任開
苗孫作亂劫掠新化甚慘尋去 八年城步尚苗肆虐邵湘楊海
清連戰死之 弘治 年新寧苗苗劫鄉鄉落百戶李俊死之
十七年武岡苗李再萬作亂後討平之 正德十四年流賊入新
化城劫殺尋捕獲之 嘉靖五年武岡賊首段文鑑據牛欄山寺
廣殺掠無數屢年始攻殺之 三年流賊入邵陽境義民胡景隆
死之 十年流賊劫掠邵陽義民賀冕等率理四人死之 嘉靖
十四年城步苗楊松等劫掠守備周誥撫之 十四年玄漢賊
李萬興作亂新化知縣利賓以討平之 二十六年武岡賊首翟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五 湖南下 百廿三

廷相據大凹寺廣殺掠後六七年始討平 二十年李承賢倡亂
私造旗符互約以八月會兵入寇而廣玄漢諸賊暨武岡等民皆
受約知府陳楠疏聞 旨下檄本府五州縣民兵討平 三十八
年廣搖入寇武岡殺死文包中傷殘無數越明年攻城步焚治劫
庫撤麻林苗截殺之 四十五年廣搖窺伺城步千戶李東樂之
萬曆十一年玄漢諸盜出沒剽掠湘字安瀾驛樓不寧知府胡
棟知縣姚九功以計擒之 崇禎十年臨賊四熾擄掠武岡鄉兵
奮擊之扼搖高死之 十年秋土寇魏龍宇黎高峰李大用等作
亂遣兵討平之 時盜盤據湘鄉界以天王寺為窟穴肆行焚劫
臨監諸寇相為犄角長寶郡邑數無寧宇知府倣任播議復設都
御史臺于偏沅間以統我師相機撫剿上可之遣武進陳公建

牙出鎮而巡道對縣高公躬擐甲胃率師于猛士氣鼓奮敗賊于
桃花江一奔黑田再奔龍山窮獸思擇復逼郡城僅七十餘里幸
撫臺已檄郡司理李臺日據要堵險預簡鄉勇以扼其吭又与材
官尹先民分道而馳壁壘相望以分其勢食盡力殫賊勢窮蹙渠
魁次第就擒餘脅從皆赴降不匝月而巢窟盡散

柳州兵戎志 柳當楚之僻也連洞深谷徭苗雜處且地界于吉甯南韶
諸郡險阻嘯聚無賴者從而和之動輒難制 國初特設兵衛弘正之間
又轄郡臺而正德丙子之變則兵燹數即禍結幾載嘉靖間又復作梗征
之邇年嘗不能少折波氣彼且易我而獸張矣嗟夫獸聚非諸於行伍也
藍縷非堅于甲冑也乃奮臂一呼此輒辟易則國家之養卒將安為哉按
尺籍而給廩餼非不犂然充目及饑急輒不得力而區 募民壯殺手大
率計柳五邑之民皆以一家奉一兵美嗚呼民出粟以食卒出力以捍
民是兩賴也乃今卒不能捍患而民且又為兵呼市人而授之甲為介憤
而馳耳安用焉安用焉故恒為之說曰與其靡康康以食無用之兵孰若
聯鄉保以行萬軍之法其著為令 民自相為保一鄉之中擇其右者為
百長鄉皆聽之數鄉之中擇其右者為千長數鄉皆聽之無事則群習擊
天下郡國利病書 源第廿五冊 湖廣下 百廿五

射有事則互相救援如一鄉有警近者為之併力遠者為之聲援當賊之
前者則伏以遏其歸在賊之後者則赴以躡其後迫而得賊與以獲所圖
之資且有賞縱而不援責以償所掠之資且有罰鄉民有犯其能孰一藝
者免否若治教訓十年民皆精卒是故田野皆儲餉也鋤耰即戈鋌也雖
落即亭障也呼號即鉦鐸也比閭即營伍也棠社即旗幟也父兄即偏裨
也桓 威武莫非水牙雖禽雖而除之可矣又何姦 者之足患乎



福建

備錄

海防總論

沿海自刺刺樂會轄接安南界起歷海條粵為文昌界鎮前港界連界和
港豐盈浦為瓊州界麻頭浦為臨高界田禾渡為崖州界牙林渡為崖州界
化所界歷白沙營為感恩縣界大洞天小洞天為崖州界牙林渡為崖州界
水縣界七十二程牙山渡水渡為欽州界華木營為雷州界
楊梅渡平江渡為廉州界邵州為永安所界邵州為廉州界
界調洲獨猪山為石城千戶所界峒洲小黃程汾洲為寧川所界青黎山羅浮
峰為神電衛界海凌山為雙海所界小獲山為海州所界中獲山為陽江所界
大獲山為新寧縣界西龍山為新會縣界萬斛山三川山為順德縣界
石岐峰為香山縣界蛇西山大南常山為南海縣界馬沙洋為白沙巡司九
星洋為福永巡司界珊瑚洲漫柱山為東莞縣界合蘭洲為大鵬所界馬鞍洲
為鐵岡驛界寧洲山梧州山為惠州界記心洋為平海所界徐娘山為海豐縣
界大星尖山為捷勝所界吉嶺峰為碣石衛界前標峰為甲子門所界閩娘灣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六冊

福建

靖海寨為靖海所界大浮山玉嶼山為朝陽縣海門所界小柑山為遂州所界
天柑山為大城所界大京山九嶺山為饒平縣界計五千里抵福建南澳山為
玄鐘所界歷侍即洲石城嶼為銅山所界歷碼嶼沙汕嶼為陸豐所界大嶺
嶼壁洲山為鎮海衛界小嶺嶼為月港界舊浩嶼為高浦所界嘉木山大担山
為中左所界小担虎嶼山為金門所界大登山小登山為福全所界大捕山小
捕山為永寧衛界埕埕嶼嶺嶼為崇武所界沙塘灣為惠安縣界嶼嶼白嶼
為峰尾巡司界涓涓洲山為南泉寨諸福所界石獅峰小海峰為平海衛界
三江口為沖心巡司界網山王家嶼為萬安所界六湖山碧水島為鎮東衛界
陸門山為蕉山巡司界日嶼月嶼為梅花所界即會城三波礁五虎島為連江
界下干塘四嶼為定海所界花嶼為北苑巡司界飛鸞渡為寧德縣界青山峰
為大金所界天干山丁家樣大俞山三聖山流涎為福寧州界計二千里抵潮
江縣中峰為蒲門莊士二所界歷長沙門大崑山為金鄉衛界鳳凰山為平陽
所界銅盆山為沙園所界仙口峰飛雲渡為瑞安所界大嶺山海安港為海安

所界寬舉披山為寧村所界華港為磐石街界大岩頭為磐石後右界前山
寶斗門為蒲岐所界九眼塘斗門關為三山巡司界丁善峰為楚門所界臨門
溪為臨門所界梅坑為沙角巡司界大陳山石塘港為松門街界金清閣西
嶼則水豐則皆朱文公所造為新河所界金沙灘雖雖為海門則界海門港為
海門前所界五嶼為批諸所界三門山為批諸所界石浦港為前後二所界青
苔灣為呂國衛界小同山為呂國衛所界西廚山為前倉所界孝順洋白雲為大
營所界大射山為寧山後所界洛茄山長白山為中左所界大魚灣長山巡司
界招寶山中子山為定海衛界金家壩為寧波界丘家洋為慈谿界金整浦為
龍山所界松浦港為松浦巡司界黃山為觀海衛界破山浦為三山所界化龍
浦為餘姚界臨山港為臨山街界西海塘為上虞界漁山家宅為臺界紹興三江
所界蟹子山為蕭山界和南山街門為會稽界茶浦門為海寧所界大衛山小
衛山為澈浦所界桑扶山為海寧衛界西海口馬蹄山北丁興發前山淡水門
為乍浦所界計二十七百里抵靜海三姑山為金山街界胡家港為金山巡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六 福建

二

司界上釣山中釣山下釣山大盤山為青村所界諸寨為南隴所界陳前山茶
山為路巡司界寶山為上海界永寧山分水嶺海礁山綠湖港為吳淞所界浪
崗山顧涇港為嘉定界空落港送信嘴小園港新安沙為太倉界太陰沙管界
沙為崇明界福山狼山三裡口為通州千戶所界唐家港海門島為泰州界亂
渡新洋港為鹽城界開山淮河口為山為安東界嶗山為石臼所界計一千八
百里抵山刺青沉峰界歷州家峰為高港巡司界沙嘴峰為鹽山街界黃峰峰
為夏河界界洋河峰為膠州界大營山田橫島為嶗山街界走馬峰為即墨界
馬山為浮山所界勾島為膠州界界所界界島為嶗山街界走馬峰為即墨界
大嵩衛界竹島為海陽所界八島為海陽所界界島為嶗山街界走馬峰為即墨界
五燈島下旁山為界山所界歌馬嶺港口為成山街界海牛島為不夜城界
舊家峰為百尺岩所界古頂頂為威海衛界界島為金山所界新安堡藏山峰
為威海衛界海雞山為威海衛界武家莊為馬埠界界洋山為萊州界八角島

碗礁島為登州界劉家窪為盧洋寨界沙門島為解宋寨界單山為黃縣界桑
島為馬得寨界龜島為昌邑縣界欽東島為青北界都里鎮為諸臺界青島為
利津界黃島為賓州界直沽口為寶坻縣界塔山為盧龍衛界南半洋山為
昌黎縣界計一千二百里抵遼東北半洋山為山海衛界萊島為中前所界
牛車島為中後所界孤山為中右所界向陽島羅兒島為金州衛界石灘島為
左所界東雲島黃駝島為蓋州衛界屏風山為復州衛界鳳凰山為中左所界
女兒河為中屯衛界屯衛界遼河渡古寺島為廣寧衛界麻田島為海州
衛界滿站堡為鎮遼所界臨江為蓋州界計一千三百餘里為鴨綠江朝鮮界
總其入寇則隨風所之東北風猛則由陸度或由五島至大小琉球而視風之
變北多則犯廣東東多則犯福建正東風猛則必由五島歷天堂官渡而視風
之變東北多則至烏沙門分解或過韭菜山海關門而犯溫州或由舟山之南而
犯定海犯象山奉化犯昌國犯台州正東風多則至奉而襲雙下陳總分線或
由洋山之南而犯觀犯錢塘或由洋山之北而犯青南犯太倉或由南沙而入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六 福建

三

大江犯公侯常鎮或在大洋而風故東南也則犯淮揚登萊若在五島開洋而
南風方猛則趨遼陽天津防倭者以三四五為大汛九月為小汛向之入寇
者薩摩肥後長門三洲之賊居多其次則大隅筑前筑後後傳人善造舟而
豐前豐後和泉之人間亦有之乃因商於薩摩而附行者 廣東列郡者大分
為三路高唐最近占城滿刺諸番烟峰希曠中路東莞東路惠州皆倭寇不時
出沒之地而東路尤為要衝若拓林者則又必東路控賊之咽喉門戶也無拓
林是無水寨矣無水寨是無東路矣東路四而環海東西九百里南北一千一
百四十里長山峻嶺三聚錯居其間而五指腹心盡為黎據屋閣之中定安尤
險稍或撤備門庭皆劫敵失項固幸且之亂舉兵討平事雖大定險終在夷謀
者歎於羅活商據以重兵斷其往來攔伏噫必如是而久安之計乎福洋峰
火門寨設於福寧州所轄官井沙堪羅洋為南北中三噴後官井沙水寨則又
以羅江古鎮分為二噴是在烽火官井當會哨者五小哩水寨設於連江所轄
開安鎮北焚焦山等七巡司為南北中三噴是在小哩當會哨者三日南水寨

設於蘭回所轄冲心浦崇武等所司馬三官而文海港則近添設於平海之
後是在日南當會哨者四海嶼水寨設於同安上自蘭頭以抵日南下自井尾
以抵銅山大約當會哨者二銅山水寨設於漳浦北自金山以抵海嶼南自梅
嶺以達廣東大約當會哨者二由南而北則銅山會之海嶼海會之日南
日南會之小哩小哩會之烽火而北來者無不備矣由北而南則烽火會之
小哩小哩會之日南日南會之海嶼海會之銅山而南來者無不備矣哨道
聯絡勢如長蛇防禦之法其能論此即總計八閩之地二面當海者二縣泉是
也一面當海者二福漳是也其要害地如晉江深尾離離與化冲心平海龍溪
海門漳浦島尾南靖九龍寨溪是也然策有如福寧之尤險者三面孤懸海中
如人吐舌賊入必首犯之舊寨設於州東北六十里三沙海而後焦寧偏議葉
從松山今必獲舊而後可乎浙江沿海舊設四總今增為四條六總矣四條者
杭嘉湖一寧紹一溫一六總者定海昌國臨觀松海金盤海寧之悉其
防禦之制自內建外有三重為會哨於陳錢分哨於馬頭羊山普陀第一重沈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六冊

福建

四

家門馬基之師為第二重總兵督發兵船為第三重備至密也乃若定海者是
寧紹之門戶舟山者又定海之外藩其地則故縣治也馬里者四為縣考八十
有三五段之饒魚鹽之利可供數萬人不得取給於外非若普陀諸山此也
閩初置昌國衛於其上屯兵戍守誠至計也信國經略海上以其民孤懸絕之
內地改隸象山撤其小而未見其大也蘇松為畿輔望原濱於大海自吳淞江
口以南而浦以東海埔數百里一望平坦皆賊往還徑因不能禦之於海致賊
深入其境慘矣今建議者曰松江之有海埔而無港口者則自上海之川沙南
匯華亭之青村柘林凡賊所據以為巢穴者各設陸路把總以屯守之而金山
界於柘林乍浦之間尤為五浙要衝特設總兵以為陸路各將之領袖又於其
中添設遊兵把總一員專駐金山往來巡哨所以北衛松江而西援乍浦也至
於蘇之沿海而多港口者如嘉定之吳淞太倉之劉家河常熟之福山港凡賊
舟可入者各設水兵把總以堵截之至於崇明孤懸海中尤為賊所必經之處
特設參將以酌水兵各將之領袖又於其中添設遊兵把總二員分駐行治營

前二沙往來巡哨所以遠哨海洋而近敵港口也外內夾持水陸兼備上之可
以禦賊於外洋下之可以巡塘而拒賊亦非精且密矣乃若淮揚二即介於江
淮之間東瀕大海三面陸路者其形勢起自東南肇自黃龍扼家漢綿延四百
里除安豐等三十六場俱在腹裏未為要害要害之虞乃通州也狼山也楊樹
灣裏河鎮也餘東餘西等場也狼角嘴呂四場也抵港新開港也廟灣劉家底
金沙場也其尤要者有三曰新場為其出入至近通揚州也曰北海所其通新
開港且有鹽艘聚泊也曰廟灣為其為巨鎮而通大海口也須設三把總以駐
之仍用陸路遊擊一員駐劉家底則東可以控狼山通州海門之入而西可以
捍禦揚州矣倭患之作靡時以迄於非揚靡不受害而東獨不之及者豈其
無意於此哉是以山東之民使難而不使舟楫無過海通者之人為之嚮道接
濟耳所慮者登萊突出海中三面受敵且危難時沙不可勝數非諸練之卒則
舟且不保何以迎敵而進擊失故安東以北若勞山赤山竹灣等門劉公芝界
八角沙門三山諸島乃賊之所必泊而我之所當伺者若由蓬頭提手口楊難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六冊

福建

五

鳴與夫人嶼金廣石倉廣淺灘亂礁乃賊之所必避而我之所當遠者當事諸
臣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備之造船選卒練習以當將來廟堂或疎海運以
備不虞亦大有賴焉獨禦寇云乎哉遼東古營并地也其背向沙溪花當吉列
迷諸部落在焉其面為滄溪其餘氣為朝鮮國朝設濱陽遼陽三萬鐵嶺四
衛統於開原以遠北狄之衝金復海蓋振順諸軍無不屬海濱以防島夷之入東
北藩籬可謂固矣洪武初倭奴以玩南方之心而玩遼東遼東人以禦北狄之法
而禦倭寇新設無遺海氣為地劉江金線島之捷是已二百年来遠備無故倭
敢違犯我但地方千有餘里馬步官軍九萬員名止藉山海關一路餉餉我
朝北都燕而遠遼江南翼又自京師達於遼陽飛輓不繼何以食之此其患非
渺小矣通者登萊運米達遼甚便惜未多耳愚謂國初軍屯商中之制至為
精當而大棟樑散司圖計者當深念而垂之固不當專責臺帥而已也

兵事

泉州 正統間建昌人鄭茂七聚眾殺人縣官捕之遂拒捕率黨劫上杭汀州
正統十三年據杉關攻光澤縣大掠順流而下攻即武掠庫藏數日至順昌縣
時尤溪僱主將福成亦號集塘丁劫取聚落旬日至數萬人聚尤溪與茂七登
樓進攻延平合拒官軍官軍皆沒御史丁宣等發牌招之茂七等殺贖牌使者
振王臺地方立總甲里長殺張都司勢益熾道賊將陳敬德由德化元永泰永
春民郭榮六擊破之除賊吳都總等分寇諸縣遠近望風降附將攻即城即守
熊南初請調衛軍未下自提民兵與晉江諸吏孟常陰陽止樹楊仕洪拒于城
南古陵城被執皆死之巡按御史張海上其事 上遣都督劉得新陳榮興都
御史張楷等親諭務要勦滅盡絕陞辭人諭你每不可違福建一方百姓望你
每來救他務要將賊人殺滅盡絕楷等分道入閩乃平諸賊匪賊首赴京八閩
始定 弘治四年漳平盜溫文道寇安溪攻陷縣治永春南安即城一時騷動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六冊

福建

六

副使司馬聖督官兵討平之 正德中廣東盜屢寇南安永春德化安溪等
縣 嘉靖元年秋廣東盜犯永春 二年正月辛亥永春兵與賊戰于高埭敗
泉州衛經歷鄭彥乙圍漳泉合兵援戰于霞村漳泉州府通判施福七月賊入
興化 三年十月六日賊兵合擊賊于德化小尤中國壘之 二十六日刺寇陳
日輝聚黨據安溪羅鼎山大小尤白葉城諸崗是冬寇同安分巡僉事余煥督
兵討平之 特漳州月港家造過洋大船往來運糧俱假借諸國通易貨物海
道不靖是年新設總督閩浙都御史厲無邊獲通番者九十餘人郡御史朱
統什海道副使柯喬都司盧鐘就教場悉斬之尋諭發柯喬盧鐘皆擬重典復
恤刑即中陸提乃奏釋之漳泉每獲通倭亦以巨航至漳泉人往有詐負
其負者遂生嫌隙而倭患萌矣 三十五年倭自福清海口入寇泉州衛指揮
童乾震引兵迎戰死之倭復至即城下陷崇武入永春安溪 三十七年四月
倭犯安平市陷福清南安惠安知縣林成感賊于鴨山死之遂犯郡城 三十

八年倭犯郡城同安 三十九年四月陷崇武入永春七月陷安溪 四十年

倭掠同安晉江仙遊縣民呂尚四聚黨攻陷永春據知縣林萬春賊稍釋攻南
安執招撫千戶王道成遂攻德化知縣張大綱戒壁嚴嚴臺乘機出戰大破之直
追至崇南四走虎擒獲二賊悉平 四十一年二月倭陷永寧衛 是時土賊
謝受夫等並起擄人發家挾贖指揮歐陽深泰將黎鵬舉等合兵連破七寨斬
賊首黃老等六月深運人撫諭其黨夜解散萬餘人黎明進擊橋江一季李五
官等斬之 十二月廣賊陳紹祿三千餘犯永春 先是倭在福清未回者適
浙直總督道恭將戚繼光領金華兵來援興化至次宏路驛一夜勤之兵無所
錫賞嘉連浙江新倭自海口登岸遂攻興化城數月時都督劉顯屯江口距
城四十里不敢進道五兵詰城約援為倭所獲殺之以從倭漢人詐為劉兵入
城分守恭政翁時器恭將畢高並中共計十一月二十八日夜五人在城殺人
倭乘亂攻城遂陷據城三月九日殺署印同知一人士夫十餘人大家小民無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六冊

福建

七

數至正月始去也平海衛 上命戚繼光以都督總兵福建提浙江兵未至時
廣東總兵俞大猷奉遣應援以南領兵為軍門所留新募漳兵未可以戰惟死
把截海港毋令船得脫去指揮歐陽深泰道應援與賊戰于平海之東蕭死之
戚兵至遂直抵平海衛城破其巢燬城無遺 四十二年十月倭復攻仙遊五
十餘日時浙兵更番未至戚總兵侯久恐城中力竭乃率見在兵破其西寨遂
與譚繼祖連兵盡破其東南二寨賊遂潰 四十三年正月賊入泉州境攻安
平感總兵：續至賊聞引去或追勦直至漳州賊復奔潮州高廣東總兵俞大
猷截殺無餘 四十五年春有倭航百餘徒突至永寧戚總兵截殺之 隆慶
三年四月倭二百餘犯同安分巡僉事蘇惠道指揮張奇督土兵往殲之自
是倭絕迹矣
興化 嘉靖二年七月廣寇申大總犯莆田典史汝民戰死 三十七年四月
倭犯府城自是連歲入寇 四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夜倭陷府城同知吳

世亮訓導劉亮佐死之賊倭破平海城龍海巡撫邊翁分守南成

漳州 正統十四年鄭茂七黨楊福陷漳浦南靖長泰龍巖又圍漳州城漳州衛指揮顧斌敗走之 嘉靖二十九年賴州岫寇李文龍等作亂漳州府通判謝承志率兵禦之為所獲 三十五年十月倭犯詔安 三十六年六月海寇許老謝襲等焚月港 三十七年冬有海寇謝老洪老史等誘倭三千餘人船泊浯與次年正月由島尾渡浮宮直抵月港奪港中大船散劫八九都珠浦及官與等處倭歸漳與自是連年焚劫府屬各縣 三十九年五月饒賊張璫偕稱偽號聚陷雲霄城是年龍巖南靖平和詔安各屬俱被倭饒賊掠奪龍巖乘風竊發即無寧土 四十年正月港二十四將反先是丁巳年間九都張維等二十四人共造一大船接濟番船官府莫能禁戊午冬巡海道即糧差捕道林春領兵三百捕之二十四將率眾拒敵殺死官兵三名由是益橫連各據堡為巢旬月之間附近地方敗尤各立營壘各有頭目名號曰二十八宿曰三十六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六

福建

八

備是年春破虎溪城又攻田尾城合浦漸山南溪諸處濱海之民害甚于倭是年龍溪縣二十三等都并海滄石美島嶼等處土民俱反閏五月饒賊聚陷鎮海衛八月陷南靖縣 四十一年三月饒賊復入南靖縣 十月海賊吳平引倭襲陷玄鐘所 四十二年十二月龍巖縣土賊蘇阿普曾東田等作亂殺漳平知縣魏文瑞 四十三年二月倭賊數千人自興化仙遊縣來總兵戚繼光追至無象鋪大破之斬倭首三百餘級是年斬二十四將賊張維 四十四年勦殺龍巖寨賊首曾東田馬元相 四十五年五月吳平夥黨賊林道乾等犯詔安十月總兵戚繼光勦滅之 隆慶二年吳平夥黨賊曾一本犯詔安九月復寇詔安詔安副總兵張元勳領兵由陸路截殺于藍垠又大敗之于大牙灣 三年五月由曾一本賊船數百七于雲蓋寺柘林等灣閩廣軍門會兵於六月內進兵勦滅之連境始安 萬曆十一年四月奸民吳豐引等謀亂誅之 二十年二月長泰縣民董公等反徵所知縣李學詩不死捕得誅之

福寧州 自嘉靖三十四年以後倭無歲不犯州境三十八年三月倭數千攻

州城署州事武平縣知縣徐南辛惡力禦之倭退四月陷福安丁巳恭將黎曉舉自喬山倭倭舟為兩截廢沉其一舟追馳三沙至火鼓山以火攻大破之六月賊被逮去七月倭破桃坑寨八月連攻柘洋堡不克 四十年三月倭據雲溪門十月陷寧德 四十一年八月浙江恭將戚繼光帥叅士八千賊倭聚千餘于備興 四十二年五月倭寇流江沙埕烽火寨把總朱璣率舟師破之把總王如龍追倭賊于小石嶺大破之 四十三年四月恭將李超破倭賊千餘于水澳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六

福建

九

通之類多廢則其害盛不及昔者尚多耳通者毒胎也通者利而通
利可通于地方所蓋良多也聚兵可以佐貴失其利則利則利
莫若于泉為山海皆可區處也茲第既開而論之若經略之通者如
舊軍門江通是所來福廣共提總兵鎮漳湖二省各副總兵則福居
五寨之中而廣居三路之中德其調度為良然福之開尤為上將
要路元末方圖分通而入國圖則福大入海而取國皆更通也島
夷入必先此余雖險地猶數安保後日無事乎一當有事則猶增德
兵矣此一時權宜之計而非可以常設者也若今副總兵于南渡而
掣肘于二省奔馳于一隅則其不便亦甚矣且南渡孤山延袤既廣
而無謝斷非所以壯形勢也無倫瓊崖得萬立州即于孤島中即嘉
木洛洲孤嶼而各列守禦既而海不可不為之所乎故必移謝及所方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六冊

福建

十二

可以重帥所以藉其精勇其如整費何哉夫國今有極林守備以控
南渡而漳有獨山寨足以扼其吭喉但當通得簡來時張治機而左
右會師漳下湖之大城則上漳之玄鎮使接壤之要不得略以為家
漳于獨山而北至得機以會海濱治機會南日子平海而日會小埕
于南交小埕會烽火于西漢烽火出北諸門以會溫之全慶而南下
亦如之此其大勢也現臨之西在右總兵往赴之賊在溫而鎮烽火
賊在湖而鎮獨山寨不使入此定策以安用副總兵而符為以煩民
乎且湖漳各有恭將其事權與之類視而兩部通來不一其文移尤
難行于州縣蓋視之猶贅疣也然昔漳南設恭將為有湖而北北路
重地後設守備所轄本計二府小埕水寨即定海所外有會無開
西城而罪則不之免是以陸路口為其無與于海即守備之費者二
無以行其令矣宜改守備為恭將而會烽火小埕二寨防北戶而重

獨嶺向恭將則會海與獨山二寨為要報後而山海俱歸其系漢化
守備向日水寨而北恭將皆浮調之方如常山炮臺首尾及中勢則
皆應矣是故如副總兵不足為南路重而改設恭將可以重北路者
大則總兵若中而轄二恭將如命左右亦五寨皆所提舉而臂指之
勢成矣況撫總理亦察也及為守助承宜副總兵于彼此各便不
皆宜為之慮而重其事權若賊池諸費皆不可緩者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六冊

福建

十三

閩中兵食議

今夫浙廣海濱其河有衝如金甌船南諸府不近海者惟以守禦而閩延邵汀建非海郡皆有衝建之衝且二其視浙均多子廣矣雖守禦所地二省去米穀關地險如此足矣有二都司五水寨舊額共馬步官軍四萬八千二百餘員展視漸之三萬九千九百餘員廣之二萬九千四百餘員其軍尤多自昔聖矣則外非疎而內甚固今軍丁雖減而食多留以充餉况州縣子粒其兵又滿餘亦撥兵每名有加二分之一者弓兵每名有減二分之一者以河加城之食充餉又有機若千名全以充餉此外外備用存留丁料及食糧折色浮糧餘剩魚課等田海田商課之租稅并諸司之罰復皆可以佐軍與近者軍門有城有增其作焉不同無非高地方計耳以余計之今賊之擾者不過舊餘而閩梓家有衝野之兵播子焉州縣之案且十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六

福建

十四

除萬矣惟擇將而簡練之無他信之煩可潛水陸精兵而倍于敵則閩無不足之兵自無不足之食兵食之外亦無不足之費其所以不足者客兵未除也客兵為用則軍餉州縣之兵皆無用矣若客兵論加食軍餉之七日二食其可減費已為顯外况客軍行糧及將領之從項乎夫閩昔稱桂浙其將實良故其兵足恃也今殊于昔矣而藉之猶故此何異於閩產之官皆以之為謀武之師誠上之策亦以為淮陰之士也耶是以有限之財而養無賴之兵矣則漸兵之宜除不可不早計也或曰子所言者兵之常然僅賊過萬餘則何以禦之夫海寇則海兵漸廣之不如閩久矣山賊弄兵乃身萬客兵死之望其既塞未聞歲月徒困不如土兵海而皆然以上兵而當山賊亦未見其不足也至于大勢若不可支亦以上兵未練不得藉客兵殺賊耳至收功而上居多他而既練又美志矣今閩無事且勿通計但經

常也為之理先正名而責實可也名曰練軍補丁而勿侵冒名曰

弓養運舊額而勿加減勿充餉之故而重節巧取勿圍強之故而虛索歲月則名實盡矣此在司戎司牧者得人以練之蓋非言之所能盡也誠國表裏之策盡急緩之宜順遠近之費則輕重之權則仰在閩上日分主客如上下四郡凡沿江浙廣之界勿召召延建邵汀五衛近二守禦及連城清流歸化邵武泰寧建陽建寧旌南平將樂尤溪順昌大田永安沙縣十五縣之軍兵選四千為四營分四道于四府下四郡一州凡沿浙廣海之界勿召召福興漳泉六衛龍巖八守禦及古田永福閩清懷安侯官仙遊龍化永春安溪南安寧洋長泰南靖平和龍巖十五縣之軍兵選五千為五營分五道于四府一州各道監之為之調度兼備則閩郡石縣寇警則撤至而集隨軍門總兵野法即為操兵集應赴征則便常給遠征則加好換其不召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六

福建

十五

者各守其土為主而征者為之客山海小警則各就近而調如海寇則上四營援之如山寇則下五營援之各邊疆要守如故此非奇正之財乎其間通變尤存乎人自非大計未有全閩皆寇區也僅又不支而用者泰山脚各有敵丁有餉而自有兵事已則散歸于田私運夫而唐唐其舟亦尤為易集不特易集之可以戰而舟交鋒運勝則敗而四時水非但皆水已也同舟為命胡越同心一舟自為一隊一隊自為一旅必兵士集乃不疲于更戰然實在舟楫壯而樹屢不敵後而舟楫不竭尤以大無火起而底多蓋則蓋勝失其至要莫如料風色潮期收上風上潮以戰夫此雖千萬不能以數千餘經年多策亦無益也賊每避下風入島以待順風之月乃出當先期預防之過期則可罪矣此皆因意外以保萬全稍差進而即足用矣至張定而也借乎或曰軍兵匪直兵餉而城壁樓船器械謀實即

之費計需費出乃可不缺大開鑄有云三山六海一四四儉則賦條
所有魚鹽僅足為民生需取之而乞圖計雖什百之一二然金是非
桑孔則無寸焉夫故開承平不謂不有而不謂不危何者兵集餉
難况一切之費乎故策與而加賦此為故解之計當膏中即賦官
閩人陳忠觀林潤甫承芳上言閩餉多賴之時月兵二萬八千共銀
二十八萬餘兩半歲半季食如常然戰者日給四分一季十四萬
四千兩但不歲且難餉其餉而求之出入十萬足矣常賦亦已足供
而可與民休息此外則開堂不出魚鹽僅魚米三萬一千九百六十
餘兩私治中折之石為銀三錢五分民甚便茲為餘兩也茲海未嘗
免受桑收人未嘗久廢網罟而課夫賦吏無得問何故 圖初之費
費于校尉原良自海島內調民夫素多不取為地故棄棄而輕重失
均通賦者矣且惟餉所月不聞有司吏胥為改而多乾沒是以

天下即國利病書

第廿六冊

福建

十六

舊存石戶進地官設而全廢也嘉靖末民愈趨海爭者日衆乃取
而充餉繼聞其賦則頗多亡失而戶進者米之英能免竟之失詎
知戶進地而地有主惟鹽者無稅輸者無業課之失徵注由此漁
戶王寶所以泰而教養之以茲宜結故贖以近年為始必滿其額且
新授稅刀完父占之票勿違已年之利聞其首匪與之更始故以此
度通賦而配戶進地底者代之不必重復於本里地拿戶底
當其戶者廢之不必違償其舊課清于官者德之質于私者德之
雖珍矣務得大休其地地手取額之得業廢他者多一切蠲之以所
增補野聞但地若不則稅若干海縣不必于取贖山海亦可以通米
矣乃定其冊乃主之中有正有副以料其衆如戶口販鹽十年而重
編之若隆慶之元福清全所廢及萬曆初惠安全之重編可視已河
泊野官之誤最不均者如莆田之數不及少縣與福清之二邑者其

昭示一而著以三故當裁也津之海縣有米石不設所何也他縣雖
其制猶存獨泉屬縣尼非舊制蓋漁課調資與海邑等地本不相侵
制其存也為慮者四野其米重為蕩者四野其米火之他為網者諸
索利薄故米尤輕今泉之漁課在課冊者少而多索于費辦豈制哉
地非有力者不能盡山民既課于野而又納其地稅故民憤私而貢
金至煩課名之微加以薄甲又餉兵船不勝其苦此所當清理者也
然惡理不通為餘其少者耳鹽課十萬五千三百餘兩而泉有其
六故所轄場以而泉有其四足倚辦于泉者視泉之上其福之海口
牛田為多也父之私鹽向易售入倉者雖黑商無獲不有胃海而走
守者苦之因後折來新張海美西州治州為三野軍餉應安輸之運
司此固丁夫之便未必商人所樂從夫商初往建海島船道賴以開
海為通載今海口三場甚便商民以引見其入場既繁且思謀實

天下即國利病書

第廿六冊

福建

十七

子商無與丁夫如故事夫商亦無堪贈更費之苦泉泉若此則用不
廢矣雖會者不察其故遂以三場折引視泉三四倍率引視泉三十
餘倍故議增其價海美最重海酒次之惠安又次之按法鹽則折則
鹽當毀今不毀第取其稅而奏比清漕漕清之稅比米粟戶地非場
屬三惠有亦可權五百兩泉額宜如之乃其入董不能米津浦
且諸口于楊洋之嘆此其故難言之矣泉安全不恤泉議野著政當
其底倘因而請復其舊不心難矣然開鹽之引視廣得倍之九歲入
三萬其轉輸舊有二千匪惟課不之及七餉相去尤甚又何以美
廣物行獨石湖南又連江石五縣而南嶺兩廣軍門之野取餉國僅
千里內初推出之而路今益以東南二路其行難亦難數縣汀州以
去西路遠又為南嶺備行廣難津之通郵亦數教于難矣其課餉者
有而然也今之與舊為國志計但當考其所以廢而後知其所以興

矣泉四場之引共六萬五千零餘者如數已足軍食費今又此海口車引令其先抽三錢其額為上游三錢者與此通商通行暫引之積欠者亦得此分額均為至六錢則子必賦之。平不下數萬不必居建省之津泉之人皆皆獲其利數倍而得富貴收特多先焉之。如泉以為不可與則廣者海北諸場今亦當不復通之。然此計即官官所以費之不已而行之存乎人非人則言然查其引運之福建縣令中以汀為關行地而平難行者其勢于潮為便矣汀通福海有四路險遠通海惟永定其由陸則與潮自三河至武平所而陸由羊角水可官里入會召下賴此間道也。由潮而上上航餘托至汀者正通陸有二道一由古城下賴一由白水入換過此則多難矣是汀非非竟發之區而實為通商之難亦江廣之咽喉也。而外河也。宋時通之為且難作而必禁之。宋無能乎。美汀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十六 福建

十八

行廣運宋守所奏。天順後廣運通行正德都御史王守仁復申請矣。故凡入汀境社會者。或手解之往。或上杭權之。或往撫者長。行而薄權之。固商受領也。若開往者勿權為原行。蓋他以當都城中。此皆樟柳營江通汀。原有掣驗。既過司。而利廢矣。若開汀不權。則商當樂從。此而後開。蓋因以新復。實相濟。而非相厲也。福興之。雖自有轉運司存。而其以船為費。視而之。其最甚。其說最長。存之未。幾。則運計則。英。理之。然可。得。十。餘。萬。今。第。善。通。之。一。二。萬。有。之。矣。然。此。之。常。課。也。而。操。奇。矣。疏。于。市。販。果。有。市。舶。提。舉。司。在。水。仙。門。外。矣。元。祐。初。真。運。廣。運。功。役。置。而。後。時。罪。而。復。置。其。提。舉。多。儒。紳。為。名。吏。者。聚。而。所。求。之。國。必。所。市。之。貨。具。于。志。可。差。矣。在。宋。富。饒。本。以。自。元。以。夫。人。提。舉。而。諸。夫。為。虛。人。或。德。之。因。廢。市。矣。國。初。立。市。舶。司。以。年。額。仍。復。之。為。稅。取。入。貢。其。國。與。泉。之。彭。湖。山。真。而。受。貢。于。此。

不使外夷窺者。然。漸。置。之。寧。波。是。也。後。番。船。入。貢。多。抵。福州。河。口。因。潮。陽。通。事。三。十。六。姓。其。先。皆。河。口。人。也。故。就。于。此。而。內。官。提。舉。其。責。成。化。都。御史。孫。瑄。奏。稱。省。城。內。則。夫。乘。矣。尚。有。進。貢。假。使。延。解。于。城。外。使。自。各。其。人。見。餘。則。停。居。於。驛。而。今。此。禁。實。地。貢。美。艱。橫。域。中。矣。浙。省。有。日。本。廣。有。佛。佛。之。定。現。珠。今。雖。禁。頃。不。可。不。預。為。防。以。聞。因。羅。諸。番。市。而。利。皆。歸。于。廣。漳。人。無。從。而。引。廣。入。地。正。德。廣。之。禁。嚴。番。船。入。漳。泉。而。廣。夫。利。于。是。而。廣。都。御史。聞。人。林。富。奏。言。通。之。有。四。利。論。在。案。既。中。而。船。復。通。焉。嘉。靖。初。華。市。船。內。官。而。官。官。因。諸。并。罷。市。始。嘉。靖。初。嘉。靖。晚。之。言。也。所。當。罪。者。內。官。非。市。船。也。其。中。百。貨。皆。中國。不。可。能。者。是。必。欲。售。中國。必。欲。得。之。以。故。堅。訓。雖。絕。日。冬。而。浙。福。廣。三。市。船。不。禁。蓋。求。是。有。焉。而。是。有。茶。京。江。而。海。是。有。市。船。所以。通。美。秋。之。情。達。有。焉。之。貨。故。微。稅。之。利。破。成。守。之。費。又。以。某。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十六 福建

十九

海。費。極。奸。商。使。利。權。在。上。可。謂。舒。歎。矣。宋。統。之。忠。清。鄉。執。野。不。敢。輕。議。持。容。實。未。宜。此。海。邦。之。所。通。漢。也。即。今。浙。閩。英。禍。為。賊。而。廣。多。其。土。前。市。美。之。物。產。者。寡。則。可。概。見。故。漳。之。安。邊。獨。初。為。禁。之。今。為。通。之。而。海。邊。為。難。乃。載。其。明。故。可。規。也。第。庫。船。其。使。而。為。重。臣。為。接。利。之。行。實。其。害。之。莫。亦。不。如。獲。利。制。市。船。仍。立。于。泉。獨。不。過。館。于。此。而。而。門。門。之。貢。使。由。此。入。道。而。海。泉。可。以。返。還。他。番。如。宋。舊。規。許。通。其。至。市。而。權。從。廣。例。此。又。出。意。盤。之。外。其。利。如。川。方。兵。以。征。軍。典。而。所。獲。所。獲。多。矣。噫。武。之。常。賦。不。如。魚。獲。獲。之。得。與。而。市。船。又。通。之。何。不。去。生。而。為。漁。矣。

閩中分府縣鎮

古制蓋職者惟用良二千石及健令倫制之耳。今守令主餉而推此
姓且閩通本郡各分以守巡。則即守雖益輕矣。但閩視沿海諸藩
山。或謝最密。蓋所難列。徑宜可謂主倫矣。第郡縣困極。處置尚多未
方。故自海寇猖獗。他藩破賊者有之。而郡破自興化始。興化本唐游
洋鎮。隸于泉州莆田縣。宋初以游洋山寇屢作。乃分而為軍。其制即
有四等。四州軍監。此特以比下州耳。元列為路。今因舊府。為其科
甲盛也。科甲既盛。則後復多。而田產路制。知民日困。考閩隨政隨
隔。未有如興化者。元十餘年間。因上省引兵禦賊。而陷路城。及二縣
者。各三四次。流毒福清惠安數百里為墟。通僑嬰。既陷府。又陷平海
而仙遊堅守。卒不陷。蓋閩小民貧而力不勝多。舊志言宜降為州。有
蓋其也。郡人御史林潤憤陷城之變。上疏請急安及福清蓋也。而二

天下和國利病書

卷第廿六冊 福建

二十一

縣不難。乃縣夫急安。晉泉自縣至泉一縣。至興則二縣也。余近就
遠。不難固。福清至安路。縣之者之興。各經一縣。供一百二十里。然
就倉賦訟狀。微納。即可安矣。安縣生兵。而後至省中。奔走而重勞。亦
故江中交感。都費。子待賓里。迎仙。蓋江口為縣。則福清近江。附之
時。閩中所。凡諸置五縣。摩字善幹。而平洋海澄縣矣。江口及福
州之海口。福寧之據洋者。不果。而福州守之不力。亦其地勢。度太
宜也。夫江口置縣者。謂其江廣。深凡六十有四。開舊寨為城。以據之。
則福興之閩。雖子各矣。然江口百餘家。其地如度。不足以居。
眾民。第閩塞短。竟以扼長。或子於中。危高。如泉之萬安。則
寇不能往。論矣。此江又高。而福清之界。北岸即福清光賢里。雖險
不能半里。其當漆林之南。有坊頭。當縣路。地有中立。左右三區。而臨
大江。其民業海。慣于腐。合三區為縣。治其中心。而左右翼之。地不

改。而為城。可千餘。其不改。為邑。已二千餘家。至元以長橋開
寨。而此城員山。帶河。勢不能。非攻二部。可無。況突。在福清宜割
來。香光賢。而日江陰。及臨江下。國。昔之不。轉。通。非。亦。數。里。也。莆田
宜割。廣。業。特。賓。來。谷。武。盛。新。安。里。共。為。一。縣。蓋。福。清。自。蘇。州。邑。以。南
言。語。與。莆。同。婚。姻。與。莆。通。其。川。合。于。江。而。蘇。州。諸。山。為。限。宋。莆。中。國
經。序。云。莆。地。通。迫。由。蘇。州。而。南。有。為。謀。大。夫。者。居。漆。林。云。則。是。地。原
屬。于。莆。惜。國。經。無。可。考。矣。莆田之。屬。陷。多。由。東。北。陷。未。陷。之。先。未。當
不。增。城。建。臺。而。不知。于。此。置。縣。外。失。其。重。險。故。賊。由。海。入。多。自。東
北。今。有。此。縣。不。惟。民。由。江。海。至。縣。便。利。于。南。而。武。盛。里。有。平。海。衛。縣
頭。通。司。新。安。里。有。莆。禧。所。吉。了。通。司。為。水。寨。地。來。谷。里。有。青。山。通。司
特。賓。里。有。迎。仙。通。司。福。清。江。陰。里。有。堡。頭。通。司。光。賢。里。有。蘇。州。俱。當
屬。也。是一。衛。二。府。二。水。寨。五。通。司。二。縣。以。控。江。海。之。間。而。皆。較。福。興

天下和國利病書

卷第廿六冊 福建

二十一

之。雖。有。增。者。不。過。四。五。里。而。其。險。壯。有。全。城。之。勢。矣。第。坊。頭。有
縣。通。仙。通。司。可。半。而。日。里。原。與。福。清。隔。九。海。以。其。遠。而。棄。之。故。謂
楊。其。民。為。仙。仙。頭。等。地。而。于。此。則。近。地。也。就。縣。坊。頭。則。當。及。其。故。里
以。時。舊。民。復。業。是。江。陰。里。亦。故。島。也。昔。幸。免。於。調。移。而。設。縣。頭。通。司
守。之。今。二。百。年。民。安。業。如。故。地。南。日。為。舊。水。寨。地。可。不。移。迎。仙。寨。以
控。海。上。且。以。江。陰。里。觀。之。則。福。清。昔。所。移。者。南。日。海。澄。二。里。海。澄
周。圍。數。百。里。其。地。可。為。一。大。縣。視。之。嘉。禾。海。洲。去。同。安。為。近。乃。海
洲。嘉。禾。不。移。而。民。安。業。如。故。今。海。澄。之。民。盜。科。百。餘。年。為。民。數。萬。戶
而。為。六。里。縣。稅。海。澄。常。保。其。強。悍。而。不。敢。犯。之。矣。其。民。既。不。可。道
徒。可。奉。而。為。大。寇。之。資。乎。昔。同。安。之。古。浪。大。登。諸。與。同。海。澄。而。日。而
徒。其。成。化。六。年。奉。復。運。年。軍。門。又。稍。微。餉。于。海。澄。昔。所。調。移。者。散。度
他。地。而。常。賦。不。關。則。此。又。起。新。賦。矣。若。及。江。陰。特。和。水。資。平。非。等。里

一二近快其時同移今為已所盡獲者一此在浪大登石渡之則福清雖見則數里而海境既廣原分上下二里四部八國及江陰等近島。而賦稅今所到數里相鄰福清民以海為業當秋舞而無不從矣以縣言之倭寇陷縣未有如福寧或千夏陷寧德秋陷福安仁成冬陷寧寧政和四境皆陷而州亦僅免者耳然寧德福安為其通海故陷寧寧政和屬建寧府屬福寧之內而亦陷者二縣常注福寧矣此既置建寧因以勾引倭寇而入也元末紅巾則由建寧往陷福寧矣此是四縣者其勢為存亡者也寇平之後建寧州北當政寧之界於穆詳支縣以控之不果而威德無以福寧雖直隸州而事權不如所重實保界東既為賊奔入之區也口昨由此而破仙底其避亦必由之匪惟局闊實以障浙三面獨突海中為閩第一重地若增縣修洋再割附縣蓋之而可陸路有護者斯之矣故寧平寇往未至熱尤制于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六

福建

二十二

矣事。實無見七言之數余嘗考之。江之向安府秋米二萬三千餘里六十。廣之康州府秋米二萬六千。共轄里七十有六而福寧州秋米二萬八千五百餘石。帶轄二縣共一百二十八里。若以萬府過南安康州多矣。且其廣四百五十里。袤九百六十里。閩中府大者鹽城木多通之矣。興化外縣惟一而此外縣二既陸路為州則州為縣凡三縣其視興化統轄尤多。為府未嘗不可也。若割近縣附之則當以政和為寧。政和本寧德縣之閩隸鎮也。但宋陵為縣而益以建寧五里而屬建寧又矣。寧寧又政和福安二縣地景泰六年置置以其不屬福寧州者為去州遠耳。而寧寧南至福安之界八十里。越政和而北府甚遠。宜割以界福寧可以。又按古田杉洋去縣百五十餘里。皆議設縣不果乃設福州捕盜通判一員鎮之以治寧福政寄於溪一帶。既使令順率裁捕。發官本運制。竟非久治。或割數里以附寧德等縣

而福寧為所以制之此則杉洋通判可成也若寧寧附之而杉洋可如設縣但府治本州僻在東北寧寧杉洋以高遠矣度其地中無如福安東南至州二百里而寧寧德二百里西北至寧寧二百里將設杉洋城責在屬其故城公署為石南宇及學照八府既有衙而此亦稱衙但如廣高州之藩海州設千戶所協守禦而神電衙在外則此杉洋衙衙可以下設矣州如閩初仍為福寧縣此其略也新縣城就均而保障為壯固之東北山海皆賴以安矣福州府屬寧寧倭寇淡水口地方易轉運分司上郡盤旋所難倭寇廣兵逼之屢經焚殺矣厚小桑倭肆志其備之舟方賊而放徒亦故煩吳敦淮何故時議建縣為自延至省凡經六縣沿岸而無一縣故至盜賊充斥載考是地為古田舊縣今水口驛其地故以養閩溪石多灘急至此稍緩而下無石灘舟楫可集延福驛縣至此連中其設縣固宜矣議移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六

福建

二十三

閩清縣于此雖省張官置吏但閩清至此六十里為東北極界而其野轄閩里多在西南去此二百里不便將到候官閩清等處為之可矣但此地後坂臨岸惟有驛地頗寬民堡如帶後眺高山越衙度木塔樓出水而居縣道有城關外之登供殿城中心一帶甚通後路崇嶺處而難守故竟不果良有以也蓋此地有轉運分司有驛及運運所未嘗無官得賢分司足治矣今所掣給者連舟為梁而已水勢至此已平當石灘之上而難果石為樞以木為梁不過一百二十餘丈常不難于建寧城外也長橋者此且多富商願助者眾謀議之議猶足佐費永無為礙縣界之煩而扼橋架輪猶便舉小之舟架橋為故縣不設未為失策也福寧近懷安縣宜減其第考長樂縣轄百五十里舊縣治在教基里上元初移于今治而城外老江即閩縣之界今長樂如子養失其身也且古界自晉前江至長樂為近去閩縣為遠又

通峽江民甚不便長樂之東北閩縣之東南皆濱大海閩縣所轄最遠而至里海一百九十里至長樂縣一百里勢不能以遠控宜自峽江以南近里劉興長集長樂方有石壁不惟追征句稽為便而江海之防尤利矣又唐李開自閩縣未每因寇犯設縣申定建寧之設青寧延平之設永安大田漳州之設漳平及近日寧洋海澄而無不定者獨汀州當三省之交成化六年設歸化而此地蓋必十四年設永定而竊蔡間有者蓋而通潮漳而北上杭三國皆炮鼓已連日乃諸者雖分大埔而又立平遠耳平遠未立之時程師立太平營城設撫民通判主之官無常居不實撫師乃因立為縣則有司存而其學校祀典抑微而視民日由也遂漸浸善而歸海若當數十年一亂一治其康賈殘賊亡其何如一藩永遠而化其為永冠文物之臣乎故平遠立而潮賊寧餘余嘗駐汀而汀守吳興隆公嘗冠錫服未進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六 福建 二十四

立縣乃建撫文撫民館子三國通抵賊巢本為權宜之計也然近日三省山寇數十年一作及到有數十年之安惟三國百餘年無秋冬間不靖髮屢撲而不馴服其山林險要尤異他區隣省山寇共推之為主耳茲將會大敵當至上下水諸寨其民七十三戶上狀言三國漢南東接永定西毘程鄉北仰上杭南接大埔四通而易誘或恃險不難作亂無設撫館要之不如縣便且峰市附近又通閩廣要路地雖偏小猶可以為善圖上下水間有河坪地勢寬廣山溪環抱堪築縣城就建撫治宜割上杭永福三國四國漢南三國永定溪而一團四圍共五里丁未為縣如昔永定之制大敵上其議未行或以在二縣之民以割地為難其費出于汀舊有以提民為詞不知此方未安二縣及內有受其禍既寧先獲其福矣或以官多為竟不知行盜賊之地善治賊之官以設官之機省用兵之費豈有失利而無害者以

余三國除靈雅就撫而巨似若汀分安民此一方最急論詳悉他縣在三省尤先者已即割二縣地而動一府費宜所必從者第行之何如耳永福各團四種為他國所已收割者宜從地而歸新縣雖紛爭之門已杜而舊城之賦實賦上杭既分永定矣而補為河坪四十里而到其三恐縣不給長汀有五十里宜割附近上杭之平源丹溪等團二三國補附也不患乎不均矣其和坪今方移撫民館蔡賊其中不如就而立縣如平遠之立乎太平營者為便既已有城而設學公署借上杭河稅用之足矣夫此數者皆為大計但即縣章紀已定則息肩而稅駕匪以瘡痍未復為辭則以舊縣未善為慮夫先陰而而網終可也既深探循寧可不為崇像計乎通之力任寧洋海澄者豈不良二千石哉以次第言之河坪有嘉成之勢江口當急與之從而懷去之虞長無之增百利而無一害第勿因循斯成矣福安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六 福建 二十五

之策尤大見日前者為遷善日復者為改則供之君子也

防關山砲試

夫防山砲建郡延汀有守巡都司守備足損矣。華國入國家版籍二百餘年矣。邑義之業。正宜承平預之。在內山寇第其小者耳。若境外大寇。必當為之。野。唐之入關也。自度入汀而元亦破汀。關先入則于建而郡延因以不守。元末紅巾寇起。則先入郡。國初之入也。郡建改海凡四道。海道野入。今當守烽火矣。其功定關。先置上四郡之衛。延在內地而建汀郡名建。延之長汀縣。舊為僻道。其府衛一。郡之先澤杉關為開道。其府衛一。獨建有二道。于崇安曰分水關。舊浦城曰仙霞關。故浦城二而以行都司鎮之。仙霞關當浦城之樞。天兵再入乃克是以失浦城。而閩屬漸之江山。取大牙相制意也。至正統有度庵奏募。成化十年加以守禦。而崇安及光澤延平固寇。寇建城矣。但街野初建。多因亂後。不足守。而召募以充之耳。今則民居繁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六冊

福建

二十六

庶。而軍除丁亦衆。可以別移。乃林字則非也。宜如北塞邊關。因山據險為城。建寧二衛。各移一衛出守分水移關。街野皆行都司所屬也。分水移關其地可以作城。移關雖屬郡。而府惟一衛不可輕調。故稱之建寧。是既有以守。即其官以謹。察而二關通司自可以省矣。即將省巡司。又十年之費。可以于垣。又十年之費。可以置營。又十年之費。而公署固不待矣。但仙霞既屬漸。而關于梨嶺等地宜相形制以立重關。而移浦城千戶所鎮之。浦城關漸旋後行。各視分水移關猶繁。況又有群而此無者。蓋分水為大關。中歷江西。餘山廣信玉山乃漸之常山。為藩野。延。即式移關雖僻于浦城。而出則江西建寧。各以一。有常之耳。崇安浦城皆建野。屬江山常山守衛。野屬故城。一路為首。費計。不知由江山浦城者多。則由崇安常山者少矣。而由分水者惟江右之所取道耳。二道分法其費亦分。且廣信亦亦而皆受

其利矣。浦城在宋有結江臨溪大湖。蓋亭四縣。則在江山必有群。可知。匪惟使旅人亦以故奸究也。此二關處因江浙軍門各屬省城。去遠。故為之過慮。而汀不慮者。為有南贛軍門障之。且臨廣天。數來當關。可阻。凡入隘一舍。即為府衛者子。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六冊

福建

二十七

獵人楚粵為盛而閩中山溪高深之處間有之漳獵人與虔汀潮循接壤處亦以盤藍官為姓隨山種捕去瘡就腹編荻架茅為是善射獵以毒藥塗弩矢中獸立斃其質皆商賈刻木大小短長為驗今番魁多有辨章文者山中自稱狗王後各畫其像犬首人身歲時祝祭族處喜讐或侵畷之一人訟則眾人同一山訟則眾人同常稱城邑人為河老謂自河南遷來畏之諒陳元亮將卒始也國初設撫狂土官令撫綏之量細山賦其賦論刀若干出賦若干或官用有征剿悉聽調用後撫者不得其人或索取山獸皮單遂失賦官隨之廢往聚出為患若往南勝李吉甫輩之亂非獵人乎今山首峒丁略受約束但每山不過十許人鳥獸聚散無常所漢網當寬之爾

上南撫臺暨巡海公祖請建澎湖城堡置將兵兵永為重鎮書
沈鈺

謹陳為慮置澎湖啟基善後永固圖疆業紅夷潛退大潰蓄意巨測徵兵調兵殊費公帑昨借陳技撤運道委官宣諭約為共逐一節未知可允行否若澎湖一島雖僻居海外實泉漳門戶也莫道紅夷洩洩即日本東西洋呂宋諸夷所必經鳥地最險要山九平坦南有港門直通西洋紅夷據據之北有港門名鎮海港官兵渡彭居之中間一灣從南港門而入名曰暗灣可泊舟數百隻四圍山地人云可開作園栽種黍稷小菓等物牧養牛羊牲畜未可遽墾為田以山多頑土無泉可灌故耳今欲使紅夷不敢居住澎湖城諸夷不得往來澎湖港其策有六一日專設遊擊一員鎮守

湖內二曰召募精兵二千餘名環守湖外三曰造大船製火器備用防守四曰招集兵民開墾山場以助糧食五曰議設公署營房以妥官兵六曰議通東西洋呂宋商船以備緩急此六議似宜斟酌舉行者夫澎湖險地什倍南澳南澳地在海島風波數也萬曆初年撫臺劉燾公祖移會廣東制臺題設副總兵坐鎮于中抵今兵民完聚田土開闢屹為海圉重鎮倭夷不敢窺伺漳潮賴以安枕信明驗矣今澎湖可做而行之請設遊擊一員坐鎮湖內仍設左右翼把總哨官為之輔佐擇閩中慣曆風濤諳練水路者充之無事則演藝守汛有事則料敵出奇俾諸夷不得窺中士併議久任責成凡兵之進退糧之出入咸遊擊是賴三載會加銜六載成勳特陞大將每歲或季肅幹佐貳不時查察如兵士有虐糧月

糧有尅減。泰處查究。進出銀兩。以充兵餉。庶知勸懲。永奠沃壤。殆與南灣一鎮。益為閩中屏翰。美此設遊擊之策一也。夫有官守。必有兵戎。守哨探之兵。非二千餘名不可。每名月糧九錢。此定例者。其糧餉或出自漳泉二府。或支自布政司庫。原有定議。沿海濱捕漁之民。慎擇以充之。或撥出洋差探若干名。過賊則攻擊之。或撥港內守城若干名。有警則應援之。遊擊標下親兵。与把總哨官人役。各自另設。不許占用水陸成兵一人。不許虛冒。成兵月糧一分。其月糧按季開支。該道委海防館照名數。整鑿包封。逐名唱驗。不許將官總哨代領。以防尅減。尤不許防館吏書常索。常例以奪兵食。此遊兵營堡宿弊。亟宜申明禁革之。凡汛地之守探具數。總報院通以便查考。失情之緩急。飛報院通防館。以便調度。一或誤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六冊

福建

三十一

事自有軍法。庶水陸並進。犬牙相制。彭島一帶。可保無虞。此議成。兵之策二也。夫各寨遊兵。每船板薄釘稀。委官製造。價銀十不給半。一遇海濤。便自崩裂。安可出戰。今宜令駕船者。領價監造。每船應費。汛方許修理。載載汛方許改折。而拆造僅給半價。則造船駕船。均出一手。或不敢以敝漏之舟。目試蛟龍之窟耳。若火藥尤紅。夷所懼者。中左所火攻。已破其膽。大無四集。自函甯。則火舟當多。備明甚。而大鏡大船。尤不可少者。宜造大船十餘隻。安置大鏡十餘門。布列港口。俟寇至。夾之。美首憚我長技。不惟不敢侵我疆土。且遠遁無敢再出。美此議造火器之策三也。彭湖山地雖云瑣。大不堪墾田。而適度膏腴之區。或可佈種禾穀者。即黍稷麻。頭豆。柑。橘。菓木。均可充兵民口食之需。須廣招同安海澄。濱海黎庶。

乏田園可耕者。多四五百人。少亦二三百人。俾挈犁鋤種子。以往就居。撥地聽其墾種。每人量給二三十畝。仍帶妻子。方成家業。併畜牛羊。捕釣漁利。少資糊口。仍禁遊擊總哨各官。不許科索糧食。各戍兵下班之日。有能用力種植者。聽之。明示十年以內。決不抽稅。俟十年以後。田園果熟。酌量每畝抽銀二三分。以為犒賞官兵之用。務使兵民相安。永遠樂業。此議召民開墾園地之策四也。若官既守海。必有公廨居之。戍兵寓民。必須藉營房。察舍為藏身計。今議蓋遊擊府公署。或在鎮海港口。或在娘媽宮前。當舊基。拓充之。標兵量撥百名。環創左右。仍設倉廩數間。為貯糧之所。擇寬廣為教場。以備操練。而暗灣口相對二鏡城。及東北面大中墩。各重置營舍。以為守禦。免各兵暴露。船兵營兵輪流撥用。少均勞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六冊

福建

三十一

選即召募種植居民。或令自蓋房舍。或官量給房。價減附兵營居住。相依為命。守望相助。此議設官解兵營之策五也。大彭湖大灣。上下官兵。船隻把港。則番船不許出入。紅夷不許互市。無待言者。然泉漳二郡商民。販東西二洋。代農賈之利。比之然也。自紅夷肆掠洋船。不通。海禁日嚴。民生憔悴。一穀豪右奸民。倚勢實結。細遊總官兵。或假給東粵高州閩省福州及蘇杭。買貨文引。載貨物出外海。往往交趾日本。呂宋等夷。賈賣貨利。中以硝磺器械。違禁接濟更多。不但米糧飲食也。禁愈急而豪右出沒愈神。法愈嚴而衛役費放更飽。且恐此輩營生無路。東奔西竄。如李旦黃明佐之傳。仍走夷鄉。代為書策。更可慮也。不如俟彭湖島設兵鎮後。紅夷息。有船復舊例。聽洋商明給文引。往販東西二洋。經過彭湖。赴遊

府驗引放行，不許需索阻滯，回船之日，若帶有英人在船，即拿送
上司，以詳細論，庶可生意飽商民之腹，公可以與貨增中國之利
俟彭湖設官建城之後，可徐議為之，此議通商便民之策六也，以
上三議六款，前五款似可為彭湖善後之一助，後通商一款，亦聊
備後日通變之微機，伏望 臺不棄迂朽，仍會藩臬巡海守巡司
道、泊總兵、副參等衙門，面議停妥，面題請 一面舉行，匪但彭湖一
島，堪與南灣並稱重鎮，而八閩士民，永有攸賴矣。

崇禎十二年三月，給事中傅元初請開洋禁疏，言：「今軍需孔亟，後求之田賦，如
沐編戶，此亦計之無如何也。然利害有宜制斷時勢，有宜變通如閩中洋禁，曾
未明查，然民間人也，謹查先臣何喬遠曾有疏議，其詳繁則未始不可採
行，若臣請得按臨之，為府年開閩洋市，于漳州府海澄縣之月港，一年得稅二
萬有餘兩，以充閩中兵餉，至於本年海上久安，武備廢弛，遂致番賊剽掠，累以
紅毛番時來，倡率貨官，所以閩船延遲，絕閩洋之稅，然路云海有閩人之因
海濱民聚，生理無訛，兼以鐵錫為錢，窮民往往入海從商，嘯聚亡命，海禁一嚴，
無所得食，則轉往海濱，海濱窮民，受其子，女銀物，為所為，為害尤酷，近
雖鄭芝龍就撫之後，事立戰功，保護地方，海上頗見寧靜，而歷籍往來，自正直
作亂，以至至今，海上固不能一日無盜，特有甚不甚，其海濱之民，惟利是視，是
死地如歸，往往至島外，臣脫之地，曰臺灣，處與紅毛番為鄰，紅毛番據之以為
窟穴，自臺灣而日，夜可至漳泉內海，而多不傳即抵之，其見於禁海，亦時時私
至，雖龍溪淡水之地，與奸民開出者，市貨，其地一日可至臺灣，官所即知之，而不
能禁禁之，而不能禁，徒使沿海將領，奸民坐享洋利，有禁洋之為，未能盡禁洋
之實，此皆臣所之大可憂者。善治外之吏，有大西洋有東洋，大西洋則通羅東
埔諸國，其國產蘇木胡椒，犀角象牙，諸貨物，是皆中國所需，而東洋則以呂宋
其產佛郎机也，其國有銀山，夷人鑄作銀錢，獨賣中國人，若往販大西洋，則以
其產物相換，若販呂宋，則單得其銀錢，是而夷者皆好中國錢，雖雖其土不
禁，惟藉中國之錢，則能強精好戰，及服之以為華城，是以中國湖絲，自價值
銀百兩者，至銀價二倍，而以西磁器，福建糖，品諸般貨物，所有皆傳佛郎机
之夷，則奸人百工技藝，有執一器以往者，難徒手無不得食，民爭趨之，永樂間
先後招徠，東西二洋入貢之夷，恭謹信順，與故不同，至若紅毛番一種，其夷
名加呂巴，與佛郎机爭利，不相得，其難強，臣臣大創劫未嘗我然，一心通商，傳
在臺灣，自明禁絕之，而利乃盡歸于奸民，夫利歸于奸民，而使公家歲失二
萬餘金之餉，補可乎也。利歸于奸民，而使沿海將領，不肖有司，固以為奇貨，掩
耳盜鈴，利權在下，將來且有不可言者，竊謂洋稅不開，則有此害，若洋稅一開，

江中各處礦地頗多，運集之費不貲，販賣外，雖聞人以土物往他如浙、直、豫、魯、江西、閩、人各處之者，當更可勝計，即可復舊，厚加一二，若餘金之餉，以餉兵或有三五，至五六萬，而即可省原額之半餉，以解部，功遠一利也。沿海貧民多貧，以爲生計，不至饑寒困窮，聚而爲盜，二利也。沿海將領等官，不得因緣爲奸利，而於濟引之禍，可杜三利也。倘以此言可採，則今日開洋之議，洋稅給引，或似于海澄縣之月港，或開于同安縣之中左所，出有定引，雖有定港，不許留產，他處即使漳、泉、兩府海防官監督稽查，而該處爲之考覈嚴報，其餉于稅既有出二萬餘之外，皆具冊報，以憑平用，庶幾戶部之能，多立奇功，既安，延世之實，仍資以海上補遺，結好，雖使人與船無恙，計年重加，陞賞，福考有案之素，可船司實遺在泉州，我任舊制可考，廣東香山灣亦見有稅額，開廣一體耳，此非臣一人之私言，閩省之公言也。伏乞勅下，閣有核撥，查洋藥果否查開，開洋果否無害有利，廣餉集淨，士民若爲一定之規，庶利可杜，兵餉可裕矣。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六

福建

三十四

八閩通志 食貨 民惟和柔而食貨則所以養其生資其用者也。閩地負山濱海，平衍膏腴之壤，少而崎嶇，饒饒之地，多民之食出於土田，而尤仰給於水利。民之值出於物產，而尤取資於坑治，凡是數皆非獨民賴以生，而土貢財賦亦由是而出焉。嘗考之於史，唐之特民，物猶未甚蕃，故其貢賦亦未甚夥。及王氏僭偽，遂以區、教州之地，而供宗廟百官之費，尋復兄弟相殘，分裂割據，百役繁興，國度不足，乃增田畝，山澤之稅，至於魚鹽蔬菓，無不倍抵民之財力，至是竭矣。宋興，猶未能盡革南渡以來，軍國之需，皆仰給於江南，供億繁重，其宜也。至我國家稽古立法，貢篚有常，賦入有等，而凡前代一切無名之征，始盡除矣。

福州府志 戶口論曰：予嘗考歷代革創并邑，蕭條蓋百姓新去，湯火改鑄，及治平日久，則未有不滋殖者也。舊志載正德時戶口視洪武間不能增十之二三，頃視正德又無所增矣。夫國家治平，晏然無事二百年于茲，即前古未有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六

福建

三十五

也。休養生息，涵濡汪濊，固宜數倍於國初時，而民不加多，豈有是理哉？抑或有司未循其實，而苛胥蠹吏，得為僥倖者地耳。舊制凡十載一稽其民，大抵足舊數，而止此，故政也。夫一邑之戶始棄而終盛，一族之人始寡而終繁，衆之何必因其舊也？許是故，豪宗巨家，或百餘人，或數十人，縣官庸調，固不得假其寸帛，侵其一夫田，大野人生子黃口，以上即籍于官，吏索丁錢，急於星火，此所以貧者益貧，而富者益富也。又自倭寇以來，軍儲徵求，催督旁午，皆出于田，瘠土之供竭矣，不毛之宅，無職事之人，終日美衣甘食，博奕飲酒，市井嬉遊，獨不可稍舉古人抑末之政，以舒力本者之困也。耶爲今之計，欲使戶無匿丁，則莫若凡訟于官者，必稽其族，凡適四方者，必驗其籍，則戶口可覈，戶口可覈，則賦役可均，不惟足國裕財，驅民于農，亦無便于此者矣。

土田 土田之目有二：曰官田，曰民田。若職田，若學田，若祭田，若沒官田，若官租地，皆係之官，而佃于民者，與民自占田，及寺田，官未斥賣，悉書于籍，其則

有輕重官田有科米三斗上下者以三錢五分爲率五斗者三錢而止七斗者二錢五分而止總之稱官折而蠲其別差若民田之米自五斗而上其則不一其間有水竭沙漲浮糧米額新墾初墾米及自正升科者萬曆七年撫按會題奉旨指撥優畝丈量均勻攤補其畝視田高下爲差其則以縣原額爲定截長補短彼此適均則蠲成賦民間無不稅之田計畝均糧公家無不田之稅法最善也其後縣官更代不常而積弊益繁即移改換差易其籍除一蠹復生一蠹卒無有能究結之者

秋糧 國朝定制學內都縣輸粟京師後以閩遠隔山海今官田米各分本折每石以五斗折色繳銀解京以五斗本色米存留各倉民米以十分爲率七分各繳本色派倉三分繳折價銀解京即金花銀至沈御史均奏准凡官米俱折銀解京免輸倉民米每石半本色米五斗輸倉爲官吏師生俸廩及軍士之月糧半五斗折色繳銀二錢五分中分其半解京其半奉補各倉糧給軍解京者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六

福建

三十六

加損練五厘輸倉者加耗米五升歲以秋抄督糧道生派各縣于十月開倉入之

綱派 憲綱經用者名曰綱銀以見投坊里長供之若慶賀接詔迎春觀雲祀典之當奉者鄉飲酒之再行有校文閱武之賞者貢士于禮部者貢其路費邑之廢疾孤寡給其衣糧行部及士大夫之往來者有願牽牛驢官長始至有卸勞致館門茶堂與蓋器什末夏易其研席歲終供挑竹花燈正雜諸綱一切取辦至無算也 國初以里甲繁民千載舊役所煩惟微徵勿攝載在全甲額使使吏應官府諸費未知作備何人坊里供役勢易凌迫雜物私銷多爲糜費吏更如虎抑索衙至故有米石丁一而費至數十金者坊郭之長尤苦焉嘉靖末諸監司始議官當者爲令以丁及米若干徵銀若干責辦該吏吏應誠良法美意但坐派於見年之里役名猶未除萬曆六年巡撫龐公高鵬巡按商公爲正協議行一條鞭法盡以通歲經用多寡藉其縣之丁米歲一徵之

論曰古布縷之低今夏稅是也古粟米之低今秋糧是也古力役之低今徭綱諸力差是也自唐立兩稅法後世遂因以爲常乃今并取之一時即兩稅之法亦邈不可復矣

徭役 徭力役之征古法也 國朝酌而行之編于屬縣人在官者視事繁簡給其稍食有銀力二差亦亦額免役之遺意力差若兩院督府上司府縣各衙門子皂隸書手庫子獄卒舖兵儒學殿大門子斗級庫子及驛館夫倉斗級巡簡弓兵稅課巡檢各分司公館典書院祠壇門子橋渡廠夫之費銀差若長夫上中二解力各衙門祇候馬夫儒學廩夫膳夫借撥皂隸之屬隸者歲一編之以見耳里甲後五年應役其中銀差稍輕力差如斗級舖兵館夫諸屬所費溢額派倍役其甚者則庫子庫子本備免役使耳庫官親爲甲幹公私之費悉取給其破產者什之九隆慶間議以縣吏充庫子科收宿弊稍蠲而若舖兵斗級有代者猶多索額萬曆六年行一條鞭法以十年總編盡清官戶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六

福建

三十七

之重免者諸邑丁米稍裕與值直又多歲餘無復輕重不均之嘆矣

丁米料 國朝上供之數洪武間有雜色翎毛皮角弓弦前及荒絲之貢永樂以後有紅白梅藥味黃白蠟細茶牲口諸色物料有額辦歲辦雜辦或爲本色或爲折色額辦有定額歲辦不常徵辦於二辦之外又有泛雜名目在成化間所辦不過十三種弘治間增至二十三止德間所貢繁多倚辦該年里甲名數細碎增減因革有司莫能究詰吏胥因緣爲利屋派侵沒其弊益滋沈御史灼始通計各縣應辦物料融派丁米緊徵銀八分送府轉輸民以爲便嘉靖二十六年議附由貼徵銀解布改司額輸京師見徵派稅科數稍益後因倭寇軍興復增其數以補足軍需萬曆六年龐都御史尚鵬議行一條鞭法酌益濟虐復以八分爲率減而民益稱便矣

鑛冶 論曰山治之當罷也漢時大夫文學詳載其言之美惟是鑛禍最烈亡命無賴通逃作奸小則爭掠大則嘯聚盜之四寇之數也材記 今上壬辰浙

人王君錫奏開易州礦 旨下大司徒議時材切戶墾闢其交結黃絲將必得
請遂借馬石疎和良執奏謂 聖明在宥奸人以利圖不宜聽且易州鄰屬萬
一割裂持之急則北走胡是兆禍也疏入 上備然遂之令勿潛往別生奸越
數年新建張學士位東政軸以為利出於天地所自然可益國無病民採之便
上從其言而盡流區宇矣材素待交戰下每見 上庸智天縱實出千古獨
輸之者非其人率不能以道佐人主耳今東南之力已竭輪臺之悔尚特誰生
屬借至今為便嗚呼長國家而務財用必自小人詭詐信夫

鹽課 閩之場其練各郡若備清有二一為海口場一為牛田場其園地皆軍
於司附海為鹽戶主煎作依山為電戶供薪木後專煤礦全電戶以銀代薪為
雇真鹽電戶每米一石惟天一丁著今復其員仍給工本鈔日辦鹽一斤四兩
積三百六十日為一引四百五十斤以入于倉嚴私販之禁計民男女成丁者
歲給鹽三斤歲米八升謂之鹽糧後罷米折鈔每丁口歲納鈔六貫每貫折錢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六

福建

三十八

二式中半折之為鈔三貫錢六文閩月則累而加之倉蓋給口食餘者以給商
販久之民不復支鹽納鈔如故其私鹽據自不及數於法無禁私販多白鹽易
售入倉類低黑穀雜圖填實人入應就場險阻輒置引市私鹽充數由是倉蓋
積欠虧耗丁夫困於賠累係山戶縣又不免其雜役編戶重困矣復遵戶部
奏准各折銀米以足軍需遂罷鹽入倉之例工本鈔亦復住矣 論曰閩之
場什五係山什五係海非若江淮吳楚之郊舟帆所畢通車較所交集也行鹽
之界不過係山四即止耳地匪廣輸買無贏還時逢平世市絕橫征則商固可
執笑而取餘官亦可持籌而收積乃今增引加課聯榷枝指實尾疏胡得以錙
銖失以什伯於是商日困而權日替矣

魚課 國初立河泊所權漁利遺校尉點視以所點為額納課米其後漁戶逃
絕米責里戶辦納不敷乃有折徵之令每米一石半納本色五斗折色五斗輸
銀二錢五分編戶猶稱重困至弘治七年巡按御史吳一貫奏准不分本折並

徵銀三錢五分

軍政 衛兵有三曰征操軍曰屯旗軍曰屯種軍征操軍者入則守城謂之見
操軍以時訓練出則守寨謂之士海軍按季踐更均月給米八斗如銀則月給
四錢惟外衛所軍有出外海及守烟墩者每月給一石如銀則月給五錢更有
選練備戰餘丁亦月給米八斗其軍戶有幼弱及老疾者則優恤之或月給七
斗六斗三斗各有等差如給銀則視其斗數以定多寡 屯旗軍者乃國初奉
紅牌及樣田事例之屯軍也 屯種軍者即見在頂種之屯軍也此二項軍等
歲視受田之數輸糧於官並不需官錢自正統間節茂七之亂即方戒嚴調屯
軍以為防守始有給八斗者今已報罷 客兵者舊制無有也嘉靖三十六年
即苦倭寇巡撫始有調廣西向武州兵禦之者未幾遺歸四十一一年倭又入寇
巡撫告急即省總督都御史胡宗憲遣家將戚繼光以所練義烏兵八千人自
浙來援與倭戰大捷明年巡撫譚綸與繼光復以浙兵平興化之寇斬首萬餘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六

福建

三十九

緝乃奏留浙兵戍閩散於八郡而開府與師府駐在省會故聚兵尤多今環處
數場統以將領名曰浙營其營有六人數大抵不下三千餘人
海防 水寨自洪武初命江夏侯周德興經略海疆備倭衛所巡簡司築城數
十防其內倭入於外洋設立水寨初惟烽火門南山浩興至景泰間增置小
埕銅山共五寨成化末當事者以孤島無援奏移內港內港山灣崎嶇賊舟窄
小易趨淺水而兵船濶大難於迎敵遂致失利嘉靖四十二年巡撫譚綸始請
復舊制五寨以扼外洋其原屬福州者烽火門與小埕後烽火改屬福寧惟小
埕屬寧波屬海日屬溫州屬清江屬興化屬隆慶初始添設海壇浯銅二遊兵為營初
每增南澳三遊海壇遊則屬福州 浯銅遊則屬泉州 南澳遊則屬漳州 三遊
各有把總一人統其衆奏總由武進士或世勳高第題請陞授以都指揮體統
什輩謂之欽依遊總由撫院差委或以指揮及聽用把總督帶謂之各名各為
分汛地嚴會官賊聚則各自為戰賊聚則合力以攻時值春秋二汛必駕樓船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六冊 福建

四十

佛山 連江 豐隆 福清六
長樂一 連江一 福清七
有七 關隸十一 龜嶼 長崎 猴英 狂吻 海壇 象洋 鼓山 長樂二十有二
鵝辭 广石 魁頭 善山 斗湖 浪頭山 紫山 大興 甲峰 塔山
燕山 牛山 湖頭 聖泉山 斗湖 山亭山 流水 空井 小社 江西
石渠 福清三十有七 松下 崎前 大姓 後營 白鶴 大姓 礁下
塔山 馬頭 沈頭 雙里 陳塘 龍村 洪坑 塔頭
峯山 西頂 蒲海 石碼 陳塘 雙里 塔頭
戎器 兵器甲冑千戈之屬衛所軍伍為之有定式有成教和指揮視其利鈍
而藏之庫三衛舊各有庫弘治四年始設武備庫合而藏之 銃炮火箭噴筒
之屬鑄之火器三衛置局藏之其外衛所則取兵器於庫局 又有藏道靜京
軍器府衛並進取辦于料銀不足數之屯耗折鈔衛所造故有軍三民七之目
防海之舟曰官船曰快船曰哨船委指揮一員遣之三衛舊各有廳堂泰閭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十六冊 福建

四

糧一十二石餘糧一十二石正糧給本軍月餽餘糧給守城軍士固其弊也第
征糧設正餘兩額又各取盈於十二石之數法非什一軍士稍厭苦之後論者
乃罷其正糧不復征餘額又減其半只徵六石復計其田之腴瘠分為本折色
本色為存留稅粟入倉以給軍士之月餽折色為起運納價於屯官以備軍興
及解京之糧高里折色之中又分為舊額新增而稍差等之比載終憲司之督
屯使者照其賦之登耗以署衛屯官之上下考 諭曰國初屯制一軍一餘各
受三十畝而耕持戟之士即荷畚之農故士無曠伍屯無濶冒也自後以來軍
餘半居市廛不能親操耒耜于是始有寄佃於土人而分其息者有私免於他
姓而更其名者又有丁盡籍空而轉為別軍所承頂者世父弊滋舉數十屯而
羔併於豪右比而是昔林文恪先生謂宜因屯之貧無僱踐履盡括舊屯
并其耕墾勿令豪強更得侵冒俾其膏腴者給衛丁耕令自食其力有急用之
則可以漸省軍兵此亦漢人實塞下之良策也其議洵不可易第項種已越百

福州潮汐 閩之水海為最大自東遙南橫帶五陸間之東南長樂之東北連江之東南羅源之東福清之東南東北皆海也海潮從東南來南則由粗蘆門北漢東則由閩安鎮西漢皆會於馬頭江復分為二一入西峽一入南臺復合於馬漕竹崎與水口下之溪相接乃回流而汐焉是潮也在永北合此地方猶蒸鹹鹵至馬頭江則皆淡矣瀕海可田之地唐太和中國縣今李茸築石堤跨閩與長樂東界以障鹹鹵墾田無數又有一等洲田潮至則沒潮汐而無害於

54-29

承不假人牛而收穫自若有力之家隨便打捕但東流西侮運徙不常利害亦相當云今將潮信具列左方

每月注六初一 十六 寅正三 申正三 初二
十七 卯初三 酉初三 初三 十八 卯正三 酉正三 初四 十
九 辰初三 戌初三 初五 二十 辰正三 戌正三 初六 二十一
己初三 亥初三 初七 二十二 己正二 亥正二 初八 二十三
午初 子初 初九 二十四 午初三 子初三 初十 二十五
年正一 子正一 十一 二十六 年正四 子正四 十二 二十七
未初三 丑初三 十三 二十八 未正二 丑正二 十四 二十九
申初一 寅初一 十五 三十 申初四 寅初四 此海潮之候也江
潮常緩海潮三刻至入府城內外諸河則愈緩矣又當視其近遠為先後各以意推其他海舶貿易往來淮浙交通之間各以十五潮為率

聖

治三十里與	黃土隘	在永和里東距縣治六十里與浦城慶元縣界	荷嶺隘	在東田里南距縣治八十里與浦城慶元縣界	翁源隘	在慶元里南距縣治四十里與南浦城同	政和縣	嶺腰隘	在感化下三里一都距縣治三里與東溫縣防制與浦城同	具頭隘	在感化下里中輦溪地連溫縣防制亦與浦城同	西溪小	青田隘	在北隅四面去縣西三十里與慶元縣界	下黨坑頭隘	在政和里八十都去縣西八十里與慶元縣界	碑坑隘	在政和里八十都去縣西八十里與慶元縣界	映頭隘	在政和里八十都去縣西八十里與慶元縣界	白巖後隘	在政和里十都去縣西九十里與慶元縣界	三坑隘	在政和里十二都去縣西一百一十里與慶元縣界	黃洋凹隘	在福安里一都去縣西一百一十里與慶元縣界	石門隘	在政和里八都去縣西一百三十里與政和縣接界地類山海隘制與浦城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延平府志 正統十二年監察御史柳華按閩時永平日久境內晏然華至檄各郡縣凡城郭鄉村之中大小巷道首尾各樹立一隘門：上為重屋各置金鼓器械於其上又於鄉村各立望高樓乃編其各鄉居民為什伍該總小甲以統率之役則輪番直宿於隘門之上鳴鼓擊柝以備不虞有不從令者聽總小甲懲之而不從者許總小甲聞官處治由是總小甲各得號召其鄉之人而強梗狡猾之徒性：別生技節以侵奪於民沙有節茂七者及弟茂八時編為鄉之總甲鄉舊有佃佃人之田者歲還租穀外有鴉鴨之類以餽田主辭曰冬牲茂七倡鄉人輩之田主不敢與較既而又倡議以為鄉民佃田其合還之租各令田主自備脚力擔負以歸不許輒送其家田主因訴於縣逮之茂七等率衆拒捕不服縣乃下巡簡司追攝茂七等因技方兵數人縣遂以聞於上遣民壯三百人往捕之茂七等又聚衆格殺官兵殆盡至是勢不容已乃刑白馬祭天歃血誓衆遂舉兵反時十三年之二月也旁近尤溪縣民亦聞風而起焉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六

福建

四十四

合之衆旬日間至十餘萬人於是僭稱王號偽署官職八即驪動詔遣兵討之以都督劉聚為總兵都督陳詔劉德新為左右參將金都御史張楷監軍賊猶未下十四年復命寧陽侯府總兵保定伯梁瑋平江伯陳懋崇信伯費朝為副總兵都督范維都督金事董興為左右翼總兵太監曹吉祥陳祐為監軍刑部尚書金濂奉贊軍務御史丁壇張海記功是年二月茂七率衆來攻郡城與官軍戰於水南為亂兵所殺傷建始平景泰元年其餘黨羅玉等復率其衆寇沙縣 朝廷又命范維及太監廖秀奉御馬討平之于是推究致亂之原寘柳華于罪 嘉靖四十年山寇蘇阿普傳詔五等聚衆攻掠沙縣尤溪永安大田火焚城外民廬以千計即守周固宣以計勸之餘黨連林天贈引諭招降賊方平

沙縣 三代寓兵于農之制遠矣漢有南北諸軍唐有府兵宋有衛禁諸兵法皆有因中或變壞惟我 朝軍衛不備古始創較畫一內設親軍都督府外立都指揮使司以統之衛有定所額有定數軍之食支皆各州郡之罪譴者既羈其身以隸夫衛籍復別其家以異夫民戶有所逃亡列于兵部移單原戶取補之歲月既久逃亡已多冊籍實亂于是時差寇臣而即縣優導其官于佐貳每歲一清理焉他不能知自沙言之其殆繁擾妨民費靡而不適于用者乎何則凡軍之清不論有無通都排年里老急行赴官造冊結老幼逃絕據紙上之陳耳復解之所拘集勞候比縣加重且久馬開單勾取本無實補者固不待論其有丁可解者則長解之編輪道路之盤用司府之倒換攝繫踰旬時往返動萬里然解者文未銷回而所解之丁已先至其家或避而之他者多有之夫因仍輾轉行伍何由實勾取勇從已乎夫軍事之大者也所以壯國威而備非常制四夷而寧禍亂坐視銷缺固不可然徒妨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六

福建

四十五

民而無益亦豈盛世之宜乎是故司國柄者不可不為之所也 糧之出于田也由毛髮之生于肌體也有是田則出是糧有是肌體始生是毛髮焉為乎其浮也江淮河海之濱沙流之轉徙潮汐之湧汨地無常存或不免焉以沙言之負山阻溪生齒既繁開墾日益惟加增可耳烏乎浮議者多謂鉅賊亂平之後認耕不全永安分析之餘規規然此特其一耳以今觀之要皆奸狡之飛詭而雄豪者之欺隱矣乎監臨者前嘗持撒清之意非不美也其所據以即事者推收之錯誤者耳至于冊籍之改洗改落之易移正當之失實則固未之能悉也而自謂足以盡之不其過乎 糧之出于田也田之實實益貧其不均有如此者民之病孰為之大乎嘗計環沙之域五百里而儉山林溪谷之外為田無幾固可覆碗而核也誠得夫精敏幹練之人按其都

四十一

聖

72-441

汀州府志

長汀縣

古城寨

在縣西六十里屬古

汀州府志

長汀縣

古城寨

在縣西六十里屬古

汀州府志

長汀縣

古城寨

在縣西六十里屬古

汀州府志

長汀縣

古城寨

在縣西六十里屬古

汀州府志

長汀縣

古城寨

在縣西六十里屬古

汀州府志

長汀縣

古城寨

在縣西六十里屬古

汀州府志

長汀縣

古城寨

在縣西六十里屬古

汀州府志

長汀縣

古城寨

在縣西六十里屬古

汀州府志

長汀縣

古城寨

在縣西六十里屬古

汀州府志

長汀縣

古城寨

在縣西六十里屬古

汀州府志

長汀縣

古城寨

在縣西六十里屬古

汀州府志

長汀縣

古城寨

在縣西六十里屬古

汀州府志

長汀縣

古城寨

在縣西六十里屬古

汀州府志

長汀縣

古城寨

在縣西六十里屬古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六

福建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六

福建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六

福建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六

福建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六

福建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六

福建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六

福建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六

福建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六

福建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六

福建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六

福建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六

福建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六

福建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六

福建

平守禦 弘治八年以上杭來蘇里賊首劉廷用張敏陳宗壽等聚眾攻劫江西瑞金會昌軍都轉掠廣東程鄉等縣就任陸廣東左布政使金澤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即制江西廣東湖廣福建四省統轄汀贛潮桂等八府地方俾專鎮于江西贛州比照梧州中制事例以撫捕之八月澤並任悉平群盜仍具 奏每縣添設巡捕主簿一員職專捕盜 正德二年劉冠李四子等作亂四子廣東沉香縣人時沉香石骨都松原等處盜賊猖獗武平廉泉里界於江廣李四子乘機結黨搶奪貨物半糧稻谷一時高合之衆聞風蟄起廉泉賊首陳裕應之遂分作二十營寨七年會三省官駐劄上杭四處把截斷其糧道連擒賊首李四子等數百軍門招撫脅從而餘黨悉平 十二年若泉堡寇劉隆等復煽節制右副都御史王守仁平之

興化府志 寺租充餉錄 嘉靖四十二年閩省兵興軍儲告匱軍門議將各寺田產扣除送失前隘外每實田十畝扣抽六畝充餉四畝還價充餉者每畝徵銀二錢內除一錢四分辦納糧差尚銀六分解司陸慶元年軍門董澤民明文將寺觀庵院官民田地山蕩俱照黃冊原額盡數查出各依原議六分充餉事例官田每畝徵銀二錢內扣一錢五分糧差民地每畝徵銀一錢內扣三分糧差山蕩每畝徵銀五分內扣一分糧差民田每畝徵銀二錢內扣八分糧差俱存縣貯庫隨項支納其扣除官田每畝銀五分民地每畝銀七分山蕩每畝銀四分民田每畝銀一錢二分縣徵解府轉解荒蕪迷失產棄申請停徵按寺田四六元餉實出軍興權宜之策後沿為例遂不可更改隨時斟酌不同萬曆六年軍門龐萬十畝只抽二畝十一年軍門趙每十畝議抽四畝五十分六年軍門周每十畝只抽三畝大抵旋行旋止此僧所以告困也田驚寺廢此比然矣

鹽課 上里場鹽課司隸福建都轉運鹽使司莆以電力役者凡二千五百六十六家分為三十一團有總催有秤子有團首有埋長皆擇丁糧相應者為之其冊十年一造隨丁糧消長每盤一引重四百斤每歲共辦鹽二萬二百引一百八十斤零八錢內依山電力該辦鹽一萬五千八百九十二引二百六十二斤七兩四錢初由煎黃依山電力出傳舉薪銀兩附海用力更辦鹽斤有無相須稱為兩便後由曝晒近海電力漸生動情依山遂至靠損計告分巡倉事年俸定與則例每依山電力該納鹽一引出銀二錢五分交與附海代督晒辦還官每歲總催人等各照團分催繳總計銀三千九百七十三兩一錢六分三厘八毫雖經乾沒多端遞竄百出官府思係 國課未免重復追徵因奉戶部勅令該聽選官曾首德奏 准將依山電力折徵銀兩通解鹽運司候客商開中對引買鹽支用民以為便 民間戶役最重者莫如鹽力蓋軍戶則十年取貼軍家匠戶則四年輪當一班鹽戶既與軍民諸戶輪當本縣十年之里長又輪

當鹽場之總值固首梓子堤長休山者謂總值固首附海者謂梓子堤長總值梓子即民之里惟也則首理長即民之甲首也每十年撥進鹽冊又往省赴運司候審呈見當之年正差之外凡鹽司過律公差牌票下場及該場官吏在官人役有費輪月接替支應賠賠需索之苦過於民矣況場官白首窮途吏胥門隸優不可制加以積規包當多取上下交征非竭澤不甘又軍民諸戶逐年均徭驛傳之編凡民正米一石只派銀二錢上下鹽戶每年每丁既納銀二錢五分每糧一石納銀五錢五分尚有私貼腳費及僱募鹽丁等從輕重懸絕嘉靖四十二年辦進鹽冊時錢破之後濱海死亡殆盡運司以該場鹽價不滿原額將各戶新收田地每頃加收厘丁四口比諸國制又加多銀五分 鹽倉原置附場常備山後因附海人戶告推各就地方置立倉廩便於修葺者皆在南洋者三倉在北洋者三倉隆慶二年該商告復附場常備山建立倉廩三十一間徵輸運納但離海遠搬運者不便自嘉靖以前通就海口牛田二場買鹽

天下和國利病書 卷第十六 福建 五十一

應得而上里場之鹽只到場空引引自益引依時索價上場倉之設實虛名耳屢經告復舊章或從改折便民當事者烏得以因循為無事哉附鹽法議 萬曆四十年莆田縣布永陳天叙日擊灶戶之苦因赴京 奏請為鹽法弊害懇恩比例酌廢急起民命事運使江大觀詳院道蒙批司府會議本府知府馬夢吉議上里場附海本色照依清海漢惠安四場事例改折全課利民等情據此查得上里場附海鹽斤舊制倉立隨團灶戶輸鹽于倉以俟商人到場支鹽此成法也嗣後倉移上橫山商又因海運危險絕不到團只將引目赴場交與惟聽奸僧勒索灶戶折價商人僅得三分之一赴海自買鹽唐言樣船到港果開駕得引照舊過關則商人之不支煎非變法乎既不支煎復令灶戶輸鹽入倉鹽之所輸無幾進倉使用常例每冬計費四兩每團十冬計三十六團所費不知凡幾此納鹽之害也茲朝進而恭倫倉隨處而隨撤出巡違儲兩水查盤倉盤無料根索機料歛經營免罪各冬之中狡猾者少費惠者多費少

者數兩多者十數兩以通圖計之所費不知凡幾貧而繳錢抑又甚矣此查盤之害也派鹽出商奸僧胥徒賄賂相通有應派而不派未應派而先派稍不如意故留廢底蓋不盡派以延查盤是以有虧灶數年不派而數經查盤者此派支之害也商人到場出賣則店家下鄉勒索私價每引得銀一錢二分只以四五分還商仍將貨物抵折商灶原不會面有已收作未收之多作收寡奸僧以空引引制商人商人亦自知非法而曲從場民膏血以飽奸貪既已上獲又新私價私價之外又有出倉常例湯水等費此折私價之害也折價之時不問各冬只責見年中間各冬有引多者有引少者如一冬見年中九冬具係見年代納輸流見年則輸流代納多者與少者納易於除運至少者與多者納則無可除未免賠累此折私價不均之害也本府自擊民艱甚切憫瘼谷無照依上里場牙僧年與商人抵折五分之價令場官收貯不許生事多索各冬多寡自付辦納見年只理催價不得賠累商人償引到場照引給價聽其海口買鹽查

天下和國利病書 卷第十六 福建 五十二

盤指其完否不完者罪如是則商灶而得其便牙僧莫施其奸成法不必盡更產設蓋倉可廢無辜之罪贖可盡蠲矣運司署印支如璫議倉立附場以官為守聽商來吏盤完則灶無問可也場官報完商如不至罪生在商與灶無預官收官放牙僧何所廁其奸隨足隨支查盤無罪可擊嚴查法道呂純如議舉灶戶告訴之情則甚苦據商人支盤之名則甚正名正者有 國初之經制在制雖難輕變自當持成法以防趨便之私情告者有本脫捐贖之德意在贖可盡捐又何用查盤以致灶民之藉口本道認為兩言以蔽之改折之議官不可著之今也而重盤之役及今猶可報罷也他如隨場立倉以官為守鹽一完則灶無問商不至則罪在商該司之議已為得之顧候憲示以稟舊制之議支盤已現丁繼嗣挑擔運進者謂此戶懼罪而議告折商人執舊制之議支盤已現言之詳矣但國初經制遠難輕變改折之議似不可執以為常設查盤之役可以報罷則已之可也諸如隨場立倉以官為守該司之議甚善俱如所擬按院陸

夢祖批海灶輪船商引剪支二百年今甲俱在泥上里場受鹽更多乎商灶不
務完鹽攔叩 九關欲撓 國法大不可訓道司辦之悉與場官立心為完
盜不罪灶不支止罪商較又何說之辭悉賴行惟是查盤一廢則鹽之為官為
私灶之孰完孰欠一仕縱橫誰其問之以後盤之無苛如有力改稍力精力改
決不輕擬徒與以注外之仁可也

嶺南 舊志所載元嶺南五十九所屬二年分守宋嶺南與歷沿革 小澳
嶺南 舊志所載元嶺南五十九所屬二年分守宋嶺南與歷沿革 小澳

蔡山 石城 礪前 埕口 石井 三江 新浦 石獅 湖邊 澄港

崎頭 凡一十二所 文甲 山柄 西山 火頭 東湖 前埔 港

民兵 國初衛所設置軍伍各寨巡司編簽弓兵皆以防禦寇盜素稱間柄兵
者建議元臨敵失一軍以上與失機罪同而民兵之制起矣

巡司 前志論曰巡尉職通警署四封非兄官也 本朝周江夏經營英海於
吾郡東南建平橋衛所又念南日涇洲至迎仙環海二百餘里疎節濶日非一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六十 福建 平四

衛一所能遙制之乃於隙處又設六巡司 各有寨城有官有射手百間難以
房帳墩臺斥堠相望世哉昔人之紆策也自共政陵夷巡警失職當道者遂贅
砲之乃減削射手數移以餉水陸兵存在寨壁僅三之一耳不知六司絡繹分
則自衛疆場合則以五百兵併力勤捕賊軍掉羽屠豕相依又附寨村落去即
城退遠有警各備老稚挾水糧馳入寨城避鋒鏑此又堅壁清野意也昔賢才
智豈下今人而故輕變置之胡為乎昔宋陳達守延州懷寧皆以五百兵破羌
胡三萬騎後其官非巡尉其兵非射手耶

客兵 閩中陸設衛所海立水寨皆是本地軍兵原無客兵名目自嘉靖寇起
始設募將遊擊帶領各處客兵四十三年專設中路守備一員以都指揮體統
行事轄福州興化平海泉州永寧各衛所軍并興泉二府陸路客兵守備衙門
坐鎮本府取道里適均有警便於應援隆慶泉州一營外本府二營初只分割城
內民舍陸慶六年始置營望仙門外曠野去處每遇操練調入城內教場較閱

春秋二汛移屯平海衛舊吉丁城內萬曆十九年添設一營曰興泉營本府北
門外安置至二十年改為興化新營俱守備領之二十五年以有朝鮮之警後
設右營一營北門外西庚地方屯札以舊營為前營新營為左營共三營設遊
擊領之遊擊一十四年本軍門三十一一年軍門朱運昌將右營一營調守平海
建城安插前左二營仍駐守府城團練防禦汛期每營撥守一哨出守賢良文
甲濱海扼要地方量撥兵隊分扼三江汛畢撥兵二三十名哨探信地以防不
虞收汛全營操守

水兵 國初立水寨三烽火門為福南日山為興治嶼為泉景泰間增置小堤

州府銅山州府共五寨後以各寨在漲海中無援 奏移內港本府南日一寨
移入新安里吉丁港官府文移仍以南日水寨稱當時撥興化平海泉州三衛

旗軍充為舟師各衛撥指揮一員總管所部之軍謂之衛總又選各衛指揮才
能出衆者曰把總行事視都指揮而衛總聽節制焉興化衛指揮一員平海衛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六十 福建 平十五

把總指揮一員泉州衛把總指揮一員南北海洋哨捕百六員守備雙嶼改
移三江口指揮一員威化年間巡撫都御史張璠欲軍休息分為三班上明今
八月下明明年二月上明年八月下明年二月上輪流更代衛總一年一換把總五年一
代不歇數易以廢塞書昇平日久武備廢弛倭船多由內港登岸蓋內港山灣
崎嶇賊舟窄小易趨淺水而兵船開大難以迎敵皆為無用之器嘉靖四十二
年軍門譚繼登按季和秋總兵戚繼光會議 題請復舊制五水寨以扼外洋
將烽火門南日山海嶼三寨為正兵銅山小堤二寨為遊兵選各衛指揮千百
戶有才力者充五寨把總以都指揮體統行事分信地明兵原無會哨定功罪
五寨兵船每寨各屯二哨又分二哨屯到大洋賊船必經之處其餘各寨附
近緊要港灣則分哨往來以防內倭又於道里適均海洋定為兩寨會哨之地
蓋倭賊由浙而南則烽火門為先故分兵屯於烽火以上之井下門而與浙
船會哨南則與小堤會哨于西洋山嶼小堤則分割於西洋而與烽火會為

南則與南日會哨于梅花所之南茨南日則分劉於松下又移至南茨與小埕
會馬本寨屯劉兵船則移至平海衛前與洛嶼會哨洛嶼則分劉於涇洲山而
移與南日會馬又兵船二哨屯劉於科羅移至担輿與銅山會哨其銅山兵船
則二哨屯劉洛嶼又二哨屯于沙洲山由此而南則為廣東界英信地既定兵
勢聯絡賊寨則各自為戰賊寨則合力併攻以擊外洋之來賊為第一擊去賊
次之失賊弗擊與致賊登岸者查照信地論罪五寨把總俱屬督府監軍道提
督惟銅山一寨去首路遠聽該道於漳州調閱隨汛督發本寨生駕官氣把總
以都指揮體統行事指揮倉事一員協總一員前後左右各哨官一員各衛所
抽充本寨征糧軍共八百九十八名分駕哨船十隻自是夷遠創距二里四十
所賊寨遠境稍寧萬曆二十四年英蘭白侵犯朝鮮羽書雜寄海上戒嚴
巡撫都御史金學曾委分守張鼎思都司鍾鵬鵬信地規畫萬全議題請
添設奇山海壇涇洲洛銅玄鍾臺山彭湖諸遊於一寨之中以一遊間之寨為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六

福建

二十六

正兵遊為奇兵踏線逃出巡徽既周聲勢亦猛且寨與寨會哨東西相距南北
相抵而支洋皆在所搜遊與遊會哨東西相距南北相抵而支洋皆在所及如
閩浙分界則於大門為先蓋倭船必由此南下扼要津守門戶誠關防之一大
關鍵也然倭之出中而南自連東今乃從南道洋海軍自溫州寧波以入賊故
烽火全力守官海北與浙船會哨而南與小埕會於羅浮小埕兵船二艘一
屯西洋一船屯半塘北與烽火會哨而南與南日會於松下南日兵船二艘一
船屯若嶼一船屯舊南日北與小埕會哨而南與洛嶼會於大小洛嶼與兵船
二艘一船屯崇武一船屯科羅北與南日會哨而南與銅山會於担輿銅山兵
船二艘一船屯鎮海二船屯沙洲北與洛嶼會哨而南與廣船會若諸遊屯劉
則奇山屯西洋嶺山臺山屯東東灣官灣海壇屯蘇灣龍王宮涇洲屯賊漢大
小洛洛銅屯担輿等處而會哨則北標與海壇會于下木海壇與涇洲會于西
寨涇洲與洛銅會于圓頭洛銅與南灣會于陸營信地分明兵勢聯絡大都規

模建置不外厥成範圍中也寨遊俱屬分守巡海二道總鎮遊擊提督及清
軍海防同知稽察

自倭變之後議者以三江地方為吾郡門戶海流至此分為三路一路稍北通
瑞明陡門入北洋涵頭等處一路稍南通墩陡門入南洋黃石等處中流通率
海橋直抵黑軍橋白湖等處距即城二里許計自海洋入三江口自三江口入
郡城不半日可到該設指揮一員守備防汛之時撥軍一百二十名灣船六隻
坐駕防禦至收汛之時撥軍三十名調船二隻巡守萬曆二十七年分守滿政
以指揮無益防禦徒勞議載棄然亦因噎廢食之論近同知汪懋功
春秋二汛收泊三江之劉灣有警便於四處已經題允遵行海防館同知
汪懋功條陳南日寨兵船收泊劉灣及區畫南日山事宜大兵船當汛時旗布
星列在周防可無置喙惟收汛時寨遊之船盡入泊吉丁內海但涇遊與吉
了不遠泊之於此或發或收無甚阻間至若南日四十餘艘併聚此灣既非五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六

福建

二十七

都之衝又無扼要之險不過藉以避颶免震焉耳然自吉丁沿崖一帶以至
莆禧平海三江遠及萬安古嶼五六百里無舟停泊勝守空虛萬一當發汛之
時北風汛烈大鯨圍聚吉丁之中卒難出灣倭帆擁我上游雖有一二小防船
隻巡徽在外猶孤羊而遇群虎也合無於汛畢之時將涇洲遊兵船原泊吉丁
以南日寨船撤泊三江今復親履其地遍覽形勢去三江不遠曰劉灣者四山
藩蔽又且寬廣更善于三江昔戚總戎曾泊船于此則在三江口外為南日右
哨信地況南日前哨若嶼去此僅二潮水左哨萬安去此僅一潮水右哨南日
山西寨去此止半潮水後哨平海亦一潮水居中四連隨發隨至孰與遠停吉
丁之阻哉若夫南日山居民始為浮居今成土著徒獲沃饒之利罔顧堂堦之
災今既不能徙而之他獨不可預為安全之策誠如宋時沿邊弓弩射之法倣
而行之擇其丁壯將其訓練獲倭者叙之擒盜者賞之若虞其僥倖也則以鄉
保倡鄉民未必逆也若虞其難賞也則以船器充兵器未必之也若虞其鳥獸

散也則南山四面阻海勢無所逃也惟弓矢之備于民難需古云矢石如雨則石亦成事所不虞況從高橋下尤捷于矢取之無禁用之不竭乎至于築堡之議誠為萬全但費鉅工煩取民則怨取官則無資有未易言者惟擇要地砌一墩臺取其足以備一時之瞻望參知備禦可也如此則鄉兵虎視于南日樓船龍矯于要津陸營鷹揚于沿岸聲勢相倚應援交濟藩籬設而固矣中路游擊嘉靖間倭薄興化福建撫按請置泰成以專統將領後罷泰成而置守備以都指揮體統什事萬曆二十三年題請改遊擊衙門欽降旗牌三面勒書一道加設中軍把總一員哨探把總一員掌號把總一員以便彈壓其管轄水陸兩日一寨海壇洲二遊興化前左右泉州新舊共五營欽依名色各把總悉聽節制自福州左右中鎮東興化平海共六衛舊舊萬安梅花共三所巡簡一十八司犬小職官凡有後前月糧及包軍占屯大者申文小者報自約束

福寧州志 鄉堡 州松山堡 赤岩堡 三沙堡 水寨堡 才東堡 才外堡 泰興堡 蘭司今從此 屯頭堡 黃崎堡 水嶼堡 澳腰堡 釣澳堡 南鎮上澳堡 下澳堡 甘家崎堡 嶼前堡 店下堡 沙埕堡 近前門今成鎮市委官抽 吳城堡 小村堡 流江堡 南崎堡 前崎堡 蔡江堡 窟口堡 桐山堡 馬家一里所集今舊門七十五塘底堡 蘇澳堡 東安新堡 與福寧司城屬漳浦 南屏堡 洽東西二堡 古縣沙塘堡 上洋堡 下村堡 蚶澳堡 洪江堡 都 潘洋堡 武曲堡 傳騰堡 小麻堡 厚首堡 武崎澳堡 長溪堡 積石堡 羅湖堡 閩峽堡 崇源堡 崇源堡 四十二竹嶼堡 霞江堡 塗灣堡 長連堡 文星平堡 下游堡 延壽 塘頭堡 萬曆元年海賊 赤崎堡 按海濱南有大金北有松山俱屯重兵巡司居中先年屢議裁革况今弓兵十二可當助敵乎如南鎮流江既設哨兵則青灣舊二司量存其一而大署哨兵居守延壽則延壽為冗員且四巡司兵燹之後舊址荒榛擬居州城即今青灣移牙裏舊營移泰興延壽移下游高羅移閩峽舊門移桐山皆非舊地恭順高場原為大盜營舊居民騷擾累歲不依乃置廈門巡司今棄廈門而桐山失脫礦寇復作將誰移乎至于鄉堡之設有司聽民自棄不免多濫如古縣一村而三堡馬是沙洽一埠而二堡角立似宜併而為一庶便于守不然力弱勢分鮮克濟矣

福安康村堡 三塘堡 鹿灣堡 黃崎鎮堡 白石關堡 蘇洋堡 廠隘 州東關 東門外 西門外 西城關 隘口巷 倒流廠 官田 湖坪 楊家溪 錢王 龍亭 王頭陀 杜家 蔣洋以上東北

五蒲 萬里林隘 原在萬里林以兵守之 虎巢 白琳 王像乞兒廠
巖前 馬山頭 半嶺 水北 分水隘 以上東北 九島嶺 十八摺樓
聖順頭 驚龍隘 白若隘 以上 尤家灣 暗橋 以上 福安大萊 枋羅
中嶺 五嶺 寧德南城關 今名龍門嘉靖間開 南靖關 以上 南靖關 以上 南靖關 以上

州離智 烽火峰 東營 大青浩 小青浩 以上 梅花嶺 南金 金家
山 三石 大峰 以上 黃崎 白巖嶺 一 南嶺 白露 水澳嶺 一 沙
門壇墩 北山嶺 積石 閣峽 赤崎 南山 小南 羅浮 以上 下
新塔尾 青山 界石 以上 石湖 下嶺 車安 劉全 關崎 以上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六 福建 六十

古閩 分水嶺 與溫州界 登石關 在溫州界 後溪關 在溫州界
古閩 分水嶺 與溫州界 登石關 在溫州界 後溪關 在溫州界

古寨 三沙 在溫州界 清灣 在溫州界 下家 在溫州界 小黃營 黃崎 大黃營 以上
南鎮 水澳 在溫州界 下嶺 在溫州界 延亭 西日 以上
車安 在溫州界 高羅 在溫州界 南門鎮 在溫州界 若
頭寨 在溫州界 若

之力也嘉靖三十六年倭寇犯閩孔棘于是軍民兩兵罷而土客兩兵出矣嘉
隆間土客更易不常為屬初年募和溪政和等處土名一營駐紮城西名左營
後增募一營駐紮城南名右營十九年軍門趙公參魯以倭警援從本道李公
增議募浙兵以一營防守鑑江為一州二縣之應復訊畢撤回團練駐紮城東
名福寧營三營並峙兵威振矣不戒而焚向慶當事者之慮也 五年考選軍
政謝所指揮千百才堪備倭者即署備倭營火寨把總以福建十六衛
中選一員任之謝總聽把總節制以福寧衛福州左中二衛中選一員任之又
選千百戶分守海洋要寨至嘉靖末年議把總奉欽依一員謝總聽節制一
員至萬曆初年亦罷而千百戶諸員不用矣
論曰州之沿海有墩臺以瞭外洋各路則有嚴隘分兵哨守此陸路之扼要時
在堂階美至子海洋則官澳鎮下門關嶼大金島內地之咽喉也金山嶼
礮山島外洋之門戶既入內地則東南之陸路塞矣三沙嶼最要為礮山嶼
州十里而近西南之陸路關嶼大金黃崎下嶺寧德鑑江為最要至海洋則去
州亦二十里而近倭奴之來也不乘南風則乘北風乘南風則入吳越為最便
北風則入閩為最便舊制設烽火于五六都三沙海面正統九年以海面風波
不便泊舟乃移寨於一都之松山把總一員則由兩院薦舉兵部選差奉 欽
依以都指揮體統行軍仍設中軍遊把總一名領兵哨守往來應援各處要害
故不謂之寨而謂之遊馬層二十年改守備為參將節制水陸改中軍遊為前
山遊二十八年增設臺山一遊春秋二汛恭將總鎮礮山分遣陸兵守各要害
水兵則烽火寨把總松山分前哨于官澳後哨于斗末澳左哨于鎮下門
右哨于三沙礮火臺山礮山而遊各守本處可謂周于慮矣咸都護元放有
言曰防海有三策海濱截殺毋使入港是得上策備塘拒守毋使登岸是得中
策阻水列陣毋使近城是得下策不得而守城則無策矣吁格言哉
戶口 按周禮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歲皆登下其死生至察矣然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六 福建 六十

古者一國僅足當今之一縣又司民世守其官視編列若支屬也安能隱其子姓之多寡且從民之制家無過一人歲無過三日居君之土食君之毛當何愛于三日之力以抵欺其主上哉國朝洪武二十四年戶給一帖以書丁產歲覈于有司十歲而登之黃冊然郡邑大夫數歲一更若過賓之于傳舍不甚急也而戶帖逆廢吾州之籍自嘉靖以視洪武戶減三之二口減五之三自今以視嘉靖不能如其什一雖或時有盜賊荒札之蓄而以數十年之生聚乃不足以補其一年之耗則隱口之弊不敢謂其必無顧令甲役民之制丁賦三錢以備直計之是一歲之役五倍于周而興事任力又不與焉上但期于足用不必計于隱口與否下雖受重役之名而實分輪于數丁上下固兩得之矣第此惟族姓繁夥者得以蒙浩蕩之恩而單門弱戶分無所之重役如故至于以有身為患不足悲乎性度

網派 國初之制以一百一十戶為一里同一格眼冊謂之一團惟其丁很多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六冊

福建

六十二

省為長在城者坊長在鄉者里長每圖分為十長每長屬以十戶為甲首州縣每年役其一長使供公事用度使奉公事役使十年而周十長既周復編如故當在國初官吏守法量入為出而民無愁嘆之聲其後法網稍疎暴官或利民以竭上奸民或瘠人以肥己於是成弘之間乃令見役里長隨其丁田賦錢輸官以供一年用度者謂之綱以僅一年從事之備者謂之徭既出此錢則歸之里甲里甲既輸錢而又治辦則向者所賦之錢悉充縣官私索是重利縣官耳於是乃不賦錢第後國初之制以丁糧定班綱則使之自供用度然而官吏益視里甲為外贅靡費無厭不至盡破其家不已徭則有銀力二差銀差輸官加者不過權衡之贏力差則註搭數兩而費至數百兩者有之夫勞其一年逸其九年法非不善也然有治法無治人乃使一年之勞盡傾其數十年之積役法之弊至此而民殆不堪命矣至于賦法雖仍舊制但條目煩瑣愚民不知其

云何輸此責其負彼輸彼責其負此里長愚則胥欺其里長里長結則胥與里長共欺其甲首萬曆六年龐都御史尚賜奏行一條鞭之法總計米之石所當輸糧稅科之數丁之一所當輸鈔稅之數又總計一州一邑綱徭兵站歲費幾何分派于丁米官以其所輸者為之催役舊之九邊一勞者今以十而勻之吾州之條鞭每米一石除存留本色輸倉外合折色夏稅料綱徭貼民共徵銀一兩三錢七分有奇每丁合盡鈔綱徭兵共徵銀三錢此其大凡耳若遇科舉及他公費多則增少則減然亦無幾也民但計其丁米當輸幾何不以其某賦幾何某役幾何至于見役之年但存其名而一切公事公費皆不與焉官但計民之丁米當輸幾何亦不必知其賦幾何某役幾何至于公事公費一切不以恩民蓋自條鞭之法行而民始知有生之樂雖三王之政何以加此然其所當用之財與其所當役之人未嘗盡廢也今列其數于左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六冊

福建

六十三

福寧州志 海潮：候月以朔望為期，以漲平滿退平乾六字為準。如初一曰寅時漲，卯時漲平，辰時滿，巳時退。午時退平，未時乾，大率而曰同一潮沙之時，候以掌輪之自寅退數至丑而後始一定，不差一月。今而一月月大小潮亦隨之，但外海內海大港小港之期候稍有不同，總不差界。潮平後海者亦以此法算，行舟泊無之，程若郵舍然。海邊捕魚者則有起水小水之說，如月頭以十二為起水，至十八止為小水，月尾以廿七為起水，至初七、十八為小水，起水則捕魚小水則止也。

海潮人皆言因月唐虞肇獨言因日金甌遊海之詞故老月初出則潮初上月半于則潮滿月而轉則潮漸退月沒則潮退盡此方月出則潮復上斗北月中則潮滿月而轉則潮漸退月沒則潮退盡唐虞肇言日是太陽水是純陰日而入地時陰避太陽東海潮上日出時水乃西流東海潮下日暮前急疾西行數百里萬里海之深闊決決焉滿溢如何日夜能行數百里乎又肇言所言晝夜方是一潮知肇不曾海上遊行其文經進朝臣無有詰難者余曾較勘東來馬膠西陸地相去三百里許水行迂曲則十里許潮信不固東北潮上即膠而潮下膠而潮上則東北潮下北刻南海約近萬里據大體北海潮上則江淮以北皆潮滿南海潮上江淮以北皆潮下即是如何登萊即墨盈縮不同以見四方大海潮流各異耳世間之事尚不能究况天外之事乎大抵海水為無端臂乾象縱橫耳於理則無有邊際隨風飄蕩莫能定準何乃晝夜循環不差度數之聖功道力不可思議身長春之說如許可與唐肇余靖及大原發微之說相參年故備錄之 升菴集



水陽陽巖返歸永福安溪永春地高潮不能達其流至南安雙溪始與潮接納潮者晉江南安同安惠安四縣晉江之潮北入洛陽江西入洛江晉江二江縣界只上下東南入安海港南安僅抵雙溪口同安僅抵縣前東西二溪惠安則溪不入潮其所入之處則添崎嶇崎二港輞川儀場大岵嶺窟四澳然南安自雙溪下接金溪黃龍溪晉江則筍江下接洛江兩港小港潮皆可通與同安東西溪之潮去海道遠水淡可耕若洛陽江安海港及惠安諸港澳近海則水鹹矣其潮候則溪江港澳及海亦差有先後云

海潮候

初一十六辰戌中 初二十七己亥初
初四十九己亥末 初五二十子午初 初六二十一子午末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六 福建

六十八

初七二十二丑未初 初八二十三丑未中 初九二十四丑未末
初二十五寅申初 十一二十六寅申中 十二二十七寅申初
十三二十八卯酉中 十四二十九卯酉末 十五三十日辰戌初
此以潮平時為候洛陽江安海諸港澳緩海潮三刻洛江筍江東西溪又緩三刻金溪又緩一刻雙溪又緩一刻此諸潮先後大畧也近潮居民以指掌布十二時復以長半滿沙半竭六字順推亦準但潮有小大候因之而有遲速尚當按刻為正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六 福建

六十九

泉州府新志 田土 國朝凡天下田地山林海塘海溝等悉書其名數于籍其田之等有二曰官曰民若職田若學田若廢寺若沒官官租皆係之官職田者唐制職官所分之田也學田者府縣以贖學校之田也廢寺田者寺額廢而入官者也沒官田者籍沒之家入官者也又有原沒今沒之別官租田者籍沒之田而募人耕種者也民田若縣役重累官田有折解而無錄役故豪家保鬻田者之息或強買官產或減畝合券過鬻田者亦久據之懸產不推近于死徙其子孫瘠弱淪亡竟無從究詰間或有水漂沙壓田主產存廢廢無資而追呼日逼凡此二者不得不號籲于官司攝之浮糧之名所由起矣顧又有宿奸巨蠹入錢里胥飛詭旁射以瀆溪濱海前隘為詞名曰浮糧而皆實產也其巧詐不可勝窮適成田價騰踴人爭尋丈尺寸之利近田間去歲有墾闢前山麓填夷溝序而舉至相隣彼此互免舊日水漂沙壓之地有田主未能墾復而他人乘間營之者有田主墾復如舊而未及受產為他人首告者訟端繁矣

萬曆十年 朝廷下方田之令泉惠安一溪二邑官民皆難與處始茅均攤浮糧於業戶而已晉江令彭國光勵精集事優畝定則分上中下派產業戶隨坵段各授一紙案登舊籍每畝派官米若干民米若干寺田之已經裁買及見在寺者一舉丈量派計溢額一千四百八十頃八十九畝有奇而產水亦增五分之二即灑浮糧而均攤之不至是也人始謂惠安一溪之士民有遠慮先見為他縣行之亦或有遺議德化志其言之矣然自是浮糧除免釐理不清爭訟為之稍息而獨寺僧之與民間相告言也則積歲不休云先是嘉靖中有大工之後實無所出令民間代買寺田連季年開中一倭兵餉匱乏撫按復議寺在僧存者內將四分給僧焚修六分抽餉行之已久萬曆十九年倭警復聞先後巡撫復相繼清查助餉乃有司奉行太過而奸僧尋端起釁告訐紛紛既准行查報府中申詳請將庫收官帖盡行提查無庫收者徵銀若干無官帖者徵銀若干捕繫並對要引株連民甚病之尚寶卿永春人李開藻貽書方

伯范公深其書樓：千餘言大畧謂寺田奉 旨變賣業在嘉靖中年代買後既經大畧已攤入黃冊歲辦糧差與民業無異七八十年間時事遷改其子孫不能守舊之他人庫收官帖安得一：分析歷年既久安能一：存留而有司毛舉數書展轉追求至比於民間貼契之說懷而特甚且今膏後居為奇貨然黎日困陷窳非仁人所忍聞也李尚質素樸戶不與外事亦無寺業其書侃直諄切范方伯以白撫院事遂發

賦役 我 朝賦役遠監宋代曰官米民米即公田民田之賦也曰秋糧米夏稅錢秋租錢即兩稅之賦也曰魚課鹽課鐵課酒稅商稅即雜變之賦也役法有力差有銀差如上下衙門庫子主官物似宋之衙前而流弊亦似之坊里長即宋之督賦役者也機兵弓兵民壯即宋之逐捕盜賊者也書手隸兵祇候門子斗級獄卒舖司兵廨夫膳夫馬夫之類即宋之給使令者也則造之初法制未備承平之儀蠹弊漸滋洪武初年官米輕重不同重者至一石輕者亦至一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六

福建

七十

斗宣德五年乃下減分之令凡官米微一斗至四斗者減十分之二四斗一斗至一石以上者減十分之三遂為定制官米舊時本折中半折色米微銀解京本色米存留各倉民米舊以十分為率七分微本色派倉三分微折色解京正德十四年御史沈灼奏官米俱折色解京民米俱存留各倉官米分四等微納三斗以下每石折銀三錢六分三斗以上每石折銀三錢三分五斗則米每石折銀三錢七分則米每石折銀二錢五分如昔江同安米多於解京原額則以解京官折糧倉與民米兼充軍糧如南安惠安：溪永春德化官米不足解京原額則取民米之折價者以足解京之數其民米并秋租鈔米半納本色半納折價每石折銀五錢新增起科米并浮糧米俱全微折價每石二錢五分相兼分撥各倉凡官民米皆有加耗每官米一斗加耗三合五勺民米一斗加耗七合其耗米准備倉庫貯頂已復紐入正額支銷其後坐派各倉民米每正耗米一石又增耗米五升亦作正額支銷如何此法付民稱便至今而獨里甲之役

有甚為民苦者始坊里長在官專掌催錢糧勾攝公事而已其後乃以吏應官府諸費若祭祀鄉飲迎香等事皆責指辦浸淫至於雜供私饋無名百出一紙下徵刻不容緩加以吏皂抑索其間里甲動至破產此其與宋時等矣正德十五年御史沈灼議將通縣費用分正雜二綱以丁四糧六法科派正綱費用可得指按雜則私而難核其供饋繁靡如故也嘉靖十六年御史李元陽憫閭閻受弊再議徵銀儲庫用度各有定則但額外費繁吏虐不給仍令里長貼辦稱馬班次又雜泛名色俱煩甚或借辦鋪戶全不償價或半給者有之較其一耳供億倍於二綱之數而里甲困憊不減前時徭役最重者莫如庫子夫廩保庫子主策慮心紅紙罰酒席下程之費而官司之昏惰者媚奉過賓泥沙錢穀私樹傳索亦復不貲嘉靖之季年都察院員往來如織至者皆多擁賓從行李輜重過富夫廩保之供給殆不堪命於是撫按兩院始令各縣除正雜之名止稱綱銀以丁四糧六審定規則又謂十甲輪差遇有本甲丁米少者則銀少而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六

福建

七十

差輕或本甲丁米多者則銀多而差重未免有不均之嘆乃又令各縣將實差丁米分為十段派編其法頗稱詳明然民困猶未甚起息既而節御史汪道昆以總兵戚繼光蕩滅倭寇實藉金華兵之力遂調金華兵戍守議加派軍餉丁四糧八奉 旨定賦而民又增一役矣至萬曆初年都御史龐尚鵬始議一條鞭之法通府州縣十歲中夏稅秋糧存留起運類若干綱條兵站加銀額若干通為一條其曰綱銀則院司即邑之供應祭祀之費用生員之試費舉貢進士之盤費牌坊皆統焉其曰均徭銀則諸司之祇候隸兵庫子門子倉庫夫廩夫齋夫膳夫廩夫大餉卒斗級弓兵舖司兵巡檢之役皆統焉即庫子驛站之徭差徭時最為民所苦者一舉通融均派供其入者民司其出者官而奸徒之抑勒需索無所藉手著為令甲民甚以為便蓋賦役之法始也煩雜也簡始則賦役分為二今則合而為一矣

上供三辦 唐初土貢甚少有蕉布生苧布各一十疋綿絲蠟燭末耳方塊檀

命託進奉之名以購私索於是聖節大禮供軍等名宋興雖載損其數而名尚未盡也治平間曾貢山薑花橄欖子荔枝後皆罷之元豐中貢綿一百兩蕉葛五十斤上供銀舊額二萬四千兩其歲辦則大禮銀二千兩三年一貢聖節銀一千兩天聖聖節銀二百兩又有在京吏議錢在京官員後錢價道免丁錢紹興中全州貢本綿布五千足為奉使賜予及使者私配之用遂為例又有統制官供給錢總制無額等錢名色繁多皆官司隨宜措辦 國朝洪武間有雜色皮翎毛角弓弦箭之貢永樂間有白糖需糖沙哩刺之貢後以經費所需始派各色物料 額辦藥材牲口磨日紙張段疋弓弦箭軍器雜皮翎毛等物 歲辦蠟茶水牛皮底皮石大青黑鉛銀硃銅鐵金箔牛勛綿羊皮楠木柁木杉木等物 雜辦生漆樟毛雜皮黃蠟水膠白麻布足絨張絳線羅荒線鐵線木炭等物弘正間進增之皆倚辦於該年里甲而名數煩碎或增或減或徵或否自有司莫能詳其來歷更胥因之為奸虐派使越歲益滋甚至徵解之時

天下和國利病書

卷第十六 福建

五十二

主吏勒索無厭性：耗折通欠正德十五年沈御史行八分法通融各縣應辦物料就於八分銀兩支解本府倉長解買辦本邑解部交納嘉靖二十六年議附由帖徵銀解布政司支應 雜課 農桑絹帛時令長吏勸民廣植桑桑有伐以為薪者罪之而調其絹絀絲綿以供軍南渡後軍儲不足絲綿並半折錢足二千我 朝洪武初全民有不種桑麻本綿者罰之布帛後又全民於在官曠地種桑每畝四十株科絲五錢每絲一兩四兩成絹一疋長三丈除通有司苟且具文奉行不虔遂變而徵銀每足一兩六錢水脚二錢八分俱於通縣丁糧辦納非舊制也 魚課五代間時九江湖陂塘皆收其課宋至道間除之然州縣尚有採捕舟船之稅我朝始立河泊所以權沿海漁利定納課米其後漁戶逃絕者多額課辦納不敷通有折徵之令每米一石半納本色五斗折色五斗為銀二錢五分人尚以為病弘治七年巡按御史吳一貫奏桂不分折色通徵銀三錢五分漁民通得蘇

息蔡文莊公為作吳御史利民一事記 鐵課宋開寶中設諸州坑冶場務二百有一泉州產鐵之場在永春曰倚洋安溪曰青陽德化曰赤水而晉江之石菌蘆灣牛頭嶼長異頭惠安之卜坑黃崎嶼頭許塘港尾沙溜蘆頭峰前井埭皆有鐵砂慶曆三年立法禁興販入海後有詔許於兩浙貨賣未幾罷至淳祐中永春東洋肥湖德化信洋上田丘埋鐵砂尚有業者通判掌之諸縣歲有爐稅錢解送建寧府坑冶稅 朝憲罷官坑冶爐課均數丁田出辦 商稅課宋諸縣各有稅務其在城者曰都稅務在外者外稅務政和紹定間益縮不常於是自便 追賠之弊至濫守斗南通取前十年月課逐月定額稅錢十分為率以其一納總制庫其一納財計司餘八分從州納諸縣稅務初建復皆罷廢必簿兼掌之其稅日有遺利錢賠綱錢慶費頭錢等名 國朝洪武初府置稅課司縣置稅課局今商稅三十稅一也欄者收所稅以季終交於局官而民間田土交易官給工本要令自填寫為之印識以照之亦收其稅永樂七年遣官

天下和國利病書

卷第十六 福建

五十三

點稅按為定額至正統初詔章稅課司局鈔不及三萬者有司兼領之後貨物地不復稅課額尚辦於巡檢歲編有方人戶充之其名目有商稅課門攤課桐油課果木課漆課茶課蜜治課鑄漏課蠟房課鈞稅課契本工墨課 酒稅課推酒酷始於漢武宋開中無禁及元有之至元二十二年罷今諸路權酒麵如京師例而福建課額併入鹽運司二十八年依舊令有司辦之我 朝因仍未革 市舶稅課宋開寶二年置市舶司于廣州雍熙中遣內侍八人賞勅書金帛分四路招致商人之往番國販易者元祐中置市舶司於泉州南渡後船司歲入充監然金銀銅鐵海舶稅運所失良多元至元二十一年設市舶司於杭泉二州獨泉州於抽分之外又取三分之一以為稅凡金銀銅鐵男女並不許私販入苗大德七年罷專置尋罷者三四 國朝禁海船不許通番其諸番入貢者至泉州惟大琉球所貢番物則市舶司掌之成化八年市舶司移置福州而比歲人民往：入番商販所販國名曰呂宋諸番以時萃焉其稅則在漳州

海濱海防同知掌之謂之市舶司可也萬曆三十二年礦稅使與有安男子張
從上書言吳中有機易山者產金可采因入呂宋國中潭東二即買客奉以為
天使呂宋人應我欲圖其國侯侯去盡屠諸賈人而近日之趨利者航海不
休將來隱憂非小已上三辦雜課量腹魚課派濱海四縣餘皆七縣勾派今
不盡然則以條鞭法什取其額數而科舉進士牌坊於課辦名色無與焉賈皆
丁料除銀也

鹽課 國朝晉江同安惠安各有鹽場哇丁鹽課司掌之晉江曰湯溪場涵洲
場同安曰渚洲場惠安曰惠安場分五圖：有總催一人秤子一人團首四
人其哇丁之家每米一石准夫一丁免雜差役日令辦鹽一勛四兩積三百
六十日為引之四百勛者一引米五十勛以入于倉嚴私販之禁計民成丁男
女歲與鹽三勛徵米八升謂之鹽糧正統初罷米折鈔以倉鹽給口之餘給商
販久之民口不復支鹽而納鈔如舊亦因以私鬻時販賣多白鹽而入倉之鹽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六

福建

七十四

類災雜低無所售又賈人憚海道之險往：就場置引捐鹽而去於是倉
鹽積久虧耗丁夫困於賂累矣弘治十三年鹽運司嚴貞奏將湯溪二場每
引折米一斗派納泉州府附近永寧衛并福全金門等所倉給官軍月糈十四
年御史莫立之奏准將惠安場每引徵銀七分解部遂罷辦鹽入倉之例其
後又奏准晉江同安二縣鹽場每引米一石折徵銀五分三分充永寧福全金
門三倉軍儲凡引米引銀於各場鹽戶照丁產科受辦納其戶口鹽鈔後定本
色鈔每鈔一貫折徵銀三厘折色錢每錢七文折徵銀一分起解南京庫布政
司庫府庫以備官員折俸嘉靖七年御史蕭約議將戶口鈔價併入八分料銀
內徵納蓋以八分之銀太多故取三分以足鹽鈔也九年以南京監察御史粘
燦言下福建巡按御史施山議上將湯溪場鹽課米每石折銀五錢加耗修倉
銀三分追解泉州府時庫支款十九年令洛洲涵洲二場俱折銀五錢如湯溪
嘉靖末年當事者以禦倭之役軍餉不充復有仍徵本色之議或議設牙行抽

分或議加征充餉邑人御史吳從憲言諸當道惡厄不付萬曆二年 朝旨設
運判一員駐劄黃崎分司運判移駐水口運同移劄泉州府督理泉漳二府鹽
務給票抽稅額泉州所產鹽由海入溪：船所通不遠販使資本有限所載鹽
貨僅可聊生而已其利甚薄而法終不可行八年裁革福建添設運判一員運
同仍駐水口副使駐劄黃崎各分司管理如舊

屯田 國朝屯田實徵米制大率衛所軍士以三分守城七分屯種又有二八
四六一九中半等例東郡屯種軍士大約以四六為率洪武二十年令屯軍種
田五百畝者歲納糧五十石三十五年始定科則每軍田一分正糧十二石收
貯屯倉聽本軍支用餘糧十二石給本衛官軍俸糧永樂三年令屯軍置紅牌
壹面屬刊於上今千百戶分管各屯總以提調都指揮所收子粒多寡不齊除
下年種子外俱照每軍歲用拾二石正糧為法比較將剩餘并不數子粒數目
通行計量定為實罰不許管屯官員人等巧立名色因而分用二十年招各都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六

福建

七十五

司衛所下屯軍士其間多有艱難辦納子粒不敷除自用十二石外餘糧免其
一半只納六石正統十年奏准福州左右中衛并延平衛屯田准照民間秋糧
事例每石折銀二錢五分解京濟邊福州左右衛屯則在惠安永春者也凡諸
令甲具裁會典第四多在叢山中軍士率從他郡調至水土不習以漸逃亡至
末年沙尤寇發暫調回屯軍備寇：亂日熾田畝日荒於是始撥餘丁補種故
軍士田額名之曰餘丁者量必故軍之子孫裔族而冒頂之與起兵方撥田之
初報占不實有田一項重報兩三軍兩三軍共第一田者有章紐肥確苟求其
數者一戶之田分報軍民時移世變民隱其田而爭於軍者雖云每軍各項三
名僅足一名之數而已成化初遣官清理始除其虛數稽其實在分配贖補務
足報額遂有正種貼種朋種品搭種等名目此時率三四五軍而併一軍由是
額減於舊無屯之軍多不過四十名少正二十名而已弘治末年屯軍災亡益
衆倪給事中奉命清查欲得原額多侵民田幾至激變慮妨復命乃將成化中

稽實配補之田分抽一半別作新增尚徵其租軍士大國至饒御史始令傳徵
後屠御史奏請開墾嘉靖中管屯鄭金事將屯田聽人請佃論若非之萬曆十
年以後復行清丈遺失畝分藉是得獲而索民須佃轉相承兌移番換牌終不
可奪今休故藉而列其術所徵其總數註其屯坐備若干籍 隆慶志曰屯田
以田業軍為兵於最良法但其田業過多頂兌於豪家徵便於官旗不如
計糧給軍令其自取為糧止豪家之免免徵收之弊而除其原生給軍民糧以
充軍餉分廩食事何全知縣譚格嘗建此議以上下文阻而止天下之事功不
歸已多惡其成信乎立事之難也

武衛 國朝洪武初以即治建泉州衛旁列五所已過城水灣為永寧衛城小
尤為崇武所城廈門為中左所復於大港南大武山外建洛嶼水寨扼大小港
二嶼之險絕海門月港接濟之奸與福州烽火小埕與化南日漳州銅山聲勢
聯絡其為全閩計甚周先年烽火南日二寨移入內灣洛嶼寨復移廈門鐵賊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之六 福建 七十六

登岸而後擊之無及矣嘉靖戊午浙江舟山倭從樂梅柯復駕舟出海泊于語
嶼負嶼裏樓四出刺掠與泉潮廣並受其害越一載過揚帆去此已事之設
也譚巡撫總兵戚繼光議請復舊旋復旋罷近又移洛嶼水寨於石湖說者
謂濱海四郡隔藩籬而懷耽憂原非便計迺石湖則於內地尤近置鯨波若岡
閩矣儻亦一長慮乎

旗軍 隆慶志云國初象永二衛尺籍有歸附軍有投充軍有調發軍有改調
軍或為正官軍或為帶官軍共萬二千有奇比制額過之其訓練歲二月中旬
至夏至七月中旬至冬止出海備倭以中下班更迭月支亦有定制石二
斗為軍餉八斗為差標正軍加什糧四斗為出海備倭軍六斗為隻月紀錄
軍三斗為老幼存卹軍三分守城七分屯種糧出於所種田而以餘糧輸官為
不支糧屯軍本府原派廣平等七倉秋屯益本折色九萬四千有奇亦定制也
民出穀養兵一何戈衛民兵食俱足民亦不困太平日久軍政不修逃故日多

清勾無法於是所存視額僅五之一也因失額擇因失伍及至有事時過抽
選軍戶以兼團練謂之餘丁軍招集市井無賴謂之募兵調於各省謂之客兵
又增派民戶丁糧於舊制外以為一鄉防守謂之民兵與鄉兵之增於衛所之
外餉增於本折之外皆一時權變非國家經常之規矣足食足兵兵修舉振飭必
自舊復舊制始

巡司 隆慶志云洪武至正統年間經番諸臣江夏侯焦待節等官自福寧州
以達漳泉置衛所共二十五巡司四十有五水寨五處衛所巡司以控賊於陸
水寨防之於海則知巡司衙門雖小而與水寨同時建設所以聯絡聲勢保障
居民也適年兵餉缺乏扣銀解充似亦一時不得已之權今海防無徵生益日
繁疲處離城遠則流官彈壓與弓兵防守皆似難免者況土民魚鹽為生慣
習風清尤堪水戰飛石放鏢過其長技近年屢與賊鬪賊亦畏之若以弓兵工
食就彼招募土民籍之於官且耕且守禁其剋削作其銳氣即勝兵千餘不召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之六 福建 七十七

而集恐客兵不及也
客兵 閩中陸設衛所海立水寨皆係本地官兵原無客兵名目自嘉靖季年
節督戚繼光用浙兵勦倭寇著績嗣而撫按請設本將遊擊等官帶領各處客
兵來去不常至隆慶四年院道議募浙兵一營 題設名色把總一員哨官四
員招募客兵六百名割守府城 注九十二

水寨官 舊制水寨統以指揮一員謂之把總嘉靖四十二年軍門譚倫題奉
欽依比照浙江定海等關把總以都指揮體統行事於是洛嶼寨為欽總其
洛嶼遊兵把總及萬曆二十五年新設澎湖遊兵把總俱軍門創給名色者
水寨軍兵 舊時水寨舟師皆撥各衛所軍南日寨則撥泉州衛合興化平海
二衛共一千五百餘人洛嶼寨則撥永寧衛福全所合漳州衛共二千五百餘
人近來軍伍缺之寨卒悉係募兵而衛所軍止貼駕船洛嶼兵一千七十名
政司發給貼駕軍五百八十名洛嶼遊兵五百三十六名 據俱布政司發給

要宜防之地有三一曰崇武在惠安之東北接湄洲與興化邊界西通泉州大港東接海洋南與祥芝對峙正當泉之上游海寇入犯首當其衝一曰料羅在同安極東突出海外上控圓頭下瞰鎮海內捍金門可通同安高浦漳州廣潮等處其灣寬大可容千艘凡接濟往來之徒皆識其地以爲樞要嘉靖間倭寇由此登岸流毒最慘一曰舊洛與在同安極南孤懸大海之中左連金門右臨岐尾水道四通連漳州海澄同安門戶國初設寨于此最高遠處崇武而南有永寧料羅而上有圓頭舊洛與之北有嵎巖烈與南有車岐鎮海皆海寇出入之路抑其次也今汛兵也崇武永寧分哨則獼狔祥芝深潭福全一帶有賴屯料羅圓頭分哨則浯洲安海官港田浦茅上陳坑一帶有賴遊兵也舊洛與嵎巖巡哨則鎮海岐尾烏沙港一帶有賴澎湖絕島舊嵩盜賊淵藪今設有遊兵防守則賊至無所巢穴又泉郡藩籬之固也迺若還將校核卒伍修濠塹明

東園溪曰亭泥據高湖游西南曰便門曰畝舍曰徑山二都曰東渡曰下尾曰
流陂三都曰井上曰龍淵二十四都 惠安縣寨四北曰白水在白水鋪南
李冠作物人舉以自固正對西北曰東坑在日曝嶺西南曰虎窟在縣西南山
年知縣開創柏重是吳守之 溥有五曰崇武曰櫛窟曰小岞曰
通人代控 東南曰青山二十六都洪武二十 溥有五曰崇武曰櫛窟曰小岞曰
黃崎曰峰尾俱有城墻塔燈 二十二東北曰海頭都曰下頭 都曰後黃曰峰尾
俱八曰大山曰高山都 九曰蕭山都 曰爐頭曰下來俱 都曰後任四都 曰白沙
都 九東南曰白嶺三都 曰柯山四都 曰櫛窟五都 曰大岞曰古霞俱二都 曰赤
山二都 曰埕墘曰小岞三都 曰尖山三都 曰青山曰馬頭俱三十二都 安溪
縣寨二曰白葉坂在縣崇信里嘉靖二十六年賊陳曰輝千戶一員領軍二百
又守兵一百名曰磐宗寨在新溪里 隘十有一曰東嶺在依仁里 曰典林在崇
正德十其地令鎮曰 磐宗寨赤南村 隘十有一曰東嶺在依仁里 曰典林在崇
陳彭萬建 曰斜田龍溪里 赤南村 隘十有一曰東嶺在依仁里 曰典林在崇

全

八

田賦考 漳南負山阻海介于閩粵之間一都會也。也多岡阜林麓雜以海墘斥鹵溪澗流潦決塞靡常其稱沃野可田者十之二三而已。國朝洪武初今天下田地山林溪塘海蕩等悉書其名數于冊田二等曰官田曰民田官有官田有職田有學院田有沒官田凡斷入官者皆謂官田蓋徵近世公田法民所自占得買賣之田有新開有沙塞與寺觀田皆謂民

八十四

價每石折銀五錢新開新增起科米及浮糧米俱全徵折價每石折銀五錢者為例而若土貢物料及諸差徭俱于丁米出辦凡民米一石佳丁一丁貢料以丁若米對編有八分法每民米一石每丁一丁歲徵銀各八分辦料隨變以復改七分四糧六法均僅有銀力二差法驛傳銀則專論米石自嘉靖四十三年以後米二石徵銀三雙

食益鈔則專論丁口蓋民米一石自折價五錢外納差銀不啻倍之於是民田賦稅官田為重後乃以官米三石准民米一石秋租鈔與民米同科惟驛傳一差在官米得免派云而漕所屬各縣之田大較有五等平曠沃衍恒得水泉灌溉者為洋田先得水者為上用人力轉輸者次之依山產地稍瘠薄而有水泉者為山田其田中無水泉者為下又有坑流傍溪湖積沙土壤華而其田不浸旱而澆水其田上下

成者為洲田地肥美熟時有前決之患得法水者其田上中近決者中下築堤障海潮內引淡水以資

八十五

田雨陽時差所收亦多旬月不五等高下官民因參錯其間而南方地宜稻歲再熟獨於泥田歲一熟焉即大稻其受田之家後又分為三主大凡天下土田民得租而輸賦稅于官者為租主富民不耕作而貧無業者代之耕歲輸租于產主而收其餘以自贍給為佃戶所在皆然不獨漳一郡爾矣惟是漳民受田者徃憚輸賦稅而潛割本戶米配租若干石以賤售之其買者亦利以賒得之當大造年報收米入戶一切糧差皆其出辦於是得田者坐食租稅于糧差舉無所與曰小稅主其得租者但有租無田曰大租主民間買田契奉大率記田若干畝民間做做成契父之租與稅歲需某戶大租若干石而已按佃戶出遂分為二而佃戶又以糞土銀稅授受其間而一田三主之名起焉

力代耕如備種取賃得稱為田主其得田之家見目前小利將受其土
銀若干名曰佃戶佃戶入佃手其欲墾者通租員稅其可誰何業經轉讓
佃戶虎踞故有欠佃或業主之甚者大租之家于租差不自辦納歲所得
諸皆一田三主之說借之為虞

租留強半以自贖其餘租帶米兌與積攬納戶代為辦納雖有契券
而無實本交易號曰白兌往：通員官賦構詞訟無已時其田濱溪湖坑
龍為水所崩陷田去而租差存或民間利賣田價多而推租數少說秘年
久以致本戶有租而無田租可配者均號曰虛懸于官與民均病焉
計元勛云清民利賣田多價減則立其推租數少致買戶得無租之虞賣
戶存無田之租謂之虛懸又有勢豪之家獲受他人田地立充一利避差
一利幫貼久假不歸遂成能寄之態又有買人之田但覓租利而不收戶
租過比徵其賠納甚至一二十年仍不過割割：人亡事遠成不成了
之態又有狡猾之徒先將賣田借得高價存下虛報畝石出銀十兩召賣
與人有憑而貪者受價起米自難難解之態又有舊業成開採有墾科田
米運銷與戶建呈報公濟稅官錄其畝數之米而論而其典賣不明說
無隱者有之一米而論者亦有之種：情實未易枚舉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十冊

福建

八十六

詐麗雅至陳泰相攻許莫如僧田而海濱民大牙爭指至紛鬪相賊殺又
莫如埭田埭田者即傍海洲田也當龍澄接壤江海之中浮三洲曰許茂
曰烏礁曰紫泥地雖斥鹵而築長堤以捍潮水歲長泥泊久且可田土人
射利者爭趨焉預輸佃價于官給長單盡分界至某甲山歲：望水輪獲
然滄桑之變或不能待至垂白長子孫而不得田者有之於是展轉換賣
非復其故有實力者稍築成田則喧騰四起某以閹分爭某以資本爭又
某以舊田地毗連爭其所不勝不得不休附勢門構怨編禍至累歲獄訟
而不能決僧田者漳自古稱佛國自唐迄元境內寺院大小至六百餘所
今廢寺多所併入而合為五禪寺開元法華寺 聚南山龍山 帶糧米二千三百二十餘
石各縣寺觀亦有萬畝或云此即五代時定撥民田給僧者也或云先年僧
狼聚免差徭故民間租說寄僧戶或因而施與之僧本無田但有租亦若

大租主及白兌之類是不盡然間有之焉自成化以後凡寺田一應徭差
兵餉與民田丁米通融編派嘉靖二十七年奉部行勘令寺觀田地五頃
內抽一頃徵銀每畝徵銀一錢備賑未幾停止四十二年時軍興多故福建巡撫
譚綸議寺田供以十分為率以四分給僧焚修其六分入官每畝徵銀二錢
二分充餉是為寺租四六之法四十四年巡撫汪道昆又題請額加派民
間每丁徵銀四分米一石徵銀八分專備軍餉之用號曰丁四米八而僧
與民俱重困按黃冊登冊僧田一畝帶正北米五升三合五勺計田一
十八畝七分該米一石一畝帶僧米一石帶租多者十一二
石少者七八石多寡相兼大半米一石得租十石今每畝徵銀二錢是每
米一石該銀三兩七錢四分計租十石止值時價銀二兩五錢至三兩止
今徵餉銀至三兩七錢則租價外隆慶二年巡撫塗澤民又議將六分入
官僧田照租估畝：徵銀二錢或至四錢俱于田戶名下併年倍追四年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十六冊

福建

八十七

開元寺僧淨慧等具奏事下本布政司轉行府議是時漳州府事羅青
霄以民間丁四米八徵太重請蠲減其半寬之改一丁徵銀二分事先行
及是議僧田擬照例半徵每田一畝原餉銀一錢其申布政使司覆議詳而
當事者竟持軍餉議不准減仍舊徵納云其後僧徒告累屢增減不一萬
十六年以前奉文蠲免四分之二每畝止徵銀八分萬曆二十三年戶部據撫臣題
徵銀六分後又量增二分共徵餉銀八分
履僧田每畝定徵餉銀一錢二分二十五年巡撫金學曾以倭警議增兵
餉以舊例雖四分焚燬然寺大田多者所得利尚厚下所司議寺田除二
千畝照舊四六給其餘悉按畝徵餉銀一錢二分惟田不及二千畝者仍
其舊後更從四分之二八所徵餉倍于異時而寺田累極矣大抵漳民俗
二分其情八分充餉
所困苦者田則浮糧產瘠及白兌攬納諸弊後法則里甲均徭傳苗當
之類民富直年夫保立破家寺田始則縑流以叢林為傳舍巨室以常住

為苛貨或乘急稱貸以子母錢入其租則民為僧病久之民已成業矣或
經轉移數手而僧徒動以豪強兼併為名今年告入官明年告輸餉以致
重征橫徵相率欲棄田而不可得則僧又為民病夫僧之田地糧差既與
民同則亦民爾今民有百畝之產經營他姓便非己有其子孫欲索不遂
至欲以己棄之業告充公家之用不待議者知其為愚民矣今一覓抱贖
而當道遽然其信請清丈則聽請加賦則聽蓋此一時權宜臨兵之策庸
知民間制虐及難有不可言者乎故田土稅糧後諸弊非盡盡偽而不
可詰在上者平其政而已通條鞭之令則役困難善清理之法則白免息
按甲乙而酌處填築之費則洲田清惠姦僧而杜絕獻餉之議則民業定
條鞭法始于王宗沐所著均書中厥後都御史龐尚鵬始奏行之均書云
一條鞭法者通府州縣十歲中今每年一次要稅秋糧存留起運額若干
均徭里甲土貢額募加銀額若干通為一條總徵而均之也其徵收不

天六即國利病書

卷第六冊

福建

八

輪申通一縣丁糧均派之而下帖于民俾歲中所應納之數于帖分六
限納之官其起運完輸若給募官府自支撥蓋輪甲則連年十甲充一
歲之役土賦多易因條鞭則合一邑丁糧充一年之役所出少易辦譬則
十石之重有刀人弗勝分十人而運之力輕易舉也諸役錢分給主之官
承募人勢不得復取贏於民而民如限輸錢託開戶則可無復追呼之擾
均徭率定名徭編之舊照司府例納銀為募人工食費又甚便諸運夫
馬俱官吏吏應勢不得多取即用之不致滋微附秋糧不難出名目更無
所措手人知帖所載每歲可省糧長收頭諸費為民利可勝道哉萬曆初
羅知府為正田賦議曰漳屬長泰等縣田惟一主惟龍溪南靖平和等縣
一田而有三主此外又有白免之名詳如田十畝帶米九斗六升三合六
租人得租十石內抽出租五石帶米六斗免與積債舊代為辦納夫以
九斗六升三合之米歲納本折色糧兵驛傳米八丁銀等項該銀一兩二

錢有零者以十石租配之猶自足辦惟白免家止得租五六石值銀愈少
而欲其辦納糧差其可得乎況此輩等貪目前小利不顧身家後患播穀
入手旋即為費何有存留以待輸納又追徵杖併不完一二錢糧遺貢詞
訟日興官此之由近者南靖知縣曾球欲將大租糧米革歸小租輸納原
無價買者則不必貼有價買者著令小租家貼還如小租不愿出貼大租
之人能照原價與小租承買者亦從其便白免本屬影射今還業主各收
米八戶辦納是亦深知時弊切于為民者矣但人有貧富差等田有上中
下則以此法行之富民并上中則之田亦易為力行之貧戶并下則之田
則人情未便今合酌量通中如以十畝之田為率該價銀八十兩今則以
銀配田出銀六十兩者則給與七畝五分出銀二十兩則給與二畝五分
無銀出者則不必給此則不論田則高下止照價銀分田則田銀為多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六冊

福建

八

寡無出貼承買之煩糧因田而辦納無有糧無田之病矣惟此議今亦難
吹塵公武卿履謙云均平之法莫善于丈量其次即在於清丈今人量難
得其人止非一時所能辦理合行該府除長泰已經丈量南靖縣見該知
縣曾球清理外其餘南靖清浦平和海澄四縣即行各該正實米今大造黃
冊順帶清理各戶將實米在事處另造小冊明開本戶實米在田產若干頃
畝坐落某地名帶實米若干或自耕種納糧或係佃戶某人認佃每年
納租若干或田主一人自收或大租主某人分收若干小租主某人分收
若干逐一查實明白如係田主一人收租者無差自辦無事更張外其有
大租主小租主分收者科的人民情土俗者為區區慮或大租併歸小租或
租併歸多租或租額無失各自辦納大要須出於租子使租糧相配因土
相宜輕重通均租額無失備造實數大冊查照徵納用垂永久其白免
項實示諭自宜改正免免前罪如仍通同隱蔽許里長如田人等有告從
查勘新墾田地抵納與舊不從禁者責限三個月之內赴縣驗明免
免如隱匿過隱查出律律究問違限入官務使舊一洗田賦均平糧差
易子徵納小民不至偏累等因轉呈撫按詳允事而寺租徵餉過重今巡
撫都御史丁公繼嗣始徵言寺觀田地舊例四分焚脩六分充餉厥後東

征事急餉者不足舊院隨權改二八輸以充餉原議事平即止而不虞迄今相仍是遵何說也夫以四六追徵入之僧者少而出之官者多僧已不勝其困况復得其二官取其八除納餉外焚修度日僧亦何所利焉于是有餉無所出棄寺而逃者有轉讓他人今之代納者甚至展轉讓賣與夫挾仇盜獻盡入勢豪之家又有一種無賴遊僧入寺占據并其業而空之餉日益虧而僧日益寡所從來與合行酌議除設有寺觀以來原定二八者仍舊徵收外其自東征來暫改二八者田若干地若干原經免過若干被人侵賣若干俱于該府縣清查的確造冊類報如果于僧有礙于餉未甚虧損不妨照舊例四六追徵諸如勢豪盜獻與夫遊僧占據一切禁革不得藉此停免及滋訟弊檄下所屬遵奉行而龍溪縣備申南山寺餉照復舊例巡按御史陸慶祖詳示云餉自有額清員自可足餉寺田幾何而時較量于二八四六之間動稱充餉于南山等寺俱照開元寺四六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六 福建

九十一

開徵如撫按臣言其于軫念戰困意深遠矣哉 論曰余讀淳祐志宋侍郎莊夏泰住費寺院田狀其言與朱文公真德秀趙以夫諸君子似相抵牾然其意有足師者不惟僧失業而生計日蹙其害實且移之于民今民間以僧租累破產者豈少哉言膳兵食者動以為奇案何狀漳俗租稅分合所在不一善治者不易俗而化獨虛懸飛詭之害則里胥緣而為姦難窮詰今第序次其畧其所未備以俟明習于錢穀者

四差 後法有四曰里甲曰均徭曰驛傳曰糧兵里甲役起于戶每百一十戶為一圖：為十甲：有長以統其十戶 指在坊間之坊長歲輸一甲應役其初惟錢糧分攤公事而已其後官府快應一切取辦而里甲稱累均徭以十甲輪差十年一次按其丁糧多寡而均役之若上司祇候夫是覽庫之類應出力者謂之銀差驛傳役起于田以民米分別等第編夫馬首民米一石抽四錢夫馬廩給口糧以待大小公役及使客之有符驗

若機兵以備寇盜按丁糧通融編銀給與團練守城者為工食皆所謂力役之征也而驛傳之為民害尤甚舊例驛首截排日子依次應當五年一週謂之當當正德間改徵銀每米一石徵驛官給發鋪陳馬匹支銀買辦謂之官當未幾復變為當當嘉靖中龍苗當又議募民之有強力者給銀養贍應曰養贍夫役又議設夫保十名於均徭內編食專一在驛領銀供應民間一值徭編夫保家立收每使客至驛追呼急迫或分外需索折乾費用動以百計領官銀則官吏遲留折扣不給五鄉民至捐產賠累其鬻妻子殞身命者有之萬曆七年題准行一條鞭法其法不論四差通計一歲歲所應起存支用差銀若干而俱于丁糧內均派之徵銀在官而若官府所當收辦使客所當供應在官諸役及機兵所當催募急官為給而不與於民而里甲照舊催徵自條鞭以後有司有擅用里役者法恭奏總綱機保站名四差銀數百年民所疾苦一蠲除之小民荷國恩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六 福建

九十二

甚厚良法美意雖萬世守之可也 土貢 土貢物料舊供於元年里甲丁糧內出辦正德十五年行八分法各縣應辦物料就于八分銀內支解本府編查長解買辦本色解部交納嘉靖三十七年以後徵銀同水脚銀解布政司委官買辦本色赴京交納先是解戶管解多至破產自萬曆年行一條鞭法以後前項料銀于秋糧內附徵先儘起運無餘解買辦輸納之累民稱便矣

癸酉志原載寺租議 寺租之內訪之故老其說不同或云前代給僧之田或云僧越捨施入寺或云二者之外又有民戶墾寄之田蓋先年僧租驟免難差故詭寄僧戶日久為業此亦有之但此後來之弊其間未必盡然：自 國初以至於今三百餘年僧惟管佃而不管田：土民間得相買賣惟寺租不敢埋沒沒有田者輪租取租若納糧其來非一日矣所以拖欠錢糧者蓋以一僧入寺舉家父子兄弟群聚而食耗費已多又因糧差

浩重輒將租穀減價預先典與富民或田戶但濟目前之急不顧日後之慮然及官司追併楚摺萬伏不敢虧累田戶者以分定故也近者軍門過聽以此田多係勢豪占業欲重加追徵以固抑之而承委官員失於奉行輒將田戶拘攔重復科派甚至姦僧倚稱四六名色將無米肥租秘隱入己止存瘦田將租產估數令民倍納不知此田多是民間小戶置買如龍溪南靖等處民田帶僧租者十居三四豈可盡謂豪民設有占奪僧家豈肯忍受且如海澄等處僧田一畝民間置買多者十餘兩少者亦七八兩歲收稻穀數斗止七八石與佃戶均分一半得穀四石內除納僧租一石七斗止存穀二石有零所獲無多特以生長此地當耕此田耳而乃欲令其倍納軍餉在富民猶不能堪在貧民何啻剝肉如近年之事民田一畝值銀七八兩者納餉至十餘兩但相率欲棄田逃走其不釀成大患者幸也今雖設法調停定價納餉然竊思田戶納銀三錢與納僧租一石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六冊

福建

九十二

有零其價亦頗相當但糧差未知何人供納且其間佃戶得官斗七八升者有之得四五升者亦有之斗色不齊是又難於折算及糧差不完其勢非再取於民必再取於僧既取之民又取之僧重征橫徵將何時而已也近該本府知府羅 閣念僧民重困欲將餉銀再減一錢徵納稍寬未奉明示以憑屬見止是照舊田糧分管依見付民田事則追納軍餉其管糧於寺中擇有行止身家僧以充之仍嚴禁不許將租先行賤典違者將本僧及典主從重治罪如欲照依近議另追六分軍餉不必以租估畝惟在以米配租如每米一石該租十石共值時價銀二兩五錢除納本折丁料兵快驛傳米四并年例綱銀共該銀二兩一錢餘銀四錢就將充餉如以間有陷江浮糧或照近例再減銀二錢每米一石止追餉銀二錢則比之民田米四事例已有五倍之重其四分使脩止追糧差免納軍餉俱於各僧名下追徵不必累及田戶俟地方稍寧即行停止如此則事體出於畫

一而各僧免陳奏之擾有司易於追徵而百姓遂田里之安矣妄議如斯惟有司者裁之○或又有云此租若不歸一錢糧不免拖欠欲令每寺止留僧數名或照近議四六之數以四分給僧六分歸民通籍原額租米若干將六分之租每石科米四升盡散與田戶為業其四分者照舊取租各辦納糧差中間如有冒名龍寄者許其自首還主如違查出沒官但每僧去籍已久米數難載在冊租額不得查考或云舊有碯基簿係元時遺製具載田畝租米甚明但僧匿不肯出或云一本在府庫求之亦無有今欲清查租額必先下令各田戶凡帶僧租者俱許從實報官不報者查出或被首定行沒入然後以米稅便租米歸一則僧不欠糧民不苦累尤為經久可行今將諸說俱存之以俟採擇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六冊

福建

九十三

於八閩僅屬一焉其地東南瀕海土人以力盡鹽地為埕灘海水注之經烈日曝即成鹽與江淮諸場迥異海所成未鹽稍異其禮所謂鹽者也鹽未煉曰鹽本朝天下即縣所在有鹽糧又有鹽課鹽糧者畧倣齊管子鹽策計口食鹽計鹽籍錢之道法凡鹽皆食於官若男子以丁計婦人以口計歲各納米入官支與鹽每丁口納米八升後鹽不支民納米如故天順間因鈔法不行乃罷米折徵鈔賈每斤銀六錢六貫每鈔一貫折六文弘治間鈔賈錢俱折徵銀鈔一貫折銀三錢嘉靖七年御史蕭豹以民間丁料銀太多請以丁料鹽鈔合足其數折出止第六分鹽鈔每丁徵銀一分八厘共隆慶二年鹽鈔另派徵有閩年無閩月銀數有差年閩丁派銀一分六厘七毫八絲七忽七微四渺無是為鹽糧定例而鹽課者閩年每丁派銀一分五厘四毫八絲六忽一微是為鹽糧定例而鹽課者

則轉運使司召商開中給引該付鹽地轉運而輸國課之鹽也鹽運司故有納課鹽場凡七所其上三場為上里海口牛田原定附海去處辦納本色召商開中運鹽由水口往延建即三府及所屬縣轉運為有引有課有禁例是為西路鹽下四場為惠安海濱漢洲洛洲泉州鹽低黑商人額中納載折銀購運而漳州無鹽場惟漳浦潮東等處有晒鹽坵鹽嘉靖二十七年巡按御史委勘漳浦鹽坵每方一丈徵銀三分名曰坵稅泉漳俱非付鹽地無商引正課及諸禁例聽民間從便貿易或有司薄徵其稅以佐軍食是為南路鹽大抵鹽雖漳產而直其賦計一石所售直不過二三分鹽民原非灶戶以資直轉佃鹽墾終日胼胝炎烈中所成鹽不過二石其間陰兩靡常不能常得鹽匹夫匹婦之負擔不能以熟轉之於漳瀧荒園之濱而致之市落山谷或覓舟牛任載又不勝僱賃之費蓋用力勞而得利微甚矣惟是漳所屬縣若龍巖漳平寧洋皆山邑窮僻民

天下即國利病者 卷第十六 福建 九十四

間不能致食鹽而潘河民常鹽者緣用海舟載至海澄歇泊頭轉利小舟趨西北二溪出華封往龍巖諸邑散賣又自寧洋而上達馬家山越永安蔓延建即所屬付鹽地其徵利什倍以故漳民射利者往垂涎于此動以通商裕課為當道聽而陰圖窺穴其中自隆萬以來紛紜告援為民害無已特萬曆四年題設南路分司以鹽運同知一員駐劄泉州往來于漳之柳營江等權鹽每斤三十五分合漳泉二府歲僅權鹽課一千八百兩于國課已微而商利者藉官要賄賈賣勸權鹽之家盡入其稅民大紛擾是時知漳浦縣事房舉議以為漳浦東南瀕海西北負山附海者魚鹽居山者耕牧川陵險窄舟車不通其民或負薪米至海以易魚鹽或持魚鹽入山以求薪米皆彼此自為相通山間之民數日食無鹽則病必商人須稟有鹽入山行賣勢不能家給人足匪惟深山之民終歲無鹽而商且自病矣海濱之民一日不賣鹽則饑若晒鹽家必積累德萬斤

求富商大賈而後售不惟商人力有所不能而民先告饑矣且海商江瑞武益等皆市井游手家無儲蓄石投軍官門把持中外既不能盡所產之鹽而買之又不能備一邑之民而食之徒見老弱鬻鬻窮日之力辛勤負薪米涉山谷易鹽數斤輸要而奪之甚且盡其肩之所有大待鹽而恐嚇賣者必傾其家而後已今縣民告怨鼓噪號咷若漫不加恤而為亂漳州一府鹽稅不滿千兩以縣計之不滿百兩朝廷權其稅一而商兩利百倍之商商得其利百而小民受害千倍之以百兩之稅病百里之民必非司國計者之意况以已然之害而將釀必然之禍豈為民牧者計所敢出哉於是逆去江瑞等令晒鹽戶代領商票每鹽坵稅及一兩以上再領一票聽其照舊互相交易議上鹽運分司者不能拿辦鹽運納課共銀五百六十九兩後因課微而官專于萬曆七年罷南路分司其稅銀均派二府于晒鹽坵暨及載運船隻徵納馬八不及千金而一時衡舍之其

天下即國利病者 卷第十六 福建 九十五

歲兵年廢禁之費不啻過之官私私未幾而潘溪鹽民施惠等復告克餉片漫無稽考後為居民作害之地浦民亦有匿名告除坵稅通商課者鹽運司下其狀欲籍邑之船隻為鹽船全裝出灣盡權之知縣朱廷益申前議力爭事得復自是漳浦鹽稅如故萬曆二十六年有詔遣諸中貴人分行天下大採權而福建有礦稅使凡諸關津餉稅畢藉獻而鹽課亦在權中矣先是龍溪有石馬鎮為諸商貨船之所往來當事者以兵食不給置權其貨稅而鹽商另自為行府給票今由西北溪散行需諸縣六十三兩經過所在有司盤驗之及中貴人至舊商江和輔等告微為例願增餉一倍請給憲票付鹽事下鹽法道行運司議以為運司鹽課大半取足于西路而漳屬私鹽往往由寧洋道直達永安沙順等處向者鹽票給自府縣尚不足以行遠若以掛號之船由照賣之憲票而假之以償販之鹽徒何往不可其勢必且由漳平之新橋龍巖之萬安寧洋之馬家山直走永安沙順諸境與西路分道

而賊角勝而售不至阻塞而路盜改不止矣是以一鎮之盜而貽害一路之商以自金之稅而阻塞萬金之課也於是石馬鎮鹽票仍聽本府給與而鹽運司票能不給蓋自朱時汀與漳接壤而龍平水頭二官舖業不能罷設今龍巖漳平寧洋三縣民食不可無鹽利之所存民趨走若鶩非官為置權則豪有力者專其利其勢固不可禁獨透越私販為西路正課病法當峻防之備若漳浦詔安海澄皆濱海產鹽地民已計口輸課又按址盤而徵之稅緝網密矣倘重為權禁則遷海民鹽無所售負販者無以糊其口生齒繁而貧困劇必無畏死而輕犯法往年盧溪三饒皆深山民不得盜食聚為亂雲已見于前事矣凡土人之侈言漳鹽利者皆匪僧巨姦不可信萬曆三十九年知漳州府事聞夢得僑陳鹽政事宜以為鹽政之壞所在皆然不過私販以妨國課已耳而此中則有私埠私牙以利商害民其與亦移之國課蓋私販者據逐利猶虞官注繩其後稍緝之而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六

福建

九十六

黨可立散此中之私牙私埠皆有力者主之而亡賴棍徒望風奔附公然悍網而有司莫敢誰何坐令官引之盜屈於私販以致延平建寧所屬咸銷引不及一二分職此由失因詳其利害條為六議一曰嚴透越之防漳鹽價賤稍運而之他資至數倍以故行險嗜利之徒輕于犯法魚自龍嶺而下有南口馬由良村山想可接安溪之感化里自龍嶺而上有涵口馬由大溪可抵安溪有華口馬由溪南可抵大田自漳平而上由雙溪口至新橋羅溪兩洋可抵永安又由小溪水口至大陶小陶亦抵永安又由水口至萬安可通連城自寧洋而上由馬家山可抵永安是皆透越地也浦口埠頭已舊涵口山路頗艱若溪南新橋羅溪小溪水口萬安諸處皆藉名官衙據要設障其所透越現馬家山不啻什百人但知馬家山之為尾閹而不知溪南等處之皆漏卮也今宜於各地方嚴加稽察有仍前違禁透越者治如律一曰均備販之利漳屬竹鹽地凡有三截自漳浦海澄詔

安產鹽之所鹽戶載至石馬鎮聽民間散買散賣此一截也石馬紫泥馬岐江東香洲五灣之民自石馬轉買至龍嶺下轉賣此又一截也漳平寧洋之商自龍嶺接買運至登封裝包納稅載往本縣發賣此又一截也三者之中縣商利最厚蓋其居重取輕高下在手既踞徑通邑火食之柄且替開旁徑透越之門故子錢所入恒倍其母鹽戶寧商比之鹽乃有贏名縣商而復至石馬與鹽戶交易非所稱左右望而固市利者乎今著令鹽戶至石馬而止石馬以西不得越馬灣商斷自龍嶺而下縣商斷自龍嶺而上連相運輸各止其所獲利均而且易于稽查是亦一便也一曰酌灣鹽之額往者漳鹽方竹無礙民間價值甚賤而境外透越亦火自寧洋定包以後縣民稽官商之名以恐其夾帶而鹽法始壞大漳寧二縣歲額鹽一萬二千包今溢至三萬餘包矣原包稅三百六十兩後增至九百一十兩推求其故緣徒定雇名於嶺之上而不限實額于嶺之下餘鹽到嶺灣商寧肯載回勢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六

福建

九十七

必盡委之華封鹽店以故鹽店得賤收之而私販之鹽旁溢四出也然則欲清透越之源宜自定灣鹽始據寧洋縣申稱生齒日繁額鹽不足合量加二千包龍巖縣節惠萬安二里量定二千五百包由華封至涵口係龍溪之二十五都人烟稠聚量定一千二百包通計新舊雖似加增而實裁萬二千餘包與其陰縱之以蠹法何如明寬之以惠民乎一曰清冒籍之商漳寧雖云編小以本邑之民充本邑之商豈意無人而須借才于隣邑乎前此二縣之商率皆龍溪之人資緣投認根深蒂固莫可驅除有司或一清查此輩報百計阻撓恣行誇訕不惟事權牽制而法紀陵夷極矣宜起此更張之會盡為蕩滌以漳平首還漳平以寧洋首還寧洋而龍巖節惠萬安二里亦還之龍巖惟龍溪之二十五都仍歸之龍溪耳即土著之高亦不許豪家包攬行令各縣酌量坊里食鹽之多寡每鹽二百包食商一名附於本里中選誠實殷戶充之不惟異縣不得闖入而他里亦不得

司認度無強後聚之虞且有隨取隨足之便一曰若貿易之規五海鹽船多寡不齊先年定為分灣分日之例但住省商賈商賈相交易故此法可付之強半為華封之人包買已賣則所額分灣分日徒虛語耳今欲革除此弊宜以粵商賈商賈相配搭每季之有本府當堂開定其粵商之監賣與某縣某商大書告諭于龍嶺下使彼此各有適主而包買包賣之計無所施法亦無善于此者一曰定埠頭之稅漳屬之鹽已經計址徵餉則以漳鹽行于漳境皆官鹽也先是石馬鎮無稅而今每價一兩抽銀二分矣華封則無稅而今每鹽三百斤抽銀三分矣乃寧洋每年復徵埠頭銀一百二十兩不幾于侵肌竭髓乎以此項奉院臺詳允登入止餉未易請蠲今漳平龍巖與龍溪之二十五都既定有包額則埠頭之稅不宜異同且華封鹽稅每年幾及千金經今裁定頓減四百餘金將以何者補鮮鹽稅則埠頭似不容已者除寧洋鹽包稅銀外餘鹽一萬四千五百包

天下即國利病書

原第廿六冊

福建

九十九

若徵埠稅以抵華封缺額亦畧相當斯亦酌量虛推宜之辦要之此項名目俱非惟正之供俟罷權之後各縣稅厘一例停免是所願望于將來而預祈于今日者也諸議俱開白院道詳允行今漳南鹽政稱畫一云
洋稅考 嘉靖中有佛即機船載貨泊港與漳龍溪八九都民及泉之實人往貿易焉巡海道至發兵攻夷船而販者不止總督閩浙都御史朱統獲通販者九十餘人悉斬之而海禁嚴三十三年海巡許老謝策等更至月港大校掠明年冬誘倭寇三千人再抵月港散劫八九都往來浩與間寇累載不息土人來機為叛號二十四將沿海融然四十三年巡海道周賢宣計討平之其明年奏設海澄縣治隆慶初年巡撫福建塗澤民題請開海禁惟販東西二洋通政唐順之有云國初浙福廣三省設三市船司在浙江者專為日本入貢帶有貨物許其交易在廣東者則西洋番船之轉許其交易而抽分之若福建既不通貢又不通船而國初設立市舶

之意漫不可考矣船之為利也譬之礦然封閉礦洞驅斥礦徒是為上策度不能開則國收其利權而自操之是為中策不聞不收利孔漏洩以資姦萌嘯聚其間斯無策矣今海賊據沽與南與諸島公然番船之利而中土之民交通接濟後之而不能止則利權之在也宜備查 國初設立市舶之意母洩利孔使番人得乘其便其于海禁利害相如也然市舶之與商舶其說稍異市舶者諸夷船泊吾近地與內地民互為市若廣之濠鏡灣然商舶則土著民購錢造舟業土產徑望東西洋而去與海島諸夷相貿易其出有時其歸有候廣洋巨浸船一開颶四望惟天水相粘無畔岸而海人習知海道者率用指南針即羅 而其導嚮相傳有航海針經針或單用或指兩展闊以前知某洋島所在約更時當行水路幾許打量水深淺幾托為其托 海中島嶼作何狀某洋礁險宜慎或風雲氣候不常以

天下即國利病書

原第廿六冊

福建

九十九

何法趨避之其時海版船十損二三及循習于常所往來舟無恙若安瀾焉蓋海濱民財利精如此東洋若呂宋蘇祿諸國西洋暹羅占城諸國及安南交趾一皆我羈屬屬國無侵擾故商舶不為禁沙密 毗明 宿霧 文來 南 港 大港 納哩 廣英 卑架山 亞里 中 邦 有 下 赤里 呂 木 六 合 高 興 武 運 廣 河 密 岸 塘 呂 蓬 西 洋 以 下 港 道 羅 萬 港 交 趾 東 埔 寨 丁 機 宜 順 塔 占 城 麻 六 甲 坤 占 坡 萬 里 州 萬 本 高 堤 里 蘭 吉 連 卑 柔 佛 吉 寧 邦 日 錄 占 丁 表 里 運 閣 蘇 祿 班 隘 文 有 錫 龍 淡 水 不 係 東 西 洋 船 而 特 嚴 禁 販 日 本 者 比 于 通 番 接 濟 之 例 先 是 海 澄 未 置 縣 時 有 靖 海 館 以 通 判 一 員 司 巡 緝 其 後 請 設 海 防 同 知 易 靖 海 館 為 海 防 館 萬 曆 二 年 巡 撫 劉 堯 誥 題 請 船 稅 充 餉 歲 以 六 千 兩 為 額 委 海 防 同 知 專 督 理 之 刊 海 稅 禁 約 一 十 七 事 時 海 防 同 知 其 禁 鑒 不 議 以 為 過 洋 之 船 以 東

北風去西南風回雖回緩亦不過要惟自倭回者必候九月十月間風汛且日本無貨祇有金銀元船至九月方回又無貨物者明係展轉交接縱有給引仍坐以通倭罪同船船夥及涉甲等許其舉首給賞之子時凡販東西二洋船龍淡水諸苗及廣東高雷州北港等處商船引俱海防官為管給每引納稅銀多寡有差名曰引稅東西洋每引納稅銀三兩兩龍後如增東西洋稅銀六兩兩龍淡水稅銀二兩兩龍每引納稅銀一兩其十八年華商通文引歸沿海州縣給發惟舊引仍舊每引納稅銀一兩其告隨給蓋即請繼原未定其地而亦未限其船十七年巡撫周東謨將東西二洋船題定隻數載限船八十八隻給引如之後以引數有限而私販者多增至百一十引其徵稅之規有水餉有陸餉有加增餉水餉者以船之廣狹為準其餉出于船商陸餉者以貨之多寡計值徵餉其餉出

于舖商又應有載屬禁船商毋報起貨以舖商所接買貨物應稅之數給號票令就船完納而後許需賣馬西船面湖一大六尺以上者徵餉銀壹貳西洋十分之三陸兩銀兩銀兩等貨計值銀一兩者徵餉銀二兩如東龍淡水名曰小黃地近船小每船面湖一尺徵水餉銀五錢陸兩亦如東洋之例二加增餉者東洋中有呂宋其地無出產商人率用銀錢錢用銀錢大九六成是洋貨船多空回即有貨亦無發故商販回港征抽水陸二餉外萬呂宋船者每船另追銀百五十兩謂之加增餉各商若離餉餉萬一兩二每年至五六月七八月間風汛屆期各商船回至海外俱由南灣活銅諸水寨及島尾濠門海門各巡簡司信地經過隨報府縣及海防館逐程檢船護送防寇掠其實稽察隱匿餉稅者云自萬曆四年餉溢額至一萬兩列入章程錄至十一年累增至二萬兩有餘二十一年報倭賊聚

止通販而海濱民苦為生難報違禁於下海或假借縣給買穀捕魚之引故越販於是巡撫許事遠深念之恐復為變如嘉靖時出示招諭凡留販人船不論從前有引無引日遠日近俱准駕回照例報官納餉一切私通及壓冬情罪悉免是時越販商人胡堂謝楠等二十四船間撫綏令皆駕船回漳報餉與正引之商一例徵納二十二年餉銀溢至二萬九千餘兩然則海民趨利之情與商船通塞之利病其大畧可指矣其後當事者設稅餉多寡海防館所報不盡始議徵各處關稅之例歲委各府佐貳官一員輪管之示清核毋專利窟而泉州以兵餉告匱分巡興泉道建議于泉州中左所設官抽餉如漳之海防例令漳民販西洋泉民販東洋相攬越事併下府議時漳民紛稱不便乃具詳言本府屬縣賦派額餉數少民又多適軍需住告廣即隆慶間開設海澄船稅僅數千金萬曆間增至一萬兩以此比之猶且不敷動請司餉濟給考之累年各請發司餉二

萬面佐腰具在也迨十三年以後船稅增至二萬餘兩燕以崇甯尺土半屢凡屬官者靡不括以充餉即鐵爐牛竹渡船網稅撥無遺利始免仰給司帑然亦必驟餉船稅盡數徵完方克有濟查見在十縣餉額共三萬七千七百九十餘兩而添船稅二萬餘兩大都在六萬上下而水陸官共月糧脩船置器犒賞諸費歲不下六萬兩如萬曆二十一年禁海餉則括府縣船稅及借諸站剝等銀支用並有贏餘積藏於庫故漳泉均為海即其餉並屬喫緊餉在漳則漳利餉在泉則泉利其便均也漳餉贖則請在漳泉餉贖則請在泉其不便亦均也今欲以東西洋分屬漳泉割漳餉以贖泉兵不惟漳之兵食無所措給從比私販之徒緣為私利不澤不泉泉影西財公然四出不可究詰者又當什百於昔日本府壽之未見善盡在彼府計其無幾何如耳惟是權稅不專責于海防官聽上裁於是漳泉分販議罷不行而題請改設餉館給閱防會上方大權天下開稅二十七

年中貴人謝 命至閩尤山海關津之稅事處羅以進 內帑而舶稅歸
內監委官徵收矣 時該委三司首領一于正稅外派辦進方物費不貲重
以委官需索土人校誦無忌憚者投充為巡撫恐擾害漳民情用洵為
頗有司開導安輯之不為變而是時漳泉民既呂宋首或折開破處及犯
堅不棄不得歸流寓夷土築廬食櫛備費雜作為生活或娶婦長子孫者
有之人口以數萬計而同安人張義者緣奏言海有機易山與福建相近
地產金若採取可得成金無算有 詔遣中貴人委官往勘視而呂宋舊
聞之大恐以中國將舉取夷地諸流寓人皆內應也於是盡坑殺漳泉民
之在呂宋者以二萬人事聞張義以欺罔首禍實極刑三十四年有 旨
封閉天下礦洞其各省直稅課令在司照常征解 命南丁海內忻
忻有更生之望而所在稅監仍奏請轉解稅課及辦進土產方物且言稅
歸有司于地方無所事已召回于是 旨紛出先後互異稅課准解工

天下即國利病書

第廿六冊

福建

百二

部又總解稅監分進內庫土產方物准折辦又 勅該監照舊辦進其布
政司銀既量解而稅監者又欲州縣有司徑解及代辦方物有司莫知所
適從事紛然久之布政司乃具咨呈戶部請畫一而部咨回覆以藩司一
和之主若金花稅銀等銀何莫不由藩司而州縣敢于徑解乎近者南籍
巡撫題奉 明旨各處稅課都著總辦解稅監分解應用是各處者指各
省直言也類總辦解者明令布政司類總也若由州縣徑解當云各解何
須類總為乎土產方物乃稅監并購之誠非有司貢獻之權撫臣既題准
折辦及指撥加平等費續奉 明旨照舊辦進並未有一司備辦之旨謹
始慮終正在今日該省撫臣當移會該監備將歷來 明旨開導其詳
使知類總二字 旨意昭然徑解之舉終屬悞謬矣自是議稍定實事復
申前餉館委官之議以海澄洋稅原議輪委各府佐貳徵收但外府之官
遠來往劄非便而增設供應人後所費亦繁不若于本府佐貳五員內歲

委一員管理事無專屬既於原議不悖且于事體為宜議允行本府官承
委戴一更代云先是投礦稅為羽翼者標知海夷有別種號紅毛番號財
寶擅給中使大移招諭以乘船泊澎湖其人非東西洋種人髮純赤強而
多力以船為家于海島諸港門販賣為生渡其船宏壯甚出沒海洋忽焉
中亡所損為兵器自護衛若佛即機銃發貢統之屬亦甚具其交易頗以
信義然無殺人海島中諸夷恒畏避之利中國羅綺繒布器皿諸貨諸
人嗜以利謂漳之南澳澎湖島可以市舶紅夷者以為信至九數船事聞
撫按行守巡道議以市舶必不可許且奏下兵部覆疏請 明旨詰責中
使令所在守將督信地兵嚴拒之紅夷船始去而漳泉間射利者意
以為此不費航海而坐收遠夷珍寶利百倍若之何乎失之嗚呼其亦不
思甚矣哉美性無常非我族類而海遠惡少民尤習狙詐無事猶將勾引
接濟為寇據地況日夕與對狼羆非欺負貨物激怒夷而主為變則將為

天下即國利病書

第廿六冊

福建

百三

陰陽播弄暗夷以玉帛子女而為之嚮導患之至也其何日之有若嘉靖
中倭寇藉入貢蹂躪寧紹間皆起于市貨不售土人貪戾無行者為構誘
煽亂禍蔓延至不可解設警不遠為閩計可復爾耶或曰紅夷性橫直非
狡倭比是人不然獨不聞廣者山之有湧夷乎其初亦尋常販易今結聚
日衆盤據濠鏡諸作姦犯科者悉亡命藏匿其中藥索成百難脫險阻
兵勢壓迫于省會若癰之附項疽之附骨治之不可養之日深當事者屢
以為憂矣今之紅夷其體驚出湧夷上過年與湧夷爭市舶地相賊殺廣
之海上湧夷無不勝而高峻其城郭以防禦之其人魁偉者殆防風氏之
骨專車馬可玩其技不如倭而垂涎以為利藪此姦人之以國為膏者也
第今東南隱患又不但此項撫臣奏言閩地斥鹵硯埔田不供食以海為
生以洋船為家者十而九也況今軍需國課半取給于市艘豈能禁之不去
但姦民有假給由引拉造大船越販日本者失其去也以一倍而傳百倍

之息其來也又以一倍而博百倍之息愚民陷利如驚其子凌風破浪直
僱息視之遷禁私通日益月盛有暗結婚姻有私受吏職甚若或賣船以
資敵我無晉魏終之五利而彼饒中行說之三害長此安窮況今環球告
急屬國為侮而沿海姦民揚帆無忌萬一倭奴竊據瓊及龍溪淡水此輩
或從而勾引之門度之寇可不為大憂乎請申飭沿海清查由引嚴禁登
冬不許私造通式大船及以引餉事權歸海道管轄便疏下兵部議如議
行而沿海民大點檢及憑藉有勢力者借東西洋由引而潛趨日本時
有之禁雖嚴未全戒論曰海船非正賦也而志之賦後何居嘉隆之際
月港之亂余不忍聞焉自設縣弛海禁以來使豫者驚于利潛銷磨其
不逞者又得操其什一以資軍費庸詎非算乎顧今東西洋利害漸賈人
侵假而關入倭境又重設額外之抵橫徵歛以困辱之歎窮則退焉窮則
擾况輕悍習亂者其又曷不至為嗚呼謹承如者念之哉

未下耶國利病書 卷第六十 福建 百四

雜項餉稅 漳自軍興以後軍費日重正賦之外有加派有改派有措處
加派者舊額所無如丁四米八之類是也改派者係別項原額發糧但改
他用如抽解倉米扣解水脚之類是也措處者計出苟且濟急一時如寺
租鹽稅之類是也先是府有稅課司縣有稅課局嘉靖中裁革司局官止
令府縣帶管今無而又魚課鐵課雜色課諸類魚課者權取魚利漳州
不設河泊所而魚課米之征各縣帶管先年湖米私治七年湖米吳一歲
解銀于布政司充兵餉鐵課者閩中自古有官坑冶而若龍溪龍巖長泰
漳平皆產鐵地天順間徵銀正德以後折徵銀俱於爐戶徵納龍溪鐵爐
一所課銀甚微今增至二百九十餘兩雜色課者酒醋房屋諸稅舊折
收鈔寶後改入八分料銀內支辦今亦有新增充餉者而商稅多者毋過
于番舶引貨別有徵大率為措處兵餉而設山海川澤諸利搜括無遺矣
也田考 閩初制天下所在衛所分軍五屯堡且耕且守約以十分為率

七分守城三分屯耕蓋倣古屯營法云其法每屯百戶一員統旗軍一百
一十二名每軍給田三十畝歲輸正糧十有二石餘糧如之以正糧給本
軍餘糧以給官旗月俸及守城軍士之用俱于此所置倉收貯其口糧就
官給支洪熙元年以屯軍辦子粒艱難令減半餘糧徵六石其正糧免徵
聽自給遂為定例漳州府置衛者二漳州衛為守禦千戶所者四龍溪
銅山 軍人分三七七守而屯軍所受田率二十九畝或二十八畝或
納糧六石謂之細糧而永寧泉州二衛者故泉州轄也屯軍或於龍溪或
于漳浦南靖長泰等處屯種蓋舊制屯無定在擇便開墾故大牙參錯如
此其後糧有本色有折色本色輸米俱衛官屯官催徵而府管糧佐貳官
一員監同收支折色每糧一石徵銀二錢五分則管糧官徵收解部而省
有屯田倉事一員總理之海內承平久屯日廢圯至正德末年而甚嘉靖
初 詔言國家設立衛所置屯田令軍士耕種納餘糧以充稅餉近法久

未下耶國利病書 卷第六十 福建 百五

人玩弄臺官舍軍餘等霸占多有各該巡撫督率管屯官查其衛所屯
田若干頃分屯軍若干名其係年久故軍之田聽各官舍軍餘領種如軍
存無田力作者查令退還其領種故軍之田以人戶為限人二分餘退還
以給新附無業之軍內有田園廬舍脩種已成願賣者聽平價售值管屯
官具查數上其要于部以聽會令具下兩京各衛所於是屯軍失額事故
者諸舍餘人等得撥給頂種及新開墾田地亦撥舍餘耕種谷辦納折色
銀解部每糧一石折銀二錢五分謂之新增糧銀而續所清丈失額事
故者亦輸折色如新增之例謂之續增糧銀而衛與所一例徵收失欠之
屯軍復私相典代或力不任耕而拋荒逃竄民間冒名頂占或有田無軍
或有軍無田或一軍補三四屯一屯而二三軍共者有之萬曆初和府羅
青霄議以為舊例屯軍一名配正軍一名通來各衛所動輒軍士逃亡然
軍雖逃亡而田不與之俱亡若欲清查不必以軍尋田惟在以田尋軍今

每縣于民田之外取其隱里結狀查係屯田界段逐一丈量每三十畝為一分屯軍一丁配正軍一丁如有田而無軍者即係包占嚴行追究務足屯軍正軍之數如此則不惟田不隱匿而軍亦不至缺伍軍食足而獎可清矣先是謝所舍餘項補故軍田者量輸銀入官稱撥佃萬曆五年付清丈法十五年以所丈量各屯田畝之數具報于督屯道給由帖若某段落坐址某鄉或本戶軍或頂故軍田若干畝應納本折色若干石備書于帖諸屯軍及舍人餘丁受田者各付一為照謂之屯田帖而總其數于管屯官所自是漳屯政稍有緒然當臨時垣段廣狹勢不能無弊隱其侵占迷失肥瘠互換民與軍相為比鮮舉首即舉首未必盡實屯由雖具終不能禁軍貪者之以由帖為貨也通者當事疏請欲大行清理委官按垣段尋索舊額混占者奏請追奪疏得旨軍部嚴議有云海內屯政之弊至今而極其始軍有逃故而田有頂代既則典賣相仍而田歸豪右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六

福建

百六

手又久則垣段換移而屯夫本來之額糧日以遞軍日以耗雖獲丈量而不可清懸屬禁而不可章也時有清理屯田之議則亡額又得因以為利而豪巧猾者又從而陰陽其間公舉私負有摩踵接斷臺未乾優冒如故撫臣所謂有司不果于奉行益得肆其變亂者豈其然乎切惟欲行清屯之法而無撓法之害真若就額糧之完欠而分別之有田無軍田必勢占有屯無糧屯必迷失就中而為之清理庶有當焉果有清出屯地以養軍丁以充貼駕餉不增而兵足用策無便于此者獨刁軍暗受勢賄告訐媚興得田入手漸獲典賣則前獎未清後害相踵或有司不自躬親而委之佐領其間獎端尤難窮詰要在設法之詳審委任之得人何如其使法禁行而豪右屏息公家利而閭閻不擾則善矣大都屯政廢弛不獨漳一即所在皆然今漳鎮二衛及四守禦所催徵如異時而泉州永寧二衛軍自正統間取回守城及逃亡事故尤多奏撥金門高浦二千戶所軍人耕

種納粮本折色如例然亡隱皆民戶頂種者矣論曰古者兵農合一之制今屯田為近然其弊也屯軍徒寄空名而田非其有矣異時以典賣軍田為請今民間顯然相授受按畝估值其價幾與民田均雖屢下清覈之令不能禁嘉靖中兵部尚書胡世寧有云各衛三分之田軍多拋荒而民墾納粮者一清奪還軍非惟失利而且失民不為有益蓋難之也舊例軍民田存留本色俱派倉上納後民米盡改折而屯粮輸倉猶仍其舊屯以贖軍若新增增增田之折銀解部非制矣近受田者往往憚納本色而潛輸折價倉度之數有名無實歲稍荒歉米值踴貴而貧軍輒無以糊其口俾有不虞能堪守園即稱謂欲清屯政與其舉行丈量之法徒滋紛費不如覈實本色俾無虧額而窮治其藉口拖欠者則所懲有限而要挾求索者不至要延若曰客兵餉不足當盡藉諸屯田為兵餉助則今山海關津沽無餘利猶未足供冗食而欲取給于清丈屯畝顆粒之贏餘其難矣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六

福建

百七

哉
兵防考 洪武三年置漳州衛指揮使司其屬為鎮撫為千戶所者五：千戶所各統百戶若鎮撫後設鎮海衛所統亦如之又置陸鰲銅山玄鍾守禦千戶者三衛軍可五千餘人所軍可千餘人耕其屯田而食之成弘間又調鎮海之後千戶所成龍巖而以漳州衛之後千戶所成南詔此衛所始末之大較也銅山漳濱海之重鎮也國初遣江夏侯周德興入閩築城備倭置五寨銅山其一為寨在井尾澳景泰間移今西門澳初以衛官有才望者統其事而後更以欽依把總一人玄鍾漳屬馬尾海日漳州府所轄漳浦一縣最近海與設水寨者二銅山西門灣為把總水寨而玄鍾則受其節制者也故今止以五寨為名歲撥鎮海漳州永寧衛及玄鍾銅山所軍分番巡哨而北自金石以接隆慶六年知府羅青霄議洛與而自捕房以通廣東勝鹿所諸員決：也隆慶六年知府羅青霄議

置土兵五營分鎮諸處或廢或存萬曆初年又為銅山置浙兵營而郡西之浙兵營則自萬曆十一年為吳豐引唱亂而設蓋主與客交駐云彭湖在漳泉海外與倭僅隔一衣帶水嘉靖以來曾一本林鳳輩往來瀟聚其間數為寇患壬辰朝鮮告變時傳倭且南侵當事謂不宜坐棄彭湖為設官兵據險戍之又慮孤島遙懸汛期分諸寨兵遠為聲援以水庫杜其尾後此官寨始末之大較也漳入明故領縣五成化間以溫文進之亂劉龍嚴居仁等五里置縣漳平謂險遠難制也正德間蔡湖諸處亂起度撫都御史王守仁督兵討平之復米卿三老議以為蓋溪等處地處遠設教不及縣成大禍今動三軍之衆合二省之威難曰城厥渠魁掃除黨類特一時之計未為久遠之規乞於河頭中營添設縣治引漳汀潮順漳清寧政教既敷盜賊自息上疏請予 朝置平和縣嘉靖初以南詔廣寇出沒置詔安縣月港者龍溪海上一大都會也自內外賊盤據為難隆慶傳警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一百八

福建

百八

歲無產且御史朱純請建邑不果後即守唐九德力持其議都御史汪道昆為吏請置縣海澄而是時又以初平蘇阿普等於統派領割龍巖之集賢里置縣寧洋 國家創收民之符非惟臨長百姓夫亦以父母孔通感信易教赤子濱池弄兵自息設險守固勝于數十萬甲兵也即又有海防同知春秋防汛近又特設督捕通判駐雲霄永海上事而別駕職內賊此即邑始末之大較也漳初未有太守建牙者嘉靖二十八年以軍興設參將一人三十五年益以水陸參將二人三十八年請分福建為三路三將軍主之其駐漳者為南路所轄自詔安廣東界北達祥芝蓋鎮漳而燕控泉吳先是南灣尚未開府在汛期專駐玄鑊後南灣既設移駐銅山萬曆二十年議者謂偏處一方移駐廈門居中調度而南灣者在閩廣交風為通載吳平許朝光巢穴於山曾一本林道乾游魂於海至合兩省會勦始平追議善後題設副總兵官協守漳潮拓地郡鎮無事則王莽

澤堅有事則金鉏窮追兼制兩省秩亞縣姚此將帥始末之大較也夫弘正以前承平既久人不知兵故規制尚畧嘉隆之間所部營懷藏之苦兵故規制謹然衛所官大則金鉏小亦列校歲糜月俸錢甚奢其鋒者多脫穎而出樹勳也豪而卑者長旁榮戟乘堅策銳刻削自封恐難自豪至不識韜鈴為何物戰場為何事告以鼓擊擊心惶欲絕且憑空煩于戶下安望其緩急使乎若正統御茂七之寇指傳顧城擁兵銅陵募敢死士入衛遂大破賊二百年來一人而已後鎮海為賊賊所陷諸將束手生樹板蕩此曹之由豈足食哉至於衛所軍世守尺籍執其鈍器不能刑鷄鶩無論即戎既有變棄甲不暇耳國家養兵世世僅得其名空宇內豈然不獨也正統天順間所在招募丁壯為民兵兵之勇而巡司故有弓兵俱有司操練然今民壯僅供公門役使弓兵所緝里閭鳴吠及負擔與販而已議者始復仰惜于客兵乃客兵之大利大害亦累可言方嘉靖鼎沸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一百九

福建

百九

時海內名將如戚繼光俞大猷俱統重兵入漳征勦海上父老猶能言繼光時事賊固匪城急獲四出標榜父老扶携登望女牆上冀援兵旦晚且至嗣見連煙數點影響似旌旗狀忽炮響官兵業抵近郊與賊接戰大破之蓋繼光每出師或急或緩人莫能測賊偵繼光方與所在當道歡飲解甲犒師似未即發繼光已夜從間道急進出沒甚神賊猝不意報狼戾死甚衆云崇祿之役賊又預度繼光當至設伏待之卒然奮起兵為少却繼光斬前鋒者數人自督戰賊竟潰十四年海寇吳平據梅嶺繼光兵來賊遁入南澳繼光追擊之俘斬萬五千人賊潛遁赴海而漳遂平自漳中賊奴而繼光之功亦與之終始漳人為之語曰俞龍威虎跋賊如土皆他路兵也然事急則徵召事平輒復遣去徵召至而屠戮者已饒受其禍矣故通者為客兵置營居守如土者顧在壬戌恭將楊縉以東莞兵來顧為漳備禦賊實約東莞兵為內應縉下令漳民不得夜開門開門報兵之

漳大猷諸生相率詣當道固爭富家夜自為登埤固守不呼而集次日清明東莞兵從南郊傳人婦女婢媼殺人即守始下令飭兵截殺之須臾東莞兵頭腦破地縣署所部始與萬曆來兵雙引之事覺就誅也有司者慮之議駐客兵于西郊其後長泰月越獄刺殺縣令因實與客兵約為外應先一日客兵以庭戰離中軍有信改期不得達因出登城四顧外無援者始就擒雖社稷有靈未始旋想不可不謂往事之明鑑也夫漳所最苦者莫如倭嘉靖時閩浙初置巡撫則以倭故倭非能自來也起于中國之民為之鄉導都御史朱統練兵甲嚴糾察按諸通海者若干人悉誅之統竟為朝議所中意自越船主土豪益自喜為姦走波濤中交相往來復乃大舉入寇而海寇應之至陷城郭禍填塞男女駢戮遠近震駭此亦神人之大痛矣網以亂至而登則已晚網又以亂解而疎則安窮比歲海濱人視越賊為常事詭給沙垠引無不踏山城君者當事憂之嚴為令

與民更始有吏犯者無赦夫越販起于富人射利其意元非勾賊唯是輸其貨露其情形此其漸不可長者耳禁越販自是防倭急務未可謂越販之門一杜而倭便不復來也海上行劫何處無倭奴犯漁舟屠賣船復復散去不逞之徒博手無生活日覓波心與夷雜處彼狡焉有窺中國之心何日忘之中山之藩破矣長蛇封豕薦食未央故待敵宜預也雷者夷從西方來當胡別種也髮盡赤巨艦迎波結中貴人以互市請如東粵者山故事當事持不可奉將施德政躬抵澎湖宣威耀武與夷相持者久之夷乃去其後數載更入海上申前請益及當事嚴緝居民不得與售一錢乃更掉指東粵以徃若輩僅以聲勢恫喝然舟大不便動轉即有變火攻可堪耳防之無使登岸彼將自消其食指威之無便見瑕彼將自戢其殺機後此出沒尚未有常也故防敵宜周也國家皇靈旁暢然二百年中深山窮谷之區小醜間發始而鼠竊繼而狼噬驅之則終散散至二十四

將而禍烈矣丁巳間洪興珍等二十四人共造二輪接濟海者輪鯨鯨之不能以煩縣官安能便置反側于度外萬曆以後帶牛佩犢之萌旋就誅滅然餘黨尚未悉散往者漳浦見告人或訝其大張皇然與其張皇也猶勝坐視必以踪跡之尚未露也而繫置之罔聞人心愈怠城守愈疎脫有其變烽火在庭而不悟矣詎細故哉語云涓涓不止流為江河今近郊之內夜半殺人劫掠財物肆行無忌比有之夫固獨罕之漸也故緝賊宜嚴也漳浦林太史惜春之論兵防曰築土堡練鄉兵而以外賊宜守內賊宜攻讎甚悉此自倭僥倖時事非所施于承平且衛所營寨諸軍是亦鄉人也是在練之而已客兵又于吾土耳目肝腸盡盡異類是在制之而已張萬紀為銅山把總每雨雲陰悔意賊且出輒駕小舟自携一劍以馳勇數輩自顧葉東如漁人因以誘賊相遇手自擊殺之或死或縛萬紀雖屢經險阻神意逾王海上數年間得安枕無恐者則萬紀力為多是外賊

未嘗不可攻也頃歲中丞臺巡歷海上一切與將士綠旗名實乃其選將僅騎時故事所選兵全抱石以試勇怯著令甚過而所用又非所得則何取焉往事材官及兵目人缺應補者將軍與郡國議上主者裁決之比歲多自陞門出所不知何人坐名送塞彼其人與地既不相習而却曲僻伍又不相能安望得其熊羆之用哉諺曰文臣宜不愛錢武臣宜不惜死然吾謂武臣愛錢正軍政所為敗壞而難于收拾第必自文吏大臣始夫將將者之原既清下方自肅不然主者以燭節望之大帥大帥以望偏裨偏裨以望卒伍轉相剋剋而效之而兵日貧因以日怯雖今日更張明日整飭使修廢大何裨耶清之方畧矣鄭尚書曉曰福建海扼東南汀漳外寇內通與南賴聲勢聯絡海物互市時起兵端此其治亂非徒一方之機局者誠哉是言也故為差次梗概以備稽閱如此

監司 本朝所在郡縣監司彈壓之曰分守曰分巡其在濱海則又有

巡海漳在國初屬福寧道成化六年汀漳潮頭諸處盜賊出沒始設分
守漳南道駐上抗轄汀漳二即通制江西之贛州而巡海道舊駐會城嘉
靖九年都御史胡璉議以漳州海寇縱橫巡海使者遠在數百里外緩急
非宜疏請開鎮于漳是巡海雖全制閩中海上事而漳若其專制者蓋四
十有餘年萬曆間承平既久巡海道復歸會城而漳州奏請特設分守漳
南道自是而率屬與治兵撫民守巡並主其權巡海道但司海禁春秋
防汛耀其甲戈或間歲一至他郡邑事不復相聞矣近三十八年撫臣陳
子貞議重巡海之權疏請一切軍政俱歸海主之守巡勿復與知照營寨
事無鉅細盡赴會城上下遠隔不若守巡就近料理為便且巡道故嘗
奉勅撫兵使者安得不問兵事哉故疏雖下部竟不果行焉守道初
設布政司恭議後間出以恭政近有自按察使或副使兼官至者巡道初
設按察司食事後間出以副使近有自恭政兼官至者巡海道初設按察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六

福建

百二十二

司副使近有自布政司兼官至者
南路恭將按本特官級亞于漳州副將而
嘉靖二十八年浙直軍門朱統題請福建添設恭將一員至三十五年巡
撫王忬題改設水陸恭將二員然未有專管汛地三十八年巡撫劉燾題
請福建分南北中三路添設恭將三員以漳州為南路併水陸為一恭將
奉勅分守所轄銅山港與二寨潘銅湖二遊漳州銅山二浙營陸營一
土營漳州鎮海泉州永寧四衛南詔龍巖陸營銅山玄鍾營武福象金門
中左高浦十所自詳定以至大城皆為汛地蓋控漳而兼制泉也先是南
漳未設副總巡則恭將專駐玄鍾調度水陸防禦南漳設後移駐銅山
萬曆二十年倭竄朝鮮議者謂銅山偏處一方始無移駐中左所居中調
度焉
銅山寨 洪武初年皆以衛官考選倭倭帶領軍兵出守銅山嘉靖四十

二年題 桂改設欽依把總一員非汛時月圍泊寨灣輪番出哨小防倭
盜汛期則分四哨前哨鎮海左哨陸營右哨沙州後哨兼設各防汛信地
皆險要而橫與泉興并得灣大小甘山則外洋島嶼之最險者
漳州浙兵營 府城外浙兵營始於萬曆十一年因叛民吳雙引等謀為
變當事集議時設浙兵一營駐刺園練營設於西教場適以浦頭至鎮門
一帶河道往來舟楫往來商舶設哨船二隻輪營兵坐駕隨潮往來巡
緝平時則府城內外以至鎮海井尾等沿海萬松嶺義亭孔道皆更番哨
守有事則專聽徵調隨賊所向相機征剿
銅山浙兵營 銅山浙營始於萬曆九年為沿海警而設駐銅山所
城外平時則團練彈壓自銅山以至玄鍾詔安等沿海油村嶺鳳山等孔
道皆其哨守有事則專聽調度征剿
陸營土兵營 陸營土兵始於隆慶六年因詔安縣五都土瘠民貧寇盜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六

福建

百二十二

蜂起當事者議設土兵一營抽選貧民充之為鎮安民計初守銅山續
與浙營對調劉守陸營城外平時則操練彈壓自該營北抵莆頭南至古
雷等沿海與內地雲霄等皆其哨守有警則隨賊向性剿擊用為哨探
專耳目
澎湖遊兵 澎湖一島在漳泉遠洋之外隣界東番順風東潮自料難開
船二晝夜始至山形平衍東南約十五里南北約二十里周圍小與頭多
先年原有民居隸以六巡司 國初徙其民而置其地自是長為盜賊假
息湖戰倭往往來停泊取水必經之要害嘉隆之季萬曆初年海寇曾一
本林鳳輩嘗竄來往分歸入寇至順大舉搗之始平蓋劉海極遠險島
也土辰歲倭犯朝鮮時有侵雞籠淡水之耗鷄籠寇通澎湖當事者集議
不宜棄乃設官兵先陳險戍之二十五年冬初初一遊一總四哨冬島船
二十艘日兵八百有奇二十六年春又慮孤島寡援增設一遊總哨舟師

稱是又于海壇南日浩與語錫：山南灣六寨遊各抽哨官一人領堅船三隻汛時遠哨該島以離聲勢後獲兵餉難截去一遊而海壇南日南粵三處遠哨船漸各停發今僅有一總二哨又鳥船二十艘官兵八百五十有奇月得則章家共餉之

南灣副總兵 南灣在閩廣之交夙為盜賊通藪先年山寇吳平許朝光海寇曾一本林道乾等聚眾為亂荼毒生靈至合兩省會勘始平萬曆四年建議善後題 請設協守漳潮副總兵官專駐南灣始樹鎮城無事生鎮彈壓有警督兵窮追兼制兩省事權隔一居然海上一重鎮也所轄南灣遊兵拓林守備二寨防倭中哨二遊福廣二營陸兵 按察司志南灣去玄鍾灣口約三十餘里屬廣東饒平洪武間居民險作亂遂墟其地其灣周圍六七百里有青灣後灣澳美船多湊泊于此而深灣尤為形險小舟須魚貫而入官兵攻勦勢甚掣肘嘉靖間潮州府用木石填塞灣口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六

福建

四

未幾倭人用善水者撈起木石灣口復通嘉靖四十四年剿賊吳平鳩集結集大兵征勦賊黨雖散其地尚為賊窩萬曆初同知羅拱辰相視其地議設泰將一員統兵七劉築城三座一在深水灣一在雲蓋寺一在龍眼沙互相聯絡立墩臺瞭望調兵哨守計三處因約四五萬畝可召軍民給牛耕種雖公當時計畫可謂周悉自後題設協守副總兵駐劄遂歸然重鎮矣 南灣遊兵 南灣遊兵設於萬曆四年見額福哨外鳥船三十四隻官兵八百七十四員名遇汛貼駕征糧軍四百二十名非汛時月團泊遊灣輪番出哨汛期則分布官仔前勝澳清澳雲蓋寺等信洋防守並專屬副總兵統轄調度

城堡 漳州土堡舊時尚少惟巡簡司及人煙聚集處設有土城嘉靖辛酉年以來寇賊生發民間築土樓日衆沿海地方尤多 龍溪縣石美土城在二十九都距城東七十里嘉靖三十六 福河土堡在

一都傍河之涯 天寶土樓 塔尾土樓 豐場土樓 山尾土寨 俱二里民築土城之

埔尾土樓 豐山土樓 汰內西坑土樓 上坪土樓 踏德上村

土樓 華封土樓 獅陂土樓 宜招土樓 俱二都注記坂上土樓 埔尾

土樓 馬岐土樓 俱二都注記 官樓土樓 東洲土樓 王洲土城 流傳

土圍 俱二都注記 白石土樓 新樓土圍 梁齊土樓 俱二都注記長橋土

城 在縣城北十里長橋地方向 漳浦縣雲霄土城 在六都前境舊屬古

起鄉民所築嘉靖三十九年為賊所陷隆慶六年知 府羅青童重修設海防館其內以督捕通判居守之 西林土城 在六

赤湖土城 在七都注記前塗土堡 在六都始累土高之嘉靖 都去雲霄九里始累土後稍隳以山石正德二年山寇環攻七晝夜不能

下嘉靖三十六年倭寇突至所在毀獨是堡堅守旬餘倭不能克竟為 所摧自是寇不敢犯境 洋下土堡 荊興土堡 梅安土堡 俱六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六

福建

五

下與土堡 東密土堡 俱七都 娘仔寨土堡 俱八都 橋頭土堡 樓頭土堡

俱九都 杜崎土堡 官倉前土堡 下尾土堡 西山土堡 俱十都 梅月土堡 俱

勢最險 英頭土堡 高山土堡 香爐土堡 俱十都 趙厝城土

潭橋土堡 俱在十七都 東坂土堡 在二十都 磁窰土堡 在三十都 長泰縣石高寨 在方

堡 樓頭土堡 白埋土堡 橫口土堡 俱二十都 泰安寨 在特設有 平和縣龍峯

宋茶居海濱 天成果 在九都之南 泰安寨 在特設有 平和縣龍峯

頭土堡 在清寧里大 溪口土堡 在清寧里路當平和南靖漳浦之交居

頭土堡 在清寧里大 溪口土堡 在清寧里路當平和南靖漳浦之交居

頭土城 在清寧里大 溪口土堡 在清寧里路當平和南靖漳浦之交居

頭土城 在清寧里大 溪口土堡 在清寧里路當平和南靖漳浦之交居

章六

夏

2-476

史陳遠橋工壘石興築未及成工今一帶基址俱生泥泊因而為之其力
為易一議云縣治所以設于月港者正以其地近海潮汐吞吐氣象豪雄
舟楫流通商賈輻輳今若填塞則商賈舟楫無所停泊或泊于堤外則有
風波衝擊之虞若由福河入月港水道迂遠其勢非在福河必在石馬而
近縣之虞泉貨不通生意蕭條深為未便且江流泛濫功恐難成即幸而
成勢必潰決三洲地方先受其害就使不決北遷石美一帶不能免於崩
頽且舊有二港洩水江東南門二橋以裏尚有洪水之災若止留一港則
下流壅塞水災愈甚今若欲興水利須另設法疏通若欲為縣防患莫若
查照當日原議於港口再立一橋基垣其上接連港口九都二堡下設水
閘以通小船其大船止泊於閘外仍於閘外多布石釘不許大船近閘如
此則不惟城中居民無之水之憂賊船不得突至城下而港口九都二堡
亦可恃以無虞矣查得近昔修造浮橋勢難禦賊且滯商船又有修橋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六

福建

一

賁恐非長策按二說俱存之以俟采擇

布政司人舉梁國璋漳州府志序 我國家經理天下以司統
府以府統縣此其大綱也以吏戶禮兵刑工分營庶務此其節目
也夫綱者古今通制而節目乃倣周官而推行之也欲論治靜宜
而考于是自視穆氏若方輿勝覽而情辭者多祖之往一移題
山川點林風月寄興聲趣：表而法體微矣

漳浦志

邑之田名白沙地此它邑獨饒瘠故料糧

稍減而田主等有一曰洋田

平糶法所水泉常滿先得水者為上用人力轉致者次之

一曰山田

依山靠崖地多瘠薄有水泉者其田亦中無水泉者為下又有坑壠之田不夏旱而夏水其田下上

一曰洲田

填築而成地多肥美然時有崩決之患一曰埭田埭築於溪水者其田上中近海潮者中

一曰海田

其地濱海鹹鹵其田上中近海潮者中

一曰海田

其地濱海鹹鹵其田上中近海潮者中

一曰海田

其地濱海鹹鹵其田上中近海潮者中

一曰海田

其地濱海鹹鹵其田上中近海潮者中

一曰海田

其地濱海鹹鹵其田上中近海潮者中

一曰海田

其地濱海鹹鹵其田上中近海潮者中

一曰海田

其地濱海鹹鹵其田上中近海潮者中

一曰海田

其地濱海鹹鹵其田上中近海潮者中

一曰海田

其地濱海鹹鹵其田上中近海潮者中

一曰海田

其地濱海鹹鹵其田上中近海潮者中

一曰海田

其地濱海鹹鹵其田上中近海潮者中

一曰海田

其地濱海鹹鹵其田上中近海潮者中

一曰海田

其地濱海鹹鹵其田上中近海潮者中

一曰海田

其地濱海鹹鹵其田上中近海潮者中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六

福建

一

龍王種一稅地無曠土人無遺力然土田日增而頃畝稅
日減即國家不盡民之財力而弊端所在有司者寧
可不察其故乎蓋豪戶捐書交互為弊有私自墾
田而全不報官者有僻地數頃而止報升合者又有隱
匿肥田而捏作瘠紅者有現稅稅糧而如虛報者
夫是以新額無增於前而原額日減於舊職此之故
也今欲稽其必行丈量之法乎 海跨邑之東南
彌望無際潮至而網取鮮物者謂之網門有深水網
有淺水網潮涸而手取鮮物者謂之泊網門之下即
泊也有泥泊有沙泊泥泊產鮮鹽沙泊吹之網泊以水

漲潤為限者有主者往百年濱海民以力自強界為
 已業有主于今必以貨直轉相購置非可徒手得之
 矣顧其為直一而利十之明年利輒盈其直環海之利
 歲收不啻四五千金其所輸官課未及十分之一也利
 廣故爭輒起往往鬪奪以必得為快其勢必歸於
 巨室據附海之好民窺其利也亦時東閩群而駕舟達
 于文以強捕其所有之物歸于官非緒首而虞則聚
 黨而唾官亦莫誰何也其故皆起於利耳 我朝錢法
 過收元即隨手號各鑄造通用但民間使用則隨其
 俗如閩中福興汀邵福寧皆不用錢漳泉延建閩用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十六

福建

百廿

主泉漳所用之錢與延建異泉又與漳異或以七八文
 或以五六文而各唯銀一分漳郡如龍巖漳平亦不用
 錢其同俗者龍溪諸縣而諸縣所用又有美惡不齊
 紹興極精漳浦次之龍溪則極惡亦用之又非時制
 錢乃宋諸年號民間鑄傳用者而又數年一變以
 吾一邑言之嘉靖三年四年用元豐錢七年八年廢元
 豐錢而用元祐錢九年十年廢元祐錢而用聖元錢
 十三年十四年廢聖元錢而用崇寧錢十五年廢崇寧錢
 而用萬曆錢錢方一年而萬曆錢又置不用者以抵

銅而已一廢今之文雅銀一變 方其用之也民間惟藏錢
 凡田宅蔬菜之屬皆用錢交易契券亦以錢書鄉
 村自少至老有不識銀一利之中求一銀秤無有也及其
 廢而之他也即官府屬意不勝稅之回每二更則藏
 錢者輒廢棄為銅之令民間皆用銀難窮鄉亦有
 銀秤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十六

福建

百廿

南靖縣志

南靖縣志 卷之六 賦役 賦役原無定則野民棄之厥隱日滋閭閻當最通難曰賦不下三萬其賦役者十五萬九千有奇其外皆他邑長所轄者也且所謂一田三主之弊尤深而所管者曰大租主一曰業主一曰佃戶同此田也竟有三次稅款不供者其苦也甚上種主則寄他戶佃田中租稅之受者而得租者名曰大租主佃戶則出什佃田大租主稅者其供納者名曰三主之說也又有二而稅官未若干年趙中戶全數民未若干年稅已不成四主年主實者稅之將更有以故田稅為稅而歲米未若干年者初不遇利買者之重價久種無從辦則故者實主收米夫實者既實為稅米允租無難事惟在持此以騙官宜或租入仕官則不敢報者而歲久米未幾難獲改日連附而米未滿年者實主無主而米未主數者有既難報不足獲流弊因而命官即實者司苦心調停亦治其權而已其租界不主自業陽清日帳之失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之六 福建

百一

南靖縣志 卷之六 賦役 賦役原無定則野民棄之厥隱日滋閭閻當最通難曰賦不下三萬其賦役者十五萬九千有奇其外皆他邑長所轄者也且所謂一田三主之弊尤深而所管者曰大租主一曰業主一曰佃戶同此田也竟有三次稅款不供者其苦也甚上種主則寄他戶佃田中租稅之受者而得租者名曰大租主佃戶則出什佃田大租主稅者其供納者名曰三主之說也又有二而稅官未若干年趙中戶全數民未若干年稅已不成四主年主實者稅之將更有以故田稅為稅而歲米未若干年者初不遇利買者之重價久種無從辦則故者實主收米夫實者既實為稅米允租無難事惟在持此以騙官宜或租入仕官則不敢報者而歲久米未幾難獲改日連附而米未滿年者實主無主而米未主數者有既難報不足獲流弊因而命官即實者司苦心調停亦治其權而已其租界不主自業陽清日帳之失

平和縣志

平和縣志 近來大款嶺一路荏蒨剽掠商旅路梗害因高山障巔內為官寮林木菁翳蔽虧天日人跡往來絕少故強寇潛聚巢穴出沒行劫前路東鄉兵懸遠慮援不及後路自桑坑葛竹通蘆溪大埔巡警甚便蘆溪置洋汀巡司所以衛職但弓兵設辦兵統練無人以故剿除甚難防守不若崇禎六年知縣王立準計擒賊魁李毛白虎湯秀就劫掠遂息崇禎十年流賊小蘆溪礮殺官兵李北署縣通判朱統統率兵親擒巢穴擒斬賊魁湯耀廷余餘黨遂平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之六 福建

百三

平和縣志 近來大款嶺一路荏蒨剽掠商旅路梗害因高山障巔內為官寮林木菁翳蔽虧天日人跡往來絕少故強寇潛聚巢穴出沒行劫前路東鄉兵懸遠慮援不及後路自桑坑葛竹通蘆溪大埔巡警甚便蘆溪置洋汀巡司所以衛職但弓兵設辦兵統練無人以故剿除甚難防守不若崇禎六年知縣王立準計擒賊魁李毛白虎湯秀就劫掠遂息崇禎十年流賊小蘆溪礮殺官兵李北署縣通判朱統統率兵親擒巢穴擒斬賊魁湯耀廷余餘黨遂平

縣謝明德議將逆部大量底慎平則論田幾畝納租數及田與賦隨凡買莫土者必買大租大租糧米即割入戶使富室無蟻據之利勢豪無據取之橫貪佃佃食之憂享租者有定賦應役者有實業而官府亦無白免飛射賦米加租之患其法良善卒格不行之山田崎嶇故耳然買田必買大租糧米即割入戶此法終不可易也

正德癸酉間廣溪薦管賊及南轄汀漳軍門王守仁以提督至合二省進兵討平之嘉靖丙午間詔安縣白葉洞賊陳榮王劉文養寇二省南轄軍門徵平和知縣謝明德率典史黃瑜越成申春正月以象湖小篆鄉兵討平之己未二月有倭寇數千自潮州來詔安會南轄殺掠無數至平和之清寧里知縣王之澤率兵禦之幸而饒賊張連攻城知縣善遠初協同官兵堅守一兵巡

天下即國利病書

第廿六冊

福建

百四

漳南道金坐鎮此地提兵進剿俞都督大猷統兵也創拓高嶺討平之崇禎庚午廣賊葉老婆攻城知縣秉國衡扼總黃應申督守幸賊首陳剪二聚殺數百據老虎耳山借稱陳元帥假至正元年號連攻破土城破羅登九崇約正監生葉元省舉義旗集家兵購雷首寺為鄉導徑衝老虎耳賊巢斬剪二于沙坪餘黨奔散丁丑蘆溪山寇湯羅且寺敵殺官兵李執署縣通判朱統鉅平之

詔安縣志

兵防 蒲葵園百里而遙控漳引潮則浦治之南詔場也周漢之職方無致唐嗣聖三年左即將陳元充軍轄藍橋以建州治立行臺於四境命將分戍四時躬巡南詔保其一也自下游抵潮之揭陽宋置有沿海寨元為萬戶府俱調官兵屯守時代埋汰故壘無傳國初仍謂南詔城弘治甲子十七冬寇盜充斥地方駭鹿始調漳州後衛所官軍置守禦南詔千戶所嘉靖十年設詔安縣治從縣治而東三十里至玄鍾千戶所洪武二十年江夏侯周德興為備倭而建也所之城外又有南灣遊營專治水兵距南灣總戎鎮一葦航之與柘林銅山諸營所隔峙相望百里之內割以二所兼連營鎮不可謂無兵而統兵諸將大則開府建節小亦分符列戟不可謂無將此何論彈丸之安堵以之保障避荒折衝瀚海

天下即國利病書

第廿六冊

福建

百五

而有餘美而賴幸以來鯨氛屢熾燭猷時伏吳平曾一本諸賊搆亂東南二十餘年軍兵莫敢誰何俞大猷提先兩將軍以客兵入援而後海靜山寧崇禎初年海寇周三老劉奮發沿海寺庵地方竄逃則山省皆滿各處屠僇則城堡俱空賊頭十里內外營所諸軍兵環列也三視其毒而莫之救毋論民不得而請之官亦不得而責之蓋所則藉口於鑄城而不肯援乎野營以駕言於汎海而不肯援乎陸迨各逼其圍司鑰者或逃城而之野守汎者多棄舟而奔陸微撥則交有所委戰守又向無所效其勢且至于募土兵藉鄉兵鄉兵之藉官無養兵之費民有備兵之用豈不甚善但洎聽民間之自衛不宜屬官府之調撥自衛之則民也而調撥之即兵也既出賦以養兵復出身以當兵棄本業而間戎牧兵民交戾其制決無以善後而多行召募名未為計之得也使軍盡

有用亡待於兵，使軍盡無用，亡庸於軍，今衛所之尺籍，儲世靡精，曠而不取，更竟亡命之惡，少以爲兵，抱石以試之，終呼以閱之，其揭旗而奔馳者，僅同兒戲，不知養之者何需而練之者何爲也。近日當事者，蓋曰時艱，厯沿海之隱虞，于是有聽縣節制撥守要害之議，此其制甚善，要須度當所地方之遠近，酌軍兵勞逸之機，宜不疲其力，而有以擢其武，如萬曆甲寅，天啓乙丑，已行之實效，每險置舖更番輪守，遠不過數十里，多不過數十人，合營與所而均調之，一歲一人，不過十餘日，計程責守，賞罰隨之，軍兵習險要之防，而登盜潛嘯聚之踪，其振武備，不猶愈乎？揭旗而馳抱石而試手，況乎文武合籌，則兵民安，利害相聞，則同仇切指，置得其耳，綠林之封玄海之鯢，將縮爪解臂，而不敢逞矣。故嘗論之，山海之寇，縱之則滋蔓，撲之則立燼，何者？寇能荷戈而逞，不能負耒而耕。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六

福建

百廿六

伏山之寇，由于近村之窩，因航海之寇，由于奸商之接濟，及蠶絲之方，頗制附近之奸，嚴出海之禁，彼亦烏能移腹而求逞也哉？母論內寇，即如嘉靖之季，倭夷內訌，詎有片帆還者乎？向今當事者，蚤從巡撫朱統之議，盡法通倭之豪，嚴行保甲之規，條開折之高，捷登待俞戚，而收功固者，紅夷間至，朝泊夕殲，不移旬日，彼利水而不和，陸托之無使，登舟將自銷其食，指何況師武臣力之用命乎？大約天下之憂豫而面者，考爲力，漬而維者，難爲功，東南無大盜，而有小奸，奸者大盜之漸也，惟其小，而不足畏，故其發也，恒足以亂天下，涓涓不息，遂爲江河，理勢固然，無足怪者。今日沿海之民，以保甲爲故業，以小逞爲習慣，嘯而往，挈而還，設財自衛，官不能閱坊里之閭，祀神結會者，動數十人，計數十方，一人忿恚，一會鬩起，禮讓不能化，法令不能戢，緩急有變化，爲異類也不難。

是不可爲寒心乎？故今日之民，有亂之萌，無亂之形，則飭法宜肅也。今日之軍，有軍之費，無軍之用，則徵調宜參也。今日之兵，不必廣餉以募兵，但須選兵而嚴餉，則昌濫宜清也。而後桑土綢繆封豕不突，潢池無弄，制治保邦之猷，其在斯乎？其在斯乎？

要害守兵，縣治叢山阻海，寇盜出沒，設險守要，置爲關隘墩堡，或調官兵協守，或召民兵共守，閩隘以防姦細，備寇盜，近衛所處，則撥旗軍輪守，無衛所處，則撥鄉夫把守，城堡有惟巡簡司及人烟湊集之處，設有土城，自嘉靖辛酉以來，盜賊生發，民自爲寨，在在有之，凡諸閩僅俱，緣昇平日久，今昔異宜，廢圯者多，惟要害地方，不當廢圯，自鳳山嶺一路至鹿西橋寺處，地險民貧，伏符竊發，萬曆甲寅年閩漳之防海，慮申請每五里置一營鎮，召銅山浙甯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六

福建

百廿七

分汛邊守，天啓二年六月，汛兵撤回，汛附近居民把守，而責守不嚴，去住不以其時，其難者往，藉兵爲寇，至天啓六年，而寇盜之猖獗極矣。知縣朱始建議詳行撥南詔所軍五十名，汛守半沙古林相見，南深田舖寺處，崇禎八年，所軍停止，知縣王入就近村撥鄉兵輪守，日登快手二名，執循環二面巡視，督守今復自自大興至雲霄，仍調銅山浙甯兵一百名，汛守道路，漸清鄉兵營兵之防守，其得失利害，蓋可睹矣。

閩隘 南詔把截所都三陳平渡把截所州二所 國初建置海濱供分水關 閩漳潮古關 半沙關 閩漳四都原有老虎關 密龍關 閩砂屬隘 牛掌隘 以上俱在二都守 龍過岡隘 在

二都與瑞嶺 竹西嶺 俱在三都湖近海寇登陸便據

城堡 金石巡簡司城 在九都城內一丈五尺東西三丈廣洪淡巡簡

司城 在九都城內一丈五尺東西三丈廣洪淡巡簡

潭湖巡簡司城 在九都城內一丈五尺東西三丈廣洪淡巡簡

石城天路閣知縣周立政築新城於其南未成而賊城無居民久

無所屬本司備有數路竟察成爲不便此司署潭湖接據要區盜

賊利棧 南渡土堡 在二 岑頭土堡 寶橋土堡 在二 甲洲土

堡 在二 漢南土堡 僊塘土堡 咸英土堡 仕渡土堡 俱

在二 家鼻土堡 詔堡 在江以 崇德土堡 馬厝城堡 俱在張塘土堡

年案 梅州土堡 年案 後溝土堡 馬厝城堡 俱在張塘土堡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六 福建 百六

險扼 葵岡山 在縣東四十五里跨于深田鋪上下兩山相峙疏

近以上湖海州後溝諸村豪聚劫掠漸兵守之五里餘而至

大興公館乃詔安堂霄孔道之中天路丁卯年間即守餘如施公莊

嶺 嶺新保的呈請設脚兵六十名北總一員領之孔道防守駐大興公

烏山 在縣北三十里一路通平和田龍盛石而進一路通雲霄

路通本縣三都路溪東龍衝而進皆崇山峻谷大勝支開流金

目寺聚聚爲居日之閑騷動流然多近村奸民影附出劫

官軍扼之其戶悉捕充勇陰深以爲鄉黨其禍甚烈出伏其

以長戰動等處盡賊之北山乃諸方 十八洞 即標仔林山在縣北

勢龍巖處石森列有石屋數十處可容百餘人其請開山寇出沒

賊由起營此以爲割害官兵剿之底定今寇流離息而奸惡尚數

一旦竊據性事可爲明證識者且有隱憂矣

六洞 在縣西北六十里聯接金溪諸山舊有銀礦奸民藉官附利

年開奉勅合開採內 旨傳華民乃在縣今洞已封閉仍以兩記

所千戶一員更番守之照舊如故 白葉洞 在縣西北六十里

間嶺嶺門寨嘉靖二十七年劇寇陳榮玉劉文養出沒潮汀

間嶺嶺門寨嘉靖二十七年劇寇陳榮玉劉文養出沒潮汀

以象湖小寨寨兵征剿平之謝德明率典史黃瑜守以而村落稀

遠難于屯扎因置營房寨平之謝德明率典史黃瑜守以而村落稀

河窰徑 在縣西八十里峻峭深谷鳥道崎嶇乃二都縣界孔道之

戶近多伏莽盜賊出沒往往年陳榮玉劉文養等攜亂兵此其門

借此三十里是謂平度浮喻以已撥前記所軍輪守矣

安邊館 在四都之梅嶺原設機兵二十四名小甲一名置捕盜知

後因遠遞賊其餘盡棄嘉靖甲子間吳平結寨于以都督戚繼光

建國而海設鎮分赴乃撤捕廳觀小一方要害也 走馬溪 在縣東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六 福建 百六

嶺 嶺新保的呈請設脚兵六十名北總一員領之孔道防守駐大興公

烏山 在縣北三十里一路通平和田龍盛石而進一路通雲霄

路通本縣三都路溪東龍衝而進皆崇山峻谷大勝支開流金

目寺聚聚爲居日之閑騷動流然多近村奸民影附出劫

官軍扼之其戶悉捕充勇陰深以爲鄉黨其禍甚烈出伏其

以長戰動等處盡賊之北山乃諸方 十八洞 即標仔林山在縣北

勢龍巖處石森列有石屋數十處可容百餘人其請開山寇出沒

賊由起營此以爲割害官兵剿之底定今寇流離息而奸惡尚數

一旦竊據性事可爲明證識者且有隱憂矣

日曰浩典置遊營三曰海壇曰浩銅曰玄鐘威權衛軍操駕巡哨
選各衛指揮才壯出衆者充把總領之弘治間海宇晏清倭不為
患民恒承平塞遊供廢嘉靖四十二年倭寇交訐督撫譚綸巡按
李邦珍總兵戚繼光奏復塞遊以飲依把總領之遊以名色把總
領之玄鐘遊總銅山寨節制萬曆四年巡撫劉克誨建議議改玄鐘
遊為南灣遊題授欽依把總視都指揮以重其權總漳潮副總兵
統轄調度漳之東南屬遊哨守漳之西北屬廣東柘林寨哨守專
治水兵非汛期月團則泊遊灣輪番出哨汛期則分布防守原額
福哨冬島船四十隻官兵一千八百三十五員名自萬曆二十四
年至天啓二年陸續裁減外尚存冬島船三十四隻官兵八百七
十四員名過汛貼萬往操軍四百二十名自天啓末年崇禎初年
船被海寇擄六周三鐘試劉香等相繼焚燬不復造價崇禎六七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六 福建 百廿

年只得奉文裁減二十四隻惟餘十隻十年八月又減二隻只存
八隻因餉貽不足哨官四名捕盜十名共官兵七百二十一員名
每月支糧銀七百六十四兩七錢歲支銀九千一百七十六兩四
錢其貼萬鎮海衛陸營銅山玄鐘三所往操軍四百二十名俱停
止不調
本遊汛地 汛有春冬二期春以清明前起計三箇月而撤冬以
霜降後起計而箇月而撤期至則整棚舟師騰漳潮副總兵與漳
南分守遊海防鋒督發汛地四哨輪守一哨守雲蓋寺寺處一哨
守青灣寺處一哨守銀官前走馬溪寺處一哨守勝灣及前浩寺
處各有會哨上自勝灣以至銀官前二哨兵船齊集與銅山水
寨會下至清灣以及雲蓋寺二哨兵船齊集與廣東柘林防倭
兵船會瞭望鯨鯨勤捕倭寇自汛守不嚴寇盜無警海上卷：多

事失

一勝灣在距石灣之海口相去里餘有水源一處無論於汛收汛
兵船俱創于此可泊東北風船五六十隻內通詔安外通大海及
前浩墩與雲蓋寺處小寇屢竊發去銀官前約水程五十里信
地次衛一哨兵船防守
一銀官前可泊東北風兵船四五十隻一面汪洋一面大山有
水源一處倭寇取汲于此上至銅山營般灣約水程三十餘里信
地極衝一哨兵船防守
一青灣在南灣之林內有大灣可泊西南風船數隻其地淺狹出
入取水甚難東有墩臺撥兵瞭守其地居民數百家田園數百畝
外有小與三里至九歸灣九歸灣五里至金鼓橋信地次衛一哨
兵船防守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六 福建 百廿

一雲蓋寺在南灣山之東南可泊西北風船五六十隻其地出有
水源二穴相聯倭寇常汲于此舊有三賢寺時有雲氣遮蓋故以
得名不知建自何代廢址猶存信地極衝一哨兵船防守 以上
汛地俱屬本遊哨守此外又有彭山與南灣相對西至雲蓋寺約
四五十里北至勝灣約百餘里順風一朝可到其山有三曰南鼓
曰中鼓曰北鼓三山列峙海中週圍各一里許又一小島曰北尖
凡四面皆危石暗礁可寄泊不可久住中彭上有泉海船過者必
取汲水于此其下即黑水水洋乃商漁同集美船必錄之虞原設
遊哨官一員駕船往來防守以餉誼議裁
按海上防守莫急于船而所造戰船大號者官給五六百金其
次三四百金小號收買一船且數十金然皆侵欺隱匿苟且
答應防海使者歲一閱視只壞船而飾以新灰望之若新禁即

之實破潰故其船秋可泊港不堪征戰賊人目官艦為草坪謂其衝之則主散燎之則速燼也諸將領去利如之速壞其新造可以盤支崇禎元年以來海氛屢熾焚燬殆盡當事者不敢建議更造只歸議裁減弁其所謂草坪者而盡去之矣原額四十隻今只八隻狎有巨測如楊六劉香之猖獗不知能以桿筏禦海名也東南半壁未得高枕而卧矣

南灣副總兵 南灣在閩廣之交去玄鍾水口約三十餘里洪武間居民險作亂遂為賊藪其灣周圍百餘里有青灣後澤庵船多泊于此而深灣尤險小舟洎魚貫而入官兵攻勦勢甚掣肘嘉靖間潮州府用木石填塞灣口未幾倭人用善水者撈起木石灣口復通四十年間劇賊許朝光會一本林道乾吳平等聚眾出沒茶毒生靈至合兩省會剿始平然餘黨雖散尚為賊窩萬曆四年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六冊 福建

百廿一

漳州海防同知羅 相視其地議設泰將一員統兵屯創築城三度一在深水灣一在重蓋寺一在龍眼波互相聯絡立墩臺瞭望調兵哨守有田三處約五萬畝召軍民給牛耕種可以既寇盜之險而免輸將之勞計畫甚周自後題設協守漳潮副總兵專駐此地無事坐鎮彈壓有警督兵窮追無制而省事權歸一海上重鎮也所轄南灣遊兵振林守備二寨防倭中哨二遊福廣二營陸兵標下額設中軍把總旗牌掌號哨探隊目兵丁塘健共一百四十一員名

銅山浙管雖屬銅山而汛守地方

浙管距銅山城里許嘉慶元年為沿海警而設官兵原額裁減外士子志記存四百五十員名平時則團練彈壓自銅山以至玄鍾詔安崇沿海油柑嶺鳳山古林寺處地均孔道皆其哨守有事

則專聽調度隨賊所向相機征剿

兵事 國朝正統十四年鄧茂七作亂寇汀漳間漳寇乘之攻圍南詔城八閱月者民余屠許尚瑞等計禦之嘉靖二十五年白葉洞賊陳榮王劉文養等據洞及南贛軍門檄平和知縣謝明德典史黃瑜詔安典史陸鈇等以象湖小篆鄉兵討平之三十五年有倭寇自漳浦地方登岸屯住詔安及六都後江頭土城焚掠無計漳倭患自此始三十六年十二月有倭船泊于浯與尋去潮州澄海界登岸襲陷黃崗土城劫掠詔安地方三十七年三月有倭寇數百人自潮州突至三都徑尾村屯聚殺傷男婦二十一人本年五月倭寇五都東坑口土樓殺掠男婦五十餘口十二月倭寇四都至縣治四閱外燒燬房屋二百餘間殺死男婦一百餘口又連劫港西土樓殺掠五十餘口本年百戶鄧健忠督兵與倭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六冊 福建

百廿一

遇于深田隘擒其從陳來成等四人斬其倭首級二顆三十八年二月倭寇數千自潮州來屯住西潭村燒燬房屋一百五十七間擄掠男婦九十口殺死四十三人又攻破岑頭土圍燒屋殺人無計三十九年六月三都溪東村頑民鍾宗桓等為亂逼攻縣治知縣龔有成撲滅之本年九月內饒寇陷二都亦衝寨燒屋殺人不計本月又攻大布寨賊寇即四十一年二月饒寇突至縣北門外擄掠男婦以去後總兵俞大猷督師勦捕副千戶許瀚陣斬其偽將占總兵葉鼎鋒拔廉瀚論功陞欽依銅山寨把總本月倭寇屯住溪東村突至西關外燒屋殺人三月倭寇數千屯住三都土橋寺處知縣龔有成召民兵與戰被殺死六十餘人自三月至五月創住東關外分夥焚劫本年十月倭屯下美村圍後溪寨知縣龔有成登島銃手助之死守二十日圍解四十二年六月海

冠許朝先犯玄鍾所本年十月倭寇數千攻園本縣木柵知縣葉有成禦寇之本月二十二日海賊吳平引倭賊襲陷玄鍾所城百戶羅倫等被執千戶周華死之四十二年海寇許朝先自銅山登岸攻園會安土堡殺擄六百餘人四十二年倭寇焚燈山白葉洞寺廣百戶鄭繼忠討之擒其倭咤咤咤咤又有流倭突至金路東西沈等地方千戶張鳳翔督兵勦禦同梁知縣家丁梁錫寺擒其真倭四人通事一人又斬倭賊首級四顆本年五月賊吳平假以招撫為名入據梅嶺堡劫掠各村折毀房屋數百間載回梅嶺構為賊巢四十四年吳平謀入梅州土圍劫掠一空五月以破學廣上圍六月內吳平賊數千圍攻縣城燒燬木柵及西關外房屋知縣梁士楚禦寇之賊無從進吳平遂焚傳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六

福建

七十一

其泉黨陳進卿獻于師諸軍從間進大破之賊遁入南澳繼先進擊之俘斬萬五千賊首吳平潛遁都司傅應泰把總許文址洋而還四十五年三月吳平夥黨林道軌等船五十餘隻自走馬溪登岸攻陷五都山南村土圍又攻庇下村土圍焚殺不計本年吳平夥黨會一本寺船百餘隻自泊浦灣登岸劫擄港口寺村隆慶二年九月會一本夥賊劫掠饒平詔安縣境副總兵張元勳領兵繇陸路截殺于塩埕斬首三百餘級又大敗會一本于大牙灣斬首三百餘級三年五月內會一本誘傳千餘泊艇于雲蓋寺柘林寺灣閩廣軍門會兵勦滅之五年六月廣賊楊老等大船三十餘隻來泊南澳月餘謀犯閩地會事梁士楚督同海防同知羅拱辰統發兵追殺之萬曆三十二年海賊周四老獨獵知縣黎天祚擒其二魁縊殺于城上以徇賊平

四十六年海賊表八大船數十隻沿詔安海濱地方後招撫之天啓四年賊首麥有章沈金目等在于烏山樓仔林等處聚黨結巢穴流劫各村堡夜至縣城外焚掠不數月百戶楊備先率官軍協同鄉民討平之六年海寇楊六楊七等船百餘艘直至玄鍾勝灣卸石灣寺庵燒兵船二十餘隻仍登岸焚燬居民房屋店舍四十餘間沿詔安海濱地方殺戮無計崇禎元年五月初三日海賊周三老駕船百餘隻泊卸石灣港內登岸焚屋六十餘間殺傷二十餘人擄去十餘人擁賊眾直抵玄鍾所北城下吶喊城上矢砲交下及鄉兵設伏合攻逼退本年有賊數十人駕小艇直至城外東澳劫擄人莫敢敵後自退去本年五月初七初八兩日周三老賊船掩至內港象頭橋東崎頭西崎頭寺庵焚掠甚慘西崎頭土城內人逃去僅存十四人賊盡屠之六年海賊劉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六

福建

百廿五

香有船千餘艘沿詔安玄鍾各處殺戮無計本年十月初十夜劉香駕船二百餘隻泊卸石灣登岸焚屋三十餘間擄至玄鍾北城下城上射却之七年有紅毛番船泊銅山及五都地方焚殺甚慘後被官兵縱火焚之船燬被擄者無一人還者劇賊吳平四都人為短小精悍有智略為兒與群兒牧即部署諸將號令皆如法群兒已畏服之往往多奇異已為人家奴厭之去為盜掠其主人德主人翁善遇之其主母嘗苦平令賊以壺水繫其兩乳令裸身磨米身動則壺水搖以此為樂平既為盜不肯居人下先後巨賊如許朝光林道軌會一本寺皆驍勇膽力過人然必推平為首偃然若群賊上威南塘號名將猶憚平所設奇皆與相當號為勁敵此其英雄必有過人者平敗逃南澳料大師且追之與其徒百餘人駕小舟遁去每用短棹如今俗名

覺脚棧百人餘處亦小力疾雖於泥淺水其行如飛平竟以此得
 脫或言林道乾今王東南海島中平亦更姓名浪遊江湖間皆不
 可知然住有人親見平鮮水起時在京浙間為富商大賈平已矣
 其向一皆多處人無有識者後平入東有與過故友處極取金銀
 諸寶物後不知所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六冊 福建
 百廿六

廣東上

備錄

廣東通志職官表序

人有言曰文德不足而後有武功封建既廢而後有郡縣考於尚書則不然禹貢曰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舊武衛粵南荒服賦王畿遼矣然夏禹南巡會稽執玉帛者萬國文命敷及南海則文經武緯固未始偏遺也迨周庶姓在六服內者猶封四衛焉周官韋路以即成封四衛其四方諸侯字衛者異姓王之昏姻也庶姓則海外之國美故武衛在焉後世者城設四衛本此豈非遠方用武則逾於文與秦平百粵置南海郡益稷曰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九州之外曰四海南海其一也蓋唐虞之世聲教所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 第廿七冊

廣東上

三

暨疆理所至必有師長展采錯事以承后王君公第不得其詳
 爾觀諸周制惟縣有師惟卒有長五長則五卒五百人為鄙亦
 謂之鄙五鄙則二千五百人為師亦謂之縣說文言天子地方
 千里分為百縣縣有四郡郡有四鄙注故春秋傳曰上大夫受縣
 下大夫受郡是也周書作維篇千里百縣縣有四郡月令亦云
 合諸侯制百縣正與此合月令當呂不韋之賡六王猶未一乃周制也豈非郡統於
 縣縣統於州而封建在其間邪然則南海為揚州外境而五長
 亦必咸建矣是封建固聖人意而郡縣非待秦而後有也但春
 秋時列國相滅多以其地為縣則縣大而郡小左傳楚子縣陳是滅陳以為縣

也。至于戰國郡縣互相吞併而縣日衰削則郡大而縣小。戰國策注
茂謂秦武王曰宜陽大縣名。秦之一四海也。罄率土而郡縣之。
曰縣其實郡也縣小可知。南海郡惟設尉以掌兵。監以察事。而無守與丞。任囂繼屠睢史
祿而獨馭者其羈縻之意可見矣。縣令則有龍川趙佗。逢秦之
衰既王南越。而高帝詔曰南武侯織亦粵之世也。立以為南海
王。蓋六國之滅。正適地大兵衆與秦抗衡焉。爾衛之小寡。迄胡
亥而君南始廢。則夫蠻夷五長之遺。豈無留裔者哉。是故賞延
于世。封建也。有土而無官者。十恒八九。舉能其官。郡縣也。世祿
以勸賢者。十亡二三。唐虞三代聖王。以此建輔。世長民之策。適
柔遠能邇之宜。文教以昭德。武衛以蓄威。秦漢莫之能違也。黃

天下即國利病書

編年

廣吏二

得

交廣記秦兼天下改州牧為刺史朱明之時則出巡行封詔去
其之月則還詣天府表奏刺史言其剽舉不法史者使也蓋秦
今御史監郡漢初省御史監郡及平南越始置郡守及縣令長
即刺史也

舊志漢初省御史監郡及平南越置南海郡守秩二千石省郡
丞而別置者四員曰屬國都尉曰督粵曰功曹吏曰司倉恭軍
縣置令長又於南海郡置園羞官於番
禹置監官於中宿置涯浦官他郡類此交趾部刺史實復監之
後為州牧佐以別駕治中都尉南海合浦朱崖儋耳四郡屬交
州即守銅印黃綬

刺史察黑綬以下迄吳分交為廣而廣州刺史晉迄南朝兼督
他州舊志武帝元封五年乃置部刺史秩六百石掌奉詔六條
以領學官子弟景帝中元二年更部守為太守置治中別駕以
貳之成帝綬和元年詔刺史位下大夫而詔二千石輕重不相
準更為州牧秩真二千石位次九卿王莽時改太守曰太尹漢
中興益重其任或以尚書令僕射出為郡或自郡守入為三公

而南海遐邇無聞焉建武十八年復州牧為刺史靈帝中平五
年復為牧是時天下方亂州牧多德進退二千石於是太守之
任定經建安中改交趾部為交州刺史始得與中州等亡何廢屬荆
州而荆州牧劉表復自置交州刺史又有刺史自此始
也晉迄南朝刺史任重者為使持節都督輕者為持節故有督
揚州江湘交廣六州諸軍事有督交廣二州諸軍事亦有止督
廣州諸軍事者亦有假節者皆加平越中郎將及平南將軍等
號刺史無將軍者謂之單車刺史太守無將軍者以為典乃定
將軍等職差次之而刺史得自署守令其所統廣州諸軍曰仁
威府曰揚州府曰經軍府之類是謂軍府其府佐皆置主簿及
中兵參軍其開府府廣黃恭交廣記曰縣萬戶以上為令子國
也十戶為長男國也故漢制封國則有內史晉有始興內史後
改為相南朝宋於廣興置公相與即改名曲江陽山貞陽置侯
相道陽宋明子相惟二縣安男相惟九安海豐海安安海四寶
相帝改為子相惟二縣安男相惟九安海豐海安安海四寶

崇三年罷州置郡太守通守及丞仍遣刺史十四人巡察畿外
諸郡唐武德元年又改郡太守為州刺史加號持節諸軍事而
實無節又改丞為別駕四年復置廣州總管府六年改總管為
都督定廣州為中都督府其屬置司隸貞觀二年以廣州別置
經署使經署之名始此永徽以後除都督帶使持節者為節度
使不然則否於是節度使得總軍旅誅殺云別駕長史司馬之
下有錄事參軍一人功倉戶兵法士六曹參軍事各一
人經學博士一人焉嶺南節度為使相者自韋宙始
天寶以
後州刺史郡太守更相為名其實一體尋定天下州府除四輔
外餘為六等十望十緊及上中下之差唐書凡戶四萬以上為
中州不滿二縣則有赤畿望緊上中下六等之差唐書京都所
屬為下州之旁邑為畿縣餘以戶戶朝延綸將非獨節度使副有之雖判官
口多火地土美惡為差朝廷綸將非獨節度使副有之雖判官
亦頒重元戎也元稹授王師魯等古稱南海為難理蓋蠻獠
之難治有珠璣環瑯之奇貨為吏者不能潔

也南朝偏安而後同姓至粵矣東隨王譔臨海王子項始安王
有主領者然唐之盛時光王瑒子真皆不赴鎮至梁世宗實始
多為民害

出閣遙領而已曹王阜貶刺潮州猶不遠復通鑑初潮州刺史
南觀使使幸京果疾之陷以法貶潮州刺史時楊炎在道州知

其真及入相復權為衡州刺史始阜之遺誣在治念太妃老將

驚而或出則因服就櫛入則擁笏垂魚即異姓則有自刺史都

督節度嶺南者唐初設廣州刺史尋改都督其後或郡縣正官

大氏左識非以其遠與其衰也薛王知柔始蒞軍府太尉徐

彥若以首相繼軌而劉隱代之且開南漢之基矣由是觀之古

昔致治大不在邊細不在廷豈非炯鑒哉作秦漢迄五季職官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七 廣東上 七

表

民壯 洪武初立民兵萬戶府簡民間武勇之人編成隊伍以

時操練有事用以征戰事平復還為民有功者一體陞賞正統

十四年令各處招募民壯就令本地官司率領操練遇警調用

事完仍復為民天順元年令招募民壯數為器械悉從官給本

戶有積興免五石仍免戶下二丁以資供給如有事故不許勾

丁私治二年令選取民壯須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精壯之人

州縣七八百里者每里食二名五百里者每里三名三百里者

每里四名一百里以上者每里五名春夏秋每月操二次至冬

操三次五遇警調集官給行糧其餘照天順元年例六年令官

司私役民壯者照依私役軍餘例問罪原編立民壯初意本以

征守今則在官惟供迎送程勾攝及遞文移而已甚或派諸私

衙以為薪水之役其在營堡諸路官司多受賄賂至有一人

而包當數役者矣軍戶隨田附籍亦復編及既當軍役又充民

壯軍民以籍為定果當爾乎且又設民壯頭領例以丁田居上

者總其事而自行徵收有不能飲者則賄賂充焉老吏照舊每

緣為奸法文稱獎議者欲隨種帶微若今之水夫然民以為便

此不易之良法也自巡按御史獲恩議定而亟去任厥後卒無

有能舉行之者役寢繁重富者日至於貧貧者日歸於盜勢所

必至然品式具在良有司盍為更化善治之圖哉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七 廣東上 八

打手 打手始自成化初巡撫食都御史韓雍短雇敢吏以征

寇盜事平罷之不為定例正德中蒼梧軍門李有鎮夷營中軍

士守梧州城忌聽生事之人建議籍廣東衛所餘丁老幼每戶

取一人號為精兵以代之嘉靖初右都御史張嶺會三司議定

用輪班精兵月糧另雇精壯打手以備戰守其後每遇征戰改

行廣州等府別行在募編立千長甲總以統領之而守城仍用

鎮夷營中軍士自此遂為常規又令南雄府始興等縣募所

謂殺手者送梧州坐營聽用往往支領工食不時則為盜賊人

皆歸咎於捕聲啟禍譽云其後令府縣雇募打手各自支給工

食而軍門所支月糧遂為虛名矣嗟乎民壯不能禦敵而易打

手以代之每遇調發千百為羣恃羽檄文移公行剽掠所遇無不殘滅眾目所矚其敢誰何事已手慣輒為寇盜官司撫之則又聽招遇變則攘臂而起如近日外海白帶甲總陳文伯之寇是也嗚呼流惠可勝言哉

論曰昭代制律軍有定籍設立都司衛所以總轄之除器械以戒不虞其首務也而又別置巡司藉以丁壯使守扼塞詰姦宄所在樹兵宿甲崇象聲威巨防立而盜賊警其為法亦良矣承平日久什伍日亡弓刀盾礮空有其名而已警邏守截本以廉私鹽偏引而反藉侵牟所役弓兵半為蠹索尚何悔之可禦哉二者既不足恃於是特寓兵於農之說視州縣賦之多寡而編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七冊 廣東上

九

為民壯以時操練有警徵調事早歸農用補敵愾之不足厥後計里編食於歲服役無復征守初意甚至撥送私家者有之又其乏也雇募打手充焉以曉悍之夫而授之擊刺之器視諸羸卒誠什伯相越故所向往往有成功然初非有勇知方不過出其死力以易朝夕之食實頑貪鄙乃其天性也行則奪貨歸則弄兵亦何惟乎韓魏公所謂收拾強壯以為兵使吾民保骨肉相聚之樂豈非得策然兵防屢變及貽民憂則如之何而可必也巡臺任其責乎歲費軍器時稽巡兵而出奎終申聞之令民壯工食即募打手而行隨種帶徵之法視地方有無寇警而行其賞罰焉則防範豫嚴而吾民庶手有瘳矣

成化四年設分巡嶺西道兼兵備成化四年巡撫都御史揭稽奏設副使一員整飭馬堡二

府一員整飭雷廉二府各兵備成化二十一年裁華弘治九年復設副使一員兼管四府兵備弘治十六年巡撫御史華璉奏

轉四府連接廣西提理宜分設兵備以責其成兵部議以添設兵備未克與分巡行事抵牾以嶺西道分巡僉事兼高黎兵備

駐劄肇慶海北道分巡僉事兼高黎兵備道于瓊州成化八年事兼雷廉兵備駐劄廉州八年始設海南兵備道于瓊州八年

海南設副使一員專理兵備後華弘治元年給事中李孟賜議以瓊州在大海之南孤懸境外西近交趾南通占城遠邇諸國

盤踞奏復副使整飭兵備兼分巡駐劄瓊州府弘治十六年設分巡海北道兼兵備詳見嶺西道十八年設整飭兵備道于廣

州府清遠縣弘治十八年巡按御史蘇賢給事中楊一洪議以清遠等處盜賊生發奏設僉事一員駐劄清遠縣

專理又設分巡嶺東道兼兵備于惠州府長樂縣弘治十八年兵備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七冊 廣東上

十

士昭以惠潮二府多盜賊殺人奏嘉靖三十六年嶺南道兼廣

分守廣肇地方左叅將一員嘉靖二十八年奏設駐劄肇分守

總督備倭以都指揮體統行事指揮一員 守備德慶瀧水等處地方以都

指揮體統行事指揮一員 守備南韶清遠連州等處地方指揮一員 巡視德慶及瀧水江道指揮一員 督備開建四會

兼廣西懷集等處指揮一員

洪武十四年南雄侯趙庸以潮州衛官軍討程鄉盜平之自擒偽賊

十五年春正月丁亥南雄侯趙庸率兵

討東莞諸盜平之凡克寨十二擒賊首十餘人斬首二千餘指降翁源等縣復業人民三千餘戶甲辰南雅

侯趙廬進兵破李窰等寨
黨潰散由是四會縣涌白沙長江大井口山何田陳家坊各處

父老迎拜於道
厲慙而諭遣之
二月辛巳南
樵侯趙厲率兵討陽山歸善等縣

蠻寇平之又克燈心龍湖龍歸太平成家塘譚源洞等寨擒賊萬戶長都公等數十人斬首千餘級降二十九百戶

冬十月丁亥南雄侯趙庸振旅而還討平廣東群盜俘賊首號鏹平王者獲賊黨一萬

七千八百五十人賊屢一蕞六千人斬首八千八百級招降平民一萬三千二百六十七戶至是奉詔班師還京十六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編

第廿七冊 廣東上

十一

年秋八月癸卯遣征南將軍中國公鄧鎮等討廣東徭賊命鎮

南將軍陳鑣顧敬為左右副將軍率兵討賊時廣東徃賊作亂
陳京旁近由是江西永新龍泉山民互相煽惑結聚徒黨自稱

順天王，勢甚猖獗。江西都指揮同知戴宗，率兵勸捕，不克。至是，命真還廣東收集。

土豪何真致仕，是年復命真及真子貴往廣東收集土豪一萬六千二百三十三人還朝，拜貴明威將軍，鎮南韶吉，澤僉軍，真

姪潤弼教三人皆拜官軍校數十人授管軍百戶十七年復十
命真生廣秉收集未至軍校又以其第六子宏為尚寶司丞十

九年夏五月、東莞賊曹真作亂、命南雄侯趙庸總兵討平之。

二十四年夏五月指揮同知花茂收集民兵茂業歟人在廣州當勸平易春等縣

叛賊及清遠英德翁源博羅東莞增城龍川興寧歸善南海香

同知因上言廣州地方若東莞香山等縣通逃重戶附居海
 濱官軍所轄難防請設衛以資控禦從之

五、本行在總行設總行秘書處，在分行設分行秘書處，在支行設支行秘書處，在辦事處設辦事處秘書處。

難官轄請徒其人爲兵庶革前患又奏添設沿海依山碣石神
電等二十四衛所城池收集海民隱料無籍等軍守禦仍於要

害山口海汊立堡，擢二十八
年冬十二月癸卯，潭源諸峒平，
虜

將軍指揮食事胡冕率兵至那桂征勦山寇分遣指揮食事宋
晨等討平廣東潭源諸洞及廣西平川增益之地凡斬截數千

餘人生擒賊首呂法子等械送京師命戮于市將軍胡
見宋晨等雖有平蠻之功而縱殺太過乃遣使諭之
三十一

年春三月仁化縣賊鍾均道寇南韶肇慶西山徭作亂命指揮

王濟等討平之。秋七月庚子，連州諸峒逃軍見阿孫等作亂。

詔廣東官司招撫之。三十二年春三月庚寅仁化縣賊首鍾

均道降華隆遣事均道作亂冠掠南韶官軍討之輒遁湖廣界至是聰招撫歸降詔以為本縣扶義巡檢司副巡檢

夏五月辛未朔連州賊兒阿孫降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編 第二十七冊 廣東上

十二

永樂九年春正月、倭賊攻陷昌化、千戶王佛等戰歿被殺、指

九軍春正月辛巳、倭賊寇靖海、副總兵指揮李圭禽之、生擒計

首五顆、并所獲

正統二年、廣西流賊糾番賊陷新興、十四年夏六月、南寧賊

黃蘗養反。收廣州城。段部皆單吏王青。冬十月。命部督司印。

黃興、王即寺、印五監、右食即、史易言、民等付之。初在監、監黃

衆為寇。王清出討之。即為所殺。時承平日久。民皆

上遣興與與鏑等進討之

四出剽掠信民萬為廣東恭議有意攻將至民爭歸之賊衆日

散信民既卒侍郎孟鑑等益加招徠蕭養中流矢被擒伏誅餘

史 172-492

恩惠 三年夏四月海賊寇掠海豐新會總捕都指揮食事杜信
與戰死之恭政謝祐副使項忠遣指揮張通等往勸賊遂遁去
備倭指揮食事王俊有罪伏誅鎮守廣東左監丞阮能左副總
復遣指揮歐信等分路追之惟王俊追至清水澳不獲遂至萬
枝灣海面獲白船一隻後取其檣櫓樺木等物縱賊開洋而遁
為中鹽錦衣百戶許昇告獲阮忠等追得後賊阮能等
奏聞後查新有旨就彼處決阮忠等於是後後泉之
六月巡按御史盛景諭瀧水賊降之七年秋瀧水倭賊作亂
都御史馬昂討平之時龍水倭賊趙音狂作亂合諸山叛獲大
人同官軍直抵
獲樂新獲甚眾
天順二年春二月海寇犯寧川守禦千戶所 三月海寇犯香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七

廣東上

十三

山守禦千戶所 前信委海賊四百餘徒犯香山守禦千戶
所燒燬備邊大船 上命張通程賊獲罪
夏四
月石康縣賊攻破廣西博白縣殺典史巡檢軍民六十餘人唐
都御史葉 秋九月命巡撫都御史葉盛嚴實廉州奏捷 冬十
盛討之
二月海寇平 三年夏四月詔討連山縣倭賊 巡撫兩廣右
參連山及賀縣倭賊糾眾流劫湖廣江華 五月廣西流賊攻肇
縣乞會調兩廣湖廣官軍赴剿勦殺從之
慶州縣詔討之 廣東按察司僉事謝璵備倭都指揮同知張
通討海寇獲之 秋八月流賊寇靈山縣 九月廣西流賊犯
廣州府界即今珠江承辦署被焚獲其勢猖獗流劫鄉村殆遍
若不早為區處痛惡恐貽患無窮兵部請降 勅諭巡撫兩廣右
參都御史葉盛并總兵守等官摘度所在官軍士兵民壯勒

陳從 廣西倭賊攻圍化州 巡按廣東監察御史白佩奏守備都
令壯戴罪殺賊 冬十月壬戌流賊陷德慶州都指揮食事章俊
再犯必殺不寬 十月壬戌流賊陷德慶州都指揮食事章俊
有罪伏誅 兵部奏廣東德慶州知州周剛等言都指揮食事章
堡入城及賊陷城又擄妻孥索城先遁遂至城陷之行巡按御
史等官執俊明正其罪具奏待報就斬首示眾以為主將棄
守者之 四年春二月廣西雲賊攻破信宜縣城鎮守廣東左
西參賊八百餘徒流劫信宜縣柳村乘夜攻破城池其守禦千
戶杜英等委賊逃避賊殺掠蓋把總都指揮孫旺署守備都
指揮石鵬號令不嚴所殺諸民海康縣民康子汪反巡撫食
其罪為守將戒 上命殺賊賊獲罪 海康縣民康子汪反巡撫食
都御史葉盛討平之 廣東海康縣民康子汪聚眾流劫拒敵官
軍率軍獲民壯十人捕之生擒子旺及賊徒八十人 五年秋七
斬首一級餘賊潰散監上雲等項 上命兵部陞賞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七

廣東上

十四

月詔赦廣東聖寇 是月初十日詔廣東近因蠻寇生發已遠大
懼罪不敢復業者詔書到日許令自新免
罪有餘殺聖寇許赴軍門呈報一體給賞 峒獠羅劉寧寇與寧
知縣舒韶與戰敗績賊民羅澄死之 惠州志山賊羅劉寧寇與寧
縣境九月吏至與寧之石馬洞如縣舒韶與寧寇與寧寇與寧
陽後與賊遇兵敗潰散遂入城官軍民居悉為焚蕩越自往結
長梁其城頗堅援兵且至攻圍月餘不能破乃歸舊巢韶初出
梁遠里長羅澄從行詔賊壁馬賊逐之急眾皆奔登亦騎而逃
已而知韶在後曰吾兒而棄父母於死可乎乘弱還 六年春廣
翼韶上馬馳去澄遂被執極口罵賊賊支解焚之
西賊入寇新會縣丞陶魯募兵討平之 廣西賊入寇民多被屠
恒產者號敢勇兵討平之 自 羅劉寧寇程柳總兵都指揮張通
是魯能名益彰尋擢知縣 羅劉寧寇程柳總兵都指揮張通
等討斬之 惠州志賊程柳總兵都指揮張通等收之斬其渠
等討斬之 惠州志賊程柳總兵都指揮張通等收之斬其渠

性招撫賊乃降其氏後三年遣寧楊輝曹玉復據寶龍石坑
等處會事毛吉帥官捕之直搗寨獲擒元惡配額盜賊悉
平八年春流賊陷樂昌縣

成化元年春二月廣西大藤峽寇寇雷廉高肇等府以趙輔為

征夷將軍韓雍為督理軍務會都御史討之廣西大藤峽蠻賊

兩廣尤甚雷廉高肇諸州府地方皆被殘賊朝廷大發兵往
征時兵部尚書王祐薦二人素有才畧可任大責朝廷從之

三月諭廣東各官勦捕流賊六年開設總府於梧州總制百

粵巡按御史黃成會事陶魯林錦以兩廣事不協一錢賊日熾

復欲得大臣提督而梧州界在兩廣之中宜開府焉兵部尚

書白昂奏謂兩廣比交山川懸絕界混連二處賊使頻年竊

發廣東惟藉廣西之兵力廣西亦藉廣東之錢糧彼此相資利

害相聞雖各有巡撫都御史人員未免自分彼此合無會推大

臣前去總制兩廣兵馬錢糧撫治軍民一應事務便宜處置於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七冊 廣東上

十五

梧州設立總府以會議軍務從之以太監陳

瑄為總鎮起韓雍為巡撫平江伯陳銳為總兵

弘治元年番禺縣盜譚觀福作亂會事陶魯等平之十一年

連山賊入翁源黃洞誘眾作亂平之十五年徭賊寇陽春燬

縣治總旗徐洪戰死十六年惠州大帽山寇起平之大帽山

望山在惠州北九十里時徭寇據之勢張甚渠魁彭錦據大信

上下率劉文玉據寶龍練成才葉清各據險四出劫掠事聞

特命督撫總鎮檄三司統

調漢進兵剿之始息

正德元年秋七月討連州盜梁苗龍等平之徭賊入寇殺死

林照馬謙流

三年討東莞塘貝盜平之五年夏六月連州盜

李旺等攻州城知州張書鯉禦禦之徭賊寇新興十二年冬

十月九峯賊攻樂昌城知縣李增祺之明年又攻乳源城上治
十四年春討新寧清遠等縣盜賊冬恩平賊亂都御史楊旦
討平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七冊 廣東上

十六

廣東三面皆濱海地也高貢三江皆從會稽入于南海會稽之南五嶺僅有三江又從廣城南一百里合流入于南海分東西二道焉東道八十里出古斗村南自此浩淼無際增城志南海里至沙貝二十里越波羅水出又東南二百里抵東莞南海衛虎頭門外波羅水近古斗村又南六十里出虎頭門又南一百五十里抵南頭城有東莞守一名城子岡南通詳其西南有佛下海可抵甌越山海經甌越海門經官昌山流入急水門海下海可抵甌越山海經甌越告急天子天子遣太中大夫嚴助發兵往救未至閩越止兵東甌乃舉國徙中國處之江淮間而後遣人往往漸出乃以東甌為閩滿載今按一統志永寧今黃巖回浦今臨海寧海二縣海在台州府城東三縣皆瀕海中有見閩與海門為第相真自高山望之其水湍急陷為大渦者十餘乃東海澄水應北至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七 廣東上

十七

波都慈路定海象山四縣皆濱海接美諸國皆抵此登陸西至會稽山陰縣北則浙江入于海口自嶺東惠州府海豐縣南八十里出甲子門又東至潮州府城南一百五十里出潮陽東北可抵閩越博加志東越通海處南北尾閭之間絕之國也今按一統志漳州府龍溪漳浦二縣濱大海與潮相接然山多於東甌故閩越至東甌東甌不可以入閩越又東至泉州府城東南下海行二日抵彭湖嶼自府正東海道又東則行二日至高葉嶼又二日至龜鑾嶼又二日至琉球國又東則抵青濟以至登萊島嶼環抱愛有蜃樓蛟室為樓臺水華海賦天琛水怪是為東海其別則渤澥故東海又名渤海云海運自較人之至是為東海其別則渤澥故東海又名渤海云海運自金陵之龍江為通路東往海門而南行可以至廣州古斗海晉劉裕城南燕運運康遣孫處襲盧循至東衡即此道也東衡在

中今東廟前俗西道七十里出上弓灣見西海瑞南海志針西字以衡為海西道七十里出上弓灣見西海瑞南海志針西又西南二百里抵新會縣出城南八十里為崖門崖門在海中洋天南七十里廣海衛扼其要衝官軍每征海寇必集於此又西現國至南寧有夜郎脉水出牂牁江一統志廣西南寧府本名大江即可通巴蜀漢武帝發夜郎兵會番禺即此道也合黎夜郎脉水可通巴蜀漢武帝發夜郎兵會番禺即此道也合黎四川其西南由憑祥海路可抵駱越郭璞謂駱越在閩海中薛林府志詳錄據界入交趾海皆發越地也唐咸通末安南都護高駢奏開本州海路從之勃交趾以北距南海有水路多覆巨舟駢往視之乃有橫石隱在水中奏請開鑿以通南海之利詔從其請駢乃召工以厚利竟剖其石鑿為五道交廣之民至今賴之又自嶺西陽江縣西南小水南注于海極目滄嶼渺望須臾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七 廣東上

十八

抵電白縣東一百里而往西南出限門則川流皆放于海愛有海驃水犀龍鯉南越志海中出驃馬似馬一角而牛尾水犀似電白縣東連茂名吳川二縣是多文魷珠魷南越志海中有文限門則在吳川縣南三十里是文魷珠魷魷頭而魚尾鳴似磬而生玉又多珠璣狀有海人為見之則風形如僧而小登如肺四眼六脚而吐珠有海人為見之則風形如僧而小登舟人寂然不動必頃復有魚焉腹有兩洞皮可飾刀劍其名曰沉於水否則大風翻舟有魚焉腹有兩洞皮可飾刀劍其名曰鰐長二丈兩洞貯水以養子子朝出食暮還母腹常從贖入口出中有軒轅之丘鸞自歌鳳自舞是為天樂其外有炎洲洲上有獸焉如狸而青鐵椎擊之輒死張口向風而活其名曰風生可以已疾常持一小枝遇物指人得之所指必有獲若摧破其腦急以葛蒲塞洲之下多蛟人鼻乃死腦和菊花服之益壽以酒浸則愈風疾洲之下多蛟人

蜃氣或蒸為海市海旁蜃氣時結為城廓樓臺人馬之狀謂之海市去海康縣東十里

對面即為瓊海郡邑則居島上又南則通島夷藩服之國以千

百數占城暹羅諸蕃皆古林邑等國極自巴蜀而抵于賓之西

則水皆西流注于西海史記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鹽海一澤者行地下其南則河海出焉

而已自青齊北至滄洲則為北海亦曰瀛海其別至于極北為

瀚海南與渤海合自碣石通朝鮮諸國直抵扶桑一望汪洋溟

津三神山在焉博物志海中有蓬萊方丈瀛洲金銀宮殿仙人所居其西海則通西域樓蘭姑師邑有城廓臨鹽澤至條支則臨大海一而巳地之形勢

西北高而東南下所謂東北南三海其實一也北至于青齊則

云北海南至于交廣則云南海東漸吳越即云東海無由所謂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七 廣東 一 十九

西海者詩書禮經所載四海蓋引類而言之漢書西域傳所云

番禺海疑亦淨居一澤城起連其英往條支臨大海蓋即南海

謂之西云據漢書不考史記故云無西海可惟南海居東

南委輸之極為萬水所宗故出虎頭甲子二門則東西二洋隨

船所之東可以至倭國西可以通西蕃故曰海為百谷之王以

其下也翕受自北而東西迤演夾乎左右故南海獨弘且遠稱

天池焉

海寇有三路設巡海備倭官軍以守之春末夏初風迅之時督

發兵船出海防禦中路自東莞縣南頭城出佛堂門十字門令

水角諸海澳海語自東莞之南亭門放洋至烏豬獨猪七洲三

洋直于午放龍牙門港則入暹羅若東路惠潮一帶自柘林澳

番賊海寇則入十字門打劫故防之東路惠潮一帶自柘林澳

出海則東至倭奴國故尤為頻海要害漳州番船北風過洋必

一日之程彼處海寇出沒水寨一時何知倘視我無備乘虛而

入無柘林則無水寨矣東路官軍宜於九月無事擊班之時定

所營軍互相哨守庶保無虞各據險扼隘西路高雷廉海面惟

廉州接近安南占城為重地焉廉州東水路自梧根大廉港一

雷州少南二日至瓊州正北十日至廉州西水路自大廉口半

日至大流港少北一日至平銀渡正西二日至欽州歷猪沙南

沙大石三娘灣為雷三墩蕙芳灣水急灣麻藍頭牙山七十二

淫龍門小海等墩官渡等處東經烏雷頭而連合浦又自烏雷

正南二日經浦海周墩而至交趾永安州歷大小鹿墩思勤隘

茅頭少東則日龍尾海東府界至南大海外抵交趾占城二國

界泛海者每遇暴風則舟舵已八盡度至交趾青州府界如舟

不能挽徑南則入占城又自即城西橋下舟沿海而東至永安

千戶所則歷乾禮高德港冠頭嶺龍津武刀白沙珠場龍村林

村等處地方遠志又云儋海之西與廉境對順風一日可至唐

置廉州地控海口有廉江西南置鹿井營東南置三村營以守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七 廣東 上 二十

營堡

廣州府南海縣城西營 城北營 城南營 茅渚埠 洲岡
埠 石門埠 番禺縣白墳營 神頭營 在城東營 波羅
等八埠 波羅石岡獵德三埠 烏涌車陂二埠 東莞縣企
石營 香山縣鎮頭角營 南禪佛營 縣港口 象角頭
浮鹿營 大埔洋營 順德縣黃涌頭營 環海仰船岡三灘沙
哨與新會營所管 新寧縣倉步營 生南前村離縣四十里去其
三縣 井村營 生上澤村離縣三十里 城岡堡 與城岡巡檢司同
那銀堡 生那銀村離縣九十里 何木堡 在何木連離縣一
二十里 那銀堡 生去何木堡三十里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十七 廣東上

二十一

衛十五里已上新會縣利運營 在古勞近連塘等二十村有崑
五堡俱文亂地 在懷仁都近水哨赤水口營 在得行都水邊近
險阻汾水江營 在懷仁都近水哨赤水口營 在得行都水邊近
五坑烟樓烟崗營 在得行都近合山等十 良村營 在古博都近
現四山賊烟崗營 八村有羅漢山浪賊 五坑運營 在登名都
六鬼子密營 在登名都近金雲永山賊 五坑運營 在登名都
三十村防賊水坑良金雲永三山賊 長沙塘營 在平康都近長沙
運道多岐接連新寧恩平二縣賊 寨壕運營 在平康都
臘船金坑雷公遊魚山營 在平康都近象江等十八金叙營 在
康都近石灘等三十六村防牛仔欄北臘王寨壕運營 在平康
坑王姑廟羅漢等山通新寧恩平二縣賊 寨壕運營 在平康
甲防恩平新寧界多賊 水流通營 在得行都近金步營有北失
恩平交連 倉步營 在新寧縣地方與本縣赤火爐嶺營 在潮陽
等山賊 倉步營 在水口運營相去三十里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十七 廣東上

二十二

圍等九村防新臨江營堡 在華鐸歸二都地 三水縣鴨埠水營
寧石鎮村浪賊 在江口上下二都并魯村水口抵界南海白廟營
界牌石營 在江口上下二都并魯村水口抵界南海白廟營
沙一帶海面奇江西南三水橫石四巡檢 嚴石營 在城北六
司各機子兵十名防四會清遠各山巡檢 嚴石營 在城北六
化縣上塘營 防十八山普基 清遠縣老虎崗 鐸銀灘營 板潭
營 禾雲營 合頭營 黃柏運營 鴨唇運營 石川運營
黃岡運營 大燕水營 正江口營 泰王運營 楓坑營
峽口營 白泡潭營 丫磯水營 鼓樓岡營 黃崗水營
高田營 金斗角營 已上二十營防大羅山 陽山縣白芒營 在通儒
方路通連山防 高灘營 在通儒鄉十二車地方連白芒老鴉坑
守上下白芒賊 高灘營 在通儒鄉十二車地方連白芒老鴉坑
飯甌營 在通儒鄉戶村地方連稍佗白水山賊大崑營 在通儒
地方險路通廣西懷集石角山防稍佗白水山賊大崑營 在通儒
潭等山防汾水山賊 琵琶運營 在通儒鄉等村地方連南西北水險路
北西水 江頭圳營 在通儒鄉廟仔等村地方連南西北水險路
山賊 江頭圳營 在通儒鄉廟仔等村地方連南西北水險路
旱塘開 在通儒鄉坑塘地方通廣西懷集馬丁民營 在通儒鄉下
廣西懷集防 馬丁民營 在通儒鄉下馬丁民營 在通儒鄉下
古嶺山賊 馬丁民營 在通儒鄉下馬丁民營 在通儒鄉下
佛鄉馬石崗地方險路通四會清遠 佛子運營 在通儒鄉下
大羅等山防大羅山賊 黃柏運營 在通儒鄉老龍坑地方通四
會清遠大羅山賊 黃柏運營 在通儒鄉老龍坑地方通四
在通儒鄉白竹黃地 沙漏開 在通儒鄉魚水地方 石盤開 在常
方防清遠大羅山賊 沙漏開 在通儒鄉魚水地方 石盤開 在常
鄉家舖大橋地方 大青藍開 在常廣鄉大橋等處地方連天
通英德防杉木角賊 大青藍開 在常廣鄉大橋等處地方連天

天堂 小背藍閣 在常威鄉雷洞大橋等處地方
 廣賊小背藍閣 在常威鄉雷洞大橋等處地方
 界防黃沙 牛仔營 在常威鄉田心小車地方
 坑墘賊 牛仔營 在常威鄉田心小車地方
 山縣白沙營 在常威鄉田心小車地方
 山縣白石營 在常威鄉田心小車地方
 等山賊拳石營 在山禾崗北防大冲創水地
 韶州府曲江縣上道營 白沙堡 總舖堡 古羊堡 白芒
 堡 鮮溪堡 黃金堡 防江邊多賊 梁昌縣黃土嶺 銅鑼
 坪隘 象牙山隘 塘口隘 仁化縣風門凹隘 七里逕隘
 赤口逕隘 城口隘 乳源縣平頭隘 廣宜章黃金崗隘
 湖廣 月坪杉木角隘 陽山 翁源縣桂丫山隘 南北嶺隘 東
 天下即國利病書 編第廿七冊 廣東上 二五三

桃嶺隘 銀場逕隘 東瓜嶺隘 佛子凹隘 道姑嶺隘
 甲子嶺隘 英德縣跌牛石營 在縣西二十里原設有金包口
 運六處共設募兵四百五十名 近因戰勢猖獗 兵力弱
 乙卯所司議以今營為通中地方 遂以募兵併為總營 設指揮
 一員 統之 建官廳一所 兵房一百三十間 周圍環 虎尾逕營
 北五十里 清遠 西山 徑出沒 道經于此 原設民兵一百名 防
 守 近因戰勢猖獗 兵力弱 遂以募兵併為總營 設指揮
 調 狼兵五百名 以指揮一員 統 大廟營 黎崗營 殺雞坑營
 之立營 一如跌牛石營之制
 流寨營 鹿子磯營 波羅坑營 黃寨大塘營 沙口埠
 營 三板灘營 望夫崗營 石尾營 太平營
 南雄府保昌縣平田凹隘 不勞石隘 南畝隘 葉田等六

口子 紅梅隘 北坑村口子 百步隘 羊頭嶺隘 趙坑
 口子 百順隘 林溪石閣塘源三口子 冬瓜隘 紅地村
 口子 脩仁堡 始興縣沙田隘 猪子狹隘 花腰石隘
 河溪廟隘 桂丫山隘 凉口隘 楊子坑隘 界灘堡 斜
 潭堡 江口堡 水口堡
 惠州府歸善縣規鼓營 博羅縣橋子舖營 南坑營 橋子頭營
 俱界龍門河源縣古城堡 興寧縣選心隘 羅崗隘 和平縣
 第七等屯 中村隘 犁頭嶺隘 在縣東百 海豐縣油坑營
 三角山隘 謝道山營 在縣南 湖東澳軍營 魚尾澳軍營 南沙
 天下即國利病書 編第廿七冊 廣東上 二五四

軍營 南壯軍營 在縣南 長沙軍營 在縣南 石山營 大德軍營
 海大磨軍營
 潮州府海陽縣北關鎮 生海口 在縣南六十里 潘田堡 在縣西北一百三
 十里 餅在山各 揭陽縣獅子營 在縣南六十里 潘田堡 在縣西北一百三
 通潮揭漳統 揭陽縣獅子營 在縣南六十里 潘田堡 在縣西北一百三
 徑等處 廣流賊令 廣長布營 在縣南六十里 潘田堡 在縣西北一百三
 今廢 新港鎮 在縣南六十里 潘田堡 在縣西北一百三
 縣竹林堡 在縣南六十里 潘田堡 在縣西北一百三
 大徑鳳凰小村青竹徑十隘 在縣南六十里 潘田堡 在縣西北一百三
 靖看牛坪塘坑 三寨招撫賊寨

聲慶府高要縣金雞坪營 在溫貴都雲樓山去縣治 貝水營
去縣治東七十里在白坭營 在縣治西一百三十 雲初營 去縣
貝水村地方近大河 在縣治南一百一十 霧連營 去縣治西
一百三十里在 蔡運營 在縣治南一百一十 霧連營 去縣治西
思辨都地方 在縣治南一百一十 霧連營 去縣治西
市院都 白泥坪 在縣治南一百一十 霧連營 去縣治西
地方 三坑地方 狗運營 在縣治南一百一十 霧連營 去縣治西
黃沙營 在縣治東 古羅營 在縣治東 大坑營 在縣治東 大運
營 在縣治東 青草營 在縣治東 黃桐營 在縣治東 峽運營 在縣
大圖都 在縣治東 太平都 在縣治東 太平都 在縣治東 太平都
太平 沙田營 在縣治東 太平都 在縣治東 太平都 在縣治東 太平都
捕河岸 在縣治東 太平都 在縣治東 太平都 在縣治東 太平都
漢甲地方 太平都 在縣治東 太平都 在縣治東 太平都 在縣治東 太平都
大河防海賊 長圳營 在縣治北 五十里 羅格院埔二 甲 長崗營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七 廣東上 二十五

在縣治西南六十里 劬塘營 在縣治西六十里 新興縣東營 在縣東
高村都 在縣治西南六十里 劬塘營 在縣治西六十里 新興縣東營 在縣東
村西營 在縣治西南六十里 劬塘營 在縣治西六十里 新興縣東營 在縣東
村營 在縣治西南六十里 劬塘營 在縣治西六十里 新興縣東營 在縣東
子營 在縣治西南六十里 劬塘營 在縣治西六十里 新興縣東營 在縣東
十里第 茶崗營 在縣治南二十里 裏崗營 在縣治南四十里 東山營 在縣
治北八十 料崗營 在縣治北九 曲龍營 在縣治北九 長連塘營 在縣
里東山村 在縣治北九 曲龍營 在縣治北九 長連塘營 在縣
十里大溪村 在縣治北九 曲龍營 在縣治北九 長連塘營 在縣
都今移 泰馬岡營 在縣治東八 紅嘴山營 在縣治西八 獵
營 在縣治東八 紅嘴山營 在縣治西八 獵
運營 在縣治東八 紅嘴山營 在縣治西八 獵

橫紅嘴等大山 祠堂營 在縣治北五十里 仕南村 通近 火夾腦
防紅嘴山賊 祠堂營 在縣治北五十里 仕南村 通近 火夾腦
營 在縣治西南三十里 長沙營 在縣治西南三十里 仕南村 通近 火夾腦
營 在縣治西南三十里 長沙營 在縣治西南三十里 仕南村 通近 火夾腦
治東南六十 教場營 在縣治東南六十 教場營 在縣治東南六十 教場營
里得行都 教場營 在縣治東南六十 教場營 在縣治東南六十 教場營
治東八十 里番馬都 黃竹馬都 巡營 在縣治東一百里 北橫都
還地方 防新寧 白水山賊 馬都 巡營 在縣治東一百里 北橫都
麻總營 在縣治西八十 里番馬都 黃竹馬都 巡營 在縣治東一百里 北橫都
賊船灣 在縣治西八十 里番馬都 黃竹馬都 巡營 在縣治東一百里 北橫都
北界白水 巡開 在縣治西八十 里番馬都 黃竹馬都 巡營 在縣治東一百里 北橫都
防新界 巡開 在縣治西八十 里番馬都 黃竹馬都 巡營 在縣治東一百里 北橫都
平界 巡開 在縣治西八十 里番馬都 黃竹馬都 巡營 在縣治東一百里 北橫都
里順和都 鳳凰營 在縣治西八十 里番馬都 黃竹馬都 巡營 在縣治東一百里 北橫都
里順和都 鳳凰營 在縣治西八十 里番馬都 黃竹馬都 巡營 在縣治東一百里 北橫都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七 廣東上 二十六

小江口 大埔營 在州治南七十 大力埠 在州治西七十 里南
近大河 大埔營 在州治南七十 大力埠 在州治西七十 里南
和營 在州治南七十 大力埠 在州治西七十 里南
治南二百 送鬼廟營 在州治南二百 送鬼廟營 在州治南二百 送鬼廟營
里番馬都 黃竹馬都 巡營 在縣治東一百里 北橫都
平村營 在州治西八十 里番馬都 黃竹馬都 巡營 在縣治東一百里 北橫都
營 在州治西八十 里番馬都 黃竹馬都 巡營 在縣治東一百里 北橫都
里南都 何木運營 在州治南三十 里番馬都 黃竹馬都 巡營 在縣治東一百里 北橫都
佛林里 何木運營 在州治南三十 里番馬都 黃竹馬都 巡營 在縣治東一百里 北橫都
州地 查崗營 在州治南三十 里番馬都 黃竹馬都 巡營 在縣治東一百里 北橫都
方州 查崗營 在州治南三十 里番馬都 黃竹馬都 巡營 在縣治東一百里 北橫都
十里南都 白馬營 在州治南三十 里番馬都 黃竹馬都 巡營 在縣治東一百里 北橫都
岸羅傍水 藤塘埠 在州治東 西灣營 在州治西 沿頭埠 在州

八十五里北 綠水埠 在州治西六十大小潤埠 在州治東三十
岸近大江 綠水埠 在州治西三十 岸近大江 綠水埠 在州治東三十
河冷水埠 在州治西三十 岸近大江 綠水埠 在州治東三十
四十里北 綠水埠 在州治西四十 岸近大江 綠水埠 在州治東四十
岸近大江 綠水埠 在州治西四十 岸近大江 綠水埠 在州治東四十
蘇埠 在州治東四十 岸近大江 綠水埠 在州治東四十
治東六十里 綠水埠 在州治東六十 岸近大江 綠水埠 在州治東六十
北岸近大河 綠水埠 在州治東六十 岸近大江 綠水埠 在州治東六十
近大河 綠水埠 在州治東六十 岸近大江 綠水埠 在州治東六十
河 綠水埠 在州治東六十 岸近大江 綠水埠 在州治東六十
軍營 在州治東六十 岸近大江 綠水埠 在州治東六十
在三四里 綠水埠 在州治東六十 岸近大江 綠水埠 在州治東六十
去縣十餘里 綠水埠 在州治東六十 岸近大江 綠水埠 在州治東六十
一百一雲青營 在州治東六十 岸近大江 綠水埠 在州治東六十
十五里 綠水埠 在州治東六十 岸近大江 綠水埠 在州治東六十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七 廣東上 二十七
百二 舊東民營 在縣治東十 舊西民營 在縣治西十 舊帽岡民
營 在縣治南一百里 舊賓州民營 在縣治西南一百二 封川縣
麒麟白馬二山 賊嘉靖二十四 關建縣會珠營 在縣治北六十
手刺金今 賊嘉靖二十四 關建縣會珠營 在縣治北六十
懷集金龜松南水 萬保營 在縣治北四十里 四都地方防
上坤下坤 諸山賊 萬保營 在縣治北四十里 四都地方防
賊 獨住營 在縣治北三十里 三都地方防
高州府城 茂名縣東門營 舊電白堡 在縣治西七 獅
子堡 在縣治西七十 龍門營 在縣治西四十 三橋堡 在縣治西七
宜縣城 嶺底堡 在縣治東六十 近潭馬村 忠堂堡 在縣東
近論村防坡頭 花州城 平定堡 在州西北一 梁家沙堡 在州
竹雲忠堂各堡 花州城 平定堡 在州西北一 梁家沙堡 在州

一百九 石城縣 三合堡 在縣治東北防 那接營 在縣西八十
里 吳川縣
雷州府遂溪縣橫山堡 在縣西北六十里
廉州府欽州防城營 在州治南二百五 羅浮
營 在州治南二百五 陸眼營 在州治西二百五 那迫營 在州
北百五十里 新貴觀營 在州治西一百二十 那羅營 在州治西
立那都陸等村 貴觀營 在州治西一百二十 那羅營 在州治西
龍王等村 團圍營 在州治西一百三十 總捕營 在州治
里永樂鄉三合浦縣新寨堡 在縣治東五十 山口營 在縣治東
國界廣西三合浦縣新寨堡 在縣治東五十 山口營 在縣治東
十靈山縣洪崖堡 在縣治北 石隆堡 在縣治東八角營 在縣治
里 靈山縣洪崖堡 在縣治北 石隆堡 在縣治東八角營 在縣治

百二
瓊州府瓊山縣大坡立營 在縣治東五十 黎今已安業納糧不差出兵聽調
白沙營 在縣治東五十 澄邁縣居便營 在縣治東五十 黎今已安業納糧不差出兵聽調
居林者 綠沙灣三 臨高縣那零營 在縣治東五十 黎今已安業納糧不差出兵聽調
尚黎為惠今廢 臨高縣那零營 在縣治東五十 黎今已安業納糧不差出兵聽調
落烏石傳白黃龍呂灣博頭八港 感恩縣縣門堡南港嶺頭
白沙南北溝 黎港 在本縣 抱駕港白沙灣 在縣治南六十 崖州
合水營 牙力營 在本州九所地 舊有羅活千多家 多洞等黎為
不多今 榆林牙狼不頭利桐玳瑁洲港 在州 安定縣嶺背營
營已廢 榆林牙狼不頭利桐玳瑁洲港 在州 安定縣嶺背營
先年思河光螺口水口嶺背等村 黎構同瓊山居林居綠沙灣
賊首黎佛二為患 設南倫營防守嘉靖十三年 剿平改令營

鎮哨兵五十名就遷蓮塘巡檢司佐之凡
軍民客商往來則量撥軍兵護送交割

之北曰楊梅建一駁北營而以萬州千戶所鎮哨百戶一員帶

移南
 乃人
 堂北

五

運什學一 美籍 西七里

掌兵天以譏察詭異王莽時猶置南海亭
于揭陽此即今制巡檢司之始也

海道江道哨兵

東莞縣南頭屯門鵝樓佛堂門十字門冷水

角老萬山伶仃洋等澳 香山縣浪白澳

廣海衛望峒澳 潮州碣石海澳

惠來縣靖海澳 石城縣兩家灘海澳

縣廣州灣 欽州龍門港 瓊雷二府白沙石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七 廣東上 三十一

礮墩頭文昌各港 雷州海安海康之所海港

上日即城下至楊柳止凡二百里
德慶州南江 瀧水小口

增城 營六 在北門外一里曰北營 在西門曰西營

在縣治三里塞嶺下曰山塞營 在下都江村名曰江營

今改移此 在龍門界曰鎮邊營 在番禺界曰白鵝營

在番從之界曰社邊營 在從化界曰鶴鵲營

清遠 陸兵一十一營 未嘗營 在池水脚南一里一百里

楓坑營 在池水脚東一里一百里 白石道營 在清平脚

以番駐五十里而番番界國界三十里 黃竹連營 在

清平脚南五十里東至番禺界一十五里 大廟營 在英

德縣界一里而番界一里 紫馬營 在江一里而南界

二百里 龍聚塘營 在江二里而南界一里而南界

白土界十里東至龍聚塘界一里而南界一里而南界

獅子連營 在江四里而南界一里而南界一里而南界

本縣城外吉國援國兩營俱在城一里 官備司已上供

係陸兵 老虎崗營 鍾鼓灘營 板潭營 合頭營

黃柏連營 鴨春連營 石川連營 黃崗連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七 廣東上 三十二

營 已上見廣府今供裁 江道十營 鶴坑營 牛渡

塘營 黃崗營 滬江口營 梨塘營 教場營

池水營 山塘營 大燕營 塔頂營

新寧 分橋坑營 三合營 官步水營 甘村營

今廢 各步營今廢 望崗營今廢 荷木營 那銀

堡 城固堡今廢 那西壯北二哨一船二隻 本縣

阻山溪海前時寇盜竊發地方不寧弘治間立白石

堡于縣東調軍哨守既建縣後設那銀荷木三堡

遠望高心司于海晏巡守然地方廣闊武備疎

略守之不足嘉靖十年撥廣海衛左所官軍來縣

三

陽山 山心營
營 茶坑營
丹竹營 稍遠營
天堂營 旗鼓營
馬丁營 長嶼安營
何屋營 九牛

三十四

高崗堡 距東北七十里
翁源 南江關隘 距縣一百九十里 抵江而龍南界 桂山
隆 距縣一百六十里 赤竹 慈茅 隆 距縣一百七十里 抵連平界
太平 連隆 距縣七十里 竹興 四江界 江鎮 隆 距縣四十里 中
子 礮 隆 距縣二十里 佛子 隆 距縣二百三十里 抵英寧界 蕉
有東 桃 隆 銀 場 隆 梅花 隆 古 局 隆 崇 嶺 八 年 割 屬 連 平 州
潮 陽 河 漢 隆 在 縣 北 三 十 五 里 地 與 大 化 山 連 山 與 洋 海
相 接 村 墟 通 順 時 有 寇 竊 隆 慶 三 年 和 縣 黃 一 龍 始
于 斗 產 高 處 設 為 瞭 望 三 兩 募 民 丁 戍 守 以 望 海 鏡
遇 主 舉 旗 為 號 行 者 即 止 於是 前 患 少 息 往 來 稱 便

門關開在縣北二十里門關村前臨大江是為潮揚之界
舊設四箇司在馬今司與關俱廢而官獨存 余少
嘗讀書鳳山東浮白嶼而入泉塘其山前鬱鬱中隱巖
谷從山嘴逶迤而下見其內曠若堂室旁若耕墾上
徹三光下瀉百川源泉間有古梅其子大如石為
有枝無葉坐久天風冷然絕不聞山外排簷聲疑為
昔人避地之所每欲從人借居之未能也及通來山海
嶺亂關各村避亂之民往往於溪山中覓得廢穴之勝
多不下此急即止隱其中自以為固矣乃賊竟以里
人為嚮導盡識其處率騎而執斃者不則反為賊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七 廣東上 三十五

所據如林二前穴之屬林二前穴在也梅山後數澤間四澤無
際適足以貽山川之累為生民害也於勝半矣取作志
右林大為後而洲先
惠來 靖海關在縣東南二十里有官衙千戶所西關為
岸墮之地 龍崗關在縣西二十里有東南之關而通龍
崗溪東通林柏渡頭稱險要 神泉關在縣南十五里
有此司通直大海南關尤險 東客營在縣西五里私
治六年流賊李阿王據此劫掠無算堡以民壯一百二十
名守之正德十四年賊首曾紀頭復據此為營次年就
擒遺址尚存

澄海 總兵府萬曆四十年置在南澳山之深澳山孤
懸海中界在潮漳之交而屬潮居多為饒平縣
信寧都四山高峻可避風汛周圍水而約三百里沿山
畝田數千頃頗擅山海之利歷代居民殷富宋避元
兵駐此數月 國朝洪武二十六年信國公湯和奉
命經略海上謂其策倭遠徙其民而墟其地其田
糧財必之海陽各縣至今街衢遺址尚存漁獵往
來其間稱為水國以其界在兩省之交輒為兩省所
而不守嘉靖三十七年海寇許朝光吳平曾一本輩相
繼竊據勾引倭奴泊舟為患是年閩廣軍門殷公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七 廣東上 三十六

正茂劉公竟海會勦平之 奏立南澳副總兵撫守
潮漳合用部兵即以潮之柘林寨水兵漳之銅山寨
遊兵共船八十二隻官兵三千六十六員為先之分撥
信地海上防守又增粵守深澳中軍水哨一官一員大
小船十一隻捕兵四百名各守城池把總二員廣營福
營隊兵各三百名此鎮既設不惟海寇無足無地抑
且通賊出沒不便難從此以為久安可也 論曰余志建
置有司既為郡縣之設非為稱寇安民計耶 國
初潮統縣四後以盜故增而七矣今復十之捕不足收
保障功邪而所利司部海防則總府部百里內又

何哉并而莊者之畏置星羅軒豈不謂海濱曠
莽地大防疎不得不分封以便控制也嘗考孫吳時
鍾離牧守南海先是揚陽賊帥曾復等聚眾數
千歷十餘年以據廣難縉十匹購勇絕不可得牧
至遣使慰譬急皆服自改爲良善天獨陽王而
海千里而遙蓋易以控制者而牧馳一介使諭降十
餘年通寇何曾侍衆建力哉時始與太守羊衡
稱其恩威智勇有古人風以今多才豈無一思威智
勇如牧者於以折衝千里而日割列郡富縣廣置賊
勇以冀治乎豈令昔勢異歟余不能無慨云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七十冊 廣東一

三十七

信宜 額底堡在縣東北十里 忠堂堡在縣東九十里
開七田銅鼓六寨白石平地山東嶺山黃塘嶺
儋州 黃牛營堡在州南十里 落星堡在州東南四
十里 落星堡在州東四十里 歸善寨在州東北四十
里 田頭寨在州西南四十里 額頭堡在州南二十里
堡在州東南二十里 楊威後營在那大墳環
營 蓬塘營 南溪營 松柏營 催羅營 落便
營 腰西營 大羅營 務營 可里營

增城 天啓七年八月山盜大起二月的日賊首賴難工拉
蔣村至從化太平墟為鄉民王擒之從化 崇禎元年九月
賊首黃仲積劫回美村殺十戶屠縣祖副總兵陳洪勳
二年九月知縣陳世鳳討擒賊首廖九寬等磔之 三年
正月從化賊首鍾國輝伏誅其弟國相復聚眾寇掠上
月國相得劫掠銀同近至增城而郊與賊首黃仲積廖丁等
等合薄城東屯壘頭村 十二月寇湯里分諸村 四年五月知
縣陳世鳳親四夜討擒仲積誅之

從化 崇禎四年二月巡按御史高欽舜遣參將陳照李相
協勦上下山盜擒賊首廖廣博賴丁等廖大昇等誅之鍾
國相潛遁為清遠官兵所殺 五年五月總督王業浩遣參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七十冊 廣東上

三十八

將李相復勦上山盜擒賊首張惟仲等之張其策以歸
清遠 崇禎六年盜劫四會縣殺死捕官突入縣城掠掠陳
謀等進至英德之鐵原坪生擒賊首陳炎嘴等誅之
新寧 隆慶四年正月六日倭賊破廣海衛掠奪王貞鎮
撫周東唐百戶何蘭死之 五年十一月倭賊犯新寧十二
月大破倭賊于那西
翁源 嘉靖四十五年賊首官祖政作亂大征勦平隆慶中
餘黨張廷光等復熾六年南贛撫臣提兵自龍南直趨
翁源平之因於三華山置鎮 崇禎三年九連山寇鍾靈秀
陳萬等聚眾千人陷始興樂昌犯翁源南韶道署士達
會兵堵截靈秀等就戮王載乃平

嘉清三十七年倭賊攻破龍溪都岐石村等處
 圉圉皆得擄其死之 三十九年賊首黃啓屬等攻陷甲
 子所城 四十年饒平賊張璉及總督軍門吳桂芳發兵
 討之 四十一年始張招撫 四十二年海賊吳平等焚燬
 倭犯城 隆慶五年九月海賊楊老攻破甲子所千戶重
 傷死之 十月海賊林鳳攻陷神泉司城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七冊 廣東上

三十九

新寧縣志

水路

自縣治西走北至東縣紫霞法竹即西斗南海陽九縣海嶺風可一日夜連風可一
 三日達新會自西走北至西縣交發嶺可一日達瓊州而上下水至惠平
 陸路

自城南門縣轄帽山下行二十里至玉懷峰又南二十里至其村營十里至煙崗場
 過渡十里至其麓山下三十里至廣海縣廣海西行十里過荷木是二十里過
 上公嶺出海晏都二十五里至白飯連又前十五里抵海晏都四十里過橫山渡至
 斗門又四十里至紫羅連出竹山村三十里至海朗千戶所自城門出竹二十里
 至乳公山又前二十里至朝境又行三里至舍衣營十五里至赤水口過江抵龍岡縣
 城東門陸路有二其一一直東三里過溫邊白石十五里至平山又十里至石板潭
 直達百峰山群山連接直東通古堯山其一縣東北二里過石人山十里過石鼓
 又三十里過苦草連出新會潮陽都三十里過清湖石渡十里至何村又四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七冊 廣東上

四十

十里達新會音成化間邑治未分縣至開平以新會至廣海縣屋門出大門
 洋有風濤之險且多海寇舟楫來往建議縣法竹上流三本水因其故流小水開
 鑿點漁塘至黃塘二十餘里通其竹水無水勢高下莫能注發竟不成功今量道
 址尚存

增城縣志

萬曆九年奉例清丈有司言田地故有官民官者官之所有給民耕之民者民
 自買賣者也歷朝更變至於今官者盡屬于民空存故號即其所生識別亦
 難請如江西泰可縣以民文定賦官米等隨縣派之實文得民償道田地山塘六
 十七百五十九頃九十五畝二分九釐一毫至年捐造 按民田民自買者輪糧外有
 難役甚苦縣官不得更重取之故其科也輕官田官買以授農人難役不煩故
 其科也重今民田既歸官田而民田不少減官田即虧稅失

按國初令天下農民有田五畝至十畝栽桑麻各半畝照例起科絲第二十兩折
 絹一疋解部以備賞賜絹一疋折米二石絲一兩折米一斗不種者罰布帛今以

歲派推之米派於地并入書而過年運統納耳。按國初立河泊所以獲漁利後逃絕過牛路除復有逃絕乃分有微無微或以他稅抵補或派賣而民塔或納於民戶夫後載華河泊所歸并本縣帶微。按國初男女成丁者歲給鹽三斤徵米八斗永樂二年人口天雙一十二斤納款一十二貢小口半之正統三年令之鹽款俱半徵全徵惟官吏并隨官大四年初男女及軍免徵後款兼收款一貢折錢二文則成化十年今不給鹽徵款如故又折以銀每款一貢折銀三釐州縣所納有多有寡或男女異派或男女同派或派以米非其舊失觀世者亦思立法初意或按田賦而俱集難謀乃今或以科折或主稅徵款悉詳附于賦役之後其所謂此附及酒醋之類屬邑而存其名而其籍不可考矣至混微田賦之中而其額遂不復聞耶。前未多燠火案若增城北負崇山南啟海濱所轄外院飾皆氣蘇北降而降淨氣南蒸而陽陰陽相持所以一日之間氣候屢變炎蒸則熱風而則寒或長綿冬暑有之詩曰四時皆是夏二雨便成秋又日意觀急者服服藥言不時也增處山海之間故其候如此若夫條案有謂之分龍而後漢漢下而此則亦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七 廣東一

四十一

日行天者有謂之白樓而暗暑為最急漢漢暴至有地無不有謂之黃日而日色微黃且日且西者。主理在。主於視恒候在六月望之前後。如斷紅飲海而北指赤雲夾日而南指此其候也作則伐木殺稼水陸不寧而舟害焉甚餘則兼解候然地火雪而有霜薄瘴絕火若語音亦稍不同邑之上負山之氣居多故其音剛而直其下則柔海之氣居多故其音柔而婉然與者今無甚焉甚矣

從化縣志

流溪徑流尚有銀礦其地山豁險阻與龍門共倚七學接壤焉時聞雷開珠星者殊方好利之徒不相而主衆散數千既而或徒勞而得不得償夫又或礦盡而窮各失端望散而而去身無家遂乃群起盜心始則聚人不備所掠得久之公然肆劫勢日益張於是通河源長官諸縣李亞元等聚衆數萬出流溪已流劫千里禍延十餘載殺掠人口無算而從則白骨蔽野十室九空破

揭元善後合諸道兵始免討平費公家之需以千萬計礦之無一利而害大若此迨嘉慶中四豐李敬奉。首復開聚衆如前幸以礦多無銀水變告罷不主於亂今已久經封禁但恐時移事遷或有貪小利而忘後禍者不可不預絕而最杜之也。一龍門板界所在產有鐵礦皆屬從化地面而德寧礦之害聚結不聞萬曆四十四年中有奸利商人告餉開辦督府行從龍會議將龍門全陳陽長慈於商人計本縣前全盧懸費力爭之不能得遂以餉額歸龍門聽其開宕四害無一。時雖集未幾潛出為盜而不敢禁既而轉壞者商人以接濟為合並從廣宣。江津英寧之人。四竹刺探礦場連馬蓋數其地北連英德長寧而遠增城西連清遠東則龍門接壤皆萬山縣縣深林密匪人跡罕到其賊首張雅冲等結營所在肩白午商屬洋陳寨子衙門地方上下呼蘭和尚石門寨等處。勸諸皆歸其中積十餘年禍禍也邑案積五年撫平華官兵直搗巢穴屠其渠魁其黨悉數獲獲手幸今幸督府飭嚴治所宜懲前戒後永為重禁。一流溪地方深山綿綿林木鬱茂居民以馬湖水山場三百年斧斤不入萬層幸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七 廣東上

四十二

有奸民感元熟等招集異方無賴坑戍市利烟燭薰天在在有每炭一出沿溪接載不數年間群山盡積久之其徒漸眾遂相率為盜四行殺掠奸民利其財物多為接濟每積炭艇裝載往來人莫敢問天啟五年知縣雷恒力請督府禁止然盜風已長乃僥倖噤聲竟成大亂連年用兵始克剿平而山水既盡無以編水溪溪漸涸田里多荒奸民陷一時小利而貽不救之大害若此是為中禁以圖安靖斯地方賴之矣

一溪頭地近大山其中患大戶稅田塘坑良民耕種隆慶二年清遠大廟賊李積源乞招于此占住其文通使役同黨五十江江之子投長寧招命朝瑞等聚眾報復因見其田寬肥遂踰境占承護主餘家排年虐為使言子官及萬萬富識者已言此輩狼子野心非驅逐原已從化之禍必經礦賊而起迨通年以來其黨漸眾遂合礦炭之徒為盜每一起掠盡子皆出島合之黨亦多恃溪頭為窟穴及大兵至善坑之民願為嚮導溪頭撫民乃給賊首就縛盜風漸息而英軍之八四散占住邑界而多今雖歸化但一時重而人心善後之策

不可不豫為綢繆也
陽山縣志

永化都在縣治西七十里即三坑僅人地舊曆十年趙大領招安為編氓出籍供賦乃大田墾科直隸日主社學派定山祖與三鄉均此園初以界連州懷集四出劫掠邑甚苦之故至今馬丁山心何度等營據所出入之路各有募兵防守自附籍以來不敢公行為盜境內解嚴飲作法於涼始為廢之可矢表性難馴山瘠不能納租未及十年而前租盡縣以通兌受累凡一圖

白芒老鴉狗三坑自嘉靖四十年來大計鴉獵及高界鹿將殆羊魚石磧河鳥石靈四坑潛出劫掠舊曆二年趙文賴親往招撫就獲各獵日告稱三坑田上係各祖承佃自天順年間下山陸續開墾耕種後因各山田主倍收租利加派糧差以致各獵不得安生今願立為十排照舊度府廣寧縣則例只納正派糧料并免雜差約計稍忙老鴉白芒老槐成公茶坑等處官收等田共計十九頃四十分六釐五毫秋糧六十二石五斗三升三合九勺每石納銀二兩錢六十二兩五錢三分毫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七 廣東上 四十二

九毫又稅下七釐一分三釐沒官召人耕種每丁租銀二錢五分總計一百二十兩除秋糧正辦起解外尚餘七兩一錢餘府庫又各坑或家男子九百五十九丁婦女九百五十九口編為一里分作十排內倉廩實十戶編為一里每排管下甲首五戶每戶一丁上而其餘丁種餉必不堪立戶者俱作幫戶人丁其成公木槐茶坑等處官收等田獲人編為四戶附入稍忙甲下四幫八丁一百二十七丁婦女一百二十一口共計六十五戶名曰新民每坑食公正老人一名又於適中地方立社學擇師訓家後因租重且多天際要私佃佃各相告許始裁定田糧二十六兩一錢七分九釐四毫山租以五十五兩為年山租連欠舊曆下年招主將面諭始知中詳是事大率坑尚涼曠瘠難種其初日承佃有主田係種者稅歸種田係種者稅歸民而山田尚主原承佃三坑山稅雖漫官召人耕種然外間耕人歲歲望望則種不能賠租間有輸納市人包便又隱其數而歸於不獲既不能自官官或以計檢一二至又繫之獄而并追其數歲所適是以獲益畏而山租益適甚云

按鄉村與城市較近遠四方皆狀而陽山縣村落散處山其目暗記不習官府法度徵輸對簿惟市人足信故市人得以操縱出入利其訟而飽其騙至有公庭從旁代對官府莫辨誰何或託以錢神行說其受漁獵而不悟稍不聽勝歸德于市人以為真能直我不知一飛載君保立貴信債債可賄免集竊員逃矣是俗與私而市人欺也抑有甚焉各村保長月甲臘錢以聽聽者支持公事一歲中公事幾何而費金十餘歲報舉吏督認狀承服報債科徵給常願示名曰錄束丁夫其實好究守望說說不相聞若以里長臨甲首自稱十字土老耆民武斷憑陵其稱土虎又如市一書矣

按縣境內皆深山大壑崎嶇峻峭四山曰峒各以耕鋤名之惟與民半雜而居欲藏疾隱惡易為盜洪永以來各自承佃恭契公糧偏奉廣籍皆百餘年窺置他人實於中子孫承襲故習以起聚訟有司莫辨真贋第訊所便物草率亦不能通情是山之利害正亦相半若撥峰戡立危石懸墜環列盡圖別成取境界斯固用武之區地險不可踰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七 廣東上 四十四

連州志云按府志僅俗有二種一曰種姓結託是居深峒刀耕火種食盡一山則他徙作粵則樂歌唱謂之復食言種性實難得露項既足居高山深谷間花衣短裙易寸粵而自耕而食謂之山人二種族出盤瓠自新會香山從化龍門清遠近陽山連山皆省之由今而觀山者為種峒者為種諸種居無常住無所謂食盡則他徙者種姓悍勇而服食猶近平民似與志籍要待二種之中有真贋主客之分不可不辨八蠻盤姓為真提屯姓為贋復土居為土種元合為客種真提循實復詐主獲富客獲貧在時復提未提亂隨服隨散皆詐而貧者事之也

按三坑招撫入籍種復亦謂中國承寇亡語久之漸改其初服云
傳羅縣志
種木解縣種地界湖廣漢峒間即長次縣中五溪蠻後漢蠻諸百數千里而粵在之有之主宋治縣蠻蠻其在邑者俱來自別境相結託是隨山散處刀耕火種實獵也食盡一山則他徙粵人以山林中結竹木障蔽居息為拳故稱種所止四華自作為獨王後家有遺像大首人服歲時祀祭其姓為盤蠻雷種為自相婚媾土人與種者

亦不與通婚婚有長有丁國初設撫獨上官領之俾奉輸山試賦論刀為準聽原而已今權官多納稅從他邑表裏攝亦不常置

蛋其未嘗可考按秦始皇使尉屠睢統五軍擊桂林閩王趙人皆入其境中與會戰廣美背為秦意者此即入其境中之遺民耶以魚釣編竹為業以丹為書音與土人微異其籍隸河治所屬探計之驗如微之其姓秦漢何款吳顧曾大不與結婚近亦有上著服食視貧民間有舉身予人以避賦者

論曰語有之近山之民仁近水之民知其居使之然也獨居岸而偏居水而偏居其後族乃不著承平六十餘載後裔之動天賦乙丑有事于水瓜坑坑猶廣也為流賊窟穴指更為數家富有宰屠今開與村現難處細作是以中國之治也邑之產有二編竹為篋其之屬一捕魚皆不使業編竹者隸籍于未竟其職長歲賦丁銀一錢捕魚者隸籍歸其其賦賦人二兩十年更籍又賦人五兩子壯有室則父免狹河更無得魚不為一飽而賦幾錢如許賦不激而亡且復得手已

天下和國利病書 原第廿七冊 廣東上 四十五

魚陳未既派于民田而業漁者固屬厚更甚是安可不亟為之所也

治人之道地著為本古者閭閻比長各登其夫家之眾寡五家相受有罪奇難則相及若使于國中及如則比長授之其居異鄉者則為之旌節而行之居鄉無授出鄉無節則納之國土以詰其所自來焉而後意應無所容其可以安生可以安乃復世之論政者曰民者體也猶羣羊聚焉須主者牧養養置之茂草則肥澤繁息置之硯則寒丁耗或或人稠土狹不足相供或土曠人稀羣羣而不治宜移民通財使之去硯就肥肥此則闢土振人之術也惜邑萬層以前民皆地著土曠人稀屬屬且強急不整錄邑是以貧然其時開闢山山是是來而吾邑被禍獨輕者以民皆地著比閭相及相藉而救應無所容也戊申己酉間與寧長樂之民買來而至無授無節邑人橫之當事者謂要之納而後得贖而稱恭人亦吾人也使人與土相配不亦可乎自是兩邑之民歸集茶布間之汀漳亦聞焉邑流寓與地著雜處地著每而流寓使奴之無道聚賈生心層劫回鬼教人曰賊在外曰奸徒在內曰兇惡蓋有之既滋蔓矣邑人控于督

欲盡驅之要手成化裏都聞以驅逐流民釀劉千斤李賴子之亂殷鑒不遠可不為寒心哉然則結民之道奈何亦曰嚴比長閭閻之法而已夫古之比長閭

居今之鄉約也流寓與地著或壤而聚或羣而居而此屋為九鄉約之地而分民流寓則百十都之令或百里而遠或五十里而遠統而謀之曰長與曰樂率聚人即吾人也易不隸于本鄉而自居於為大家之多寡不可問此所究之所自滿也原中丞徐經畧袁鄧籍流民願留者九萬餘今自占籍為地著今該分流寓隸于各鄉約如地著而係甲行馬五家相受有罪奇難則相及此則闢土振人之術也靖民固圉之道莫如分流寓之民隸于地著之約夫分流寓之民隸于地著之約欲使某靜治而無譁莫如慎擇鄉約之長所貴乎長者必其信義足以長一鄉者也其才智足以長一鄉者也必其族望足以長一鄉者也然而苟得其人而避而不居何也體輕而累重也位伯之機也朝廷一辭曰此而約人也問諸長名符曰此而約人也問諸長難奉之無何日竟有而指一橫索者無論也佐某之歲時巡行也長有積債必徵諸某處之人重而上比則眾怨難任而下比患怨

天下和國利病書 原第廿七冊 廣東上 四十六

而管辱至矣夫以有信或有才智有族望之人使其便首低眉而為此也罷乎哉今之長皆其愚而俗者也愚者不知避辱者不能避故執而為之長不則

麟次而役之或四月而易馬或接手而易馬夫無事而恭釋高皇帝之六訓以振鐸於其鄉長事也蓋劇矣保任流寓之民使其受我要求而不敢為長事也一旦有過然不可測之危糾合其鄉之人以禦侮而固吾國長事也以應有辱者麟次而役者而要其辦此必不可裁之數也故今欲重地以分民使其靜治而無譁必慎擇鄉約之長縣今之道無變今之俗則鄉約之長不可得而慎擇也姚今居自壬子迄乙卯流邑三年邑人祀之今居謂余治邑無他長惟不令位百諸趾村徐今稱村落輟率而邑事治辦者姚今居也以其里之長句其里之人無不至也一約中有惡賊奸究之事則其長任之其餘訟微勾攝長勿與知長得以有其身家而後可以辦一約之事焉

聖天子明見萬里煙

天語讀教十之夫既無佳恭之進行與五百之句攝而後可隱得卿約之長有信
義有才智有族望之人始出而肩其任矣

永安縣志

縣城三百餘里三三乃至水行自倍皆崎嶇萬山中晏時本縣罪人劉永清
鮮龍蛇易生嘉陽間蓋賊匪毛而起其地然也縣宜夫取歸焉古名寬得長樂
琴江凡三都北即康永而後馬會嶺表二百下里東距永澤西至龍川江廣二百
一十里隔員數七百里連峻峻峻其地後陸路可少夷衍或二三十里無盡廣飲
在版之里廣七正七七百七十多歸善安之人也琴江好氣而更智古名寬得長樂
地肥美饒五穀大家以傳術額則三都周耳古名縣治在馬列四而居執役而食
異邑無上著者城內庶議審官地而賤其價予民實之善善和氣飲漢使到又
恐未必樂從也遠方奇民聚聚以古名寬得傳道民隱之第此處而彼虎也舊邑
至今存其七廢等兩週司本以游微為官無馬屬多矣四竟今無虞手上集善花
近盤龍大小運米出程振路條坪南嶺南道縣馬寨黃崗新村據等而慎於坑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二十二 廣東上 四十七

晚望佳皆盤龍門戶獨石無外意可徒健之視哉

古名都

自漢漢入作竹二百里至大帶皆古名古名之圖三其序蓋江口始今不能別自火
常以下昔秋鄉江方漢注之甚眾水通舒曲舟行半日便陸以趨而不及數里云兩山
變而江流如練樹木蔚鬱故多鬱燠之氣民皆佃作度下石則林田馬石以爲
者說嚴前有葉太守其人賢者匪獨科第重也地膏沃饒五穀然多富人產
秋冬間清歸船艘街接水沸石徑灘三百六十乃主瀧頭上蓋淺不可漕載不遇
十石令之滿漲疏濬之排其埃閣而繫繫江之石亦觀矣春夏水漲以隨之行石
礪京積恐不能卒輟也縣在此郡民亦勞止園子因李如苦竹半崗間皆有得
依憑度谷代山而營藝草而播惠吾後復復不為患礪頭山為嶺昔固盜區
而相思運通下流礪石運通松坑風風運通松坑運通松坑運通松坑
烏舍嶺亦通陽馬潭羊角嶺通左坑散灘運通籃口設有楊竿後皆要官
外國道矣定休息慮其樂休手

竟得都

此界河源三合南距古名東入縣而佛子田館較其口龍川江而下都之門戶登
義容神而江皆皇流衡貫都內入龍川江而神江之源聚遠聚落數十懸嶺而
江間橫山排峙豐草茂樹散蕩夷陸原隰衍沃自昔以為上田澤日其望也
蓋龍作龍則稱增不得委族執子國既塞弄兵之民勇為欲苦竹派析望嘉靖中
徙軍于此今舊貫失瀾江南九景清有傳有司裁裁康樂為要其要則一恨人任耳
民不與知惟當縣孔道竹李之往來罪履是給員既之使隨及子孫焉不免賄
賄學人格息肩於苦竹派而清漢度員微出諸母坑右手之靈而坡於左大非定之
無哉惟仁人免我弱在在者之仁之也上下害鐵皆昔書鼓鑄下風風同除除於
山以入奉府後後後後後後後後後後後後後後後後後後後後後後後後後後
其咽恐甚山海天地之藏也府廣而出待二而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
康美故後後後後後後後後後後後後後後後後後後後後後後後後後後後後後
琴江都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二十七 廣東上 四十八

石馬西眺突起鵝公嶺過是東入都白葉葉葉葉葉葉葉葉葉葉葉葉葉葉葉葉
至南嶺出涌泉海歸善之山由此始矣是為邑之脊脈水東西分流若而南而西
入秋鄉江來會泉口入廣流渡言語皆與古名山川風氣信不誣也郡多著姓有
詩書之教於然諸而好義其民格據據據據據據據據據據據據據據據據據據
會也上方近河海密坑海豐長樂之間連軍坑其下方皆時而東州開野民趨之如
擊則南嶺亦漢以上鎮常其要道日度行拘拘不絕與與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
得安枕而外美故昔葉葉葉葉葉葉葉葉葉葉葉葉葉葉葉葉葉葉葉葉葉葉
歌死能復然乎遂遂二張或充復復復復復復復復復復復復復復復復復復復
右之烈情武天之府廢千載下後今忠義之士皆刻刻刻刻刻刻刻刻刻刻刻刻
廟傳陰固不戒之民既往員之乃故文武將吏也成其地今空豐天役然思其克何
莫有莫可思諸
程卿縣志
縣治東一百五十里溪而都地名不溪溪山而入日上井上疏程卿二邑界地屬屬

絕抗盜欲捕殺或避捨則由是而西程盜欲捕殺或避捨則由是而東因時多盜出
決然雖有路可通而商旅居民鮮有來往實邑之咽喉也

東北二百里松源郡路通汀之上枕而諸山天峙中有源曰松源居其間聚有源而
光山徑崎嶇或十餘里無人居人聚而不特稱伏剽掠行旅汀盜入寇亦觀由之而東
此之要害也 西而一百里為安三而地名馬頭通三陽九度竹由長樂達摩牙
必經是正德間程鄉盜熾嘗由是以漸消其賊亦由是而伏聚程鄉其地雖多險
峻然路狹而便實邑西南之門戶也 西北二百餘里為化都地名歷古徑路險峻
丹崖若懸餘三千里通賴之安遠安遠賊起是則教化長四百里故其害亦邑之咽喉
也 今則保三遠 北三百里石窟郡地名圖子山徑四程半山中有徑路方四十餘里
通汀之武平賴之安遠時方治平行者相踵惟取車後一或有警則賊于此時
掠官矣征勦三省之盜聚而為害則西流而石窟則北起實邑之北門也 今則保三遠

連山縣志

金龜營 在古縣 沙田營 西南六十里 大凹營 西四十
五里 拳石營 西北五十里 大眼營 西南八十里 楓木
營 西三十五里 黃連運營 今廢 洋涌營 今廢 以上
見州志 何目營 西六十里 滴水營 西南五十里 白沙
營 東十里 上陀營 西南三十里 天梯營 東十五里
玄武營 城北 已上俱新設 新營 縣東南三里茂古地方
萬曆四十一年六月猛人叛掠署縣事南海縣縣丞陳瑤選兵截
其來路鄉里稱便爭携木料茅店蓋成營房五間遂督同管營千
戶調各營兵更番戍守

猛獠 上下三營良崗省崗三江石田是為內七崗皆獠民

火燒坪馬箭軍寨大堂嶺李八峒是為五排皆猛人 王南水又
于五排之外另為一猛男婦以蠟膠髮頂板于其上數日一梳故
又謂之帶板猛云

肇慶府志·論曰：五嶺以南自晉史後俱揚州矣而杜佑則謂荊州盡衡山之陽，若以接壤壤界奈何舍荊而揚之屬信然？第先王制地，繡錯而大牙之安能一切肇慶東北則中猶含滙西北則廣澤臨賀，繇斯置紮，揚荆亦兼之哉？以辯星出星紀不得專矣，斯道盛於春秋時，其言卓誕，往奇中要地不遺，胡國之先後為三晉先後，或疑嶺南曠遠非一次所及，又况郡邑渺小烏足當之？則日月有一不燭燭非日月，天真如覆盎矣，惟南北反易二千年未有明其詳者，余有聞於父執劉梧也。天地南北東西不同天之運也，平地之倚也，欽人處地上觀天南面而已，天雖有北實淪地中必平旋而南焉，然後人得而見也。日行北陸，經星紀之次是謂南至而殷乎地面之南方星紀必於地面之南方，故以分東南之揚也。日行南陸，經鶉首之次是

謂北至而殷乎地面之北方，鶉首必於地面之北方，故以分西北之雍也。是故紫微垣居天之中地之北，所謂北極者也。玄武七宿雖皆天北而為星紀玄枵，輿之次，然斗牛女麗天市垣外距北極最遠，虛危則未遠，室壁則最近，故其旋出地面，斗牛女南殷揚輿虛危東殷青齊室壁直當乎幽燕并衛也。朱鳥七宿雖皆天南而為鶉首，鶉火鶉尾之次，然井鬼直距北極最近，柳星張漸遠，翼轸隔廣，大微垣之下距北極為最遠，故其旋出地面，井鬼北殷秦雍，柳星張西殷三河以西，梁益翼軫則直南殷乎荆楚也。蒼龍七宿雖皆天東為壽星大火折木之次，然角亢距南北二極為適中，房心近中，尾箕隔天市垣，距北極為最遠，故其旋而可見，角亢北殷乎兗鄆，房心殷乎宋豫，尾箕則當閩粵之南也。白虎七宿雖皆天西為降婁大梁實沈之

次，然奎婁距北極不遠，胃昂漸近，甯參直距紫微而無他垣之隔，故其旋而可見。奎婁殷乎近中之徐魯，胃昂則偏北之冀趙，甯參則直北之晉也。天道遠人通，通妖祥影響所不敢知作者，或不出此封國命祀江河脉絡之云，皆不求其故，從而為之辭者也。但星家以尾箕分燕甯參分益，與此不同，參之為晉左傳詳焉，右據龍尾則有取於南粵錄焉。

肇慶府賦役志 里甲為正役 國朝之制一百一十戶為里，為一冊，為一圖，丁糧多者為長，其戶十甲首戶百總寡孤獨不任役者帶管於一百一十戶之外，列於圖後，謂之畸零。在城曰坊，長近城曰廂，長在鄉曰里，長即周人比長閭胥之職也。又於里中選高年有者為老人，居申明亭，與里甲聽一里之訟，即漢三老之職也。圖分十

甲一長統甲首十，輪年應役十年而周。在官者曰見年，休者曰排年。里之錢糧公事皆見役者追徵，勾攝惟清勾軍匠根究事比始用排年，其有官者吏者生儒者疾者軍者咸優其見役里甲又隨丁田賦錢于官以待一年之用，名曰均平，既出此錢，甲首歸農里長在役止追徵勾攝二事耳。其法蓋始於成化弘治中有司多不能守費不經里甲復直日供具嘉靖十四年御史戴璟定議為均平錄二十七條，御史黃如桂又議增之，而有司終不能守，直日如故。上司行部下程夫馬與諸歲額皆令里甲自辦，數多溢溢原議銀少償者十倍尚無名之費出於均平之外，即至百緡不以抵數。及考覈空文應令窮鄉小民不至官府傭人代直，日一兩少八九錢，其有定班科銀名為雜用，有司或乾沒之。里甲大苦，嘉靖三十八年御史潘季馴劾前

錄增損加舊額銀一倍分為三等一曰歲辦謂每歲必用之常也二曰額辦謂二年或三年或四五年一用者也三曰雜辦謂用無常預待不時之需也徵銀在官毋令里甲親之奏一可名永平錄今復通縣歲派不專出於見後及住時直年後丁糧多者充該徵解戶役最重今官解民始難矣

雜役 均徭舊高要四會高明廣寧十年一編新興陽江恩平德慶開建五年一編陽春封川三年一編有銀差即宋產役還有力差即宋差役還亦計銀者準工食也隨丁糧多寡分三則均編榜註役銀雖有常數民住役輸價率倍其常正德十五年御史程昌奏定銀差力差之例一時稱便但銀差輸官加者不過權衡之贏小民不能力役竟亦輸銀其加數倍至於解戶庫子斗級即宋之衙前呂中所謂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七 廣東

五十三

陷失責之償費用責之供也註榜數兩費百餘兩或二三百兩有司明知而待丁糧多者自謂抑富佐貧富人通吏為奸藉分為幾糧飛於不可知之人貧人力不及施則見謂丁糧多徭被役於是遣妻鬻子轉徙他鄉者矣十餘年來一切編銀官自產役百姓幸甚近又歲編尤便

驛傳舊驛遞設夫頭若干人凡夫頭一人編米七十石或八十石視驛繁簡計糧朋編十年而更及廉給庫子皆自執役事供億繁浩無論符驗有無誅索無幾傾蕩生產十人八九嘉靖六年御史蘇恩議官產法尚未盡一十四年御史戴璟通計各驛一年之費照糧派銀隨糧帶徵解府按季給驛遞供應其美以待次年民免倍償亦十年一編今乃逐年派徵

條編除魚課魚料外京庫軍餉府及各州縣及各儒學及梧州廉州電白倉府及各州縣庫額派積派鋪墊及軍器料總兵庫糧掾史衣資皆出於官民米惟陽春縣糧銀徭差民壯均平驛傳鹽鈔皆出於丁糧每歲通計銀若干某米該銀若干丁該銀若干類而徵之不多立名取其易曉謂之一條編

論曰王介甫產役舉朝攻之驟今以觀富者安貧不轉於溝壑終不可罷非耶始料最繁自即御史折而帶徵於民頃便簡此條編之權輿也民壯驛傳銀數御史亦嘗帶徵而不混糧之內自是或行或罷霍文敏計而粵使事嘗極駁今即均徭均平向皆役於十年五年三年者歲編之人通為一謂之條編稱名少而耳目專未知天下聖人之政東南舉稱之失何者錯薪起不如一束之易操也岐路實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七 廣東

五十四

宜不如一塗之易遵也雖然無吟出納之際胥為政能殿最能督責我將盡力以赴之否則歸罪於民上下俱以替遇替余嘗為縣既合之又分之民知其分以期其合官受其合而理其分若八音並奏不相奪倫歲終纓疏其貢以晉後命民亦甚便官亦甚速惟在心計而已古者十一而稅今農半輸於有田之人有田之人輸於官者三十之一合農之半是六十而一稅也古者役民不過三日登于天府則自生齒以上今丁數十而一登一人之後實數十人共之也事克政重民徭以為言蓋古事省無聚食之人後世聚兵而食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饌其他經費若宮室賜予之屬不與焉故秦漢來一切巧奪乎民尊為掾令山海關市之租盡入大農佐賦其在郡縣田賦里甲之外鹽魚及諸課稅傳衛所即縣屯戍之兵皆出丁田輕

彼而重於此是朝三也縣官空虛大農歲以穀最長吏獻程不及且得罪不敢言薄歛緩征事矣魏文侯曰戶口不加而租稅歲倍繇課多也辟治治令大則薄令小則厚至言哉至言哉自封建廢雖非守令之民受入牛羊奈何立視其死司牧者圖之

和御史劉光謙疏近者兩廣用兵每取諸土客召募之兵也自海上倭患以至大征古田嶺東羅蒙前後召浙福及土兵不知凡幾其當其甚召也奉只尺之文直造其地而召號之不問於彼有司地里籍貫不暇問奸良不暇察土著遊徇之民不暇辨惟有常例者得收之高其能厚賂之者得為哨高隊為長名為浙福實為合之衆五方之民也當事者務聚兵以勝賊勝矣而兵不可解則姑養之以貽後人後人不能解又以貽之後人至於近年所募又皆不出門庭不辦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七 廣東上

手五

土客招客兵而連詔之土民亦往也招土兵而浙福之游民亦往也有賂者進是人者收奉軍門放去者亦止除其名籍住支餼耳其衆皆難震於節閭遠近之間以冀復募之則仍為兵久而不募則入山下海而為盜舉全省土客之兵皆無家可歸無民可籍也各營寨寨總住：私擅章放兵目章於嶺東而收於廣海華於高肇而收於雷廉使常例倚而外加賄焉不惟嶺東者可收於廣海而嶺東者亦收於嶺東不惟復用之為兵而且援用之為長聞有精勇不能換資以進有為盜而已各兵以常例收是以用之則獷悍而不馴放之則屯結而不解寨總亦不欲放一聞軍門將出令放班則鼓噪司府飛語以危動之言兵有變當事者方惡其變之自己召也不得已乃為中窺或姑待焉及今不亟易之其患不止於為盜此乃兵之既散也

水陸營寨領兵把總與在軍門及總兵參遊員下諸為中軍為哨探司旗司鼓名色把總無下百十人除欽依陞授餘鮮不由他路進請托得者故四方亡命之徒及罷黜生吏皆以此為發身媒利之階當其未進費恒產殆盡又多稱資於人既進而有管攝惟思冒餼尅兵以營資償息耳付伍之充之器具之完缺生作擊刺之閒習與否一無所問有如不利非叛即逃而軍門不能行一切以督之故舊歲廣西潯梧及廣東西山相繼兵叛皆激於貧總也今春羅旁賊起連劫二營：兵遇害甚慘把總王陞聞變翩然去矣夫督軍者不得從軍興法行於將領事敗聽其自逃雖集兵如林何益此總哨之既散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七 廣東上

手六

舊志志 永樂以采嶺西屋動鉄鉞每朋
微考午先已鳥舉亡跡史士而銜命義釋
而馳比采入則肅然唯蓬羅耳駐則反為
所屠其伐之不可得之不可守大都如此抑亦
山深川闊迭相出沒故也故當具出沒宜行
韓雍秋調之法以鵬勦韓雍秋調注船十艘十艘
分領往來貨殖至七月東風起一小時船亦夏今官軍民壯
城等州狼兵畢集相機勦歸峒則行馮拯括丁
之法以招懷宋馮拯和福州嘗奏行括諸路隱丁通鹽
商諸事數十條吏民稱便今宜倣其法有
歸化者立版籍使漸立甲堡誨以社學使有生事
樂以易其跋涉剝掠之勞則山麓可耕漁
塘可漁隸里堡而識文字夷獫狁化為良民
矣

營若 舊志自成化後地方多故營若日多或以稍寧而撤或以
險要而增或以非據而徙或以勢分而併因時制宜與華靡定守
之人有民壯打手旗軍日兵鄉夫統領有千長有提調官民壯編
戶自雇或令正戶雇打手鄉夫無工食打手俱新會順德人月給
工食六錢廣西日兵月給行糧四錢五分俱有支給旗軍月給行
糧四斗五升各州縣支給打手境內約四千人歲支銀三萬羅定
州縣皆在今撤增徙併益復不同取軍門志通志舊志州縣志廣
東團說次之因章可見圖說萬曆十四年總兵劉鳳翔所輯雖不
久然亦異矣共備副使黃時雨部署乃今遵行者并著于篇
高要之東路通三水西德慶南東安北四會西南故惠徭東北惠
山冠東南海寇之患設巡簡司三橫查古耶祿步其營若軍門志
有金雞坪營在溫貴都雲樓山去縣四
十里近高明縣九曲迤貝水營在縣東八十里
貝水村近大河露
巡營在縣治西九十里都院都通志同
舊志無金雞營割東安者不書廣東團說有大逕水哨在
四十 梅子坑哨主縣八 寧塘哨主縣六 橫槎哨主縣八
里 八十 清岐水哨主縣九 今部署兵一百二人守城西北上下密新
基一百二人守城東春牛亭上下漕灣舖前堤巷至黃江廠水兵
四十四人船艇各一守鈴羊峽又四十四人船艇各一守高榕頭
又一百十三人船艇各三守貝水清岐石排頭皆哨官領之遊擊
部也又弓兵二十守大路峽至石洲脚皆府城東境惠州衛及捷
勝所上班官軍一百六十二人船四守府西境自新村祿步大逕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廿二 廣東

五十九

至白沙又潮州衛上班官軍八十三人船三同遊擊部自白沙至
羚羊峽焉 四會之東路通清遠而懷集南高要北廣寧設巡簡
司二南津金溪其營若軍門志有大坑營 在縣東大園都通志大
巡營 在縣東青草營 在縣東鵝水營 在縣東太平同營大
仁壽二都上通 沙田營 在縣東舟 截捕營 通志同舊志無軍門志
志舊志并同 官等部 通志又有古龍營黃桐
營廣寧縣今部署青草太平雙岡打手六十三人 新興之東
路通恩平西北通東安南陽春舊倭賊教設巡簡司三今存一
立將其營若軍門志有東營 在縣東三 西營 在縣西二通利營 在
東十二里 白鳩營 在縣東四十 高村營 在縣東六 蘆村營 在縣東
希類村 里雲禮村 十里高村 六十里

平安岡營 在縣東南八十 石子營 在縣東南九 張公腦營 在縣西
里密 第八營 在縣西南七 茶岡營 在縣南二 東洞營 在縣南四十
洞村 第十里第八 十里何村 里上下東崗
村上通志并同舊志四間即舊 舊志有良崗營 在縣西北三
東營餘俱無刻東安者不書 舊志有良崗營 在縣西北三
營 在縣治西二十四山要地設柳夫守每月一四七日從金山河
頭渡陸路商人至新興山口又以二五八日從新興山口護至
金山河頭三六九日護往來商船 伯岡營 在縣南七十里霸塘村
量取牛羊及商船錢以充糧食 縣志并同軍門志通志
俱無刻東廣東園說有下甲寨 去縣三十里樵民朱 今部署立茅
安者不書 善富許英豪所居 陽春東南路
田巡腰古東利迎龍四營軍守之 同知方應時請 陽春東南路
通陽江西東安北新興昔最患寇設古良巡簡司其營若軍門志
有北寨巡撫林巡 俱西曹崗巡開白水巡開蟠龍巡開 俱東牛厄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廿七 廣東上

六十

曲營 在縣北一百二十里思良都設千長嶺嶺面營 在縣北一百
都設千長嶺嶺面營 在縣北一百二十里思良都設千長嶺嶺面營
賊通志并同舊志只有嶺面營餘俱無 舊志有鴨園營 在縣內灣
口營 在縣西六十里順陽都嘉靖 鳳凰營 在縣西南九十里太平
七為右軍 門志無縣志有東營西營 俱城 狼營 在縣西八十
通志無鴨園營餘同縣志有東營西營 俱城 狼營 在縣西八十
鹿崗羅陳合水黃栗木欄等山堡倡城內地荒蕪人十損八九知
縣黃寬令排年招廣西狼兵二百餘家分三營掛守上三營軍門
志通志舊 廣東園說有上下魚跳砦 去縣一百五十里
志俱無 廣東園說有上下魚跳砦 去縣一百五十里
蓋守在四隣也 陽江東通恩平西電白北陽春南大海山海寇
並為患舊設海陵巡簡司今葺其營若軍門志有永安營 在縣東
里番馬都黃竹巡設旗軍民 馬枯巡營 在縣東九十里北慣都設
北鄉大防新寧白水山賊 鄉大防新寧白水山賊

麻思營 在縣西一百一十里庚儒都設民壯打手蓮塘堡 在縣西
海朗陽江二所官軍防賊船 近大洋民壯及神電雙魚海朗陽
陽春思平六山浪賊路賊船 近大洋民壯及神電雙魚海朗陽
無馬枯 舊志有高嶺營 在縣西七十里堆錢 縣志有三鄧巡蟠龍
巡雨霖山珠環嶺北寨巡上下流麻歷運雲霄巡桐油園村巡
名同陽春者兩縣界 縣志云來自那柳至縣九十里兵營非一
而永安營為要害西自儒崗至縣一百七十里兵營非一而印岡
營為要害往守以軍壯打手鄉夫所官領之今十里一廣東園說
營與嶺峯列守以營兵領以哨官領有他處能相助 廣東園說
有長亭營 去縣五里 教場營 去縣五里 歸善營 去縣二 那洞營
去縣二 獨石營 去縣三 望牛營 去縣四 尖岡營 去縣四十里 白
縣界此云登觀營 去縣五十五里 尖岡營 去縣四十里 白
四十里誤 登觀營 去縣五十五里 尖岡營 去縣四十里 白

此尾老選在縣西五十五里黃沙選通陽春雙穴選在縣西北四
選賊什清油選在縣西北四十五里通黃竹選在縣北六十里任
羊尖雲油大山有賊性來要老馬雞在縣西北六十里任通黑
路白鶴前通馬九地賊巢老馬雞在縣西北六十里任通黑
通王三坑南至黃竹選北至花眼潭牛姑占擒頭在縣北七十
鴻前山狗尾型水洞各賊巢俱往要地擒頭在縣北七十
西至花眼潭一路通牛姑占水洞營倉步在縣東北一百一十里
一路通狗尾型水洞今為鎮民屯倉步在縣東北一百一十里
至合水前北嶺山馬驢岩此為新軍界西通鴻塞順選在縣東
前山北至即假開針至枕頭賊營今為開平屯在縣東
里由赤珠岡通東而入羊選在縣東北八十里由火燈村
出選為新會縣界入羊選在縣東北八十里由火燈村
在縣東北九十里由火燈竹坪在縣西南永東二關西通兩寨
村入出選為新會縣界入羊選在縣東北八十里由火燈村
勤罕在縣西六十里東西大金雞頭巢在縣東南六十里東至
山北通落馬西選賊巢新軍赤鶴營在縣北通新

琅河水變四牛屎石井潭流水大溢九營後哨三隊守木梗水邊
前那龍三營其六隊守陽江六營廣寧之東路通清遠西通懷
集南四會北連山設扶溪巡簡司其營若軍門志有黃沙營一百
二十里府志名南營縣志在永義都二十里至清遠白芒鵝呼
石飲諸崗皆撫民當大羅山之襟喉各崗賊出入由此四十里至
扶溪企岡營去縣一百八十里縣志東南有嶺至清遠石山營
前那龍三營其六隊守陽江六營廣寧之東路通清遠西通懷
是嶺原賊首馮天恩據此山外懷集縣界此營孤絕無人烟得
勝營去縣一百八十里縣志分守春崗北路二十里接連懷集務本
前山推上三營舊志有古靈營在縣東南黃洞營在縣北通
通志舊志無舊志有古靈營在縣東南黃洞營在縣北通
來北太平都軍門志通志縣志中軍營在演武場前山征官埠水
舊四會蓋未立廣寧前也縣志中軍營在演武場前山征官埠水

會廣南○縣志云思平用武之地其選道巢壘皆盜賊經由也
聚不可以安而忘危治而忘亂也今據千長開報備錄按圖可知
廣東圖說有牛屎營去縣十里石井營去縣十里木梗營去縣十
營去縣二潭流營去縣二大溢營去縣三水邊營去縣三廟子營
去縣四那龍營去縣四官來選營去縣五田心營去縣五黃竹營
去縣五潤石營去縣六鷄啼營去縣六牛姑占營去縣七樓選營
去縣八鐵箕田營去縣九獨鶴營去縣一今部署思平營左哨三
隊守恩平縣城其六隊守陽江六營右哨九隊分布於田心鷄啼
牛姑占樓選鐵箕田獨鶴慈雲木檔稔村九營中哨三隊守恩平
縣城其六隊守陽江縣城前哨九隊分布於潤石官來選廟子水

小潤埠在州東三十五里冷水埠在州西三十里野茅埠在州西五十里
江龍目埠在州東四十里辣頭埠在州東四十里下埔埠在州東
里北岸思麻埠在州東四十五里蓬遠埠在州東五十五里媳婦頂埠
近大江思麻埠在州東四十五里蓬遠埠在州東五十五里媳婦頂埠
在州東六十里降永埠在州東七十五里悅大塘埠在州東六十
北岸近大江降永埠在州東七十五里悅大塘埠在州東六十
大連湖埠在州東八十里北岸近大江以上十四埠俱在大江
江防考志無江防六埠見上一倫補也舊志有教場營在州
里水碓營在州東廣東團說辣頭營在州東三洲營在州東倫埔
即連營在州東大樹營在州東龍目營在州東田心營在州東
二十雷公壩營在州東大河營在州東靜蠻營在州東二十五里下

天下和國利病書

卷第十七 廣東上

六十五

青榕營在州東下封門營在州東七把連營在州東麻墟
營在州東赤土營在州東上封門營在州東甘塘營在州東
五十里暮前哨在州東教場營在州東羅孔營在州東思遠
即英營在州東水碓營在州東馬地營在州東二今
部署北岸營兵五哨四哨皆分水陸一哨水自德慶州下至靖蠻
營陸自教場營至甘塘麻墟營一哨水亦自州至七把連靖蠻營
陸自七把連營至青榕大河營一哨水自靖蠻營至連埔新村驛
陸自龍目營至辣頭雍沙營一哨水亦自靖蠻營至三洲新村驛
陸自三洲營至田心雷公壩營其一哨則皆陸兵自馬地營至封

門羅孔茨巡營為每哨兵皆一百二人水哨船艇各二上江以南
雄上班官軍哨守千戶一人軍九十二人船艇各四封川之東
路通德慶西蒼梧北開建南大江通兩寧設巡簡司一丈德其營
若軍門志云麒麟白馬二山賊嘉靖二十四年剿盡今無遺患營
堡俱廢通志舊志有羅崗營在州縣志有迪田營在州縣志有
西河營在州縣志有西河村前臨賀江上二營廣西流菊花營在
菊花嶺原羅崗靖安營在城南龍營羅鼓營在城南三丫巡捕彪
巡捕文德鄉通相思大巡在州縣志有烏泰巡羅黑巡存塘巡德
有警防守都巡巡花鴨巡在州縣志有德慶州要路有警植樹

天下和國利病書

卷第十七 廣東上

六十六

防廣東圖說有南龍營在州縣志有羅鼓營在州縣志有
領陸兵一百人守南龍羅鼓等營民壯二十人弓兵四人船艇各
二隻巡守蒼梧雙魚界至德慶都城界開建之東路通懷集西
蒼梧北賀縣南封川設古令巡司其營若軍門志有會珠營在州
十里四都防懷集金松萬保營在州縣志有牛欄半橋銅鑼古城諸
相南水上紳下紳諸山賊萬保營在州縣志有牛欄半橋銅鑼古城諸
賊獨住營在州縣志有金松萬保營在州縣志有牛欄半橋銅鑼古城諸
北六十縣志有教場營白蓮營在州縣志有牛欄半橋銅鑼古城諸
總旗營在州縣志有六萬東營在州縣志有牛欄半橋銅鑼古城諸
圖說有龍堂中軍營會珠營飯包營獨樹營小水營今

部署哨官一領兵一百七人守白蓮教場營哨官一領兵一百人
守總旗獨住營又哨官一領兵九十八人於大灣潭霜營守馬
江防 自德慶州前上至都城為上江下至楊柳為下江上下凡
二百里以其在州之南又謂南江往羅旁未平係賊每以急榜橫
江奪舟越貨即制師大吏不為憚故江防最急通志打手六百人
戰船二十哨船四十以防南山係賊舊志上江守各壩口船一十
九巡哨船二下江守各壩口船四十九巡哨船三又言上江埠九
下江二十五埠大都埠船二矣每船打手二十人上下江提調指
揮各一人巡哨千百戶各一人其重如此今係已平自蒼梧至高

明舢舨不絕兵備道所部署已見上復聯絡書之蒼梧雙魚界起
至都城巡簡司封川縣民壯弓兵巡守南雄所上班官軍則自都
城至德慶州北岸營兵二哨自德慶州至靖蠻營又二哨自靖蠻
營至新村驛高要界也惠州衛及捷勝所上班官軍則自新村驛
至白沙潮州衛上班官軍同遊擊部復自白沙過肇慶府至羚羊
峽遊擊水軍復自羚羊峽外高榕頭目水清岐至石排頭一水南
下為大路峽至石洲脚高要境至此高明打手則自石洲脚至三
洲馬其廣寧水哨自東鄉水口至程村入四會出于清岐兵備副
使黃時兩分水軍為遊正二哨給以號票號簿正者晝地而守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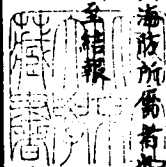
則偵寇夜則擊柝中流遊者晝夜往來會哨投票簿於附近官司
填註時日印蓋之季一嚴

海防 陽江縣濱海東海朗西雙魚皆海埂也舊制三所備倭官
各一人每歲四月風汛之時各率旗軍出海防禦陽江所旗軍七
十人海朗所旗軍八十二人雙魚所旗軍一百人各戰船一哨船
一霜降後撤回軍分二班一班仍舊防禦一班辦備條料銀又每
歲調東莞烏鰲船十雷州神電寧川錦蒙等九衛所官軍乘之俱
赴戰船灣防汛嘉靖二十七年製三十五年復製陽江雙魚所軍
船自此多事隆慶六年都御史殷正茂以神電雙魚連陷奏設東

西巡海參將以西路參將駐陽江萬曆三年設海防同知亦駐陽
江四年始設北津水寨改西路巡海參將為陽電海防參將八年
設北津水寨把總而陽電海防參將罷初船高艘橫江白艚玄鍾
哨馬以喇唬共七十四隻每年省兵二千二百七十八精船則正
二七八九十二月收汛三四五六十一月出汛所分信地東至
三洲上下川與南頭寨會哨西至吳川限門山與白鶴門若會哨
又以海闊分為三哨中哨泊于戰船灣豐頭港左哨泊于寨門灣
右哨泊于電白之蓮頭灣軍器大藥咸具自是縣所軍壯掣而不
用每歲船能附近收汛亦免放班止給大半工食然自七年以後

船兵僅有裁減又裁船大小二十補兵六百三十三人益白鵝門以守烏鬼至十五年尚存大小船三十五隻官兵九百九十七人先是總兵戚繼光改三哨為三司每司左右二哨中司復有中哨凡七哨今仍左右司之名而中司止一哨凡五哨嶺西分守道以右哨原守電白縣連頭赤水等信地其船九兵二百四十八與饒宜屬高州海防同知於是肇慶海防館所屬止船二十六隻官兵七百四十九人中哨船五隻兵一百五十二人守北津港分哨南津等港左司左哨船八隻兵二百一十人信地東自大灣迤西至馬柵石每月東與廣海遊兵會於海朗西與左司右哨會於馬

柵石左司右哨船七隻捕兵二百人信地東自馬柵石迤西至菩杯山每月東與左司左哨會馬柵石西與右司左哨會菩杯山右司左哨船六隻兵一百六十人與高州海防所屬船二隻兵五十人為一哨信地東自雙魚角菩杯山西至蓮頭角每月東與左司右哨會菩杯山西與右司右哨會蓮頭角右司右哨船七隻兵一百九十五人信地東自蓮頭角西至暗鏡山每月東與右司左哨會蓮頭角西與白鵝門寨兵船會暗鏡山則高州海防所屬者也各哨雖有信地仍哨外洋會哨兵備道給有簿所系結報



廣東中

備錄

韶州府

鎮三翁源之鎮曰三華在三華鎮下隆慶壬申南
薄鎮英德之鎮曰清溪在清溪巡司上成化中巡檢
新乳曰滄光在縣西一百里滄溪縣廢址洪武中
宿至則居民據鎮

堡八曲江之堡曰上道曰白沙曰總舖曰鮮溪曰黃金
已上七堡俱仁化之堡曰高岡在縣東北曰石塘在縣西四十里
曰繁華在縣東五十里

營四十三曲江之營曰中堂曰蘇渡曰亂石曰魚標曰磨刀曰白
茫曰葉水曰黃茅曰烏石曰高橋曰小坑曰連環曰大嶺曰白土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八冊 廣東中

在城南五十里曰蒙濠在縣北曰官村仁化之營曰平安在縣東北
曰盤石在縣東五十里曰厚塘在縣東五十里曰水西在縣北七十
溪乳源之營曰白花在縣北一百八英德之營曰金皂曰口虎尾
遷清遠西山獵寇道出於
在黎前營下正德八年通判何正三營前臨大江曰殺雞坑曰
後通山前最為要害山徑海寇賴以保障
流寨在懷義都近曰鹿子磯曰黃寨當清遠徑寇出入之路曰沙
口埠在縣下曰三板灘在縣下曰望夫岡在縣東曰石尾曰塘角在
口巡司下正德三年食曰猛田在縣東曰宋岡在縣東曰正德曰
寬吳廷舉立
跌牛石山在縣中防東曰黎岡在縣南曰太平在縣南曰鬼
子在縣南曰縣前山在縣南曰波羅坑在縣南

寨六曲江之寨曰鷄冠在縣北曰古羊在縣北曰老龍在縣北

上堂在縣北乳源之寨曰天德在縣東一名石門寨在縣東
此翁源之寨曰麻砂在縣東一名礮石寨

關二乳源之關曰風門在縣南曰小梅在縣西地名馬頭

隘三十一樂昌之隘曰黃土嶺在縣東三十里路通曰龍山口在
東北三十里曰銅鑼坪在縣東曰象牙山曰塘口在縣西北一百
通桂陽縣

曰九牛嶺在縣南五十里仁化之隘曰風門曰赤石在縣
十里平曰七里在縣西六十里長江在縣北七十曰城口在縣
十里康乳源之隘曰分水曰在縣南一百曰平頭在縣南曰黃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八冊 廣東中

二

金洞在縣南曰月坪杉木角在縣南曰高車嶺在縣西北

曰平在縣南翁源之隘曰桂丫山曰南北嶺在縣北一百八
曰東挑嶺在縣北一百二十曰銀場在縣北一百五十曰冬水嶺曰

佛子凹在縣北一百二十曰道姑嶺曰甲子在縣北以上八隘俱近江西龍南
惠州河源南雄曰梅花在縣北一百二十曰畫眉在縣北

一百九十里曰九曲在縣北一百二十曰太平在縣北江英德之隘
曰攬坑在縣北

阮冶銅岡銀場在乳源縣界宋元廢大富鉛場在乳源縣
宋元廢德都宋元廢元平置大湖鉛場在乳源縣宋元廢

宋元廢開陽里鐵場在乳源縣宋元廢後廢

荊南每歲賜流水傷稼
歷代隨開隨禁

南雄府

堡五保昌之堡曰脩仁 始興之堡曰界灘 曰斜潭 曰江口

曰水口

隘二十保昌之隘曰平田 曰不勞石 曰南畝 曰葉田等

六口子 曰紅梅 曰北坑村子口 曰百步 曰茅頭嶺 曰

趙坑口子 曰百順 曰林溪石閣塘源三口子 曰冬瓜 曰

紅地村子 始興之隘曰沙田 曰猪子狹 曰花腰石 曰

河溪廟 曰桂丫山 曰凉口 曰楊子坑

惠州府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八 廣東中

上

鎮五 河源之鎮曰回龍 北四十里 曰平地 永順都 長樂之鎮曰南

安 南九 曰鑑興 南五 永安之鎮曰中鎮

堡一 河源之堡曰石城 在古城嘉靖二十一年

營二十七 歸善之營曰觀設岡 在清三十二年 曰大星港口 今

曰西涌 今曰鰲頭 廢曰盤負 廢曰乾溪 廢曰碧甲 廢博羅之營曰

橋子舖 曰南坑 曰橋子頭 三營地方俱界龍門第六十七等七嘉靖

曰橫柳潭 海豐之營曰油坑 在石塘 曰河田 今曰赤岡 與海豐

界南離海三十里 北深 曰射道山 在縣南二十里 曰湖東 與白魚

尾澳 曰南沙 曰南寧 曰長沙 即龍江浦一名長沙港口 曰石

山 曰大德 海曰大磨 和平之營曰東 營觀側曰南營 南門外俱

建 曰西營 西門 曰北營 北門 曰中軍 兵備道前俱食事

寨十四 歸善之寨曰富沙 圖 縣東野數十里 南臨江北阻金

引兵環而攻之 曰周徑 縣城東南延袤數十里 中有腰田其外岡阜

數日乃克 曰北口 抵橫江西口 接大嶺 路皆險峻 山石曲折 下流瀾水 曰船澳

舊常屯兵于此 以復郡城 現故 河源之寨曰三王 南四里 元末寇起 長樂之營曰天柱 縣南

里其上 曰高明 南五十里 何真於此禦之 興寧之寨曰茅岡 東南

容千人 曰龍母 西十里 曰楊塘 西十里 曰留塘 西十里 有 曰和山 在和山

曰羅英 北二十里 諸營皆前復吏民割割 曰武婆 西河外二里 計

姓者團合 鄉落築城自衛 又稱武婆城

關三 河源之關曰紅硃 關曰佛跡 潭曰塔下 三關在縣治南延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八 廣東中

四

隘四十七 河源之隘曰南湖 在縣邊之外 曰中村 在惠化上坪

曰古雲 隘在大洲都二面 諸鎮 長樂之隘曰丹竹 曰桔洞 曰中溪 營

俱而賊淵 數溪洞阻深 徑徑歧錯 安遠丹竹 樓黃 鄉堡 賊巢 賊勢

相聯絡 加之治鎮之卒 雙頭嶺上 高坑 九節 孤竹 山鳥 合 賊禍

平之七十里 或曰大埔之若竹 既入潮境 奔潰 肆出 西北之賊 嘉靖九

連山 數百里 荒墟 寇堡 奸究 投窠 其中 初兵憲鎮于長樂 設諸

奸黨 一員 設十三都 巡司于此 以扼吉賴 南侵 設水口 巡司于南

以斷津 入冠東西 雖無官守 東以四都 隘而以大坪 隘皆民矢

和平之隘曰烏虎 鎮 東六十里 弘治十五 曰東水 西通 曰驢子

南 曰黃竹 坑 龍南 曰陽波 曰三洲 水 東北八里 在芬岡 龍南

曰黎頭 鎮 東一百二十里 廣三圖 曰古鎮 樂陽 溪 曰三角山

曰高車水 正德五年 曰九連山 百里 一曰銀坑 曰古樓 坪 埔 其邊

通揭陽與寧二縣曰榕樹竹諸運及歸善程鄉二縣曰平塘曰
及芙蓉梅林等處曰大荊曰荊竹嶺王車嶺隘十里以安遠興寧城多出漢
董源塘曰大荊曰荊竹嶺王車嶺隘十里以安遠興寧城多出漢
曰曾田曰梅林在塘湖通海豐及本縣綿洋曰黃沙村下通黃龍
溪左通海豐泰頭嶺曰赤竹運曰隘頭嶺在通九門地方通揭陽
右通中鎮大運地方曰赤竹運曰隘頭嶺在通九門地方通揭陽
子曰滑石運在通九門地方通揭陽曰七奉運曰分水回陽海豐諸縣
本縣探洋留沙諸嶺曰鷺鼠嶺在江都上鎮通曰赤溪嶺通海
餘里通海林黃沙諸嶺曰鷺鼠嶺在江都上鎮通曰赤溪嶺通海
興寧之隘曰四都東四十里曰大坪西北六十里曰蓮心里五十里
筠竹嶺西二里曰水口東南四里曰龍歸嶺曰羅岡西北八十里
邑界江賴嶺于即東北隔山城分主勢居懸危絕北九十里大望
山隘界連九縣山高地廣盡賦金甌於此官軍急難撲滅
永安之隘曰解沙運在江都上鎮通河源曰象鼻運在江
縣東田曰芙蓉運在江都上鎮通河源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八 廣東

五

曰火戴運在江都上鎮通河源曰外軍嶺曰中溪嶺曰大運曰下運曰
青草湖在江都上鎮通河源曰公坑在江都上鎮通河源
峰嶺十八 歸善之烽嶺曰大星嶺曰竹山嶺曰潭州角曰西涌
嶺曰岩甲嶺以上平海豐之烽嶺曰牛鼻曰麗江山曰麗江門曰
平安曰新運曰小漠方海寇出沒之區曰甲子港曰青山曰娘
岡曰銀瓶山曰白沙湖曰大唐山曰東坑山在縣北
海豐四 歸善之澳曰大星海所曰潤娘山在縣北司對番東
咸城船數百艘嘉靖三十一年海豐之澳曰海豐所曰甲子門
潮州府
鎮五海陽之鎮曰北閩在縣東南潮陽之鎮曰興安在縣北
六十里

大場曰夏嶺曰新港以上俱在縣
堡三海陽之堡曰潘田在縣西一百二十里一饒平之堡曰竹林在縣大埔之
堡曰烏槎營在縣西
營四府營曰教場軍門外揭陽之營曰獅子田在縣程鄉之營曰北
營門外平遠之營曰石鎮一百里
寨一曰柘林在縣西一百二十里
隘五十六海陽之隘曰新開在縣龍曰萬里橋在縣大埔曰湯田在縣豐
洋在縣潮陽之隘曰北閩在縣北曰河溪在縣北二曰門關在縣北
曰河渡門在縣揭陽之隘曰挑山在縣東曰官溪在縣南曰藍田在縣
曰霖曰程鄉之隘曰上井在縣南曰松源在縣南曰馬頭三圖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八 廣東 中

曰腰古在縣北曰圓子曰山徑在縣饒平之隘曰魚村曰小松在縣東
南曰九村曰嶺脚在縣東曰黃岡曰黃山坑大埔之隘曰虎頭砂
在縣北平砂在縣北長客在縣東曰箭竹凹在縣東曰大麻在縣西
那口在縣北曰鴉鵲坪在縣南曰官村在縣南曰大門嶺在縣南曰楓朗在縣
南曰白猴在縣東惠來之隘曰武寧陽在縣南曰大陂在縣南平遠之隘曰
石鎮村在縣南曰九曲在縣南曰崆頭障在縣南曰俞田在縣南普寧
之隘曰北閩在縣南曰南閩在縣南澄海之隘曰冠隴曰鮑浦曰南洋
曰烏汀背 論曰潮郡十縣皆阻山帶海而最為險害者程鄉
之徑饒平惠來澄海之澳港平遠之隘山峒慈巒海濤噴薄或連
閩越或通廣惠瓊崖及外夷之屬號為水國最霸勝夫山川之氣

代有憑依故治則暫藉以興亂則鯨鯢之狐兔穴之其初漢
一大縣國再析而四又再而七已又再析而十行部典範及防守
之員綴繫不絕豈非有惕於歷年山海之氛民莫必其命耶邇
來自任公整飭兵戎並土稍得恩宥後至者儻亦有當暑戒寒之
思乎語曰不恃無亂恃在禦亂恃吾無以生亂深慮哉是可以長
世

兵防 兵署 鎮守總兵府 正統末黃浦養龍設副總兵城平
兵駐劄即吳桂芳奏移潮州駐劄南澳總兵府為舊三年提督尚
據福建巡撫黃詢會題開設駐劄南澳總兵府原設後因設總兵駐
南澳信地以為防守兩省門戶戶部奏准改題潮州陸路兵
備部劉克勤題准十一一年總督侍郎即應題復
礦冶 潮陽治出海陽寺五縣每年聽各縣商民採山置冶每冶
一座歲納軍餉銀二十三兩前去收礦煉鐵各山產數不等計通
共餉銀一千兩 海陽縣豐政都山場約二揭陽縣藍田山場約
二程鄉縣松口山場約五座大埔縣清遠德洲山場約十座連縣長
田義化山場約十座
鹽法 場鹽 新鹽產於潮陽等四縣舊收年場鹽戶鹽丁納課糧
鹽開運漏稅收積在場以待鹽商到場販賣不得船
載出百里外即 潮陽招收場 既平東界小江場 澄海西界小
江場 惠來隆井場 推鹽廣齊橋商從本府管橋官領票到
餉銀每兩半名上鹽船一隻每隻九兩每船二十八吊每吊一百
五十斤實秤銀一萬斤對納餉銀七兩四錢一分六毫秤加鹽一
斤即為帶七倍行罰擊放上橋 鹽餉天順以前歲徵正
另領戶部引日照住三河發賣 鹽餉餘兩歷歲徵正
德間知府談倫奏准鹽利代納南澳產糧運增至四千兩嘉
隆間又增至一萬八千二百八十八兩九錢萬曆十三年又添增
閩月餉五百八十二兩四錢因布政司鹽運司增餉十名徵銀
二千六百一十二兩抵納海陽寺縣戶口鹽銀十名增銀
頭菜鹽餉銀一千兩通計共餉銀橋商原領七十名萬曆十四年
二萬二千三百九十六兩九錢 橋商增餉十名代納通府鹽
鈔今年內又增商二十名足一百之數每歲納餉上鹽分為六
班至二十年改為四大班分一百四十小班每小一班一名納銀五
十六兩上鹽三萬七千八百斤一歲共納餉銀二百二十四兩上
鹽十萬六千斤領引四十三道每引帶鹽一千七百五十斤萬曆
十年以前先納餉後賣鹽近年以來餉增路塞今年納餉明年賣
鹽商始稱困餉期一至有以教金貼人代納者

行鹽地方廣商從法道領引到收等場照引義道買鹽若干
難謂之南鹽橋商領給軍門大票到東界等場買鹽總管橋官製
秤上橋領戶部引目至三河接賣江商驗過額州未貼等府瑞
金會昌石城等七縣從東而下謂之江鹽二路合賣自正德四
年起各定地方嘉靖四十五年廣商侵賣過界額路塞隆慶二
年又開至萬曆十一年復塞路塞額增是以十四年以後尚有積
餉在庫一萬五千兩而末上監者商民之困至此極矣
準頭菜鹽被勢侵其餉通商為曆十六年察院蔡晉說華去一半
酌存一千兩賣金橋商販納每季納二百五十兩每小班納二十
五兩餉通商餉上餉監運至長樂縣過青溪鎮食入龍川和平
龍川和平監餉二縣余無呂餉易曆十八年因廣商射利告納餉
爭賣志相通從二縣民議額食額監新今潮商代納又增餉銀二
百一十一兩六錢八分歲變冬二季進解
衛監道所縣儒學并諸職衙門所用細鹽從百兩上橋
衛監道所縣儒學并諸職衙門所用細鹽從百兩上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八冊 廣東中

九

陽電山海信防圖說

陽電地方北枕山南面海東接廣肇而通雷廉發嶺而二郡之咽喉也
水陸迂迴不下二十里粵督祖制神電一衛以及陽江海關雙魚寧川
四府皆附于遼海又設新興陽春信宜高州石城五府皆附於遼山水
陸大牙相制有司從中撫守亦一尉一史之意哉而世之至今日僅存
其各試試信陸信自新與檢村兵營接應旋營安界起東自恩平官
未運接新會信界起恩平官界而西抵石城之高廣營與雷廉接界止
即洞連樂善隆善營計僅一千二百餘里設有恩平陽電高州吳川肆
兵營分佈信防機險扼此則陸信之大略也以水信言之東則自廣
海寨芒州接界起而西自鶴寨嶺州交界止汪洋瀚海無出沒計汎
凡八百里設有海關雙魚限門逆頭肆水寨到縣分守扼要哨防此則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八冊 廣東中

十

海防之大略也泰海廣則陸多地廣則險衆已近平兵頭日縮餉額日
虧將額日減軍額日缺雖規則如以而逆類乘人資易所謂指臂使而
首尾應者則茫乎未之謀也

肇陽山海關說

肇陽自新與而下輪望荒僻煙火寥落北自松村兵營起至石井營而
抵恩平縣則百二十里來自官未運至精東營而抵恩平則八十里地
當新會新寧之交山賊肆出標掠非嚴兵防禦地可無憂枕之關若焉
內舍亦開平寧屬肩寧會而枕封處尤索捕連逃賊數邑陷壞上孽陷
發難開平北顧設官兵七十餘處而去縣治則九十里矣誠者謂恩陽
守備秋冬應移劉子恩平並無見哉錄平而營而東至連勝稍涉而南
至長寧凡百二十里而抵陽江縣自縣而南六十里則有海股寨商費

輔城堡中受羅越港門而屋號城是為北津樞氏此所關大要等也自
案而東二十里則有海關所去陽江佳五十里有發呼及可通第所城
欲懸積兵與精武作奸細義和南陽之不可開非獲物本之全無以
厥海上接濟之用也雖陽江而門詳善營處麻橋黃相地無案高顧
平望而西上太遠則為陽電兵營矣由太遠至陽則為電和縣界矣
由陽而轉新而東上五十里又為陽江之雙魚堡而所城在焉去陽江
一百二十里去電和八十餘里早百獲急難一呼而即至故是在當事
者為分要防務今營案合防軍兵兵獲急難可捕平壤而後海可恃焉
長城矣

海關案所圖說

海關案所圖說
按海關與丹現在官兵計百五十四員名戰船一十二隻東接廣海西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冊 廣東

十一

粵雙魚堡船組條惟據上游屹然一天數載第本港內通陽江陽春等
處商賈往來研究古史港中難役有先成之設有砲臺三座港門津要
似可資控守但港外無臺可振勢既微難由港門而越免城即北津樞
氏環居其地此輩鷹眼未化泉氣猶存各以滑溜出海捕魚為生若遠
則若接濟者勾引水可任其必無也現于上免散于杆網軍中者於
子遠從而其之裁今協總詳三才任事方斯應中嚴禁令凡漁舟出入
關往暮近不許進退還因關蒙此為林時之第一要著若今案云
縣城三十里去所城二十里所去縣城則五十餘里所軍編不第支而
統軍少有可用一值汛期發發海關陸哨官兵為之持角應義旅懸者
不至為派注耳

雙魚堡所圖說

雙魚堡設有寨城一座由道參汛分署及署署有捕兵于陰之制市
云要矣兵船一十二隻官兵四百四十四員名左有派守雙魚堡內通
雙魚所城港門而山對峙砲臺三座設有東山官兵據險而賊未敢半
犯也去寨八里則有雙魚所城離陽江縣一百二十里離電和縣九十
餘里較後連騰寶為連海孤城外洋勢難進控覺察責在陸軍每歲春
汛除督發雙魚一哨官兵外又例調東而西山各營兵協守所城并一
帶海岸若冬汛則止雙魚一哨度應故第矣在哨派守雙魚港與海關
案接界港內通織署設五餘里則至太平驛防奸詳盜未可刻疎元龍
高山風頻盜藪山勢延綿路通雙魚信海奸究窺同疎防常第案嚴藏
盜出入相應嚴飭海關會同分防毋以一港為泰也可

高麗山海關說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冊 廣東

十二

自修州分界電也借據于是有陽電營官兵接防自大連歷麻總等營
守地當要衝時開利據歷營而面至是及麻西營凡一百二十里而
抵電和縣南有連頭海而在焉港門遠闊非他處可比也自電城而出
高石歷前竹大吳川之那連等營而至上麻凡一百五十里而抵吳川
縣去縣南二十五里則為限港門設有砲臺新營設有成卒乃吳川
一哨官兵為之分防也本港西通蓬江及海陳險皆盜賊乘之區又
自電城之高石歷若藤營而五平甫北入高州新築營而抵高州府城
乃陽電官兵信地一百三十里也高州而北由往還營至淋水營凡八
十里抵宜宜縣則與廣西之特白陸川為界與臨桂縣居天隔設防
惟以不疎至援為善案馬高州而南自臨回恩情本等營接陽電兵防
而西入化州再歷兵營而至高廣凡一百三十里而抵石城縣深菁叢

林對虎寨穴部中廉斥後不免而賊之樹突自此而下三十里為太安
中大又而五十五里為橫山堡皆常州交臂之地也分至兩路每路
陳慶者南北之廉州三丁那網等處以至息安堡官輪紅廟一帶地方
原有高州官兵一哨守之近日又移別石城過入犯之而賊失統而論
之高州而拉濟溪北負重著故大小水難運賴赤水限門海陸皆高京
之屬焉其新興恩平石城信宜陽春諸邑則高京之門戶也

連賴港海國說

連賴港近在電白縣城之南設有砲臺三座藏船一十七隻官兵分防
信海東接雙魚而界限門二百餘里左有則山香港南信右有則以赤
水港為信各分領兵船五隻而把總官則領兵船七隻則守連賴三港
之中蓋以連賴港門連聯焉可虞也然觀臺雖設僅可虛張聲勢無能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 廣東中

十五

及連賴港外海以大小營錫錫山博賀青州皆環對城南鄰海洋之
最險者該署督署集港港故法年故步庶備電城一重之藩籬是矣然
而水深港闊木易川力且言之易行之難行于有事之日易行于無事
之日難為目前計惟應練兵習水戰勤有探報汛防多積糧使上
兵不敢私家安無不敢登岸更整備快艦巡邏必追有警必應何惟視
小魏公處之竟武今懸路大船止存陸第一隻七第二隻其修置改八
就艘船小船失原其將大改小之意亦欲以得備代風清提子追離年
此可角勝于累海波平浪靜之虞非可施于汪洋萬頃長年袖手之虞
也且今寨凡有寇犯必係廣料船艦大船林棚高至二三天腫船早小
勢不及三之一能仰而而等之或至于海船大風莫過堪堪現而現在
所存者僅一十四門尚不及海雙二寨一船之而計非修造五六十門

不可議者欲知本署官兵之難以備料價賊難制賊不堪令賊聞也再
查本署官捕兵額四百四十員名而總額不捕虛伍充數者其半
即見伍捕兵守捕屯土人私習慣不畏風波而窮於不堪既屬且暮收
歸家懷祖訊守謀之不可勝謀今欲一兵得一兵之費用非廣廣廣習
水之客兵不可也若夫岸賊則有富主海賊則憑接濟在電白海濱如
連賴白蕉南海山等村之民等以捕魚為業中有一等奸民凡遇有
賊在海便輕身投入非捕獲擄使家屬告果假為勸贖張本公然多運
酒糧與賊交通使官兵不敢盤詰數條升本署虎為假勾連匪因習為
固然惡非五日不此所能徹底破降已故以告後之君子

限門寨海國說

限門之要害而與夫時取口水淺居由為險必使潮漲舟船難轉數回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 廣東中

十四

如連進總寨防官兵四百四十員為戰船一十七隻以八隻派守本
港上接連賴下至限門口東而錯置砲臺四座內通芒吳川縣城
以及海陳墟築并化州高州一帶港門離縣治僅三十里每歲三四間
則購販糧數百人如風雨之驟五人非上善好德易者司是港者塞前
枝漸視之如敵至可也右有領船僅九隻設防新門接連白鵝寨信海
北港去吳川縣九十里由通石城之羅家洲奸究不時竊發外海尤極
汪洋致有一官充宜慎選可令聞兄之庸材領營之積習竟之執大帥
本寨提限門之險扼視之要大寇未易犯犯地內港導引察外海情
形是在得人而已矣

石城所山海國說

本所建石城縣治洪武年間奉調雷州衛法千戶野官軍鎮守以邑在

山阿間接條嶺或踏壞嶺且使希鋒鋒商賈微遠為四鄰之通衢故也城之北雄據遠達于山巔東百里抵化州西百里抵靈安所南七十里抵遂溪北一百二十里抵廣西之博白縣東北九十里抵陸川縣東南一百五十里抵吳川縣西北一百五十里抵廣西之舊林曹村西北百餘里抵嘉民所所雖附縣官軍以隔番相拒漢力促散使城守空虛故西城時以突據截寨圍圍查東北六十里有口三合堡者地接博白陸川之邊界極險賊吏番誘動番設官守旋獲擊回遂致乘暇掠虎藏無寧日非仍建堡兵無以杜喝張已其正而六十里曰橫山堡當康路之衝連谷叢林近亡特為洲海又而一百二十里曰吳浦嶺近博白縣之邊界狼狽通處地方上賊據之出劫皆西隔原守之險要亦有原守之軍兵聚實而整頓之則石城之勢珍固矣此外若東南之

未下即國利病書

第十八冊 廣東中

十五

梁家灘後連遠溪商賈附港為縣南之邊境司近枕連池尤劇盜獲警之地因並及之

寧川所山海圖說

寧川所即附寧川縣東南兩海而北莫山縣城南去二十里有陳門海陽有沙港兩行日外連內凡二十餘里賊若舍舟登岸步抵芒茅嶺所僅五里斯耳縣之有陸曰梅嶺生高處萬米較魚鹽板木跑具等皆兵聚于此涼人駕而轉春未秋去以貨易米動以千百計故此嶺之當處甲子而廣乎盜賊之番而為圍入犯也計今所見在縣軍民駐節內者僅二百八十餘名鷓鴣狀何足為有慈惟各限門為截紫龍海港之便風水陸交防軍民協力枕者處有悖乎

信宜所山海圖說

信宜所附縣同城設居焉山連近羅旁翠連而粵營林北流寧州縣穿溪路各居難獲據叢林毒菁之聞軒使伐焉謀匪僅三百餘散破中荷白挺鎗不據守無固戰矣故近日集劉而賊營兵之力居多據正統九年間多設官偵兵五百九十餘名給官田米伍百七十餘石以餉之居以資捍圍行以應機調未嘗不費一辭今逃亡散絕僅存者皆亡命之說其具開存其根一二託者又有非或叛鎮之虞然使德按督取得其道匪徒心已終不可化我備吏於懷鄉北流之界特設偵兵一枝北華信宜之海衛面杜石城之散援外飽後孫之窺伺內杜奸究之勾結是在縣所文武協力共圖之耳

海陽雙魚連頭限門四塞圖說

水汛來自廣海雲起而至白鶴塞界止今附四塞為程共八百餘里

未下即國利病書

第十八冊 廣東中

十六

海置成雖猶獨列而所守者不徒在險而在要而西蕃情形素各指其概矣今更余而論之電白連頭為最衝吳川限門次之陽江海關次之雙魚又次之信地中惟島嶼山灣賊船潛泊如上有海關則有根據大洪海陸賊將渡若雙魚連頭則有獨州青州大小黃樓政駕山下而限門則有新門三合寓州廣州灣等處皆可到船賊每寄校其中窺伺貨艘往來即為輪製劫掠之事以故陽密特設一參將居中調度儼不暇中虞各寨紀有務令兵不離汛更選備整整快船數隻多設偵視既而精選慣度流清善操機槍放銃之目兵共五六十名一遇賊警即飛駕出洋衝鋒連戰而各兵船連合力夾攻之賊未有不破應就輪者固夥雖以委責與其在康勇之將領乎

恩平陽電高州吳川四營圖說

六信四營官兵分防兩都營陸通計一千二百餘里法曰無所不分則倫無所不寡今每營多者一隊少者止三四名以之當其勢之變也賊來不能禦去不能追徐隔其後而已矣然一二小醜在在有之未可以宜察會也余念思平之末如現同官來這一帶北如田心樓這一帶與與新會新寧諸城以羅漢山為要穴官兵在彼遊擊竊連相與詳請府分撥轄下精勇官兵百名元刻來路之要地適有警報統統詳請連與連一鼓成擒矣其在陽電之大墟縣總營一帶沿通陽春百之大山盜賊潛伏劫奪由這口其聚聚勢則圍則龍高山其假牧牛為名入山襲獲接濟者則附近之土人也此應責成陽江縣展行保甲杜塞要關而又于太平等處屯兵百名北可地百里山連之出入而可斷龍高山之元聚矣此外如分營置防戰小龍而張毅獲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 廣東中 十七

火如高州營文和吳川營恭布已周毋容贅述

神電衛所官軍圖說

圖初開即設衛立縣置所合陸海而大牙相制有深意存焉故平日又軍衛廢弛至于今而故壞極矣金神電一衛名顯其策四千八百餘名僅六百六十有五為州陽江等所一千一百或二百名僅各存一百五十或二百餘名多者亦不過三百莫可究詰矣今以連海伍衛所言之海關雙魚偏守一隅防禦情形已載二卷圖說至于神電陽江寧川皆附縣城項陽江所軍糧衣百結無幾已見神電衛所要在色光名存是狀甚則子矜攬其糧米印官莫敢誰何故敢窮年歲無粒粒充腹上下欺蒙三尺不務可謂非每軍之各子其附山伍者新與高當安道若高州附近郡城或可恃以無恐他如陽春周城之一所設在萬

山中高處白且三百餘里天臺等處上充哨報每從百之山這口出入肆行劫掠一遇官兵即走入百之內免脫矣其出而歸則皆圍剿于陽春之龍窩山中也陽春報設官兵一哨有官將子有司不愛營將調度相應請撥標標兵五十名馳駐太平關營即由提任職進至百足後口則賊之歸路絕矣以上衛所皆附山連海關表表臣當事者極力整刷何難漸奏報寧而前人難之後人今日僕之明日可為長太息也

北津德民協總團說

北津即今海關舊港也先年海賊許思受德固全押往港口海岸且料其德民之子許應舉以協總名色責以統馭德民協字北津在該處年將自造料船并漁船共十隻日兵二百名住守戰船澳海面口糧以出汛日起是收汛日止北澳漁船大海中係便急暮信地賊船每拋刺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 廣東中 十八

其中故以習慣之德民字之通未德民官亦久不到汛海賊有無之情形亦無一具具報況故故事矣但德民一校善島號出八校官營宅若平地今其申廣責成今之倫船練兵出洋守汛不時偵報一遇受撫之切議不則治以施防便令之罪無必發野心狼子庶不至以萬頃為三窟矣

正統六年九月廣東陽江守禦千戶所奏奉所上中下三防備所在海關里待有德民難於疏散已於學度府陽江縣即有告示云云即設汛所以備警急也

高州府

營十一茂名之營三曰熱水在縣東一百里曰平鋪曰沙田在縣東六十里電白

之營曰龍門在德化州之營曰若葉曰水車今廢石城之營曰馬鞍

曰高樓在縣北曰兩家灘在縣南曰龜子曰青平

堡九茂名之堡曰舊電白在縣北電白之堡曰獅子在縣北曰三橋

即信宜之堡曰嶺底在縣東六十里曰忠堂在縣東九十里化州之堡曰梁家

沙在縣東一百里石城之堡曰橫山在縣西四十里曰三合在縣東五十里

隘四茂名之隘曰挑洞開 電白之隘曰蕉林在縣北曰陀埔曰三

又開

廉州府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册 廣東中

十九

諸崗 曰貼浪在縣東都思牙村黃令鑑為前長武傳馬援征

其後子孫分守七崗至宋俱為長官司元世祖以崗長黃世華討

賊功賜牌印至 國朝洪武初始收之仍為崗長云

曰時羅在縣東都思牙村曰如昔在縣東都思牙村黃令德為前長

曰博是在縣東都思牙村黃令德為前長黃世華討

改降交夷嘉靖二十一年 曰漸漂在縣東都思牙村黃令德為前長

早英登廣納款乃歸 曰漸漂在縣東都思牙村黃令德為前長

恩州人欲增城或聚裝段前長並防備是古森鑑山四崗知州李時

英復元聖謀之而其子良臣仍據其地訓練精兵六百餘人雖時

巡視知州董廷欽招撫時蓋萬曆二十年也二十二年交趾鄭

犯邊良臣與戰大敗之獻俘兩院給以冠帶然良臣妻于知州王

世守諸兵誅錫寺四崗始定今議以哨官防守其地不復任崗長

云 曰鑑山在縣東都思牙村曰古森在縣東都思牙村黃令德為前長

營三十一合浦之營曰北營在縣北曰新寨在縣東北五十里清

化間建土城 曰山口在縣北白化州石城界與博 曰清頭在縣北五十里曰

陸湖在縣北曰黃運在縣北大光港 曰木港在縣北三十里後設丹

曰城隍在縣北巡司三百里今改 欽州之營曰黃土即舊防城營在縣

復建改今名 曰黃觀在縣北曰壇瓦在縣北即舊總捕營在州 曰龍門在

港門在縣北平銀在縣北曰濟時在縣北曰大暮水在縣北曰羅浮

一十里河州村 曰思勤在縣北曰思勤在縣北曰思勤在縣北曰思勤在縣北

因事逃散復應援包 充廢後軍兵 曰上扶龍在縣北曰溢坑在縣北

界 曰白皮在縣北曰方家在縣北曰烟通在縣北曰烟通在縣北曰烟通在縣北

海 曰陸眼在縣北曰方家在縣北曰烟通在縣北曰烟通在縣北曰烟通在縣北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册 廣東中

二十

百七十里 曰山心在縣北曰管根在縣北曰管根在縣北曰管根在縣北

今改為公館 曰譚家在縣北曰羊角在縣北曰羊角在縣北曰羊角在縣北

河主縣司于北正德間廢巡檢司亦運還舊所以以上俱廢

堡二靈山之堡曰石隆在縣北曰洪崖在縣北曰洪崖在縣北曰洪崖在縣北

開三合浦之開曰東開在縣北欽州之開曰天板在縣北曰天板在縣北

漁洪在縣北 曰四合浦之隘曰新寨在縣北欽州之隘曰

那蘇在縣北 曰於均在縣北 曰於均在縣北 曰於均在縣北 曰於均在縣北

在那蘇東相去十餘里臨外即交 墩十五合浦之墩曰山口在縣北

里山口鋪旁 曰平鴨在縣北 曰平鴨在縣北 曰平鴨在縣北 曰平鴨在縣北

龍潭在縣北 曰高德在縣北 曰高德在縣北 曰高德在縣北 曰高德在縣北

已行懲治本處頭目初出榜禁飭欽廉海商販之今不許潛
五年警賊流劫廉州府知府饒秉鑑禦之大敗其衆西歸
劫聚衆一千五百餘徒掠百旁大埔等村先期東鑑金所屬州縣
編立大夫委官督領以待至是率民兵前後斬獲七百餘級
六年春二月流賊寇石康知縣羅維使其子鑑率民兵出戰敗之
三月流賊復掠石康東堂鄉羅鑑率兵追之戰於倒木嶺遇害
時賊衆兵戈鏖以冬十二月賊陷永安城廣西龍山賊寇靈
山太學生樓昭擊之戰敗遇害成化元年秋八月乙卯大藤賊
分寇陷廉州會都御史韓雍達將削平之三年冬十月流賊陷
石康知縣羅維死之十一月賊犯靈山把總滕漢督兵追之奪回
石康縣印七年以石康縣併入合浦時知府林錦十六年食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八 廣東中 二十五

事林錦征八寨諸賊募賊自天順以來負固竹板錦奏調官
德三年寨賊黃師苟稱寇食事鄧縣討平之自和府劉知府撫之
實縣以三府徵調兵討之賊皆奔竄命總鎮王英七年賊首廖
千戶陳容以招撫誘之凡擒六十餘人至是稍戢七年賊首廖
公廣寇靈山合浦食事李忠剛誘而擒之公廣以八寨餘黨不輸
軍門以計擒之八年秋八月安南入寇欽州百戶謝惠帥
兵往禦賊於淡水灣死之時官軍僅滿百而賊兵多於我惠不量
不以十一月冬十月交賊寇西盤場指揮范鑑擊敗之十四
年秋八月交賊入寇舟至方家港欽州千戶趙瑾擊敗之嘉靖
十年冬十二月賊劫靈山縣廉監生莫如勤率兵擒之先是八年
者四未得有賊要領者至是踰城而入殺巡捕百戶即後及民兵
七人攻開長春門而去如勤率軍使尾之至永淳縣賊杜德勝

時五人相土黨類十六年夏安南黎太陽黃父命黃父即來奔
送軍門斬之十九年春命兵部尚書毛伯溫咸寧侯仇鸞如廣陳議
處安南冬安南莫登庸降納之十一月初三日登庸素衣繫組
赴鎮南關投欽達里龍景忠懼制伏脫履跪見北由五拜三門
頭果蘭向軍門再拜時布政楊鈴祀備恭政肅張安前萬事副
使鄭宗古受事計路與兵張修恭將李崇都指揮石法等論朝
廷恩威暫令待罪還國登庸連親往奠文明禮禮三省寺二十
八人奉表入呈朝請正朔主禮欽州二十一年夏六月
收復四尚民歸籍二十六年安南莫商莫正中莫文明莫福山
率其家屬百餘人來奔登庸等奔欽州投訴解赴軍門投督侍郎
二十七冬十月安南叛賊范子儀范子流等率衆寇欽州百
戶許鎮與戰於龍門港死之命都指揮俞大猷督兵勦之伏誅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八 廣東中 二十四

子流率師師難來至欽州詳稱宏漢已卒以迎莫正中嗣位為名
圖城劫聚殺傷官兵提督侍郎歐陽必進請改福建指揮俞大猷
於廣東都司督調漢連土兵一萬禦之生擒范子流俘斬一
千一百名級子儀乘風逃去既而宏漢擒斬之並首軍門一
十年春三月海寇至大石屯登岸逼近郊知府熊瑞率官兵禦之
賊東潮走四十四年冬海寇吳平叔畧入廉州界泰將湯克寬
都指揮傅應義率舟師追之四十五年春二月師次龍門追及
於交趾破之萬曆四年海北兵備趙可懷上水利議未果行其
曰廉州轄州一縣三寨一百餘里所屬西傳白地播入合浦之間
廣東開建縣雖屬實皆梧之接壤臣以開建宜轄於梧而傳白且
割於廉然以傳白屬非所屬之利也傳白主梧陸行六七里至廉
僅二石由梧過流至傳白十餘里應至傳白此地利之便也合
浦至石城息安中間傳白之界數十里奸民蒲聚伏路截境傳
浦至石城息安中間傳白之界數十里奸民蒲聚伏路截境傳
浦至石城息安中間傳白之界數十里奸民蒲聚伏路截境傳

二十八日夷賊復寇中軍祝國泰百戶孔格禦於龍門大戰死之哨官朱子連戰於南屯之朱家巷死之是時守龍門哨百戶孔格巡海中軍把總祝國

漸康高在貼浪都漸康村宋以黃令謝為高主國初收印羅浮
 高在如首都羅浮村宋以黃令宣為高主國初收印罷為古株

主

美

恭將 成化壬辰設分守嶺西左恭將管當廉高肇四府并廣州府新會新寧二縣隸為駐劄肇慶嘉靖癸亥巡撫鹿標嫌連轄不便議以右恭將管當廉左恭將管當廣兵部覆是之 守備 廉州守備 景泰以來委都指揮 永安守備 洪武辛酉調雷州衛一員專駐嶺 靈山守備 洪武初調廣二衛官軍六七分上下十四年掣回惠州衛成化以前衛官軍都指揮今以廉州衛指揮千戶各一員領軍一百名防守嶺西各縣存糧倉支給糧千欽州守備 德化衛文冠黎利黎地令廉州都指揮程國瑞欽州專司指揮 欽州南門北門四營以守衛國之都指揮程國瑞欽州專司指揮

營堡 宋 海門鎮 太平興國八年 南甯砦 建即欽州 如洪

砦 鳳江上有洲 上官署故址 猶存 意即舊砦 砦云 叻 砦 砦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八 廣東中 二千九

州時 如昔砦 砦名如昔 砦在欽州如欽都回朝 今營 標營

廉州府營 俱創教場 海川營 清湖營 隔一江廣西博白縣分

城隍四十里下石康一百里上 楊苗營 石康過去 城隍營 路

上永平三十里一路去古三十里 古立營 在府西二十里萬安街

里兵餉如府下高仰司一百 北寨營 在武利林墟司二十里至

同路崇禎九年兵巡張國經建 欽州營 即教場 據外 那

蘇及新開 漸廉營 在府西五十里防城之外 防城營 在府

交趾界上德元年失日范汝升登界 那通營 在府西一百五十

與邦民黃金濟爭田始立營 那通營 在府西一百五十

上思州界。靈山營 石塘營 在廣西興業縣分界至永平 營

報營 縣西北一百七十里上下安地方者宋太 宋泰營 縣西北

江 縣太 縣南界 縣界 縣界 縣界 縣界 縣界 縣界 縣界

那 縣界 縣界 縣界 縣界 縣界 縣界 縣界 縣界

界 縣界 縣界 縣界 縣界 縣界 縣界 縣界

小路至石康 陸屋營 在縣西一百二十里下 洪崖營 縣東北

一百二十里 陸屋營 在縣西一百二十里下 洪崖營 縣東北

萬山深谷橫州 沿途小營 府城東路至雷州息安堡

清水營 遂寧營 白水營 佛子營 新寨營 楠木營 關

口營 茅山營 山心營 張家營 橫橋營 新興營 茅坪

營 平鴨營 白沙營 密羅營 海川營 縣北諸營因沿路盜

客不便萬曆十七年廉州衛指揮蔡仕請議改 府城西路至欽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八 廣東中 三千

州 上洋營 石橋營 那暮營 府城西北至靈山 馬長埔

石塘營 丹竹營 烏家營 福子營 木構營

按營號雖多兵數或只一二隊蓋以哨官加把總名號便於屯

守耳至於營地因時改移今皆不同者隨寇盜出沒生發之處

扼要而設耳是以志古營并其地里子有以待後之考據

古營 北營 縣城北濱外嘉靖三十三年知府何御 達一營 府

治東北食事并建交鎮官修葺 清頭營 在永安城五 陵湖

連歲久地壞各連交鎮官修葺 清頭營 在永安城五 陵湖

營 在府治東北新興 黃運營 在府治四十里黃 木港營 在府

建州里嘉靖十六年知府張岳以既 石隆營 在合浦縣歸德鄉

林錦建今廢靈山民快一十名無狼兵守之 羅浮

天下郡國利病書

源
第十八冊
廣東中

主

天下郡國志

卷之八 序

١١٣

72-537

墩新西村前里 新設墩 崇禎九年冬巡道張國經議建 烏

家鋪西賊常自馬頭 鴉埔村十五里 連塘村五里 西場

后嶺上 距連塘五里 進牛嶺墩 府城石康之中 已上俱

合浦 舊志云按廣州 墩墩德二十一所曰安寧獨江即草頭墩

白沙龍村川江則知府張岳為安南定也內安寧獨江高樓三墩

地方有警只係村夫防守即望子墩本鄉軍十名兼村夫

防守其餘各墩平時則奉守守之有警則村 茶山墩里東南

大倫守其邊海禦寇之地故左致書焉 金竹墩州西北三十

事安南故立有 青鵠墩里木蘭村旁 小鹿墩在防城與永安

大鹿墩在大海中 尖山墩州東南 何家墩二十里 蘇藍墩州東

施家墩州南三 以上五墩連年各 俱欽州地

里十 烏雷墩州東南 以上五墩連年各 俱欽州地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十八 廣東中 三十三

開隘 東開在府治東北城門樓一座曰鳳閣 天板閣在州

十餘里宣德間以本州十戶所 魚洪閣在州東二里宣德間建

之三 三開俱守備都指揮程瑞卿立弘治中州民胡真以索財為

民害呈革

新寨開在府治東五十里成化六年 徐均隘在欽州蘇東南

交趾小港通入南 那隆隘在蘇東南相去十餘里隘外即交趾

由子以今廢 那隆隘小港通入東西居民二十餘家有小

備倭 皇明洪武二十七年七月始命安陸侯吳傑永定張金寶

黃單欽仕武官桂廣東訓練沿海衛所官軍以備倭寇是時方有

天下鎮守凡二十一處廣東四備倭巡視海道副使一員都指揮

一員衛指揮一員專管巡海總廣東巡視海道副使備倭都指揮

節制所轄永安欽州二所各所各官一員督管軍船三艘旗軍三

百名各分上下班出海巡哨以防倭寇

潤州遊擊 潤州在珠母海中當冠頭嶺之南約二百里每天將

陰雨輒望見之晴霽則各周圍七十里昔為寇穴萬曆六年移雷

州民耕住其地萬曆十八年設遊擊一員鎮之二十八年移于永

安所距潤州一日之程距廉州一百八十里之遠呼吸難通巡道

張國經議移駐于冠頭嶺俯瞰六池為廉門戶猶得臂指之用而

未果行

珠池 烏泥池至海指 海猪沙池至平江 平江池至獨攬沙

獨攬沙洲至楊梅池 楊梅池至青雲池 青雲池至斷望池

斷望池至烏泥池總計 按珠池之東漢唐無考自劉銀置司或

林或嚴近無定制洪武二十九年詔林而取回鎮守衛館于廣

始始令內官一員分鎮當廣正德其又取回鎮守衛館于廣

始始令內官一員分鎮當廣正德其又取回鎮守衛館于廣

始始令內官一員分鎮當廣正德其又取回鎮守衛館于廣

始始令內官一員分鎮當廣正德其又取回鎮守衛館于廣

始始令內官一員分鎮當廣正德其又取回鎮守衛館于廣

始始令內官一員分鎮當廣正德其又取回鎮守衛館于廣

始始令內官一員分鎮當廣正德其又取回鎮守衛館于廣

始始令內官一員分鎮當廣正德其又取回鎮守衛館于廣

始始令內官一員分鎮當廣正德其又取回鎮守衛館于廣

始始令內官一員分鎮當廣正德其又取回鎮守衛館于廣

始始令內官一員分鎮當廣正德其又取回鎮守衛館于廣

始始令內官一員分鎮當廣正德其又取回鎮守衛館于廣

始始令內官一員分鎮當廣正德其又取回鎮守衛館于廣

池十里守軍十一名 江 龍村寨 池十里守軍十一名 調埠寨 池十里守軍十一名
 楊十里守軍十一名 珠場寨 池十里守軍十一名 自川江至 武刀
 北俱近珠池不可抽箔 白沙寨 池十里守軍十一名 楊梅池 武刀
 寨至龍潭十里至楊梅池 本寨沙尾有箔五所俱在池不可抽
 龍潭寨 池十里守軍十一名 青嬰池 古里寨 池十里守軍十一名
 西場寨 池十里守軍十一名 古里寨 池十里守軍十一名
 按沿海是寨蓋自今始由西而東而北凡十七處分軍巡哨以
 防盜賊之患然法禁稍疎軍士即玩盜者有所藉則得者不以
 關擇人而任
 可不慎與

銅柱攷 水經註楊亭南商異物志昔馬文淵積石為塔連于象
 浦建金標為南極之界林邑記建武十九年馬援植兩銅柱於象
 林南界與西屠國分漢南疆 晉地理志曰南郡象林注今有銅
 柱漢立此為界金供稅 隋書大業元年劉方破林邑還馬援銅
 柱南八日至其國都刻石紀功 唐南蠻傳林邑南大浦有五銅
 柱山形若倚蓋西跨重岩東臨大海漢馬援所植也至明皇時詔
 何履光以兵定南詔取安寧城及益井復立馬援銅柱乃還柳文
 安南都護張舟復立銅柱 酉陽雜俎馬伏波壯還留遺矣十餘
 家居壽冷岸南而對銅柱悉姓馬自相婚姻至隋有三百餘戶交
 州以其流寓號曰馬流言語衣服尚與華同山川移易銅柱入海
 馬流人常識其處 馬德傳元和中以嶺州刺史遷安南都護康

清不悅用儒術教其俗政事嘉美豫夷安之建二銅柱於漢故處
 魏書唐德以名伏波之裔 五代史晉天福五年楚馬希範手羣
 童自謂伏波之後立銅柱于溪州即歷代史冊考之則伏波銅柱
 當植於交趾九真日南三郡之外所謂林邑界上者是已今分節
 嶺之銅柱已不可見惟指近岸海中積石若丘阜度日之不應表
 立漢界反在內地 按水經註言銅柱在林邑不言在欽江疑分
 節銅柱為總所植也 崇禎九年張國柱達商官黃守仁查訪銅
 柱遠近形狀六屬月曰稱無有到其地者有貼浪老叟名黃朝會
 謂萬曆二十四年親至其地而見之其茅果分兩邊而垂下分茅
 嶺去銅柱之所尚多一望之遠頗斜向交趾夷人幸以土石培
 之今高不滿一丈見者皮骨多寒不敢近前其大不知幾許字之

有無亦不得知問其道徑所錄則曰自貼浪扶龍至板蒙一日板蒙至那蒙那來一日那來至觀狼動羅一日動羅至江那一日江那至北攬一日北攬至北登一日北登至新安一日新安至八尺石橋尚行八日方見分茅銅柱自過江板蒙起沿途俱夷地貼浪要十六日欽州要二十日方到守仁遂執筆記之以報是銅柱一耳未嘗有別銅柱也

運道遠點合浦大沈港有潮西通名九河江口有赤羊整蛋人取蟻于此又名赤蟻蟻父老相傳馬伏波征交趾時合浦由外海運糧至軍恒若烏雷風濤之險及海寇攘奪之患遂以昏夜鑿白皮蜂腰之地以通糧船乃束羊於鼓係鈴於鳥翼之墩上以疑寇此河直通龍門七十二徑抵欽城其極鑿處約長七八里闊五六丈深三四丈其兩頭潮水尚通但中間木植交生耳此水一通寔欽廉舟楫之利嘉靖己亥太守張淨奉公與義民文通當親至其地踏勘欲疏鑿之不果予以為廉境之山由東迤邐而南直出海上曰冠頭嶺由西迤邐而南直出海外曰烏雷嶺今二山對峙相去可二十里古謂合浦為海門迤邐此耶誠華夷之疆域南微之泥塞附海之邦所無者冠頭之東地出蜂腰大潮必沒假令二地以不便舟楫之故皆可鑿之使通皆可不必踏外洋之險若為邊圉又遠計其無乃非先王設險守國之義耶設記諸此

入交三道 一由廉東白馬伏波以來水軍皆由之自欽州南大海揚帆一日至潯南岸即交州潮陽鎮也又云自廉州發舟師進都齋一由廣西至宋始開廣西路分爲三自憑祥州入者由鎮南關一日至文淵州自思明府入溫丘者過摩天嶺一日至思陵州自龍州入者一日至平西隘一由雲南至元始開雲南路分爲二由蒙自縣者徑蓮花灘入交之石龍由河陽隘者循泅江左岸十日至平原州然皆山逕難行張輔則繇憑祥沐晟則從蒙自以抵白鵲縣皆不循伏波故道復用夾攻之策故也

西南海道 嘉靖中知府饒岳訪得廣東海道自廉州冠頭嶺前

海發舟北風順利一二日可抵交之海東府若沿海岸行則烏雷嶺一日至白龍尾白龍尾二日至土山門又一日至萬寧州二日至廟山三日至海東府二日至往熟社有石堤陳氏所築過元兵者又一日至白藤江口過天察巡司南至安陽海口又南至多魚海口各有支港以入交州自白藤而入則經水旁東潮二縣至海陽府復經至靈縣過黃徑平灘等江其自安陽海口而入則經安陽縣至海陽府至黃徑等江由南葉上洪之北境以入其自塗山而入則取古齋又取宜陽縣經安老縣之北至平河縣經南葉上洪之南境以入其自多魚海口而入則由安老縣明二縣至四岐邇漢江至快州經鹹子關以入多魚南為太平海口其路由太平新興二府至快州鹹子關口由富良江以入此海道之大畧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册 廣東中

三十九

也蓋自欽州入海驛經豬尾港七站至若由萬寧抵支趾陸行止二百九十一里 宋設砦二處并砦在欽州西南控象鼻沙大水口入海通交州水路三村砦在欽州東南控宝蛤灣至海口水路東南轉海至雷州通角場 欽州西南邊有水口六譚家水口黃標水口藏桶水口西陽水口大灣水口大亭水口

秦復屯田疏

林希元知州

為復屯田以省轉輸以足軍餉事照得本州官聚糧米原額二千九百二十八石六斗零除無徵停徵實在只有二千四百九十九石除解京師外發永豐倉以給本州官吏師生及所官軍俸糧只得二千八十石僅供半年之食尚欠糧一千八百石例撥外州縣以足之當其遠處踰年乃至官軍欠糧每四五五月以為常按記稱無三年之積則國非其國今本州無半年之積豈可以為州哉臣始入州境陸行三日始抵州城見平原曠野高可種黍下可種稻皆為蕩服成田者十僅一二所種只水稻一種黍稷麻麥俱無其田半沒荒禾稻十不七八詢之耕民皆不棄不耘撒種於地仰成於天然猶畝收三四石蓋其地極膏腴也數歲力薄則易其瘠又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册 廣東中

四十

數歲而穫之故熟田常少荒田常多要皆土廣人稀之故也臣差官各處踏勘拋荒田土所近城郭去處則日往勘量已得田一百頃節蒙上司明文踏勘荒田招人承種給與牛種但本州僻處一方生意微薄少有流民其土居無糧人戶交怕差役甘於佃耕人田不肯承種官田以此無可耕種照得本州洪武年間設立屯田六十二頃坐落城東廟新立鄉靈山縣下東鄉等處撥欽州十戶所百戶二員領軍出種宣德年間始罷田歸有司給民耕種辦納糧差今查前項屯田民間開耕者固有廢為荒地者尚多現各處拋荒田土無數又不必原田之拘也但承種之人當議廢爾臣按屯田之法古今不同大要有三有兵旅久駐欲省轉輸之勞而屯種者漢武帝立屯田于墩煌趙克國屯田于涅中是也有因亂後

田荒而屯種者東晉之簡流民屯田于江西後魏籍州郡人戶十之一以為屯田是也。有因軍餉不足而屯種者。本朝撥各所衛之軍出野耕種是也。本朝屯田之法今已廢壞軍民逃亡過半耕種之人多非本軍皆民承佃臣欲因今之法參用之古將勘過荒閑田地及原廢未墾屯田招人耕種不拘軍餘客居及無賴人戶但願承田者悉與之人給田三十畝依欽州下則官田則例畝科米一斗七升一合該米五石一斗仍撥田十畝與為宅舍不科其稅十人為一甲有頭五甲為一屯有總一屯抽田一十五頃共田二十頃該米二百二十五石一屯設老人一名專理其事給田四十畝用酬其勞不征其稅五屯之田計一百八十畝督耆耕種征收稅糧七老耆之甲頭甲頭耆之屯丁以本州判官掌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八 廣東中 四十一

之而總督于知州無半種者給與牛種今查得荒田一百頃八十畝可作五屯歲可得糧一千二百七十五石已招得軍餘朱鏞馮寧等六十人客居廖建章料記等六十人尚欠八十人方足四屯之田查得本州額設民快一百八十名除守庫守監守城追捕巡捕一百名可撥八十名於附近新立二鄉屯種以足四屯之數今春夏在田耕種秋成之後赴州操練及春復歸田耕種尚田一屯缺人耕種臣查得欽州千戶所歲撥軍一百名分上下班出海巡哨常在孟涌海口駐劄下班之軍月辦銀三錢以備該所公用臣欲于附近孟涌茶山水陸寺庵撥田二十頃令二軍朋種一分田隨班上下更迭耕種軍一百名可種田五十分以足一屯督耕徵糧俱如民屯之法主之備倭官本州亦得督責之一軍月減米五

斗軍一百名月減米五十石歲減米六百石屯糧減米二者通計一年可得糧一十八百七十五石如此則不待取撥於外官軍之食可足矣以軍餘客居無賴人戶屯田即東晉簡流民屯田于江西後魏籍州郡人戶十之一屯田之遺意也以民快屯田即唐府兵無事則耕有事則戰之遺意也以哨軍屯田即漢人屯田燉煌湟中且耕且戰之遺意也愚臣之法似若可行然此法也軍餘客戶則利軍官糧戶則不利民快則利官軍則不利何也各處荒田數多軍餘客戶欲種而不得一與之田人皆樂受政利軍官弗得餘丁差使糧戶不得多占荒田更考耕種故不利民快苦於雜差種田可以自逸而租易輸故利哨軍習於安逸今使耕田而又減糧故不利知其利害不為所挫則法行矣如蒙允臣所奏乞 勅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八 廣東中 四十二

該部行撫按衙門詳議舉行則轉輸可免軍餉可足一州之幸也

廣鹽課議

張應宿知州

管漢之七國共以濱海獨富強名山大川總為利藪欽廉之境瀕海者半而欽州之海濱曾無一灶煮鹽且州境西与北接據西粵其食鹽靡不仰給于廉其鹽船靡不取道于欽查得郡之鹽商其子母之資僅以十計即有金者少子長蘆淮揚擅資鉅萬者天淵也而視長蘆淮揚者利更饒更速不兩月可子母全收不必遠募商而中鹽者可輻輳獨其額課歸公家者什一而旁落者什五費用之孔多浸魚之手衆充邊餉者幾何而入私橐者盈溢盡瘠下而上不肥天地自然之利國家竟不得盡賴其用也竊謂合浦之白皮寺虔瀕海欽之瀕海邊海即可產鹽欽之何獨不可產鹽計民力農隙儘多暇時計道里商運更無便益若無論其是否土著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冊 廣東中

四十三

是否竈丁令得沿海增竈儘力烹煮山野多薪不必如浙之計丁分草場也闢廣多商不必如淮揚長蘆盡大商巨賈也隨到隨中隨製隨放不必淹滯停留費時曠日也若然則斤鹵可盡為桑田而課額足仰裨軍餉以欽之利供欽之費以欽之餉欽之兵不加賑而可加兵固足衛也不特此今鹽商自郡而至欽例先輸課于府旋又輸于州以額外夾帶者多而惧盤問又私輸于長暨司徑幾多胥吏費幾多需索守幾多時日故官課一而私課三德之課也德之充餉也何不併歸一處照條鞭一體投櫃可省加耗之半應解者應解應支銷者支銷在州猶在府也誠使裝載于斯校納于斯秤掣于斯不踰日隨可放行便商者多矣若此則於舊額之外量增以益餉彼之樂從也所裨於國家經費豈淺鮮哉言利

不稱善政然不病民不病商等子公私上下閭閻旁滿之孔而豪多蓋寡無亦彼此兩利乎舍鹽於七而欲求加兵加餉是道旁之築舍終為說鈴畫餅而已此必不得之數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冊 廣東中

四十四

雷陽志畧 雷郡潮汝與廣州畧同其壯盛悉視月之朔望為候一月之間再盈再虛如前月二十五六潮長至朔而盛初三而大盛後乃漸殺新舊相乘日進一日每歲八九月潮勢獨大夏至潮大於晝冬至潮大於夜此其大較也當地視廣元近海故潮輒先至海康東西之泉俱自澗谷而下至南渡與潮水合平時潮水利於田畝惟遇發則鹹潮逆起稼乃大傷故東洋田俱築堤岸以遏之遂溪之潮利害與海康同徐聞最近海但其地稍亢暴潮不能深入田園灌溉大率取資溪澗罕鹹鹵患其調黎東西潮亦互異調黎東每日兩潮而汝西一潮一汝調黎潮東咸而西滿那黃潮西咸而東滿凡春則水小不潮不汐者二三日冬不潮不汐者或五六日無常期大潮大汝謂之大水漁者集焉不潮不汝謂之小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八冊 廣東中

四十五

水漁不取鹽其渡瓊者而視潮汝為進退潮吼而暴舟楫戒止矣雷之語云有官語即中州正音也士大夫及城市者能言之有東語亦有客語與漳潮大類三縣九所鄉落通談此有黎語即瓊崖臨高之音惟徐聞西鄉言之他鄉莫曉大抵音蓋角徵並角屬東而徵則南也當地盡東南音蓋本諸此耳東語已譯黎語蓋侏儻非正語其執齊之田有夏秋二米起於宋天禧四年頒示天下勸農稟官今所在州邑農出秋糧稟出夏稅其制遂定國初有農稟額今天下農民率裁桑麻木綿其不種者致之罰專照桑株起科細絹父之分派於米又立河泊所以推漁利歲有常額其後逃絕過半亦冰其課於民戶按田每畝官稅一斗七升起科加耗一合二勺民稅二升起科加耗七合一勺二投其賦甚輕大

率三十乃稅一也即間或加派猶約而易供至弘正間添征羽革漆藥諸料其賦始重且派不以時民甚病之嘉靖初御史邵園奏行均一總其料價於糧著為定額不數十年復有四司鋪墊諸派則又不超什一矣本所官民田塘一萬三千三十一頃有奇官視民居四十分之一其重者官田起科不苛每畝約米二斗九升八合民田米正耗三升二合一勺民米視官稅十之一至派額及鈔役民視官又居三之二曩時官府召役必問民米役一而費十則民米人不超重矣當天順前役簡民易以供成化初成化祐大被獲患田畝既荒丁口亦耗徭役仍前編造丁糧不足充之始別立四役凡十年再周而民滋病正德五年知府趙文奎始革四役復為十年一周民稍甦正德十年知府王秉良復編作三等九則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八冊 廣東中

四十六

上四則銀差多力差少中一則銀差少力差多下則俱力差其法頗詳民始便之久之銀之納索取輒倍而民復病嘉靖十七年里老陳訴泰議襲遺乃令銀差悉照該役多寡折納凡遇役作官自支給不復累民即今循之其丁之多寡亦視糧為率無糧者或十人始承一丁每歲丁銀附里長科納軍餉京庫各倉米及鋪墊軍器寺十七項折徵俱從官民米派而民為重均平均徭驛傳弓兵鹽鈔五項折徵則從丁糧派惟供鷹稅鹽及偶加兵餉始於京額外量派事後撤之不以為例大率官米一石并加派歲輸銀三錢有奇民米一石并加派歲輸銀八錢有奇丁每二并加派歲輸銀三錢有奇而派額四差並鈔俱在內此一府徵納之總例也派額十七項前已具列惟四差及鹽鈔詳于左均平為正役國

初邑每一百一十戶為一里擇其丁糧多者統之甲內官吏儒生及老疾為軍者皆復其身餘悉輸役凡十年而周見役者追徵勾攝餘則否或弘開贖甲長隨丁田飲錢于里長以供官府一歲之用而歸其身于農命曰均平父之有司繁費皆里甲直供嘉靖十四年御史戴璟定為均平錢當格而未行恭議襲通申飭之而當始便至嘉靖三十七年御史潘季馴復增損之名永平法分三等曰歲辦曰額辦曰雜辦視其用之急緩以為次第徵銀在官母令里甲親之為役一均徭為雜役或弘以前莫考正德後始定銀差力差之例本府銀差一百零七役力差八十四役凡一百九十一役海康縣銀差六十六役力差二百三十九役凡三百零五役遂溪縣銀差六十三役力差一百八十三役凡二百四十六役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八 廣東中

四十七

役徐聞縣缺載久之銀差輸至數倍力差或不能親供轉雇以應其費三倍最優乃照丁糧科派入官與均平例同為役二民壯亦雜役國初蘭溪民間勇力充之每民壯一名光糧五石人二丁器械鞍馬俱從官檢三縣民壯計七百有奇分領以總小甲統以哨官每歲冬操三歇五餘月皆分派各衙門差用過警方還海上巡視舊皆親役嘉靖間改用銀差輸銀入官招募今俱從丁糧派徵与弓兵均徭例同為役三驛傳亦雜役馬驛供馬水驛供船洪武二十六年定馬分上中下上馬每歲該糧一百石中馬每歲該糧八十石下馬每歲該糧六十石點附近鄉村供應不足則以次及之戶糧不滿百戶許聚戶轉當縣雜物各照田糧備買船設水夫十名糧五石以上十石以下轉合輪當不拘戶數後又於里役

中歲食二人典之供億浩繁嘉靖間用御史戴璟議始照糧派銀帶徵按季給驛而存其長以待每十年一編近乃逐年派徵凡所屬州縣有無驛及驛用多寡通融協濟其法尤便為役四調鈔其來已久國初令府州縣男女成丁者歲給鹽三斤徵米八升永樂二年令天下官民大口納鈔一十二貫支鹽十二斤小口半之正統三年戶口益鈔俱半徵惟官吏并隨官大口全徵四年幼男女及軍俱免徵成化十年錢鈔無收鈔一貫折錢二文久之盡停餘鈔錢徵如故嘉靖二十七年鈔一貫折銀四厘每口徵銀二分四厘萬曆二年酌定額銀隨丁口多寡科派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八 廣東中

四十八

軍字記俗有四民二四客戶居城郭解漢音
業商賈二曰東人雜處鄉村解閑語樂耕種
三曰深居遠村不解漢語推耕犁為治四曰墾
戶居穴處亦能漢音以採海為生

夫康古珠官也砲臺海北邊鎮交南視嶺外
諸郡最為樞要臺山為城跨海為津有天險
通颶風一作百里震動而登海角而望天涯
海角亭在府南真南南也漢馬援既平徵側一亂
天南亭在欽州
韓於分軍鎮銅柱以為華夷之限於今賴生
水陸通商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冊 廣東中

四十九

石為路連于臺通至銅柱為南極一界余
是則將曰馬大湖立而銅柱於林邑岸以
交趾守土一往邀功善事五欲聲威極穴郡縣
賴我 聖明謝絕其請據復荒夷時我侵地
嘉靖三十二年夏六月吳督庸 民得免于湯火誰之賜
宋澤以復曰明氏時欽州故府
與銅珠海寨寶藏所興鎮以內臣雖嘗督事迄
今未聞投珠於湖也昔人以為所獲不補所亡近事
足為明鑒
嘉靖三十二年孫珠三十四年復孫珠康州府知
府胡璧得共通官民銀九千餘兩作修珠口
千兩神小碼頭
若夫嚴水要一軍衛以防回達一衛
謹沿海一防以備倭夷一援復博白于我土以

均通里一勞皆安撫之不可廢者也今夫備特
制于雲山連堡增也于衛北交寇咽喉惟康為
重可以其僻遠而易視之哉

高州府 舊通志

是郡也山麓土厚豁洞中聯隋初馮盎據三
世跨有八州之地形勢使然也東南距海
雖有沙帶限門一阻而水深潮平倏忽變生備
倭營堡不容少弛而南倚於博陸
石城山青壁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冊 廣東中

五十

深往徑伺隙以度劉我人民胡可滋憂且於二
廣為備衛之交寇僥竊登則東而境地斷絕
矢盡亦據為之固乎
嘉靖三十二年夏六月吳督庸 民得免于湯火誰之賜
宋澤以復曰明氏時欽州故府
幾寇虐可息而齊民安矣

雷州府

雷三面距海東通閩浙北負高涼有平田
沃壤之利然雷出而震地濕而熱蓋五嶺之地
南盡于此積土薄而陽氣淺也康雷之交颶

風最大潮則鹹流逆上陝西則拔屋擡山東洋之地彌望渺漫凶殺之至不啻於人事矣所恃以保障者其捍海之堤乎故西潮以漲其澤二渠以釀其冰然後斥鹵之地化為耕桑而富之民亦可免於為魚堤防之飭是在司牧者他如永安寧川以達石城三道皆陞所以衝邊漢而守陞之禁當嚴齊肅永寧海漢之衝也備倭之責尤重國初重臣經略之迹猶有存者安陸侯選練而閭閻之以固沿海之防非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冊 廣東中

五十二

惟當郡安而康瓠亦資其控制之利矣

瓊州府自洪元封初為朱崖郡初元三年景之語在事紀兩授南征交趾復開郡縣吳晉因之隋開皇六年平王蕭昌之亂唐高宗乾封初為山賊所逼德宗貞元五年節度使李復討平之判官姜孟京崖州刺史張少遷攻拔其城憲宗元和而嶺南節度使趙昌遣瓊州刺史歸降圖蓋至是始復為良民也十四年安南賊楊清攻陷都護府以清為瓊州刺史首即由馬瓊州刺史當在清之先其後張鵬平定賊寇始建治績度唐中廣西賊區希範攻瓊州將運使杜杞討敗之因大兵擒賊徒六百餘人尋獲區希範賊之瓊州遂平紹興間瓊山民許益為亂蔡人王日存母黃氏撫諭諸洞無敢亂者僑民王高叛賊高附陳通徑進賊壘輸以福禍賊遂乞降嘉泰四年瓊州西浮峒逃軍作亂寇掠文昌縣瓊管遣兵討平之元至順二年九月丙子海南賊王周糾率十九崗黎蠻二萬餘人作亂命調廣東福建兵剿潮廣行省左丞移刺四奴統軍討捕之黎喃自是不靖至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冊 廣東中

五十二

元三年萬安軍賊吳興期等聚眾三千人作亂海南道宣慰司同知王英牛印俱益都人性剛果有大節誓力絕人善騎射用沒刀人降獲刀王英部至賊皆就擒至正十一年臨高土人吳國寶等構亂焚掠沿海諸村鄉人討平十三年文昌土酋陳子期構亂寇乾寧州縣皆為所有子期兄弟有慶理其勢與逆黨萬戶表元貢鎮撫潘經歷吳紹先千戶洪義等屯據慢城二十四年萬州土酋符奴達陳俊甥等竊掠居民峒首王麗珠阮平陳子期兄弟等又自臨高馬兵器抵慢城連剿奴達俊甥等悉平二十六年三月五原都人張登與弟德等倡舉義兵斬表元貢等以復郡城及萬州峒首王麗珠率民兵平復萬州本朝洪武二年元南定州知州王官子廷金結萬州王賢傑作亂攻萬州定安等處海南分司統兵征討萬州峒首王麗珠定安莫真成隨領義兵各剿平之天順四年十一月卿監竊據城垣沒所千戶即倖男王聚故璫故借機字印指揮石鑑不允巡

赴軍門報知雖又阻之且全屬盜賊毛許清周鄭林等乘本衙官軍外調多則領軍換化州石政均守其往石城周元領軍林等城地空虛同毛等夜半越城謀殺雖不獲殺其子奪衛印遂據郡城稱僞爵封與州縣皆震動報知字借高廉都督安撫批指揮李炯等往討聞十一月初二日戰于大西門賊衆走散隨遣往龍前實軍驛至水泡黎炯判平之十二月班師還平戶張政解前敵狀

按合廣十即州雷海縣多山極險明據麓馬陽春之西山棲處之下城雖有綠水尤其要害也連連巡司介以三營西營連連營石荷營北接四牌疊村坪小力坪大坪等處皆係賊視之如無人焉西山賊前數年到高州破城而入有司素無防守之備遂至于此後雖判平而賊衆仍據岩洞肇慶廣州連官連舍入處其中或全廣西日兵非初者居之或主也四屯兵以鎮之否則招復業新民編為保約無為鄉落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冊 廣東中

五十四

亦無不可者四果富樺其一焉賊之生聚豈能復其舊哉羅常綠水畔官將百年矣遺跡為寇可緩討乎誠使舊樺軍門練兵以振上流之勢然後調兵分駐營林欽廉信宜陽春各一二千人以道其走路乃調廣州兵從德慶入新會兵從龍水入又歸呂鄉夫使自倫斧介值大兵之流凡賊果林木皆絕新伐旬日間可反掌乎也則高要南岸至高原列營十數離守也可左右自白從從營而西望前有大小嶺營又前有左營水營又有步營營近東山西鄉則有無角營官營在東遠則龍水官營之界也與西營相連以批恩督新會東則新興龍濟等二十四山西則蒼梧岑溪諸縣有可招者使之從征夷自攻夷殘黨可盡賊穴石石賊連捷勢極欽廉等州上通廣西山賊亦時出剽劫將駐于新興者與蒼梧批德訓練兵快相為犄角防守要害相峙則賊或插其巢穴或截其歸路洋出無所入無所歸亦其大畧也韶州六縣雖時有寇

竊不為大害惟嚴密巡捕官雖不法者正法去之易以督勇之吏悍督捕時加防禦而已廣州屬縣居連山陽山多交通桂陽上捕柳州諸盜又多江右商賈被掠害人數使從亂此當以計銷之不許久寓居清遠扶羅二山殘寇乃使督將之責宜與兵備道協力殄蕩行揭極揭洞丁之法以漸收為師于廣寧母令奸民投入致生禍變其連連化者而增城龍門樂六者近雖剿平亦宜備其出沒隨宜肅之東莞順德沿海之民肆行劫掠者多混編農守巡如憲防禦長有司時常防備保御御校可弗舉行乎新寧新會之連恩平陽江龍水者多立防堡法亦如之化以詩書常漸為崇士久懷德香山防海民兵不宜數易有司裁其工食利其拜見則流惠可勝言哉此守巡所宜察也近來打手提甲羅世舉既叛後招運足為賊壘患潮程鄉之盜多通賴州和平大埔之盜多通汀漳凡御夫禦海寇有功者使之互引勇士至為案堡各建社學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冊 廣東中

五十四

親以鄉約教以禮義而又訓練斥以治山海之虞工民以時給之近日常雖令舒恩條為山賊所成然則養其由良可無信與大氏絕由海入者扼港以制之而又設法斷其樵汲則入寇無路矣惟山賊荒忽往來多有奸民與之內交潛入邑治則器械衣服米肉酒食應時而給故巡按御史戴璠議設樺招主並時陽江陽等縣俱有樺招主得巡按府用土人今陽春縣有樺招主伍經給長樂縣有樺招主陳廷寶俱有有功但此輩固不可全托心腹要在樺招有古法平時則用之以撫獨務捕則用之為師昔魯之大費之舉不可常服若款通利亦非此不可也誠有以既成通山盜匪莫入今雖寧靜雖餘不為患一經調劑動費無算若令招主每月定賞無益若干又許伊將家出山買易仍給招主以身家福免致挑弄作孽此於事有智以息盜之實得請二三年司其者其害或可否行之禁通招捕洋各處有奸徒不

論曰書云失所得寇賊在宥雖唐虞勿能執戮聖人卽此明刑以流
宥宥者有二牧性首言食哉惟時信之所孚肅然率服而民自不犯內治
固而外患銷矣此所以爲帝世也今之尊絕不在海則在山兵食亡信不

॥

能戰守而肅代之說謬方肆其利其彼吳武詩曰如蜜如蠶我是用蠶
此膏教息越在少頃猶可禦也而蜜荒忽忽在門近不可禦也來則應敵
無算去則擊兵無律兵亦終于寇而已詩曰不帶吳文不置空我師夫山
深海鉅出沒往來胡可測也秋來時而索賄者往一國窮流徙為緣此反
里者胃死積實阮說獄矣終以無睡伏而甘言詭脫豈可勝道哉詩曰君
子信盜亂是用暴盜之搖搖速行者多矣當獄莫辨亮且弗理而奸宄通
山族策取富來嘗紀于有司也是以猶求咆賊日滋詩曰君子東心維其
忍之心之憂矣渾既隔之然其懷亦豈離國哉撫察旬宣之臣淑問如皋
陶而日路寢焉漸播綱丁而時使薄飲以嘉志之俾憤之民得日見其師
刑也詩曰子種于理至于南海

瓊州府兵額
瓊崖參將部下營兵
守防禦各營○左營四百七十二派守定安文昌會同樂會萬州清湖諸城○右營三百三十九派守崖州感恩陵水三城并迴峴嶺○後營二百六十八派守歸前○防黎把總哨化的城並那約營○補前營二百六十七防守備前○防黎把總哨化的城並那約營○毛塘鹿宴塘心暴遠頭平安炮大平安全那約南定卿大等派守太平營一百四十九防守太平嶺門大坡石辣等處○萬州長沙坡心營一百一十一白沙寨欽總部下哨兵官兵雜役共一千哨分剿長沙坡心二營

甯前港哨官一員督船二十一隻劉白沙港哨官一員督船六隻劉清前港哨官一員督船二隻劉石壇港哨官一員督船六隻劉清港俱守正北面○左司分總哨下哨官一員督船三隻劉轉鼓港哨官一員督船六隻劉桐棲港俱守正東面○前司分總哨下哨官一員督船七隻劉三亞港又船四隻翁保平港俱守正南面○右司分總哨下哨官一員督船二隻劉英潮港哨官一員督船一隻劉新英港哨官一員督船一隻劉博頻港俱守正西面

年六

寨曰三亞曰連珠在田頭嶺
營五十七瓊山營曰揚威前營見兵曰黃嶺曰藤寨曰南坤曰大坡曰大定即塘澄邊營曰分哨後營見兵曰安全兵五十臨高營曰分哨後營見兵曰南定在番的山黎之曰獨木在縣南定安營曰南斗在南雷曰黃竹在會同分界曰南閣曰南倫改南倫營曰坡田曰大葵曰金拋即今大坡頭營萬曆辛卯移立營曰五嶺土舍文昌營曰揚威左營見兵曰牧場分營在縣北一里曰鋪前見兵額會同營曰分哨左營見兵曰清平在定安分界樂會營曰分哨左營見兵曰猪母嶺在縣北五十里儋州營曰揚威後營見兵曰七坊曰南巢曰松栢曰腰西曰大雞曰催羅曰可墨曰搓黃上八營各旗軍昌五黎兵三十

化營曰烏坭即分哨後營旗軍萬州營曰揚威左營見兵曰貢田
曰張牙市曰五香曰太平曰葵根曰長沙見兵曰沙牛嘴○陵水
營曰分哨右營見兵曰軍堡曰葫蘆門曰黎庵曰牙復四營世清
曰南萬官兵曰牛嶺官兵三十七嶺產州營曰揚威右營見兵曰迴
風嶺官兵感恩營曰分哨右營見兵曰莪茶曰陀興曰尤改
堡十一文昌堡曰楊橋○會同堡曰馮家○昌化堡曰吉家曰漁
鱗洲曰小洲塘○萬州堡曰南頭曰牛塘曰蓮塘曰烏石○崖州
堡曰榆林旗軍七感恩堡曰縣門崖州所一百

瓊州府志 沿海衛要

府城北十里曰白沙港宋設水軍趙汝珍拒元兵於此
國朝隆慶初始設白沙寨兵船防守與海口唇齒相
通凡大商船皆往泊焉是瓊治之咽喉也 東六十里
曰鋪前港深廣可容商船凡倭寇賊船常從此入即李
茂灣堂往泊焉是處勢與白沙相倚是瓊治之胃項也
鋪前東至二十里至文昌白峙灣四十里至木蘭灣五十
里至急水門八十里至抱虎灣一百里至抱陵港不數里至
銅鼓角一帶以來常有賊船灣泊登岸取水東關暮掠
至於清瀾一港海門寬闊水道遙迤內連文昌縣治外
通大海七洲洋賊船倭寇順風南抵此其先據蓋瓊郡主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八 廣東中 五十八

附賊最宜加關防者也 清瀾南至六十里至馮家灣四十里
至會同哆南八十里至樂會博放康被寇害其為要地更
當備守八十里至萬州那鹿港那鹿出外洋有南北二灣
賊船常於此取水四十里至大塘灣六十里至舊陵水三十里
至牛頭嶺突出海口六十里至桐栖鹽水港六十里至黎峯
港四十里至珊瑚灣六十里至榆林港常有賊船寄泊遇
警便於各處防之惟三亞一港東至萬州西達昌化東南
風發時有大蛇諸番沿海登岸搶奪漢民最宜防守
三亞一百二十里至崖州大壩保平二港上一百二十里有黃流抱
駕三港六十里至鶯歌嘴數十里至吉家港八十里至感恩
溪田灣又八十里至北黎港三十里至魚鱗洲皆屬三亞信

地距昌化英潮有百里焉 府城西至七十里曰澄遠石礮深廣可泊船約五里至馬表三里至石牌又百里至臨高縣博項港有兵船防此百餘里至儋州洋浦三牌石海口入新英港口有二沙線不識水道則壞舟泊船難結便但聞警出船不及故海上多致須輪哨船時出海口瞭守其境郡之腰路不可疎備者也南至約八十里至海頭港內所不壁難以進舟一百里至馬表港通昌化城又三十里至英潮灣供賊船出沒處 按瓊郡州縣俱附海濱周迴數千里時有倭寇番船之警今設東西二路左右前司分哨防守某處而統領於白沙寨兵家所謂星布蓋置其勢况加以天塹之險第兵情巨測風波靡常尤當在衝要處

諸黎村崗

瓊山黎東曰清水崗今為東黎都南曰南岐南柳南虛環琅南坤居米嶺平沙沙灣居碌居林南南岐七崗今為西黎都惟沙灣三崗尚稱生熟黎叛服不常沙灣南曰平黎南東後曰化營差 澄遠黎南曰南黎今為一都二都水工平善而西面黎今為一都終都而南則風氣時出為害 臨高黎南大亭有八曰墳營曰坡頭曰那律曰番吉曰略透曰番漢曰柏田重遠八崗皆以番新山為險松客一人入過此十里則西至重遠坡遠等南東至番漢等

海南至番漢等崗時出為害 定安黎南曰南剛南主非三里地長嶺民樂居之見光里甲惟光理在縣西南四百里思河在縣東南三百里 原係黎崗出沒之衝時為民患又昌黎曰新脚崗治平已久田地經丈入有司特入丁南屬土舍隨軍聽調而已附崗地多險阨為瓊文定會遊賊往來之區 樂會黎曰嫩橫崗主非四百餘里北接思河光理南接萬州青山聲勢相倚馭失其道壘聚為亂 儋州黎視諸處最著昔樂隋間儋州者千餘崗指此今生熟凡五都曰抱群曰黎附曰順化曰朱格曰東王私治五手招至桐橫一處嘉靖九年招至脩途打柵番洋下台那坪大落影打奕水頭八處東黎屬土舍崗首部領南黎屬州部領其餘自耕食不屬州 昌化黎散處山谷不相統攝與民雜居不為寇害舊有土職二員以招黎為名而既歸有司遂不復領於土舍 萬州舊有民黎九都親黎九十三村而南則鵬鵠嶺南主州一百二十里與陵水黎停等崗潛通北則龍吟崗主州一百二十里與思河嫩橫三崗相通不復統於土舍時出為患 陵水黎北有黎亭主縣二里南有嶺脚主縣三里嶺脚由頭崖州而出黎亭由黎羅而出又有東北皆有大小嶺小嶺為往來必由之路黎人時出寇通為寇 崖州黎其地多手州境其八十倍之分東南至界生熟羊熟三種產為害而州上戶口耗凡有後編取給諸縣膏腴田地盡為黎有羅活千家為善德最抱顯次之

感恩黎附版籍者什九不附者什一與民雜居無他志意在
 崖上生黎切近出沒孔道有二自我茶總路分入陀興必改
 一自浦麻嶺總路分入額頭白沙時出為民患 論曰黎
 崗內抵五指外界州縣若不可勝計此乃其大較耳自梁
 馮洗氏收降之餘洞窟殊訪使諭五州首領親詣其境則
 當時通達之遠可知至宋末武略不競大率使通復借途
 移海丁謂所稱再涉險波是也迨國初大吏所接直欲
 徑穿五指而環文洞落多脅編民獨崖僑諸黎愈趨省
 地其故何哉蓋自永樂以來以撫黎職之士人借撫為名
 奪我熟黎觀儋州抱畔者後遂致南蛇之亂崖州舊
 園分轄起于三舍之好如附郭至平王面為黎所陳三舍分管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八 廣東中 六十二

故梁之崖州隋之延德唐之洛陽海七縣宋之盛德堂諸
 墓皆沒於今黎圖中侵可知矣間有念王土者不嘗不披
 輿圖而抱恨也故洪武時指揮張廣繼欲開五指縱橫
 之路及郡守李貴之役亦屢長慮即成化時副使徐華注
 意尤殷使後居其位者以前人之心為心舉庭開道設
 倉在念則古之書村書商者今皆為郡為國矣何天順間
 廖恩令 羅鎮貴黎園于三舍姜繼 弘治末備兵使者 副使
 王貪賂邀功責久化之編圖歸員園之士薛季致啓後
 米諸黎之尾大時可借也
 瓊山縣營新舊凡十三堡寨 連子營 民壯營 楊
 威營 振武營 以上皆今廢 楊武前營即前營 以上供防

海 張隆山營 黃嶺營 藤寨營 分路營 原名南坤營
 大坡營 大定營 即塘心營 大會營 在居碑前即馬屎
 巢 水蕉營 紅花堡 藤寨堡 望樓堡 白沙寨
 隆通縣寨三營七 永靖 保義 分哨後營 離經
 營 營所 藤寨 判理 居使 定全營 臨高縣營
 八分哨後營 那零 老廷 南略 獨木 羅壯 平即
 居碑三營俱嘉靖初建後廢今移而略營於此 定安縣營
 十一 鹿崖 留平 南斗 黃竹 南開 南倫 坡田 大
 葵 楓木 太平 五嶺 石盤 文昌縣營八堡二 白
 延架 烏攬坎 赤岸 木欄 銅鼓 港門 楊威左營
 教場分營 舖前 楊橋堡 會同縣營三堡一分哨左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八 廣東中 六十二

營 楊家堡 清平營 樂會縣營二 分哨左營
 猪母嶺 儋州寨三營十七 歸姜 田頭 楊威後營
 保吉 項城 蓬虛 七坊 南來 松柏 腰西 大羅
 儋羅 可聖 楊鵠 那大 樂化 日南 清寧 昌化縣
 營一堡三 馬坑營即分哨後營 吉家 魚鱗洲 小洲塘
 萬州營新舊十二堡四 新潭 蓮塘 楊威左營 貢田
 張牙亭 五香 太平 南頭 滿亭 葵根 長沙 沙牛垌
 南頭堡 牛塘堡 蓮塘堡 馬石堡 陵水縣營三堡
 四分哨右營 軍堡 新慶門 黎庵 牙根 鎮南 歐
 北 絡驛 馬福橋 鴨塘 白茅營 南高 牛嶺 厝
 修堡 石嶺堡 嶺脚堡 黎亭堡 崖州寨三營十一堡

十 三亞分塞 連珠塞 楊威石營 牙刀 樂羅 否淺
 抱活 羅達 羊嶺 殘字 柳枝 錦山 千家 抱懷
 義恭 迴風嶺 藤橋 樂安營 樂定堡 樂平
 營 洋溝堡 即風 多銀 抱抱 即王 石梓 高村
 山麻 落機 高嶺東 高嶺西 望樓 翰林 多木 迴風
 門 康恩莊 營六堡 四 分哨石營 義恭 此與 必政
 南北溝 白沙溝 深田堡 賴頭 浦麻 縣門
 海寇 嘉靖四十五年賊吳平寇昌化五月鄉兵湯克寬破
 吳平于崖州擒其妻子十二月賊何喬林客等掠陵水犯
 崖州 隆慶元年賊曹二合何喬等掠文昌犯臨高陵水十
 月掠椰石等方以討擒何喬 三年七月林客敗死其黨蘇大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六 廣東中 六十三

李茂等收集餘衆九月犯清湖殺掠椰羅世承 五年八月指
 揮高卑戰死于藤橋頭 六年賊許萬載犯澄邁圍昌化
 李茂犯萬州攻樂會津寇莊苗引倭犯瓊山文昌李茂降
 擊倭走之 萬曆二年四月賊林鳳入清湖殺百戶許事及軍
 民二千餘人 十七年游擊沈茂介珠賊供陳德樂李茂等
 池誘擒之其黨陳山梅及茂家人即廢等獲叛犯清湖文昌萬
 州等討平之
 黎寇 萬曆三十七年瓊山居林等商黎首馬屎偽亂定安
 臨高諸黎應之常康副總兵黎國輝等率兵三路進攻擒之
 設水會所于馬屎穴即水在村後城七田 四上年冬崖州黎
 抱由羅治等作亂官軍收績偽黎平營圍崖州總兵王鳴

鶴督各路官兵并西粵狼兵討平之
 吳會期奏議 黎居居民五之一宜於兵威制平上際開
 通十字大路于其間大約以道里計上自府至崖千里而近
 自府至萬六百里而遠此道里之一也細數之自府至沙灣
 三百里而遠自崖至羅活三百里而近俱為坦途矣度其
 中未開通處不過二百里耳官軍廣武官鎮之民兵廣有
 固領之士兵廣鄉保兵鎮士通力合作相其路聖易其險
 阻假以數月而瓊崖之路可由黎商中行矣僑寓觀此
 其工則又殺馬四路交連度中建城臺地直堡就僅五
 也以此則取以戰則固矣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六 廣東中 六十四

海瑞奏略 臣竊觀瓊州黎岐處之八馬黎岐心腹
 州縣四肢黎岐為寇是心腹之疾也心腹之疾不除將必
 浸淫四肢而為四肢之患為今之計莫若教厚民中知識
 事機力可大任不貪富貴志在立功者以之充兵備制使
 以專治黎土任瓊王京師萬里常事請裁或致違誤
 設五難所限其大崇崇機番勢聽其便宜凡一切招民置
 軍設堡建學選創難所屯田司驛遞諸事不許撫按臣
 等從中節制軍三借用許其調廣西土兵廣東漢遠官
 軍打手值變故許其調用約萬人量撥一次大征銀糧之
 半以充其費三年後考其成功七年稽其變化之效極得
 專任之柄寬其行事而又功少不究不處其官事少不

效必重其罪欲不盡心力而為之不可得也

上兵部七事 一黎岐所居之地雖有高山峻嶺而亦多
平衍商場膏腴田地其村崗可立縣所者甚多今據大征
勦平及人所常行共見者則崖州羅活商抱顯村感恩
古鎮州凌水即溫商瓊山大坡頭營維州七坊崗凡五縣邊
縣必先置所移屯其不必立所者亦宜撥軍兵數百名防
守俟黎平後議撤其凡陽唐贊二村之間乃東西南北之
中可立一大縣遼海南衛并兵備道參將府於中使東西
南北皆可以控制黎岐且與新立縣所為虎豹在山之勢
一厚恩土瘠民苦耕作亦非要害可遷於古鎮州會同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八冊 廣東中

六十五

澄邁二縣亦非要害似可遷於附近黎商 一各州縣山崗
司非要害者皆遷於新立所近地或衝要里社以為關防
一海南衛十二所屯田正以防禦寇也今其地附近黎營餘
籍為民民久矣屯軍一無所為可撥其田為民田遷軍餘
別營屯田於黎商中 一崖州昌化二所在州縣中其五方州
縣居民熟于天常時皆能自禦海寇無俟於本所官軍
今若遷崖州所於羅活商則去崖州止一百里遷昌化所
於古鎮州則去縣止七十里內可以制黎岐外亦可以禦海
寇 一黎人獲得不肯歸化者為州縣遠欲向化無由并
為吾人所阻隔者亦多今若處處厚黎常先其易而後
其難既得其易則立難所則難者欲為亂而無羽翼我

勢既壯則彼當向化矣 一黎岐歸化當編其商首村
首為里長所屬之黎為甲首出入不許仍持弓矢畝耕
居田地聽從其便其山林可開墾并絕黎田地招外方
無業民耕作結為里社與黎岐錯居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八冊 廣東中

六十六

亡者不獨境管為然也昔聞之珠崖之變起於髮兒應劭風俗通曰珠崖之俗起於髮兒方今香瓏麻葛行長史觀其外髮兒以為崖便毛並舉取辦於境者不一故齊民腹實受敵而思肩亡跡主遠能通並豫國

羅定州兵額 中路前營兵五百四十六名 中路左營兵五百四十六名 東路前營兵四百七十九名 東路左營兵四百七十九名 東路右營兵四百七十九名 東路後營兵四百七十九名 西路前營兵四百七十九名 西路左營兵四百七十九名 西路右營兵四百七十九名 西路後營兵四百七十九名 防江兵船十二隻每船十二名 營堡五十二 羅定之營堡曰金遷在州西 曰羅鏡在州西 曰泗上去羅鏡 曰雲卓去泗上 曰大樟根去雲卓 曰白石去大樟根 曰水運去州東 曰思賀去水運 曰鎮安去思賀 曰平實去鎮安 曰振崗去平實 曰馬橋去振崗 曰合水去馬橋 東安之營堡曰羅溪在州東 曰鐵場去羅溪 曰荔枝崗去鐵場 曰伏前去荔枝崗 曰安樂去伏前 曰思樂去安樂 曰南鄉去思樂 曰羅治去南鄉 曰雲嶺去羅治 曰黃沙去雲嶺 曰富祿去黃沙 曰概坡去富祿 曰馬塘去概坡 曰龍埔去馬塘 曰相思胡去龍埔 曰秋村在縣西 曰白梅去秋村 西寧之營堡曰蒼羅在州西 曰黃泥去蒼羅 曰古達去黃泥 曰思樂去古達 曰大刀去思樂 曰羅旁去大刀 曰羅治去羅旁 曰車溪去羅治 曰封門去車溪 曰雲稍去封門 曰新樂去雲稍 曰思慮去新樂 曰梅崗去思慮 曰車田去梅崗 曰譚章去車田 曰扶合去譚章 曰排埠去扶合 曰分水嶺去排埠 曰西口去分水嶺 曰懷鄉去西口 曰白石去懷鄉

廣東順德高鵬振廣鏡澳夷疏竊惟廣東一省西北聯絡五嶺東南大海在島蠻夷雜居禁網疎闊山海之冠喘聚不時詩曰魚天之末陰雨微波桑土網膠牖戶夫智者鏡鑒以先圖勇者乘時以自固此何時也而諺之曰陰尚未至可予臣生長海和習聞已久除倭夷山寇出沒援據見在經畧者臣不敢煩瑣外謹摘其禍切門庭復甯堅冰者著為論列竊效詩人桑土預徹之義惟 陛下試垂聽焉廣州南有香山縣地當瀕海由維步至濠鏡澳計一日之程有山對峙如臺曰南北臺即澳門也外環大海接于群嶺曰石岐海乃舊夷市舶交易之所往年夷人入貢附至貨物照例抽盤其餘番商私賣貨物至者守澳官驗實申海道關于撫按衙門始放入澳候委官封藉抽其十之二乃聽貿易為其通事多漳泉詔及東莞新會人為之推髻環耳效番衣服聲音每年夏秋間夷船乘風而北往往二三艘而止近增至二十餘艘或倍增焉往年俱泊浪白等澳限隔海洋水土甚惡難于久駐守澳官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冊 廣東 四

推令搭逐捷息迫船出洋即撤去近數年來始入濠鏡澳築室以便交易不踰年多至數百區今殆千區以上日與華人相接濟歲規厚利所獲不貲故舉國而來負老携幼更相接踵今築室又不知其幾許而夷眾殆萬人矣詭形異服滿山海劍芒耀日大炮震天喜則人而怒則獸其素性然也茲人則專之凌辱居民蔑視澳官漸不可長若一旦豺狼改虐不為狗鼠之謀不圖錙銖之利擁眾入據香山分布部落控制要害鼓噪直趨會城城頃而至其禍誠有不可言者可不逆為之慮耶謀者欲于澳門狹處用石填塞杜番船潛行以固香山門戶誠是也然經石塞海經費浩煩無從取給舉事當待何時或欲縱火焚其居以散其黨為力較易然往年嘗試之矣事未及濟幾陷不測自是夷人常露刃相隨伺我動靜可復用此故智耶謀者又欲將澳以上雅參以下山徑險要處設一關城添設府佐官一員駐劄其間妄以重權時加譏察使華人不得擅入夷人不得擅出惟抽盤之後驗執官票者聽

其交易而取平焉是亦一道也然開城之設勢孤而援寡或變起不測適足以為驚驚之資豈能制其出乎安邊者貴消禍于未然懷遠者在伸威于既玩臣愚欲將巡視海道副使移駐香山彈壓近地曲為區處明諭以朝廷德威厚加賞犒使之撤屋而隨船往來其灣泊各有定所悉遵往年舊例或或徘徊顧望即呈督撫軍門親臨境上慰諭而警曉之必欲早為萬全之慮而後已若以營壘為憂則禍孽之萌亦當早見而預待之況有舊澳見存皆其耳目所親見聞者彼將何從執怨乎番船抽盤雖一時近利而竊據內地實將來隱憂黨類既繁根株難拔後維百其智力獨且奈何或謂彼利中國通關市豈忍為變孰知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此設鑒不遠明者觀未萌況已著乎急則變速而禍小緩則變遲而禍大惟督撫軍門加意調停從嚴酌處毋逆其嚮慕中國之心就于通事中擇其便給者優以殊格使指其古鋒為說客開示禍福以陰折其驕悍之氣自後船入境仍泊往年舊澳照常交易無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冊 廣東 四

失其關市威利復蔽布通番之令凡姦人之私買番貨畔民之投入番船及畧賣人口擅賣兵器者悉按正其罪俾人皆知有法之可畏而不敢為射利之圖區區畫既定風信潛孚查往年禁制而防禦之者悉遵舊例施行諸夷自將馴服而然奪其和心即禍本潛消矣伏乞勅下該部覆加詳議轉行督撫衙門參之與論酌以時宜如果臣言可米即便舉行此豈獨嶺海一隅之福實宗社無疆之福也或有為臣私憂者謂事關地方休戚令海島晏然恐無故而發大難之端誰執其咎建言者殆禍不旋踵矣臣竊念督撫重臣威名動夷莫敢侮焉為海和萬世計熟思詳處已非一日若不及今早圖將來孰有能任之者臣接諸事勢如此若復有所顧忌緘口待時是徒計一時之利害而忍忘全省之安危視天下為一家忍不若是也此臣所以披瀝盡言不敢卷舌藏聲坐待滿天之禍



備錄

徇倖

僅則德人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九冊 廣東下

樂歌唱瑣之瑣夜其情乖戾可知矣

種性頗粗悍。畝項洗足。花衣短襦。爲言。來自耕而食。又謂之山人。出湖南溪洞。渡稍入廣西。古田等縣。佃種荒田。聚族稍多。因逼脅回至占據鄉村。遂蔓延入廣東。其初來者。以聽招名色。佃田納租。與強人種類不同。時

相警發有司及官田之家頗賴其力以捍強人及後勢亦與強人無異
華高康三有與雷州之遂溪縣廣州之新會四會清遠連州在：客有
之征之則功招之則政悔於今誠有可慮者矣

本朝洪武十二年龍水縣強人劉第三者自元末為害已非一日是年沒
聚眾地標 朝廷命指揮劉信討平之十六年廣東提舉命中國公劉瑛
討之詔在事紀二十八年命將討平廣東提舉劉瑛三十一一年西山強人
鹽窮賜為募官兵持其業穴政王強首統領強甲提奇藏來朝賜之鈔
幣自是回而向化潮州亦有稱金長者永樂四年春三月高州府信宜縣
六毫峒下水三山強首監賁等朝貢方物上嘉其慕義賜齎還仍初有
司免其賦役自後強首強總來朝者皆如之六月高州肇慶二府強首
趙第二監賁來朝先是化州吏馬泰泰志克言天黃大明昔連茶峒石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廿九 廣東

二

東莞山強人素水踴躍今有留化之心遂連八會同原泰等往撫諭之
至是第二等商共為二千五百餘戶凡七千五百餘口米穀賜鈔幣
命原泰為龍水縣丞志克為信宜主簿等無錫五年冬十一月會審雷
文用等來朝初潮州府屬平海縣鳳山諸家聚道入山谷中
不供糧賦已於老陳晚姓招之於足舍夜雷文用等凡四百九十九人
就獲業生是補午文用等來朝命各賜鈔三十錠絲帶表裏袖帕衣一襲
賜輔亦如之六年夏四月甲申德慶州強首監承用來朝先是州民陳
榮：招撫承用等至是來朝貢方物賜鈔及袖帕衣八年二月德慶州
新基山強首路第二來朝初全龍水縣丞內原泰招諭向記計戶百六十
四五百餘至是來朝賜鈔幣裝衣十年春二月信宜縣振竹峒強首陸仲
八等來朝貢方物賜衣以貳是六月龍水縣丞馮康泰為德慶州判官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廿九 廣東

三

以其善撫諸強七十一一年春二月庚午新興縣強首梁福壽等來朝肇慶
府學諸生參撫招撫新興縣山峒強首梁福壽等來朝貢方物凡招撫人
五十餘戶以謀為新興典史以撫之賜鈔等衣鈔十三年秋八月丙辰德
慶州強首周八十來朝貢方物賜鈔幣十四年冬十一月癸巳高要縣強
首周四等來朝賜鈔共為八十七戶男女二百二十四口納入版籍賦役
賜鈔還送十五年夏四月信宜縣強首監龍福等來朝貢方物賜鈔幣
十月化州強首黃應廣等來朝貢方物賜鈔幣裝衣十七年五月電白縣
佛子等山強首黃廣等來朝貢方物賜鈔幣裝衣十七年五月電白縣
賜諸強初輸數十年間稍得休息其作亂則始自正統間瑛守內臣阮能
因其創賁多索方物知其所畏惟連合張兵乃與兵部尚書陳汝言交通
凡上官統領張家者百端剝削裝賄必煩厚賂人奏將連官盡數取回阮

19

五

人劫財如縣黃寬率師大討滅之始通人行十六年封川開建賀縣亂提督都御史蕭紳總缺太監王黨經兵官撫宇侯來祜討平之先是封川縣石硯大和雜峒山隘屬古子盤古葛斜合開建縣大五小五大疊賀縣洞盆上峒下峒山獠大肆流剽殺虜人盡骸傷官軍至是紳等調集漢達官軍土兵一萬三百十員分六哨到總兵張旆討使張旆左右哨左營將趙丞序左營政事張金亭陳綱右哨都指揮卜玉許英金亭楊必選分道討之俘斬六百一十九名獲北方犵狁嘉靖三年四月敕改羅橋橋示福福招出獠目梁萬皮等三百餘家漢業七年分巡僉事李春臨縣招出提獲二千餘人遂新興陽江新會各處漢業邑賴以安八年封川石硯等山獠亂提督兵部右侍郎兼右倉都御史林富總鎮太監張賜總兵戚寧仇嵩討平之先是石硯都羅雜峒勒根廖崗都泥畔梁山賊首盤古

子僕事晚等曾險負則茶毒生實地方便實至是需等設道劉德兵張英
新調漢達官軍上兵執古子等承之九年石硯新蘇峽七都板塘古雅古
風堡弗靖總督兵部侍郎兼御史林雷封平之慶西桂林之七都板塘
逢山平崇之府江與家屯格明之東安長行導州之新蘇峽龍山柳慶之
古雅古風葛林三都廣東平慶之西山羅寧銀水石硯廣州之會寧白水
長德等處供係德惠然果先是有事思回未暇加天以故前賊招誘行
據據哨捕官司報警不絕至是當會同總辦太監張翼德兵官咸守伏仇
黨行委副總兵張祐勒石硯將張祐勒斬蘇峽劉德兵李肆勒七都板
塘將沈希倫勒古雅古風共俘賊首虜千有餘級除崇供畏威格撫寇
患皆息既聞賜金帛有差十年賊首趙林花茶唐雄等一千七百餘徒
攻陷高州提督都御史陶璜同總兵仇萬請兵七萬分都督進督師於正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冊 廣東下

六

月十五日奉批於四月十五日渠穴巡捕種類無遺而人實以良民一千
餘家田賦一百三十九頃九十一畝餘餘田 雲山山田 稅米一十石
一十五畝 雲山山田 稅米二十石七畝 北河崗田 稅米一十石
二十五畝 雲山山田 稅米九石二畝九畝 道林山山 稅米三石
四斗 雲山山田 稅米五石三斗三升 增城元寨田 稅米二十七
石八斗 即刀雙崗高嶺南埔等田 稅米一十六石四斗三升 那位
即到那林渡取田 稅米一十七石 大龍崗田 稅米十三石七斗
下溪田 稅米六石七斗八升 潭洲水山田 稅米七石三斗五升
古牛田 稅米一十七石 中康山田 稅米八石 湖崗田 稅米
二十六石三斗七升 柏恩崗田 稅米五石一斗 秋崗山田 稅米
一十三石五斗 小龍崗田 稅米二石 蒙村崗田 稅米一十五石

合水崗田 稅米十石 小欄山謝勝崗田 稅米一十一石五斗
店邊崗田 稅米五石 對存崗田 稅米二石八斗四升 雙客崗田
稅米十石五斗 千歲崗田 稅米二十六石二斗七升 許容崗田
稅米九石五斗 冊崗田 稅米二十三石五斗一升 寨脚崗田
稅米八石七斗九升 旱崗田 稅米十石 洞凡崗田 稅米六石
那網腰東崗田 稅米五石八斗 那穿崗田 稅米五石一斗 山仔
龍崗田 稅米八石 黃福大小水茶鵝崗田 稅米六石四斗五升
西岸崗田 稅米八石三斗 上龍崗田 稅米二十四石六斗 小水大
蘭陳村崗田 稅米八石四斗四升 大溪崗田 稅米三石 石橋崗
田 稅米四石二斗二十四年封川猛民亂提督右都御史張岳總兵平
江伯陳圭討平之封川縣歸仁文德二鄉大滑縣洪林南吉大貨黑石賦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冊 廣東下

七

麟台馬蓮花等崇山徑多峽產銅及表探林蠻嶂常險莫測自古為險種
所居至是賊首陳公崇張公益李公靖陳公黨左公珠聚眾為劫時出鄉
村攻劫五等鄉集漢達官軍土兵四萬八千六百餘石分為左右二大哨
勤之修斬二千五百餘名獲二十七人提督軍務都御史歐陽必道嚴山
禁嚴河國家通山之禁法制甚嚴今查各處報到賊情皆係鄉村民為
之倡率竊窺入各賊盤甲器械俱各齊備究其所自時由營堡官年與地
方人等縱容奸民與之往來通同分利如上年肇慶府肅拜之事是也又
有招王相傳隱匿官軍遠引奸商為之助財又有守土守印巡捕守等
官做以饋送上司名色取討貨物或以修理衙門為由濫派竹木如此則
山禁安得不疎強人安得不疎若使守土巡捕官知嚴禁地有哨巡司
官知嚴禁軍兵無一奸民敢與相通魚鹽布帛之利非能換者不得相濟

則準率無人。先告無倫。急進布貨之利。又足以制其生命。又安有猖獗之志耶。三十年提督都御史周延撫定嶺南等道。先是歐陽必進討平海南。各郡守賊。民有調運之困。至是茂南。海山。荷山。仰蘇。五元。羅貴。民之疾苦。流離者甚衆。時延適入缺。悉心撫恤。賑恤有方。盜獲屏息。明年。海置平海。免私入封平之。時賊番何亞八。曾聚衆數萬衆大圍刺掠于平海。皇聞。聲勢猖獗。謂海諸賊。以閉不款。開討即獲。生民奔竄。或脅迫者。遂血指處者。司各急。令作戰糧。乃簡指揮王洋。而受方畧。率募兵利水戰者數百。一鼓而俘斬二百名。積餘糧多。溺水死。亞八僅以身免。嶺東洋海既靖。時雖寇糾合。盜賊洗劫香山。頃聞風宵遁。前表黎庶咸賴。賴史失。地方安寧。三十八年。提督都御史鄭綱。巡按御史潘季用。掌度通判劉用章。議稅德慶。猛山。楠漆等物。以補虛糈。民以爲便。德慶州南山四地。多被猛人侵占。

糧粟民時用率字州事詢民疾苦得糧山產有納糧每斗納數石官不抽稅供爲奸民妄冒經此每担抽銀五分每筒銀一兩又稅銀三分今擬每漆一石稅銀五分以梓桑州產糧之數出示曉諭不許奸民仍冒經紀名色重違索賄昔康熙四十六年被糧占失業除已奉請蠲撥并准納糧費外尚有糧占失業荒糧四百三十二石三年寒未經中准折納糧費概派小民賠賦不能完納已行查勘明白隨據廟鄉呈稱糧山出產不止納漆此外尚有砂仁黃陳蜂蟻皮燕燕藤竹木等項稅利呈乞中請併抽以補荒糧省道行府覈實於灤水江口轉物貨自至帶同商人到州投單委官監驗照例抽納具數登記循環按季報送稽覈及令該州印給號票商人執照使上下水巡司批驗如無印票即係私通按問如律無悞并允弛行然糧額既多每歲時備發攻城邑掠吏民縛男女以需收贖或勾

月也。穀不獲其時，其失為甚。散忘肆者，乃水境交通之流賊也。既行偷事，李香之法，急盜貨市，嚴禁交通之人，又做威化間故事，命叅將駐劄石城，杜米廵，縣高肇，常廉地方，則有以托各府之咽喉，而統轄七經之道，頻於新興及胥江巡司，如丘文莊公所論，立營駐劄，以捍蔽廣城之要害，其石城、胥江、分界兩守，三十九年，用肇慶同知呂天恩議，移肇慶叅將府於新興縣塘電堡，先是三十六年，平扶薊大賊，獲肇慶府通判呂天恩，詔以海化堡地方，乃新會新寧新興恩平各縣通中之地，四面崇山峭壁，盜賊洲藪，兇年大振，曾建置衙門駐劄，便於展展，掃圍公廨，尚存規模，宜令官往守，估計砌磚城一圍，建置叅將衙門，專主分守高肇詔廣叅將官在彼駐劄，遇有警報，會同新恩各縣守土官兵并地方千百長排年鄉夫人等，悉聽本官訓達，致裁毋以嶺西嶺南彼此牽制相調，其日遂合同叅給口

糧供於附近商舖轉支處實功花紅等項查河塘宅墾舊有牛棚船戶銀兩就於此項支應至于隨捕官兵行糧過年共米一千六百餘石就改建元石庫連年專委新興縣常堂君一官一員酌徵帶管得新倉恩思新興三縣派定存留倉米分撥附近長居靜德照倉雙橋登明古博等鄉倉貢或徵運前缺倉收時月終就令本官收支按季造冊澈查則官不必微事無肘掣得就近制取之宜而盜賊或可消弭共至分守縣政三圖報會該查得元國韶康高寧四府地方多盜該提督將一員令其巡警往來截殺且建正衙門於肇慶府城駐劄但查清遠大羅德慶瀝水等處雖曰辟說出沒靡常然二道兵船駐劄各該地方已足控制亦將衙門擬設該處似未適中今通判呂天恩奉委軍前就近其地方相度事勢請宜于該堡改建將衙門控扼要隘兵馬糧餉概以事機便於調遣不惟凶惡戢戢可

以主理，而本行往來各府提調，亦得利便，此責任不於事，仇不於後，急
供委為記，此則行休序，其至本提督會同總兵官共念，乞 初決
即再加委，公議，應縣查支官，須到建城，地併門公，領行分守，高平，能
意地方，左恭，得專一在彼駐劄，上令兵部，送送，看時，所派新兵，此路，官
望地，支，為，常，二府，喉舌之衝，控，出，境之，地，先，年，調，募，軍，兵，二，百，名，要
武職一員，在彼，面，官，保，賊，兵，不，能，控，制，道，數，滋，蔓，福，延，四，境，近，難，動
兵，為，平，然，久，安，長，治，之，基，尤，為，預，慮，乞，要，行，指，官，僅，獲，供，修，築，城，垣，到，建
衙門，行，令，分，守，而，常，都，廣，永，將，地，坤，身，地，失，一，千，餘，畝，有，警，報，關，該，官
兵，并，地，方，千，百，長，卿，夫，人，等，借，口，截，殺，其，官，軍，虛，報，實，功，花，紅，等，項，悉，如
該，處，未，盡，中，宜，要，送，長，官，查，以，為，地，方，任，久，之，規，再，所，在，協，日，前，欲，遣
洪，張，奉， 亦，惟，數，月，天，思，以，為，已，隆，同，知，生，是，始，普，建，築，城，垣，未，將，缺，亦

未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九冊 廣東下

方建設云

廣州府清遠縣福山一百有六自東南至浚化縣白水坑界徑水三十三

然胡新米 三坑米 乾竹干米 低徑米 鶴公坑米 西坑米 風
門米 古厝坪米 楊梅坑米 六茅坪米 由科田米 小水米 滴
水岩米 車頭徑米 志同米 走馬坑米 黃平岡米 狗大坑米
運口米 乾坑米 老人松米 楊坑米 大塘尾村斯占拉板橋米
水迳米 青龍岡米 大塘尾米 梅坑米 三岐田米 黃岡二米
水溪米 飯下米 蕉坑米 自北至連州界福山三十八 宿沙坪米
飛橋坑米 上坑米 打鼓坑米 下迳米 蔡頭嘴米 石破米 長
流水米 龍潭米 西坑米 蕉坑米 神洲山米 文洞山米 黃藤
坑米 黃坑米 漫坑米 白梅米 蒲溪米 羊倫坑米 蕉柳米
黃皮四米 牛欄坑米 黃岐坑米 黃長坑米 龍下米 新洞米

未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九冊 廣東下

十一

西坑米 海地坪米 秋坑山米 橫水山米 新村堡米 黃田米
吉嶺坑米 強坑米 坎頭廟米 曾水米 楊柳米 康石坑米 自西
北至四會縣界福山三十五 南田米 丙水米 黃道柳米 大塘坑米
小支坑米 減竹坪米 射狗坑米 白水破米 龍江米 大樹米
大坑米 小坑米 大小坑米 白花連米 前厝坑米 天橋連米
上下板心米 龍州山米 坊坑山米 石川坑米 白茫山米 萬
板坪米 茅茨塘米 蛇坑米 白藤坑米 南涌米 新洞米 黃竹
水米 梅子坑米 大畛山米 小鵝山米 大鵝山米 羊子寨米
封坑山米 大山米
浚化縣福山三十五 白石山米 牛原分米 苦嶺伯米 仙罕溪米
東坑山米 東洞米 永安洞米 北坑米 水溪米 苦竹野米 康

石坑寨 牛潭寨 勝溪寨 林砂坑寨 王坑寨 黃竹四寨 風竹
柳寨 聖堂前寨 柏公洞寨 礮礮坑寨 楊門寨 沙羅雷寨
大坑寨 小坑寨 東園寨 嘉源水寨 蘇洞寨 車頭寨 車頭堡
寨 白沙四寨 大園寨 開口石寨 官塘屋寨 大水邊寨 鍾洞

新會縣臨山一、皂茅山多向化為人屠之

連州并四會縣界臨山十二、馬鶴塘寨 川石村寨 河田村寨 黃洞

寨 連水信寨 下浦坑寨 上浦坑寨 南坑寨 東潭寨 丹竹園

寨 白花蘭寨 白坑新寨

韶州府曲江縣臨山四、幽溪 烈溪 燕溪 西山

英德縣臨山二、杉木角坑寨 黃茶山松蓋社者三十餘家別姓者百餘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九 廣東下

十二

人永樂間，倭酋陳顯亮以幾流賊功除僞官，其集

惠州府龍川縣山嶺，惟人俱別境未者，居深山，能征胡，納貢賦，有官長

為之無似

潮州府會稽，氏有山峯曰臨嶺，其裡有二、曰平溪、曰崎嶇，其姓有三、曰藍

曰藍、曰藍、依山而居，探獵為食，不婚不嫁，三姓自為族，有病則并焚其

室廬而徙居焉，俗有類于夷，故稱羅，其地狹窄，無志於耕，我朝

設土官以治之，所曰峯官，所領人有峯，當作食，實錄謂之食峯

肇慶府高要縣臨山九、林田山 近柳塘都西至德慶州北城隍橋司界

大田山 近恩陽都西至德慶州一百里 陸湖山 近楊柳都西至

德慶州一百里 龍頂山 近柳塘都西至本縣白泥岸界 石梅山

近楊柳都西至德慶州一百里 牛嶺山 近柳塘都西至德慶州一百

里 大田山 近楊柳都西至德慶州一百里 龍頂山 近柳塘都西至
德慶州一百里 龍頂山 近柳塘都西至德慶州一百里 龍頂山 近柳塘都西至
德慶州一百里 龍頂山 近柳塘都西至德慶州一百里 龍頂山 近柳塘都西至

四會縣自北至清遠縣界臨山一十有五、源坑山 黃竹塘山 冷水山

黃崗山 蘇洞山 蒙坑山 黃洞山 三連山 小連山 銀坑山

大連山 石羊山 白坪山 朱洞山 茶洞山 近大馬營自西北至

懷集縣界臨山一十有二、源坑山 三連山 南水山 北木山 茶寮

山 高望山 水潭山 源坑山 大朝山 白花山 黃牛嶺山 大

貝山 自宋至石康縣界臨山三十有一、蘆荻坑山 耶木村 平坡村

水寨村 木蔴村 張公村 白沙村 柳塘村 新莊村 劉勾村

樓塘村 雲葉村 木頭村 晚平村 早蘭村 桑河村 竹葉村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九 廣東下

十三

石頂園村 西林村 蘇村 林河村 楓木村 李村 六才村 六

離村 曹村 大東村 那園村 土地塘村 夾口村 木村

新興縣自西至德慶州界臨山二十有八、雲春山 蘭村 舊村 石

鹿山 雲無山 歐尚山 恩雲嶺村 葫蘆山 飲場上園 鐵場山

飲場中園 蘇嶺山 飲場下園 黃三坑 下槐山 叮咭山 大洞

山 馬頭崗 黃沙山 小那山 龍塘山 小洞山 雲扶山 馬頭

山 沙木嶺山 石人背山 劉樹平山 下槐山 西坑山 自西北至

德慶州界臨山七、下洞岐山 芥底山 長馬崗山 冷水嶺山 上洞

岐山 烏佐山 竹連嶺 自西至懷茶橋界臨山三、龍骨山 三酒山

白石嶺山 自宋至石康縣界臨山四、大湖山 大亭山 富崗山 雲

崗山 自宋至石康縣界臨山七、東坑山 西坑山 寶嶺山 曹田山

閩川山 筆度山 泰坑山自南至陽春縣界猛山四 筆架大山
招洞山 雲鼓山 雲魁山自南至東爪嶺猛山一下 裡山
陽春縣自西北方界連龍水猛山九 泰清村 北河村 雙王白 鷗洞
通根山 木樓前 雲龍橋六洞 十二萬 約嶺 永洞山 那世山
自正西方連龍水賀山界猛山六十有二 菜子山 橫石山 約村山
林列山 北合山 中田村 漆水山 大田村 元寨村 那刀村
雙洞村 高洞山 柳面村 雙墩山 那到村 那依村 那整村
淡湧山 古洞山 高嶺山 湖洞山 官寨山 坐堂山 相思山
鐵鑿嶺 大河山 麻侯山 南涌山 橫嶺 百路坑 雙峰嶺 礪
砂山 大涌山 古湧嶺 文埔 塘埔山 坐蓮山 硤石山 山麓
洞 合水山 半水山 栗村 廟屏山 飲蘭山 石川山 那陳山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 廣東 十四

閩埔山 黃沙山 東戈山 映頭山 雙峰嶺 上下槐 下雙山
古牛山 十二洞 中寮山 那吟 吊洞山 高田村 大龍洞自
西南方界連龍水猛山二十有三 陳村 石坎山 雙前連村 萬前
洞 那表 角塘尾大前等三村 茶場西岸山 上雙安婆洞 小水
雲洞大溪 那寧山 白坑山 石忠 青湖泰坑 謝德山 徐連
山 許安甘洞 羊田寨脚 千嶺山 塔木山 黃慶山
陽江縣猛山十有三 勝洞山 莫洞山 馬嘶山 那湖山 香猛山
黃洞山 南坑山 三龍山 接恩平界猛人約六十七 徒 吉洞山
接恩平界猛人約八九十 徒 漢連山 連陽縣界猛人約五六
十 徒

恩平縣猛山七 居子山 去縣西北三十里山中 雙一通猛總英朝主
大人山 去縣西三十里山中 雙一通猛總英朝主 太平山 去縣南
三十里山中 唐仙猛總梁汝安 白鶴水 去縣東北八十里山中 莊靜
山猛總謝文恭 天路山 去縣北七十里山中 雙龍山猛總吳明達
鳳凰山 中唐仙
德慶州金林鄉猛山三十有七 大雅山 野姑山 白沙山 跋嶺山
和埔山 薄竹山 天堂山 井埔山 金斗山 西溪山 青谷山
雲浪山 平地山 蘭底山 大或山 大柱山 林馬山 周埔山
大降山 涌北山 飯甌山 斗子山 龍教山 大埔山 蘭金山
高崩山 石脚山 基埔山 涌坎山 三禮山 藍茅山 平埔山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 廣東 十五

泰嶺山 茶嶺山 芙蓉山 界頭山 石羊山 悅城鄉猛山十有二 林
猛山 蘭猛山 大水山 柑石山 雲洞中洞山 清水牛牛山 金
坑山 蘆荻山 高山 小洞山 霸惟山 林前山 都城鄉猛山二十
有八 涌蓬山 烏荻山 羊欄山 金義山 何福山 村背山 桃柳
山 柳柳山 埔前山 野鴨山 高坐山 都舍山 古樓山 雙埔
山 石埔山 何前山 竹埔山 雙埔山 鈴嶺山 胡獨山 疊村
山 大力山 霧竹山 埔龍山 埔龍山 埔分山 天政山 葵蘇
山 晉康鄉猛山七十有五 牛嶺山 南坑山 大嶺山 鳳門山 清水
山 火燒山 古樓山 樂坑山 大臺山 北埔山 黑尖山 三江
山水山 打鼓山 洞村山 木衣山 山柏山 洞祀山 母竹山
石柏山 連連山 鼓路山 窮竹山 梅埔山 不隔山 太平渡埔

山 平山 通州山 鑒黎曾對山 深灣山 白石山 崩塘山
 蔡源山 崩塘山 水溪山 木梗尖著山 塌夷山 下抱山 金至
 山 煙底塘山 山塘仔子山 金市山 山塘仔子山 石村美草
 山 冷水山 蓮塘山 下塘黃沙山 蓮塘山 馬頭山 韓公山
 蔡嶺山 鄧四山 蔡嶺山 洪明黃山 甘結山 周塘色塘山 塌
 兒等嶺山 漢水退塘山 大姑麓嶺山 郭炎古塚山 雲梯大地山
 大嶽嶺山 黃九黃嶺山 黃嶺泥退山 南塘上霍山 雲龍嶺
 祥山 黃五白土山 黃茅嶺虎山 大昭雲秀山 雙塔蘭基山 祥
 美上秋山 竹塘嶺崗山 葉背平塘山 大塘趙嶺山
 封川縣嶺山 二石峴山 孫人盤古地種類 聯仁鄉 種人陳公某種
 類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九冊 廣東下

十六

龍水縣自東南至高要縣新興縣界嶺山十平萬山 恩何山 十二界
 嶺山 雲羅山 蔡嶺山 雲渡山 埔峯陸寨 陳連嶺 界分山
 水棚山 自南至電白縣界嶺山七乾坡山 排步山 北棚山 下風山
 平望山 蔡嶺山 瓦嶺山 自西南至信宜縣界嶺山一十有二清水山
 雲脊山 金龍山 竹棚山 北永山 黃連山 分界山 溫湯
 山 羅厝山 石坪山 羅蛇山 深底山 自西至廣西梧州府岑溪縣
 界嶺山二十有三上嶺山 天子馬頭嶺 龍屈山 金斗山 下嶺山
 茶湯山 新蔡山 暖水山 蓮根山 黃嶺山 羅基山 聖教山
 都門山 山心山 上河山 華台山 排步山 石塘山 平地山
 神草山 天荒山 天井山 黃茅山 自西北至連城岑溪界嶺山六思
 崖山 艾芝山 中田山 白玉山 竹塘山 楠崗山 自北至本州大

灣村界嶺山三十有三大合山 百片山 陳化山 天平山 龍腦山
 塌便山 大傳陸寨 白梅山 新樂山 北梨山 陳觀嶺山 黃五
 山 鶴晨山 薛春山 趙龍山 韓眉山 金青山 登臺山 石羊
 度山 高桂山 陳賊山 盧嶺山 黃九山 雲稍山 餅子嶺 羅
 尖山 井洞山 西月山 獨羅山 下雲山 觀田山 獨竹山 茅
 火山 自東北至本州新興縣界嶺山一十有六 鎮明山 柏梓山 上霍
 山 大拿山 上北下抱山 容羊山 塌夷山 永信山 黃沙山
 歷明山 黃桑山 下圍陸寨 沙田陸寨 卷羅陸寨 自東至陽春縣
 界嶺山一十有一紅豆山 鐵場山 蔡嶺山 雲清山 魚子嶺 岐
 心寨 大灣寨 里改寨 大崗寨 獨竹寨 薛泉寨
 開建縣一都嶺山八似龍山 柏塘山 國珠山 小五山 大王山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九冊 廣東下

十七

大王神嶺山 蓮塘山 圓塘山 二都嶺山一十有三九坪山 圓塘山
 塌塘山 蔡水山 大王黃坭山 大王山 為塘山 廟水山 廟塘
 山 入步山 祝沖山 松木山 曹洋山 三都嶺山 四野塘山 大水
 山 箕水山 羊梯山 四都嶺山 十聖嶺山 薛白蓮山 袁強山 羅
 山 羅西山 高排山 南合山 大隔山 金石山 圓塘山

高州府所屬州縣山依棲山等，有總提有背提，有險惡，有山有總，有不
領其兵，且能指者，有相侵，撫撫領之，茲指者，謂之文官，倘作常兵，其兵為
一，謂之文官，背提者，每官則領則利，則獲險惡者，或不可與化，化州總領
撫共五十一山，撫撫三名，領兵約五百二十四名，門村山兵九名，北埔村
山兵十三名，水半山兵十五名，半埔山兵七名，高根山兵十一名，排村山
兵十名，水口山兵九名，山底山兵十二名，南頭山兵十三名，麻子山兵十
名，白石山兵十五名，舍牛山兵十八名，排良山兵九名，羅露山兵九名，全
埔山兵十三名，謝安山兵二十一，北埔山兵十五名，平陽山兵十三名，
清水山兵八名，謝半山兵十三名，木脚山兵十名，山扶山兵十六名，風村
山兵十三名，謝蓬山兵二十名，關塘山兵十八名，山田山兵九名，黎山兵
十三名，六龍山兵二十名，番山兵十六名，埔蓬山兵八名，平斜山兵七名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九 廣東下

十八

多葛山兵七名，大鵝山塘落村兵六名，黃那山兵五名，那僕山兵五名，文
黎山兵五名，天井大嶺兵五名，大嶺那僕兵五名，大玉山兵六名，
羅露山兵四名，竹子山兵四名，文弄璋埔山兵五名，那平蘇村兵五名，北
南山兵三名，南埔山兵五名，六王山兵九名，清水山兵十名，運塘村兵九
名，尖崗村兵十名，大塘村兵十名，甘村兵十名，茂名龍龍共三十一山，
撫撫七名，領兵五百三十五名，端黎山兵七名，雲盧山兵四十四名，南清
山兵三十六名，楊坑山兵二十九名，以上撫撫一名，涼洞山兵九名，彈坑
山兵八名，藤水山兵八名，肉井山兵十一名，黃坑山兵六名，週運山兵六
名，張坑山兵十名，以上撫撫一名，木梨山兵十一名，白飯山兵六名，羅平
山兵七名，火煙山兵八名，郭埔山兵十三名，高嶺山兵十一名，馮岸山兵

二十七名，車田山兵六名，彭洞山兵六名，大洞山兵六名，石磧口兵十名，
碗窰大洞兵七名，以上撫撫二名，北吳山兵七十名，里道山兵二十七名，
湖高山兵二十名，蒙村山兵二十六名，以上撫撫一名，凌觀山兵二十名，
撫撫一名，背招撫共十三山，撫撫三名，亦撫領之，約兵一百四十一名，
坑山兵七名，蘇坑山兵十一名，石脚山兵六名，張村山兵十一名，石米山
兵四名，郭蓬山兵八名，曹連山兵十五名，以上撫撫一名，龍灣山兵十二
名，馬劍山兵五名，大凌山兵七名，馬園山兵十二名，周坑汪洞山兵二十
名，以上撫撫一名，石石洞三角灣地界山兵十五名，撫撫一名，信宜縣
撫共十五山，撫撫二名，領兵二百三十名，大花山兵十七名，藍田山兵十
名，六蒙西村山兵十七名，高坡山兵二十名，黎沙山兵二十名，石平山兵
二十名，沙灣山兵二十名，觀山兵十二名，黎洞山兵八名，狂洞山兵二十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九 廣東下

十九

石木坑山兵十二名，六梅蓬亮山兵三十名，威洞山兵十七名，沙底山兵
十名，竹元山兵五名，背招撫共十二山，撫撫二名，領兵三百五十二名，十
三洞山兵五名，木格山兵二十名，白石山兵二十名，大塘山兵二十名，梳
柳山兵二十名，石洞山兵三十名，北洞山兵二十二名，錢碑山兵一百名，
振洞山兵七名，被洞山兵二十名，雲黎山兵十名，甘依山兵一十五名，
慈德共五十八山，約兵一千三百八十五名，被洞山兵十名，被洞山兵十
名，亞口山兵十名，藍田山兵十名，林水山兵十名，雲雷山兵七名，舍水山
兵十名，被洞山兵十名，背子山兵十名，甘坑山兵十五名，背坑山兵十五
名，南坑山兵十名，東坑山兵十名，菁合山兵五名，祥華山兵三百名，陰坑
山兵五名，容洞山兵三十名，勒洞山兵一百名，雲平山兵一百名，竹洞山
兵十名，蛇灘山兵二十名，牛洞山兵三十名，大謝山兵三十名，羅林山兵

九名佛水山兵五名在頭山兵十名文子山兵三十名兜勾山兵五十名
羅湖山兵十名雲磐山兵十八名毗鄰山兵二十名龍化山兵十名常川
山兵三十名埠頭山兵四十名青翠山兵十名背嶺山兵二十名六田山
兵十五名古同山兵十三名鷄卵山兵十名黃沙山兵十名石根山兵十
五名良陽山兵十五名黃洞山兵九名槐頭山兵十名秋龍山兵十名六
義山兵十名山心山兵二十名舊橋山兵六名風洞山兵六十名古丁山
兵九名東埔山兵九名洪官山兵十五名坡頭山兵十名平田山兵十名
小健山兵十五名村書山兵十名龍古山兵十名候洞山兵十名蓮白穗
招搖共二十一山舊志附近臨山四曰河洞山曰高洞山曰青水山曰石
狗山接茂名縣界嶺山一曰水底山撫撫三原鎮兵九百四十二名望夫
山兵十五名波潭山兵十名甘坑山兵十名大水山兵五名花山兵四十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九 廣東下

二十

大石黃溪山兵五十六名河村山兵三十八名石窟山兵二十八名大石
山兵四十九名埔原山兵三十七名石福山兵三十八名水頭山兵三十
八名花山兵三十八名大羅山兵一百零三名浮山兵七十五名蘇萊山
兵六十八名大水山兵五十七名茶山兵六十八名高洞山兵四十八名
浮山兵四十九名東陵山兵四十五名○舊志附近臨山三河洞山青水
山石狗山其接茂名縣者一曰水底山
信宜縣嶺山四十有一自北至南溪縣接鬱林州界 蒲崗山 石車山
古角山 耶林山 木欄山 黃橋山 振崗山 相思山 勾頭山
福水山 玉掌山 志和山 雲龍山 青山 竹崗山 南恩山
千歲山 錢潭山 大朴山 右還山 東瓜山 王狗山 鷄卵山
石狗山 蘇萊山 甘草山 徒五山 林伍山 大洞山 耶卷山

尺室山 下木山 新瑞山 馬橋山 大東山 白石山 六卜山
佛水山 羊屎山 公鶴山 石羊山
廉州府東北縣抵鬱林州 徑人二種曰白花嶺 離本府約四百餘里此處
白化徑人團結住山 臨險峻 人烟稀少 僅可結步相通曰大隆嶺
靈山縣嶺村二十六俱在東連石康縣界 盧庄村 耶和水利 平政
村 水表村 水麻村 張家村 白沙村 橫塘村 黑泥村 新庄
村 列勾村 橫塘村 黃果村 茶山塘 純平村 早塘村 素子
村 六財村 云龍村 傾村 大萊村 耶利村 地塘 白
石村 大員田 橫落村 俱係白化徑徑可在
見今為志山樂德慶州西山羅憐等處地方
石圭等山渠約四十餘處石圭 埔美 埔東 埔基 玉埔 埔豆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九 廣東下

二十一

百斤 洞尼 世律 茂木 神塘 所底 官身 蘇州 鎮洞 前
塘 下池 水塘 公廟 大廟 郭局 金鼓 郭大 晃水 白石
埔尾 三四塘 路嶺 只道 馬路 埔發 箭埔 風樓 車鼓
埔葵 河埔 岐白 埔強 少頭 埔連 冷水等山渠約五十餘處
冷水 塘埔 雙坡 棚兜 龍坵 龍山 雙地 埔境 莊埔 極
埔 埔塘 運口 野渡 小源 黃埔 泊竹 菱埔 石破 大力
古樓坪 半荷 水瓜 馮一源 塘表 苑林 仙洞 深灣 地
味 右邊 小信 逍遙 郭舊 黃埔 大英 路宿 楊梅 箭竹
改路 木衣 牛棚 雲洞 荔清 廟塘 下池 水塘 金嶺
力州 李冬 黃埔 龜埔
龍水縣古德山渠九 松橋 上橋 蓮塘 新底 石崗 黃沙 三榜

白泥 大塘 永福山巢十二、官四 洞凡 甘桔 大菜 木水 望天
蘆荻 大埔 沙冷 上吏 大水 石才 雲嶺山巢六分界 大地
黃九 山心 大散 南埔 新梁山巢十六 白梅 天平 祥雅大
洞 雙高 水尾 平地 順成 六合 木頭 雲龍 黃莊 萬村
萬基 疎底 天賦 恩廬山巢二十一、良辰 沙上 雙塘 河又
祥雅 雙塘 趙龍 黃沙 果巴 木古 蘆荻 馬寮 祥雅 祥
前 王瓜 白竹 司背 高樓 甘梅 四丁 梅洞 金青山巢四
祥泰 祥眉 路查 石埔 飲底山巢七、上河 都門 南山 鎮南
排步 雲陽 洞角 新客山巢七、雙利 橋頭 坎前 祥祥 林河
龍石 車盤 雲致山巢六、雲致 黃廟 暖水 改頭 華合 山
心 亞口山巢六、源磨 金牛 茶塘 上賴 下賴 六都 紅豆山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九 廣東下

二十二

樂六 雲霄 勒口 大村 沙源 西埔 深埔 缺陽山巢二、故場
沙萬
德慶州東山南鄉新興縣黃三坑地方東山巢三十二、兼顧 祥祥 東
酒 石牛 大廟 清水 石狗 郭泰 逆州 恩樂 上下臺 赤
土 歐塘 樂坑 太平 古樓 火坑山 下埔 蓮塘 雲祥
南坑 好竹 大嶺 大水 封門 牛嶺 大崗頭 祥坑 楊林
桐村 伏茅 塘邊 竹根 南鄉山巢二十一、文埔 山塘 木水
大竹根 半沙 乾柳 埔角 北埔 黃沙 上三江 下三江 大
四 冷水 白雲 大降 大壺 水尾 大黃底 前塘 大水 石
寶 三坑山巢二十、石壁 黃沙 大郭坑 兼雲 石岐 四 槐埔
沙木塘 龍骨 牛底 三酒 燈樹 西坑 長島崗 馬頭崗 竹

洞 木卡坑 山珠 前塘 牛湖 崖坑
信宜縣甘埔等山巢約一百三十餘處、甘埔 沙底 陰洞 坎坑 古
了 付雷 小健洞 紅官 蓮古 烏塘 頂坑 蒲塘 藍田 平
田 廣洞 木嶺 牛洞 勸洞 大洞口 耶雷 雲營 華合 風
洞 雲洞 甘衣 順洞 雲聲 坎頭 六長 竹連 李吉 萬福
南埔 羅輝 雲中 鐵師 大坡 校洞 六雞 六龍 木林 六
福 木坑 年沙 乾柳 白石 大塘 石洞 六卜 竹洞 陀羅
沙底 嶺脚 威洞 西村 六毫 洞尼 大花 藍田 高平 上
振洞 下振洞 莊洞 華洞 觀山 里氏 沙灣 石平 上下北
洞 白鶴 嶺脚 扶龍 雲羅 十里 廟背 順塘 牙田 六城
平棚 六榮 六稍 泮水 雙洞 仙洞 博頭 黃藤 龍代 雙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九 廣東下

二十三

底 石求 雲臺 漏村 大聖洞 大謝 古洋 蕉水 寶嶺山
石同 棠梨 滿料 茶山 雲特 歐坑 鶴卿山 石排山 泥湖
山 橫洞山 龍化山 常川 龜門 洞白 羅林山 戴顯山 安
杯 五口 分水 雲雷 冷水 河口 觀頭 碌砂 第六洞 根竹
大雙山 坎子 烏村 尖山 蛇身 青華 六田 大水 素山
六古 洪顯山
很德貴高州府所屬州縣先年節議招取廣西耕守狼兵共一百三十一
村、蔡兵一千七百六十三名、僅九寨兵二百二十名、化州狼兵二十村、招
兵三名、上翼下翼村各三名、平野村各九名、潭落村各八名、三則村
主二名、領兵一百九十四名、文弄村兵七名、平曲村兵九名、蒼坡村兵十
一名、羅樓村兵七名、平來村兵七名、羅亮村兵六名、張平村兵十名、那萬

村共十二名大樑村共十八名即東村共十四名西也大寨村共十名即
德村共九名雷荷村共九名木橋村共九名謝莊村共九名牌界村共九
名茂名共二十七名招至三名領兵八百三十九名石壁寨共三十二名
東岸寨共二十名李觀二寨共八十二名白鶴寨共二十名平園寨共二
十名大雙寨共五十一名甘竹寨共三十一名黎洞寨共二十名馮子寨
共三十一名井坑寨共二十名牛皮寨共三十一名大制寨共五十五名以上
招至一名沽龍寨共三十二名平眼寨共十一名高嶺寨共三十一名黃
嶺寨共十名金坑寨共十四名以上招至一名雙花二寨共一百零三名
黃塘寨共五十一名周洞寨共五十一名清湖寨共五十一名以上招至一
名大巴寨共二十一名洗坑寨共十名大巴寨共四十一名竹湖寨共十
名水坑寨共五十一名種七寨招至二名領兵約八十五名桐油寨共十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 廣東下 二十四

三名永安寨共十一名以上招至一名博馬寨共十六名張村寨共十一
名東爪寨共十一名馮村寨共十二名觀珠寨共十名以上招至一名
信宜張四十七寨招至六名領兵約一千三百一十七名銅鼓寨共五十
六名西村寨共四十四名南雷寨共三十五名登還寨共十八名六哨六
營陳村寨共三十五名都察寨共三十九名何洞寨共三十三名以上招
至一名甘雷寨共三十九名雙洞寨共三十一名都察寨共二十一名彈
利寨共三十八名七里寨共三十九名譚坡寨共二十九名都貢寨共三
十八名石硤寨共七十一名六觀寨共六十二名歐坑寨共五十三名古
樓寨共二十五名高城寨共十九名佛洞石龍寨共二十五名龍山安宇
寨共四十九名以上招至一名木皮寨共十四名招至一名長樂寨共三
十二名積基寨共十一名平山寨共十三名萬洞寨共二十三名羅村二

寨共三十二名以上招至一名六蒙寨共二十五名黎洞寨共二十八名
莊洞寨共二十五名都洞寨共三十二名以上招至一名石馬寨共二十
二名招至一名金洞寨共四十三名聖積寨共十一名收腰寨共二十三
名南也寨共二十五名以上招至一名六坑寨共十六名石嘴垌洞寨共
二十三名軍田寨共八名六莫寨共九名六坑寨共十一名石復寨共二
十四名高仰寨共十四名白花寨共十九名石槽寨共二十一名思滿寨
共一十四名電白種二寨種目三名領兵約一百三十五名羅霍屯兵一
百一十四名後日二名博馬屯兵二十一一名後日一名信宜流播共一百
二十五名龍山大神山共十一名那馬良坑山共十三名以上招至一名
領之嶺底寨共九十五名龍湖防守木寨雜總一名領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 廣東下 二十五

洞條

洞條者嶺表漢洞之民古稱山越唐宋以來開招復廣自邕州以永廣州以西皆推其雄長者為首領其民為壯丁其餘不可為廣者則依山林而居無商賈販賣亦無年甲姓居以射生物凡活畜豕能鳴動者時取食之謂之山獠廣德志所謂蠻之荒忽無常者也其酋長有假藉者頗知婚姻每以奴婢各一人為聘無則以銅鏡當之或刺山條及博買塚壙所得生口男女相配給曰使州教以武使世之族屬謂之家丁以漸使于馬前驛總謂之洞丁淳化中馮拯知端州奏乞盡括諸窟隱丁更制版籍于是嶺西之條多為良民而廣州以西時復生亂有司加意招徠雖暫向化但終亦荒忽無常云

周令楚于熊惲缺使夷越其後吳越越之遊越其子孫時遂蠻獠而居至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 廣東下

二十六

于南武城遂為楊粲之都秦并天下略定揚越置東南一尉西北一候間南海以瑄徙民故粲人遂避中縣華城西與巴渝南興略越相合誤置交趾郡矣分廣州其治去南武城五十里曰番禺縣漢書所謂得耕柯下灘津同番禺焉蓋乘斯水而入越也公孫述時耕柯大姓能傳召董氏共郡功曹尉道保境為漢乃遣使從番禺江奉貢書刺史卿葉頊以杜耕柯之水入漢洞東南近海有沙灣洲地蠻獠恃固稱洞王每雖毗怨起數即聚執人烹之謂之陂投其骨于海蓋廣州諸山並俚獠種類繁熾前後屢為侵累歷世患之故有二水其一水南入者鬱州分派還四會入海其一即川東別運番禺城為古瑛所道隋末南平獠猶通番禺為患節度使或封南平王以鎮之亦元時或合西山為寇本朝永樂中宣鎮守內臣正統末武職亦多侵漁諸洞盜發叢初劉總兵董興於將武從多受賊

條益猖獗都御史王綱討平之正德中紫泥港徐野航等為洞首總領殺

人作亂官軍擒之雖有衣冠難處不能化也村談與黎黎相類有士夫之容亦不能制東北山路綿亘介乎增城清遠之間其上山諸洞赤峯洞出溪村安洞沙羅洞東洞大小茅平水尾洞荷馬潭堂洞龍福木平樂坑若竹洞亞坑寨黃龍坑龍洞前竹堂堂前坑坑坑相公洞槽坑坑坑木望黃竹四保洞茶嶺仙竹溪長樂基基平上一溪牛屎分路塔平地茅田下寮上下禾洞上壯河三條橋坑坑坑牛潭石礁坎為口寨下山諸洞松子寨冬瓜田節下苦菜塘南海縣溪洞西南有十三村有嶺仰浦火南遠等石餘不能悉記蠻獠出入行劫有虛色水為捷徑遇春夏則三江於巴由水時沉入其中漲溢可行舟至清遠誠一日之程冬則乾涸難渡村民連結橫潭諸洞弘治初雷音譚龍福作亂阮討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 廣東下

二十七

平浸五溪化縣治于上游始在懷澤後徙馬場山北下山諸洞正德初首江州進民猶故盜使標乃置指揮一員以御指揮行軍領兵二千守把廣包水十四年我師勒平之後餘黨悉就招撫其所居巢穴在上下山者悉皆平而於是虛色水率去官軍哨守惟余百力一員煎同奇江巡司駐劉巡邏嘉靖中布政使徐乾敬所屬州縣舉行所定保甲之法使鄉村相為聲援亦防禦之一端也而諸山新民則無恤信里長令其旬朔一至縣取票使法令伴其自相約束無得侵犯其領託氏居者亦聽其移徙則租糧之有可以少吏而地方亦莫他矣

東莞縣大嶺山在縣南大海中有三十六峯周三百餘里舊志云居民不事農桑不隸征徭以魚鹽為生宋紹興間招降其人朱祐等遷其少壯者為水軍老弱者放歸王寨水軍使臣一員彈壓官一員無供億寬免

之禁銷之曉諭慶元三年監司收禁遂滿聚為亂連兵討捕徐紹業等
執擒遂班其地經累錢之望與諸司請于朝歲季撥推鋒水軍三百以戍
季一更之然矣戊戌歲久亦生亂慶元六年復請減戍卒之半也于官富
楊渡愚罪之今有此高者為首長因名為老高山過其境者悉與魚鱗云
署將軍門志

新會縣潮居都白水訪明自正統七年春正月並起剽掠鄉村時巡按三
司官遣指揮朱瑞知縣陶松招撫不能服遂遣指揮王英領軍勦捕賊首
周長長溫觀彩等聚官後竟以賄賂詭計獲釋由是諸賊益熾水陸攻剽
無所忌憚十四年春二月文章都大嶺利賊黃汝通起兵應之五日之
間聚至三千餘剽掠顯石泥上冲等十二村是時人心洶憤計無所出
車東自遂寧日則海洋中夜則泊岸既而群盜益熾幸丁華起欲離賊時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九冊 廣東下

二十八

係起彼則其三起南坑白人黃起即西各統兵二千黃姓陽江諸縣
係本地仍起浮船者漸次遂寧四月十二日兵守安洲伯侯安是給予官
安知府新好洪把總指揮序威領官兵合三千餘水陸勦捕然予官安
已身中尚道指揮序威進兵嚴嚴海時賊首黃三等據大柴壘等山險阻
立若序威等既平分三項在賊賊其賊人依險聚本無石軍士不能敵左
右三哨千戶李保福成是端不前作是賊賊其賊中即端九人俱被賊殺
聞余軍官安等皆大恨也進兵上塘各分兵兵急力奮賊前後的獲八
百餘人即收散之黃三等依險為固聚軍隱前賊於其聚進取是年八月
十八日巡按各官進引連序威之冤竟不能復因此賊益猖獗所還不數
日悉下山剽掠將黃南泰偽稱東陽黃三州黃長發等匪首俱受偽命封
為侯伯他皆都元帥等官各據山王寨賊賊結村愚民固不招叛思改易

此秋冬間下山剽掠村寨屋宇燒燬殆盡其火為之一空自渡賊益猖獗
景泰元年春正月參政蔡達等往守新會招撫而還二年春各賊復起縣
民劉順等奉請為捕三年春二月鎮守廣東戶部左侍郎揭稽及巡按三
司奉

命往新會討敵官以序靖報竟坐奏者以罪氏大失望爰五月余等將款
出兵捕之至松栢山賊乃遁去景泰元年春正月朔周長長李丙統賊三
百餘徒圍冲葉村據張凱張寅妻去並殺之寅妻張氏有美色周長長欲
妻之張氏不從竟罵賊技水而死聞者哀之聞正月初八日賊首區香
家黃三溫觀彩等五百餘徒泊書葵溪是獅子山剽掠茶洞村居民供
走昨公義時總中書桂林被某家全家各置藥酒俟賊入飲之終行紀家
進之賊人棄其山路險阻不能走死者二百餘人時參政蔡達都指揮張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九冊 廣東下

二十九

其已於正月間統軍一千守新會城候大半未黃城外居室先為匪家
燒燬人民奔竄入城鄉村逃難至城者俱無止跡流離不可言多賊遂賊
受偽官攻城村村大伴招張二月和四日黃南泰既及廣城殺死指揮王
演賊沒安鄉伯官軍遂乘勝連本縣賊首王三等船一千餘艘聚至三萬
餘急攻新會城數日之衆張二公督迎之則賊則引兵出汾水固與賊大
戰數合互有傷敗官軍死者六十餘人賊鋒大挫死傷者不計由是稍退
四月十一日都督李興統在江西南廣軍度都指揮武毅統精軍官半
三萬餘張至廣城連率諸軍米和五百餘艘由波羅廟自蛇港至州前海
面共戰大鋒賊既為恭恭所挫既氣稍沮至是遂大敗斬賊泔水者不計
舍人董宗千戶薛賢等八人建德生擒黃南泰四亞五等賊而既解
景泰元年五月二十九日指揮黃英等官統兵至新會仍屬蔡政蔡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 廣東下

三十二

年三月，失倫副使王大用，既兵勦捕，以盜攻盜，以功贖罪，由是尤珍其
善。自平公運上下平山，盜賊投首，除時表，賊捕人主，即自投首，實無敢亡
命。前通捕獲元六千餘人，大用兄共威勇行，數至則盜遁，白石不克，十二
月初五日，遂至則城，既而招撫賊兵，失之，即獨守孤城，自決賊首
許中保，起於白石，陰四起於大嶺，大嶺則掠鄉村，賊無寧日，居民逃
竄，賊賊備在東，本固資而不能自存，亦引起為盜，招徠日甚，時知縣胡松
初任，勢力不能支，曲就招撫，嘉靖元年六月，知府簡神率兵員張茂才到
處，視西村招撫，蘇州拘送，諸寨人跡，可不勝到者，皆紀其地，極歷險阻，
悉心撫諭，終不能服，則招撫如故，撫按官與奏以聞，嘉靖二年閏四月，延
調某士，兵各官兵一萬餘，布政使章德駐新會，督政司潘崇得率
駐前等，副使王大用駐恩平，知府簡神駐海晏，連兵四出，剿捕尤足，累年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 廣東下

三十二

道縣水林，應縣民兵征捕，不能平，獨微納賦，七年冬，失倫副使徐紀，沒
賊寨，機亦不能息，十年，兵倫餘事，莫相乃復調，狼兵入境，剿討時，四方
大倫等處已平，而米方黃，類型捕不能克，上下亦營苦于夫，遂散，即招撫
令各該管里長伯帶隨鄉安撫，分給牛種，其已經征剿，他鄉里，乃招資
民，則檢其四，主為民屯之法，自是漸次寧息，賊首許文威等，竊發，有司捕
盜，有獲者，指授舉，福民，由此賊盜得志，嘉靖十五年，新會賊首許文威
鄉，悅歡等，增糧，張連，糾合，督招，賊徒，即由黃江起，米水，北等處，剿
捕，剿殺，賊無寧日，十七年夏五月，失倫於事，李元應，發兵，剿捕，連平，張連
而米，取平，冷水坑等寨，許神，賊徒，從，竄，逃，連平，戶劉見計，無安，秋七月，
許神，督招，復，劫，知縣劉，晚計，獲首，賊許，鄉，教之，群黨，屠，息，數處，盜，復，竄，
二十五年正月，恩平，即文，連，捕，頭，黃，水，明口，黃，聖，供，賊，冲，英，孔，清，良，金，伍

以賊匪肆無忌二十八年春知縣張周蓋知捕賊延隔不山盡行肅清
但福臨已成不可支音兵險急事王德使卿團保甲之法卿團善惡清殺
竟不能進行夏四月吳孔清臣文額又恩平任崖與新會何老貓野四等
炸起二十餘使洗劫地商群官吏財物巡撫派兵各處捕殺各官守
官員任職職罪平賊道判王路出令但執張應會從周漢知縣張周蓋置
解款而者令其申道民杜阮評治寨晚諭自是竹源寨賊首臣文額乃
張案執賊首竹源林生特黃谷數人解官二十九年秋新會知縣尹燕督
同典史吳一鵬能甲魏英雲計劫吳孔清臣任官出寨殺獲四十餘賊
知縣張周蓋來札督同典史洪鑑千戶劉冕百戶王永壽鳳人傑等統兵
夜抵竹源寨生擒雷子陳等十二名斬獲莫應廷等三十餘賊獲賊屬
四十六名并其牛馬福款入于官自是竹源寨獲平當此時石鼓即西首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九冊 廣東下

三十四

村諸寨正可捕剿時因循不舉以致諸寨漫延招納亡類及因板橋飲家
者亦併起為盜嘉靖三十一年春二月首賊陳秋招集三百餘衆屯據上
峒巔頭飯館崗王寨陳孔崇陳孔宜招集四百餘衆屯據苦村懷寧五寨
鄭文遠陳蒲團招集五百餘衆屯據盤剛大塘五寨新會會賊李制典提
石鼓寨自稱兵險上揭團元亮自稱西山侯曾黃九自稱都堂石鼓即次
安自稱知府冷水坑葉尼自稱北海招標第竹坑李以祥張進朱子清楊
廷白子區各王石佛立相應稱各寨聚四千有餘王寨八十有七
盡夜洗劫甚至掘塚挖棺質贖以致各有夜之家得棺不蓋或聚屠城市
或洗劫災縣介儒俱不得其所三十一年提督軍務都御史應璜巡按御
史鄧文周疏行征剿矣恤急事杜繼日親賊勢猖獗應璜成功計請李朝
共何老貓賊解縣嚴賊遂寢氏天所聖嗣現在賊情急索類是海遠近

無賴之徒日見愈合上至米芒將城下至所陽江陽春揭陽等縣台日
橫行官兵束手莫展一等危城破壁獨背崇陽城寨之下已若陸沉城則
老弱已而里非聚眾等共至惡意至官解縣事未能靜嘉靖六年新會新
寧民賊既都御史阮鵬巡撫太監即經兵撫等侯來謀討平之先是南
寧斯會於塘結長塘等處民雷骨于林子祥湯宇等聚眾洗劫地方
偶嘉靖未嘗能入抵滿洲漫出洗劫斗峒大巷潮遠等鄉村三足誤等
行委南道守巡副使徐燮左派護周震督督都指揮王國將領打手一
千三百餘石分道夾攻俘斬三百七十石殲餘黨始平九年會寧民賊復
亂提督兵部右侍郎孫石餘都御史林儒總鎮太監張賜總兵戚寧侯仇
蒿討平之先是會寧各寨劇賊據險有平流毒無極正德之末紹徽老
嘉靖二年徵兵大舉所獲首級難以萬計而郡縣賊寨康他藤峒九連雷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九冊 廣東下

三十五

以大隆山賊首曾文富立巨長摩憐叔林仲貴長塘平田相尚賊百餘
方長皆未遣兵渡眾聚洗劫鄉村為亂歲久至是陷等劉東漢生上官
兵三萬一千九百餘員石分為二大哨分道進剿俘斬一千八百九十名
刑餘黨招安渡業三十五年夏六月提督都御史談愷始討平之是年二
月八十七寨賊起劫掠鄉村逼近城市勢不可遏知縣江汝璣乃激勸上
應巡撫紀求發巡撫都御史周會同三司具奏准議調兵征剿將以江浙倭
寇有警才募兵北援二廣其食不繼永即舉事嘉靖三十三年三月三十
日巡按御史鄧文周題據分巡南道僉事杜德查勘河廣州府所屬會
寧二縣除賊寨小者未計其大者如石鼓等寨皆村石人型喇模嶺是嶺
羊公迺居下郡西公山冲上峒既離商難頭懷寧等寨賊首李朝典陳孔
崇陳秋林始紀許居報白子雷林叔等所犯賊寨約四千有餘此與前西

之總平所與陽江院奉華縣泉穴相照據現到節年為害不時收獲
探索究順德等縣地方數人市威提人販賣野味等事為害甚山
州分列頭目暗探將五等兵指使伴將平現發大符兵備等詳據
竊賊在逃失器者有明據大果開張旗號改行犯地改刻印村楊廷詳
志沈某一方獲敗民居在華魯婦女共為恭事有不忠言賊神人之所共
大封所害必如也之聲之在廣之在人身若不及時改治必至清淨殺其
身有不測不為之而者為患深矣為深矣如昔人所謂盜賊之日
賊由于無故之大惡近邇承其姓豎可敬故賊不改為弄機之既以該地
方即今會軍之民莫不視大果征剿以快一胡之忿記上奉 旨准擬行
全勦該匪已而提督每務兵部右侍郎亦即御史該惟會同總兵官
綢緞漢達上官張日軍兵打手人等分定有逆行委而廣三司等官監督

天下郡國利病書

廣東下

三十六

總領利則底果進剿嘉靖三十四年十一月首賊曾黃狗陳叔陳高郭家
尼朱仕清等各率其黨八百餘徒流劫海晏殺死巡撫署印姓廖泰卿判
據日津望報文傳述連勝劫奪不自休擬休屠乃家破如縣江姓匪徒
士陳善道排年乘虛赴平門崗時就善道等各陳高郭之狀于吏憲定
以三十五年正月十四日下令會師改行分為兩路南嶺西二哨西哨出思
平縣與南哨出新會新會縣十九日失險副使率先家軍總督率之兵駐
節院上以便行軍事將鍾坤秀統兵一萬自南海直抵新會山寨都
指揮王麟統兵二萬自石門直抵昔竹連又分左右翼廣百餘十二寨
一略石巖十五寨書十步兵攻黃沙石下寨殺獲五十餘級宋連等全
悔悔尚等寨殺獲一百餘級獲財甚多賊大敗安圖走牛角關乘勝追
及又獲三百餘級俘獲賊屬一千石口越數日也營都南使山擒果甫一

月計八百餘級惟時土民利賊實質于女乘機窩藏色各出全許
其殺獲解官作罪自是盜家俱作各生時賊首曾黃狗郭汝安劉松宋解
賊官兵人足殺賊首余五雷世雄等一百餘級聞有隱藏殺死者不可勝
計三月初三日王麟進剿龍崗大塘諸寨鍾坤秀逃到那西上擒諸寨又
分兵自牛欄沙進剿若村陳軍諸寨斬向無匪群賊首惟上擒數寨賊
宋夜渡因奔入那西諸山于時山蹊險絕草莽叢塞進扼連擒無獲次日
王麟移大羊公是三合水鍾坤秀移兵那西山以陣自見士平賊群戰野
亦有所獲已而平門分委通判江應泰下縣縣尉擒伏牌獲到官治之知
法其有為人所託者亦查問得六月十二日張師諸將奏凱而還大魁民
望乃政主更設那西三合全路頭諸營各署千百戶一員并各報放日兵
分方備守至十一月間乃有賊首陳叔宋仕清風振柳利不度等一百餘

天下郡國利病書

廣東下

三十七

石龍縣大俗百餘諸山出及為志到據新會遠近沒家知縣潘利乃全州
時詳捕生擒賊首宋仕清又用各計生擒陳叔解赴平門前及獲賊黨一
百餘人果性相睦賊傳費流亦已無餘於是新會乃平
新會縣西南近海有古炮大山水陸四達稻田環繞鹽務聚為順德宋亮
群聚附之西與香山新會為隣南則接龍水鄉諸村祇多與之交通出
沒為盜民有群不逞者得役賊謂之入山指古炮石鼓諸嶼也嘉靖三十
一年春嶺西新軍賊首鍾連等剽掠得行各古博石坪等處據白石型
之際官軍討之無功而還乃招撫進等各安插于古勞宅村礮子坑聽招
之後仍復為盜不時出沒時屯別五坑連或石壁尖嘴等山兵備事王
德至縣議在古博都水口山擇地五中華營設一總制官使之西據龍岡
長沙塘東拉良村等處又於五坑連連魚山炮子窩金銀牛什岡等處立

為小營漢賊博覽器帶德二帥界中主一八營炮化平遠礮石二帥之槍
以馬山南諸村保障得脫降官軍兵兵數十台石礮無功遂遁廣城附近
中軍營兵無定託而小營諸兵畏勢孤難守遂割別調五阮廷等營遂拘
為賊巢自是賊每一聚其地動經旬月數郡居民殆無寧宇故官不可勝
言夏五月荷西賊劉標平康等部餘事杜聰遣兵戰于北嶺山破之三十
二年賊酋李朝卿等伏誅是時賊蹤益起衍賊李朝卿假以招撫為名調
用於官清通古范山寨又為賊耳目竊至縣騷朝卿而誅之併戮其黨四
十餘人邑民稱快於是賊乃屯于壁山府通判汪應奎著縣事調集兵食
出千戶周紹武於獄投以方略帥官軍民兵二千七百人以往三十三年
元旦吳抵壁山下賊方燕飲不虞兵至叔佛即檄統營中穿紅賊首一人
其夜賊遁先是外海村民陳文伯等假以報勅為名自備工簣充打手總

甲有司信之每戰紫白帶爲記許謂之白帶義勇謝達村有奸吏謝大用爲賊有作亂文伯協同五坑巡鬼子窟等營兵破之于金鷄頭大山所火用已而平康之寇因氏何二與恩平即清等爲盜據長潭文伯帥兵入破之斬何二累以功自洽癸丑大戡文伯勦勦賊民爲亂權泉海上肆行劫掠官兵捕之反爲所殺應奎令人責榜杜諭不能乃選指卒千六百有奇令典史馬卿遣神機統領縣衛箭舍諸邑兵五千有奇帥舟師往討之戰方合文伯中銳死然黨時降賊勢益孤三十五年正月提督都御史改懷乃舉大征出師南由斯會趨新寧趨新興而北沒博而南督于恩平界又西由恩平望陽江歷新寧而南沒博而北督于新會界收賊於石鼓又敗之于閩村以至牛角型懷寧古徐入于巢窮追下山凡破寨二十有奇斬獲萬級有奇餘惡而縛以降復命撫之

增城縣甘泉鄉與莞縣二十都為清洪武中湛萊洞餘蘇友陞反劫掠城官軍崇為所敗久乃克之正德中增城洞餘多藉苗兵作寇經敵乃散大抵增城龍門與清遠時連接賊巢云

連州北連湘湖西通潯賀多洞窟蠻獠陽山徼甚洪武中南雄侯趙普討平潭洞諸寨天順四年十二月巡按廣東監察御史呂益奏廣西賊四千餘徒起境攻破連山縣賊殺官軍已而復到殺陽山縣及連州諸村寨兵部請令兩廣提兵官武進伯朱瑄都督同知歐信等調兵剿捕從之五年連山縣破賊占據都御史韓雍既平大藤峽遣偏師會湖南兵討之知縣孔燭撫輯洗穢脩復縣治民以安業六年冬賊歐清遣縣城楊去守格等官右布政使張瑄督軍自朔惠遙聞之徑往四會連戰驛老奪回所携移守三水明年春朝廷聞賊勢猖獗慮官軍弗用命特遣錦衣千戶金

率往督戰瑄時都督歐信往四會擊賊賊遂還守三水八月賊攻破順會
外郭瑄往援賊退督修其郭落池浚周圍數十里城守益固先是賊據陽
江之黃江也者七八年當康高竄陷阻往來由潯道達潮盜衆巡撫等官
奏會廣西官軍土兵剿之賊復往從事甲申正月自肇慶發哨冒雨而無
程而追寒甚衆多凍餓死者而土兵恣懷總戎事不能戰羸力輸利遂稍
知警懼遣報黃江也賊斬首千餘建平騎行陣數犯危險所遇掩殺埋
問民疾苦人感悅值淫雨上淋下浸如是者五十餘日由肇慶生陽江
科電高州化州石城石康廣州雲山道出廣西橫州諸郡縣皆被賊殘破
供饑乏之衆飽營連歲而致疾三月始回司八月而賊復出瑄乃赴肇慶
德慶一帶督兵守禦十一月簡總戎梧州會兵還至四會聞賊破梧州沒
遂守肇慶成化己酉賊趙逆始興瑄急趨韶州截其歸路賊退還司正德

五年連山賊首李公旺以餘兵攻州城知州張書經禦之乃退十二年秋八月峒賊葉福玉等流劫連州連山樂昌及柳桂諸處按察司同欽安判縣巡撫御史陳金與巡按三司會奏命廣漢連官軍進剿斬獲四千餘級餘黨遁歸諸寨十三年連州峒餘難害作亂政符等奉命討平之十六年夏六月連山賊首吳萬山抄掠柳村兵倫副使王太用調勅大拔賊黨逸歸于峒嘉靖三年春三月連山賊首蘇政蘇晚等寇掠三省知州徐相協勅乃款十四年春三月英廷等聚眾作亂提督都御史周誥與巡按三司會奏奉命集漢連兵遣將守巡等官攻破六寨平之冬十月連州賊文興隆等亂提督兵部侍郎熊允會都御史陶諧討平之先是江西各人在于連州揭陽白頭楊柳大帽水坪岩嶺等寨放債追利與盜匪勾結林宋柏林松竹陳邦等聚眾殺之恨官是捕因合流化楷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九冊 廣東下

四二

籍名詳開結一十六營備兵三千餘人補入青梅二水占據村寨為亂此五六年屢撫屢捕不能平至是請調漢連官軍上兵二萬八百餘員名討之得獲二千餘名餘黨悉平二十六年連山賊首李金等作亂提督都御史張岳分守翁東崇張朱憲章都指揮張希孔即討之遁去幾者謂陽山連山二縣尚餘多交通桂陽上猶等處又多江西人在地方致憤害人激變良民甘於從盜禁訪未獲之先庶可弭也韶州府仁化縣洪武末賊首鍾均通糾合諸峒蠻作亂韶州多被剽掠既降沒叛官軍范英能獲首鍾均居東南多患潮流賊有六關隘據軍連年竹洞諸路連馬等寨佛子隘等處時時掠奪也永樂二年四月甲午劫諭廣東都司布政司接奉司官曰桂陽都督韓紀泰等連日已死朕即不沒免現今布政司言其尚在欲調兵剿捕事之未明不足深究爾等但宜

撫綏下人之道無為多事以擾害之夫上有愛民之實將下無失所之民氏既得所自為不患且人孰不願為善亦有出于不得已者既能改過亦矜宥之無絕其自新之路若此人果在許不為非即聽其安生樂業不必究問今九夷八蠻自昔未歸附者皆未朝貢隨其大小授以名爵若雖均道果不死能懾然悔過來歸朕亦從違

太祖高皇帝待柱回子之道履之望急使其終身福。偷生山林而不在吾化育之內哉雖均道建文中嘗作亂尋遁去及是有言其未死者然終無實驗云

南雄府境限二省常為兩賊所據始與與龍南相通開隘若東則花腰石猪子峽沙口西則楊子坑坑坂不嚴則龍南寇至矣洪武末明徐季仲可喇聚眾多流徙避之當時有劉千戶葉崇提兵擒之府知事歐文通於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九冊 廣東下

四三

龍南等縣招回二邑流民六百餘戶往事可據防也今之守禦千戶所固在官軍老童莫可用乎惠州府性長樂近南額多五關隘始自弘治時峒賊黃恭長等相聚為盜五羊角山連塘包溪塘坑等四寨主簿楊文典史危楚帥兵擊破之遂設整防嶺南道兵備無分巡愈事于長樂十六年擒寇起于興寧大帽山調大兵勒平之正德三年峒賊復發七年春正月提督都御史周南集各道兵夾攻大帽山諸寨賊平之時江西閩廣三省又界山谷賊首張番禮李四等連惡則陰黃嶺等聚徒數千流劫鄉村攻陷建寧、化石城萬安諸縣支解平民提督官史備院孫工福建鎮巡等官詣征之于是以都御史周南巡撫四省諸郡南五寨調集兵剽劫於庚子月甲子江西兵從安遠入攻破巢穴七口廿竹樓曰溪地曰雙橋曰黃竹湖曰山曰寒地曰

臂擒斬賊首何積欽羅清黃瑞并其逆一千五百一十三名廣東兵此
在鄉入破寨穴九曰大帽山曰大陣曰寬清曰五石曰十二平曰香
羅陣曰鵝鵝角曰半山等曰國子監擒斬賊首李四行張萬燈黃緒張王
璜黃燈保并其逆二千七百一十九名福建兵逆武平入破寨穴八曰石
泉曰上赤曰中赤曰下赤曰懸鐘峰曰掛坑陣曰黃沙曰大劉舍擒斬賊
首謝瑞味等二千四百一十九名總計擒斬首逆七千有奇俘獲賊馬一
千八百有奇奪回良善一百四十有奇賊仗一千一百有奇使開闢實有
星秋七月大帽山殘寇犯龍川等縣縣政方良節往捕大捷大帽山殘寇
俱棄勇竄延福等寨入南雄及惠州龍川河源等縣方良節督官兵捕之
盡獲其衆三百四十五名十年冬復寇海豐等縣官兵剿平之十月癸亥
大帽山之寇雖平然通衢猶時出寇抄至是復與他寇聚刺海豐揭陽官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九冊 廣東下

四十二

署民家散歸縣令民杜分捕之生擒所餘四十餘中渠魁三四曰林瑞
山者有族術嘗偽稱御史衣命服馳文告行事：益而通人侮為賊御史
父在通籍至是獲斬之并得偽製司府縣印三十二年南贛都御史王守
仁行十家禪法五鄉約始在鄉裡十三年春正月都御史王守仁執頭
峒徐池仲容逆餘兵剿賊之乃五和平縣龍南龍川桂嶺之所曰頭通水
其旁皆崇山峻嶺不運者蓋其間正德以來有青屯什客者俗呼大
賢亮忠尤其甚者四十餘人時有使教百口出鈔標而龍川南雄始與
龍南信望安遠會昌以逆渠受毒最數丁王守仁至首征漳寇屠師治等
咸石大屠龍南南雄黃全榮等各寨師投仲容聞之亦遣弟仲安赴焉
十月捕聞之從仲容遣仲安以其徒二百人助師功成還至上猶縣通龍
川民雇可狀仲容風惡守仁得怒州賊聚剿賊仲安大喜乃始之曰汝從

猛有為彼乃汝賊耳宜急持于符去乎汝兄及兄為河神者借來當為汝
台之神客信焉率其衆四十餘人以閏十二月二十一日至省河新松果
首也守仁乃密檄諸省以剿余共乃輸贖賊平宜大張樂戲為樂使人管
仲容等觀之以近其歸明年正月三日乃入仲容等于庭令以序受撫
漢先出，至臨折處灰其因而鎖之亂以全其俘不相聞泊史賊盡滅焉
七日率兵捕剿而諸省兵已集遂擒其渠魁之嘉靖改元事施儒始居
守於長樂夷險阻逆亂之儒之功居多二年夏四月儒討平惠潮流賊
首梁八八聚眾四百餘人潮之海陽志之縣苦賊川並受其害至是提督
都御史張嶺檄儒等進攻之而宋始平三年劉海豐地王忠東縣是年
儒與分守嚴謙徐廣討平歸善順城李文積文捕斬善地于屬居民招集
奸宄習武業市戰馬偽作閩防旗為儀仗流劫鄉村奪占民田官兵捕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九冊 廣東下

四十三

父弗亮至是都御史張嶺等調漢建官軍卿夫七千餘委嶺來恭義徐俊
余事施儒等征剿之得斬千餘賊始平四年流賊江文生等作亂提督都
御史姚鏌討平之惠潮二府與福建汀漳江西南贛連表數千餘里自昔
流寇為患文生等本屬合之黨白晝流劫院平潮陽長樂諸縣並受其害
乃嚴然事施儒恭義江昭督兵討之擒文生餘黨遁去歸善盜賴寶叛
伏誅寶本李文積之黨文積誅寶率其黨降至是漢叛都御史姚鏌乃督
將輝高英等擒寶斬之賊始平六年和平撫盜平先是地大賢等倡亂利
頭都御史王守仁討平之奏五和平縣至是賊黨皆亡于盧寇免吹州夷
高坪等皆招徠亂流劫河漳南贛諸鄉利都御史鏌乃嚴嚴來南守巡
及惠潮南詔守備督兵會南贛官軍夾攻之得所六百三十有九巢悉平
七年歸善民王基等作亂提督兵部右侍郎蕭石俞都御史林儒討平之

南州有魏平縣多山峒惟輜歌都沒有番條弘治十四年感風村民蘇孟凱自稱平老聚衆千餘作亂縣丞倪祿往捕破殺孟凱亦死其子隆允善戰兵陷副使涂昇督兵往討隆以計送略昇納之班師而歸十五年分守峽議馮良輔繼至遣兵破其巢穴隆敗走歸峒猶時出肆掠三年義民余文重獲隆誅之大埔之隆凡二十有奇皆山海要區枕扼撫背之防未可

一

一日賊者惟黃崗巡司謀阮平通羅廷紹安政和峒谷遂險兩地肘臂營
 堡固濬漳者歎于潮增設捕盜通判黎家旺之環以墩成鼎鎮南北而截
 阮丞及諸冗員以易之一舉固三得笑若小靖山條今人請隘來禦六平
 百家奮時險奔突駘援屬邑令監察御史謝孚於都督輝趙德勸捕孚東
 傳至潮先行招諭護徵惠州官軍勸捕盜遂平賊化制番來電等為亂
 知府謝光捕獲之初米寬及鄭金龍鄭金牛時小時土民謀米百十人謀
 岩洞當山溪流刻院平黃崗等村知府謝光已具奏日招溪乃微巡檢紀
 志率他千虛往羅卿的正院承允既引鄉夫衛獲匪魁九丁餘名解送越
 谷廣寧之地方捕序正德二年上率溪盜朱象瑛作亂官軍討平之初象
 瑛與林李博共為寇獲游志遂繫靈興刻林卿時吃機神茶市廬舍照據
 婦女入山中殺傷鄉夫三年督省徽餘事胡基等率兵征討盡滅其黨六

年清遼山梅張白眉等作亂官軍討平之初白眉及其黨寇來賴英葵咸
溫火燒等數百人起自不靜平也連獲其連境津浦流域合延美作亂
依山谷結營分隊流刺津泉等州湖州等縣各鄉乃上其事于蘇司正
德十二年秋張蘭等約吳征剿生擒張白眉等首惡五人凌遲于三河
市吳堂處平十一年山寇曾紀頭作亂潮陽知縣宋元翰平之山寇曾紀
頭擁衆千餘流刺州縣出沒無常江西閩廣三省族捕不獲正德十一年
劉標潮陽縣無鄉都劉營北山時時騷擾絕官民懼怖軍民莫敢抗潮陽
知縣宋元翰雇募土兵分截要害四面夾攻斬俘酋長及諸賊徒數百賊
遂散衆多散各處捕獲知府張果賜上其功當道縣呈有云曾紀頭之平
雖收功于程卿實收策于潮陽民至今思之嘉靖四年流賊執致仕知州
阮金亞三河驛而還金居大背湖村庄呈竹寨及程輔流賊執百人繞出

四十五

大青湖山逆制建立它隨處屠戮至三河及登水門鋪村大坪刻標焚廬
各格殺數人新泰社總中急集鄉夫連至葛江峽中喊示文殺盡以快鄉
夫不敢舉與官至夜分賊乃釋然全而走次日大桑荷波疎尤甚復連長
樂旗碑地方逃官兵滅之二十一年小靖擒賊謝相傳大漏作亂二十二
年知縣曾廣綸捕送軍門斬之初謝相以曉得知事為中人所推遂共傳
大漏聚眾據險至今其黨四出流劫是年自率眾潛逃福建地方冬十二
月走歸小靖果宋史典史黃仕連至荷竹四被擒死謝相得大漏等送通
二十二年春縣將府移板木縣擒捕時有縣事故綸判需春來報復復賊
黨二十餘人成乞寘法謝相猶未成擒及知縣曾廣綸到任較棄以餘元
悉為己身反法擒誅捕愈急于是謝相就傳傳大漏及餘黨十數亦隨
捕獲俱械繫解送軍門斬之其地悉平廣綸乃為政社學教訓其鄉子弟

復立應于神農寺後仰大臨直守抱以義筆竹寨賊踪跡絕無虞都御史
虞于應其功而應行獎其及手書勞勉為二十三年秋九月獲坑看井
坪盜劉金等率其黨來降先是上坑縣三番竹寨民世習為寇或捕獲
就者半計二處是家與族亦多其人雖居漸染作亂習相將自是之國
賊首楊世德被擒其黨又聚眾臨陣賊境快取事聞府有欲與兵協之
知縣虞都應其引為二處當亟戒其相與免楚防武備恐匪人以此為隙
防之計乃是人指其來諭以福福到害宜布威信于足則金等率其眾數
百人來就下下得不致復叛尤願竭力以崇三國南使有事則月會曾公
漢德諭近省達道其黨與使改過自新又主保中法使相糾勸其眾感激
悅服地方少安

聲慶府龍州等縣大率與賊同使惟陽春為強賊所害蓋依山險阻出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九十九 廣東下 四十六

按不測轉標靡常吾民歲苦侵暴天順二年徐賊出沒巡撫兩廣余都御
史葉威奏守清德慶州都指揮同知馬震教肆貪冒以致慘虐命巡撫廣
東御史白仇凱奏則之成化五年恒廣西流賊攻破邑城失傳餘事陶魯
率兵來從殺傷甚眾徐黨逃遁弘治四年瀧水渡山賊亂總督右都御史
秦紘總鎮太監王敬總兵官伏羌伯毛銳討平之先是渡山諸賊為患有
年不暇報復司賊諸使迭次外罪不可有以等乃調取漢邊官軍土兵
最為民壯行委副廣安使陶魯統領帶帶官衛西通州軍事陶魯等
於衣口先平瀧水而渡山可破也即行恭得陳祥都指揮白玉馬義統
督各官兵進水龍水橋舟登陸深入石洞紅蓮黃陽白梅火燒風門殺傷
諸山各守要害倫斬首流賊徒五百三十九名斬奪四旗滿男婦三十一
名口俘獲賊屍一百四十名口賊徒器械三百六十七件瀧水悉平自是

順流而東駐別太平營普行廣州府知府林祥勸直地開給國旗營道
都指揮馬震率款河清率領指揮孫堅率領副總楊玉等官軍并土官司
兵分兩口有破野陽山首與坑壘莫山首若黃洞嶺前山雲禾能下坪
小長江金坑黃竹水坪等嶺斬首流賊八百一十八百七十四名斬俘
獲賊屍一百五十七名口奪回被擄男婦二百零七名口脅從盡釋地方
始平五年徐賊八十餘竄入城中晚毀縣治刻掠庫藏總徐洪奮身出
戰死之其後賊勢益猖獗鄉村被害尤甚正德十四年恩平賊蘇萬里等
亂總督都御史楊旦總鎮太監王堂總兵官撫寧侯朱猷討平之先是萬
里與陽江縣賊而文廣等合夥數百流劫恩平陽江陽春新寧諸縣地方
也東連韶樂安之間道使不通官地賊通者泰政事極食事陳綱調率
廣陽春新興恩平府縣民壯打手御使兵安知府黃煥都指揮卜玉通判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九十九 廣東下 四十七

毛鶴余龍推官全陽指揮黑明貴路知縣黃寬等督領分道為之擒斬凡
百七十名獲俘獲賊屍二百八十四名口地方始平嘉靖二年陽江賊首
嚴阮聚眾侵掠本境十一月兵備副使王大用進于龍洞擒之十二月監
督秦政雅擒率兵進至新獲甚眾嗣後屢犯屢獲卒無寧歲十二月陽春
新興德慶賊亂提督兵部左侍郎兼左都御史陶諧鎮守總兵戚繼光
既而討平之先是陽春縣西山雲廣微洞洞坐羅下漫茶場賊首趙林
范唐現政屠朝用盜賊富郭安雷何德官福文安蔡廣德慶州東山南
鄉蔡廣前首風二全師安盤借堂新興黃三坑石堡等處賊首盤龍太師
大弟盤世寬當時山險聚眾剽掠鄉村殺傷男婦常改高州城守教習
兵局民族共獲已數十年至是時等胡兵六萬三千分馬三人哨分道
至是收復東寨一百二十五處擒斬三千七百九十九名獲俘獲賊屍三

十七百二十方口他物積足三十三年環賊來長猖攻劫陽春縣知縣謝
沒生討擒之先是長猖及於汝城頭本通等越劫思良等村知縣謝漢生
自督捕拿回汝城署詳 恭入漢王賞約計令招王長爵王密同信

人 服等被來檢獲長猖送軍門誅之番道各加勅獎三十四年內本
通獲既仍從黃三坑越劫順陽思良等村漢生仍督南縣兵追捕獲捕兵
借道黃連道押時與中報連官軍勦破三十五年春新思城凱提督平務
兵部右侍郎兼左僉都御史張愷總兵安遠伯王理討平之先是新思
沙網誘賊賊糾集賊剽掠要明新思地方勢極猖獗巡撫御史鄧文
周既共詳以聞命討之至是愷至次軍調集漢土官兵萬計以失必會事
林應泰為監軍分守恭政王同樹督提督先而應泰總調去同賴兼領之
諸將分布哨道咸有成蓋正月克恭獲沙網等巢穴賊走沒石頂據險以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九冊 廣東下

四十八

拒原石壁王兵不取入慈慶署四塞我師拔屋樓登直抵巢穴二月克擒
茶四月攻良塘校之尤新獲以數千計失成大軍我師乘勝追擊勦背據
諸賊勦兵以清乃撤通判呂天恩知縣陸湯臣諸營賊剿撫方家大恩湯
臣諸解者蓋布平十四村賊首楊瑞祥紅保朱英進天王郭仕明賊校將
軍馮貴等以城降六月休旅返而與平三十七年都御史張愷發兵討
扶溪大羅山結賊大敗其眾受兵部右侍郎兼都御史王鈺繼至平之
四會恩扶溪陳水等山寨與清遠縣大羅山相連接壤崇山峻嶺之水皆阻
延袤數百里西北通湖南廣東而達西則恭維臣至分恭市人不入入官
寨一與懷寧守之咸化弘治間宋本蓋千載一流劫掠之借監市民久苦
之嘉靖中五蓋日繁輝附新威悉群出沒為患撫之則陽從而陰呼焉之
則來突而西奔于不賊荷西人思李成瑞詳報天嘉降逆勢微自就羅

快二山應天承命左右都督已詳指并乘與謝民從亂以味此而李于掌羅
因同陳日進局制以陳姓尊陳姓泰為陳姓先鋒大羅山前長則莫天亮
即相勝龍國育賊勝清等皆稱公侯行軍先有乘德陳世泰者居龍潭大
寨常備孫中山王張陽就相繼自比德德同反賊性實禁嚴於則招集徒
衆皆消論今日新舊國不服據乘為除度刻人民徒為虐虐地以此松楊
度陳五戴以文秋制而虐其家屬前朝民四八千餘石屠標之際然月
無之於是及往知州李進全及里者士民未正色應世用難伯簡數百人
其狀聞于守起中靖軍門與師征討授督都御史張愷會同提兵靖遠伯
王理泰 周振丁乃調廣西英安恩慈知誠白武各府州土官日兵并還
朔而廣漢連官軍嶺西嶺南各分左右二大哨由四路以進嶺西則左
將鍾坤右右將朱昇分領兵三萬六千有奇各事歸來白監之分一小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九冊 廣東下

四十九

哨以攻扶溪唐力即克縣設泰州海州大水坑黃茅坪各哨茶坑嶺
南則進軍將軍節節連署都指揮工麟分統兵四萬六百有奇各守各隘
之分十小哨以攻大羅山龍潭何州石坑蕉坑茶坑州州縣仁即池水凡
賊堂皆豫行若格造及湖廣後道防道惟理通地按御史徐仲樞提議
分守嶺西恭政王同樹嶺南恭政張英發兩處各到父休德崇祀功奉慶
唐進判呂大恩滿理軍務兼祀戴德運凡經直運軍時共謀賊地分嶺之
三月甲子四哨並發繼以有兵兵抵賊寨時奉自開刀之令嶺西左哨
朱存督督何德及中軍指揮姚允恭二哨直抵上下礮响賊兵敗走
連至朱存督斬獲頗多指揮馬德信連敗數寨連入扶溪至宛坑斬獲一
百七十級賊敗走奔聚據故蓮范礮心等山會都指揮宋俊俊陳獨磨力
致水賊亦敗走已而于戶規式甘四州日兵至併力攻之時值風雨賊巢

三山時時自開其以溪源作筏以渡各據高崗賊奔入排山五里我兵大
第敵人已而宋版及破連花砲心式兵亦至共斬獲百餘級俟信哨復攻
破樓殺中榮新馮天恩賊失大箭惟惶夫楊何應哨各俘賊甚多宋俊有
亦斬賊首鄭新張天恩賊首官於足賊連聚樓殺山頂周圍峻壁惟有
石門中適一隙我兵連日挑戰首解竹芭暗探路徑傳諭各官兵有能透
頂破寨定以奇功論賞鎮安府主官男宋錄計合扶日宋伯盛等是時兵
由破壁首崖拔藤梯奪頂寨以說為梯四面伏兵齊攻各賊滾滾石各
兵力戰敵合賊陣散亂哨各擊之斬二百餘級崖死者不可勝算右
哨陳坤秀兵方被時中途跌徑逃賊即擊走之而與都指揮楊輝攻葵洞
斬獲賊首指揮產金坡梅洞通大面賊據高山兵由溪徑山水漲溢奮前
志擊之思思官同黃連斬其執旗者賊時退走斬獲十餘級指揮孫廷杞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九冊 廣東下

五十

以大水坑黃茅坪賊據聚出戰于戶幕當奮前衝之破賊標九千士郭振
性故亦死中軍指揮武高又虎兵應後道指揮舒煥督領來蘭州自兵由
石仁連進隔同楊輝諸哨入葵洞大破之斬其大首李汝輝及先鋒陳桂
穆非期泰等乘勝連破六丁茶坪嶺前哨從後連進則梅洞諸寨皆破
之會勦宋白以考蔡調任政委參軍廖嘉督中明軍令十小哨並多
斬獲賊首左哨餘姓等前進勒何洞石坎賊先鋒除王付果石紫衣逆敵
所部指揮馬鎮先破何洞遂至白石坑江城州土官宋高先登臨陣斬獲
賊多指揮即金龍龍破石坎次之蘭石有方進而賊奔進大寨所部指
揮陶金督同同武土官知州黃坤全探得其處取路直上紀嶺等之賊亦
被下斬獲十餘人進而將寨連連破獲又斬獲十餘人天擊分戰目
兵有陣亡者李守破葵洞戶昭德破陳嶺斬獲數人而已建官楊克破

蕉坑斬獲首級一百有奇賊黨少會且戰且走馬嶺寨萬進至黃洞口斬
獲又十餘人即金等小哨乘之賊來奔入天堂黃洞諸寨賊黨急攻之斬
獲首級四百有奇即金等所到苗李于厚餘哨同金等陸續斬獲凡一千
五百有奇四月性報詳 詔以從南顏都御史王錫之即中嚴辦令
督辦成功永建理房家報二哨連日斬獲二百餘級合前此二千二百有
奇計總斬獲二哨分兵斬獲斬獲此千六百有奇五月已以前督府進行
給賞給有功者官軍感奮勇氣愈倍嶺西左哨斬獲一百八十餘級右哨
一百五十餘級聲震府通判呂天恩等各督把截官兵共擒斬賊人賊級
并擒主共二百九十九名預大嶺山陳世豪陽稱招招捕和其非亦陽德
之賊乃主側四里屯聚十餘里連與陸芳喻知縣何應而等世豪擒之其
黨未知也乃密示懸期分遣馬鎮哨街其前商金等哨道其後即金哨吳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九冊 廣東下

五十

其在福完哨擊其石丁且入大嶺山已外及龍潭賊關統多乃覺出戰時
故於是連破茅美塘仙姑嶺石地花等棚獲賊首級勝清龍岡首斬之錄
與陸芳等陳汝面至又斬之官軍屠免二百七十餘衆所獲連撫陽陽紀
等生擒賊首何南陽及各把截擒斬凡一千四百有奇凡嶺西俘賊三千
有奇嶺南俘賊四千有奇李四放屠人口及獲賊牛馬器械無算所至渠
穴擒獲賊屬殘黨悉于使 聞兵部奏行陞賞詔王錫之于一子為錦衣衛
百戶王錫慶一子進監讀書談惟陞右都御史致仕賀鏞陞二級經房家
鍾坤秀陞俸二級呂天恩陞本府同知照舊補並三十七年春提督都御
史王錫巡按御史徐仲楫用肇慶知府盧璘該令同知呂天恩杜勸四會
縣分設縣治于潭園瑤言前代南經州今在相提都右副村領縣四化家
縣在於太平都來卿村新相縣在於相提都新相村化注縣在今相提都

離水村化營 雖在縣大國部康復利祿復併為四營九十二里係山多
地廣以不及是為法據今僅存四十二里以此觀之必將主謀者為
大要之計於是無進行者果否議死定乃全否天恩始能出采以恩制一
自三十里地名潭園地勢平行山水環抱民居稠聚四方遠近又近其
諸子附近太平相視大國三都分制不平一國三國四國五國十國十三
國十四國圖三國共十一國戶口日眾根據廣同四界其北五十五里有
龍口水最為要害主也四十戶所以為守禦者今居守策應保障以殺耕
種學廣樹前可中所有也田租五百餘石各得此半二百名盡撥依
屯耕守屯其差嗣其有餘餘也田租從民佃耕居住以助兵威此一舉
而軍民兩便也東八十里有渡車園界連清遠切近落梅嶺明移金溪巡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九冊 廣東下

五十二

徐司居之營 昔時大運大坑三營兵二百六十六名協同守禦其前以
營在龍口水東五里渡車西五十里乃監出入之衝宜仍其舊制黃沙
古姓二營兵二百九十一名承入戍守使而應龍口東極使中營勢凡取
離南經有是亦有可恃而自固矣龍口西三十里有拔落口乃白芒嶺
拔落嶺水踏菜嶺也移拔落巡檢司居之營 魏押在拔落口三十里接
近蓮花峰心據鼓山及廣西陳素諸營若欲依溪安枕先於此王營招
回原被逐出順成御兵二百名整田居住月行銀四兩五升以資川資
便田畝成數乃止移出黃樹嶺運宜爪三營兵壯一十五名合營併營以
壯軍威而拔落一帶耕守可以無虞此乃形依居營營成時用以後公
署建而道遠自開墟市主而商賈自聚開墾城而派移自復惟存上者如
意而已夫於是守巡定城分制十一圖大小八戶一千一百有奇官民共

共四千八百三十八石九斗九升五合五勺為其地廣而有清出城日開
前於土俱內入併官官屬無幾城衙門中所有兵勇與史學設校分列
在各一司仍仍據廣度府院布按守中官制保入以道德兵官署理
官軍及郡地等州狼兵往剿據廣度府院布按守中官制保入以道德兵官署理
業等至雲扶大山平之新興縣紅山四合縣及溪山諸城已平所遺者
尚有德慶龍水陽春高要高明新興等州州縣遺棄黃三坑似石人
背山桑坪等寨經據萬山之中岩各險峻林莽叢密賊首盤踞利世正
果德業等諸處造築炮臺招集匪徒流毒無已嘉靖公本及壬辰兩次大征
官兵失利故又不征別是年胡廣西郡地等州狼兵往剿據廣度府院布按守中官制保入以道德兵官署理
知呂天恩多方蹂躪各城得其所在及取有仰道已在因言狼兵自高要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九冊 廣東下

五十三

入匪一百餘里自德慶入亦不病二百里所收疾走一夕可出其不克
賊可成倚軍則行南西道皆同統帥泰時俾坤秀分定所部為三有合藍
紀右哨部皆梓寨嶺由龍水江沙田分陸進剿山桑坪五寨十明部皆梓
劫有石由會慶南岸登陸對石人背寨仍起集鄉夫打丁民壯丁作人
更行陽春龍水高明等縣多集鄉夫於賊行私路築伏以誘奔逸分布同
匪督率三哨官兵彪期以八月初三日抵果開刀撲剿時賊拋石種蒜據
險近敵官兵攻破之擒斬七十七名獲賊奔集雲扶大山監棚自衛又督
兵併勢攻之斬獲賊首藍水賊劉世正等一百二十八名獲裝仗夫共
擒斬二百六十九名預俘獲賊屬及奪回被擄男婦多奉凱而還三十
八年秋九月 詔於潭園主營軍縣戶部嚴議可奏得四會縣分制十一

圖於澤國主為縣治官員印信給送時給仍得守禦四會漢千戶所官軍
并率廣衛中前二所屯軍移置龍口水派屯開守之為已田千戶所克其
差調給換印信及移金溪巡檢司於扶登口無非先事預防杜絕強盜
之漸賊劫相同必相度得宜詢謀已定地方有賴民心樂從者也所據縣
名及器官錢印領備掌官行奉 聖旨是縣
右其故廣寧欽此以調茂名知縣并升知縣事知府徐麟方經營之

高州山岡接近廣西廣泰二年廣西強賊越境流劫化州營奏營守高州
府知府楊柳奏泰熙浮東泰二年十二日期不守恭保化州并渠 巡
檢司及茂名吳川二縣中法民里老李承中等皆移節放廣西強賊越境
前來打劫州縣及附近信等鄉地名湯塘等村燒燬房屋殺掠人口
即刻道報都指揮會事孫壯指揮同知黑英李福標守指揮會事劉靖等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九冊 廣東下

五十四

建朝官軍及委檢校孫芳部領民丁士強協同官軍剿捕迄今泰泰三年
正月十三日據檢校孫芳王梅與賊交鋒對敵殺獲賊吸九頭餘賊散入
大山去訖王送功級通行本州賊隨跡地州并茂名等縣中泰泰二年
十一月日期不守恭保廣西西北元隆州等縣羅下等里民賊渡河等強賊
糾引等州等府大藤峽崇山等處強賊又逃北流等縣地竹德隆白水
文黎拔來等山村越過界來抄白梅竹山等營堡地方入境分宗流劫州
縣即村寨報各該守哨官軍不能聚眾截殺強徒得勢兇暴招誘賊人敢
火掠擄男婦有銀者賄脫無銀者屠而去訖現今駐屯原居山岡不數人
民驚畏遠避久無復業等因到府除降及倫呈巡按廣西監察御史布按
二司等處及仰州縣存恤被賊人民令其復業安居應免差役外臣等知
恩廣西強盜近來地方保衛軍營巡司裁撤又有前捕官軍巡客強

使連年越過通合北流等縣交通民強盜是前賊在該營衙門扶同匪
指生理則故與巡捕某兩盜及本府原設梁家沙白梅竹山等堡供承賊
糾神電并高州等衙所軍三百二百不等各有指揮千戶等官郭勤等
督臨守北流西賊行要路今却往 縣巡往賊進入境內無得被到大并
等村俱各附近信宜宜白高州化州等州神電等衙所各處又有委官指
揮黑寨等官在彼守備俱屬都指揮余步孫壯總督各官賊奇其事明知
果報強賊不肯親自領兵止使承調官軍敵捕過賊無謀難降退走殺害
軍民強賊得肆民遭荼毒者驚駭難以安生若不設法剿除國守恐洩
據集連成大患四界遠方城池受害生靈實堪憐憫如蒙准奏已 勅廣
東白總兵鎮守無故三司官計援合無越令強賊未敢惟限秋稍多調精
銳官軍赴期抵禦盡數剿滅絕其根孽兩廣交界各設營堡照舊存仍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九冊 廣東下

五十五

已添撥官軍守屯已得緣由與本府差失史官報覽其奏時化州知州
郭敬茂名林永承清亦各有奏通政司供奏奉 聖旨兵部知道景泰三
年按察副使項忠按部高州謀報賊擄男婦數百流劫村落請發兵忠曰
流賊無據家理順無妄殺及訊其俘果皆良家被掠者盡釋之咸化元年
九月流賊反峒掠掠高聲雷廣等府都御史韓雍遣副將范信布政使張
璉合洪達三廣官軍勦之時高聲雷廣為流賊所剽掠百里無人烟每府
調湖廣等調上兵鋒鎗刀手與廣西四州四城土兵不律尤甚往 殺擄
平人報功希重賞收匪就誘人口不爰督府遣理補信得之臨痛加裁抑
圖給以善言夷性惟生怖亦皆悅服其弊盡革賊聚獲聚東西出沒不常
隨同官軍往來奔走陽江新興官神電高州諸處不啻數千里率以
三幾行書賄賄時而止新興長石都統等三村民郭李保等作亂殺入焚

二十年庚辰信來此兵方別除賊者三其記疏云去冬不力足謂期
志建往得州縣建紀功丁亥四月四日九月復往梧州戊子三月四日四
司將左布政已廿十一月病九載未滿數月延撫趙德麟與鎮守分稅
保苗自是始事任司事又三年始以選去而賊終不降乎後知府孔
始平之成化二年廣西沅城破高州以連山知縣孔鑑為試知府討平
化州叛賊招輸峽相率來歸特陞按察司副使仍守其地賜寶書褒獎
之士民生祠祀鑄紀其功為六事其一招茅峒賊茅峒者高州城十里
許四山環合中有隙地平野可以藏兵昇平時有居民之產舍而當山缺
處一運運通神靈以而諸賊成化二年春有賊首節公長者率眾為餘
未別山間公長于群盜中長稱劇賊嘗與新會陽江諸處賊殺將其
來也負賊甚熾時公新到郡城中悍民敢不滿十有又皆畏收之餘無可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九冊 廣東下

五十六

察敵者上下惶。無人色公泛容無異平日人莫測其兩為既而不疎諸
察友不告諸妻子呼。或半解有與直抵賊營前此字作以境內多賊之故
雖平時雖家千百不敢出近却忽振太寸亦賊大為喜迎之入營坐
定公乃為陳福福側營拱聽公長情其常勝之威有騷擾不服意公知其
不可回乃召巡撫營中通話賊伴之豪者而諭之人人感悟下江以為通公
之曉遂與約降獲公出營既歸是夜滿下四獲忽見賊營中火起火賊燭
天光明照賊軍民咸震武將探甲嬰城公故曰無慮可得世間門網止
酒費者庫財寶乎平明果釋甲納結刀求乞降者近萬人開門迎之公
長大象已散勢孤孤立亦降乘以封云成化天開第二春堂方備未谷克
仁恩驚五馬宅威德十萬對狼頭刻州之詩云即守賢者何處尋忠烈開
布賊傾心祝今茅峒山道通已有病焉系如除其二平梁定賊果定者化

州降賊相公威靈也後賊聚徒五百餘而西白剝掠將王英以大軍平
州敗失所即得及麾下不勝計未几賊復入杞州西北界其勢猖獗
莫公微公即領所招降賊化督丁協司都府降賊討賊也兵奮不勇與
賊相值賊德高林除公與公討曰賊先得地勢且專一而以拒我其計
不可當宜分其勢乃可取勝乃兵為而美而進賊亦分哨未敢公伺會丁
衛其中賊家大敗時梁定先以走他所為官軍所敗餘黨悉散乘以封云
道孽喻生已半年更得復分送。皇天靈運策功尤美白羽祥雲降
全又云賊息逆魚自胡生焚持銅虎符州兵捷步萬報奮不顧命執歸來
平定營其三賊賊賊為悅者亦降賊黨也既而報胡公威威入廣西山中
眾黨進千餘時出杞州西北界為寇此賊乃迫地復叛州人多為之耳目
公得報秘不發但召兵扼吉陽地盜至夜為兵潛進是行四十里去賊營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九冊 廣東下

五十七

半里許止道部下蒙海軍賊死二百潛行逃出賊後期地警前漢大此時
滿下四鼓賊睡不覺蒙油等於山溪舉火前軍應之賊家大驚失措奔妻
子衣甲若城而逃俘擒無算獲馬馬而州人之為耳目者既之乃乘其
妻子以解乘以時云千山殺賊夜建上猛士听報而不嘶暮地一山山下
地賊提湯火命如驅又云子兵為連五更初賊期抵山自如既覺奉頭
皆賊軍即能回首相率其四攻近無寨進魚寨北死山中土人通賊
之慮為賊所害百所據時出沒後高州屬邑公伯旬化會丁隨同念事而
公追之由信宜進抵其巢自兵與以來廣東軍民矣未有贖廣西界殺賊
以賊賊不度金火在寨中忽聞官兵至賊皆倒賊又知死地人必死戰
官兵林立環記無敢犯寨門者時日過午猶延入夜則有衝突之患賊負
未可知大開公志其先登陷陣及能焚營寨者重賞幸無一應高州會提

陳鼎首見徐內公中即中沒之公亦日既頭蓋與之難發勇登戰市
前登石山嶺其渠魁七人雖亦自敗故少歸賊氣少幾三軍求之遂克
其門以入神龍人亦自營中起烟欲障人賊皆變死雖亦死于陣足捷也
人以高州兵為首功都憲韓公有紀製旅林雜文今見第六卷素以詩云
連浩烈天誅勝、與鼓如雷士氣增全勝昨來功實過我民難念及先登
又云如、漢建萬官軍振羽孤騰傳奉門獨有我失先臨陣官軍隨理果
奇無其五揭揭悅悅悅既失妻子之渡為無賴賊匪人即叙化州西北
一帶甚苦之天時某者二年先撫我政者以密地不與賊接負其責以圍
全勝而未得其戰役故其欺侮者甚高公知其不可平威乃有恤其妻子
以招徠之或化四年夏德寇石城公與分巡金憲陳公議持都憲韓公榜
文招諸營撫諭賊皆難拜回詢其妻子無恙乃公恩德不可司遂降得

天下御國利病書

原第廿九冊 廣東下 五十八

吳五百人系以詩云、中即中沒之公亦日既頭蓋與之難發勇登戰市
前登石山嶺其渠魁七人雖亦自敗故少歸賊氣少幾三軍求之遂克
其門以入神龍人亦自營中起烟欲障人賊皆變死雖亦死于陣足捷也
人以高州兵為首功都憲韓公有紀製旅林雜文今見第六卷素以詩云
連浩烈天誅勝、與鼓如雷士氣增全勝昨來功實過我民難念及先登
又云如、漢建萬官軍振羽孤騰傳奉門獨有我失先臨陣官軍隨理果
奇無其五揭揭悅悅悅既失妻子之渡為無賴賊匪人即叙化州西北
一帶甚苦之天時某者二年先撫我政者以密地不與賊接負其責以圍
全勝而未得其戰役故其欺侮者甚高公知其不可平威乃有恤其妻子
以招徠之或化四年夏德寇石城公與分巡金憲陳公議持都憲韓公榜
文招諸營撫諭賊皆難拜回詢其妻子無恙乃公恩德不可司遂降得

葉明甫近向臺中訪消息每論兵勢況高標刻錄以傳諸後果遂至工部
右侍郎咸化四年神電衛指揮兩貴奏送電白縣治附衛城中 詔廷之
自是搖賊出入之殆官兵不能控制嘉靖十二年西山賊首趙林花遂刻
府庫大征既平巡按御史戴珠奏言舊電白縣址已立為堡宜漢置高梁
縣併制神電衛一所以附之 詔議不果行 高梁之北東北而三面抵屬
臨山而衝于彼舊電白及信宜中近五口等處實為要害自漢設高梁縣
梁道電白即 明初初宋元之舊建電白縣以控制諸人出入之點使時
兵咸治保以故李馬賊唐文清等賊勢難終不致長驅徑入府城者俱
此縣之獨其後也孔鑄既去神電衛指揮馬貴奏得縣治遷附衛城中以
寬目前之憂於是百址捐官共遠避我何故居乃多遠東自此四野不聞
人民不聚至是趙林花直指有岸如履無人之境矣宋北一帶雖有獅子

天下御國利病書

原第廿九冊 廣東下 五十九

電白二堡而兵力單弱不能放使及大征西山諸賊惟已陶定而數十里
人烟絕地遠聚一二在遠僻卑為苦而已信宜雖有魏守宇城而西通博
白北通陽春馬山縣給賊黨日蕃別舊電白雖立為堡也使人稱在賊出
入如師若非據強兵固重鎮以遏之他日惟仰鼓舞斷則而入如趙林花
者不能保其必無也巡按御史戴珠至郡築兩鎮生其守百等時謂舊電
白宜宜添設縣治以控西山三縣明限鎮以得府衙倚信宜近地宋次為
地方主要於是會守巡兵倫等官會謀財吻乃奏請分制茂名電白三縣
地共八止增設縣治仍于神電衛四所官軍月刻一可遂附以守之如漢
高梁縣臨高州府管轄後不果行
廣州府自洪元祐六年置合浦郡與交趾郡為隣境建武十六年春二月
交趾女子微側及合浦諸處之安帝元祐以漢合浦諸反遂合交趾高州

為近及交趾又入與合浦相界晉武帝時會兵合浦以擊交趾自是兵
禁則民受擾害而防備亦多為寇劉宋大明中合浦大帥陳懷靜順拜龍
張得軍糧已官軍征討未附乃以糧為高與太守道前來提太守費龍
賊討軍武順南伐并通朱崖道並無功數殺糧而反地死諸在事紀
隋末南平徐西接南州有蔡氏世為南平梁帥陳末以其帥猛力為寧越
太守陳亡自以為與陳故實同曰而止當代為天子乃不入朝隋兵阻障
不許進猛力死子長真襲刺史及討林邑長真出兵攻其漢又率師落
千送征遼東賜帝名為鴻臚卿授安撫大使遣還又以其族人審宣為合
浦太守隋亡皆以地附蕭詧長真帥越兵攻和於交趾者也武德初以
寧越將林之北降自是交安數州始通高祖授長真欽州都督審宣亦遣
使請降未報而卒以其子純為廉州刺史後人道明為南越州刺史六年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九冊 廣東下 六十

長真既大珠昆州刺史沈進縣州刺史歐陽世普家州刺史秦元覽亦欲
簡布高祖以道遠勞人皆不受道明與高州首領馮暹故據南越州反
次委州率純以兵役之八年長真既封山縣昌州刺史應孝恭椅等
走之明年道明為州人所殺未幾長真死子據襲刺史暹既誅兵相
掠群臣皆擊之太宗不許道員外丞時常侍帶詔詣員外散騎侍郎李公
淹持節宣諭暹等與道員外領時常侍帶詔詣員外散騎侍郎李公
黃少卿反臨欽州結在事紀德宗遣中人招諭不從自是叛服不常元和
間人有黃承慶黃少卿黃昌羅繼起長慶初以狀公素為經畧使復上表
請討歸愈以此州州刺史移袁州結人為祭酒上黃家賊事宜狀以三事
為請果謂其往來過客并諸知嶺外事人所說其賊足矣餘亦無城即
可居依山陰險自稱洞主不服人歸部不以人尋常亦各營生剽劫也

相保比緣邑管經畧使多不得人德既不能嚴備成又不能制使賊
時以政惡恨懷安之性易動難安遂至攻剽州縣使暴平民或獲以擊武
會小則或聚或散終亦不能為事道者往討起于禁行主陽是此而人者
本無遠慮匪謀意在逐功行賞前漢所奏獲計不下一二萬人陳隋非
虛賊已尋盡今賊備依舊足期數周百姓怨怒如出一口陽是行主知能
身亡人神共嫉以政惡俗今所用嚴公素者亦非撫御之才不能制此
賊依前運籌攻討如此不已臣恐嶺南一道未有寧息之時也三事者其
一辦邑客兩會為一道深合事宜其二比者所募諸道南討兵馬則皆不
諸山川不伏水土遠鄉為難疲疲役傷今所有者四分曉一若令于惡家
則此召募亦置干人便則諸道免供行營人數報端均融免給所費既不
增而而兵士又暗便者長有守備不固各軍守則有成攻則有利其三自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九冊 廣東下 六十一

由討已來賊使亦甚傷損察其情理微言必謀大抵嶺南人稀地廣賊之
所聚又更荒僻無知盡殺其人盡得其地在于國計不為有益家鄉為
比之禽獸未則擇其去則不遠亦未虧損若則以元故其罪尤遠一即官
卿又親赴宣諭必望風降伏雖呼德命仍為梓選有材用威信諸嶺南事
者為賊害使處宜得宜自無永無侵叛之事宋太宗太平興國中討交趾
兵由廉州 而欽廉二州遂為所隔南渡以溪嶺為率靜淳熙元年交趾
入貢由欽州路以師還元至正十二年西江州賊黃聖許反寇欽州
路總管府北賊又寇州城及靈山安遠二縣時雖駐兵七千人亡狀
盡大兵征討賊黨入深尚本朝洪武中廣州衛指揮僉事楊景討賊至欽
州諸事事紀安南由廣東入貢却之自是貢額由廣西憑祥縣永樂二十
年伐交趾轉運欽廉二州糧餉宣德二年棄交趾布政司欽州漸漂洞黃

金廣等以四洞民丁叛附安南欽州時縣縣派如昔都七洞接連左右兩江溪洞并接交趾界宋元以來設主洞長一管宋洞丁保守疆境元世祖時洞主黃世華等叛城有功始授以金師印信元七洞長官職事子孫承襲及至我祖洪武元年平章廖永忠來此處稅稅兵取廣東雷廉等處大小衙門俱送印信赴京恭政軍門後改給授新印使時以七洞地方人民不多不設給典與印年去長官職事仍復天禧洞長以故洞長內懷怨望至宣德二年復封安南國黃金廣等以忠康縣浮去毒等率四洞一十九村二百七十戶叛附安南進求官職恭政氏封黃金廣為經略使經略同知余等官世襲仍令把守本洞地方屬使同萬字州金廣死子黃進襲進死子無官襲無官死子伯林襲官累將年經累金事正統五年九月巡按御史朱鑑奉 聖書率都布按三司至欽州揭榜招叛民黃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九冊 廣東下

六十二

金廣黃克黃子楊黃建等不至乃迷時縣同三司官至時縣都於離凌山定黃與楊楊黃金廣等使不至復命于 朝亦未有處分宋泰四年忠牙洞長黃應朝等入以其子泰 開行戶印未能遠履天順二年二月陞雷廉等處都督金事政信為都督同知充別總兵鎮守廣東時巡撫兩廣右僉都御史葉盛極言信廉勇民除率服故有是命辱生與侍即指揭交惡罪之召逐四年廣西流賊充斥高肇雷廉南韶閩而瓊城即宣因株珠之接乘機作亂督兩命官軍次第討平之五年雷賊流劫廣州府知府統東鑑禦之大敗其眾是有居而廣交界之中平民久受廣西流賊之害東鑑因令所屬州縣人民編五丈夫妻官督領以待賊至是賊一千五百餘徒分掠劫掠百勞大埔等村繼督率所屬前進斬獲七百餘級巡撫右僉都御史葉盛以其事聞于 朝祖英之成化三年流賊犯石康八年併石

原入合浦十五年安南與老總響殺國王黎澍將兵七萬自杜蒯刺如逆擊殺其眾三萬有收奔至欽州者十六年征別八寨諸賊至弘治中猶出沒為亂正德三年八寨賊首黃師哥稱總兵事都察封平之自天順三年員國泰勅改餘黨猶未平至是年歲七牛賊首康公廣寇雲山合浦金事李忠則誘而擒之八年秋安南入寇給倭官軍禦之收千淡水湧十一年冬安南賊復登岸劫掠廉州衛指揮范體率兵收之嘉靖十六年安南莫登庸作亂恭太陽黃父命父辟三人來奔十九年金廣來降歸欽州四洞使地二十一年六月收復四洞民丁歸籍昭張昭張洞在昭張都恩牙村宋為長官司黃金鑑為洞主元世祖時西江洞賊黃聖許及其孫黃世華討賊有功授以金師印信 國朝收印羅官仍為洞長時羅洞在時羅都宋黃金岳為洞主今收印羅官仍為洞長如昔都恩勒村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九冊 廣東下

六十三

時黃金德為洞主今收印羅官仍為洞長宣德間為交趾所侵置金勒于戶所移任都督嘉靖二十一年復歸欽州時定洞在如昔都恩勒村宋時黃金欽為洞主今收印羅官仍為洞長宣德間其孫黃建復降安南授以經略使嘉靖二十一年其孫黃奇率民復降服諸洞在昭張都恩牙洞宋黃金則為洞主今收印羅官仍為洞長宣德間其孫黃金廣降安南授以經略使嘉靖三年其孫黃伯仁率民復降服諸洞在昭張都恩牙洞宋黃金則為洞主今收印羅官仍為洞長宣德間其孫黃子都羅浮村宋時黃金為洞主今收印羅官仍為洞長宣德間其孫黃子海降安南授以經略使嘉靖二十一年其孫黃齊率民復降服諸洞在昭張都恩牙洞宋黃金則為洞主今收印羅官仍為洞長宣德間其孫黃寬降安南授以經略使嘉靖二十一年其孫黃福添率民復降服諸洞在昭張都恩牙洞宋黃金則為洞主今收印羅官仍為洞長宣德間其孫黃休洞在管界巡檢司地世傳有禍賊匪皆從焉援征交趾有功賊平番守

甚欽二界歷年既遠意亦如宋時七峒耳水寨將羅峒長以事革其孫補資成始發世守特羅峒按欽州七峒叛附安南者四其一為安南所侵今僅存臨朐時羅二峒而已然以中國故地役入於夷蓋百二十餘年矣茲者英登庸納款割四峒以還我朝則文明之化義寇蒙復舊生民其大幸矣

雷州府乃五嶺極地秦漢以來夷越居三面距海或藉恭戰視風之穴惟北連高州峒獠將至頃復寧息宋始築城缺以登海兵元設廉訪司以統海北海南云殆三軍一州為一憲而宣慰司都元帥亦分道以治海南至元時同知元帥東安張溫以兵革倥偬乃令軍士築築堡垣以備寇盜迨延祐中廣西獠賊寇掠都元帥曾聞相繼制禦雷民叛之時有平河門軍校王成者以奮勇戰死俾民望保祠之成東使曾澤憐見廣西獠賊使境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九冊 廣東下

六十四

成寧賊皮而破陣衛營其詳者必遺人或有載其陷陷陣者賊亦驚疑性既至正至辰據賊使境元帥張不紀字季誠領兵出境遶擊而賊乃遁是役至城下吹響炮犯西門甚為猖獗城已危矣官軍遂進近賊十餘里前賊出散賊持刀先地近斬數賊賊知為成寧時大潰城賴以安成恃勝卸甲不意餘賊賊伏於嘉禾中成而元帥民望其像主祠于黑神堂之側漢黑神堂與其祠亦隨廢矣至正末盜賊並起海北海南寇司府愈都元帥張成山而諸衆人聚兵擒其酋賊使將潰時賊前有得地地賊兵者絕據岸境也于西山敗成文然兵西制橋下比地出與賊戰得敗引賊渡橋然兵奔散擒賊首烏馬沙等三十名賊皆潰去渡海包夾伏來寇城成倫草城池於東南城外樹五排棚選精銳守之民無恐然大勢勇亡一人不為力矣本朝洪武元年雷州衛指揮同知張東昇調廣石苗人招

據撫諭附日落間有餘寇竄發獲率千戶王清擒斬七十餘人四年秋捕高州叛賊張子祿由是海北安集無事聞築城池建土衛司分司也昔前如潘松潘東與功也八年陳水軍衛指揮使進而義進其後皆皆餘事果石碼嶺石所鎮無虞陽司馬俱備倭有功成化元年得白龍賊胡公威流到至雷文德入桂山賊繼至千戶王廷舉率日戰夜守以功陞指揮餘事成聚日久賊少復作元亡者十七正德十一年賊劉達溪源并虜官民嘉靖三十一年五月高州海寇請分受雷水陸阻塞官軍封平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九冊 廣東下

六十五

天下即國利病書

第廿九冊 廣東下

六十六

俚戶

漢武帝元封元年始募地爲僊耳珠崖郡以時膠布如單被有中央爲賢頭師古曰著時漫頭而貫之男子咍囊腰米稻婢妹女子桑蚕織績亡馬與布氏有五畜師古曰牛羊豕狗犬山多麋麋師古曰麋似鹿而大麋似鹿而小

珠崖嫁娶皆須八月引戶人民集會之時男女自便可過乃為夫妻父母
不能止 吳薛錄博

黎峒唐故境管之地在大海南距雷州泛海一日而至其地有黎母山舊名裡黎人居焉內為生黎外為熟黎訛成大虞衡志曰黎海南四郡臨七雲也隋主賓州出黎閼開平日至臨之中有黎母山諸雲環居四傍號黎人其山極高常在雲霧中黎人自鮮穢之久暗海氣清卽時或見茅尖浮于空下猶映榮也山水分流四郡無黎所居已阻且深生黎之巢外人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廿九冊 廣東下

六十七

泥夾左則斬中持客春則微幾會卽惘男士難辨未遂携手至肩互壓相
 益名四作劇有象時為媒合者父母率從無禁婚姻不避同姓各以折遞
 分疎燠僑萬崖四郡皆椎髻跣足弓刀米膏去手蒙雷蕙并役屬貧弱時
 出典郡人在市度街名市皆銀銅錫釵銀條花布執長把刀長鞘弓以竹
 為執荷長棍跣步不檢去熟黍無漢語交係八州縣墮平日晚鳴者結隊
 以婦婦人綉面服髻綉績木皮滿布陶土為釜器用執瓢入飲石汁又有
 椒酒以安石槓花着窺中卽成酒婦人面髻釵上加銅環耳墜垂衣衣詔
 皆土色吉貝無袴襠但繫裙款垂製四圓合縫以足穿而繫之群族于川
 先去上衣自濯乃濯足漸升其詔至頂以巾半入水浴已則褻復自頂而
 下身亦出水袴而乃其吉札女半得及笄置酒會親屬士俾自施針竿濯
 為紅綉麻紙花卉而以淡朱紋編其餘地謂之綉而女婢獲則否女工終
 歲得中國銀半折取已熟和吉貝織花所謂恭綉恭羊及綉搭之類精粗

有差 海澄縣解茶俗男女週歲時又甚自云不則上世祖宗不認其為子孫也身穿花序布衣露足足頭戴漆帽借斧尺許惟毛二隻破有額間可也男子家者兩耳復簪蓋口大張圓十數為富此所以為難題難耳之因也某字北有廣皮楊花酒居有欄房之蝦折前下吳以卵藏物以設其則志居廣架不而重上以自居下以畜收楊烟折前為更聚書亦難其狀舞脫死不哭不衡飲性實生牛肉以為最痛之生莽則解視而行全一人前行以為子擲地雞子不使處即為吉穴 海澄縣錄凡深泰村男女家多必伐長木兩頭搭屋各數間上覆以竹中剖竹下橫上直平鋪如樓板其下則虛為登涉必用梯其俗呼曰欄房過晚村中切男士盡驅而上聽其自相編編若婚姻仍用講求不以此也自要商以此有一種遊藝習俗又與茶大異居常以柳絮鼓吹史關習子父母年過五十則棄之尤人不忌聞者若尋常茶俗藏置稻米乾肉衣布之屬不予

天下郡國利病書

廣東下

六十八

其家右得一高坡之地距家自步以外以竹棚蓋如樓繞迴護華蓋其中名曰穀雞村家穀雞亦不 況則有室之者每祀穀雞法曰以豚蹄足環也谷如不指因彼自然而沒之蓋財好聞性喜報譽廣德志客來未相識主人先了陳開院之各候候候如道故布席于地客即坐又移將主人乃出對坐不及一談少頃而酒已以悉更藏味香客之夏不疑則喜姓其酒上之酒記古則建家不沒於及會飲春酒持刀三杯渡各請飽飽難解而飲酒身傍也一語不則則起而相戲性喜警報謂之提物所親為人州政及見此家人及其則中他類暗喻取以善技木械之要牛酒聚顯乃得謂之晴命 海澄縣錄茶人善村好聞積世之譽必報每會聚親朋各席地而坐飲酒陶樂上乃夫送金報譽之志而求誇揚焉其子夫蓋其祖先有義次開院之社則刊前賜次于梁上以記之故云飲醉後承復飲但無許即作陶吹少報二三夜自云本係狗種故使祖先知而花之也

以次則羊羊肉傷積就就近利忘無不踴躍性受耗口起其家開之亦如此法甚夫應誠臨陣遇有州縣公差人役來請觀戰而家婦女亦各集本營當退食之際婦女中出營跪前而不相忌其俗云男子營只站于男子而上下及婦女則其父母家更添營怎久其嫁收迎奔奔各有禮度不少贈之款中雖解結死者亦卷之父母妻子不悲泣悲歎知其不武也惜貸責憤人不取欺貿易射獵以刺為喜其術志主產泥水造菜諸香漫山思煩柳柳于木亦產小馬罕時賣之屬與省地商人情易甚有信而不受欺而商人信則相與知至親借貸有所不吝誠望其一來不來則欺之怨之或預約不至自一談以上雖數十年其同即人擒之以馬質如其項則以佛木供前貢者未償乃釋質者或遠或死無事被繫累數月至死乃已沒伺其同即人未亦如望之故繫家人往負債之家痛詬責債或佛黨率款為償始解凡負款一緣次年倍責而倍倍至十年乃止本負

天下郡國利病書

廣東下

六十九

一緣十年為年緣以故人不取負其一談客或談其其一談則鳴鼓告眾責備曰某客致成一難而一則一則者以難各一也一難則錢三十一雌五十一則每生十子五為雄五為雌一歲四產十難併便宿為六則六則常生六十難以此倍計展轉十年乃已堪投其一難難而商亦償不足客其家無取損動其一毫則商值風水旁去其舍多八茶地耕種不耕官吏及省民經由村洞必會其家恃以安 海澄縣錄茶村貿易處近城則口市場在柳口橫場又曰集場每三日早晚二次會集物貨四境婦女攜負接踵于路男子則不出也其地販賣之家者多至四五輩每日與物本全出門貿易後四收息或五分三分不等獲利多者為好妻異特之此茶餘風俗之難度也二月十月則出儼當其時各州百會連一二人赴官告知會但出每數十村會當必共一二十華字合男婦茶行有司官兵及商賈並不入者指之犯禁用大木枷頸及手足置之死而不顧何其

爲據時土金洞首爲主聚會千餘人，故昔年大兵百更進一而人山嶺隨達人周遠伐木開道，通野戰通行熟路，記之以網更，聚置弓箭，無聞之人與八夫守之，欄列既成，人犬奔命，山谷應聲，震動而深，樹藏伏，候其父付時，執蛇一二百丈，或自其穴而大，樹舉地，或藏穴，搜捕山岳，雲霧，驚走下山，無不自洞中，箭肉則歸于衆，皮則歸于上官，上者爲賣皮，次者爲鹿皮，再水爲山，馬皮，山猪，食肉而已，又野則開得之七，熟茶之地，始是州縣大抵四郡，各占隅之一，隨其中，茶地不可得，亦無路通，米屋在隔南，隔既不可取，徑則漢梓海，隔而南，所謂有涉難渡也，四郡之人多黎姓，蓋其商賈而令黎人乃多姓，王生黎實直，漢悍不受款，觸不服王化，亦不出爲人患，黎黎會聚湖廣，福建之黎民亡命，難焉，使執省界常爲四郡患云，文獻通考下四。

六、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冊 廣東下

七十一

咸通五年，命李傅李趙四將，都兵，擒黎，峒，將，請省于瓊山，南境，今文安，山，南，黎，洞，中，置，志，州。

宋李崇矩，太平興國間，爲瓊崖，儋，萬，四州，都，巡，檢，使，時，黎，賊，擾，洞，崇，矩，思，抵，洞，穴，撫，慰，以，已，財，遺，酋，長，衆，皆，懷，附。

至和中，黎人符護者，遣史嘗，獲其奴，婢十人，還之，護亦，嘗，犯，遣，執，瓊，崖，州，巡，檢，慕，容，允，則，及，軍，士，至，是以，軍，士，五，十，六，人，與，允，則，來，歸，允，則，道，死，詔，軍，士，至，者，錄，葬。

政和間，阮帥，部，悍，已，直，澄，過，西，奉，寨，臨，高，定，南，寨，以，阻，黎，人，由，是，道，殆，無，梗。

乾道二年，延廣西經畧，將，運，司，議，瓊，海南，諸，郡，守，寇，撫，黎，人，示，以，朝廷，恩，信，俾，歸，我，省，地，與，之，史，始，其，在，乾，道，元，年，以，前，稅，賦，之，通，司，者，盡，赦，免，之，能，來，歸，者，沒，其，租，五，年，守，俾，能，慰，安，黎，人，及，收，復，前，地，者，視，功，大，小，爲。

實有差失地，及民者，有重罰，史，文獻通考，乾道二年，廣西經畧，將，運，司，言，欲，下，瓊，崖，及，三，軍，守，俾，指，置，記，輸，稅，進，者，重，功，主，實，任，內，有，使，犯，前，地，或，逃，夫，爲，民，亦，重，責，罰，其，先，省，民，地，居，黎，洞，之，人，守，往，招，誘，後，卿，蜀，其，稅，賦，從，之。

六年，黎人王用休，爲亂，推，萬，安，軍，事，同，主，會，本，縣，巡，檢，徐，滋，等，招，降，之。

九年八月，崇會黎賊，刻，省，民，焚，縣，治，爲，亂，黎，人，王，日，有，王，承，福，陳，朗，招，降，之，文獻通考，云，九年，崇，會，黎，賊，刻，省，民，焚，官，舍，毀，官，安，撫，請，了，朝，黎，人，王，日，存，王，承，福，陳，朗，等，招，降，復，寨，有，功，補，補，官，外，陳，登，進，而，義，夫，紀，制，其，文，廣，歷，載，有，功，並，款，推，賞，以，從，道，縣，巡，檢，推，步，莊，則，崇，會，黎，賊，制，黎，人，其，省，民，久，福，聯，業，歸，賦，已，貢，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冊 廣東下

七十一

淳熙元年，招承，節，即，王，日，存，等，許，子，孫，承，襲，以，瓊，州，言，其，祖，父，居，陰，元，係，八，貢，人，自，宣，和，以，來，能，撫，撫，諸，黎，俾，堡，有，營，也，十，月，五，指，山，止，黎，洞，首，王，仲，期，率，其，僑，十，洞，丁，口，千，八，百，二，十，歸，化，仲，期，與，諸，洞，首，王，仲，文，等，八，十，一，人，詣，提，管，司，管，司，受，之，制，諸，顯，應，廟，祈，石，款，血，約，誓，改，遷，不，復，鈔，掠，撫，賜，還，歸，瓊，守，司，其，形，狀，永，襲，上，經，畧，司。

八年六月，瓊管司言，永襲，宜，人，二十六，洞，統，鎮，王，氏，稱，其，祖，本，化，外，州，皇，祐，熙，寧，間，歸，順，彈，壓，三，十六，洞，擇，禦，隘，口，正，係，瓊，管，頃，頃，之地，三，世，受，朝，廷，告，命，至，母，黃，氏，永，襲，碑，堡，邊，界，用，字，紹，興，間，又，阮，喻，化，外，黎，人，各，安，生，業，黃，氏，避，亂，乾，道，七，年，受，告，封，宜，人，今，年，老，無，男，有，一，女，欲，依，例，承，襲，詔，王，氏，襲，其，後，又，以，王，氏，之，姪，黃，周，補，守，寨，碑，堡，嘉，定，九，年，詔，漢，許，宜，人，王，氏，吳，氏，承，襲，廣，州，志，王，二，張，者，瓊，州，黎，黎，之，首，有，大，而，石，不，開，家，院，財，蓄，月，來，無，則，張，許，黎，黎，相，廷，封，宜，人，提，管，有，辦，合，下，王，宜，人，無，不，慨，然。

二塘死士能避之其餘三即強者小要宵不及江浙間一村落縣邑或為
卷八據其處事治所遣人阮謝始得還前漢吏不致害

九年管師韓望出入行陌勞來不倦期年成化黎人感慕頌供田
耗

十二年正月樂會縣白沙洞黎人王邦佐等率賊眾五百為寇掠官軍
保長即陳升之撫降其衆俘獲林智等環司上其功

淳熙本崖守周即建黎人論招撫得五十餘洞每遇寅酉日出城市負
易

慶元初通判劉漢陽崇節學明道要激勸生徒創建社學延師訓導損
弊崇給黎黎懷悍亦知道子就學衣衾其介紳理至者十餘人

瑞平初劉梅知萬安軍實扶諸洞黎以梅紹文間曾平黎寇聞風相率至
環納款願隨上貢賦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九 廣東下

十一

咸淳三年二虎盜陳公黃陳明南嶺崖州臨川鎮潮惠廣欽廉雷化歲
被劫掠燬黎寨出洞為盜六年紀連迫近城寨憲司屬欽州守馬成旺
征之成旺偕子撫撫來聞數十戰收拓省地八年秋詔以成旺頗能守
乃命撫撫請將成邊謀黎情備載其出沒諸洞惕息不敢肆

黎亂終元之世

至元十六年宋國寶為海南四州宣慰使并政訓兵黎人降者三
千戶蛋洞降者三十所十八年招降屠賣番室銅鼓特吐洞油等十九

二十八年本苑安撫使陳仲達詣關陳平黎某五月戊戌授以海北海南
道憲慰使都元帥命同康希超等將蒙古漢軍順化軍七千史誤作二千
二百八十四人元二十八年五月戊戌以黎知政事康希超為副康等

處行省右丞行海北海南道宣慰使都元帥環州安撫使陳仲達海北海
南道宣慰使都元帥湖廣行省左右司郎中不剌于思剌十八里刺元帥

王信星同知海北海南道宣慰使司副元帥王佩虎等特二千二百人以
征黎寨條屬時延仲達詳議十月丁丑渡海益民兵一萬四千收諸黎所

未附兵得集而年十一月至于行湖廣行省平 關里吉思以分省督師
至命仲達子孫等領萬戶統諸兵副元帥王信伯顏于思萬戶教化孫韓

旺楊頭祖劉使林應瑞到萬戶黎寨有閣鎮撫高祐廣西宣慰楊
廷璧等分兵統制自本月庚午發師至又明年秋已七月辛酉被召還朝

乃以餘賊付都元帥朱斌統兵隊入人跡不到之處黎寨盡空明年甲午
春利石五指黎寨而還是役凡三歷年勒平各州縣清水等洞符十九符

黎陳革寨六憤王即王嗣陳子刪黎福平等渠魁降附者不可勝數得洞
六百戶口二萬三千八百二十七招收戶口一萬三千四百九十七從省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九 廣東下

十二

黎島古孫澤議立黎學訓諭諸洞黎置屯田府王定安嘗同二縣萬全一
寨府府給口是役也自開即以水所本有黎對兵僅二萬一千二百八計
特維二十六寸懸實用兵三十三個月爾者黎寨既已無遺穴人言受黎
黨漢易利信然使維制之以良政則黎今日由有黎子未何以統制休之
萬事土人惟教年開黎黨王文河王應嘉進起賊成至伯之福先犯孔以
快元亡痛哉史世祖紀載命康希超十八里將兵同征而傷志及解文
時不及聖非以他故不果來故九仲達在之請而遂督之以關里吉思

天啓初環山黎多招引亡命為嚮導時出行則主簿譚汝祥詣于大府歛
卿兵得五千人封之軍次居 洞有賊二千突出歛戰以方柵柵全七年
府解鞍從兩賊不敢進乃引去遺兵五百來之賊伏截逐其後漢道
千人之弗能前乃自以兵擊走賊被出其家射中其背腹賊遂還漢道近

地共萬五千人賊有九洞而石野居十為最大洞四百二十里州木最密不可入汝將先令萬人徐道周其山麓以萬二千入斬拔圍之夜樹柵三重為壁。外布竹釘以防奔突內五步編竹為屏伏卒以避沈天明日出萬人結其山布陳以待漸移柵近之十日圍逼野止三十里八洞之重盡入探之獲盜柵數十重以守賊窮感不知為計乃殺其夷之得其首六十一人以歸

天曆二年海島生聚聚聚不常海北海南道憲使極微望素著夷人帖服生聚王高等二十餘洞皆願輸貢

至順元年聚聚既陷王軍王官福等漢地乾字界總兵都鎮撫彈法精治江自南建生番聚聚置限障與司帥及萬戶劉其分守之明年賊數萬寇石山新村聚陳境汝將與于康力戰康遇害三年賊寇乾字西山界都元帥聞。軍水尾大失利汝將與別將科住等敗之汝賊聚汝將復收關。不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九 廣東下

七十四

援是日澄遠王六兵亦寇臨高迤南寧亦軍州羅伯龍結村援兵禦賊收明年春六兵遣其徒王吉數千人探止關伯龍發兵來之東勝遂進莞傷者不可勝紀是官補賊五萬後由未入寇汝將汝江出收守將何利茂世之圖大賊賊斬首四十一級獲軍器糧重不可勝紀

元統元年高寧軍遣李花赤特務實招降江花落恭肅洞首符雷等一百九十名而化

是年秋七月行旅知政事完澤會諸兵進討殺黎初至順元年黎賊王馬同父陷會同寨會高州文島王六兵寇臨高澄遠王觀祐據定安來西諸寨諸寇僅存安州氏王用科亦率十九洞作亂二年秋七月乃命湖廣行省右丞劉平利領江西湖廣二省兵九月復調廣東諸兵共討之以平利武功未集而卒至是始命潭州諸寇兵及廣西擾兵討之得汝將請免死戰以絕其根株潭州下受賊命以圖免的降而歸

二年十月湖廣行省南海南僻在極遠南極占城西隣交趾環海四千餘里中數百洞聚聚難居宜立萬戶府以鎮之中書省奏准依廣西也田萬戶府例置黎兵萬戶府

本朝洪武元年大將軍征師駐廣東連使開海南海諸部南寧軍士皆陳萬官等望風降附先元正十八年土豪吉天章通昌化縣尹黃牛山奪其印自尹其縣二十二年萬官稱元帥始遣出縣印令其下首洪山據之至是乃降

二年永嘉侯朱亮祖師博雷州威毅所至民黎首目絡繹奔走聽諭惟崇會小陽洞苗長王官泰賴兵不散亮祖既指揮秋天壁等將大軍抵其地敗走其眾招諭諸賊迎降自歸附後各洞聚聚屢效順出官附籍結供租稅惟派洞生黎尚恃險阻未歸經而萬州卑紐黎等洞聚聚王賢保王賢俊王珠王觀保王觀標等渡板花儒之大村殺低七方新場等洞聚苗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九 廣東下

七十五

符均路符順符方抄等崖之抱懷多箇半家村羅羅現等瓊山之符進福王觀磨文昌之王伯琪澄遠之王四官王觀平臨高之苗慢居等村符陳符九等聚賊又復不時竊發廣東都司及海南衛官旗弗次須軍收捕之

洪武初盡平元人之葬土苗王即者元帥陳乾雷以降免罪授為廣西平樂通判州縣各另除官不用土人兵也子孫盡平為民以嗣管黎

六年指揮張仁收平瓊州黎寇初洪武二年已酉諸黎歸附之漢文昌抵萬州黎洞營使化黎征討不服至是瓊州亦陷仁始領軍削平大村七方等洞又方與志洪武初指揮張仁收捕之黎首皆即死及平或底落梅新洋等洞

十年會同等縣及感恩抱來等洞十七年崖州多蘭等村二十五年會同麻白等處為千戶蔡武古鎮州等黎逃亂官軍隨即討平二十七年澄遠

多箇等村僑州新洋等洞漢亂指揮牛銘書等封平之
二十八年崖州千家村定安光螺想木文品白延等處黎亂廣東都指揮
范茂同本衙指揮石壁牛銘千戶索寶等封平之
二十九年昌化洋鵝洞黎賊符公現等亂指揮石壁牛銘千戶徐英統
軍封平時萬州魏瑞瑞王得隆亦亂亂捕之

華陰庚辰三月壬辰廣東公差大理寺丞彭興民等奏言瓊州府所屬
團練大海內包黎峒民少黎多其熟黎雖是順化上納秋糧各項差役俱
依民當其生黎時常出沒劫掠連年出沒劫掠為害不鮮今請各處熟
黎俱有峒首凡遇公差投繳納秋糧有司俱憑峒首准辦官軍征捕亦憑
峒首指引今所屬各有招黎及險險地檢司知將各處峒首選其素能撫
服黎人者授以巡檢司職事其多矣既于黎人內查無應當令其鎮撫熟
黎當是招撫止黎而化如此則黎民亦安愚矣詔如所請明年五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九冊 廣東下

七十六

月十一日瓊州府守遠縣蘇縣巡檢司添設到巡檢黃漢通巡檢司添
設到巡檢蔡璣十月十一日萬寧縣巡檢司添設到巡檢王錢陵水
縣巡檢山巡檢司添設到巡檢符春其漢永樂中雖漢洪武官制獨而廣及
荆南土人悉到巡檢者仍權舊云

永樂二年冬十月太學生崔引人潘陰本建言招黎預行十二月授陰
永以知縣職名齋勅撫 府黎峒止黎

三年春三月陰奉引本土人耶萬隆等赴京復同領勅招撫勒諭黎峒民
人服奉 大明命嗣守 太祖皇帝四夷萬國悉來朝貢由是而等以蓋
海之地遠處海南州郡之十仰慕其教蓋亦有年等因有司不能招撫無
由自達今特通知縣潘陰本土人耶萬隆等奉成前辦符春陵廣慶並
願實勒諭等休以廣慶之心共相擁護教人同使臣來朝臣即領給
賞賜俾回四里以安爾眾使爾子孫永享太平之福故諭夏四月年

即廣東都司奏瓊州府屬縣七方等八洞生黎八千五百人崖州抱等有
十八村一千餘戶俱已向化惟雁洞諸洞生黎尚未歸附 上命徑部已
歸附者令有司善撫未歸附者仍遣人招諭惟部遠奏連格州府通判
劉銘資勸往諭之秋七月巡按廣東監察御史汪俊民言瓊州府屬
海中有大小五指黎母等山皆生熟黎人所居比歲軍民間有出入黎
甚至誘引黎人侵擾居民今 朝廷遣使招諭臣愚以為黎性頑梗招
諭之人非其同類未易信從又山水峻惡風氣亦異中國之人罹其瘴毒鮮
能全活臣諄諄宜倫縣熟黎峒首王賢祐督率本命招諭黎民信從歸化
者多現其取習水土不畏瘴癘臣請遣使使命仍召賢祐至京量授以官
俾招諭未服黎人戒約諸洞無納進逃其熟黎則令隨產納稅一切差徭
悉與歸化生黎同化者免其產稅三年峒首則量其所招民數多寡授以
職事如此庶幾黎民順服從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九冊 廣東下

七十七

四年三月瓊州府屬縣止黎峒首羅顯許志廣陳忠等三十八來朝初以生
黎多未向化達通判劉銘資招撫至是向化者萬餘戶顯等從銘來朝
且乞招撫其衆 上從之授銘瓊州府知府專職撫黎仍授顯等知縣
承巡檢等官賜冠帶鈔幣遂送自是諸黎感悅相繼來歸仍勅陳忠等歸
諭村洞人免其供應差發勒諭山縣南岐村首黎陳忠等悉每部之
戶百姓此免只為軍備有司官吏不才皆害患上顯忠等皆怕了不肯出
來如今能得 朝廷差人來招諭使都一心向化外來朝見都賞賜了回
去今復遣村洞人氏都不要供應差發從便安心樂業享太平的福但是
軍衛有司官吏軍民人等非法生事侵害從的便得著連勒諭至列京城
來說我朝大法度他教諭夏四月戊子瓊山臨高諸縣生黎峒首王劉
延吳王林等來朝到等為主得巡檢賜冠帶鈔幣
六年春二月瓊州府撫黎知府劉銘率生黎峒首王賢祐王忠王存禮等

來朝貢馬命賢祐為儋州同知急存禮為萬寧縣主簿賜冠帶鈔牌寄
撫黎人先是封川故可城以吏員選授縣丞通判州通判則點委撫黎
官世為知府可城為知府官能年以刑部郎中黃重代之
七年秋八月庚寅萬州萬寧縣主官王薄王惠等率其洞首來朝招諭生
款四百二十四戶賜鈔幣

十一年春正月庚子瓊山縣言來洋部民周孔珠招諭包黎等村黎人王
觀巧等二百三十餘戶願附籍為民理之秋七月甲申黎首王聚符喜來
來朝臨萬縣民黃茂來令招諭黎洞即來等二十四洞主黎王是率黎首
王聚符喜等來朝貢馬黎人來朝者計戶四百有奇蓋自前至今招撫結
黎來朝者千六百七十度戶三萬有奇

十三年二月瓊州府止黎洞首羅廣壽等來朝籍其屬歸附凡三百三
十七戶七百五十九口賜廣壽鈔幣有差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九 廣東下

三八

十四年夏六月乙亥儋州土官同知王凱祐率生黎洞首王撒黎佛金等
來朝貢馬賜鈔幣遠還上朔行在札印臣曰黎人遠處海南不露王
化今慕義來歸而朝貢頻繁殆得因之非常撫之意自今生黎土官洞首
俱三年一朝著為令

十五年秋八月乙未感恩縣土官知縣樓吉福等率生黎洞首來朝貢馬
及方物賜之鈔幣
十九年春正月寧遠縣土官縣丞邢京率生黎洞首羅樹等來朝貢方物
賜鈔及文綺有差

二十一年瓊州府土官縣丞符添慶等率諸洞黎首來貢方物賜鈔幣有
差府署論曰撫黎土官其百餘年之福根乎承黎和初而不給於招者
而餘於所招之黎職名之加則事一撫撫不得與州縣事時防微杜漸之
理意及未詳後果始會其知以威已列衙口庶以款款暗斷制分矣此

程瑩奏事所以為使也然土官雖平而土官隨漢成惡逆犯 數多不
可以不裁抑明於然唐之方碩宋之洞首既領皆以黎人主黎故其使即
也其衣履而漢唐宋之土官則以印之黎人為之設其探即也皆在威時
而不憚土官雖平而土官之設張威如其和方焉為不問於天討
則宋化且不無保化糊口之小利乎此兵寇之責也

洪熙元年定安黎賊王觀哥等叛燒燬縣治都指揮程理率指揮黃瑞等
督軍討平之繼移兵征樂會等縣上即等村王英等寇隨平

宣德四年以洞黎使使不列華去撫黎流官
正統五年瓊州府知府程瑩奏平撫黎土官黎人自是聽歸于府民黎
稱便

十年知府程瑩指揮陳英諭撫崖州黎首符尼白化招回迎民羅討等四
十八名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九 廣東下

三九

成化五年儋州七方黎符那南叛都指揮王璉討平之初那南等與土舍
王賊謀亂二年春都御史韓雅以平大藤峽蠻賊供制皮油腸凌遠處死
曉諭令改過自新各安生業俱免其死掛榜通衢怡不為意後賊款使那
南等地逐出同伊弟那南居住黎黎恨乘賊杜臨高黎等迎回到箭殺
賊收之於地名河洛舖駐別那南因散榜則自歸南王十一月都指揮王
璉統率征剿賊逃險阻屢敗我軍相持月餘後乘雨夜與擊十二月乙亥
始破上下多邦山口寨那南敗走明年正月丁酉進至落賀洞平之因剿
餘黨要花等洞符英等三月壬午擒之戊申班師

八年著都指揮王璉委指揮李泰督萬州樂會統軍招撫鶴峒等太平等
六十七村洞生黎已旺已富等五百八十七名化
十一年儋州府官洞黎首那推亂兵倫副使徐榮都指揮李祐此漢達官
軍及黎兵機快進討軍法嚴整土舍龍龍領兵未達斬于軍門城開王道

乾嘉元年即由新州街馬路而西十一月至成敗家完明年二月甲子

十二年劉使徐景都督李祐招撫千家村占領州縣城守即王等

向化
二十二年授州府通判丘瑞同協辦李泰招撫加支等村黎即九等一百

四十四村向化
弘治三年改水縣縣事等嗣陳邦祥等作亂冬十月兵備副使保吳蔡

將姚英說漢官軍進討中夜抵北山十一月丙辰至大佛山與賊對

敵甲之乙亥班師
十五年冬十二月賊寇據南紀平南等處七方賊聚也屯成化初土

各王賊散併七方散得即南之免官軍甲後其經得即月者率南紀父張

定欽等諸賊皆出州供役後五併者商惡其美已且供所部或故之十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九冊 廣東下
八十一

四年七月丁未以官役刑禁事賊南紀等據報即月不獲賊因刻役作比

刻箭傳傳連諸州縣數同風害居間七月丙申據報萬餘圍德指作周

進難者得入依附九月丙戌分兵攻臨高指報謂孤守危甚丁亥都督

揮港賊聞急奮援賊大敗而退諸寨未幾平賊獲肆出十二月庚子

有軍抵德州都督揮河清駐劄于州之保古抵德無中夜為賊所封兵

不遇列戰賊遂倒信遇害死者不可勝計自是賊威益厲賊所為之驚動

並是伏范伯毛說以面廣起兵說漢官軍張士兵十萬至德甲子賊令

普師聚得馬登等用命分軍進擊破其十堅而南紀獨擁精銳出敵指

揮周連奮戰數家人周賀周紀斬賊將先鋒二人氣奪小劫南紀中箭赴

水死餘黨以次則平州縣大案

正德二年崖州千家村峒黎寇橫為害三月甲子劉使三俾親視德昌崖

陣上兵封之賊名望奔竄無敢禦者遂焚其宅而歸初方峒無河崖通次

日乘送軍門者無數俾聞其來盡釋之州境大安民為立祠報祀之

七年春兵備副使唐璽征萬州黎賊初傳賊符南紀聚萬州諸賊所屬

漢係既平萬本經巡師故賊歸降能令等嗣黎即那志已俘等漢出至弘

治甲子款督督指指谷泰及愈據黎會縱橫新對陵水黎等嶺脚等黎會

應勢日盛賊府因被官民王斯等奏 聞至是始委璽總官平快黎等

兵約五千征剿三月辰未達指揮王璽等四點分進期黎會哨于中地

州臨高土舍四賊賊多屯居于黎會嶺橫洞壩口村大連山麓乃故導西

哨指揮趙榮由曲故難兵地賊賊俱之金哨因受兵走出然黎長沙村巡

追不進東南二哨指揮高煥周世英千戶王韶等是日亦止連營于地名

太平村隨征指指揮陳振入竟空村見賊賊先馳歸偵偵獲王佐吳朝京

等乘遇害既夕賊來劫民兵等苦殺傷數多快等逐擊往南山先出惟北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九冊 廣東下
八十一

哨指揮王璽如期抵會所見賊空巢焚之時璽駐劄于地名張牙市聞太

平營為賊所劫遂散師而歸唐璽曾論曰噫吁嘻賊連年肆然時或少快

者以大軍之未臨也今而此舉今不能用之於得即矣蓋黎于賊雖難投

露而往而愈無所忌失其居不往之為慮也今言黎患多難存于弘治本

年之傳兵者由此觀之則所以積大而難息之者豈始彼之罪

哉
嘉靖元年督府鵬勳羅活洞群黎督理風屏窺有 官款專功者緝賊可

在新督部下竊據賊情起裝殺我軍數十人甲冑器械野為賊所得自

是賊知軍弱始無忌憚自是鵬剿遂不足恃

二年乙丑賊符南紀從子崇仁又能爭五起兵雖殺目而高嶺黎陰助

作逆兵備副使胡朝新二人率眾命德州同知顧玠撫之事率玠善事督

府德為已功奏聞除理二級將權南安府通判海程餘錄其靖而皆始紀

廷經督崇仁督之記事主起兵離政日而為防黎陰陽作逆余通詳官
蔣其地士民皆受危盛明通其故余答曰可徐撫之未幾崇仁之龍事男
相繼中即未見普達之除知二苗已獲黎從故黃問曰崇仁文報何不
親至黎城然曰上司收改正嚴余答曰小事行得保回安生黎欣然曰謝
即士民聞之駭然曰此半寬假即洩曰我民失余不答既而聞賊縱火因
二百人州人咸實我寬大之度使黎家兄之盡圖首犯天曰我軍寬素
散矣余隨查後嗣根根無遺納示喻黎老老出長計轉請通明示黎
事相告已事保其王余喻之曰事當徐此苗先保各從完報次保其王
何如黎曰姑已而得清廷黎供便回前此土官每名報銀八九貳余款
收其心先中達上司將改則黎根根品投已微無微均照索價二錢五分微
收示各黎供親自赴納因其未歸人：無給籍其石氏編置十甲辦報除
排年外每排王主知數備辦小甲各二名又總置總甲各二名共有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 廣東下

八十二

自餘人則守兵頭日各有事無手自事不預其王矣日又復向有司余
密察賊情即將諸首悉五十餘名解王省做二千里外相繼守死大志
漸消后著密洞黎開風向化亦告報賊報差誌州各獲存聽微報解准
作本州官軍休報數數地方平安余后後從事而後竟有加倍二級恩命
微本下而已辦官南安矣

十三年三月雙山縣沙灣居林等洞集苗黎福二作亂夜刺守兵營殺死
典史千百戶各一員并殺傷兵士甚眾知府蕭晚聞于督府都御史陶鑑
總兵戚繼光侯萬會巡按御史戴璟檄同司馬處於晚謀諸兵倫副
使游建政探廣黎珠果賊成解就三策乃令經歷顏吉縣丞高明督土舍
許承宣招降番苗出處者至晚厚賞授以方畧俾誘苗苗設伏擒之建
遂督指揮王守臣集兵七月分哨抵黎群賊遁乃焚其聚落奪其校器
也兵被捕通時黎黎沈滋軍亦疲瘁乃下撫令群賊願月朔赴直德令九

月夜即聯福二于即市除崇志平 瓊州府志

十八年萬州縣屬中洞大抵村黎苗即紅那黃叔姓事田叔不勝乃投陵
水軍堡村在千戶萬人黎為報怨入陳率兵以捕獵為名襲大抵村盡奪
其妻孥資產而有之黎苗憤憤糾合黎得嶺脚二洞陳任等攻刺使水賊
九十云村探奔殆盡惟存附郭港坡一村賊屢令攻知州黎吳屢敗之人
陳頗有謀勇用計境與匪群去士論大拂吳訴究人保亦被逮何樂而死
於是賊益猖獗

二十年崖陵即溫黎苗陳那紅等糾結萬崖諸黎構亂州邑屠掠村
民絕陵水縣待黎苗通有事安南未達也官軍半月以前虛多致討北哨
至既招又剿阮降人誅：又復招成信不立賊不復聽招惟肆掠海南
衛指揮急事張世廷帥兵禦之戰於多崩河兵敗被殺都御史蔡經奏請
征討 命下會師十萬與安遠侯柳珣雷陽令黎政周輝選餉九月分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 廣東下

八十三

兵為三哨黎將程鑒所部四萬五千人為中哨黎政張岳監之黎將董廷
玉所部三萬一千人為左哨劉使陳茂義監之都指揮武臺所部二萬六
千人為右哨金事商大節監之黎將劉經提督兵設伏張美中左二哨先
進賊偽進設伏戰頗不利大節持重武臺引兵在黎聯左哨渡已而分
界候其失石少息乃起距爭先擊大敗之賊潰所破洞二百七十有奇
新五千五百餘級黎黎黎黎山頭而還十二月凱報官軍頗亦傷折右哨頗
先捷聞建經為其部高嘉瑞加太保
二十八年崖州止強石松等村黎苗即紅那黃叔等作亂判官黃本
靜科索無厭等遂逼崖州圍感思先是崖陵那紅諸黎苗平而知州葉
應時部御史歐陽必建總兵平江伯陳圭奏請討之受命朝而廣張德漢
連官軍十萬餘令副總兵紀希儀督守巡兵陳等官分三大哨直抵崖穴
俘斬首級五千三百有奇悉剿平之

三十七年分巡海南海倭涉踪波駐于雷州峒黎始無忌憚三十九年分巡復至黎乃復寧

瓊山村則凡一百二十六

居硯村 居林村 居硯南來村 牛皮三家村 加品村 新茅村

加印村 新寨村 加西抵及下村 瓦陀村 南吉平北村 南陀村

蘇竹村 南托村 黃綠村 林雷村 晚虎周款村 浮頭村 三

家村 宋茅村 水尾村 加地村 加黃典村 平共村 荷信村

上下江村 南細村 加林村 曹原村 三家村 陳鳴村 始社

大社村 曹陀村 包文村 低灰村 天秀村 多富村 黎東村

為寨村 聖茅村 虎北村 南盤村 南屏村 南以峒 龜谷村

南盤居取村 下水坡村 大嶺村 南款村 盧迪回頭村 恭暖村

蘇寨村 南坤村 南陀村 白頭巡連村 酒心村 居完村 項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九冊 廣東下

八十四

平洞 廟平洞 葛枝村 陶東村 黃泥村 莫村 羊坡村 白嶺

村 水脚根村 葛枝村 專村 大始村 木城根村 瑞南村 羅

村 山凹村 瑞南村 北岸村 苦藤村 沙伴村 淮款村 葛枝

柳扶南村 瑞南村 萬牛村 瓦屋村 石井村 蘇村 沙坡村

巡捕村 龍款村 獨田村 曹村 宋樹村 款款村 塘口村 葛

葛村 南柳村 尖雷村 張村 龍人村 石化村 晚塘村 嶺上

村 水沁白石村 山口村 張村 大木根村 加款村 宋寨村

湖溪村 聖茅村 江邊加款村 深茂村 葛六村 居依村 口邊

新村 山口村 山深村 坎尾村 黃竹村 宋村 大富村 馮家

丁寨村 周村 多別村 李八村 南鼓多加村 黃家大

峒村

登遠村 峒凡一百三十七

椰都村 湯呂村 新村 陶弄村 大小白石村 居遠村 瓊頭村

上田村 居款村 四凡村 山坡村 米地表村 黑路村 相恩根

村 白水母村 東西嶺村 甘福村 加恩村 睦村 慈村 潘水

村 大嶺村 峇峒村 官路村 石福村 居白村 落咀村 泰魯

石嶺村 大田村 檀木村 潘羅村 居潤村 泰興村 聚雅村

居眼村 下水村 坎泰村 牛富村 內紋村 羊坡村 崖村 落

血村 潘徑村 居鳳村 居宜村 求池村 觀遠村 八溫村 南

款村 大塘村 脚福村 十五寨一村 潘初村 毛巴村 遠龍村

潘北村 宋觀村 宋觀新村 大江村 竹根東村 北平村 居岸

村 第蘭村 北款中康村 大小居慶村 黎敏村 下水村 居洪

村 潘張村 南茂村 茂石村 嶺下村 大小嶺村 刈克村 大

小居茂村 葛枝根村 荳茅村 山呂村 山尾村 范南岸村 阮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九冊 廣東下

八十五

北村 石嶺上村 南澄上水村 細霜村 潘元村 黎村 通龍村

上寶村 南葵村 加休村 嶺連村 南定村 漢口村 聯泗小村

大龍坡村 及慶村 和勾村 提滿村 元遠村 麻德其村 樓亭

村 耶即村 冲湖村 枕頭村 舊大村 惟村 舊午村 番那村

番奴村 雅達村 番多羅村 雅色村 雅父村 雅溪村 雅連村

輝涌上下村 人無慈村 元溪村 天降村 波路村 黎祿村 番

寨村 番雙乍田村 番佛村 泛泥村 番定村 大耶永村 續雙

江村 居兩村 甘肅村 居洞群村 高南村

臨高村 峒凡二百三十九

南連大村 南連小村 姑連村 南連村 曉啟大村 晏貝村 廣

歐小村 石五村 輝華村 羅便江頭村 提把村 南順村 提南

村 番任村 潘興村 延連村 捕板村 重加村 陳和村 潘雙

大郎村 北藤村 叶降村 欽萬村 黑石村 中心村 南春村
神官村 黎秋村 青垣村 夢細村 保和村 崖陀村 南渡村
南川村 長安村 后生村 馬連村 大坡村 大村 大水村
黎封村 平山村 水干村 山村 居內村

又昌村洞凡三十五

改底村 雷珠村 白壇村 葛林、黃冲除改村 麻改村 莫寨
村 新廟村 招根英村 山馬村 新廟尾村 沙嘴書家英村 多
碧村 多客戶村 多餘村 楊村 郭村 苦竹村 白沙村 大瑞
村 溪陳長田村 買車村 水西大改村 許村 何景村 黃家瑞
村 向仙村 唐來村 大寨村 李村 葛枝英寨村 油荷寨脚村
項棉村 買陳村 下寨書藤村
樂會村洞凡五十三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九 廣東下

八十八

蝦樓上村 羅雲前村 雲潭尾村 蘇樓上村 葵樓下村 石松村
上北村 下北村 加界上村 加界下村 三合村 寶額南村 寶
額北村 小郎村 雙尾村 坡頭村 黎新村 石盤東村 石盤南
村 許洪村 油梅村 新寨東村 新寨西村 蘇陳村 南林村
官梅村 竹根小村 大郎村 從橫大村 墨石村 竹根大村 皮
沙村 清安村 皮吳村 羅陳村 嶺城村 羅梅村 上插村 下
插村 新寨大村 新寨小村 上石村 南茅村 大水村 小水
村 加羅村 葛寨村 新對東村 新對西村 加石上村 加石下
村 黎店村 水口村
儒州村洞凡二百九

煙黃洞 達何洞 黃即洞 過甘洞 過水洞 大羅村 牛頭村
水尾村 安好村 過洋村 那江村 神雄村 和梅村 甘根村

允博村 落福村 苗村 那元村 安即村 黃塚村 戴樓村 過
茶村 羅洋村 慶邑村 羅不村 考確村 打金村 可卜村 保
把村 華珠村 義邦村 義南村 義加村 義麥村 可妙村 可
邦村 上過洋洞 下過洋洞 連邦洞 連來洞 同橫洞 山口洞
連邦洞 夫底洞 新洋洞 過彈大刺洞 大卷宮洞 富盛洞
星番村 荔羅村 徒板村 落勿村 落國村 英家村 松羊村
徒羅村 大小葛美村 墟坊村 連邦村 留改村 落香村 南村
那羅村 和來村 過陀村 徒邦村 徒改村 南丹村 浮表村
落苗村 落深村 大落賀村 小落官村 星樓村 甘符村 植坪
村 南平洞 那板洞 落白洞 那橫洞 雲果洞 那瑞村 難皮
那連村 那南村 富真村 那條村 那橫富村 那順村 橫樓村
那父香村 南新村 小廣三村 陀樓大村 陀樓小村 橫樓村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九 廣東下

八十九

雅地村 劉溪村 擇雅村 曹叔那靖村 雅風上村 雅風下村
雅風中村 曹暖上村 曹暖中村 曹暖下村 那營大村 那營村
南靖州村 雅勿村 富濁上村 富濁下村 富濁中村 富賀大
村 富賀小村 富寧村 甘多村 那茶村 富寧村 漢寧村 漢
加重伯那對村 漢加重伯那六村 漢加重伯那橫村 漢加重伯那
路村 漢加重伯那白吾村 漢加重伯那橫村 漢加重伯那實村
富橫村 富居村 臨老村 白吾大村 白吾小村 番登大村 番
登小村 靖溪村 銀村 把高村 落陳村 徐實村 那併村 那
崩村 南紀村 南勞村 茅溪村 順白村 義勾村 義神村 小
頭小尾村 雲眉村 慶波村 過仰村 安引夏村 義雅村 車同
村 過那村 義橫村 浮榮村 義王村 恆治村 浩不配村 那
雷洞 達茂村 保平洞 富雅村 橫村 布書村 那納白沙村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九冊 廣東下

九十一

萬州村峒九十三

龍亭村 居芳村 黃嶺村 樓家村 坡頭村 四馬村 番根村
芒芒村 竹絲村 參寨村 妻蛋村 白邑上村 白邑下村 李應
村 字院小村 墳立村 牙張村 牙巴村 墳盡村 潘即白村
那根村 白邑村 番花村 那打烟機村 那些村 浮徒村 白邑
村 符花村 番墳村 千鼓村 那爹村 番奴村 番陳村 伍孝
村 牙南村 甫介番間村 那南白村 麻江珠村 墳餘村 小書
慢村 芳竹村 那非村 番洞村 那班白村 泛化村 唐恩即村
會目村 番谷村 義沙村 番文村 番論村 牙段村 同保村
那村 那隨村 退會間村 剛平村 千斬村 那吉村 伍即村
小儒即村 符番村 那福村 那學村 平石村 窮頭村 居引村
南頭村 加村 甲林村 郭村 陳婆村 青塘村 店伙村

拔蓬打村 多坤村 白姑村 番雅村 會福村 那吉村 那油村
牙西村 牙番村 牙雁村 晚吉村 石村 惟國村 白勿村
牙成村 白平村 坎陶村 白鳳村 油虎村 達陀村 起滿村
茅茶山 牙秋村 牙麻村 靖不勿村 通三村 葉骨村 南寧村
正前落午村 番洋村 舊德村 妻把雅查村 舊便村 落陶村
烏鴉村 妻玉村 墳餘村 麻奴村 那便村

馬化村峒九十三

義高村 義探村 居庚村 陀外村 唐慶村 居律拿村 那達村
陀蛋村 義漢村 居喝村 包油村 盤盤村 那慎村 包橋村
義吟村 義娘村 陀查村 哥安村 徒葉村 無龍村 南保村
義義村 和血村 群白村 義表村 徐雅村 義倫村 廣香村
義壯村 義哥村 上下協村 義爹村 義玉村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九冊 廣東下

九十二

廣州村峒九十二

來村 良豐村 黃嶺村 羅園村 加升村 正站村 多業村 羅
市村 黑梅村 多梅村 加開村 加訓村 振、村 葉信村 頂
對村 抱非村 石板村 抱勤村 抱好村 多併村 金昇村 多
開村 南溪村 抱升村 抱前村 抱後村 枕橫村 抱尾村 龍
嶺村 抱也村 抱實村 大橫康村 黃侯村 第志力村 抱印村
小橫康村 多爹村 抱祥村 佛樓村 侯到村 遠款村 抱到
村 大他侯村 小龍村 多傑村 多於村 多聯村 抱改村 抱
陸村 多港一村 蓬家一村 滴晏布打村 龍村 浮村 翁村
日村 連村 阮村 乾村 碩村 講相村 翁休村 布即二村
多頭村 播字村 而盤村 布即下村 藝休村 羅侯村 葉補村
信母村 多進村 那打村 芝龍村 多來村 南頭村
野寺村

加村 橋頭村 北大水村 善溪村 高石寨村 北橫脚村 番
風村 加族村 南對村 排補村 木元村 西大水村 百佳村
大南村 新付 石水村 西廟村 香徑村

陵水村峒九十三

多龍村 港晏村 多艾村 港英村 羅四村 滿侯村 艾村 多
壯村 加錢村 多賢村 滿油村 正站村 多麗村 州守村 低
富村 多葉村 加除村 加皂村 多珠村 七帶村 劉泰村 五
指村 保坎村 保白村 羅信村 步編村 北羅村 低
岐村 滿灣村
廣州村峒九十二
羅酒洞 龍潭村 瑞臨呼村 大要村 長沙村 南立村 蔡看村
唐村 木牌皮村 太平村 提底村 大五村 潭村 湖南村 水

感恩村四十一

感恩村 佛蘭村 義順村 耶連村 義陸村 陀時村 雅也村
 陀手村 北連村 也結村 姓有村 抱白村 大定村 抱連村
 陀牙村 雅換村 義祥村 義勤村 抱美村 陀橫村 抱陀村
 北聯村 北吉村 也連村 陀果村 北連村 抱萬村 抱屋村
 大連解村 陀新村 符若村 陀連村 滿源村 陀茂村 曾吸村
 陀烈村 也連村 小抱村 解村 漢一村 義順村 抱連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冊 廣東下

九十二



瓊州府萬州失條名曰岐人即隋志所謂也也有二種遠近
 化者為生岐近借黎國稱知萬原者為熟岐舊志其岐本南思
 音讀同音近征至此近掠上黎土其地極遠漢唐自王桐曾
 守村同根之生此性皆無畏強賊先依高古夷而無姓名
 言成書教以子矢以所傳人口未利而黎之樹令其子老弱
 射中老父大仇每食以大鉢時飯皆女團聚用匙取食之男

為泰補腰前或兩幅掩不至膝而從便露其臂腋耳以銀環
 周中骨為簪挽之簪以熟毛婦士亦着簪插下圖是慢黎者
 為奴茅屋居地則門在山頭內為水拔居之雖地二三尺下
 類男女未配者隨意所適又曰黎歌所為城垣利箭始黎為
 為蠻木弓竹箭無刃刀柄長尺餘弓首不揮手能父子而
 加事出利謂之討討黎不避風日單行露宿而履險難步遠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冊 廣東下

九十三

如或生習荒忌類如此說者謂比之禽獸而能言此之序張而有異者
 也永樂三年設土官統之波羊弘治中始為寇正德七年按察副使唐
 討之敗績嘉靖以來肆行殺掠至今不靖漢唐亦元至國初此條皆自
 耕與氏之年間或潛近預區而已永樂三年設土官統之波羊弘治中
 舍後以生并弘治十五年倭寇亂始設七府起為他十七年殺掠
 捕倭公泰正德初將捕倭王現禦之勢稍沮七年則使唐進官俾
 之以土舍泄欲收噴由是賊勢愈熾殺掠百戶李廷傑總小旗作
 宋蓋等二十四人而逃村莊西白己預香振心小使嶺北自嶺脚
 王聚共數十餘村人亡財盡掠無所可守却乃長驅東南陸連王丁
 土龍等村橫行無忌黎民有王走岐王策王祐王即王即連王即
 屈街臨前此賊出新牛與之借藉最為猖獗王走岐等諸道消息
 入徧以酒食謂之祝存自薛百戶名邑人口被掠者托為憤之每

為千使錄居千院倘敵刀動布慢之也賴多蒙不守時與賊分莊而還其
人同有軍民以同進入堂與通行賊勢益大去歲六月間賊民楊文英
等一十餘家七年無御主林成鳴使其尸婿妻于并刻數佃民二十餘家
八年使生員蔡開卿尸不獲董氏王普良蘭司員等男女數十人通者
赴山島倫富村著茂山頭放長水等村離賊僅七八里刻後無等自來
以來人口破掠者近千餘人山則荒蕪者近千餘畝中而番戰者約為萬
使錢帳前北者為萬餘畝而可得而家于女以為奇貨是免老吏難了亦
之不居處金甘諸熱福七堂之實此其端矣

按但就為黎教之傳也久矣自止黎德格附以入敵籍則黎教與土
官之所為也其後土官益多止黎未附已歸但尸以肥已變詐百端反
招生黎為寇人知永崇初諸險本倡為禍首故理臺志書陰本溪以
無功伏誅諸實跡則無有也與其授以知縣職豈若授以副巡檢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九冊 廣東下

九十四

易為哉也設說為岐中黎之遞者定妥協理密入發額始知分有二種
止黎之外五指之中歷代不化者為岐黎黎所供者岐也止岐種界由
受抵崖不過三百餘里自倍達萬不過二日餘程便使三八月微元分
矣四面開示信長使必聽從乘此開闢可五街門此送而黎服矣惟
崖黎最難者曰羅活曰抱省曰多潤曰千家而家通官道為諸黎門戶
者千家也成化丁未征千家村及彼水嶺脚崗之陳那洋征後黎人悌
懷見軍即絕而軍秋珍其愚欺無故 詔哨守等官則又安雷固等之
何堪其未久復叛也正德丁卯千家羅活等村復橫兵憲王樞楊撫
實其惡愈肆及范山王傳至調知其非調塔呂崖官軍黎失職刺千家
村不費牛果不道寸鐵數日即歸隨船亭洞進入亦者擒斬解縣群黎
莫敢違令賊死既多乃下撫定之自是崖之對內牛島被野盜賊紀
跡此崖民所以報德立祠者也弘治十六年漫山主事韓俊奏言去

土谷洞首主州縣也所置檢在外軍民難處在中防引開開五指山十
字道驛編主吏中禁付了天嘉靖十九年工部郎中吳魯則設言之黎
居民氏五之一官於兵武則平之際開通十字人始于其間大約以道
里計之自府治至崖州千里而近自臨州至崖州六百里而遠此
四至徑一之天凡七細數之自府治至崖州三百里而遠自崖州至
于羅合三百里而近俱為但述矣及其未開通度不過二百里耳大
某官作屬武官領之民兵屬有司領之土兵屬即保長領之通力合作
則其工則人秋局四路交通度中連城量地互望此望主也野官以改
則取以守則固矣二十八年督府都御史歐陽必進奏崖州昌化感
恩地方吏科給事中鄭廷鵠上言 墾自開郡以來迄今蓋千六百餘年
無不建黎賊之害無未有如今日之慘者也蓋其崖山路崎嶇其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九冊 廣東下

九十五

州縣又焉之外僻是故無外絕也今他處除僻鄉外突至度則我人氏
玩而官軍是或有內憂也其地使高而我下彼有暇而我由其勢
彼來而我救彼無外絕而我內憂則州縣之兵難了今何日而有
患有安化之地或法生長地方竊嘗勇之故老河之征人聞其出此
則人快教矣以一需百無不應強而倒者天盡力富強實身前林中路
介為伏我軍至有臨險歎而止爾故前日倡亂不過止諸石山諸
我其勢高而今連昌化感恩之砲其雲日戰若進兵非謂日暮打丁
加王教萬人不可臣開成功在曾開檢在張克捷雖難總為上臣嘗
考今昔則除黎患者見二人舉焉元王元平黎黎政十月沒即又明年
七月深入黎巢官軍之明年春利石五指黎黎山而連中間雖二起來
故而鎮不亂乎以成功功謂捷矣但元夷俗悍則乘之措帳泰置也四
省主定安會同二縣至今不冠文物為名邑此以知其可畏也又

前嘉靖十九年春賊沒軍師及諸兵討之明年大沒師使十二月在破
其巢崖州諸洞無處不至未嘗不大捷也但與師入中洞數多誠有
如前各各守府官當時賊者見賊巢遠度平野可利可守故建州縣
招集斯民以絕其日之患然一時大賊遂漸聚或聚於一團兵出相
率歸巢安其前賊聚於溪湖官軍能捷而不能守故也賊其不為今
日再舉之害其可得乎此以知其不絕之害也故臣不意成功之不
早惟志圖擒之未周不意竟捷之無日惟志經略之無術何也賊附從
張其以有限賊封郭安其險可突使以激於有司殺人無數遂以肆行
無忌爾今天武之生戰力同心一旦大軍臨之勢如破竹但願先事要
在國於後事要在經略張以前中為賊始不為後日之悔也何謂機
三事一察賊地方大勢南出崖州西出感恩西北出昌化北抵凡陽黎岐
東連即海嶺二洞然二洞實崖州被水之衝地形外險內實世與賊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九冊 廣東下

九十七

若故文其意其合二洞以提賊使水不為計常先分奇兵由使水以
使二洞使二洞之賊自敗不暇兼渡大矣查據崖州賊巢穴使其黨渡於
水旁分於兩翼知賊自相疑或而風雲之下志于擒也此其所當圖
也者一也前奉人云元惡即無事已入凡陽據集賊此或有之但恐
其間據集或即即前之賊也蓋此賊十九年陷我軍不敵日有活
賊軍即前崖州微納百牛抱甯賊軍即前九所也亦其與之構
禍通謀久矣此賊據竊賊以多方以我或教古播威以堅聚賊由逆
之心皆未可知此其所當圖者二也據賊唐無封細其有怒動靜出
於所陷上舍故守之禍皆上舍賊成之勢將附諸州縣百計阻扼有
司天黎心多方賊或成禍變又走世作機若使諸事我軍遂通逆
迎險阻以故陷汝如成化時之王通龍前歲之符文龍是也防往之術
不可不謹又莫軍典制所責不捷而首功之數不可預定此則用兵之

事所當圖者三也何謂經略三事一曰一營永建之計夫墮人與此
賊共此土也故年一征數年一征雖往，先捷所傷多矣天地之心並
注首善若則以除惡置之莊嚴易介麟而為不冠冕其有聖于今神武
之化也賊賊之頑賴招集斯民定以約束因其勢而利導之多與官
禁挾子失使不得渡為張永之態則先肅之世而沒有聚散尚復有反
其征者賊若徒得而乘之不復經營如前歲所為反滋今日之禍則與
夫勒求終無守府真大憂也二曰收方收土之功臣按崖州與地本自
數百里也故西一百五十里有隋延德縣址東南一百三十里有唐臨
川縣址東五十里有唐舊屯縣址西一百里有漢梁縣址感思東北
七十里有益鎮州址崖州縣有鎮寧縣址今俱在賊中所常恢復者也
况又有德震之膏牧千家羅活之稅又招集之沒賴建州縣自以屯田
且耕且守務盡其居而東南其賊又由崖活唐縣開路以達安定由德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九冊 廣東下

九十七

復沿溪水而下達于昌化道新四達屋廬相望井里既定室不為
家稍拓與地或三曰久任責成之道漢建武十七年招提既平前南所
至即直城即與水利修建封溪諸縣又中明洪律傳為馬將軍故事至
二十年秋始還青陵定之街于額東之餘威震憐山故建泰將府于德
震縣縣州縣亦如馬援故事治城郭與水利修泰使宜事皆以安人
心其斯附之民尚有英志者設法遷徙之或于海北地方屯田或于附
近衛所入任如漢徙潘山蠻七千餘口於江夏以永絕禍本徐承仁明
之長惠忠之即泰昌久任以終其事其度幾乎墮入萬世福仰在此一
舉臣得罪疎遠以言為賊知而不言罪也况初臣鄉土聞見且真言而
不詳亦非也故敢干冒 天威狀聖勅下矣即再如詳議此皆撫綏
者之所當深長思也故詳錄之然峒中蠻州邑外列民難播種之異
夷分生惡之殊其情狀當咨訪而周知也熟察洪武初年婦附報籍在

西苑路馬等界則即有與廣西藤縣等處相同來粵境澄等界則即有與福建漳等相同東西二界則與金澄澄之界者多與山溪安之界者易治而凡自祖籍耕者地為民民因住近界山時曉黎俗者則均耕者或深居黎村耕作地與黎田文雅事在萬康急難呼喚者則納稅不常差永樂府用監止諸隆本奏言命梧州府通判劉銘除來本府撫黎等理知府名色等一撫黎司是謀分府權奏將周圍三千里內近山鄉團族諸族差者牙差代各管役往不詳處土期回通名為熟黎者悉與所屬官黎官作帳撫生黎為由就據以為本管而土人借知縣、丞等職者自比雲南廣西籍為土官永樂十年連開入熟黎未報丁口報作新招附黎戶名也便化者亦納稅不需差賠分州縣八民土作二萬餘戶四萬九千餘名口以政縣差奸民投作便化此非舊制也宜修正統以來早去撫黎知府等官而督黎知縣等官于孫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九 廣東下

九十八

不得世襲亦不合熟黎歸屬有司早官于孫母得占骨仍而州縣當差治十七年又檢作便化其多有壯者亦無知之徒樂為便化得先差信其陰州為黎難於生黎無與共其間一半則為良民一半樂為便化是致謀害相殺則政政州縣大任之教誤及方面可為永黎也熟黎以粟則生黎以人也散處鄉野居林邊河源等三十六洞並探五指黎黎山之中不時出沒劫掠附近村分實為腹心之疾初以熟黎為藩籬有土舍洞首以管束之不久既而反以黎政為利如治年間督南地作耗損失官軍康賈錢銀萬兩後近黎州縣弗被搶掠而萬州時甚有被害民蕭傑工暨等 奏行查勘屢年未見究報臣等詢有識士夫及老成涉歷之人時謂其地南北約七百餘里東西四百餘里知生黎聚族者永樂四年赴 京相見蒙賞賜 勅各黎首歸自安生樂業時招主見 勅諭全不當已乃滋生黎歸取 勅書各家

牧蓄以為已物因而竊柄今早官于孫叔藏者必項連出給還其家則生黎不致土舍生身被擄得安其生矣然臨高舊昌萬使之黎倚山為黎各探強弱互相欺凌崖感之黎尤散佃角敵至于警報此、暗然則黎性之常細和夫由英聞有父于鍾世始恐報警者有公探細得報臨未仲者有候陳來擒取利者有應該主洞而弟姓便奪者有可主教弱而致欺走者有所主則則而欺警官者雖有守備官軍彼云報警莫欺誰行以此福延者界無無一字時因稅者不令故也土舍能撫退以以為本等身役在有司決不可以土地人民輕易借與以長亂此固祖宗成法不容變更者也土舍之先階名土官實與西廣雲貴舊僚者事体不同制洪武舊制單去元并土商主郡如陳乾儒備降從速即道判兵屯于孫蓋漢民役或為洞首僅投到地松州縣得以制之今之土舍洞首豈敢復如昔日土官之權與有司分度抗禮哉然賊貨者反倚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九 廣東下

九十九

之以幹豪匪則乘機擄掠自此始矣正統年間早官于孫如臨高王編阻田農不得乃假官土縣主萬人也截絕禁行使縣不執事急事封至狀死傳州判房數段田表水西等村地無耕種齊村開闢以故鄉同知王維著疎產歸奉、在柳土舍沒落之土舍洞首僅成甘南陀之禍可不決去之哉應成化年間感思土舍妻繼贈賜知縣羅銘得進黎民人符進報等三十六村縣與常用因而起為島古探休到底刺探鄉村受害深蒙奏傳到使除公撤回村洞縣徐強使前弊始除今數十年來貪橫之心非獨早官于孫事起奸刀見土舍間有良弱窮探欺黎遂自立肆自欲自本洞首今乘或欺黎而爭雄長者有本叔孫今有主自立而得洞首者或黎首附附州縣而所主情恨吳已言以此互相侵奪或引誘出沒使其罪坐野王或在通警報其利致害牧遠志由斯疎大非獨一藩而已皆因此輩來稅掠禍便廣黎利之故也必行查其自

海徐凡海自東而西二洋而來者皆是也而有八雲曰天竺曰崑崙曰僊
 僊曰波羅曰穿胸曰儋耳曰拘奴曰旁春凡此八者自有昆眼以來名海
 不知其幾變矣周官設冢各掌之其語言可譯而知也然其名稱之變又
 不能詳惟漢明帝時天竺浮屠胡法始入中國其俗捨身焚尸謂之茶泥
 至今僧學佛者猶慕小氏火葬故之華風壞矣永平十七年僊耳僊等
 國貢獻由元帝先此棄朱崖改儋耳漢為島夷今則已屬瓊州時中國人
 居之數名文物化訖華夏無復儋肩鑠頰之狀而西北貢胡有獐耳豕環
 而至者山海經儋耳之國在大荒北住北師焉子貢教北海諸中郭璞注
 云其人耳大下儋齒在肩上有上朱崖腰其耳亦以儋之也僊僊乃永昌徽
 外夷其人長三尺而諸番黑小爾或克貢物而嘆首等種大抵皆海僊也
 日南徼外占城以至西域默德那國其教專以事天為本而無像設其經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九冊 廣東下

百二

有三十載凡三千六百餘卷其書林旁行有篆草楷三法今西洋諸國皆
 用之又有陰陽星歷之類其地雖接天竺而與佛異俗重殺非同類殺者
 不食不食肉謂之回色日杖門令懷聖寺有番塔創自唐時輪囷直
 上凡十六丈五尺每日禮拜者是也然亦有占城諸國人雜其間多蒲及
 海性漸與華人結姻或取科第宋余靖嘗言越臺之下胡賈雜居番何程
 史則謂焉番海僊云按史番焉有海僊雜居其後番者蒲姓蒲曰番人
 本占城之貴人也既浮海而進風濤憐于及後乃請于其主願番中國以
 通往來之貨主許焉番事實賴給其家歲益久定居城中屋宇少侈靡輸
 集使者方汾招徠以幸圖計且以其非番國人不同故其寓處奇偉蓋
 張而大信風甲一時昭然于先名仲廣余年甫十歲嘗游焉今為載其
 數處層樓傑觀見焉無不不能悉舉矣然猶吳而可記者亦不一因錄之
 以示傳焉僊性尚危而好樂于居終日相與戲拜祈福有堂焉以記名如

中國之佛而實無像徒稱謂多牙亦美能僊竟不知何神也堂中有碑高
 表數丈上皆刻其善如家籍是為家土拜者皆僊之旦數會實不至七著
 用金銀為巨塔合盤交梁木為一繞以番番教以水臨坐者皆實石于
 塔下不用曰此為椅手惟以湖布已群以左手攬取袍而浴之漫入于堂
 以謝居無波僅有柱高百餘尺下瞰通流諸者坐之以中金為版能抵蔽
 其下奏廟雖然有少樓上雕鏤金碧莫可名狀有池水方廣凡數丈亦
 以中金通甃則為甲葉而鋪於公額今州郡公宴僚籍之為而大之凡用
 銀銀數萬中堂有四柱皆泥水膏高貫于林曲房使衛不給也膏有數柱
 欲非于初始可以其非常有恐其莫致不之許亦亦下沒有窄狹波高
 入雲表式度不凡電塔環以甃為大址案而增之外圍而加灰棉聖之如
 銀筆下有一門松板以上由其中而回轉焉如奴標外不淺見其梯磴每
 數十級一實歲四五月節將來群僊入了塔出于寶明新佛序以新南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九冊 廣東下

百三

以亦祇有餘地項有金銀甚鉅以代州給今七共一足間諸廣人始前一
 政密期需深時為盜所收跡捕無有會市有屋人常積金銀而臥之良足
 同其所以致口條家素嚴人其間其若子接梁上三窗而主塔表其隱
 了鎮舊狀夜球以剛欲為錯斷而後之重不可多致故止得其一足又聞
 其所以以下曰予之登也換二兩蓋去其柄虎得之因天大風鼓以為翼乃
 墜平地無傷也蓋雖得而其足平不能補以至今他日即以戲事勞宴之
 迎得甚設家人惟觀余亦在見其婢金如真主與卑無道味戲者見得
 坐上以示僊惟人曰此其常也漫三日以今為酒饌曉羊以謝大僊曰如
 例龍屬孽奇味不知名時可食迺無同槽故熟羊亦珍皮色如黃金酒
 醉而甘哉與屋窗無辨獨好作河魚疾以驅多而性寒故也余漫北群見
 蘇守王君與前諸郎言其僊已不如歲月池區皆度云咸化四年都御史
 韓雅修寺以所建連官指揮阿都刺等十七家居之番言阿都刺為泥刺

平古所以也連官本蒙古人雜領邑自此始

番商者諸番夷市舶交易詞首所領也自唐設結好使于廣州自是商人主戶遂不絕說眼珠者多寓海濱治之地集金縣城以長子孫使客至者姓。說其形諸吟詠宋時商戶雖備服飾金珠羅綺器用皆金銀器血有沒雲土著者經略時所報最盛之華人有投元番戶者必誅無赦淳化五年二月癸卯南海商人故吉司布遣海外重圖及從。國王帶上於北苑居近臣觀之天聖沒器益顯彰首任廣州者謂之番長回立番長司大官國師主蕭希容屢有詔賜黃金準其功貢之直禁網罟開夷人隨商網罟城市至有雲蠟貢藥。荒錄在番為諸午開街中喧噪稱名之乃雲蠟香山其州舊富家婦女為婦男業者或抽金簪解耳環價其直照軍中其役辛押陀羅授懷化將軍乞統番苗長司公事詔廣州裁廢與後辦番戶他龍川又志廣州商有投于戶部者曰番商辛押陀羅者居廣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十九 廣東下

百四

州數十年大案實數百萬本獲一香以通海遂養其為子陀羅近歲遂番為其國王所奪子遂其家今有二人在京師各持數千紙告天子所遣也此於法為戶絕理以告李公擇此而為面狀而通在番即官謂予曰陀羅家實如此不可大也予呼而詢之曰陀羅死番國為有報果廣州即曰否傳聞耳陀羅養子所生父母所養父母有在者即曰無有也法番戶絕必於本州縣法何故告于戶部曰戶部於賦賦無所不治曰此三項時違法故姑以此三不當告你汝其人未服告之曰汝不服可出詣御史臺面告番州之其人乃伏并召養子所遣二人謂之曰此本不預汝事所以召汝者恐人妄指械汝耳亦責汝遣之然即中終以為故予視之曰彼所告者皆法所禁不斯于廣州而斯于戶部者自知難行故破戶部之重以動州縣耳即中乃已遂立番坊夷人有居墾官者五番氏所長尼蘇墾番夫入食動物凡他物羊豕豕豕豕豕捕之入截竹中焚熱破竹而取項

年在廣州番坊城長多用婦家脂膏有魚翅雞甘香而腥臭自若也惟地

第一味可養生公至北房日供乳粥一匙其味似以生油不可入口喻之使去油不能則始令以他膏油使自酌用之乃許自後是時淡粥大半南來多鹹北多酸四夷及付客入食甘中州及城市人食淡五味中只若不可食洪武初令番商止禁舶所不許入咸通番者有屬禁正德中始有夷人私集室於灣澳者以便交易每房一間更替值至數百金嘉靖三十五年海道副使汪柝乃主客網客紀以廣人及徽聚等商為之三十八年海寇犯潮始禁番商及夷人毋得入廣州城但賦在廣州之白居梧鬱林合浦寧浦高涼五郡中央地方數千里村落長即時在山險不用王法自古及今民俗愈惡惟知貪利無有仁義道理不愛骨肉而貪貨物及牛犢居見貴人有財物及水牛者便以其子易之大或罵婦兄亦責弟父子則業父貧乃有質身於子者有負其家債不時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十九 廣東下

百五

選者其中于弟愚者謂曰我為汝取錢汝當善殯葬我耳而折野等報數寸徑到債家門下謂曰你負我錢不肯還我因食野等死於門下其家便稱冤宗族人家集其家曰汝不還我錢而殺我子弟今當擊汝債家慙恨因以牛犢財物謝之數十倍死家乃自投死去不以為恨利本以為得解言警則至死不取家資銅鼓時初成德于庭中置酒以招同類來者有豪富子女以金銀為大奴執以叩鼓曰道主人為納鼓奴風俗好殺多構讐怨至相攻擊敵喝此鼓集衆到者知有是鼓者極為豪強強悍為都老群情惟服本于萬事附從於誤自稱要吏大吏及人倚于所尊者為劍老也古語云稱都老云所異於受賄者以推于諸蛋故也然人能識之但人則質直尚信諸蛋則勇敢自立時重賄輕死惟富為雄集居崖窟盡力農事大抵輕悍易怒以受賄解忿遂即相鬪高者序前之南其州七十其二十二隸南南等處有民四十餘分四角。各區即然南南等處為大

府大府始至四月必使其堂吏問起居謝字此不得即有以為禮歲時必
道賀則改水土物大府時或通過其府、神必成狀左列乃右為乃大和
而修辭述于即先至大府神人係留神字屏若得授入拜庭之為者大府
與之為謙至一至亦乃教改狀以有主見適任既府時與拜不許乃止處
若小侯之事大府有大事必而後行謀府和府雖府遠者至三千里懸隔
山海使必數月而後能至其處惟惟易怒以交其南州時岸大府多州員
凱威一日拜數千里漫不見蹤跡抑抑夫所依險阻險阻黨機專夫以待
得吏搜捕于時以相和應非也城雖不可不從就奸則人怨則故故幸薄其
征入前而而就日時有所遺漏不究功之食食以乞子至給不可治乃時
難而奮伺之盡根株痛斷乃止其海外難圖若沈浮羅流求乞人夷聖之
州林邑扶南真嶺子陀利之屬東南離大地以萬教或時 及制制有重
制賈人舶走海中若荷南神得其人則一過盡治不相寇盜賊報無風無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九冊 廣東下

百六

之灾水旱屬毒之患外國之貨珠香象犀玳瑁奇珍溢于中國不可勝用
故選神常重於他鎮非有文武威風和太休可從信者則不幸往有事
是慶三年二月以工部尚書鄭公為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性踐其位鄭
公常以節操廉陽入神泥景德懷德河南戶華州刺史皆有功德可稱通
入朝為金吾衛將軍散騎常侍工部侍郎尚書家屬百人無數而之宅概屋
以居可謂貴而能貧為仁者不富之故也及是命朝廷莫不悅得行公卿
大夫士皆能詩者咸相率而詩以美朝廷以慰南之行思歸必以未字者
所死仗成政而未歸疾也自嶺以西人漸貧至或鬻髮於市投瓦隸南
海斯州人皆呼為美鬻髮每沐以及投流水中就水以沐以水膏滋其
髮至五六月始水熟民直兒鬻于市復取水膏塗之至未歲又可鬻也自
魏周以南海每種流水上為圓玉堂則諸廣州番禺縣皆有民陳訴云
前天子失苑園公也在東廣詩與南則賦性取之結之則云海之試水中

有荷葉之屬風少積為其根厚三五尺因墜為圓以植莖夜為人所盜、
之百里外若浮致也婦女不知養續惟治庖廚投荒錄嶺南但恨不教
女子針線紡績但教之善處厨治醃醃或青之則謂曰我女裁袍補襖則
怡然不食若治水蛇黃楊一條七條一條開者他則村市多有屠蟹解
牛批蒸餅南海解牛多但解蟹之屠蟹屠牛于大水執刀殺之曰
某時宰汝料田不得某時來汝汝汝不即行今何以死即斬之反作安
則無論男婦皆能軍云

莫德者自到南五溪而來居嶺海間曰山民蓋蠻貊之道種本獵獲之
類而無酋長隨溪谷辟居所山為業有探捕而無賦役自為生理不屬于
官亦不屬于州府故名莫德也省西海北人呼為白衣山于欽廉邇來亦
有墾田輸稅于官補入編戶者蓋教化之漸被也
至戶者以舟楫為宅捕魚為業或編蓬瀾水而居謂之水棚兒水色則知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九冊 廣東下

百七

有龍故又曰龍戶齊民則曰為聖家晉時廣州南岸周設六十餘里不實
眼者五萬餘戶時蛋蛋推居番番肉瑣上既自磨以來計丁輸課于官洪
武初編戶主里長屬河泊所歲收漁課聚同姓鄉祀無祀履祀貌遷禽不
諸文字不自記年歲此其異也東莞增城新會香山以至惠州尤多惠州
左桑長人每家家里長其種不可知考之本始豈使尉屠維祀五單藍綠
鑿河通連東西既王趙入暗八蓋簿中與禽獸履其背為奉意者此即葦
薄之遺民耳亦蘇子瞻有蛋蛋而之句今在歸善者皆土著服食與平
民類婚娶亦與下戶相通但其籍則繁河泊所所在與省者則編屬縣下
六都五共中甲首甲以種矣蛋蛋據嶺南河泊局四蛋民乃水居者也其
船大葉永不蓋盾針舟船探又且代賊賊亡者欲蛋蛋長每據課料則通同
珠人稱價立計日行利每歲一文明日二文又明日四文雖至百文猶不
能已於是每、為蛋蛋推原由旅八里民罪之惡也嘉靖中知府李紀已

設法果獲 潮州志潮州縣人有姓吳蘇何古以南番屬地獲其
家神宮地像了見世以奇焉居無土著不事耕織惟捕魚菜以供
食不通土人俗獨與東河海產有之本縣舊立一戶園而直河內所轄
之威衛縣珠水洪武二十四年籍其戶為南番里甲輸糧之外惟供船差
不事他役至嘉靖則少廣中近年亦漸知書或墜附籍與良民同編亦
有取科第者然學門多為勢家所奪蓋氏亦行刺盜者為少得來覽布
衡新會金里門王寺獨與每番租一大凡小為一甲官軍五即凡小併為
一號 魚鮮不受即與官軍盤之則有過者主事此文近日清查土索所
占皆逐出在官道明界為有力者能領他日必于後寇可占矣
盧亭亦四座除在廣州城東南百里以採藤編為業男女皆惟結于頂婦
女許人及嫁始結臂帶相傳為盧循遺種故名縣依託狀水中數月此其
吳於焉而賴于魚者也月山黃族有盧盧族夫數入吳其下之喜以逐居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九 廣東下

百八

海島上人之無所習者長生于海皆身謂之盧亭雷下海捕魚充其
人能于水中伏三四月不死蓋化為魚類也其捕魚使人張網則數人下
水引群魚入署內既入引繩示之則舉臂昇其人以上亦有被大魚吞者
正德中香山縣獲一人寫以為其執以赴官將以上聞或藏之曰此盧亭
也蓋其人入水時偏值颶風不能起將溺數月至香山見者以為已死乃
生其中焉人所獲而復言不通久之死後猶謂之信魚
西人本林邑蠻隨漢而渡流寓到此後隨家來附者也始十戶後漸樹至
三百皆姓馬其人獵自微吟牧居洞窟中歲歲時至軍府德令撫撫不與
同群自為一種今亦不可復辨矣唐韓愈討衡時龍戶某上日為人未謂
元三也
高要島嶼之蠻能歌人者也南海郡之西南安南都統司之北某洲廣
州記在昔與今南寧縣南古槓于崖國土首于歌解而食之謂之宜弟

味奇則以遺其石、意而賞其婦娶妻美則讓其兄其國有烏蠻雅馬其
改國廢于漢建武中氏各為族常取單羽探珠為產又能織布可以為
帷幔以奉飲水口中進數如故當交廣之界惟出通關同使二州行旅有
半迦華者概出擊之利得入食之不貪其財貨也地有橡子十餘寸破以
作弓長四尺除名孤等削竹為矢以銅為絃長八寸以射急疾不凡用也
地有毒藥以傳失金入則捷皮現未見瘡預暗之聞肌肉便皆壞爛頃更
而死耳問此藥云取諸瘡有毒藥者合看管中爆之既爛因取其許日煎
之如封肉在其云地則裂外則不裂裂也為斷人便以肉為散粗又取其
斷腔破之以飲酒也其同候行人小有失華出射之若人無故者便止以
火燭燦之若人有伴相故不容得賣力不能盡去者便取手足以
去尤以人手足掌強為珍吳以始長老世傳人耶家合聚傳里懸死人中
雷四面而生等銅鼓歌舞飲酒稍就制食之春月方田尤好出索人會得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九 廣東下

百九

之以聚回神其後稍更族類同姓有為人所殺則居處同殺主不問是與
非通人便殺以為國食也楊守紀之志為南商異物云
鬼奴者番國黑小所也廣中番人多畜鬼奴紀有方寸可負數百斤言語嗜
慾不通性得不迷從亦謂之野人其色黑如墨唇紅齒白髮紫而黃有犯
社土海外諸山中食生物探時時與火食飼之累日洞泄謂之換腸此或
病危者不死即可食富能曉人言而自不能言有一種近海者入水眼不
眠謂之鬼裔奴唐時貴家大族多畜之永樂四年安羅國來王西王各遣
使來朝以黑小所充貢物海諸國月黃暗性地事慈木家如孫孫近烟火
波目元出是羅番蠻嶺海隨在皆有之以刀耕火種為名者也衣服言語
漸同有氏然性甚使惡每曰熟報稅與里界為奸里界亦惡之近海則
通番入峒則通猛凡曰婢婢場有利者皆料合為惡以欺官府其害惜于
甲兵廣惠肅廉羅共毒孽而不事不殺者里界祀之也按周官土訓掌通地

圖以招地事道地應以解地物而原其生以招地求謂昔有而今無似利而實害者皆為地應之歸善海豐廣之泛化香山皆有銀礦當盡相集惡少投托里寄假為天移開礦收銀因行劫掠如香山縣常都難相利銀兩角守初產聚聚上供屬廣州宜福場大觀中廣東廉訪使黃烈奏言礦內苗脈甚多而浮化之人以納官為名散毀民田騷動邀取罷官保場令官封之違禁者誅逾三百人無敢違者正德中明德表民勾引勢家糾集逆叛及白水賊徒偽捏 朝旨執照乃開礦採煎村民而得拒之其後力不能勝盡被屠戮而法其妻女使供炊爨每歲得銀漸至千餘兩嘉靖中依苗脈已盡賊徒乃散其地為大寨石亦供盡矣通來海豐滋多時此害也又南三龍山低海洋舊園有四三百餘頃地其膏腴王姓者美中子一方在亦為黃字上下二園元時海豐劉進據之洪武初屬黃葉舊居氏吳進添通番為元二十六年都指揮范茂奏討平之遂遷其餘黨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冊 廣東下

百十

詔產其地除田稅永不許開歲合官軍千人防守正德中南海黎家以新會崖死影占亡今之使附之招合當置五萬十里聚米並判嘉靖十五年該都出排塘為已業已而有錢博者索進者餉餉既占會與當雷霜叫鶴王又寨與里州分上下兩管業知縣鄧運中明上司大軍除田歸官歲收租稅歸兩海店里排與通信當雷仍復據據海豐大為民害局誦訓掌道方志以詔罷事掌道方志以詔罷事忌以知地俗謂毒蟲之類時為方志 周官展氏中除毒蟲以攻蛇蟻之毒州攻之其福之來久矣粵地山林川澤之阻虎作蛇蟻或害人聚毒其如胡蔓毒如葉花者胡蔓草也葉如茶其花黃而小一葉入口百竅潰血人無復生通來品葉當威花葉異常不獨野外僻邑內在、有之竟民得取以毒人則招恨為毒并狀其狀物也或有杜怒者故之叩水一口則賜王爵或與人間實事于官以范其地地以人命者有之知縣鄧運展為其約乃少復云葉花者惡民

造鹽開利取百萬若置經年視獨存者能隱形與人為禍情志載其法五月五日聚百種蟲大者至蛇小者至虱含置器中令自相咬餘一種存者而之蛇則曰蛇毒虱則曰虱毒行以殺人因食入人腹內食其五臟死則其產移人蠶主之家三年不殺人則舊者自歸其弊累世子孫相傳不絕亦有隨女子嫁而凡屋宇淨無塵則者即其地所為也又名挑生於飲食中魚肉果菜皆可挑人中共官者胸腹攪痛十日其盡能動腫脹如癰九孔流血而死初中蠱皆黑豆不腥易以白蒜其甘如陽治之以歸鬼藥雄麻丸在背胸急宜飲麻油及食寒冬瓜生或田鼠屎驗後南衛生方治胡曼草毒急取把印木出為付細研和以清油蜂口灌之乃中其毒毒挑生在上兩者肥斃半斃投在熱茶內候溶化服之以離胡曼草其下兩者斃金末二錢飯湯調下即湯出至下麻藥當宜巧小民實酒中飲淡昏不知人質則時被奪去煮醃送不危亦忌物也惡始當雷而得民致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冊 廣東下

百十一

之是在有司如急禁治而已
飛頭療者嶺南溪洞中往、有飛頭者故有飛頭老于之號頭將飛一日前頭有飛頭項如紅綾妻子遂有守之其人及夜枕如病頭忽生翼脫身而去乃於岸泥岸蟹卵之類食將曉飛逐如夢覺其腹實矢一口占城有尸頭蓋者本是婦人但無瞳人為其婦與家人同寢夜寐飛頭而去食人穢物飛回復合其体即始知而知而封固其項或移体別處則死矣人有病者臨窆時遺之妖氣入腹必死此婦人亦罕有民間有而不報官者罪及一家番人戲之觸弄其頭必有生死之恨蓋即飛頭靈也又有鑒齒花面白粉赤粉之屬不可勝記
論曰但尸其猶有撲暴之風乎重報前謹信約毫髮弗與雖士人不遇也使撫得其通則盡入版圖久矣始也土著奸究投官與縣抗衡雖盡革去而其子孫指其舊屬猶曰吾百姓也染其風者亦波被下尸如奴隸然

不得與齊民處此朱崖錄載抑土金實根本之論也昔者商大郎嘗為予言藝蘭之役深入其阻不用嚮導則清越為道曠若無人少駐待此箭從葉出共發如而雖復建亦莫能禦避謀諸土舍使探路乃行故獨不肯得全師而歸由此觀之可蓋早哉擇而用之招諭有功獲獲官之必如洪武末年止授副巡檢則受制州縣雖奸究無所售矣今也彼雖弗售而州縣非人嚴刑峻罰其賢或為應策甘口以腹削膏脂者有之或為飢狼喜吻以血人于牙者有之趨事共急日逐一兩虛慙影間即使撤止雷陽惟呈手冊而入卷時區區雖有張弛平反未之或違也迨其臨滿災與秋終此族內地且然而別珠崖之荒于故藝蘭之畔貪吏救之也嗟乎難雲可化也彼何人斯不可化也誠令長吏時徧則文趾至今一藩司也安顧避危又冀咄之有

海寇

本朝洪武四年五月海寇鍾福全李夫人等寇海晏下川等地廣州左衛金事楊景遠捕至陽江平之福全僞稱總兵與李夫人徐仙茹等敗于海晏下川大傳文村等北景即同捕獲范懷率舟師勒捕至陽江海陵山并上川寬門門通賊船二百餘等敗之十四年海寇阮隆作亂邑人蕭子明捕之海陽縣三阮賊首阮隆起程解縣萬安都人蕭子明蒙民共追捕之二十年海寇周三作亂邑人蕭子明討平之至是縣賊首周三寇程縣吳都督押師兵駐於境縣官遣子明領民兵協力討平之又黃香山曹必長於永樂間聚眾山海剽掠沿海人民赴討于二十六年八月命安陸侯吳傑永定侯張金率致仕武官往廣東剿練沿海衛所官以備倭寇永樂七年四月海賊阮寇劉長整林庄二巡司葉解會毀寨柵而去地海制總兵李瑄遣雷州衛官軍追擊敗之復賊船二十七艘止擒賊萬男

師一百六十八人八月冬十二月倭寇陷廉州救拔王翰元之九年三月倭寇攻陷昌化殺千戶王傳命劉總兵擒押李瑄等討之廣東都督俾使司奏北使賊攻陷昌化千戶王傳等戰敗被殺軍士死甚眾賊中人口倉糧軍器皆被劫掠而劉總兵李瑄又南海衛所遣領兵擒押千百戶徐茂等初不從兵傳案賊主又不從倭賊去亦不從為罪當死上曰此不可有姑令擒寇賊罪如寇不負明斬十九年正月辛巳廷於潮州靖海邊遇倭賊與戰殺賊眾生擒十五人斬首五顆并所獲器械悉還北京戊子兵部言廣東都督楊景遠捕獲倭寇已就逮上命遣能幹官往率兵能倭二月辛丑命都督金事胡原克總兵官都督金事梁鑑都督樞使薛山為副率原調廣東都司所屬官軍五千八人追捕倭寇正統十二年海寇陳萬字作亂潮陽知縣劉洪樂之漳州海寇陳萬字及劉潮陽知縣劉洪興修城并築十四年八月海賊延黃蕭泰攻廣州城不克渡蕭泰伏誅

蘇民罹其害者故年如月某元王封平之正德二年海寇朱某其作亂官
軍城之上津溪賊首朱某其林傳聚眾剽掠大埔縣鄉利曉神泉年泰
間總督周繼嗣命參政黃輝張知府等官往海防城地方督率五年海
寇陳玉良等作亂安遠侯柳文討平之賊首陳玉良其世孫張士節等喘
聚山林程鄉縣化石窟等處官軍遣侯柳文等討平之賊首李四仔黃瑞
平之六年海寇李四仔等作亂都御史林廷選討平之賊首李四仔黃瑞
張四紅等聚石窟長化板等處都御史孔潭忠肅正德七年海寇李四仔
史林廷選總兵官吳進侯柳文總兵太監張志等討平之十二年海
寇黃白著等作亂平之清遠都督黃瑞黃白著等聚石窟等處作亂刻
福建漳泉地方二省奏開總督周繼嗣命參政黃輝張知府等官往海防
征剿地方始寧嘉靖元年海寇丘泥金作亂平之丘泥金能平人嘉靖元
年作亂刻海陽鄉村捕盜通判周其討平之二年福建賊流刺惠潮提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冊 廣東下

百六

新都御史張嶺德與太監韓慶總兵官撫寧侯朱謀討平之先是福建上
杭賊首江小范等集徒構亂糾合防江而安遠侯來往御無賴果八
以黃瑞山劉原等洗劫漳泉官兵收復劫掠鄉里鄉里足齒等調
黃漢達上官日共七子二千餘名委建官都督李瀚求分赴各事施
傷右谷溪孫德守備都督楊德恩分道與福建官兵夾攻得斬五百餘名
前此方雄平五年海寇曾阿三作亂平之曾阿三姓鄉人寇掠海陽數年
嘉靖初知府張景揚平之十年海寇黃瑞山等亂提督兵部侍郎柳文
於都御史林南總兵官侯萬討平之方山與黎國璽等亂縣民乘
船出海自集湖島雷來開闢亡命也據海洋委自招誘東西二島諸海鄉
村居民高船屋破其害至是富等嚴督海道副使江良材嶺南守地左家
議王賴副使楊漢崇來分守右家議前督守備都督柳文等守富高
掌左家將莊登現督備倭都督柳文柳文柳文柳文柳文柳文柳文柳文

送二百餘名嶺南山等戰于市海道始年十一年海賊薛折桂等亂提督
兵部侍郎孫左金都御史陶瑞總兵官侯萬撫平之折桂與陳即瑞
曾本虎內應等時來犯曾本虎先見從黃瑞山等出海見黃瑞山於外折
桂等邀交阻抗曾本虎殺之而折桂等復回聚黨沿海剽掠非敢官兵為
是日賊至是諸等所著海道副使楊漢崇來分守右家議前督守備都督
送五十九名商仕倫周廣等戰于市而折桂等降遣送禁禁物船隻入
官邸還省從被擄一千七百餘家海道始清 三十三年提督西廣兵部侍郎
即紀泉督總兵官征蠻將軍定西侯蔣將討平廣東海賊先是賊首何亞
八郎宗興等聚徒構亂糾合防江而安遠侯來往御無賴果八
刻掠廣東人財拒傷官兵脫往福建等處收納賊亡數十艘同陳文沈老
王劉王五峰等王直松岩漢即徐松及王武等分案流劫浙江嘉興寧紹
白浪一帶地方均受其害亞八等勿入逆向廣東地方刻軍門督行巡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冊 廣東下

百七

海副使江柏委指揮王坤黑玉陽等統領兵船分東西兩路剿捕王師
擒獲何亞八等于廣海三州縣共一百一十九名斬級二十六顆溺水斃
死不計餘黨駕船逃走四散刻掠新會城有陳文伯等乘機煽起煽數千
餘匪即派兵剿撫其會從三百餘人而徐松等又自詭是流劫突至於
廣文為黑玉陽所破斬徐松於海其各道官巡兵楊等官督併官兵陸續
丁潮州松林湖洲島嶼諸鄉會雷凌等海面嶺南賊黨共計一千二百餘
名俘獲賊屬奪回被擄人口各有差何亞八郎宗興等文武陳時陳等供
解軍門明于市海道始平初海南州有反比廟凡數洋往還暗殺事之且
降其神像亞八散寇廣州城提督令二重子執其人不降亞八等計告傳
乃降其一死字亞八大怒斬即有併匪二重子殺之其黨知其必敗夫此
行所居大船包以牛羊用偽官軍旗幟及是餉銀每聞墨戶曉容漢漢天
明不露反兵至稍以馬所建賊徒得探而歸遂至收亞八宋兒人三十

七年正月壬午倭寇自潭派入揭陽縣劫掠官軍擊敗之獲攻劫燒平縣
破黃岡氏鎮提督都御史王訪至潮州揭陽縣獲倭兵打手御史劉使林
德聚餘事經房家發得鍾坤秀知府李春各帥師大敗其衆俘獲無算
倭寇逃走先是黃岡士子倭寇劫掠崇德二百人真係十一之發哨聞
浙通番之使黃岡前裝而難解向以從之然從後不斷與真係先者
自前日戰難同行進各宿此其意也賊人王直歸立奉旨始為倭寇紀
流紀率性浙破黃岡黃岡黃岡家以數船懸至寧紹縣私天探獲殺甚
情總制葉潮黃岡刀手及廣州打手擊敗之直遂就擒共堂毛莊許老等
遁入香山至是犯潮州大船一十三艘其徒八百餘人入都時潭派溫池
唐也倭入揭陽縣大家并村劫掠人房產盡燬至連州千戶所設崩城
掘入城中殺死百戶李曰芳等報至海直到使林德聚也往潮州提督都
御史王訪訓集派連派兵并募廣州新會順德打手來至和府春芳豫集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冊 廣東下

百八

卿大禦之及金事經房家發得鍾坤秀說督官兵至共擒斬真倭從倭共
一百七十名前卿大之二功石多派兵沿途巡防官目不離制禦振聲
而已十月甲子倭賊三百餘徒自其各登岸攻劫增城北塔等村大肆
焚掠官軍指揮楊道被殺後凡官軍所獲必拿其能者不得代功獲因代功
致死報聞廣城威嚴三司往討軍門移鎮已而地集海豐縣洋樹土賊從
後行劫洋尾四村焚掠男婦死者數千人民戶窮野懸聚者未多方禦之
民得以無恙已而倭酋帥家千餘自漳州突入饒平縣攻劫黃岡氏鎮破
其城入居之房家坤秀及春芳卿大與官兵協力擒斬一百四十六名獲
三十八年二月進軍門駐潮州軍威大震慶府同知呂天恩與之協防
謀陷海卿大時費雷倫斬盡多寇自饒平聞道逃揭陽縣圍其城房家以
兵救之寇暗收之南洋河卿大尤事新任前金中者一人其衆大敗俘
賊無算會房家報金事收從擒代之制禦來縣每戰皆從黃岡鎮圍聚

者悉出進走還間於是軍門逆師若得奏以坤秀說印守之三十八年十
月乙丑倭寇復入潮陽縣縣將鍾坤秀會提督劉使張子弘嶺南分守蔡
議馮卓漢急事殷從倫說督官兵禦之屢敗其衆會提督王鈞擢南京都
察院右都御史兵部侍郎鄭綱代為提督即徵官軍嚴討三十九年二月
海道副使鄭維城至四月殺從倫報能嶺東分地餘事齋過至又獲敗之
倭賊先在福建和平招安二縣共統平黃岡鎮界也報時守得鍾坤秀
領軍湖南甘州官報黃岡日兵一千九百餘人指揮陳路領軍調四州報
報官報黃岡日兵一千人於說平險要茅山分水立二營每戰三十八年
七月倭報漸進會委百戶朱鐵頭募兵五百人鎮撫羅萬餘領團練打手
三百人備守供以指彈滿良從說之漢調路倭指彈萬餘即領官軍及該
撫余威領募兵共七百餘人隨守黃岡鎮賊通行各縣搶奪小民歸併大
村逃徙父子丁大互相指守其附郭人民俱移入城內仍行說平大埔各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冊 廣東下

百九

集卿大至官部領把賊要道派兵於是有犯金事從倫即治以軍法所至
肅然十月乙丑連州所報倭船二艘約賊三百餘人巡潮陽海口燒船登
岸劫掠伐岡村水哨倭船指彈孫敬等斬法版二顆十一月庚午又有倭
賊千餘從揭陽起回河渡嘉門登岸同海賊許老等三百餘徒攻海門所
城官軍用說前年從倭賊數多至中月兵莫善等進至石解水陸並進併
除敵人擊敗之賊遁還和平丙子許老等自海門所至潮陽縣南縣范
柳卿等率兵往御大擒斬十九名獲併獲陳起林世儀四名奪回被虜
二十餘名口賊遁回和平今夢丁丑又有賊三千餘徒分三哨進說平分
水圍至黃岡鎮城外高供及府衙署印通判前署理指揮李崇和照照黃
林黨稅率兵截捕已卯賊也于南洋河良從說日兵黃良黃善分為二
哨千戶黃善等領各募兵打手合為一哨南洋三灣諸鄉兵又協助之擒
斬三十八名獲會獲接濟三名併破店八口匪徒馬驥等物乃擒而奔

聚丁關望港口官兵連日風洋對岸甲午賊出揭陽遂州外沙村焚掠
官兵擒獲七名有陣亡者隨募兵及巡河大家并討鄉夫備之而
提督定代斯今益嚴守各信詳陳營幕亦至武生居外道等亦督兵復功
十二月己亥賊往德龍外菁部官軍斬獲二十名商會年生增茂恩家丁
一百名忠軍門取用以千長蕭善文領之捷劍與縣金製進大張子母
炮九龍竊神機箭各數百枚亦捕去王辛丑賊自和平營于赤漆村劫
陽輝湖軍門獲日兵五百餘人今學前截捕丁未斬獲賊自福建雲霄
突入黃岡今賊哨禦之至有報揭陽近赴東嶺茂中賊自關望出營形
捕官軍斬獲二十七名賴甲寅斬獲合關望大勇官兵營于涉頭塘湖適
海通副使謝性誠至會督水師官軍防武備文部領兵和亦至張子
四司已未賊自關望出關官軍目兵鄉夫共斬獲併獲奸細共六十七名
關泰金領鄉夫統手一千人初起集三塘鄉夫一千八百餘乘船協同防

天下郡國利病書

廣東下

百廿

捕甲子軍門獲日兵六百八人打手三百人續生賊自神湖寨突往蘆清官
軍生擒獲土賊二名并馬一匹三十九年正月癸酉賊移營往潮陽貴
山都也府縣鄉大及官軍斬獲十名賴泰金等官兵用紀勇死數多丁
丑武備文水兵斬獲六名賴賊又涉營于古溪官軍追之已酉四鼓賊船
自關望港口往南灣登岸攻圍危急急募金兵及鄉夫用紀他火前擊死尤
多官軍急赴援傷力大獲自寅至午擒斬三百七十三名賴賊潰走渡河
官兵于英鄉戈處及鄉夫追擊之擒斬七十四名賴內有自背舌死者
餘俘及破府縣字小廟胡崇解赴軍門成子賊出營往江寧與南洋漢
營武備文等官兵擒斬五十二名賴于英等擒斬四十二名賴鄉夫斬獲
六名其在古溪者斬獲一級生辰賊在關望者由忠修縣官軍擒斬二十
四名賴甲午賊自古堤出到官軍擒斬二十一一名賴二月戊戌賊渡回和
甲午官軍斬獲一級奪回被虜男婦數十人已酉賊進走至大港橋日

兵進擊之斬獲頗多戊午賊會哨四百餘艘來島百十餘匪守備兵擊之
擒斬三名賴賊大清官軍乃得代初九得賊八百有奇殺虜走回者二百
餘人獲賊馬十餘匹並伏無羊四月戊辰賊往德龍外菁部官軍斬獲
縣通至與海道卷將會即擒斬三百六十名賴賊悉逃
接東莞南頭城古之屯門缺乃中賊也縣有島船船紳子弟兵者東西
二監防守莫不用之舊地每歲春未夏初風迅之期通行督夜沿海府
衛所縣捕巡檢等官軍出海防禦禦備備備備備備備備備備備備備
甲午銀五千兩給東莞縣縣縣縣縣縣縣縣縣縣縣縣縣縣縣縣縣縣
失失失失失失失失失失失失失失失失失失失失失失失失失失失
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
駕駕駕駕駕駕駕駕駕駕駕駕駕駕駕駕駕駕駕駕駕駕駕駕駕駕駕
每月支給工食銀六錢四錢五錢于附近各分關支若非強盜不給口

天下郡國利病書

廣東下

百廿

林如不致于潮州府民姓七百八十三名款內二百八十三名工食銀
兩做解本莞縣縣縣縣縣縣縣縣縣縣縣縣縣縣縣縣縣縣縣縣縣縣
本處慣性水戰打手與駕船渡生共五百名工食口糧照前數就于大
城所關吏查取海關等縣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
防守前項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
而宋沈縣縣縣縣縣縣縣縣縣縣縣縣縣縣縣縣縣縣縣縣縣縣縣縣
代吏領待九月終旬以巡巡巡巡巡巡巡巡巡巡巡巡巡巡巡巡巡巡
察然事吳大本該以東莞縣林洪為額海要當精選兵夫以中臨海道
咽喉用六百名東莞縣馬門戶用三百名西莞縣靜用二百名四月初旬
上班九月無事型班定以松林為堡以阻寇變蓋失責情而不責責食
軍隊而不宜置備選有常而兵民足戰守有據而要當必備則三監
之海防不為虛設矣然前此松林民吳大等已嘗聚眾劫掠志期劫海

居民被害甚慘嘉靖五年潮州衛指揮賴俊始督民兵緝賊之是寇非
外更七海濱信寧都黃芒諸村七為僻遠居民係海濱者頗刻悍行舟
巡荒尤甚嘗拒敵官軍勢甚猖獗方議大征分巡愈少所屬至乃行招
撫之令檄知縣羅凱凱往開諭之置壯學立保約得其子弟十餘人聚
于邑庠於是海未盡滅日消然海賊常劫前延昌失衛獲大半時潮陽
之士若也則漳人尤以猖獗為名而奸民曰之為市嘯結軍以仰冀
之而土著豪強利其貨物交通故豪強益盛茶稅中佛堂門十字金
水角老萬山修竹洋池門為海澳最多故用六百名東路縣船拓要
官而海豐長沙兩石等處亦宜設辦故用三百名而船頭為僻靜故用
二百名若怪寇有警增募四百名以足一千五百之改潮州民壯工食
丁本省軍餉支給夫大姓還三百名餘否守城有警則雇備二百名以
足原額五百之數每船四艘一官統之每月更番做南京操江事休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九冊 廣東下

百廿一

將三點兵船巡遊中使船水手數以接期近以之法比長兵短兵弓
射等時必常時演習使之出入往來如神海道官最加比練以行資討
仍通行各縣令沿海居民各丁其鄉編立船甲長船中則長則不拘
人數惟其船之多寡一依十門牌內編序應當船上各懸字號若無字
號者長則鳴鑼追逐短接官毋得帶兵壯下仰查照船小甲及捕魚
船取執照以索銀兩有微藉避河堤中生意事轉騙者俱行嚴究凡沿海
居民量地直上起蓋嚴禁互相防守一遇有警首渡策應凡捕魚小船
各在水港不許駕出外洋若違出外者地方官治以接濟之罪發
逐八月海賊數十艘已寇揭陽矣鄉夫連殺自姚山至大井僅賊十餘
而彼虜男婦多溺死蓋兵非棄養不待地利故也兵法四道之死地而
後存又曰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特之打手張兵虛名而已為精船于
勇兵皆自中點首擒何炮子等兵微寸莽仔共商做潮海盜徒而

無對陣則利之奈何在八此時請照春初蓋因寇其自欺之點也知
此則分不及及為近用之東龍地利是選指陣王神於廿八或身勿動
洋灣即夫今在求踏屢勝真係南洋清即夫所言背水正如薛信背水
陣置之死地而後存者不折分舉似此為寇所賊取能往取勝此未
結所用之兵也此時所宜棄者七編辦定中更番作息無事則隨宜
農商以養其財聽用則時使休閑以養其力有警則聚給工食推升視
酒以養其氣而威惠相濟粉得其心有不戰一必勝矣此經義之上計
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九冊 廣東下

百廿一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廿九冊 廣東下

百廿四

而不足處價值雖奢如思如何此思猶於是戶部而書面雖呈送待請造便廣東極是趣極撥官百萬購之上海古品舊例因製署嚴香餅因撥條材料排漢等何為故之具實訪取真品每次以三五斤進用已堪先購一斤八兩進之探龍涎者士蘇門答剌國西有龍涎噴噴而出里大洋之中孝龍文戲其七遠渡島國人駕獨木舟伺採之舟如龍形浮海面人伏其中隨風上下傍亦因襲龍涎之亦不吝也每一融值其國金錢一百九十二枚據中國細銀九千文嘉靖三十四年下戶部取香而勸通奉京師不得下廣東藩司採買鄭文至臺司集議點價每兩銀一十二百兩僅得十一兩上進內驗不同姑存之並取員卷鄭文存至廣州美蘭馬郎引的野有一兩三錢上之黑褐色密地斷密地山夷人燃土灰而向色色細間狀云黑者採在水面者採在山皆是不價爭有密地山高海上處前失得十七兩二錢五分次半進入內據驗是真計點用自後美船開上供稍稍採來京始定價每一兩價百金龍涎之為用也入香合和能收欲腦膏清真難數十年香味仍在得異香和香焚香之聲烟聲空不

取涎沫有三品。口涎水。口涎沙。口涎食。涎水則乾浮。而善水者。則龍出。取之。涉沙則乾。積年大氣。涉沙中。魚食則化。養於沙墳。惟涎水者可入香。淵又云。魚食亦有二種。海中有花若木。春夏間。開花。花落。海大魚吞之。若腹中先食龍以花。嚥入。大即脹。腮昂。頭向上吐沫。乾結。可用。惟養者不佳。

六年英邦起國於閩廣兩浙設三市船不使督理實事以牽制事權蓋國
深遠寄以浙江多故設使難維閩廣二船尚存而廣南者船遠近有下業今
易行福建市船事歸福州惟琉球入貢一關白之右航海商販書由清泉止於
道府告給引文爲據此皆沿海居民苦言出貨貨者出力懸遠居利權久弊減
歸爲嘉靖實已非一日今總督凌雲冀諸藩下番船船二一點海道掛驗驗其
又害人人書其貨物當出海回籍之候照數盤驗不許夾帶違禁貨物之概福
建則思聞一謂漳州澳船須令赴官告給船牌文引并將貨物登記二謂泉漳
商船無可辦查要行該有司將大小船隻編刻字號每船十隻立一甲長給文
憑載三謂沿海居民間有通賊接濟宜立深甲互相稽查如一家接濟則九家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第廿九冊 廣東下

百廿五

振官款有容隱則九家遂生其中保長名行事虔四謂南日山寨新移去了巡司之衆適里不均應接不及須移軍平海衛南有澳地及以便策應臣隨遣日刺賊林過乾林鳳等過外島外而漏入深更有點帶臺臺記爲胎費勾通計誘傷造引又收買藥物箱炮藥而論盜糧爲劫奪而聽賊圍澳有如磐石臣所司者乞伏勒下關房該地方官查照前議斟酌施行得旨海禁事宜著該督撫按官會議奏

七年五月刑部題廣東珠池之盜有因因無律例繫以擇盜生之似屬通吏今該提覆盜珠賊起俱比常人盜官物係賊給罪免刺仍分爲三等持械拒捕者爲一等不論人之多寡珠之輕重不分初犯再犯者從從違戍若殺傷人爲首者斬賊不曾拒捕但聚至二十人以上珠值銀二十兩以上者爲三等不分初犯再犯者首者遠戍爲從者枷號二月照罪發落人及數而珠未及數者亦生此例若其人與珠俱不及數或珠雖及數而人未及數者爲三等爲首者初犯枷三月照罪發落若假以盜珠爲由在海潮各商船隻或登岸劫人財物者各依強盜論依擬者爲人

沈懷遠南越志珠有九品大五分以上至一寸八分分為八品
有光彩一邊水平似覆釜者名瑞珠瑞珠之次為走珠走珠之
次為滑珠滑珠之次為礪珠礪珠之次為官兩珠官兩珠
之次為規珠規珠之次為苕苕珠 南方草木狀凡珠珠一
小平形似覆釜第一珠母肉正白人民以蓋蓋食之 徐表南
方草木狀凡珠珠常三月用五牲祈禱若祠祭有失則風颶海
水或有大魚在蚌左右自蚌珠長二寸半在漲海中其一寸二
分其光色一旁小平形似覆釜為第一瑞珠凡三品其一寸二
分雖有光色形不圓正為第二滑珠凡三品 萬震南州異物
志合浦有民善採珠兒年十餘便教入水求珠官禁民採珠
巧盜者蹲水底剖蚌得好珠吞之而出 雜記珠池居海中蟹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九 廣東下

百廿六

人沒而得蚌剖珠蓋蟹丁皆居海艚中採珠以大船環池以石
懸大繩別以小繩繫諸蟹腰沒水取珠氣迫則撼繩繩動舶人
覺乃絞取人緣大繩上前志所載如此閩永樂初尚沒水取人
多莫沙魚腹或止繩繫手足存耳因議以鐵為把取之所得尚
少最後得今法木柱板口兩角隊石用本地山麻繩絞作兜如
簍狀繩繫船兩旁惟來風行舟兜重則蚌滿取法無踰此矣
五金之礦生於山川重復高峯峻嶺之間其發之初唯於頑石
中隱見礦脈微如毫髮有識礦者得之鑿取烹試其礦色樣不
同精麤亦異礦中得銀多少不定或一羅重二十五斤得銀多
至三二兩少或三四錢礦脈深淺不可測有地面方發而遽絕
者有深入數丈而絕者有甚微文而方闢者有礦脈中絕而鑿

取不已復見與鑿者此名為過壁有方採於此忽然不現而復
發於尋丈之間者謂之蝦蟇跳大率坑區採礦如蟲蠶木或深
數丈或數十丈數百丈隨其淺深斷絕方止舊取礦攜尖鐵及
鐵錐錐力擊之凡數十下僅得一片今不用錐尖唯燒爆得礦
石不拘多少採入碓坊舂碓極細是謂礦末次以大桶盛水投
礦末於中攪數百次謂之攪沙沉於底者謂之蠹礦肉若細粘與
謂之細粘桶中者謂之梅沙沉於底者謂之蠹礦肉若細粘與
梅沙用尖底淘盆浮於桶中且淘且汰洗淨去蠹留取其精
英者其蠹礦肉則用一木盤如小舟然淘汰亦如前法大率欲
淘去石末存其真礦以桶盛貯瑾璣星星可觀是謂礦肉次用
米糊搜拌團如拳大排於炭上更以炭一尺許覆之自旦發火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九 廣東下

百廿七

至申時佳火候冷名密團次用罈銀爐熾炭投鉛於爐中候化
即投密團入爐用鞴鼓扇不停手蓋鉛性脆能收銀盡歸爐底獨
有滓浮於面九數次爐烟出熾火掠出爐面滓煮煉既熟良文
以水滅之則銀鉛為一是謂鉛脫次就地用上等爐灰視鉛脫
大小作一淺灰窠置鉛脫於灰窠內用炭圍壘側扇火不住手
初銀鉛混泓然於灰窠之內望泓面有煙雲之氣飛又不定又
之稍散則雪花騰湧雪花既盡湛然澄澈又少頃其色自一邊
先變洋色是謂窠翻乃銀之宮煙雲雪花乃鉛氣未散之狀鉛
性畏灰故用灰以捕鉛鉛既入灰唯銀獨存自辰至午方見盡
銀鉛入於灰坩乃生藥中藥密陀僧也
採銅法先用大片柴不計段數裝壘有礦之地發火燒一夜令

礦脉未脫次日火氣稍歇作匠方可入身動鎚尖抹打凡一人一日之力可得礦二十斤或二十四斤每三十餘斤為一小羅雖礦之出銅多少不等大率一羅可得銅一斤每煇銅一料用礦二百五十羅炭七百擔柴一千七百段顧工人八百餘用柴炭粧盤燒兩次共六日六夜烈火旦天夜則山谷如晝銅在礦中既經烈火皆成菜葉頭出於礦面火愈熾則鎔液成駝候冷以鐵錐擊碎入大旋風爐連烹三日三夜方見成銅名曰生烹有生烹對銅者必確磨為末淘去麤濁留精英團成大塊再用前項烈火名曰燒審次將碎連燒五天計七日七夜又依前動大旋風爐連烹日晝夜是謂成銀者麤濁既出漸見銅體矣次將銀碎用柴炭連燒八日八夜依前再入大旋風爐連烹兩

天下即國刊病書

第十一冊 廣東下

夏大

日兩夜方見生銅擊碎依前入旋風爐煇煉如煇銀之法以鉛為母除滓浮於面外淨銅入爐底如水即於爐前逼近爐口鋪細沙以木印雕字作虔州某處銅印於砂上旋以砂壅印剝銅汁入砂壅即是銅磚上各有印文每歲解發赴梓潼寨前再以銅入爐煇煉成水不留纖毫際難以此裹蔽約酌銅入銅鑄模匣中每片各有絳案如京鎔面是謂十分淨銅發納饒州永平監應副鑄大半煇銅所費不貲坑戶染於採銀而憚於採銅銅礦色樣甚多煇煉火次亦各有異有以礦石竟燒成者有以礦石確磨為末如銀礦燒審者得銅之銀視銀蓋數倍云

廣西

備錄

全州志

全在粵西，稀警久，然非去兵國也。成籍日耗，編民協防，號曰打手。打手應募，不皆土著之民，受直則數百，應敵則數萬。舊五百零五名，今省其半，勢亦單弱。且虎鄉通白面諸匪，先年時見侵侮，而延七里半多流寓，今雖略帖，然性易煽而競，細利議者欲移州俸一員于今巡檢司以資彈壓，巡檢改移義寧界，此桑土之善，貴在得人而已。灌陽之寇，密通恭城北鄉，且與南江源勢，江東寨青水諸洞，巢近故時，剽掠然，遂至必由東鄉入唐黃，過閭川，江經平原，臺塘大畔，源乃尋山徑，肆害於灌百里，臘去，裹糧有限，寇來去無置足之地，不過極息草莽，跡跡易露，則亦易追襲，彼安敢長驅數犯，聞之洪武，被邑未有強種也。永樂間，邑人薛昌黃東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三 廣西

一

仲業始招致二三耕作，無敢寇害，自正德乙亥賊入，獨綴其徒，占據連繫，而恭城田主潘欽，策廣為招集，湖北諸種，幾遍臺塘，灌之富人又引占田，獲夾板，後散布田間，名則藉力耕種，實陰通群寇，為害不細。今耕作既久，林蔚漸深，山泉曠土，徧布藍種，民慶山澤之利，結廬侯守，遠近相望，無復昔日梟獍之慮。

峒寨 宋峒凡三十有一，曰小車，曰小地，曰白竹，曰水昶，曰小喉，曰麓石，曰茶坪，曰半嶺，曰侃塘，曰大水，曰滑溪，曰上下白，曰石，曰蟾蜍，曰湛底，曰扶水，曰梅子，根曰樓子，曰水尾，曰姑油，曰黃墩，宅曰俸水，曰大木，曰龍塘，曰雄江，曰歌波，曰盆田，曰蕭源，曰大小李，曰橫溪，曰大小藏，曰石家寨，凡七，曰硤石，曰鹿石，曰獲源，曰長島，曰祿塘，曰香煙，曰羊狀營，堡國朝營二，曰西關外營，防守打手四

十一 北關外營 在城北二里防守 堡十二 曰板山堡 在城西防

守 軍八名 烈水堡 在城南八里防守 軍八名 打手十二名 防

打手十四名 打魯塘堡 在城南八里防守 軍二名 打手十二名 防

打手十名 連塘堡 在城南八里防守 軍二名 打手十二名 防

山口堡 在城北八里防守 軍二名 打手十二名 防

西二百里防守 鎮湘堡 在城北六里防守 軍六名 打手十名 防

打手五名 灌陽營 二曰東關外營 在縣城東一里防守 軍六名 打手十名 防

營在縣城西一里防守 四曰獅子堡 在縣城西二十里防守 軍六名 打手十名 防

城內五里防守 新安堡 在縣城西六十里防守 軍六名 打手十名 防

八名 新設寨五 岩寨 月山寨 春立寨 掛子寨 李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三 廣西

二

公寨 堡十 杉木堡 峯山堡 仁山堡 江東堡 傳山堡

板橋堡 赤岩堡 文村堡 官庄堡 木老堡 內峯山板

永寧州 州南三十里曰鳳凰營 西南二十五里曰寧嚴營 兵五十里曰桐木鎮 兵七十里曰富祿鎮 兵一百二十里曰常安鎮 兵三十里曰連塘營 兵北十里曰安恩營 兵二十里曰三隘營 兵二十五里曰中河營 兵三十里曰小陽營 兵四十五里曰興隆營 兵六十里 兵出州中大之守小陽五十五里曰大長江 兵今廢而營後遷於此 六十五里曰都狼 兵本州往省之路 兵上七里下九里至都狼 兵設公館一所于其中

陰要 都狼隘 去州六十里本州往省之路 上七里 鳳凰巢 賊首豹據 張山隘 胡原隘 潮水巢 猪羊隘 諸狼隘 盆崗隘 大博隘 大晏嶺 擺嶺 拐甫嶺 石城隘 雞冠嶺 羊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三十一 廣西

徑嶺 白藤徑 雙塘巢 古望嶺 思鵝巢 石村徑 古城巢 高厄低厄 君師巢 連塘隘 水頭巢 金龍徑 古底巢 思馬巢 王武巢 古洛巢 石盆巢 石低巢 陰山巢 龍角巢 三門隘 三十巢 橫山厄 木村徑 老莫巢 藤浪巢 古洛巢 馬驢寨 思美寨 頭口巢 水頭寨 川品巢 龍坑嶺 墩嶺 金竹嶺 火嶺 天驚巢 苦累巢 麻行巢 扶臺巢 馬浪巢 天堂巢 西洋巢 以上諸巢處多為先年蠻賊盤據巢穴

戶口 論曰茲邑自宋元以來喘嚔向風與他邑埒今之里種非其土著也先是柳慶歲大侵有奸民者招諸匪就巢以千計既而種落番竹遂驅屠居氏雄踞其境今雖就撫然番竹野狼戾難以

卒化也顧一入編戶即為赤子安問獠與民耶且獠之奉貢賦盡七十餘年矣盡變而為良矣加意撫循去漢同風是在司牧者於夫生齒蕃息泰微也亦焉數也

兵防 見存狼兵一百名 論曰今之議三鎮者輒云狼所以制獠也愚以為患不在獠而在狼官族皆夷種固知漢法近皆罹網矣獠小以爲患或粗給水食者輒統狼兵拘執之俗謂執禁滿其欲得釋及至仰拘盜賊頭輒縱爲狼且虐于地方矣然未可遽議革也狼子野心一有伺隙且肆不逞是當議補流官一員於桐木以司提調至其耕田則當清出原額召募補伍庶三鎮捍敵不至單弱乎夫何聽其久侵而不問今沒爲護衛之用并日催徵倘或未善尚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三十一 廣西

有不可言者能不為隱憂哉

風俗 城郭軍民雜處俗頗淳朴民知刀田士知向學郭十里外俱種夷椎髻跣足間通漢音架棚爲室寢處其上其下雖畜牛馬犬豕不避腥穢疾病不事醫藥專信巫覡殺牲宰牛望竭所有各敬爲婚不禁同性男婦事耕種無別生活秋收稍餘則鄰里親戚日招呼往還邀其飲啖逮春則收糜以耕借貸度日少邀荒歉則賣男鬻女苟活一時甚則竊盜劫掠無所不至性喜讎殺好鬪輕生其婦女專畜蠶毒殺人其男子出入帶刀自衛或遇急爭拘提則用以格鬪拒捕益誠不容死以漢法治者也然其性猶朴魯畏見官府詞訟稀簡錢糧亦肯完納惟守土者加意撫綏竹所無事禁戢差役勿肆侵漁而各武職衙門亦無致多方需索騷擾則庶

乎可保百幸無事也若重懲十里摘年包收錢糧之弊勿聽衙役
緝訪民間大小事情此二者最為喫緊小民苟不遇荒歉萬無
散欠錢糧者當清其弊數與數伊何催徵時十里每差一總催此
十總催者赤手而借重債賴官賄戶吏賄差頭而得票計一人所
費二十餘金十人共費二百餘金倍利償債約有四百餘金矣至
于排年有包收里長有侵匿皆公家物也小民完納十分有加五
在內者有加倍在內者俱為包收者自飽而因以飽總催及至正
項完納時總催又侵收鳥戶吏又侵收鳥其在庫者庫吏又侵收
鳥且有那借鳥層索而上層索而下所餘幾何宜歷年之拖欠不
完清此涼頭催徵無難事矣四里向有酒規承應官府白米老
酒鷄鵝魚鴨及查盤禮官府備酒備喫程各項老人於秋收時先

期料派禾把約有二百八十餘兩而承值學齋捕衛不占焉夫日
用口腹所需幾乎累此小民煩費無為奸人藉口漁獵乎余刊示
各里各戶給炤永杜賕擾領後之君子有同心焉 又愚獲是見
官廨一涉詞訟差人執票拘搜匪不敢出於是差人恣行毆肉飽
其欲而歸間有與承行吏剖分者官票則置之高閣矣官府少察
則擬一罪名送官府原被干証無一至焉官受其汚名差飽其鯨
腹永格往々如此司土者溺於此留意以上三則皆平常無甚奇
異然推誠而力行之亦未必無補於地方云 馬光識

梧州府志
郡事

宣德二年以都督山雲克總兵鎮倉橋景泰二年寇燬梧州城四
年總督都御史王翔檄廣東僉事李觀智撫五七龍山諸賊平之天
順二年夏四月石原賊陷博白縣據典史巡聞及軍民六十餘人擄男
四年藤縣民胡趙成作亂伏誅成先遠人從撫都御史葉士璠討平之
家茶巡簡印巡撫葉盛督左叅特范信分巡蒼梧道副使當
復都督指揮韓瑛指揮狄錦王銘等進討擒斬成等獲印回寇燬北流
縣城六年寇燬博白縣城總督都御史葉盛請設帥府於梧州初兩
將不相統攝盛請建帥府命征東將軍總鎮梧州
兩廣各該副總兵及叅將分守要害悉聽節制
七年大藤賊陷梧
州城蒼梧鄉紳布政使家欽卷戰死之大藤寇何敬陷陸川城成
化元年左僉都御史韓雍往戍將軍都督趙輔游擊將軍都督和勇等

調兩京江湖漢邊兵討倭大狗克之先棄本城投萬衛大猷作亂聚
林博曰信宜興安馬平李簡鸞所至全州聲陽南此建苗賊斬江左參政韓雍為左
世都御史督諸軍討之至全州聲陽南此建苗賊斬江左參政韓雍為左
峽左右二軍分十三道進以千戶李慶朝八千餘十月至潯州戡其孽
將班于開府而振倫以智謀策以十一月屢捷在發更攻連破石門道祀
屋慶紫荆竹路寺巖賊逃九層樓後險立柵以抗滾水礮石而下海矢
驚潰雅倭大狗寺擄入開路發大南焚其首領峯震天地日晝驚賊而
逃墜東死者無算群賊望風皆散先是峽中有大藤連亘兩崖諸蠻蟻
叢故曰大藤峽至是斷之改新藤峽刻列石山頂以紀雅功明年二月班
師上設東鄉等九巡司以土人考拜寺為副巡蘭人設武靖州于碧灘
以上隆州和州李鐸掌州以重該縣縣立七千戶所李慶掌所夷土人漸
馴更目 二年大藤賊鄭昂攻陷容藤二縣總督韓雍四面集兵追捕
之昂伏誅謂係大 六年始設總督府于梧州起復韓雍鎮之十六
年督林州不頭寺峒蠻賊叛總督都御史朱英總兵官平江伯陳鏡討

2

1

下城連城北科諸猛野順時諸猛楊羅旁兵威各鎮
賊首李金亮引深埔寺衆
劫掠東安府殘殺百餘人
六年三月六十三山獠賊潘猶香已降許
之移潯梧恭將駐紮溪始置五鎮扼善自稱平田王興北流之鄉匪滿
容縣之橫山冬冬喬梧縣之七山平盤諸寨共七千餘黨互相糾結
爲羅旁後刀山壞民田流劫兩省通羅旁大舉士民詣督府交雲巖言
狀請兵時以勢難即及遠官所率軍數越者門額出之俟賊事
足移師順剿猶香寺爲先聲所率卒實數越者門額出之俟賊事
購導皆約爲羅旁班師督府檄喬梧守巡會廣東兩道計議剿撫諸
總命餉局編丁隔時之降督府乃先請吾民以軍法責其調兵大傳俯首
聽命風恩懷感諸之降督府乃先請吾民以軍法責其調兵大傳俯首
考漢彈壓巡捕千戶五員提兵三千分設五鎮喬藤曰七山容縣曰
六雲岑溪曰北科又曰
蒼梧三丁廿世廣率六圍獠兵三百人破巢
連城懷集曰五里
埔寺寨設岑溪大王營并左右兩江營撫定九山二十八都六便
山橫山那留山寺廠猛獠悉附編民七月岑溪左營兵陳進呂子和

等作亂專討平之 七年興業木頭洞寇亂專討平之 本頭洞近八
數果教卡流劫斃林官民無辜與匪同夥劉光誨等奉政王原相
計之書粵東監司向用並進賊匪死傷乃始七命入賊軍計其首
二人東粵統領將官見其克敵首功深入其限獲賊 八年置哨江
園因既乃東西劫期出其不意其擒獲穴賊黨夥 八年置哨江
船家水兵也各子要害巡緝江道 築大洞城招獲民屯種九科先
六十三山諸強盜約東師還又復負固不服乃議築城于大洞而以
海格泰將後重兵彈壓之又于四面要路分布官兵以應往來城中為
泰將署前中軍左右營 大師征十寨要克之十寨本都即連江縣
房田招獲民百餘人耕守 十二年十一月據集崗要嚴秀球鄭
勢甚熾哈喇二大官司捕為十寨倚山固抄掠司藏賊害諸匪
哨軍與糧餉相繼取辦于杭 十二年十一月據集崗要嚴秀球鄭
明瑞等糾眾流劫討平之 據集崗要嚴秀球鄭明瑞等糾眾流劫討平之
而瑞封川縣縣民特方進勤周汪德督吳文華會巡撫吳善調進東
而瑞兵六十餘會梧鎮登言而後全營梧兵巡食事來往濟南兵巡

天下即國利病書 第三十冊 廣西 九
副使王洋諸軍以明年二月各哨並進勢如破竹克松警古 調大
城瑞瑞龍塘寺向舒新嚴秀球鄭明瑞八百有奇餘黨悉定
向兵戌守金營大營嚴秀球鄭明瑞八百有奇餘黨悉定 十五年始
關府江陸路府江一帶青林龍石險賊出沒頻數賊手三院會議開關
界治通遙擒獲三公 大崗營兵梁一貴等倡亂尋伏誅 二十四年
界溪捕獲竹虎卷 大崗營兵梁一貴等倡亂尋伏誅 二十四年
岑溪七山強寇亂兵備戴公耀討之 時公備兵各提會岑溪強寇趙宗
督府陳公徽微各路精兵討平之提調上大提調公巡撫西要專督
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兩廣時思明致日陸路勾引賊
與解賊未幾文契初按欽州被賊公調調一漢兵深入提舉金剛觀獲
我我巨測請請國防禦重彈履 二十七年造哨哨巡緝江防上接
復向官禁互市 上皆嘉悅從之 二十七年造哨哨巡緝江防上接
昭哨響感下抵封川思廣南至平南白馬軍自應縣江口界至北流原
設哨響感下抵封川思廣南至平南白馬軍自應縣江口界至北流原
二十八年添設羅山崇抽兵防守 崇抽兵防守 崇抽兵防守 崇抽兵防守

知府凌嗣音先和縣劉炎之議抽哨船兵二十二 議設三洲番風堡
名各同羅崇抽兵十八名共四十八名分五縣山 議設三洲番風堡
復於白花嶺立營崇抽兵二十八名分三洲番風堡一十六名復於白花嶺立營
四十八年設崇抽兵西山水源巡江營哨抽四十名設崇抽兵二營仍修後
兵防 國初會城威置衛所要則置巡司在軍曰旗軍在司曰方
兵皆食於官別置民兵萬戶無事訓練有事以戰事已即休養戢寓兵
之良法也自旗軍脫弱不足恃而後資成於湖廣永樂二 借雄於達騎
誠化七夫歸業輪守於東粵之兵廣上軍官軍自弓兵虛冒不可用而
後為打手之徒編請開督府撥田之狼賊折銀充餉之議隆慶自民
兵隊五不復存而後為民壯之募西統十為三丁之編嘉靖十為十百長
天下即國利病書 第三十冊 廣西 十

保長門牌之法
營鎮 梧州府 守城營 茶山 靖康 蒼梧縣 大塘營 府江
哨 沙牛營 七山鎮 藤縣 藤江哨 神塘營 安靜營 浪口
營 容縣 六雲鎮 巡江哨 北門營 西山水源寺營 岑溪縣
北社鎮 奇營 大崗營 連城軍營 懷集縣 金鷺營 五
里鎮 松岡營 鬱林州 左哨 右哨 中哨 博白縣 縣東營
界排營 坡心營 蘇立營 東莞營 國珠營 北流縣 六靜
營 大車堡 婆廟營 陸川縣 六潭營 左哨 右哨 中哨
陸潭哨 興業縣 興平營 西營 橋墟營
目兵 按粵志粵土司兵故精勁每遇警徵之 國家亦不愛名器金
帛之錫以鼓舞其心自總督王文成公始議更番戍守之法除成桂柳

外戍格者四千名皆由泗城歸順都康恩明遷隆向武奉議上林安平
忠州龍英太平恩城永承等土司各有差等一平一戍週而後始萬曆
十七年總督劉題減一千名三十二年總督戴題減一千名四十五年
左江通詳允抽四百名防守上思州地交糧食仍在梧州府支解四十
八年總督許議全撤尋後議調今戍格正數止一十六百名每年不到
者常三四百名所從來速失其差等則有散兵馬士鎗兵步下了兵步
下鎗兵腰牌兵弩手鳥銃手火兵散手旗手有戰馬有先鋒小頭目有
官族大頭目而總坐營司統之年時不隨操每操則于官兵外執一竿
排站名曰擺圖每五日大小頭目赴道叩首以其出自土司故曰土兵
以其有頭目官之曰目兵又以其多狼人也曰狼兵其糧賞每月糧銀
大小頭目散各折銀一錢九分七厘五毫每季犒賞大頭目每名八錢

小頭目每名一錢散兵每名五分每季犒賞大頭目每名一錢小頭目
散兵每名三分俱于府貯餉銀支給其安插地方昔年散處郡城外
各山蘄水濱今住大教場垣外自蓋茅屋數名共一間去則焚訖其自
萬曆三十二年題減一千名即于各土司前數內三分減一而左江道
所議抽四百名即于每年戍格目兵過南潯時揀去本道近日所募乃
歸順都康土兵其歸順大頭目則岑康黃金桂都康大頭目則馮士剛
與各小頭目皆戎裝通漢語其兵則有姓名者少無姓者有以番父永
為姓者多番父永亦上驛中驛下驛之義歸順有番父無永都康有父
永無番不通漢語通漢語者非真夷也其馬一匹則抵兵三名其器械
有鎗有刀有弩有牌有銃無盧甲方盾空拳者居多其搦室廬親戚
遠來窮年外處而月餉無幾殷厚精壯者多不樂從其來也或以老弱

具數或以犬馬抵款或不能足全數或不如期至或至中途稱病而逸
至格則正數已耗註名後或遠去或稱病或稱死或在前次之額留者
長成或在本地之額代者暫點或告不服水土或稱營工鄉間或稱打
柴山中甚或有收率過半者有為盜者有橫行者居常不聽點輒諱
而去其數有最難言公欲為更新調停之法別有說焉

班軍 按成化間督臣韓開府梧州始議調撥廣東廣州等衛所官軍
一萬員名戍梧州廣韶肇三府屬糧五萬石解指以備行糧嘉靖間因
惠州海寇議留碭石等衛所官軍三千九百餘員名無以歲久消耗逃
亡日久萬曆二十四年廣州等衛所戍梧州官軍止三千零五十五分
春秋二班官雙月支本色米九斗軍四斗五升官單月支折色銀三錢
六分軍一錢八分俱于折糧銀內支給手終犒賞官每員三錢軍每名

一錢俱軍餉銀支給二十五萬御史章議免戍督臣吳履稱兩廣相為
唇齒梧州實為咽喉論一統大同之誼則東西疆為一鎮戍守莫非王
土論輔車相依之勢則梧鎮之捍禦既周東省之藩籬自固論事體緩
急之宜則東省兵防已密無庸撤回梧州所軍虛弱不得不藉東軍選
以仍舊為便近來成兵俱奉督院牌發多寡不一至萬曆三十九年尚
近三千名除三百名戍封川德慶外餘俱戍梧州以總督張議撤封
川德慶戍軍募兵防守遂減調四百餘名四十一一年以留守城池復減
調廣州等衛每班二百名今每班尚存旗軍八百有奇奉督院牌撥大
畧半守梧鎮半守江道而所撥堡軍數或先班後班少原無常額
余姑以天啓二年秋班見數志之

陳熙韶曰目兵以文成始班軍以募發始當手作法慮自深長年來

習于承平遂成枝駢於是或議留或議去夫白面借壽該何容致因
噓廢食時必傷生假令專主者時簡教傲驍勁而飽之勿論狼心可
哉察人皆吾人即使猶然習犯而經百手勤王之土目不憚征繕以
固吾國亦告朔之羊也可輕去未若班軍則有不然者班軍在國
初其用足恃沿至今日市人等其才不足于超距其位無裨于干
城計月而來更番而去徒糜官餉數萬苟欲簡而練之何以官錢
募市人猶若往還之僕也余謂班軍則去之便然要折衝尊鎮安
危有備毋徒紙上陳言猶弊曰深提襟見時此其時也歟
猗峒土張附 蒼梧縣猗猗七山 東連下城南接岑溪藤
古磊 六埔 大龍 三山 黎口 侯在長 上鄧 大英 白板

天下即國利病書 廣西 第三十冊 十三

陳塘 孔空 大倫 羅鄉 埔溪 員塘 桂嶺 墨滕 孔良
埔公 嶺下 城界以上諸強先殺服不常今 石硯居九山十二洞中
界嘉靖年願奉命 羅尚 思貸 思馬 歸源 觀埔 三洲 都
平 都羅 弟埔 都混 迪田 料尚 嘉靖十年編立排甲耕佃
老君崗六寨 連東安 勞時 懷集 勞時 懷集 勞時 懷集
思尚 親老君崗 二附 北陀 東岸 西岸 原係懷集分知縣
下城 界西 廣安 通路 疏險 塞 大園 墨登 顏村 墨特 零居 若
空 藤縣 猗猗大水 山木 突山 小山 滑石 盤石 猗猗大水
二都 一雲野 饒頭 平盤 三了 蒙高 古捨 六舍 六篤
大水 以上兩鄉 僅共五十五兩零三分 大黎里 楊崗里 大任里

以上三里 俱係五十七所 十二 容縣 猗猗 羅龍一里 沙田 佛子
六律 嶺上 嶺下 嶺中 嶺外 嶺內 嶺外 嶺內 嶺外 嶺內
月田 深坪 六噓 周村 嶺上 嶺下 嶺中 嶺外 嶺內
六王 山麻 六嶺 嶺上 嶺下 嶺中 嶺外 嶺內
頂 鴨谷 河口 六思 嶺上 嶺下 嶺中 嶺外 嶺內
石田 嶺上 嶺下 嶺中 嶺外 嶺內
六振 六奎 黃稍 燈 嶺上 嶺下 嶺中 嶺外 嶺內
塘 嶺上 嶺下 嶺中 嶺外 嶺內
止 嶺上 嶺下 嶺中 嶺外 嶺內
之 嶺上 嶺下 嶺中 嶺外 嶺內

天下即國利病書 廣西 第三十冊 十四

十村 嶺上 嶺下 嶺中 嶺外 嶺內
六十三山 石脚 陀山 雲欄 科田 大甕 孔札 分水
拿水 深公 道遠 竹董 水濁 橫崗 李村 甘羅 中村
松崩 黎洞 上蓋 上林 三襟 飯埔 古皮 上下 乃平 恩
里 蚺蛇 山心 大藏 桑園 大柱 開塘 銅油 黃嶺 古
攬 下泊 企陽 寺 魚脩 白碟 六抱 大香 車埔 蔡山 三
髻 六葵 六勾 細崗 太公 鰲平 崩塢 橋石 乃蓬 尚
尾 石田 竹蘭 勝峒 乃辣 個堆 挑枝 水井 下埔 隆
樹 松塘 高蘭 木瓜 青山 石黃 深塘 三山 乃為 民省 近
營鎮 北科 寺大 懷集縣 猗猗 銅鐘 古城 金鵝 松栢 門 戶 三 江

石田 為諸山通中各業以出沒七星 馬虎以上各商狂動
兵耕 鬱林州土狼 李四山 石洞 牛欄 地佛 六塊 白梅
在州治東北四十里先手為患狂動 博白縣狂動 雲青
占鵝 山子 離東脚二十里西抵廣東南州府 北流縣狂動 鵝
兇坡 南標 那田 沙洞 龍塘 大羅 安樂 黃稍
志宇 相思 古荷 俱在縣治南其田即留休耕向化 陸川縣土
狼 文龍 四賀 俱在縣治北其田即留休耕向化 陸川縣土
業 縣土狼黃峽 芋峽 雙頭嶺 與德鄉 南寧 寧遠 通橋 舊車嶺峽
與德鄉二面近廣東本頭商標嶺與德鄉 南寧 寧遠 通橋 舊車嶺峽
與德鄉止隔一嶺先手已經狂動 通橋 南寧 寧遠 通橋 舊車嶺峽
梅強有三種曰盤龍曰戴板曰平地 獲惟一種深山者不問在坎崗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三十 廣西 十五

者與民雜居狼則因正德間流賊奴掠調狼人征勦鄉民流徙廬畝
荒蕪遂使狼耕其地一藉其輸納一藉其戍守蒼藤岑容康北等山
多獲獲鬱林陸興多土狼中國有向化輸糧者要在御得其道阻詐
作使宜有他焉
廠稅 梧州盤鹽廠每季委官輪收上下水客高監稅雜稅每年
額銀惟監稅無定不入額內其雜稅額銀春季定二千六百八十兩零
五錢六分四厘夏季定二千二百二十七兩零二分七厘秋季定三千
六百二十七兩九錢六分三厘冬季定四千四百五十五兩八錢二分
五厘其額銀一萬二千九百九十一兩三錢七分九厘俱貯梧州府庫
專備梧鎮兵食其廠貨貴賤定有則例
鹽政 按自宋熙寧間初置梧州商稅與廢靡常 國朝正德十六年

置鹽監廠于梧州 迄于嘉靖今例已減其三之一舊志不載余持采之
較今于貴猶為寬政矣然猶自美舟車權子母也夫鹽政則經國長利
通以私販公行課額屢失昨年引滯而不來者約一萬五千虧餉且一
萬三千有奇概舉歷年將不下數十萬矣蓋奸借東餉之名漁西郡之
利三百餘餉其護身之符也化州北流兩埠其奉食之產也近當事裁
餉裁埠至詳且嚴而奸商猾胥猶不免掩耳盜鈴何也一舉而振刷之
在當事者留意焉耳 謝君忠曰郡州縣十始蒼藤岑容北流行梧鹽
而懷集鬱林博白陸川興業俱食東鹽然皆赴蒼梧道掛號而後發則
猶然梧鹽也後來議認引認餉又議增引增餉於是立化州埠立北流
埠已又北流併化州為一埠奸商告訐曰新月異而梧之鹽額詘而餉
額亦詘矣夫梧屬仰梧餉而不行梧鹽非計也况得慶南太皆仰梧餉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三十 廣西 十六

而不行梧鹽尤非計也今日便書無如聽各處分引行鹽而總歸其餉
於梧則不問化鹽廉鹽欽鹽皆梧之鹽亦不問舊餉新餉增餉皆梧之
餉要在當事者從國家起見不從區域起見司鹽者兩粵視若一俸行
鹽者六府協為一心而后可然而難言之矣

大學村其補石在兩江地方二三十里其所轄兵無慮十數萬今設為府
者四州者三十有七其府州正官皆以土人而佐以幕職職用流官故
今百餘年間未聞有屯聚寇掠者而所以為州縣官者皆是不屑土官管束之
人猶難州縣則其間雖或有司第管其設土官巡檢者然流官無權復
知其不久而輕玩之而所謂土巡檢者實非力薄不足以相制且愚以為今
日制取馴服之策莫急於立土官請用左右兩江之例而撤去設立軍衛之
意蓋左右兩江府州之設專以其地屬之一姓且所謂撤去軍衛之意者
撤建官而分其轄也凡今種種與編民雜居州縣之間但使依山箐以居耳今
宜特設內外大臣躬臨其地召集其酋豪諭以朝廷恩威將授以賞如左
右兩江土官例俾其子孫世守之意有能率其種類五百名以上內附者即授
以知州之職四百名以下量授同知判官吏目等賞其實不拘名數亦如舊所
之制既授其提調不須勅實官給以冠服遣官屬以驛從鼓樂送歸所居俾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三十冊 廣西

十七

其得地立為治所合衆邀成之既成其 奏請印俾推其中一人為衆所信服
者令印則從矣 朝廷爵命必知所感慕而其同類咸尊敬之有不伏者從從
國威併力除之不難矣待久成後復督募華風習禮教而知投掠之為非況衆
設其官勢分力敵可足相制不能為亂而其中不能無自相爭訟者須至中上
司展 朝廷則 國家之勢益尊不勞兵戈而一方安靖矣然所慮為後日患
者地界不明異時不能無爭耳宜乘其初即遣官會同土酋分立地界或以溪
湖或以山泉就於界上立石為識大書深刻于上曰某至某為界至某為
土官界其中民地首深入其境者即以外地無徵者與民為之隨其廣狹不復
丈量其土而所領地就俾其認納稅糧定為額數日後不得有所加增如此處
置庶幾其永無患矣

水經浪水出武陵鍾城縣北界沅水谷南至鬱林鍾中縣與鄰
水合又東至蒼梧猛陵縣為鬱溪又東至高要縣為大水又東
至南海番禺縣西分為二其一南入於海其一又東過縣東南
入於海員水又東南一千五百里入南海今按一統志考之辰
水出三嵎山南流為沅水谷則在鍾城縣北後為黔陽縣移溪
城一曰郎溪自黔陽南流至鍾中縣今之潯川也鄰水則潯水
也其遷靈川縣東北為浪江入離水南歷鍾中注于潯水合繡
江水又東至藤縣北古之猛陵也合鬱溪亂流遷廣信縣是為
潯江俗呼藤江大氏浪水出自鍾城往往以鍾名之鍾又訛為
潯耳鬱溪又合桂水為梧州大江東流至廣州番禺縣西其一
南注入於海者鬱水分浪南注即今之鬱水靈洲乃南江也其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三十冊 廣西

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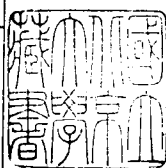
一又東別逕番禺城下去廣州城南五十里漢建安末交州移
治于此吳分交州為廣州亦治于此漢書所謂浮牀柯下灘津
會番禺蓋乘斯水而入越者也今之沙灣紫泥港是矣浪水又
東逕懷化縣入于海則今之石門江合流溪諸水入海者也其
餘又東至龍川縣東江為涅水屈北入員水而浪水枝津衍注
自番禺東歷增城縣合增江又逕博羅縣西界龍川左思賦所
謂目龍川而帶桐也員水如練東歷揭陽縣注于海此三江合
浪水之始終也浪與根同水歷地埒崖岸之義世訛作浪又訛
作郎皆非蓋三江合一大浸連空廣州呼為西水以其自廣西
至故云然至必以春夏之交運盛暑而後消消則高要峽江旋
東為大水者留溫鴻塘皆有魚抄羅其中人悉取之有鉅至數

十斤者家累數百金而南海下流達于新會香山東莞通潮之衝漢子高下為泥筌竹筍其內者皆得辦焉西水退盡蟹亦退殺拾之如上芥然諺云西水漫漫魚蟹滿盤蓋澤國之利皆由浪水不可不知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三十冊 廣西

十九



雲南貴州

備錄

形勢

雲南雖稱荒服而綢繆防禦不可不周者以滇黔與楚蜀輻中底坐之勢也說者謂雲南山川形勢東以曲靖為關以雷孟為蔽南以元江為關以車里為蔽西以永昌為關以蒙川為蔽北以鶴慶為關以麗江為蔽又云雲南要害之處有三東南八百老撾交趾諸蠻以元江臨江為鎖鑰西南緬甸諸蠻以蒼越永昌順寧為咽喉西北吐蕃以麗江永寧北勝為扼塞識此三要可以籌雲南矣元史言雲南之地東至晉安路三橫山其西至緬甸之江頭城凡三千九百里南至臨安之鹿澹江北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四

一

至羅、斯之大渡河凡四千里其遼東西二十郡大抵以滇池而分南北所畫為跡者則在西江東北為金沙西南為瀾滄先儒以為即禹貢梁州之黑水也司馬遷史記稱滇池旁地腴饒已蜀民或功出商賈取其犍馬焚僮僇牛以此巴蜀殷富而范蔚宗後漢書亦稱滇池河上平敞有鹽池田漁之饒金銀富庶之富人倍豪汰居官者皆富及累世由是觀之滇固非瘠土也唐天宝以后蒙氏以一隅之力果抗王師此即財力確富之一驗今山川形勢與古不殊体息勞徠墾田積粟使其民咸饒裕之信是在良有司矣

沿革

漢置益州郡領縣滇池雙柏連然俞元較昌昆澤葉榆律高不常雲南萬唐奇古勝休來唯等共二十四屬越嵩郡縣遂久靖蛉共二屬牂牁郡縣宜蘭等共四

東漢仍為益州領縣勝休律高昆澤連伶等共十七永昌郡領縣哀牢博南等共八

蜀漢改置郡建寧雲南與古共三

晉置寧州領郡雲南與古建寧永昌共四屬縣雲平鐸封漢興新定談柔修雲冷丘永壽雍卿南浩等共四十五太康以後改置郡益州晉寧平夷共三

宋仍為寧州領郡建寧晉寧牂牁西河東河陽雲南與古梁水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四

二

等共十縣同梁談柔萬安新定新興萬壽晉寧丹南成昌建寧雲南雲平西安句町南興梁水西隨新封鐸封等共五十二

南齊為寧州領郡建寧梁水建寧晉寧興寧西阿平梁永昌等共十四屬縣同梁新定晉寧勝寧丹南梁水西隨鐸封永豐綏雲遂安臨江

雙柏雲平都陽晉綏新城成昌西中南興新豐益寧安寧永安聖鄉西城等共七十二

晉宋齊梁州所領郡邑皆不止此今止錄在今境內者

唐置雲南郡領姚城瀘南長明共三

元置雲南諸路行中書省為路中慶威楚武定鶴慶雲遠麗江孟傑普

安數江無定建昌德昌會川廣西元江大理柔遠茫市鎮康鎮西平緬

麓川木邦孟定蒙兀等共三十七府仁德柏興共二屬府北勝永昌

騰衝共三 川嵩盟開南威遠順義永寧通安蘭巨津羅雄建安瀘
禮里閣部陸姜昌德威龍普濟武安恭溪會理麻龍等共五十四
縣楊林計甸威楚南甸易龍石龍臨西芳華通泉文水石梁龍山普舍
研和芒市為美歸厚中瀘沽盟金等共四十七
皇明改置布政司領府十二雲南大理臨安楚雄澂江蒙化廣西景東
廣南順寧永寧鎮沅軍民府八永昌曲靖鶴慶姚安尋甸武定元江麗
江武定今去州三北勝雲州縣改屬新化縣改屬長官司一者與甸
其屬廣府二宣慰司六宣撫司三州四長官司二

滇志

國朝置雲南布政司治于昆明城括二十郡左右分畫左曰迤東右曰迤西外
以大江東北曰金沙西南曰蘭滄金沙自北入東海蘭滄自南入南海幅員不
越萬里官軍從大將軍南下及五方之人或以戍或以從或以僑寓不歸是曰
漢人並生夷地是曰夷人夷有二種居黑水之裡曰蠻居黑水之表曰僰蠻
即縣蠻屬總計夷漢人三之夷人七之又分計兩夷蠻人三之蠻人七
之天所以限華夷也

大事考 洪武初段寶達段貞奉表歸款 五年遣翰林侍詔王禕八年遣中
書省奉和政事吳雲先後招諭雲南不下死之 詔謚禕忠文堂忠節建祠春
秋並祀 十四年命賴川侯傅友德為征南將軍永昌侯藍玉西平侯沐英為
副將軍師征雲南平之 十五年改行省為雲南等處承宣布政使司領諸
府州縣司置都指揮使司領諸衛所置提刑按察司分巡安普臨元金滄洱海

四道兼察諸府州縣司衛所 十六年以雲南所屬烏撒烏蒙芒部三府隸與
四川布政司 征南將軍傅友德等送故元雲南右丞觀音保奉政軍里不花
及酋長段世等至京師各賜衣服命觀音保為金齒指揮使賜名李觀以段寶
二孫為武昌衛門衛鎮撫賜名歸仁歸義 命長興侯耿炳文詔諭賴川侯
傅友德等班師留西平侯沐英鎮守雲南 十七年諭平雲南功進封傅友德
顏國公永昌侯藍玉西平侯沐英等 予誥券世襲餘各陞賞 十九年雲南
左布政使張統奏請中監商人照舊納米教于金齒詔從之 二月命傅友德
耿炳文再征雲南貴州諸蠻平之 二十一年麓川百夷思倫發反西平侯沐
英遣都督馬誠督兵禦之賊大敗尋遣人訴奏謹罪其下詔通政司經歷楊大
用齎勅往諭有之 六月東川諸蠻叛命顏國公傅友德為征南將軍西平侯
沐英為定侯陳桓為左右副將軍師討平之 六月趙州土酋阿資叛命友
德英等討之平之 阿資遣奔普安土官普旦與資俱降 二十二年會都

御史黃政從征雲南還次晉安遇寇及其子琬皆死之 二十三年置景東蒙
化二衛 二十四年阿資復叛平毛將軍何福率兵討之阿資降 二十五年
六月丁卯西平侯沐英卒十月追封黔寧王謚昭靖子春襲爵鎮守雲南 二
十八年阿資復叛沐春討之 三十年平緬蠻刀輪孟叛速宣慰使思倫發
發至京其訴詔還沐春何福徐海率兵討之擒刀輪孟正法今思倫發仍長平
緬 永樂元年車里宣慰司刀道答入寇據威遠州知州西平侯沐晟請討之
上命先行撫諭迨答悔懼歸州官及入貢方物謝罪釋之 三年二月寧遠
州土官刀吉罕奏安南侵奪猛慢等七寨命禮部遣使諭之 四月勅西平侯
沐晟伐安南 雲南西南諸夷大小古剌等部落入朝進貢 詔置宣慰司二
長官司五統之 六年平安南降其郡四十有八封沐晟黔國公世襲 宣德
七年八百人甸土官刀之雅入貢請討波勒不許 九年勅都督沐昂督黔
國以馭蠻夷 正統二年馬龍他即甸蠻為梗都督沐昂討平之 十月麓川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冊 雲貴

五

夷思任發叛掠騰衝南甸 四年遣刑部主事楊寧往諭思任發不聽 閏
二月命黔國公沐晟率都督沐昂方攻討麓川次路江方政戰死之沐晟帥師
還至楚雅卒 詔追封沐晟定遠王諡忠敬方政謚忠毅 六年思任發遣使
入謝太監王振力主討議時劉球諫不聽 命定西伯將貴為征夷將軍兵
部尚書王驥提督軍務征麓川太監吉祥監督軍務侍郎徐瑞督軍餉 十一
月總兵將貴等大破麓川思任發遁 總兵將貴遣指揮萬誠等率兵擊敗蠻
賊常即羅子維摩州宣諭廣南富州土官僕即沈政 七年論平麓川功進封
將貴定西侯王驥靖遠伯陞郎中侯建為禮部右侍郎楊寧為刑部右侍郎
十月思任發復叛以定西侯將貴靖遠伯王驥兼兵部尚書提督軍務征麓
川緬甸 八年二月靖遠伯王驥等至金盞大敗緬人于蠻江思任發復遁
九年四月督麓川軍餉左金都御史程富還京賜白金綬陞左副都御史
五月命侍郎楊寧兼資雲南軍務 十月巡撫侍郎楊寧遣使入緬詰問思任

發事緬人懼函任發首以獻 十二年十月麓川思任發子思繼發思上發據
孟養以叛 十三年命靖遠伯王驥督軍務都督官黎為總兵張凱田禮為副
率兵討之 十一月靖遠伯王驥等督兵破思繼發于孟養塞河西縣學教諭
詹英勦驍老師賁財賄行賄賈 召驍遠乃班師 麓川事西志所載略有異
東足年禮部王振專政遣都御史王繼武東南兵十五萬征麓川思任發子
思繼發其妻妻家為質王繼武官陞功賜四百餘員明年麓川降明年定西侯
首增靖遠伯王驥以征麓川為名再入雲南明人獲思任發子思繼發其
又明年靖遠伯王驥帥師會諸道復征麓川詹英勦之乃已玩其誘意以陷
於權璫延西近地仁南氏去昔 成化十二年更置臨安瀾滄金騰曲靖四兵
備道 十四年罷尋甸廣西土官知府設流官 十九年命食都御史程宗樞
諭木邦設猛密安撫司 弘治五年詔查錄開平王曾孫常復于臨安成所授
南京錦永衛指揮使 五月麓川夷苗思繼因集罕它法構兵起按御史張奉
檄諭各土漢兵臨思繼境取運它法權權因械其首擒者三十餘人 七年置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冊 雲貴

六

賓川州 正德二年雲南屬夷阿本叛巡撫吳文度率兵討平之 嘉靖元年
敗金齒指揮使司為永昌軍民府仍置永昌衛改騰衝指揮使司為騰越州仍
置騰衝衛 添設大理府府首補通判駐白崖 七年武定尋甸土酋端亂兵部
尚書伍文定討平之 九年十一月大學士張璁請革雲南鎮守內臣從之
十六年勅雲南鎮巡會討安南 二十三年添設姚安府督捕通判駐赤石崖
二十四年添設洱海府備 三十年元江那繼殺煙那憲奪其印巡撫石蘭
率兵征討左布政使徐繼死之 四十五年巡按御史劉思賢請罷臨元奉將
設守備從之 武定土酋鳳離祖叛 命巡撫兵部尚書呂光洵發兵討賊
賜之銀 兵備食事張澤率尋甸兵與賊戰敗績賊執澤以歸 巡撫尚書呂
光洵視師境上兵備奉政廢以廢副使楊守魯陸倫朱珍等分道追剿屢敗之
賊渡江遁 賊勢孤要挾求撫歸食事張澤不許 賊以兵逼原執兵備食事
張澤不屈死之 官兵渡江追賊于七州地界逆賊繼祖為其下所殺餘衆悉

隆慶三年添設鄧州流官知州 四年復設臨元恭將龍守備 勅雲
南巡撫都御史兼制建昌畢節地方 五年黔國公沐朝弼以病具疏求致仕
請以其子沐昌祚都督對掛印代鎮從之 六年巡撫鄧應龍勸黔國公
沐朝弼奉 旨建問章任安置南京以其子沐昌祚兼黔國公鎮守雲南 萬
曆元年十一月巡撫都御史鄧應龍勸平賊索著屢奏獲寇羅華等 二年二
月巡撫都御史鄧應龍勸平賊索著屢奏獲寇羅華等 五年黔國公沐朝弼
叛巡撫王凝會鎮守沐昌祚撫定之 九年龍臨元恭將復設守備 十一年
冬十月龍臨元恭將復設守備 十一年
疏遣恭將劉銀鄧子龍討之 十一月恭應理會孟養德容車里八百等共併
衆入犯巡撫劉世曾遣恭將鄧子龍破之擒罕度子崇後花遊擊劉銀擒安鳳
及子彙烏子龍川獻俘京師 十三年論平罕功加巡撫劉世曾右都御史
兼兵部右侍郎照舊巡撫沐昌祚加太子太保各晉一子 添設金騰恭將姚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一冊

雲貴

七

開守備龍順家恭將改設守備龍臨元守備復設恭將 十五年羅雄苗若雖
崇叛 撫鎮劉世曾沐昌祚賜勦新繼崇羅雄平改設流官賜州名羅平所名
定雄 羅平除黨董仲文等復叛官兵進勦平之 密堵送達二城久歸順遠
西思感思思順以兵優之按察使李材遊擊劉天保東勝助兵斬千餘級巡
撫劉世曾以捷聞存陞材右食都御史巡撫鄧陽 巡按御史蘇軾疏論遠西
功多保屍抵級 命建材天律等下詔撤削巡撫劉世曾籍 言武選事之難
如編七難之難也言治不通遠東晉之口傳重任意多變約其同將官以首功
為奇貨又不獨與與也李公以理學鳴似無此舉動而蘇公抗疏數千言如
蘇者數人又之御史薛繼茂上疏救始下即覆奉 旨旨改或或又謂公在都
官階中晉有部或無語入 十六年裁銀塘道分屬四守道改分巡安普道為
兵巡安普道 勅臨元恭將兼治雷平守備事 十九年丁丑白改夷普鹿春
等叛撫鎮吳定沐昌祚討平之題設新平縣 改新化州隸臨安府 二十年

特旨增賞金一千兩 二十一年設蠻哈守備 二十二年緬賊據蠻復入寇
巡撫陳用賓遣把總官黃興修文道羅國榮之 築八關二堡于三宣要害處
緬并議之田 復增賞金一千兩 二十四年猛卯苗多亨勾緬構亂巡撫陳
用賓檄木邦軍欽滅之築平麓城議屯田 四月黔國公沐昌祚致仕以子敷
為都督兼事鎮守 二十五年二月順寧土酋猛尼瑞與大候奉款構殺巡撫
陳用賓以奉政孝先著同副使印以仁勸處先著議撫以仁徑擊擊更瑞平之
因請改順寧府為流官大候州為流郡 賜名雲州先著錄是後該建蠻死子
猷 二十六年九月順大餘孽至彝猛思賢等復叛撫鎮陳用賓等再討平之
奏以順寧府改隸金騰道 猛密婦罕洪率孫思禮內附置芒市遮緬清道兵
送思禮歸仍長其地 二十八年英塔十三寨養元等復叛再討平之順大始
定 命雲南撫鎮協討播首楊應龍巡撫陳用賓移鎮曲靖都督沐叔穆鎮雷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一冊

雲貴

八

益用賓叔遺恭將謝崇爵會廣南知府黃宇督中軍張討指揮沐榮等車兵
至烏江與賊戰勝之賊衆數萬徒至我兵敗奔半渡橋折督陣官何天慶甘靖
方朝宗楊王王彥儒俱陣亡全軍衆馬盡沒總督李化龍論崇爵罪以 賜劬
斬之 二十九年太監楊榮奏開寶井於猛密巡撫陳用賓上疏爭之至三十
三年奉 旨封閑 五月論順大功陳用賓晉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沐叔
晉右都督各晉一子 三十年三月思陀司長官司土舍校額等糾合僥兵殺
獲印土舍李奉華攻劫納更納樓二土司官兵剿平之 六月築順寧石甸所
城 三十一年九月建雲州城 三十二年緬攻猛密徵兵于思彝恭將王廷
光止彝母發彝從之縛獻其使緬怒攻彝 敗死都司王萬年救之不及酋長
思華據其地 崇泰間探官張國臣被殺疏 聞不報 三十三年巡撫陳用
賓遣副將陳寅擒緬目多罕復蠻莫累思正牙竹忠隨為思錄奪據樹忠奔于
蠻酒 九月遣恭將張名世討平舍勒母寨夷賊即其地建城 十二月緬犯

本邦副將陳寶等不救本邦失機論罷之 三十四年正月指揮賀世勳轉
光大等園內監府從外舉火入殺太監楊榮焚燒兩第輜重殲其從後繼樹投
井已死者百數十人 自榮入漢百姓被其害者什之九夫伍不什一其指揮
一時不無委曲因得因即死於其手其子民傷又得漢人憐憫等語以爲當
路提督嚴氏通緝兩便順風性迅速是日早二升率軍張守志既見忠張聯
糾等一呼而集雖賊聞聲出署生逃地人從賊上望但見火光炎火府中
樹無風日指操者不意言賊聞 聖祖素不貪財 聖母慈聖太后力爲
司禮亦以一人故使賊不任受 旨時山陰朱公在政府傳布上揚奏請
此幾大罪清榮死不足恤但不如此則同一二此其地一切寬綏惟獨蜀地
方實嚴中使不遺餘首事者則不以庫降之二升世勳死於賊光火處遺大
人之要則有所在此惟同一時知其微者知此語矣 二月順寧雲州右甸城
成 請建學順軍并右甸守禦所改雲州隸府 七月蒙自新安等夷臨城刻
鐵道都司張名世舉將張榜率兵剿賊敗逃走 三十五年十一月武定夷
酋阿克叛攻破府城投指揮金守仁于戶王應爵併男婦四百五十餘人于戶

未下郡國利病書

第廿冊

雲貴

九

梅應時苗匪鎮撫全榮高力戰死之 十二月戊辰阿克率鄭崇等擁推官白
明通以兵隨其後直抵會城明通至城下求入不許隨進公投請以冠帶印信
給賊 已已賊率兵從北城外遠西南而東分道四掠沿村鎮市焚劫一空守
觀廟宇及軍兵營房僅存十之三四民老稚不及避者殺之壯者而歸 庚
午賊率蔡南指有若攻城之狀須臾舍而西坐索武定府印良久不已許之乃
去 辛未賊復來西城下總城得印觀各上馬負印而前即日復營歸去
是夜始不鼓成於無備何克一聞其來其子某所開事花堂而持力者已馬
頭凡四十有八而鄭崇獨家有及州縣每歲供億所取頗繁不啻強半業歲
思而不哀尤不堪者五伯無名無已之求又每遇地方撤下撥除奸究展轉
易無藏無其名一經訪煩費罪累倍加于漢人一旦偵發有如潰海賊即守
守荷入質問各賊皆端之類不知 尋甸夷目大理保楊楊召補夫瑞海冲等
叛攻破嵩明署印知事李性先率印逃出城吏目常宗等儒儒：正龍龍死之
宗孝閣門狗所賊進逼楊林 守臨元道按察副使康夢相恭將張名世脫序

州等土兵入衛省城賊已先去即命夢相監其軍道賊于武定 都司汪如淵
率桂崇功李殿等兵救楊林賊退 時巡按御史周懋相候代駐曲靖就近訓
雷燕安紹慶土兵微同知孫台督赴監軍按察副使羅希益聽部署諸路合兵
並進 是月除夕前二日大理保等攻尋甸城殺指揮諸藩千戶陳萬國賊
貴卿土舍黃有能紹慶與賊之除夕元旦二夜復來劫營又大敗之賊遁
三十六年正月行左布政使彭應時右參政楊俊臣副使陳樹都司范繼斌遊
擊將軍段慶督守備朱希慶王之瑞率漢土兵分道進剿阿克鄭崇等 鄭崇
等復破祿豐知縣蘇夢陽率民兵力戰死之 六月諸路合兵追賊陣擒阿克
親兄恩榮鄭崇男國賢鄭文子宗嶺丘相曹男祖亮等十一名阿克鄭崇逃入
東川 官兵壓東川境東川土司往哲縛阿克鄭崇解獻軍門 左布政使彭
應時于黎溪州擒獲鄭文鄭宗嶺 參政楊俊臣督廣南備兵及官兵與海冲
戰擒斬有差 副使羅希益督同都司汪如淵率安紹慶兵斬楊樓男楊成俘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廿冊

雲貴

十

妻妻四口斬賊黨阿白遊擊段慶前後斬獲有差 致仕黔國公沐昌祚具疏
報武彝失事收諸侵其子沐叙 詔逮叙并巡撫陳用賓繫法司微相繼病死
巡按御史周懋相論劾臨元泰將張名世擅殺良民報功并前報斬阿克不
以實罪狀下部勘獲 十月巡撫都御史薛譽當疏題武彝致變失事始末
詔逮武定知府陳興雅官白明通元謀知縣毛文彩解京師候訊 題報兩路
賊平請處分遊犯阿克鄭崇丘相曹俊亮司鄭宗嶺楊禮丘仕曹鳳恩茅鄭國
賢等九名奉 旨解京聽法司會審正法免獻俘 三十七年二月巡撫周嘉
謀題請補補武定府印信去軍民二字 兵部覆巡按御史周懋相疏行撫按
提解張名世赴京聽法司覆問定罪 三十八年隴川宣撫多安民叛入緬巡
撫周嘉謀遣招諭不聽十二月撤金騰兵備按察副使黃文炳副總兵董獻
策討之殺安民隴川米 三十九年正月巡撫周嘉謨條上隴川善後立多安
民等安靖管隴川事 五月隴川夷目糾落獻隴川宣撫司金牌信符 十月

叙職功陞周嘉謨兵部右侍郎 賜金幣除以次陞賞 四十一年水西番益以繼構兵二月安亮臣以兵萬人入雷益境逼安紹慶巢穴殺傷無限侵及官道并虜男女索尊價取贖巡撫周嘉謨備述具疏題奉行兩省會問 四十二年巡撫都御史周嘉謨請改設雲龍州流官 裁革五井提舉以監課歸雲龍州 割山後地六里屬雲龍州 四十三年四月建水州土酋刀春瑞構引交兵入犯改設五井等地方土舍沙源率兵堵截勝之斬交人偏封侯伯三人擒斬交兵有差 四十八年着同冠劫掠即縣巡撫沈徵外招撫之設守備官營法古甸龍洞等營 雲龍州土酋段進忠殺其姪應襲段嘉龍巡撫沈徵外招撫雲龍州兵備按察副使熊鳴岐誘擒械繫省城殺之改設流官 雲龍州土官段氏世襲流官吏目一員掌州印信三員夫民輸賦銀二百比段進忠忠義後段嘉龍事平嘉龍改土設流官段氏一家益為光輝巡撫都御史周嘉謨題奏即文即漢保 北勝州土舍高蘭與高世昌爭襲繼殺巡撫沈徵外招撫兵備按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一冊 雲貴

十一

察副使熊鳴岐徵麗江土官本增兵攻之蘭仰藥死仍象示各土司 六月巡撫沈徵外題以違倫指解難前奏餉前加金之數得 旨 先帝即位之初軫念滇省凋瘵肯罷稅務以蘇民困今既稱地方加派違倫指解難朕心聞側特允所請往將每年貢金蠲免二千兩仍進三千兩以備成造各大典禮錢糧急需以昭朝廷恤念小民德意戶部知道 貢金之數原二千兩自十八年急即開中楊昌福題准：諸旦入署言于大司農請改撥公役民曰雲南增貢金事畢職掌也當力更焉公即令其取上議有旨免一千兩再有清議仍知該增大同以謂彼此相權無言免以言若未已仍增為五 八月題裁大理府白崖督捕通判一員金齒打牛坪雲龍州巡關三員 設守備一員于蕎甸統兵三百為四小營防守禦寇 天啓元年九月四川永寧土酋奢崇明奢貴貴州土舍安邦彥相繼進叛兩省各移白便宜發兵赴援 十月巡撫沈徵外調合省土兵于曲靖以按察副使黃以華監紀並援黔黔 十二月遣都司李

天常指揮王恩勳張神武等統寧州增城漢土兵四千復於師次安莊衛登水岩官軍陷漢天常死之恩勳神武俱被害增城土官孫崇功子培被執 二年正月遣都司楊明廷統兵三千援貴師次畢節會烏撒土酋安効良以助逆先伏兵阻截我兵敗績明廷並申軍程坤死之指揮蔣藩奔戶盧應藩奉差指揮朱家相張聯斗越城出走希及俱烏賊所獲奉將尹啓易統兵四千次烏撒間効良叛退保交水 二月雷益土婦設科惡目補蘇奈科李賢期曲等叛焚劫雷益交柏文白六站堡 設科李賢等陷平夷殺管操指揮曹三捷及軍民數百聚失衛所伍印掌印指揮唐九官千百戶等被創奔逃 武定夷目張世臣糾小東川夷賊千餘攻陷他頗補知二營殺管營武舉官陳竭忠 巡撫沈徵外便宜起原任泰將李思忠督兵赴武定防守 三月添設武彝遊擊一員尙甸守備一員其需平舊甸守備俱改遊擊 東川土酋祿千鍾及祿阿伽張世臣率兵數千與設科等合攻嵩明知州王育德率軍民固守官兵先至者擒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二冊 雲貴

十二

貴安補便宜留之 巡撫沈徵外便宜起原任泰將家善督守備金為貴土官沙源至果馬高貴衛鋒首敗賊衆斬級十餘賊退 未善又計擒倘甸夷目阿托搜獲為美縣印一有元至正年號 賊攻嵩明乘善督沙源等兵至樹街大戰斬東川七州土官一人其餘首功一百五十餘級賊衆經挫回巢遣夷目出倘乞降許之 設科等率兵入陸涼州與莫切各鄉知州郭俊義統兵出禦兵敗死之 武定賊張世臣阿阿充張拱漢等脅撤裡等夷民叛攻府城知府胡其德率兵民守禦泰將李思忠領率州祿津祿洪等漢土兵與戰大敗之斬首四十餘級賊進撤甸撤摩邑撤裡環州等寨迫剿各賊并各叛夷前後擒斬二百餘級各賊就擒惟張世臣遁匿 崇世臣最難克之陰裔也是後實為李甸傳聞且以我為不能而現其一戰 四月遣泰將尹啓易守備李加培復進力而解世臣雖賊首通金之面 周嘉映自交水督兵進雷益安効良親統水西烏撒兵拒戰我兵陷沒奪去貢蒙三加培嘉映俱死之 七月補蘇安應龍等攻陷亦佐焚燬縣治民屠如縣

封存章逃赴廣西府。八月補軒攻趙州冀刻閭廂村屯巡撫沈儼煥發曲靖兵性獲。九月補軒阿九安應龍等賊攻羅平州所署印通判梅守聘千戶傅昇重等率兵民守城賊焚閭廂攻城六日不克引去。十月安効良兵入營益軍民降附奔逃同城烏撒衛後所千戶劉安祿等棄城投交水。交岡紀安南長官司司老古哨土官含沙源等與新安所官軍堵截斬交兵戰衆人逃歸。十二月阿九安應龍等圍羅平兩月不詳州官縫城以血書告急巡撫閩洪學遵同知呂聲揚統土官龍在田等兵性擒遣參將施翰統土官沙源等兵策應。三年正月補軒阿九安應龍等攻破阿邦等寨援攻師宗城聲揚等力擊勝之賊退竄徧頭山。二月官兵攻阿邦比得等寨斬賊四百八十餘級。賊首補軒阿九安應龍等復攻州城官兵斬賊七十餘級賊敗退應龍白醇如土舍吾必魯追之各斬賊有差。是月奉旨暫停本省賞金候事平仍進。三月巡撫閩洪學遣副使黃似華于羅平監軍遣遊擊李思忠于師宗聚應。撤施

輪等兵賜剿捕北偏頭山等賊斬獲二百餘擒當已叛首施恩遠 四月討誘羅平賊首阿九父子等子法于寨殺之 是月巡撫開洪學徽奏將施翰乘勝追剿補斃安應龍等至亦佐擒首婦陸氏拔歸順以者蘆塘三營至普安擒賊從安氏三隴應麒及安應龍妻劉新誠三百餘級師還勒石除羅平苛政七十二款 羅平各夷之亂也緣有司橫徵無算歲額之外溢千三百餘金而賦戶潛乞懷赤良善民不堪免亂所從來為勅石除苛政七十二款漢夷相安可 巡撫開洪學遵奏將素善率兵恢復平夷衛城并白水站收招流口戰屯種如故 五月建交水城移平夷右所官軍守之 改安寧提舉司為琅井提舉司駐琅井安寧塩課附州徵解 水西普安賊兵萬餘攻平夷守將素善用銃擊賊斬級無數賊焚屍野祭而去善又督兵躡之錄羊腸亦佐越州賊復遁 七月建平夷衛城及白水站上垣 八月巡撫開洪學發兵兩路復黔左布政使謝存仁督兵錄黃草壩新城馬乃安南所進沿路剿撫斬級五十餘奏將素善督標將王聘選張雲鵬等統兵錄亦資孔普安進擊土官營斬十八

緝獲賊首段二 九月袁善兵抵安南圖解字將許成名楊文炳迎駕歸土
帑銀一千三百兩贖賊中軍民 十月水西歸濟比哈井普安賊萬餘截滇兵
於江西城土官守備沙如玉單騎衝鋒賊敗官兵乘勝掩殺斬賊一百三十餘
級奪器械無算 閏十月收復新興普安併平夷樂民等城亦資孔等站 十
一月攻破八納山斬普安賊首尹王保及餘賊七十餘級 雷益叛首設科李
賢脫獲 設科安和秀之妹安勿良與之通李賢烏之用破雷益平夷夷方等
州勸羅城賊官殺官軍百姓和莫至是兵備右恭議王鎮恭將尹
容易計擒之押科城賢對能
外法司與候題 請處分 撤經歷魏天命之亦佐縣收招流散被虜人民
七百有奇撫定夷寨一千六十有奇取其親子為質補三年通貢署城守之
四年二月遣副總兵袁善督兵鵬勒雷益哈馬哈斬賊三十級 三月水西賊
入普安界副總兵袁善督兵堵截於賄異羅朋七家等寨斬賊級四十有一 四
月鵬勒雷益輩泥法墮以即冲等寨擒斬俘獲共二百餘 七月撤武舉官等

璦率兵襲叛首張世臣於他頗賊黨勢孤斬世臣執其妻及子武彝賊平
月新化州新平縣賊首魯魁魯克等潛伏山箐巡撫閔洪學檄分守臨元副使
胡其鵬遊擊劉崇樓分兵接捕擒斬三百名類有奇餘黨悉降就地安插立十
二哨戍之而還 十一月巡撫閔洪學遣裨將吾必奎等統兵恢復交方驛招
集其民 十二月朔黔國公沐昌祚卒 是月烏撒土酋安效良縛亦佐驟賊
首安應龍并貴州烏撒衛經歷司各印信來獻勞其使而歸之還至曲靖府城
外被殺 五年二月巡撫閔洪學遣副總兵袁善統兵復雷益州城修復柏炎
雷倘四驛站堡 三月安効良忿來獻功人見殺又困我兵進復雷益遠糾水
蘭二酋擁衆入犯我兵止六千人賊救甚夥分兵一圍雷益一攻炎方副總兵
袁善統宣撫沙源力戰勝之賊不能窺雷益守備吾必奎堅守炎方以老其師
袁善等棄勝圍出炎方內外夾擊又勝之於炎方前後五戰計斬叛三百四十
餘人死鳥銃者無算賊遁去 四月發兵雷益剿捕賊黨竟更斬賊級八十有

奇俘賊魯羊有差 五月安政良復糾水西兵入寇巡撫關洪學撤左布政使謝存仁副總兵章善合尹啓督守備和太懷宣撫沙源率兵堵截是月戊午賊前鋒遊騎至馬龍與我兵通相逼賊騎見我象而驚我兵擊擊賊自蹂躪獲首已未賊於鹿盤山至甲子首尾五日斬賊級共二十有奇賊從間道走尋甸官兵追及戰於鳳梧山下殺傷相當賊遂歸山頂分兩路逃走我兵又殲其後又伏兵截其歸路數十賊假道東川因東川所樹寨路不與通遂取別路而歸是役賊首山連營聲言十餘萬我兵僅萬人又阿道馬酋電乞資贖金後賊高之鄉寧賊縱橫曲馬之間及敗走尋甸度龍勝江或從船或從七星橋又逃窮於鳳梧路塞於東川而指示運籌導之出獲皆文資之高也此調集景東兵象如千廣南銳手如千及赤石產蓋等手俱入會城黔兵已入滇境而賊一夕遁去矣賊退道人翁金要論東川購戈資贖軍門數其罪逆斬之傳首諸夷六月從撫按之 請以沐啓元為征南將軍兼國公鎮守雲南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廿一冊

雲貴

十五

沿革論 聖稽五典已見三苗及乎夏后殷周而降或稱萬國未朝而南方乃有百國是為百濮鄒閩閩漢也昆瀾國大理也句町割臨安也牂牁國烏蒙也其他九十餘多不可考汲冢書獻令曰西南遠里百濮以衆寇短徇為賊產里即今車里周公作指南車以導之歸者是也春秋特叔熊逃難於濮而蠻楚紛冒始據濮戰國仍舊楚王使將軍莊蹻略已黔以黔以兵威定之會秦楚楚道塞路報不能傳固以其衆王滇變服從其俗長之滇有楚俗之始也秦楚常略五尺道置吏漢元符間彩雲見南中遣使跡之雲南之名此始滇王當先對漢使語不遜武帝惡之時白崖有天子白飯王之後名仁果者僞白王為衆所戴天子冊為滇王仍治白崖躋世乃純白人之名此始元封中司馬相如入西夷上人咸覽從相如學歸授鄉人滇之文教此始是年郭昌斬廣平其未服滇王隆清置吏入朝以為益州郡賜王印益州之名此始建武中檇倫諸羌叛劉尚連破之元和中滇池有神馬甘露白鳥之祥乃吳學立師滇有學校此始蜀

漢史與改益州郡為建寧又分建寧置雲南郡即今雲南縣地雅閣附吳孟復誘煽諸夷武侯斬斬雅閣服孟獲四郡皆平乃收用蒙傑時仁果十五世孫龍佑那者龍傑其民號大白子國侯仍以其地封之晉宋齊梁陳隋皆以守令治其人有酋長世其官唐貞觀冊建寧白國長張樂進求特策罕夷納農選耕于蒙之巍山有祥異所居成聚樂進求懼避國農遷為奇王自是蒙族分立為六詔六詔之名此始唐置姚州南詔路王昆合六詔為一冊為雲南南詔之名此始天寶間南詔殺張虔陀取夷州解于仲通擊之敗績南詔結吐蕃以自固復為吐蕃所苦請內附仍封之以韋皋為安撫使率以南詔兵破吐蕃取鐵橋十六城俘其五王南詔獻地圖上貢賜金印吐蕃不復為雲南患此始宋王全斌既平蜀以圖獻太祖以王斧畫大渡以西曰此外非吾有雲南蠻為絕域元世祖錄麓江入大理定都蘭為中慶路 皇明置雲南布政使司聲教之盛始此上下數十載興棄之跡有如傳舍夫亂不極則治不生孟子辭楊墨而闢之曰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雲貴

十六

一治一亂然中國之治亂也雖堯舜至于戰國中間聖賢猶迭興未之絕而真之治亂則錄戰國至於今也天將使此土化卻要為高度化刑棘為枯朽化維大為鹿鶴化濁惡為清涼非 聖人不能故學而昇之至是正朔始有定秦歷年二百六十以來如一日雖有小警旋為大定感哭交易用貝一枚曰莊四莊曰手四手曰苗五苗曰索按許氏說文曰古者貨貝而寶龜至周而有泉至秦乃廢貝行泉漢書曰王莽時犬貝四寸八分以二枚為一朋直二百十六枚貝三寸六分以二朋直五十公貝二寸四分以二朋直三十小貝二寸二分以二朋直十不盈寸二分不得為朋每枚直錢三錢是為貨貝錄是觀之漢時錢貝並行秦亦不能盡廢之也貨值傳貝五種大貝此貝公貝小貝不成貝不成貝者不用惟大貝直錢多餘三種皆今所用也然則漢末天下尚用之今所用者小貝之尤細者晉郭璞贊云先民有作龜貝為貨貴以文來賈以大小簡易則貨犯而不過益用錢則有揀選用貝則枚數

東坡詩紀

予在南下所見又不止此處也
滿最興中寧州白崖曲江德

浪子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
第卅一冊

雲貴

十六

宜良鄧川三泊江川羅次所在有之不止數十處而安寧為最凡溫湯所在下
必有硫黃其水雖有味獨安寧清徹見底垢自浮去不積不知何理也以無硫黃為最舊有人
見其霞出丹砂數粒迺知其下有丹砂傳聞藏州黃山溫泉亦類此後周王褒
溫湯銘云白礬上徹丹砂下沉華清駐光飛流瑩心乃知溫泉所在必白礬丹
砂硫黃三物為之根乃蒸為暖流耳

古者女子出門必纓蔽其面後世宮人騎馬多着羅傘全身障之猶是古意又首有圍帽謂之席帽垂絲網之飾以珠翠至煬帝去席帽戴是羅中幘而以席帽油御而云唐永徽中皆用帷帽施裙到頸漸高淺露開元和宮人着胡帽綰粧露短古制盡失今山西蒲州婦人出以錦帕覆面至老不去雲南省城亦然大理婦女戴次上大帽亦古意之遺也

隋書志云江南之地多蠱以五月五日聚百種蟲大者
蛇小者蠅令置器中令自相啖因食人
腹內食其五臟死則其蠱移蠱主之家若屋月不
殺人則高者自墮其害累世相傳不絕自侯景亂
殺戮殆盡蠱家多絕既無主人故飛避道路之中
則頭烏令此俗移於漢中每遇亥夜則飛出飲
水其光如星鮑照詩所謂吹蠱痛行暉也予親見
之蠱毒在上則服升麻吐之在腹則服鹽金下之
或合升麻鹽金服之亦吐則下宋李襲厥傳卽蠱
爲常州推官鞠獄得此方活人甚多見范石湖集
丘又杜公曰自漢而越入中國始有南海然而海竟不知
所在今起東海於登州起南海於廣州皆臨海而祭而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廿二冊

十八

海則望於蒲州北海則望於陳慶蓋國宋都汴而陳慶在其北是時天無燕燕國至遼劉之問而北望以祭之可也國朝都燕而乃往南以祭北海可乎古謂青州為北海郡今京師東北乃古碣石海海處於此五湖為宜渙一陸而右美一外間有大海通而南島夷即而海也宜於雲雨張望之祀之換孫王界立而海郡于而寧之地亦安也今渙而右美一外有大海在今阿九地沐隣為都督管其處有詩云蛇首據船十丈長船頭鏡鼓鑿蒼黃黃高師百機齊往去阿九城邊通水似湯即而海無疑矣又按王克論衡云漢得而王母石室因立而海郡而漢書不載其事今其地沒於海似美柳子厚鏡歌題王季瑒滅以谷渾而海上

賦役志 包氏志云雲南漢夷相錯其地沃瘠相半所入不過同賦役曰礦
曰鹽曰稅課數者始未嘗不薄後稍廣累也夫計生齒不加禁固土
不加闢膏腴土屬巨室撤輪獨編戶俗祿賦課累召長佃作刀耕火種澤里時
有而賦額頗繁穴推廣萬死一生砂淋漸微懸課益過而礦額虧一線之井非
池非海淋油甚艱再權孔亟而協額虧物力大耗征歛無經閉門畫閉商旅日
稀而稅額虧又足之以割股充履之前而歸于慎德轉移之一言其夫庸夫閭
閻知強固念今昔不同時常受不同履煩簡不同用舊章改作東多寡不同
現畫而四窮之故可及履推夫累若所官橫索之權擾民而今畫徵夫情費
不力兩賜弗若米而販塘堤備在在底有矣胡為乎額充虧于賦也推鑿不擇
金氣兼徵手賦孤虛旺相上應乎天有進而成功者必有進而將來者胡為乎
額充虧于礦也負益出井舉漢而估之非有聚備煮海之利出浮乎入未幾再
權之令聚款歲復降開而作賦非一井溢淋鹵者日聚訟夫胡為乎鹽額而虧
也物力耗征華苛閭閻畫閉商旅不行此可謂口手為虐之至而今慎改夫即

計者無為四窮所惑而徐標最為慮漢猶不至生困不然外有不即除之殺夷
內有不即去之征繕捉襟露肘左枝右梧即事定功成之後閭左日蕭條而莫
知所究竟也
貢 金 京無正額嘉靖十三年始派解二十兩每季春夏辦足色金一千兩
價銀六千三百六十三兩秋冬辦成色金一千兩價銀五千五百六十七兩俱
于布政司濟用庫秋糧是發各項銀內指處彩買萬曆二十二年奉 旨每年
加足色成色金三千兩共五千兩總以間臣王錫爵疏免 准減成色金一千
兩至限每年七月十五日解 進復以撫臣吳定疏免 仍增一千兩總以部
臣楊俊民疏免復 准減一千兩又復以科臣王德完疏請呂買復增一千兩
是後雲南撫按相繼請免章不書數十上一切不報至 今上即位允無臣沈
做价之奏除免加增項人以疆場多虞暫免解進民稍 恩宥
寶石 原非額賦聞奉勅令給發司府庫銀易買萬曆二十七年奉 勅太監
周林巡撫陳用賓上疏力請奉 詔停免是物也產于猛安謂之寶井或曰
如康州之珠池泗水得之或曰以鈎鍊入水取之其始甚大經風而碎皆不可
知但傳聞近幸夷人與外人交易久見其鍊擇曰知石之高下美惡今出之權
在彼不如吾之任意擇取得價而已是以其價益貴其好者愈難得又夷方多
買毒藥遠多逃近有避稅取運路行者受禍愈酷此寶石之大害也然京師
貴人所聚寔多即有 旨取內供足以供之
參 原係二司進 貢萬曆六年二十六年奉勅令于夷方買進每次三
十隻每隻價銀六十二兩位錢金之累在于本土象之累在于客途是役也象
人以為奇貨百相索也百相應也入其彊始芒刺之在背出其彊如重負之息
肩也先期半載于水軍具舟蓋此路半行舍此無他途而今不敢言矣即兵燹
寧定恐非歲月可以望也 者況馴象所尚未備之或不適倘辦于販賣平
屏石 奉勅令尺寸于大理蒼山採進六七尺者採挖運解俱報議然元平以
五尺以下折算充數數物重運速即太平猶難況今日乎
夫食志

天下皆有衛所皆有軍皆有屯然而兵食之寄不與焉海濱志列三端如日月
星辰無以易者志草於軍實下附募兵矣然請至終篇竟無一讀豈著書者漏
纂抑為人莫除也從來用兵所用皆土司兵而土司兵亦不在論中豈謂官數
軍實兵而兵足乎七種之數具而食足乎今日 朝端之諸議士大夫之策謀
何非兵將戰焉兵器火器號衣紙甲及設法理財諸 內帑供軍儲兵餉未何
不聞一廣取諸衛所軍也頃四五十年中蒐羅將才大者或起之乎廢閑或借
之于就近有聞開操機不遠萬里直是從大而下小者亦多得諸草澤而相薦
引于行伍中什不得一至索健兒于十軍之外則曲交之征人實抽騰水之戍
卒所至効用而奏功者土司兵耳土司兵在安撫備考所列俱出迤西迤沙普
諸路又出迤東以上種種不得其要領又念海事最急就過此二端不能參
寥聞諸子填撫開公辱承裁答大都謂兵也與時遷化桑田滄海多非故我
倘不能為有無信然也七種為晉史所載之極不得已徹底清釐彈兩年
之力而成蓋尚恐非實錄土兵先年用迤西今用迤東者先年防緬近年防交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一冊 雲貴

二十一

于戈相尋之虞則死士出焉其習然耳時下沙普二兵最勁沙可六千普可五
千此外廣南銳手似精但其苗蘭諸兵無紀律元江兵水之勇素脆弱不堪軍
州景東可各三四千不甚勁而土官並恭讓等州尤切近足備緩急增城兵不
滿千不足恃后屏可一千二百銳手亦精又云滇時歲額出入之數歲無餘
剩惟有府城衛尉三倉本色年誅四萬向來收支之數院司不一過而問之每
四五月份倉無粒米自某受事親置簿登記政陳：相因運曲靖路驛不絕皆足
物也然歲所得不過一萬六七千而已蓋二百言而大都已囊括矣又人遺募
兵大數及土司募額又折定七種一一取以為據庶幾此書不至零落至於土
司風土遠近情偽強弱之謀仍於屬原志中足之可以參互證觀此外別有鄉
兵所謂牛叢也者前撫沈公從即人始蘇學博王朱俱之議行之會城得兵近
萬雖不敢謂盡可用然緩急時有君子代履備而不用茲是謂之今附原議于
後以俟後者志草之東斷所曰清黃於結業之始調能於考選之曰策土著曰
時陳練以習其技藝優月糧以厚其膏養策七曰曰復陳塘以有備於水旱

豪右以無侵其疆界漸以為染肉巢穴因其時而用之今日之滇病矣其無酌
所調劑者存已矣
洪武制外衛軍七分七種三分操備蓋以七人所種之穀養三人也但初則一
軍授田二十畝種穀三石二斗歲徵穀五十石入七倉每月支穀二石歲支二
十四石為家小糧支三石二斗為糧穀是徵五十石入倉其實在官止二十二
石八斗也後官吏為姦七倉既遠漸不可支七分軍歲納穀五十石蓋因每告
訴皆云莫可改後都指揮張麟精審其弊遂為奏改名曰與除謂以家小食穀
二十四石及種穀三石二斗皆與軍而除其歲徵之數也其穀之納亦多與選
照例以米四斗折穀一石使歲納米九石一斗二升于是軍不困而官易徵迄
今便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一冊 雲貴

二十一

沈傲介請勤貢金疏 漢工府土州土縣壤地千里
小者數百里所輸僅差銀二三十兩多者五十兩
或百兩而止其流官州縣得數百金遂了一州一縣
之額若歲入有一二千金者便以名城鉅邑稱矣

旅述志

郡國未有以旅述記者滇在天末東有黔中諸夷間之北有蜀之
南土南有粵之羈縻屬縣間之道途通塞命脉係焉昔楚莊燔
汭沅水畧地至滇池其轉戰逐北經歷之地未有紀也秦常頌道
五尺道漢唐蒙治夜郎道司馬相如治靈關道其所鑿山刺木之
地未有紀也劉尚之擊棟牂孔明之擊雍闢皆渡瀘水李雄略蜀
追李劉攻寧州刺史王遜進軍牂小會隋史萬歲之討蠻貊自靖
蛉川經大小勃弄元世祖之伐大理自戡剽分三路或蹂躪蠻或
蹂躪白蠻或蹂躪滿陀城而其師行所過止宿警蹕未有紀也公孫述
時句町大姓保境為漢遣使自番禺江奉貢而其間道所趨閩歷

何所未有紀也惟唐志載貞觀十年遣祠部郎中袁滋典內給事
劉貞諒使南詔自戎州開道驛經曲州石門鎮鄧枕山馬鞍渡蒙
莫山諭官州藩峰州界江山利溪谷激湍池湯麻頓柘東城安寧
井曲水石鼓佐龍至羊首城貞觀十四年遣內侍劉希昂使南
詔自萬州清溪關經大定達仕二城西南經箐口永安木水嶺臺
登城蘇祈縣羌浪驛遂嶺會川河子鎮渡瀘水至姚州又載安南
經交趾太平峯州南田恩接縣忠城多利州朱貴州浮動山天井
山山上夾道皆天井間不容趾者三十里又經湯泉州祿索州龍
武州皆蠻蠻安南境又應僮僮頓入平城洞漂水至曲江劍南地
然其山川之險峻物情之變幻未有紀也 國朝通滇為列藩其

入觀之路。置傳驛馬。曰東路。間道走蜀者。曰西路。順歲安。以衡
決。鳥。箭。伏。聲。東。西。道。斷。因。北。走。金。沙。大。度。曰。建。越。路。建。越。多。夷。悉。復
不。能。以。時。開。通。人。南。開。道。粵。西。自。廣。南。連。南。寧。其。分。歧。而。合。於。廣
南。者。通。曰。廣。南。路。廣。南。在。滇。之。南。折。而。東。北。始。達。南。寧。其。道。遠。又
有。絲。束。直。走。羅。平。安。籠。以。達。田。州。者。曰。羅。平。路。一。撮。其。亭。徵。焉
數。其。遠。道。險。夷。考。其。人。情。焉。東。路。絲。黔。以。達。於。沅。州。始。為。楚。郡。故
止。於。沅。州。志。昔。定。興。隆。路。并。志。黔。亦。以。志。滇。也。黔。之。腹。心。滇
之。咽喉。也。志。清。浪。見。州。路。并。志。楚。亦。以。志。滇。也。楚。之。邊。徽。滇
之。脅。齒。也。西路。絲。黔。西。以。達。納。谿。建。越。路。絲。會。川。以。達。榮。經。始。為
蜀。邑。故。止。於。納。谿。榮。經。志。烏。撒。建。越。路。并。志。蜀。亦。以。志。滇。也

蜀之藩籬。滇之門戶也。廣南羅平。至於南寧。始為粵郡。故止於南
寧。志歸順田州路。并志粵。志粵亦以志滇也。粵之窮荒。滇之阨塞
也。諸路皆絲。陸。惟金沙有水道。而未通。故以金沙江附焉。山川書
其。歷。不。盡。其。望。艱。難。險。阻。怪。詭。俗。風。畫。以。補。他。志。所。不。及。云

陸路

晉安入黔舊路

雲南治城三亭而達板橋驛。近郊有金馬關。板橋達楊林所。號三
亭。實六亭。水鵬楊林所達馬龍驛。有本密閣號三亭。羅修實七
亭。羅修山沈楊林海子。方如支郡三城。有漁舟百十艘。有黃坡。沿海
阮塞昔。職。騰。永。叛。卒。於。此。易。龍。達。馬。龍。州。號。三。亭。趙福白實八亭。
途經小關。索嶺古城。堡魯。婆伽。巡。簡。司。夾。路。多。關。場。花。冊。素。二。系
馬龍三亭而達南寧驛。馬始用昆蹄。昆蹄者。乾金蹄。馬蹄以繫石齒
爾雅曰。昆蹄。善升。龍。郭。璞。曰。龍。山。形。如。龍。或。曰。周。公。通。九。夷。時。所。制
也。有響水關。南寧達白水號三亭。水交水所。幢。橋。分。實八亭。交水。平。川。可
走。輪。阿。幢。橋。有。大。道。走。曲。靖。府。號。三。全。路。有。鐵。溝。噴。白。水。達。平。夷

六亭。水石羅。響。有。奈。花。簪。多。盛。路。有。清。溪。洞。面。溪。流。中。宜。深。巨。火。入。之
有。浮。屠。龍。象。芝。朮。雲。英。之。像。皆。石。孔。溜。結。者。有。桂。花。洞。有。桂。花。一。本
百尺。根。盤。洞。底。枝。出。洞。外。秋。華。時。香。徹。他。山。平。夷。衛。六。亭。大峽東
而達亦賢孔驛。枕石象山中。路有棹楔。曰滇南勝境。是觀山。平天關
東望則蒼。露。瘴。雲。此。天。限。二。方。也。有。平。夷。所。馬。驛。嶺。嶺。洞。亦。賢。孔
驛。達。晉。安。州。號。六。亭。實。八。亭。高義城有。雷。納。半。山。土。人。稱。雲。南。坡
陂。陀。相。續。行。石。齒。中。晉。安。州。達。新。興。驛。號。六。亭。水塘有。高。麗。實。八
亭。而。崎。出。城。有。狗。場。坡。民。無。編。戶。土。酋。號。十。二。營。長。其。部。落。有。羅。羅
仲。家。化。僚。楚。人。言。語。各。不。相。讀。以。楚。人。譯。之。夷。俗。有。火。炬。二。節。丑。未
月。之。念。四。日。是。其。辰。也。是。節。擊。鮮。以。祭。小。兒。各。持。火。喧。戲。於。市。若。中
州。上。元。然。檣。麻。亭。有。八。部。山。地。名。舊。晉。安。唐。益。州。遺。址。在。焉。有。軟。橋

坡其水為盤江之委板橋坡地廣黃壤樹多青松土人燧拾梯以代
燧堡站實枕新盤山 新興達安南衛錦六亭盤江池納牛甯八亭
有新興坡芭蕉園分水嶺江西坡沙于嶺上老鴉閑沙行者十六石
行者十四衛城南關有尾灑井清甘可茗因以名驛馬言尾灑華言
水下也 安南達查城錦六亭尾灑水洞空向 實十亭而達有哈馬
重倒馬於盤江坡至盤江江出馬雲匯於廣西者皆江江即左 饒摩
草青之日有綠烟騰波散為虹駁霞騰之如炊菰苗行人畏之
江岸乃靖遠伯南征喪大師之所每水溢時多化為異物過江有癩
石坡黃土坡西開坡山幽菁蓬吐霧彌天不分咫尺行者前後相呼
查城四亭而達開嶺安龍嶺白雲閣嶺東路險絕首程也有白口坡東
坡安龍嶺有胡散凹有象嶺石右皆崖菁為侯中僅有通如渠行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廿四

雲貴

二十七

者懷汗有杏樹坡小管口坡草多芝鳥多山呼號多熊中途懸巖有
呂公像舊曰查城至白水路賒馬痛萬曆中葉當事者請移郵傳於
開嶺所執政誤讀嶺為山嶺遂承 古為開山嶺驛 開嶺四亭
白水而達安莊衛開嶺四十三盤而下有鷄公背其開嶺相對兩山
之趾界以溪澗至白水有懸崖疊水危流瀑布有白山坑下注二峰相
承下為深潭神蛇宅之見者必要重疾又謂有水犀時出巖谷後徒
去夏漲時噴沫如雲霧冒殺里 安莊五亭龍泉馬場而達普定實
茲花徽名都舊水亭安順鎮寧三州同城今移鎮寧於安莊永寧於
安南而權安順為軍民府自威清以西皆隸焉地稍平微山如髻繫
城南關有塔山浮圖標其顛兵使者署中有石化樹可四五尺碧葉
紫花結實紅而黑其本獨石也浙浦司之後園亭佳勝相傳實似道

別署有樹化石根簡古松也其類是與 普定六亭沙作飯龍龍
而達平順衛 平順四亭而達阿城鎮寧 達威清衛有的澄橋其水
黝湛夾堤多蒼葉 威清五亭而達貴州治城阿江小菁山稍夷頓
峭通夫路多野檜以春冬之交華治城近巖之秀者曰鳳凰帶城有
襄陽橋林多黃竹有貴竹長官司因竹以名州野產紫芝土人呼菌
玉解菌毒城市以猴先二虎為易 貴州五亭 高寨獨脚
衛 龍里六亭乾溪龍城新而達新添衛路失長澗有長谷坪空洞
坡野諸洞龍從坡野諸洞猶穴之石崖截立十似盤回復近人騎弗
戒恒有隊者新安對亭有壞峭立而上平下有洞深觀九龍觀標其
顛 新添達平越衛號六亭崖頭冷溪黃絲實十亭而達經望城江
而灘 西陽側馬五坡有谷蠻開龍場蛇場路皆石甃馬井龍尾蹄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廿四

雲貴

二十八

踏聲鏗然大星出地菁有苗疾行者側足焉 平越達清平衛號六
亭三即羊場場實九亭而達陽梅嶺開慶麻合江津人乃木獠夷江
溪苗人以石至就水澤髮條家夷女留繼報以供膳余地有羊場鷄
場實諸夷互市以十二辰相連歷十二日一市每場歲三十市歲春
即場散會特牛角為觥吹簫笙為樂 清平達興隆衛七亭而達
羅甸重安渡重安江 色如渥靛岸樹二極絙纜絕之舟循纜以渡
有雲漢洞可隱十室望有爐山為品三城其高敞實下肆無景上有
瀉流一溪沃晴千訓聚落千部時出禦貨散人官兵來討輒泝水下
注西陽土兵環之弗克攻有隕自崖者獲之詢之江佑也舍之苗俗
以長至為歲朝考鼓擊柝羣飲醉卧土兵尾江佑以登關其間殺其
閑鳥者二人急縱金羣帥悉金盡鐵之連城香爐為戍成其降苗於

黃龍落燈之間 興隆衛五亭而建偏橋

類苑堡舊址墳墓孔結漢象雲采至英懸泉淙然 偏橋衛建鎮遠

府六亭而建四年九曲望雲渡河而東有相見坡望城望雲閣九

曲間油榨間流水游流舟通鎮遠而止近決石梁通至偏橋 鎮遠

建清溪四亭建漢溪實十亭遂經華轅坡鶴鳴閣 清溪四亭而

建兩溪連平溪中渡沉江有義眉太平二堡 平溪六亭而建

宋楊忠武公西溪 建見州州廢名存土人相傳此地為古夜郎無極

陳二平溪 建見州州廢名存土人相傳此地為古夜郎無極

馬廠後漢書曰夜郎東接交趾其地在湖南長本出於於以竹為

夜郎實亦至夜郎而通共詩云夜郎萬里通西上令人老又曰五色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一冊

雲貴

二十九

雲南開縣縣城大上東偏開故舊至却故夜郎國人曰昔去三湘連今
運為死餘意者太白山上夜郎三湘至見州開命而運遂以見州為
夜郎運經南寧站二堡山產石墨通皆勁泥 見州驛五亭而建
新冷水 連便水再龍沉江遠至蜈蚣閣山連道近形如其名樹多
州對大連便水再龍沉江遠至蜈蚣閣山連道近形如其名樹多
梓土人煙樺膚以代煩 便水驛連沅州驛四亭 麓西竹坪貴八亭
州臨江：統明山自沅以西亭散荒漫記里多倍而遠徑宵兩燥相
積狀地乃至路經果子園地產玉泥可腹勝阪石滑捨騎乃躋 自
雲南至沅州一千八百九十里為東路 太史楊莊介公得罪南甌
自公安至傳南為滇程記亭徽之遠近山川之夷險盡此矣今取其
自會城至沅州者稍增損志東路西路而下下揣固陋筆擬續之

烏撒入蜀舊誌

錄交水西北五亭而建松林驛平波相半舊名普魯古今以名堡
松林七亭而建炎方驛有大忽都堡途經松龍閣 炎方八亭而建
雲益州此為撒後所同域始食司鹽西有崇山連亘數十里曰石龍
山土酋安氏所居有水著坡馬鞍噴土兵守之皆隸安氏 雲益八
亭而建倘塘驛有倘塘驛中賓黔滇蜀錯壤地自倘塘至納谿
縣皆貴州都指揮馬峰所開路 倘塘連可度五亭而建有大谿出
山谷中清而駛梁以巨木橫溪上曰可度橋因以名驛驛四川烏撒
府其站曰普德驛有石牙有石井中噴石巖路漸峻嶮嶺止於石巖
可度九亭而建烏撒驛有四川烏撒府其衛同域烏撒所居曰鹽
倉去城一舍中通傳驛之所有古松四株其陰道有楊橋三梁 烏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一冊

雲貴

二十九

撒八亭而建危店有糧木林橫長十餘里縱莫知其極樹多梨以地
險多夷寇行人莫敢取鹽倉前縱馬其中食之其阮塞有磴于坎每
月以千未日聚行旅千餘嚴兵乃過 危店七亭而建黑張自烏撒
以西山地瘠不宜摘惟此地有榴田數百雙鳥撒危店皆仰食焉有
天生橋產銀北 黑張七亭而建周泥至野馬川即望周泥在面山
下至山趾陸七星閣山廟窮日乃至七星閣水瀾於陸廣水勢瀾湑
為滇蜀要津昔梁王追明王珍於此有橋懸崖架木為之 周泥九
亭而建單節微跨西諸驛皆隸單節驛隸黔 國初都督馬燁
鎮貴州標提水首靖番有欲激之叛因盡難羅畏開水西為郡有宣
慰同知宋欽妻劉氏間道走金陵訴之 高皇帝命劉召桑香與子
瑞奢助至宮約令刊山開龍場九驛自貴州至畢蘇乃微燁殺之香

蓋設九驛，康餘馬匹皆水首供之。畢節七亭而達層臺，所舊有衛，今廢。有木橋，巡司倒馬坎。層臺六亭而達白崖，有相見坡。白崖五亭而達赤水，衛在雪山閣下，臨赤龍河，源出芒部，冬春以纜連舟，為浮橋。夏秋泛溢，奔流津人飭萬柁乃濟。赤水七亭而達摩泥，所舊雪山閣，頭設摩泥，鮮晴旭，行津渾中人為苦之。摩泥七亭而達普市，有一碗水坡，流行如雪山閣，行人說云：摩泥普市，天三日無雨，似神仙大抵驗中為吉祥。桐郡古志云：上值天辰，故多雨潦，信然。天路皆深草，多夾虫，不可驟行。普市十亭而達永寧，衛蘭苗與衛夾江而居，水至納谿縣，達於江。國初景川侯曹震奉命厄工開之，其灘一百九十五名，灘八十二，石之大者鑿之水之陡者平之。舟楫通焉，刻石於江門大灘上。永寧五亭而達永安，永安驛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雲貴

三十一

七亭而達江門。江門驛七亭而達大洲，沿江有九溪十八口，利山鑿石，前多不可騎。大洲驛六亭而達納谿縣，江中有三層峽，天子磯至渠壩，有馬關王七空橋，今廢。馬關王即馬燁，燁鎮黔果於殺我，諸羅憚之，故云。自交水至納谿一千二百一十里為西路。

昔天兵南下，以西平督東師戰，普定額川督面師戰，馬撒南土既定，遂以兩路置傳為神京孔道。滇人之出也，自交水十五日而達永寧，順流大江其歸也，挽舟為艱，則溯沅水取道貴筑，通乎滇師西援成都，馬苗為二陵之禦，遂破畢，即墜鳥撒可度以外，無復人境矣。夫滇人西出而東歸，若兩息出入然，無四衛是無滇也。亂後輪蹄絕跡，津渡日迷，即旦暮再關，亦不能無師老馬矣。

建昌路考

歸雲南治城西，先達雷民縣，可入亭，有河環流，縣治即滇池之流也。河有與梁逕，經妙高坡，清水閣。雷民西北十二亭，達武定府，有鷄街子坡，趾夷而頂峻，東南為雲南西北為武定，官兵征鳳，繼祖敗績於此，踰坡有小甸，關院要可守。武定西歷烏龍洞，羅鷹村，高橋村，至馬鞍山七亭，村落十餘，皆枕山面流，川原平衍，廣二十餘里有徑，路涉高橋水徑一事，冬春乃通。踰馬鞍山西九亭，達元謀縣，歷黑菁嘴，陰翳多湫，出箬至八蜡嘴，乾海子，林杉森密，猴猿扳援，不是人崇山，複嶺，澗有積雲，氣寒冽，下馬頭山，始平衍，氣始炎，樹多木，繡其高千雲，有金剛嶺，樹碧幹，刺刺，漿殺人土人，害種以當離，落地宜甘蔗，芝麻，有微瘴，盧仁驛在中道，今卸傳俱廢，止存板屋二十餘家。元謀北六亭，達貴州，舊有環州驛，今廢，歷馬街子，龍海落，地皆平。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雲貴

三十二

原而麓人皆焚夷，縣龍海落，西渡河有苴林村，縣直卻達姚安，秦蜀賈人跡越達米者，跡此入迤西諸郡，其地無閑，察可以通稅。黃瓜北四亭，達江邊，金沙北渡有三一絲，甯川渡江至北勝，葉渠可通鹽井，衛地屬苗，苗不可行一絲，大姚縣魚閣渡至黎溪，一即此江水駛奔，挽舟里許，乃橫舟亂流而濟，江北無居民，惟南岸有巡關司，傍而居者百餘家。

按謝在杭氏滇畧，金沙江一曰若水，源出旄牛，徵外。在麗江，東南至於麗江，鶴慶北勝，姚安諸界，水濱產金沙，故名。山海經曰：黑水之間有木名曰若木，若水出焉。水經注曰：若水南經雲南之遂久縣，今金沙江巡關司是也。又東流合繩水，孫水淹水，瀘水注於焉，湖諸葛亮南征渡瀘，即此。昔黃帝長子昌意德發不足，紹承大位，降居斯水為

諸侯娶蜀山女生顯瑣於若水之野是其地也

渡金沙江北五亭連姜驛初行谷中緣溪而上十里升火焰山其高三十里牽回路轉陡絕之處翼以木棧至山顛三里許即姜驛驛又類圯近署茅屋三四間後有夷寨羅壑居之昔從克甫叛今雖就廣尚虎踞可畏江外地皆通東川七州蜀令不行滇後莫震中關直道亦蜂腰之勢也姜驛北八亭連黎溪站初行三里石鵝行都司界滇徽畫此三十五里有松平關松杉參天其密如鎗行松陰中晝日不絕山產白銅品上者曰白銀可入丹藥黎溪北七亭而達鳳山營有五里坡險隘多盜七州夷寨夾路驛馬昔擒克甫於此鳳山營設於山顛下有二營曰火坑曰觀音驛絡山麓鈴柝相聞定要地云鳳山北五亭而夷達會川衛中通曰綠廠有銀北開火其岑樑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卅冊

雲貴

三十三

俯睇皆平蕪山川明曠會川西北五亭連大龍站道始嚴行旅千百人結隊而行營哨之兵前驅每月旅行人兩次曰送哨大龍北六亭至巴松營始邇孫水漢志云孫水出臺登縣南至會無入若水臺登即瀘沽會無即元謀也夫岸皆崇山羊腸百轉邇流而北高下因山縈曲因水陵谷間絕者為危橋以度水蝕山趾石齒爭彈者不可通輪蹄或行水中夏秋暴漲則道斷山水稍衍之地為營哨環重垣壘深隄為草屋以居戎卒恒有火災水之患為傑西為番傑屬皆推警被執持刀盾番屬居垣壘頂扶弓矢刻掠無時掠貨貨并縛人入其寨以繩繫兩趾環以火索重賂以贖不賂則賣之遠夷每拾站北六亭連白水唐甸沙閣泥坎公母營回腦營皆隘道人騎

賈魚竹夷患處有之而甸沙淤泥為毒將至白水有金川橋一本橫溪闊三丈許備瞰水與百丈如碧瑣窗澄不見其流白水六亭而達阿庸感觀音營半站營其橋曰小高橋河西有德昌所產其材賈人販之一版十金者至江南可百金又山中產不燼木其物得於山谷石脉中極深大許非石非木堅而且白鑿之綿不斷如絮績以為悅投火不燼名曰火蟲漢恒帝時梁冀作火浣布單衣會賓客行酒更神異經曰南方有火山長四十里廣四五里生不燼之木晝夜火燃得烈風不猛暴雨不滅此其類也將至阿庸有松盤頂枝葉龍庭如偃翠蓋因其地曰一把傘阿庸北九亭連驛馬山水展振平曠千畝而人民稀少無城太平河西為益井微崖沙灣黃連堡沙行二十餘里時有颶風揚塵沙蔽天其屬揭而涉者曰清水河河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卅冊

雲貴

三十四

源有海方廣二十里梁而度者曰大高橋祿馬北折而東七亭連建昌徽即古邛胡阻重山面印池八部志曰邛河縱廣岸二十里深百餘丈長一二丈頭持大送視如戴鐵釜東南十餘里土官村有徑路緣涼山可達水西產馬頸長而身短善升峻陔建昌東北五亭連禮州所禮州東北七亭連瀘沽驛一路盡泰泰少烟火寇盜視前更劇曰開王廟曰猫兒坎曰溪隴站曰三道溝曰大灣曰梁甫墳皆桐槽諸番伏莽之地非厲兵不得過瀘沽東五亭連冕山所有瀘沽峽壁崖環水剝削一徑繞山腰如帶仰觀壁立千霄俯瞰無際旁有小徑皆桐槽夷賊出入之路峽共長十五里出峽至鐵廠喻通濟橋折而東始脫孫水漸望冕山有奇峯如巫山冕山北八亭連通相營應小相公嶺盤曲谷而上可三十里逼近夷巢出沒之遠

千谿萬壑列營數十聚兵幾千猶時有梗塞之患踰嶺冬月多水攢滑不可步稍失足即墜深崖雨雪甚必懸車束馬而下險與瀘沽埒竹旅度瀘沽相嶺則相慶脫險云 通相營三亭達越萬衛有棹橫標南中第一關 越萬北六亭達利濟驛騎青岡嶺迤東行空山中諸勇環向大創之後稍戢 利濟北八亭達鎮西驛地酷寒無五穀居民皆仰食河南中有徑路達我眉縣可避大相嶺大渡河亭卒單弱連為番夷所據 鎮西北八亭達河南故歷鎮西所有隘道行陰店中備水而下其水曰河南溝歷危橋二十餘 河南北六亭達富林營登驪經閣閣頭有驪經石方闊五尺餘外澤而中空相傳玄奘歸自西域暴經石上下聞濟大渡河河源出吐番急流注下險惡倍於金沙曼秋之交瘴毒甚厲又有流沙河不可以舟人馬皆徒涉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二冊

雲貴

三十五

富林北八亭達黎州安撫司有大渡河所其城三面依山臨深谷為隄可數十丈一面通大相公嶺途經古漢原縣高山有良田千畝有亞泉其出無方人馬飲之輒死西入天竺茶商行之至打節蘆而止 黎州東北九亭達箭口驛度大相公嶺即即味山王陽所歷九折坡也而嶺名相公蓋以武侯得名西南至黎州東北至箭口其山乃竟山頂有孔明廟久圯石像存焉行者過之相戒無諱不肅必有颶風颶靈傳雪瓦傷人華陽國志曰即味一名即作故即人作人界也巖阻峻回曲折乃至山上凝水夏結冬則剝寒有長食若採八度之難陽毋關峻並坂名黃泥堡有七縱橋太史楊慎過之改為七橋以孔明時暑在橋不在縱也有詩鵲石碑在川主廟前今碑已斷仆道左 箭口三亭達榮經驛經川主廟為孔明初擒孟獲處自雲南至

榮經縣一千八百六十里為建越路

元謀在滇西鄙自姚楚入則徑自滇上入則迂故武侯渡瀘取道白崖萬歲南代轉輾勢甚 本朝建會城於善闡以西偏為屬縣即傳商旅未有不經會城者路雖設僅有空名環州姜驛卸卒無委積之供大渡金沙津吏關沙堰之策遂謂遊即都者皆迴車返瀘沽者必微服其寔火始以北盡率江游樣馬禮州原可走輪兩嶺非有閘索之峻兩津非如繁河之惡也東西不靖茲更上游謂宜招集驍勇補營堡之單弱剗則岷岷開道路之鬱紆又禮州德昌益一水順流數日可達金沙皆當乘時開通永利百世況茲荒微番獮跳梁闖通過於中則盤錯之險盡失而金銀丹漆焚燬僅作馬之屬絡繹於雅黎嘉眉之間非惟滇賴蜀亦利焉若任其幽阻周思後圖恐滇道一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二冊

雲貴

三十六

斷而五衛失輔車之依蜀且患長鞭之莫及矣

粵西路考

錄雲南治城金馬之南歷狗街至大漁村為呈貢境連滇池東岸梁山麓至馬軍鋪為歸化境又二亭達晉寧州可九亭而夷晉寧東南循船子山澗行路滑谿水峯巒如列戟至河澗鋪登閣索嶺西瞰滇池東觀散水為迤東阮塞漸下至茨桐鋪踰石閣達江川縣九亭 江川東循星雲湖上行有海門橋撫仙星雲之通津也度橋而南迤邐直闌踰二山皆寧州地又循杞麓湖上行至通海縣號七亭寔六亭而夷通海南至曲江驛江有流沙甚深策馬龍流可濟稍駐是有陷者秋水突至即為巨津舊有渡舟恒苦漂溺巡按御史沈正隆捐俸建橋三或沙走無着力處窮人力掘沙見土而後甃以巨石首尾三羊乃落之號八亭寔九亭而崎曲江南至

而南經倒馬坎林深險豁徑難出昔有番者輅者為夷賊巨魁荼毒行旅今就擒其地隸番八而沙儂獨處夷患時有番氏設哨守之夾路多招土人替為木片以代瓦大風雨則不能禦至隴布寨共四亭隴布南至新哨儂普二氏分疆之所嘗為搏撲所焚有旁徑滋寇共六亭至彌勒灣山稍平夷一望沙磧皆戰場疆理隸彌勒州以漢官久不至儂氏片境至此而又遠不能制水下陸詒沙番諸酋互爭之戎馬紛番居民望風逃匿無寧日焉彌勒灣東踰山有竹子黃刺棘叢生恭有伏戎過楊屋戈勒機舍三寨臨崖排江循西岸而進江出兩山中瘴毒不可通清明後為臘臘之無治者江東有大八百小八百二寨皆儂氏屬夷至僊排寨有公署建於寨之下謀茅為屋六楹環以木柵共計八亭而遠自公署度板橋絕江循東岸歷草

雷寨馬鞍山六朗者莫至者約公署號八亭定六亭者約東南歷小者為寨有徑路通達連順又南歷省芽者竟羅幹連微皆有溪流沃田耕省而獲多路出田中共六亭至連為寨舊有連為驛今廢連為東南歷母忙寨至木錢下有公署上有儂夷寨數十餘家路坦廣可四亭木錢南歷那屯那堵者圍大者為高山深林四亭至廣南府夷漢樓度可千餘舍居民皆樓居以竹為椽柱覆以松皮去地三四尺人居其上畜豕於下中設地爐懸繩梯其上薰令極乾每日春而食編竹籠若魚置寨之數十置西南隅以祀鬼甘犬鼠非上賓不設萬曆末年儂氏兄弟爭立糾交趾入犯兵燹之餘民居皆草創田野蕪蕪未復棄為有楊廣廟昔秋青部將楊文廣追儂智高至此土人立廟祀之在治西三里許廣南南至寶月閣連山皆峭壁不可通惟此鑿石通道儂氏設關其上嚴啓閉踰關至公署可五亭寶月閣公署南經可王寨至西洋江五亭有崇山峙江岸江之淺者可揭而涉為廣南富州界廣南之夷曰儂人富州之夷曰沙人氣類畧同而沙視儂為勁凌西洋江有崇坡躋坡至羅貢麓叢叢菁林中南往者必索西洋兵北來者必索富州兵為導富商李氏與儂氏構隙兵不越境或伐巨木橫箐中以絕往來兩氏相未多則羅貢道斷或取道歸朝島出箐至羅貢寨共四亭羅貢南歷沙斗位來踰山上下可十里至布夏寨共四亭布夏南五亭至富州居民千餘家習氣類廣南苗沈明通孱弱不振州治為其下李天保所據明通出奔歸朝天保內修兵甲壯結交趾傲視歸朝廣南歸順間稱勅敵焉富州東南三亭至板橋田疇廣沃人民殷富實荒微與區

有公署災於火 板橋東三亭至納桑寨公署去寨二里許 納桑南入納桑寨地隸廣西鎮安州 實漢粵甌脫地 蒼林頓羅貢而嶮戲過之 荏苒取人多扼於險出菁至鎮安州四亭 民居多依峭壁 構竹樓覆以黃茅 為圍倉以困敵 參差茅舍間徑路僅容一人 其下皆腴田 行人野宿田中 侵晨啓行 寨夷必焚其藉草以辟鬼 州南有交趾寨 莫氏以官監之 鎮安酋長岑氏半服役焉 每年納氈數十領以當賦稅 鎮安東竹川原中原窮登嶺南入句把菁其長三十里 林莽倍密 實交粵兼地 夷寇之未莫知其踪 行者以土兵夾衛 出菁為菁口寨 共六亭 寨總歸順居民稍就平原 菁口東踰嶺下至句把寨 有照陽閣石壁峭立半壁有石洞穴山而過路出其中可十畝 閑西望朝曦出自洞中故曰照陽上下有石隘 磴石峻增 礙車馬稅輓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冊

雲貴

三十九

輓解縣驛乃入關至安得寨共四亭 安得東壓打溫菁草棘亂生 木多桂竹多 棕有山呼鳥鳴林中谷響拍谷自此多石山拔地突起山環若城中有平疇者曰洞路出其中出入之所皆有石隘 良田美池一平耕獲當足支二三年 伐竹構屋 縵綿為布 居民有老死不踰洞如避秦人者 見車馬絡繹聞華人言皆聚觀驚咤 男子能華言巾櫛短衣皮屨婦人椎結跣足長裾其洞曰打溫曰平岩曰細村自安得至細村六亭 細村東壓六洞那駭至歸順州六亭有石山三峯奇峭如蘇氏水假山地氣溫煖草木四時常青土酋尚禮法 馭下以嚴閭境無盜商賈湊集如中州 烏州治先有險岩下有徑一日而達交趾高平有 歸順東有河度與渠一徒扛二厘花洞至霸龍城六亭而達有石隘三 霸龍東壓湖運關有河出交趾達左江滿瀉

石中不可以舟楫河行有上雷州在河之右 下雷州在河之左 屬揭而涉者一徒扛而度者二 其地陰凝陽泄明發寒氣浸人 亭午即炎炎如坐炊 驟降冬猶汗浹 背其人皮冠而編水詢之云 煖其背則諸疾不作 氣使然爾 福田兩縣竹有刺可作籬落 自霸龍至下雷州六亭 下雷州六亭有高山公署行旅止宿苦無水 踰石隘有三脚村茅屋數家皆泥屋不能華言 三脚村東壓石隘四五處倍高險六亭而達龍英州 環州石峯削而銳如笋刺地而出 酋所居背負一峯高出諸峯之上 龍英東有閩為太平州界其地去交趾僅二亭 漸上高岡下至聳洞六亭 聳洞東通養利州 盡日行洞中平衍可方軌 樹生石上根蜿蜒入於石 四亭而達至七村 七村至左州三亭 始有城郭民始平居 華言州枕左江舟行十日而達南寧 左州東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冊

雲貴

四十

達駭蘆四亭 駭蘆東壓左江至新寧州四亭 新寧東至平岡六亭 平岡至南寧府再亂左江五亭而達 縣雲南治城東壓水海子黃土坡七甸至湯池九亭 湯池歷老大坡宜良縣一碗水土官哨白山屯至路南州八亭而達 有陳家渡水出陸涼州達寧州 路南東南壓板橋屯小色朵大色朵林馬洞至發矣哨七亭 有華泥迦簡司毋伏矣哨多石 發矣哨東南壓馬矣哨龍鋪六亭上馬州至彌勒州八亭 彌勒東南壓彌南哨橫水塘青水哨石子哨矣勒新村習子中哨龍潭芭蕉村至竹園村七亭其途坦平可通輪 竹園村東南壓石牛坡地正舊哨新哨至江邊共八亭 江濶六十餘丈水通曲靖府阿幢橋岸有坡崎嶇地隸土酋普世隆其疆止於大百戶渡江上坡亦崎嶇歷大百戶有普世隆寨又歷懷遠哨至阿小寨 繼普

國嶺山後有岩共八亭 阿小寨東南歷下洪寨大勒八到二哨矣
塔村至三鄉城九亭 三鄉應歸德哨至彌勒灣七亭 絲彌勒灣會
於廣南路 絲彌勒州入廣西府歷龍甸村吉豐鄉矣明村阿平阿
朝即至鴉迫至竟得哨七亭龍甸村有龍甸橋矣明村有車子山
竟得村東南歷小寨小江橋大江渡象鼻嶺沙人寨布榮寨矣夷寨
石頭寨小河至密勒勒九亭自廣西府至江連道路新開可通與馬
江外皆土舍昂火地密勒勒有昂火岩 密勒勒：東南歷大黑布沿
小黑布沿八倒哨矣塔哨山白村至三鄉城三亭昂火地止於小布
黑沿八倒山趾有水田有馬者竟鄉矣塔有阿軍鄉龍騰寨山白
村有大勒哨山草海子皆平餘三鄉北連交水南入廣南是東偏右
區土酋阿機貞固叛官兵蓋之以廣西府歷歷鎮其地漢官畏瘴毒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卅冊

雲貴

四十一

不敢入酋長龍騰寨國詳軍備兵如亂繩焉自三鄉縣會密勒灣
入廣南路 絲彌月閣東分岐至阿用寨七亭 阿用寨東循西洋
江至老太莊七亭 老太莊東歷打魚莊入富州界過板湖寨度西
洋江沿江通連崖嶼山後有那齊寨靈蓋共九亭至花甲洞地界
有野慶之所又九亭至耿牙寨去花甲洞二亭花甲有洞官羅氏服
役廣南富州之間 耿牙寨至高山公館八亭 高山東至東坡七
亭有野慶之所 東坡東至歸朝七亭富州首沈氏居焉其地負崇
山面河寨夷千餘衆沙徑兼有之遠望有雲氣如絮罩其上炎熱多
瘴 歸朝東七亭至架村 架村東歷莫村昔為交趾偏王莫氏地
歸朝前新得之畫曰行署中十亭而達鎮安州 絲富州有徑路東
南二日可達歸朝亭里未詳 絲歸朝有徑路東南四日可達歸順

州道里未詳 絲歸朝東至四亭地名六亭 四亭地名東至者散四亭
者散東至者令四亭 者令東至博隘三亭博隘有大江舟行連
西州四日又八日而達南寧府 絲廣南府東歷鋪兵村弄董抵弄
魯下寨利十二日而達田州道絲泗城州有土酋岑天章與父紹勳
構兵東行者皆閉泗城 自雲南絲臨安彌勒灣廣南富州歸順至
南寧府二千一百二十里 絲宜良彌勒勒三鄉至彌勒灣七百二十
七里 絲彌勒勒州廣西府至三鄉縣一百九十五里 絲寶川閣歸
朝至鎮安七百一十里并歸朝至博隘廣南至泗城田州通為廣南
路
昔兩路之道也仕宦商賈開出廣南其人聞華言則相視而笑遺以
食鹽換柳金絲烟喜出過望以米薪豚酒酬為行旅野宿無盜賊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卅冊

雲貴

四十二

虞項歲漢粵往來者踵相接有亡命竄其中導之初以數人持刀盾
伏於簷伺行者謀而出行者大賊奔去委二麓於地發之皆棄金也
其後每劫必大獲有聚穀百人要於路者羅貢徇把納桑為淵藪諸
酋苛求無厭而仕宦為甚拂其欲無得免者行旅以廣南為畏途矣
噫諸夷渾沌也重利以惑之奸人以誘之歟之不鑒者鮮矣豈特廣
南一路為然哉
絲雲南東至宜良縣十二亭途經湯池有老大坡 宜良東至天生
關七亭關右有天生橋寬平大餘可容車馬 天生關東至趙誇四
亭 趙誇東至師宗州九亭路出夷岩中時有標奪之患師宗東至
羅平州九亭 羅平東至三板橋六亭 三板橋東至江頭七亭

江頭東至黃草壩八亭地是熟壤昔安順州民羣聚於此廬焉黃草壩東至鄭七八亭有江寨寨可漲鄭七東至樓草四亭樓草東至安龍所四亭安龍地建學西學師樓路道出此關路寬從止宿之所有公署分俱廢安龍所東至坂七六亭坂七東至壩樓四亭通江有舟可度自安龍至此沿江多瘴嶺險遠勇寇出沒無時又三日至安隆司安隆司東至芭蕉關四亭關險峻扼諸夷之吭芭蕉關東至路程九亭自此至田州道俱坦夷路徑東至王店九亭王店東至歸樂九亭界泗城田州有夷患歸樂東至榮莊九亭榮莊東至田州九亭州隔右江每行八日而至南寧田州東至舊州九亭舊州東至上林縣五亭上林縣東至果化縣五亭果化縣東至隆安縣五亭隆安縣東至大難驛十二亭大難驛東至南寧府六亭詳安龍所北九十里至羊場軍七歷魯藩山麓跡羊場軍七歷空上灰渣軍七至水橋軍七四十里水橋隸貴州安南衛水橋歷播者過舟渡河築渡寨行山箐中六十里至羅運羅運有小箐五十里至打罕舊為永寧州治其地酷寒土人呼為臘寒說為打罕按鄭是詳解江解署曰余弭節度樂江廣百餘步沿江上下絕擊汰之迹水勢批巖滾洄土人謂水漲時漂擄艘舟峭壁驚人跡罕入下流至打罕縣泗城界舟船始通焉則打罕當在蓋城安南之南第三云每船可通其視田州博隘致流更捷矣然這無行者豈創夷未加盟筏盤剝而苦乎抑夷獠密聚不欲漢人出其地故榛蕪難闢乎姑記之以俟知者

打罕五十里至羅架有小箐有泗城頭目居此羅架五十里至大烘舊鎮寧州治此今泗城鎮寧分屬焉其地炎多瘴大烘歷高補麓寨有寨為通行者必以大烘兵衛導又歷諸場壩為安順十三枝地無定屬夷寇寔多共三十五里至康佐長官司扁担關為土酋余騰龍地全隸叛惟騰龍切順關此路通滇扁担關壘長冲雲上接土酋薛氏境隸高唐堡石堡軍七番定伍官七至平壩五十五里其地軍七衛去皆恭將范邦雄攝之雄有勇果為水酋所懷諸七賴保聚焉自湯池隸羅平黃草壩安龍所至南寧府有一千六百九十里自安龍所分岐至平壩衛達東路三百三十里通為羅平路漢番陽令唐蒙風曉南粵南粵食家拘繫詢之蜀賈人知夜郎臨牂牁江江廣數百餘步足以行船南粵以財物役屬夜郎西至桐師遂上書欲發夜郎兵浮牂牁江出不意以制舉今按詳牂牁屬縣至句町卧漏則羅平黃草大暑皆夜郎地所云浮船制舉非即博隘田州之間乎田州設父妻母但喜歡聞殺人如芟草莽行旅遂其怒多罹害又安龍以東有行竟日無水多至數十人則無米可易者是以出其途者鮮少或識其道里而山川闊焉然視廣南則徑天火烘打罕故為二州漢官不蒞其地備寓二衛諸酋難處頃歲禁江東西盡叛惟余酋効順滇黔借徑通聲息始識此路因併志之

水路 針沙江考

江源出吐番共龍州東至巨津寶山三面環麗江至鵝愛受漢共江諸水又東經北勝安奈園龍潭程海諸水又東經姚安受蜻蛉大姚龍蛟諸水又東經雄定遠縣受龍川諸江水又東至武定元謀縣受直率河又東至祿勸州受滇池海口青魚塘甸基武七三泊始甸螳川後甸拾坪祿麻兩屯羅次石門五道河羅敏大石壩富民赤舊普渡河廣翅塘諸水又東經會禮州受車遠越溪雙橋長河瀘沽打冲東河熱池諸水又東經東川濟慮部過烏龍山受尋甸牛欄江壁谷川面化溪諸水又東經烏蒙南又東經烏湖受尼溪大小紋溪諸水又東至敘州府入於江前倉事王惟賢議自雲南海口開至安寧羅末富民只舊你革達古普渡安華法華干土色江邊納木姑共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冊

雲貴

四十五

十三程內土革有疊水自武定金沙江巡簡司至罵喇母白馬口燦喇則五曲革直動則卓刺除魯圭率折谷甸沙吉撒麻村至土色大河阿納木姑凡十四處內則卓沙吉有疊水近莊按察使祖語議自巡簡司開歸白馬口歷普隆紅巖石喇昨至廣翅塘皆祿勸州地其下有三星水溢浸石乃可放舟圓則蹄岸繩空舟以竹又歷直勒村罵喇土色皆會禮州地其下有鷄心石后如堆者三疊江中舟者相水勢緩急可行又歷路照亂得頭峽喇昨至粉壁灘甚駛皆東川地又歷驛馬河新雞至虎跳灘陰溝洞皆巧家地虎跳滿瀉陡石不可容舟陰溝二山額集水行山腹中皆從陸通難易舟而下又歷大小流灘為蠻夷司地又歷黃即木鋪貴溪寨業灘至南江口為烏蒙府地始安流自廣翅塘至南江水可行之可十日又至大溪鎮索江邊

天下郡國利病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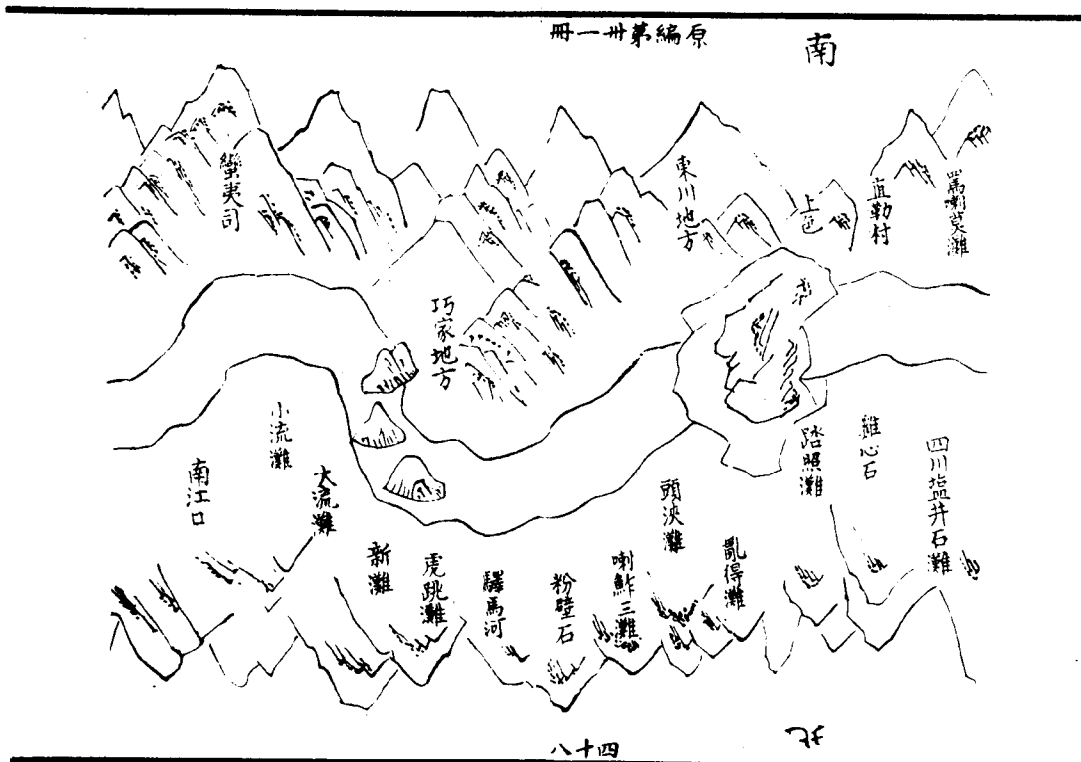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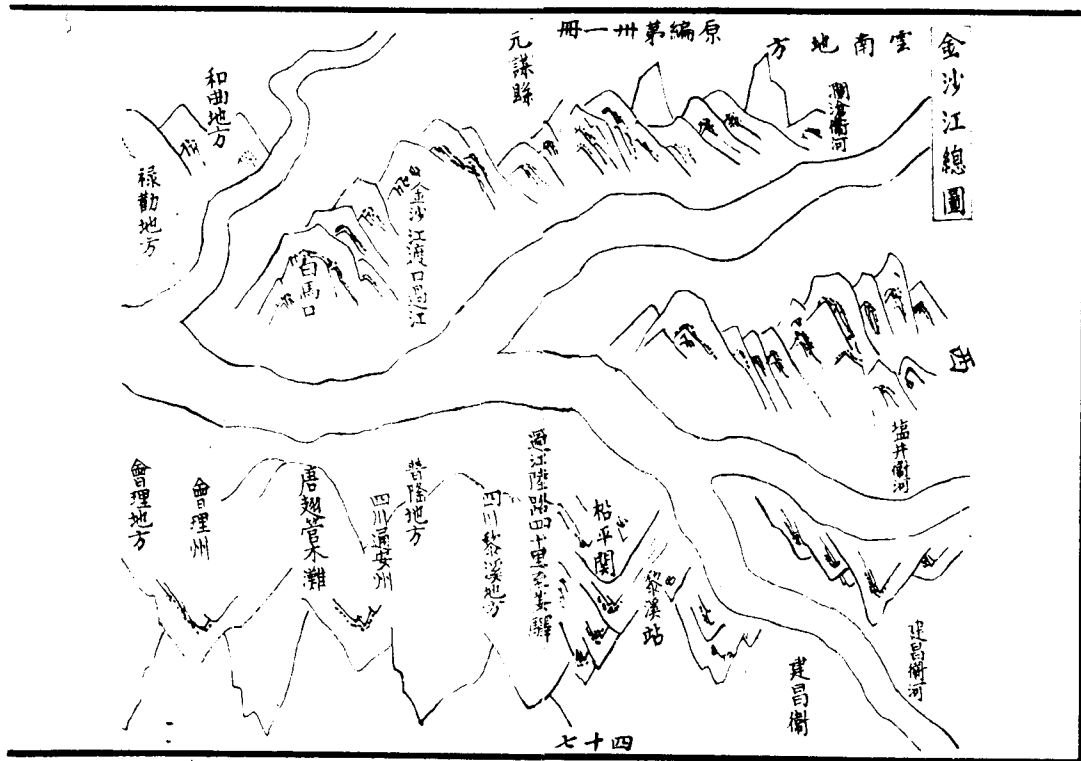
原第卅冊

雲貴

四十六

數難歷麻柳渡教化巖為馬湖府地人應找難遷化三難會溪石角灘至叙州府按金沙江經營頂北合江漢朝宗為南國紀昔在草昧尼落雄脫南土憑恃斯險負固抗禦今車書大同極西鄙遠又窮髮輒跡俱通而其通要津及棄之以與鳥蠻巧名俾滋蟠踞非所以弘一統也攷之紀載漢武先聲勢浸靡莫以兵臨滇池而偽王倪首羊陽國志云自楚道至未提有水直步道水道有黑水及羊官水至險難行步道度三津亦艱阻而行人為之謠曰播溪赤水盤蛇七曲盤羊烏龍勢與天通今烏龍在東川即縉雲其山多雲四時不消金沙繞出其下羊官黑水非指茲江乎元至元十四年詔開烏蒙道愛魯帥師擊王連州所過城宕畫下之水陸皆置驛傳今烏蒙有羅佐聞其下有羅佐橋為入滇要路則水陸皆在東川烏蒙間即所

攝旁浸靡莫非乎巖形勢南利鈍未有不先關此險而能控荒服破皆亦者望塞磯然凝湫瀑瀉地之險也書州旅道崇伯子之智可師也陰陽詞說盜弄兵甲人之險也三表五餌懷王傳之累可仿也茲江句通則滇池之輕船可挽而之普渡建越之懷驪可汎而下盧沽通滇蜀筋脉之會續長江水帶之勢是使諸夷不長饑而聚十五郡可畏領而挈也大哉





南金沙江源流考

張機

按大金沙江發源崑崙山西北吐蕃地即夏禹所導黑水也雖與雲南小金沙江及瀾滄江皆發源吐蕃然大金沙江之源較三江最荒遠且其源干三江源邈不相近其下流亦十倍小金沙江及瀾滄江之水按禹貢華陽黑水惟梁州黑水西河惟雍州周文安辨疑錄云甘肅志甘州之西十里有黑水流入居延海肅州之西北有黑水東流荒遠莫窮所之是其源入雍州之西流入梁州之西南其正西別流遠西極之外而無所據見地勢西北最高故能經西而西南也雲南志載金沙江出西番流至緬甸其廣五里徑趨南海得非黑水源出張掖流入南海者乎河源在中州西南直四川馬湖蠻邦之正西三千餘里雲南麗江宣撫司之西北一千五百餘里惡觀黃河源近雲南地則大金沙江源自番雅之地南入緬海論雅間水惟此大耳此水為黑水無足辨矣朱子云天下有三大水曰黃河曰長江曰鴨綠江此語無怪也宋初斧盡雲南渡

又偏安一隅朱子又從何知有此江之長廣乎江河哉黃真元又云考大金沙江關路三水雖皆入南海大小遠近迥不同源僅路四分之一大金沙江三倍于關路關路所出地名在鹿石山在雅望俱可窮源上流亦狹大金沙江之源則遠出番域上流已闡澄若重溪懸其深遠夏秋殊瀝江色不啻若比于楊子浪滄一小溪即詩語大金沙江之長廣又可知矣其註云傍多樹有琥珀自益養地來益養正在金沙江之濱今瀾滄不開有琥珀大理志指瀾滄為黑水亦不深考耳相傳大金沙江上源近大宛國自里麻茶山至益養極北不聞有所從號亦蠻野人境峭壁不可攀繩弱水不任舟楫土人惟遠見川外隱有人焉形似貽西羌之域也今姑略其源惟自其經流支流入海可見若言之水流至孟養陸阻地有二大水自西北來一名大居江或云大車江一名檳榔江二水至此合流又名大益江今騰越州人總甸內諸水亦曰大益江殆編修其名也江流至此夷人方名其為金沙江中產綠玉黃金細子金精石墨玉水晶間

出白玉山江山下出曉瑣舊志以琥珀綠玉出在關江者誤吳昔年王靖遠
將定西進麓川叛賊思職發思下發弟元造船飛渡孟養及復與思職盟誓江
乾石嶺乃許其過江者皆此江也滇人相傳名大金沙江若以別麓江北勝武
定馬湖之小金沙江耳自此南流經宜莫嶺莫嶺即至猛掌有一江西來入大
金沙江又南下昔朴伯熊莫嶺外經蠻莫嶺有一江源自騰越大益經鎮夷南
甸千崖受長西茶山古湧諸水伏流南牙山麓出經蠻莫嶺入大金沙江又經
蠻法魯勒抵拱進管屯大葛蒲山峽小葛蒲山峽課馬孟養伯崩山峽中重
鬼哭山慶撫昔年緬人攻孟養以船運兵餉到要隘孟養所敗者此江也正
統中緬軍率兵追思職發為緬人所壓殺於江中亦此江也大均江自蠻莫以
上山疎水陡正統中即登自貢章順流不十日至緬甸昔亦此江也下流經溫
板有一江源自騰越龍川江經果尼高黎共山麓川猛乃猛密所部莫勒江至
太公城江頭城入于金沙江下流又經猛吉準古溫板又名溫板江溫板又名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一冊

雲貴

五十一

金沙江相傳唐僊取經過此渡故名金沙江也德莫馬噠喇至江頭城江中
有大山極秀登山上大奇又有一江源自猛密洗母莫南來入大金沙江又經
止即龍大馬革底馬撒爾馬入南海其江至蠻以下地勢平衍江闊可十五餘
里舊志云五里者非也經南江益寬流益慢緬人善舟又吾泗水操槽楫者如
涉平地至是江海之水猶為一色矣又選載佛經云拔提河一名金沙江說屢
金沙江亦名拔提河矣今再附考蒙化府志關江與樣津江家人
謂之大小二江合西洱河勝瀾河至順蒙交界處土人謂之羅摩聚日出水光
為射可觀不二十餘日至錦龍江即水下流海客船多會易于此漸至南海
永昌府志路江一名怒江水經注云瀾江楊慎云瀾江今訛為露江源出吐蕃
流經芒市至木邦地名噠哩江又流經八百里地至擺古東入南海自木邦
以下即可通舟楫昔年龍川多士率前往擺古是莽瑞體皆縣此江順流而下
也德傳路江流至洪門車里沙積浸散與近騰越志以為入大金沙江皆非是

愚嘗謂三江皆可舟可航夷人欲據險隱塞不便通行豈知天地設此三江正
為本朝制馭西南緬甸諸夷改當事者誠不可忽而不講求也異日 聖天
子問緬甸諸夷久不朝貢之罪則此三江者固漢家樓船下番禺出奇制勝之
祥河江也

北金沙江源流考

前人

按金沙江源出吐蕃共龍川犁牛石下謂之犁牛河又名犁水訛犁為麗又名
麗江即古名麗水蓋以其江內產黃金故名金沙江元憲宗取大理用章蒙為
筏以濟金沙江者即此江也其流經吐蕃鐵城橋東經麗江府巨津寶山二州
又東經鶴慶府北勝州姚安府又自武定府北界經蒙溪州家氏僭封為四潰
之一亦即此江也又自武定下流入海應部夷人鑿桐槽船以通往來行旅逆
又名金沙渡又西過四川東川府一名黑水一名納夷然皆金沙江別名又經
四川行都司會川建昌德昌打斷等衛所又經烏蒙府又經馬湖府蠻夷長官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一冊

雲貴

五十一

司與馬湖江相合下流至叙州入岷江矣今自其支流者言之大理賓川大江
北入金沙江鶴慶謀共江東南至龍珠山入石穴伏流復出金沙江三莊河與
謀共江會流入金沙江北勝州桑園河經州西南桑園村下流入金沙江龍潭
泉有九眼下流入金沙江程湖南入金沙江姚安府青蛉河西經大姚縣東入
金沙江龍城江一名直泡江合姚州連場香水二河入金沙江安寧州螳螂川
即滇池所流下流摩迴州治上過昆陽州下經富民縣入金沙江楚雄府龍川
江西合諸水為峨嵋川又東合諸水經定遠縣黑蓋井下流入金沙江考安寧
楚雄二水雖小皆可通舟楫武定府西溪河經楚雄府至元謀縣西入金沙江
又勐夷水普渡河俱入金沙江以上皆雲南之水朝宗于東海順流于中國若
四川東川府牛欄江源出尋甸府入金沙江辟谷川源出尋甸府白津河西
入金沙江越焉斯大渡河源出吐蕃下流合馬湖江四川行都司寧遠河西南
合瀘水入金沙江像遠河南合瀘水入金沙江益井衛越溪河東合打冲河入

金沙江盤橋河經打冲河入金沙江會川衛瀘古河出小相公嶺入金沙江打冲河千戶所打冲河壁名黑惠江又名納夷江源出吐蕃下流入金沙江見橋千戶所東河源出小相公嶺會瀘古河入金沙江四川行都司南瀘水源出吐蕃南入金沙江元史云水源廣而多聲解有行者春夏常熱可燔雞豚諸葛武侯五月渡瀘即此水也元李景山云益州記水經俱以瀘水在水昌不章縣案字紀以為在萬州會川縣景因出使越為考瀘水源蓋建昌瀘川縣有孟獲城又有瀘古州孔明渡瀘縣萬州入益即津池此名渡瀘為有驗今水出吐蕃邊建昌會川合金沙江夾岷多高岩叢叢故下渡如經觀金炎寒難數多感瘴癘至今猶然或以金沙江即瀘水誤矣雲南之水迤東可通中國者如雲南府大城江自陽宗明湖經宜良入盤江臨安之瀘江曲江接今江入盤江潯江府之巴盤江鐵赤河入盤江廣西之八甸溪入盤江盤江至府境水為大曲靖府之瀘江白石江合盤江經交水至彌勒入平伐橫山寨下經廣西靜江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卅冊

雲貴

平三

入于海廣南府西洋江入廣西田州府右江南江溪亦入右江尋向府阿交合溪入雷益州界北在經理廣西田州水陸者安可忍之哉如大理府西洱河下與漾倘江合流入瀾滄江漾倘亦名神莊江瀾滄江源出吐蕃自西而南至于麗江蘭州雲龍過永昌楚雄臨安車里大甸七十城門至交趾入海趙州白崖賧江一名赤水江下流至定遠名體社江合瀾滄江臨安府西有體社江入納樓平司界為保豐江經合蒙自為梨花江注于交趾清水江楚雄府為龍江源自蒙化境經定遠磧合白崖賧江南入元江景東瀾滄江大河源出定遠入馬龍江景東府杉木江為湧江合南浪江入威遠州界永寧府羅易江北過府境勒沒河入四川鹽井謝界順寧府騰溪江西河漾濞二水合流至木府鐵場山下入瀾滄江故名元江府體社江一名元江源出白崖賧江合瀾滄江諸水入交趾新化州摩沙勒江即體社江下流至元江入交趾者樂甸長官景東河源出景東縣本甸下入馬龍江北勝州羅易江入永寧府白角河入西番界永

昌南瀾滄江銀龍江入瀾滄江騰倘河入倘溪江潯江一名怒江經芒市木邦八百下流為噶哩江經龍古入南海橫柳江出吐蕃遠金齒百夷經干崖阿貴下合大車江至江頭城騰越大盈江一名大車入南甸為小梁河至于廣為安樂河西流為橫柳江龍川江下流至緬甸大盈江合大盈江雲南府安寧河出安寧經富民羅次為沙摩溪至保豐為大溪至易門為九渡河入元河又星宿河出武定經祿豐過易門入元江蒙化府陽江出郡西北甸頭花判潤南至甸尾過定遠與迷川體社江相合過元江入海瀾滄江與漾濞江蒙人謂之大小二江至順蒙交界處土人謂之羅擦聚三水相交日出水光易射可觀不二十餘日至緬龍江一名九龍船行會遊客于此漸至南海恩謂雲南通緬甸諸夷水路舊惟知有金沙江可通大舟不知潯江噶哩一派可通惟古瀾滄銀龍一派可通八百交趾皆可舟可船之水經理緬甸者誠不可不講求也故附及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卅冊

雲貴

平四

升菴集 孔明出師表五月渡瀘今以為瀘州非也瀘州
古上江陽而瀘水乃今金沙江即黑水也其水色黑故以
瀘名上瀘沈黎古志孔明南征由今黎州路黎州四百餘
里至兩林蠻自兩林南至邛都三程至蒲州十程至瀘水瀘水
四程至弄棟即姚州也今之金沙江在瀘蜀之交一在武定府
元江縣一在姚安一在卻撒沈黎志孔明所渡當是今之在卻
撒也一作昆邑兩林今之却都長官司也

談開金沙江書

楊士雲

按志金沙江古名麗水源出吐番界共龍川犂牛石下名犂
水訛犂為麗東經巨津寶山二州三面環麗江而東經鶴慶
受漾共江諸水又東經姚安府受青蛉大姚龍蛟諸水又東
經武定府受元謀西溪諸水又受滇池螳螂諸水又東經東
川府西入瀾滄部受尋甸牛閣谷壁啜化諸水又東經烏
蒙南又東經鹽井建昌會川越舊諸衛合瀘水受懷遠宜遠
越洪雙橋長河瀘湘大洞魚洞羅打冲東河熱池諸水又
東至馬湖府受泥淇大小汶諸水又東至叙州府受大江此
南中西北之險蒙氏僭稱北瀘者也按史漢武帝遣馳義侯
開越萬畝尋道郭昌等開益州郡諸葛武侯渡瀘南征斬雍

閩橋孟獲遂平四郡定滇池皆先奪此險也始通西南諸夷
歷晉迄隋通壅靡常至唐蒙氏世為邊患至苗龍極天屢寇
黎雅一破黔中四盜西川皆錄據此險也遂基南詔亡唐之
禍宋太祖鑒此以至斧畫大渡河曰此外非吾有棄此險也
遂成鄭趙楊段氏二百餘年之僭元世祖東兼囊及後渡江
進薄大理據段智興破此險也遂平西南之夷國初梁王
拒命我太祖高皇帝命將征討神机廟算悉出聖裁諭
南川侯等曰閩索嶺路本非正道正道又在西北蓋謂此也
班固謂晉恃其險作臣乍驕范曄謂馮深阻峭紆徐岐道宋
祁謂長牛於易患生無備誠確論也夫雲南四大水惟金沙
江合江漢朝宗於海為南國紀天設地造本為天下用也歷

代乃棄諸夷商賈其築營雖建立城戍僅：自京特或陷漢
豈知天有宿孽地有經水人有殊格焉貢於每州未必曰浮
其水達其水入某水逾某水蓋紀貢道達帝都著天下大發
以水為經紀也孰謂滔：大川可浮可達及舍而陸乃比至
永寧東至鎮遠不亦勞乎為外薄四海各通有功夫一勞久
遂暫費永寧執事之議詳矣為國家慮深且遠矣所謂計費
各實費效謬言斯固古今之恒態不可成天下之事者也然
英傑見同必有釋之者賴神禹疏鑿之績恢四海會同之風
息東西兩路之有附漢雲百重之貨昔為絕險與區今為掌
中腹裏 聖明大一統無外之治億萬年無疆之休實在乎
此凡有識者咸日望之廣幾見之惟執事留意幸甚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冊

雲貴

五十七

疏通遠方河道議

毛鳳韶

竊照雲南地方有水路直抵四川馬湖府初以避僻為禹跡
所不到遂為土人所據至我 國家始郡縣其地同于華夷
然貢獻之物積官使之行李軍民商賈之物貨擔負萬里筋
力已疲而土官土舍因見道路阻絕每懷異志及今國勢強
盛不行開通將來之悔不敢謂無也本道訪據武定府揭帖
內開本府有通東通四川水路自雲南海口至安寧羅末富
民只舊餘華達吉普渡河安華法干土色至大江俱本省地
方大江至四川東川地方大江通阿納木姑共一十三站內
土色有疊水又有迤西通四川水路自雲南陸路至富民武
定虛仁環州至金沙江巡簡司凡五站本司金沙江水路下

船至駕刺母白馬口喇刺則五曲筆直勤則卓刺徐魯圭寧
抄答刺沙吉撒麻村亦至土色大江河納木姑凡一十四站
內則卓沙吉有疊水等情又據金沙江巡簡司應蒙巡簡上
舍李朝宣稟貼內開金沙江上至麗江關倉至武定府武定
府下至東川烏蒙芒部上江弘治正德間馬湖府安監生放
杉板嘉靖十七年王萬安亦放杉板俱係拖稍五板大船經
過或十餘隻或八九隻建昌行都司奉 欽取大木寧番越
高隘并建昌等五衛俱在上江打冲和三江口并德昌千戶
所地方或劉漢或散放會川衛在下江科州採砍查審開江
船行若間灘水險阻曾開虎跳灘天生橋十分不為險阻等
情又查據本府姜驛：水梁松稟稱本驛設在金沙江巡簡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冊

雲貴

五十八

司之西過江五十里與四川會川衛抵界每見客人採販木
劉成彈筏自本司江流而晝夜六日即抵馬湖隨單下船或
一二十隻裝載糧食有養諸客客人跳算脚船如獲平地離
本司江下五六十里有大小虎跳灘俱是沙江至冬春水落
之際可以施功開鑿爭積又據本府揭帖內開據經過建昌
客人何拾執稱建昌衛管下德昌守禦千戶所洗送村伐木
下江頭一程至白水站一程至會川衛管下甸沙關甸沙關
一程至梅易千戶所三程至武定府和曲州金沙江等情隨
喚何拾亦稱馬湖建昌等處客人採取大小板枋俱是德昌
下河從金沙江巡簡司經過直至馬湖叙州令伊孟圖各到
道為照前項河道武定迤東極為便捷且甚便益但訪得河

內間有垂火石兩邊崖石生合成橋水從石縫流下未委虛
的若連西金沙江則水而洪闊四時擴流客商通販前後不
絕中間雖有虎跳二灘然皆沙石易鑿此則斷然可通而無
疑者也先年巡撫都御史黃裳曾請開修取金沙江巡簡司
曠愛招集馬湖橫江客人俱到布政司舉行開以陞遷中此
近年巡撫都御史汪文盛亦曾委官踏勘以征南中此事功
之會人咸惜之合無批行總司會同布都二司從長計議先
將東西二道各委能幹文武重職帶同屬官多給官銀督同
本處土官土舍俱優其廩給帶須木竹石鉄等匠厚其口糧
承辦沿途用銀催倩熟知地利鄉導人役隨帶小船及沿河
採買竹木割為薄筏來載通行逐處踏勘直至馬湖大江而

止中間要見舟楫無礙經行者幾處危石可鑿者幾處幾大
幾尺如有絕險人力所不能施者或作兩截盤連沿河陸路
可通者幾處不通者幾處應合開闢者幾處幾里幾十步及
沿河有無人烟稀密堪立驛通鋪分哨堡等項各計合用功
力夫匠若干錢糧若干悉心料理勘估明白畫圖帖說并將
用過官銀具錄造冊回報然後擬議奏請行委三司堂上
官親詣督理開通施行則不獨一時一方之利實國家久
安長治之計也

仁甫氏舊志曰梁州黑水今蘭滄江是此江所
經峽壑深懸西山夾流原非高鑿元張立道
使交趾縣黑水入三崇山蘭滄經其麓今其地
蓋有黑水祠乃水昌諸生黃貞元又以黑水歸
金沙江謂有兩金沙而非李氏以蘭滄為黑水
以江內外分夷漢又非樊緯以麗水為黑水非
程氏以西洱為黑水非地志以南廣為黑水語
詳騰越志中

大業新發補 雲南地遠時已入中國謂為西南夷夷未為南詔所據後為蒙
段二氏所有自為一國宋竟不能有之元世祖始平大理以其地內屬 本相
立烏著府命然國公世守之今其雲南楚趙臨安大理等府皆置如內地而更
以元江永昌之外麓川中里等處為西南夷亦猶漢時自成都而視滇池也
國初止立麓川中里二宣慰司今則為宣慰司者凡七焉七者皆百夷之地而
惟麓川最大且要正統中以思任發使化降為麓川宣慰司大抵雲南之地其
而以元江為關以中里為蔽而達于八莫其西以永昌為關以麓川為蔽而達
于永鎮西南通緬甸底于南渡東南通寧遠而境于安南西北盡麓江而通于
吐蕃所以制敵之者與南蠻北狄不同蓋從去中國遠甚其有叛亂不過擾化
斷欠歲貢而已不足為中國輕重也為今之計宜擇一要害地或景東或騰衝
今將一員統軍於此守備嚴禁中國客商不許擅入其地則從不知中國虛實
而不為人所煽惑引誘援為互市有所交易其移之通譯亦數以乘使彼知
中國之貨難得時不敢輕自棄絕矣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一冊

雲貴

六十一

自金蓋過清江將至怒江有屋林山乃雲南百夷界限也高山夾其地險路狹
馬不可並行道是山三里許即怒江渡此江即百夷地也沿河下數十里上高
黎共山即今之通街也高黎共山路亦險隘上二十里下一陡瀾復上三十里
至山巔夷人立棚為營過者復下四十里許平地乃麓川江上流過此則無險
隘之地矣一路從怒江西上二日程至騰衝府七日許到麓川一路從雲南白
雲過景東從木通河至寧甸渡河入泄施約十日程到麓川自怒江上流景東
進至景東沿河小進十數處皆可入境也

鎮守 沐英直隸定遠人以西平侯克平雲南 詔留鎮守洪武二十五年卒
追封黔寧王諡昭靖子春襲 春英長子襲西平侯繼鎮洪武三十一年卒諡
惠襄無嗣弟鳳襲 鳳英次子襲西平侯繼鎮以征安南功加陞黔國公正統
四年征麓川班師卒追封定遠王諡忠敬子斌襲 斌英長子初名儀 上賜
名斌襲黔國公繼鎮景泰元年卒諡榮康子琮襲 琮斌子襲黔國公成化元
年襲鎮加太子太傅佩征南將軍印弘治九年卒諡武僖孫孫亮襲 亮恭將
誠長子以武僖公無嗣襲黔國公弘治九年繼鎮加太子太傅卒贈太師諡莊
襄子紹襲 紹勛亮長子襲黔國公正德十六年繼鎮加太子太傅卒贈太
師諡敬靖子朝襲 朝輔紹勛長子襲黔國公嘉靖十六年繼鎮加太子太
保卒贈太保諡恭僖弟朝襲 朝弼紹勛次子以恭僖公二子融華俱優給
病故錄弟襲黔國公嘉靖二十六年繼鎮被逮卒子昌祥襲 昌祥朝弼子襲
黔國公隆慶元年繼鎮嘉靖二十四年以病乞休子欽以都督掛印代鎮欽卒
仍以原官起用泰進少傅景太子太傅卒孫孫元襲 敬昌祥子萬曆二十四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一冊

雲貴

六十二

年以父昌祥乞休授都督督食事繼鎮陞都督同知右都督被逮卒 啓元欽子
襲黔國公天啓五年繼鎮

土司官氏
雲南府

昆明府赤水關巡檢司土官阿判馬丹洪武中從劉侍郎使車里後從征陣亡
錄其子馬速魯麻為巡檢沿至馬時升襲、清水江巡檢司土官李保永崇中
以通事譯漢談論八百諸酋授巡檢洪熙中有李賢者入貢襲以 勅諭進
將仕佐郎沿至李國柱襲其地控昆富二邑之交武虎系犯省城恒經之李氏
所轄地有茂浪九村、縣次辦土官楊大用平州人洪武中歸附賴川侯錄其
功未為尋求府知事葉官右水謀其夜有楊正者自請錄用初為鄧川之上江
巡檢後調雙雄之沙橋尋授羅次土知縣世其官米魯安銓鄧錫之亂徵其
部兵至五百而止今沿至土舍楊羅德、煉象閣巡檢司土官李春本縣昆石
解夷人初仕元為防送千夫洪武中率眾從征殺于陳錄其子李阿白為土
檢弘治中銓注煉象官兵討武定鳳氏及他後李氏咸以兵從多或至二百人
沿至今今李世廣、安畢州土官董通洪武中率眾從征國為卿導供順

天下即國利病書

原第卅冊

雲貴

六十三

後元官學作威通保境拒之乃赫其子重壽奉訓大夫安畢州土知州設流
以其政頗有司分撤調則情解祇充行伍今沿至唐葉第九成、梓潼南
土官之檢司土官李洪武中以中首諭收招各酋授巡檢阿克之度有李
師者之子洪武中李惟賢亦宜良縣馬池巡檢司土官馬以通事厚
諸使與之官職後人皆諸夷 有方收正統中以馬子馬標為巡檢從諸夷
之官職後人皆諸夷 有方收正統中以馬子馬標為巡檢從諸夷
馬標亦大姓府 鄧州土官阿達平塘里民洪武十五七雲賊高生
故元石也昔稱萬之氣惟是執忠不屈為西平侯所擒後以高生守功授土
知州世世所部皆蠻夷皆山翁半時聚嘉靖中阿國嗣以兵一千奉調征
安順後人以兵一千援督和部侍郎即嘉靖中阿國嗣以兵一千奉調征
以八百兵獲銅征安順建龍川土城又以六百兵援捕尋討賊李賢葉其後
矣諸蠻五井諸後威在竹閣捕用命鳥、青崇彝巡檢司土官楊良渡湖邑
里人馬元家化州判官大兵克大理歸附招致民系功土巡檢所部兵不滿百

每鄧川出兵則楊氏以所部從今沿至楊胤龍冠帶巡捕、浪宮縣土官王興
師初以蜀粟餉大軍授鄧川州吏員後以征普類為功改浪宮與史世襲官兵
討鐵錫著及米魯武尋咸以兵從阿氏僞一隊今沿至王夢祖冠帶管事天祿
壬戌當益敵亦調其聚獨以銀牌、蒲陀峽巡檢司土官楊順浪宮縣坊長里
民洪武中指揮周能典大理衛事以順充通事招撫蒙化白崖傳緬川表為土
巡檢其後房從阿氏建功今沿至楊鳳階冠帶管事、鳳羽鄉巡檢司土官尹
勝鄧川州至泉鄉人元末為水邦府判天兵克大理歸命和門西平撤授土
檢安順之亂從阿氏以李鎮飛李手保等案今沿至尹世忠襲襲、上江省巡
檢司土官楊信劍川州人初為村長以勇復饒大軍後果功子三堂佛先率北
之聞授世襲土巡檢常從阿氏討叛今沿至土舍楊廷舉、下江省巡檢司土
官何海浪為山後里人倡義率土民歸順授土巡檢世有其職今沿何養正冠
帶襲襲、把事張心浪宮率北鄉人方天兵入境時招其鄉民歸附饒無之
錫之冠帶以把事銓其案後安鳳翥司鐵錫著諸後威功驅除諸勇敢為近征

天下即國利病書

原第卅冊

雲貴

六十四

龍川賊馬調集或至三百人沿至張粉龍襲、定南滿巡檢司土官李清雲趙
川指只里民元為捕只防虎洪武中歸附授土巡檢沿至李齊月襲其部夷嘗
土而耕約信不棄從未開征戰之役、德勝關驛土官王義太和縣人國初附
大將軍招集而叙李珠等五百眾授驛丞今沿至王紹恩襲、洱西驛土官張
鐵元時為提舉率眾來歸屬于指揮周能獲故元左丞伯都督等入葉城寨
旁授驛丞沿至張從德死無嗣、雲南縣土官楊以在城雙夷元時無邑以將
降授土巡檢初食土兵一千五百名其後麓川董莫木邦尋武成功行間至
六百名而止近阿克楊禮致其部所向克捷大略皆從統乘戰無部但其技
以勁弩事為過東諸夷所保居平興洱海衛軍糧耕相安沿至楊如權以鄉
賢崇祀今其子楊洪襲、張興阜民鄉崇百莊焚民元為品甸千戶所土官大
軍至楚驛與百叻順為指揮脫制伯卿遠至品甸招諭回民歸附者累示以甲
馬戰後又以石寨有功授土主簿世襲與楊氏分土而居順大之役徵其兵五
百名解舉之後三百名今沿至張網腰襲、雙場巡檢司土官楊渡日元石丞

六十七

六十八

史 172-666

忠亦調及之、永平驛土官李氏世為驛丞今治至李國臣龍興、打牛坪驛土官楊氏世為驛丞今治至楊鳳鳳驛、打牛坪巡檢司土官蒙氏世為巡檢今治至蒙氏驛、右向守禦千戶所將火土官二一為正千戶治至將浪一為副千戶治至將浪智〇楚雄府 鎮南州土官段氏領州同知治至段敏、陳氏領州判官治至陳國試、鎮南州巡檢司土官楊氏領巡檢治至楊恩、英武關巡檢司土官張氏領巡檢治至張九思、阿雄關巡檢司土官者氏領巡檢治至者安仁、沙橋驛土官楊氏領驛丞治至楊儀、楚雄驛土官楊氏領驛丞治至楊招先、楊氏領巡檢治至楊應雷、冠帶通事寇氏治至寇列恂、通把李氏張氏治至李惟棟張思顏、把事何氏李氏楊氏治至何仲文李會楊東、廣通驛土官段氏領主簿治至段一機、回燈關巡檢司土官楊氏領巡檢治至楊光龍、沙美舊巡檢司土官蘇氏領巡檢治至蘇什得、定遠驛土官李氏領主簿治至李大、把事王氏治至王輔、黑旗井土官樊氏楊氏李氏俱領巡檢治至樊可事楊德隆李續、定遠驛土官阿氏領驛丞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雲貴

六十九

治至阿氏、把事邵氏治至邵崇仁 諸族自 國初歸附後職居州縣幅員之中事權在司居平水食租稅卒有疆場之事則發兵書令即其部曲以從我然皆偏袒也或曰羅安或曰和元或曰魏或曰羅州可出兵四百人縣可二百人〇曲靖府 雷盆州土官安榮宗在元為曲靖宣慰使其後有標旗大兵平南皆喜賓上此大弟阿哥歸附下授為撒府知府哥校雷盆州土知州駐紮傳至安九鼎世他妻安儀與州事因以烏撒安始度德實標哲七世孫祿曼次子烏撒安雲龍榮此雷盆地而烏撒也其後雲龍為烏人安國正所殺復以招慶次子幼良為烏撒土知府此烏撒也而雷盆地也招慶次子幼忠先卒治源安遠襲幼良弟幼賢娶于水西曰設科水蘭之妻與幼良合其法墜落瓦瓦歹木洞諸書長以致遠不能制尋死遠弟遠初初亦在苗婦降氏今以健遠而諸書陰陽于水烏間為寨邊寄空名而已土官曹樹坐石龍山險阻回寨介黔黔之境所部四十八營以勇健稱其寨三倍烏撒云 陸涼州土官阿納 國初內附樹功授知州綰州符為追及資費以功陞府同知烏曆

中夷婦昂氏傳其姪資世守以累代遷姪資國幼慶榮世居州治東曲曲在拉弱之間遠遷雷盆、舊越州土官薩洪洪武中歸附以其地為越州以海知州其二十八分其地為雷盆陸涼亦依海之子阿資尋以罪誅永樂三果資之子祿寧詣 闕奉貢有詔授寧土知府以官設之今鎮巡安撫乃置之亦依與沙氏分土而居後有海潮者以功加土州判稱舊越州治至海現圖記果資氏署事今土舍海現祥應襲職幅員南北共三百二十里東西倍之土馬強悍征調或至三千人武勇奇壯調之、亦佐縣土官沙普元為縣首長洪武初歸附世領驛事後以罪降職為萬曆中沙騰蛟以姪匪伯死子連泰襲職連泰死妻隆氏襲居舊縣事至馬素預自雷烏喪亂以來蓋不能自振振矣、安撫土官恭項為舊州宣慰司人天兵四十萬討思任項以萬兵為鄉導每戰先登倭思任思機事於八十象十三斬首萬餘獲發私積餉軍三月費不貲麓川既足靖遠伯請改宣慰司為麓川宣撫司即以項為宣撫尚方與冠服金帶并鑄印與之授與其下刀木立不相能構兵禁司治項奔省城鎮巡復發天兵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雲貴

七十一

討之木立據自後死 朝廷以氏不與恭氏而不欲其前功仍以宣撫使安置曲靖今世其官至全食宣撫祖不替治至本華國襲、楊泰初為騰衝守禦千戶所吏司思任屠騰衝復先去年餘自麓川脫歸以賊中情形未言因以金帛令小旗楊壽齡借麓川百大長刀為猛期與合兵圖賊先攻固孟板殺其酋長遂與烏猛合攻江東面刀剛貢業諸寨皆下之奪其浮橋大將軍濟麓川定改守禦千戶所為指揮使司因陞元府知事遷曲靖府治至楊繼祖襲、松韶開巡檢司土官李英手雲卿氏宣正間以捕盜著能麓川之後從征累功巡檢後以卑節夷亂從大兵解赤水圖俾世其官治至李舒和總、南寧縣白水關巡檢司土官李增考以行伍從指揮李觀克大理馬撒累功授土巡蘭治至李承恩世總〇欽江府 路南州土官泰普洪武十七年以降附授州同知永樂中陞知州普生祿、生福、無子有二女曰玄貞曰慶娘相繼無州事至成化中設流遷失其官治至土舍泰世世澤未斬徵調尚及之然皆編民其今世文死子泰國邊攝捕盜並副弱不振故近時徵調不及其為要皆

獺、性頑暴、每至官至、迎于案牘、性以飲、卑婦人羅拜于下、執理甚恭、故之不忍、新興州鐵爐關巡檢司土官王爵、今州白城、鄉人初為通事、以麓川功授巡檢、後以昆新之間、時有寇阻、因建閣于鐵爐山、以扼其要、授爵世官、正嘉間、鐵爐通海一疏、水諸為亂、每征調、故有王德隆、亦從征、感德、拜至王、鑄以罪、成、遂令王舍王世、久聽、麓川、江川、將、關、索、為、巡、檢、司、土、官、李、寧、實、不、終、望、寧、里氏、宣、授、元、年、設、巡、司、于、為、上、以、地、險、流、官、鮮、能、其、職、寧、中、公、舉、寧、同、以、為、土、官巡、檢、司、治、中、李、寧、奉、調、征、貴、州、者、越、山、米、魯、福、祐、孟、通、鄉、正、德、中、征、安、南、長、官司、致、為、那、代、今、治、至、李、敏、應、麓、麓、安、押、土、官、刀、門、俸、初、為、鎮、原、州、土、知、州、正、統中、大、兵、討、麓、川、應、募、攻、越、上、江、深、入、灣、回、後、軍、饑、不、給、館、數、者、三、月、因、直、轉、緬地、獲、思、任、思、機、募、功、陞、孟、定、府、知、府、以、其、子、刀、班、保、為、鎮、原、州、知、州、後、門、俸入、前、如、京、師、思、氏、餘、孽、思、味、制、木、邦、攻、鎮、原、殺、班、保、持、其、金、牌、印、信、後、攻、孟、定、門俸、次、子、刀、孟、不、能、支、李、家、奔、永、昌、時、瑞、遠、伯、班、師、未、久、不、能、復、因、安、置、門、俸于、激、江、傳、至、刀、鎮、國、死、子、天、磨、飛、合、家、化、府、土、官、左、木、蒙、城、鄉、摩、牙、里、入、其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卅一冊

雲貴

七十一

先有左、右、兩、衛、者、元、為、順、寧、府、同、知、傳、至、永、為、九、部、大、頭、順、寧、司、通、事、洪、武、中、平雲、南、仍、以、永、為、大、頭、役、大、兵、征、高、大、惠、字、述、歲、未、遂、招、諭、蒙、化、州、人、得、校、州、判官、永、樂、中、左、加、嗣、以、兵、興、麓、川、戰、于、大、侯、功、第、一、累、陞、中、軍、大、天、臨、安、府、知、府掌、州、事、正、統、中、貴、州、為、府、道、真、校、知、府、今、治、至、左、近、高、麓、世、居、城、北、隅、江、內部、夷、素、而、守、江、外、拔、校、以、勇、悍、每、應、征、調、多、野、戰、而、無、行、仙、樣、備、驛、土、官尹、義、今、府、城、氏、武、中、從、征、佛、先、校、驛、今、治、至、尹、國、佑、體、德、合、親、慶、府、土官、高、海、其、先、高、順、元、時、為、本、府、土、千、戶、傳、至、海、于、國、初、歸、附、從、征、佛、先、寨、有、功授、千、夫、夜、世、居、郡、城、西、北、隅、部、失、附、郭、者、則、而、崇、山、後、為、重、鎮、依、附、險、阻、備悍、好、殺、調、以、武、敵、無、所、短、長、治、至、高、王、死、于、高、藩、且、襲、其、以、百、夫、夜、稱、者、則、有楊、通、王、保、王、祥、李、海、寸、賜、李、級、王、公、崇、李、趙、宗、皆、郡、人、以、征、佛、先、石、門、及、守、城餽、餉、功、得、世、其、實、分、其、裔、有、楊、勳、即、王、屏、王、從、崇、李、得、驛、寸、沙、珍、李、一、號、王寧、康、世、趙、國、瑞、皆、未、能、襲、其、先、世、之、官、僅、以、土、舍、署、事、而、已、高、信、郡、人

土、官、和、生、今、府、山、水、茂、大、軍、征、佛、先、助、順、校、土、驛、出、今、治、至、郭、維、漢、在、城、驛土、官、田、宗、郡、人、以、勳、果、供、軍、儲、免、佛、先、寨、校、土、驛、出、今、治、至、郭、維、漢、在、城、驛得、惠、驛、校、觀、音、山、巡、檢、司、土、官、王、友、山、外、氏、國、初、以、東、功、校、土、地、前、治、至王、之、和、驛、校、觀、音、山、巡、檢、司、土、官、王、友、山、外、氏、國、初、以、東、功、校、土、地、前、治、至死、子、國、驛、校、觀、音、山、巡、檢、司、土、官、王、友、山、外、氏、國、初、以、東、功、校、土、地、前、治、至餉、功、校、百、夫、長、者、曰、批、保、今、治、至、施、應、忠、曰、李、善、今、治、至、李、承、忠、曰、趙、堅、今、治至、趙、泰、數、俱、已、襲、其、世、官、曰、楊、忠、今、治、至、楊、德、武、曰、楊、保、今、治、至、楊、水、鎮、曰、楊惠、今、治、至、楊、伯、春、曰、楊、均、今、治、至、楊、受、校、曰、楊、忠、今、治、至、楊、朝、信、曰、段、祐、今、治至、段、開、先、曰、楊、海、今、治、至、楊、大、此、曰、李、隆、今、治、至、李、德、俱、以、土、舍、驛、校、觀、音、土、官、子、與、其、先、有、子、曰、希、元、時、為、世、襲、知、州、大、兵、平、南、以、州、同、知、符、之、俸、東部、夷、今、至、子、如、祥、襲、其、部、曲、武、健、每、徵、調、恒、與、順、寧、拉、驅、爭、先、姚、安、府、土官、高、壽、今、高、泰、祥、之、裔、世、居、姚、州、元、為、姚、安、路、總、管、子、高、寺、納、土、歸、附、自、久、叛李、其、印、信、虎、符、西、平、泰、以、高、保、為、土、同、知、後、自、父、攻、姚、州、殺、知、州、田、介、吏、曰、楊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卅一冊

雲貴

七十二

信、保、軍、印、奔、洱、海、滿、都、舒、進、兵、討、之、以、保、為、前、鋒、賊、賊、于、白、益、井、校、官、更、賊、以政、奇、人、捕、賊、于、東、山、首、獲、偽、元、帥、張、允、遂、招、諭、人、民、于、白、石、的、村、賊、巢、夜、劫、營又、敗、之、獲、其、頭、目、高、昌、漸、聚、賊、于、馬、哈、山、盧、頭、山、禽、其、部、酋、而、高、昌、楊、通、普、只賊、勢、衆、止、遂、召、復、業、人、民、定、租、稅、建、城、郭、官、安、開、府、沒、保、死、子、而、世、其、官、所部、居、崇、山、盡、力、離、賊、衆、有、常、給、理、制、書、八、贊、得、官、開、府、沒、保、死、子、而、世、其、官、所千、人、遠、之、麓、川、芒、部、師、宗、豆、溫、阿、堂、則、進、祖、近、之、離、川、丁、改、罕、岳、免、舉、諸、役、皆與、為、而、鐵、索、着、之、封、自、三、岔、河、進、兵、衆、至、八、千、人、萬、曆、中、高、金、成、以、征、緬、功、普秋、四、品、服、金、衣、高、光、裕、襲、先、秘、死、妻、高、崇、以、備、職、麓、江、水、女、也、以、惟、薄、不修、被、殺、子、高、守、潘、慶、慶、姚、州、土、官、高、義、在、元、為、土、知、州、子、高、惠、國、初、歸、附授、州、同、知、與、府、同、知、高、大、同、域、每、徵、調、則、二、次、並、驅、其、戰、士、可、三、百、人、今、治、至高、鹿、驛、驛、校、觀、音、山、巡、檢、司、土、官、阿、的、今、州、同、知、崇、里、今、其、先、世、有、普、思著、在、元、為、武、德、將軍、世、有、其、地、主、的、歸、附、授、州、同、知、協、州、事、也、居、治、左、之、恩、崇寨、的、孫、曰、龍、哥、遂、以、龍、為、姓、正、嘉、間、治、至、登、疏、郎、時、有、事、于、南、安、那、大、十、八

寨阿及武再春同咸徵其部三四百人萬曆中治至瓏有先兒妻妻秦氏昂火分攝之諸處無統統以慈肆分至瓏狀聽察滿勒土官昂火初有善德者與數同化彼土知州尋陞知府成化中昂火以不法事革職以冠帶留滿勒土州治東食其地事在府司徵調之衆因掠無紀律故逆不用其世隆石洞寨之李世華俱以土舍稱標慶里寨之竟得世阿官里寨之普承宗來車寨之鳳鳴山俱以官長稱、維摩州土官資氏領州事設流復資高資金相繼作崇州治為據其後資金為家奴所殺祀亦他萬曆中流民李應輝據之素操悍聲散阻他州雖有流官僅備虛名耳、土官高仁義初為姚安府土同知高賢族兄以兵從定西伯收麓川上江景功姚安府照廣賢死其子高貴繼子仁義為從子而官居其上以為嫌因調廣西世職巡緝治至高齊萬死世絕仍于姚安取其親枝高文啓至承其職○尋甸府土官安氏國初為仁德府知府以高明馬龍三州為美歸李三縣土官屬焉治至安洋安相繼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一冊

雲貴

七十三

煥龍乃改高明為高明屬雲南馬龍屬曲靖歸厚為美三縣為二十馬政郡名尋因設流官莊之安氏降為馬頭嘉靖初知府馬性魯以督徵糧稅繫安氏餘孽安氏升其妻碑建之銓情激遂作亂攻破府治合武苗鳳朝大直逼省城朝廷命南書位公文足集大師討之賊其族而其屬未盡盡面屠成東阿免致有大理保楊禮者聖慶人有阿遠馬頭屯亦助逆官共討而誅之竟氏餘孽曰竟氏資順復導水鳥諸寇走尋甸廷就食新于市其他觀望懷眾心者滿費撫綏之力云、本日奉麗江府土官木森子成化中與其兄木致爭王安神尋向庭隆鼎中木遜春從征罕岳羅旗以功授千夫長治至土舍木可棟、易龍驤土官金索初為尋甸府把事洪武中從征資兵餉援土驛治至金索世絕○武定府土官鳳火其先白弄積高氏倡聚歸天朝授土知府王德問弄積三世孫阿兵改姓鳳驤其子朝文後從孫繼祖復得天朝巡撫高書呂公光洵滅之疏于朝改設流官後鳳驤府任應以永其嗣後每朔望日輦威稽首于府署如府劉寅坐應事見之懼其為後患也乃請于巡

撫陳公大府以它罪殺之賊大連絕萬曆丁未阿克自稱鳳火餘裔後掘土磨府城尋滿省城取府印而去官兵四路捕之生得獻閣下法司論罪磔于西市其部有十八馬頭江內者漸被王化江外者接據東川七州岩盤盤鎮雖連于擬尋奔鳥而終不能以大馬富也王成雷曲大提有張世臣者吳攝大獵今年就調窮窮之御境不能無致意云、元謀歸土官阿貴元土知府廣家之天下焚夷獲天兵南下于金山歸命連令招諭降民得世襲土知縣後以設流革除安銓鳳朝文之變其商喜大用効順故賊克崇之突其商亦以三百衆同官兵恢復縣治今吾必全報効討雲平累功名色守備金沙江巡檢司土官李安古以大理人初以部尉從觀音係出降後從西平攻烏撒討永昌謀殺土同知段惠又從征越州累功巡檢今治至李齊楠龍騰劉保山昆明人亦以觀音係部曲歸附論為撤永昌越州功授摩耳山巡檢尋殺本司亦銓金沙江治至劉銀哥龍騰○景東府土官俄國本府人其先有阿只魯在元為景東土知府悅威速州及案并母龍猛流阿龍三司賜以金牌印信陶仍其職洪武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一冊

雲貴

七十四

大兵至楚趙以通事阿來從軍內款大理既平遂柳指揮宣諭景東陶遂此柳俱至楚趙獻鐘仗馬兵并元所給牌印司以陶為景東府知府頃印世其職後與思可戰不敵命白氏以奉章請于朝調神策衛鎮其地是為景東衛乃斷以流官昭符莊之身領錫金帶上錫誠心報國四字及銀帶甚厚令通政司從歷楊大用賜與死子陶幹嗣後遂世姓陶治至陶增信景東衛官兵攻麓川者軍羽受校奉撤晉大中大夫資治少尹其祖母阿素太淑人治至陶金以罪指其妻命者梁向刀儀刀重攝兵奪印去金以兵攻之斬刀儀得其印以歸乃令陶金榮今治至陶明賢其却楚其性本剛朴而流民通其中兵習習射以象助威海鐵索米當那繼安銓阿崇以至鳳德祖烏撒諸族咸發其戰象義兵先年每調兵二千必自効千餘餉士之費未嘗仰給公家今不然矣、善國崇鎮南州人先以把事隨阿來革爾金牌印信降尋以象馬入貢以從馬都督攻磧嘉功得冠帶太子姜黃宣德中陞猛緬正長官復改本府知事遂世其官凡發國大衆兵入威以服屬從今治至委可久聽襲、楊慶本府人也為把事

宣正中唐以麓川餽餉及者章羽牙功得冠帶私治中改三岔河哨為巡司以
當巡城之衝也勝之南司其千陳後又以一碗水九雲坡二哨多寇并責楊氏
鈴之今治至楊士程襲、陶道本府人初為頭目招同宣德中貢象入京銓
保司巡簡又從征馬龍他即司者章羽牙寨勇功殊後世為巡蘭蘭之奉
調出師進之子孫咸在焉今治至蘭國臣護印龍襲、阿養初為俄羅補討頭
以諸夷語遠得賓旅心援校橋驛土驛並左右流官蔡死子阿亥嗣家死子
京徐嗣徐死子雲漢嗣遂以雲為姓今治至雲必高護印龍襲○元江府土
官那氏 國朝洪武初那中平來歸附授世襲土知府尋設流官與學較奏請
中那猛爭云恭敬為亂布政徐公擬舉諸路共討之猛毒江上流人馬飲之輒
死師少却敬象為躍我兵徐公中流矢卒猛懼而自殺遂奪其官以印信令臨
安衛指揮一人往署之而印猶懸那氏之家每官書移白指揮取其印必以畏
兵蜂擁環伺之署設復撤去今土苗那天福鑑之孫也恭見自云其地左環禮
詠右浸瀾瀾鎮以贊山自樂天矣西熟帶甲萬餘然焚夷儒而畏寒惟安其土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一冊

雲貴

七十五

不便征猛惟是流官倚霸統轄代割以致威德使關土苗匪停聚故徵為祖長
也○麗江府 土官本得在元為麗江宣撫司副使 今朝洪武初入貢歸附
後以克石門寨論功授世官為土知府人從吉安侯征巨港捕阿奴于吐蕃
斬偽元帥朱保及西平征景東足邊威在行間得死子初襲值白安山反偽平
章貴哈喇麗川思任之龍威有戰功其後世居西德祥吐蕃每有徵調輸軍
餉而兵不出治八世主本增代有錫字增在任值北勝苗播龍以兵奪首逆高
爾又值連左軍興輸餉二萬于大同思辰 嚴宮鼎建亦輸金于利兵陳言十事
下却謀可 朝廷嘉其忠誠特與晉奉政務 賜璽書崇其世世請先子銘
襲、本目本府人以從兵從麓川累功授本府照磨治至本直刺未襲而死
世絕、通安州土官高賜鶴慶人在元為義兵萬戶洪武十五年 大兵平海
賜從征佛先寨招諭未附者以軍儲餉大師校通安州回治治至高元襲元死
高岑以土舍獲州印襲襲、蘭州土官羅克本州人亦仕元為萬戶至 本朝
洪武中率眾來歸以軍功授土知州其後有羅身者從木初征伯夷刀于亦亦

著戰功治至羅萬象襲萬象死羅燦以土舍獲州印未從承襲 巨津習山
二州原無土官巨津有流官知州習山有吏目俱不入其他條入取治于土府
人民服屬于木火○廣南府 土官儀即思元特為官撫有二子長不花次初
祐不花生儀即思元大兵南下歸附授土同知死無嗣祐祐襲後以他事罷死
洪武二十九年鎮守臣請官其子儀即思 高皇帝曰儀祐祐死事在大赦已
前饒他兒子儀即思土人你們既係他他好吏評作文書者他知守他他朝
將此他官職至 仁廟時鎮守臣疏再請得 旨准國公說着儀即思做廣南
府通判職事即舉死子龍祖襲正統中以征麓川功陞同知嘉靖中儀承恩從
征元汪嚴後有功死無嗣四門族舍日兵百姓咸推儀文崇以冠帶署事阿
堂之後舉兵三千助兵鳳庭祖別者電之討皆以功獎其後征河底亦以功著
萬曆七年遂實校同知後征軍安亦建功為父舉死子應祖繼二十一年官兵
征三瀾度祖親獲叛首阿機魯折阿則俘于軍門 欽賞白銀百緡二十八
征攝徽其兵二千校之職三十六年征尋甸叛目覆入理保楊禮禮以四品服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雲貴

七十六

應祖死子沼周襲 自初祐伏法設流官儀火之澤斬失即舉得襲索四門
舍日之力故至今治為例比儀火替襲必錄之土官之政多出四門祖稅僅取
十之一土官貧弱以此道險難惡知所不至其地鄰家以能安衛指揮一人著
之指揮以他事差出則家亦廢封一室土苗取入其地必有瘡痍死六萬曆末
年儀紹湯爭立糾交此兵象入郡焚掠一室迄今瘡痍未痊、富州土官沈即
先元時為富州安寧二州土官子沈永秀梁王署為元帥洪武中承考通事
何容年至西平侯差款給以文書令守州土永秀死沈大忠嗣守還有功西平
請于 朝廷授以知州其後子孫微弱不能襲多以土舍襲即萬曆初沈仁孝印
逃奔泗城委官勘覈竟未嚴有沈鏡者取其印以歸治至沈世祿死子明通繼
○順寧府 土官猛閣 國初歸附授知府六傳至猛廷疏于紀羅漢遂設流
官○雲州土官奉氏其先從諸遠伯建功世為大候州知州治至萬曆末有奉
故奉學分兩署自號上下二衛學居下衛不交制于故惟恃女天廷瑞據要
額手攝兵萬曆二十五年討平之議以雲慶置新州而赦守大使如故故之子

唐先不與設流與其族猛麻恭恭抗命二十六年再征之 朝命改州為
今名猶官奉先子國恩為土州判○猛勳長官司土官其先不可考萬曆
二十一年刀奉磨遣人上書自言其祖奉和曾從王尚書軍功授長官今日
納糧乞免雜差事者從其請奉磨死子奉昇拜處為頭目奉陞所轄奉昇
奉星事奉昇命孟建星時取馬而木邦猛、從中助兵巡撫周嘉謨撤金騰道
為之解送令崩星分食其地而以其母閭氏護印○猛、巡檢司土官奉正萬
曆二十七年頭校土巡檢○猛撤巡檢司土官奉正與奉正同校巡檢 謝云
滇畧曰猛、猛撤猛撤所請三猛也附近順寧而猛、猛撤為猛勳部落為人所
與二猛為難其地田少者多射獵為生猛細地雖廣而民桑柘苗長忠順猛
撤撤勇進折而入耿馬○永平府 土官下都各官洪武中以改元永平州
部民未降授土知州死子各官八合嗣○永樂三年率首羅董甸瓦魯之刺次和
四部番夷大頭校必他而即吉分阿只直寺入朝 上嘉之陞永平府府校各
吉八合中順大頭校金花董錫四字曰克為忠誠更以吉羅董甸瓦魯之刺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冊

雲貴

十七

次和為長官司校校必他寺副長官後八吉老孫替其子其子下撤為四川監
井土官刺馬非所侵必子俱被殺下撤妻訴于鎮守三司達刺馬非赴京道卒
因理其地以上撤弟南八嗣其職正統中益井諸苗侵越之土官不能制乃
請設流官同知汪應各一治署于瀾滄衛據郡府送制之其他家通麗江故數
以侵漁為辭然永麗以金沙江為界重地而處原自分明惟幕府委勤後事端
稍息今在永平稱土知府曰阿錢○鎮沅府 土官刀平其先有中旺者仕元
為元江路總管洪武中傳至平其兄那直率眾歸附有 旨元江陳兵撫調中
旺自任出民共四十以那直子崇辦府事而令刀平掌兵撫調遂以西平之一
請授千夫長後領兵招諭六谷三十六寨諭其大頭沙義等出官任差撥因今
鈴東後勳刀猛混及猛遠定案校等寨設鎮沅州以平與州事永樂中從征
八百人從內官都衛楊安趙忠寺改石崖者定寨休兵整像來降人以方物入
貢 詔陞鎮沅為府平以知府領之其後子孫多以冠帶署事嘉靖中傳至刀
平見奉調以兵征安登者一千人其子刀仁奉勅准襲後以兵一千征那猛克

忽復遷據之至今互懷吞併之志初鎮沅印為那氏所奪于吳紹得獻藩司乃
令往應劉廷秀恰又刀仁為今治至刀明泰龍○北勝州 土官高斌祇奉州
四城鄉獎美人任元北勝府知府蒙官雲南府右丞洪武中以北勝地在邊
撤政府為州二十三年試祥子高棠以軍功授知州其後高棠以征麓川功晉
府同知高喬以征安鳳功加階朝列大夫高世慈以征順大功亦加四品服世
慈死其族高蘭以累蒙誅今治至高世昌襲、章吉帖木兒世為元北勝土知
府大兵克大理以部民及順州民人來降并納所據印及麓江宣撫司印三珠
虎符西平令其子童觀者奴從軍共進于伍乃殺其爵為州同知與高氏異居
州治左近其兵遊蹤無部伍聚斂而戰悍動不避衝突未嘗棄死是其長技今
治至章成大德龍○浪蕓州土官阿的洪武初以夷兵歸附從征西平奏授
土知州屬于瀾滄衛其後有阿朝佐者征鳳雅祖新其部苗番古者崇業以功
稱首及征鐵索著老姚閣順寧武定威發其所部苗兵五六百衆徒報有功今
治至阿永成德襲○者與甸長官司土官刀洪武末內附世領司其地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冊

雲貴

十八

山陰瘴多介于鎮沅元江景東之間日事攻戰鎮沅犀利兵寨而勳諸夷感懷
之今其苗乃刀安



雲南貴州交趾

備錄

志草論曰：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焉。雲南在兩漢至唐開元而長安其大郡縣治其人今土流絃設之法自漢世而已然夫天寶以後守長不法建律誅求遂起割據僭竊之禍觀張勳斬薛平長吏九十餘人而三十六部盡除諸葛孔明因其象傑而財賦足以給軍國史高祖歲次明珠而隨服隨服然此一金不取而酋長咸歸李知古以重鎗數尺張度陀以漢唐被殺鮮于仲通編急而喪師杜元穎高微而致亂然則御夷之道顧不甚簡易乎嗚呼余之雲南即漢唐之雲南也雲南之郡縣即天下之郡縣也用者鑒漢唐之得失為官擇人而不為人擇地不分中邊不分遠近惟賢是用誠得康靜老成如張喬鼎毗者而用於雲南則億萬千年永無南顧之憂夫

舊志論曰：雲南僻外之夷俱在黑水之南是名蠻夷國朝撫夷之術乃駕馭之良法惜今不講久矣麗川之叛也初以小攻取得利因大肆貪吞盡陳兵雲南猶在滇徵沐以夷攻夷久而莫之禁也則志驕氣盛因之為患嗚呼明藥

天下即國利病書

原第卅二冊 雲貴文庫

一

不嚴拱把其奈何雖天竺南下渠魁就俘然斯民之塗炭已極矣是後嚴治體之臣嚴麗川之禍除復舊典以防其微嚴徵文武良吏深入夷方名曰撫夷一以勸明奏獄一以察嚴吏情歸報重臣以保分叛故夷方雖遠憂憤巨測然其動定皆耗可生而致即有小警隨加策斷不使其大翼弱鋤強與廢繼絕不待其聞故夷官紳亦其其安得得以永享休樂夷民得安於本業而中國之民亦無戰伐之勞焉聖王仁覆華夷之大猷也否則不然上以文具使下以故事應上使不憚人故夷不順上不信下故事不終為南中計盡思其本原而調劑之

屬夷附貢道

自永昌出塞南降大海諸夷自相君長 本朝受勦後以武臨之皆信貢而奉正朔其昭綱昭錄之舊擬按以宣慰宣撫之新羅業文通于張靈案馬陳子闕及版章設于職方網紀之司屬在行貢夫自漢以來修輿圖之廣者莫若李唐乃姚萬諸州僅屬屬庸而今按籍所載不啻斥地數千里折舊所使並在通封此亦聲教之極盛哉前志有西南夷司志大諸司隸行省如滕薛郭之後宋馬則阿是江頭吾南土也莫刻以西南而今自為夷司耶故更之曰屬夷其山川道里風俗物產亦不以列款龍標約其會歸情形今昔不同者則有永昌太守龍為光所條列就而增飾之貢道聯絡諸夷實為要領舊志：草兩論說與切中夷弊皆仍其舊至于大金沙江考載夷中水路頗詳業見批文可以互證又滇畧稱 高廟惡諸夷數叛賜之刀兼斧罕四姓今惟斧姓無存其他相仍未替編中未及因附見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卅二冊 雲貴文庫

二

軍里軍民宣慰使司

即古產里商初伊尹令以象齒短狗為獻劇公作楫南車導之歸故名車里元世祖命將兀良吉禰伐文趾經其所部悉降之至元中置徹里路軍民總管府領六甸後又請置耿東路耿當孟弄二州 皇明洪武十七年改置車里軍民府十九年改宣慰使司永樂元年其商刀通谷內侵屠我官吏西平侯請討之上命以理諭還答悔懼還所虜及地道使入謝至嘉靖間附於緬甸萬曆十一年官兵擊緬宣慰刀糯佐遣使貢象進方物兄居大車里應緬使弟居小車里應漢使其地東至落忍蠻界南至波勒蠻界西至八百宣慰司界北至元江軍民府界西北通孟連長官司界西南行十一日至其地其山曰猛永曰光山其江曰沙木曰九龍其產鎗石銅木青沉香其差餘銀金五十民皆焚夷性頗淳額上刺一旗為號作樂以手拍羊皮長鼓而間以銅鏡銅鼓拍板其鄉村飲宴則擊大鼓吹簫笙舞牌為樂

本邦軍民宣慰使司

舊名孟都一名孟邦相傳蜀漢時永鹿王苗裔元至元二十六年立本邦軍民總管府領三甸 國初內附改本邦府後改本邦軍民宣慰使司徵差發白金一千四百永樂間宣慰軍實從征緬正統中罕蓋從征麓川俱以有功益其地以故在六慰中分土最遠萬曆十年緬誘軍拔脂死擊取本邦拔子進忠內奔罕度勾緬追進忠至姚開焚順率而去十一年官兵破緬于姚開立進忠子欽死其叔罕蓋約暹羅攻緬：恨之萬曆三十三年以三十萬衆圍其城請救于我不至城陷金牌印信盡失緬僞立猛密思禮頓之今惟猛密羅猛密諸寨為我有耳思禮思特尼苗思鳴諸寨近差其目海慶據控尾而求猛密又與召依坎換寨千戈相尋矣：有吞鎮康之意其東為孟定南為猛密西為緬甸北為芒市自姚開渡噓哩江十二程至其地夷類數種男子皆赤白文身髡髮摘髻髻修眉曉婦人則白衣摘裙耳帶金圈手繫鐲其產響錫胡椒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卅二冊 雲貴文庫

三

八百大甸軍民宣慰使司

夷名景邁世傳其酋有妻八百各領一寨因名八百媳婦國元初征之不能得志後遣使招附元統初置八百等處宣慰司 皇明洪武二十四年其酋來貢乃立八百大甸軍民宣慰使司東至車里宣慰使司界南至波勒蠻界西至大古喇界北至孟良府界自姚開東南行至其地五十程有南格刺山下有河南八百北營車里平川數千里轄節廣遠其產巨象安息白檀諸有民皆夷夷刺花樣于眉目間見客則把手為禮好佛惡殺一村一寺每寺一塔殆以萬計有敵人侵之不得已舉兵得所警而罷名慈悲國嘉靖間為緬所兼刀氏避居景線一名小八百緬以其莽莽應龍住居景邁城為右臂萬曆十五年刀氏以天騎兵恢復議未許今久為緬有矣 老邊軍民宣慰使司 其夷佩雕爪為飾俗呼撾家即古越蒙氏自周以後不通中國 皇明永樂三

年其前備方物入貢始置老撾軍民宣慰使司東至水尾界南至交趾界西至八百界北至車里宣慰使司界自西北六十八程至布政司其人不暇飲食類木和性懶惰身及眉目皆黧黧花酋長一代止存一子承襲絕不育女居高樓見人不下即屬見之所至有定地名曰等限使客亦然設通事引之以至其地其國人稱主尊必曰天廷蓋春秋天王之意其產海貝犀牛角有奇子文趾黎利之甥陳天平實錄此道入于京師嘉靖間緬人破其東之機掌蓋老撾衛部也之最荒遠云

孟養軍民宣慰使司

俗名達西有省栢城與蠻莫同襟金沙江孟養居其上流南至抵馬撒離連西洋北極吐番西通天竺東南鄰于緬山曰鬼窟號稱險要人據為要塞小有取釐則治兵相攻其上下濕夜寒濱江為竹樓以居一日散浴有碧瑤琥珀四足巨蟻蟻可解諸毒其通中華蓋妨于路國至元二十六年始置雲遠路軍民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雲貴文庫

四

總管府 皇明洪武十五年改為雲遠府十七年改孟養軍民宣慰使司年輸白金七百五十兩差發正統間宣慰刀玉賓敗于麓川思任因內奔故絕後為思任所據自上狀願為差發民靖連伯許之磐石金沙江上曰石欄江結方許漢復雖肯金牌終無印信凡通文告華稱守金沙江奴婢而已萬曆八年緬擒宣慰思任個坐死據其地合目奔永昌十二年思任來歸十三年思任威敗緬于密堵殺緬日多養長十七年思明子思遠首象進方物 欽賞金幣授宣慰十八年緬報密堵之役復攻孟養連率其子奔益西緬以累寃住而據之其後又有思壽者送款于我與蠻莫思正結為唇齒共據長江以抗緬三十年緬迫思正壽率兵來倍道馳救之至則我已殺正說緬失三十二年緬復襲西壽走死緬以頭目思華據之今華物故妻伯氏隨其地又三年失緬中他日更番戍守連年發其兵從低素強悍不可靡云壽之道曰故思祖有聚千餘人不敗歸安插千歲

緬甸軍民宣慰使司

蠻名阿九元世祖至元中錄吐蕃三討之後于蒲甘緬王城置和牙等處宣慰使司 皇明洪武二十九年始歸附立緬甸軍民宣慰使司永樂間道翰林張洪使其地正統間宣慰莽刺割繁叛夷思任思機獻于京師蓋以地嘉靖初孟養思倫猛密思連兵侵緬殺莽刺紀威緬目斯于 朝委官往勸不聽本司金牌符貯永昌府庫中嘉靖中紀威枝子瑞體起洞吾養父有其地已計滅得撈之弟兄逆謀據之東破順寧即老西取土噶即運攻景邁服車里因思個陷罕拔號名三宣為西南雄長偽稱為金樓白象召法補元莽噶喇弄及瑞體死應理繼之萬曆十一年莽灼來歸應理怒攻之灼奔騰越應理以次子思斗莽灼若居之而洞吾猛密雅會等處悉授其弟姪守焉其詳別具本末其疆東至八百宣慰使司界南至海西至孟養界北至猛密宣撫司界自司東北三十八程至布政司轉達於京師其山曰小豹江曰金沙關五里餘水勢甚盛緬人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雲貴文庫

五

恃以為險其俗乖謬撰有屋廬以居象馬以乘舟筏以濟其文字進上者用金葉編之次用紙次用檳榔葉謂之緬書男子善浮水婦髻頂前用青白布纏之婦人髻髻頂後不施脂粉事佛敬僧有大事則抱佛說誓賢之僧然後決其產聚摩馬柳子白氍布兜羅綿樹類樹高五六丈結實如掌土人以麴納罐中以索懸罐于簷下割實取汁流于罐以為酒名曰樹頭酒或不用麴惟取汁煎為白糖其葉即貝葉編緬書用之石油自石縫流出臭惡而色黑可塗毒瘡古蹟有江頭城至騰衝十五日太公城在江頭城南十日馬來城在太公城南八日安正國城在馬來城南五日蒲甘緬王城在安正國城西南五日所謂緬中五城也

孟定府

舊名景祿元至順四年立孟定路軍民總管府領二甸據大理金齒等處宣慰使司 皇明洪武十五年改置孟定府正統間麓夷叛知府刁保孟連連失其

地本和舍目軍勇從征麓川有功王靖遠令食其土額徵差發六百兩嘉靖間
本和罕烈據地而奪其印令舍人罕管管食之是為耿馬子粒歸本和罕曆十
二年官兵克耿馬以罕葛之後合為知府十五年頒以新印合死子榮嗣榮死
罕資嗣自眺開南八日入其疆東接雲州南連孟連界西本和北接康州土番
人積有量杏土城為樓營在焉其扼要則噠哩江其俗男子髡髮黑齒衣白布
戴細竹絲帽以金玉等寶飾其項通補翠花翎毛之類後世紅樓婦人出外戴
大簪笠狀類團牌而頂尖身衣文繡飾以珂貝地產香檳視南安州產尤大

孟良府

蠻名孟指在眺開東南二千里東為車里界南為八百界西為本和界北為孟
坡界自古與中國絕永樂四年米歸置孟良府編差發黃金十六兩後為本和
兼併嘉靖間附于極景邊界應龍相未獲然亦未敢背漢云其酋名怕認所
居層樓有妻數百人補候來象出浴于江浴畢則服羅拜首解約臂金蠟按者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廿二冊

雲貴文址

六

當夕其官師曰司樣刀德年伍曰皆必出入以象名曰象馬其華犀利男女俱
警拔沃野千里最稱殷富地多虎豹若于樹抄結草樓以護禾木皆李項驚毛
為城雲南知府趙澤曾以撫夷入其地酋長懼不以便命禮遇之後無入至
省

南甸宣撫司

舊名南宋在騰越南半箇山下其山巔比霜雪恒有南則炎瘴如蒸蓋天限華
夷也元至元二十六年置南甸路軍民總管府領三甸 望明洪武十五年改
南甸府永樂十二年改南甸州正統八年其酋刀氏以麓川功陞宣撫司轄部
有羅布司莊與小龍川皆百夫長之分地知事謝氏居羅宋閣氏居蓋西賓部
直抵金沙江與迤西地方相牙錯萬曆二十一年軍門陳用賓檄知府添文昌
建閣置堡於司之西北今化為烏有宣撫刀落寧督繫於其子驍孫皆死世絕
今議刀落落墜同廖氏兼攝其東至芒市界南至騰川界西至孟養界隔員之

應為三宣冠山曰丙弄在司東十里昔有僧自大理至此坐化變形為石後經
兵燹止存其首土人祀之又東五里曰蠻干土酋憑陰間世居其上又十里曰
溫泉有營寨多陰林下有溫泉曰沙木龍在司南一百里上有關立木為柵周
圍一里曰南牙其甚高延袤一百餘里官道經之上有石梯夷人梯此為險又有
清泉下流入南牙江川曰小梁河源在騰衝一出赤土山一出菁菁山至此合
流經南牙山西南又曰南牙江至千崖為安樂河而合于大盈江曰孟乃河在
司東南一百七十里即騰越州龍川江之源曰大盈江自騰衝流至司境過鎮
西入緬甸俗與本和同結親用穀茶二長筒雞卵五七龍為聘客至以穀茶供
奉手粘而食之產孔雀雞紅藤額徵差發銀一百兩

千崖宣撫司

絲綸越西南行三百里踰黃連關至其境東北接南甸西接騰川有平川聚岡
棋置其山曰雲晃在司南一十五里有瀑布流為雲晃河曰雲龍在司東二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廿二冊

雲貴文址

七

十五里曰白連在司北六十里中提一峯土官居其麓下有白連池曰刺明在
司西一百餘里其水曰雲晃河在司治南與雲龍河合僅田千餘畝曰安樂河
源出騰衝經南甸連運治北折而西一百五十里為蠻柳江至北蘇蠻界注金
沙江入於緬甸曰止西河在司東北三十里源出雲龍山分流十五里亦與雲
龍河匯境內甚熱四時皆驚以其緯緯五色土綿花貢又有白氍布曰蓮花竹
簾大如氈而肥舊名千賴賤元中統初內附至元中置鎮西路軍民總管府領
二甸 望明洪武十五年改為鎮西府後為千崖長官司額徵差發銀一百兩
正統間以麓川功陞宣撫司萬曆三十九年乃定邊又以平叛功加三品服色
世守其土今恃強有憑陵南甸之意其副使刀思丙居蓋連同知劉漢佐居
蠻酒岡經履廖氏居雷弄岡今故絕即其地為回龍管知事管前勅居猛語岡
劉管原皆華人以功授蓋連音稱故蓋萬曆九年為緬奴掠一空而去亦經
建閣募蠻于布賴今不知何伏矣

龍川宣撫司

舊為麓川地在芒市路東其地曰大布芒曰賤頭附賽曰賤中神吉曰賤尾福
祿皆皆楚夷所居元中統初內附至元十三年置麓川路總管宣撫司
皇明洪武十七年歸附置麓川平緬宣慰司正統三年其土酋任叛大軍平
之華其司十一年置麓川宣撫司於龍招與南甸干崖合為三宣屏蔽永騰以
夾目擊項領之後內安插曲靖以多民代萬曆十一年岳鳳旬緬寨其地十
二年鳳鳥既俘多思順當立以為宣撫多倫為同知居緬甸多恭為副使管
政二十年緬甸窺等練至其地思順奔緬甸會官兵大戰於栗井壩追逐之萬
曆二十一年巡撫陳用賓檄知府漆文昌率堡四關三十五年思順子安民叛
巡撫周嘉謨平之以金牌界多安靖侯其長而授之印又有多安邦者安民之
弟也昔亦附緬今寄居蠻莫猶牌號內地焉其東至芒市南至木邦西至于
北至南甸自司治東北二十六程至布政司轉達于京師有馬鞍山摩黎山羅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雲貴文址

八

木山俱極高峻夷人恃以為險又有湯泉從石罅流出為河熱如沸湯俗與南
甸同是久居長人險又有孔雀是諸蠻大藥鮮子鱗蛇黿鵝差發額微眾四
百兩

耿馬宣撫司

與孟定府同川隔噤哩江而居孟定居其南耿馬居其北舊無宣撫嘉靖間本
和乘孟定以罕慶食其地慶子們罕弱不振族舍罕慶四子皆懷謀謀配四女
於四州遂附緬奪其地萬曆十一年從緬進軍進忠破施甸十一月又司緬犯
姚關官兵敗之於攀枝花十二年正月官兵擒慶父斬之奏設宣撫司以們
罕為宣撫十五年頒宣撫司印今們罕物故弟們罕金護印慶資米康近者
本和思禮時侵們罕頗康恃有罕金為之聲援天啓三年緬攻猛乃孟良罕金
欲殺之緬移兵將攻孟不得已以銀碗大馬為說今猶相持未決而進慶
四子罕正居猛時孟建為其婿時與罕金相繼繼宣撫講云其東至威遠

南至孟建西至木邦北至鎮康自司治東二十一程至布政司轉達於京師有
三尖山昔罕度之黨罕老聚眾固于此官兵平之又有馬鞍山風俗與孟定同
猛密宣撫司

有磚城無戊樓產花果瓜蔬與中國同又有寶井金鑄估客雲集南牙山峙之
摩勒金沙二水環焉山高田少米穀騰貴又多地羊鬼為行人崇北距騰衝一
千一百里南通緬甸千里一線木和錫波入一縣緬甸至猛廣入一縣和抗魯
祖渡莫勒汗通南牙而入一縣蠻莫入永樂間木和宣慰罕寶以征八百緬甸
功授以猛密十三歲成化間夷目思靈據寶井叛木和占奪其地都御史程宗泰
致猛密安撫司檄至以安撫嘉靖初思靈爭立緬緬殺奔立混德緬遂以
地附焉萬曆十二年混率司化思恨兩測蠻偽印改名思忠來歸遂陞為宣撫
忠致十六年緬攻猛密思母罕烘弱不能支率其孫思禮思仁奔猛廣而猛密
失十八年緬復攻猛密罕烘思禮奔龍川思仁兩測奔工回而猛廣又失二十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雲貴文址

九

年仁以乘馬入龍川為宣撫多思順所拒思歸於緬以思仁食其地
蠻莫宣撫司

地在騰越西望哈山下山如象鼻行若象足自布南三日至其地田土饒行風
俗與龍川猛密同東有等練山環以即莫江直走金沙當緬人水陸之衝寶龍
川右臂為猛密分地後酋長稍強懷而有之萬曆初上酋思恨與賊頗相未
與罕罕思恨懼而來歸題授宣撫尋叛附緬其母罕送明順遂逐之擊緬勢
祇不能居遂去通猛密顏日思化與思威敗緬于迷迷緬遂之入居其地當事
者嘉其為緬敵而內附遂畀以蠻莫而樹之二十二年緬大舉來襲化奔龍川
巡撫陳用賓檄諸苗合師擊緬：宵遁化死子正嗣二十九年緬入潛師萬餘
踞間道攻正：奔騰衝緬兵過內地挾取正首而去偽立多罕蠻莫遂為多罕
有議者謂正為我守戶之大奔內地而不能逃死有遺憾焉三十二年官兵討
多罕統之立思正弟思繼又偽立思繼術思不能支奔于度當事者安插於

猛順近復娶思線女又與蓋達結為姻親議者懼其飽則趨去宜預為之防云

威遠州

唐南詔銀生府之地。漢唐雜蠻所居。大理時為焚夫。所有男女勇健走險如飛。其境內莫不有河。汲其水。煉于炭火上。即為細鹽。交易無秤斗。以篋量。計多寡而量之。又有南雄江谷。寶江自過。甸流至州境。下流入于瀾滄。其鎮曰蒙樂。山東至元江南至孟連。西至孟定。北至鎮沅。自州治東北一十九程至布政司。轉達於京師。額徵差發銀四百兩。

騰甸州

蠻名細臘。在地開東南七十里。東至順寧。南至鎮康。西至木邦。其地瘠薄。山高水迅。每六月瘴毒熾。鹹水不可飲。有黑泉。色如雞漆。瘴時鳥飛過之。輒墜。夷以竿掛布。浸而暴之。以拭盤。孟人食其物。立死。有孟通山。產茗。較而前採之。勝于中國。但不多。致耳。又有芭蕉。實以當果。其人皆雙種。婦人貴者。買象牙筒于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二冊 雲貴文庫

十一

髮長三寸許。神金。戴鐵絡以金索。以紅氍帶束臂。纏頭白布。窄袖短衫。黑木桶裙。不知鉛米自古不通中國。元中統初。乃內附。屬鎮康路。明洪武十七年。置騰甸州。編戶五里。鄰于木邦。順寧。日以候。觀萬曆十一年。知州景宗真。率宗材。哥罕。度入。施姚。閣十一月。復大犯。宗真死。子陳。擒其材。斬之。以宗真子景從。垂髫。姑存之。降為州判。官後。徵討。往。其瑞。有功。後。陞。知州。從。死。故。景。閣。縣。攝。今。閣。死。以。從。子。承。恩。冠。帶。護。印。其。差。發。額。徵。銀。一。百。五。十。兩。

鎮康州

蠻本名石賤。在騰甸東南。南至雲州。南至耿馬。西至木邦。有無量鳥。木龍二山。木邦出入必經之。夷號黑。形。惡。色。黑。以。青。白。布。為。衣。號。足。刺。棘。中。走。如。飛。男。子。出。婦。人。閑。戶。靜。坐。以。待。遇。有。事。載。雞。骨。卜。吉。凶。病。不。服。藥。專。祭。鬼。死。則。刻。木。為。棺。殯。之。墳。上。植。樹。為。識。產。水。乳。有。大。象。群。子。蟒。蛇。騰。元。中。統。中。內。附。至。元。十。三。年。立。鎮。康。路。軍。民。總。管。府。領。甸。三。皇。明。洪。武。十。五。年。改。為。鎮。康。府。十。七。年。

改為州。編戶六里。差發白金一百兩。亦為木邦順寧侵削。隆慶間。知州岡坎。若。逆。度。妻。以。女。因。附。度。歸。順。萬。曆。十。一。年。官。兵。敗。順。岡。坎。物。故。其。弟。恩。恩。歸。義。授。以。州。事。恩。恩。死。子。刀。悶。和。掌。印。管。事。木。邦。思。禮。誘。之。歸。獨。不。從。遂。令。海。慶。取。控。尾。據。之。又。欲。取。猛。猛。天。啓。二。年。三。月。木。邦。兵。象。據。噠。哩。江。和。奔。姚。閣。守。備。還。官。撫。之。木。邦。乃。退。今。勢。亦。削。弱。恐。終。無。以。捍。外。侮。也。

潞江安撫司

地在永昌騰越之間。南負高崙山。北臨潞江。官道出其中。寔咽喉也。民皆雙蠻。地多瘴癘。夏秋之交。為諸蠻名怒。江甸。元至元間。隸泰遠路。國朝洪武十五年。內附。置長官司。永樂九年。陞安撫司。以線氏領司事。今沿至線世祿。又有線氏。聚者。司捕事。父死。

芒市長官司

舊名怒謀。又曰大姑。賤在永昌西南四百里。西至龍川。南至木邦。東至潞江。川。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二冊 雲貴文庫

十一

原曠。田土富饒。而人稍脆。弱。男子以酸石榴皮染齒。使黑。婦人分髮。直頸。為一髻。垂于後。號而衣。皮。即。唐。書。所。稱。茫。茫。施。蠻。也。西南有青石山。又有永貢。幹。孟。二山。皆高。廣。陡。絕。夷。苗。所。居。其。水。曰。芒。市。河。龍。川。江。出。峨。昌。蠻。金。沙。江。出。青。石。山。皆流至緬地。合大盈江。曰大車江。自騰越流至司境。匯于緬中。蒲干。城。地。產。沙。金。昔。僑。檳。榔。芋。蔗。又。多。銀。什。元。中。統。初。內。附。至。元。十。三。年。立。茫。茫。施。路。軍。民。總。管。府。領。二。甸。明。洪。武。十。五。年。置。茫。茫。施。府。正。統。元。年。改。置。芒。市。長。官。司。額。徵。差。發。銀。一。百。兩。萬。曆。初。苗。酋。長。放。福。典。岳。鳳。騰。婚。十。一。年。導。緬。寇。柏。坡。營。事。費。衛。福。正。法。立。含。日。放。緬。領。司。事。轄。于。龍。把。

孟連長官司

緬甸東南行十九程至其地。又七程至孟良。其東為車里。西為木邦。部內有莫乃。場。出。世。專。其。利。以。致。股。富。蠻。名。哈。瓦。標。俾。好。刻。古。不。通。中。華。正。統。間。平。麓。川。始。來。歸。屬。僑。間。苗。酋。長。備。綱。曰。刀。冰。真。有。叔。刀。冰。漢。安。子。車。里。因。以。車。里。殺。

冰昇而奪其官十二年率車里來貢十九年又勸緬來貢今冰漢故帝派金嗣
天啓二年三月阿尼破之會洞我伐尾乃退其差發額銀二百兩

茶山長官司

騰越州西北去可五日程距高黎貢山極高而寒五穀不墾其人強悍喜關土
苗早姓舊屬孟養永樂三年孟養糾上江刀猛永叛夷目早章憤其不忠遂不
附五年詔關下賜印綬早章為茶山長官十五年章舉頭目早龍為副至早
玉授正長官其比與麗江野人接壤近年副長官早大辰所部為野人殺而無
才遺奔入內地阿事為黨公惟正長官早節所部尚存其南至南甸西至里
麻

里麻長官司

東與茶山接西北皆野人有壁冬溫冬二山部夷皆峨昌蠻舊屬孟養永樂三
年孟養叛土苗早姓有拒賊功六年頒印世授長官萬曆中刀思慶襲正長官

天下即國利病書

原第卅二冊 雲貴文庫

十二

早奔副之今沿至刀思虎為野人所掠盡其地與把事李廷高奔赤石坪副
長官早堪信被殺無噍類焉

鈕兀長官司

蠻名也凡自古不通中國 皇明宣德七年始歸附鈕兀長官司其地東至
元江軍民兩界南至車里宣慰司界西至威遠州界北至臨安府思院司長官
司界自司北一十六程至布政司轉達於京師民皆佬泥類蠻男子體髻於
頂白布纏頭婦人白布盤頭露項以花布為拿頭見人無拜禮額微差發銀四
十兩

前道

上路 縣永昌迤南經屋狀山善險路狹為不得拉行過山至潞江 外有
高黎貢山路亦頗險山巔夷人立柵為寨在三代為微外地地險衝衝西南行
至南甸千崖龍川三宣撫司龍川有諸葛孔明奇蹟山龍川之外一望數千里
絕無山脈龍川十日至猛密二日至寶井又十日至緬甸又十日至洞安又十
日至擺古莽密居之即古刺宜慰司擺古夷語也○下路 縣景東歷者樂司
行一日至鎮沅府又行二日始達車里宣慰司之界行二日至車里之普耳山
其山產茶又有一山簪秀名光山有車里頭目居之勸漢孔明當壘在焉又行
二日至一大川原廣可千里其中養象其山亦為孔明奇蹟處又有孔明碑苦
勸不辨字矣又行四日始至車里宣慰司在九龍山之下臨大河亦名九龍江
即黑水之末流也縣車里西南行八日至八百媳婦宣慰司又西南行一月至
老撾宣慰司又西行十五日至西洋海岸乃擺古莽密之地也

天下即國利病書

原第卅二冊 雲貴文庫

十三

種人 史稱西南夷數十種不著其名號唐書南詔及兩蠻蠻傳所載頗詳李
氏舊志取而附益之作蠻楚風俗謂二種蓋滇南夷類然夷蠻有徒集括未盡
又古今變殊有名實判設未免牽合附會者包氏志舉一舉而更除之豈謂諸
侏僂而習俗皆陋劣不與無足置筆是豈得可無護而圖王會者強辭事也
茲考雲故府有丘指黃公所采民風圖記滇中諸夷其詳又據取獻老所稱述
就舊志區分而詳載之其于柔服百蠻或為不駢拇指指矣

蠻蠻 蠻氏本安邑人在晉時為南寧太守中國亂遷王臺東今六涼有蠻王
碑云是楚令尹子文之後爰姓班氏西漢末食邑于蠻遠以為氏其後世為鎮
蠻較尉晉時有蠻深婆蠻廣隋蠻說作亂史萬歲討平之唐以蠻歸王為南
寧州刺史理石城即今曲靖也唐書白由州靖州西南昆川曲軌晉寧南獻安
寧距龍和城通謂之西蠻白蠻自彌鹿升麻二川南至步頭謂之東蠻白蠻
今以烏白為號無姓氏其稱蠻者從其酋長之姓耳滇之初有白國王則夷為

曰人其後有繫大則為繫即今廣南夷為儼人之類繫之者相沿最久其初
便拘其多有就虛鹿者今此為羅凡黑水之內依山谷險阻者皆是名號
差殊言諸官好亦因之而異大畧則刀耕火種聚則聚而為寨男子推槍摘
去能騎左右佩雙刀及喜開鞋兒為首折尾無鞋則木為鞋狀如魚只微容足
此婦女披髮衣果者錦繡飾者披羊皮衣則跣足描坐室方耳穿大環
剪髮齊眉不掩膝夫婦不相見生子十歲乃見其父妻不相妬忌嫁娶
尚舅家可配者方許別婚臘月為春節長木橫設木左右各坐一人以互
落為戲病無醫藥用藥五種之五號大規曉或曰拜碼或曰白馬駝雞雄者
生剝取其兩解束之細剖其皮骨有細竅刺以竹簽相其多寡向背順逆之形
其鷄骨數各異累百無雷同以占吉或取山間草芥束而拈之畧如著法其
應如響有夷後皆繫其狀類蝌蚪稍者能知天象斷陰晴在商賈左右凡疑必
取決焉民間皆祭大為臺三階亦白馬為之積酋長正妻曰耐德非所生不得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卅二冊 雲貴文庫 十四

健父住若耐德無子或有子早夭者始及庶出及野合所生者無嗣則立其妻
女兒以約及裝脫而替其骨于山非骨肉莫知其處多養兒女名曰宜可厚
賜之每兵出則宜可為前鋒軍無行伍紀律戰則導身前進三四步乃揮標躍
起人扶三標發其二必中二人其一則以擊刺不發也又有勁弩每矢飲血即
死以射禽獸去其射中之肉而食之即夷稱酋必曰撒頗夷言主人也夷皆慈
而慈主諸果于殺戮每殺今止付二牛犒持至野地堆一坑集其親如泣割
痛飲徹夜睡乃斷其頭堆坑中復命更使二卒勘之乃許其家以葬雖素臘
者欲殺則殺之今出無敵居間焉死其家人莫敢怨怒以用法嚴故境內無盜
然其誅求無厭每酋長有慶宴全頭目入村寨計丁而派之遊行所至閱寨為
供款無少長皆出羅拜焉前鄰寨在數十里內者皆以雞黍餽無以應誅求往
往潛出他境劫掠所得酋長頭目以分之官府檄下督責則傳教人應命舊志
云為誠賊皆土官有以致官燕則益自息信然也其種類附列于後 白雅

男衣西截衣裝頭跣足婦人耳帶銅環披衣如絮裝以革帶繫腰無裙縛以
大麻索繫并竹橫前專七人環中貫執鎗弩四方射名禁惡止殺焚之于山
既焚鳴金執旗招其魂以竹簽繫紫少許置小蔑籠懸生者承間祭以正月念
三日掉山榛三百枝于門列茂龍地上割燒豚每籠各獻少許餽以酒食誦夷
後羅拜為敬婚姻惟其種類以牛馬為聘及期聚數紅于女家奪其女而歸性
豪情淫酒信鬼畜蠱以手堂標邊投麥于水驗其沉浮以當占卜在雲南嶺江
臨安永昌者漸習王化同于編氓其在蒙自定遠高橋標在曲靖者于夷為
賤標在江川大理姚安皆稱撒馬都大抵豪勇易沒 黑蠻男子梳髮以布
帶束之耳帶圈墜一隻披氍毹刀時刻不釋婦人頭裝方尺青布束于額上短
衣上綴紫裝袖袖綳綳上下回文手象牙圈跪足頂帶紅綠珠襪海貝環環以
多為勝在夷為貴種凡土官官長皆其類也土官服雖素不脫夷習土官婦纏
頭絲纏耳帶金銀大圈服西截標色錦綺以青段為套頭衣曳地尺許皆披黑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卅二冊 雲貴文庫 十五

羊皮飾以金銀鈴索各營長婦皆細衣短氍青布套頭其在曲靖者居深山雖
高岡峻嶺亦力耕之種甜苦二蔗自購善畜馬牧養番馬器器四用竹篾木器交
易極繁無書契刻木而析之各歲其年市以丑戌日葬貴者素以單氍毹者羊
皮裝諸野而弄其灰在撒江者能為乳醃標標標標于市腥穢休儀若虎象然
在安寧標者多自獵于遠老若任事人二人之力壯者任一牛之力在得嘉以
養草為水加于氍毹大都性皆蠻悍好攻掠不離刻奪則人弗以女妻之全滇
即邑所在為寨皆其徒而武定舊同尤為虎類標標度四十八村又號海面子亦
其標多乘鐵索箭筒川赤石崖煙婦古底舊標標標標標標標標標標標標標標
西偏軍所則用武之効也 撒標標標標標標標標標標標標標標標標標標標標
五色短裳連池上諸州邑皆有之性于治生無益賊居山者耕稼上販新于市
終歲勤動勤水者于水捕魚僅能自食 撒完標標標標標標標標標標標標標標
白二標之外勤于耕作捕食虫豸及鼠類而甘之 阿者標標標標標標標標標標

獵同婚喪如白獵但耳環獨大在東偏則江川也海諸邑有之西則賓川有之
通海者婚以牛為聘婿親負女而歸耕山捕獵性行遷徙則諸處畧同其
屋雖大類黑而人別為一種持矛而之利性尤強悍好馳馬獵獨
臨安府魯村有之 乾獵：昏嫁尚舊諸種人所不及是以牛皮最廉東歸
而水之以新每食神筋敗中仰天而祝以為報不好男喜聞殺人償之以財有
警忌雖父子兄弟推力不顧多不通事官府文書必書蔡字于後乃知導信
其種類在曲靖尋甸二郡凡哨設兵多以其種類通察鄉民鴉片酒米謂
之羊例飽其欲則一村無虞不爾輒勾東川夷劫掠近歲武勇大擾為鄉導者
皆此曹也貨貨盡得少許以為上味居深山者或沒齒不知作賊為
獵：皆土酋官舍之類或稱火頭或稱營長或稱官奴與黑白諸種迥異其
環常服用核羅布婦女水背背花前不掩腰後常曳地不遺灣曲如旗尾無
襟帶上作井口目頭籠罩而下桶帶細指種在阿毛州為諸種所敬懼有畏則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雲貴文匯

十六

閩泰等醺金為販 其在化龍江鶴慶騰越楚楚姚安亦佐新興北勝王弄
山者不若其種類上白獵人所居茅舍中堂作火爐父子婦姑圍爐而臥雖
捷而不畏死於以羊為性死不後姚安者性狡悍好為盜賊新興者居昌明里
力田為主騰越者專賣射獵北勝又有號標獵者西川建昌諸寨同類純服
氍毹男女俱跣足母主強欲為果則着皮屨男吹簫笙女水繡水跳舞而歌各
有其拍在順州人海羅洛蠻男鵲帽蠻積於婦三火冠以熊承耕藝為事在新
化州人稱白腳獵以白布束其腰故名 羅發今武定種古因以為郡名人
稱羅武元時羅武靈羅標百威庭子孫以氍毹表之深資復生尾長一二寸
相傳三百歲於俗人稱羅午楚雄姚安永畢羅次皆有之男子鑲東高頂戴笠
披氍毹火草布其草得于山中織而織之粗惡而堅緻或市之省城為藥寮以
盛米貝婦女髻髮兩縷垂肩上襟以瑣璽縷給方領黑衣長裙跣足居山林高
半牧養為業有房舍無床榻以松葉藉地而臥家烟慶事結棚棚為宴會葬用

火化腰刀長槍行住不釋酒酣鬪牧獵難治 摩察黑獵之別類在大理崇
化執木弓張天鵬鳥獸射無不獲所逢必刻遇強則拒在武定一曰木象稍習
乘善乘廣深山捕狐狸松鼠而食之 焚夷：種在黑水之外今稱百夷義聲
相近而說也性耐暑熱居多卑濕棘下故从棘从人漢之西南肅遠緬平瀾海
多濕瘴夷定之其種類數十風俗稍別名號亦殊其俗稱宜慰曰昭華言主人也
其官屬有叻孟胎歸胎綱逸相臣屬叻孟總統政事兼領軍民多者數十萬少
不下數萬餘部亦萬餘人賞罰皆任其意昭綱千人逸賊至十人又有昭錄遇
調遣統數千人以行其近侍名主者亦領數百戶皆聽其使令食其贓取用無
制節上下儲金微名薄職輒繫銀金花銀寶帶官民皆冠若葉紫金玉諸寶為
高頂上懸小金鈴通神翠花翎七後垂紅纓貢者水紵緙綾錦以金花金細飾
之以坐象為車數銀鏡為飾銀鈴銀釘為飾象鞍三面以鐵為欄藉重欄懸
銅鈴鞍後象以一人銅帽花裳執長鈎制象為疾徐之節搖搖于道相見合掌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雲貴文匯

十七

為教長于已者則說并有所論則叩頭文之雖有為叻孟見宣慰莫敢仰視凡
有問對則膝行而前三步一拜是亦如之賊見貴步見長皆然侍貴人之側或
道其前必躬身而趨延宴則貴人上坐陰為側役以次列坐于下有客十人則
令十人奉盤齊行十客之酒：初行盤作一人大呼一聲衆人和之如此者三
既就坐先進飯後具醪饌有羞食不用取每客一平跪座側持水瓶盥洗凡物
必祭而後食樂有三曰雙夷樂酒樂車里樂雙夷樂者漢人所作事笛胡琴
響之類而歌中國之曲酒樂者緬人所作排蕭琵琶之類作則衆皆拍手而
和車里樂者車里人所作以羊皮為三五長鼓以手拍之聞以銅鏡銅鼓拍板
與中國僧道之樂無異鄉村飲則擊大鼓吹笙笙舞牌為樂中國文字小
事則刻竹木為契如期不契大事書編字為契無文書城池固高山為契無倉
庫庫賦每秋冬遣親信往各同計房庫徵金銀調之取差發每屋一椽輸銀一
兩或二三兩少便從者象馬勒以千百計悉其所取而後輸于公家其凌殺人

此嘉者皆死。獨一家皆死。為寇盜一村皆死。道不拾遺。軍民無定。指每三五人充軍一人。正軍謂之音判。猶中國言壯士。音判持兵。殺餘負荷。供饌每二十萬戰者不滿十萬。師行軍在兩道長程中。餉隨在後。先進後退不一。而號令不紊。倘蒙為聲勢。每戰以總自縛。象上悍而無謀。無象為營。幸為獨。戰雖華為。出勝則驕。情爭功。則逃。山公驛路。無郵傳。一里半里許。備一小草。棲五人守之。千里有報。聞在旦夕。公廨此。民居無異。雖患亦止。竹棲數十間。上覆以茅。用陶瓦者。輒有火災。民間器器。多以為陶。治孟良寺。處則有漆器。其積其。用金銀珠璣琉璃等器。其下亦以金銀為之。凡一頭目。出象馬兵戈及木桶器皿。僕妾財寶之類。皆從。動輒數百人。隨處安樂。小民苦之。男者。女賤。雖小民視其。事如奴僕。耕織。貿易。皆從。後皆婦人任之。非疾病。雖老不得少息。凡妻生子。前者以水浴于家。賊者浴于河。三日後。以子授其夫。耕織。自若。頭目之妻。百教婢亦數百人。少者數十。庶民亦數十。妻無妬忌之嫌。舊俗不重。處女如江漢游女之

天下即國利病書

原第卅二冊 雲貴文匯

十八

習及并始禁足。今則此俗漸革矣。孟定南甸。男長衫寬袖。無襖。龍川孟出孟。俱短衫。小袖。有棉。官民皆然。首飾。足有不。則高長。故之不。足。數。當。之曰。婦人也。婦人縮。獨。後。以白布。裹之。窄袖。白布。移。早。布。桶。腰。者。錦。繡。白。行。纏。足。凡。子。承。有。職。名。則。受。父。兄。跪。拜。人。死。用。婦。人。祝。于。屍。前。親。鄰。相。聚。少。年。百。數。人。飲。酒。作。樂。歌。舞。連。日。謂。之。娛。屍。婦。人。群。聚。擊。毬。打。為。戲。數。日。而。後。葬。則。親。者。一。人。持。大。刀。前。導。至。葬。所。以。杖。數。片。瘞。之。其。人。平。生。所。用。器。皿。中。間。之。有。皆。壞。之。懸。于。墓。側。是。後。絕。無。祭。掃。之。禮。其。在。俗。豐。饒。次。元。謀。者。男。戴。黑。布。帽。窄。袖。白。衫。白。布。扁。帽。桶。腰。好。樣。居。余。龍。供。以。陶。瓦。釜。深。中。而。寬。邊。狀。類。繡。袋。俗。尚。奢。侈。五。谷。土。主。會。稱。貸。以。炫。其。飾。信。出。息。債。人。不。惜。人。有。難。難。會。男。女。雜。坐。信。鬼。好。訟。見。人。多。所。忌。諱。據。鬼。火。蟻。蟻。以。敬。資。奈。葬。有。棺。而。少。衣。衣。在。越。州。衛。者。鄉。白。脚。雙。夷。男。婦。俱。短。水。長。裳。面。齒。大。貝。戴。笠。阮。足。在。江。川。路。南。者。攜。竹。接。臨。水。而。居。樓。之。下。以。畜。牛。馬。婦。人。耳。帶。大。珠。嬌。樓。用。太。宗。祭。以。羊。

知。路。余。勤。于。耕。織。性。素。畏。法。度。見。人。是。議。在。臨。安。者。男。青。白。悅。漫。頭。者。華。簪。水。有。裝。積。婦。人。白。悅。東。髮。盤。如。柳。螺。好。鬼。喜。浴。極。寒。猶。黑。山。居。播。車。樓。家。人。仰。威。稍。以。帷。帳。間。其。針。具。及。水。緋。架。未。置。死。其。上。者。各。散。紅。布。一。方。召。拜。偶。誦。夾。板。三。日。以。竹。葉。裹。而。卑。之。山。妻。不。更。嫁。名。曰。鬼。妻。其。食。糲。黍。精。楚。蒙。目。若。神。鵝。尾。望。瑞。出。則。捕。獵。居。則。紡。績。阿。迷。者。為。鎮。在。個。民。習。同。浦。人。新。化。網。樓。溪。慶。大。畧。皆。同。十八。寨。者。性。儉。好。蓄。畜。畜。毒。餌。毒。捕。魚。食。鼠。焚。骨。而。葬。人。有。犯。者。曰。光。頭。百。夷。蓋。習。里。之。俗。額。上。對。刺。月。牙。所。謂。雕。題。也。見。官。府。盤。膝。坐。舉。手。加。額。為。敬。男。女。先。通。而。後。聚。聚。不。獲。顧。或。夢。亡。者。昧。與。至。塚。上。設。一。石。祝。之。曰。勿。使。返。也。在。順。寧。者。寇。玄。而。銳。其。頂。珥。環。踏。履。好。水。素。婚。聘。用。朱。負。不。能。具。者。傭。女。家。三。年。長。有。棺。封。葬。以。反。為。人。佃。作。道。以。乘。勝。在。劍。川。者。言。語。侏。儻。所。居。廬。屬。棺。如。馬。槽。以。板。為。之。以。農。業。固。治。是。務。儉。信。鬼。多。為。姦。盜。在。騰。越。者。大。食。同。食。不。求。其。熟。或。取。蜂。槽。而。食。之。習。細。字。器。用。粗。磁。在。鎮。南。者。男。

天下即國利病書

原第卅二冊 雲貴文匯

十九

子。短。水。桶。掘。屍。屍。婦。禮。喪。歌。術。飲。人。死。令。親。者。捉。刀。屍。傍。晝。夜。守。之。親。朋。以。絮。酒。奠。捉。刀。人。呼。死。者。之。名。灌。諸。口。中。如。是。三。日。而。葬。村。植。樹。以。為。神。未。月。念。四。日。集。眾。燃。燭。誦。經。而。祭。神。所。居。在。山。之。巔。在。姚。安。者。亦。瀕。水。好。浴。勝。繫。竹。籠。捕。虫。虫。動。物。入。籠。中。為。醢。啓。用。牛。羊。至。女。家。以。水。潑。女。足。為。足。躡。葉。為。火。頂。帽。攢。土。布。羊。毛。之。利。在。元。江。者。能。為。鬼。魅。以。一。帚。繫。水。後。即。變。形。為。象。馬。諸。羊。猫。犬。立。通。衢。或。直。衝。行。人。稍。畏。避。之。即。為。所。轄。入。腹。中。食。其。五。臟。易。之。以。土。昔。有。客。言。曾。以。病。壁。無。效。擲。于。大。士。夢。好。女。子。于。其。腸。下。出。一。小。兒。漸。成。老。人。女。子。叱。之。乃。去。病。遂。已。知。者。過。前。物。以。一。手。捉。之。一。手。捉。奉。痛。極。之。必。還。復。為。人。尊。其。帝。而。摩。之。哀。求。以。家。貨。之。半。乃。脫。食。中。多。置。毒。藥。中。之。必。不。治。俗。客。摩。夷。女。者。欲。出。必。問。還。期。或。一。二。年。或。三。四。年。女。即。以。毒。餌。之。如。期。至。更。以。藥。解。較。亦。無。他。苦。不。過。必。毒。發。而。死。其。所。許。還。期。即。死。日。也。與。外。人。交。易。僑。約。失。信。及。私。窺。其。妻。女。者。必。毒。之。信。實。非。尋。常。聚。出。入。亦。無。傷。其。他。身。膏。原。野。不。可。計。

數地產極稠特將如中國農桑時殺大酒血汗樹乃成實估人出之多享利故馳走如驚戰時象馬大銃兵皆脫弱不能衝陷微發獨獨為服白人古曰國之支流也舊說其為白象稱其一獨實不相通漢郡及邑西諸郡強半有之習俗與華人不同其走者能讀書其他力田務余或服役公府庶幾一變至道者夫吾特以漁為業性耐寒多無水以飲則飲魚肝不盈丈而炊製牲畜資生之具咸備又有內水捕魚者舟船連發竟日水中與波俱起口齒手捉皆巨魚池旁碧鷄山下其餉千餘乘風揚帆所居無定名隸有司之稽而徵呼往往多不能及里者恒代償之富況或曰輪流男珥環珥足端花布移以江白錦繡綰髮數綰環海貝襟珠盤髮為螺髻穿青黃珠無胸為綵裳無繫指環足綵履相間飾飾其左右既通人則以藤束膝下為織腰帶數手無子則出之長典贈予者紫羅襪銀鈴頸掛雞尾跳舞名曰洗鬼忍注忽飲三日朱柏為架焚而葬其骨祭用牛羊揮扇環駁附掌踏足以輕鼓產為業食無

天下印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雲貴英陸

二十

竊以牛搏戰動主畜用精月一百二十索為一索死則稱其生牛藏員若千夫取某處畜中餘畜為未生用臨安郡屬縣及左離寨思陀洋處落思諸長官司某處越州皆有之稱嘉祥又曰和泥男子剪髮齊肩水不掩腰飲酒以一人吹簫笙為首男女更手周旋跳舞為樂死以雌雞雞各一殉葬阿迷州稱阿泥鄧州州稱俄泥 楊謝 蓬官推統標以馬形貌觀焉婦女尤甚悅喜如用向前水不備短不過腹頃出總飾其脚是使無常居多用竹屋耕山食為終暇則射獵捕食狼狼佩利刀剪髮為壽天向彈劇戲忽難樂性很慈父子兄弟慈則相敬惜于軍州及王弄山時為崇運東 撲喇 倭夷此權一同而語言不通遠首造足水無浣濯卧具草牛皮覆以羊革靴鞋在軍州者強操粵俗標標石屏州者良善畏法為編民在王弄山者一名馬刺首神親明紅經白帶水婦水白望山種木綿為業 唐些 唐書稱唐些蠻則施順二重皆為蠻種居鐵橋大灣小灣三探覽昆池寺川今麗江之夷與稱唐些而北勝順

州祿豐亦皆有其類俗不賴漢自古已然男子髮梳二縷以繩纏之其戴縷珠婦人布冠好畜牛羊產畜者名馬能製堅甲利刀勇善騎射射燈及以連環為飾少不如意為紅鼓相擊婦女技場和斛乃罷俗儉約飲食蔬蕪嚴戒親殺牛羊相邀請一客不至則為深恥正月五日登山祭天人死以竹葉穿至山下無貴賤皆焚之 力些 惟雲龍州有之男因首跪足水麻布直撒衣被以氈衫以氈為帶束其腰婦女蒙白麻布衣善用弩發無虛矢每令其婦負小木有徑三四寸者前行自後發弩中其背而婦無傷以此制伏面畜 西番 永寧北勝漢渠足在金沙江北者皆足辨髮標以瑪瑙銅珠為縷三手一縷之水標布葉腰束大花氈繫腰琵琶氈富者至二三領暑熱不去任山腰以板履屋俗尚勇及善射和酥酪于茶有細字綵以葉書之祀神逐鬼取而誦為厭勝性最恭悍隨畜還徙又有野西番者條去條素尤不可制 古宗 西番之別種滇之西北與吐番接壤流入境內麗江鶴慶間有之男子辨髮百縷披垂前

天下印國利病書

卷第廿三冊 雲貴英陸

二十一

後後羊不剃漆拂必以牲祭披長氈裳以犛牛或羊尾截之婦人青白縷珠與瑣環相傳懸于首其食主肉羹著雞標 忍人 男子髮用繩束高七八寸婦人結布于後其俗大抵剛狠好殺餘與唐些同惟麗江有之 扯蘇 在楚雄郭雪山居于山巔無園瓦木片覆屋耕山種蔬菜皮履布衣器以木擺錫為飾新化州亦有之人一種曰山蘇 土人 在武定府境另水架標腰束皮索饒則於腰之繫刀剪婦女聚聚上拔羊皮氈義細觀多在姑舅間以牛羊刀甲為聘新婦披髮見舅姑性剛劣不能筆言長官庶無論有爭者告天煮湯湯投物以手捉之庶則康爛直者無恙耕田弋山實于成日入城交易 土標 其屬本在黔西與西之交流入滇亦處一有之而石屏峨路兩較夥男子首蒙青帽服白麻衣項上綴紅布一方婦人冠紅巾水花繡習習水性悍戾嗜殺若熊蘇白哈路兩者為人佃種屋廬與楚人同新興者居西山之麓服食俗習同白蠟以孟冬朔日為歲首 蒲人 即古百濮周書與微盧彭俱稱西人春秋

傳與已楚鄂地為南土今在永昌西南徽外說濮為苗有因以名其地者若蒲
縹緲千之類是也男裝青江布于頭髻青條小絲繩多為青賤者則無之衣花
長衣襟下繫黑腰帶婦人挽髻腰帶青綠珠以花布圍腰為腰上繫
海貝十數圓繫紫羅布于肩永昌馬場遠地則及十五喧二十八寨皆其種動
力耕鋤捷登山疾走飛鳥舊時有事多資其及今漸弱而貧矣其流入新興
祿豐兩縣者形質迥異推結跣足套頸短衣手銅鐲耳銅圈帶刀弩長牌
飾以絲漆上插孔雀尾婦女替當簪以絲果織紫裝短裳綠以彩色婚女女擇
配蔡用多羅布裹髮而焚之不知荷簪以竹簪肩背上或傍水居不畏深淵能
浮以渡在雲白及教化三部十八寨皆號野蠻其諸夷在景東者浮朴務
農在順寧哈蘭江居者號普亦曰樸子蠻性尤悍惡常為盜賊不鞍而騎
徒跣短甲不蔽額膝突突疾善用槍弩男子以布二幅縫合掛貝無襟袂領
係婦人綴紅黑布格于右肩穿左脇而板于胸別以布一幅蔽腰見人不知拜

說無余獨舉出而以此 儼人 其性在廣南習俗大畧與楚夷同其酋為儼
智高酋部夷亦曰儼儼住居無几舍席地而坐晚膳梯下而後登甘犬皆鼠婦
人衣短衣長髮男子首裹青花帳水粗布如練衣夜在錢蓋得之文陸若刀盾
槍甲履屐不離日事戰鬪王弄山教以三部亦有之蓋廣南之流也 沙人
習俗多同儼人標動過之在廣西者屬于羅氏在富州者屬于李氏沈氏維摩
水下地連巖諸苗互爭以強力相兼并人有奇龍之詔者得獨王其地產美枝
生懸岩千丈樹伐之多無全材其原產羅州亦有沙人器用木漆貴以
牛為糧 獨些子 種出迤西孟養流入騰越環眼鳥嘴耳帶大環無衣遮膝
下布一幅米肉不烹而食勇健執槍刀戰喊聲如吠犬 我昌 一名阿昌
性畏暑濕好居高山刀耕火種形貌紫黑婦女以紅藤為腰飾祭以大占用竹
二十二根略如筭法嗜酒負擔弗擇汗穢負禽獸虫多皆生獸之米野葛為水
藥萬民標度山谷腴土司後屬今永昌羅古羅枝羅明三寨皆其種父兄死則

妻其母嫂近有羅枝寨百夫長早正死其妻方又自矢不失節遂餓而死其俗
斬妻 縹人 婦女以白布裹頭短衫露其腹以紅藤纏之莎羅布為襪上短
下長男女同耕 哈喇 男女色深黑不知羞恥男子花布套衣婦人紅黑藤
纏腰數十圈產子以竹兜盤之負于背又有古刺男女色黑尤甚種類略同哈
拉亦類哈喇居山言語不通畧似人形 緬人 有數種曰老緬曰得撈大
曰阿瓦如猛別雅會普游洞各擺古皆其類人抵谷以其地得名性貪利好聞
食不用匙而交兵長于鳥銃其大藥必得中國泰越傳之其發乃近疾且無聲
但其法秘不傳耳俗好佛男婦俱以布裹其首色黑額哈喇擺古取遠而後
結亞 以象牙為大環從耳尖穿至頰以紅花布一大許裹頭而帶帶于後衣
耳貝枝袒其右肩 遮些 縮髮為髻男女皆貫耳佩環性喜爭殺水僅盤旋
敵體飲食精潔戰鬪長于弓矢倚恃象銃稍與緬同孟養一帶多其種類地
羊鬼 短髮黃膚性奸狡嗜利出沒不常與人相讐能兩器物行妖術易其肝

膽心腎為木石不敵以死又行蠱飲食中如元江所為 野人 居無屋廬夜
宿于樹類亦發膏脂以樹皮為衣毛布掩其臍下首戴骨圈捕鵲尾淫淫紅藤執
鈎刀大及抹捕禽獸茹毛飲血食蛇鼠性至兇悍登高涉險如飛達人即殺在
茶山里麻之外去騰越千餘里無酋長約束二長官為所戢賊避之海澱關內
舊志稱尋甸品谷野蠻以木皮蔽其形貌醜惡男少女多持木弓以禦侵暴
不事農畝採山中草木及動物而食無器皿以芭蕉葉指之今尋甸實無此種
考唐書稱閣羅鳳降尋傳蠻其面有裸體亦曰野蠻漫散山中無君長婦或十
或五共食一男不為志或本于此無尋傳與緬同降閣羅鳳國即緬也而
野蠻又在其西其非尋甸可知又粵西狼人居深山食無金銀以竹節為米罐
而焚之竹罐而炊熟採蜈蚣蛇虫裸食之謂為嘉黎其餘與前差同間有流入
廣南者豈先時亦流入尋甸今屢用兵其地遂無唯類未併記之 刺記 其
類在教化三部 孔答 刺吾 比直 葉慈 刺魯 俱在新化州 阿成
在王弄山

升菴集 牧野 庸蜀 羌蠻 卽蠻也音獲史記西南夷傳自舊以來北君長以十數斯作都畿大註斯及作柳二國名也從音斯如難蜀文略斯楠錫斯与檉榆也此斯卽西南夷從玉篇作野註秋國夏爲防風氏周爲蠻漢上蠻蠻地在蜀遂令播聲也從也斯也蠻也野也音也二種夷人自今隨呼而易其名因易其字通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十四

編爲真病矣。何戈成士擊而糜餉若陸海島通邊儲于副門算圭田于舟
流又不足而後詎米山路艱煩費皆掬故之以也故開府陳公用賓填滇十
六年所拮据惟西偏良編多其事中有功不蔽罪得不愾失者不敢苟從同
儕加筆削律成信史馬鳴陳公盡力徵外而賊起近如焦爛莫救豈其志
近憂而弘遠略蓋患常終于所忽類若此今西南未息肩而東北又甚屬其
堪此東聲子孫者欲餌兵西南顧事東北而不能保耽一者之不控掣我
語曰雖有絲髮無毫常副宜是編之存而勿削矣夫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十五

跳九省諫諸大夫陳樞冰曰帝王之度不宜作此夷狄之樂諸卿觀帝不從巫作樂封諫調為漢都尉唐德宗十八年驃國王雅先聞南詔歸唐有內附心遣兵常志利乃來朝獻國樂凡十曲與樂工三十五人其曲皆演梵音經論詞意益為曲齊整一低一仰未嘗不相對凡五躍而至中國憲宗元和元年驃國遣使貢方物又宗太和六年南詔掠驃民遂之拓東詔宗咸通三年驃國遣使來貢宋徽宗崇寧四年緬甸范希澈波斯等國進白象一群明年滿甘入貢高宗紹興間俱來貢元世祖至元五年命愛魯脫緬甸道擊之斬首千餘級至正戊戌麓川路之官思可侵鄰境命搽失把都魯為帥討之不克賊東勝逃併吞諸國懼再伐之乃遣子滿散入朝其後叛服不常至洪武十六年天兵南下滿散之子思倫猶負固不服總兵官傅友德沐英遣部校郭均美往招降方內附十七年置平緬麓川軍民宣慰使司校諭為宣慰使置太公府於江頭城南二十一年正月思倫復叛併吞孟定孟艮孟養峇里潯通東川芒部廣西等府出

他即旬之庫沙勒沐英遣都指揮官正擊破之賊復思聚三千萬象百隻寇定
邊英年運錄二萬擊之迭戰而翼以砲銃奔賊大敗斬首三萬生俘萬餘獲
衆四十七隻二十二年倫一懼進象貢方物謝罪二十六年緬酋南達來
朝貢於京師二十七年六月始置緬甸宣慰司以其長普刺浪為宣慰賜號
羅綺各有差二十九年普刺浪遣使來告思倫侵境事上命行人錢古訓李
思聰齎詔諭之思倫懼罪永樂元年十月緬甸宣慰那羅塔遣使來朝貢
方物詔定平緬本和孟養緬甸八百里老過大古喇底馬撒靖定十宣慰司
三年四月緬甸來貢方物九月始給平緬等宣慰各與金牌信符批文底票
命申官楊璉詔諭古喇緬甸諸夷七月那羅塔復謝思入貢四年緬甸與
孟養宣慰刀木旦繼殺上聞遣行人張洪持節往諭至其境諭以中國大禮
呼宣慰而下北面受教數其禮教鄰境罪那羅塔遣使乞貢許之十五年建
緬甸宣慰五年六月麓川思任及緬甸恭得喇各遣使上言本和軍門占據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海

雲貴文社

二十一

其地上命黔國公沐晟內官雲仙諭之退地八年麓川思任屠勝衝隊路江
自稱曰去正統四年以黔國公沐晟都督方政沐昂征一軍皆獲政陣亡士
民哀之伏聞晟自盡其議請葬麓川地不報六年正月命定西侯蔣貴尚書
王煥等率京官湖廣兵三十萬討之十月思任敗父子乘舟走緬甸驛班
師七年思任復出為寇再遣貴驛率師以行驛遣使諭緬甸酋卜刺浪送思任
父子卜刺浪不遣驛乃進兵緬甸使來索金幣土地欲以重臣任取任驛難之
時和登請行錄金沙入緬不十日其國卜刺浪來會願輸金折之緬氣阻
乃以重推叩頭聽命卜刺浪見登亦稽首十二月登至自緬其國相緬刺割以
思任殺登樓船來獻時有疾登功者乃議留登守沙嶺刺割至貢棄不見登避
臥不繼驛驛貴曰此路我過江則絕長歸路也謹行陳儀自說知天又以為安
竟他思任緬可伐欲以賞致緬焚其舟大戰一晝夜我師敗績刺割竟持思任
去費子進之復敗自刎餘衆陷于江十年侍郎楊寧候遣使許以孟養之

地易思任卜刺浪喜乃獻思任首級并妻子敗徒板塞等至軍門驛以下刺浪
長子銀起為宣慰而思任二子思機思卜皆逃居孟養十三年復命驛升
都督官聚率師討之破其鬼哭山樓下復遣入緬師還群夷復擁機幼子思祿
叛思祿言願立思氏永徵差發驛立石為誓而許之遂班師弘治元年正月緬
甸來貢且言交趾侵其境二年道編修劉戡使交趾諭罷其兵正德間緬甸孟
養互爭地各遣使上聞孟養以緬先報思任於朝廷也故思祿嘉靖初孟養
頭目思倫糾本邦宣慰罕烈發兵擊緬甸大破之據其宣慰莽紀藏并其妻
子殺掠無算遂瓜分其地時有簪金牌信符千戶曹善亦為所殺七年緬甸以
殺掠占據情赴聞上命鎮巡道官往勘乃以永昌府知府嚴時泰謝指揮王
訓往諸夷不聽又值安祿之變不暇及緬事失嘉靖十三年以諸夷數與緬構
乃添設永昌府同知職專撫夷三十七年本邦宣慰罕夜與麓川宣撫多士寧
營故道指揮路九萬撫之路言今緬夷酋名瑞體創霸龍古有吞併之志云爾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海

雲貴文社

二十七

古即古喇宣慰司也麓川多士寧復一緬體貌修儀自云我緬甸宣慰莽紀藏
幼子皆避孟養本邦之難又寓占城道羅今欲至中國見天皇帝求復官職
士寧止之不聽遣人導至路江濱潛匿其船以為江闊無船不可渡僧陰然而
歸嘉靖三十三年有馬華大部落號得楞子者其酋名排來兄弟爭國構兵瑞
體為之和釋兄弟感之因奉瑞體為其謀居內輩瑞體部署其衆絕排來兄弟
糧道路皆不相救而死遂盡有其地又得緬僧以異術佐霸其衆樹海國七
十自衛禦服之尊為金樓白象王莽建喇喇喇有華言公道主人也時猛密苗
思漢子思奔思瑞相率奔奔瑞瑞體束亂殺思奔偽立思漢次子思瑞假途
于城以掠孟養即留夷目卓吉守之未幾卓吉為奔瑞猛乃苗別泥所殺瑞體
破猛及他別泥三十九年總兵沐朝弼巡撫游居欽上言瑞體侵軼鄰境當預
防內侵時兵書楊時和緬事忠復如題議自是滇始于蠻哈設兵冬春防緬隆
慶元年蒲司左指揮陳應麟千戶潘應爵買象于猛密其酋思哲送二并千瑞

時瑞體方侵事里以焚棘之役勝回乃道還二年未和士舍軍後遣使告
襲瑞有素路皆以兵備是役對英使歸報後：怒與平軍章某共截旅途經年
不令英人通後之與永于瑞體瑞體既海盜五千藝益感而志中國遠場金
寶家焉瑞體致謝瑞體見拔甚暗以寶瑞體白黎蜀錦珍寶有樂甚多
遣兵護之出瑞體約為父子時有官府只愛一張紙打失地方二千之該路
江安無使線費開後逃瑞體不許亦拔瑞體日津：洩中國之虛實教以吞隔
內侵瑞體則西兩地與之貴因遣使召龍川多士率軍和順逆乃宣 天朝
威德察米為堆百餘營中國瑞體之廣如雲南其百一也發所轄時千一耳幸
勿妄動瑞體念瑞體士率路過貴于江許責其負國啓瑞體龍川值指揮方謚
率共戍守賀哈士帝語謚曰亦知瑞體之策否上策文平瑞體本和瑞體家走
倉洱中策走本和背瑞體家走老跳施甸可唾手取永勝蠻哈區：之隘可恃以
拒瑞體瑞體然士率死于崖宜無刀怕舉亦死軍後與伯舉雖親而有隙聞怕

天下即國利病書

原第廿二冊 雲貴文社

二十

奉死言于瑞體請聚千崖龍川無主必聞風歸附後瑞體前瑞體于瑞體
欲從之其子應理得而多智言于瑞體曰龍川于崖雖云無主路遠難以徑取
侯有內障可一鼓下之進西思箇地廣兵強為我世盟每欲東我出我我瑞我
兵遠事龍川破以重兵順流南下被禍非細莫如稍助拔兵聽其自取于崖則
成敗不在我且進西本和在我肘腋若進西不為我有安能出三宣內侵永勝
即瑞體然之借拔共一萬令拔取于崖乃自率兵侵進西為思箇所敗瑞體亦
退保猛倫相時不決龍川日岳鳳見其主幼陰欲取其地乃齎重賄拔共瑞體
為父學之內使瑞體因調兵萬餘為拔兵出入于瑞體進西瑞體上索制思箇
使瑞體軍拔共會龍川岳鳳亦集兵數千也麓川東岸望言得瑞體而陰治牛酋先
侯迎瑞體頭日思箇亦迎瑞體之瑞體納為義子數曆元年拔及鳳學瑞體
侵三宣龍川首被禍軍氏不夫懷印信仍二子多忠多孝二女及姪孀朝光潛
奔永昌富寧省令軍氏率印子歸龍川見軍氏歸遺書給軍後謂軍氏稱朝

光往永昌者為爭汝官耳鳳請為汝除軍氏朝光以去禍根拔甚喜過令軍章
罕難等率兵兵五千夜襲龍川軍氏聞變率二女走道田中賊斬軍氏右臂
而死朝光亦被殺二女汝干瑞體多氏族屬殘賊殆盡印為鳳得又受瑞體遠瑞
龍川三年瑞體為瑞體象番書曰葉瑞體文稱西南金樣白象主莽噠喇弄王書報
天皇帝地方無事云：中皆現情悔辭獻又與拔皆定盟必執思瑞體下猛泰
泰瑞體以拒中國瑞體道子應理喇率眾二十萬分戍龍于間軍後拔共瑞體
召刀怕舉弟怕文曰汝嫂我妹也吾欲妻汝汝兄宜撫焉為汝繫可據于崖
以臣瑞體又拔二子奔同知瑞體守備李騰實言拔欲怕文肯漢事瑞體要瑞體
瑞體無天理請怕文世受國恩馬肯從之願與戰次日方戰瑞體兵大至遂潰奔永
昌廷怕宣等食路江薛衛騰騰雷避羅卜思莊拔取于崖即令軍氏收掌且與瑞
體令其臣瑞體又召遠副使刀思官當弄經歷廖元相俱給以貝葉符令佐軍
氏守于崖以防中國四年瑞體大發兵攻進西失利敗退先是金騰兵備副使許

天下即國利病書

原第廿二冊 雲貴文社

二十一

大瑞每憤諸夷附瑞且恃瑞思中國乃遣指揮侯度持檄招諭至進西頭目思
箇得檄從進未決乃刻木二一書 天皇帝號一書瑞體瑞體率眾拜之乃卜
及卜則 天皇帝者卓立凡上瑞體瑞體墮于地瑞體是決意向中國瑞體惡其
倡諸夷向中國且世尊也故先兵之思箇告急適大瑞已卒署事者副使羅汝
英詢之乃厚瑞體使更治空頭到付約事成官以世職令先回以待我援復陰
募價入夾瑞體商人錫之金瑞體令瑞體地瑞體探其山川道理兵馬糧儲又撤近瑞
諸夷說其向漢休期援進西久之謀者至盡得瑞體情乃撤調漢土兵馬赴援十
二月師至騰越思箇聞後兵將至甚喜潛令頭目烏祿刺進瑞體兵萬餘於阿瓦
地絕瑞體糧道方督大兵伏于要險險處誘瑞體兵入絕其歸路而坐困之請令
援兵自龍川進其後進西兵解其前又令水兵開江中石間以衝瑞體計定
瑞體兵果入受微思箇堅壁不與戰第令伏兵塞險隘絕瑞體運以俟中國援兵至
方首尾共擊之久之瑞體困久饑其以微金易合米始屠來馬既剝樹皮掘草

根軍中獲作死者山積瑞體價賄與思簡和思簡不斬復遣使達援兵時近緬諸夷如景邁猛畢諸酋密受汝芳檄者各調勁卒俟期共擊無何有入一賢行着恐為兵與因移書同奉合文止援汝芳不聽彼知汝芳意銳仍合楊子烈撫以兵與緬達語休之乃馳檄至止汝芳汝芳接檄憤恨投憤于地大罵而罷思簡因緬月餘力亦疲且援兵不至遠近快之在思簡探知乃集龍川兵二千養程極緬導之緬間道遁去追西知緬走率聚追之且追且殺緬兵大敗生還者十不一二自是瑞體忿讐追西期必報之一時士民以此為大夫機會當路益抑該緬者五年陳直指文雄按滇得邊報銳意上請經理然與特見拒抵牾事亦廢六年遣使將進西所停瑞體兵象南以金幣諸物還瑞體使回緬不稱謝七年永昌千戶年鳳奉使貢象于猛家其酋思混執鳳并軍件舟送龍古瑞體遣使持旗柳葉緬文過伴鳳回言于瑞體復率兵來侵追西思簡因中國無援不支敗奔騰越中途為奴即都等執送瑞體不屈遇害瑞體盡據進西目民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二冊 雲貴文苑 三十

奔永昌稍安置于內地八年巡撫饒仁侃遣舌人李阿烏諭緬甸阿烏至擺古見瑞體道皇帝威德不使緬地瑞體唯唯又語以特定西王靖遠征麓川事瑞體不語阿烏又言罕岳假緬王樓漢地瑞體伴應曰我不知也居旬日忽阿烏還十年岳假緬兵襲破千崖千崖降于瑞體是年瑞體死子應理嗣尤狡謫險詐善用兵瑞體併鄰拓地多其謀力是年岳假就逃放頭目刀落思逆應理又憤應理殺軍校時校有子名進忠應理欲併其地進忠率應龍伐之將木和育孽子罕鳳降于應理取馬有舍人罕慶與罕鳳謀擒進忠共率兵從應龍以騰甸州景宗真為鄉導進忠進倉皇舉妻子絕噎理江奔內地兵家從者不十一除應理子瑞體分其地以處他首應龍竊進思逆入姚關十一年正月朔英掠施甸割孕婦以下男冠永昌女施順乘腹破得女乃焚攻順率麻二月破猛猛寨防守指揮兵繼助千戶初雅垣皆死之是冬應理攻益達副使刀思廷率兵拒不敵遣使求救不應應盡復緬城破屠之思廷妻子族屬盡焉

所據而千崖刀伯康雷弄麻元伯南甸刀落窩蓋達刀思定皆據去思撫劉世曾巡按查稽會疏請兵將以南京生營中軍劉毅為騰越遊擊移武靖恭將卿子龍為永昌參將各提募兵五千副以土兵而應理亦西會緬甸孟養猛密蠻莫龍川兵于猛卯東會車里八百孟良木和兵于猛亥復併衆入犯姚關子龍為要靜持乃大破之千崖枝花地斬宗真計擒度父子等破其灣甸耿馬地時分守泰政姜所發指之力居多遊擊劉繼率兵出龍川猛密直抵阿瓦阿瓦頭目莽灼瑞體族弟也懼逆糾猛密思蠻莫思順攻殺緬使詰緬請降稱款應裡聞灼來援起兵破灼內奔行至暴朴寨病死先是灼有白象一能決勝敗不與每出兵咸問之瑞體嘗借以自隨至應理假象不歸且欲害灼心寒因擬招之即降及灼死應理以子乃萬改名思斗莽灼者據守阿瓦緬以岳鳳有心計欲厚結之使為用當路者促緬不得已乃偽鳳及其子彙烏目把莽康啞晏得皮等停解京師是時木和罕鳳進西思善其殺緬使詣緬降進忠亦集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二冊 雲貴文苑 三十一

其餘來奔奔乃泰進忠于內地失緬畏緬望風內附者踵至猛密安撫司土舍思遠道弟思化送來及獻緬偽印朱隆初擬許岳假以不死故諸夷爭降後聞思遠懷猛密思思懼復率錫鼓岳假投應理竟死緬中進西節節有泰塔達達二威皆賴金沙近阿瓦父為緬據進西酋長思威既款塞乃俱兵至二城其部目言願服緬力不勝其言宜歸故主十四年應理徵二城兵不應理怒攻破之以多彙長散譯率兵屯守十五年思威料思化思順各土兵又求助于我以復二城遊擊劉天條令募兵五百往助之緬見以為漢兵大至驚潰乘勝斬緬千餘人并二城之從緬首陣斬緬目多彙長而散釋奔阿瓦威復二城金騰兵權按察使李材謂功級多宜上聞事下蘇直指節度嚴開功級非實達村天俸等繫獄十六年十月思順亦投緬初朝命以思忠等歸善以猛密思忠陞宣撫使猛密思忠陞同知蠻莫思順陞安撫使如達臣之議也此欽頒特信至日而思忠思順等已復投緬乃以忠母罕烘順母罕送各代子領該司印

月處理報猛廣之惡兵加猛密洪不能拒率其孫思禮思仁奔猛廣而猛密失
思化思豪奔蠻廣順母送謂蠻莫係猛密轄地見思化之來陳而棄之與化罕
子思華奔騰越時有加共問罪思化之議巡撫蕭房家令撫吳同知潘文昌
化文思單騎入化豐化稽顙聽命且云奴有勦逆兩役細奴功今無所歸願寄
食于蠻莫從之十七年孟養酋長思威死其子思明子思遠逃家及方物
朝廷令達高孟養酋長十八年應理報密堵送達之惡進兵孟養遂破猛洪
與子思密奔蓋西應理偽署署于孟養寬于猛洪十一月細破猛廣軍洪
思禮與思忠妻甘線姑奔龍川思仁奔雅益而則奔工回猛廣亦失十九年應
理率猛別河瓦科省軍寬軍兵象圖蠻莫思化來告急將節子龍方聽助奉檄
率兵至羅卜思其細聞之送去化復還蠻莫六月應理遣使等母海弄會督員
葉細文來求通巡撫給榜文送細使歸二十年思仁丙測叛投細思仁思錦子
也仁烈復甘線姑因欲得之特線姑隨軍洪思禮寓龍川仁自雅益率兵來犯

天下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雲貴文庫 三十二

龍川楊線姑宣撫多思順有傳弗克逞且懼中國問罪乃丙測奔細應理偽
立仁于猛密當事者移置軍洪思禮于芒市六月應理遣使龍線跡進西番員
葉細鐸招龍川于崖南甸諸土司當道給細使文告令之還九月應理令阿瓦
返西把蠻莫思化奔等練山泰將節子龍提兵營等線細兵屯進進子龍發兵
擊之大戟于怪哈斬首百餘級把總李朝岳戰死細退也沙洲我兵無船不
能追相持彌月細奔退去二十一年十二月應理以允聖偽食蠻莫乃糾猛
洪堵軍孟養寬軍猛密思仁兵號三十萬象百隻以普次雅軍直即三驚前軍
衆擁送允聖據蠻莫及思化敗入即立允聖深溝高壘為久駐計仍分道內
犯一入逃放芒市一入臘撒蠻額一入杉木龍並出龍川多思順不敵奔猛
時巡撫陳用賓駐鎮永昌聞賊大入等練龍川乃分部以參將王一麟李奇鏞
中軍盧承爵出雷哈節指揮錢中選張先聲出蛋哈守備張光胤出打線一麟
擊其前承爵中選擊其左右賊役甚始以羸者兵數人飲馬江干而浴之前鋒

者擊而俘焉以捷聞居數日又以一衆為我匪來我兵又擊而俘之又以捷聞
緬兵退走逆復蠻莫我遂以賊為易與鼓行而前不知賊兵潛伏營于崖寨
我兵過半賊衆湧出我兵被截時率州目紀者義領兵在行間挺身而前衆寡
不敵復無援者義單騎欲旋失道陷泥中為賊所殺前鋒既失利後二營相
繼退奔監軍同知姚允升收殘軍用百金買謀者晝伏夜行望等練諸山火光
不息徐偵之孟賊盡伐山木火焚其山乃知賊退還巢也因以捷聞先是龍
川多思順順僊導緬兵龍川乃糾思化并芒市多恭等擊俺殺俺子多恭俺益
怨之遂擊投木邦因之歸緬奉將吳顯忠屢招諭之不聽十二月俺糾思仁丙
測緜猛卯襲放我兵戰却之斬級百餘丙測逃是月用賓建寨開堡與屯田
以禦緜知開堡之不利我我與作巡撫陳用賓修文告遣閩人黃襲使還
羅便與得標內外夾擊緜多俺自逃放改遁不復歸猛卯而投木邦貢嗎子栗
義山殺天馬漢龍二關工後緜便道將歸緜文昌計投木邦罕欽今擒之謀頗

天下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雲貴文庫 三十三

露俺欲奔雅古欽追及于雷贊茂并其子多洪多景面斬之生擒其子多瞻滿
鮮漢緬因俺死遂懷寇我東路云二十四年二月蒙平麓城于臨邛大興屯田
先是邊事旁午餉費不貲即轉輸米石運價至千金而值不與焉編限需妻去
諸郎邑不支故巡撫陳用賓銳意興屯然三宣之內蜀夷僅賊所出餘田無多
阡陌膏腴切謀以營兵任屯非營兵而顧屯者亦聽鐵基取之汰兵之美餉又
以餉值充權計石銀七錢秋成照值入庫計納公田一斗二年小成免其什一
之賦三年大成始什一而賦之然迄今亦以瘠患屯者不能耕而諸兵廉公
帑如故其後猛密思化死其子思正得而泰謀屢樹怨于三宣阿瓦來株井之
隙擁衆十萬修怨于思正軍校次于德以木邦兵從之正入騰越阿瓦直達內
地兵備泰文昌殺正以說于緜其後用賓所遣使人黃襲至通羅羅與襲
因發兵攻龍古據其地是後屢為通羅得標所攻疲于奔命不復內犯矣

臣聞漢以于耜萌者葉之上消變于耜萌者葉之中變成而後拔斷此葉切見雲南地方其有諸夷然西至大理東至臨安皆是府衛相參事體有定制賦役有常制故民雖未富饒得粗安旌金萬一司實古之蒙牢郡漢之永昌府自胡元以上皆爲府治其後元務邊略創立大理金萬等處宣慰使司都元帥府於銀生祥甸其地在伯夷蒙樂山下去今金萬司南千餘里其夷漢後金箱二莧而蘇故因得名與永昌府絕無干涉後元以其地不可守改爲金萬衛移入永昌府共治元末道懷流官多致止有土司通判在任聖朝洪武十五年於拈揮王真處降服十六年春附近諸夷之王真立衛鎮守不恤所乃共推已退土官知府高公引麓川思可條夷兵數萬來攻生擒王真盡夷其城而去本年十月雲南拈揮李觀請復立永昌府金萬衛招撫安輯十七年閏十月朝廷降敕到永昌府印又續發南京各處軍充實軍伍府衛相參軍民安堵二十二年

第卅二冊 雲貴文社

六

十二月李觀病故。後指揮胡龍以龍燒火賊改築新墩。因欲自尊。假以民少糧不及降。為名于二十三年十二月初八日奏革永昌府改衛為金盞軍民指揮使司。兼管軍民。彼時雖以募城有功。意在專制。又以指揮俱長革掌印尚無考。選軍政可使世。專有此土。却將永昌府之民併入永昌金盞二千戶。所尚有附府良民無編立東西大和六軍等里。仍歸本衛管。本府所屬施司等縣續立鎮夷等州。俱革為長官司。自大長等衙門推承平一縣。乃古博南賤民不可業。遂稟請指揮司統管。彼時雖恃有功不欲與府頗顧。訖成私計。然親承管城之慘深結夷民之心。故需索少而無差。觀輕軍民和而調發事簡。又以府衛所有專供一司。故夷民安財用足。後永承之儘意貪刻。近城寨父已不如前。其後因麓川反叛。加以徵調。夷民新困。及景泰泰和督毛勝因隨征麓川。知金盞司指揮快招甚多。遂營新鎮安。有內臣見毛勝得利。遂接煙前來。雖是庸占美田。以爲官莊。大以夷財以供費用。然名目尚少。猶可支持。相承到今日。增月貳典馬。

典實費以萬計。雖所見而亦要教士過江子粒等項。無時得了。白米馬料等項。無日不徵。如以跟官小八百株生事害人。皆視一時縱橫。取索堆積。到處倡言。不恤夫民畏死不敢不從。跡是強省為強。約者遠矣。如通城。應山。一長官司。今止數家。二代不覿。可見矣。此之宣德正統間。環城百里之夷民。十亡八九。比之成化弘治初二三百里之夷民。亦減六七。所不能逃者。亦只課鹽食草鋤山氣。息金。死亡無數。而上丁交征。略不為異。如施甸夷民。害極欲變。正德十年三月。城門曾晝開。夷湧衝軍士。過於拜見。正德十一年。太監曾破攻夷。及今木邦起兵。奪占孟定。度又起兵入隴川。臨芒市。又起兵入灣甸州。其州去永昌所差姚塞僅四十里矣。即今孟養又起兵。過金沙江。擊山開道。錄茶山直抵騰。僞僞密又來。要求宣慰矣。臣訪于耆老。皆言自平麓川後。今經八十年。並無夷人敢如此侵犯。良錄金騰二司附近夷民被害。不過各逃往彼處。以訴其怨。彼各得招懷以益其強。既知二司之虛弊。又悉其貧殘。且又年下番哄誘寶石月。

第卅二冊 雲貴交趾

三十七

設計欺騙金銀遂使遠夫生度極之心與兵詐作變之漸若不早計誠恐變生
蓋附近夷民爲二司藩鎮皆抱恨切骨則藩籬撤矣附郭華民爲地方根本皆
疾首痛心則根本病矣蓋離根本皆壞大變固應不遠臣叨被巡撫之寄實如
焚燬博米廣誦共言惟是復有治設該官以撫安於內則外變自息及考之前
欽年巡撫官固自憂先於臣其奉二三次陳奏英錄該部只照常行雲南鎮守
衙門勘報殊不知鎮守衙門於近夷日取之財已千必萬於遠夷藏通之利莫
考其僥倖圖利見誰肯爲國一承行勘轉加號喊聲言治其妄告例說爲伊
辭釋各差官上寨還要不顧復府浩決更替令排兵備禮所以夷民則畏懼益
深蓄怨益切二司則則割割餘孽勢愈張非徒無益於緝亂更以促發其禍機
今幸皇上入承大統聖鑒昭然率土晉人史更新視聽延頸企踵想望太平
臣用敢登燭懸誠冀消禍變伏願聖明俯垂睿鑒不惑羣議斷自宸衷
允行鎮守衙門勘報已查前後奏詞以察事機荷金監司所屬永昌金萬二千

戶所養民并附郭各里百姓仍舊復立永昌軍民府統治再乞

勅吏部精選川湖貴州有守有為進士出身知府一員舉人出身通判一員推官一員經歷司經歷照磨所照磨司獄司一員各一員令其領印作急到任其所到州縣長官司及合屬衙門俱候知府到日計度人民戶籍多寡地理遠近照舊為州馬縣為長官等司另行奏請銓官降印其騰衝司亦原係府治後改為騰越州騰衝守禦千戶所被時州隸永昌府所隸金嶺衛後因比照金嶺改為軍民指揮使司今其為憲亦與金嶺相同若金嶺為府衙衛衛亦合復州或為府將司改為衛軍民相兼管理其大小事例亦比金嶺次第舉行若其公廨房屋臣已訪得空閒官田房屋甚多官至即備並無勞費如此則近便夷民可以自安遠地夷心自然畏服而變可坐消矣然不止潛消禍變於將來又可廣金嶺利澤於永久臣請略節陳之原兩司皆是指揮千百戶等官凡經收錢糧皆先取以阿奉權勢因而竊入私家花費及至盤查則認借充贖隨後竊

天下即國利病書

編第卅二冊 雲貴文匯

三十九

出花費事發之後盤追至死無處賠納為此守巡官無法可治對金勝官銀多解大理府庫收貯今復府治則免貯庫於大理既可有五日護送又可以谷意緊急其利一也又凡承委撫夫勘問詞訟徵收錢糧各一事不和一字不議凡地方詞訟錢糧不能辦其令復府治則承委有人諸事易辦其利二也又解課巡司該官不候各資未著案見今館驛日打乾二兩而供應在外稅課徵商倍常而課稅無聞矣異常見不申呈吏員久役不起送今復府治則官無虛備館驛可蘇稅課可通商買可通矣異可發吏役可正其利三也凡元寶烟火料除燈皆於庫庫出銀五十兩製造永昌所却又通行科派夷寨春牛芒神天下同制今要多少而頭承不分派夷民各煙祭祀惟承祀與祭有非安買補二倍分送跟官光棍宰子等八今復府治則此費自總其利四也又玉茹魚利比之大理不及然東湖各塘壩河池所出市不缺買南北河道竹木之案歲不缺入而魚課之徵抽分之利通入私門今復府治則財用自足其利五也往時官

舍軍民之家有不得已棄長嫁娶皆在夜中惟恐人覺自今指揮等官軍

官府任行嫁娶或父母喪後三五日或半年白晝嫁娶鼓樂喧闐誇示市廛家皆欣慕納賄請求以為榮耀人心全風風俗盡移今復府治則此弊可無風俗還舊其利六也大能消禍變之大創永久之利如此通過聖明在上庶政維新又如此儻又畏首畏尾不一陳之豈非天下後世之罪人哉臣但恐欲專地方之權以取利幸地方之變以邀功曲如阻撓臣請逐件折之若曰永昌府係我太祖高皇帝時所置只當遵守不宜更復則胡淵華府之時府學亦章為足食倉矣何自正統以來列聖又因臣下之請復照府學事例立學到今未若曰金勝地接外夷規畫已定忽復府治恐兵弱不能控守則見今臨安接界於安南比之諸夷之難金嶺尤近安南地盡於南海比各夷之宣慰更幾以臨安府衙額足以控制強大之安南而金嶺不然正以司治貪汙是以起其欲變耳若以永昌府衙額參加以騰衝有不能控制數宣慰司富遠之夷未若曰

天下即國利病書

編第卅二冊 雲貴文匯

三十九

民少不勾食一府之皂隸門庫糧少不勾供一府之官員俸糧則直今德占白水戶之丁力足勾一府之皂隸門庫糧納白米之石數足勾一府官軍俸糧矣何況三十寨之秋糧各民里殷之賦役乎若曰本嘗有例緩求其實則見今雲南大理蒙化景東楚雄臨安曲靖俱有府衙額即其例矣且內雖臨安大理二府土地民戶財產田賦與金勝等其餘府分遠不及況今夷民因械大變將興救災拯溺少或遲延則禍亂必作救之不及矣豈容緩求其餘區區細微事務曲折非本內可悉數臣已悉與布按二司官書及計養經畫得當決可詳悉於將頭審澤於永久如或一有不獲臣甘萬死以謝妄言之罪伏望聖恩憫念俯賜允從則地方幸甚生民幸甚

臣惟安民莫如省事而事有所必不可省為治不在多言而言有所必不可已
滇西南一部會也先後諸臣之所經略與迤西事宜按臣之所條陳年然
共矣惟是一二末議有不得不 上請者謹開列以 聞其一議銀場以便責
成雲南礦課取天地自然之利以供經常之用近自迤西多蒙 題留兵餉抑
又重矣乃歷年以來通商過半而大理為甚完者十八負者十九其負者又不
皆道之民也有司之公用有之委官之分利有之銅頭之歛而為已私者有之
上不在官下不在民弊也極矣查得該省礦場在臨安潞江元江新化則屬臨
元守道在鶴慶大理永昌則屬金澗守道在楚雄則屬洱海守道先年各分守
官共駐會城故以銀場專責臨元一道而其相去遠者二千里近亦七八百里
一人之肩勢不能遍履將托之委官而委官類多末流將責之郡縣而郡縣又
皆異屬礦銅之盛棄置不以聞錢糧之完欠漫不加念文移往來東之高閣促

第卅二冊 實貴交趾

四十

督嚴憲加以詳請各分守道文性：以侵官為嫌達利為棄若秦越人之視肥瘠者則公家何賴焉近該臨元道議詳極陳不便之狀臣惟政務繁事以爲英彼一時也分守駐會城則以總屬臨元為便此一特也分守駐各道則以分屬守道為便蓋總屬則勢有所不周今有所不行而兩民之利病遠不及聞城隍之賦聚遠不及驗或增減失宜則苦於輸納之難豈獨病於官且病於民試舉而更之豈獨便於官且便於民其相去甚懸而或以為舉場道須有專轄各道亦須一轄乎臣以為專屬則一人轄一省不可無轄分屬則以各道轄各地不必有轄夫錢糧非守道分內事銀糧場專轄即昭剛徵進可也其二議兵備以便調度雲南設在極邊四面皆夷而錯居其中者華夷半之無事彈壓有事策應蓋皆兵備道之責也曲靖臨安瀾滄金騰四道首分布於陞至密至當無容議矣獨瀾滄駐在洱海管轄視他道獨廣而武定軍民府寓焉武定去瀾滄千餘里而遙淫迤邐以月計而該府係初定之區仍夷民之舊較

之他郡大有徑置其官司閭白則不便其官軍調度則不便其夷情傳報則不便狂乎時且然而一有緩急後時失事又所不免語有之雞鞭之長不及馬腹則武定之謂也至於雲南有於四兵備獨無所繫臣等誠不知其緣雲南係木實而內之則六衛星列外之則夷獠錯雜臣等司武定之後烽火達於近郊省城且震動矣無論往來即如居恒武弁之哨守城垣之修葺之馬竄之乏馬應之而各官軍亦且泛馬視其上若於我無所統而有專統者至操練器械則操桶都司外悉置之不問矣語有之千人舉轅不如一人挈而走則雲南之謂也查得武定去雲南不百里而近莫若併將武定雲南二府軍務屬分巡安普道管理即改曰兵巡道如浙之溫台之例庶武定近而易達雲南專而有成有改制之實無增官之費似亦計之得者或者以分巡不得兼兵備武定併屬曲靖為便夫曲靖較開澮則稍近然何若安普近也而雲南又安所屬之不如併責之分巡安普道使其三議除補以安疲民聞之書曰三載考績二考黜陟幽

第廿冊 雲貴文庫

四一

明分比三苗大計吏也而格苗則之則吏之所係重哉其南土也邊陲荒絕不
及周故陶陽之類爰攢錯虐易動難馴故緩懷之難土流並列急則憤覺則建
故彈壓之難一省之中瘡者半沃者半瘠則易散沃則易淫故堅貞之難其寄
命于縣念宅生于刺史較之中土尤甚故滇風號遠方為士人所不樂居其除
補臨方者非以遽議則以旁考則又以他途蓋十而七八建議者亦嘗及之該
帥亦既題覆而除補之期或當乏人之會勢不得不遷就故遠民之望若黍苗
仰膏雨而卒無以慰也該者大計屆期其掛吏議者當不少而大比屆期科
甲之莠其待用者當亦不以請乞妨下吏部今次滇南郡縣之缺酌量裁減
分別煩簡以十分為率甲補其四貢途之年壯者補其二彼其出身科甲有遠
大之望自能展布四體而遐方之民亦且聳然新其觀聽而安其約束莫敢有
玩愒者其效立致也夫科甲之流寧無以不肖終者米然十之二三耳以遷謫
以他途入寧無以賢能終者米然十之二三耳夫天下未有不能於彼而能於

計美民見其階存任官無所容其擁立之奸似亦法之可行者也夫人之情其子之初生未有不愛其報之未有不實者何者當其時知既生之子不知未生之子也故倫序未有不明而記報未有不實者此或亦弭事之一策求其七議定疆以杜強暴吳楚之兵起於爭麻廣為之起於操因自古而然況分土分民在上司尤有一定之制者適年以來強者以力富者以財取諸彼此蓋不特一二然者姑以麗江言之麗江古土番之境與鶴慶為鄰其地產金不生五穀彼其安然開我要約而莫敢越者有以也年來倍加厚俸日市劍川界內之美田與其民田夷與民阻於目前之利而忘其世守之業於是麗江之轄賦：出疆界之外而其他占而有之者不與焉未大必折尾大不悛異日若能不肯虛書武夫土司之權朝廷之分疆也彼不得益此不得損請乞嚴為限制覆行臣等轉行通省兵備道除院往外自後夷司由土即大不得聽其與軍民交易其餘土司務守一定之界毋容吞噬之謀如有越而買者以侵疆罪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雲貴文址

四十四

之如有越而貴者以投獻罪之庶幾大小相制而永無患也夫寧獨麗江而已其八議旌別以風遠人雲南一省瘴毒皆夷其冠帶而臨夷人者皆土官土官良則夷民之福而我亦無義其不良則夷民之災而我亦多事夫土官豈異人哉乃作奸作惡者十六非其性然也我所以勸懲之者未備而無以動其向化之心也獨麗江雲南土司大半與有司並城而居或接壤而處慕名義希恩澤較之華人不甚相遠楊之則忻然以養抑之則慨然以慚即有事犯且悚然以懼厭然以覆跡斯以觀則土司者固實可以勸罰可以懲者乃旌別不及勸懲無聞有善則不得為善之利有過則不蒙改過之失夫是故愈趨愈下而不法者眾也臣等以為土司之官誠不宜以漢法繩而憐其中有能約束夷民安分奉公卓然出類者擬按復命重舉一二八少則或一人而止其有生事構兵至犯科至亡等昭然顯著者擬按復命問亦論奏一人如過而不甚即無之亦可其樂者有賞以食俟三舉則降勅旌之五舉則加服也旌之如

是而土司知所勸其論者有戒以文俟至三則罪罰以懲之至五則輕而降服至重則革職帶許之立功自贖以警之如是而土司知所懲勸則趨懲則避警之犴牛馬皆爾爾在我而莫有不就吾之鞭策者勢也今之土司撫按官豈無旌別之行哉出之撫按則彼視之以為常而出之朝廷則彼得之以為異故旌別可議也而不可數也數則繁故以復命為期旌別可行也而不可多也多則玩故以一二人為限舉不可不當而論不可不慎也不慎不當則彼且不服故以當與慎為其此或亦鼓舞夷方之一策乎以上八議極知為西南利語然事關官守非奉宸斷不可以更改撤事關夷情非聆天言不可以聳聽聽故敢不避瑣瑣會疏具題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雲貴文址

四十五

陳用賓陳言開採疏

臣用賓等 同厚恩見 陛下數年來為 國用不足 營心焦思恨不能為
陛下分憂共念取金則難取石則難取象則難 大工興則濟工東師興則
海餉無一事敢拂 聖意即百姓輸將千愁萬苦之聲臣等程督十難萬難之
狀亦不敢 聞蓋慚無回 天之力而一意於終事之義也但滇南民力竭矣
尚冀 陛下下書慈惠幾民有息肩之日乃今開採 新命其俾 國用也甚微
其誤 國用也甚大不但大誤 國用而且大妨邊計臣等不得不據陳陳言
臣等之言非敢方 命實欲請 命求 國用邊計兩者俱得以便督付惟
陛下少察察焉蓋滇環向皆夷非腹裏比漢土錯繡赤子蛇龍難居不堪重賦
通省稅糧不及中州一大縣之米先臣奉開礦場益以鹽課併 奏留各部事
例銀兩充兵食之需行之數十年矣然其所入有限所給無窮一遇兵興輒
請四川南京協濟萬曆二十二年蜀中當事奏討原借餉銀奉 旨雲南以後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二冊 雲貴文庫

四十六

兵餉自虞不得再借臣等長慮却顧急為自完於山澤礦場未盡之利替令各
官盡行開挖煎餉於舊額五萬二千七百二十二兩之外增出三萬八百八十
三兩共計八萬三千六百餘兩而官兵月餉歲該一十二萬九千六百有零入
不敷出臣等優於各處稅銀清之入於兵之可緩者銷之二十三年四月內臣
等具疏奏 聞其開挖礦場與舊額新增之數一見於限兵虛餉疏中經戶
兵二部議覆奉有 明旨允行矣邇來礦脈漸新乘在 請開又新舊 貢金給
發補貼二價大約歲該六萬其助工東餉一切採石買象不急之需俱難措處
臣等只得於兵食汰省將各項通融於礦場課內支用蓋至足山澤靡有遺
利而各場無有不開之礦亦無有無課之礦矣今千戶張國臣奏內所稱朝陽
洞成寧縣沙木河梁望山中嘴洞白柏坡隆涼州瀾泥坑表羅場茶廠等處
胥係臣等督官開挖數內即有一二未開如成寧廠則見今請開以補各場消
乏之數如羅茶廠則在夷地不可開矣不則前日之所已開者若土民李拱極

江應秋等乃平素華逆附礦場之棍徒也頃接即報奉有 聖旨允差尚暗

監大監楊榮督率原奉官民前來會同臣等撫撫照例開採解進 輸解一領
臣等敢不遵奉第前項廠洞既已開採定課入額取與張國臣等再開進支則
雲南額課應否報罷十三萬兵餉安出 貢金價值數萬安出發工費及
朝廷不急之需安出此其項 聖慮者一金礦臣等未之前聞即 貢金亦實
自他省若寶井出產寶石則估家估告地也三十年前已折入額見為思仁盤
據臣等議復尚未有便其地乃不毛煙瘴之墟漢人入者十有九死張國臣奏
往開採不知自己能率土民李拱極等往採米抑欲臣等聚數千之兵與之偕
往乎國臣等無匪超三十六人之雄臣等未敢保其徑入若欲臣等集兵以威
脅取必開邊釁此其煩 聖慮者云展轉思惟無一可臣等請為 陛下計
莫若將張國臣原奉裁解銀萬餘兩就責任臣等撫督付各該府縣照舊智竭
力截長補短於官四民六之例稍為酌議歲輸 內帑一萬之入寶井侯臣等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二冊 雲貴文庫

四十七

恢復猛寇之日令彼夷酋任土作貢雖未敢必實為至願至於差違官員應免
入典如此可仰副 皇上開採之意而雲南 貢金兵餉等項亦可取給內夷
外夷之費亦可止消策不允得采倘 陛下以成命難改開採之使業已出京
乞 勅令內臣楊榮前來與臣等商議每歲解進程限而雲南張國臣等撤回
免其開採此於邊計猶未甚失若以臣等謬言為不足信則此舉輸于 陛下
若能免其耗其耗雲南之礦利者不可勝計必至上誤 貢金下釀邊患兵
困于無虞之餉則兵變夷爭于垂涎之利則夷變亡命之徒聚于中任逞之夷
發于外滇雲不免多事貽蜀必至騷然此時且必請 內帑以靖邊疆而何有
於一萬之入哉臣等職司封疆安危賴 陛下以 國用邊計兩者俱得以便督付歸
於當也

李本固安撫思化疏

臣惟漢之所最苦者在兵而兵之所必用者以餉然 中國何負於餉 亦何憾于 中國乃建歲轉輸以至今日運送三宣蒙賜水而志尤未已則以思化為兵端也 陛下威靈赫鎮決策諸文武効力得勝歸巢版章如故六詔生靈亦云幸甚然使思化之虛置不賞誠恐我之甲冑未蘇而緬之家馬復來年復一年湏且坐視夫東南大警譬之一家蒼沮以東則為堂與勝水則其門戶三宣變異則其藩籬也所貴乎藩籬者謂其外禦賊寇內固門庭使為主入者得優游堂與以生聚其子孫保有其貨財斯為名實若思化之為藩籬則將其職失蓋緬中鮮盜茶糟常毛縷諸物皆取于 中國往時曾遣人貿易道經蠻思化輒割殺之即近邊無繇亦略之以為後故緬有深恨積怨于思化欲得而甘心焉又兼以報怨之思化從旁誘通彼緬安得不藏 入于是皆蒙此禍也及緬之人不能宣報傷其妻孥其部落漸變而適以仰哺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卅二冊 雲貴文址

四十八

於我且殘害于三宣諸夷而隨其所往而追逐之在等練則入等練在龍川則入龍川是以引賊入戶也彼以窮來歸我又我之餉夷也勢不得不給銀米以賂助之又不得不出兵力以死其之即戰而獲緬而歸亦不無損况未克勝未故數年以來窮根之耗費者以數十萬計士馬之亡失者以千百計而不民之轉輸致鍾致一石解送之困苦數家供一差全滇蕭條誰之故是在主人不得安其室與育其子孫保其貨財也臣故曰緬其職失而富饒賊賄進之後蠻夷復之切帶當金騰兵備道途時時騷擾轉行廣南知府添大昌撫夷同知龍一安撫軍同知姚允升等會議欲將思化安插路汪給之牛藥彼傲然不聽又應舉小龍川羅卜思莊等處聞之亦復不聽其票該道欲回軍莫止已討水牛二三百身并三四月亦養贖銀兩遂自撫黎西歸適添大昌遇之千崖問其徑出何我不肯含蠻莫以入收貢之曰我暫住永雅泰文昌等不得已乃議就千崖借永雅之地畝依不許擅歸蠻莫除以前給過養贖贖實銀五

百兩外再給以牛種銀五百兩水牛免給其月給銀兩停止等因呈報在批其贖思化向為戶端使 嗣家當師費財今又不曉法處強住千崖千崖之人其難高且此去與蠻僅百里誰敢集其不歸而後欲給銀五百兩無乃不可乎該道另議通譯乃該道未及召議而思化已歸蠻莫矣其驚難制又如此上則方命下則犯族內樹禍本外宜盜賊賊來則我當其殲賊去則彼享其利若輸子然故滇人每謂思化即子龍為三惠今龍雖去思化猶存則思未歇也臣愚以為不若另置之使然好謂之彼必不聽臣又以為不若制之以兵力使蓋計思化之部落蓋老幼男婦不滿一萬其間能勝兵者不滿二千而我騰姚容土官兵見有萬二千人此其衆寡強弱不啻倍彼彼且結怨於緬失德於部番離心於三宣諸夷亦安敢有越厥志哉能陳以利害惻以兵威置之路汪或置之小龍川等處即以蠻莫沃饒之壤為蠻哈等練閱之使無事荷鋤以耕有事則練軍以守不煩開鑿便是新畜不然或以其地給附近千崖諸夷即藉其名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卅三冊 雲貴文址

四十九

以為及無不樂受尤勝客兵又不如或宜其地以為孫養使誠入無所給而去無所惡靡不可首並禁閑望開之田諸案一如近日撫臣會題奉 欽條內事理著齊舉行則斯商夷曉黎之途絕緬人私兵之端樹天地自然之險自易棄轉運之勞斯亦封疆之永利也此後如緬欲款吾聽之律不買易吾善遇之彼既知我之有備人行威我之不援行當改順誰復侮兵達以數年而銷兵戢餉之說始可次第奏效然或有為之說者曰緬賊之未盡欲送乞星費費其意不患在思化也莫去擺古四五十里去阿瓦亦千五百里所謂鞭長不及馬腹即使使緬所據勢不得多留兵彼乞星之衆能有幾何煙瘴初收之時緬衆未束之際東虛取之無異拉朽越千百里置旅懸即緬之計亦云左矣况蠻莫彼未必能得手又有為之說者曰吾處思化是為緬復蠻且示之弱也思化為我屬夷我得而易置之况思化之罪有難以誣指數者如先年竊殺緬夷數百妄報百級三千以誤李材罪一近年緬為即子龍左手與之挑釁生事掩敗冒功

以誤鄧子龍罪二構怨思仁致思仁憤而後緬罪三利創思華使思華怒而降賊罪四槍掠南司諸夷害累牛馬聚叛親離強桀不道罪五此其罪當不容誅乃薄待以不死別從安置以行漢法其何極警之為優吾且建閣七田以制緬亦何弱之可示哉

周繼相條陳兵食疏

臣聞天下之患發於遠者不足畏發於近者為可畏發於我之所戒者不足畏發於戒而無備者為可畏滇西防緬南廣交然遠在三千里外即有沒紀艦之即已非以其遠耶戒耶或有備耶乃尋甸武定自安鳳珍滅後改土設流民不見兵戈者四十餘年適者克舉首難陷武定而肘腋殘遺會城而腹心危攻尋甸破高豐而肩臂傷白背檉野赤燄沒天內地之慘百年未見非以其近耶不戒耶無備耶若慢不戒慢無備是後之視今又今之視昔也臣舉於中久矣取其切要兵食可傳善後者條為十事以聞其一設武備以嚴防禦夫兵不素練不可以應卒瀕之兵自永騰順雲臨元諸營外餘即並未設兵過警惟調土司兵變而土兵又多散處號召難齊性：坐視盜賊猖獗束手而無計若無練兵故其令查武定所轄四十八馬附近者猶得以文法羈束其餘或分布江邊或參錯江外箐林深谷陰巖峻嶺既有險要可憑而與江外諸夷結好連姻武定

之變實始於斯謂宜於理州虛仁等處設守備一員兵五百名防守小外會監守備聯絡限內與郡城官兵鼎足峙峙此以防之於境也武定城池雖險而無兵控守與無城同宜暫增兵千名該遊擊駐鎮虛仁尋甸款莊三營皆聽調度即制尋甸與東川僅隔一山孤城可慮宜增兵五百名設守備駐防款莊控普渡東川咽喉省城要害宜擇指揮一員援兵三百名守之此以防兩郡也其在會城自廣西營兵百名外應再增九百名以軍門坐營中軍統之與管操都司兼同衛軍操練親武旬為左右臂而會城居中運之首尾相應內外相聯以消脾腹侯反側蓋安方可斬議城撤也其二清德占以廣訓練臣查全真軍數三分馬步旗軍二萬七千八百三十八名數非少也且勿論外郎即會城六衛實在請糧旗軍五千四百九十九名汰革事故在外軍非乏也乃操不踰天而夷寇臨城未有一軍登陣而守者此無他何戈持戟皆疲癯老弱之卒而精銳豪猾冒廝後字步之名至其散糧也在各衙門跟役皆得備例告給而城操各

軍隨大班支散者多為管屯各官以充支數軍空名與之有終歲而不需半畝者勞逸相懸若樂捐與母性乎松後愈聚城操愈虛也謂宜除堡軍扛糧走遠以分發哨守外其應役者量留若干其餘與馬軍盡入城操年終更查以均勞是日非護未等項公差不許預告另給以均苦樂至臣衙門無久駐省城之時與撫鎮異惟巡軍餘丁應留巡守以防冊卷餘總都司臨期撥送出巡外照舊入操在外衛所聽駐劄各道一體查發操練庶幾不為空名糧餉不為虛歷矣其三復汰折以實行伍兵制以三分入操七分治屯兵乘相兼善矣其中額有土軍不支口糧歲赴操守姓者金價無指有謂軍多閭閻虛費議行汰兼取口糧以充金價者此權變之計耳委官以多汰為能有汰老弱及戶族至泰衛所城操哨守之軍而半汰之夫老不能遠隊獨無子弟老弱不能追敵不可俟其長子租軍尺籍即在萬里人隔數代勾單一至甚有丁盡戶絕累及業主與瑯瑯省人何論戶族安會城六衛汰軍僅一百零十名而在外衛所裁汰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雲貴文社

五十一

其半宜汰之法可行於外衛所而不可盡行於六衛取詰及城操無人輟以汰軍對已據汰軍告詞及衛所申呈批行查議據於遠據第曰金價無指成規難易而已夫金價誠難虛矣今操場量閱即目前未盡見誤而將來未必無實何必撤見在行伍之人奪其應得之糧以充之乎折操之議起自虛承戰後謂軍不赴操不以實不若折操銀五錢尤可濟急焉其夫入操不以實操官之過也今之折銀舉城操而廢之不因噎而廢食乎聞此時軍與官通餉不及其故復汰軍免土軍折銀毋構成心悻悻更改最急之務也其四重兵備以修邊陲曲靖臨安瀾瀘金騰四兵道設居四隅而前撫臣蕭步復議將分巡安普道更駐兵巡寄理雲南武定兩副以補四兵備之空法至密矣以臣所適歷有一可練可用之士乎夫兵備謂以兵為備也無兵安備今宜令于所轄衛所軍士中挑選精壯勇數者多或六七百少不下三四百名置之標下選中軍統之分管教練習武藝教演陣陣承甲器械必堅聽於局料內勅支製給比照選鋒制於故絕

名糧老弱半糧內計處以恤其情無事更當下班以均其勞有事分營策應以稱其及操實錢糧酌議計處不許借為更書賞養以灰壯士勇敢之氣行之一年而兵威不振漢之信不懷臣不信也其五復北營以壯威武省城教場舊設北關之外後移南關當商民輻輳之地況目前勢必增兵此等馬合與關閑錯雜而居能保其不懷恣姦奪奪何則地近而勢逼也若復營房於北有數利焉城西北負山民烟稀少立營屯聚可固城守利一也即旬小旬等處皆為夷賊出沒要路險隘險可扼賊衝利二也且其地廣衍既便馳驅而兵士得就其隙地以備憩藏其利三也與商賈居民不相混擾絕奸宄奪之端其利四也此可定復營之永利矣其六裁田以充諸糧滇中屯糧總三十八萬七千有奇歲完六分其中免支乾乾認樂從教軍種一名色皆列完數猶有不可勝詰者夫地非加縮也應支之官軍非加多也且故絕逃亡應除俸除糧者無論如景東瀾滄等衛之甚即諸衛所亦消耗十之三四矣乃田畝多而糧不足官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雲貴文社

五十二

軍減而食無餘何也巨奸豪猾解訪於前就務之子踵聚於後以一歲所入浮於所出吏判有陰混稱拖欠即奉罰亦故事耳今去萬曆十二年清丈弗速圖冊具存宜遵委覆覈如果官故絕職田若干該某軍逃絕屯田若干畝見在何處何人頂種改附何司徵收仍總計逐年所入若干所出若干應除若干志力清查綜理其支放有餘者實價解司以充兵餉屯伍官侵運數多及占高私業者重行奉究示儆庶田不淪沒而餉可漸充矣其七嚴屯撤以飽軍賑屯政之弊百孔千瘡其微也既不可窮詰其故也又難漫數稽甚有城倉支矣屯倉復支本邑支矣折邑又支者有過同吏胥胥押稅印票混百石如大理衛軍書王嘉慶等之為者也屯道駐劄省城其在外衛所徵收數目不過歲取完欠以備奏報各道明知其弊而嫌於起垣亦聽其自廢自理而已謂宜以六衛屯糧微比收放責成屯道在外衛所聽各駐劄道重比徵收官軍支放格冊該道印鈐逐月填註季終報屯道以備類覈此非分屯田之權實所以助屯政之成則武

并不敢欺冒而三軍且宿飽矣其八寬文法以緩土夷、雖蒲發混處內地種
類雖殊其嗜好其推轂左袒其殊倚不通漢語其工弓弩而習剽掠其不習文
字未刻為契同也彼實逼處我如垌之間其改土設流者即焚除既久服習漸
深然其惡、故主之心有先死傳子孫而不能忘者官甸通火視為利害指一
科十萬而弗察奸商難民移居其寨侵佔田產倍索利息稍不當意羅告擄詞
不才有司東之以上下其手左右其袒彼夷民畏城市如陷窰見差役即覓鎖
宿怨深愁怨業結鬱而不可解然如武定之難錄鄭翠深憤管甸為一龍馬化龍
等之侵奪有司不為伸理遂假阿瓦為鳳肅以惑故夷一夫倡逆而方百里內
外轟起蟻附此非激之使然哉除武等所屬諸馬木板及乞降者業已撫定外
一應改土設流即邑俱宜蕩宕文法嚴禁科斂平息爭訟剽量賊倭使夷民安
我之約束至土司統轄夷民征調即赴應寬其小過叙其功勞時其督繫釋其
株連公其好惡使有所慕而為善彼見其長之倪為導順也不愈堅其向化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雲貴文庫

五十四

心哉其九創鄰夷以絕邊釁武彝境界金沙江、外通安會里黎溪文備等處
則與武定境接東川則與尋甸境接在蜀為蜀體之毛在滇為利濟之害至七
州諸夷納叛賊質子助兵入寇飽欲而歸東川祿哲等受叛賊重賄援兵相助
圍尋甸即城者再此豈復知有紀法威靈哉今鄭文久獻江外渠首次第縛出
或可漸為結局而像饒難馴牌親猶在謂宜合兩省之力備首惡真之法使江
外羣夷弗敢復反天然後沿江即邑或有安枕之日也其十重疆司以足課額
雲南產鹽去處僅有黑白安五四提舉司全滇兵餉大半仰給於斯邇來以援
納送開復舉官庸不暇履額課多虧天以一銅臭子捐千金實報稱五品大
資格極矣當事者人為之計日而扣償其途已窮而萬里難關其途更窮上之
人按之以索償之路又限之以索償之期於是取見面勒常規不顧正課益虧
蓋其計畫無復之耳四提舉每歲納還二員歲僅二千金所利公家甚微而四
井邇年以來歲虧額以萬計所苦遐方甚鉅合無舉援納之途仍照往制於通

判知縣等官陞轉彼其前途尚遠人知愛惜憲民無科索之擾額課廢幾其充
足乎以上十議皆邊鄙之刺譴惟是滇南事體與他藩殊藉漸已成偏重難挽
參差相持即撫臣有不得盡行其法者非仰藉 天語叮囑曷敢使萬里赴荒
食足兵強遂至適安乎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雲貴文庫

五十五

鄂漢鐵路東川疏

竊照滇中四面皆夷西隣緬甸南界改國皆悍夷也東北接粵黔一土司皆服我抗蒙受我約束有然甸尚有二宣為我藩籬而改國以越在九長官司之外亦未敢公然入犯惟是蜀之東川偏處武定尋甸諸郡僅隔一嶺出沒無時朝發夕至以故談滇事者憂不在遠而在門庑之內矣乃其酋長祿奇祿哲兄弟安忍無親日尋干戈而其部落以劫殺為生不事耕作在蜀既以所轄邊遠法紀易疎又以非我內屬號令不行日無漢法久矣性者祿克大理保之亂陰相結約運助兵馬罪已不可勝數賊既敗走開門納叛要挾重賄方許辭獻按情定罪不在逆免等下止以大亂初平請尋兵端幸指天誅不謂志氣愈驕寇剽日甚先是臣以三月盡入境經過馬龍州地方士民泣訴以近日竟順成餘黨構引東川夷賊入境以該州軍民四十八屯蓋無一得免者前抵馬龍黃則近日添設官兵一百營在馬問之以亦防守川賊故也然以衆寡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卅二冊 雲貴文址

五十六

不敵賊而有報枝死客商者有報拒傷官兵者臣聞之不勝切齒批行該道查議聞旋據武定府呈據祿勸州申稱近日東川土官祿奇與弟祿哲等殺祿哲管下地方小五屯與本州地名他頗相連去年內有東川頭日阿希領兵百餘人至他頗傳說你主阿克郎恭既死地方無主俱屬東川所管三十七村每村索要牛馬各一頭若婦一口臨行仍放兵搶擄財畜一空以後時常需索糧食今年五月內祿哲左之字仍領兵百餘照前勒索牛馬人口每村加要殺一二石不等認立本州方行解散等因到府據此合行申報人據每旬府詳稱本府界連蜀省東川通安黎漢文備等處各酋長管轄行夷天性兇悍好殺不事東作每旬七馬田地與伊附近佃夷舊有收藏盡為所有且四處流劫任其去來莫敢增截如省城鄰近則祿豐祿次祿祿安寧富民等處半欄抄高寺哨龍院三家等村東則楊林赤水鵬左衛者察各哨及馬龍木密馬龍普大路麼被劫移民商受害盡錄後商非我官轄岐路繁多若不議兼制隱患有難踴言

者等因人據武定府揭稱本年十月二十四日據祿勸州通事周國禮呈稱東川土官祿哲縱令頭目戈宰等果若科拖母統領賊兵數百越境將他頗五屯等處地方牛馬牲畜殺米人口盡劫一空見今不退等因人據分巡洱海道揭稱本年十一月十六日未時據百戶苟紹儀報稱米文前去武定府四馬地方賄勸夷情初七日到補知探聽他頗事情東川賊首若科戈宰沙哥等帶領妻子兵馬約有三四百下營五處將他頗百姓牛馬殺掠抄劫一空性米搬運不患百姓逃散單職勢派不敢前進今張世安照兵護隨十二日前至他頗木牌時候有賊使三騎前來與單職打話單職當加詰責到此何幹進因爾等越境抄劫百姓被害錢糧失誤通事周國禮報告府州通詳上司差委查勘除已往不究外各宜速回不然定請官兵剿除悔之不及言畢賊首三騎回至中途聚賊出營分兵三哨到普已村張世安見事不諧恐傷單職奮勇趕退賊兵至得塊在各賊勢衆盡行出營收獲將張世安圍住殺死家丁阿我阿六等七人者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卅二冊 雲貴文址

五十七

傷無數世安對敵親殺賊首那齊射傷小兵三人天晚黃昏各自回營單職即令世安星夜回黑兵防隘又差小火頭阿俄催趕馬火頭阿俄期早齊集鄉兵搜獲自今賊仍劉住不散口稱還要抄劫補知地交百姓驚慌單職盡力守把勢如騎虎進退兩難等情到道據此首得東川之寇自克恭叛亂後出沒無時立意匪測除行武定府及防禦中軍李太諫率兵嚴加堵截外干係地方賊情合行揭報等因又據祿勸州申稱十一月二十五日據防守備街哨官余秀禮稟稱據上山德馬火頭者見報有東川逆賊數百劫掠聖者村射傷村民四八率兵追至中途斬獲賊級三顆勢將蔓延等因各報到臣除陸續批行查議及一面防禦外該臣看得東川土官所以敢於稱亂縱令部落盤食我境內者以前日藏納叛首得志於我後為思逞賊衆強盛一也自恃隔屬無復顧慮二也窺我虛實兵力不繼三也始猶竊伏林莽今則跳梁村落矣始猶嘯聚不常今則屯據編甸矣即使我素無兵革之擾猶不堪其賊賊則延尋武兩郡新遭

兵焚倉廩未起流散未復一二殘民拮据傷寒誅劫荒蕪僅延殘喘寧畜幾何
盡為賊有場園一空變餘無望則厄癘病夫復遭虐言之傷心於斯時也
將分布營兵阻其出入而自尋至武方六七百里間蹂躪四通於此防禦於
彼關入勢不能偏守也將調集漢土官兵一鼓而剪之乎計非旬日不能辦聲
息既露鳥獸驚駭兵聚則賊散兵散而賊又復聚也且奈之何將羸餘除糗
入其阻一舉而殲乎則林菁深密重關峻嶺彼逸我疲有富無利而此時兵餉
糧獨司庫如洗又焉不能為無米之炊也將借助於隣省為大創之舉乎如
聞蜀中連歲兵凶自治未遑安暇及遠又勢有不行已將生視而不為之所求
心則何忍以故臣與撫臣計之惟有嚴督官兵驅逐出境稍紓目前之急而不
能終禁其將來也縱收一路之熟而不能盡塞其歧徑也所恃者獨有 陛下
之威靈耳威之若何則改 勅滇撫兼制東川之議是已前日撫臣已具疏
請而未及其詳部臣以事關兩省始謀宜慎故未即覆允今地方事勢危急撫

天下即國利病書

第卅二冊 雲貴文苑

五十八

臣既難於啓口臣若優嘆塞匪惟負 陛下負地方抑非撫臣之意矣臣竊以
為是說果行有三利亦有三不足疑請借前著焉之 新勅初宣夫人長驍體
統既正類同階級此利在滇者也蜀道二千難不及股惜我近力釋彼遠慮此
利在蜀者也亦費斗糧不勞一卒折衝樽俎制勝無形此利在兩省之邊民者
也議者或以此疆彼界各不相諭詢謀未周慮成矛盾不知東川乃不毛之地
鳥路味難使我 王化向來隸蜀僅同羈縻此雖兼制亦是虛聲非割其疆土
人民而歸之我也於蜀無損於滇有益蜀撫臣公忠謀 國豈分封畛旦夕入
佐中樞則滇人即吾人而何嫌情之有焉此不足疑一也或又以夷方土酋利
在安釐十年九牧慮生事端不知東川在諸夷中最稱桀驁難治舊制蜀中雖
設通判一員管兩事實未親履其地土官專制自如縱許滇省東轄獨虞大羊
倖肆馴伏遠遯苟以得先侵擾為幸寧復求多此不足疑二也或者又以各省
直疆界相連犬牙相制一 允所請後例紛 不知東川與蜀隔絕而距滇伊

通其驕縱不迫又各土夷所未有者異時黔撫以楚中協濟兵餉隔屬不便查
催請得兼制湖南湖北辛家廷臣履 允兼聽舉劾况東川原無通府有司事
權更重而禍生肘腋又不獨黔中之害而已他省事體原殊詎得比例賞讀
此不足疑三也滇省延袤二千里土兩居其十四調停費力又豈求益鄰境
取多事彈丸土司即令取一與一在蜀無所斬而在滇亦無利况所 請止節
制乎撫臣近日條議 請增安普道勅益亦不待已而為此說然道臣權輕遠
夷素不知司道為何官且同一兼制也何分院道而事體斷非撫臣不能彈
壓若併增道勅則尤稱便利矣

天下即國利病書

第卅二冊 雲貴文苑

五十九

周嘉謨龍川善後疏

據布政司呈金騰兵備道准本司照會奉臣憲牌仰司將龍川應立何人管理併善後事宜議妥速詳休奉移行人奉憲牌據該道揭三宜全滇藩屬龍川多安民皆漢族細非惡實益天討讎之遠通極慶計三宜賴車相依難缺署理龍川應舍已焚田畝已荒多安靖以推約之重署司務能勝任否不可不亟為之計術忠父思伏冀莫土同知也思線乃黃棍長官原議與術忠共賞冀莫乃侍細而奪之致附忠寄食千產脫我樊籠必難拘束又富預為審處猛卯匪懸天然有警難為應援議調軍戍守道遠彈發執肯捨性命而易升斗議者徒成畫餅又不可不亟為圖策管兵與土司謀處自相凌轢也田皆土司故業每修鄰安民之逃謂無所激不可則調適其情預防其漸以消未形之禍亂尤綢繆急務也有得談道計慮俱目前善後切務合集眾思慮便舉行仰布政司同按部二司在省各道多方計議永久之圖備移道案據土舍多安靖首領

天下郡國利病書

條勅冊二冊 雲貴文社

六十

姜宗孔等會目多安靖等呈稱給資多安靖冠帶送回龍川使逃散百姓未歸處地方不致空虛人據千產宣撫刀定還寨安靖年幼不更勢孤難支合將龍川地方印務暫委多思諱著官保禦外侮招復內夷使多安邦等不敢覘視待安靖年長酌量入據遞放土官多思諱吏文譯出大義稱自始祖多至問起至今多安民皆叛已蒙判杖乞還權姓照祖宗事體料理等情俱批行撫夷同知周九齡查議今准前因隨備行本官并移行副總兵官董獻璽及各守備等官從長集議去後今據該副總兵官陸續議報到道本道有得繼立之法以長以功候上猶然何論爾美多思順父子承襲已久安民就戮而會目官屬猶戴安靖之次兄多安邦業已投誠即為叛賊思諱逐隊驅逐非有奇功論長則宗系難辨以功則不足受工賞此特立多安靖復何疑獨計重推勿嫌資身無業夷酋視強弱為向背思諱當強諸酋退舍人心之歸附日衆彼何利於擒我我於安靖欲擁兵覬覦不惟物力不繼亦非守在四夷之義也芒市長官司

故是比年比安靖更失其叔放也職撫之是臣祇寄空名思諱能為應職安靖亦可為是臣今宜先給安靖冠帶明送歸司管宣撫事而令思諱協理限以十年還歸解來宣撫司印暫贈騰越州庫候安靖成立之日給與掌印思諱奉地狹惟於龍把江外灣腰樹等處安插其地逼鄰邦抗仍歸安靖思諱不得私侵于南二司出印結款血而盟毋致安靖失所母使屬官抱怨斯可行也不然龍川之川原廣矣務博而荒寧以江外灣腰樹一帶地方盡給思諱令彼屯守另議安靖差發毋混龍把內地則可為龍把保障安靖亦免疑畏術忠安於黃洞外薪膏賄候復舊莫有日然取資要易守要難難術忠力足自立而官兵亦未嘗置要莫於度外猛卯已建城屯因一旦俾與術忠以前人創而我弗能守然也亦終難久在何也旅懸瘴毒病亡枕藉以四五千幣金而傳四五千餉米豈是勝算如擇可立營基者安插術忠荒田任彼開墾干涉屯田量輸差發平糶驛丞督屯收租又如撫夷周同知議照舊納糧當差另擇留一人約

天下郡國利病書

條勅冊二冊 雲貴文社

六十一

東彼地夷民獲守城垣支收公米則首兵汎校而屯田尚未發附忠又不失所亦一策也杉木龍山有一夫當關之勢裁兵分班常割此地外控龍川內護騰越令各兵建葺營房收積屯稅有事易於進戰無事亦不擾及內地是又居內制外之一義也奉批布政司會同按部二司議議安靖通詳又蒙巡按鄧御史批布政司會同按部二司議議仍照撫院詳行該布政使劉之龍會按察使方萬山提學副使黃琮分巡安普副使王之機署都指揮僉事孫時聘議照遣陸夷服舊定之易而經委處置數百年無事為難多安民業已投首封疆戶口無統則多安靖之兵可少選乎但年少力微議者致慮後慮然故舊職撫故延臣見例可比于南昂立印結可保無他則以多思諱撫多安靖于南二司出印保結款血為盟限以十年歸其故土即付安靖思有倒持將騰越州遇有文移請印杜覘伺之奸當標緞之財多思諱維持安靖崇灣腰樹一帶盡給屯守幫納差發不混龍把內地可為保障實也術忠恢復要莫事勢未危急選擇

城外皆民皆為安撫令其開墾荒田作永食計倘屯田千戶室有餘糧在該道
行撫奏請另勘移水龍地屬要需將官分兵七處廣為招撫以示告中外
如此則諸夷知 天朝不利律九之地而有繼絕之仁孤立者有取而環視者
快心喜與一體之恩而無跳梁之望藩籬既固遐邇致安盡備撫司可折衝使
失諸交非禁於後端逆我朝行也補方既：虎視各酋首鼠兩端守備哨禦等
官或起邪謀或幸多故腹削而挑激之端若為驅輪也若而邊園因以告急矣
痛意希思信以鼓其心計極後以整其守善解釋以息其怨戾誅求以防其去
屯田誠不可廢必尋其利病而規畫不妨更通兵戎既謀易實必擇其既塞而
開順廣為修版目今討罪已捷政行伍改觀之懷善後方圖元耗聚繁望之日
別營中總帥之費亦甚不貲矣帶甲操戈能片拓邊園捷伐阿尼又至攜眾
屬夷不得聯臂指之形以壯金湯之固所以岳罕之後有多安民竟大創而其
間動輒與師師師補苴之策良亦苦矣是不思前事截通詳列臣業照先往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雲貴文陸

六十二

兵部咨本部議得內閣陳川為三宣之一條 中國藩籬愈慰之官堂客處位
今安民已去軍民久攝恐亦不便相應 勅令雲南撫鎮一面先查應募人員
具奏 請給鋪印行令接實俟安民得否再行定奪等因題奉 聖旨是安
民皆叛投糧地方官何以全無覺察崇崇仲禮等俱革去冠帶充為事官戴罪擒
捕其宣慰應募人員著撫鎮官查明奏請定奪仍著巡按御史將地方有無重
大失事從實勘報欽此備准移咨欽遵在案今據前因該臣會同鎮守雲南總
兵官征南將軍少保兼太子太保黔國公沐昌作巡按雲南監察御史鄧漢議
照陳川與南甸千崖二宣撫並峙為三作我騰永著繼是西南一隅區也宜撫
多安民皆漢投糧罪不容誅固已上干 天討身著令項西南半壁撫馬平矣
若不亟為善後之圖其何以垂永久之計而所謂善後者亦無俟別有更張其
惟議立應募投糧人心目前最為喫緊耳自安民逃緬之後已奉有議立 明
旨節行司道勘議未報頃該按臣巡歷永昌廣詢與情及據道奉諸臣屢有揭

報于時人心固已屬之多安靖而安靖則安民親事也惟是安民一日未疏必
不能一日忘龍川流川之禍一日未除而安靖一日亦未可議立此事實昭然
可見者乃今 天祿元亮安民一朝投首固安靖圖存之日而龍夷更生之會
也况與賊繼絕 王政所先元終事及倫序昭然且其額志養育之思絕無從
逆之念其情既有可原復以大義威利遵令督率諸部同心討賊其功又有
足錄舉其祖父之故地而界之此撥之大理而順質之人情而安焉：無足疑
者第其年尚幼幼勢頗孤弱是以司道諸臣會謀有多思彈協立之議多思彈
者亦安民族屬也世授龍川土同知住居邊族兵力頗強人心附屬說者謂夷
情視強弱為向背即立思彈為龍川長藉其強盛之力足以捍外敵而固吾圉
是亦一說但夷性雖大羊求信義亦其所重思彈雖有討賊立功之念實未
有擒斬自効之功驟而與之名義謂何無乃落它日憑陵之漸乎固非法紀之
所宜亦非夷情之所安也似惟定立安靖給與冠帶管宣撫司事而多思彈仍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雲貴文陸

六十二

以宣撫土同知為之協理則於名分既正夷情亦安其斯為不易之定論乎惟
是思彈部額頗眾土地稍狹而江外間曠之田如所謂灣腰樹等處頗稱遼闊
量以給之俾得資為耕養藉納差發因而補助安靖比於茫市放恩職撫放足
臣事例待安靖長成限年還還復自無詞如其撫育有功即即以畀之亦不為
撫人責成南甸千為之保結務俾思彈永無侵軼之患安靖得保故土之安其龍
川印信暫貯騰越州廳候 明旨頒給安靖掌賞如或司道所請稍需歲月待
安靖能自立方行頒給庶可杜觀視而消叢謀未必非保人之長策也至於附
忠寓居黃河有年蓋為思彈占據黃河之故數年以來度彼之兵力既不足以
走思彈而我兵僅守汛地又無深入防護之理則惟宜安靖於鎮印城外也管
之所其說似亦可行况聞田任其開墾屯田照納糧差則於屯收為不廢且其
兵力強盛足以攝服多太多安邦諸夷更於城守為有裨俟其力足以當黃河
一面無防官兵保無虞然後徐圖恢復庶幾有濟況每：自抗故百全之胸而鎮

遠營兵亦可漸微利害得失不覺然可睹矣按營兵分防龍川其本已外此
中瘴烟難於久處且夷兵調難不能一無變動而難可登也然本已既極險
且難則以本營之兵移建營於蘇分班戍守內可以固防永之藩籬外
可以為龍川之策應且足壯驍後而匪夷情似亦計之得者然則多安靖還
之役夷民歸耕樂業而後可此在臣等相機斟酌可以徑行而也田一議則又
未可以一時之利害負前人經畧之苦心亦容臣等從容集議俱無煩 廟堂
過慮也雖然臣等猶有說焉三宣諸夷僻在一隅盤據數千里部落數萬衆
豈我勢力所能服哉惟在馭之得其道耳西南距會城二三百里臣等雖有控
制之權而鞭長不及馬腹即道臣遠駐永昌轄地頗遠亦未必盡能聯絡諸夷
之心而泰將守備衙門則群之即守縣令也若能語我戎兵示以不可犯之威
曲加撫綏結以不忍離之德凡一切誅求煩擾之者悉為禁絕而諸夷有不懌
威懷德求堅一心作我藩籬者未之有也多安民懼而逃而開此大慶煩我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 第廿二冊 雲貴文社

六十四

師旅謂非守備中仲禮一人教之乎此其人死有餘辜可為後未暇議方今新
任將領倘視該道選降而使一時爾稱得人臣等未嘗不以此丁寧告戒
之也若不立為激勵之法久之未免後踵前弊而疆場之間無寧日矣合無於
橋水一路此照九邊防秋大閱事例或年終或三年聽撫按通查各將領備視
有能助戎器足資兵備明武勇俾諸夷安堵邊鄙無驚者列其賢狀上
請紀錄計其俸賞分別陞賞不肖者聞者即從重論劾究治無少假貸至于該
道及撫夷同知等官又為諸將領表率責任尤重此洵該部加意擇人任使仍
聽撫按遵照歲報事報事例查其妥違實政其揭報部以憑黜陟庶人心愈益
奮勵而邊塞不靖地方其永賴矣

周嘉謨莊田冊疏

查周鎮撫兵符世守茲去錄俸之外聽置莊田 國家所為優待也查十六年
冊稅糧田地共八十三項三十七畝共稅糧二千四百一十九石不為不
多矣惟而上之兩平入貢尚未有此其後歲積代累乃及此數以其時萬里之
勦非常之奉豈不能厚自封殖而顧儉於今其忠君愛民不獨有可想者矣自
十六年來迄茲僅二十四年又復增加於舊環滇封內莫非總藩有更僕難悉
數者於是乎鎮不得不委之奉隨分之大小管莊大頭佃長正徵之外有雜派
雜徵之外有亡名虐誅所加不至骨見髓乾不止嗟此固 朝廷二百餘年
所休養漢夷出諸島言升服而歸版圖者也既棄既迫相率寇盜抑何憚而不
為使木塞源非盡鎮莊而屬有司則燎原滔天之勢殆日尋于戈地塗肝腦雖
有智者不能為滇計已幸兩院會題 聖明俞旨司道郡邑奉以從事竭半年
之力而始畢然稱 欽賜者仍從免科以廣 皇仁于亡窮免役賦者姑不創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 第廿二冊 雲貴文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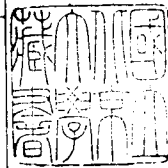
六十五

建止今起細差探以開法網于大宥新置置者一體齊民亦非盡休 曾典以
昭作育于任其且有司微詳其體統崇也戶免魚肉其輸將崇也亦有恭隨莊佃
向所使演鎮非及知而坐受愚謗者今悉徵納其收入實也行之一二集官民
相得糧粒不通將慘齊之屬皆成沃壤夷焚之懷悉為良民綠林之輩自消索
封之瑕不起軍敢編狼者止照民間則例起科而小民亦不得均需一分之
賤蓋賦役均平惠澤漸徧皆以廣 朝廷浩蕩之恩也惟是茶隨人等無名之
料派下鄉之驗擾在民平日敢怒而不敢言者不得不通行裁革以蘇民困絕
盜源是則莊民踴躍歡呼而奉隨人等不無缺望者似亦不暇顧矣矧其中有
鎮臣使負虛名未得實惠利歸於下悉歸於上者今一旦盡數清出其所以利於
鎮臣尤多矣若夫嚴督有司及時徵解毋得通負使鎮臣為口實焚場並議
減免收納必須公平毋得徇偏累使莊民永有休歸則又臣等撫按司道之責無
垠 廟堂過慮者矣

自逾金沙江、掠我內地、孟養麓川、木邦、三宣慰司、苗長、觀望要隘、不敢得禦、滇中大震、國家用師征討、不得要領、朔野以為憂、萬曆中、中閭、僅饒一岳、感獻捷于朝、而止、應值之幣、竊付之度、外不酬矢、國家二百年幅員、遂失一版、有識者為之浩歎、己酉清新圖

樊漢之路聲教有梗重南徧國家有也猶如交趾未棄時建一藩
國使得睦與御史母與以諸侯同具人以為有土不復生心而交
南長為國家有矣孰與稍之矣扶平欽元浪一草屨不歸而城賢
王其子弟庶幾元帝以巡梁王保有其南蜀夙既乎乃入土記其
在西方者亦竟不得剪除則封以為王哈密是也此非異已劾卿
或曰土而據其不有以石之虞即此不達地勢者也寧濠濠江漢
之上游謂之達統而下漢南處一隅之絕徼謂之仰由而後安有
仰由而攻可以取勝者耶且大禹望對荒之徵而興發中國爭衡
則公據不國於白帝尉陀不帝於南海矣或曰吳昆甌南之區以
土親子弟不競於眾耶此人不然夫閩廣漢貴督督樂土百物
所生而齊魯燕趙之地有不及也具視山洪邊郡苦樂人相懸絕

猗猗山陰邊郡一府宗室雖少者處之漢南有不樂就者即咄大
天下無事也為之族之族八必以味以為佳且言千時樂動序後意
雖肯得小意之語以蘇衆體好記之以怡一第耳



總輿圖記

貴州雖列職方其先固西南荒僻也北控之東地有同
道唐蒙之待郭大賴堂堂即其役或黃棘或分隸事
王日至名位漸加要亦羈縻勿絕而已至于順而待作
始分造我朝而規制乃倚自貴陽而上若安順若威寧
為府者三自貴陽而下若平越若都勻若鎮遠若思
南若石阡若思州若銅仁若黎平為府者八而歸州屬
十有二縣二十有六縣然七十五國同封而並治遠為
西南一都會焉于稱其地銅岩彝漢阻其東赤冠路山
控其西盤江關顧扼其南西望烏江限其北懸車東馬

辟蹊穿蹄一以為太行之以為五則行路之難稱天險
矣然險可用不可恃可用者一夫守之千人自廢也不
可恃者原無隔之儲蓄無為時之金也幅輿非不界
靡要皆則截備奏而後成崇則皆障隔互而爭雄非服
推警偏處而肆暴非無水也舟楫魚鹽之利不聞非無
土也金錫然宗之號不與田多石而草易宅民屢屠而
戶久凋滅郭雖在百頃猶未盡興與學校雖修弦誦猶未
盡溥倚多則兵防難撤道衝則群盜難施喜則人而怒
則欺官司之法有恃不得行春苦旱而秋苦霖補助之
行有所不及濟是以延衰難干百餘里寔不及中州一

大縣鉛錫絲粟曾無碑于工供少康金錢數十萬亦何賴此哉或然而地方有所必爭昔人致遠之而不可則以其肘腋咽喉乎四省也緣有款東到沅靖西到思田北到連義以蓋之元亦同于畫解此有在衡併府又版偏鎮二衡歸于縣事叙一而統制專披閱政錄漸有可觀矣

疆域

州有九而提為越易祥何蓋自漢武提為隸蜀越為隸滇黔僅得祥何地明割粵楚蜀之地以益之四顧所至不下千有餘里地非狹也而土田確饒戶口寥落故不免同于既脫焉惟生聚諱于十年進曠做于旦暮則地不待闢而自足民不待招而日衆有豈難小亦可以圖矣

貴州布政使司

貴州疆域居天下之西南省城東至湖廣辰州府界五百四十里西至雲南由靖府界五百五十里南至廣西泗城州界二百二十里北至四川遵義府界一百五十里廣一千九十里袤三百七十里由省城七千六百七十里達于京師

貴陽府

即省城東一百一十里至平越府界西一百三十里至安順府清鎮縣界南二百二十里至廣西泗城州界北一百五十里至四川遵義府界東西廣一百四十里南北袤三百七十里由府治七千六百七十里達于京師
新貴縣附郭東至貴筑縣界十五里南至清鎮縣界一十里西至貴筑縣界三十里北至開州界一十里

貴筑縣府東至龍里縣界八十里西至廣順州界四十里

定壽州府南一百里東至貴定縣界七十里西至鎮寧州界一百二十里北至廣順州界一百二十里

廣順州府南一百一十里東至貴定縣界四十里西至鎮寧州界一百二十里北至廣順州界一百二十里

開州府東一百二十里南至貴定縣界四十里西至廣順州界一百二十里北至廣順州界一百二十里

義府府東一百二十里南至貴定縣界四十里西至廣順州界一百二十里北至廣順州界一百二十里

龍里縣府東五十里南至貴定縣界三十里西至廣順州界一百二十里北至廣順州界一百二十里

貴定縣府東一百一十里南至貴定縣界三十里西至廣順州界一百二十里北至廣順州界一百二十里

修文縣府東五十里南至貴定縣界三十里西至廣順州界一百二十里北至廣順州界一百二十里

安順府

在省城西一百八十里東一百四十里至貴陽府界西

四百里至雲南、寧縣界南一百里至廣西泗城州界

北五十里至平遠州界東西廣五百四十里南北表一

百五十里由府治七千八百一十五里達于京師

貴定縣附郭東至安順縣界六十里西至鎮寧州界四

十五里南至鎮寧州界六十里北至平遠州界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卅二冊 雲貴文苑 五十一

鎮寧州府西至廣順州界一百二十里

永寧州府西至廣順州界一百二十里

普安州府西至廣順州界一百二十里

安南縣府西至廣順州界一百二十里

普安縣府西至廣順州界一百二十里

普安縣府西至廣順州界一百二十里

普安縣府西至廣順州界一百二十里

普安縣府西至廣順州界一百二十里

普安縣府西至廣順州界一百二十里

普安縣府西至廣順州界一百二十里

普安縣府西至廣順州界一百二十里

普安縣府西至廣順州界一百二十里

普安縣府西至廣順州界一百二十里

普安縣府西至廣順州界一百二十里

普安縣府西至廣順州界一百二十里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卅二冊 雲貴文苑 五十一

<p>百里達于 京師</p> <p>平越縣 州界東至清平縣界四十里西至貴安縣界四十里南至都勻縣界六十里北至貴安縣界四十里</p>	<p>黃平州 在府東一百二十里東至施秉縣界二十五里西至清平縣界三十里北至施秉縣界二十里</p> <p>施秉縣 在府北六十里東至黃平州界四十里西至黃平州界三十里北至黃平州界三十里</p>	<p>餘慶縣 在府東一百四十里東至施秉縣界一百里西至石阡府界一百三十里</p> <p>石阡府 在府北一百二十里東至施秉縣界一百三十里西至施秉縣界一百三十里</p>	<p>未下即國利病書</p> <p>在府北一百二十里東至施秉縣界一百三十里西至施秉縣界一百三十里</p>	<p>都勻府</p> <p>在省城東南三百里東七十里至生苗大肚坡界西一百二十里至貴陽府貴定縣界南三百五十里至廣西</p>	<p>連于 京師</p> <p>都勻縣 在府東至清平縣界六十里西至貴安縣界五十里南至清平縣界五十里北至貴安縣界五十里</p>	<p>麻哈州 在府北五十里東至大肚坡界三十里西至貴安縣界三十里北至貴安縣界三十里</p>
--	--	---	--	--	--	--

<p>獨山州 在府西南一百二十里東至清平縣界一百二十里西至都勻縣界三十里南至南丹州界一百二十里北至都勻縣界三十里</p> <p>清平縣 在府東一百二十里東至大肚坡界八十里西至施秉縣界二十里北至施秉縣界二十里</p>	<p>鎮遠府</p> <p>在省城東四百一十里東八十里至湖廣清浪衛界西九十里至平越府屬黃平州治界南六十里至生苗三</p>	<p>京師</p> <p>鎮遠縣 在府東至清浪衛界八十里西至施秉縣界六十里南至都勻縣界七十里北至石阡府界六十里</p>	<p>施秉縣 在府西南六十里東至都勻縣界九十里西至都勻縣界三十里南至都勻縣界三十里北至都勻縣界三十里</p>	<p>思南府</p> <p>在省城東北六百里東一百里銅仁府界至西一百里至四川遵義府界南四十里至石阡府界北五百里至</p>	<p>四川彭水縣 在府東西廣五百里南北表五百四十里由府治七千三百九十五里達于 京師</p>
---	--	---	--	--	---

安化縣 附新東至邵江界六十里西至龍泉界六十里南至石江府界六十里北至安化縣界六十里

安化縣 附新東至邵江界六十里西至龍泉界六十里南至石江府界六十里北至安化縣界六十里

安化縣 附新東至邵江界六十里西至龍泉界六十里南至石江府界六十里北至安化縣界六十里

石江府

在省城東北四百八十里東八十里至銅仁府界西三百六十里至四川遵義府界南十五里至鎮遠府界北五十里至思南府界東面廣四百四十里南北表六十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四 雲貴文匯

七十六

五里由府治七千三百八十里達于 京師

龍泉縣 附新東至邵江界六十里西至龍泉界六十里南至石江府界六十里北至安化縣界六十里

思州府

在省城東五百一十里東九十里至湖廣沅州界西一百里至鎮遠府界南三百里至黎平府界北一百二十里至銅仁府界東西廣二百四十五里南北表二百六十里由府治七千三百八十里達于 京師

銅仁府

在省城東五百二十里東二十里至思州府界西一百

二十里至四川南陽司界南一百二十里至思州府界北二百里至湖廣辰州府界東西廣一百四十里南北表三百二十里自府治七千二百里達于 京師

銅仁縣 附新東至思州府界二十里西至南陽司界一百二十里南北表三百二十里

黎平府

在省城東南一千一百一十里至湖廣靖州界西一百八十里至古舟司界南三百里至湖廣通道縣界北一百五十里至湖廣銅鼓衝界東西廣二百九十里南北表四百五十里由府治七千里達于 京師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四 雲貴文匯

七十七

永從縣 附新東至思州府界二十里南至生苗界八十里北至洪州司界

威寧府

在省城西北五百三十里東三百七十里至四川界西二百一十五里至四川東川土府界南二百八十里至貴陽府新貴縣界北一百九十里至四川鎮雄土府界東面廣五百八十五里南北表四百七十里由府治八千二百里達于 京師

大定州 附新東至威寧府界二百九十里南南至平越州界八十里北至生苗界六十里

遠方衝要之地苗孽叢聚之墟一統志北距三百勞東枕

七盤坡舊志馬鬃嶺扼其要害羊腸河設其險阻舊志南臨

天馬北負群峰東起疊翠西湧仙泉

平越縣附

黃平州重慶府雲南二水環流

甕平縣西連甕水南連黃平

餘慶縣上連華糖下接偏橋

湄潭縣西連烏江下至本黃

都勻府

控扼要荒壤僻而險一統志據桂象之喉引川播之脈橫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卅二冊 雲貴文匯

全

岡虎伏小洞龍迴四面環苗孤城自衛粵以西之唇齒

黔以南之藩籬舊志

都勻縣附

麻哈州玉屏苗其北

獨山州孤山其北

清平縣平峰其北

鎮遠府

溪河旋繞山岩森列一統志白崖東枕碧峰西峙舊志崇岡

複嶺城堡羅環長江大河舟楫通利辰沅上游滇黔門

戶

鎮遠縣附

施秉縣連起羊腸地僻苗穴

思南府

牂牁要路唐控彝洛咽喉之墟郡志山川險阻文獻上接

烏江下通蜀楚舟楫往來商賈蟻集本志嶠嶂綿亘溪澗

潞紆記秀峰三小洲分二水本志

安化縣附

印江縣聖肇肇北筆架嶺西

婺川縣江城固比金城豐稔險如

石阡府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卅二冊 雲貴文匯

全

負山枕江黔中要地廣輿記林壑環抱水石清幽舊志南通

鎮遠北距思南一統志與黔思犬牙相錯方輿

龍泉縣北接連義南枕要川

思州府

重山環抱西溪交榮舊志城郭再關保障足恃舊志東

連沅靖西抵洛渝扼槃瓠之襟喉作湖湘之犄角舊志

銅仁府

九龍分秀三江匯流天馬雙貢峙其陽神鳳半月亘其

陰風氣會萃府志山接香囊江通雲夢舊志東聯錦水西接

牂牁控扼苗蠻黔中要郡一統志

黎平府

五龍蜿蜒二湖盤行藏百葉之窟穴道一線之羊腸襟帶靖沅屏障楚粵一統志山谿險峻黔東奧區廣輿記永從縣沅江府志一城控扼諸河

威寧府

前臨可渡後倚烏門岡亭盤旋山崖險扼襟帶二湖平連海甸羊腸小徑十倍蜀道一統志控引滇蜀統制羅施雖在西隅寔當要害

黔西州河東縣志盤龍山盤龍峯據新黔之要官為貴筑之屏藩

大定州東接巴蜀西接滇雲險阻扼塞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卅二冊 雲貴文匯

八十二

平遠州鳳凰山巨其南麓山崎其北東連飯菜河西路墮極水

畢節縣控水西木稀西帶七星關

永寧縣控水南控六通

牂牁江解

牂牁江始見唐蒙漢武因通道夜即置郡近羅念菴作廣輿圖謂烏撒七星關水即牂牁江源折流為盤江經泗城州稱右江達泗會番禺入海圖解有齟齬處然大要卓然得之顧質之鮮有能識者余緝節蓋度盤江江廣僅百步自貴竹入滇路未有不濟盤江行者沿江上下絕擊汰之跡水勢批巖激洄土人謂水漲時漂羅樓舟峭壁穿窬人跡罕入下流至打罕聯泗城界舟船始通焉此余歷昔安斜出雲越烏撒衛校士抵烏撒普德驛驛門對可渡河河可登相近盤河之南雷益境也河之北烏撒境也驛抵衛城八十里詢之限吏云河水在西百里注壑而出從此而東盤江乃此水之注也越衛城北二百餘里有七星關河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卅二冊 雲貴文匯

八十三

本城守備者頗老練詢之云七星關水源出芒部界濱城海子有一股通之繁澗水西境會可度水為盤江第山水峭險狹狹叢莽是以是人無固而至德前二說固未嘗知牂牁江所在而牂牁江為盤江則雖然無可疑者按遷史始楚威王時使將軍莊蹻將兵循江上畧巴蜀黔中以西踰至滇地肥饒數千里以兵威定屬楚欲歸報會秦擊奪已黔中郡道塞不通因還以其衆王滇牂牁江者蹻兵滅夜即移船處也高或本方夜即國今自瀘戎入滇路未有不由七星可渡行者當唐蒙風喻南越之越人食蒙蜀枸醬蒙因蹤跡知夜即歸牂牁江南越以財物役屬之以犴漢巴蜀之饒國可賂誘夜即為置吏浮師牂牁江出越之不意制滅之奇也武帝由是壯蒙為中郎將將千人食重萬餘人從巴蜀

昨聞入遂見夜即使多同蒙厚賜喻以威德約為置吏夜即旁小邑皆
貪漢總以為漢道陰終不能有乃止聽蒙約東運報以為捷為即發已
蜀卒治道自雙道指牂牁江是時通西南夷道戎轉相餽數歲道不通
西南夷又數反發兵與擊費托於是罷西夷獨置南夷夜即兩縣稍令
提為自葆就至唐時因以牂州為夜即後人止知珍州之為夜
即不知古夜即從高戎直通駱駝地方數千里也蒙初至夜即多同聞
蒙曰漢孰與我廣大以道不通故各自為一州去不知漢廣大令人泥
居居之珍州為漢夜即又窮步旁蹊谷設指牂牁江其亦昧莊生秋水
之見矣然當漢四道伐南越也使馳義侯因已蜀罪人發夜即兵下牂
牁江威會番禺乃今盤江灘瀾海惡虐無人行豈古今時異勢殊耶抑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雲貴文庫 八十五

當治道時二歲費創夷之公師過不無從從盤利之苦至打罕乃得沛
乘舟楫故兵運至而南越已平服載考八校回軍時即擊滅曾反殺漢
使者頭聞遠平南夷置牂牁郡則自為撤遠迤而南皆其地舊載雲南
廣西府亦牂牁屬也泗城以北如都勻等處皆牂牁界內矣是時
印孫丹駭君長聞南夷得漢賜過厚皆求置吏比南夷乃使司馬相如
往賓之於是關隘片南至牂牁為徵則越萬等郡界接芒部也然則牂
牁江之源委其亦昭然矣夫山川經絡化工神運余嘗因是而求之自
岷山之陽至於衡山蜿蜒北從從衡山南五嶺皆擇華東嶺五嶺者漢
入南越有五道衡西北山峻嶺然非無可據正以夷荒非通道之所耳
以此見牂牁之山巋然為神州之拱臂也荒徼山嶺以地圖察其

既要不過數寸而間相去數百千里生長其地者尚未能習其險易也
唐蒙浮舟牂牁之策誠為鑿空初時臣民驚疑蒙始然勞師彈費
卒置郡如堵雖未喜功之機自是華夷一統亦足徵武帝善任成功矣
按止美曰今瀘江南岸協州州本即國廣西府乃牂牁屬也
有水入泗城府南盤江和潼說指為牂牁江厥州尤甚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雲貴文庫 八十五

沿革解

沈思元

黔于古雖非異域也入我版圖所從來矣為漢不可得者帝高陽氏化至交趾沅沙遠跨黔西南之外唐虞命官約治時屢有苗氏者緡蠻氏之後也時則有三危之幾徂征之命禹貢所紀尤大彰明雍梁之境西南皆據黑水黑水之流導自三危入于南海漢武開滇萬其地即有古黑水祠而滇之蘭蒼江流入南海黔之牂牁江通粵番禺亦入南海天下諸水多歸二界入東海滇黔獨有別流其單言南海以此非神術足跡遍歷胸中具一堪輿何能揭若指掌哉黔情蠻之山有古象祠夷人世祀之莫知其始斯亦有虞格苗之一微也殷湯代夏而武荒來享來王其中衰也鬼方再梗故高宗伐之周興越難旅獒獻自西南重

天下即國利病書

原第卅二冊 雲貴文社

八十六

謹安在區區靡莫內地哉迨其季秦楚之強也迭據而後屬之垂數百年莊矯之入滇也峽地黔中直界之耳秦遂置郡為彼其時黔之人第知有秦楚也而漢高起豐沛誅秦艾楚其竊據而未入漢也國宜惟時與中國絕者垂百年而武帝復通夜郎是既復非鑿空也武帝好大故侈其說西南夷置郡益州以為九州之外復益一州而不知即禹貢雍梁境內地也黔於南貢為梁州之境後為地方周為驛徽羗巢之類漢為牂牁郡而進而稍入捷為進南稍入益州進東稍入武陵自漢以來代多羈縻未有若我

國家收之幅輳之內一視之而樹之屏者此我

太祖再造居宇綿統古先帝王而非求多也今日之黔東則楚西則滇北

則川南則粵是腹心而喉咽也或者不深惟祖宗用變之初意復以其地之瘴道之險而重夷視之過矣

天下即國利病書

原第卅二冊 雲貴文社

八十七

升卷集漢有群柯郡字一作歌歌其字從七也
繫船木也說文與漢書注舊解如此群柯今貴州地也
具江水近產難于清渡立兩村於兩岸中以繩繩之舟人
循繩而渡于過其地見船出江自崇安江皆然因傳古人
制字之義新思紹佩鵬集之狀歌從戈琴之舊矣

康熙四年五月辛酉王吳三桂奏水西已平擬將隴勝的都朵何
架四則漢設為一府建府治于北喇將法戈大著不勝架勒四則漢
設為一府建府治于大友將以著則富川所三則漢設為一府建府
治于水西城各領以流官知府悉隸貴州布政使司儘獲地廣人
三有難治或應再為添設其應設官負除原設分處畢節通原以理
制土司今水西已平應將該道改為整飭三府分巡貴寧道兼管水
寧赤畢等衛駐劄北喇外其三府位謹擬府各設知府一員通判一
員經歷一員司獄一員儒學教授二員內喇北一府再設推官一員
承理三府刑名今臣暫委總兵官劉之復駐劄大方總兵官李如碧
駐劄水西併委安順鎮標中軍游擊劉學正原任元江府知府劉秉
駐劄北喇令各招撫土人及早還家理業

十一月以比喇為平遠府大方為大定府水西為黔西府
六年三月改烏撒土府為威寧府又于雲南設開化府
十年十二月貴州巡撫曹中書奏龍里一衛舊設貴陽府龍里一員分理民夷後
廟驛所而附近全貴衛屬今宜改衛為縣而以龍里府舊有之民賦與該衛見任之地又
悉歸管理又清平府舊在該衛後設縣歸清平府土丁賦則歸清平府管理今議
裁衛設縣而以清平府原管之民賦與該衛見任之地又悉歸管理又平越府與平越府
同城舊定衛與貴州府同城都司衛與貴州府同城今宜裁去三衛改設三縣即清平府之
之地也丁縣為三縣土民為三府所轄十邑又委貴州府同知黃平府同知黃平府同知
新喻所與貴州府同城皆也賦無異軍丁亦次今宜裁去三衛改設清平府黃平府貴州
縣從之設龍里清平平越平越府定都司五縣

議處銅苗疏畧 少卿周弘祖 自有苗患以來其謹制嚴良策

者不過曰撫曰剿曰戰此皆似是而實未中事機者何也嘉靖二十四年賊勢猖獗布政使石簡親詣銅仁招撫給以魚鹽犒以花紅牛酒渠魁龍許保給以冠帶幼苗選充生員賊所需索無不應付如奉驕子狼犒入手即出膚剝未及一年勢愈驕蹇動言得狼未肯聽招此則撫之未可之明驗也二十七年撤兵之後調土漢兵五千五百名守銅仁又調甯陽土兵一千守小橋平茶長官司土兵一千守毛口凱里司土兵龍必昇等一千守地架甫及數月道路險遠糧運不給土兵擅自撤散龍必昇亦為賊所衝潰小橋毛口相繼陷沒夫兵多則苦于之狼兵少又不足分布控扼賊路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雲貴文庫

九十一

則賊所必攻聚于府城則緩急難應此則守之無益之明驗也張總制亦嘗銳意用師矣其後印江石阡相繼破滅我聚而入彼散而逃我撤而回彼衝而出彼守其逸我當其勞彼之乘我有餘我之備彼不足況山箐險阻賊勢悍勁今之將帥有能隻身深入如韓王之擒方臘者乎此又用兵之未可也愚意謂此苗與廣西猺獠不同原有土官管轄原有印信文冊原有舊額錢糧先年之禍起于土官其後湖廣鎮寧二司聽撫之苗俱各認其土官求為之主免於誅殺如單子坪之苗亦請其土官田興爵至寨剗牛灑酒妻子羅拜情願起立衙門復還舊治蓋田興爵者性以事繁辰州獄此時苗尚未叛也茲相語曰吾父母官久禁當救之鳴銀入城

買囑吏禁以大食器解之出獄後與爵求索無厭淫苗妻子群由

方怒而叛之及後聽撫又尋其故主則苗豈無統而不可約束者哉至於銅仁事勢頗異恭是該府原是改土為流無屬縣以長官司為屬倘雖由於長官衰弱不能鈴束各苗亦從前有司不能撫綏所致然二司苗不盡叛也且如錢糧一事叛苗不納以逋欠責之見失逃亡責之土官平頭長官至掣印以逃而二司逃民散在清浪平溪思州馬口黃道施溪等處無遠數千傭賃織綵願歸本土若顧其通負于中選強壯者為兵量給之食聚為屯堡舊材舊田漸次經理其利倍于客兵而各叛苗亦可馴服矣茲非處苗之正法乎嘗聞楊僉憲云苗地縱橫不過百五十里苗不及數千而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雲貴文庫

九十二

敢屢拒官軍荼毒生民數年無如之何者奸民挾佳土官交遊盡之矣有奸民為之耳目故出則必有所獲有土官為之窩容故敗則必有所歸知乎此則可以論苗矣

恭虞安南疏 巡撫江東之 高士司納賄歸還至度法
君懇乞 聖明查覈長惠原由以清治本以副事臣奉 初
巡撫貴州未任之先已識貴州差少夫多均募兵戢土苗舊法
法陵夷其未久矣及臣到任宣慰安撫臣宋承恩承見臣詰問兩
人向所奏事情其一係宋承恩與教官熊夢祥爭權曾經提學司
會事沈思竟處分已心平無異說矣因安撫臣趙好樹置欲辭其
洪遵庄田及巴省馬頭地故代為申奏其一辯復貴竹司臣詰之
曰貴竹司改新貴縣隆慶二年初議陸年屬貴陽兩姓驛俱在
會典可證汝父安國寧不言於查議之初汝乃言於三十年 制
定之後何也安疆臣曰疆臣年切未知諸宗目知之明日帶宗目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卅二冊 雲貴文庫 卷十二

常折之以前王所制即為律後王所制即為令新貴縣名今
上新貴州縣治不獨改一貴竹縣 明古一日之未下則新貴
縣治一日之備存新貴縣之人戶稅糧歸 天子之版圖誰敢得
而罰徵之新貴縣之縣丞王德為 天子之命官誰敢得而吏置
之即可以落奸人之陷而殺其和謀矣奈何石星之言曰該屬貴
陽府者方屬貴陽府該還土司者還歸土司又曰考其創設之規
及今日削弱之狀復疏止於陸諒無一字非為安疆臣計也是以
諸宗目心服臣之言實則倚石星之勢 陛下未嘗有棄新貴縣
之心安疆臣已成其奪新貴縣之謀擄殺其人丁霸徵其差銀縣
丞宋顯印隨居大方安疆臣喜而藏之雖拜 牌拜表而不出主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卅二冊 雲貴文庫 卷十二

百人跪於使臣前之曰汝輩敢謂貴竹司之改縣為 皇上變亂
祖制也洪武年間止宣宣慰司有布政使司自永十一年始汝
將謂 成祖皇帝為變亂 祖制乎程番十七長官司之改府自
成化七年始都司和永長官司之改府自弘治十七年始凱里安
撫司之改府自嘉靖九年始汝又將謂 累朝皇帝皆變亂
祖制乎貴省府衛并州縣俱係土司改置其子孫為流官各奉法
無越志汝欲廢新貴縣將舉貴州而奔為夷也我 皇上聖德當
陽 國家氣運方盛安得妄興此念諸宗目曰不敢惟撫安國貞
當令上班臣曰此爾夷家事消靜聽處分無擅與兵甲諸宗目唯
唯而退當初 奏之時兵部尚書石星有欲 君之心體國之念

薄寧國梁願效忠 天朝安疆臣以為恨伏兵二千於有城之外
欲伺其出而殺之舊年誘致致司而挾之以兵遂徑向承祖等中
文以欺侮 天聰且謂 高皇帝為之震怒天地為之昏晦文移
肆無忌憚不知有法不知有 君近日據威清道副使林喬楠畢
節道僉事方萬策報稱安疆臣與兵數萬欲折安邦父屍掘其居
地三尺大掠一百五十餘寨流毒安順鎮寧二州殺傷良民焚燬
官廨俱有實証臣遣官禁諭休前對臣之言曰疆臣年切不知且
自竊採木其依僻閑燥如此非安疆臣之能督陳思教之也安疆
臣所屠橫魚數百里擄兵數拾萬其祖宗自漢唐宋元以至今日
所遺金銀堆積如山岳 國家所未有之富閩省土司所未有之

漢海內皆知之、石星憐其削弱、臣不知其何心矣、陳思王嘉猷等
初謀以為幼主安靜則彼享其富、吾輩何利於是、倡恢復之言以
順適其欲、彼將不惜結納之費而可以坐分其有、如先時安國亨
結首相張居正得其盡容供奉、撫按莫不凜凜、今石尚書有路可
通、因而得復拾司、從此可圖伯業、安疆臣遂遣走京捷士、多齎
金銀、未必盡輸石星之家、所求於石星之復疏者、已大憚安疆臣
之頓、陳思因此稱首相、拜軍師、石星遂蒙不韙之名、夫砥礪名行
者、不以利汙義、如土司楊燧賄餽、餽事果錄、則揭之臣、所以明不污
安疆臣、則副使林喬楠則揭於通衢、以拒之、石星曾二臣之不若
乎、臣之所不敢信也、三年以前、安疆臣猶知敬慎、自石星復本之

天下却國利病書

原第卅二冊 雲貴文獻

九十四

後遂謂石尚書許我恢復、大張惡焰、是以貴州萬口莫不指石星
之復疏而唾罵之、臣不能為石星解也、安疆臣欲復貴竹司也、使
欲棄新貴縣以徇之、使遠遯思南等司、皆欲復其故也、將盡棄一
省以徇之乎、陳思不過假虎之孫、復安疆臣一當場之傀儡、石星
負節氣、登極受乃陳思之不若、陳思欲為安疆臣開土地、石星則
欲陛下覺上地矣、陳思欲為安疆臣增戶口、石星欲為陛下
損戶口矣、陳思欲用夷變夷而改流為土、石星不能用夷變夷而
改土為流、石星納安疆臣之賄、欲改易會典以增其拾司之金、
不念皇朝一統之盛、而自削版圖、思使有無縣之省、由其謀不
足以尊君而每至於辱君、才不能以禦亂而當至於釀亂、西

南之失、從此多事、臣不曰陳思王嘉猷而曰石星也、大抵夷司之
於流官有二端、非納賄以結其歡、則以激變拔之、若臣彼不敢以
賄至、恐以為激、臣謂奴安疆臣無難事、有三策焉、初不法則念安
疆臣之年幼、許其自新、即陳思王嘉猷不韙如誅、苟能改行從善
則錄其輔導之功、而宥其撥置之罪、可也、再不不法則照先年處安
國亨故事、革其冠帶、責令縛獻奸徒、不得以死屍抵塞、俟其懲創
而後復之可也、三不法則撫按稟其惡狀、開具奏聞、率三省之
兵以攻其外、調各土司忠義之兵以攻其內、不其土地而分之、絕
其世爵可也、今安疆臣未奉明旨、遽霸新貴縣、臣欲責安疆臣
人稱年幼不知、取其回文、從增陳思一番誑訕、行布按二司拘陳

天下却國利病書

原第卅二冊 雲貴文獻

九十五

思王嘉猷而密建縣始末、以便題復、以完考、我安疆臣藏匿不
發、先按臣及瓜安疆臣不服、考案今不服、臣直啟督恃石星而為
之、石星之誤、則案豈非夥哉、臣與石星素嫌、今日之責、寧負石
星不敢負陛下、故使實陳之、伏乞勅下兵部、令石星有則痛
加省改、無則益為忠貞、察失情之二端、採愚臣之三策、安疆臣雖
係初犯、係惡、其當酌議、停安上計、聖裁、勿文前疏之過、以長
士節之惡、從此天子之餘威、遠振疆臣之亂萌、潛消廢幾、哉石
星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也、再照藩封為天潢之派、京之
使尚不敢煩安疆臣恃其富強、選一番捷士、無月不走、筆鼓之
下、志將何為、更勅下五城御史、升錦衣衛官校、嚴行緝拏、是亦

寒官抑之實示謙遠之尊矣萬曆二十五年五月內該
題覆奉 聖旨是着巡按御史審究具奏欽此

都察院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卅二冊 雲貴文臣

九十六

議處烏撒疏 巡撫江東之 為逆犯投降 國體既正懇乞

聖明斷立後以靖夷方專責成以杜後患事臣聞無所解於心者

父子之親無所逃於天地者 君臣之義臣請以 君臣之義責

阿儻之要 君以正今日之罪以父子之親責安紹慶之庇子以

杜後日之亂領 陛下倘垂察焉夫安雲龍為烏撒土知府祿

之子安紹慶其親也安效良其親姪也倫序甚明詳見川雲撫

臣疏中無俟臣贅咀舊一名安雲朝為安雲龍堂弟名位素卑諸

目不服其父且自言之是咀舊之不能立也明矣安國正謀殺安

雲龍其妻龍氏遂與安國正為夫婦勢必殺親子以媚姦夫其夷

狄而大亂也使龍氏尚在國正有子難免篡逆之謀况遺腹未必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卅二冊 雲貴文臣

九十七

真乎是官保之不當立也又明矣咀舊不能立官保不可立雖雲

龍而為之後者舍安效良將奚之為阿儻者指龍氏之苟合發其

以妻謀夫之罪舉安雲龍之親派正其以侄繼伯之倫明白申訴

豈非義舉乃解結雲益州而擅興兵甲把擁安效良而坐據益倉

以防求為可做以 君命為可挾是臣之所不耳也人孰不欲其

子之富貴謂安紹慶獨無非人情矣乃謹然諾於雲南謀干戈於

貴疏陰與阿儻為一陽與父子為二陸歲嬰孩非安紹慶託之於

阿儻抑阿儻竊之而逃乎是臣之所不解也臣於履任之初即行

畢節道會事方萬策徽諭安紹慶傳獻阿儻不棄自為計阿儻所

犯之罪異日皆安效良之罪奈何以月紀叛逆而欲要 君命之

崇也不數日，四川撫臣譚希思移咨到臣，亦責安紹慶傳獻阿僞與臣不約而同矣。臣微行貴寧道，奉議來經濟感清道，副使林喬楠畢節道，會事方萬策同四川都司淡章往烏撒地方查勘阿僞等夷情。今據三道回申，十二月初十日，安效良率阿僞并海濟等百餘人投見，抗面望闕行五叩頭禮畢，參道責之以西園鎮城屢到官道，阿僞以為讐口批誣，責以初發，冀其殺死亂胤等而通地橫屍，烏撒額糧升合不納，而一軍掣腹，阿僞俯首無辭，但稱從今洗心投降，嗣完納錢糧，輸解館馬，其雲翔與效良為叔侄，撫院請立為答應，知府崇夷已立為耆老管事，男婦數百名口，隨雲翔官屋居住，效良不敢加害等語。在卷據其投降情狀，其心尚懃其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卅二冊 雲貴文阻

九十九

言頭進若重慶阿僞殺降為不祥，含安效良而議國正之後，長淫暴之風為不義，是以川雲撫臣請定效良之立，致有今日阿僞之降，不動聲色而替清亂萌，二臣之有功於國家大矣。臣因阿僞之降而後議效良之繼，僅能為朝廷存體面，非因二臣於先王將無以成之於後，是則臣之罪也。臣獨有懼心，為安紹慶有需益矣，有盜倉矣，又有烏撒府矣，土地日廣，兵甲日多，土夷之賄交勢合，若日益盛，使阿僞暫款，嚴於效良未繼之先，益猖狂於效良既繼之後，不但鎮雄之僑人無難類，且烏之軍民無寧期。四川遠在二千里外，誰能挽西江之水以救涸轍之魚？雲南惟見安紹慶之恭順不見貴州之蹂躪，將談笑視之，不震於貽遺恤震於其隣哉。

臣竊謂慈父之於幼子，痛癢相關，則安紹慶之於阿僞，肝膽相照，阿僞既為安效良出死力，安紹慶必能制阿僞之死命，以阿僞之驚驚而前倨後恭，無非為安效良謀也。則皆安紹慶意也。嚴阿僞之羈縻而慎終如始，非獨子能也，則尤安紹慶責也。於阿僞治之以不治，出自陛下有過之仁，非臣所敢必。於安效良繼其所當繼，出自陛下繼絕之恩，非臣所敢與。臣一念犬馬之誠，惟願陛下矜憐荒微之殘民，俯賜禁暴之嚴旨，雖子既定罪有攸歸，安效良十五歲以前，阿僞弄兵罪在安紹慶，安效良十五歲以後，阿僞弄兵罪在安效良，阿僞能改而先以兵加之者，罪在起釁之家，阿僞不悛而復以兵助之者，罪在濟惡之人，阿僞得從末城，首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卅二冊 雲貴文阻

九十九

長敢有效尤，或以忿兵，或以貪兵，侵擾蒼赤者，不得援例治以不赦之罪，容臣等分別輕重奏請降削，如以其祖功不可泯，選其族之賢者而更置之庶幾國有天威，人無越志，雖夷方共知有君臣之義，不敢一逞，以試法。雖安紹慶亦得以全父子之親，不致兩敗以傷恩，軍民幸甚。地方幸甚。萬曆二十五年二月十五日該兵部題覆奉聖旨是

屯田議 提學謝東山 貴州各衛旗軍上糧屯田俱各八畝會計口食則總旗十六畝小旗十四畝軍人一十畝皆得計其子粒之輸以充月糧之入故旗軍缺一名則一名之分田有在屯田遺一分則一分之花利猶存任以逃亡者雖缺而解發者當補故遂忍而置之及今逃亡益多解發益寡而遺田益衆管屯人等遂有歲收常貨以數家成鉅積者矣侵占屯土律有明禁侵漁之盜可不亟懲合無通將貴州合屬逃故屯糧旗軍遺下無糧口食分田悉放清查果有山水湮塞無堪開墾量行減免餘皆召佃于人歲收其入貯該衛倉廩以備荒歉處濬聽令于內照數支給而無田窮丁分毫不許浪派新軍解伍倘有派撥隨扣減其見剩之數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卅二冊 雲貴文址

一百

為定規登之冊籍責令布政司隨時稽考如有占恡不發侵玩如故者即行從重參究庶幾人知遵守弊可永清而遺屯軍伍有一舉兩濟之利矣

議處五開疏畧 湖廣巡撫陳省 一議兼即轄以馭軍民查得楚中各府衛同城者凡衛官賢否官舍聚替官軍俸糧屯糧完欠皆聽府官填勘嚴催以故事體維繫惟黎平府與五開衛同城則不然蓋府屬貴州衛屬湖廣不相干涉以故款頭人等每相犯侮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夫以兩省府衛同處一城本以防範合無俯照臣領 勅諭統轄該府事例亦聽辰沅兵備道統轄五開衛官員賢否官舍聚替官軍俸糧俱經該府填註勘結查數督催呈詳該道轉詳方准施行辰州府不得干與凡事干軍民者仍與參將協心秉公查處不許自分彼此如此庶府衛聯屬文武並敘一議移參將以便彈壓查得守備之駐五開品秩未崇人心玩視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卅二冊 雲貴文址

一百

參將則體貌稍隆威權自振合無行令本參聽其帶領募兵移駐五開衛凡各邊衛一應事宜悉聽料理俾彼宣布威令以輯衆心奮揚威武以懾衆志事干軍民者與黎平府掌印官協心計議共圖保障之方永消驚之釁庶幾地方可獲安寧矣 一議改通判以司糧餉夫糧餉乃官軍所資以爲命者必支放以時斯軍士得需實惠今查五開等衛遠餉皆解沅州專令辰州府遣糧通判駐劄該州管理夫各衛請給則自衛歷靖而抵沅該道給發則自沅歷靖而抵衛山開險峻道遠逼通合無將通判移駐靖州而以五開銅鼓等衛之近靖州者應支糧餉改貯該州專聽本官催督給散每雙月各衛請發搭賬簿照式開填明白送道轉發本官查

數見任官軍的數呈詳批允行州支出餉銀鑒分零碎包封本官親詣各衛會同掌印官唱名給散其五開一衛仍要會同黎平府掌印官查數公同支放永為定規如此庶官軍俸糧常充永免跋涉之勞可嚴侵漁之弊矣 一議軍事權以便制馭照得黎平府與五開衛同城事體開涉合無將黎平改為軍民府換給印信以再照楚省湖北及柳桂地方屬之貴州南贛兼制該道府州縣官員賢否同聽甄別舉刺今黎平府既屬辰沅兵備道統轄而五開衛又屬該府專制多相閼濇似應比照前例將該府屬官員賢否亦聽臣等一體甄別舉劾勸懲庶邊方之臣賢者知所奮勵而不

肖者亦知警畏矣 一議酌調遣以免騷擾照得水順保靖二司先年漸直倭寇擾攘當事議調其兵征剿雖此一遇有急動輒思調二司土兵即臣向未親臨其地亦以二司謂足恃力乃今則見有大謬不然者緣二司徒有虛名原無實兵如遇奉文調取則於鎮溪等司轉募每兵一名給與二錢銀替一杖取數以應出門即有行糧沿途又有犒賞官府之費既已不貲乃苗民之悍為難馴沿途剽掠生事莫敢誰何且俾苗夷深入腹裏習見舉措虛實致萌輕視之心起垂涎之念此則決不容復踵往轍者也合無今後各省凡有寇攘不許議調二司土兵如貴苗煽亂勢至招撫聽該省撫臣會臣衙門題報聽臣調發見募精兵策應再不足用則

調取鎮溪等所募悍慣戰之兵互相夾剿其永保之兵亦不輕擅調取致滋擾害

募勇守城議 思州知府蔡懋昭 本府設在萬山之中溪洞深

阻南與邛水天柱相接北與烏羅提省相聯中多谿徑皆係生苗
出沒其間自正統十四年被奸糾引苗賊入陷以後為苗所窺間
嘗竊發受害頗仍良由武備弛而兵力寡也查得洪武二十五年
設有思州守禦千戶所而千戶以上人為之至洪熙元年革去千
百戶改為正副長官守禦遂廢後因殘破又議調平清偏鎮四衛
官軍共一百六十九員名赴府防守至萬曆元年復又撤去今雖
召募練兵一百二十名每名月給銀一錢八分米三斗把守閑隘
然亦生苗等耳非久安長治之術也舊額土兵一百二十名每名
月給銀四錢五分以充守禦然皆柔懦不堪惟供看門提鈴更夫
致張皇城社人心均有利賴矣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雲貴文匯

百四

烏保衛志

嘉靖十三年巡按御史王杏條陳軍民利病一款嚴督襲以杜
亂階貴州各府司土官不由出身正路亦無考校功能但以先人
舊勞世授其官得之亦甚易矣惟於承襲之際有司查勘其宗枝
來歷保稱無礙然後取具供結申之藩省轉行各該守道就近查
勘無礙然後呈請撫按查實行令起送赴部覆查審勘相同然後
題授官職仍令親自叩頭謝恩若是則土官各知感激皆曰是
官實朝廷親授我必將思前日之難而且戒且阻其於子孫亦
勤世教以期不累於後選於綏德之中寓以懷威之意此良法也
嘉靖六年巡撫熊一英奏開納粟冠帶辦事之例累：虛衡襲行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雲貴文匯

百五

真偽莫辨豈知官職所以取信於夷民者以有該部憑劄也不給
憑劄而可以授官是銓註之權不由部司而襲授之微止憑冠帶
交借之端自此始矣近如土舍宋重子駐石顯榮等潛據固寨冠
裳戎博蓋其始也援例冠帶其中也私自冠帶其究也僭據地方
皆自納粟之例啓之耳今後不許再開此例庶國法昭明舊典
復而土官自潛消其不軌之心矣

洪武十五年征南將軍顧川侯傅友德以烏撒烏蒙芒部東川四
府地近四川奏改隸四川布政使司從之
嘉靖七年兵部尚書伍文定以四川宣慰司孺子楊友楊愛互爭
地方歷三十餘年訟牘未絕奏將愛見管地方分置凱里安撫司

改屬貴州從之。〔劾〕聞天下有道守在四夷乃若決其群斷其臂而少其力又歟夷之微權也本衛地方接連雲南通省皆古西南夷地今中國所以能通雲南享彼貢賦之利者以有貴州東西兩路耳洪武間以西路烏撒烏蒙東川芒部四軍民府及東路普安州俱屬雲南蓋未之深思耳何也東路普安州之盤江西路烏撒府之七星關河皆入滇門於洪流巨浸誠一夫當關萬夫莫開之險萬一雲南有變據此二險是無雲南矣傳穎川有見於此奏以四府改隸四川永樂間又以普安州改隸貴州是微雲南之藩籬啓其門戶以延中國使節冠蓋矣此守在四夷之一大端也原其為謀豈直一世二世之計哉弘治正德間四川播州土酋楊文陽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雲貴文臣

百六

愛兄弟因爭土構兵歷三十餘年奏請未結至嘉靖間兵部尚書伍文定奏將楊愛分管地方凱里等處增置凱里安撫司改隸貴州是又與其群斷其臂而少其力之意也此其為謀將不在傳穎川伯仲間耶此尤經畧者之所當知也

永樂五年六月改交趾龍興府為鎮蠻府建興府為建平府天長府為奉化府新興府為新安府國威州為威蠻州宣光州為宣化州上福州為福安州安邦州為靖安州日南州為南靖州布政州為政平州明靈州為南靈州龍眼縣為清遠縣安世縣為清安縣應天縣為應平縣山明縣為山定縣上福縣為保福縣龍潭縣為清潭縣丹鳳縣為丹山縣龍拔縣為隴拔縣天施縣為施化縣古戰縣為古平縣統兵縣為統軍縣佛誓縣為善誓縣天本縣為安本縣獨立縣為平立縣黎家縣為黎平縣御天縣為新化縣費家縣為古費縣安邦縣為同安縣安興縣為安和縣茶龍縣為茶清縣杜家縣為古杜縣上路縣為路平縣上福縣為福康縣布政縣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雲貴文臣

百七

為政和縣鄧家縣為古鄧縣左布縣為左平縣世榮縣為士榮縣餘仍其舊定交趾所隸州縣交州北江諒江三江建平新安建昌奉化清化鎮蠻諒山新平演州人安順化總十五府以威蠻福安三帶慈廉利仁五州隸交州府本府親領東蘭慈廉三縣威蠻州領山定清威應平大堂四縣福安州領保福夫留清潭三縣三帶州領扶隆安明扶軍安樂立石元郎六縣慈廉州領丹山石雲二縣利仁州領清廉平陸古榜古省古禮利仁六縣以嘉林武寧北江三州隸北江府本府親領超額嘉林二縣嘉林州領安定細江善才三縣武寧州領仙遊武寧東岸慈山安豐五縣北江州領新福善寧安豐三縣以諒江南策上洪三州隸諒江府本府親領

清遠古勇鳳山那岸陸那五縣諒江州領清安安寧古隴保祿四縣南策州領青林至靈平河三縣上洪州領唐安多錦三縣以洮江宣江洮江三州隸三江府洮江州領山圖麻溪清波夏垂四縣宣江州領東欄西欄虎巖三縣洮江州領龍拔古農二縣以長安州隸建平府本府親領懿安本平立大灣望瀛五縣長安州領威遠安謨安寧平四縣以東潮靖安下洪三州隸新安府本府親領峽山太平多翼阿瑰西關五縣東潮州領東潮古費安老水常四縣靖安州領同安支封安立安和新安大瀟萬寧雲屯八縣下洪州領長津西岐同利清河四縣以快州隸建昌府本府親領俸田建昌布真利四縣快州領仙呂施化東結芙蓉永潤五縣以

天下印國利病書

原第廿二冊 雲貴文址

百八

美保膠水西真順為四縣隸奉化府以清化愛九真三州隸清化府本府親領古騰古弘東山古雷求寧安定梁江七縣清化州領廣樂細江安樂嘉江四縣愛州領河中統寧宋江文俄四縣九真州領古平結悅緣覺豐育四縣以新化建河古蘭神溪四縣隸鎮蠻府七源上文下文文萬崖廣源上思朗七州隸諒山府本府親領新安如故丹巴江溫鎮辰淵重七縣七源州領水浪琴悅容拔平六縣上文州領杯蘭慶遠庫三縣以政平南寧二州隸新平府本府親領福康衙儀知見三縣政平州領政和古鄧從實三縣南寧州領丹商左平夜慶三縣以演州隸演州府演州領千冬芙蓉天苗曼林西縣以南靖驪二州隸又安府本府親領衙儀玉穆古杜

支羅直福土油偈江土黃八縣南靖州領河黃碧石河華奇羅四縣驪州領石塘東岸路平沙南四縣以順化二州隸順化府順州領西仰巴閱利調安仁三縣化州領利達士榮乍令恭偈思容蒲苦蒲浪七縣改太原等五鎮為太原宣化嘉興歸化廣威五州直隸布政司太原州領富良司農武禮洞吾求通宣化美石大慈安定威化太原十一縣宣化州領曠當道天安平原底江牧物大蠻楊乙九縣嘉興州領龍蒙四忙三縣歸化州領安立文盤文振水尾四縣廣威州領麻龍美良二縣設交趾布政司永盈庫交州府醫學僧綱司瀘江驛豐盈庫永豐倉建平府永盈庫常豐倉三江府豐倉嘉林州儒學交州北江諒江建平四府稅課司福安三

天下印國利病書

原第廿二冊 雲貴文址

百九

帶慈惠利仁嘉林武寧北江宣化八州稅課局應平大堂山定清威武寧細江善才武寧東岸青林至靈平河古勇清安太平多翼河現西關長津同利二十縣稅課局多錦縣之麻浪保祿縣之下昌唐濠縣之金縷唐安縣之司王峽山縣之峽山五稅課局北江府并三帶州之長江慈惠州之上古利仁州之春碩宣化州之長江慈惠縣之兵神大堂縣之江潭山定縣之山定清威縣之清威唐安縣之涇哈清遠縣之翁羅安謨縣之安謨海口東結縣之車栗口膠水縣之圓光古勇縣之粉池平河縣之凍美安老縣之古齋場支封縣之阿彌杜四岐縣之四岐杜域箇婁杜安定杜河泊所凡二十一慈惠縣之婆加應平縣之三汊河大堂縣之三江只

場津橋美留縣之河魯口唐江橋扶隆縣之江口鎮扶寧縣之圍山鎮立石縣之車朗鎮丹山縣之喝江口清廉縣之涇埡平陸縣之寧江古榜縣之泡橋永江口嘉林縣之三江口汶上究蘭青林縣之平灘江口至堂縣之古法渡平河縣之多魚海口堆海口安鋪江口多錦縣之阿牢江口山園縣之陳舍麻溪縣之花原山夏華縣之蕩灰東欄縣之古雷江口西欄縣之軒閣虎巖縣之三峽江口隴拔縣之費舍古農縣之酒舍魏安縣之路沛江大濤縣之大安海口安寧縣之山水江黎平縣之生藥山江安謨縣之神技海門太平縣之喻江多間涇口多翼縣之栗江河瑰縣之支隆渡西關縣之支來庄東潮州之天廖江屯山古費縣之扶帶杜海口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二冊 雲貴文社

百十

安老縣之安老海口多混海口同安縣之同安海口支封縣之多俚杜海口安和縣之小白藤海口長津縣之波了杜西岐縣之域箇婁隊油江隊稅水隊同利縣之多七俸田縣之俸田建昌縣之黃江口真利縣之海門東結縣之車栗口美祿縣之寧江口西真縣之蒂江口順為縣之阿江口會江口膠水縣之添福海口膠海口收物縣之石恩鄉大蠻縣之北果橋當道縣之蘭杜文安縣之渭隆江口平原縣之北衢底江縣之錫山鎮巡檢司凡六十七清廉縣之姜橋保福縣之保福嘉林縣之嘉林武寧縣之市橋平陸縣之永安黎平縣之生樂保祿縣之芹站馬驛凡七交州府之瀘江武寧縣之市橋保祿縣之芹站及雞陵丘濕運運所凡五石室

縣僧會司交趾監課提舉司廣益大黃二場監課司改雞陵關為鎮夷關 癸巳設交趾交州左右等衛指揮使司勅總兵官新城侯張輔等及兵部尚書劉儁曰交趾城中立交州左右中三衛富良江北立交州前衛昌江丘濕各立衛市橋隘留關各立守禦千戶所市橋以兩所守之 十一月丙寅設交趾三江清化又安新平順化五衛及演州南靖二守禦千戶所 十二月己丑交趾總兵官新城侯張輔等奏請於原設七衛之外再撥官軍五千六百人設交州後衛又請設鎮夷諒山二衛及增設十五千戶所該用官軍二萬二千七百有奇悉從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二冊 雲貴文社

百十一

六年正月戊辰設交趾太原嘉興廣威六關望江臨安新寧七鎮金場局各置大使二員副使四員又選授知州知縣二十一員每鎮三員提督關辦又以知府二員總督令禮部鑄印給之 二月己丑交趾按察司僉事劉有年言交趾舊設諸州多不親民而於附郭置縣理民事請如內地以州管民而革去附郭縣役之 甲辰設交趾按察司之山南北海東海西四道分司 六月新城侯張輔言交趾平定開設諸衙門朝廷遣使及諸司奏報皆須驛傳宜於廣西桂林柳州南寧太平等府增設水馬驛一十九自桂林府東江驛至思明府憑祥縣新舊馬驛共三十有一其驛道遠

有宜設中站南寧府至龍州等驛水道差遠宜增驛舟并置遞運所又言交趾舊太原等五鎮已改為州餘天關等十三鎮未改上命所司悉准行之已丑吏部尚書張義等同六部尚書奏新城侯張輔等平定交趾建設軍民衙門總四百七十有二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各一衛十千戶所二府十五州四十一縣二百八市舶提舉司一巡檢司百稅課司局等衙門九十二置城池十二所安撫人民三百一十二萬有奇是月築交趾都司及清化衛城交趾前後昌江丘溫等衛市橋隘留閑等千戶所各置排柵九月已卯陞交趾太原州為太原府宣化州為宣化府改宣化州稅課局為稅課司設太原府稅課司華威蠻州之山定縣福安州之

保福縣三帶州之扶隆縣利仁州之清廣縣慈廉州之丹山縣嘉林州之安定縣武寧州之仙遊縣北江州之新福縣諒江州之清安縣南策州之青林縣上洪州之唐濠縣洮江州之山園縣宣江州之東欄縣沱江州之隴拔縣長安州之威遠縣東潮州之東潮縣靖安州之同安縣下洪州之長津縣以其地各入本州改扶隆縣之江口鎮巡檢司隸三帶州清廣縣之涇餘巡檢司姜橋馬驛隸利仁州丹山縣之喝江口巡檢司隸慈廉州保福縣之保福驛隸福安州山定縣之稅課局及山定河泊所隸威蠻州清安縣之稅課局隸江州青林縣之稅課局及平離江口巡檢司隸南策州唐濠縣之金縷稅課局隸上洪州山園縣之陳舍巡檢司隸洮

江州東欄縣之古雷江口巡檢司隸宣江州隴拔縣之費舍巡檢司隸沱江州東潮縣之天廖江屯山巡檢司隸東潮州同安縣之同安海口巡檢司隸靖安州長津縣之稅課局及波了杜巡檢司隸下洪州設北江府常備倉新安府常積倉諒江府常益倉各置大使副使一員庚子設交趾各州縣巡檢司三十七所清化府二十六巴龍關浞河洛關光山關隸古雷縣巴禮涇口隸永寧縣箇勾歷關巴凜關瓮冊關隸嘉江縣險石關清都鎮隸安樂縣蒲巴隣關絹槐關隸細江縣色下關王局關消忙關俄樂關隸俄樂縣靈長海口靈長渠口隸河中縣支俄渠口隸支俄縣典更海門隸九真州濠渠口沉渠口隊隈隸結悅縣布衛海口隸緣覺縣要

翁關立閑黑閑隸農貢縣諒江府一三江口隸清遠縣三江府一洞淋縣隸夏華縣北江府二石神隸嘉林州小江橋隸東岸縣建平府二巴陳口屯隸安本縣虎河隊江口隸安謨縣建昌府一三江口隸美容縣宣化府一閑濠隸曠縣廣威州三多隘可凜隸本州八圭隸美良縣置交州後衛三江衛二經歷司經歷各一員增置雲屯市舶提舉司提舉吏目各一員設新平順化二市舶提舉司雲屯新平順化三抽分場宣化府銀場局司置提舉一員副提舉二員場局置大使各二員副使各四員七年正月甲子設交趾清化府之廣儲倉丘溫縣之丘溫倉雞陵縣之鎮夷倉嘉江縣之牛鼻關古弘縣之會潮海口支俄縣之支

隆海口、神投海口、緣豐縣之天甲海口、遼河縣之徑農江口、古蘭縣之綴口、大全江口、雞陵縣之鎮夷關、淵縣之坡壘關、水浪縣之博花江口、應平縣之寧橋、雲屯縣之雲屯、快州之阿魯口、十四巡檢司、交趾監謀提舉司之安老安和支封同安四場、監謀司、永寧縣之屢柳、宋江縣之可屢二馬驛、丘溫縣之丘溫、董縣之董站、雞陵縣之沱灘、三驛水浪縣之稅課局、乙丑併交趾上文州之庫縣入本州、慶遠縣入杞蘭縣、七源州之坡縣入本州、容縣入脫縣、平縣入水浪縣。

七年九月乙酉，設交趾諒山北江、建平三府及歸化南策二州，并雞陵、董淵、黎平、武寧、保祿、平陸七縣，醫學監謀提舉司之支儀長。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雲貴文址

重四

羅丹夾三場、監謀司、歸化州稅課局、石原關巡檢司、以交趾太原鎮、金場局、隸太原府、嘉興鎮、金場局、隸輿州、廣威鎮、金場局、隸廣威州、初設太原等七鎮、金場局、未定管屬，至是布政司言：「天關等四鎮蠻人危亂，道梗不通，太原等三鎮、金場局已行開設，宜各有所隸，故有是命。」

八年七月己卯，設交趾奉化、清化二府，稅課司、諒江三江、清化三府，并快州之醫學、北江府之市橋、食諒江府之芹站、倉奉化府之廣積倉、三江府之豐盈倉、三帶州之長江、歸化州之石原、安立縣之茂阿、朱貴、文盤縣之忙城、文振縣之文盤、甘棠、水尾縣之水尾、巴羅九馬驛、三江府之三江、洮江州之陳舍、夏華縣之夏華、三水

縣之安寧

驛、清化府之古刀鎮、安寧海口、小安海口、大江海口、安寧縣之屯達江口、峽山縣之柳園屯、太平縣之太平海門、水棠縣之都埋社、萬寧縣之阿葛屯、同利縣之爭江屯、廣源州之寨麻、十一巡檢司、愛州之務市、古弘縣之大拜市、及七源、歸化二州、文盤、文振、麻籠三縣七稅課局、併愛州之支儀縣、九真州古平縣、清化州之細江縣各入本州、其支儀縣之支隆海口、神投海口、支儀渠口、細江縣之蒲巴、鄰關、綽槐關、五巡檢司、各隸本州。十二月己亥，設交趾三帶州之長江、安樂縣之安樂、沱沱州之江口、麻籠縣之真那社、四巡檢司、北江府之常盈庫。

九年四月癸卯，政交趾諒山府、雞陵縣為鎮夷縣、雞陵通運所為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雲貴文址

重五

鎮夷通運所、丘溫縣之丘溫倉、隸本府、七源州之坡壘關、巡檢司、隸淵縣、水浪縣之博花江口、巡檢司、隸七源州、上思朗州為上思朗州、下思朗州為下思朗州、古藤縣為古藤縣，以肇、癘徙交趾鎮夷關於松嶺、高典之地。五月丁卯，設交趾監謀提舉司之通濟、監倉、諒江府古龍縣之小關、巡檢司。八月辛丑，徙交趾昌江衛於昌江橋，立諒江府治及市橋、守禦千戶所於塔山。乙卯，併交趾靖安州之大潰縣入新安縣。十一月己巳，設交趾寧化州，領赤土、車永二縣，直隸布政司，設武禮縣之平陸、巡檢司、新安府之廣盈庫。

十年五月乙酉，設交趾大營縣之北哈溪、龍縣之谷冊二巡檢司。

六月丁丑、設交趾諒江州次五社巡檢司、七月癸巳、設交趾政平州之瀾滄海門、環林縣之芹海門、二巡檢司、九月乙酉、設交趾永通縣之那奴村巡檢司、古龍縣之小關驛、

十一年六月乙亥、置交趾廣威州、附冊改冊二巡檢司、

十二年三月庚子、設交趾升華恩義四州、俱隸升華府、在化州以南、統黎江等十一縣、蓋黎賊所取占城之地、而以阮帥胡具郭景異郭銘為守、及帥等叛、占城仍遣人守之、至是叛賊就禽、總兵官英國公張輔同黔國公沐晟計議、復建四州、承制授降人阮美楊夢松范公議阮儉為知州、胡文張原汪武征范昉為同知、仍以書報占城王、使知建置之故、備其事來聞、皇太子從之、六月庚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雲貴交趾

百十六

戊、置交趾又安新平順化三衛、演州守禦千戶所、又安南南靖守禦千戶所、時總兵官英國公張輔、以四府與老撾占城邊境接壤、土地廣遠、夷民繁夥、宜有控制、同黔國公沐晟議、請於各府置衛所、籍土軍、以土官指揮千戶理其事、仍請給印信、皇太子從之、

十二月庚寅、設交趾寧化州、現縣巡檢司、

十三年四月壬申、設交趾演州府之葵州、又安府之葵龍玉麻二州、定升華府之外華恩義四州所隸縣、升州領黎江都知安備三縣、華州領萬安具恩禮悌三縣、思州領持平白鳥二縣、長州領義純揭杯溪綿三縣、五月甲辰、設交趾三江府稅課司、范江東潮二州并清坡麻溪夏華三縣五稅課局、太原府廣積庫利仁縣之

浸濠江、上思即州之通廣新化縣之司岡江口揚舍社三巡檢司、華諒山府水浪縣稅課局、八月丙戌、從交趾新安府治於鎮夷衛城內、改南寧州并至靈縣隸之、以多翼太平二縣隸鎮寧府、初南策至靈隸諒江、多翼太平隸新安、至是交趾布政司言南策至靈近新安、多翼太平近鎮寧、改隸為便、鎮夷衛正在南策至靈之也、宜移新安府治於鎮夷城內為便、上悉從之、丁亥、併交趾清化府之古弘縣入古藤縣、愛州之河中統寧二縣、九真州之緣覺結悅二縣各入本州、諒山府之新安縣入丹巴縣、如教縣入丘溫縣、董縣入鎮夷縣、七源州之水浪縣入本州、琴縣入淵縣、上文州之杯蘭縣入本州、新平府之知見縣分隸衙儀福康二縣、政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雲貴交趾

百十七

平州之古鄧從簡、政和三縣、南靈州之丹奇縣各入本州、夜度縣入左平縣、利仁州之古禮縣入本州、古珍縣入平陸縣、古者縣入利仁縣、三帶州之元即縣入扶寧縣、威靈州之太堂縣入本州、鎮寧府之新化縣入廷河縣、神溪縣入古蘭縣、靖安州之安立縣入安和縣、西開縣入太平縣、河現縣入多翼縣、武寧州之安豐武寧二縣、北江州之安越縣、南靖州之河黃縣、貴州之沙南縣各入本州、路平縣入衙儀縣、建平府之平立縣入安本縣、長安州之安謨縣入安寧縣、建昌府之俸田縣入建昌縣、快州之范化縣、宣江州之虎岩縣各入本州、諒江府之古勇縣入清遠縣、華演州府、以千冬縣入演州、併演州之芙蓉縣入環林縣、華威縣利仁福安南策

諒江嘉林沱江七源八州應平清威太堂古勇平河太平河現多
翼西關同利武寧善才細江麻溪清波夏華文類文振麻龍十九
縣及上洪州之金線安州之播市多錦縣之麻溪唐安縣之司玉
保祿縣之下昌古杜縣之大拜市稅課局其宣化府之長江威靈
州之山定利仁州之養頌慈應州之上古慈應縣之兵神清威縣
之清威太堂縣之江潭清遠縣之翁羅古勇縣之粉泥唐安縣之
涇哈平河縣之康美河四岐縣之安定杜四岐林城簡妻杜安老
縣之古蘇場支封縣之阿羅林膠水縣之圖光安謀縣之安謀海
口河泊所同安支俄長羅三場鹽課司太平縣之屯江口結悅縣
之沉渠口二巡檢司三華州會並華之

天下和國利病書

原第卅二冊

雲貴文址

夏八

十四年二月辛巳設交趾順為縣之僕江口水尾縣之清水江寧
陽醫學僧綱道紀等司交州北江建平諒江奉化建昌鎮蠻新安
化州之鷄江口三巡檢司五月丙午設交趾府州縣儒學及陰
清化三江太原宣化十二府歸化寧化三帶慈應福安武寧北江
長安諒江上洪快清化靈東潮下洪南策沱江沱江宣江一十九
州慈應石室平陸安樂立石扶寧清潭芙蓉嘉林超類慈山東岸
善誓細江善才大灣望瀛清遠鳳山平河保祿安寧古隴唐安西
真膠水真利布建昌芙蓉東結永潤太平水崇古費安老同利清
河至靈安定渠江麻溪清波夏華西欄安定司農永運洞壽武禮
當道文安騰楊成江乙平原收物蒙麻龍安立六十一縣儒學諒

江建昌鎮蠻新安三江太原六府歸化福安慈應北江武寧嘉林
諒江上洪快東潮下洪南策沱江萬崖十四州石室應平善才安
寧平河保祿安寧唐安多錦真利布芙蓉東結岐山水崇古費安
老至靈麻溪清波夏華古農當道楊底江平原二十六縣陰陽學
建昌鎮蠻新安太原宣化五府嘉興三帶威靈北江嘉林諒江上
洪東潮下洪沱江沱江宣江十二州麻龍安立水尾蒙清威應平
細江善才望瀛大灣清遠平河唐安多錦安寧古隴順為太平真
利布芙蓉東結永潤安老水崇清潭麻溪清波夏華古農收物三
十一縣醫學新安清化太原三府僧綱司嘉興廣威歸化北江長
安諒江上洪快東潮下洪靖安九真沱江沱江宣江七源十六州

天下和國利病書

原第卅二冊

雲貴文址

夏九

僧正司慈應扶寧安樂立石石室清威清潭芙蓉嘉林超類慈山
東岸善誓細江善才大灣望瀛安老平河保祿安寧唐安多錦順
為西真美祿真利布建昌芙蓉東結多興古蘭建河太平峽山水
崇古費四岐同利清河至靈安定東山渠江麻溪清波夏華古農
富良安定當道騰楊收物美良五十六縣僧會司建昌鎮蠻新安
清化太原宣化六府道紀司歸化福安利仁慈應武寧北江嘉林
長安上洪快東潮下洪南策沱江沱江十五州道正司慈應立石
清潭清威嘉林超類慈山東岸善誓善才望瀛安老黎平平河保
祿唐安美祿西真芙蓉東結太平水崇古費安老四岐清河至靈
麻溪清波夏華安定當道文安騰乙大變收物三十七縣道會司

庚戌交趾總兵官英國公張輔言自廣東欽州天涯驛經猫尾港至浦海佛灣從萬寧縣抵交趾多由水道陸行止二百九十一里比丘溫故路近七驛且設水馬驛傳以便往來從之於是設廣東欽州之防城佛灣二水驛寧越浦海二遞運佛灣遞檢司靈山縣之龍門安邊二馬驛安河格木二遞運所交趾靖安州之同安水驛同安遞運所萬寧縣之萬寧水驛萬寧遞運所新安縣之新安和縣之安和東潮州之東潮三水驛至靈縣之平灘水驛平灘遞運所慈山縣之慈山水驛改交趾嘉林縣嘉林馬驛交州府瀘江馬驛廣東欽州天涯馬驛俱為水馬驛廣西橫州州門水驛隸南寧府故交趾新安守禦千戶所 七月己亥復故交趾演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雲貴交趾

百廿

州望江鎮又安府臨安鎮二金場局先是以蠻人弗靖罷二局至是始平復置 十月戊辰設交趾安樂縣之旱農貢縣之永通並縣之董站三馬驛

十五年正月庚戌改交趾前演州府之葵州隸清化府 五月設北關守禦千戶所於交趾歸化州隸雲南都司 設交趾東南等州縣巡檢司東潮州之古寧江下基嶺支封縣之阿羅社四岐縣之但江善才縣之箇齊江口平河縣之麻牢江峽山縣之涇河高靖安縣之戶陳安和縣之大隴東潮縣之新安社淡水江水棠縣之竹洞社同利縣之婆移江布縣之語江口演州之羊雙社傷江縣之可撈江古杜縣之三汶江思容縣之婆門社親安縣之脫門

海口其濱州之傷江古杜思容新安四縣民少如所設弓兵不能及數命於衛所土軍內撥補 六月丙戌改交趾建昌府永瀾縣隸本府初永瀾縣隸快州以本縣言去府近於州故也 九月丙寅設交趾又安府廣積庫衛儀縣丹哈海門巡檢司鹽課提舉司之博濟廣濟遠濟安濟濟濟五鹽倉南界其福千冬三場鹽課司十六年正月己卯設交趾新安府之太平橋鎮蠻府之海潮江建平府之大安海口清化府之已禮三江濱州之千冬又安府之明市奇羅凡七批驗鹽引所各置大使一員 八月己卯改隸交趾所屬巡檢司馬驛遞運所先是併省各府州縣而其所屬衙門尚未釐正至是改交州府大堂縣之三江口及場津橋二巡檢司隸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雲貴交趾

百廿

咸豐州利仁州古榜縣之泡橋永江口二巡檢司隸平陸縣武寧州武寧縣之市橋馬驛及遞運所宣江州虎巖縣之三岐江口巡檢司各隸本州長安州安樂縣之神投海門安謨海口小安海口虎河隊江口四巡檢司隸安寧縣新安府河現縣之支隆渡巡檢司隸鎮蠻府多翼縣新安府西關縣之支來莊巡檢司隸鎮蠻府太平縣鎮蠻府新化縣之司置江口揚舍社巡檢司隸建河縣神溪縣之古刀鎮巡檢司隸古蘭縣建昌府俸田縣之俸田巡檢司隸建昌縣諒山府董縣之董站驛隸鎮蠻府清化府古弘縣之會湖海口巡檢司隸古藤縣愛州河中縣之靈長海口靈長渠口二巡檢司隸本州綠覺縣之天甲海口布衛海口二巡檢司及結悅

縣之濠渠口隊限二巡檢司隸九真州 十一月癸亥置交趾丘

溫衛

十七年三月癸酉設交趾諒山府及七源廣源上文下文萬崖上
思郎下思郎九真嘉興廣威十州多翼古蘭丘溫鎮夷丹已脫淵
大蠻宣化富良弄石大慈感化永寧宋江俄樂安樂十七縣儒學
宣化府陰陽學僧綱司廣威州陰陽學醫學道正司萬崖州僧正
司太平鎮夷二縣陰陽學太原縣醫學僧會司道會司古蘭縣醫
學道會司多翼洞喜二縣陰陽學醫學道會司又安府常豐倉新
平府常平倉建昌府廣平倉 四月壬午政交趾文振縣之甘棠
驛隸文盤縣 八月丙申設交趾諒山府之七源鎮及三江府之

天下即國利病書

編第卅二冊 雲貴文社

百廿二

歸化鎮宣化府之宣光鎮金場局局置大使二員副使四員 九
月丙辰併交趾化州之利達思答二縣入士景縣 乍令蒲浪蒲首
三縣入化州順州之利調安仁不蘭已開四縣入順州新平府之
福康縣入衙儀縣南靈州之左平縣入本州又安府之支羅土油
二縣入衙儀縣土黃縣入古杜縣真福縣入順州偈江縣入石塘
縣南靖州之盤石縣入本州奇羅縣入河華縣順州之求岸縣入
本州清化府之安定縣入永寧縣梁江縣入古雷縣東山縣入古
蘇縣清化州之安樂縣入本州嘉江縣入俄樂縣安州之宋江縣
九真州之農育縣各入本州諒山府之下文州入上文州下思郎
州入上思郎州七源州之脫縣入淵縣宣化府之文安縣入曠縣

乙縣入底江縣太原府之司農縣入安定縣洞喜縣入富良縣太
慈縣入宣化縣諒江府之鳳山縣諒江州之安寧縣入清遠縣那
岸縣入陸那縣諒江州之保祿古龍二縣入本州上洪州之多錦
唐安二縣入本州建平府之望流太清二縣入懿安縣長安州之
黎平縣入本州建昌府之布縣入建昌縣快州之芙蓉縣入本州
東結縣入永泗縣新安府之至靈縣入南策縣東潮州之水棠縣
下洪州之四岐縣各入本州清乃縣入同利縣靖安州之支封縣
入安和縣雲屯縣入靖安州三江府沱江州之清波縣入本州麻
溪縣入夏華縣沱江州之古農縣宣江州之西欄縣各入本州交
州府福安州之清潭縣入東關縣美苗縣入福安州三帶州之安

天下即國利病書

編第卅二冊 雲貴文社

百廿三

詔縣入安樂縣扶寧縣入立石縣威靈州之清威縣利仁州之利
仁縣各入本州北江府之超類縣武寧州之東岸縣並入嘉林縣
慈山縣入武寧州嘉林州之細江善才二縣北江州之善警縣廣
威州之美良縣歸化州之安立縣嘉興州之蒙籠二縣寧化州之
赤土現二縣濱州之茶清縣各入本州華鎮蠻府為鎮蠻州以所
隸古蘭廷河二縣併入本州多翼縣入太平縣奉化府為奉化州
以所隸美祿順馬二縣併入本州西州縣入膠水縣華諒山府之
鎮夷倉諒江府許站倉奉化府廣積倉北江府東岸縣稅課司
二十二年九月癸巳掌交趾布政司事工部尚書黃福奏請設北
江州三江口至祿縣明市社二巡檢司從之

宣德元年四月己巳故交趾諒山府隘留關董站二巡檢司隘留關董站舊為董站堡俱以土兵土民守之因諒山府言其山箐險要請罷堡置巡檢司改民兵為弓兵改置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雲貴文臣

百四

大學衍義補、交趾本秦漢以來中國郡縣之地、五代時、為劉隱所并、宋初始討焉、即王然猶從中國官爵勳階、如所謂特進檢校太尉靜海軍節度觀察等使、及賜號推誠昭化功臣等、如內地之臣、未始以國稱也、其後封南平王、泰寧王、移補安南道、李景時始封以王稱、而天下因以高麗真臘視之、不復知其為中國之郡縣矣、李氏傳八世、陳氏傳十二世、至日煚、為黎季犛所篡、季犛上表、諱姓名為胡一元、子登為名登、詐稱陳氏純嗣、套為據、求權署國事、我太宗皇帝從其誘、逾年、陳氏孫名添平者始遁至京、懇其還、季犛乃去、請迎添平還國、朝廷不遂其誘、遣使送添平歸、抵其境、季犛伏兵殺之、并及從者、事聞、太宗徧告于天地神祇、聲罪致討、遣征南將軍朱能等征之、能遵奉命、制將張瑄總其兵、生禽季犛及其子、季犛獻傳京師、詔求陳氏遺裔、立之、國人咸稱李聲殺之、蓋無可繼、承命請復古郡縣、遂如、今制立交趾都布按三司、及各府州縣衛所諸司、一如內地、其後有黎利者、乃其夷中之夷也、中官庇之、遂致猖獗、上表請立陳氏後、宣宗皇帝謂此皇祖意也、遂聽之、即棄其地、俾復為國、嗚呼、自秦并百郡、交趾之地、已與南海桂林同入中國、漢武立南九郡、而九真日向交趾、與焉在焉、中葉江南之人仕中國、頗有循吏、而安州人某公、賴已仕中朝、為學士宰相、與中州之士相類、頗矣、奈何世歷五代、為土索所據、宋興不能討之、遂使茲地淪於夷狄之域、而為保蠃蠻之俗、三百餘年、而不得與南海桂林等六郡班班然衣冠禮樂、以為聲名文物之鄉、一何不幸哉、其間宋人雖一逐其王、元人雖再入其國、觀而終不能有其地、太祖皇帝開闢之初、陳氏首先納款、太祖著之祖訓、不許後人伐其國、陳氏為賊、黎所賊、太宗皇帝體高皇之意、不絕陳氏之嗣、遣使遠達其國、賊黎乃殺之、并逐後者、不得已與師平之、宋陳氏後不可得、乃用漢唐故事、復立郡縣、而守臣不謀逆、官吏廉復辟、而黎利者以求得陳氏後為辭、宣宗皇帝體高皇之心、俾復繼陳氏之絕、不遂黎利之誘、遂為所蔽、群臣保請與兵討之、宣宗帝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雲貴文臣

百五

念聖祖之垂訓固置不問而九真日南之域秦漢以來之遺民既付見天以而之海於此分之中何其重不幸哉竊惟今日疆域遠近有宋王于唐而不又漢者以失諸外此三郡也幸而得之而又失之似若可惜然守祖宗之訓而不思不忘此繼述之大孝乎成之大體也所可惜者一方之民重不幸耳

安南疆域在秦漢為三郡地今其地東起廣東之欽州迤西歷廣西之左江至雲南之歸安元江為界欽以東海道與之對境欽之西乃南寧府界南寧之東而思明府所屬上思州恩州上下石西諸州太平府所屬龍安太平安平等下陳諸州皆與之接壤而龍州乃其所必由之路而憑祥縣則其要害也鎮安府所屬有歸順宜下雷兩縣亦與之接壤二崗迤西則雲南界矣歸安之阿迷州左龍寨等九長官司皆其近界元江有水路通之而蒙自縣則其所必由之路也其道路在廣西則由太平府歷龍州至憑祥縣抵其諒山府至其所稱東都者可七日程在廣東則自欽州西南一日至其永安州由玉山等處至其東都可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雲貴文莊

百十六

五日程在雲南則由歸安府經蒙自縣河底之蓮花灘至其東都可四五日程此中國與交南邊境之大略也

夷情論曰安南占城本漢郡也故言語文字猶通乎中國真臘以西則皆扶南驩國所屬也自漢時僑陳如以天竺婆羅門主之其名見於四十二章經明帝遣郎中蔡愔秦景使天竺求得佛與菩薩像袒右肩其為驩國之俗可知矣

羅刹鬼國化而瞽之有幻術焉達摩西來傳至慧能三教入室密授衣鉢行至庾嶺有奪之者提擻不動是也

猶傳其術雖倭奴亦事佛而任僧其謂根塵寂靜心地清涼見

夷情論曰安南占城本漢郡也故言語文字猶通乎中國真臘以西則皆扶南驩國所屬也自漢時僑陳如以天竺婆羅門主之其名見於四十二章經明帝遣郎中蔡愔秦景使天竺求得佛與菩薩像袒右肩其為驩國之俗可知矣

羅刹鬼國化而瞽之有幻術焉達摩西來傳至慧能三教入室密授衣鉢行至庾嶺有奪之者提擻不動是也

猶傳其術雖倭奴亦事佛而任僧其謂根塵寂靜心地清涼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雲貴文莊

百十七

得本性自然極樂者薦紳喜之多棄孔顏博約之教而求徑焉殊不知此乃吾人勦入洗心盡性之說而易其詞耳豈有番夷海寇所習言語文字反妙於中國者哉

可以印心其言五法三自性八識二無我及為支離又達磨傳至六祖有禪宗金剛經是時房融知南銓寓廣州番僧持楞嚴梵本就寺譯出而筆授之增入菩提諸義士夫亦喜觀之白惜教去其繁止其簡其說以焚香聚眾稱孔孟亦喜觀之白惜

此故羅整庵詩有句云不是皇

李次鳳氏故討安南不貢之罪

交趾西南夷

備錄

安南國古交趾也。南方夷人足趾開折而足趾足則相連。故自漢武
開辟滇越其人自稱與華無異。帝顯頌時而至于交趾莫不祇屬華光特
中分義叔宅南安周成王時交趾南有越裳氏重三譯而來朝趙蒙即元
真也泰以交趾隸象郡漢初屬南越武帝平之置交趾九真置守任廷錫
置交趾刺史治龜陵藤音連陸音抄北武中興交趾九真置守任廷錫
北魏其州極制為地後始知婚娶漸立學校建武十六年女子微側
反馬搜討平之立銅柱為界相傳在欽州古蘇洞上有搜獲云銅柱
折交趾賊安人過其下必擲土石指壁之抵思明府南又日南郡西亦
植二銅柱獻帝建安中改為交州吳孫權交州為廣州而徙交州
治龍編交州北縣西有仙山上有石室下有勾漏縣數百里有三江
葉城時有龍見故以名縣晉宋齊梁陳隋並曰之唐初改南寧都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三冊 交趾西南夷

一

漢唐屬南道安南之名始此交趾郡為交州分武甯州魯州交
州九真郡為交州分福龍州長州日南郡為雅州分峯州陸州陽
州又有萬州養州凡一十二州漢改靜海軍分屬嶺南西道五季
梁貞明中為土索曲承美所據送款于梁得節度使時南洪糧令
嶺表遣將李知順一作克那伐承美執之乃并有其地已上耳已
李紀尋為安州將楊延藝所據南洪署為交趾節度使傳子洪洪
洪州將吳昌安李之傳其弟昌文宋範德福昌文元吳慶珩等爭
立管內大亂有丁部領者平之自稱大祿王祿著其子建為節度
使開南洪平上表內附八年詔封部領為交趾郡王建為節度安
南都護自此始為番夷矣洪部領及建元建弟孫立治幼大校殺拒
塞之丁氏傳世共十一年太平興國五年詔劉承貴還王俱為水路

兵馬都督自廣州入封拒彼之于白藤江口轉運使供仁寶率軍
先進承等連理花步拒非所以助仁寶遂為所害轉運使許仲宣馳
奏遂班師澄病死招我漢等而贈仁寶工部侍郎上表謝罪雅
熙二年入貢以恒為安南都護充靜海節度使四年封交趾郡
王黎氏有文趾自此始至道元年魏欽州如洪鎮景德元年恒卒
中子龍緘立為其弟龍延所篡其從兄明讓率其下千餘人奔秦
州乞討詔不許令廣州使加資給四年龍延入貢遂得解封大中
祥符元年大校李公蘊逐之自稱高麗黎氏傳世共二十年詔以
公蘊為節度使封南平王卒子德政嗣德政卒于日尊嗣嘉祐四
年魏欽州恩果官五年其子明威充州詔安撫使令靖封之靖建
祥符占魏國廣南西屬兵丁趙文趾日尊上表待罪熙寧二年表言

天下郡國利病書

二

占城國大報貢日親神矢封之唐其王連儒稱大趙皇帝趙善公蘊
為太祖皇帝元寶象又改神武五年卒傳子乾德知桂州劉昇
龍偏授官以為安南可取大治為船道紀表張熙寧八年冬遂分
三道入寇一自欽州一自廣府一自完黎國連陷欽廉二州連招討
使即遣討之九年十二月連破蠻決里隘次富良江收其精兵殺其王
子洪真乾德懷遠使奉表詣軍門納款乞修職貢還所奪州縣詔
輸供孟運省界即賜以廣源州乾德初約歸欽廉三州官吏千
人大之陳送民二百二十一口男子年十五以上皆刺額曰天子兵二
十以上曰授南制婦人刺左手曰官家以身義之而況其戶屬中焚燈
燭日行一二十里則止而偽作吏鼓以報九數月乃至蓋船示海道之
遠也廣源廣源縣邑皆屬原本非交趾所有番氏遠其茶葉天竺地與

之乾德年于陽煥立陽煥卒于天祥王淳熙元年二月進封天祥為安
南國王安南之為國自此始天祥子龍給龍給于吳昌時紹封吳昌
卒無子女昭威主國事李氏八世共二百二十二年紹定三年昭威
遜位于夫陳日煥四年詔封日煥為安南國王景定三年表乞世襲
詔以日煥為太王而其子威冕紹封威冕一名光萬始主號名以煥
中國吳定時元世祖既平雲南遂遣師入取廣西道光萬上表奉貢
中統二年封為安南國王至元十四年卒于日煥不請命自主世祖
遣人召之入覲光萬不行明年召以疾辭止令其叔道愛代親世
祖起封道愛為王以兵千人送之就國安南帝納道愛懷夜逃去二
十一年冬命鎮南王脫懷平章阿里海牙征之進兵臨境日煥拒敵
潰走二十二年日煥僭稱大趙皇帝襲其父名威冕父子同名備

天下郡國利病書

三

林邑陽道也傳位于其子日煥自稱太上皇按李使相承時偕大
號光萬改元為隆日煥改紹寶其弟益稷稱順入見後封益稷為
安南國王二十四年大獲兵討之命脫懷及平章與魯赤統師送
益稷平定其國水陸分道合雲南兵進萬戶張文虎等運糧十七萬
石瓊州路安撫使陳仲達等出兵船以送日煥遣使入貢即次思明
由海道經玉山進門安邦口遇其舟師斬首四千餘級生擒百餘人
九十七戰皆捷張文虎次也山遇其舟師擊之多寡不敵乃紀米于
海越瓊州除糧船亦多漂至堤士卒與船糧亡失者十一脫懷以請
軍度官良江救其守城兵日煥與其子景威走入海島二十五年
即次天良海口不知其何姓引兵還交趾城諸將欲其詰案至三江
口而糧船不至乃還探知日煥及其子分兵三十餘萬守女兒關及

丘急遣使百餘里以道師既捷遂由單已縣趨藍州開道以出
昭明州命安魯引兵還雲南與魯未以諸軍北還日使遣使謝罪二
十七年春日時遣使入貢詔諭來朝日時不從又城征之會兵朔廣
行省益糧與馬會世祖成宗命范紅日時遣使上表慰問哀并
獻方物獨為范臣自是貢獻不絕漢封為安南王至大四年世子
日登遣使奉表來朝尋入寇廣西俾湖廣行省發兵討之泰定
三年世子日煥遣使入貢至順三年世子日煥遣使入貢暗不稱王
悞封也按陳天甲自稱日煥之孫天明之子蓋有在天明者傳至
日煥 本朝洪武元年冬 上遣漢陽知府易濟齎詔諭安
南詔曰昔帝王之臨天下凡日月所照無有遠近一視同仁故中
國華夏四子得所非有毫子臣服之也自元政失綱天下兵爭者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三 附文陸西南夷

四

十有七年四月通達信好不通服章泰江左神屏使事更臣民
雖載已至十國建國師曰大明改元洪武頃者元元即惟守大
剛已承正統方與是通相安于無事以享太平之福惟爾四夷居
長貴時等遠是未聞故者詔示想宜知悉二年日煥遣使入貢請
封達翰林侍讀學士張以寧典簿牛琮杜封日煥為安南國王賜
蛇紐金銀印十月至其界而日煥先年其世子日煥嗣遣使告
展且請封 上自製文達翰林編修王康克而張使吏部主事林
唐臣克頌封使封日煥為安南國王併取前使張以寧等所獲印
及賜物昇之康既行又詔以張使將得等馬接等封吏部主事林
表以張使張其功甚大命康就祭之三年秋八月康等至安南日
煥與隨員出迎於郊奉 御製文於彩輿迎入別設日煥堂使使者

南面宮之日煥率其臣并什俯伏以聽成禮而退翌日唐臣等捧
詔印使之日煥率其臣北面跪受初交人惟以長揖為敬至是始行
稽首頓首禮自表謝頃歲常入貢謹修臣職則知故諫而聞于恐
祥弘治己未安南信臣黎方俊與憑詳知州李廣等奉貢賜歡
宴由龍州不允日煥尋為其伯叔明所篡五年二月叔明遣使入
貢却之七年叔明遣使來表謝罪貢方物且請封 詔叔明且
以前王即祝事尋表稱年老以弟端代祝事許之八年六月端
遣使請朝貢期 詔三年一朝貢居王立則世兄十一年正月
遣使告端年弟端代十二年冬十二月端入貢詔諭與占域
平 諭安南國王陳碑伯陳叔明曰朕聞春秋諸侯之同皆自喪
其福烈微相繼而滅亡者三何星由逆君命而福烈微天鑒若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三 附文陸西南夷

五

是者不能逃其禍也使當時諸侯惟大王之命是聽望不同則之國
抑何期會長久富貴而貧富位致皆資范竹秒之相繼賢不云乎
母為福者母為禍先爾叔明自臨事以來國中多故民散流離此
果爾兄弟慕福而居是邪抑民有怨而致是邪既既往者不可求
豈不知來者之亦可追易不云乎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
之家必有余殃斯言若行則天意可回矣且天地之廣長民者保
若罪有追國封疆勿外求則永為甘福若越境而殃他民則福命
未可保也爾安南與占域之爭得十年矣是非彼此朕所不知其
怨未消而爾未解得如之何爾叔明如能朕命息兵養民以承天監
汝必有無窮之福若朕命而必為又焉如春秋之同自取滅亡也古
人有云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失獲天下何者報伐之事好還故知者

不為也。而如登春秋之失，毋論其微，豈不美乎？宜惠以意，毋有忽。十三年秋，明使遣使入貢，方物昭成。喻之二十一年冬十二月庚午，輝為其國相，發李輝出於城外，大陽坊，尋弒之。王叔明子日悅，主國事。大柄皆出李輝。二十九年二月，遣使以叔明死告哀。上以叔明弒弒得國，踰禮制，臣曰叔明懷姦，挾詐弒滅，其主不義，如此，庸可與乎？居遣使弔慰，足撫亂臣，而與賊子也。吳曰：四夷聞之，往誅誅，黃亦非中國，撫外夷之道也。爾禮部咨其國知之。三十二年，李輝遣文元年季，弒其主日悅，而主其子顯。未幾，漢賊顯弒其主，其子笑，尋漢賊之大殺陳氏宗室，而奪其位。季輝更姓名曰胡一元，其子蒼更曰胡金，自謂許商胡公滿之後。改國號曰大虞。元、聖季聲稱稱太上皇帝，為大虞皇帝。陳氏十二世共一百七十年。永樂元年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三冊 五陸西南夷

六

夏四月，遣使奉表賀即位。其奏稱陳氏之甥，為衆所推，權理國事。乞賜封爵，遣行人楊勅往祭之。閏十一月，金遣使隨勅入朝，進其陪臣耆老奏章，謂實陳氏外孫，遂封為安南國王。金借師如故，及元紹成二年八月，陳氏舊臣裴伯耆潛入京師，奏季輝父子弒主篡位，乞復立陳氏子孫。未幾，老樞密慰司亦送日煊孫陳天平至上。上憐而納之，命有司賜居第，月給廩餼。十二月，安南賀正旦使至。上命禮部出天平示之，使者識其故王孫也。皆錯愕下，科有感泣者。伯耆在列，亦責使者以大義，皆惶恐不敢對。三年春正月，遣使賁勅責之。金上表謝罪。上使行人往諭，金迎還天平以居。事之當建，爾上公封以大郡。金奏請近還，如今年春正月，廣西總兵官征南將軍都督同知韓觀受勅，選兵五千，左副將軍都督徐

黃中等將之，持天平至送之。還安南三月，送天平時至，并站伏。黃利天平校之時，大理寺卿薛密請廣西中舉以輔行，亦自經死。四月報至。上大怒，發兵討之。七月戊子，朔遣使告岳鎮海濱之神，遂命成國公朱能為征夷將軍，元繼為兵官，西平侯沐晟、新城侯張輔副之。有黃十俾，立功請罪。將賊得志，改元開大九月，即出龍州。能以病薨。冬十月，輔等率師至臨南，開大破之。賊皆散走，輔傳假殺其大罪二十。求陳氏子孫，復其王爵。兵自并站以西至北江府新福縣，探知沐晟軍至，白霍遣得往會。沿江築城，樹柵，相連三百餘里。盡發江北諸府州民守之。朱能計聞，上命輔元繼兵官勅曰：大將軍開平王常遇春，偏將軍岐陽王李文忠等，率師北征，而開平王卒于柳河川，岐陽王卒，諸將掃蕩殘寇，終建大業。爾等宜取法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四冊 五陸西南夷

七

前入殄除逆賊，仍調西廣江浙荆關兵八萬，設征師至多邦城，輔攻西南，歲攻東南，賊接戰，雖象當前，以西御蒙馬，莫以神機。象傷于銳，箭皆退走，突城長驅而進，遂克之。賊竊藉及破殺死者不可勝計。于是偏當良江南下，破其東都，賊棄城遁。乃駐軍東南，招輯撫納，日以萬計。皆給榜使渡，業左右，各得李彬、陳旭、鄧西都、賊賊逃入海。於是三江靖，宣江、北江等州縣次第來降。是年，懼恐祥知縣李昇子慶清，仍故父職，以同察賊情。永樂五年正月，輔合兵自往，江濟軍襲著江柵破之。又攻萬州，江善賴山斬賊首三萬七千三百九十級。獲賊將殺之餘黨潰散，盡得其船。仍使降人陳封始撫諒江東朔等處人民，使皆安業。于是郡邑開風，相繼降附。得謀報季輝等及其子登等，聚舟於黃江，運水陸並進。至木元江，賊并膠

武進大敗賊將阮仁子等斬首萬餘級生擒賊將百餘人皆斬之
三月甲子南巢州人莫達等同北江等府縣耆老百二十人詣
軍門言陳氏子孫被賊殺盡無可繼承劉復古即縣印日遣人
馳奏 上聞遣賊敗之于富良江生擒偽工部尚書阮希周斬得
軍射及將軍數萬人江水為赤乘勝長驅至黃江 無算
賊父子以故小舟遁去偽吏部尚書范元覽等及將兵來降五月
己未我師至自南州出奇羅海口生擒黎季犛渡擒其子登於海
口山中乙丑安南土人武知卿等於永益海口高望山獲偽大虞
國王黎蒼偽太子芳及其子孫弟侄偽梁國王黎淑等并賊將偽
柱國東山鄉侯胡杜等安南平季年平安南授奏至群臣稱賀
上曰此誠天地宗社之靈將士用命所致朕何有焉群臣復以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冊 交趾西南夷

八

三司即縣請降 詔行之六月癸未朔詔天下以安南平王交趾
都布按三司及軍民衙門設官分理境內高年碩德有司即如
禮待窮民無依者主養濟院以存仰之有懷才抱德可用之士有
司以禮敦遣至京量才於本土叙用仍降勅褒諭等休息士馬
俟天氣清肅即班師還初輔等曰得所奏陳氏實已絕嗣郡縣
不可無統請設三司撫治軍民今皆如所請王交趾都指揮使司
以都督兼事呂殺掌司事黃中為副再選能幹都指揮二人
副之布政司按察司以高書黃福兼掌之前工部侍郎張顯宗
福建布政司左叅政王平為左右布政使前河南布政司左叅政
劉本右叅政劉呈為左右叅政前江西按察使周觀政安南驛附
人裴伯耆為左右叅議前河南按察使阮友彰按察副使楊直為

按察副使前太平府知府劉有年為按察僉事別選辦事官茲
去可於府州縣等衙門官內任用仍具名來聞不足者別令吏部
銓註今遣印信付函給授之政大理寺卿陳洽為吏部左侍郎遣
郎中張宗周等以吏部勘合二千通付之令其與新城侯張輔西
平侯沐晟共部尚書劉備量才給與勅合授職開設十五府文州府領
州五縣二十三本府領東閣慈康二縣咸寧州領山定清威應平大堂
四縣福安州領保福文善清澤三縣三帶州領故隆安那扶平安樂
左右元節大縣慈康州領丹山石室二縣利仁州領清康平陸古
格古者古禮利仁六縣北江府領州三縣七本府領迦嘉林
二縣嘉林州領安定細江善才三縣武寧州領仙遊武寧東寧慈
山安寧五縣北江州領新嘉善善安越三縣隸江府領州三縣十五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冊 交趾西南夷

九

本府領清遠古勞鳳山那岸陸那五縣隸江州領清安、寧古縣保福
四縣南榮州領青林至靈平河三縣上洪州領虎溪居安多那三縣
三江府領州三縣七 泚江州領山周麻溪清波更華四縣宜江州領
東欄西欄虎巖三縣泚江州領龍拔古棠二縣 建平府領州一縣九
本府領端安、本平王大堂聖流五縣長安州領咸遠安鎮安寧黎
平四縣新安府領州三縣二十一 本府領岷山太平多莫阿現西關
五縣東湖州領東湖古青安老不棠四縣請安州領同安支封安主
安和新安大清萬寧雲屯八縣下洪州領長津四岐同利清汗四
縣建昌府領州一縣九 本府領休田建昌布美利四縣快州領仙呂
北化東結芙蓉永福五縣奉化府領縣四 美福膠水西美順為一縣
清化府領州三縣十九 本府領古隆古弘東山古雷永寧安定樂江

+

4

4

史 172—741

又之石溪山河陽離者補北江左年十月至平原州恩晴山邊離行張
輔養兵憑祥沐武則從蒙自以抵白鶴灘暗不須伏波故道者用夫
攻之策以決勝也論功行賞進封補為英國公最為原國公六年輔
養等設師六月丁亥至京就吏趾地圖東西相距一千七百六十里
南北相距二千八百里 上嘉勞宴賞有差八月乙酉都布按三
司奏逆賊蘭定聚作亂備凱元興慶命威為征夷將軍由雲南
杜柱之十二月戰于生厥河敗績七年春正月命補為征夷副將
軍率廣西等衛兵四萬會戎行事廣東都指揮花英程瑞初以
畏避獲罪至是宥死從征時蘭定釋偏上皇劉主陳季擴為偽皇
改元重元謂為陳氏之後六月補進兵慈康等州大敗之十一月獲
賊首蘭定逆賊師仍奉花英等德沐最調用八年十二月陳季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三 陝西西南夷

十二

順靖降後反九年春正月復命補封之令戶部全支將士俸糧十
二年三月始發季擴于老樞併阮師等賊送京師除黨惠平十三
年十月交趾叛免陳月湖糾合清化嘉江蠻作亂通補兵至捕賊敗
走逆至天關鎮赤上擒擒之賊京而誅其黨十一月勅補還京十五
年二月命建威侯李彬佩征夷將軍印充總兵官鎮交趾時鎮守
中官馬興會誅求盜賊盡起閏五月復陸那縣賊人阮貞等奏
請於本境拘拿伴人知警候從之冬十月人捕獲楊進等惠前以
徇十六年春正月甲寅清化府僑樂縣土官提檢黎利叛稱稱平定
大王劫遣兵封之不克布政司右叅政主人莫遠與賊戰死令其子高
襲職官標而不任事十七年八月又安府土官知府潘僚亦以馬賊并
理凌雷逆反集紅衣賊千餘人迎敵官軍破之僚等遁入老樞十二月

安老縣賊楊范王聚眾作亂稱稱羅平王改元永寧彬大敗擒之二
十年正月彬卒七月 仁宗即位遣中官山壽實勸諭黎利赦其
罪以為清化知府利不從遣入老樞復還寧化州召馬賊還洪武初
復往交趾開辦金銀珠寶 上止之會官車晏駕竟往為叛賊潘僚
黎利請降宣德元年春二月命總兵官藍國公沐震等捕利于雲
南邊界詔發廣東兩步軍赴交趾仍諭黎利潘僚來歸悉宥其
罪復其職役夏四月命武山侯王通佩征夷將軍印充總兵官討利
五月丙申詔救交趾利攻又安城勢益盛九月王通帥師至交趾賊
黎善三遁攻城高害陳洽死之十月通遣兵擊賊大敗十二月黎友進
傳檄棄清化等州地與利乙酉以賊招徠命安遠侯柳升佩征夷副
將軍印由廣西沐震佩征南將軍印由雲南討之調廣東兵從征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三 陝西西南夷

十三

二年二月利攻交趾城遁出兵與戰敗之其家奔潰諸將請乘勝追
江擊之賊必成擒通猶豫三日不出兵賊既知通怯復集餘衆四
出攻掠四月陷昌江城知府劉子輔等死之戊辰利復攻交趾城
通歛兵不出利歛善與通請和通遂遣人同利進表及言物九月
乙未柳升師至臨西關利具書諸軍門蘇其恩民王陳氏之沒至
其地升等受書不敢封遣人奏聞時賊列柵拒守升連破之直抵鎮
夷關如入無人之境時左副總兵保定伯梁鑑督軍事高書李慶
皆病即中史安主事陳輔兒并糾色暗賂以重書戒諭當防賊狀
慶強起言之升不為恤前至則馬坡獨與敵數十騎先馳渡橋隔死
陣中漢隊阻不得進伏兵四起升中鋒死于是右旅將都督崔聚飲
兵師隊是日果能病死明日李慶亦死又明日聚率兵進至昌江

賊大雖衆以勢衆兵保送亂聚被擒賊大呼降者不殺官軍或死或奔散竟無降者安靖是日所死賊百計強聚降終不屈遂殺之冬十月戊寅賊山侯王通大集軍民官吏出下哨河立壇與黎利盟誓約退師遂宴利且遣利金織文綺表裏利亦奉重寶為謝庚辰沐晟帥至水尾縣之高寨賊于水陸拒守道梗不通賊乃督兵造船遣人分哨逐徑而進壬午行在鴻雁寺遣利與柳外書言求降陳氏之復曰焉者實安南王順三世嫡孫實身老邁蓋二十年乞備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三冊 交趾西南夷

十四

黃映鴻雁寺柳徐永通為副使皆詔往諭前安南王陳氏子孫全頭目耆老與實來開即遣使冊封朝貢仍遣洪武舊制總兵官王通等即率官軍各回原衛所交趾都布按三司衛所府州縣官吏鎮軍人等各帶家屬回還鎮守公差內官內使悉皆回京外安撫贊機務工部尚書黃福聞柳升死奔還至支積聞交人送之出境遂至廣西龍州三年二月召沐晟還聞四月戊申王通還至京師文武羣臣初奏通及弋無馬賊等違命擅興賊和棄城被師之罪命府部法司等官同鞠之悉下錦衣獄籍沒其家五月壬子朔李琦等還黎利遣人奉表謝恩且言陳氏孫萬於今年正月初十日年陳氏子孫並絕國人推利謹守其國以俟朝命四年春二月羅汝敬等還黎利反者走還頭日賈者物并代身金八尋八百方物六年夏五月利復陳情謝罪賈方

物六月道行在禮部右侍郎事故右通政徐琦往命利權著安南國事利即備說稱制建東西二都為東都在支州府富良江之南即古龍城漢置交趾即唐置安南都護府時在此其外大羅城乃唐所築古龍城縣地也為西都在清華府乃古九夷郡治之地分十三道嘗陷雲南臨安之寧遠州亦併屬臨安分寧遠為七州乃置百官設學校以經義詩賦取士分其國為十三道每道設承政司憲法司總兵使司獄中同都布按三司也曰山南承政管十一府曰京北承政管四府四山西承政管六府曰海陽承政管四府曰安邦承政管一府曰諒山承政管一府曰太原承政管三府曰明光承政管一府曰諒化承政管二府曰清華承政管四府曰又安承政管八府曰順化承政管三府曰廣南承政管三府故示其土地之廣強分析為郡縣其實一承政不能及中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三冊 交趾西南夷

十五

一府或自營縣升為府如慈山淮仁之類或水政只管一府如安邦諒江之類於舊名多有更改制製很多不能盡記學校之士皆名為生徒備元制以經義詩賦取士詩用七言律宣德八年刊辛李天鳳趙煥序錄刊備詳政元順天福位六年元為順太祖九年十月命刊于麟切作署安南國事正統元年六月 詔封麟為安南國王賜金銀印七年十一月卒 黎龍為名麟自是皆有二名蓋其國習于故號自亦元陳威冕已更不稱今也傳神九年改元者二紹平六年大寶三年為隆太宋八年麟子基隆以名海結封天順元年六月奏乞賜家亮如朝鮮國王例 上不許實錄名錄三年十月庶兄官氏弒之而自立四年以名珠結封國人基隆之基隆為名海結號十七年改元者二太利十一年延寧六年為隆仁宗官氏為名珠結號山王傳號九

十六

十七

十七

德北於清軍故臣主之權政元二和十二年登庸次清軍宰參展
南境占城界音問不通故臣洩主其弟憲以拒登庸僧政元先慰
十五年六月廉知事所在憲幅封威將軍福興供鄭惟悅等迎
宰歸清軍惟悅者惟憲之弟也蓋志在復讐以時黎祀而竟賊亡
矣十六年春二月命威宰侯阮萬保征雲將軍印元總兵官總
督軍務改太子賓客工部尚書毛伯溫為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
都御史兼督軍務尋以總宰所奏未審真偽且令地方官員從宜
撫剿夏五月辛卯召提督兩廣兵部侍郎滿旦還南京佐理部
事以提撫山東右僉都御史蔡經為兵部右侍郎並右僉都御史
文代之先是旦號謂莫氏封群之賊蔡氏亦逆利之商韓之以中國之
法國固非所宜主處之以失然之道則元无可責不責可侯而蔡利

可王也二九紛爭矣甲未息皆欲假又制名既以局之主使既未定
我雖通其意欲擊以配變也而事已他適恐其計已敗奏易之
尋勅兩廣雲南調集兵糧十七年六月恭經奏言水陸進兵其端
有六計兵姑以三十萬為率以一年為期合用糧餉已該一百六
十二萬石而進兵買馬糧餉城諸費又大約用銀七十三萬除
而十八年七月英言議上表乞降十九年春正月庚午石漢卒
登庸以其子福海嗣方漢少為縣序立知事頗有年嘉靖十八年
秋自將衆入已度教之師而病死登庸立其孫福海嗣降元光
年三月沈寯毛伯溫至廣東省城移檄諭之尋與恭經督兵繼南
寧冬十月召寯還京以缺守總兵官安遠侯柳勳代之冬十一月己
未登庸而時素承禁錮降于鎮南關時欽州漸涼古森丁貢金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三海交陸西南夷

十八

物四洞其佳莫之明代貴登庸降本正京言黎寧實既淪之于詔
狄安南國王印以登庸為安南都統使司都統使二十一年六月
登庸年劫輸以莫福海襲職二十二年六月福海遣使奏謝自是
永貢不絕二十五年五月福海卒其子宏漢幼國內爭襲父先
是登庸以石室人既取為養子福海西寧侯家沒以方漢次子與
為塔通於方漢妻武氏同清島兵船福海卒宏漢方立歲數狹宏
漢自志登庸次子正中與文明通于都齊其同學阮如桂范子儀
諸人亦各還田里阮以兵使海陽通都齊莫正中阮如桂
諸人共謀其樂之不勝遂各奔散或云登庸福海之死皆歐陽教之也
二十六年三月有黑石頭于廣州懷遠驛時安南莫正中莫文
明莫福山率其家屬百餘人避難至欽州投訴解赴軍門提督傳

即張岳總兵平江伯陳圭奏發韶州常慶清遠安梓給米有差
在預于解者三中所為大占考以外身分前辦新之象也七月甲
州解送欽州投訴安南國人莫正中及其從弟莫文明等至解軍
門投訴其行李銀兩而封固之使人逐逐皆居于此照沒安梓此項石
之兆也二十七年安南范子儀范子流等率眾欽州官兵執誅之子
儀子流為福海海嗣卷等辦畢舟師據來至欽州時得宏漢已平
以宏漢正中嗣職為石圍城刻封殺傷官兵提督督督即歐陽必達
奏民福遠指揮會大賊于廣東都司都司漢連土兵一萬有名集
之生擒范子流得斬一千二百名賴子儀乘風遁逃既而宏漢撫之
為首軍門康州知府胡恭主平安南逆黨碑二十八年安南莫
敬典討子儀餘黨盡誅之獲送宏漢至鎮南關初明表乞襲職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三海交陸西南夷

十九

三十年以宏漢襲安南都統使宏漢襲職後在阮敬寧陸中屢
為登庸日黎伯曉所攻出奔海陽自是不能赴閩領職而貢使亦
不能行矣 李文鳳月山叢談莫登庸其先不知何許人或云本
廣州東莞縣番氏其父流寓安南海陽縣官陽縣古齊社、長名
之四弟蓋無定跡之費嚴難也并生登庸及叔父子以源為業登庸
自奮力發潛以為部力士信任之正德十一年選陳萬作亂賊
萬收宏漢沒降萬元登庸度難獲其子并潛謀不執持不能制
辱通納特母嬌令自封以王策圖而終為萬子阮敬所擒天通宣
無知者載莫文明告吏則款之欲送明矣黎氏故臣如武文淵居
交州地近運花港據上流擁護兵福海嘗以兵五萬攻之大敗而歸
石室而即出討取以文淵為先鋒鄉導我師為順順流東下直抵

龍編每如飲竹耳昔毛伯溫上疏謂泰寧無是入歐截去恩越橋
序錄黎德名寧之託決意承之故元得武氏解文乃稱元和十
四年謝知寧在彼廣南境上則亦可為阮氏主一款也包茅不入
王法必討夫兵豈志不足哉廣西可得十二萬又取湘廣土兵六萬
合衛兵四萬江西廣南召募八萬即可得三十萬廣南兵五萬武
文淵亦可得五萬共四十萬家當橫行越雲之地敵不足平矣罪
人既得之流 據分析其地以界有功如交趾故城仍以莫氏為
都統使武文淵有功即以清化縣置撫黎寧若存亦量割地授
之其餘分使比之龍川老德等例我中國一無所私而務使犬牙
相制大小通均都統與宜撫知府各不相轄使各得自選其屬三
年朝貢各得專達則人喜于得地得官必當恭奉中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三 交趾西南夷

二十一

疆域東至海三百二十里西至雲南老撾宣慰司界五百
六十里南至占城國界一千九百里北至廣西思明府憑祥縣
界四百里自其國至南京七千七百二十里至京師一萬一千一
百六十五里一說舊宋武經總要交趾縣自州西南陸行取馬
援路至漳州二百七十里又二百四十里至福州又二百里至交
州又資以府陸行九二十里一說南渡勢江西南行經萬康五
州至交州約六百里要南城西至愛州界小黃江口四百十六里
至長州界靖江鎮百五十里西北至奉州界小黃江口水程百五十
里東至宋萬界小黃江口五百五十里北至武定江二百五十里
太平興國中伐交州命蘭州團練使張全興帥三將兵由邑

州結連師宋人所紀未得其要領不如一洗志據舊版圖之得
其真也故持事于此

按洪武六年春正月廣州衛指揮僉事楊景討平海北諸盜
金甯州衛千戶王清等追捕逆賊羅已終於諸浦乃會海南官
軍追已終于烏雷門十二月討已終於欽州得安南報乃還或
報已終途經交趾楊景即命王清同海南千戶周旺汪滿等捕
之獲賊逆黃三合等五百八十三人又獲廉州府石頭尾城大康
賊北三秀等四人隨據頭目李福等獲已終同伴販首偽千戶張
德高等四人及甯州衛僉事朱宣武欽州沿海巡檢呂齊其衆
於龍門七十二徑等處捕獲已終賊伴云已終先于三月二日
為賊所殺賊衆潰散并去南國寶也海禁經界史聞報初同景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三 交趾西南夷

二十一

乃率眾即奔師還衛 雲也海鎮在交趾新安府雲屯縣之雲屯
山在大海中常覺舟船多幸于此未與中置市舶提舉司其
山摩崖直壁兩山對峙一水中通自海南黎母山麓船西行
水程九百里至海峽山自海峽北行水程三百里取熟唱門入雲
屯鎮就此鎮轉入新安府或往安邦州 永樂七年八月廣東巡
海副總兵指揮李瑄奏交趾賊船至欽州魚洪村劫掠百姓燒
燬房屋官軍追至交趾萬寧縣海上遇賊船三十餘艘官軍
奮擊敗之殺賊及溺死者無算獲藤步船一艘象賊首于海上
械送賊首范牙阮達等并家屬男女至京命法司鞠治如律是
時我兵全勝彼言敗滅尚肆剽掠由此觀之欽州乃彼此寇賊往
來之衝龍門江諸要地不可以不防也 黃永庸入鎮南關時有萬

連瑞使工圖其形飛桶中大面似有福者毛伯溫嘗出以示人
廣東左方伯楊鍾浚對人云此必福為彼登齋安肯不蓋其情現
非大抵如此

安南貢賦方物有金銀器皿香降真香沉香迷香水香黑
線香白蘭犀角象牙紙扇舶使常至廣州唐土貢金銀珠珀
辟瘟皮黑檀柳銀平蛇蛇膽犀角藤白蠟呈龜砂地孔雀尾
金薄黃眉象齒犀角宋土貢袖袖紋織七寶葉文荷銀盤異獸
馴犀馴象金珠沉水香良馬金銀香物

占城國古越蒙氏界本秦象郡林邑縣地漢為象林縣屬日南
郡其地西去廣州二千五百里東濱海西際徐俚今爪哇南
接扶南今真臘北連九德今安南東西五百里而麗南北千里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三 南夷

二十二

城去海百二十里去日南界四百餘里其郡湖浦口有秦象郡墟
城猶存其南界水步通二百餘里有西屠夷王馬援因桂
二銅柱以表漢界馬援北還遣兵十餘家居於岸南而對銅
柱患姓馬王隋有三百餘戶交州以其流寓謂曰馬流言語衣服尚
與華同山川形勢銅柱今在海中相于象林南界與西屠夷分
溪之南障又云銅柱山周十里形如倚蓋西跨重巖東臨大海居
膠近里北林邑大浦口有五銅柱高接水經註言銅柱在林邑不言
在欽江疑銅柱在欽唐唐馬勉所種漢末大北功曹子匡建武中
自師為王謂之林邑國吳時通使赤烏十一年交州取其區象大
戮于鴻浦數世後其王無嗣外甥范熊代王傳于連晉建興中夷
奴范文叔遂制造城地宮室兵陣器械王受信之咸康二年遂死文

其位都典沖去海岸四十里水經注林邑城西南角高山長嶺連接
天都嶺北接南大浦淮水出都連界二重長洲隱山絕而銜北更
東其南開湖小源淮水出松林塚上山至沈隱山絕而銜南更
合淮流以注此沖其城西南山東北依山至望流浦周城下東
南墮外月傍岸城東西狹長南北狹北更西端也折山入城周
回八里一百步墻城二丈上距墻一丈城方陳孔上倚板工
層閣上上梁屋上上樓高者六七丈下者四五丈嚴觀臨邑近
風障青綠山瞰水露露雲雲但制造此城耳時交州刺史姜莊使
所記監日南郡至分城臺遠夏侯覽為太守元使到文食日南
肥沃畝畝有之至是月民之怨裴教覽以其范泰天交州刺史朱
藩連發獲戌日南文浪滅之連寇九德郡雷吏氏十八九永和五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三 南夷

二十三

年文死于佛王備也日南七年交州刺史楊平九真太守灌連
討佛王之佛乃請降隆安三年佛孫制連沒也日南九真諸郡
無歲不至殺傷甚多交州遂至危弱至其孫文敏為扶南王子常振
純所殺大臣范端平其見自王王時賢死王陽道王陽道死子
明王沒也日南漢宋元嘉二十年使報武將軍宗慈與交州刺史
檀和之討之在和之得其後遣使朝貢齊梁陳隋或不實服隋遣
大將軍劉方及欽州刺史寧長兵伐之在事也其王范志遠使謝
詐於是劉方不絕唐貞觀中其王頭黎死子鎮龍被扶國人更立
頭黎子為王國人不服王頭黎姑之子諸葛比為王妻以女其國
乃定至德後以國在懷州界更號懷王所居曰占城又以占城
名之元和三年犯安南時佛於陵為南節度使遣兵擊走之

白居華制勅三使省所習安南破破王同賊神李崇山等三萬
人者其志仰安南北疆方漢政付先使獲賊荒微清平勝幸無志
賊又東封漢族既同丁山蘇勢止于斯幸想聞提著當倍附
惟我者所習深見乃使安南都設張昇責其叛賊不至其偏郡
統斬首三萬級虜其王于獲戰象劫掠黃棠亂波嶺海多虎
史亦絕害五季周顯德五年其王得利用德漫遣使朝貢表以貝
多索書之始自裕占城國云宋建隆二年其王得利用陀盤遣使
朝貢開寶五年其王波美稅稱印恭遣使蒲訶散朝貢即前二次
所遣者也太平興國二年其王波美稅陽布印恭遣使李祥來貢
六年交州黎桓上言欲以占城俘來獻太宗令廣州止其俘存撫之
給衣服資糧遣還占城詔謝其王七年遣使來貢入貢詔番象廣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 交趾西南夷

二十四

州嘉泰之八年伐交趾水陸來馬數萬蔡桓擊之俘斬千計雅
熙二年其王訖利陀獲吳日恭遣使獻方物且訴為交州所侵掠
三年其王劉結索遣使李朝仙來貢儋州上言占城人蒲羅還為
交州所逼率其族百口來附四年教廣州上言雷恩州閩送占城夷
人百五十餘口來附分隸南海清遠縣端祐元年廣州又言占城
夷人忽宣等族三百餘人來附淳化元年新王楊陀排自移新坐
佛遊園遣使來貢訴為交州所攻上賜發銀詔令各守境尋賜其
王白馬兵器諸番聞之不致侵侮至道元年上表謝恩併獻方物
且言本國流民三百散居南海蒙帝政遂令備有在廣州者舊有
逃奔夷人羅常占兒駐廣州乞隨其船歸野園上從之渡賜白馬
二逐為常制咸平二年嗣王楊晉俱毗恭宣為入貢再至乃詢知

其逃交人奔於佛遣去舊都七百里大中祥符三年嗣王訖離
夏離昇麻底得金毛獅子於三併齊四年宋獻天禧二年嗣
王尸黑排摩帳遣使入貢言國人詣廣州或風漂船至石塘即果
歲不達矣石塘在崖州海面七百里外下隔八九尺者也天聖七年
奉表進鳳八年嗣王陽補奴訖離皮入貢慶曆元年廣東商人
邵保兒軍賊鄧陴百餘人在占城命轉司選使往責詔書器幣
賜其王購鄧陴閣下餘黨令就戮之明年十一月其王刑卜訖離
位星歲帝遣使獻馴象嘉祐元年其使蕭息他懇貢方物還至
太平州沉失行索明年正月詔廣州賜銀千兩七年其王訖
里律茶盤麻常修武備以禦交趾由廣東路入貢請賜白馬從
之熙寧元年其王楊卜尸利律陀散摩提婆入貢乞市驛馬令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三 交趾西南夷

二十五

於廣州買驛以歸建炎二年其王楊卜麻疊入貢紹興二十五
年于鄧時閣已嗣封乾道三年于鄧亞坤嗣掠大食國方物未
貢為大食所訴遂不識其封七年閩人有浮海之告陽軍者風
帆至占城見其國與真臘乘象以戰無大勝負乃託王款以騎射
王大悅具舟送之吉陽市而得數十匹歸戰大捷明年復來境
州拒之憤怙大掠而歸知吉陽軍林實慈奏聞淳熙二年慶馬
禁不得售外番三年占城歸所掠生口惟存八十三人求通商
不許四年占城以舟師襲真臘入其國都慶元五年真臘火平
伐占城以復舊報戰殆盡俘其王以歸國遂亡其地悉歸真臘
因名占臘云其後國王或曰真臘人也又曰占城恢復無可據者
今其國近境州順風一日可至建都臨海曰新州港所居屋

守門塙供饗以反執雖鑲壁木為猛獸狀周碑恒為城以兵
中葉缺刀陳守之元至元十五年阮賊宋達人至占城還言
其王失里喇牙信合八刺哈達尼有內附意詔封占城郡王十
七年其王保實旦呼囉耶叩南詔占把地囉耶遣使貢方物
奉表降十九年以其國主常由補刺者吾阮內屬即其地
立省而其子補的買國不服遣兵征之自廣州航海至占城
港口北之海：旁有小港五道其國人州東南止山西者水城官
卑林海岸也駐占城兵海木城四面約二十餘里延接潮至回
回三捕他百餘座又木城西十里建行宮分建瓊州安撫使陳
仲達等三道攻之以萬人建旗鼓出木城拒戰乘象者數十亦
分三隊迎敵矢石交下自卯至酉賊敗北官軍入木城合擊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三 安陸西南夷

二十六

般溺死者數千人其王與其臣逃入山使報答者求求停官軍
沒駐城外既歸歟然終無順志 本朝洪武元年其王阿答
何者遣使入貢二年春二月辛未遣行人吳用錫以重書曰今
年二月四日虎都雷來虎象至王之誠意朕已共悉然卿來王
朕之使已在途矣朕之遣使正欲報王知之集者我中國為商人
竊海百年遂使夷狄布滿四方朕我中國之英倫朕既以黃矢封
之蓋二十年蓋夷既平朕主中國天下不安恐為夷未和故遣
使以報諸國不期王之使者先至誠意至為朕甚焉焉今以犬
旄盾一木鐵金飾妙羅絹五十疋孝人遣使者歸上諭王以道
能奉君天道使占城之人安于生業王亦永保祿位福及子孫
上帝寵之王其勉圖勿怠十三年九月遣使入賀萬壽聖節

諭其勿與安南交兵永樂元年遣使告諭即位六月其王占
巴的朝遣使奉金葉表文來朝貢方物且占安南使掠諸降
初戒諭者再 上遣行人蔣賓王樞使往其國賜以絨綿織
金文綺妙羅而勅安南胡金令其息兵修好尋賜鈔幣并賜
勅諭曰王夜奉安南使捷等事已再勅責胡金王亦以修德
番善以保國人如金葉不悅由在于彼朝足自有要置四
年七月勅廣東都指揮司選精兵六百人以能幹千百戶領
之其器甲糗糧由海道往占城會合軍馬八月建內官馬彬
等賁初諭以伐安南賜以鈔金銀印及紗帽金帶黃金百兩
白金五百兩織金文綺衣二襲并綿綺妙羅等物占巴的頓速
出兵助征渡連太監王貴通賁勅往勞之賜白金三百兩綿帶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三 安陸西南夷

二十七

二十表裏五年五月奏言克取安南所使也獻俘貢方物謝
恩 詔嘉獎之六年十月遣其孫舍揚該奉表貢象及方物
謝恩比還賜真金印及黃金百兩白金五百兩錦綺紗羅五十疋
絲絹百疋且賜勅嘉勞之七年八月遣使奉表謝恩貢犀象等物
八年九月遣使使海標等貢象并金銀器物仍遣馬彬送海標
還國就賁勅以文幣賜之十三年四月遣其孫舍阿那沙等奉
表貢方物冬十一月兵部尚書陳洽言和封恭賊及陳季擴之時
占城國王雖聽命出兵來助然實懷二心國舊臣相依徘徊
觀望終期不進及進至化州乃大肆屠掠以金帛戰象資季
擴季擴亦以黎蒼之女遣之渡納季擴之勞陳翁提及鄧錄之
等數等男女三萬餘人又使季升等所轄四州十一縣地

雖探人民厥罪季換一等爾大有存必討靖鼓兵征之上
以交趾既平民方安業不忌窮遠竟但遣使責初諭占已的
賴曰爾久罹安南恭奉屋請發兵除害朕既命卿平之即縣其地
爾賴以安當思感德守分用保膏土居陰蓄二心悖違天道不極下
人不祥使地安南復懷在爾其基之自是屢貢惟十一年遣行
人往勞除知者夷常例十五年便據升華府傳至厚詞責由景
泰末死其弟羅雅悅遣使奉表入貢所遣其使遭沙婆利膏初
并賜綠幣自是屢為安南所便財用兵力日以衰耗咸化中其
王為安南兵所逼徙居未坎邦都即遣使請封而安南信臣據
其國都使臣馮又等銀封之嗣王古來就海奔至廣州投訴表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三 交趾西南夷

二十八

文以來朝為鮮督府屠清委旅城美英勘實獲送至京時安
南納其款得而助之雷為中言古來不當嗣和是古來番廣州
力解其冤清從命城謂毋仰有古來名宜奏聞界諸古來遂移
文諭安南款其不能仰仰之義折其奸萌道之順逆安南聽從
不敢肆其先從乃還官軍二千令米莞南頭商人張宜領之護
送古來至新洲港得反其國弘治十八年古來卒沙古卜洛
嗣正德五年詔遣給事中李貫行人劉廷瑞賫勅冊往封焉
占城國王十二年來朝貢實澤紀開吳惠字孟仁來吳八年
二十進朝至京途中日飲古時或言于縣令之言召為弟子
員奉永樂甲辰進士洞庭有進士自忠始擬行人言言事奉命
使占城遂至七州洋大風舟載覆正使給事舒榮泣不知所為

忠為文以祇祀融與天地之神佑而開塞選歷桂林守義寧洞
蠻楊氏結苗人為亂藩東議進兵征之公止之曰義寧吾屬番姓
無之不從同兵未戰乃肩輿與十餘人入其洞山石攢峭如劍戟
強人騰躍如飛聞太守至奔告于其酋出逆意贈之曰吾若屬父
母也宜聽告給衆唯、忠因為使還順福福楊泣下數日歷紀
諸也形勢以數千人衝出境歸報罪兵明年武岡州盜起宣吉推
義寧洞王為帥著果威尤忠、曰吾當往其故乃遣人至義寧辟獵
從山巔望見忠使即遣拜言不報天狀且求雪武岡之誣蓋計逆
阻逆意在屏無取賊富者天順三年十月陸廣東右參政姜正三
品保平忠刻有日記畧云正統六年七月奉使占城主嗣王十二
月某日黃米覺次日過烏猪洋又次日過七州洋際見銅鼓山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三 交趾西南夷

二十九

次至獨猪洋見大風山次至交趾洋有巨洲橫截海中惟石康
利風樓身破之即康勝舟人不勝恐洩史風急過之次日王占城
外羅洋校柁口廿九日王遣頭目迎詔齎象駕鼓填咽
旌麾曉齋乾永推轂前渡奔馳至行宮設宴王東家近於回門戴
金花冠鯉環珠珠列戈戟以屏象為衛既宴王指背受命
上元夜王請齋烟火燕祀香燭火琳威陳樂舞五月六日回洋
十五日瞻見廣海嶺山遂拔南門以還廣東其間驛馬騎着民
多探祖士著芋水南門稍熟北狀猶青其樹多扶柳紅蕉椰子共
人植爾夜數八更馬第嘉靖二十一年正月至署日抵番
按占城之先本林邑一縣屬日南郡漢末迄晉侵郡地范文
攻旁國并之永和三年改曰南遂據其地告交州刺史朱

舊以米日南北郵橫山為界漢九真太守討併走之直至其
國時五月王表日在表北影在長南九寸一分自此影之南故
開北戶以向日此大較也即名曰南蓋治于此致吳晉以後新置日
南即乃其屬縣其後使恭詣即恭并壽國疆域日大延哀至三
千里或曰千里蓋年強乍弱不可定也實有日南即三之
二非漫懸失漢書所謂日南徼外者蓋日南徼內則皆漢
地也

占城貢賦之物有象牙、牙犀、角孔孔雀尾插皮抹身香
龍腦熏衣香金銀香奇南香土降香檀香栢木香晚碎香花
梨木烏木藤木花藤香燕萆香沙紅印花布油紅綿布白綿
布烏綿布圓壁花布花紅連綬雜色綬若花手巾帕兜羅錦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四 交趾西南夷

三十一

被沈白布泥使回令於廣東布政司管轄

真臘國在占城西南自古咸順風三晝夜可到或云牛月西南去
林邑三千餘里水步通通一日古蔑又名甘字智本林南屬國
東距卑梁西有朱波唐書作味北近九真南頻海瓊州十日程
其王姓利利日漸強盛隋時始通中國傳至伊金那貞觀初
遣并扶南而有之唐人訛謬家傳謂兼并扶南為南言扶南
即振脫縣國九真即水東南流迤邐官口下注大浦之東瀾湖水
日夜長七八尺從此以西朔望并前一上七日水長丈六七尺日減日
夜分為兩潮水長一二尺四寸高下一定水無盈縮是日海運無各家
浦一曰象水也里馬嶺外之夷皆裸身以竹筒掩体女以樹葉蔽
形雖習俗猶無茲惟依樣衣共人吏市閭中銀金便知好惡明朝

晚祀皆如其言蓋自徼外皆無不獨扶南其先女子為王號曰葉
柳柳音即即葉柳國其南有教國人名泥漬來伐葉柳降之
遂以為妻惡其教者貫頭國內效之男子著橫幅今干沒也
其後天竺僧憐休知有其同教國人事天神每旦誦經呪故易
世既久真臘重僧云氏色甚黑貌為龍裔婦女多有白者生女
咸謂僧姑作梵法去其重身黑其頭為吉利名曰辟除十歲即嫁
城周圍可二十里郭下二萬餘家石滾廣二十餘丈餘城三十所
各有數千家王宮及官舍皆而東城門上有石佛頭五蹄其中者
以金當國中有一金塔金橋王宮在其北近門周圍可五六里其正室
瓦用鉛瓦殿時一會則羅列玉漆孔雀白象犀牛於前名曰百
塔州金盤金碗或家謠云富貴真臘也永徽初并有揭密富即迦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四 交趾西南夷

三十二

午武令僧高等國神祀以漢國分為二其南近海歸水真臘其
北多山阜號陸真臘漢復舍而為一近來通貢不絕及咸占城
歸焉占臘後參半真里登流眉通明蒲甘等國為屬國所領聚
落六十餘地方七千餘里元貞中遣使招諭之乃始臣服見永
嘉州通紀真臘風土記本朝洪武初國王忽尼那遣其臣素亦告
即等表獻方物二十年七月行人唐敬還自真臘其國王遣使
貢象五十九隻香六萬斤自是朝貢不絕永樂改元遣使詔諭
即位至其國氣候常熱田穀歲熟煮海為鹽風俗富饒男女椎
髻穿短衫圓袖布非漫裸國失其所屬國備有裸者見有衣服
人即笑之法有刺刺刺配犯盜則斷手足其民畏中國人則僑
命中國人殺其民則罰金無金賣身贖罪二年八月國王參烈婆

泥牙遣陪臣索職等九人朝貢方物賜給幣表裏初中官往使
真臘得時有流行軍三人通索之不得回上以其國中三人還中
官歸補位至是禮部引見 上曰中國人自遠何預彼事而青
償且得此三人語言不通風俗不諧吾為用之元其皆自有家寧
樂處此兩禮即給之衣食于道里費遠送其饋而書李至剛
等言臣意中國人必非通於彼者或為彼所惑則此三人亦不當
遣 上曰不用送非為君但推天地之心待人可也三年參烈
婆毘牙死命序班王致桂祭之封其長子參烈昭平牙為王賜
之絲華等物十七年三月參烈昭平牙遣使奉金縷表文貢
馴象方物

按真臘疆域一統志東際海西接緬甘南連加羅希北抵占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五 海島諸國

三十一

城國似與古不同

真臘貢獻方物家：牙蘇木胡椒黃臘犀角烏木菱花不
士降香寶石孔花銅使回令于廣東布政司管待

爪哇國古銅使也一曰開婆又名菁家龍在真臘之南海中洲

上意唐書東夷傳刊西與有建德北與真臘接而臨大海亦史來

至海一月汎海半月至意家國西至海四十五日南至海三日汎海

五日至大食國北至海四日西北汎海十五日至勃泥國又十五日

三佛齊國又七日至暹羅國又十日至麻里末里交趾達廣州其

屬國有蘇吉丹打板打網底等國本為城有文字知星曆夏至主八

人表景在表南二尺四寸宋元嘉九年始通中國後絕至唐貞觀

二十一年與暹羅國通使入貢天寶十白閣婆還于婆

嘉如斯城宋淳化三年其王務羅恭遣使朝貢元時始稱爪哇
世祖大舉兵征之不克後命將史弼破其國擒酋長以歸子改
暹 本朝洪武二年三月遣行人吳用錫爪哇國王留書曰中
國正祀朝人當誦百有餘年綱常先隆冠履制實服是以起
兵討之區二十年海內定朕奉天命已至中國恐遐邇未聞
故特報之知之使者已行聞王國人祀只某丁前奉使于元還至
福建而元亡因奉居京師朕念其久離爪哇必深懷念今遣人
送還爾王大宛臂一本王其知正朔所在必非奉君天道得爪哇
之民安于生理王亦永保爾位福及子孫其勉國之勿怠三年其
王昔里八達刺遣使朝貢納元所授宣勅二道封為國王八年
二月令三物齊爪哇山川之神附祭於廣東山川之次先是元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五 海島諸國

三十二

部尚書牛諒言京都既在天下山川其四夷山川亦非天子所

當躬祀乃今別減其凡以開至是中書及礼部奏以外夷山川附

祭于各省如廣西則宜附祭安南占城真臘暹羅緬甸里廣東則宜

附祭三佛齊爪哇福建則宜附祭日本琉球渤泥暹東則宜附祭

高麗陝西則宜附祭甘肅秦甘為忠藏京城更不須祭又言各省

山川與風雲雷雨既居中南白其外夷山川神位宜分東西同壇

共祀上可其奏命中書順行之持祭則遣官一人往監其祀十

三年十月其王八達那巴那務遣其使何烈英烈時奉金葉

表入貢使者番月餘還遂因詔諭其國王曰聖人之治天下

四海內外皆為赤子所以廣一視同仁之心朕居五華夷極御

之道遠邇無間爾等僻居海島頃常遣使中國雖云修貢實則

慕利朕皆推誠以禮待焉前者三佛齊國王遣使來表求請印綬朕嘉其慕義遣使賜之所以懷柔遠人爾素何疑為奸計誘使者而殺害之皇爾情險遠故敗肆侮如是與今使者來本欲詢番以其父母妻子之悲夷夏則一朕推此心特命歸國爾國王當省己自循端秉誠敬毋蹈前非干越中國則可以守富貴其或不然自致殃咎悔將無及三十年諸番阻絕無商旅以三佛齊為爪哇屬國命禮部移文遣羅轄達爪哇知之該分為東西二國永樂元年九月西王都馬板遣使奉表朝賀印綬有五色雞瑞孔雀及方物賜鈔并製衣文綺表裏二年十月東王李令達哈達朝貢方物且奏請印章命鑄鍍金銀印賜之并賜鈔幣三年西王都馬板遣使來表貢方物時共倍送牒里日夏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四 交趾西南夷

二十四

羅治金猫里三國各遣使以方物回來朝貢俱賜文綺襲衣四年三月西王漢來貢珍珠珊瑚空青等物三月東王遣使貢馬俱賜錢鈔及幣有差四年閏七月西王遣使朝貢且言東王不當立已擊滅之件 詔知貢五年上表請罪願償黃金六萬兩漢主字金達哈之子洪之六年十二月都馬板遣使獻黃金萬兩謝罪禮部臣言所償金尚員五萬兩宜下法司治之 上曰朕於遠人欲其畏罪而已豈利其金耶今既能知過所貢金悉免之仍遣使賫加諭意并賜之鈔幣八年十二月都馬板遣使上表貢馬及方物十一年九月遣使來貢及還 勅諭都馬板曰前內官吳賓等還言恭事朝廷札特勅使有無替比爾王以滿刺和國索魯港之地而據親供朕推誠待人若果許之必有勸

迄今既無朝廷勅書王何敢為下人言言懷由慈之今賜王文時鈔幣至丁順也十三年更名楊惟西沙遣使謝恩十六年十九年時貢而來王久不至蓋已為所并矣天順四年八月其王都馬班遣使來表朝貢方物賜宴賞春之仍命其僕賁初并綵華表東歸賜其王反此自是不可考

按爪哇疆域一統志東抵吉女八國西抵三佛齊國南抵吉女八國北界占城國自占城起程約風二十晝夜可至其國地廣人稀甲兵素饒為東洋諸番之雄佛書所云鬼國即此地也其港口入去馬頭曰新村屋店連行為市買賣商旅聚聚三佛齊為其所并名舊港以別于新村

爪哇貢賦方物胡椒華炭蘇木黃蠟烏爹泥金剛子烏木番紅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四 交趾西南夷

二十五

土著薇奇向香檀香麻藤香速香降香水香乳香龍腦血竭肉豆蔻白豆蔻藤竭何龍盧香沒藥大楓子丁皮番皮荳子蘭香藥硃石華磁茹烏香寶石珍珠錫西洋鉄口磁指鉄刀荳布汕紅布孔雀大鷄鸚鵡玳瑁孔雀毛翠毛官頂犀角象牙龜筒黃熟香安息香使回金于廣東布政司管轄

三佛齊國古干陀利也在占城之南相距五日程居真臘爪哇之間所管十五州其屬國有單馬全凌牙斯達望登牙傑細蘭等國其王降唐早其人多姓蒲梁天監元年入貢後絕唐天監初始通中國宋建隆初其王悉利胡大震里遣使朝貢淳化三年冬廣州上言其使蒲押陀黎前年來貢自京回國本國為閩盜所殺印瓜生住南海一年今春乘船至占城偶風信不利渡迷乞降

詔諭本國從之熙寧十年使大荷蘭地畢加囉來以為保順養
紀大將軍入見以金蓮花貯珠龍腦撒殿元堂中使至者每
廣州受其貢賦方物表入言候報乃獲至闕下廣州舊志治平
中比華加囉遣使至順入貢過大風船幾覆至順之持于天有老
翁見雲端風浪忽時值使船順廣州天寶地老石像在天樂中
主囉之祝之即而所見者也及還以告地畢加囉即遣使報文
詣廣議村賜工吏定恭成諸道士華蓋之為位特何德順為監臨
祀錢十萬置山田于番屬區塘以免常位特大銀壹以接費飲四
十萬又施田四十萬增置田于清遠邊塘至明年地畢加囉改剪
其不美遠道士葬之通船至今為病高渡沒入貢不絕 本朝洪武
二年二月遣行人趙述使其國四年趙述還國王馬哈刺札八刺

天下和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文臣西向亮

三十一

下遣使使速奉金字表文來朝貢賜大純盾及織金紗羅天綺六
年漢遣使賀正旦并貢方物八年漢遣使招諭佛蒜國朝使
來貢九年其王平遣使奉表乞詔封諸印級命時贈鉅錢金
銀印賜之十月 詔封其嗣子麻那者至里為三佛齊國王焉
曰朕自混一區宇遣使詔諭諸蕃爾三佛齊國王恒麻沙那阿
者即係臣入貢于有年今朕使者齊來至知恒麻沙那阿者先道
爾即麻者至里以嫡子當嗣王位不致擅立請命于朝可謂賢矣
朕嘉爾誠意月遣使賜以三佛齊國王之印爾當善撫邦民永為
多福三十年六月以胡惟庸謀亂乃生間謀結我使臣命禮部
移文暹羅遣于爪哇俾貢表為三十年六月禮部奉表為國
使臣客旅不通 上曰洪武初海外諸蕃與中國往來使臣不

絕商賈使之近者安南占城真臘暹羅爪哇大琉球三佛齊由
彭亨百花嶺門答剌西洋邦等九三十國以胡惟庸謀
亂三佛齊乃生間謀結我使臣至彼爪哇國王聞知其事戒
三佛齊不遣使朝廷更遣使臣商議阻絕諸國王之意遂爾不
通惟安南占城真臘暹羅大琉球自入貢以來至今未成大琉球
王與其宰臣皆遣子弟入我中國受季凡諸蕃國使臣來者皆以
札符之我待諸蕃國之意不薄但未知諸國之心若何今欲遣使
諭爪哇同惡三佛齊中途阻之聞三佛齊係爪哇統屬爾札符倫述
朕意朕文暹羅國王今遣人轉達爪哇知之於是札即寄暹羅王曰
自有天地以來即有君臣上下之分且有中國四夷之札自昔然我朝
混一之初海外諸蕃莫不來庭皇恩朝惟順德亂三佛齊乃生間謀結我

天下和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文臣西向亮

三十二

信使時行巧詐使臣不知大琉球王既其宰臣皆遣子弟入我中國受季
皇上賜恩署之祇有疾則命臣命之 皇上之心仁義原盡矣 皇上
一以仁義待諸蕃國何三佛齊諸國皆大恩而大居臣之被據有一義之
士朕與中國抗衡 皇上震怒使一偏將二十萬來越海問罪如獲于
耳何不思之甚乎 皇上嘗曰安南占城真臘暹羅大琉球皆外臣職惟
三佛齊梗我戶報大智者受未恩者能延義使三佛齊以義爾之爾而
持斯于中國之中可謂不愛福者矣漢暹羅國王猶守臣職我 皇上
愛如此可持此爪哇俾以大義告三佛齊三佛齊係爪哇統屬其言被
必信或能改過從善則與諸國咸禮遇之如勿勿自疑也其後為爪哇所
廢以其地為舊港仍立頭目以司市易永樂三年正月遣行人陳勝受千
戶楊信等往舊港招撫廣東近民渠明勝受南海人洪武初南即貢進

士為臨桂縣丞永樂元年二月壬子以政最召為監察御史以事降行人至是建路受及千戶楊信等往口港撫南海避元梁道明等以勝受乃其同卿故也時道明等家居于彼者累年廣東福建軍民從之者至數千人推道明為首指揮孫詠等使海南諸苗道明子及二叔共供米奉聞道明等受等皆二叔賣物往招給之十一月勝受等遂以道明反即伯可等奉朝貢方物賜道明等襲衣及鈔百五十錠文幣十二束粟絹七十二尺其則頭目施進卿遂代領其衆上以勝受奏事稱旨權斷以按察使五年九月太監鄭和使西洋諸國還至德港遇海賊陳祖義等遣人招諭之祖義等詐降祖義要劫和船之望兵促僱祖義兵至與戰大敗之殺其衆五千餘人擒祖義等械送京師悉斬于市諸苗聞之莫不驚服是年口港頭目施進卿建塔丘并誠朝貢詔設口港宣慰使司分進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三冊 交趾西南夷

三十八

佛為宣慰使時印浩冠帶文綺妙麗後平二十一年于佛孫達房誠請襲且言印乃夫所殺遂令孫孫襲宣慰使時印以金帛織金文綺襲衣銀印金中官鄭和資往賜之自是朝貢不絕

按口港不遠而國在于瓜哇順風八晝夜可至由港口入其地土沃倍

于他處民故富饒極好蠟水戰甚其朝貢自唐末以達京師

三佛齊貢賦方物黑熟火雞孔雀五色鷄諸奇地羅綿被蓋布白銅

龜筒胡椒肉豆蔻葡萄酒于永隆洪武中使回於廣東布政司管待

永樂後改宣慰使司罕至廣州

暹羅國本道鉅羅斛二國地赤土及婆羅利也在占城極南北直廉州臨海北岸建於交趾暹國土瘠不宜耕藝羅斛土田平衍而多稼

土至今訛傳為赤眉遺種後改曰暹元。自初選入當遣使入貢至正間選始降于羅斛而合為一國。本朝洪武初遣羅斛國王黎烈昭昆牙遣使朝貢進金葉表。詔賜大統曆七年三月遣羅斛國使臣沙里拔來朝貢方物自言本國合其同來恩里齊利悉職替入貢去年八月舟次占訪洋遠風壞舟漂至海南連本處官司收獲漂餘蘇木降香虎頭錦等物來獻省臣以奏。上惟其無表狀詔言并覆而方物乃有存者臣必審商也命却之。詔中書札部曰古者中國諸侯於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九州之外番邦遠國則每世一朝其所貢方物不過表誠敬而已高麗猶近中國頗有文物禮樂與他番異是以命依三年一聘之禮彼若就每世一見亦從其意其也速國如占城安南西洋瑣里爪哇淳泥三番齊送羅斛真臘等處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三冊 交趾西南夷

三十九

新附國土入貢既頻勞費甚大朕不欲也今遵古典而行不必頻煩其移文使諸國知之波其子黎烈實泥牙哩哩多羅標紹封九年九月其王達于昭標屏屏奏表貢象及方物賜銀儀諭諸道國王知居國子民非上天之明命后土之洪恩何能若是乎夫羅國與天之樂率土皆然若為人上體休上帝好生之德備和人神明標給廿二與國矣爾少爾爾自爾王位以來內脩齊家之近外造睦鄰之方先教遠使中國稱臣入貢以方今時王古之其步囉標可謂賢德矣豈不名滿諸番今年秋貢來至朝朕遣使往贈特賜暹國之印及衣一襲爾當善撫邦民永為多福故茲特諭想宜知悉二十年七月遣羅斛國貢胡椒一萬斤蘇木十萬斤二十八年十二月詔遣內使趙達宋福等使還羅斛國祭故王黎烈實泥牙恩哩哩囉標賜嗣

王兼門邦王昭祿辟膚文綺四尺羅四尺縠絨布四十尺王妃文綺四尺羅四尺縠絨布十二尺勒瑜之曰朕即位以來令使出疆周于四維歷年國足復其境者三十大戶聞于耳者三十一風殊俗異大國十有八小國百四十九悅之于今遠羅為最近通者使至和爾先王已逝王昭祿先王之緒有道於宋邦臣民歡懽茲特遣人祭已故者慶王昭祿有遺物至其國失法度國滿于樂以先爾其取之哉永樂元年遣使朝貢賀即位自是其國止稱遠羅國二年其王昭祿辟膚步羅祿刺遣使坤文現表貢方物道內官李興等實物幣之并賜文綺紗帛四年二月遣使使索必表貢方物 詔賜古今列女傳且乞量衡為中國式送之七年正月遣使奉儀物致祭 仁孝皇后命 中宮官以告凡延九月復遣使坤文現等表貢方物賜紗幣遣之時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三冊 天陸西南夷

四十

南海人何八倪等流移海島遂入暹羅亞是因文現歸 上令諭其國王遣八倪等逐母納通近以取罪戾并賜其王金織紗縐羅絨錦八年遣使貢馬及方物并送中國流沙人還賜勅勞之并賜絲幣十年十二月復來朝貢十三年五月昭祿辟膚步羅祿刺年共子三賴波磨札刺的賴紹封十七年十月遣使諭暹羅國王俾與蒲利加平初鄭三賴波磨札刺的賴紹封天命石王年矣休天地好生之心為治一視同仁無間使此王能收天事大修職奉有朕心所嘉至非一日比者蒲利加國王亦思奉答先王命王能睦乃父之志躬率妻子詣闕朝貢其事大之誠與王無異然聞王無故殺加之兵夫兵者兵器而兵相聞勢必俱傷故好兵非仁者之心况蒲利加國王既已內屬則為朝廷之目使如有過常中理於朝廷不務出此而報

知兵是不有朝廷矣此必非王之意或者王左右假王之名弄兵以逞私意王官深惡勿為所惑特降國無相侵越並受其共相宜有窮敵等授送還國仍賜其王錦綺紗縐等物十九年三月遣使索懷等六十八貢方物射使蒲利加國之罪賜紗幣有差十九年七月復入貢二十一年三月遣使坤梅貢方物賜之紗幣洪熙宣德以波入貢猶如常期正統景泰間貢或不常或化迄今大平六年一貢近惟嘉靖三十二年八月遣使坤隨離等貢白象及方物白象已覓遺象牙一枚長八寸有九兩金起元牙有大五寸七分兩石楊子十顆中兩珍珠十顆空石四顆凡大 寸兩金剛鑽一顆金金肉野白象尾毛為毳又象牙一十九枚共三百五十斤高木三十七株共二千六百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三冊 天陸西南夷

四十一

斤樹香六百斤藤黃四百八十斤大楓子五百八十斤望樓三百斤連香二十一株共六百五十斤木香三十斤白豆蔻六十斤胡椒八百一十斤蘇木一萬四千二百斤三十七年八月遣使坤應命等貢方物象牙三百斤樹香六百五十斤藤黃一百五十斤連香三百一十斤白豆蔻三十斤蘇木一萬三千二百斤胡椒四百五十斤烏木三千八百斤大楓子五百斤其抵舊賦頗似不同 按赤土疆域正與暹羅同東抵羅刺國西接羅婆國南河羅旦國北距大海北方數千里隋時常販自南海郡水行晝夜二旬每值使風並焦石山而過東南泊使林拔多州西與林邑相對上有神祠焉又南行至師子石自是島嶼連接又行二三日西望見狼牙頂國之山於足南連羅龍島至於赤土之界林邑今占城是據勝覽云自占城順風十晝

夜可至是也

暹羅貢獻方物象、牙犀角孔雀尾單毛龜筒六尺宅室珊瑚金界
摘片磁米腦珠腦、油腦柴檀香速香安忍香黃熟香降真香羅斛香
乳香蘇香木香烏香丁香阿訶訶香蘇木丁史碗石柴使藤竭藤黃硫黃
沒藥烏爹泥肉豆蔻胡椒白豆蔻華檳榔木烏木大楓子落布油紅布
白蠟頭布紅蠟哈刺布紅地紋布紅地紋布紅地紋布紅地紋布紅地紋布
連花布烏達惹白糖花布細棋手花布織人家花文打布西洋布織花
紅燕打布剪絨燕絨色紅花被面織燕絨付布紅花絨手巾織人家雅
色紅文燕絨使回金於廣東布政司管待

滿刺加國古哥羅當沙也漢時嘗通中國漢為順遷所屬屬前運在海口
山上地方千里城去海十里有五王並屬其南去扶南可三千里東界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卅三冊 文陸西南夷

四十二

通天州即古哥羅當沙也其西界接天竺微外諸國其國城柱間與故又
名大開婆今稱連羅來有吉里地國故其處舊不稱國自舊港順風八
晝夜可至其國傍海山孤人少受諸屬於暹羅每歲輸金四十兩為稅
本朝永樂三年其王西利八兒速刺遣使奉金葉表文來朝貢十年命正
使大監鄭和等統官兵二萬七千餘人駕海舶四十八艘往諸島開闢
實賜錫封為滿刺加國王賜銀印冠帶袍服且建碑王界道羅始不致使
援九年七月嗣王拜里迷德刺率其妻子及陪臣五百四十餘人來朝
上聞之念其輕去鄉土跋涉海道遣中官海壽孔那郎中黃裳等往宴
勞之役命有司供張會同館既至未入見拜獻方物上御奉天門宴
勞之別宴王妃及陪臣等仍命光祿寺日給牲牢上尊命禮部賜王金繡
龍衣二襲袂襍衣一襲及金銀器皿惟慢褥賜王妃八兒迷迷里及其

子佳禧臣僕從文綺紗羅裝衣有差及出就會同館漢賜宴為八月賜其
王金相王帶儀仗鞍馬并賜王妃冠服九月拜里迷德刺拜歸賜宴于奉
天門別宴王妃陪臣等賜勅勞王厚賜之并及其妻子陪臣初曰王涉海
數萬里王京師地無遠慮王之志誠神明所祐朕共王相見甚難固當
且而但國人在望宜體慰之今天氣而果爾風南凡實難候時王遂中差
致賀言謝遂以到朕慰念之使令賜王金相王帶一儀仗一到鞍馬二匹
黃金百兩白金五百兩紗四十萬貫銅錢二千六百貫錦綺紗羅三百匹
百尺絹千尺洋金文綺二金織通袖路欄二王其受之又賜王妃冠服一
副白金二百兩紗五千貫錦綺紗羅六十尺金織文綺紗羅永四襲賜
王于佳禧帶其臣僕等各賜白金紗羅錦綺等物有差復命禮部宴飲于龍江
驛仍賜宴于龍潭驛十二年國王母來宴賜如王妃二十年三月其王西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卅三冊 文陸西南夷

四十二

哩麻哈刺率其妃及頭目來朝貢方物以父故新嗣位故也宣德九年國
王復來天順三年國王無恙併叩沙卒其子蘇丹茫達沙請命復遣使冊
封自建國以來朝貢至今不絕

按滿刺加疆域在占城國南其領貢自慶來以達京師

滿刺加貢獻方物番小所犀角象牙玳瑁項頂鸚鵡黑熊白虎銅獸金
母寶頂金瓶戒指撒哈刺白布布並黃布撒都細布西洋布花呢斤腦
施子花布散露沉香乳香黃連香金銀香降真香紫檀香丁香烏木核
木大楓子番錫番藍使回金於廣東布政司管待

蘇門答刺國古大官也一日頃文達那自滿刺加順風九晝一夜可至其
西去一晝夜程有龍涎與獨峙南里洋之中每至春間群龍交戲于上
道從則國人駕獨木舟採之以為香一斤值其國金錢一百九十二枚准

中國銅錢九千文呈樣錄見錄之或通風波則人供下海一手附音旁一
子把水而得呈岸其能從初若指膠黑其色頗有魚腥氣久則成大塊或
大魚腹中刺出若牛大亦能從使之清有可受質于燕門茶利之事官
料一兩用使國金錢十二枚一升則一百九十二枚也 進官紀開諸香
中龍波最貴重廣州市不下五六千乃市十葉權之物由大貨團運海
售常有雲氣出州山間即知有龍焉其下土人更相守之供雲散則知龍
已去往龍必得龍從入香合和能收效此府清氣難能數十年香味仍在
得其真者和香焚之則單烟浮空結而不散或言涎沫有三品一曰沉水
二曰沙三曰魚食沉水則輕浮水而善水香伺龍出波隨而收之沙
則聚積多年氣味愈珍于沙中魚食則化黃散于沙中惟沉水者可入香
用 嘉靖二十四年三月司元龍傳奉 聖諭御製表作述訪貴沉香

未下和國利病書

原第廿三冊 文臣西南夷

四十四

一千斤紫邑今真香三千斤龍涎香一百斤即日奉用此金在東訪百已
得沉香作香進北高有龍涎香出京誠保買未得奉行浙江等十三省
及各海濱等處收買本年八月戶部文移司又奉機按解案行惟
再照舊香每斤銀一千二百兩三十四年地稅餉解黃浮銀縣商人汪
弘等列司責並烟化何處德領同前主番船結買龍涎香共十一兩至
官千戶未出咸於本年十月送檢會未進奉 聖旨既不同故止收
入今後務以真香進用欽此欽遵行司又係見監廣州府新解他人取耶
別等香送龍涎香一兩三錢稍黑也及有客地都各地山夷屬採有和
色六兩各支此種稍黑也者係在水欄白已者採在山又係各處都周為
和等通番辦給真正共一十七兩二錢五分實是千戶廣萬三十五年八
月送檢會未進奉 聖旨這省內辦是真香用欽此欽遵行司

金泉表貢馬并各物國名項文達那永樂三年蕭長寧以里阿必丁隨中
官尸慶朝貢封為蘇門答刺國王給印反 培五年嗣王錫母罕阿必缺
達使阿里來朝并貢方物宣德六年復來貢十年復請封其子為王初太
監耶和奉使至蘇門答刺偶王蘇幹利方謀殺寧奴里阿必丁以奪其位
且怨使臣賜不及已領兵數萬進寧官軍和率眾及其國兵與蘇幹利
戰走達至南初國并其妻于俘之以歸永樂十三年九月獻于行在大
道不道伏誅諸蕃震服

按大寶隆城在占城之西洋中南接日達所居有重龍岡東北接雪山
蔥嶺皆佛境也西北與大秦相隣為其院屬宋初與占城通貢唐遂達
于宋淳化四年始至蕭希聖得廣州蕃長李書招輸運至南海以老病
不能詣闕乃以方物來獻其表有曰沙歷龍王之宮瑤望天帝之境唐

未下和國利病書

原第廿三冊 文臣西南夷

四十五

遵玄化以慈宥心今則難居五羊之城猶餘雙鳳之關則是射利需廣
今色目蕭姓者是其裔也後與賓重龍岡使來朝入貢陸路由沙州延
為西人鈔畧乃紹自今取海路由廣州至京師自是朝貢不絕熙寧中
其使率押陀羅已脫察蕃長司公事招廣州裁度又遣張鐵助修廣州
城不許歸國故珠兒蘇黃門龍川志其政分部領為勿斯離鄂巴囉
勿致等國蘇門答刺則出龍涎香者也布那始地則產硫黃者也又有
層檀國在南海傍城距海二十里熙寧四年始入貢順風行百六十日
經勿述吉林三佛齊國乃至廣州多產香藥其風俗諸音與大食同
蘇門答刺貢獻方物馬牛龍涎香檳榔刺拔祇布室石木香丁香降
真香沉速香胡椒蘇木錫水晶瑪瑙指石番石石青回青硫黃使回
合于廣東布政司管待

錫蘭山國古稱牙蘭也自漢門奉判順風十二晝夜可至其國地廣人稠
貨物多聚亞於爪哇中有高山上產錫石每遇大雨衝流山下沙中
拾取之隨常變其色惟西望見馬番諸高山為錫蘭國名相傳釋迦
漢華藍毗來與在龍足西北至重夜登此山猶存足跡山下有寺中時
祥迦提集真身側臥及舍利子 雅牙恰因於時通局在南洋中其果木西
三十日市北二十日行往去廣州二萬四千里即此國本朝永樂七年
錫蘭英王亞烈答余地遣太監鄭和等齎詔勅金銀供器陳獻金寶幡
布施于寺及建石碑賞賜國王頭目有差亞烈答余兒貢固不恭誅害每
師和即潛偷先焚制之使家衛故疾走夜半聞砲則奮勇而入生擒其王
永樂九年歸獻闕下 上命擇其夫屬賢者王之禮部言詢其國人皆
謂即已乃即野十年九月遂遣使齎詔及錫印封之皆曰朕親承先皇帝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廿三 文陸西南夷 四十六

為東無以羊與為其方同雖王治錫蘭山亞烈答余兒地近海島素第
臨心喜當下人臨恐即地既嘗遣使詣諸番國至錫蘭山其地則皆集
兒款連天近數便弗恭送其光亞烈答余兒使人承其意遣使詣諸國
中軍民皆供赤子令簡野能為之能屬前即已乃即野能為之能屬前
今特封爾為錫蘭山國王於威性誠敬可以立身惟仁厚可以撫眾惟忠
可以事上惟信可以睦鄰爾其飲承朕命永崇天道無怠無疆 亞烈答
余無疆之福哉時摩臣皆請封亞烈答余兒 上曰亞烈答余兒不
足據珠連之亦遣野時國人主不判等摩臣已恩刺查為王詔諭使遣位
十四年十一月備占城爪哇南利加蘇門答刺南里沙里灣泥彭亨吉
里本骨都米滿山洋喃南利卜刺哇阿丹麻林刺撒忽魯漢斯柯枝諾國
及舊港亞烈司各遣使貢馬及犀象方物進鄭和等齎勅及錫時妙羅絲

爾等物備往賜各國王正統十年國王遣使耶把刺漢的里亞等來朝貢
方物天順三年其王萬力生夏利者利把交刺尼履遣使來貢
按錫蘭山國城在西洋與柯枝國對峙南以刺羅里為界自別離里南
去順風七晝夜可至滿山洋國十晝夜可至吉里國二十一晝夜可至
卜刺哇國柯枝國大小葛蘭二國山連赤土自小葛蘭順風二十晝夜
可至本骨都東國自吉里順風十晝夜可至忽魯漢斯國二十晝夜可
至刺撒國二十二晝夜可至阿丹國自忽魯漢斯四十晝夜可至天
方國乃西洋之盡處也天方曰石天堂又石西域有曰一皆德德中朝
貢
錫蘭山貢獻方物象寶石珊瑚水晶金戒指撒哈刺乳香木香土檀香
沒藥西洋細布藤網盧會硫黃烏木胡椒碗石使回令於廣東布政司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廿三 文陸西南夷 四十七

管待
佛朗機國在爪哇南古無可考曰志要利國在廣州東南海中洲上其廣
州三月程其王姓倫陳如隋大業中遣使入貢又 投和國在真嶺之南
自廣州西南水行百日可至其地正相對古之狼狽也國分東西二洲皆
能食人瓜哇之先兒喚入國即此國也佛朗機亦與相對云永樂十年九
月南勃利國王馬哈麻沙遣使貢物或亦要利之更名也皆以無他
據地附于此素不通中國正德十二年駕大船突至廣州洪口訖聲如雷
以進貢請封為右布政使兼按察使到使吳廷舉許其進貢撫按查無會
典四例不行遂遣伯來完南頭徑自星房檣棚恃火銃以自固有至部者
不行跪禮朝見款位先詣失御史立道階何驚前復其奏皆言其殘逆稱
雄逐其國王以足而為利進且先年滑達火者亞三假充滿刺加國遣種

使臣風貌到澳往來宛爾熟我道途略買小兒烹而食之近日滿利如國
王奏其奪國暨執等情看掠之禍漸不可長宜即驅逐嚴禁私通仍將所
造房屋城寨盡行拆毀重加究治責工匠人等以私通外夷之罪諸
皆從之誅其首惡大者亞三等命撫按守巡傳按官軍驅其除索出境
海道劉使汪銘帥兵至摘撥險逆戰商人整具用策乃悉擒之餘皆逃去
月山英英佛胡機因在水生國之南二國用此形製因併併商機鏡大瓜生
鏡小國人用甚精小者可穿者中國人用之稍不成則穿去數指或斷一
寸一臂能制頑長若厚則去不遠穴頭圓滑若有歪邪滑則彈發不正
惟東莞人進之與舊制同餘造者性、短而無用嘉靖初佛胡機因遣使
來貢初呈行使有金鐵波刀覺之其人好買小兒云在其國惟國王得買
之且除以下不能得也至是諸市十餘歲小兒賣之每一兒市金銀百文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三冊 文陸西南夷 四十八

廣之惡少小兒能造之所實無其法以巨鏡煎漆沸湯以飲龍威小
兒置之鏡上蒸之出汗盡乃取出用鐵刺去其皮其兒猶活乃殺而剝
其膜去腸胃養食之居二三年兒被掠盡遠近悉之海道汪銘以失逐
之不肯去及用鏡擊收我兵由是人望而畏之不敢近或獻計使善水者
入水鑿沉其舟盡擒之汪銘由此為用渡為南賴進無以進甘露召入德
都軍事大之特吏部尚書余北虜言案入冠諸建議指順佛胡機鏡于逆
鎮凡城鎮關隘城臺缺口皆用此以禦寇 詔從其議下所司施行至今
三邊賴其用然猶奏疏謂語詳漫可徵矣部中又稱廣佛兒而焚之鏡
則之越馬馬銅仁府知府或戲之曰君欲一併而亡打倒銅仁府嘉靖中
黨類更番往來松船難詰夷中為交易首領人皆高鼻白膚使人往緝賊
之逆魚洲請快賊多掠小口往賣之三山疊塔背底水等鄉村以至諸澳
楊瑞惡少日繁有徒甚至官軍商紀亦與交通云

廣州船船往諸番出虎頭門始入大洋分東西二路東洋差近則歲即回
始有官領通商戰等物西洋差遠而歲一回始有象年摩珍珠胡椒
等物宋於中既置巡海水師營壘在海東西二口闊二百八十丈至屯門
山二百里沿海入海戰艦其地南至大海四十里東至惠州四百二十
里西至瑞州二百四十里南至惠州七百五十里北至惠州二百五十里
今為東莞縣南頭城東南海路二百里至屯門山水皆茂日可行五十里
乃順帆風西行二日至九州石又南二日至象石一作東風西面行七
日至九龍標州又西南行三日至占不勞山在占城東二百里海中占城
故罪人於此又南二日至陵山星羅摩覽作雲山其山峻而方有泉下統
如帶甚甜民名星羅船為業皆占城境也陸行至賓重國一月程來去
麻連國二日程一名摩連去洋泥三十日程太平與國士年歲空實星廣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三冊 文陸西南夷 四十九

州今名麻連來水行一日至來西也竟崙洋番番作門國圖又一曰行至
古直國則真臘也王孫蓋屈又半日行至蘇陀琅洲自占臘而五十程至
丹有流國其國東北至廣州一百三十五程又二日行至軍突弄山又五
日行至海峽番人謂之質南江北百里北岸則羅越國一名羅解今暹羅
南岸則佛連國占城屬國又來水行四日至呵彼國今小哇南中洲之
最大者又西出峽三日至葛、僧祇國在佛連西北隔之別當國人多鈔
悉乘騎者多民之眾此即英利其北岸則阿羅國一名阿羅陀今滿利如
阿羅西則阿谷羅國一名阿羅平又延著、僧祇四日行至婆羅國一
名阿香又六日行至婆羅國一名阿又連耶羅洲一名摩羅興又北四
日行至師子國在西洋之西萬多耶于故名多黎詩哥連師子國即大
秦也其北岸距南大竺大岸百里自伽羅州行二十日至榜葛刺國則西

天竺也一曰西印度乃得道之所海口有塞地港者商於此抽分云
天竺之西千五百里有注摩國至宋大中祥符八年其王羅恭羅卡始遣
使入貢其使言離本國舟行七十七日歷那勿丹山婆里西蘭山至古羅
國以古羅山謂之入行七十一日歷加八山占不旁山并寶龍山至三佛
齊國又行十八日度雲山水歷天竺山至賓頭狼山之黃西王母塚即舟
所得百里又行二十日度羊山九長山至廣州之琵琶洲離本國凡千一
百五十日至廣州焉本按天方國有四方寺宋史注摩國有四城併寺但
注摩入朝貢其珠以珠徽殿與天方都子銀麟不同或云天方即師子國
不可知也雷州控入海水路東至海三十里西至海一百五十里南至海
一百七十里北至化州一百六十里海路從海州東北陸行二十五里抵
祥祥之海至羅場接天川縣通江水送天川上水至化州三日程自化州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廿三 文莊西南史 五十一

下水至海口四日程從州東至海三十里渡海抵化州界地名州州入思
廣州通開浙送州東南陸行一百四十五里抵海至諸番國送州南陸行
一百七十四里至通角場抵海南之海一程可至瓊州送州西陸行一百
五十里渡海水路至安南諸番國故諸番舶雜東洋琉球等國被風漂多
至瓊州瓊州東至海一百二十里其南崖州去海益近云

黃帝時南夷乘白鹿來獻瑞及獨裴唐亮而撫交趾三苗來賓虞舜時
仇氏來貢浞閼黃帝率服焉貢甸服之外侯服侯服之外五百里綏服
甸皆分二等三百里綏服文教惟于侯服則以諸侯教文教以治之非全
武備也以文為教二百里蠻武衛惟于要服則使諸侯奮武衛以治之非
全無文事也以武為主綏服之外五百里要服甸皆分二等三百里夷
蠻荆蠻之南西北之外夷也北則冀州為夷史服則青州揚州為夷略矣
然徐州淮夷瑯琊之南則揚州為夷并服西則梁州和夷底績二百
里蔡蔡之左傳曰蔡之叔收人于夷境如漢世安夏及安仲之類輕
于此者也也要服之外五百里荒服甸皆分二等三百里蠻八蠻謂天竺
以首領使使曉曉實為平甸和事焉二百里流流如去之去而不返也流
世罪人有長流者視蔡為重夏或五服外海南海魚羊珠玕大貝南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廿三 文莊西南史 五十二

伊尹正四方獻令正東越滬箭楚文身淮越文身斷髮宋吳亦如之故曰
正東金以魚皮之髹就服利劍為獻髹刀劍也故吳省同故謂鮫魚皮也
以髹劍口正南既鄧桂樹國樹于產里百濮九菑六者南蠻之別名也既與
淮同既略七都受姓南蠻同也桂林八樹在番禺東樹于產里百濮九菑
子蠻也里音黎平呼為但人百濮見左傳九菑未詳今以珠璣瑤瑯為
文犀犀羽蘭狗矩狗為獻城似珠而小蘭狗可用為矩蘭狗之善者
也正西昆侖狗國樹已蘭耳實狗雕題漆齒為貢織皮昆侖今西詳之連
名狗狗變或也然與然同疑八蠻中之狗也聞斤即離耳也貴陽其人
有安雅通自南而西而洋者漆齒一名黑齒國今以丹青白旄統蘭龍
角神龜為獻丹青謂南海曾青于西海有文旄或旄有旄已衣也龍
亦出西海正北空同大夏莎車代羗匈奴樓煩月氏此皆西北胡虜也

充斥於揚兮笑其貞壘壘象蓋吉貝樹石其華威時如寫龜軸以續紉作
市榮曰沅水香上人使前獲以載年朽爛而心弗往在置水則沅故曰沅
香不沅者曰伐香琥珀松脂入地千年乃成然則別象云犀狸之屬多

年有明人上言海南多珠犀奇宝可征藩致困言市舶之利又欲征師于國求重寶又言醫之確寶之宜被上命監康御史楊紀良與胡八偕往求之紀良還奏云陛下前年焚珠玉錦綉示不適用今所求者何以異了

所失者于使市船與商賈爭利始非王古之依朝案之性中國多不敏知
況于朝雖宜宣之官被夫卿大夫子月之官必有軍國大事臣雖願
肯定釋元不致辭此特朝人賜感未期無益聖德當忘非陛下之意則然
忠之上述日引數懸輪而載之漢於廣州設結好使每番船至則審事宜
以聞文元其年元奏廣州結好使事由來相善謝恩狀在火火奉某月
日手摺令臣達其前件官本末事由開奏臣去月日理具某官詳本通事
以聞某月日奏官呈伏今某月日手摺所奏某官等赴廣州事宜其詳本
未想宜知悉者臣伏以給特下于紫霄明命光於瑞海崇深威極龍心
驚周事天國惟暢交泰預目靜者恭寄品祿無補損狀累更理映則載地
遠敢望恩加日月照臨之明無幽不燭乾坤生成之德在物莫遺豈期奏
報帝懷特降詔書慰撫事遂等列言萬情伏以軒輊一連歲序三更珍

天下印國利病書

原第廿三冊 文臣西面亮

五十四

咸悅深于星宿守恩恩并于形威制清列于班行幾冠制而何日守失荒
之遊服甘唐廣以嬰身懷此節之片誠願生遂于外關每承存跡之分更
加攀志之心且不勝感恩歡躍屏營之至是時諸番多所更改林邑歸琛
王而陸真臘亦歸文單皆紀遵元和中安南都護張井等敗之乃沒銅
柱以正疆場於足貢琛溢于王府其後節度使馬總又請二柱以從之貞
元時波斯古羅二國入貢多珍物節度使王虔休奉宣威德撫令市易常
供外一無所取乃為使院圖表進其言有四海門之外隱居敵國資志履
信昭厥將來時得停休其後以平興漸加市稅太和中文宗下播除之
宋開寶四年置市舶司於廣州以知州兼使通判兼州官淳化二年始立
抽解二分凡諸番之在南海外者通貨以金錫銀金易其家物明曉曉
林州銷缺是及增有瑪瑙半果不精番布為棉麻木胡椒香藥等物太宋

置推撥于京師諸番貨至廣州非出官庫者無得稅相貿易其法又推
非珍奇物皆稅市漢又推他貨之良者亦稅市其半大抵海舶至抵其什
一而給其餘價直載入以數十張為計雖官但費有劫焉太平興國三年
李昌齡知廣州廣有海舶之稅昌齡不敏以奉自守淳化二年代還昌齡
上言廣州市舶每歲商舶至官盡擄價買之良苦相難少利自今請擇其
良者如價給之若者悉其賣為禁熙寧中廣州市舶歲課虧折或以為市
易司提之故令提舉完結以開於提務官選以開取番物初免後以言
者罷提明市舶諸司皆隸廣州元豐三年中書言廣舶已修定條約宜選
官推行提舉廣東以將運使孫迪孫仲臣兼領又觀元年沒置浙廣福建三
路市舶提舉官稅則仍舊置司又請一司于泉州三年番商欲往他郡者
提舶司給券毋雜藥物其防範兵仗給之如諸國法船司需辦市物毋

天下印國利病書

原第廿三冊 文臣西面亮

五十五

得過二分官吏市者有禁政和四年詔廣南市舶司歲貢珠犀犀角象齒
建炎元年詔市舶多以無用之物枉費國用取稅權近自今有以萬轉番
指環瑪瑙描兒眼情之類情實前來及有虧番商者重治其罪皆實于法
惟賜巨象象牙犀犀等物者量令輸還四出番物分輸細二色龍胎珠味之
類皆如知已十分抽一浸又特買四分麝香十分抽二又特買四分抽買
既多商人多匿其細者非實四抽細色以五千兩為一個麝香以萬斤為
一個每過一個則有財來賜家錢一千餘緡其法部選者託以東岸墾殖
之類以昌即來而四日一個五分為三十三個多賣財來賜家錢三千餘
貫紹興二十七年詔廣南經界市舶司照舊商假托入貢陰與初目察以
聚為珠犀比也貨最重者十分抽一錢特買乾通初臣察又言福建廣南
皆有市舶物貨浩翰置官提舉實宜乾道七年詔廣色貨物以二萬斤為

一開加花六百里依日支做水脚錢一千六百六十二貫有奇而後渡徑
費目之一切皆辦海船載入國不少然全張銅錢亦用足而船外境
而錢之出也其法甚嚴存乃愈密其弊亦不可禁淳熙二年詔廣州
船除權貨外他貨之良者止市其半 元在祖嘗主提舉司尋至英
宗治平六年遣使權廣東舊貨乃漢主之德海關貿易歸徵其稅順帝元
統六年罷廣東提舉二司至正二年復主廣東提舉司中嚴市舶之禁三
年聽海關貿易歸徵其稅源順帝年比宋末稅之進占減之免兵兵漢占
減以固小計稅之故宋度之失而不得野占城者之而不臣稅之免兵兵
英宗年其工作時稅之曰物又江南走師師春風搖波為傷情無端天下
無年以致使人間有先生滿堂白雲遙放國一林黃土正香名黃泥好運
東流去黃而遠隔怨不平夫占城以黃土知里弗若此及元主中國四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三冊 至正西南夷

二二

夫稅在難處征不實法以損口世矣也我亦未也何道之有哉 胡龍興
解慎恐沒吏於有居信哉

本朝除元亂大一統諸番例當三年一貢迨元末王許以至市市舶提
舉司以至諸番入貢四制應入貢番先給符簿凡及至三司與公符稅其
表文方物無偽乃洋送入京若國王、妃后等附至貨物抽其十分之
五其餘官給之宜道羅小哇二國免抽其番商稅貨物入為市者每
至水次悉封籍之抽其十二乃聽貿易張國廣嘉氏往、有推管耳環、
勒番衣服等入其船中帶之為奸回緣沙暴傷海甚苦之曰志比宋洋
天易多用然時國尤為尤律商人畏之曰易官頭等物西洋交易多用
廣貨回易胡椒等物其責細者往、滿船若連庫庫木地購置皆其
除番所發國幣行之諸況番有黃泥烏角泥至貴慎稅則之則卷情之則

番皆指其稅所結惟手南水乃沉之生結者厚用有為華花車通文庫
復通庫花車者白地黑花車通文庫黑花車通文庫黑花車通文庫
則通文庫也此中設有黑花此皆番之貴也此項番稅則見于今
而庫前不可分故公服以王與庫而庫青其不司今之義也

洪武三年五月遣使頒科舉詔于安南占城以其通中國文字也諸番莫
不畏感懷德自是朝貢不絕亦有不及期而貢獻者永樂改元遣使四出
招諭諸番貢賦軍生奇貨運實前所未有乃命內臣監鑄印 設公館于
城南水濱設改建于鄒西仙湖今為分守道三年九月大理寺少卿周良
輔初為湖廣副使坐事降行人至是奉使西南諸番還羅爪哇以至西洋
古里諸國還京奏事并首權廣東按察使內臣侯顯鄭和等偕行人往還
指工階序祀之四年六月廣東布政司奏每歲海外番夷入貢方物水陸
以舟轉運載惟南雄至南安限隔梅嶺舟楫不通自今請用民力接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三冊 至正西南夷

五十七

上曰為君務養民今番貢無定期而農民少暇日微令自春至秋番夷入
貢不絕皆役民接運望不妨其農事自今番夷入貢如值農務之時其方
物至于南雄收貯候十一月農隙即令運赴南安著為今後額待臣曰民
不失其養難勞之鮮怨民失所養難休之不德八月置懷遠驛于廣州城
親于步到房一百二十間以居番人張市舶提舉司燕內官總督提舉官
吏惟領簿而已有需由福建而被風漂至者如渤泥 木蘭等屬同在西南
大海中其瓜哇四十五日程去三佛齊四十日程去占城三十日程去永樂
四年其王巡經來朝流求在東洋大海中當建安郡來水行五日而至隋
大業丁未得率兵自安南浮海至之義安今潮州也洪武中分大小琉球
相貢在泰寧止帶入太學之業每加稅即他若喃利新附諸國亦有通
船至廣州者正統十年按察副使章格巡視海道時況求使臣蔡繼等事

數人以少物買貴價國風深惡者山港官博當以海寇散戢之以為功格
不可為之辨甚遠其賢而道之者夷領德建年此來本有深望理州者
還至廣城急事使房宋如意存即通人感之咸化弘治之世貢賦至者日
夥有司惟客其舊使入允除皆皆停于縣往來設燕會待方許入城衣服
既異亦有帽金珠衣朝霞者老稚咸親配之椒木銅鼓城括室石溢于庫
市番貨甚賤貧民承令博買多致富正德十二年西海夷人佛朗機亦稱
朝貢突入來莞縣火銃迅烈震賊遠近現掠甚至食食少兒海道奉命誅
遂乃出境自是海舶悉行禁止則應入貢諸番亦鮮有至者貢物乃從漳
泉廣城市貨蕭然非舊制矣於美而廣地撫都御史林富稱 祖訓違會
典奏上得允於是番船乃通焉 惟地無之虞莫先于為民興利而除害
凡上有益於 朝廷下有益於生人者利也上有損於朝廷下有損於生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廿三冊 天監西南夷 五十八

人者害也今以除害為名併一切之利禁絕之使軍國無所資志 祖宋
咸嘉且夫遠人之心則傷之市舶是也程按 明皇祖訓安南真臘暹
羅占城蘇門答刺西洋爪哇彭亨白花三佛津泥諸國俱許朝貢惟內
舉行商多行橫詐則暫却之其汲汲通又按 大明會典凡安南高麗利
加諸國來朝貢者使回俱令于廣東市司管待見今故有市舶提舉司
又 勅內目一員以督之所以遠近往來無不遂人而宜 咸德
也至正德十二年有佛朗機夷人突入來莞掠奪將布政使吳廷奉許其
朝貢為之奏 聞此則不考 咸嘉之通也厥後復從章聞朝足准御史
立通商等奏即行撫按令海道官軍驅逐出境殊其有惡大者亞三等除
黨聞風悔過有司自是得安南滿刺加諸番船盡行阻絕唯廣州府海
面地方私自駐劄於足利時于聞而廣之市井蕭索矣夫佛朗機素不道

中國雖而絕之宜也 祖訓會典所載諸國東來搭船與中國通者也朝貢
貿易甚阻絕之則是因時而廢舊也況市舶官史公設于廣東者反不如
漳州和通之無禁制 國家成憲果安在哉以目等之中國之利盡欲為
大山川水城化、終載僅克常蠟一有水旱助民納粟猶恨不既日視番
舶朝貢之外抽解便有利則足供 仰用此其利之大者一也除抽解外
即先年餉今兩廣用兵連年庫藏日耗藉此可以充羨而餉不虞此其利
之大者二也廣西一省全仰給於廣東今小有徵發即指辦不前難於供
概木人以缺乏科擾于民計所不免查得回番船通時公然稅給在庫番
貨旬月可得銀兩數萬此其為利之大者三也貿易則有司得其良者
如僧俗之其次貧民買賣故小民持一錢之貨即得獲利數倍交易可以
自肥廣東回番船展展以此耳此其為利之大者四也助國餉軍民有賴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廿三冊 天監西南夷 五十九

焉而在官在民又無不給是國氏之可利而利之者也非所謂開利孔為
民群憐也誠者或為外夷開境之為廣則目人等之通羅真臘爪哇三佛
等國洪武初首貢方物自服至今永樂時許從入朝洪武感德咸化則
占城暹羅建寧安南等處皆大低寬柔乃其常性百餘年來未有改易
並地者近時佛朗機來自西海其小局詳海大有可圖之也今存船之
在漳聞者亦未聞小有驚動則是決不敢為害亦幸 明矣况久阻忽通
又足以得其利心于目請于詳與要官去廈及來莞縣南頭等處而近年
全海通則使及俗儒都指揮齊官軍嚴加巡察凡物之來出于 祖訓
會典之所載者察詞得真許其報回駐劄其 祖訓會典之所不載如佛
朗機者即驅出境如敢拒抗不服即發軍軍擒捕而凡所謂喇嗎者誠
必殊樣要之私通小民之誘于下海者必禁一有疎虞則官軍必罪如
此則不惟是興一言之利而 王者無外之道亦在是矣伏望 皇上

特知以知稅務在兩便利害逐一察究如果可行已行補足廣東省會
 品之稅自註到者盡行逐去其有到實表文者許往廣州詳與去處依
 候官司處置如此處保潔有公而公而便夫灣泊有定所亦取司米查
 得近年運糧圖并該圖會下甘肅石 坤州與西興山頭路占城各圖東
 沿或灣泊新至廣海望洞或到子港香山浪白浪鏡十等門或東莞離
 仙也門虎頭門等處海澳灣泊不一抽分有別則布政司兼查得正稅年
 間以迄弘治年并俱無抽分惟正德元年該縣巡等官郭卿父陳金等題
 要得運糧圖并該圖會下甘肅石 坤州與西興山頭路占城各圖東
 細解亦租重更責督海軍船至正德五年延撫兩廣郭卿父於延通題議
 各項貨物者更責督海軍船至正德五年延撫兩廣郭卿父於延通題議
 史陳金會動則使更延舉奏或做本朝十分抽二或依近日事列十分
 抽三貴細解亦租重更責督海軍船至正德五年延撫兩廣郭卿父於延通題議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三冊 文臣呂南亮

六十

進貢得附稅貨物照依前例抽分至正德十六年滿利加開奏請創稅
 因又進貢得附稅貨物照依前例抽分至正德十六年滿利加開奏請創稅
 史泰構運糧圖進貢得附稅貨物十分抽二以備軍餉方物解京嘉
 靖六年該圖創使神恩悅者亦的利等奏稱正稅至無抽分該稅部查得
 會典內該圖創不抽分行回得原抽貨物是運定費修船歸則進行到今
 俸糧折色概本無是布政司兼查得近年止條都布按三司文武官員及
 在者又職官吏本司備行慶豐庫子庫貯抽回胡椒蘇木計等各名下折
 色俸銀每一兩內除八錢折蘇木一百斤而餘二錢折蘇木斤八兩八錢
 八分其餘折所武職官吏與夫境外各屬折無折支取本
 去市船內進泊至澳進知縣有應給者往泊抽盤提參司官吏亦無折



九邊四夷
備錄終

遼東論

周弘祖

遼東為燕京左臂、三面瀕夷、一面阻海、山海關限隔內外、亦形勝之區也。歷代郡縣其地、國朝盡改置衛、而獨於遼陽開元設安撫司、在二州以處內附夷人、其外附者東北則建州、毛憐女、直等衛、西北則朵顏、福餘、泰寧三衛、分地世官、互市通貢、該鎮總計馬、牛、羊、九萬九千八百七十五員、馬九百九十九匹、子粒二十六萬一千四百六十七石、歲運銀一十八萬五千二十四兩、米一十二萬四千六十六石、草二百四十萬五千二百一十一束、豆七萬五千二百二十九石六斗。天津海道正可達於廣寧、迤西一帶其金復海等處仍以登萊海道為徑。○遼東夷情與諸鎮異、許氏云云、夫大意謂東北諸夷屋居火食、射獵非其所優、西北諸夷既在羈縻之屬、竊發頻多、終不敢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廿四冊

九運四夷

一

顯然大舉要在隨時安輯、先事申嚴、俾患威并著、足制其心、斯計之上、而傳新論功則第二義也。豈知夷運亦有盛衰乎、今適值東夷運衰耳、如對廬者足智多謀、坐推唐甲、効里鉢、阿骨打者、沉毅勇鸞、健關無前、皆運以東產也、即北伏如此、筆者持可幾屈哉、蓋白山聲震渤海、遼河鴨綠混同、左右遙相持護、山川融結、其生尤物宜矣、乃若規三岔以通上谷之徑、控金海以擅魚鹽之饒、東據開元以為襟、然必整理威遠、青陽而開元之藩籬益固、北據廣寧以為吭、然必措置臨潢鎮靜而廣寧之形勢益張、經斯鎮者幸無以東夷之弱而易之也、至於山海一線之關、我塞彼不可來、彼塞我亦難往、中原多事、遼東其自為一區乎、公孫康可觀矣。

薊州論

薊燕京左輔也、古會州、地國初即其地、封寧藩設大寧都司、營州等衛與宣府遼東、西並建、以為外邊靖難、後兀良哈部落內附、乃改封寧王於南昌、徙大寧都司於保定、散置營州等衛於順天之境、而以大寧全地與之、授官置衛、令其每年朝貢二次、每次衛各百人、往來互市、永為藩籬、即朵顏大寧、歸德是也、自此宣遼隔越、聲援斷絕、矣、正統以前、夷心畏服、地方寧謐、土木之變、頗聞三衛為也、先嚮道乃命都御史鄒來學經畧之、正德以來、部落既蕃、朵顏獨盛、結親迤北、累肆內侵、崇禎陳乾親、祥前後重兵陷沒、嘉靖二十九年、復遣虜入、直逼京都、始議添設總督軍門、駐薊州、總計馬步官軍七萬八千六百二十一員、糧四十六萬八千六百六十七石、草六萬七千五百石、子粒米麥一萬三千七百七十八石六斗、布絹折鈔銀二萬、綿布一十二

未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廿四冊

九運四夷

二

萬一千六百餘疋、綿花絨六萬六千三百斤、草四十萬三千束。○開平陷入虜庭、大寧徙之三衛、天子自為藩籬矣、在今日邊情惟薊鎮為急、規復舊疆、未敢卒言、乃若築垣固封、列兵扼險、雖過計不為迂、過力不為勞、過勞不為損、又何也、所關至重也、今計其制禦之勢、大畧有四、馬以冷水口為一路、自山海關抵太平寨、而以建昌為適中之地、以古北口為一路、自馬蘭峪抵石頂壩、而以密雲為適中之地、以昌平為一路、自渤海所抵鎮遠城、即以昌平為適中之地、以紫荆關為一路、自沿河口抵故關、而以易州為適中之地、顧此關口均云要害、而古北口尤要何也、蓋冷水馬蘭有重岡疊嶂、以為天險、紫荆關馬有漁陽上谷、以為外藩、古北口一帶沙淤水淺、平夷曠遊、萬騎馳驟縱橫、無防然、總之亦有險可據也、虜若自黃榆川而來

則必由潮河川自磚梁子而來則必由黃家寨自黑谷關而來則必由三箇嶺顧此三處者兩山夾峙真我兵之占地也過此不守使賊入平原曠野則欲戰不能欲守不得矣乃若陝卒入衛始自庚戌今歲額馬憑甚矣括其資以募土著不兩宜乎當事者竟默而不言豈以國事為家事者哉

宣府論

宣府漢上谷郡國初設開平衛置八驛東則涼亭沈河塞峰黃崖直接大寧西則桓州威虜明安開寧直接獨石文皇三驛虜虜皆自開平興和萬全出入自大寧淪失之後興和亦廢而開平失援難守宣德中過衛獨石棄地蓋三百餘里土木之變獨石八城皆沒雖旋收復然氣勢日微宣府特重矣總計本鎮馬步官軍一十二萬六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十四 九邊四志

三

千三百九十五員名馬六萬六千九百八十疋屯糧六萬二千三百零二石地糧三萬一百五十三石種糧一十一萬五千八百八十六石驛傳糧一萬四千三百三十三石貓糧徵米一千一百七十九石草二十二萬六千七百七十一束○宣府自東路之西海治遶遶而西歷北中二路抵西路之西陽河為大同界大同東路之東陽河遶遶而西歷中北二路抵西路之丫角山為山西界自山西之老營堡遶遶而西歷水泉偏頭保德州為黃河界計一千九百二十里有奇皆通臨虜界所謂外險也又老營堡轉南遶遶而東歷寧武偏門北接抵平刑關又遶遶而南而東為保定界歷龍泉紫荆關之吳王口插箭嶺浮圖峪沿河口又東北為順天界歷高岸白羊拔居庸而止計二千五百里有奇皆峻山層岡所謂內險也而險截然固天之

所以限華夷者奈何通者夷虜結障長驅遠掠汾沁全晉為首選議日興豈其險固不足恃耶良由法紀日弛防範日懈故有險與無險同夫設險云者因地利而紀之以人力也內倚諸關外增崇垣百萬綿堞比之金湯任宣府者不責以戰而責以守其不能乎

大同論

大同古雲中地川原平衍故多大舉之寇西則平虜威遠中則左衛右衛皆稱要害蓋虜南犯應朔諸城必窺之路也東則天城陽和為虜入順聖諸處之衝而平虜西連老營與偏關近直逼黃河焦家坪娘灘羊園子等處皆套虜渡口往來蹂躪無虛日馬總計該鎮馬步官軍舍餘土兵共五萬四千一百五十四員名糧料布花屯糧屯草及京運年例通共銀七十七萬五千一百八十八兩七錢五分屯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十四 九邊四志

四

糧一十二萬七千七百二十一石每石折銀八錢屯草一十七萬六千四百一十一束青草三十七萬二百一十束每束折銀三分年例銀七萬兩例鹽七萬引馬四萬六千九百四十四疋山西起運夏秋二稅糧料二十九萬一千四百七十五石每石折銀四錢夏秋稅糧折布一十八萬三千五百疋綿花絨八萬斤草二百四十四萬四千八百五十束每束折銀八分河南起運小麥九萬六千石每石折銀四錢○唐藥受降城守在河外漢用主父壘之策據河為守國初棄置豐州獨衛東勝已失四面之險建正統以後又復棄去東勝大同藩籬日薄矣且自五堡激變撫驕軍悍卒如撫嬰兒啼則與果稍刺作聲以軟語提携之無復上下分大同之紀綱日墜況山川平夷曠遊在可通北虜竊穴套中時竊發則今日之大同緝難守

焉若夫尋漢唐之故跡未敢輕言復東勝之舊封亦難卒辦而補偏救弊之政其在陽和天城二路者不宜專守陽和天城而宜分據瓦窯永嘉白羊鵠鵠之險其在左右二衛一路者不宜專守左右二衛而宜分據黑山華皮溝牛心兔毛河之險其在平虜老營一路者不宜專守平虜老營宜分據黃家山井坪紅門之險乃若偏頭寧武鴈門三關諸其地則率武援而關之中當華夷之要為東西之應援實陽方義井之門戶外接八角堡內維奇嵐故設總府以臨之居中調度良有意焉偏頭四逼黃河與奈虜僅隔水蓋自渾脫飛渡以來警報不息然山澗崎嶇難於大舉老營東接平虜至大同還不遠使東西聯絡舉還固塞且屯且守則丫角墩而南陽房口而東烏用是紛紛也舍門戶而理堂室誠不得已焉其鴈門當廣武朔州馬邑大川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四 九邊四失

五

之衝通忻代崞諸郡縣之路虜從左右衛而入勢當首犯東越廣武則北樓平刑皆為虜衝西越白草溝則夾柳鵬窺其非要守鴈門警備於是為急矣嗟乎百孔千瘡之鎮必得豪傑者專任之明罰勅法不猛不寬漸而待之庶有濟乎

榆林論

榆林舊治在綏德秦為上郡歷漢隋唐皆為邊鎮宋陝西夏元李章孔與據守國朝定陝西孔興北道設綏德衛屯兵數萬守之撥千戶所屯治榆林成化八年都御史余子俊廣開榆林城垣增置三十六營堡邊牆起甫川西至定邊營長亘千二百餘里橫絕河套之口該鎮官軍四萬九千二百五十員名馬二萬四千四百四十六疋糧料一十八萬九千七百二十八石民糧三千九百石草八十八萬一

千二百六十束○余肅敏城築榆林世多侈其績而引以為罪者亦間有焉在許論則云樸訥既據內地遂安在王越則云虜賊大舉或由榆林東襲山堡入寇綏德或由榆林西南定邊花馬池入寇固原榆林之兵在俱東也則以無險而不能守其在西南也則以路遠而不能援其在綏德舊鎮也則以兵寡而不能禦則移鎮榆林者未見其為利也一氏皆以善邊文著聲稱者是非安所折衷哉大抵移鎮榆林包收米脂魚河三百里膏腴之地且東連牛心之堡可便應援西截河套之衝可便耕牧千三百里樹藝樵採園獵之利我軍民得擅而有之是以地方豐庶糧糈自虜據套以來我軍之耕牧絕矣耕牧絕則轉輸艱矣轉輸艱則士伍耗矣是榆林受病之原乃在於失河套之初而不在于移鎮榆林之日也榆林之軍不患不勇敢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四 九邊四失

六

善戰也患其捋腹不得一飽而復來米珠草桂之謠也許氏謂陝州有河可通綏德若計沿河即縣改徵本色悉以輸之榆林其少蘇乎此今日之急務也乃若亂蜂墩野猪峽是直衝魚河之徑虜自此出軍駐斷榆林綏德為西矢又東自定邊營西

岸橫城堡三百里中多平漫沙漠虜賊大舉多由此入經斯鎮者其留意焉

寧夏論

寧夏亦朔方地賀蘭山環其西北黃河襟其東南為關陝重鎮衛城西南一百四十里有峽山峽口兩山相夾黃河經其中誠塞北一勝縣也成化前虜患多在河西自虜據套以來河東三百里更為敵衝築牆畫守始于巡撫徐廷瓚而花馬池一帶邊牆皆總制楊一清王

瓊唐龍增築本鎮馬步官軍三萬七百八十七員名馬四千一百八十足糧料二十萬七千五百五十七石民糧四千六百九十石草一百三十六萬一千五百束○國初撤受降而衛東勝以當一面之險後又撤東勝以就延綏則以一面之地當千里之衝遂使河套沃壤棄為虜巢深山大河勢固在彼靈夏外險又在河南而花馬池一帶適其利涉之境遊騎往來無日無之宜乎延寧固靖終歲不得以少休也茲者復守東勝固河為界東接大同西接寧夏使河套方千里之地歸我耕牧開屯四百萬頃歲省內地轉輸誠為上策顧力有未能未敢議及姑以目前言之以平虜為一路而其險在盤山新興靈武等處以寧夏為一路而其險在赤水寧化玉泉馬砲泉等處以中衛為一路而其險在東園堡桑遼堡舊安寨等處以花馬池為一路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四冊 九邊四夷

七

而其險在定遠營楊柳堡清水興武鎮柱泉靈州等處而靈州為尤要蓋靈州北臨廣套西控大河實寧夏之喉襟中原之門戶靈州不守則寧夏隔為外境環固勢孤無援無環固則無陝矣此今日寧夏防禦控制之大畧也通計四路之虜情言之花馬池為最急靈夏次之平虜中衛又次之何也平虜僻自鎮遠失地百里民利難促既塞可慮中衛偏在西隅寧夏四百餘里然靈夏山堙谷有險足恃分關參遊氣勢自別地挾易守責以中材亦足辦矣寧夏當賀蘭之衝乃前山後山諸賊出入之徑趙瑛周尚文素著威名亦增賸此山之下顧令將領較二子何如哉花馬與套虜為隣沿河三百里盡為敵衝是故虜窺平固則直犯花馬掠環慶則由花馬之東入靈州則清水營一帶是其徑矣築牆畫守可禦寒賊如大舉河套虜騎長驅陝西

用兵無鮮甲息有期矣又聞先總制秦紘建議於延寧交界築邊壘一道東起饒陽至徐斌水三百餘里又西南至靖虜黃河岸六百五十餘里通共延袤一千餘里而地甚遠且清沙峴一帶多浮沙疏土變遷不常地里遠則兵分勢寡哨守疏濶變遷不常則隨築隨塌忽澤忽塞以故節年套虜多由清沙峴深入安會之禍為鑒不遠是舊邊之未足恃也青沙峴以北紅寺堡以南周環曠阻殆數百里水泉四代五處草木繁茂虜每入寇必休息飯馬安留旬日呼為小河套萬一得志巢穴可不慮哉且土地沃饒引水灌田昔時阡陌宛然尚在今不獲耕牧坐失大利雖設有紅寺堡一座勢在孤懸汲水甚遠外高內下四面受敵外有梁家泉虜每據水頭駐守攻圍城堡今以地形較之自徐斌水舊邊外起至鳴沙州止共一百三十九里比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四冊 九邊四夷

八

之舊邊至靖虜黃河六百五十里者止當六分之一誠得其要害守其捷徑扼喉當關非若迂遠之難守也且山岩溝壑天造地設為力甚易又且堅固可圖永久非若沙磧之易壞也此邊既成所云水泉四五十處盡括在內胡人不得南下而牧馬所云沃饒阡陌盡得耕墾不下萬餘頃招集軍民耕牧可獲大利是舊守在內六百餘里迂遠之難今守在外一百二十里要隘之近舊守浮沙疏土之不足恃今守深溝高壘之可久利害較然矣又聞寧夏瀕河當虜衝水合受敵至夏始寧故名今虜居套中朝夕窺伺終歲無寧刻矣

甘肅論

甘肅即漢武所開河西四郡以斷匈奴右臂者蘭州為金城郡通河而西歷紅城子羌浪鎮六百里至涼州為武威郡涼州之西歷永昌

四百餘里至甘州為張掖郡甘州之西歷高臺鎮夷四百餘里至肅州為酒泉郡肅州西出嘉峪關為沙水赤金苦峪至哈密等處皆燉煌即地洪武五年馮勝下西河乃以嘉峪關為限遂棄燉煌焉自莊浪岐而南三百餘里為西寧衛古湟中地自涼州岐而北二百餘里為鎮番衛古姑臧地山丹甘肅馬步官軍三萬三千八百九十四員名馬八千九十一疋糧六萬五千七百九十七石民運本折糧布銀一十萬七千三百九十五兩一錢二分鹽糧二萬六千八百一十四石八斗草一百一十萬一千八百九十九束年例銀四萬莊浪漢土馬步并招募官軍加一萬八百五十六員名馬三千四百六十七疋糧料二萬三千九百一十三石民運糧銀三萬一千九百九十一兩二錢兼支銀四千四百四錢鹽糧一萬四千四百四十九石三斗三錢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四

九邊四夷

七

糧銀四千六百五十兩草二十八萬六千一百九十四束布一萬一千一百八疋棉花四千一百六十五斤涼州馬步官軍一萬八百五十八員名馬二千五百二疋糧料四萬五千五百二十三石七斗四升民運本折糧銀四萬一千三百九兩三錢鹽糧一萬六千四百八十三石九斗二升草四十一萬五千一百八十六束年例銀三萬兼支銀三十三兩三錢七分布一萬九千九百六十四疋棉花八千四百十五斤○甘肅一線之路孤懸河外幾二千里西控西域南隔羌戎北遮胡虜經制頗難紅城當莊浪西寧之中可便策應而苦水黑山是其外護鎮番為涼州永昌門戶六垣紅紗又鎮番要害而長草湖一帶尤為入寇之衝其地雖有險可據但遠在揚州三百里之外四面受敵尤拙孤危且導於盜利華夷類之恐為必爭之地甘州祁連

臘脂二山在焉乃匈奴要地也漢時失此山當歎曰亡我祁連使我六畜不蕃亡我臘脂使我婦女無姿國朝設什都司於甘州而以肅州為甘州門戶城西六十里築嘉峪關為肅州藩籬關外有羈糜六鎮即哈密赤斤定安等衛是也後哈密赤斤陷於土番定安破於海賊而甘肅之門戶單薄難守矣許氏云北虜倏去倏來南番坐守之夷耳惟土魯番自兩紀甘肅之後茶毒日臻漸不可長豈知死命亦嘗在我也何也閉關絕貢欲茶不得五日渴疾不汗死矣當事者操其柄而善應之不弛不恤庶幾其有瘳乎

內閣論

龍泉紫荆倒馬故關此畿輔內邊關也俱屬保定提督馬步官軍一萬三千七百六十三員名子粒米二十六石新增折色銀三百五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四

九邊四夷

十

十兩餘丁三百三十名馬四百二十二疋○元人攻燕勁騎據居庸北樹其背大軍出紫荆口南扼其吭今宣大鴈門蔚朔等關雖為畿輔外藩然降城高關東勝未復外藩關鎮僅可自支則內關亦未可恃以為安也蓋嘗通論四關之險龍泉為上倒馬次之紫荆故關又次之通論四關之勢則紫荆為急倒馬次之龍泉故關又次之獨論紫荆倒馬之勢紫荆雖員山臨河不足以援一關之振西則白石口極為平漫堪馳十兩東則馬水口外臨廣谷內無完城且相去紫荆四百里倉卒有警應援不及倒馬則客路吳王二口均當要害又切近茨溝等村故今所憂者不在紫荆正關而在水馬白石不在倒馬正關而在客路吳王也

三衛論

三衛即兀良哈夷種也在烏龍江南漁陽塞北春秋時山戎地秦遼西北境漢為奚酋所據東漢征走匿於漠間後魏復還號庫莫奚服屬契丹為大寧路戶四萬六千口四十四萬八千國初劉錦義建利諸州隸遼東設都司於惠州領營與會三十餘衛所即北平行都司也洪武十四年封皇子權大寧為寧王二十二年分兀良哈為三衛於潢水之北曰朵顏曰福餘曰大寧處降胡以脫魯忽察兒海撒男奚阿失里為三衛指揮使同知並遷為我藩籬堵難初大寧兵及招兀良哈諸酋率部落從有功遂以大寧界三衛寧王移封南畷徙行都司於保定為大寧都司今三衛歲二貢衛百人東起廣寧屯歷喜峯近宣府為朵顏自黃泥窪逾瀋陽鐵嶺至開原為福餘由錦義渡遼河至白雲山為大寧皆逐水草無恒居三衛朵顏最強分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四冊

九道西夷

十二

地最險永樂中親附宣德中入漁陽塞上率諸軍出喜峯關敗諸虜於寬河誅其大酋自是稍馴順正統中又叛侵盜東北諸關寨索鹽米而已以故喜峯寨雲間有都指揮或都督鎮守驗夷貢已已福餘大寧結也先為鄉道朵顏獨據險不從也先至不能入寨不得利大掠福餘大寧人畜去勅都御史鄭來學經畧已而設太監參將又設總兵景泰四年守臣言兀良哈貢使往來不絕為尾刺間謀詔自後倭至伴二三人入京餘不得報入關成化四年與北虜毛里孩通侵天城遣都督李鐸與之十二年通和加恩勅誅寇遼東勅邊臣備之然亦未敢大為寇盜弘治中守臣楊友張瓊燒荒出塞掩殺邊蠻遂起正德中部落既蕃陽順陰進屢肆侵盜朵顏都督花當求添貢其子把兒孫深入擄掠動輒結親迨北韋蘭台台花當孫也

花當長子華列字羅早死其弟把兒孫驍勇十年把兒孫入馬蘭谷塞殺家將陳乾遣都督桂勇討之把兒孫遣拉虎等來言請入貢且獻馬贖殺乾罪我亦幸無事遂奏虜退班師未幾入寇參將魏祥全軍覆沒時把兒孫較勇屢謀奪嫡諸酋惡之不相附尋亦死花當種人皆附華蘭台還來請嗣者官遣臣以為言下兵部令譯部落復許貢華蘭台仍入寇漁陽諸小關皆殘破○廢東勝則大同寧夏不為援廢大寧則遼東宣府不為援以榆林援大同寧夏則偏頭關花馬池等處所以孤危以朵顏三衛代大寧則喜峯古北口黃花鎮等處所以單薄

興和論

興和在舊金都司野旅嶺之外其地遠望若高阜至則又是平地乃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四冊

九道西夷

十二

陰山之塞地甚寒過鳳凰山之西南有沙城又渡數岡即至興和元號為中都地宜牧馬可樹稻麥宣德棄興和退守龍門虜遂踰野休嶺直過宣府其開平所轄興恒諸州最宜田牧亦自宣德棄去徙入獨石○國家定鼎幽燕宣府是其北輔過野休嶺便為伏境然則棄興和退守龍門棄開平徙入獨石者豈得無罪今日所以圖議收復以高宣府之嚴而真神京萬載之安者可容緩哉或以為宜令獨石龍門赤城雲州諸軍出攻開平桓州興州仍以萬全懷安等衛之兵由宣平德勝踰野休嶺潛掠興和中都直抵哈剌罕西傍素麗之山阻涉澗之險俟獨石諸軍殄定與桓之辰然後畢出徑搗豐泉海與獨石諸軍共會開平則西軍合勢威振無極東北諸胡定矣其開平之間有玻璃谷之要興和之間有哈剌罕之險哈剌罕者即五雲

閩也。閩內諸山古稱陰山之脊深壑洞壑宛然天成。嗚呼守瓊璫以衛開平。戊五雲以固興和。大興耕牧以息轉輸。勿食違功以富守閩之卒。則東北永以不聳。萬全勢重而無京益壯矣。嗚呼。當時度勢比德量力。將無待取。

降城論

初朔方與突厥以河為界。河北有拂雲祠。突厥祀之。必倚祠下通默。噉悉其西。擊突騎施。張仁愿上言。請乘虛取幕南地。於河北築三受降城。絕虜南冠路。唐休璟以為兩漢以來。皆守河南。築城虜腹中。終為所有。不便。仁愿固請。從之。因請留歲滿戍卒。助工。咸陽兵二百人。逃歸。仁愿擒之。盡斬城下。軍中股慄。使者盡力。六旬而三城就。東城漢雲中郡地。西城漢五原郡地。相距各四百餘里。并據要津。又於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十四 九邊四夷

十三

牛頭朝那北山。置烽燧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敢度山獵牧。減鎮兵數萬。○此唐人渡河置城以保河南也。夫河南之地。沃野千里。其為中國利甚厚。故古人重之。然其始全於趙武靈。而失之楚漢之兵爭。繼收復于漢武。而失之晉魏之雲擾。夫破義渠。閉上郡者秦也。而陰山高闕之塞。就則河南之要領。無虞。從秦漢新秦者高帝也。而朔方金城之郡置。則匈奴之右臂斯斷。是二君者。其謀淵其力勤。其功大。河南之地。值此可謂有遺矣。然楚漢之兵爭。而匈奴遂南。晉魏之胡亂。而赫連竊據。豈非地里近。胡隔遠。中夏守之者難。防伺之者易。入關之者曠時。而淪之者不終。朝廷遣夫隋城大利。唐樹恩厚。其於要荒。愈不之議。仁愿此舉。壯志勃興。渡河置城。古跡頓復。夫杆堅若歎全。難固者。疏茂屯。河外之戍。以迎戰。謹沿河之燧。以屯田。無事則

河南之耕足。以供三城之需。有事則三城之戍足。以為河南之守。可謂策之上也。論者疑其舍險不據。置城虜中。而不知兵事有進機不容髮。退處河南。則長河與虜共之。一有警備。屯併俱廢。已為守之下。獎矣。況進取耶。雖然。仁愿此舉有三可乘焉。默噉敗亡之餘。植根未深。晚歲昏悖。部眾解體。此其勢可乘也。西攻騎施。悉眾以徃。曾不留守。以虞我師。此其恃可乘也。唐自太宗以來。威震四夷。總管出塞捷奏日聞。瀚海無然。都護布列此其力可乘也。合三可乘而重之。以仁愿之知兵。好謀。馭軍有法。版蕞興而後不稽期遁逃。我而朝無異議。故能尋秦漢之遠踪。建胸衞之長策。三城之就如一日也。雖然。開元款塞。復震河南。元和置城。遂移天德。則在唐人已不能繼其武矣。嗚呼。豈易言哉。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十四 九邊四夷

十四

安定論

洪武七年。有安定王遣使貢鐵甲刀劍。遂賜以織金文綺四匹。仍詔其酋長立為四部。各賜以印。曰阿端。阿員。苦先。帖里。謹按安定與瓜沙亦斤。蒙古曲先。海西等處。皆古燉煌地。內沙州為要。蓋其州有玉門。東倚三危。北望蒲昌。去哈密土魯番尚八百餘里。嘉靖中。安定為海賊所陷。○漢用主父偃張騫之計。於西河據二關。而列四郡。我朝鑒其遠戍勞民。以邊地封付。舊置沙州。徙於嘉峪。逮後戎虜猖熾。閩隴騷然。幸彼此猜疑。結連未固。我若以甘州之兵。東臨罕東。又由罕東西累安定。而夾以西寧。亦力之兵。以臨沙州。而肅州屯堡之眾。亦奔赴之。則東西合勢。而玉關陽關可復。由是內開四郡之屯。外和陽城之虜。則閩隴安枕。幽并永奠矣。考唐時西安北庭之貴。俱取足

於王門關陽關拓闢外渡白馬河西入俱毗羅阿認城以至思渾河沙城及于闐之大石城又赤山碎卜賀臘碎葉之西有朱國新城頓建阿史不來俱蘭稅建但羅斯史德薩茲達幹疏勒水城段蘆岐山赤河坎城蘭城胡整固城吉良城即支蒲演渡洲盤陀帶關皮山姑黑馬耆於什榆林龍泉東夷僻西夷僻亦皆安西凡四十處唐時置有城鎮今皆為蕃部落矣陽關外若蒲昌伊管石城等支特勤并渡尚未潘仙悉利支并勿遠移社影像東蘭凡一十三處亦皆落也王門西去哈密尚八百里其哈密大州諸處古有羅讓赤傳赤谷長泉龍泉蜀山凡六部其南平安昌礪石銀山盤山張三新城柳岑金沙七屯三部俱屬土番其瀚海清海神山沙鉢淪洛即勒俱六輪臺張堡烏宰清鎮葉河黑水東林西林月舌整失密伊麗凡一十八處唐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四冊 九邊四夷

十五

時城堡衙署今悉為諸番衙帳焉總計西域諸部內外形便亦傳當其制羅護扼其要哈密火州碎葉龜茲北庭安西為六十都會今皆失於戎虜而不可復矣尚得豪傑通敵之人久任而責成之練兵積粟期以十載搜掠河套海西以復降城王門舊塞然後守閑息民大通互市久之起例抽分以供戍卒是不煩內地寸兵斗糧而可以坐守邊關豈特唐人能享其利而我不能哉

哈密論

哈密在甘肅西一千二百里漢西域唐伊州地武帝置河西四郡又出王門關通西域置都護以絕北虜西番之交當時謂之絕匈奴右臂則今日之哈密云成祖封元道驤脫為忠順王賜金印主哈密凡西域入貢悉道哈密譯上之成化九年忠順無嗣王母理國事

土番番阿力陷哈密據王母金印去二十年立其國都督罕慎弘治元年阿力子黑麻復陷之殺罕慎四年以城金印來歸五年立元裔陝巴六年黑麻復據陝巴金印去八年兵書馬文昇聞撫夷指揮楊舊熟知哈密道路夷情遂命同肅州副總兵彭清由南山捷徑至罕東調番兵兼程往襲會守臣皆帥兵往師行不遇事泄至則牙木蘭遣去彭清追勒之斬首六十級復哈密空城九年阿黑麻復襲破哈密遣彭澤經畧之澤以絲幣銀器誘獻城印未幾復叛入寇十年以陝巴金印來歸十七年哈密頭目力克合辛往土番番迎取阿黑麻次子真帖木兒來主哈密陝巴知之走永州尋送陝巴至哈密正德元年陝巴卒子拜牙襲八年哈密人來告拜牙不善主國拜牙懼奔土番番十一年土番番令火者他只丁牙木蘭來據哈密且侵入嘉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四冊 九邊四夷

十六

峪關嘉靖三年統衆入關抵甘州十一年又以城印來歸表辭頗驕嫚多所挾求兵書胡世寧建議忠順王速檀并牙郎已自歸土番番雖還哈密亦其屬夷其他裔族無可立者回米馬兒黑木之族以其同種類亦歸之畏兀兒哈喇灰二族入居肅州已久欲驅之出不可也然則哈密將安與復哉總使有忠順王嫡派應立之人朝廷與之金印助之兵糧誰為守不過一二年即為所擄奪也不如閉嘉峪關置哈密不問不必再辱皇命究詰城印以中彼要索之計如彼不肆侵擾則許其通貢或復為寇閉關絕之尚書桂萼議亦同朝廷從自是不復言興復哈密云○漢武之通西域也自世祖閉關之後無善策焉我朝置嘉峪限封建爵哈密樹藩離蓋觀其順逆之勢而通閉之權在我也自夫邊城募築哈密失守土番入據之後

甘肅之事日煩矣興復之計議論無已復之不便棄之亦不便何也
土番專據之勢已成生聚教訓屹然亦巨節也納貢互市羈縻之術
全鎮藉用為休乃欲勒兵遠舉得手縱使款塞而來歸我城也彼肯
輕棄如脫哉賈胡無厭之求不已則執詞以逞陝巴之萌孽又著矣
故以為復之不便哈密者唐伊州故地也田舊都非若珠崖之可捐
也國家一統之盛珠崖盡入編戶而謂伊州外之為可乎天下有
道守在四夷封哈密封桑額一也所以扼虜之吭而拊其背哈密
棄矣遂以嘉峪為寇門卑弱無援而謂甘肅之孤懸為無虞黃河為
可恃乎此不可棄之明驗也故以為棄之不便然則可遂已乎曰外
戶不閉堂奧可窺唇之亡也惟茲之塞不然從海寇隔哈密乎一策
也不然從帖木哥歸沙州乎亦一策也或曰窮虜可復從海寇便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卅四冊

九邊四夷

十七

曰海寇者套虜之讐也遺孽餘喘又嬰以土番之獷悍而謂其不比
走豚脂南走祁連山不可得也矧夫饑則求附飽則驅去顧乃資望風
欲逞之羽翼哉從海寇不便或又曰從海寇從帖木哥一也巢穴既
成勢難搖動懷土重遷情也從帖木哥亦不便也曰帖木哥罕東藩
達內徙白城沙州其故土也完城沃壤土蕃以耕獲之利垂涎久矣
為帖木哥者豈能一日忘情哉一也近聞彼種有登石闌兒望沙州
則欷歔慟哭而去是其桑梓在念水木本源孰謂大羊無人心哉二
也番酋日事離殺漸覺衰弱況又邀竊市貢我制其命而帖木哥之
力亦足與之抗三也海寇休附四夷議畧議援而彼族有紅帽兒者
相與騎角則其所念在彼所避在此昭然矣四也內徙迄今方二十
年其故羌猶存召而諭之給以糧餉假之聲援則其墳墓廬舍田園

舊思勃然矣若曰事體重大遲回十數年之後則壯者老老死後
來冷落鄉閭之念機會斷不可圖五也故以為從帖木哥便帖木哥
從矣銷內變植外禦控吐黃捍肅鎮則沙州形勝西陲之扼塞在焉
又何以哈密為哉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卅四冊

九邊四夷

十八

主事陳紹興遼東巡撫諸公書 夫遼東之荒極矣弊聞切近觸目則心愧不
能止即侯之圖亦當扼鄰父之憂而痛為謀之矣今之所謂執荒者非謂發
內帑乎非悉發官庫乎非勸借富民乎夫請發 內帑則 大工內興司農每
年告歲率例之外恐不能多發矣悉發官庫則遼之庫廩所積者幾何勸借富
民則自霖雨壞屋載道遺孀乞食富者轉而為貧矣今之所恃以濟遼人之急
者惟開西糧買一節耳然前永一帶歲本不登加以沿邊糧買軍餉則其所以
留遼東者誠所謂以升合之水救涸魚也近以薊永少米而遼人羅買者多則
有前販之徒轉而山東之粟自天津等處下船徑抵臺鎮遼人有力者從此
轉輸無力者止赴山海攜數十百文而覓升斗於商賈人之手夫米價本已騰
貴加以轉展接買大者驅駛車輦小者背負手提盤桓中途計車脚之費停於
米直然亦止可達庫中以西耳遼陽以來不惟隔三岔河而平陸滿漢車牛莫
達其所仰給者惟金復寺處及黃山一帶些須之產而關西之米踰河而東者

天下郡國利病書

遼東 弟廿四冊 九遼西夾

十九

飽以夫轉輸不通難買無從則米價日增貧民雖月散數金不過錙為錙用無
益也說者以為海禁少宣使天津直沽之船不於豐臺鎮而得抵三岔河則不
惟廣寧以西可濟而遼陽以東豈至殆斃如今日我大救荒如救焚溺論事者
持權衡海禁固不可弛然其活遼東十萬人旦夕之命者孰重夫從權以濟一
時之急而平糴之日禁復如故是縱以活千萬人之命而禁復在也庸何傷
夫遼鎮之所以驟山來者本以通海運也或化以前禁例未行心文移之徒未
化而鈔錢之解送皆取海上捷徑故有無得以相通緩急得以相濟自禁例一
行而公私船隻盡廢究其所以不通杜絕通軍之路又或以為泛海恐引外夷
也夫款絕通軍亦惟嚴為禁禁已若倭夷自劉江望海隅之捷其不至遼東者
且百餘年詭慮其至不道豈有望望倭夷而已耶如江南時有倭寇豈能使江
海之間不行使艘米此所謂天火之來不火食之計也嗚呼使遼境而常時和
平豈過海無梗也則可為一山海軍前哨一線之地少有阻隔則遼境不為

孤懸絕域乎即今廣寧糧路轉輸為難則咽喉之不塞者宜一聞耳其可不為
寒心哉且登萊二府去金復寺州下決日而近考之會典正統年間登州衛猶
存海船三十餘隻自海運既廢始亦無存夫登萊阻山依海商賈不往其地有
農粟而無厚儲設若少寬其禁使金復之令得以汎海赴遼則一藩航之而遼
陽以東皆可獲濟其與廣寧以西輦輸關內之粟者豈遠異當十倍也該欲設
為防範則嘉靖二十一年撫按當奏添邊備食事駐金州又今建議復添亦無
不可不然則專責守備守官時為督察當亦不至於滋奸而長弊就使有之較
諸今日脫巾釋腹恐然慮蕭牆之憂者利害不有胡乎夫斗米六七錢人相
食不顧此其時何如時也而猶泄泄然守懸壺者幾對忘壞眉之急圖愚竊以
為通矣夫惟仁人君子切病瘼之念而不惑於拘牽之議當必有以處此者生
其苟容發我

天下郡國利病書

遼東 弟廿四冊 九遼西夾

二十

建德通海議

郭道卿

夫夫謀國之難也。有志者事竟成。亦在學識。何如。蓋山海隔二國。口岸以外。以居。或防。或開。一也。有難易。居庸。不待入。開。之。草地。而。已。遠。防。難。者。此。于。局。是。東。于。高。麗。而。又。及。海。歸。內。地。故。不。致。州。縣。編。民。一。以。衛。所。制。之。者。若。戶。管。千。戶。官。百。制。易。明。近。絕。可。協。也。故。不。加。有。司。設。巡。檢。特。其。街。時。以。東。征。耳。自。東。征。所。廢。則。進。島。越。海。者。多。矣。初。越。檢。之。設。于。內。有。司。地。者。自。山。海。關。而。西。南。有。樂。亭。之。新。橋。迤。而。滄。州。之。長。蘆。一。帶。至。于。東。萊。莒。莒。羅。凡。進。軍。近。因。及。出。百。里。無。引。必。獲。進。島。越。海。者。而。能。入。內。地。否。即。且。船。有。足。現。渡。海。雙。桅。千。料。非。官。不。得。進。而。民。船。不。得。渡。其。防。倭。出。海。等。有。又。兼。此。自。廣。寧。以。至。青。東。海。島。里。皆。然。也。然。進。東。萊。青。口。外。實。與。山。東。為。一。省。可。

天下即國利病書

第卅四冊

九運四夷

二十一

蓋某其往來阻絕其生理乎故因運花布而進船可及借此以通貿易使之公私而便耳夫各行各目行意進某下海者罪今也附官船往還者意也職難進此乃先知知不然花布幾何而用船可及是判判兵備設花布用折色從開起解其未如存羊之意乎惟陳苑馬之議為優若可破倭患近軍之說也然倭患未可盡水絕今且未暇論之欲絕近軍須從檢進洋稅法雖詳內地或失之疎船能通而某說則何事不可登展故為今來先由官進或千料海船五隻或四百料贖國十隻往必由旅順官驗文引而始準至必由登州官驗文引而始準無文引者獲有文引而不轉者罪及于其罪給以候通行之端海禁既通則進旁為生山東沿海之人且有近入進者矣即進之餘丁自足以補伍何待然清句而甚其近亡哉不二十年間或進三

十如正統或進百隻如洪武內地巡檢悉設其舊即民船編亦可通行而既隨雲集日盛難保意亦可憐也惜今之陳言者不舉古而入官耳物制不如車臺雲引 有堂導例亦弗從考拘學廢則良可深惜夫惜花布為折色由海而解或宜不無于一日夕之程而乃由數千里之閑散復之有為進之自官則登州都司設之可也設亦不可也惟是檢不復舊則無可不通焉倭內惡底則應明而廢不其復某矣其陳雲集日盛而如國漸廣海乎故復巡檢之制難通而且微其間係進海貨乘細格也若欲使海水通而不廢又有若迂而大者如些十餘年即可以復行則士子應試是矣 國物渡海登料者進銀于山東項兩于廣東也項無陸路至今如故進于嘉靖十年奏改從順天者海道既塞陸路應進改進六千餘里裹報快策高難

天下即國利病書

第卅四冊

九運四夷

二十一

初以宗國解額有拘乃與德州衙屬項大者對番人情事休而便今海道如通則應試如舊其海不進于項度士子有不無從于進人登科者少而酌度登之數增山東試額之外偶罷不論額不足勿取選可也花布既由此解科奉又從此行則海道永可無廢皆陳言時未及者皆古北洋通海議起于不肯而咸都趙游國趙故和其必可成今欲通此道亦惟海濱人知之若從山東之應試例似度海又何疑乎况舊制之廢未幾豈進于情事哉

前論經書臺場規則供出于威少保但東路有據耳彼時當道者不與之同謀後雖稍易去家本如其意耳今惟改其去險補其未修不至于多費而亦誠可防也蓋傳通川大舉水口大者既檢小者亦第而修十年不報斯舉其守邊之具雖設既構而不得當有未試之用孰卜其堅固若最得力者惟視高神威在教臺墮集開當之則無不轟烈恐用不如法及不達宜耳其劉營時有車可發虎蹲子砲然此物製因彈藥散碎傷而為單而必係曲就而威之遠則改之為難今亦不必廢之但如其法若老營而藏人馬機張夜多刀斗為衛亦足之域也若以連遠夾戰何所須之故近改而輪輕車凡五十餘輛而身用手挽推挽五六人然而流水輪履尚不利于險隘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四冊

九連西夷

二十三

置在南無營或可為亭兵出奇用耳若常守視人可救而發一發前事諸天果集地後則宜築房或格屋試而等必為賊其高百子既可以常用利其簡高強出不甚遠無方耳今偏近新妙製蓋精其技亦則房之勝莫如蓋房時時弓矢或不能當然天雖如雨可以蓋避惟發一發避之固持加之以百萬不亂矣一也近備界其向不震鐵難生利並不辟易此則烟障其目而鐵鼓其耳增樹其口是作穿其背而矧難賊石無不慮燭二也兵不用多惟選其精則子一子可當易備一人千死發當當不費矣且帶刺是明照校不誤三也兼此而用惟有火箭輕而易携巧捷其架射及遠近天而下仰皆睇目之不能能指其何所施乎必無而防則無所不慮雖有百萬之衆亦無不稅亂也他之為利未暇枚舉求加格加意者則在

所以用之耳夫用之以步使聲主為最旋不能據亦可必恃但人物習未嘗能慮今則則重而難行無敵難于進止用之于馬上則我將遠勝焉多驚且而奔回人反為其所累且手動難難以準持應于暇而不稍擊身于索而不固或至于自傷況兼顧物而手力不專即為奔騰而前亦無施之英故必用車輪輕車急一人可舉前皮盾以為正而兩旁如翼即為偏而行而則合止而則開必巧其製度或可指畫或可舒歛如元人之法酌量以開視狀上即火箭之架是堅固而且輕一人即可以持之而四銃手協注策火箭百枝未陳而加一人挽之于前而前行交鋒則一人把之於後而直五人更番而發每發並偶大箭間之而待子再發是一車可發五人即更番之法也十車為一隊而隊長則快時以便其調度十隊為一局局總則小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四冊

九連西夷

二十四

我良之馬以百而傳乎前進者伏于是乎出焉十局為一軸即將則元我乘良馬以千而惜乎後結輪重于是乎在局合二將為萬人而統之以大將如是十萬則統之以元帥加之以良馬鎗出其中即可橫行匈奴眾庭掃穴可也行則驅大車之走止則張大車之外如見降之用虎角入虎地而將以為營蓋虎角之寸車猶火箭之于砲也列方圓通機而應以伺賊之至必不動為主則手稍而足堅志固如將壯矣勇烈有勇須之全機賴之藝射射無所施不避我千步之外乎不犯則守要機而動則擊發被既張北而後騎兵孫之視車隨而至破以其矢我以其砲破以其馬我以其車破止則我進破進則我止破長無所恃我無不必用以守則無慮以戰則無敵此百勝之陣萬全之策也今人未觀其利惟先計其費即與之計其肯亦多矣

天下即國利病書

第廿四冊

九邊四夷

主

雍人曰河套舊名析支渠搜又名新秦中又名朔方郡也其週迴六七千里其土肥饒可耕桑三面阻河虜難入寇而我易防守設自古帝王及我明皆保有其地以內安外攘而執其要也百十年來乃失之使胡虜巢穴其中譬之門庭之內容狐鼠焉如之何其不棄墻穴壁而耗所蓄也封疆大臣誠能昭吾明德以壓服其心脩吾武備以掃除其衆則經綸之學可于此而頒行由是以紹卽叙之列亦庶幾焉耳故詳圖其地于前備說其事于後末以管見附焉

河套地沿革略

唐虞為析東梁地今考寧夏東北河水遇山析為二枝處有析枝城水經曰河自朔方東轉經渠搜縣故城北蓋近朔方之地書曰織皮豈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之五

九遠四夷

六

高折支渠搜西周為朔方地詩云天子春秋為茂秦秦為縣四十四號新
成即故是也周命我城彼甸交是也秦中始皇三十三
年元家恬王遂匈奴徙居河南地以陰山為塞秦始置居臨河蒲成
始置遠家恬傳其河南道鴻之北地千里甚好乃為築城郭募肉即置長
以充實之謂之新秦中漢為朔方帝元龍二年遣衛青取河南轉地
後秦成胡之本也上周經詩立為朔方即募民徙者十萬口復鑿家恬所
築塞因河為國領縣十口三封朔方皆都臨河呼道藏澤渠搜沃野廣茂
臨其後復置左所擊匈奴休屠王殺昆邪王洛漢自是觀西北地河西
湖寇益盛北城北地以西成卒半四年南都尉治元符二年山東大水徙
其首臣于閭西朔方新秦中七十餘萬東漢亦因之領城六曰臨茂三
口皆仰給諸食使皆分墾秦中德詩
亦為朔方即復昔秦地興以赫連物為安後周為朔州周武帝自河曲
北將唐鎮朔方偕稱天王華城建都于此後周靈夏有蕃戎部落立朔
州之隋置勝州榆林郡隋煬帝築長城東至蒙河西距榆林軍駕幸榆林唐
為朔方軍節度使大業元龍四年薛平請陝東廢于陰山張寶相請之通典
曰太宗於沿河恃驕置給撫于河南朔方之地綱目云嘉慶廢隆慶來自

主

河環金池庫略 按水經河水東經富平縣故城西富平即今寧夏又北薄骨律

鎮城城在河清上舖連果又巡典農城東世謂之胡城又北連上河城東世謂之溪城皆惟曰上河在富
平縣即此為奉州東又東北巡撫縣故城東西齊時為又東北巡渾懷障
農都尉北以事農又東北巡撫縣故城東西齊時為又東北巡渾懷障
西地理志曰渾懷都尉治塞外者也大和後魏又東北歷石崖山城在北
初三營平懷歷下民居此去北城三百里
又北通朔方臨戎縣西又北有枝渠以溉田又北屈而為南河出焉
百又北通朔方臨戎縣西又北有枝渠以溉田又北屈而為南河出焉
河自折而東北注又屈而東流為北河河分流折東還高闕南宣王黎胡
此始折而東北注又屈而東流為北河河分流折東還高闕南宣王黎胡
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為塞山下有長城其山中望望若闕焉古今
常置重將以防塞通漢元朔四年制音敗石擊王于高闕即此處也

主

河套地廣柔略
河套東至山西偏頭門地界西至寧夏鎮地界東西二

千餘里南自邊牆北至黃河遠者八九百里六七百里近者二三百里惟黃甫川稍近川南焦家坪兩岸夾山水先合後漾及娘：灘羊圈子渡口交冬冰堅故胡虜率其衆或自坪或灘或渡口以入套元史河源附錄朱思本曰自洮水與河合又東北流過達旦地凡八百餘里過豐州西受降城折而東流過達旦地古天德軍中受降城東受降城凡七百餘里折而

正南流過大同路又西南入陝西榆林衛境然河源東北流所歷皆西番地至蘭州凡四千五百餘里始入中國又東北自寧夏邊達地凡二千五百餘里始入河東境內也

河套山川 犁元山在東古牛山在黃羊海子山在石北駱駝山○在

崧山在石北月兒海子在石北紅鹽池在蓮花長鹽池在蓮花北海子白

城子在石北佛堂寺在石北鴛鴦湖在石北雁把湖在石北柳水在石北

紫河在石北石崖山在石北陽山在石北馬陰山在石北

河套古蹟 富平故城在石北豐州故城在石北朔方臨戎縣故城在石北

臨河縣故城在石北馬河縣故城在石北朔方郡城在石北渠搜縣故城在石北

西安縣故城在石北河陰縣故城在石北沙南縣故城在石北唐龍鎮在石北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十四 九運四夫

二十一

州境東至黃河門鎮在石北防番寇來太宗雅熙中發夏州其地屬趙德明號洪州石堡鎮本延州西邊鎮宋仁宗嘉祐中東古城在石北元金宿城在石北元石碑接在石北連城在石北東勝州在石北武花城在石北留連城在石北紅城子在石北黃羊城在石北林州城在石北古城子在石北石瑤川城在石北蓮花城在石北白城子在石北交城子在石北扶青寺在石北佛堂寺在石北入軍腦兒城在石北忻都城在石北舊花馬池在石北茶城在石北馬池在石北省城在石北雞鹿塞在石北澤縣在石北河套物產 鐵山在石北鹽池在石北紅鹽池在石北良馬在石北油草在石北按河套之地大河外環此天地設險以界華夷之所虞夏叙貢未嘗外焉自是以來凡中國盛時咸有其地我皇祖時亦然嘗設立將士阻河以

守蓋因天地之險帝王之軌防外虞靖中夏也後委之俾胡虜巢穴于內

因而侵犯紀載無寧歲夫矣昔秦取其地秦內郡貧民充實其中然政

教不聞故卒沒入匈奴漢時復取其地立朔方郡縣募民徙者十萬口

及山東大水徙其貧民于中者又七十餘萬口自是隴西北地河西胡寇

益少然當其時皆仰給縣官使者分護費以億計其後政教未聞亦終沒

入匈奴今內郡民十室九貧有無產有貧之民有無家自之民豐歲尚

多缺食稍值饑饉則易於為亂故白蓮赤眉之徒一唱輒和者如蟻從威

流賊橫行海內頃假虜屢竊山西皆此輩也保釐大臣誠請 旨招募并

諸歸洞壯士悉收蓄之稍加訓練皆精兵也夫然後授以妻室以漸自南

而北按周官井田之法給以斯地凡為邑為丘為甸悉如周制但漁濟稍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十四 九運四夫

二十二

深廣之其廬舍為堡父之食裕倣西戎離房之式為之可也其始授田給
費半載若陣泰時授田給以四月之費可也農暇則訓以孝弟忠信之道
師律戰陣之法如是三年可使有勇知玄十年則岐周之政可復匈奴將
喙息逃遁不暇又何侵犯之足虞哉然此特大畧而已若夫大綱小紀舉
而張之以合時宜以不失統之軌以盡經綸之道則在當路君子云

西域土地人物略 嘉峪關西八十里為大草灘其地多草西四十里為
圓以地有圓墓葬餘和寶西五十里為築城北為墓西二十里為扇馬城中有流
城西三里為三顆樹樹茂者西三十里為赤斤城師我皇明所設赤斤衛東也道南

三十一

小赤斤二十里為赤斤西百五十里為苦峪城即我皇明所設苦峪衛處也東有河城中有三墩迤北五十里為
 莊子苦峪西二十里為古墩子墩西墩西六十里為阿丹城西北有河河即北為引即北
 卜隆阿丹西南三十里為哈刺兀速城其西北為又班間有河哈刺兀速西
 吉兒阿丹西南三十里為哈刺兀速城其西北為又班間有河哈刺兀速西
 南百里為瓜州城瓜州西六十里為西阿丹城其又班間有河哈刺兀速西
 卜察提兒卜刺額火又班之西卜隆吉兒之比其
 哈刺兀速刺迤北為王子庄樹西北為哈刺兀速為區
 阿亦為卜兒即為哈西阿丹西二百里為沙州城即我皇明所設沙州衛處古所謂涼州地也
 卜兒為為費罕
 阿亦為引只兒為哈答頭費罕為羽木脫云為乞兒把赤為竟兒畢也思
 沙州西三百里為哈密城城東有河上有橋有水磨城北三十里哈密
 西十里為阿思打納城城北五十里也有帖木兒又西五十里為刺木城又

三十四

一書獨樹西百里為察力察井并北有大炎山又西二百里為淤泥泉泉南為見
其城東至扯力泉西百里為察兀的河與河南相接河西百里為榻子河
昌城村八程
其河北南北與山西相接榻子河西十里為古克元城城北有雅思羅阿城南有勞池又百里為苦先
城又西百里為西班牙河城城北有豐山關有阿恩萬力城西北有遮西蘭海子西有沙的即哈西南有花蛇河南有赤刺
廣西牙河西三百里為阿黑馬力城西南百里為土力苦扯城其城東北至擺城
四十里土力苦扯西北百里為阿連城三城相連阿連西二百里為阿亦地
里城城北有也列河南有阿丹城西有莫又西百里為克力賓城城南有二回基及又西
百里為乾泉又西百里至大井井南有三築城大井西二百里為比長店子其南有乾
羊城兒北又西二百里為主臺泉其地土臺上有二泉故名其南有恰木石城東西二百里為
有石城兒又有石城
洞河城其南為牙力干又有石城又西五十里為石子泉泉西為北力站南為店子其

主

三

三

史 172-784

利達城有連頭田：多養羊馬種旱田又西為河的納城屬當連城曾有
 常又西為菲即城其城二重有王于於漢見人剪路被髮帶帽見種插又
 西為安魯城有連頭田：種旱田出墳服各樣三按旱子開拓羊又西
 為可台城有連頭田：種旱田出白錦花夏有山又西為李羅徽城有回
 旱田出各樣果品又西有海中有一物又西為當連城其城二重有自立
 千人推飯可用三箇月備用盛甲什物又西為當連城其城二重有自立
 物產見人有通草種旱田不出
 物產至字羅徽一千二百里

紀行 張參議羅卿

歲丁未夏六月初吉赴召北上發自鎮陽信
 宿過中山時積陰不雨有頃開霽西望恒
 山之絕頂所謂神峯者從後拔若蒼然自餘諸峯
 歷：可數因顧謂同侶曰吾輩此行其速
 返乎此退之衡山之祥也翌日出保塞過徐
 河橋西望琅山森若劒戟而蔥翠可挹已而
 由良門定興抵涿郡東望樓桑園先主廟
 觀良鄉度瀋溝橋以達于燕居旬日而行北
 過聖塔堡新店驛入南口度居庸關出關

之北口則西行經榆林驛雷家店及於懷來縣
 縣之東有橋中橫木而上下皆石橋之西有居
 人聚落而縣郭無沒西過鷄鳴山之陽有邸
 店曰平興其巔建僧舍焉橋山之西而北沿
 桑乾河以上河有石橋由橋而西乃德興府道
 也北過一邱曰定防水經石槽子至宣德州復
 西北行過沙嶺子口及宣平縣驛出得勝口
 抵拒胡嶺下有驛曰字落自是以北諸驛皆
 蒙古部族所分主也每驛各以土著之名：
 之由嶺而上則東北行始見龍幕禮車逐

水亭畜牧而已非復中原之風土也尋過撫州
惟荒城在焉北入昌州居民僅百家中有所
舍乃國王所建也亦有倉庫隸州之鹽州之
東有鹽池周廣可百里土人謂之狗泊以其
形似故也州之北行百餘里有故壘隱然連亘
山谷壘南有小廢城間之居者云此前朝所
築堡障也城有戌者之所居自堡障行四驛
始入沙陀際陀所及無塊石寸壤遠而望之
若岡陵丘阜然既至則皆積沙也所宜草木
榆柳而已又皆樛散而叢生其水盡鹹鹵也

凡經六驛而出陀復西北行一驛過魚兒泊
泊有二馬周廣百餘里有陸道達于南北
泊之東涯有公主離宮之外垣高丈餘方廣
二里許中建寢殿火以二室皆以龜軒旁列
而廡前峙眺樓登之頓快目力宮之東有民
居雜居稍成聚落中有一樓榜曰迎暉自泊
之西北行四驛有長城頽址望之綿延不盡
亦前朝所築之外堡也自外堡行二十五驛抵
一河深廣約什渾沱之三北語云翁陸連漢
言驛駒河也夾岸多叢柳其水東注甚湍

極居人云中有魚長可三四尺春負及秋捕之
皆不能得至冬可聚冰而捕也瀕河之民雜
以蕃漢稍有屋室皆以土冒之亦頗有種藝
麻麥而已河之北有大山曰窟連吾漢言黑山
也自一舍外望之黯然而有茂林者迫而視之
皆蒼石也蓋常有陰霧之氣覆其上焉自黑
山之陽而南行九驛復臨一河深廣如翁陸連
三之一魚之大若水之捕法亦如之其水始西流
深急不可涉北語云渾獨刺漢言兔兒也遵
河而西行一驛有契丹所築故城可方三里皆

山面水自是水北流矣由故城西北行三驛過單
里紇都乃多匠積養之地又經一驛過大渾泊
周廣約六七十里水極澄澈北語謂吾漢竭腦兒
自泊之南而西分道入和林城相去約百餘里泊
之正西有小故城亦契丹所築也而城西望地甚
平曠可百里外皆有山之陰多松林瀕水則青
楊叢柳而已中則和林川也居人多事耕稼悉
引水灌之田亦有蔬圃時蔬秋下甸康麥皆穡
間之田者云已三霜矣由川之西北行一驛過馬
頭山居者云上有大馬首故名之自馬頭山之陰

轉而復而南行過忽蘭赤斤乃本部曲民區種
穀之所所有水曰塌米河注之東北又經一驛過石
堆石堆在驛道旁高五尺許下周四十餘步正方
而隅巍然特立乎平地形甚奇峻遙望之若大
堦然田是名馬自堆之西南行三驛過一河曰
唐古以其源出于西夏故也其水亦東北流水之
西有峻嶺之石皆鐵如也嶺陰多粉林其陽
帳殿在焉乃避暑之所也迨中秋後始啓行東由
驛道過石堆子至忽蘭赤斤山名以其形東北似紅耳也
遙遞入陀山自是且行且止行不過一舍止不過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卅四冊 九達西夷 聖二

信宿所過無名山大川不可殫紀至重九日王師
麾下會于大牙帳濃白馬湫修時祀也其什器
皆用木樺不以金銀為飾高質也十月中旬方至
一山峻間避冬林不甚盛水皆堅數人競積薪
儲水以為禦寒之計其服非毳革則不可食則
以糲肉為常粒米為珍此歲陰日軌遷張易
地以為賀正之所日大宴所部於帳前自王以下
皆衣氍毹裘三日後方詣大牙帳致賀禮也正
月晦復而南行二月中旬至忽蘭赤斤東行
及馬頭山而止赴春水飛放故也四月九日率

麾下復會于大牙帳濃白馬湫什器亦如之每
歲惟重九四月九凡致祭者再其餘節則否自
是日始回復由驛道西南往避暑所也大率過夏
則就高寒之地至冬則趨陽暖新不易得之處
以避之過以往則今日行而明日留遯輩便畜
牧而已此風工之所宜習俗之大略也僕自始至
逆驛遊于王庭者凡十閱月每過無見必以禮接
之至於供帳衾褥衣服食飲藥餌無一不致其
曲則眷顧之誠可知矣自度衰朽不才其何以
得此哉原王之意出於好善忘勢為君天子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卅四冊 九達西夷 聖二

道而設抑欲以教天下之賢士也德輝何足以當
之後必有賢士隱者至焉因紀行李之本末故
備識之庶中夏六月望日太原張德輝謹識

王輝汎海小錄

日本蓋倭之別種惡其名不雅乃改今號其國在洋海之東所屬州六十有八居近日出故曰日本國王一姓宋雍熙中已傳六十四世中多女主今所立某氏云大元至元九年以上遣秘監趙良弼通好而國次對馬島距而不納十七年己卯冬十一月我師東伐明年夏四月次合浦縣西岸入海東行約二百里過拒濟島又千三百里至吐刺忽呂倭俗呼爲呂古又二千五百里抵對馬島又六百里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四冊 九連四失

四十一

踰一岐島又四百里入容浦口又二百七十里至三神山其山峻削層峰環繞海心望之鬱鬱然爲碧芙蓉也上無雜木惟梅竹靈藥松檜杉羅等樹其俗多徐姓者自云皆唐房之後裔唐徐海中諸嶼此最秀麗方廣十洲記所謂海東北岸扶桑蓬丘瀛洲周方千里者也又說洋中之物莫鉅於魚其背鬣轟然山立彌亘不盡所經海沒兩岸不合者數日又東行三百里艤志賀島下與日本兵遇彼大勢結陣不動旋出千人逆戰數十合者凡兩月我師

既捷轉戰而前呼聲勇氣海山震盪所殺獲十餘萬人擒太宰藤原少卿弟宗資蓋前宋時朝獻傳裔然後也兵仗有弓刀甲而無戈矛騎兵結束殊精甲往以黃金爲之鈴珠珞者甚衆刀製長極摩銳洞物而過但以木爲之矢雖長不能遠人則勇敢視死不畏自志賀東岸前去太宰府三百里捷則一舍而近自此皆陸地無事每楫若大兵長驅足成破竹之舉惜哉志賀西岸不百里有島曰此蘭俗呼爲蘭勝即我大軍連泊遇風處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四冊 九連四失

四十四

大小船艘多爲波浪掀觸而碎唯句麗船堅得全遂班師而還是年八月五日也往還凡十月省大帥欣都副整灰次李都帥宇山次宋降將范殿帥文虎總二十三南二十三隋唐以來出師之盛未之見也

日本古倭奴國天御中主都筑紫號大倭王傳三十三
世彥瀲尊第四子神武天皇自筑紫入都太和州陸原
宮仍以倭為號迄漢桓靈倭奴作亂歷年無主有一
女子名卑彌呼年長不嫁以妖惑眾乃共立為王在位數
年死眾男嗣國人不服更相誅殺立卑彌呼弟女國通
定遠唐咸寧初賢平高麗稱遠東高麗其俗不善乃
更號日本蓋取近日始升之義以疆域言之東南大海
中依山島為居西南皆距海東以隔隔以大山廣袤四面
各數千里東北外磨主人國文身國約七千餘里南到
保德國約四千餘里西徧一萬二千里北望耽羅瀟石濟到樂
浪約一萬二千里以州郡言之新都有山城太知河內和景

第卅四冊 九連四乘

四十五

揭陽五州共統五十三郡
 駐曰五畿一外兩部東海道有伊
 賀伊勢等七十四州共統一百一十六郡
 南海道有伊紀
 駿河波瀲著伊豫土佐六州共統四十六郡
 西海道有豐前豐後前筑後肥前肥後日南大隅薩摩九州共統九十三郡
 北陸道有若狹越前加賀能登越中越後越前七州共統三十郡
 山東道有通江美濃驛信濃濃野下野陸奥出羽八州共統一百三十二郡
 山陽道有播磨美作備前備中備後安藝周防長門八州共統六十九郡
 山陰道有丹波丹波後祖馬國韓伯耆出雲石見穗後八州共統五十二郡
 出云道又有一位臣對馬臣多祇臣各統二郡
 越前日三臣其屬國有五十餘如新羅百濟皆屬島洪武四年國王良琛遣傳祖朝貢七年復來以無表文却之甚

貢僧人發陝西四川各寺居住若為剋地不與通三十
年後宋詔定為期十年一貢後相嗣位國王皆受冊封
或三年或五年貢無定期正德四年南海通判史右吉
大夫細川高國強請勸令遣使宋御卿貢正德六年而
海道刺史右京兆大夫大內藝興強請勸令遣使名佐貢
嘉靖二年各通事貢國王又值副主幼甲不能制大內
藝興遣使宋設謀通細川高國遣使瑞佐宋奉御交
貢舟泊寧波灣互相詆毀宋設諱遁等豐報宋奉御
伴從進至紹興地方驛動二十七年赴呈部招撫閩廣
浙直徧受其惠

總序

九連四步

五

賢率倭兵四百餘人與僧如瑤來獻巨燭中藏大藥兵器圖謀亂
逆比至惟庸被誅朝廷治其逆黨廢賢極刑夷兵發雲南守禦降
詔切責倭國君臣詔曰景宋失獻中土受殃金元入主二百餘年
移風易俗華夏聖德凡有志君子孰不與念及
元將終其雄略時聲教紛然時朕懷德三十萬萬以觀非遺四
大將軍肆九伐之征不逾五載數定中原盡爾夷君臣非遺四
援降邦前年浮辭生繁今年人來否真實非疑其然而往問果較
勝負於必無實構隙於妄誕於載源居滄漢周知帝賜微倭不恭
職民為非將必殛乎仍著訓典曰日本雖朝實詐暗通姦臣胡惟
故誅詔諭想宜知悉仍著訓典曰日本雖朝實詐暗通姦臣胡惟
庸謀為不軌故絕之命信國公湯和經畧沿海設防備倭和於東
所遇司閭隘寨望臺壘尤嚴下海通番之禁二十六年八月夷船
一隻冠小尖亭明年二月夷船九隻冠小尖亭三十四年九月夷
船六隻冠蒲岐所茅硯山永東黃花諸處 咸祖文皇帝永樂二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四冊

九連四夷

四十九

年四月夷船一十一隻冠穿山百戶馬飛興死之尋冠蘇松諸處
是年 上命太監鄭和統督樓船水軍十萬招諭海外諸番日本
首先納款擒獻犯邊倭賊二十餘人倭賊即治以嚴國之法盡
殺之時銅鼓猶存墟址遺趾
頭墮降救獲獎曰爾雖自在外海實心朝廷古之東玉未有賢於
君者給勘合百道定以十年一貢船止二隻人止二百違例則以
寇論制限進貢方物 馬 鎧 碗 貼金扇 牛皮 鏡
金 蘇木 堂傘 犀角 刀 酒金文臺 抽金粉 隨命俞士吉充
都御史費金印錦諸賜倭王勅其國鎮山為壽安山御製碑文勒
石其上四年平江伯陳瑄督領海運與倭寇值於沙門島追至朝
鮮洋盡焚其舟斬獲無算九年以後貢者僅一再至而其寇松門

寇沙圍諸處若不絕如十九年犯遼東之馬雄島為總兵劉江盡
殲於望海場是年五月望日倭賊二千餘人登犯馬雄島總兵劉
江乃領士林馬令百戶姜隆帥世士焚毀賊舟以斷
歸路指揮徐剛伏兵山下戒曰見旗舉炮響則起明日賊過望海
場下江被髮奮先執旗麾兵張望而進賊奔擾拋擲空望中官
斬之及還諸將請曰公臨敵安閒惟飽士馬被髮奮先而後繼
何也江曰窮寇遠來必飢且勞我以飽逸待之此為治力賊陣有
似長蛇我以真武勢壓勝之雖所以愚士卒之耳目亦足以壯我
軍之氣賊入望而觀此固師心圖之計也卒之耳目亦足以壯我
皆仇賊聞於朝廷進江伯爵將士陞賞有差 二十二年寇象山縣
丞宋真特罕擊賊而死教諭蔡海罵賊而死蓋其固懷 帝賜役
誦不情固其常也 宣宗朝入貢踰額復增定格例船毋過三隻
人毋過三百刀劍毋過三千把八年倭王源道義卒遣使弔祭十
年嗣王上表謝恩正統四年五月夷船四十餘隻夜入大嵩港襲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四冊

九連四夷

五十

破所城轉寇昌國亦陷其城時倭倭等官以失機被刑者三十六
善慶七年夷船九隻使人千餘來貢朝廷責其越例然以遠人慕
化亦包容之八年六月寇海寧乍浦諸處十月復寇壯士所景泰
六年寇使跳官軍城守不得入天順二年遣使來貢成化二年賊
舟偽貢備倭都指揮張蕞帥舟師逐之十一年遣使周瑞來貢救
諭倭王自後宜恪遵宣德中事例弘治八年來貢正德四年遣使
宋索卿來貢請祀孔子儀制朝議弗許素卿者即鄭人朱編其家
黨于夷商湯四五即越境亡去至是充使入貢重賂逆瑾蔽覆其
事蓋編在倭國偽稱宗室苗裔傾險取寵輔虐奪嫡爭貢要利實
為黨始嘉靖二年四月夷船三隻譯稱西海道大內誼興國遣使
宗設謙道入貢越數日夷船一隻使人百餘復稱南海道細川高

國遣使瑞佐來素卿入貢導至寧波江下時市舶太監顧思恭素卿重誦生之宗設之上且貢船後至先與盤發遂致兩夷仇殺盡流塵市宗設之黨追逐素卿直抵紹興城下不及還至餘姚遂繫寧波衛指揮袁璉越關而遁時備倭都指揮劉錦追賊戰沒于海定海衛掌印指揮李震與知縣鄭餘慶同心濟變一日數警而城以無患賊有漂入朝鮮者國王李懌擒獲中林望古多羅械送京師發浙江按察司與素卿監禁候旨法司勘處者凡數十次而夷因竟死於獄倭奴自此懼罪通誅不敢款關者十餘歲十七年五月夷船三隻使僧石鼎周良來貢求還前所遺貨法司諭以事已經亂貨應入官且無從索之良等沮不敢言朝廷復申十年一貢之例責令送還正德以前勘合更給新者遵照入貢二十三年四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四冊 九邊四夷

壬子

月使僧釋壽光等百五十人來貢驗無表文且以非期却之二十六年四月夷船四隻使臣周良等四百餘人來貢仍以非期發外海舉山停泊一年期至方許入貢先是福建繫囚李七許二等百餘人連獄下海勾引番倭結巢於霏衢之雙嶼出沒為患上命巡撫都御史朱統調發福建掌印都指揮盧鐘統督舟師擣其巢穴俘斬溺死者數百有擊眉頂黑者鬼餘黨遁至福建之活嶼鐘復勦平之命指揮李興師兵發木石塞雙嶼賊舟不得復入然窟穴雖陰而東南弗靖徽歎茲民王真即王徐惟學即徐先以鹽商折閱撥入賊夥繼而窺身倭國招集夷商聯舟而來棲泊島嶼潛與內地姦民交通貿易而鄞人毛烈即毛質充假子時廣東海賊陳四盼等亦來劫擾王直用計擒殺叩關獻捷乞通互市官司司弗

許壬子二月直令倭夷突入定海關奪船福建捕盜王端士帥兵敵却之直移泊金塘之烈港去定海水程數十里而近亡命之徒從附日眾自是夷航過海為患孔棘是年四月賊攻游仙寨百戶秦彪戰死已而寇溫州尋破台州黃巖縣東南震數巡按御史林應箕告急于朝議設巡撫都御史王忬命參將湯克寬捕斬賊首參將統帥兵眾於時巡撫都御史王忬命參將湯克寬捕斬賊首鄭老等六月賊陷霏衢城癸丑四月賊薄省城指揮吳懋宣率僧兵禦之于赭山力戰死之賊陷昌國城百戶陳未持兵相拒斃賊數人死之觀海衛指揮張四維追賊於崎頭洋斬首五十級夷舟漸至直隸登劫皆依烈港之賊為窩堵參將俞大猷以舟師擣之弗利賊亦尋遁至別島鼓扇餘寇逞其毒螫是月賊復攻陷臨山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四冊 九邊四夷

壬子

城六月賊復寇嘉興寇海鹽澈浦乍浦寇直隸上海吳淞嘉定青村南匯金山衛寇蘇州寇崑山太倉崇明或聚或散偏於川陸九浙直之地所經村落都市皆稱人物夥繁積聚殷富者為丘墟而柘林八團諸處胥作巢穴矣時官兵進剿屢敗參將湯克寬督率却兵戰於葉謝港斬首五十餘級海道副使李文進參將俞大猷督率都司劉恩至指揮張四維郭杰百戶節城等兵船追賊于蓮花洋甲寅二月參將盧鏜與賊戰於史家浜盡焚賊舟斬獲無算三月都司劉恩至指揮張四維督舟師追賊至三岳山斬首二十級尋與指揮潘亨會兵追勦生擒三十餘徒賊由赭山踐塘至曹娥涉三江滙海餘姚直走定海縣之王家團復有盤據補陀山焚劫海鹽龍王塘乍浦長沙灣嘉興嘉善縣諸處盧鏜與把總指

揮劉隆潘鼎勳擊于石整洋斬首二百餘級是月賊攻崑山城又攻蘇州城又攻松江城九月賊奔蕭山縣分寇臨山滙海上虞縣又攻嘉興城官兵與戰于孟家壩指揮李元律千戶薛綱宋應蘭死之賊走嘉善縣將張淙張缺都司周應植指揮王堯相楊永昌等分兵追斬各有差賊徒四十餘突至百家山百戶趙軒瑜戰死賊寇沈家河智扣山黃灣諸處都司周應植戰死六月賊寇蒲門壯士所指揮王希禹率兵追斬四十級七月賊舟進出金山洋指揮任錦要擊於銅礮俘斬三十餘級十月夷船三隻突入松門閘灣于靈門台州知府宋治與把總劉堂太平縣知縣方輅率兵擊焚其舟擊斬有差十一月賊徒二百餘人登自海門港直趨台州仙居新昌嵊縣屯於紹興柯橋村署海道副使陳應魁同俞大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四

九運四失

壬子

獻率會稽縣典史吳成器帥兵勦除之復有賊眾二千餘人焚劫嘉善縣廣西領兵百戶賴榮華戰死乙卯四月賊寇常熟會事任環帥湖廣土兵戰却之先是剿賊徐惟學即徐以其姓海即明山質於大隅州夷貨銀數萬兩而惟學竟沒於廣東之南寨為守備所殺其後夷索故所質於海令取償於寇掠至是海乃偕夷首新五即聚舟結黨而來眾數萬寇南畿浙西諸路至乍浦巡按御史胡宗憲令人載藥酒誘賊中盡死者過半餘眾數千擁至王江涇宗憲督盧鏜與總兵俞大猷統浙直狼土等兵大戰悉擒斬之聚屍三千封京觀更名其地為城倭沒賊復一支走常德以向省城總督尚書張經督兵追擊之而麻陽土酋保其前所殺賊得獲珍貨戰乃不力重以不得地利大致挫衄經坐重譴賊復寇常熟

知縣王鉢與致仕參政錢泮率兵禦之被害賊復寇無錫寇宜興官兵敵却之已復攻圍江陰連月不解知縣錢鐸死之賊復寇唐行鎮將擊將軍周瑞迎敵死之別有賊九十三人自錢倉白沙灣入奉化仇村經金我突七里店敵殺寧波衛百戶葉紳由甬東走定海崇丘鄉復折而趨鄞江橋歷小溪樟村敵殺寧波衛千戶韓綱走通明壩渡曹城時御史錢鯨以便道南還適與之值遂遇害已而過蕭山渡錢塘入富陽嚴州寇徽州之績溪縣盧鏜先以勁兵出油口溪扼之賊奔太平府渡米石江道南京外和京營把總朱萊蔣陞戰死官兵追捕殲于蘇州之木瀆復有賊千餘由掘泥山登犯觀海慈路龍山定海縣諸處六月復有賊數千自柘林走海寧直抵杭州北關外屯聚劫掠賊自觀海開洋者備倭都指揮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四

九運四失

壬子

王沛督帥把總閔溶張四維李興等兵船要擊于霍山洋悉衝沉之先是巡按御史胡宗憲具奏遣使諭其國王以弭邊患是年八月朝廷以宗憲有才畧可大任遂進都御史提督軍務復與工部侍郎趙文華合奏申前事報可乃令福浙藩司檄宣德意庄員蔣洲陳可願充市舶提舉以徃九月賊徒二百餘人登據舟山之謝浦復有賊數百由海門登却仙居黃巖官兵追之賊奔奉化走鄞江橋出四明山據紹興之龍山胡宗憲親督盧鏜處州梁高山等兵擊斬之十一月賊眾二千餘乘舟遁出南匯口復有收犯溫州瑞安者守備都指揮劉隆戰死隨流劫仙居天台至嵊縣清風嶺胡宗憲督容美兵盡殲之又有福建流賊由台溫至寧海抵奉化之楓嶺敵殺慈谿縣領兵主簿畢清義士杜文明與象山流賊

肥豐州之地總轄于豐後州王大陽州懸隔一海亦為聽命山口王居日向薩摩之間亦漸併于豐州王矣九州入大倭王畿旬越斷港而東水陸之捍遶于旬月舟行而西止五六日而已入我浙直界矣天朝頒賜勸令貯肥後州亦有貯山陽道周防州者各道入貢必納貨請取勘合而往頻年寇邊實九州島夷也時徐海久據柘林是年二月將寇南京浙西諸路出嘉興至皂林遇遊擊將軍宗權帥驍騎五千人突之殺賊無算明日復戰死之賊攻圓巡撫阮驥于桐鄉窘甚時胡宗憲新受總督軍務兵部左侍郎之命舊兵不滿千人度其勢未可驅殄乃用計稍啗賊至四月下旬圖始得解賊乃別遣吳船二十三隻賊眾二千六百登却鳴鶴場吳船八隻賊眾千餘登却臨山三江越數日而賊合攻觀海龍山

定海丘家洋阮鶚與俞大猷廬鏖合兵圍守數日賊甚窘而我兵不戒遂夜潰圍輸桃花嶺渡李溪走鄞之西鄉由元貞橋走奉化寧海與官兵戰于台州之西頭門把總范指揮死之遂從寧海走溫州至福建得舟而遁謝浦之賊移據吳家山自秋及冬屢攻弗克胡宗憲發泰植麻寮兵三千徽張四維歲除乘雪夜襲破其巢悉斬之丁巳正月賊衆數千登自福建之三沙逼掠沿海至寧德蹂躪倭都指揮劉玠死焉特領兵指揮千百戶陣亡者二十八人三月賊衆復千餘與三沙賊合搶劫洪塘焚毀新造戰船一百餘隻四月賊寇通州海門蹂突流楊州廟灣港廬鎗逆擊衝沉其五舟斬首四十餘級賊出安東蹂復依船為巢池河守禦劉顯擊破之斬首百餘級餘黨遁去復有賊舟漂至沈家門約百餘人胡宗

憲遣朱尚禮誘至定海關悉斬之七月生員蔣洲與倭酋德陽左衛門善妙松柴門等五十餘人乘舟進泊舟山胡宗憲上其事于朝九月王直毛烈葉碧川等亦偕夷商水手千餘乘舟進泊岑港毛烈自詣軍門乞降求市胡宗憲令烈還舟候旨檄俞大猷統督浙直兵船為戰備檄盧鏜至舟山撫諭宣布威德直進退無據遂就執戊午三月毛烈帥其夷兵與松柴門等合巢于岑港山四出劫掠總兵俞大猷統督參將戚繼光張四維劉顯丁僅等兵圍之久而弗克賊舟繼自豐州島來者為烈應援宗憲督張四維以舟師擊於韭山洋斬首百有奇其一支壁於朱家環而攻之俘獲三百有奇自是岑港之賊絕援矣時賊有寇溫州者其郡致仕僉事王德帥鄉兵禦之殺賊數人次日復領兵出戰德陷賊伏而死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四冊

九運四夷

平七

其他寇楚門寇台州寇樂清臨海仙居及象山之交綰者眾至萬五千人時惟台州民兵前後倭俘斬數百而已六月岑港之賊毀其故巢遁於柯梅山官兵攻圍至十一月復乘舟夜遁張泰將追及於鎮下門衝沉其一舟斬首二十餘級烈遁至浯嶼復移於南臺轉而東奔己未三月倭賊千餘級犯象山金井頭諸處海道副使譚綸督兵剿之斬首百餘級賊流至寧海與先犯桃渚海門黃巖諸賊相合總督胡宗憲復檄譚綸同泰將戚繼光帥兵追剿賊趨新河所復奔太平之南灣山官兵斬首七百餘級又賊一技擾寧海之石馬林譚綸同副使劉存德泰將牛天賜又奉總督之檄剿平之復有夷船大寇揚州通泰諸處四月夷船二十餘隻賊徒二千餘人漂至三引沙副總兵盧瑩督帥遊擊楊尚英等兵船擊斬

百三十級餘孽移據三沙官兵前後斬獲二十級七月遁至江北復寇廟灣蒙李諸處總督胡宗憲都御史李遂督發泰將曹克新都司何本源等兵悉剿平之十二月法司奏讞王直罪逆遂即誅梟首定海關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四冊

九運四夷

平八

大倉使往日本針路及通商針路

大倉港口開船用單乙針一更船平更船每一書及分島十更以雙香枝數
也船更更多可 吳松江用單乙針及乙卯針一更平 寶山到南漚嘴
知船到界山洋界

用乙辰針出港口打水六七丈沙泥地是正路三更見茶山茶山水深十八
六十里正自此用坤申及丁未針行三更船直至大小七山在東北
離山下水深七八托用單丁針及丁午針三更船至霍山 霍山用單

午針至西後門 西後門用巽己針三更船至茅山 茅山用辰己針取廟
州門船從門下付過取針羅嶼羅嶼門水 升羅嶼用丁未針經崎頭山出

雙嶼港針羅嶼頭離可泊 雙嶼港用丙午針三更船至孝順洋及亂礁洋
雙嶼港口水深九托 亂礁洋水深八九托取九山以行 打山水行船宜仔
雙嶼港口水深九托 亂礁洋水深八九托取九山以行 打山水行船宜仔

雙嶼港口水深九托 亂礁洋水深八九托取九山以行 打山水行船宜仔
雙嶼港口水深九托 亂礁洋水深八九托取九山以行 打山水行船宜仔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四冊 九連西夷

五十九

船 又有從烏沙門開洋七日即到日本 若陳錢山至日本用艮針

福建使往日本針路

梅花東外山開船用單辰針乙辰針或用辰巽針十更船取小琉球 小琉
球套北邊船見鷓鴣嶼及梅花瓶彭嘉山 彭嘉山北邊過船過正南風用

乙卯針或用單卯針或用單乙針西南風用單卯針東南風用乙卯針十更
船取釣魚嶼 釣魚嶼北邊過十更船南風用單卯針東南風用單卯針或

用乙卯針四更船至黃麻嶼 黃麻嶼北邊過船便是赤嶼五更船南風用
甲卯針東南風用單卯針西南風用單甲針或用單乙針十更船至赤坎嶼

赤坎嶼北邊過船南風用單卯及甲寅針西南風用艮寅針東南風用甲
卯針十五更船至古米山 古米山北邊過船有礁宜知畏避南風用單卯

針及用甲寅針五更船至馬岳山 馬岳山南風用甲卯或甲寅針五更船

至大琉球 大琉球那霸港泊船上官把守港口船至此用甲卯及甲寅

那霸港外開船用單子針四更船取離崎嶼外過船南風用單癸針三更船
取熱壁山以行 熱壁山南風用單癸針四更船取硫黃山 硫黃山南風

用丑癸針五更船取田嘉山又南風用丑癸針三更半船取麥加刺山南風用
單癸針及丑癸針三更船取大羅山 大羅山用單癸針二更半船取萬者

通七島山西邊過船 萬者通七島山用單寅針五更船取野嶺七山島內
各叫兵之妙是嶺山嶼野嶺山用巽寅針二更半船但爾山用艮寅針四更

船取亞南山 一云野嶺山對面付六十里有小礁四五箇最長過在北邊過
南山 亞南山在平港口其水望東流甚急離此山用艮寅針十更船取

亞慈理美妙若不見此山用單艮針二更船又艮寅針五更船取沿灣奴云
沿灣 烏佳省山沿灣奴烏佳省山用單癸針三更船若船開時用單子針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四冊 九連西夷

六十

一更船至而是麻山 而是麻山南邊有沉礁名奈礁沉礁名在東北邊過

船用單丑針一更船是正路却用單子針四更船取大門山中 大門山傍
西邊門過船用單丑針二更船取兵禪山港 兵禪港備本港直入日本國

都

日本論

周弘祖

倭人在東海之中新羅國之東南本名倭後自醜其類改日本云左右小島五十餘皆自名其國而臣附之其國東西五月西南三月竹並無城郭縣木柵居之風土與新羅百濟類自山東文登縣成山衛絕海入鮑盧河以入新羅歷大鎮七真現三道抵百濟之熊津及嘉林住存二城此城猶百濟水陸之衝通此二城則日本之右臂斷矣夫新羅百濟日本國於東南民物豐阜金銀美積好閭廣糖菓青衣麻葛絲羅段蜀川廣華材銅錫鼎鉞又酷慕鬼神每招約朝鮮嘗以六月間登萊州定海縣之落迦山賽祭觀音以邀冥福若減邊海條禁以遂商賈貿遷仍寬分利以致其來平價值以息其爭博誠信以固其意則利盡東海墩堡無煙歲抽其稅不可勝言上可以益國家之賦下可以寬東海之

天下和國利病書

卷第廿四冊 九連四失

六十一

征沿邊征倭官兵永以坐滿矣行之數年海民憤熱因類汲引可達福餘福餘東北番衛也與朵顏大寧建州四衛互相表裏為遼東薊門之警陸路遠未可通惟自成山徑抵新羅轉達誠額沃阻福餘可以規制朵顏收復大寧以為京師陵寢盤石之固未可視為末務而不講也唐置勃海高麗之使遼有大寧通吳之軍已先為之矣東胡弓馬獨長而不敢行舟南方使舟如使馬而疾於步關異日有事大寧薊門遼左疲其東南南方舟師直搗福餘所謂迅電不及瞑目疾雷不及掩耳者況取利於市舶民力不費實勢于新羅百濟兵卒精強何所拘泥而不早圖耶

琉球 琉球一島僻在海外如黑子彈丸耳然自我明之興其奉貢唯謹則

來享來王之國也 今上丙子琉球以嗣封請 上命戶科左給事中蕭崇業行人謝未特節冊以往崇吳航人也歸言琉球有日本館群聚數百人待封使之舟轉輿為市其人出入挾利及琉球心懾之疑不可嚮邇云越辛卯又以嗣封請于時倭犯朝鮮盜氣弗靖議令琉球自齎 詔冊以歸使臣罷勿遣更十餘年朝鮮師解琉球堅以往例陳 乞 上嘉其為不叛之臣優許之甲辰命兵科左給事中夏子陽行人王士慎又持節冊以往丙午冬子陽竣事還私向余言日本近千人露刃而市琉球行且折於日本矣且使臣入彼國若不聞焉其所以事 天朝至淺鮮也操縱伸縮惟是諸陪臣與吾之通事柔囊為姦區區兩使臣威所不能加法所不能禁也倘異時若再嚙 命涉滄溟其辱 國彌甚君其識之余聞給舍言愴然有感于心乃今數年日本倭為啓疆而琉球之君為虜臣為僕矣且陽借脩貢之途以陰行假道之計微我藩籬規我虛實

天下和國利病書

卷第廿四冊 九連四失

六十二

日引月長將何以圖吾國乎王聞之謝抑其末耳詩曰聲允彼桃虫蜚飛惟高當事者勿泄焉而視之若桃虫然則幾矣



注十五 進上皇武家莊

第三十七葉

注十六 沿河堤岸慶五年知縣李本意創華街河堤起張二莊至曹家道口約半餘里河堤南孫得底舊堤起至老堤頭止約三十餘里北孫龍土廟舊堤起至又家口止約二十餘里其高闊亦視衛河堤云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原第二冊

三

原編第四冊

蘇上

第一葉

注一 門六西北曰關門而南曰齊門南曰盤門東南曰對門東北曰華門北曰齊門五門各有水關唯齊門不設

注二 左千戶所營在對門內右千戶所營在關門內中千戶所營在盤門內前千戶所營在華齊二門內後千戶所分立為嘉興守備千戶所

注三 舊有齊門遙遙新舊曆九年革

第三葉

注四 吳縣在作青仇儒湖防備

第九葉

注五 宋時盤門外墓故只有五門

第二十葉

注六 時未立青浦縣

第二十二葉

注七 泰定三年在松江府上海縣鎮長興坊

注八 後至元年開闢

注九 至元三十年所築金匱至德寺知水人潘應武相視湖田開新湖三及後起七大盛二湖 宜移在古橋前

第二十四葉

注十 宣德七年九月蘇州府知府况鍾言蘇州嘉湖四府一池其湖有六曰太湖傍山楊帆此承沙湖而湖廣義凡三十餘里其而湖水流海曰皆賴湖湖水東南出嘉定縣吳淞江東出崑山縣劉家港東出常熟縣白茆港水皆初朝廷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原第四冊

四

通商書夏原等華湖河湖水不為患民得其利年久淤塞不通乞加修造入官一員督府雖官行處隨時發民疏濬則水有所泄田禾有獲上命巡撫付申周院與計其人力多寡用土難易以聞

第二十五葉

注十一 華亭志 天順四年巡撫郭都御史行奏疏大盛湖至吳淞江暨江白茆山下界口至嘉定縣家溪土路江一萬三千七百丈水灌田利無計多

新注中十丈界家溪南起新場二萬丈廣四十丈深二丈深七畝塘等事湖為泥濘沙洲因湖水通流入浦

第三十五葉

注十二 上海志 嘉靖末以嘉平隆慶三年巡撫郭都御史海瑞奏請開湖疏屬于崑山縣淞江江法疏濬未幾復故道而小洋溝界主區漸成沃壤矣

原編第五冊

蘇下

第五十葉

注一 海鹽縣 海河不絕起奔蘇州縣 蘇州三月間洋風正好而風已到

神主

注二 已上蘇州府志卷之四 蘇州府志卷之四 蘇州府志卷之四

第五十一葉

注三 已上州城西樓大水凡九

注四 和寧鎮鎮海其西通海最近

注五 公塘口陸渡口後塘石家塘南灣南時溝楚塘水渡船渡石

教場張浦塘長溪若稍偏東南則皆在利寧港南以次而下及浦塘注石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第五冊

五

水凡二十

注六 七 東塘六尺深以港與塘接塘並南下入七塘浦

注七 此等皆塘

注八 錦州港洪浦大錢港廣鳴港港廣鳴港皆東入于海唐為海陳

大港在鹽澤鎮別名大錢港廣鳴港洪浦港相通而通海諸塘入之浦東

以塘城六里或四里或唐不遠俱東入于海其而為花浦口鹽風鎮之柳門注而

通新塘東則鹽風鎮塘已上州城西樓大水凡十有六

原編第六冊

蘇松

第四十葉

注一 海鹽縣 海河不絕起奔蘇州縣 蘇州三月間洋風正好而風已到

第四十一葉

注二 凡夏稅麥豆綠碎戶口食鹽為年長使軍需顏料造絕積荒田轉起

造所耗應以此五種無後視農豐凶及會計多寡為減其心乎不出此數

注三 俗名輕費

注四 白熟杭糯米每一石 莊糯米一石上於稅外民田上於稅

外

注五 自是蒸蒸開開稅糧加稅每石減至五升又廣種餘米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第六冊

六

第四十三葉

注六 會典 正統四年奏准為稅等府官民田因水漲至處有司丈量

漲出者給所近也民事轉給民田例稅新耕注若為開新稅糧

第四十五葉

注七 先是湖沙由美湖口入湖學中以子子為佳為磨八平海以事家湖主故通

而子子許湖沙運子數則稅以此注九便

第五十三葉

注八 初錢氏國除田稅尚仍舊稅三斗六分命王贊為轉

運使來均雜稅贊惠令畝稅一斗至今便之 吳郡志

第五十五葉

注九 寶錄洪武七年五月 上以蘇松嘉湖四府近年所籍之

四稅太重特令戶部計其數如稅銀每伍升者除其半以輕民力 十三年三月壬辰朔命戶部減蘇松嘉湖四府重糧額舊額田畝科七年五升至四年四升者減十之二四年三升至三斗六升者俱止繳三斗五升以下仍舊自今年為始通行改科

第七十三葉

注十 自周文惠厚定賦額于稅糧之外計耗米以充細運及雜供諸費至鄭元龍均稱糧餉以此意故萬曆二年稅糧起運存留正數尚可收也其後會計止分平米春折而稅糧止耗細運米辦非賦治之弊矣

注十一 元年後建嘉月滿時

第七十四葉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第六冊

七

注十二 遼餉銀二萬四千八百六十六兩九錢六分四十八釐戶部割付又加三厘五毫兵工二部又坐派一厘天啓元年始徵院道于內扣銀買米與漕船帶價外資解部銀二萬四千二百五十二兩三錢三分

第七十六葉

注十三 新志 但官本甚疎其費勢所難支則應設者少使而多則費亦增其額實則於此而近則於彼多而遠則於此而少已或備矣其能應奉天關者則備之矣官督理院後動支甚多其費亦甚巨其間時近工關清方必動銀若干名曰細糧或備行修是則工而大者何費之難矣

第七十三葉

注十四 咸化十年都指揮郭銘等奏城郭城四十五年奏建

奉特府移鎮海衛中戶戶所領軍一千名防守萬島初設明初于七十港把守官軍營嘉靖十九年而四巡手奏直南少守衛官軍營嘉靖十九年而四巡手奏直

第六十六葉

注十五

嘉靖 陽秋 秋至

注十六

新志 嘉靖 陽秋 秋至

嘉靖 陽秋 秋至

第一百二十葉

注十七 其後皆價銀惟為米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第六冊

八

第一百廿三葉

注十八 又載 嘉靖 陽秋 秋至

注八 上海志言以通輪船警難之案自嘉靖壬戌戶科而始事申趙約 奏立福米

第五十四葉

注九 淞水縣志載嘉靖三十五年糧江里役以和派民壯工食為名生派江防

銀五萬九千二百兩屬屬開工增派兵餉銀三萬餘兩隆慶元年戶部劉世望派

邊銀三萬八千四百兩其後防餉二項同歸

嘉靖縣志通載額外征派項下已如江防海防工餉一併與前等餉併

撥房備用等銀則以嘉靖以迄今未止也如嘉靖中葉而後至隆慶咸

工食餉司水脚等項則逐年加輸者有至也夫一時應年勢為難定計

民困望其事已則止也然意一增遂成定例工難言移不邑科餉者以此項

口為一至此

注十 上海志 嘉慶末出河泊所自華衛則將銀鈔輸入戶部繳米八萬餘多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第七冊

十一

第五十七葉

注十一 景田志宋利長河至九里河口折而北貫城中出黃田關北入江 夏港南

引五湖通海路至山塘河口折而東通泰橋出泰河關北入江

注十二 石塘志自及山南三河口華長河而東折轉南出鎮山東入江 泰港在口龍山

北自白塘橋引長河北通海路而西又折轉南入江 泰港在鎮東六十里自北塘引

長河以轉轉河入江

注十三 中港在縣西三十里自山石塘北行入江 泰港在縣西四十里自鎮東轉轉河新橋

北行二十五里入江 泰港在縣西五十里自白塘橋引長河而西入江

原編第八冊

江寧慶安

第五十一葉

注一 寶興縣志武二十八年十一月甲子徙在歸蘇州府浙江等布政司民

軍師 國初縣屬湖之役後浙直八戶填實京師伍厥慶并凡置之都

城之內者曰坊 都城之外者曰廂縣上元者為國府七十有六 十

平定有國府永樂北建大半隨行後復流移于是得府四十四坊 江

寧志坊廂凡三十有五 在城曰坊在野曰廂在野曰廂初各有長以

統攝賦役厥後在城者役至更名曰坊夫在野者役至更排手為條編

江寧人戶稅國初什不遺一自洪武中已撤沙洲鄉民歸籍江浦永樂中

又分調于北京是後條編漸多逃亡愈眾嘉靖中平外錄日增日償日賦

之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第八冊

十二

注二 淞水志 洪武十八年王德五年稅糧民田全免官田減半附入大縣

德間從撫臣張每民田一畝徵馬草一劬乳治間有作 從撫臣張每民田一畝

出米二升

注三 自隆慶初年以來無復舊民之稱天雅欽縣初自田上稅舊科糧故仍稱舊

民云

注四 江寧志 荒田畝耕荒田米七升五合五勺有奇灘田畝耕荒田米四升荒地

料荒田米四升外荒地畝耕荒田米二升每米二石折銀二錢五分均攤于樂

學徵是名荒田銀

注五 秋糧之外舊徵三項曰夏稅曰秋糧曰農桑鹽課嘉靖中題准均攤于秋糧

內一則等徵

注六 江浦志言自宣統間即御又有 是歲子民田一畝徵馬草一升

注七 各款料若干

注八 除功在平米費後先入戶外實該當若干米若干里中均係解傳銀共

若干是白銀若干

注九 如運款處奉例改折正米銀若干徵解戶部應折糧支款如耗銀若干解
淮縣河工五月

注十 以上量所出為所入計配起料如前所載配料若
千若干歸一則云據上種一徵需歲有定則等本折進
退外餘增損每歲微有差殊故府有會計雖有由京回
粟之說所以取信于知民俾心服而樂輸者也頃年野齊敵
里或新而不整以迄極需有終歲口俾而不見回粟者信民
者能不一督察之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卷第八冊

十二

注十一 府志時賦後葉羅澤泰准秋糧總徵民願納便但里
甲額辦雜派等項已徵米在官其種科派查出所徵米如
故向減去里甲外尚多米七萬餘石不知里所從來 萬曆
三年奉以里甲秋糧等徵米欲便民但銀既在官隨意支
銷遇有經費仍復重派令科諸項還學里甲減去原額平
米以杜侵漁

注十二 江寧志台均征解傳銀名里甲銀每平米一石徵銀一
錢九分五厘有奇內里甲銀無優免每石一錢三厘有奇
共銀若干均征解傳銀每石九分一厘有奇除免外共銀
若干合前丁銀以待後開諸供應登報循環支薄縣稽于
監司支銷有餘名曰派利銀入下年會計減編不足明著戶

由降定則外國某項加輸若干

第五十四葉

注十三 昔自洪武定墓於凡金陵舊民驅置滇南而
別取浙直上戶四萬五千餘家填實 京師凡置之
都城之內者曰坊民置之都城之外者曰廂民江寧坊
廂蓋有四十有二此皆有丁口而無田賦隨勾攝而無徵
派者也東梁北遷隨行大半戶口大減而差役實歸
難時諸役多併于里甲正統初府尹鄭公桂思捐平
主于是審編坊有十甲、有十戶凡三十有五坊酌民差
饒之賦銀納之縣庫名曰攤銀分任諸司應付以均里
甲之不足屬吏支節坊民領辦幸輪一甲周則更番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卷第八冊

十四

注十四 本始不善是後外歸日增賠贖漸夥更不能支
護全坊民自收自用而陰負其賠贖于是公私百需悉取
辦焉難時上事諸役在諸邑目有總坊派差有當頭供
辦其當頭上戶無定數名活差以戶有定數名死差下戶聽
奔走石刀差賃什物名徭辦上之人但見其如取如攜視為
常邑之膏腴而不知下之人日服月削而莫之告弘治中又
添撥九庫八關五城夫役嘉靖以來又代工部買運光祿
柴薪四十餘萬斤又太常九種進鮮重取什物銀兩又各
衙門行取書手工食并脩理衙門工糧添應付衙門八處
撫席支酬費輒不貲加之總坊駐食胥徒恐喝不可
勝數而民不堪命矣父老時一陳說疾苦視為故常徑

天下即國利病書

附注
第八冊

十

坊廟應付 坊廟應付之數在帝詳記同年然而必煩
記載者何明有定額弗容濫也易望中同存有別冊登
以相代也越此則為額外之需若曰志所不載則思以載之
并零濫也中有日辦有月辦有歲辦有壬歲而一辦有
定有不定大都通三歲之切不列入之數是謂費出之
經也已

第六十一葉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續
第八冊

十六

第六十三葉

續金鑑

第六十五葉

注十七

陽溪水田畦落千數甬水悉至于廣德鎮至順以備御世命工都遣人視之還至
二縣水田園城湖上衲寺間廣德鎮水皆遵嘉慶中法移曉且臨昭河与石臼湖
諸水不入大江而奔注麻姑皆裡甚惡宜于昭昭山廣德鎮及明湖口之虞華關

第八十六葉

之制也異曰社稷者蓋非虛設所定者曰社稷蓋大晦而祭一社曰升殿化于廟蓋至王位而加尊以稱
 官稱一級新舊何如然因古者謂穀華之事謂作
 合祭是亦可以每歲而祭來祭日月而升之於定制也

注五 雁江 以上連平水派員辨或此或彼如無定規而多或少亦無定數其後

推曹則隨時從便所定謂之廣派

第五十葉

注六 凡所置皆萬戶八人並以遺民其餘皆軍民一體如待節制者萬戶一缺則以

所缺補代

第五十一葉

注七 徽志 新安江流一水歙之黟山一出休寧之率山一出績溪之大新

一出婺源之浙源四水皆連歙而會於新安州合為華水入浙江為浙三

百六十水皆清深淺皆見底

注八 一作點 且小縣揚言江浙諸郡合為鎮一也

第五十二葉

注九 據目水出於休寧縣六山通于朱砂峰迤邐而流注于同濟湖澤為鏡子湖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第九冊

十九

神祕石在縣西北山前二水合為一水注於歙水合為一水入江

十 平望通武洪利一曰湖廣也一出於平水通與漢二曰前漢也

志并新漢注漢源在縣西北山前二水合為一水注於歙水合為一水入江

州也出於平水通武洪利一曰湖廣也一出於平水通與漢二曰前漢也

諸水下嚴灘入于浙江以故于漢

歙水揚之水海出縣東南山前水合為一水入江歙水界在休寧縣西北山前水

是為休寧南連于漢

歙水在縣東南十五里乃新平諸水合為一水

注十 邑之北山曰練江其源流而南不可勝數其源流而南不可勝數

注十一 邑之北山曰練江其源流而南不可勝數其源流而南不可勝數

注十二 邑之北山曰練江其源流而南不可勝數其源流而南不可勝數

注十三 邑之北山曰練江其源流而南不可勝數其源流而南不可勝數

注十四 邑之北山曰練江其源流而南不可勝數其源流而南不可勝數

注十五 邑之北山曰練江其源流而南不可勝數其源流而南不可勝數

注十六 邑之北山曰練江其源流而南不可勝數其源流而南不可勝數

王澤南入為常所於份水合為一水入江歙水界在休寧縣西北山前水

注十一 通名公湖

注十二 府南三里

注十三 浦在縣東南十里

注十四 南流百里入徽州界

注十五 縣南三里

注十六 府北四百里

注十七 流至縣北三里

注十八 在縣東南二里休寧州界

注十九 南百里

第五十三葉

注二十 歙水出此山為廣浙之水發源於此自經頂龍溪流至仙樹兩湖仙人跨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第九冊

二十

湖此浙源也山前水自清風嶺入縣北郭於此出非一處漢為金砂湖越廣

若石石峰白雲石前湖越廣源也

注二十一 縣南七十里

注二十二 縣南七十里

注二十三 縣東南三十五里

第五十四葉

注二十四 清大豐中江華縣城日經從流于此

注二十五 山前水為源其水南下而流者通鏡湖于彭蠡山其水原有二源

一源流而下自仙巖流至仙樹口入湖一源流而東入江

一源流而東入江一源流而南入江

一源流而南入江一源流而南入江

一源流而南入江一源流而南入江

一源流而南入江一源流而南入江

一源流而南入江一源流而南入江

一源流而南入江一源流而南入江

注二十七

邑面七十里

注二十八

邑面五里

注二十九

縣西一百五十里

注三十

縣西三十里

第五十五葉

注三十一

縣西一百五十里

注三十二

縣門外一里

注三十三

縣西五里

注三十四

縣西四里

注三十五

水石石分道合處以入鄒陽為度江以東 新舊西

注三十六

縣北九十里

注三十七

縣北九十里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第九冊

二十一

注三十八

縣西水石石分道合處以入鄒陽為度江以東 新舊西

注三十九

縣西水石石分道合處以入鄒陽為度江以東 新舊西

注四十

縣西水石石分道合處以入鄒陽為度江以東 新舊西

注四十一

縣西四里

注四十二

縣西四里

注四十三

縣西四里

注四十四

縣西四里

注四十五

縣西四里

注四十六

縣西四里

注四十七

縣西四里

注四十八

縣西四里

注四十九

縣西四里

縣西四里

縣西四里

縣西四里

縣西四里

縣西四里

縣西四里

縣西四里

縣西四里

縣西四里

縣西四里

縣西四里

縣西四里

縣西四里

縣西四里

縣西四里

縣西四里

縣西四里

縣西四里

縣西四里

縣西四里

縣西四里

縣西四里

縣西四里

縣西四里

縣西四里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第九冊

二十一

縣西四里

縣西四里

縣西四里

縣西四里

縣西四里

縣西四里

縣西四里

縣西四里

縣西四里

縣西四里

縣西四里

縣西四里

第五十六葉

注五十四 縣東南一百里

注五十五 縣東南一百里

注五十六 二十里合清溪水于鎮溪入于江武溪縣水

注五十七 縣州水注于此縣東南

注五十八 縣東南一百里合清溪水于鎮溪入于江武溪縣水

注五十九 縣東南一百里合清溪水于鎮溪入于江武溪縣水

注六十 縣東南一百里

注六十一 縣東南一百里

注六十二 縣東南一百里

第五十七葉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第九冊

二千三

注六十四 縣東南一百里

注六十五 縣東南一百里

注六十六 縣東南一百里

注六十七 縣東南一百里

注六十八 縣東南一百里

注六十九 縣東南一百里

第五十八葉

注七十 縣東南一百里

注七十一 縣東南一百里

第五十九葉

注七十二 縣東南一百里

注七十三 縣東南一百里

注七十四 縣東南一百里

注七十五 縣東南一百里

注七十六 縣東南一百里

注七十七 縣東南一百里

注七十八 縣東南一百里

注七十九 縣東南一百里

注八十 縣東南一百里

第六十葉

注七十七 縣東南一百里

注七十八 縣東南一百里

注七十九 縣東南一百里

注八十 縣東南一百里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第九冊

二千四

注八十一 縣東南一百里

注八十二 縣東南一百里

注八十三 縣東南一百里

注八十四 縣東南一百里

注八十五 縣東南一百里

注八十六 縣東南一百里

注八十七 縣東南一百里

注八十八 縣東南一百里

注八十九 縣東南一百里

注九十 縣東南一百里

注九十一 縣東南一百里

注九十二 縣東南一百里

注九十三 縣東南一百里

注九十四 縣東南一百里

注九十五 縣東南一百里

注十六

縣東南六十里

第六十二葉

注十七

縣北六十里

第六十三葉

注十八

縣北六十里

注十九

縣北

注二十

縣北六十里

注二十一

縣北

第六十四葉

注二十二

縣北

注二十三

縣北

注二十四

縣北六十里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第九冊

二十五

注九十五

縣北六十里

注九十六

縣北六十里

注九十七

縣北六十里

注九十八

縣北六十里

第六十五葉

注九十九

縣北六十里

注一百

縣北六十里

謂之親丁有無臂力技能有司不問也鄉民間有據市民自代者則又皆系得懷
後之徒有司利其奔走其有無臂力技能尤不暇問雖有其人又不免因于差
違而于道途則其費耗不貲矣今之軍伍者幾希矣天恩望其為國捍禦也

第六十六葉

注一百一 兵有眾寡陣注亦異事使疎密之間是成其利又宜微河以而

賴撥糧之法每歲以季冬庫赴府之巡捕令而漢之五月終郡守親臨

大閱駐劄道旁而後遣事該則課諸縣之嚴嚴以教其民其廢而不
修者該之則課有方又必養其鋒銳據漢之外推逐捕所究則後之修繕
城池則後之械道則則後之街衢動使則後之非此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第十冊

二十六

原編第十冊

淮

第四葉

注一

縣注去人於江寧城東漢東以通射陽湖而北至不口入淮今清河縣
東十里自龜山後至八里莊淤塞不通而有故道

第十葉

注二

初潤州北距瓜步沙尾圩雁六十里每多敗溺漸
從潯路由京口渡江開河二十五里即達揚子縣自是
免浮頓之患歲減運錢數十萬婚又立伊妻孫官征
其入廣利百億招還流人五百戶

第十一葉

第十三葉

注五
淮河西流三十里曰山陽濇水勢湍悍運舟多覆溺維

出規度闊故沙河自來口至淮岸處雖以月收計量不足
 至淮岸雖五堆運舟所至至貨艚上下其重載者皆卸糧而運舟
 時壞失稱觸岸緣此為奸潛有侵盜雖岳岳始命辦三斗門于河
 而第三堆二門相距踰五十步覆以度屋設懸閘積水候潮平乃泄之建
 橫輪岸上築土壘石以固其址自是弊盡革而運舟往來亦無滯矣

第三十七葉

注六 亘四十餘里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編原
第十二冊

二十七

原編第十一冊

淮徐

第五葉

侍部丁士美記

唯通乎黃浦也。水合渚之樹。二水東流。皆黃河。晉人于海北。咸河流。衝決。則淮水也。溢勢。水曰。湖。曰。是。缺。于。注。瀾。于。洋。湖。舊。有。黃。浦。蛟。入。射。陽。湖。而。山。陽。縣。濱。之。內。以。及。海。濱。諸。山。通。爲。巨。浸。湖。有。黃。河。亦。爲。一。害。引。而。清。渠。曰。乾。注。灌。嘉。興。九。年。和。序。陳。又。增。會。梁。延。義。五。年。四。年。又。

注二 擇海堤下 萬曆十年總漕都御史袁學舉題准修築建海水涵洞水渠二十七處石閘一座用帑金四萬二千四百有奇洩渾河得十五年巡撫都御史楊魁以資往交梁而回閘渾水不及山蓋六邑田沉水底批瀋廟灣射陽湖等處河道水有所洩范堤乃國民幸也而利

第六葉

注三 縣東南四十里由洪澤鎮

第七葉

注四 碩項湖 上見

第八葉

注五
下羽羽澤

注六

第十葉

注七
玉璫移風杜學記
府西北十里地名校尉舊名上移風聞之上有劉崇公著

一所又三里許有閣石下移風二閣南極和堂

注八 車通

第十一葉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編以原
第十一冊

美

注九
瀉水

注十
五港口度
分黃水入西渠

第十二卷

注十一 國初罷元漕運司以熟蕪武臣一員充總兵官鎮浙江等十三把總都指揮

分統各衛所清運國銀兩之數存于此以容積一覽甚春初推選御史一員總督其事兼巡撫鳳凰淮揚四府

第十三

注十二 山清河揚園知 一頁 晉山時河輪船到口而城實野映海清小陽望城高加隆水清河清口由東

[illegible]

注十三 海防圖第一頁管理海防事務利創清萬曆二十二年始是海防新制也

第十五葉

注十四 西湖有市在道河東岸山梓村多織布此湖上編習華者居焉

注十五 山陽西北十五里

注十六 王崇沐三堤記 高家堰堤自武家墩起至石家莊止計三十里而道高丈五千四百堰面廣五大底廣三之而其高則沿地形高下大都俱不下一丈許而又於大濶小濶具溝溝河安溝諸處築龍尾堤以遏奔衝堤內自濶口以達車家莊溝舊河以泄湖水使不侵臨而長堤自清江浦乘王廟迤東歷大花巷由西橋相家灣五抵新城進金神廟止柳浦灣六十里而進高丈八千七百九十八堤面廣四丈底廣三之高可七尺餘蜿蜒如長虹以障郡城之北

第十六葉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第十一冊

十九

注十七 河南二十里

第十七葉

注十八 中縣在黃河初平後

第四十六葉

注十九 張志東以二十七

注二十 張志東止

注二十一 張志東志五十一張志六十

注二十二 天啓四年六月河堤徐州後運城于雲龍山亦果

注二十三 舊有山石岸堤高八尺後人因不詳之為保定岸後之堤石岸堤

注二十四 張志東

注二十五 中而矣此有教諭事

注二十六 在雲龍山亦果蘇軾守徐州時此堤作之而封爵石上

注二十七 張志東六十

第四十七葉

注二十八 張志東三十

第四十八葉

注二十九 張志東而二十里

第四十九葉

注三十 張志東八里

注三十一 張志東而七十里

第五十葉

注三十二 張志東北十五里

注三十三 張志東北橫道二十里即龍尾橋處多有壘公橋

注三十四 王倫引運注記置水東九十里有漢高祖宅又引漢舊儀云高皇帝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第十一冊

二十

在雲中陽里及為天子初置社宅

注三十五 張志東在二十里

注三十六 張志東三十里

第五十一葉

注三十七 徐州洪志 中四中洪而西外洪東田東●洪亦四月河水時

至使屋減木下水之舟悉從外洪順放而東洪東有車路逆水舟舟從此繞過若水落后出外洪東外二洪俱先淺阻而舟楫上下悉因中洪矣 外洪自東北而西南水道頗寬閣下皆大石連立不能過而淺灘大石森立若摩事然中洪自北而南少而細復轉屈而東國東洪固流于呂梁水道僅各一舟兩岸皆石復有陸石時藏水底每為舟楫之患康熙清洪官漸次鑿去然後舟楫通者無復礙壞之虞矣洪原為月河嘗于此置閘官史之設備此閘也水漲開閘是為

第六十葉

注三十八 徐州洪志 天下軍運船凡十二總南京一總錦衣廣洋江陰

龍虎鎮南神策府軍府軍右豹龍左龍江石金吾後虎賁左留
可左共一十三衛二總旗手府軍左金吾前江陰興武澤陽應天橫
海水軍左水軍右龍虎左龍江右羽林左共一十三衛浙江總杭州前杭州
右紹興軍運台州溫州處州海寧共八衛金華衢州嚴州湖州海寧共
五所湖廣總武昌武昌左沔陽岳州荊州荊州左荊州右襄陽新州黃
州共二十衛德安一所江西總南昌袁州贛州共三衛吉安安福永新撫
州建昌廣信鉛山饒州共八所上江總五緯建陽新安安慶九江宜州南
京廣揚約龍武德留守石虎賁石共一十衛下江總五緯鎮江蘇州太
倉鎮海南京鎮騎右羽林右留守中興七衛五緯鎮江嘉興共二所江北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第十一冊

三十一

一總五緯淮安大河都徐州徐州左壽州歸德泗州共八衛二總五緯
揚州高郵儀真滁州廬州六安共六衛通州泰州鹽城興化共四所中
總五緯鳳陽鳳陽中鳳陽右留守中留守左陳達長淮宿州武平河南
歸川共二十衛洪塘賴上所山東總臨清平山東昌濟寧兗州魏州共
五衛東平濮州共二所遼洋總淮安大河高郵揚州德州德州左天津
天津左天津右通州左通州右神武中徐州左定遠泗州長淮共二十六衛
內除山東遼洋二總運船不由本洪其餘十總則皆通洪者也

原編第十二冊

揚

第九葉

注一 西北自京口達六合入江東北自射陽湖入淮

注二 舊志江都縣西北六十里有京口近黃子湖與六合相連即漢晉自城下起東
北穿至射陽湖北自京口至京口而江淮始可通矣

第十九葉

注三 淮子河一名子河在縣東北一里其源自儀真陳公塘來自北方
派直接雷塘次接儀寧河

注四 伊婁河自隋以前揚子鎮而臨江至唐時江濱始積沙而瓜洲遂故
穿此河

注五 城東 廣化八十里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第十二冊

三十二

注六 東江之里

注七 留湖開天順間此湖江南新衙更周阮建以開留湖水接東運湖久廢
嘉靖四年巡撫江都御史高友謙總共官楊洪以參詳陸奎閣議奏行移
處于而政名瓜口湖

注八 門石甚鉅入國朝始不行舟今開湖頗

第二十葉

注九 洪武知建

注十 東運河而西至京口

注十一 西南接又接湖東北平屬高郵州界

注十二 有上下二塘漢書江都王是所當治也

注十三 其水注之雷塘轉入下雷塘由揚子河東流入淮河

注十四 官河與揚子河接而西平屬儀真縣

第二十一葉

注十五 南十五里

注十六 南通大山北山陽漢南橋官河北山陽河相通入州陽湖隋文帝開皇七年楊

注十七 山陽漢大名山陽漢南橋官河北山陽河相通入州陽湖隋文帝開皇七年楊

州開山陽漢以通濟州

注十八 公路浦傳伏流北往記云廣陵西一里水石公路浦東自九江來奔東海于下部

田北路今莫其廣 東塘通鑑淮南節度使高郵縣一有兵於莫其東土也東塘入泰

房在廣陵南楊州東與不利自開化門出奔東塘今莫其廣

注十九 即今廣陵南前通上書

注二十 重衣河即今東關河 州河 水自東河出開下通濟 汴河 在東一十里其水

舊志 重衣河在州西五里七 都關河八十里通于江以避大濤之險入于江岸擊

河由何家六里石壁黃沙灣以達于州 寧宜慶元五子知吳州吳洪重開新河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第十二冊 三十三

自董家渡至黃池山相對江二十里海人便之

第二十二葉

注二十一 北三十三里 東嘉慶十平發達利和吳州有石壁黃沙灣水塘水廣十一里全

人而後即中德洪北山塘水廣金人運達十二年中德後開事家山塘

注二十二 縣南三里二石二十里

注二十三 西北倚山為形獨東南一面為堤一百九十餘丈無山水發時凡三十六水皆聚

于九

注二十四 東四十里

注二十五 東二十

注二十六 東六十里

注二十七 出廣公路通官河

第二十三葉

注二十八 一城二壩在縣東南半里共一港三壩在縣東南二里楊一港中壩五壩在

縣東南三里共二港供洪武十二年北都御史曹華仁議設 新壩在縣東一里崇泰五

年二都御史鄭守正 漢 麻城縣丞張家漢漢 縣丞漢漢

注二十九 往來南一里路

第二十四葉

注三十 得勝河在縣西北四十里即盛火港

注三十一 在縣西南

注三十二 弘治七年六月 高郵廣濟河知事李兵部左侍郎高郵縣丞高郵縣

船政總局北風往來舟楫多致覆溺於於執塘內開濬一逼引水竹河可免風濤之

患於是處河監察御史韓衍河即中吳大橋因 疏濬并置閘增設堤岸以利

舟挽往來編使焉

第二十五葉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第十二冊 三十四

注三十三 東通興化縣西

注三十四 即高郵湖其水南供通官河凡大邑以東諸水至匯此湖入淮又高郵湖不涸

注三十五 縣平錦云承楚湘湖石梁良寺三湖聯連三百里東端與初有張警者聚

衆于此等敗金人金人陷揚州警聚潭湖積聚為城

注三十六 通水至河西南屬江都縣界

注三十七 海陵漢在州東北通興化縣而抵新開湖堤興化舊鹿二縣亦俱有海陵漢

注三十八 北二十里

第二十六葉

注三十九 平洋塘在州西唐李吉甫書湖田數千頃即今官河岸 王琴溪

車通濟 五里塘漢 丁家塘漢 小紅門漢 九里塘漢 十里塘漢 張家漢

漢 丁志塘 永定塘漢 界首塘漢

注四十 南橋高郵北接鹽城縣

注四十一 自丁溪場入得勝湖

注四十二 入新溪

第二十七葉

注四十三 自新溪入連雲河

注四十四 入平望湖

注四十五 西通海陵溪轉入得勝湖

注四十六 自得勝湖入連雲河

注四十七 自連雲河入海陵溪

注四十八 自海陵溪入得勝湖

注四十九 自得勝湖入連雲河

注五十 自連雲河入海陵溪

注五十一 自海陵溪入連雲河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卷第十二冊

三十五

注五十二 入平望湖

注五十三 自長安河入大陂湖

注五十四 入平望湖

注五十五 入平望湖

注五十六 自海陵溪入得勝湖

注五十七 自長安河入平望湖

注五十八 入平望湖

注五十九 自海陵溪入得勝湖

注六十 入平望湖

注六十一 入平望湖

注六十二 入大陂湖

注六十三 入大陂湖

注六十四 入大陂湖

注六十五 入大陂湖

注六十六 自長安河入連雲河

注六十七 自長安河入連雲河

注六十八 自得勝湖入連雲河

注六十九 自連雲河入海陵溪

注七十 自海陵溪入得勝湖

注七十一 自得勝湖入連雲河

注七十二 自連雲河入海陵溪

注七十三 自海陵溪入連雲河

注七十四 自連雲河入海陵溪

注七十五 自海陵溪入得勝湖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卷第十二冊

三十六

注七十六 自長安河入連雲河

注七十七 自得勝湖入連雲河

注七十八 自連雲河入海陵溪

注七十九 自海陵溪入得勝湖

注八十 自得勝湖入連雲河

注八十一 自連雲河入海陵溪

注八十二 自海陵溪入得勝湖

注八十三 自得勝湖入連雲河

注八十四 自連雲河入海陵溪

注八十五 自海陵溪入得勝湖

注八十六 自得勝湖入連雲河

注八十七 自連雲河入海陵溪

注八十八 自海陵溪入得勝湖

注八十九 自得勝湖入連雲河

注九十 自連雲河入海陵溪

注九十一 自海陵溪入得勝湖

注九十七
並石鹽賦

第七十四葉

注百九 萬曆六年

第八十四葉

注百十 縣東二十五里

注百十一 縣中

注百十二 縣西三里

第八十五葉

注百十三 縣北三里

注百十四 縣西十八里平野莊

注百十五 六清潭在縣南二里蓮河堤東

第二百一葉

注百十六 人負其是田多糧少如徐蘭劉春等稅糧巨富而征冊糧不及三石之數據此說自有可質問者尚准運司同知每官孫其相皆設府同知王雲龍劉該縣知縣德佩等公同丈量後據原委同知孫其相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縣第十二冊

三十九

昔皇極各該屬民除開創者已開墾年久情而己實止所開墾不各籍動等情各屬具情回報前來又據該州越糧與民人徐斌等具法各將越種內有田無糧數目具前到臣法當重案經區歷一年無獲該縣糧稅之期已迫卑職雖經撥行全各該委官公議完糧本縣與泰州無事處踏通司此界移後向歸來一千餘畝後瑞明縣沿河堤北等處地方另行派補及將墾人犯徐蘭等拘禁然招糧有田則有糧此一定之理不可易故今泰州之民越果開墾無糧之田實及與代之民賠納無糧之稅實至差官騙勒劫又阻抗不繳法難輕貸再擬該縣地方自加糧之後該糧差稅諸江北州縣與獨而重人民民益感運務務案案已任

第二百四葉

注百十七 縣南三里

第一百十葉

注百十八 西塘港在縣東六十里南以橋為通津新河入洋陽湖

注百十九 東塘港在縣東六十里南通太湖通海鹽山等處

第一百十二葉

注百二十 縣南三里

注百廿一 縣東七十里

注百廿二 縣南三里

第一百十八葉

注百廿三 天啓四年知縣李秉忠中請塞之

第一百十九葉

注百廿四 陳大壯記曰運者轉漕之通也運之通者轉漕之通也運之通者轉漕之通也

注百廿五 自揚州灣頭以東南至抵呂四一帶在舊運鹽老河其間開平場新

河由餘而金沙餘中三場江浦通近而河移以遠餘東呂四二場仍行設運至于西專而生后港田石港而生出塘以二新河不通為平場一候非出場共由之路也故謂平海潮塘填後入內河則由堤穴衝突亦由新河注引鹹水滲入之推海草不茂而田水復傷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縣第十二冊

四十

第一百二十葉

注百廿六 縣南三里

第一百廿一葉

注百廿七 揚州府

第一百廿二葉

注百廿八 知州李汝杜督民兵嬰城固守賊退七廟灣

兵備劉公景勅勒減之事詳吏部侍郎尹彥

平倭碑

注百廿九 萬曆四十年

注百三十 徐州兵備李天寵率兵敗倭于如皋之將參鎮

第一百廿三葉

注百卅一 兵備劉使馬清率兵敗倭于如皋之將參鎮

注百卅二

五月修城如常

注百卅三

于春興修一新沙

注百卅四

四月二十九日劉劉使五奉得前運使城五元一發得得城五元一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原第十三冊

聖

原編第十三冊

河南

第十六葉

注一 寧陵縣志言趙皮寨之地高河數尺寧陵而北視寨則山阜也古者為下必因川澤今關高波勢必倍勞虞 國家億萬之資從水土不習之眾興歲月難計之功勞民傷財莫此為甚

第四十五葉

注二 村歲新張輪子通為村行推招高代買而不知招高府中者而招派于邑民又不盡給價者村一府斯住主致破產

第四十六葉

注三 寧陵縣志言華嶺之弊曰方其嶺郡邑也口繁若于買事稍若于共重

若于難民間交易不是過矣計其終則視諸五倍權不能謝諸也高夫五倍以十六兩為勸而令加十之五其文細以到日為限而貧校之徒持斷均不

第六十三葉

注四 弘道縣志和縣

第六十七葉

注五 四江八彭德府推官

注六 華嶺記 華嶺不水而一 華山之各縣屋為一而通湖平為山而通湖平為山東省

積科華于此

第六十八葉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原第十三冊

四十二

注七 華嶺山有府中并金華

第七十八葉

注八 華嶺之制每軍十名領之以一旅五小旅一總領而總領二百八十戶一十戶五戶所為一衛全衛制軍五十名小旅五百名總領一百名共五千六百名為一衛

第八十四葉

注九 天子行從中從官夾

注十 見獻帝紀 附亦有此官文帝獨孫后居此

注十一 見馬后傳

注十二 當移在唐前

第八十七葉

注十三 自旦及夕方畢故名按董卓傳卓為何進召將兵入朝何太后使諫議

大天神錫靈錫上之卓還軍夕陽志丁是夕陽亭漢已有之非始于此也

第九十七葉

注十四 鄧新水勢平緩便修內漸渠流既清葉漸不施其利蓋加于鄧

注十五 鈞虛湖在州東南五十里內有東西中三渠引河河水又接柳渠等諸水入湖 三渠皆在州北五十里各接嚴陵河下流至家陵并上流中陽下陽等四陵

注十六 州東北三十里

注十七 二十里

注十八 二十五里

第九十八葉

注十九 西平西南六十里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卷第十三册

四十三

注二十 西平南二十

注二十一 西平東南二十里

注二十二 上蔡西南二十里

注二十三 遂平西七十里

注二十四 舞陽南七十里

注二十五 泌陽東北一百二十

注二十六 泌陽東北九十

注二十七 泌陽東北九十里

注二十八 遂平西南五十里

注二十九 上蔡西南南南西北六十

注三十 確山北四十五

注三十一 南陽二十

注三十二 南陽十二

注三十三 府西四十三里

注三十四 府西十二

注三十五 府西二十

第九十九葉

注三十六 府西北十二

注三十七 府南三里

注三十八 府西南十五

注三十九 府北郭外極其遠者其猶在府西南重

注四十 方良橋東南十八里

注四十一 確山南四十

注四十二 府西南九十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卷第十三册

四十四

注四十三 確山東南二十五里出橫山

注四十四 府東南七十

注四十五 真陽東北五十

注四十六 真陽東北六十

注四十七 息縣東一百六十

注四十八 息縣東一百五十

注四十九 息縣東北一百四十

注五十 葛常河橋在府北二十五

注五十一 府北

注五十二 府東北六十

注五十三 則河橋府東五里

注五十四 府北郭外

第一百葉

注五十五 府東六十

注五十六 補州南一百七十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原第十三冊 編第十五冊

四十五

原編第十五冊

山東上

第二十二葉

注一 五代周顯德初河決東平上橋劉凝道等相率救治堤自陽穀張

秋

第二十三葉

注二 有身河道切花碑見山東通志

注三 王儼和治唐成治河記

注四 徐濟上鑿毋丘鎮治水碑見山東通志李東陽安平鎮減水石壩記見明史文編

第七十七葉

注五 關元寺

注六 西齊集

第九十四葉

注七 對丘縣志載橋碑注用竹略長二三丈高一丈寬以石雜以薪易端實相接成

時望水淺深則埽木大膽索及蒲心索或徑寸或三寸許縱橫相縛指于鎮橋大板止上通

丁大數百漸推岸下河底洶湧相石埽則不可衛非竹則亦不能攔石埽河堤使若

王延世元德運使費魯據埽築堤多用此注卒獲成功無石則以埽兵竹則以木椿宜

則堤在人善同之耳此外尚有埽埽臺埽方兩埽大椿製埽凡諸注刻以備載治河名宜

廣善而豫求之 詳元版陽至正河防記

第六十六葉

注八 沂州知州

注九 南廬山在州南八十里

注十 通志在州南九十里

第九十九葉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原第十五冊 編第十六冊

四十六

注十一 新志改為很漢

第一百廿三葉

注十二 大槓本中廢出縣明

第一百五十一葉

注十三 戶部尚書蕭子禮修虞三年疏

第一百五九葉

注十四 當作富言

第一百六二葉

注十五 費縣志嘉靖四十四年湯倣作

第一百七五葉

注十六 馬應夢序曰戶自中下而上銀運加多所以役富也自下

上而下銀錢減少所以恤貧也昭稅銀四分有奇而沙縣瘠饑則量為差所以示公也

第百七十六葉

注十七 黃河決塞不常州以瀕河百里派役丁夫新交格木一切取辦及其役里甲之差查為輸集之費視他縣為最

第百八十二葉

注十八 縣官二十四字縣官十七字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原第 十二冊

四十七

原編第十六冊

山東下

第二十葉

注一 樂安志曰淄水自臨淄入樂安地界上疎每秋夏大雨時行而西山壑之水咸萃而河渠淤狹岸復善崩則恐為民病即余所見已而以采湖決朱家道口凡一再徙壞民田舍不可勝計乃主決田使順流而北幾浼城垣微楊其二全塞之于前善今塞之于後吾邑其水居乎

第四十六葉

注二 修舊作施通判施以啟

第五十八葉

注三 衛所初建內接自水寨其輪班入衛處有定額則自正統己巳變起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原第 十七冊

四十八

原編第十七冊

山西

第二葉

注一 平遙府志 今舉子注太原讀大為泰以為山西之太原非也德統侯而周其邑也直從北平涼之太原以出取道便易若有渡黃河而至山西之太原者誠劉向謂千里之歸非歸至之歸則所侵當在平涼之北無疑矣

注二 澤州府志 長城在州南偏橋村西拉黃河而接興縣八十里考關志秦并趙築長城于廣州望塞是時中五原皆為郡則望大之南河保之北皆為內地也平于廣州則為塞也蓋趙肅侯書備三胡塞長城矣廣州望塞此長城始肅侯所築也

第三葉

注三 戶耕廣并山耕廣

第五葉

注四 加浮田更紀言都中却入支帝通不原復晉陽中都之歲似差却於中都也正其曰舊地志在中都故城在汾州平遙縣西南十二里秦屬太魯郡

第二十四葉

注五 太原府志三關舊守備王都督將軍二關兵官一兵備使一總兵駐守各處地處兵備理野御督撫太原府中府制不自涉遠境其皆使子孫傳廣入祀都廟制則自六月抄襲據王軍三千人至代州防之仍據守此等六七處各處分兵防無所以強盛言北則太原府乃設軍武兵備通政協事通易可慮通無備關局平通運廣縣是各守信地其都廟又則至十月還太原廣以爲軍事

第二十七葉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第十七冊

四十九

注六 今書移在晉陽關之據

第三十二葉

注七 方山城在水寧州北一百里唐曆二十五年也編魏 趙諸名山乃三晉要

第一地也其不據之所後晉城池

第四十一葉

注八 故陽在清源縣不在榆次

注九 元和志爲晉城在壽陽縣東南十五里

第四十二葉

注十 此今泉閣下文所引新上則介休縣之霍氏城也利然二廣

第六十四葉

注十一 河會晉即西澤晉在縣北四十三里

第六十六葉

注十二 州志云

第六十八葉

注十三 唐宋金石錄赤嶺之關皆成兵于州蓋防禦或團練使皆爲重鎮 國朝拓境既遠邊防在晉中鴈門北似爲內地然近于唐舊稱極曰平武路入北境最爲唐衝要關于此宜設兵戍此石關平定諸處以皆皆在腹事此近邊重地倘獨不然與 又曰 國朝凡地近邊要要害或險峻峭壁多設營設兵戍此州近邊過于平定多可方礮限乃不設衛所防禦者蓋唐晉時全盛晉中守國虜勢入寇民亦服身好死不作近于邊障常警嚴防秋民窮財盡豈非樂與則兵防爲待亦甚急也爲設惟有民兵三百十百長領之此據官督以守城備置乃復每年調取其平赴邊以並軍轉人稍難備今計防衛衛所年難添設推得此民兵免調使晉中全在州控備應少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第十七冊

五十

得濟既既有都丁自備軍業費用不費公帑甚爲便益其成邊省南諸民兵自足免此近邊一二處軍即少壯數也 存志

第七十九葉

注十四 運司新志 近于鹽不產花唯以鹽爲事場乃流鹽不能免額

第八十二葉

注十五 解州志一

注十六 重刊解州志

第八十三葉

注十七 昔池難會洪洛渠爲王廟之水中條山李紳堰之水合流一處由楊家莊入渠經晉城北運城北而流六十里經解州北境入而流六十里至臨晉五姓湖又而運之蒲州入黃河

注十八 卷之十五

注十九 唐開元中曾於此置龍池宮

第八十四葉

注二十 解州志三 河東通志

注二十一 河東通志人學人以地以知而不知

第八十八葉

注二十二 解州志三

第九十葉

注二十三 以下通志新志

第九十一葉

注二十四 解州志四

注二十五 在州東南縣西二十里自蒲州經縣境東往平陸縣界

第九十二葉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卷第十七冊

卷十七

注二十六 自蒲河至沙澗俱本解州志

第九十三葉

注二十七 解州志五

第九十四葉

注二十八 解州志六

第九十六葉

注二十九 由沃邑自縣封侯而沃者秦并天下沃邑為縣新更名在邑前

漢固之而先縣則事難詳相卿闕而固字一獲遂難闕焉則今之固

亭猶我之桐卿也固是日韓邑仍曰固沃名隨代移以固若也後固移治

樂昌隋再遷縣北總之不離封城而固由貞注史記顧野王注漢書林亮

注注春秋得以固沃為今固則誤矣

第百廿二葉

注三十 山西通志有通志

第百卅一葉

注三十一 榆林東南有沙家寺及村是太尉沙公墓在焉水峪口通代州而山入之口

第百卅二葉

注三十二 卷三

注三十三 咸寧口在陽和街西北七十里東面五十步墻高一丈五

尺水磨口在天城街西北四十里南面五十八步墻高一丈五

尺四老口鷲毛口大峪口鵲鶴峪口陳家峪口馬什嶺口

小磨口石井口吳道口屋宇口小峪口紅山峪口炭

嶺口以上十三口俱隸仁縣府新志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卷第十八冊

卷十八

原編第十八冊

陝西上

第三十八葉

注一 相傳晉周處斬蛟于此又名嘉水河

原編第十九冊

陝西下四川

第五葉

注一 北四十

注二 東三十

注三 北九十

注四 東二十

注五 東七十

注六 東九十

注七 東九十

注八 南三十

注九 南五十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原第十九冊

五十三

注十 南五十

注十一 南九十

注十二 西三十

注十三 西三十

注十四 西四十

注十五 西五十

注十六 西四十

注十七 西五十

注十八 北三十

注十九 北三十

注二十 北四十

注二十一 北四十

注二十二 北九十

注二十三 北一百二十

注二十四 東三十

注二十五 東四十

注二十六 東六十

注二十七 南三十

注二十八 南三十

注二十九 南五十

注三十 卷尾有外地圖 南四十

注三十一 南五十

注三十二 北九十

注三十三 北六十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原第十九冊

五十四

注三十四 東六十

第十一葉

注三十五 華北境

第二十八葉

注三十六 王保保子廟州城東北築城以居城有二石水關城在城東南

第三十一葉

注三十七 縣名崞山地方原係 國家福貞驛三等在甘寧固原三鎮之間

水甘寧原由天林曹止嘉以前為唐河七牧一區自張晉以至今中衛驛相

約迄今為驛相存雅士唐為州故唐先車鎮子茅號存諸部驛制其

為東縣故北 亦在驛為二驛係驛原增中衛驛對內驛增三驛數十里增

城驛驛設海州驛中士貴不贊而後唐東向而進金驛路大驛番驛漢

的驛日增於是東連蘭州西指延平北通朔方總而河對城處不遠驛驛

原編第廿二冊

浙江下

第一葉

注一 受鹽石：注十有八破石：注十有三

第二葉

注二 受鹽石：注五破石：注六

注三 而重開注水

第十一葉

注四 若杭州近在全城不必棄官而溫處等府屬浙上落本司委官往返動輒千更勢不可付其鹽月額報發糧及類批銷批一如前法但各府如期蓋一官預官致款額解其兌銀餘銀集封錫供責成府首領官與縣官逐一仔細不可違錯責有

天下即國利病書

附注 原第廿二冊

五十九

所屬里于本司委官并各府屬官每歲給應付一張以須文之日而揭回對之日以此計日給集三錢供給到各縣於該縣備用銀內動支出府境各縣於原給銀內動支每縣不得過兩日刻有計日定限不得耽擱延滯其有緩後應在府給發者即貯府庫應縣給者即貯縣庫不致解到止申批到發其各縣原議津貼銀兩應行裁革不得重科知海軍軍民如此行之計通浙所有可得萬金其於軍興益民不無小補矣詳兩院如議通行

第四十四葉

注五 張元仲曰據王徐王公之議非不舉一可雖然在當時已至難不可行至于今又數百年矣無論二千頃之膏腴民命所賴即應全項盡于其上若無慮千萬家若盡割而為湖是激洪水于平世也且蓄一湖湖若以蓄水乎今既有海塘有三江開墾倘無時常開可永無患而又蓄此二千頃之水徒

以道整頓土將安用之於此而猶存三之土歸者始以備利之備

第四十六葉

注六 劉忠顯給

第四十八葉

注七 二十八洞以二十八宿為號故名應海 知府蕭良幹疏在水利于三江開蓄金木水火土五字水金木字脚 各洞盡開至木字脚開下六洞至水字脚開八洞至火字脚開至冬字脚開

注八 嘉靖十六年

注九 間用巨石柱北相衡養林和灰固之其石激水則刻其書使不與水爭其下有樁其上有梁中受障水之板橫側撐之石刻水平之準使燈開維時堤築以土其渾黃則先浚以缺維用箇簾發北山石技之而旁麓石彌縫峭格周施堤岸且堅永不得僅捕故道其近間磨折來位之使水漸涸以行其財出於田畝每畝料四厘計三已得費六千

天下即國利病書

附注 原第廿二冊

六十

除兩其大起於臨城

第五十三葉

注十 三十九年有民徐慶元等數個為實業家蒙恩開都御史胡世寧疏明不惟得兩值前尚未出至嘉靖四十一年蒙恩大量該本府通判林傑即作原田又出多數入冊糧是故大慶之後各民復佔成田太多土地勢漸低必洩水方可保糧因大開孔惟身開以致湖水少漲漲無資還原既五湖遂至乾涸至今不集則使估之漸漸不可止而五湖之害不可言所以王茂貞曾言今日之長相應重照舊額實行重復但念前由來實既久積差已定卒欲更復不與動衆之意請將嘉靖三十九年以前估種者仍舊實業查立腰契分別開田

第五十七葉

注十一 鹽船船此必需大汛若重載當須明百舟並開日不得前十足增此端分導更須通通官民之無而北惟寧通鹽運

注十二 在縣東十里石林樹也木時在急遠鋪側右通明北惟明

洪武初鄧人制度建言開浚移新監山下又名鄧監山堰

注十三 餘姓下壩一名新壩亦石壩而石壩中壩十里東至縣四十里五江

石河：高平江又有五尺明越舟航往來而石壩壩高而難行上又候夜

潮乃行車役半始於午下至則各登岸爭先轉舵而相持或竟夜

不車一舟過而望之夕衣服流濕飢寒僂僂不樂盡死力事之

當有間而死者

第六十六葉

注十四 總畧西北一百里運署

第七十二葉

注十五 教詳兵衛志

第七十九葉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卷廿二冊

六十一

注十六 紹興府志會稽縣知縣張繼申文 為弊多端有四則說：糧絕、米荒、戶

本無田無糧也奸人賄意愚弄升斗於上明年倍之復年又倍之積至歲暮存者不下十

百多則不知其所自來矣二則產去糧存富貴田者利於重價付官作民將湖作地補

糧代辦政則不知其所去矣三則三轉一關如進甲之田本無賣出買入也冊時故為推

其一惟於錢已再推於孫而更轉於李丁而復還本戶或於孫丙而補糧收多或少或

於李丁而補糧收官改民去者無求而來者無辦矣四則借名脫實如本戶因糧本無

故也思理糧賦荒荒詭詞告官動量遍借別處冊據廢冊認已實藉勘者理數回

官願好書推糧存里始則賒借終則規脫矣

第九十六葉

注十七 鹽 西鹽 沈公鹽 東草鹽 石家鹽 油鹽 羅家鹽

洞鹽 沙崗鹽 沈鹽 漫石鹽 茶茶鹽 新鹽 八十嶺 桂嶺

唐花鹽 西鹽 大嶺 塔嶺 龍塘嶺 小辰嶺 摩嶺 已

上東嶺 曉峰嶺 茅嶺 野營嶺 新豐嶺 寺嶺 長青嶺 藤

坑嶺 總家嶺 小嶺 岑江嶺 夾門嶺 清嶺 永和嶺 大周嶺

平石嶺 柯梅嶺 白水嶺 西草嶺 豐石嶺 黃泥嶺 已上西

北嶺

丁家嶺

石內境一溪而一湖可抵左茅洋石塘洋龍石嶺中起

示性水 缸井嶺 金砂嶺 分水嶺 蓮花

石便人 缸井嶺 金砂嶺 分水嶺 蓮花

石便人 缸井嶺 金砂嶺 分水嶺 蓮花

石便人 缸井嶺 金砂嶺 分水嶺 蓮花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卷廿二冊

六十二

注 施家灣在城南東江濱一內湖一故治一處北臨以舊田皆自顧今意咸

熟而賦 白墓子沙灣里墓子沙相對野野：東鹽灘上：淘洗成質：至淺

光潤欲得：者撒白米易七：黑墓子沙在島石塘：反其形圓好細滑欲

得：者播子裡撒里豆易六

鹽 烏石鹽在東海中馬鞍山：陽端立百餘丈高可二丈餘觀海：以表

裡一色圓巧若龍鱗然：注民田皆成沃壤：天色晦冥則光陰間似故老和

淺此：一少暮風而播撒而至者：猶有三：在沙山下瞻頭：一在桃花里：百年：間

或播沙以爲堤：或推石以爲障：於龍音殿不藉人力：然則海晏桑田：非誕語也

徐伯王祠在城東三十里：翁浦俗呼為城隍頭：押十道西番志云：徐伯

徐伯王祠在城東三十里：翁浦俗呼為城隍頭：押十道西番志云：徐伯

徐伯王祠在城東三十里：翁浦俗呼為城隍頭：押十道西番志云：徐伯

王城滿洲以居其地高族史載修王城此走彭城武原東山下以死鼓非
此海東而韓文公為衛州碑曰修王城鼓不之彭城而之越之東隅蓋王
兒童于舍納于水則于道而蓋志或可修矣

第九十七章

注十八 本港有龍洞其神甚靈異其出入地方可得而知竹葉洞內
則龍在洞竹葉洞外則龍在外海向有一人及足入洞中云洞直通
地龍洞內供龍像得出土唐曆二十六年有施姓者因大旱祈請無
雨施願舍身為一方諸雨隨至龍洞口投下時而施即浮起頃刻大面
如法

注十九 一山關在城南三里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卷第廿二冊

六十三

第百六葉

注二十 在永漢東九百十里

第百卅七葉

注二十一 朱村湖

注二十二 龜山在永漢東

注二十三 龜山在永漢東

注二十四 府東北門

注二十五 府東北門

注二十六 府東北門

注二十七 龜山在永漢東一里

注二十八 龜山

注二十九 在府東北門

注三十 南次葉灣次崎頭每行至此始出江口入海分南北
行謂之轉崎北至青鰲門而永嘉之海境盡矣

注三十一 百丈山在永漢東三十五里

注三十二 羅陽在永漢東南十五里 陶山在縣西三十里 本覺廟在縣西若山鄉

注三十三 橫河在縣南三社鄉南通平陽萬泉鄉東連沙壩門

注三十四 由江南岸則自及門外歷郊村沙城梅頭抵瑞安界
由江北岸則自羅浮華嚴梅溪港強與掛練象浦口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卷第廿二冊

六十四

頭青與鹿西東抵葉清界

注三十五 在永漢東三十

注三十六 龜山

注三十七 龜山在永漢東七十里

注三十八 仙口山在永漢東二十五

注三十九 龜山

第百卅八葉

注四十 府東北門

注四十一 龜山在永漢東

注四十二 同上

注四十三 同上

注四十四 興清西五十

注四十五 府東南五都

注四十六 府東三十

注四十七 府東海中

注四十八 平陽西南辛

注四十九 平陽南十

注五十 平陽東十里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原第廿二冊

六十五

原編第廿三冊

江西

第五十八葉

注一 贛撫 弘治八年以廣闊連界盜賊生發潘混江西巡撫一員特

勅副都御史金澤駐劄南贛後以事去裁革正德元年巡撫御史謝鳳

奏復設巡撫六年以副都御史周用巡撫十二年加巡撫南贛台都御史

王守仁提督軍務

第七十六葉

注二 廣寧鎮志缺十冊

第八十葉

注三 在興寧縣東文界

注四 議院地據白雲城府署並土等堡

注五 鎮守各縣以龍泉縣界東嶺地方設立隘所

第八十一葉

注六 以本鎮地方為千戶所城坑三處並通林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原第廿四冊

六十六

原編第廿四冊

湖廣上

第三十九葉

注一 常寧東五十里為白沙堡 南三十里為黃平堡 鎮守一千一百五十名民

壯二百二十名 東南六十里大山有永安營 界桂陽連原山六十里四竹山石羊

坑等處其山谷深林密則無坦途惟谷有路上通衡陽陽洲白沙堡等處橫過天堂則

抵烟竹湖橋埠橋而出四龍市即寧桂通衢中間四十里舍泥人煙多傳聞蓋無賴

之徒倚坑盜錫嘯聚劫掠正德年間設營防禦後廢弛其址在山復離四龍市

寫連該處有警勢難排應為厯二十年復建于谷口三分之二廢去孔道隔數十

丈官與市烟火相望撥常寧所千戶一員領軍防禦

注二 屬桂陽縣

第四十葉

注三 屬舊陽縣

第四十三葉

注四 桂東要十里

第四十八葉

注五 二門俱在西

注六 縣東三里

注七 縣北

注八 成公堤句魚山水縣起至縣洲下夾口止

第四十九葉

注九 疑即通城之陸水

第五十葉

注十 東十七里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卷第四冊

六十一

第五十二葉

注十一 縣前河在縣西南下流至東陵萬壩入漢江

注十二 縣南十五里

注十三 縣西五十里

第五十三葉

注十四 東南十里

注十五 東南二十里

注十六 南三里

注十七 一作橋

注十八 南四十里

注十九 南五十里

注二十 南六十里

注二十一 西北隅

注二十二 東南二十里

注二十三 縣東

注二十四 東五里

注二十五 縣西

注二十六 州西

注二十七 一作恭

注二十八 州西

注二十九 北一百十里

注三十 一作豐

注三十一 西六十里

注三十二 大洪山下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卷第四冊

六十二

注三十三 州西南

第五十四葉

注三十四 東五十里

注三十五 東三里

注三十六 東三十里

注三十七 西四十里

注三十八 西南三十里

注三十九 西則

注四十 高沙湖在縣西北七里

注四十一 一名公安門

第五十五葉

注四十二 東南十里

注四十三 西南四十里

注四十四 一作碑址

注四十五 西南十餘里

注四十六 西十里

注四十七 北三十里

注四十八 北

注四十九 縣志起自縣東五里

注五十 縣北五十里

注五十一 見水出在縣西北四十里南流入涇水

第五十六葉

注五十二 府志縣事公而九龍潭即以南津

注五十三 府志縣事其五有寶封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卷第廿四冊

六十九

第五十七葉

注五十四 東南十里

注五十五 西北二十里

注五十六 西北三十里

注五十七 南十五里

注五十八 西北三十里

注五十九 三潄泉在縣西北六十里三潄山下泉引三潄中有龍洞一

日三潄水湧出高三三尺流至通潄鋪前溉田甚博

第五十八葉

注六十 縣南五里南門山下

注六十一 五里河在縣東五里至縣南與大河合流東南門倉漢水

注六十二 西北八十里

注六十三 西門

第五十九葉

注六十四 東十五里

注六十五 南八十里

注六十六 高崖水在縣西四百五十里

注六十七 東

注六十八 西十里縣界上

注六十九 西南八里

注七十 縣西

第六十葉

注七十一 西南五里

注七十二 七十里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卷第廿四冊

七

注七十三 右縣東八里漢法橋八十里入湖

注七十四 西五里

注七十五 東五十里

注七十六 東九十里

第六十一葉

注七十七 東十二里

第六十二葉

注七十八 寒溪水在州西四十里源出黃岑山北流入柳春夏尤冷

注七十九 溫泉在州北二十里平地湧出如湯東流合柳水

注八十 南三里

原編第廿五冊

湖廣下

第一葉

注一 孟夏司管又有陽州重情陳防記卷云 按高資江出岷漢出岷為漢東南流為沔沔于荆河之陽荆州城也水經稱沔出武都沮縣東即分中流注漢則漢河又其源而用流沔達江夏重縣重水沔之介重縣有重城城界沔水至夏也江入沔故沔江漢之沔重縣之沔也無而南皆瀾江至利賈匯眾流如沔漢漢湘再注則橫潰漫衍而後落其流沔之不覺岷也者漢則最第廿七至最滿而落早故沔早滿下瀾大澤重湖民田則為環堤田境一且有餘區江漢則等西南漢漢則等東北合則漢及四境故沔海無

第八葉

注二 縣東二十里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原第廿五冊

主

注三 縣西臨大江

第三十三葉

注四 左傳有句瀝事注瀝漢漢瀝留水漢地名也

第四十葉

注五 六安州志云舊漢書平陽縣為六安縣故城也漢書地理志六安縣故城也

八公門縣志云有故城

第四十二葉

注六 縣北二百五十里

注七 縣東七十里

注八 縣南五里

第五十一葉

注九 縣西北

注十 縣東南

注十一 縣西南

注十二 縣北

注十三 州東南

注十四 州西

注十五 縣東南

注十六 縣南

注十七 縣東

注十八 縣西

注十九 縣南

注二十 縣北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原第廿五冊

主

第五十七葉

注二十一 縣南城東南十里

注二十二 一云馬漢渠漢合漢五東則至永州城外相口營子湖

注二十三 齊寧在齊寧湖西十里三澤湖在齊寧湖東十里合上石湖湖望之湖

注二十四 在齊寧湖東南十里

注二十五 一作四

注二十六 在齊寧湖東南十里

注二十七 在齊寧湖東南十里

注二十八 在齊寧湖東南十里

注二十九 在齊寧湖東南十里

注三十 在齊寧湖東南十里

注三十一 在齊濟東南七里

注三十二 在齊濟東南五里

注三十三 泗水水不流不飲水何地

第五十八葉

注三十四 西北一百里

注三十五 西北七十里

注三十六 南十三里

注三十七 西南五十里

注三十八 衡陽市東三十里唐錫山切堡市東五十里唐錫

注三十九 衡陽市南三十里 西八里

注四十 北八十里

第七十三葉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原第廿五冊

下五

注四十一 省名 舊有二種曰武陵而西歷嶺山連朱利愛處境而南已至諸學士

序君自武陵而南歷沅澧府在柳桂舊武陵立縣諸學士等

第七十四葉

注四十二 入天生岩園地壁鉛水通縣園死者十餘之得銅仁道

平置鎮守備以制禦之

注四十三 十三年柳桂土人黎福全倡亂僞號漢大主其黨蔡福興分據高壽山臘栗

寨偽署總兵巡撫都御史奉金以聞時賴政據橫木桶同方熾與福全聲勢相倚

王守仁方奏撤湖兵夾攻於是詔以江西屬守仁柳桂屬金討之金移鎮柳州部

署諸將前軍由桂東進東水左軍由桂陽進漢黃熱水右軍由柳州進紫溪後軍由

臨武進芭羅堡冠日舉舉建以右後三軍地廣賊衆分據下兵益之攻破諸寨高劉福

興等斬首二千餘級惟惡製極全通保馬山朱爲寨據險未獲乃懸五百金購福全趣

諸將暨實慰彭世獻等會兵進討抵寨下轉戰數合賊敗獲其姪秀等獎與府會得福全及其

妻女餘寇高仲仁文仁化諸營兵會廣兵搜捕斬新殆盡詔即其地誅福全柳桂平

第七十五葉

注四十四 湖貴間有山口路崎嶇直三百餘里諸苗居之難分隸而苗其幅員廣

實相蘇羅高然各受土官米糧有戶籍納稅其屬漢苗戶所者苗黎多屬漢

苗供糧役

第百廿六葉

注四十五 萬曆三十八年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原第廿六冊

下四

原編第廿六冊

福建

第六葉

注一 南靖長春晉山

注二 縣西一百八十里

第九葉

注三 志云時軍門阮雅士知分巡府春芳與聯舉主勦阮大慈遂娶妻于子微

阮殺其家丁四五人

第三十六葉

注四 漳州府城銀所里甲五姓十五年此族御史沈均錫以丁四種大逆難討派

分三難二難嘉靖四十四年陸正和二難名已止攝網銀網銀之名若嗣名網一舉平之

也

注四十六 永城縣東南一百一十里
注四十七 扶溝縣東南一百一十里

第四十八葉

注四十八 靈河縣西南一百四十里

注四十九 山右縣東南一百一十里

注五十 陽武縣東南一百一十里

注五十一 陽武縣東南一百一十里

注五十二 陽武縣東南一百一十里

注五十三 陽武縣東南一百一十里

注五十四 陽武縣東南一百一十里

注五十五 陽武縣東南一百一十里

注五十六 陽武縣東南一百一十里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卷第六

卷七

注五十七 陽武縣東南一百一十里

注五十八 陽武縣東南一百一十里

注五十九 陽武縣東南一百一十里

注六十 陽武縣東南一百一十里

第四十九葉

注六十一 陽武縣東南一百一十里

注六十二 陽武縣東南一百一十里

注六十三 陽武縣東南一百一十里

第五十四葉

注六十四 陽武縣東南一百一十里

第五十七葉

注六十五 陽武縣東南一百一十里

第五十九葉

注六十六 陽武縣東南一百一十里

注六十七 陽武縣東南一百一十里

注六十八 陽武縣東南一百一十里

注六十九 陽武縣東南一百一十里

注七十 陽武縣東南一百一十里

注七十一 陽武縣東南一百一十里

注七十二 陽武縣東南一百一十里

注七十三 陽武縣東南一百一十里

注七十四 陽武縣東南一百一十里

注七十五 陽武縣東南一百一十里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卷第六

卷八

注七十六 陽武縣東南一百一十里

注七十七 陽武縣東南一百一十里

注七十八 陽武縣東南一百一十里

注七十九 陽武縣東南一百一十里

注八十 陽武縣東南一百一十里

注八十一 陽武縣東南一百一十里

注八十二 陽武縣東南一百一十里

注八十三 陽武縣東南一百一十里

注八十四 陽武縣東南一百一十里

注八十五 陽武縣東南一百一十里

注八十六 陽武縣東南一百一十里

注八十七 陽武縣東南一百一十里

新州東北二十里

五十二都南七十五里

十八都州東一百六十里

注九十一

漳州志 夫大地間惟一氣耳海海名雖一噴忽忽之升沉日月之盈虧

刊第一日氣以變而盛故潮漲大此以餘月餘之論也國華渠之海居地上地有俯仰
 潮因有往來非升于以則地勢而南虛地西南俯故潮皆南趨非升于南則南虛而不
 虛地北以俯故潮皆以趨北以東氣潮因北論也惟俯仰之形與地勢之長短有異
 矣月臨于午而長之極度亦在午而則經消月臨于子而長之極度亦在寅卯則結
 消此以太陰之天盤論也若西之日于午亦有潮逆奇日之卯而亦有潮至至午八時皆然
 蓋潮不見不陰者皆據論天盤于午而道之海之極遠者其得氣尤專故潮亦因之而
 海而南其候亦近近之殊蓋非方之不同而是有極密歟若雲潮大子春夏復潮大子秋

附注
編原
第廿六冊

七十九

牛湖一壑漲落存春秋一子湯一極不著在朔望一候則天賦之常數通四海必然者至
瓊海一子月未決子月而漲桂林一子時潮在午時潮甚此傳而載各殊不似爲一時說

注九十

通志初二十六題

第七十七章

注九十二

至萬曆二十年，海上有警，院道又議添新洲兵一營，

設他雖一員哨官四員以預警見在者就中裝裝每營各額定兵百七十
五名至萬曆三十二年以餉絀漸減每營官兵定以四百五十員名為半
把總一員哨官四員哨長五指一十七名隊長書記四十九名把總守丁二名提坐
二名四哨官守丁提坐各一名共兵額法三百四十七名每營每月約支雜銀四百十
十兩不啻供派在營所七難撫恤至于春冬二汛預警分兵二哨半料歲一哨半每汛
一哨半團練兼餉糧食一哨半內城巡邏以要海各處衙門戶所並出沒千載難謀力
官駐鎮其地防守宜要而團練而在福金兩城且有海嶼臺石哨兵船在團練汛

衡于海，廉有地，司福金所轉角，子陵，建輝，園類，一噴，陸兵，聖，撒，添，字，其，海，其，新，學，噴，字，堂，五，一，噴，字，永，筆，少，堤，一，噴，岩，字，存，城。

第九十五葉

注九十四

局市并條分司者大誦意已而而歸望免罷種

第一百葉

注九十五

一四機張十分之二丈五尺以下者止扣十分之一

第百三葉

注九十六

江九十六 朱東果 紅毛薯菜名朱東果勝那机與國也其國當中國之背廣皆晝夜
相炙去此四萬餘里由西得來趨轉大漠山大陸遠而東海來舊至 朱利加國年耳裡更 遠舟
逾年耳裡至呂宋或復達中國 朱利加有石磧徑海如南之萬里云塘之併 机於諸夷多所欲 服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續編 第六卷

八

又內據香山傳中國船務嚴密諸君求乘船渡海者必由該處外來船牌即私假者亦常至中國望南澳
五虎的點邊一團額數餉銀一萬兩而營務處不可不命督辦之尤違礙其甚而領兵長五十大
價銀六七八五錢皆以鐵為個外府打馬銀其尤可識我人營內自其亦預委委委七人只能書字幕坐
讀據據傳於外事同人疑若耳我金錢滿載運去故軍機若盡視舟吉輪本天主謀久出一面軸自若
人亦若其真像戲生曰此吾祖也曾與中國人結兄弟甚好今通相忘之至船後獨獨獨如中華羅經天
欲以語言阻滯飛賊此可海上不迷又應自開陸日夜司更不擊自誤其舟內設三隻柱皆居上陣子若下
皆有家室管轄統三千六枝外向三營皆忠義爭殺賊軍中視之下置大號長三寸虎如四尺人輪輪輪
此可謂聚若城數千軍中國人遍皆時說自渡民不即向廣也其言語無應類此但據數次意料
求澎湖有山且中有主之者也聞海師大等有款火舟擊者一月乃從古無海上居民私貿易
我已捆截路矣

注九十七

十一都府南二十里

注九十八

二十一都府南二十里省城二十里

注九十九

二十五都府南二十里

注一百

二十六都府南二十里

注一百一

二十八都府南四十里

注一百二

二十九都府南六十里

注一百三

三十都府南六十里

注一百四

三十一都府南六十里

注一百五

三十二都府南六十里

注一百六

三十三都府南六十里

注一百七

三十四都府南六十里

注一百八

三十五都府南六十里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卷第廿六冊

八十二

注九十九

三十三都府南六十里

注一百

三十四都府南六十里

注一百一

三十五都府南六十里

注一百二

三十六都府南六十里

注一百三

三十七都府南六十里

注一百四

三十八都府南六十里

注一百五

三十九都府南六十里

注一百六

四十都府南六十里

原編第廿七冊
廣東上

第三葉

注一 右傳昭五年十家九縣其餘四十縣 二十八年分都氏

田以爲七縣分羊舌氏田以爲三縣

第十葉

注二 廣都高平

注三 魯廣陵

第二十四葉

注四 防縣魯防

注五 與海豐惠東二邊界南離海至東北深山海城

第五十五葉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卷第廿七冊

八十三

注六 景春知縣在泰時分高平廣都四府設世廣水軍備 廣化四

設營鎮高平兵備 一使二十一年平私治 年復設副使營鎮 廣

廣四府兵備 年北設鎮兵通兵備 分巡金事平廣 嘉靖三十二年

以右泰時 中萬平廣廣都三六年設副使不堡 四十五年設鎮兵巡

陸廣六年設恩平守備 以 臨巡海泰時駐陽江 萬曆二年設海防同知

年設津水寨設西路 海泰時高陽電海防 一特五年以撫察司制 巡

備西道兵備東路 巡龍高平府署特他處 一水軍備以備常備防 一特兼

陸路八年一以津水寨把總兼平 一書海防兼管防務 以恩平守備兼

管陽 一移駐陽江

第五十八葉

注七 通志又有白泥 在縣之南 當初在縣之南 一墓道 在縣之南 一御道 在縣之南

一御道 在縣之南

史 172—839

注十一 兩廣都御史林富奏停採珠疏 革珠池內匠疏 但見廣東通志

第二十六葉

注十二 去府城僅十里

第三十三葉

注十三 舊通志 漁港在州西又有桑港在州東

第七十一葉

注十四 嘉靖四十二年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原第廿一冊

八十五

原編第卅一冊

雲貴

第六葉

注一 張名洋屏田府城記嘉靖丁丑年以有孫銘作入之遂制嘉州隆陽林縣不蓋

轉山龍撰武定鳳翔之區通志南縣而州府金戊子三月撤於四華縣城上

原編第卅二冊

雲貴交趾

第九十六葉

注一 二十六年四月巡撫應朝卿 題復奉 聖旨是應恩等著該撫

撫官查令世襲應恩等勳族若再庇護奉 聖旨是應恩等著該撫

能依擬欽此

注二 交趾地東西相臨一千七百六十里南北相臨二千八百里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原第卅二冊

八十六

原編第卅三冊

交趾西南夷

第十七葉

注一 唐書名務府營屬所由改元統元營屬營後援楊毅之

天下郡國利病書附注終

跋

亭林纂天下郡國利病書世多傳鈔本此則爲先生手注原稿計三十四冊徐氏傳是樓藏本亭林稿也乾隆時吳縣黃蕘園孝廉得之釐訂闕失襯紙分裝爲六十冊光緒之季方君惟一與頌文見此書於郡城吳君訥士書齋相與驚奇以爲幸遇越年亭林崇祀孔廟惟一復謁訥士述鄉人意欲乞得此書以紀念亭林吳君慨然許諾迺奉書歸藏亭林祠及圖書館成遂移度其中

此稿首冊書崇禎十二年己卯纂輯其他但書某省某府以錄多故或書備錄二字皆先生手蹟全書三千零六十三葉多經朱墨校點有旁注有增輯蠅頭細楷先生手注者近三百葉序文紀年爲壬寅七月望日康熙元年四字細審墨蹟行間

天下郡國利病書 王跋

欽斜疑後人添注故撤出未印

亭林原序云其書本不先定義例故不分卷今坊刻分爲一百二十卷南直隸各郡併爲江南省雖釐訂而無竄改然已非廬山真面目矣

蕘園得此書時已佚第十四冊謂所關當在河南山東間見跋今影印本書編定目次仍依原稿書面冊數第十四冊則書原闕存其真耳此書原裝六十冊今並年譜改爲五十冊其間原稿本有一冊分裝二三冊者葉數仍連續之王頌文識

跋

知崑山縣事彭君百川暨邑人士王君頌文潘君鳴鳳欲以其縣立圖書館所藏鄉賢顧亭林先生天下郡國利病書手彙傳播於世界商務印書館印行余既爲之編定乃謹書其後曰作者往矣明社屋矣立說於數百年前而燭照數計一一印證於數百年之後嗚呼何其憂之深而慮之遠也亭林身嬰亡國之痛所言萬端而其所再三致意者不過數事曰兵防曰賦役曰水利而已敵國外患竊發以守其國不可無防防之於外則門戶洞開不可無以遏之防之於內則伏莽徧地不可無以靖之欲盡其道責在於兵有兵不可以無養養之之責又在於民無事之時所衣食民供之有事徵調輸輓之勞屯紮之需又吾民任之有國者既不能不增此數十百萬之民用之於安

天下郡國利病書 張跋

內攘外之途自更不能不重取吾民數百千萬之財以贍此不稼不穡之輩曰吾將以禦外侮也吾將以戡內亂也而民又何辭然果有未雨綢繆之計先足食而後足兵則生事稍裕供億雖繁抑猶不至於顛躓我國自古訖今所業惟農可耕之土本已不廣所恃者又僅數千年前之農事知識偶遇天災無術自救賴有溝洫之制防患未然薄有收穫聊以卒歲若水旱之象既成且屢見不一見則民且救死之不暇又奚能効力而輸將彫瘵之極有不堪設想者矣亭林是書始於崇禎己卯蓋親見夫東北邊防日就廢弛清兵崛起取藩陽圍寧遠克永平灤州而遵化而昌平而高陽遂至於濟南深入二千餘里下畿內山東七十餘城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祖大壽等乘機叛國納土降附稽首敵庭惟恐或後流賊如高迎祥羅汝才李自成張獻

忠馬守應賀一龍賀錦劉希堯闡養成劉國能之徒竄突於陝
甘四川湖廣河南山西山東江淮近畿境內旋起旋伏撲滅無
期土崩瓦解四方鼎沸知兵防之不可不嚴故於沿邊如北直
隸之四鎮三關山西大同陝西鞏昌洮岷之堡塞沿海如浙江
之海防圖寧波府志海防書福建之海防總論廣東惠潮高廉
雷瓊之關築營隘則備錄之又親見夫國用不足苛征暴斂如
遼餉如勦餉如助餉如練餉如官莊如權水陸衝要如增關稅
田賦如遣使督直省通賦民生日艱培克日甚凍餒逃亡流爲
寇盜知賦役之不可不慎故於江浙租稅最重之區如松江府
志之田賦海鹽縣志之食貨於征額最鉅之鹽課如山西解州
之池鹽四川之井鹽南直浙江之場鹽則詳述之又親見夫崇
禎改元而後或久旱或大水或蝗史不絕書而黃河決口於曹

天下郡
張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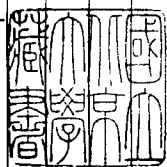
二

縣於睢寧於徐州於原武於建義於孟津於淮安於沛縣下民
昏墊殆無寧日室家離散餓殍載塗知水利之不可不修故於
河患最甚之區如河南山東之河工於長江上游衆流匯集之
地如荊州鄖陽襄陽承天常德諸府之隄防則歷紀之明之君
臣生於其間大局敗壞已至不可收拾卽翻然醒悟亦無能爲
亭林豈不知之而所以諄諄於此者無非欲詔示後世使凡有
國有家者知此數事推而至於其他蒞民之事得其道則利失
其道則病利則其民奮而國隨之以興病則其民恇而國隨之
以亡爲政之術古今不必同出一途而爲禍爲福終莫能逃此
因果之律果能曉然於利病之所在而講求其趨避之方轉貧
弱而爲富強康樂和親之盛何在不可幾及不然未有不蹈亡
明之覆轍者也讀是書者其能悚然而思惕然而興而無負亭

林之瘡口曉音平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三月海鹽張元濟

天下郡
張駿

三



天下郡國利病書一百二十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國朝顧炎武撰炎武有左傳杜解補正已著錄是書

蓋雜取天下府州縣志書及歷代奏疏文集並明

代實錄輯錄成編其中采摭舊文同異兼收間有

矛盾之處編次亦絕無體例蓋未成之藁本也